

<sup>20104</sup>【壬癸集】一卷。海甯王國維撰。有排印本，在雪堂叢刻內。

本。<sup>6</sup>【壬癸甲乙編】四卷。清監利王柏心撰。有感豐刊

<sup>50</sup>【壬申消夏詩】一卷。清吳縣潘祖蔭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sup>53</sup>【壬戌館豐利稿】不分卷。清錢塘俞光組撰。

<sup>20104</sup>【垂雲亭集】二卷。清通江李鍾峨撰。有康熙刊本，

在雪紅堂全集內。

<sup>4</sup>【垂老讀書廬詩鈔】清道光間黃定齊撰。

<sup>8</sup>【垂金扇】雲南流行俗曲。興文書局木刻本。

<sup>20104</sup>【重訂廉州先生詩集】九卷。清儀徵厲同勳撰。有

道光刊本。

<sup>4</sup>【重訂梅庵詩集】五卷。清長白鐵保撰。有嘉慶徐

氏刊本。道光石經堂刊本。

<sup>6</sup>【重訂昭陽扶雅集】六卷。清邵武徐幹撰。有光緒

八年邵武徐氏刊本。

<sup>2</sup>【重刻京本增評東漢十二帝通俗演義】十卷。一

百四十六則。有明周氏大業堂刊本，無圖，字扁體，半葉十二行，行廿八字，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劍嘯閣批評東西漢演義本，東漢收此本，題東漢演義傳，刪為一百二十五則，日本內閣文庫藏。劍嘯閣原本，金閣書業堂東西漢全傳本，拔茅居東西漢傳本，並從劍嘯閣本出。明謝詔撰。題「金川西湖謝詔編集」。「金陵周氏大業堂評訂」首陳繼儒序。諸本除大業堂原本外，不題撰人。

【重刻西漢通俗演義】八卷，一百零一則。有明萬歷壬子（四十年）金陵周氏大業堂刊本，綿紙，無圖，正文寫刻，半葉十四行，行三十餘字，藏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劍嘯閣批評東西漢通俗演義本，西漢收此本，題西漢演義傳，但比原本少一則，日本內閣文庫藏。劍嘯閣評原本，全閣書業堂東西漢全傳本，拔茅居刊東西漢傳本，並從劍嘯閣本出。同文堂東西漢演義本，西漢改一百則為一百回，亦從劍嘯閣本出。明甄偉撰。題「鍾山居士建業甄偉演義」。「繡谷後學敬弦周世用訂訛」。「金陵書林敬素周希旦

校箋。一首甄偉自序。諸本除大業堂原本外皆不題撰人。

【重編瓊臺會稿】二十四卷。明邱濬撰。按濬詩文有吟稿類稿諸刊，鄭廷鵠彙合補綴名曰會稿。其裔孫爾毅又為刪定，故以重編為名。濬記誦淹博，故文章爾雅，迴勝游談，在有明一代，不能不謂之作者。有明天啓中邱氏裔孫刊本，許目有二十七卷本，清康熙戊子刊邱文莊公集十卷。

【重修滄游雜記】四卷。清元和葛元煦撰。有光緒十三年排印本。

【重修鎮海塔題詠】一卷。清楚南王德寬撰。有道光刊本。

【重游泮水詩】一卷。清吳縣潘世恩撰。有原刊本。

【重臺山影詞】北平流行俗曲。校經山房石印本。

【重臺淚分別】見陳杏元和番條。

【重婚配】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重桂堂集】十一卷。清上虞許正綬撰。有光緒刊本。

【重樓歌】一本。亦名十二重樓。北平流行俗曲。

【重顯】俗姓李氏，字隱之，宋一八九零至二零五二遂州人。卒年七十三。幼依普安院僧仁銑落髮，後至靈隱翠峯。晚住明州雪竇。重顯好為詩，有祖英集二卷。其詩多語涉禪宗，與道潛、惠洪諸人專事吟詠者蹊迥不同。然胸懷洒脫，韻度自高，隨意所如，皆天然拔俗。

【重陽壽鞠徵詩傳啓合刻】一卷。清永川宋桐撰。有原刊本。

【重閣齋文集】二卷。清錢塘汪德容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重閣齋集】一卷。清錢塘汪德容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重光集】一卷。清安城阮烜輝撰。有道光刊本，在寶善堂彙稿內。

【乘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張詠撰。詠集宋代有兩本，此本為郭森卿所刊，舊為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其文疏通平易，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

【乘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張詠撰。詠集宋代有兩本，此本為郭森卿所刊，舊為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其文疏通平易，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

【乘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張詠撰。詠集宋代有兩本，此本為郭森卿所刊，舊為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其文疏通平易，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

【乘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宋張詠撰。詠集宋代有兩本，此本為郭森卿所刊，舊為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其文疏通平易，其詩亦列名西崑體中。



有，四庫依宋郭氏刊本姑，蘇黃氏有宋龔氏刊本十行，二十字，光緒壬午吳氏仿宋本，莫氏刊本。

【雌虎】<sup>2014</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雌雄旦】<sup>2014</sup>一本。清范文若撰。傳奇。

【黍谷山】<sup>2013</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多石齋集】<sup>2020</sup>一卷。清秀水汪又辰撰。有嘉慶刊本。

【住家】<sup>20214</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住真草堂詩鈔】<sup>4</sup>二卷。附瘦月詞鈔一卷。清桐城汪正榮撰。有道光刊本。

【覓蓮記】<sup>20216</sup>一本。明鄭逢時撰。傳奇。逢時號海門，餘姚人。

姚人。

【禿醜生】<sup>20217</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位西遺文】<sup>20218</sup>一卷。補遺一卷。清仁和邵懿辰撰。有刊配本，在邵位西全集內。

【停雪軒古詩鈔】<sup>20221</sup>清乾隆間何經愉撰。

【停雲集】<sup>107</sup>一卷。清丹徒戴澤撰。有蘭臺書屋刊本。

【停雲小箋】<sup>20227</sup>一卷。清涇縣朱森桂撰。有原刊本。

【仿舫詩鈔】<sup>20227</sup>清嘉慶間劉熊撰。

雌黍多住覓禿位停仿秀喬

【仿潛齋詩鈔】<sup>20227</sup>清光州李嘉樂撰。有光緒刊本。

【秀水王氏家藏集】<sup>20227</sup>五十卷。清秀水王相撰。有盛豐刊本。

【秀水董氏五世詩鈔】<sup>1</sup>一卷。清杭縣徐珂撰。有中

華書局聚珍本，在天蘇閣叢刊內。

【秀巖集】<sup>2</sup>三十一卷。清胡世安撰。是魯凡詩二十

二卷。文九卷。

【秀才下酸播】<sup>10</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秀才嫖妓】<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秀娘遊湖】<sup>43</sup>見萬錦情林卷二。

【秀莖草堂詩集】<sup>441</sup>五卷。清長洲顧嗣立撰。有康熙

原刊本。

【秀蘭贈金】<sup>442</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秀鍾堂詩鈔】<sup>20227</sup>清乾隆間寅保撰。

【秀羽世集詩內外集】<sup>1</sup>十卷。清吳江金士松撰。有

嘉慶刊本。

【喬重禧】<sup>201</sup> 鶯洲，清上海人。貢生。有宜園詩餘。

【喬德】<sup>202</sup> 恭韓，清——一七三零頃江蘇寶應人。喬崇

修之子。國子監生。與沈德潛友善。工詩，近體在王孟

錢劉間。古體直追漢魏。著有小獨秀齋詩，窺園吟稿。

三晉遊草，夕秀軒遺草，惜餘存稿，劍谿編，說詩編，杜

詩義法，詩牒記，藝林雜錄等（均清史列傳）

【喬行簡】<sup>21</sup> 壽朋，宋——一五六至一二四一婺州東

陽人。卒年八十六歲。學於呂祖謙。一一九三年舉進

士第。累遷宗正少卿秘書監。理宗時，屢疏論時政。累

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他上疏

陳利害，謂不可從。尋拜右丞相。嘉熙三年（公元一

二三九年）拜平章軍國重事。上章告老，加少師，封

魯國公。後卒於家。諡文惠。行簡著有孔山文集及周

禮總說（宋史本傳）

【喬崇修】<sup>22</sup> 介夫，清——一七零五頃江蘇寶應人。喬

萊之子。貢生，以學行知名。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

三年）與漳浦蔡世遠，同邑王懋竑同時召見，授銅

陵縣教諭。崇修著有樂玩齋集及陶園集（清史列

傳）

【喬備】<sup>24</sup> 唐——？至七零三左右同州馮翊人。喬侃

之弟。與兄知之，侃並以文詞知名。預修三教珠英，官

終襄陽令。備著有文集六卷（兩唐書志）

【喬侃】<sup>25</sup>（一作侃）唐——六九零頃同州馮翊人。喬

知之之弟。與兄知之，侃並以文詞知名。開元初（

公元七一三年）為兗州都督。

【喬辰】<sup>30</sup> 君章，初名逢辰，自號蓮峯真逸，金——一

六六頃洪洞人。一一五一年進士。詩及樂府均有名。

【喬邁】<sup>34</sup> 子卓，清——一六五三頃江蘇寶應人。明增

生博覽羣書，於典故多所辨證，尤工五言詩。著有歲

寒堂集（清史列傳）

【喬道傷】<sup>38</sup> 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sup>400</sup> 三本。北平流行俗曲。（牌

子曲）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喬吉】<sup>406</sup>（一作吉甫）字夢符，號笙鶴翁，又號惺

惺道人。元——？至一三四五太原人。在元代散曲家

中，他和張可久並稱。又與鄭光祖及關王馬白齊名，稱元劇六大家。又長於詩餘。美容儀，以威嚴自飭，人咸畏敬。居杭州太乙宮前時，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家爲之作序。然在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於家。在其作品錄么遍自述云：「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聖，處處詩禪，烟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披風切月四十年。」就此詞以觀，可知其生活，實較張可久更落魄更放浪矣。折桂令上已遊嘉禾南湖歌者爲橐奪扣船自歌，鄰舟皆笑云：「劣燕嬌鶯，冷笑詩仙，擊楫揚舲。」一種疏狂之豪氣，不難想見。折桂令自述云：「華陽巾鶴，鷺鷥躑躅，鐵笛吹雲竹杖，撐天伴柳花妖，麟翔鳳瑞，酒聖詩禪，不應舉江湖狀元，不思凡風月神仙。斷簡殘編，翰墨雲烟，香滿山川。」天香引自敘云：「酒腸滿柳陰中，揀雲頭剖瓜，詩句香梅梢上，掃雪片煮茶，萬事從他。雖是無田，勝似無家。」此等詞句，皆可窺見吉之生活。他的散曲，有近人輯的夢符小令三卷，內分惺惺道人樂府，文湖州集

喬

詞及摭遺，存小令近二百支，套數十首。所作雜劇凡十一種：今存金錢記，揚州夢，兩世姻緣三種，餘八種——黃金臺，認玉釵，勘風情，節婦碑，荆公遺妾，托妻寄子，賢孝婦，九龍廟（均錄鬼簿）——均不傳。

【喬吉劇曲】陶宗儀輟耕錄云：「夢符博學多能，以樂府稱重於世，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終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串，意思清新，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所作雜劇，有認玉釵，兩世姻緣，揚州夢，死生交，勘風情，金錢記，荆公遺妾，節婦牌，賢孝婦，九龍廟，黃金臺，十一種。藏管元曲選，僅刻兩世姻緣，揚州夢，金錢記三種而已。都是戀愛劇。金錢記是敘韓翃和柳眉兒戀愛故事的。揚州夢是敘杜牧與張好好戀愛故事的。兩世姻緣是敘韋皋和韓玉蕭戀愛故事的。三者大都取材於唐人的傳奇。

【喬吉散曲】他的散曲，有近人任中敏所輯喬夢符散曲三卷，內分惺惺道人樂府，文湖州集詞，摭遺，

存小令近二百首，（復見十七首）套數十首。元人散曲之存小令者，除張小山外，要算喬吉爲獨富了。涵虛子評他的曲如「神釐鼓浪，若天吳跨神螯，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此但賞其雄健，要未能盡喬曲之勝。李開先評他「蘊藉包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文。」此語則有幾分似處。「蘊藉包含，風流調笑」即小山之「騷雅」至「句句用俗」便是喬曲獨具的風趣了。茲先看他的第一類如「綉雲分翠攏香絲，玉線界宮雅翅，露冷薔薇曉初試，淡勻脂，金篦膩點蘭烟紙。含嬌意思，帶人須是，親手畫眉兒。」（小桃紅曉妝）這便是小山的「蘊藉」——他寫美人曉妝，自攏髮至於插花，瑣瑣都手自爲之，獨畫眉一事，必留以帶人親手，真深得美人嬌韻，與歐陽修「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芳心偷付檀郎，懷兒裏放，枕袋裏藏，夢繞龍香。」（水仙子，楚儀贈香囊賦以報之）「楚巫娥挪取些工夫，帶

酒人歸來，停歌月上初，今夜何如？」（水仙子，嘲楚儀）「殷懃謝伊，雖無傳示，來探了兩遭兒。」（小桃紅，楚儀來因戲贈之）像這些句子，都屬風流調笑之作，而字句灑落雋永，信多妙趣。若再看「司空休作尋常事，尊前但得，身邊伏侍，誰敢想那些兒。」（小桃紅，贈朱阿嬌）全曲傳神正在阿堵中了。至喬曲的後一種例，如「怎生來寬掩了裙兒，爲玉削肌膚，香褪腰肢，飯不沾匙，睡如翻餅，氣若遊絲。得受用遮莫害死，果誠實有甚推辭，乾闥了多時。本是結髮的歡娛，倒做了徹骨兒相思。」（折桂令寄遠）又如「滿腔子苦恨病相兼，一肚皮離情沈點點，豫章成開了座相思店，問勾肆兒逐日添，愁行貨頓塌在眉尖。稅錢比茶船上欠，斤兩去戲秤上掂，喫緊的歷册般拘箱。」（水仙子爲友人作）這類「出奇不失於怪，用俗而不失爲文」又本色又奇麗的句子，確爲夢符所獨擅，這在張曲中是不會見到的。東西我在上例所錄喬曲多屬清麗一類的例子，至他雄健豪放之作，在他的作品中亦不爲少。如「蓬

菜老樹蒼雲。禾黍高低，狐兔紛紜。半折殘碑，空餘故址。總是黃塵。東晉亡也，再難尋箇右軍。西施去也，統不見甚佳人。海氣長昏，啼鴉聲乾，天地無春。」（折桂令丙子遊越懷古）「秋聲一片蘆花正，落日山川過雨人家。羨歌舞風流，太平時事，詩酒生涯……：」（折桂令，秋日湖山宴集）「黑海春愁，渾無處躲，嫩香膩玉漸消磨，瘦啊也不似今春箇……：」（春閨怨）像上面諸曲，疏朗流宕，意氣蒼莽，和他的專寫兒女相思者判若兩人。夢符高才，真不能以常例衡之了，涵虛評夢符曲如「天吳跨神螯，噴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蓋指他此類雄健的作品。

【喬載錄】止巢，清——一八零八頃江蘇寶應人。諸生。天資穎異，髫齡即工五七言詩。以詞賦見賞於學使莫晉。性澹進取，年三十即不與秋試。日與同邑吳曰鼎，方文炳相唱和，益肆力於詩家藏詞本甚富。晚得汲古閣初印六十家詞，伏案苦研不少輟。載錄工詩，曾煥稱其得新城神髓；古文亦醅雅，尤工倚聲，嘗

喬

和朱彝尊洞仙歌十餘闕，著有妙華仙館詩二卷，學讀齋詩二卷。及裁雲館詞二卷。（均清史列傳）

【喬萊】子靜，一字石林，明——一六四二至一六九四江蘇寶應人。卒年五十三。一六六七年進士，授內閣中書舉應「博學鴻儒」一等，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康熙二十四年（公元一六八五年）大考列一等四名。聖祖褒其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修三朝典訓。遷侍講，轉侍讀，中蜚語罷歸。晚治廢園名縱棹園，研究經學，潛心讀易。萊少從王士禛遊，士禛稱其使粵之詩「奇秀峭拔」。古文師汪琬，亦為推許。著有應制集，使粵集，歸田集等，與易侯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喬打聖】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喬捉蛇】一本。（中呂曲調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喬唱譚】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喬氏】唐馮翊人。（今陝西大荔縣）左司郎中



漢書敘傳音義云：詞，古辭字，攝文作詞，詞與詞形相近，後人因形近，故訛爲辭。易文言曰：「修詞立其誠。」文言數百字，幾於句句用韻，孔子於此發明乾坤之蘊，詮釋四海之名，幾費修詞之意，莫達意外之言，實爲萬世詞章之祖。厥後昭明文選，以爲「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清儒阮氏徂其說，遂謂文必以駢偶爲主，而又牽引文與筆之所繇分，夫果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則凡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適足自陷其說。夫文有時代，斷無畛界，董仲舒曰：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綜稱爲文，是非駢偶之文，亦稱爲文。反是以思，則屈宋唐景之作，既是韻文，亦多駢語，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詞之目，王逸仍之，不曰楚文，而曰楚詞，則有韻與駢偶者，亦未嘗不爲文也。子夏序詩，整成文，謂之音，孟子曰：不以文害詞，趙歧注文，詩之文章也。古人詩賦，既俱可謂之文，亦即可俱謂之詞。

【辭】<sup>1</sup> 了朝綱【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辭賦】<sup>6</sup> 「賦」本是詩經「六義」之一，所以班固兩

辭

都賦序說：「賦者，古詩之流也。」但他直接的來源却是楚辭。楚辭的體製，適介于「詩」「賦」之間，因爲詩大都是短的，賦大都是長的，而楚辭的長短却似賦，但詩是可歌的，賦是不可歌的，而楚辭却似詩的可歌。所以班固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今人陳鐘凡也說：楚辭的體製，「當正名曰『辭』而不得目之爲『賦』。」「辭」何以會變爲「賦」的呢？漢志藝文志說：「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行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其意以爲孫卿，屈之賦，尚近於古詩，就等子揚子所說的「詩人之賦」，至於「侈麗閎行之詞」，就是揚子所謂「辭人之賦」，那末起于宋玉，唐勒以後，這樣看來，辭變爲賦，其轉換全在宋玉，唐勒二人，而楚辭全部，便是詩變爲辭，辭變

為賦的重要過渡了。漢人的作品，「賦」名過于「辭」而「辭」實勝于「賦」，故不妨「辭賦」合稱。其最初期作品，尚離楚辭不甚遠。直待到了漢武帝時代，專獎勵文學之士；於是文人要誇張他的博學，希圖駭動人生，所以一味襲陳典故，即沒有絲毫自己的情感，也不顧這樣，漢賦就離楚辭而獨立，雖然形式上或還沿用楚辭的模型。這時賦家輩出，成帝時進御之賦多至千餘篇，為漢賦最盛時期，即我們稱為「西京時期」。但在這時期的最后，及后來的「東京時期」，却一味模仿那最盛時期的作品。所以西京賦雖缺乏情感，尚有進取精神；而東京賦則一無可取，便逐步走入「墳墓之門」了。

四

【辭賦變為駢語】<sup>222</sup>

兩漢的賦是著名的。賦的派別在另一條我們也已經說過了。晉南北朝就由辭賦轉變而為「駢語」。所謂「駢語」就是比較辭賦更整齊的「四六文」，而幾乎全篇都是對偶，故稱為「駢語」。「駢語」這個名稱在當時候是没有

的，後世以「駢文」和一「散文」對舉，而推南北朝文為「駢文」的代表，王國維稱為「駢語」，而把他和「楚騷」、「漢賦」、「唐詩」、「宋詞」等並稱，可見這種「駢語」確是這個時代的一種特色。當時候的賦雖然是仍名為賦，但是有一大部份在實際上已變為「駢語」和「漢賦」不同。此外無論甚麼文，如序，如論，如書，都用「駢語」。最著名的作家為鮑照、江淹、徐陵、庾信等人，他們都是南北朝人。至如晉代左思的三都賦、郭璞的江賦等，雖然也很有名，但他們還是「漢賦」的舊面目，而且是「荀賦」的苗裔，可以說不是文學。這時代的作品當推鮑照的蕪城賦、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江淹的恨賦，別賦為最好。其他短篇的書信也有很好的。至於陶淵明有幾篇著名的作品，又當別論，因為他不是「駢語」。1028

【辭賦種類】<sup>223</sup>可分為六：（一）短賦——荀子中的賦篇，賦知賦雲，是最古最短的賦。就是成相篇，也有賦的雛形。班固說：孫卿屈原作賦以諷，咸有惻隱古





琢字句，注重對偶，漸漸落小家的氣數。然而秀逸清新，音調漸漸能調暢如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謝莊的月賦，江淹的恨賦，別賦，庾信的小園賦，枯樹賦，哀江南賦，實在在詞賦上有嶄新的色彩。而哀江南賦的密麗典雅，哀感動人，居然有很大的情緒湧現出來。不可不說是庾子山和中國的詞賦大成功了！  
五律賦——唐代的賦，受了沈約四聲八病，和徐陵庾信駢句的影響，於是只知道平仄調，對偶精工，情感和古雅的韻調，都不顧了。科場且有限韻的制度，辭賦遂爲通人所不道。明清時代帖括式的詞賦，也是如此，這是詞的劫運。除了杜牧的阿房宮賦等等外，可看的很少。  
六一文賦——宋代的賦，是唐賦的反動。因此以散文做賦，注重說理，注重自然，而不注重音韻。雖然不至於俗，也不能很美好。有名的歐陽修的秋聲賦，蘇軾的赤壁賦，很多的人，以爲他不是辭賦的正宗，卻也是辭賦上的新體裁。假是本著這種精神，也可以做白話賦。

【辭賦進展】<sup>30</sup>中國的散文到前三世紀的時候，已經完全成立了。那時，第一流的哲學家與歷史家，紛紛出現。固然他們著書的目的不在文學，而在記載史事或發表主張，但同時却把散文的技術發展到個相當的高度，竟使嗜古的人們，認爲後代散文不能超出古代的範圍。現在專講此時期辭賦的演進。「賦」乃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特殊的產品，其中也有一部分是有韻的，但就大體看來，却是近文不近詩，牠的起源，一般人都追溯到楚民族的屈平與宋玉。但屈平離騷等篇實完全是詩歌，而宋玉風賦等篇又係後人的偽託，所以我們以爲賦的始祖當屬荀况。荀况賦篇等篇與後代的賦的關係，已在另條論秦民族文學時講過。現在我們要述他以後的賦如何演進。這裏可分四個段落：一西漢，二東漢，三魏晉，四南北朝。  
西漢賦家對於賦的演進上有個很大的貢獻，那便是「楚辭體」與「散文體」的採用。荀况是用詩經的體裁而略加變動的，這種體裁極難容納

複雜的內容，而騷體或散文則比較自由得多，作者可以任意馳騁。第一個採用騷體的是賈誼。賈誼前（201—169）洛陽人，幼從張蒼學，以秀才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遷太中大夫，尋出爲長沙王太傅，復徵爲梁懷王太傅。後梁王墮馬死，他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他的作品以弔屈原賦與鵬賦二篇爲最重要。前者不但體裁是騷體，辭句意境也都模仿屈原。後者體裁近荀賦，也偶有擬天問的地方。還有惜誓、旱雲賦等，直偽不可知，但體裁則完全與離騷一樣。總之，賈誼是溶合屈原二人之作而成一種新的賦體，自後「辭」「賦」便成一種聯綿字了。與賈誼同時的賦家，還有很多。當時貴族如楚元王交、吳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等，多喜招徠文士，其作品則以辭賦爲主。其中較重要的是枚乘，他是第一個採用散文的體裁的。枚乘（前215？—135？）字叔，淮陰人。他初從吳王梁王遊，後景帝拜爲弘農都尉、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他，但年紀太老了，死於道中。他的作品有七發、梁王菟園賦、柳賦等。其中

傑作當推七發。他速楚太子與吳客的問答八段，曲折敷陳，辭極靡麗。體裁是有韻的散文，問亦用「兮」字。枚乘以前，如淳于髡說齊威王、莊辛說楚襄王等段文字，可說是這種體裁的開始。到後來一面影響到司馬相如等，一面又使「七」成爲一種特殊的東西。所以枚乘與賈誼實爲漢初辭賦的兩大柱石。自此以後，賦是最風行的文體。自武宣至於孝成，奏御者千有餘篇。其間最傑出者，當推司馬相如與揚雄。司馬相如（前180—117）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景帝時爲武騎常侍，因病免。客遊梁，與枚乘等同舍。梁孝王卒，歸依臨邛令。武帝時，同鄉揚得意薦他，遂爲郎。又拜中郎將，使於蜀，還爲孝文園令。後病免，居茂陵。卒。他的作品有子虛賦、大人賦、封禪文等。子虛賦（包括上林賦）是散文體裁的代表作，大人賦是楚辭體裁的代表作。賈枚二人之所開創的，到相如手裏算是完成了。不過堆砌太過，文句晦澀，以鋪張爲能事，而無深刻的意義，實不能與於第一流的作家中。餘如美人賦、長門賦等，則頗有偽託的嫌

疑。揚雄（前53—後18）字子雲，是相如的同鄉。成帝時，同鄉楊莊薦他文章似相如，遂爲郎，又給事黃門。王莽篡位，他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校書天祿閣。上年七十一卒。他作文以模仿爲主，仿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仿倉頡作纂訓，仿虞箴作州箴，仿離騷作廣騷，而他的賦乃是仿相如的。如甘泉賦、河東賦等，是用楚辭的體裁，而蜀都賦、羽獵賦、長楊賦等，則用散文的體裁。這與相同爲完成賈枚二種體裁的賦的形體，至此成立了，而賦的命運也至此確定了。堆砌、晦澀、浮夸、模擬，這是馬揚的缺點，同時也是大多數賦家的缺點。賦在當時雖稱極盛，而在文學史上却遠不如樂府的重要者，在此。其次，我們述東漢的賦。這二百年中究竟有多少作家與作品，現已無從考知。就見存者說，大約有五十餘人，八十餘篇。其中，我們挑出班固、傅毅與張衡作代表。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他家自秦末以來二、三百年中，都是又富又貴的大族。其父班彪作史未成，他繼續做完，即有名的漢書。明帝時除蘭台令

史，和帝時大將軍竇憲以爲中護軍。後來牽連獲罪入獄卒。他的辭賦以外的作品，我們在另一條講，現在只講辭賦方面。就這一方面看來，他的重要有二點：一他是賦京都的創始者。賦既以數陳爲主，題材必然的集中於皇室。在他以前，只是零碎的取材，到他的兩都賦方是包羅萬有的作品，其影響於後代作家者，頗大。二他是賦的理論家之最早者。相如揚雄也未嘗不有零碎的理論，但班固的離騷贊、離騷序、兩都賦序及漢志詩賦略等，確是關於賦的批評及歷史的重要文獻。這兩點與他的家世是極有關係的。就他的賦的全體看來，則堆砌、模擬之病，均未能免。傅毅（42—100）字仲武，扶風茂陵人。他與班固同時而齊名，二人同爲蘭台令史，又同在竇憲處任職。他的洛都賦似是受兩都賦的影響而作的。（揚雄也賦「蜀都」但那不是京師。）他的七激似是模擬七發的，都沒有什麼價值。他的舞賦比較的值得注意。以賦寫女性美或兒女情者，如宋玉神女賦及相如美人賦等都有僞託的嫌疑；自傅毅

以後，方成爲賦家最普遍的題材。這一方面是班固所沒有的。張衡（001-140）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永元中，舉孝廉。永初中，徵拜郎中，遷尚書郎，轉太史令。陽嘉中，遷侍中。永和初，出爲河間相。尋徵拜尚書。卒。他的賦，存者較班傳爲多，而均未能逸出二人的範圍。他的二京賦擬班固，他的舞賦擬傅毅，是很顯然的。他二京賦外還有南都賦，舞賦之外還有定情賦，性質都是相近的。他的思玄賦則與班固幽通賦同爲模仿屈平離騷，而羽獵賦又有揚雄的影響。體賦的題材比較不陳腐一點，但也沒有什麼精采。總之，我們把這三位賦家合看起來，雖然是東漢二百年代的代表，但在全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非常有限的。其次，講到魏晉的賦。魏賦以王粲及曹植二人爲較重要。二人都是當時重要的詩人，其事蹟及詩歌已詳上文，現在只論他們的辭賦。王粲的賦，存者頗多，而登樓賦最稱傑構。漢賦少短篇，尤少抒情，像登樓那樣的短篇抒情作品，較之又長又笨的漢賦有意思得多了。此外，咏物的小賦也很多，如迷迭

賦，瑪瑙勒賦，白鶴賦，鶯賦等，也都是以前賦家所不常用的題材。曹植存賦多於王粲，大約有五十首。其中有咏物的，如寶刀賦等；有抒情的，如幽思賦等有說理的，如玄暢賦等；有紀事的，如東征賦等；言兒女情者最多，如愍志賦，靜思賦，感婚賦，洛神賦等，而洛神賦尤膾炙人口。自曹王以後，辭賦不僅是獻媚主上的工具，牠也是文人自由抒寫的一種東西。體裁較玲瓏，而內容則更擴大更複雜了。晉代的賦家中，我們選出左思，潘岳及陸機三人爲代表。他們的事蹟及詩歌在另條講，此處只講他們的辭賦。左思是繼承漢賦的規模的，他的出名的三都賦，可證相傳他以十年工夫搜集材料，得着好句即記下來，連廁所裏也擱着紙筆，作成後居然轟動了一時。但這種七拼八湊的東西，只配受後人「類書」的譏評，而不能算文學作品。倒是藝文類聚所載白髮賦，雖不爲一般人所注意，然實與他的嬌女詩具有同一風趣，似更值得我們的注意。潘岳賦存二十餘首，以抒情與

咏物爲主。咏物的大部不好，抒情的則頗值一讀，如秋興賦，懷舊賦，閑居賦等，比他的五言詩高明的多了。又有西征賦一篇，又長又笨，似是上了漢人的當。陸機存賦與潘岳等，內容則以抒情爲主，如歎逝賦，感時賦等，似亦較他的詩爲勝。其他咏物的如瓜賦，說理的如大暮賦等，都不好。即膾炙人口的文賦與豪士賦等亦不高明，而文賦之笨亦不下於潘岳西征。這三人以外的賦家，如郭璞，孫綽等，我們擷略過不講了。最後，我們講南北朝。上文曾指出兩漢大賦之笨拙，至魏晉則易以玲瓏的小賦。南北朝繼承這小賦的趨勢而又漸變爲「靡靡之音」，無復前代雄偉的氣魄，賦之一體終於衰絕了。在這賦的演進的末段裏，我們選出鮑照與江淹代表五世紀，庾信代表六世紀。鮑照本是中世的大詩人，其事蹟及詩歌已詳另條。他的賦的形式是短篇，內容是抒情與咏物，這顯然是繼承魏晉以來的趨勢的。抒情的如遊思賦，傷逝賦等，咏物的如芙蓉賦，舞鶴賦等，都很平凡，遠不如他的詩。但他的蕪城賦確是篇佳

作。他與漢賦家同樣的以鋪陳爲能事，同樣的以都城爲題材，然而他所寫的恰是漢賦家所取的反面。短短的數十句，寫盡了歷代興亡的陳迹，辭句無堆砌之弊，而情感有動人之力。其傳誦至今，當非偶然。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劉宋時爲建平王參軍，領南東海郡丞，齊高帝時以勸進功爲中書侍郎，武帝時遷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領園子博士，明帝時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梁初遷吏部尚書，封醴陵侯，卒謚憲伯）他的賦很多，但內容亦不外抒情與咏物，至漢人上林，羽獵，兩都，二京之類的大賦，是絕對沒有的。不過咏物的如燈賦，青苔賦等都不大高明，而抒情的如恨賦，別賦等則頗膾炙人口。江淹似很側重兒女閨情的描寫，如麗色賦，倡婦自悲賦，水上神女賦等，不一而足。這與當時詩歌上盛行宮體是恰恰並行的。庾信也是一位重要的詩人，其事蹟與詩歌均詳另條。他在賦的歷史上是位壓陣大將，小賦演進至此已嘆觀止。其中如春賦，小園賦，對燭賦，鏡賦，燈賦，都爲人所傳誦。有時簡直

像七言或五言的古詩，流麗輕盈，與漢賦大異其趣。鮑賦曾有「拔身幽草下，畢命在此堂」句，江賦亦有一「春宮闕此青苔色，秋月含茲明月光」等句，但庾賦獨多此體，故值得注意。至於他的哀江南賦，雖極感慨淋漓之致，而堆嵌典實終是「白圭之玷」。

以上我們略述自漢初至隋的八百年中賦的歷史，以賈誼至庾信十五賦家作代表。此外作家尚多，我們不能一一詳述；而且爲明瞭賦的演變計，這樣也已足夠了。到了唐代，賦已不復爲主要的文體，文人已不復以作賦見稱，故我們便不贅述了。至於此時賦以外的散文，則將另論。<sup>1022</sup>

【辭賦派別】漢代的辭賦是有名的，王國維以爲可作一代文學的代表。他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這可見「漢賦」在文學中的位置是怎樣。不過，所謂「漢賦」也不止一派。漢書藝文志把他分爲四派：一爲「屈賦」，二爲「陸賦」，三爲「

荀賦」，四爲「雜賦」。「屈賦」就是屈原的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篇及唐勒（唐勒賦今亡）宋玉所作的賦。在漢代賈誼、淮南王安諸人的賦，屬於屈賦，他們大抵都是抒情。「陸賦」就是陸賈的賦。漢志說：陸賈有賦三篇，但今不傳，不可考了。而枚皋、朱建、嚴助、朱買臣等人的賦，漢志列於陸賦之屬，而今亦不傳。今可見的只有揚雄的賦。這一類大抵偏於辭說，爲縱橫的變相。「荀賦」就是荀子書中的賦篇，有禮、知、雲、蠶、箴等五篇。荀子以後，漢志所列的今已不傳。但觀荀子賦篇，是主於咏物的。「雜賦」本無一定體例，漢志所列，今亦不傳，無從考證。然一看他的題目，也可以略知其內容。如「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看了這些目錄，可知他和荀子的雲、蠶相近。不過最後有隱書十八篇，爲後世「度辭」之祖。這可見所謂雜賦的體例很不純粹了。在漢代的賦有這樣四派，四派確不可以一例承認他有價值。除了「屈賦」爲抒情的賦以外，其他三類可以說不是文學。<sup>1023</sup>

【辭賦起源】假設詩經是北方舊民族的文學，則楚辭是南方新民族的文學。這種南方新民族的文學，修辭近於詩歌，謀篇近於散文，是非詩非文，亦詩亦文的間種文學。這種間種文學，原祇在南方的楚越。趙人荀卿不惟是北方舊民族的人物，而且對北方舊民族的詩經，很有研究。後他來到楚國，在楚

國兩次爲蘭陵令，楚越的這種散文詩，當然給予他不少的影響，由是使他創作了賦十篇，就是現存荀子書裏的各由五篇組成的成相篇及賦篇。這十篇的作風，一方面有楚越的散文詩的味道，一方面也有詩經四言詩的味道。但這時南北分家，雖有荀卿的溝通，究竟不容易使他們正式結婚，以故也不容易產生碩大肥美的富馨佳兒。到楚滅於秦，南北一家，而一以爲時甚短，一以秦不尚文，衆目屬望的產兒，仍未能呱呱墮地。漢代既得到長時期的安寧，又比較尚文，由是北方的詩經，與南方的楚辭，耳鬢廝磨，由情生愛，正式的營結婚生活，而碩大肥美的富

馨兒，若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之流，聯翩出世。間種文學所轉生的間種文學之所謂「賦」，遂佔據了當時的文壇了。

【辭賦體】辭爲言之文者，左傳子產有辭是也。屈宋之騷，名爲楚辭，班書藝文志有辭賦略，是辭與賦，實非二類。其源則出於詩，變於騷，盛於漢魏，極於六朝。至唐律賦行而體始卑！從來各家，多有論列，擇要錄之。劉彥和證賦篇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達壯采。太沖安仁，策動



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緝理有餘；彥伯板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覩物與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姚姬傳云：「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余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章實齋文史通義云：「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按靡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隨，韓非備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務之義也。雖其文逐聲

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也。」姚仲實云：「辭賦類以屈原爲鼻祖，蓋周衰詩熄，屈氏因崛起於楚。自淮南子稱之云：「固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太史公取此語入屈氏傳，由是藻麗之士咸師之，厥製益繁。是以彥和辨騷篇，以屈宋爲驚才絕艷，而歎九懷以下，莫之能追。洪氏容齋隨筆云：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爲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之徒，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爲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起然別立新機杼。漢晉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爲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上架屋，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由是說推之，韓柳外，如歐陽子秋聲賦，雖曰小品，而情致未嘗不纏綿。至東坡赤壁兩賦，清曠夷猶，邈不可攀。豈惟他人不能摹倣，即使子瞻更爲之，亦不能如此

誦適而飽遂也。參觀之庶於茲體正變，可以綜括靡遺乎？」**林琴南**云：「賦者，鋪也。鋪采摭文，體物寫志也。一立賦之體，一達賦之旨，爲旨無他，不本於諷諭，則出之爲無謂；爲體無他，不出於頌揚，則行之亦弗莊。然其發源之處，實沿三百篇而來。至楚辭出，局勢聲響，始洪大而激楚。故有以騷爲體者，亦有以對偶排比爲體者。雖極於雕畫，苟不定以旨趣，均不足以俾播於藝林，馳騁於文囿……齊梁多小賦，然麗詞雅義，亦不可盡沒。至於子山、哀江、南賦，則不名爲賦，當視之爲亡國大夫之血液。六朝以降，小品愈多。唐宋以來，以律賦取士，格律較嚴。然多以詩句命題，以水濟水，聲響皆劣。今則並此區區者，亦絕響矣！」

據上所列，是賦源於詩，確不可易。而楚辭以下，及於漢魏諸名作，亦不外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揚子雲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實是要論文選而下，迄於有明諸選本，往往有騷、七、連珠等體，實則皆辭賦類也。茲分述於下：(1)賦——說已見前，自荀卿以「賦」名篇，下及近代，作者衆矣！惟

在唐以前者，多爲古體；唐以後之闡用四六者，爲「律賦」體。(2)辭——體與詩相近，而與賦同爲古詩之流。今樂府中以辭名者皆是也。世多混入於詩，惟文選不以漢武、秋風辭入詩，則自有辭之一體。(3)騷——楚屈原始爲之，王逸謂之楚辭。劉彥和辨騷篇所謂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辭賦之英傑也。其後宋玉、唐勒、漢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闕行之辭，而諷諭之義沒矣！(4)七——始於枚乘之七發，彥和所謂「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自是以後，作者相繼，如傅毅七激、崔駰七依、張衡七辨、崔瑗七厲、陳思七啓、仲宣七釋、桓思七說、左思七諷，十有餘家，有集之以爲七林，選家亦設有七體，實則先以淫侈終以君正，辭旨諷諭，辭賦之流也。(5)連珠——漢揚子雲始爲之，而其名實始於韓非子，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而曲喻以達其旨，合於古詩比興之意，欲使歷歷如貫珠，故名。後漢班固賈逵、傅毅皆受詔作之，其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做連珠，晉陸機

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摹擬雖多，無當明潤。彥和所謂「欲穿明珠，多貫魚目者也。」<sup>77</sup>

【辭賦與縱橫家之關係】辭賦和詩歌，本來都是跟縱橫家有關係的，而辭賦底關係更深。漢書藝文志說：「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顯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衰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我們從春秋左傳中，可以看見代行人於聘問時，以賦詩爲應對的辭令的事情。戰國時，

聘問不行，而縱橫家游說之風大盛。那時候即使不是縱橫家，也都帶着幾分縱橫氣。他們以布衣之士去游說萬乘的人主，要使他自已底話，可以見信。於是他們覺得「微言相感」，「稱詩以喻其志」的方法，是不很適用的了；只有擴充「稱詩喻志」的意義，作雄辯術，修辭法底簡練揣摩。所以戰國策所載的那些策士底說辭，都是巧于修辭的，有幾篇更是頗有賦底意味；而辭賦底始祖屈原，也就是嫻於辭令，能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可見辭賦跟縱橫家很有關係了。秦滅六國以後，縱橫家一時無所施其技，於是一部分人充了秦底博士，後來被秦皇阮了許多。漢興以後，陸賈、鄒陽、枚乘、嚴忌之流，都以縱橫家而兼辭賦家。當時高祖曾叫陸賈去游說南越王趙佗，而漢書藝文志載陸賈賦三篇。漢初諸王，如楚元王、吳王濞、梁孝王武、河間獻王德、淮南王安，都模仿戰國養士的風氣，招致游客，其間以吳、梁、淮南三國底游客，多縱橫家而兼擅辭賦的。鄒陽、枚乘、嚴忌，都是始游吳而後游梁的。漢志縱橫家有鄒陽

七篇，而西京雜記稱鄒陽曾爲几賦，酒賦。漢志有莊夫子（即嚴忌）賦二十四篇，枚乘賦九篇，而這兩人都也。跟鄒陽相仿，都是有縱橫氣的。淮南王曾爲離騷作傳，漢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而他所招致的諸客如伍被之流，也是縱橫家一流人物。所以辭賦雖從楚辭荀卿賦而出，而實在是縱橫家說辭底變相。漢代底辭賦家，不是借辭賦以隱諷人主，就是用辭賦來獻媚人主。像枚皋、東方朔之流，甚至被人主當作倡優看待。辭賦家底人格卑下至於如此，這也是屈原、荀卿所不及料的。所以當時的辭賦，大體地說，不過是娛樂貴族的文學罷了。T.13

【辭人之動機與目的】詩人自言作詩的動機與目的，一是言志，二是詩的影響。辭人自言作辭的動機與目的，則在發憤抒情。就以屈原作例吧。他在離騷裏說：懷朕情而不發兮，余馬能忍與此終古。在抽思裏說：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道思作頌（王逸注）『道思者，中道作頌以舒悌鬱之念。』

聊以自求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在惜誦裏說：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恐情質之不信兮，故垂著以自明。在思美人裏說：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寯而莫達。類此的話，在楚辭裏舉不勝舉，與詩人的自述比而觀之，主志主情的區別，便益發顯然了。詩經中的詩並不是沒有文學之美，但我們不能名之爲唯美的文學。辭賦則的確是唯美的文學。屈原說：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離騷）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同上）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懷沙）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溢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思美人）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宜脩，姱而不醜兮。（橘頌）這本來不是指文學而言，我人似不應據此，謂其文學爲唯美的文學，但事實是這樣。唯美的文學，大半產生於唯美論的作家，屈原既如此的提倡唯美，對文學亦當然主張唯美，其作品亦自然走入唯美的路上了。於此我們知道了辭賦作家有

抒情與唯美的傾向。H<sub>10</sub>

【辭筆之分】因文筆之不一定限於有韻無韻的區分，由是拘拘於分別有韻無韻者，則有辭筆與詩筆之說。據阮福文筆對所攷（見學經室集）南史孔珪傳：「高祖取（珪）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之敬始以經業而博涉文史，雅有辭筆。」阮福說：「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詠歌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說：「楚國之

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阮氏主文須有韻，所以謂「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實則辭必有韻，而文則不必有韻（有韻亦可），惟其文不必有韻，所以必需有韻以別於筆之無韻者，遂名「辭」名「詩」，而有了辭筆之分與詩筆之分。H<sub>12</sub>

【愛新覺羅寶廷】竹坡，清——一八四零至一八九零滿州人。卒年五十一，一八六八年進士。光緒間，官至禮部右侍郎，與黃體芳、張之洞等主持清議，有大政，必直論其是非。典試福建歸途，次娶江山船女兒爲妾，還朝自劾罷。工詩善飲，好山水，使車所至，必搜奇訪勝。家極貧，之洞等時濟以資，到手即沽飲，或以贍其更貧者。敝袍表破綿，見處之泰然。後中酒病卒。寶廷所作詩，長短凡數千首，遊山詩佔其八，尤好爲千言長體。著有偶齋詩草內外集，及尚書持平。

【愛新覺羅盛昱】伯熙，（一作伯希）號韻時，清

一八五零至一八九九滿州鑲白旗人。卒年五十，一八七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盛昱爲人簡貴清謹，崇尚風雅，文學滿海內。精鑑賞，考訂經史及中外輿地，皆精覈。遊人尤諳習清代掌故。著有鬱華閣遺集及雪履尋碑錄。

【愛新覺羅岳端】<sup>7</sup>一作袁端，或作蘊端。字正子，一字兼山，號玉池生，別號紅蘭室主人。清一六七三六項清多羅安和親王岳樂子。初封固山貝子，繼封慎郡王。有莊在遷安縣冷口外。工詩好客，其春郊晚眺詩有「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句，時稱東風居士。岳端著有詩四種，爲紅蘭集、琴汀集、出塞詩、無題詩，爲其客吳江顧卓無錫朱襄校定。凡五卷，大題曰玉池生稿。一雪橋詩話亦工曲，嘗譜老子尹喜事，爲揚州夢傳奇一本。（曲錄）

【愛玉產子】<sup>101</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愛吾廬文鈔】<sup>106</sup>一卷。清同安呂世宜撰。有原刊本，在滂喜齋叢書內。

【愛吾廬詩鈔】<sup>04</sup>清光緒間張洵佳撰。  
【愛吾廬集】<sup>2</sup>八卷。明徐良傳撰。詩體略近七子。氣度安雅，而風骨不足以振之。古文則序多至數十篇，而論碑記祭文僅得六篇。

【愛住個山窟窿】<sup>20</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愛經居雜著】<sup>21</sup>四卷。清定海黃以恭撰。有光緒刊本。

【愛多情】<sup>27, 20</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愛你容顏】<sup>27, 25</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愛禮集】<sup>3</sup>十卷。明劉駒撰。駒宗陳淳之學，詩文多涉性理，略似語錄之體。

【愛蓮說】<sup>4, 4, 3</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愛蓮居詩鈔】<sup>7</sup>二卷。清太倉唐景星撰。有排印本，在太崑先哲遺書內。

【愛菊堂詩稿】<sup>4, 4, 1</sup>清康熙間楊瑯樹撰。

【愛春華館遺稿存】<sup>5</sup>一卷。清高郵金鳴鸞撰。有同治刊本。

【愛日廬詩鈔】清光緒間李景祥撰。  
 【愛日齋集】清惠端親王撰。  
 【愛日堂詩】一卷。清高郵王敬之撰。有刊本，在王寬甫叢書內。

【愛日堂詩】二十七卷。清陳元龍撰。其詩編年分集。有原刊本。又一本，二十八卷，附春暉堂和詩一卷，有乾隆刊本。

【愛日堂集】清孫宗彝撰。

【愛日堂吟稿】十五卷。清仁和趙昱撰。有原刊本。

【愛日堂全集】十卷，附年譜墓誌二卷，留溪集傳一卷。清高郵孫宗彝撰。有乾隆刊本，道光補乾隆刊本，又一本，八卷，調運齋文鈔一卷。有乾隆刊本。又一本八卷，詩集外集三卷。有同治修補本。

【愛國歌】上海流行俗曲（仿時調嘆五更體）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愛國男兒】上海流行俗曲。（新唱春）第一書局石印本。

【愛國時事歌】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愛吟集】四卷。清徐陽駱彙撰。有康熙刊本。

【愛卿絕世】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愛美文學】「美」是快樂的原素，「愛美」是人的本性，大凡一個人，到了名勝的地方，或是看見一朵很美麗的花，除掉掉喪心病狂的人，總是覺得很愉快的，因美是含有神秘性的催眠術，我們和他接觸，便受他的刺激，心弦的震動，便合快樂的節拍了。美又是戀愛——廣義的——的原素。我們到了山水奇秀的地方，便徘徊不忍去，這是什麼？是因為山水的美，和我發生戀愛了。我們看見一只很好的胡蝶，或是一朵很好的花，便要想捉他採他，這是為什麼？因為花草多蟲的美，和我發生戀愛了。我們遇到了一位絕世美人，為什麼要魂靈兒飛去半天呢？這是因為我的魂靈，愛他的美，暫時脫離我的軀殼，去追隨那美人去了。總說一句話，便是我們假使和一樣東西或是一種現象發生戀愛，一定是愛他的美。上帝創造

宇宙，便把美做原則，碧澄澄的天，配上雪雪白的雲；青蒼蒼的山，配上綠油油的水，畫了「萬紫千紅」的羣芳圖，配上「八律五音」的鈞天樂，造了「雄壯勇武」的男子，配上「優柔和淑」的女子，這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差不多是一個美的游藝會，裏面有最美麗的圖畫，有最活潑的跳舞，最精緻的雕刻，和最和諧的音樂……我們生在裏面，參觀這許多美的表現，參與這許多美的表現，所以我們人是受過美的洗禮了，是美化的人了。不過自然界的美，我們要接觸，也得有把鑰匙哩。開這美庫的匙鑰，便是美術，美術大約可分三項，便是音樂（包括跳舞）圖畫（包括雕刻）文學三項。音樂是平面的，跳舞是立體的，圖畫是平面的，雕刻是立體的，他們各有相同的性質，可以歸成二項，那第三項的文學裏面，詩歌占最大部份，而且他兼有音樂、跳舞、圖畫、雕刻的功勞，可以說是無聲的音樂，但更可以等於音樂的和諧，是無形的跳舞，但是可以等於跳舞的活潑，是無色的圖畫，但是可以等於圖畫的美麗，是無

體的雕刻，但是可以等於雕刻的精緻，所以詩是美的表現，詩人是美的天使。詩人寫美，或者寫千山萬水，或者寫半村半郭，在他沒有寫出來的時候，我們不容易發見他的美，經他寫出來了，便提起我們美的觀念，所以詩人是代表自然界的，美並不是描寫他的美啊。還有我們平時不注意的，不以爲美的，他也能發見他美的所在。青草，大家以爲不好的，但是詩人說：「綠滿窗前草不除」，「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以爲可愛的。詩人欣賞一樣東西的美，便把心靈寄給他，也和他表現美的態度，例如「好鳥枝頭亦朋友」，「撫孤松而盤桓……」美的原則，雖然一樣，但是他表現性不同，因此美也可以分成幾種了。底下分項說明。美的「表現性」緊張，和「表現量」豐富的時候，便發生雄壯或是悲壯的美，這一種在三百篇上很少，中代詩人便多。例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易水歌」，「磨刀鳴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杜甫前出塞」……造化



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背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杜甫望嶽）「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盧綸塞下曲）上面四首，前兩首偏於悲壯，後兩首偏於雄壯。大都這種寫美詩，假使情感是內蘊勝於外表的，——屈原陶潛——便不大多外表勝於內蘊的便多了。■表現美的「力」和「量」兩方程度漸漸減低，到水平地位，便是和平的美，這種表情，三百篇裏很多；其他詩人也不少；所謂「中正和平」——「心廣體胖」的作品，都屬於這一種。例如「十畝之間兮，桑者聞聞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間）「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車）「何彼唐矣！唐棣之花，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唐矣）「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賴此俱寂，惟聞鐘磬音。」（常建破山寺）「……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

失，以此自終。」（陶潛五柳先生傳）「碧欄杆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韓偓已涼）這些作品，雖然他的「表現力」和「表現量」算是和平美，其實還總偏於愉快一方面的。要是情感完全不喜，不怒，不樂，之間，如同溫度的零度一樣，那便是情感沒有表示，就是表示也是不甜，不鹹，不酸，不辣的白水，在文學上沒有美的存在。愉快的程度愈是加高，便轉到雄壯的一路去了。■上面所說，是美的表現量和表現力從零度向「正號方面」發展。他的程度是從和平到愉快到雄壯——悲壯附在裏面——假使從零度向「負號方面」發展，便成幽思悲哀的美了。■表現力和表現量不十分富豐，便是幽思。這種作品，三百篇更多。便是「哀而不傷」「怨而不亂」的詩教；而且是中國國民的特性。文學界裏也推崇這一派。例如「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詩經靜女）「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中路？」（詩經式微）「青青子衿，悠悠

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詩經子衿）「美人捲珠簾，深少顰娥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李白怨情）「淚盡羅中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白居易宮詞）「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詠懷古跡）「……西宮圍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宮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白居易長恨歌）上面所寫，不過是家弦戶誦的幾個例子，此外正多咧，因為寫樂觀的美，不容易刺激我們寫悲觀美的，反而容易刺激，容易感動，但看我們四千年的詩的作品，假使他歸納起來，恐怕悲觀美要占二分之一。還有千古不朽的有名作品，可以說十之八九是悲觀的。所以我找幽思和悲哀美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幽思美表現最得法的，最常用的，要算屈原

了。淮南王說他「怨悱不亂」司馬遷說「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他一生作品，幾乎盡屬幽思悲哀二種。例如「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離騷）「……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桂擢兮蘭杜，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婁勞，恩不甚兮輕絕……」  
 「湘君」——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山鬼）「……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願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哀郢）上面的例子，已經從幽思過渡到悲哀了。因為他的表現力和表現量，已經和方才所舉的例子不同了。有人說悲哀那裏可以說美？我們可以說悲哀美的動人，還要勝過愉快美。從對象上而說，譬如西子捧心，據多數人說是美的。又如我們對於一篇很悲哀的文字，好像長恨歌，琵琶行，孔雀東南飛……我們覺

得他內容悲哀，但是我們讀了還要讀，甯可讀的時候，陪他流淚，替他心痛，却不忍釋手呢。這便是悲哀美的作用。結果還有人批評他說「哀豔動人」所說「哀豔」便是悲哀美啊。現在再舉幾個悲哀美的例子：「……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長恨歌）「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燈不明思欲絕，捲帷望月空長嘆……」（李白長相思）「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虞美人）上面所寫幾種，不論他正號的——雄壯愉快和平，——和負號的——幽思悲哀，——都是美性表現的正則。此外還有幾種變則的美，便是滑稽神祕，頹唐三種。底下逐項說明他。

■滑稽美是什麼？是現象不調和所發生的。譬如一個人走得來，一個不留心，「撲」的跌倒了，大家總要笑。等到他起來，知道他受到痛苦，那心上又可憐

了。方才的笑，便是他滑稽美的作用。又如很小的頭，戴了很大的帽子，小小的小孩子，裝了一撮鬚鬚：……這都是現象不調和，在那一剎那間反而能夠引起人家的美感。假使接觸長久了，便不覺得他的美。卓別林是滑稽大家，他的滑稽便是他的兩只脚，能夠做出種種不調和的現象，引起人家的快感，很要看到他。■詩人表現這種美的，不十分多。不過他們做事，倒很歡喜滑稽。李白的騎驢衙門，韓愈的送窮，東坡的戲贈子由，都是很滑稽的表示。至於三百篇上，很少這種例子。因為我們素來不贊成滑稽美的，要做「非禮勿動」，「主敬正容」的態度，所以「循規蹈矩」的道學先生，我們中國獨多。幸虧有幾個詩人和藝術家，稍些提倡提倡，滑稽美還有一條生路。否則就要「吾道其西」，給西洋人獨享了。■司馬遷不是詩人，但是他到承認滑稽的價值，替幾個滑稽大家做了一篇滑稽列傳，並且評定他們的價值。什麼臨檻大呼的，搖頭而歌的……都有幾分滑稽美的價值。此外揚雄的解嘲，東方朔的客難，也有

滑稽的意思。至於詩人，便要算蘇東坡了。神秘美表現力和量很小，要我們去領會的；或者是所表現的，志不在此，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思。這種表現法和近代美術的象徵派相同，在美學當中，這個要算最高了，舉幾個例子，例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李白山中問答）「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王維竹里館）「……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陶潛歸去來辭）「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況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陶潛飲酒）屈原是浪漫派象徵派的表情者，所以神秘美很多。我們就在他作品裏面摘些出來：「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女嬃媛兮爲余嘆，息橫涕流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騰予。」這種美，他美的所在，全靠讀的人心領神會，不是文字可以報告的。——也許只有他自己覺得美，別人不能體會的。——所說「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名句，可以做這一類的代表。寫風景的美，當然以幽勝爲原則。有時「破瓦頽垣」，「荒村茅店」，他情景非常頹唐，但是覺得很美。譬如一個古寺裏的破塔，給夕陽照了，反比那完全塔好野裏的殘碑斷碣，埋在荊棘之中，反而比那千尋華表美。這都是頹唐美的例證。詩人很能夠欣賞這種美，很能夠表現這種美。例如：「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元稹行宮）「……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李後主浪淘沙）「紫泉宮殿鎖煙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李商隱隋宮）

寫到這裏，要特別記載詩人描寫——表現——女性的美。現代的圖畫家研究美學，把裸體美人做

標準。因為裸體美人，他身體上曲綫的微妙，色彩的複雜，是最精密了，且看我們古代詩人，對於女子的美，究竟着眼在什麼地方？不過要知道詩人所表現女性的美，並不是專指他外表的貌，顏色，長短，豐瘠，連他內蘊的道德，智識，情感——性格——也一同注意的。這是和畫家不同的地方。中國詩人所表現的女性美，從三代到現在，差不多有一個系索。什麼呢？就是古代着健全美，後來慢慢的轉成病態美，這是時間上的大分別。至於空間上的大分別，大抵北方所表現的，要雄健一些；南方所表現的，要優柔一些。這兩項是一個極籠統的概念，並不能奉爲金科玉律呢。三百篇上表現的，沒有詳細的描寫，因爲三百篇都是短章詩，而且當時重在他德性的美——溫柔敦厚，幽嫺貞靜——所以他所寫的，都用幾個概念名詞去形容，絕少具體的記載。好像「窈窕淑女」用「窈窕」和「淑」形容他的美，究竟怎樣窈窕的姿態，沒有說出來；怎樣淑的道德，沒有說出來。「靜女其姝」用「靜」和「姝」形容他

的美；究竟怎樣靜，怎樣姝，沒有說出來。諸如此類，很多很多。「有女如玉」「玉」便是形容他的美。「顏如舜華」「舜華」形容他的美。「婉如清揚」「清揚」形容他的美。「摻摻女手」「摻摻」形容他的美。「佼人僚兮」「僚」形容他的美……最具體的，要算碩人一首。他說「碩人其頰，衣錦裝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這是專寫他容貌姿態的美；包括上面許多看去，那時詩人心中所崇拜的美人，便可以知道。容貌，性情，品格，總要幽閑溫良，不失爲美人的資格，女性的特點。所以三百篇上的性美，可以說沒有病態，美什麼脂粉，環珮，細腰，纖足，多愁，善病的病的美人，竟不看見了。秦漢前後，還是很少。直到南北朝時候，因爲一二個君主的嗜好，加上南方柔弱的風氣，於是病態美就漸漸加多，習焉不察，愈變愈深，就是唐宋幾位詩人，也都套他的熟調。到了近代，差不多不是「工愁善病」「奄奄待斃」的，便不能算美人。可憐！可怪！還希望將來的

詩人快快恢復美人健康才好。□三百篇上固然寫健康美，但是不詳細，少具體。現在選幾篇特別好的寫他出來，從此可以得一個美人的正確觀念。□「美人香草」的屈原，當然對於美人知道一些了。而且屈原是志高，行潔，情濃，性僻的人；那麼他所理想的美，當然和他相像。例如「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湘夫人）「……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少司命）「若有山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噓唏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

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撫湯。珮袿以葦志兮，超惘惘而行……」（悲回風）看了這許多作品，覺得那極美麗極高潔的女神，突現眼前，飄飄而至，嫋嫋其來；什麼容貌的秀豔，姿態的窈窕，性情的高超，字句上並沒說得，但是我們讀過之後，自然發生無上美感和看希臘羅馬裸女雕刻品一樣。所說象徵的浪漫的！神祕美，都是他起立。後來雖然有人學他，但是遠遠！遠遠！曹子建洛神賦，也是女性美的代表，不過已經次一等了。把他好的地方，摘一些出來。……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鬢髮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雷；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濃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勿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顰輔承權，瓊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

「他所寫的，和宋玉的高唐神女相近，都重在外表的，不重內蘊的。不過他們所寫的，都是和三百篇相近，描寫健康的美。比唐宋以後的作品，高得多哩。寫女子性情風格之美者，莫過於大詩人杜甫。作品雖然不多，但是推崇女子人格，至於極點，最好的代表作品，便是佳人。」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迎，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看他品格的高貴，性情的高抗，情感的濃郁，姿態的幽豔，真到極點。除掉屈原所表現女神之外，沒有可以同他抗衡的了。再有一位介於屈杜之間的陶潛，他素來不說美人，忽而賦閑情了，因此大家都批評他。據我看來，惟其他不多說，倒有價值。因為他是不苟言笑的，說一句話，必從心坎中出，所以閑情一賦，正可以攷查他理想的美，從

此評定他的人格呢。「……褰朱帷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盼，含笑笑而不分。……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窈窕之纖身，嗟溫良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元鬢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黛，隨瞻視以聞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妝，願在莞而為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而見求，願在絳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牀前，願在晝而為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為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為扇，含淒飆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願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他所寫的介於象微，寫實，浪漫之間，雖然不能和前面許多比賽，但是晉唐以後，他可以做首領了。他寫美人的容色，可以追隨子建；寫美人的情性，可以追隨杜甫；寫美人的品

格，可以追隨屈原；不過美的表現趨向柔弱，開後來，工愁善病的路了。□前面說過詩人所寫美人的美，北方偏於雄爽，南方偏於柔婉，現在把南方代表作品，摘錄幾段做一個比較。「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誰家女子能行步，反着袂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媪。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絲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捉搦歌）「……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無？請客北堂上，坐客青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隴西行）「……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歸故鄉……」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着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木蘭辭）上面是北方作品。「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髻鴉鶻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柏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澈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視飛鴻。飛鴻滿汀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闌干頭。闌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崇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梁文帝西洲曲）「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枕欹釵橫鬢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帶轉。但屈指西風幾時回，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蘇東坡洞仙歌）「……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



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長恨歌）上面是南方作品。把上面兩種作品互相比較，前面的率直抗爽，雄健高超；後面的是優柔婉媚，哀豔幽思。好比前面的梅花菊花，後面的是蘭花海棠；前面的是泰山的三峯，後面的是西湖的九溪，一剛一柔，性情不同；不過他們都各有其美的。□上面寫的南方作品，還是較雄健的。假使去和那子夜，懊儂，碧玉……許多歌曲比較，還要顯明哩。□寫美人美的作品，大致都在上面了。此外各種作品，千千萬萬，但是說得好的，跳不出這範圍以外；說得壞的，不過把女性做玩物，寫寫他的美，發洩自己的性慾罷了。就像李義山，王漁洋，袁子才……都免不掉的。總之，愛美要成天然，所說「爲愛美而愛美」絕對不可以攙入一些絲毫雜見，只有欣賞作用。沒有批判去取的作用的。□詩人愛美，大抵如上面所說。不過美究竟把自然美爲原則，人工美不過做補助品罷了。詩人因爲愛

信

美，所以他一定喜歡遊山玩水，去和宇宙美接觸，來美化他的性格。大凡名勝之區，沒一處沒有詩人的踪跡；大凡一個詩人，沒一個不喜歡遊覽的。十年目不窺園的董仲舒，決計不是詩人；九年面壁的達摩，決計不是詩人；現在一部分的美學家，專門在紙張上文字上研究美，却不和自然美接觸，不受自然美的洗禮，這可以說是哲學家的美，不是文學家的美，更不是詩人的美了。L33

【信天巢遺稿】一卷，附林湖遺稿一卷，江村遺稿一卷，疎寮小集一卷，宋高耆等撰原本久佚，此乃其裔孫士奇所重編，共得詩一百八十九首，後附林湖遺稿爲其姪鵬飛之詩。江村遺稿，爲其父選叔邁等之詩。疎寮小集乃高似孫詩也。有清康熙中高士奇刊本，羣賢小集本有二卷。

【信徵錄】一卷，清徐慶撰。是編雜記果報。有康熙刊本，在說鈴前後續三集內，通行本，在後說鈴內。

【信安王斷復版茶船】一本，元紀君祥撰。雜劇。

【信心齋稿】五卷，清海陽李贊元撰。有道光重刊

本，又一本，二卷，有道光重刊本。

【信芳閣詩存】清咸豐間汪汝式撰。

44227

【信慕集館詩鈔】清光緒間顏札定撰。

2033

【焦竑】弱侯，號澹園，明一五四一至一六二零

應天旂手衛籍，山東日照（一作江甯）人。卒年八

十為諸生，有盛名。一五八九年以進士第一人官翰

林，修撰。性疏直，遇事有不可者，輒形之言論。政府

惡之，謫福甯州同知。歲餘大計復晉秩，遂不出。福王

時，追諡文端，竑博極羣書，善為古文，典正訓雅，卓然

名家，有澹然集，四庫總目所收，有玉堂叢語，筆乘，類

林，支談，焦弱侯問答，國史經籍志，獻徵錄，熙朝名人

實錄，俗書刊誤，易筌，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中原文獻，

養正圖解，陰符經解，老子翼及莊子翼等，凡十六種。

【焦理堂先生逸文】一卷。清江都焦循撰。今人

蘭陵徐乃昌校錄，有光緒刊本，在鄒齋叢書內。

【焦循】<sup>2222</sup>里堂，一字理堂，清一七六三至一八一

二，柔江蘇江都（一作甘泉）人。卒年五十八。少穎異，

八歲時，在阮廣堯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

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廣堯

奔之，妻以女。既壯，雅尚經術，與阮元齊名。元督學山

東，浙江皆招之往遊。一八零一年舉人。一應禮部試

後，遂託足疾歸隱，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葺其老屋曰

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

書著述其中。嘗歎道：「家雖貧，幸蔬菜不乏。天之疾

我，福我也。我老於此矣！」循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

讀一書，必窮究其源，以是經史、歷算、聲音、訓詁，無所

不通。文學柳宗元，習之不倦。名重海內，錢大昕、王鳴

盛、程瑤田等皆推敬之。尤精於易，著有雕菰樓文集

二十四卷，又詞三卷，詩話一卷（清史列傳）及曲

考、易通釋、易圖略、詩易補疏……等。

【焦山<sup>2227</sup>六上人詩】清釋清恆編。

【焦山詩<sup>34</sup>】三卷。震翰一卷。清德州盧見曾撰。有鈔

本。

【焦山紀游集<sup>2</sup>】一卷。清江都馬曰琯等撰。有中箱

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焦山紀游集】一卷。清錢塘厲鶚撰。有原刊本。

【焦心<sup>3</sup>事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焦袁<sup>40</sup>熹】廣期，清一六六零至一七三五江蘇金山（一作華亭）人。卒年七十六。一六九六年舉人，不赴會試。五十二年，李光地，王頊齡俱以實學通經薦，以親老固辭。後銓授山陽教諭，仍乞終養不赴。王鴻緒輯明史，招袁熹預其事，月餘以持論不合，辭去。袁熹工制藝，詩亦憂憂獨造，不儕流俗。著有詩文集二十餘卷，雜志八卷，經說彙編六卷，談佛乘贅語五卷，九歌解二卷，尚志錄一卷……等（均清史列傳）亦工詞，有此木軒直寄詞二卷。

【焦郁<sup>47</sup>】唐元和間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焦里堂先生軼文】一卷。清焦循撰。在許齋叢書本內。

【焦氏易林之駢文】易林一書，焦延壽用韻語而作。元成之間，凌夷厥政，先生或出或處，輒以易道干梁王，獲被寵異，辭出於經史，意合於神明，鍾伯敬謂其語似讖，似謠，似譚，似隱，似寓，似脫，異想幽情，深文急響，取其靈警奇奧，可純乎四言者，以存漢詩一派。

鮫

竊謂春秋辭命，出使專對，首在修辭，此賦詩言志，為外交上至要之作，劉彥所謂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者。漢初詩賦劃境，猶明而未融，是書筆力筆法，並臻高妙，往往他人數十百言所不能盡，而藏裏回翔於一字一句中，且綽然而有餘，其鍛鍊精簡，匪唯可存漢詩也，抑亦可存漢賦一派，謂予不信，曷摛而觀焉。其文奇而理典，其言古而意新，河伯山精，藏川岳於隻句，聖男智女，束乾坤為兩人，破嶮成夷，憑虛構實，匪全能富，不翼而飛，出明入幽，似大易之取象，含風吐雅，本上古之繇詞，是誠儉筆者得之，可以饋其貧，學澀者得之，可以溶其智，駢文家能擇善於斯，則泮屬才鐸，抑亦筆區而文園已。

【焦尾閣遺稿】一卷。清黃巖盧德儀撰。有同治刊本。

【焦屏書屋詩文覆瓿集】一卷。清錢塘梁學昌撰。有嘉慶刊本，在頻羅庵遺集內。

【焦光贊活奪蕭天祐】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鮫銷記】一本。明沈鯨撰。傳奇。

【鯨背吟集】<sup>2039</sup>一卷。舊本題元朱晞顏撰。是集自序。

至元辛卯，泛海至燕京，舟中成七言絕句三十餘首，各以古句足之。其末章云：「早知鯨背推敲險，侮不來時只跨牛。」因名鯨背吟。有刊本，附海道經之後。

【鯨鯢錄】<sup>2</sup>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此書搜羅頗廣，自魯監國越中水師及閩之鄭氏太湖之吳易黃蜚等義兵，而羣盜如赤脚張三等，亦附列焉。惟滿家峒伏莽地占平原，而謂有隧道可通萊州入海，則真齊東之語矣。投筆集中有所謂阮姑娘者，當即此書中阮進之妹。飛龍飛蛟，不知誰屬。

【千方百計】<sup>2040</sup>北平流行俗曲（琴腔）鉛印本。

【千言萬語】<sup>006</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千慮策】<sup>21</sup>二卷。宋楊萬里撰。已載於誠齋集中。

【千山萬水】<sup>22</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及續選鉛印本。

【千秋鑑】<sup>2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千秋節】<sup>88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千家詩注】<sup>302</sup>二卷。清遵義黎恂撰。有光緒黎氏刊本，在黎氏家集內。

【千字文】<sup>30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千字五更】<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千祥記】<sup>38</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千忠祿】<sup>5</sup>一本。一作千鍾祿。無名氏撰。傳奇。

【千忠會】<sup>8</sup>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千里舟】<sup>6</sup>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千里樓詩草】<sup>4</sup>清女子周維德撰。

【千里投人】<sup>5</sup>一本。元睢景臣撰。景臣後字景賢，揚

州人。太和正音譜曰：「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錄鬼簿：維揚諸公，俱作高祖還鄉套數，唯公哨徧，製作新奇，皆出其下。又有南呂一枝花題情云：「人間燕子樓，被冷鴛鴦錦，酒空鸚鵡武，盞釵折鳳皇金，亦為工巧，人所不及也。」

【千里馬兒】<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千里駒】<sup>7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千里駒】六本。北平流行俗曲。書本堂木刻本。  
 【千里駒蕩舟】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千叟宴詩】四卷。清康熙敕編。是編首列康熙詩，次則諸臣和章，次則豫宴諸臣之詩也。有內府刊本。  
 【千叟宴詩】三十六卷。清乾隆敕編。是編彙錄預宴諸臣獻詩，凡三千餘人，題爲千叟者，舉成數也。有內府刊本。

【千門譜】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千金記】<sup>801</sup>千金記和四節記均沈采所撰。采字練川，事蹟不詳。所作尚有還帶記，以傳本稀少，未得寓目。千金記係寫韓信的事蹟，並及項羽，將楚漢爭天下之事，作爲背景。大略和史實相同，差不多人人都已知道。現在但把本劇的重要節目，列舉於下：(一)韓信遇二仙，得兵書和寶劍。(二)韓信窮困。(三)項羽和項羽勸兵。(六)漂母給韓信食。(八)韓信出胯下。(九十)韓信別妻，應楚武信君的募兵。(十三)項羽和沛公鴻門相會。(十四)韓信離去武信君之軍，投項羽幕下。(十五)沛公使張良樊噲獻白璧和玉

千

斗與項羽范增。(十六)韓和張會面，約歸沛公。(十七)張引韓見蕭何丞相。(十八)——(二十一)項羽之軍，燒去漢之倉廩。韓爲倉臣，理當受罰，蕭何奏免之。(二十二)韓棄職，逃歸故鄉，蕭何走馬追之，強留共船載還。(二十三、二十四)韓之家鄉被盜，韓歸家。(二十五)蕭何上奏拜韓爲大將。(二十六)漢築高壇拜韓爲大將軍。(二十九)韓布背水陣，破趙軍。(三十二)破齊軍。(三十六)張良擇善楚語者，偷入垓下的楚軍中，月夜唱楚歌，楚軍懷鄉，多逃去。(三十七)項羽和虞美人張別宴。(三十八)——(三十九)韓率衆將攻項羽。(四十)項羽陰陵迷路。(四十一)項羽烏江自刎。(四十二)——(五十)漢成王業，韓封汝真王，被蕭何張良餞別榮歸。這劇本以韓信爲主，可是於描寫項羽處，反覺有精采。結果全劇成爲兩頭分立。綴白裘所選「起霸」「撒斗」「楚歌」「探營」「跌霸」等齣，大都是關於項羽的，只「拜將」一齣，是韓信的事。在這劇之前，元人已有了好幾部寫同樣事實的雜劇，如武漢臣的窮韓信

登壇拜將，王仲文的淮陰韓信乞食，張時起的霸王垓下別虞姬等，但今都不傳。只有金仁傑的蕭何月夜訪韓信一種，至今還遺傳着。<sup>801</sup>

【千金全德】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分六段。

【千金公主】<sup>807</sup>隋時有千金公主者，使而義，其行事

近張子房一流者。公主嫁為突厥沙鉢略妻。隋滅周，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仇之志。日夜言於沙鉢略，悉眾為寇。後力弱內附，賜姓楊氏，改封大義公主。隋平陳，以叔甯屏風賜主，主心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其詞抑揚幽遠，中帶有杜朴之氣，事雖不成，然其志不可得而泯滅矣。<sup>1011</sup>

【千金笑】<sup>808</sup>一本。清高奕撰。傳奇。

【千首宋人絕句】<sup>806</sup>十卷。清江甯嚴長明撰。有涵芬樓排印本。

樓排印本。

【千鐘粟】<sup>82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千鐘祿】<sup>823</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委蛇雜俎】<sup>20404</sup>二卷。清漢陽劉珊撰。有嘉慶石梁官

舍刊本。

【受庵詩鈔】<sup>20407</sup>清同治間嚴威撰。

【受宜堂駐淮集】<sup>330</sup>清乾隆間納蘭常安撰。

【受祺堂文集】<sup>334</sup>四卷。清富平李因篤撰。有道光刊本。

本。

【受祺堂詩集】<sup>04</sup>三十四卷。清李因篤撰。其詩大抵

意氣蒼莽，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

豪者，蓋亦時時有之。

【受辱】<sup>71</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受胎成氣】<sup>7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受恆受漸齋詞】<sup>9</sup>一卷。清吳江沈曰富撰。有刊本。

在受恆受漸齋集內。

【受恆受漸齋集】<sup>2</sup>十一卷，附詞一卷。清吳江沈曰

富撰。有刊本。

【季漢五志】<sup>20407</sup>十二卷。清錢塘王復禮撰。有清刊本。

【季札觀詩】<sup>42</sup>春秋時候，吳季札對於全部的風雅

頌，以政俗興衰的眼光，加以批評，是古代最有系統的

具體的詩評了。左傳裏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到

魯國來聘問，他要觀周樂，於是魯國人就命樂工為

之歌詩，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等十五國風，一直歌到大小雅及頌。他所觀的詩的名目編次（略有不同）內容都和後來孔子所訂的三百篇一樣；大概孔子所訂的三百篇，也是根據舊日的藍本而略有刊定。季札聽見歌詩，就因詩而論及各國的成敗興衰；這是超出尚書周禮論詩的範圍以外。我們看後人說杜甫是詩史（新唐書杜甫傳）因為他的詩善陳時事，詩中有史筆，就他的詩，可以觀察當時政治風俗的得失；這種看詩的方法，實在是吳季札開其端了。但是我另條說過，古時說到詩，就和樂夾在一起。所以季札的觀詩，我們不要誤會以為和現在的人手裏拿着詩本子尋行數墨專讀文字的一樣。他那時是把詩唱出來給他聽，並且有許多樂器來助唱，詩的聲調好像現在戲臺上唱戲將劇本上的詩句，由聲歌管絃之會，表達出來，如此纔有意味，聽的人纔能有深刻的感動。不然，照着劇本白白的看一遍文字，是沒有味的。關於這一層，季札的看法也和虞書周禮裏所注意的差不多。總是從長詠歎聲調之

季

美惡中，領略詩人的思致，和詩人所受環境的影響。不過所說的方面較多一點。他所評的，有好幾層。一曰聲調的概論。例如聽見邶鄘衛的詩，說他「淵乎」。聽見齊詩說他「泱泱乎」。說秦風是「夏聲」。說大雅是「熙熙乎」。這些都是統論那一類詩的聲調。二曰詩調的品格。例如說鄭風「其細已甚」。說幽風「樂而不淫」。說魏風「大而婉，險而易行」。說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說大雅「曲而有直體」。說頌「直而不倨，曲而不屈……」。三曰詩的思潮。例如聽邶鄘衛風，以為是「康叔武公之德」。聽王風以為「其周之東乎」。聽唐風以為「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聽小雅以為「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聽大雅說「其文王之德乎」。聽頌，以為盛「德之所同也」。這都是推論詩人的思潮，認為這些詩，是受這些潮流所激盪而生的。四曰詩的影響。以為聲音之感，召於人事上大有影響。就某種聲音，可以推測將來影響於政俗或風化上是

如何的情狀。例如說鄭風「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聽齊風以為「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又說秦風「能夏則大。」說魏風「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說陳風「國無主，其能久乎。」他這幾層，是一貫的看法。由聲調的總衡量進而考究詩品與詩格，然後上推他的詩潮，下論他的影響。如此，就構成他全部精密的詩史觀了。後來人評論詩文，從這裏得了許多法門。

【季芳樹】<sup>442227</sup>紀昀槐西雜志曰：永樂大典，有季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世無傳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潯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沈湮數百年，終見於世，豈非貞魄怨魂，直貫三光，有不磨滅者乎。陸耳山副憲曰：此詩次韓蘄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案題之刺血，必非他人代撰，斷為芳樹自作無疑，一本作姓李，未詳孰是。

【季蘭韻】<sup>442227</sup>湘娟，清常熟人。有楚畹閣詩餘，見墨林今話。

【季陵】<sup>74</sup>延仲，宋——一八零一至一一三五處州龍泉人。卒年五十五。一一二二年登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被譖，謫知舒城縣。建炎初，（公元一一二七年）從高宗至揚州，為太常少卿。金人南侵，高宗幸杭州，陵負九廟神主以行。遷中書舍人，多所建明。歷知温州臨安府，坐劾罷。紹興元年（公元一一三一年）復右文殿修撰。因言事，再復徽猷閣待制，帥廣州。卒於官。陵著有文集十卷。（宋史本傳）

【季熙顯先生遺詞】<sup>77</sup>一卷。清淮陽季熙顯撰。有稿本。

【雙塵譚】<sup>20407</sup>一卷。清涇縣胡承譜撰。有石印本，在近代筆記叢選內。

【雙龍傳】<sup>20407</sup>北平流行俗曲。聚興堂木刻本。

【雙龍佩】<sup>27</sup>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雙望郎】<sup>071</sup>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中務社石



印本。

【雙調】<sup>076</sup>填詞底體裁之一種。即是把同樣的調子重疊起來作為一詞的意思。有前後同段換頭和前後不同等分別。如白居易底錢塘「汴水流，泗水流，到瓜州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調長相思）是前後段的例；李後主底秋閨「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調相見歡）是換頭的例；唐無名氏（或說李白）底閨情「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調菩薩蠻）是前後不同的例。<sup>1521</sup>

【雙麟瑞】<sup>09</sup>一本。明程麗先撰。傳奇。

【雙三教】<sup>101011</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玉聽琴】<sup>10103</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雙玉聽琴】<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雙玉燕】<sup>4</sup>參看探河源條。

雙

【雙玉人】<sup>8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玉鐲】<sup>86</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文萃堂木刻本。

【雙石齋倡和集】<sup>106</sup>一卷。清侯官李彥章撰。有道光刊本。

【雙雲堂文稿】<sup>107</sup>六卷。詩稿六卷。清范光陽撰。是其晚年所手定。

【雙頭驢鼓詞】<sup>111</sup>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學古堂石印本。

【雙琴堂詩集】<sup>1120</sup>清嘉慶間陸門山樵撰。

【雙頂戴】<sup>1128</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研齋詞】<sup>116</sup>清鄧廷楨撰。譚復堂謂其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新亭之淚，可以規世變也。又云：雙研齋詞，宋于庭序云：忠誠排側，咄嗟乎騷人徘徊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掩黃昏之句，後有論世知人者，當以為歐范之亞也。

【雙瑞記】<sup>121</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烈記】<sup>123</sup>一本。明張四維撰。傳奇。寫韓世忠得妓女梁紅玉為妻，建立奇功之事。

8004

【雙孤慘】<sup>15</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珠記】<sup>15</sup>一本。沈鯨撰。此作在戲曲史上是一部相當有名的作品。茲述其梗概於下。唐王揖，涿州人。年三十餘歲。妻郭氏，生有四歲的兒子名九齡。揖之父親已死，母親還在。有胞妹慧姬，年已十六。時當會試之年，揖和親友陳時策、孫綱兩人，相約訪道士袁天綱，卜將來凶吉。天綱看揖的相貌說：「目前有災難，過後當顯貴。」果然，揖逢着伯父王沂問罪謫戍，揖以子姪故，代爲受罪，挈妻子赴鄆陽充軍。出門時，母親以祖傳明珠一顆（原物一對）與揖，作爲紀念。揖辭別母親，至鄆陽，營長李克成親提妻親，美親切地留揖夫婦寓其家。圖乘機可與揖妻親近。然爲時已久，揖妻和夫總是形影不離，無機可乘。有張有德者，代克成想一法，命揖赴椽房記錄，每隔數日，方能歸家一次。一日，克成乘郭氏獨自在井頭汲水，趨前與之調情。郭氏責其非禮，逃入房中去。（第十一）「遇淫持正」今云「汲水」經數日，揖自椽房歸來，妻告以前事，揖大怒，和克成爭，且拔劍刺克成。因有人來救，

克成得逃去。（第十三）「劍擊淫邪」今分「訴情」「殺克二齣」。事後克成訴揖於官，官捕揖投獄。郭氏來獄中看揖。獄吏董清極表同情於揖，與揖以種種便宜。在同一時間，揖之故鄉又起了一件難事，即揖妹慧姬被選爲宮女，揖之母親復因避安祿山之亂，入京去。揖在獄不久，被判死罪，待秋季處決。獄吏董清通知揖，且要求待揖死後，讓郭氏給與自己爲妻，揖允諾。將這事和郭氏商量，郭氏誓死不從。（第十八）「處分後事」今云「二探」一方郭氏知揖必死，自己決先以一死了之。先將子賣給陝西的客商王章，得銀三兩。郭氏將明珠一顆繫於子九齡之頸，揮淚別去。（第十九）「賣兒繫珠」今云「賣子」郭氏得銀後，即備辦一些酒肉，和夫永訣，並以餘銀與揖。自己赴太和山的真武廟，縱身躍入廟下的深淵。真武神（以下一段是鬼話）憐之，使不死。並告訴郭氏說：若要救你的丈夫，請快上京求道士袁天綱。郭氏蘇生後，單身上京，逢上恰巧逢着揖之母親避難來京，婆媳因得再會，相攜赴京師。在京師經過一飯店，於無意中

揖母遂着自己的姊姊韓媪，因就歇在韓媪的飯店中。一面袁天綱受天子召入京，亦歇在這飯店裏，郭氏求救於天綱。天綱因和天子說：「治世亂宜大赦。」天子依之。王揖遂得免死，改爲謫戍劍南。揖至劍南時，恰和友人陳時策相會。時策正在劍南節度使軍中充當隊長，命揖亦在營中建立邊功。一日由朝廷賜下軍人的綿衣若干套，這綿衣是宮女縫的。時策所得的綿衣中，蒐出情詩一首，告節度使，節度使將這事啓奏朝廷，查詢作詩的宮女，那知便是王揖之妹慧姬。朝廷憫其志，將慧姬即賜予陳時策。慧姬遂赴劍南，和兄再會。再說商人所買揖之子九齡，已十六歲。入京應科舉，高中狀元。和父之友孫綱同年及第。自己一旦享着榮華，不禁想起父母來。時時出明珠眺望。其從者見珠，告訴九齡說：「我以前赴劍南時，路上也拾着同樣的一顆明珠，現在在韓媪家中，給我還酒債去了。」此珠即是慧姬赴劍南時途中遺失的。一九齡思珠已同樣，其中必有緣故，遂和僕人共赴韓媪店中訪韓媪。因此得和祖母及母親

雙

相遇。九齡更決意赴邊陲尋父親，遂上運着僧悟真。——這悟真便是獄吏葉清出家改名的——九齡從悟真處知道父親在劍南的消息，遂轉赴劍南。一方王揖和陳時策在劍南已立功，授樞密院之官，和慧姬二人從劍南進京。路至漢中的嘉陵驛，是夜適月白風清，景緻宜人，晚飯後，王揖在園中散步，見一少年來驛中求宿，相與交談，問其姓名，知道是自己的兒子九齡。（第四十五「月下相逢」今名「月下」）父子同道入京，闔家團圓。□這記在前半是明清戲曲的悲劇中稀見的傑構，事件的展開自然而且巧妙。惟後半收束，因欲玩那「團圓」的把戲，所以處處都感着勉強。且因前後不能自圓其說，更牽入神異鬼怪，弄忽死忽活的玩意兒，這是一大弱點。○

【雙珠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珠鳳】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雙環記】一本明鹿陽外史撰傳奇。

【雙硯齋詩鈔】十六卷。清江甯鄧廷楨撰，有民國九年刊本，在雙硯齋叢著內。

【雙硯齋詞鈔】<sup>07</sup>二卷。清江甯鄧廷楨撰。有民國九年刊本，在雙硯齋叢著內。

【雙翠園】<sup>17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豔緣】<sup>17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雙手兒捧玉鐘】<sup>20</sup>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雙上墳】<sup>211</sup>四川流行俗曲。鈞記書莊木刻本。

【雙行纏】<sup>212</sup>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雙行纏，倚歌也。現古辭二曲均存。

【雙虞候】<sup>2123</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熊夢】<sup>213</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紅記】<sup>219</sup>以紅線和紅綃兩個傳說併合而成。（參看紅線女和崑崙奴二條）原劇在集成曲譜中

選有六齣——「攝盒」（寫紅線盜盒之事）「謁見」

「猜謎」「擊犬」「盜綃」（上四齣）「崔千牛和紅綃之事」「青門」（紅線紅綃崔千牛崑崙奴郭子儀等在青門相會之事）——作者強合兩事為一

劇，完全是有意階級一種無聊的舉動。<sup>831</sup>

【雙紅豆閣詞】<sup>1</sup>清孫若霖撰。黃韻甫云：雙紅豆閣主人喜作南唐小令，疏香細豔，結想綿綿，自是雅音。

【雙紅豆館遺稿】<sup>8</sup>一卷。清錢塘王潔撰。有同治刊本。

【雙岑詩存】<sup>2220</sup>清馬庶撰。

【雙仙記】<sup>2227</sup>一本。清研露老人撰。傳奇。

【雙峯存稿】<sup>2225</sup>六卷。舊本題宋進士舒邦佐平叔撰。實近人所為。

【雙峯插雲】<sup>5</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西湖十景之二）

【雙牖堂文集】<sup>230</sup>一卷。清江浦韓廷秀撰。有光緒刊本，在韓門家集內。

【雙牖堂詩集】<sup>04</sup>二卷。清江浦韓廷秀撰。有光緒刊本，在韓門家集內。

【雙牖堂外集】<sup>2</sup>一卷。附孫鏡堂護槐堂詩存一卷。清江浦韓廷秀撰。有光緒刊本，在韓門家集內。

【雙獻頭武松大報讎】<sup>2332</sup>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雙魁元】<sup>2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生起船】<sup>25</sup>北平流行俗曲。

【雙生貴子】<sup>5</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雙生貴子】<sup>280</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雙白燕堂詩集】<sup>280</sup>八卷，集唐詩二卷。清武進陸輝

適撰。有同治重刊本。

【雙泉記】<sup>262</sup>一本。清方成培撰。傳奇。成培字仰松，歙

縣人。

【雙和合】<sup>249</sup>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雙和合】<sup>27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非朱佐朝所撰者。

【雙佩齋文集】<sup>272</sup>五卷。詩集八卷。清婺源王友亮撰。

附補梅書屋詩草一卷。有嘉慶刊本。

【雙佩齋詩集】<sup>04</sup>八卷。清婺源王友亮撰。附補梅書

屋詩草一卷。友亮子麟生撰。有嘉慶刊本。

【雙魚記】<sup>273</sup>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雙魚婆】<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

【雙魚草堂詩鈔】<sup>4</sup>清光緒間。未維禮撰。

【雙扇門兒】<sup>302</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雙官誥】<sup>307</sup>一本。清陳二白撰。傳奇。

【雙官誥】<sup>4410</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雙官誥】<sup>4410</sup>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雙官誥封】<sup>4410</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本。【雙官誥鼓詞】<sup>4414</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會又堂石印

【雙江文集】<sup>311</sup>十四卷。明聶豹撰。是集乃其姪禮部

郎中靜所編。

【雙福神】<sup>312</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福壽】<sup>4</sup>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雙福壽】<sup>31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渠怨】<sup>310</sup>一本。元王實父撰。雜劇。樂府紀聞。大名

民家，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者。後三日，二尸相抱

出水濱，是年此陂荷花，無不並蒂。李冶賦雙渠怨詞

云云。此劇疑譜此事，然則渠當作渠。太和正音譜作

雙渠。忽似誤。都穆南濠詩話，引此正作雙渠。怨。

【雙漸記】<sup>321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溪雜記】<sup>3213</sup>明王瓊撰。是編其雜記見聞之作也。

【雙溪詩集】<sup>04</sup>清張又華撰。

雙

【雙溪詞】<sup>07</sup>一卷。清無錫顧奎光撰。有排印本。在顧雙溪集內。

【雙溪醉隱集】<sup>1</sup>八卷。元耶律鑄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鑄早從征伐。足蹟涉歷多西北極遠之區。故所逮塞外地理典故。頗為詳洽。有藏書志六卷。

【雙溪醉隱樂府】<sup>22</sup>十一冊。元耶律鑄撰。

【雙溪集】<sup>20</sup>二十七卷。宋王炎撰。按炎著作總名雙溪類稿。今已散佚。此集乃其中之一種。炎詩歌高雅。文章援引考證。尤有根柢。有明萬歷丙申刊本。清康熙中王氏刊本十二卷。

【雙溪集】<sup>1</sup>八卷。明杭淮撰。其詩格清體健。而不沿襲陳言。靜志居詩話稱其詩道鍊如繭絲。抽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持論亦屬允愜。有明刊本。其弟洵重刊本。

【雙溪倡和詩】<sup>26</sup>六卷。清德清徐倬撰。有康熙原刊本。

【雙溪草堂詩集】<sup>4</sup>一卷。附遊西山詩一卷。清王晉

徵撰。是集為晉徵所自定。有康熙原刊本。

【雙溪草堂詩鈔】<sup>8</sup>四卷。清屏南黃正紳撰。有民國排印本。

【雙溪草堂全集】<sup>8</sup>三十六卷。清婺源齊彥槐撰。附蕉窗詩鈔二十卷。同人酬贈集五卷。詞存一卷。聯存一卷。齊學裘撰。有道光齊氏刊本。

【雙溪全集】<sup>8</sup>五十七卷。清桐城張英撰。有康熙刊本。

【雙清閣詠稿】<sup>35</sup>清勵廷儀撰。

【雙清閣詩】<sup>04</sup>一卷。附詩餘一卷。清武進趙方蔭華撰。有石印本。在武進涉園彙刻閩秀四家詩內。

【雙清閣詩集】<sup>2</sup>八卷。清靜海勵廷儀撰。有原刊本。

【雙選蕉】<sup>36</sup>一本。明吳千頃撰。傳奇千頃字汪度。長洲人。

【雙祠堂】<sup>37</sup>九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雙十謠】<sup>400</sup>北平流行俗曲。

【雙雄記】<sup>401</sup>一本。明馮撰龍撰。傳奇。

【雙女賴飯】<sup>40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奇俠】<sup>4, 6</sup>一本。清高弈撰。傳奇。

【雙賣花】<sup>4, 5</sup>見賣花記條。

【雙賣華】<sup>4, 4, 5</sup>一本。元王擘撰。雜劇。擘字日華。杭州人。

陽維楨鐵崖文集優戲錄序：太史公為滑稽者作傳，取其談言微中。錢塘王晙集列代之優辭。有聞于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慨于中者乎。

【雙賣旦】<sup>4, 6</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索帽】<sup>4, 6</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梧山館文鈔】<sup>4, 1</sup>二十四卷。清新化鄧瑤撰。有咸

豐南村草堂刊本。

【雙婚配】<sup>4, 2</sup>見姑娘刺大烟條。

【雙落髮】<sup>4, 1, 1</sup>蘇州流行俗曲。(灘曲)石印本。

【雙花樓】<sup>4, 2, 1</sup>四川流行俗曲。裕盛堂蔣記木刻本。

【雙陰軒詩鈔】<sup>4, 2, 2, 1</sup>清乾隆間李華國撰。

【雙藤書屋詩集】<sup>4, 2, 2, 2</sup>清嘉慶間何道生撰。

【雙藤書屋集】<sup>2</sup>十四卷。清靈石何道生撰。附月波舫遺稿一卷。何照績撰。有道光重刊本。

【雙藏園集】<sup>4, 1, 2, 4</sup>不分卷。清海門丁有煜撰。有原刊本。

【雙孝記】<sup>4, 4</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雙樹生詩草】<sup>4, 3, 0</sup>一卷。清龍巖林鎬撰。有咸豐刊本，在春輝堂叢書內。

【雙樹軒詩稿】<sup>5</sup>清乾隆間儲麟趾撰。

【雙樹軒詩鈔】<sup>8</sup>一卷。清僧湛性撰。沿溯於士禎唐詩十選之中，故結體修潔，時有雋語。

【雙禁師】<sup>4, 4, 0, 1</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藥盤街】<sup>4, 4, 0, 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桂集】<sup>4, 3, 1</sup>六卷。明徐埴編。是集錄其祖環父允之詩。

【雙桂草堂詩鈔】<sup>4</sup>清光緒間朱紹亭撰。

【雙桂堂詩存】<sup>9</sup>清光緒間支清彥撰。

【雙桂堂稿】<sup>2, 0</sup>十卷。清臨川紀大奎撰。有嘉慶十三年刊本，在紀慎齋全集內。

【雙桂堂續編】<sup>2, 4</sup>十二卷。清臨川紀大奎撰。有嘉慶十三年刊本，在紀慎齋全集內。

【雙桂堂時文稿并附錄】<sup>6</sup>一卷。清臨川紀大奎撰。

雙

有嘉慶十三年刊本，在紀慎齋全集內。

【雙樓詩鈔】二卷。清高郵夏振采撰。有嘉慶刊本。

【雙烟緣】四卷。十二回小說。有改過軒刊本。題「

笑花主人編」首醒世主人題語。敷演沈鍊故事。八

回以下多猥褻語不倫不類。

【雙烟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槐歲鈔】十卷。明黃瑜撰。記洪武迄成化中事。

【雙聲】兩字同母，謂之雙聲。若依等韻字母三十

有六，取同紐者用之，絲毫不爽，此雙聲正格也。

【雙聲廣通格】截然分六大部，而取其最近者廣

通之，遇難於屬對時，因難見巧，可參用此法。至其不

甚逼近者，可不拘用對也。律詩如杜甫云：宮闕通韋

帝，乾坤到十洲。宮闕乾坤，雙聲廣通格之例也。蓋宮

闕乾坤之類，音不逼近，本非雙聲，廣通偶用之，至正

格則天然不逼近矣。古詩如杜甫云：紛披長松倒，揭

嶮怪石走，披一作扶亦通。蘇軾云：鬱攸火山烈，鬱沸

湯泉注。鬱沸廣通疊韻兼廣通雙聲是也。

【雙聲正格】律詩如駱賓王云：錦車朝促候，刁斗

夜傳呼。錦車刁斗，雙聲也。李嘉祐云：禪心超忍辱，梵

語問多羅。忍辱，雙聲也。多羅，疊韻也。韋應物云：別從

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問苦空。方法苦空，雙聲也。溫

庭筠云：金溝故事春常在，玉軸遺圖火半焚。金溝，雙

聲。玉軸，疊韻也。古詩如謝靈運云：懷抱觀古今，寢食

展戲謔。古今戲謔，雙聲也。謝朓云：玲瓏結綺錢，深沈

映朱網。玲瓏，雙聲。深沈，疊韻也。韋蟾云：暖日斜明蟬

竦，梁深煙散叢。叢鴛鴦瓦，蟬竦鴛鴦，雙聲也。元稹云：舞

榭軟傾基，尚存文窻窻。窻紗猶綠，軟傾，雙聲。窻窻，疊

韻也。絕句如杜甫云：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燕語太

丁甯。造次，雙聲。丁甯，疊韻也。律詩中聯雙聲疊韻

自宜相對。即律詩起結及絕句用對體者，便須用此

法。但起結及絕句，可對可不對，非若中聯之嚴也。古

詩之作對體者亦然，而古詩尤寬，大抵不單用耳。

【雙聲借用格】字可兩讀，即行借用，是為借用格。

疊韻亦然。如杜甫云：礪硯共充塞之塞字，春池好顏

色之色字，欲起慚筋力之力量字，人生會面難再得五



江水仙惜不得天邊老人歸不得之得字滿堂賓客皆歎息十年骨肉無消息之息字並與屋沃韻通叶舉此一端亦屬疊韻借用之證律詩如白居易云：孔窮緣底事顏天有何辜顏讀如延杜甫云：新松恨不高千尺，悉竹應須斬萬竿松讀思恭切是也古詩如韋應物云：窈窕雲雁合蒼茫河漢橫雁讀如宴杜甫云：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瑟讀如塞是也。807

【雙聲對變格】不用正對，皆變格也。所謂變者，或二句中，或四句中，參差多寡，其變不一，疊韻做此。蓋雙聲疊韻，杜甫尤為擅長，故此格引杜詩為例。律詩如杜甫云：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疏。臨老羈孤傷時會合，俱雙聲，此四用之例也。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鼓角欲夜，俱雙聲，緣邊川原，俱疊韻，此四用之變之例也。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傷心春深把臂，俱雙聲，此三用之例也。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負米葵外秋樹，俱雙聲，此三用之變之例也。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色侵酒樽，俱雙聲，此兩用之例也。潘陸

雙

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同調亦異，俱雙聲，此兩用之變之例也。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錦江春色，天地古今，俱雙聲，此四用之例也。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白馬金谷銅駝，雙聲，何意，疊韻，此四用之變之例也。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卻看妻子詩書，雙聲，此三用之例也。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無分從此，俱雙聲，此兩用之變之例也。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割據一羽，俱雙聲，此兩用之變之例也。古詩如杜甫云：義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羲和清秋，雙聲，白日少昊，疊韻，此四用之例也。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開口小心，雙聲，將相，疊韻，此三用之例也。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磊落霧浮，雙聲，蒼茫，疊韻，此三用之變之例也。破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破形，雙聲，堂隍，疊韻，壁色立積鐵，五字入聲，此兩用之例也。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菊今古車，俱雙聲，此兩用之變之例也。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石上水三字，同齒音，雙聲也。天邊煙，同韻，疊韻也。此連用三字之變之例也。但

覺高歌感鬼神，馬知饑死填溝壑。覺高歌感鬼，連用  
五字之變之例也。<sup>861</sup>

【雙聲疊韻】一本。雙聲疊韻，乃黃鐘宮及中呂宮  
曲調名，惟董西廂中用之，元人不用。金無名氏撰。雜  
劇院本。

【雙聲疊韻】雙聲疊韻，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  
有，沿及兩漢魏晉，莫不皆然。但爾時音韻之學  
未興，並無所謂雙聲疊韻名目，故散見而不必  
屬對也。自沈約創四聲切韻，有前浮聲後切響  
之說，於是始尚對偶，或各相對，或互相對，調高律  
諧。最稱精細。唐初律體盛行，而其法愈密。杜甫精  
於此道，神明變化，遂爲用雙聲疊韻之極則。宋代  
作家，不復留意，而舊法殆盡，幾成絕學。考其篇  
章，頗多闕合，此殆關乎天籟，非人力所可強也。

867

【雙聲疊韻學說】考覽載籍，關於雙聲疊韻之學  
說甚多，茲略舉數條如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經重悉異，妙達  
斯旨，始可言文。周春云：宮羽相變者，指母而言，即  
雙聲也。低昂互節者，指韻而言，即四聲也。若前有  
浮聲者，謂前有雙聲疊韻也。則後須切響者，謂下  
句必再有雙聲疊韻以配之也。一簡之內，音韻盡  
殊者，謂雙聲疊韻對偶變換也。兩句之中，輕重悉  
異者，謂平上去入四聲調諧也。後人不知轉造宜  
避雙聲疊韻之說。夫雙聲疊韻，乃天籟所必有，何  
可避哉。劉勰文心雕龍：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  
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  
則聲颺不還。並輓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  
寒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  
好詭，逐新趨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終在剛斷，左  
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如振玉，辭  
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媸，寄在吟詠，吟  
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  
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道，和體

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周云：飛者陽也，沈者陰也。雙聲隔字，而每句者，雙聲必連二字；若上下隔斷，即非正雙聲。疊韻雜句，而必啞者，疊韻亦必連二字；若雜於句中，即非正疊韻。雙疊得宜，斯陰陽調合。輓轅交往，逆鱗相比者，總指不單用也。迂其際會，謂陰陽不諧，雙疊不對，乃文字之吃，使成疾病矣。和者，即雙聲也；故曰：異音相從，韻者，即疊韻也；故曰：同聲相應。雙聲故曰難契，至難。疊韻故曰易遺，甚易。選和作韻，大綱不出乎此。蓋彥和精於音韻者，故其論如右。左礙尋右，末滯討前，可與休文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之說，互相發明。蓋既用一雙疊字樣，必再用一雙疊字樣以配之也。元注吃引韓非口吃，與此無涉。和引楊升菴東董是和東中是韻，此語極混，引之費解。楊萬里誠齋詩話：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勒格磔聲，上句雙聲，下句疊韻也。（今傳抄本，或作上句疊韻，下句雙聲，非。）

## 雙

獨待一年春，此頭雙聲句也。我出崎嶇嶺，君行磳礧山，此腹雙聲句也。野外風蕭索，雲裏日朦朧，此尾雙聲句也。（漁洋詩話曰：「今世所傳吟牕雜錄，最純繆可笑，如第一詩格曰：魏文帝撰而有雙聲疊韻迴文之類，豈建安之代，已先有沈約四聲及璿璣圖詩耶。」）周春云：此分頭腹尾，專指四韻八句者而言。朦朧乃疊韻，非雙聲。葛勝仲丹陽集（子立方韻語陽秋同）皮日休雜體詩序曰：詩云：螭螭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屬和。劉孝綽云：梁皇長康強，沈休文云：載戴每礙隸，自後用此體，作為小詩者多矣。如王融所謂圍蘅炫紅蘂，湖苻畢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樞溢豔陽，皆做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涼，主去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羊戎，魏收崔巖輩，戲謔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考焉。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何者為雙聲，何

者為疊韻？答曰：懸瓠為雙聲，礮礮為疊韻。其捷速如此。一。周春云：懸瓠，礮礮，並地名，乃當時北魏戍守爭戰之所。元謨邊將，正當其地，故以此答之。而時人服其捷速也。懸瓠一作玄護。一。南史：羊元保傳：子戎，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一。金樓子：「戎處分曰：官教前牀可開八尺。江夏曰：開牀小狹。戎復唱曰云云。」王笑曰：卿豈唯雙聲，乃辨士也。文帝好與元保恭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一金樓子作極字誤。一。佳光景，當得劇棋。北史：魏收傳：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答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顛狗頰，頭圓鼻平，飯房筍籠，看孔嘲珂。其辨捷不拘若是。一。北齊書同。○看一作著非。一。洛陽伽藍記：冠軍將軍郭文遠，堂宇園林，匹於邦君。時隴西李元謙樂雙聲語。常經文遠宅前過，見其門閤華美，乃曰：是誰第宅？遇佳婢，春風出，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一作此非）婢雙聲。春風曰：猶奴慢罵。元

謙服婢之能。於是京邑翕然傳之。詩話：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朽柳，命朝士並作。劉孝綽曰：梁皇長康強，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云：載載每礙，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暉。故事曰：瞽蘇姑枯盧，吳均沉思良久，竟無所言。高帝愀然不樂，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一。周春云：前所引較略。一。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全篇雙聲疊韻者。周春云：東坡經字韻詩，乃全篇雙聲，何得牽涉疊韻。若全篇雙聲，全篇疊韻，兩體當分別引之。如松陵集唱和體之類，方合。觀此，知嚴氏於雙聲疊韻，全無所解也。魏慶之詩人玉屑：唐上官儀云：詩有六對，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彷徨放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遙延一介心是也。一本李淑詩苑。一。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古今詩體不一，晉宋以降，又有回文翻覆，寓憂思報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皮日休云：疎杉低通灘，此雙聲也。陸龜蒙云：膚愉吳都妹

此疊韻也。867

【雙聲同音通用格】隔標雙聲，其通用不待言矣。（隔標不甚逼近，亦間有不對者）外此如疑嫌澄床知照徹穿禪日之類，雖屬各母，而音實逼近，亦可通用，然須取最逼近者用之，倘神理稍遠，仍不得通也。□凡唇音字，核其細則易混，舉其粗則易辨，一讀而即知其音之屬唇矣。故輕重各自相通，非他母可比，其偶有不對者，因不甚逼近故也。凡輕重各相通者，屬此格。輕重互相通者，屬廣通格。□律詩如孟浩然云：石潭窺洞微，沙岸歷紆餘。洞微雙聲同音通用之例也。水乘舟楫去，親望老萊歸。老萊雙聲同音通用之例也。劉禹錫云：紫綰回謝女題詩筆，點綴陶公漉酒中。紫回點綴，雙聲同音通用之例也。古詩如謝靈運云：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稠疊，雙聲同音通用之例也。韓愈云：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騰擲，雙聲同音通用之例也。867

【雙奶媽醉籠船】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雙報應】二本。清慈永仁撰。傳奇。有民國十七年

雙

影印本。在奢摩他室曲叢初集內。

【雙桐山房詩鈔】二卷。清永嘉陳鳳圖撰。有光緒十一年退補齋刊本。在永嘉十孝廉詩鈔內。

【雙桐書屋詩賸】七卷。清延川李應萃撰。有民國十五年刊本。

【雙桐書屋賸稿】清李光謙撰。

【雙松晚翠樓詩】清莊令與撰。

【雙螭壁】一本。明鄒玉卿撰。傳奇。

【雙忠廟】一本。清周樺廉撰。傳奇。樺廉字冰持。華亭人。

【雙忠記】此書未見。小說。據小說小話引云：以張順張貴為主人翁。雖寥寥短簡，尚能傳二張之忠勇。

【雙忠記】一本。明姚茂撰。傳奇。

【雙忠傳】清梁章鉅浪跡續談卷六：「雙忠傳行張巡許遠故事者。大率依附唐書言張巡守睢陽括城中老幼，凡食三萬口，又殺愛妾饗士。許遠亦有殺

奴哺卒事。」小說考證卷九據錄。疑即雙忠記傳奇。

【雙忠孝】一本。明劉藍生撰。傳奇。字里未詳。

【雙妻傳】見丢姑爺條。

【雙串侏侏調】即照花臺。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

社木刻本。

【雙排軍】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打梨花院】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打毯】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虬判】一本。清盛際時撰。傳奇。際時。字昌期。吳

縣人。新傳奇品。盛際時之詞，知珍奇羅列。時發精光。

【雙搭手】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探紙鬘】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拍道人歡】一本。雙一作打。宋無名氏撰。雜劇

院本。

【雙揭榜】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捉】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捉婿】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提屍冤推汴河冤】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雙擱哮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投河】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兩宜社石

印本。

【雙搖會】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雙蝴蝶】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旦降黃龍】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國丈】即慈雲走國。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

新堂鉛印本。

【雙園子】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羅羅啄木兒】一本。啄木兒曲調名。宋無名氏

撰。雜劇院本。

【雙別窰】山東流行俗劇（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雙哮新水】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哮採蓮】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防送】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雁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厥送】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厥投拜】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鬪醫】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鬪醫】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雙鳳魁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印本。

【雙鳳奇緣】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雙鳳奇緣】（與前種略異）上海流行俗曲。槐蔭山房石印本。

山房石印本。

【雙鳳朝陽】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雙卿記】一本。明葉憲祖撰。傳奇。

【雙賢傳】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雙賢圖】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雙金環】一本。宋無名氏撰。傳奇。

【雙金榜】一本。明阮大鍼撰。傳奇。

【雙金榜】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雙翦髮】二本。揚州流行俗曲。（東調）文苑堂木刻本。

刻本。

【雙美緣】四川流行俗曲。淩記木刻本。

【雙美奇緣】明代底人情小說。一名玉嬌梨。全二十回。作者不明。大約是明末人所作。內容明正統間

太常卿白玄為女紅玉求佳婿，然很不易尋到。有名

叫蘇友白的一青年以偶然的機會遇到白玄，大為白玄所賞識。結果友白娶了玄之女紅玉與玄之姪盧夢梨二人為妻。其間有友竊白之詩以黃緣白玄的人，有詐稱友白以求婚於紅玉的人，事件貫串很有趣的。 1247

【雙美奇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雙合歡】一本。明茅僧曇撰。雜劇。

【雙合印】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雙養娘】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釘案】一本。原名鈞金龜。清唐英撰。傳奇。

【雙鏢記鼓詞】六本。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雙錘記】一本。清李漁撰。傳奇。

【雙針記】見白大人私訪條。

【雙釵記】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文堂木刻本。

【雙鋼秦瓊】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雙鋒劍】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雙鈴記】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雙竹山房合刻詩】五卷。清永康胡鳳丹撰。有光

緒十年胡氏退補齋刊本。

【雙節孝】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

【雙節堂贈言集錄】二十八卷。附錄一卷。清蕭山

汪輝祖撰。有乾隆刊本。

【雙簧】北平流行俗曲（雙簧）。

【雙簧第一本】北平流行俗曲。瑞文書局鉛印本。

【雙簧第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瑞文書局鉛印本。

【雙簧第三本】北平流行俗曲。瑞文書局鉛印本。

【雙簧第四本】北平流行俗曲。瑞文書局鉛印本。

【雙鎖山】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雙鎖山】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雙鎖山】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雙鎖山】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雙鎖山上劉金定】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雙鎖櫃】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雙判孤】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快】一本。快一作抉。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雙鶯傳】一本。清袁于令撰。雜劇。于令原名韞玉，字令昭，號籀庵，吳縣人。官荊州府知府。有威明雜劇本。

【雙海花】傳本只二十回。初載於小說林雜誌，目錄已定，凡六十回。截至二十五回時，忽中輟。傳本署

「愛自由者發起，東亞病夫編述。」愛自由者為金

松岑，東亞病夫為常熱人曾樸。初二回為金松岑所

作，後以事繁，乃讓曾樸續接。二十回本出世後，有陸

士諤依作者所定回目為之續完，但為作者否認。七

年前，曾樸又發憤續成全書，又續成數十回，且將前

二十四回亦大加修改，后忽又中輟。當時曾有金松岑

亦將由二回起續作之說，但至今消息亦沉寂。曾樸

一一八七一——）字孟樸，號籀齋，清舉人。曾與其

子虛白設書肆於上海，編真善美雜誌。父子都專心

於譯著。金松岑即吳江金天翹（或作天羽）或以

為字鶴望，則未知其確否。全書敘清季三十年遺聞

軼事，故人物均隱約可指，主人翁為名妓賽金花，中

間記庚子時事特詳，寫達官名士模樣，亦淋漓盡致。



筆鋒不下於官場現形記。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別題清末的諷刺小說為諷責小說。為什麼叫諷責小說呢？他說：「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井及風俗，雖命意在於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遠矣，故別謂之諷責小說。」<sup>2041<sub>4</sub></sup>

【雞】北平流行俗曲（小岔）<sup>2041<sub>4</sub></sup>

【雞聲茅店月】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雞春石冤情】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雞跖賦】三十卷。清張維城撰。有道光祭花吟館刊本。

【雞鳴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雞肋集】七十卷。宋晁補之撰。此集為其弟謙之所編，補之古文波瀾放闊，與蘇氏父子相馳驟，諸體詩皆風骨高騫，可與張秦並駕。有明崇禎乙亥吳郡顧氏刊本，又明刊本，許氏有吳尺鳧校明刊本，莫邵亭有張氏藏舊鈔本，題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宋紹興

雞 雜 航 禹

七年從弟謙之刊於建陽，明時瘦閣刊本。

【雞肋集】一卷。宋何希之撰。此本編次殊為無法，文格亦多平行，蓋闕帙之餘，其菁華已不復存矣。

【雞肋編】<sup>23</sup>三卷。宋莊季裕撰。是書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為主，至其以龍城錄為非王銍所作，反據以駁全華圖經之類，殊失考證。有四庫依抄本，曾慥類說不足本，說郭不足本，琳琅秘室一卷本，元抄一卷本。

【雞嫩】<sup>2041<sub>4</sub></sup>的姐兒十五。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航海吟草】清和碩醇親王撰。

【航陽山居詩集】不分卷。清蕭山施柳泉撰。

【禹王廟霸王舉鼎】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禹王鼎】<sup>2042<sub>7</sub></sup>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禹門集】<sup>777</sup>四卷。清郭振選撰。詩頗率易。

【禹與夏文學】<sup>778</sup>論古史而至於夏，亦古今之一大界也。蓋禹以前，我族文明雖已略見曙光，而關係民族社會之諸大問題，尚多懸而未決；禹以後，則凡人民之生計，種族之界限，與夫國家之政制等，大抵

漸次確定。今總其功烈政教之卓然超越前古及異乎唐虞者，約有三事：一曰洪水之患至禹而始平也。——東西民族之言古史者，皆有洪水之傳說，此殆非訛言也。其在我國，則淮南子覽冥訓云：「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頽民，鸞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高誘注：水精也。）——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補天立極，事近神話，然所述洪水之時，兼有鳥獸之害，與孟子同。若然，則洪水之患不自堯時始。又魯語稱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氏棄此道也，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禍亂並興，共工用滅，而淮南本經訓亦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竹書紀年又載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按共工非一，此蓋別一共工。——蓋共工氏本古伯者，其子孫世為水土之官，——並見祭法魯語及高誘韋昭等注。——故諸書咸有共工治水之事也。然則洪水實自古有之。觀虞書屢言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其水之大，可想見矣。及共工治水無功，堯復命鯀治之。九載弗我，——竹書「堯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與書傳合。——堯殛之羽山，命禹世其官以繼其事。禹既纂前緒，於是乘四載，隨山刊木，躬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之川，疏九河，濬濟澤，決汝漢，排淮泗，或導之江，或注之海。當是時，禹十三年於外。——孟子作八年，呂覽吳越春秋並作七年，今從禹貢及史記。——三過其門而不入，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娶於塗山，辛壬癸甲，閏啓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度土工。然後九州之人始得平土而居。播種而食也。——禹治水事，自虞夏書外，若孟子滕文公上下篇，莊子天下篇，尸子君道篇，愛類篇，及淮南子本經訓等說略同。——孔子稱其盡力乎溝洫，孟子稱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嗚呼！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此其功烈之在吾民族者，豈不上並軒轅下越堯舜也哉！——二曰異族之亂至禹而始定也。——蠻夷猾夏，史不絕書，自古已然，於今為甚。吁！可慨也，亦可懼也！溯自蚩尤之亂，幾覆我族，黃帝起而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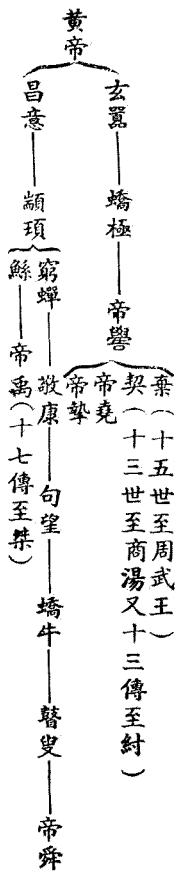
其勢一挫。外患稍紓。然是時華夷雜處，異族非一。故在少昊顛頊之世，則有九黎之亂；（見楚語及史記歷書。）至堯時則有三苗之亂，所謂服九黎之德者也。惟九黎至高陽而救平，三苗迄唐虞而愈熾。實爲蚩尤以後我族第二期外患之一勍敵也。故周書呂刑於蚩尤暴亂之後，即詳敘三苗肆虐之事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椓、鯨，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與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成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此云皇帝，「皇」一作「君」。說詳阮氏校勘記。一即謂帝堯。呂氏春秋召類篇所謂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是其事也。大抵斯時苗民勢盛，堯雖過之而未服，故至舜時剿撫兼施，遂又有三危之窟，與分北三苗之事。（並見今書舜典。）益稷述禹之言曰：「苗頑弗即工。」呂覽召類篇亦謂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是其證也。願以苗之頑強，實遠過於蚩

尤。是以時服時叛，至於禹乃大張撻伐，久而後平之。墨子兼愛下篇引禹征有苗之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率。」按四字孫仲容以爲「羣封邦君」之誤。一以征有苗。按此即晚出古文大禹謨所本。一戰國策魏策亦述吳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而禹放逐之。」史記吳起傳則謂禹滅之，其後無聞焉。一舜干羽格苗，據韓非子五蠹篇，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及韓詩外傳等，並禹未伐時事，偽古文失其序。一今按禹貢言「三危既宅，三苗丕斂。」而呂刑又言「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則禹之平苗，雖或恩威並用，而苗之亂至禹而始定，固彰彰明驗也。一吾師陳四改先生上古史謂三苗乃三族之苗裔。虞夏書所謂三苗，非禹所征者，考證精覈。然竊謂當時窟三危之苗，與居洞庭衡山之苗，原爲一族，特屢經剿窟，遂散居於四方耳。一

三曰傳子之局至禹而始開也。一堯舜禪讓儒者

巫稱之。第考之大戴記帝系篇，則五帝皆出於一族，傳授本自其一家，似禪讓之說有可疑者。按帝系云：「黃帝產元囂，元囂產嬌極，嬌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

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嬌牛，嬌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顓頊產絳，絳產文命，是為禹。」史記五帝紀即依此說。今列表以明之。



據此，則堯禹為兄弟之親，而舜又其玄孫也。親親相授，實開世及之端矣。故梁玉繩力辨之，其說略曰：「史謂顓頊為黃帝孫，嚳為黃帝曾孫，舜為黃帝九世孫。堯，禹，契，稷並為黃帝玄孫。是黃帝者，五帝三王之太祖也。此與兵法神仙藝術家託附軒轅何異？堯與禹為同高祖兄弟，近舍稷契而遙授於玄孫之舜，相及自其一家，安得謂以天下予人？玄囂昌意皆黃帝之子，玄囂三傳生堯，昌意七傳生舜，豈玄囂之後皆長年，昌意之後多不永，乃顓頊至舜，歷年甚久，而絳

禹遂仕盡四朝。何如此其壽？堯舜在位幾百五十年，然後傳禹，禹之生又何如此之晚？舜崩而上傳其四世祖，亦一家人，何乃與堯之禪舜並曰與賢契十三傳為湯，稷十三傳為王季，則湯與王季為兄弟矣。而禹十七傳至桀，湯三十傳至紂，二代凡千餘年，而稷至武王，纔十五傳，歷盡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凡此皆不足據。」（見史記志疑。○按羅氏路史金氏通鑑前編及馬氏繹史先已辨之，或

雖同族，而其大位之授受則由一族中選舉，若今野蠻部落之公推酋長然。擇其有權能者立之，初不必以私其子也。至禹始以治水之殊勳爲民所愛戴，故其子遂有天下，而舊制以廢。後人因疑其德衰，而孟子則謂天與子則與子也。是故開我國數千年君主世及子端者禹也，亦勢爲之也。□禹之治水也，悉山川水陸之程，定九州貢賦之等，以我族建國以來粗立稅則之始，前此則未聞也。水土既平，舜舉爲嗣，十七年舜崩，禹即位，都平陽，姓姁氏。十年東巡狩，崩於會稽。欲禪益而民弗從，子啓立。啓崩，子太康立，無道爲后羿所篡。中更仲康帝相兩世，有浞澆之亂，夏統中絕，至少康而中興。又八傳，至帝孔甲，又八傳而至帝履癸，是爲桀。爲湯所滅。凡十七帝，四百餘年而亡。

□有夏一代之史蹟，今雖不能詳，然尚書而外，左傳楚辭及諸子書多道之。又據箕子之言，「洪範」亦禹所傳。孔子欲觀夏道，惜其文獻不足，而猶得夏時（說者謂其書存者，今有夏小正）近儒畢氏孫氏又謂墨學出於禹，則夏之政教學術可覘一斑。然禹

之偉烈，尤在能平洪水，勤民事，故其遺文往往與此有關。今次第論述之如下。□（一）呂氏春秋音初篇稱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按禹娶塗山之事，本見於今書益稷，而屈子天問述之。左傳亦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見哀七年傳）故吳越春秋無余外傳演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制度，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九尾白狐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攸攸。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此則行。——明矣哉！按琴操小異，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惟呂覽所記候人之歌，其辭不盡傳，蓋逸篇也。若吳越春秋之塗山歌，則疑出後人附會，不足信爾。□（二）逸周書文傳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引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

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又引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禍至無日矣。」（按今本無「國無兼年之食」三句。夏箴為夏禹之箴戒書，開望疑為夏箴之篇名。）按御覽三十五引此又作夏歸藏文。墨子七患篇亦引周書云：「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與文傳所引一箴略同。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所謂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者是也。墨子又引禹筭籙銘云：「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鞞。」淮南汜論訓作禹號，故文心雕龍銘箴篇曰：「商夏三箴，餘句頗存。」（三）周書大聚解周公引禹之禁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且以井農力，執成三女之功。」而周語又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一「時

儆」曰：「收而場功，待而卷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疑亦禹之教令。則夏初之禁令猶有存者。□（四）左氏文七年晉晉御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使勿壞。」按「九歌」者，謂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所引夏書新書也。即東晉古文大禹謨所本。左傳雖未明言禹事，然觀諸書所記禹之箴戒禁令，皆不外勤民之事，則用休用威，勸之以「九歌」云云，固非禹莫屬矣。又墨子非命下篇引禹之總德曰：「允不著」（「著」蓋「若」之誤）惟天民而不保，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說者以「總德」為逸書篇名，則夏禹之遺文多矣。（墨子引禹誓已見前。）

□（五）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雖本知何時之諺，然固疑禹平水土之後，巡狩四方，布惠百姓，民嘉其德而歌之也。□以上所引，並

與禹之治水勤政有關。漢志「雜家」有大命（古禹字。或謂即說文之命字）三十七篇。或疑皆其書之佚文也。至若禹貢一篇疏記山川地理，爲禹治水之最古最確之史蹟，要出夏史追錄，非禹自記。山海經列載四荒八表山川異物，或以爲益作者。（劉子驥王充趙曄諸家說）蓋亦附之治水之事。蓋先秦之書，而又爲秦漢間人所附益者，（其中屢稱禹以後事，如啓及王亥等，又多出後世郡國地名）前人辨之甚明。又吳越春秋稱禹於登宛委山，發金簡玉字之書，得通水之理。而荊州記遂杜撰其文曰：「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述異記又稱空同山有禹碣，而衡山記亦謂禹通水導瀆，刻石書之名。山唐人詩多傳其事。明楊慎竟得其七十七字，所謂岫嶽山禹碑也。輿地志又言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中有禹篆。有好事者縫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辨其六字。琴操且有禹作襄陵操一首。若斯之類，正史公所謂余不敢言之也。啓既嗣位，諸侯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之野，作甘誓，詞見夏書而

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與書序不合。今按莊子人間世，呂覽召類篇，及說苑正理篇並有禹攻有扈之言，孫淵如以爲古文書說，書序謂啓作者，以在禹貢之後，梁曜北則謂墨子之誤，孫仲容又主調停之說，謂疑禹啓皆有伐扈之事，故古書或以甘誓爲禹誓，然啓伐有扈，事見竹書，又見呂覽先己篇，（舊本「夏后伯啓」誤作「夏后相」）似仍當從書序也。（史記亦同）此篇與禹伐有苗之誓同爲誓帥之詞，亦誓文之最古者。又按墨子耕柱篇稱夏后開（漢人避諱，改「啓」爲「開」）使蜚廉析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雉乙（孫仲容謂「翁難」二字乃「益都」之譌，又此及下二「乙」字又「己」之譌，「己」與「以」同）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虛，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又山海經郭璞注引歸藏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

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是又繇辭之最古者。至離騷天問，屢言啓有九辯，九歌之樂，其辭不傳。山海經大荒西經稱夏后開上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郭注亦引啓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為九歌。」又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即謂此也。顧其說荒誕不可信。至「辯」與「歌」楚辭並用為篇題，其為古樂無疑。「辯」之名則大招有「伏羲駕辯」。「九歌」之名似又與「六府」「三事」有關也。自啓以後，夏之文學多無可考。其在夏書則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見書序及史記）然今所傳者為偽古文。（其文雜見周語、晉語，成十六年、哀六年左傳引。）仲康之時，羲和酒淫，廢時亂日，胤受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胤征。（亦見書序及史記。）其文今逸，今所有者亦晚出偽書。呂覽音初篇稱夏后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其歌辭亦不傳。惟夏之末世有筮辭及歌數首錄之如後：歸藏：桀筮伐有唐，格於夔，或曰

「不吉。」其詞曰：「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韓詩外傳二：昔者桀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毫！」毫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樂兮！」按外傳載夏羣臣歌辭，新序刺奢篇微異。而尚書大傳殷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於簿，簿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與此不同，蓋傳聞之異。

【禹會塗山記】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禹會塗山記，點竄古書，頗見賅博，唯天戰防風氏一段未脫俗套，聞此書係某名士與座客賭勝，窮一日夜之力所成，不知是原本否？

【觴廬文存】四卷。清張壽榮撰。有刻本。

【天桃紈扇】一本。明葉憲祖撰。雜劇。有盛明雜劇

小。



【奚賈】<sup>20430</sup>富春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奚夔】<sup>20432</sup>（一作夔）倅然，號秋崖，宋——一二四七頃人。工詞，以壽賈似道齊天樂一詞著名。其詞傳誦當世，今載癸辛雜識，又絕妙好詞中也。錄他的詞二首。

【奚囊書】<sup>5</sup>十八卷。明張瀚撰。集中酬贈牽率，什居六七，雖平正無瑕，而殊少醞釀。

【奚囊寸錦】<sup>4033</sup>三卷。清歙縣張潮撰。有乾隆清遠閣刊本。

【奚岡】<sup>7</sup>鐵生，號蒙泉外史，清——一七一六至一八零九錢塘人。享年五十八。他對於詩書畫可說是三絕，天分學力悉異常流。九歲作隸書，及長，巧行草篆，刻於畫亦精心刻苦，力極前人之山水，從元四大家上溯董巨，下及思翁、烟客、廉州、麓臺諸人，萃其逸韻自成一格。竹石花卉亦超雋，很得元人之法。少時既為杭董浦、吳西林等所賞識，四十後其名益噪四方，以書幣求畫的陸續不絕，商船之攜至海外者皆懸金購之。他為人豪邁不羈，尤素於酒，同席不好的人

奚 爰

偶有避席者，則怒而叫喚不休，至目為酒狂。晚年家難相踵，其家亦遭火燬，其畫中有「丙後之作」四字小印的皆是火後所作。既又遭母喪，除服時惜以憂鬱而卒。汪稼門任浙藩時，徵為孝廉方正，辭不就。阮芸臺、秦小硯乎想一度識其人，用種種的手腕，然終不往，其天性孤僻如此。晚歲甚窮困，其感懷一律云：「一尊甯復寄吾真，書畫綸亡感故人。」（自注謂小松蘭士）易散烟雲輕過眼，難拋筆硯苦勞神，瀟瀟涼雨秋堂竹，寂寂生涯病榻塵，若箇江湖解閒意，願從箕笠問前津。」讀者皆注。所著冬花菴燼餘稿為湯點山集資刊行於世。吳毅人說：「鐵生為人嶽奇磊落，一世無特發之所，故往往以畫洩其奇，以詩窮其趣。其酒酣潑墨，披弄烟雲，巖壑峻深，大細含入，其位置既成，吟毫斯屬，神妙之處，能使有聲之畫而與無聲之詩並傳，故鐵生之詩題畫尤工。」其集中有題畫百首，別為一卷，洵多佳作。他與蘭士（方薰）小松（黃易）交契最深。〔2044〕

【爰園詞話】一卷。清江甯俞彥撰。有大東書局石

印本。在詞話叢鈔內。

20500 【手拉手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555 【手扶欄杆】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6 【手扶欄杆嘆十聲】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手扶欄杆嘆十聲】見嘆十聲條。

8 【手拿荷包長嘆氣】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手拿著打棗竿】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9 【手卷記】一本。元吳弘道撰。雜劇。弘道字仁卿，號

克齋，先生歷任府判。太和正音譜曰：吳仁卿之詞。如

碧山明月。

20507 【爭玉板八仙過滄海】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爭報恩三虎下山】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

曲選本。

50 【爭夫】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55 【爭曲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六么即

綠腰，宋史樂志教坊十八調中中呂調南呂調仙呂

調均有綠腰曲。

9 【爭燈】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20603 【吞松閣集】清乾隆間鄭虎文撰。

20604 【舌戰羣儒】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舌戰羣儒】北平流行俗曲。(快書)

【舌戰羣儒】(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快

書)鉛印本。

8 【舌智】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20604 【看天河】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

鉛印本。

107 【看雲山房詩草】清折遇蘭撰。

14 【看破紅塵】北平流行俗曲。

4 【看破紅塵】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7 【看破世間】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2 【看山閣樂府二種】四卷。題清峯泖蕉窗居士撰。

有乾隆原刊本。

【看郎】<sup>3</sup>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看郎小調】<sup>9</sup>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看花雜詠】<sup>4</sup>清歸莊撰。

【看馬胡孫】<sup>7</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看錢奴買冤家債主】<sup>8</sup>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在

元曲選癸集上。敘周榮祖率其妻子上京應舉，盡藏其家財於牆壁中。本城有窮漢賈仁，為人極慳吝，嘗對東嶽神怨己之窮困，神於是使之掘得榮祖所藏財物，暴發鉅金，享富二十年，而仍慳吝如故，卒為一守財奴。先是榮祖科名落第，歸又失其所藏，貧不能堪，乃鬻其子長壽於賈仁，仁既病沒，壽亦尋得其父，母一家復行團圓。

【看燈胡渭州】<sup>20609</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香亭詩稿】<sup>07</sup>六卷。清光州吳玉綸撰。有乾隆刊本。

【香詞百選】<sup>07</sup>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嘉慶刊本。

在天香全集內。

【香雪亭詩集】<sup>101</sup>清嘉慶間胡翹霜撰。

【香雪齋詩鈔】<sup>0022</sup>清同治間嚴鈞撰。

【香雪齋樂事】<sup>2</sup>清歙縣江之蘭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香雪文鈔】<sup>004</sup>十二卷。清歙縣曹學詩撰。有鈔配乾隆原刊本。

【香雪詞鈔】<sup>07</sup>二卷。清王策撰。太倉諸王，皆工詞翰，漢舒尤為傑出，惜其享年不永，未盡所長，其筆分固甚高也。作詞貴在悲鬱中見忠厚，若悲怨而效烈，則其人非窮則夭。漢舒念奴嬌秋思一首，頗有哀颯氣象，如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又云：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擱，皆悲慘語耳。卒至早夭，言為心聲，便成詞識矣。

【香雪山莊詩集】<sup>2</sup>清吳文炳撰。

【香石詩話】<sup>106</sup>四卷。清香山黃培芳撰。有嘉慶刊本，在黃氏家集內。

【香柴扇】<sup>21</sup>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鉛印本。

【香岩詩存】<sup>226</sup>清嘉慶間張培撰。

【香山詩鈔】<sup>227</sup>二十卷。清楊大鶴編。是編選白氏長慶集錄十之三四。

【香山集】十六卷。宋喻良能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僅有詩而無文，集中多與楊萬里酬唱之作，其詩格亦約略與之相似。

【香山草堂課餘錄】清某撰，有道光刊本。

【香供養】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香案集】一卷。清天門蔣立鏞撰。有同治重刊本。

【香溪仙吏遺集】清雍正間殷再廵撰。

【香溪集】二十二卷。宋范浚撰。是集爲其門人高

梅所編，集中進策五卷多究心世務之作，其論詩戒穿鑿，似爲鄭樵而言。說易鄙象數家，似斥陳搏之學。有近時刊本，无刊本。元至順中裔孫元璋刊本，明蘭溪令唐韻重刊本，金華叢書本。

【香滿籬東】北平流行俗曲。

【香清集】一卷，紺寒集一卷，青銷樂府一卷，初禪詩語一卷，旗亭夢嚙一卷，清王時翔撰。小山自跋云：

詞至南宋，始稱極盛，誠屬創見，然篤而論之，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公，往往高拔南宋之下。余年十五，愛歐文忠晏小山秦淮海

之作，摹其豔製，得二百餘首，年來與里中毛博士鶴汀顧孝廉玉偉舉詞社，二君皆仿南宋，余亦強效之，弗能工也。

【香禪紀遊草】四卷。清長洲潘鍾璣撰。有原刊本。

【香禪精舍集】清光緒間潘鍾璣撰。

【香祖樓】二卷。清鉛山蔣士銓撰。傳奇。有紅雪樓刊本，巾箱本，通行本，均在清容外集內，通行本附四

絃秋後。

【香海棠館詞話】一卷。清臨桂况周頤撰。有民國刊本。在蕙風叢書內。

【香消酒醒詞】一卷。附曲一卷。清仁和趙慶熹撰。有

許氏碧聲吟館重刊本。咸豐活字本，在十家詞彙內。

【香消酒醒曲】一卷。清仁和趙慶熹撰。有許氏碧

聲吟館重刊本。附香消酒醒詞後，中華書局排印本，在散曲叢刊內。

【香南雪北廬詩】一卷，附詞一卷。清仁和吳藻撰。

有評花仙館排印本。

【香南雪北詞】一卷。清仁和吳藻撰。有咸豐排印

本，在十家詞彙內，評花仙館排印本，附香南雲北詞詞後，同治刊本，在如不及齋彙鈔內，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香南居士集】清道光間覺羅崇恩撰。

【香奩文學】中國韻文家，喜以「婦女」「閨情」為詩文材料；三百篇詩，詠婦女者，居十之二三；厥後楚之詩人，亦喜為「美人」「香草」之句；或有所寓託；或以之比興；韻文家沿為習尚，香奩之詩，遂成為中國文學中極濃厚之色彩。<sup>123</sup>

【香奩集】參看香奩體條。

【香奩四友傳】二卷，明陸奎章撰。蓋仿韓愈毛穎傳而作，詞意儂薄，了無可取。

【香奩體】所謂「香奩」云者，蓋指謂以綺縵豔靡之辭，描寫閨閣燕昵，男女私情的詩歌之謂。像這類的詩，前此如國風及漢魏六朝以來的許多篇什之中，皆往往有相類似的作物，不過沒有像韓偓一樣，用全力注意在這一方面罷了。韓偓的詩，豔麗而不猥褻，雖然也曾遭過沈德潛的攻擊，（見唐詩

香

別裁，但實已深得讀者的同情。以故晚唐諸作，大都度置，惟香奩集獨為舉世傳誦不止也。但尤袤以為香奩集本是和凝所作，並非偓書；他說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惟其豔麗，故貴後嫁其名於偓。凝平生著述，分為演論游藝孝弟疑獄香奩羸金六集，其自為游集序云：「予有香奩羸金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于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全唐詩話）但謝死量以為和凝的別名「香籛集」並不是香奩集。所以這部流傳的書祇是韓偓的，並非和凝所有。不過集中采入時人的作品很多，或者除王融諸人的和作以外，更有凝詩雜入其中，亦所不免耳。總之韓偓和凝，還有個王融，都是提倡「香奩詩」的作者。和凝的香籛集雖已不傳，但我們還可在那百首宮詞之中窺其端倪的。<sup>206</sup>

【香域內外集】十二卷，清釋敏膺撰。外集詩文凡七卷，內集五卷，皆語錄偈語。<sup>431</sup>

【香叢記】一本，明金懷玉撰。傳奇。<sup>432</sup>

【香夢詞】<sup>4 4 2</sup>二卷。清陳榮杰撰。柯南陔云：無波詞能掃除靡曼之音，特標清新之意。黃崖堂云：無波詞風流自賞，不輒出以示世，獨以余為知音，其一種清虛婉約之致，全以情勝。

【香蓮怕全傳】<sup>4 4 3 0</sup>八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香蓮閣宮】<sup>7</sup>四川流行俗曲。雙發堂木刻本。

【香蘇山館詩文集】<sup>4 1 3 0</sup>清東鄉吳嵩梁撰。有原刊本，在香港蘇山館全集內。

【香蘇山館詩鈔】<sup>8</sup>三十卷。清東鄉吳嵩梁撰。有原刊本，又一本三十六卷，有三益文社重刊本。

【香蘇山館詞】<sup>0 7</sup>一卷。清東鄉吳嵩梁撰。有原刊本，在香港蘇山館全集內。

【香蘇草堂圖詠】<sup>4</sup>一卷。清東鄉吳嵩梁撰。有原刊本，在香港蘇齋全集內。

【香草亭詩】<sup>4 4</sup>清王鍾岳撰。

【香草齋詞】<sup>0 0 2 2</sup>一卷。清長洲宋翔鳳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雲自在龕叢書四集內。

【香草詞】<sup>0 7</sup>一卷。清吳雯炯撰。厲樊榭云：笙室世寡諧，含情有託，香草詞卷，小令尤工，莫道風敲竹，是儂來，非手提金縷之冶思乎？孤月也，應無可遣，各分愁一段，非踏楊花之鬼語乎？南唐北宋，殆兼之勝。陳王儿云：笙山香草一編，薰心染臆於姜張吳史之間，故儂而不迷，豔而能清。

【香草溪詞】<sup>3</sup>清沈蓮生撰。屈韜園云：遠亭詞屏絕穠纖，獨抒清雋。黃韻甫云：遠亭詞旨幽微，宜於秋燈疏雨時誦之。

【香草樓詩集】<sup>4</sup>清咸豐間祝森之撰。

【香草吟】<sup>6</sup>二本。清錢塘李漁撰。有原刊本，在曲波園傳奇內。

【香草居集】<sup>7</sup>十卷。清李符撰。其學頗有淵源，詩則詞意清婉，似源出於范成大。

【香草堂詩略】<sup>9</sup>清嘉慶間陳廷桂撰。

【香草堂詩鈔】<sup>8</sup>五卷。清武進胡香吳撰。有康熙原刊本，在毗陵六逸詩鈔內。

【香樹齋文集】<sup>4 3 0 0</sup>二十八卷，續鈔五卷。清錢陳羣撰。

有同治九年唐氏補刊本。

【香樹齋詩文集】<sup>04</sup>七十一卷。清嘉興錢陳羣撰。有乾隆原刊本。又一本，八十七卷，有乾隆原刊本。又一本，二十八卷，有乾隆原刊本。

【香茶酒果】<sup>4490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香葉草堂詩存】<sup>44904</sup>一卷。清江都羅聘撰。有道光刊本。

本。

【香蕩車】<sup>4490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香妃恨】<sup>47</sup>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香囊記】<sup>50</sup>這劇爲邵文明所作，文明的事蹟不詳，

據南詞敘錄說，是宜興的老生員。全劇現收在六十種曲中，其關目承襲琵琶和拜月的地方極多。時當宋南渡時，岷陵有張九成，張九思兄弟，父親已經亡故，母親崔氏將兩人養育長大。九成娶婦邵貞娘。甫及半月，值春日爲母祝壽，母親勸他們兄弟赴京會試，兄九成雖然對家中戀戀不捨，可是總覺無話推辭。遂着隔壁王媽過來，九成遂把家裏托她照應，自己辭別妻子和母親，帶了兄弟上京應試。（以上

香

很和琵琶彷彿）應試後兄以狀元弟以探花及第。但兄九成因策論說丞相的失政，致觸當朝怒，被發在岳飛墓下。從事討伐契丹。只九思一人得歸故鄉。一天，有一個叫化子，到張家來賣紫香囊。這紫香囊本是九成的母親縫給九成的東西。現在大家看見這東西，非常奇怪。就問叫化子：是從那裏得來的？叫化子說：自己也是兵卒，這是從戰場上拾到的。因而大家追問九成的安否？那叫化子僞說九成已死。這時全家的人半信半疑，遂叫九思去朔北探聽消息。九思去朔北時，九成適被奉派去契丹，兄弟始終未得會面。九成到契丹，身被拘禁，一時無從歸還。未幾契丹的兵大舉南下，陷汴京。宋帝南渡，人民都紛紛避難。九成家中的邵真娘亦和婆婆一同避難。不幸路上逢着草賊，婆媳相失。婆婆另外逢着一個年輕的姑娘，和她同路。有一天她歇在一個驛館裏，恰巧九思也在這裏歇宿。夜間九思聽見一個婦人啼哭，問之却是自己的母親。母子遂得相會，一路同走。（這節關目和拜月彷彿）那邊邵真娘幸得一個

叫周老媪的相救，暫且留她在家中。後來有趙運使的令息，拿着紫香囊，要討真娘爲妻。這紫香囊即是以前叫化子所兜賣的。真娘無法，將這事訴於新任的觀察，不料觀察即是九成自己。原來九成去契丹後，轉瞬經過十二載，乘間方得逃歸。以有功，故授此職。現正在榮歸之途。當九成接到這紫香囊的案子，認識紫香囊是自己的東西，驚而傳問，恰巧和自己的妻子相逢。夫婦共喜再會。一面派人探得母弟的消息，全家團圓。■這劇的開目，蹈襲別種劇本的地方太多。而且劇中更插入水滸傳的宋江及其他呂洞賓、醉鬧酒家等事，情節益覺雜亂乏味。但曲詞甚蕩麗，文字寫得很漂亮，所以有人說他是南曲後來文辭一派——又名駢綺派——之祖。自此之後，文辭派和本色派便對峙起來，戲劇慢慢地也注重於尋章摘句，和本題一天一天的疎遠。

【香擬除酥】北平流行俗曲。一小岔。

【香園集】十八卷。清臨川陳之蘭撰。有乾隆太乙山房刊本。

【香園詩鈔】四卷。清長洲張霽撰。有康熙原刊本。

【香園遺編】三卷。清涇縣翟佩蘭撰。有凌雲書屋刊本。

【香影詞】四卷。清會稽陶元藻撰。有乾隆怡雲閣刊本。

【香嚴詞】二卷。清合肥龔鼎孳撰。有鈔本，在十六家詞內。

【香嚴老人壽言】不分卷。清某撰。有浙西村舍刊本。

【香隱盒詞】二卷。清吳縣潘遵璫撰。有成豐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光緒十年吳郡潘氏刊本，在四家詞內。

【香閣冷落】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香屑集】十八卷。清黃之雋撰。是集皆輯唐人，之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組織工巧，一

一若自己出，亦足以備一格也。有清乾隆中刊本，嘉慶癸酉重刊本，海昌陳氏刊本。



【香聞遺集】四卷。清長洲薛起鳳撰。有乾隆原刊本。

【香餘詩鈔】清道光間沈承瑞撰。

【香煙五更】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番將】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番驚造反】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

【皎然】本姓謝氏，字清晝，唐一七六零頃湖州長

城八靈運十世孫。初出家，肄業湖州杼山，與靈澈、陸

羽同居妙喜寺。羽於寺旁建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

亥日落成，刺史顏真卿名以三癸，皎然賦詩，時稱三

絕。真卿嘗於郡齋集文士，撰韻海敬源，皎然亦與其

事，聲價更甚。為詩儁麗，韋應物亦推重之。皎然詩有

杼山集十卷，並所著詩式五卷，詩評三卷。（新唐書

藝文志）及儒釋交遊傳、內典類聚、號呶子等。

【皎然詩】和韋應物站在一條路上的詩侶，除劉

長卿秦系顧況而外，尚有丹丘和釋皎然，現在且來

說皎然罷，皎然嘗欲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見棄，乃

於舟中捫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于韋，韋大不喜，次

香 皎

日獻其舊製，極稱賞，並說：「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襲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畫乃大

服應物鑿裁之精。（見全唐詩話）嚴滄浪云：「皎然

之詩，在唐詩僧之上。」其詩素為前人所嘆賞者，有

冬日梅溪送裴方舟宣州一首，楊升菴說此詩：「無

酸餽氣，佳甚。」何謂酸餽氣？蘇子瞻贈惠通詩云：「

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葉少蘊嘗語

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

笑。石林詩話則謂：「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

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凌遲至賈

休齊已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

為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

【皎然所著書】皎然所著，據昔人著錄有「詩式

」「詩評」「詩議」「中序」諸稱如：

崇文總目文史類 畫公詩式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 畫公詩式五卷，詩評

三卷（僧皎然）

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 僧皎然詩評一卷。（

葉德輝云陳錄文史類「評」作「議」。

通志藝文略詩評類 畫公詩式五卷 僧皎

然詩評三卷。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 僧皎然詩式五卷，又詩

評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 詩式五卷，詩議一卷，

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詩之體。（文獻通考

經籍考文史類同）

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詩式門 僧皎然詩議

一卷，中序一卷，詩式二卷，僧清盡（案「畫」

當作「畫」）詩法統宗本。

絳雲樓書目文史類 皎然詩式（陳景雲注，

五卷，又詩議一卷）

因此，顧龍振詩學指南中，所錄皎然之著，即分評

論，詩式，詩議三種。又據昔人稱引如日人遍照金剛

文鏡秘府論所引有皎公詩議，馮惟訥詩紀別集所

引書亦有詩議詩評之別。似乎以上四種各自爲書。

然據十萬卷樓叢書所輯五卷本詩式，與顧龍振詩

學指南所錄詩議詩評詩式兩相校對，則詩議所載爲五卷本詩式所無，詩評所載大半在五卷本詩式中，蓋出後人割裂爲之者。至中序則本爲卷中一篇序文，不能別出成書。考中序云：「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廢而不紀……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他日言及詩式……因命門人檢出草本……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勒成五卷」云云。則知今世所傳詩式一卷本，蓋在中序以前，係皎然原稿，未經李氏點竄者。中序以下則爲皎然續編之稿，而經李吳二氏編錄點竄者。陳振孫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蓋即指此。四庫總目於皎然詩式斥而不收，惟於存目著錄之，且謂其「參差可疑」。蓋由當時未見五卷足本之故。考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詩式，陳景雲注云五卷，錢曾也是圖書目及述古堂書目亦均五卷，則是五卷本尚有存者。特四庫開館時未見之耳。而宋樓藏書志有舊抄本詩式五

卷，出盧文弨舊藏，且錄盧氏跋云：「此書世有錫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備者，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而錄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體，此所以謂之式也。若世間本則虛張其目而已。豈知其用意之所在乎？」至於詩評，雖有數則為五卷本詩式所無，然大部分均在其中，則當是後人擇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論述作法之語，別行輯出者。詩議，在唐代已有是書，觀文鏡秘府論（卷三）所論八對謂出皎然詩議，校以顧龍振詩學指南本詩議所載，正相符合。此條為今傳各本詩式所無。大率詩議所論，又較重在方法方面，蓋同於當時詩格詩例之著。至直齋書錄解題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則混詩式言之。馮惟訥詩紀別集所引詩議又多同於詩評。或詩議原亦詩式中之一部分，皎然所著早經後人竄亂，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難覓其全耶？又四庫存目提要謂「皎然與顏真卿同時，乃天寶大歷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為例者，有賀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並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據

皎

拾補之也。」此言亦未盡然。考詩式卷五小序云：「時在吳興西山，殊少詩集，古今敏手，不無闕遺，俟乎博求，續更編次。」則知其編撰宗旨，本不遺同時作者。其後王玄撰擬皎然十九字所舉之例亦多錄同時之人，蓋即仍皎然舊例也。大抵皎然論詩宗旨，意取折衷。其論詩有四不，二要，二廢，四離，六至諸條：「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風流，力勁而不露，露則傷於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則涉於拙鈍，才贍而不疎，疎則損於筋脈。」（詩有四不）。「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詩有二要）。「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實，雖欲廢詞尚意而曲麗不得遺。」（詩有二廢）。「雖期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尚高逸而離迂遠，雖欲飛動而離輕淨。」（詩有四離）。「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無遠，至放而不迂。」（詩有六至）按顧龍振詩學指南本作七至有至「雖而狀易」一句。類此諸語，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處。故詩評云：「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真。此

真不然。固當繹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趣。寫冥奧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驪龍之領。況通幽名變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據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條校增。——又詩式卷一論取境云：「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風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此即皎然論詩標準。此即詩式序中所謂「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求而得若神表」的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對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頗加攻擊。如詩議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於自然。吾常所病。」又詩評云：「齊梁之後。正聲寢微。人不逮古。」至如詩式之論四聲。謂「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憯然隨流。溺而不返。」論用事。謂詩人不必以徵古爲用事。「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其有「語似用事。義非用事者。蓋由作者不欲委曲傷乎天真。」（均見卷一）則知其於儷語聲律。初非重視。許印芳詩式跋。謂：「六朝以來。詩

人爭尚用事。然或不善驅使。往往意爲詞掩。又守四聲八病之說。動多拘忌。真意寢失。其陋劣者。抄襲名篇。攘奪佳句。貽譏盜竊。罔知愧恥。畫乃著詩式。論列用事不用事之優劣。指示拘守聲病之流弊。又著偷語偷意偷勢三例。以偷語爲鈍賊。垂戒來學。可云痛切。——蓋即專就此方面言者。——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廢儷語與聲律。如詩評云：「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於儷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時有儷詞。『雲從龍。風從虎。』非儷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偶對則對。偶散則散。若力爲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對不失渾成。縱散不關造作。此古手也。」（據文鏡秘府論校增）又詩式云：「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鐵擲線。似斷而復續。此爲詩中之儷。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卷一明作用條）此皆不廢儷偶聲律之論。他這種折衷調和的主張。正由他的論詩主旨得來。他以爲：「作者須知復變

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壯如駑驥同廐，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類置於古集之中，能使弱乎視之，眩目何異！宋人死鼠爲玉璞，豈知周客嘯嘲而笑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爲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萬象皆真。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吾始知復變之道，豈惟文章乎！在儒爲權，在文爲變，在道爲方便。後輩若乏天機，強効復古，反令思擾神沮。何則？夫不工劍術，而欲彈撫干將大阿之缺，必有傷手之患，宜其誠之哉！所以他雖有反對齊梁聲律的論調，而不同於陳李之復古，轉近於杜甫之集大成。其與杜甫不同者，不過比較更重在「神詣」。詩式序云：「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所以他的詩論雖取折衷，而較近於詩佛之詩論。我嘗以爲司空圖之論詩，爲王維一

較

派之詩論，今若證以皎然所言，則往往有足爲司空圖之先聲者。其「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專論詩之風格，而皎然詩式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亦是就風格而言，如云：「風韻朗暢曰高，體格闔放曰逸，放詞正直曰貞，臨危不變曰忠，持操不改曰節，立性不放曰志，風情耿介曰氣，緣境不盡曰情，氣多含蓄曰思，詞溫而正曰德，檢束防閑曰誠，性情疎野曰間，心速曠誕曰達，傷甚曰悲，詞理悽切曰怨，立言盤泊曰意，體裁勁健曰力，意中之靜曰靜，意中之遠曰遠。」此外詩式中「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六至」「七德」等條，亦大抵就風格言。即其論高手述作謂：「此登荆巫覲三湘，鄢郢山川之盛，縈回盤礴，千變萬態，亦善爲形似之語，頗與表聖詩品相類。」其二司空圖論詩重在味外之旨，頗近後來以禪喻詩的嚴羽的論調，而皎然論詩即闡以禪論詩之旨，如詩式云：「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微，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康樂爲文真於情性，

尚於作用，不顧辭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卿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容，其調逸，其聲諧哉！（卷一文章宗旨）「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覩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卷一重意詩例）是均為以禪論詩之始。唐代佛學盛極一時，禪宗尤多妙諦，惜時人於禪理詩理鮮有能講而通之者。皎然所言亦不過微啓其端耳。

【毛麀】<sup>2071</sup>牧遠，金——一九零頃平陽人。一一七六年舉學行，特賜進士出身。授校書郎，入教宮掖。歷太常博士，終于同知沁州軍州事。麀著有平水集。（中州集）

【毛文錫】<sup>004</sup>平珪，後梁——九一三頃南陽人。唐進士。仕蜀為翰林學士。九一四年累遷禮部尚書，判樞密院事。九一六年拜司徒，以與宦官唐文扆交惡，為所譖，被貶為荊州司馬。後隨王行降後唐，與歐陽炯等並以詞翰供奉內庭。未幾，復事後蜀孟氏，以小詞為

孟氏所賞。著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文錫所作詞，今存三十四首（見唐五代詞）多豔麗語。

【毛文錫詞】毛文錫詞現存三十餘首。在他這些詞中，有個最大的結痞。這結痞便是「以詞翰供奉內廷。」因為他的作詞的動機在供奉內廷，所以他的作品常犯着兩種毛病（1）頌聖（2）敷衍題意。毛詞中如「不如移植在金門，近天恩（柳含烟）堯天舜日樂聖永無憂」（甘州遍）這都是頌聖的例子如「寶帳欲開慵起，戀情深」（戀情深）「永願作鴛鴦伴，戀情深」（戀情深）「何時攜手洞房迎，訴衷情」（訴衷情）「何時解珮掩雲屏，訴衷情」（訴衷情）這都是敷衍題意的例子。詞的初期原多「本意」他必將調名硬嵌詞中，且一連數首，不稍移易其地位。這也是唐五代詞中所少有的。這種膚泛的機械的作品，充其量也不過「大致勻淨」而已，絕不會產生什麼驚人的作品。故毛詞雖存三十餘首，而率露平庸者居多。其深婉，疏朗者如——「休相問，怕相問。相問還添恨，春水滿

池塘鷓鴣還相趁。」（醉花間）又如——「深相憶，莫相憶，相憶情難極，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醉花間）然亦不過此二詞與「夕陽低映小窗明」（虞美人），「紅紗一點燈」（更漏子）等片語隻句而已。

【毛文簡集】二卷。明毛澄撰。是集皆所作雜文。

【毛襄懋集】十八卷。明毛伯溫撰。文格頗疏暢，詩則所造不深，詞多淺易。

【毛詩】即詩經。因為是毛公所傳，所以叫做毛詩。漢書藝文志有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上面只稱毛公，並未著其名；鄭玄詩譜纔改稱大毛公，小毛公，據陸璣的草木蟲魚疏上說：大毛公是毛亨，小毛公是毛萇，都是漢趙國人。現在所流行的，就毛詩故訓傳，四庫提要定為毛亨撰，有後漢鄭玄為之箋，這一來齊魯韓三家的詩經全廢了，只存了毛詩，唐代孔穎達為之疏，計十四卷。

【毛詩旦】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毛西河文集】一百一十七卷。清蕭山毛奇齡撰。

有嘉慶刊本，在毛西河全集內。

【毛西河詩集】五十卷。清蕭山毛奇齡撰。有嘉慶刊本，在毛西河全集內。

【毛晉】原名鳳苞，字子九，更字子晉，號潛在，明一五九八至一六五九江蘇常熟人。卒年六十二。明諸生。家富圖籍，以布衣自處。孝友恭謹，好施予。遇歲歉，糶米徧給貧家。有推官雷某贈詩曰：「行野漁樵皆謝賑，入門僮僕盡鈔書。」可見一斑。晉好古博覽，構汲古閣目耕樓藏書數萬卷，延名士校勘。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收藏。傳刻古書，流布天下，以博雅好事名一時。其所用紙，歲從江西特造，厚者名毛邊，薄者邊毛太，至今猶沿用其名。曾刻津逮秘書十五集，皆宋元以前舊帙，所著有和古今人詩、野外詩題跋、虞鄉雜記、隱湖小志、海虞古今文苑、毛詩名物考、宋詞選、明詩紀事、詞苑英華、僧宏秀集、隱秀集及汲古閣書目，共數百卷。一清史列傳。

【毛珥】元白號吾竹，宋一一二六零頃柯山人。能詩，有吾竹小稿一卷，一宋百家詩存一詞尤清豔可

柄。

【毛秀惠】<sup>20</sup>山輝，清太倉人。王恂室。恂嫖情畫理。不慕榮華，秀惠同此素心。故其詩常見幽居之樂。106

【毛开】<sup>21</sup>平仲。宋——一七四頃信安人。或曰三衢，蓋偶存古名也。爲人傲世自高，與時多忤。嘗爲宛陵、東陽二州倅。开工於小詞，詩文亦甚著名。所著有樵隱集十五卷，今僅存詞一卷，以悠淡清蔚勝。

【毛开詞】开以工詞名當時，王木叔題其詞集。有云：「或病其詩文視樂府頗不逮。」蓋當時定論如此也。其滿江紅潑火初收一闕，清麗芊眠，楊慎特爲激賞。<sup>22</sup>

【毛嶽生】<sup>22</sup>申甫，（一字生甫）一字蘭生，清——一七九一至一八四一本寶山籍，居嘉定，卒年五十一。陰襲雲騎尉，改文學士。幼孤貧，事大母暨母孝。未弱冠，即以白雁詩得名。佐人撰述，公卿皆折節與交。流離閩中十餘年，刻苦不廢學業。嶽生嘗從姚鼎遊，工詩古文辭。著有休復居詩文集十二卷。（清史列

傳）

【毛先舒】<sup>24</sup>稚黃，明——一六二零至一六八八浙江仁和人。卒年六十九。初父命爲諸生，改名驥，字馳黃，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少奇慧，八歲能詩，十歲能屬文。年十八時，著白榆堂詩，陳子龍頗奇賞之。因從子龍遊。又從劉宗周講學爲「西冷十子」之一。又與毛奇齡、毛際可齊名，時人語云：「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先舒之詩，音調瀏亮，有七子餘風，以古學振起西冷，學者翕然從之。著有東苑文鈔二卷，東苑詩鈔一卷，思古堂集四卷，匡林二卷，撰書八卷，小匡文鈔四卷，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格物問答三卷，螺峯說錄一卷，聖學真語二卷，詩辨抵四卷，及南曲正韻填詞名解等（均清史列傳）

【毛健】<sup>25</sup>今培，清太倉人。貢生。有臥茨樂府一卷。

【毛伯溫】<sup>26</sup>汝礪，（一作汝厲）明——一五四四吉水人。一五零八年進士。嘉靖中累官刑部尚書，總督宣大山西軍務，邊防賴以得安。受命征安南，歲餘而定，不發一矢，論功加太子太保。後以防事削籍歸，



疽發背死。穆宗立，復官賜卹。天啓初，追諡襄懋。伯溫文格頗疏，體詩非其長。著有毛襄懋集十八卷，東塘詩集十卷。

【毛紀】維之，明——一四六三至一五四五掖縣人。卒年八十三。一四八七年舉進士第一。正德中，累遷禮部尚書，尋為大學士，入預機務。嘉靖初，一五二二年，閣臣執奏忤旨，紀疏救之，傳旨切責，遂乞致仕。居官以廉靜簡重稱。卒，諡文簡。紀學識豐富，著有鬚峯類稿（有誤作鬚頭類稿）二十六卷。又有密勿稿、辭榮錄、歸田雜識及聯句私鈔。

【毛滂】<sup>301</sup>（花巷詞選作雫）澤民，宋——一零五五左右至一一二零左右衢州江山人。年約六十六歲左右。宋詞研究作生於治平初年，卒於政和末年，不知何據。此從中國詩史一少時「喜筆硯淺事，徒能誦古人傳上語，未嘗與天下史師游。」一蕩山溪自序「元祐中蘇軾守杭州，滂為法曹，秩滿當去，已行抵富陽，軾聞妓瓊芳歌其惜分飛詞，大賞

毛

之，郡寮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還，留連數月。由是知名。後為曾布所賞，擢至館閣。布南遷，滂亦遷謫。蔡卞鎮潤州，與滂均為王氏婿，滂往事之。蔡京柄政，滂上獻十詞甚偉麗，因驟得進用。由是為人所輕。嘗知武康縣，縣有東堂，故以名其集。官至祠部員外郎，知秀州。滂著有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書簡一卷，樂府二卷（直齋書錄解題）詩文豪放，咨肆，在北宋未足以自成一家。

【毛滂詞】滂以惜分飛贈伎詞得盛名。陳質齋且云：澤民他詞雖工，未有能及此者，所見太狹矣。東堂詞中佳者殊多，如浣溪沙云：「小雨初收，曉做團和風，輕拂燕泥乾。秋千院落落花寫。」七娘子云：「雲外長安，斜暉脈脈，西風吹夢來無跡。」蕩山溪揚花云：「柔弱不勝春，任東風吹來吹去。」皆俊逸可喜。安得云惜分飛為最乎？即此詞之酒濃二句，何減雲破月來風調。云。

【毛辰】<sup>302</sup>斧季明——一六四零至？江蘇常熟人。毛晉之子。耽校讎，精小學，有名於時。編有汲古閣祕本

書目。

【毛憲】<sup>303</sup>式之，號古庵，明一五一四頃武進人。一五一一年進士。遷給事中。時內侍擅權，國事日非，憲疏劾之，內外肅然。武宗儲嗣未定，舉朝諱不敢言，憲疏請不報，謝病歸。憲敦行，誼矜名節，以鷺直稱。後與王守仁、湛若水以講學為事，學者稱古庵先生。憲著有古庵文集十卷，及諫垣奏草、毗陵正學編。

【毛宗崗】<sup>309</sup>序始，號子菴，清一六六一頃江蘇長洲人。僅知他與褚人獲同學，嘗做金擘筆意評三國志演義，今尚盛傳。

【毛澄】<sup>32</sup>憲清，號三江，明一四六零至一五二三年登進士第一。初授翰林，修撰累遷禮部尚書。武宗微行巡邊，屢疏諫止。澄端亮有學術，論事侃侃不撓，雖抗疏直諫而敬禮不衰。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致仕歸。於道卒。諡文簡。澄所作詩文有毛文簡集二卷。

【毛澤溟】<sup>303</sup>清一七四六至一八零一江蘇宜興人。卒年五十六。工古文辭。

【毛十三教駕】<sup>400</sup>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聚星堂鉛印本。

【毛直方】<sup>401</sup>靜可，宋一二七九頃建安人。咸淳中預荐舉，入元不仕，授徒講學，人爭趨之。直方工詩，有聊復軒斐集（元詩選）又編詩集羣玉府及詩學大成。

【毛喜】<sup>300</sup>伯武，梁一五一六至五八七榮陽陽武人。卒年七十二。少好學，草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陳宣帝時累官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掌國機密。時議北侵，勅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加侍中。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言無迴避。太子每共親倖，為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後主即位，稍見疎遠。出為永嘉內史，在郡有惠政。後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於道病卒。喜著有文集十卷（陳書本傳）。

【毛奇齡】<sup>402</sup>本名姓，字初晴，後改今名字，大可，一字

齊子，號西河明！一六二三至一七二六浙江蕭山人。

卒年九十四。少與兄萬齡齊名，人稱小毛生。少年善詩歌，樂府填詞，負才挑達，喜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即不少假顏色。人多怨之。明季諸生明亡，祝髮為僧，變姓名，竄身山谷間。已而應施閩章之招，設講於江西之白鷺洲書院。康熙十七年，被徵博學鴻儒，授檢討，纂修明史。在史館七年，以老病告歸。問學者日衆，實學者李塔，亦數千里外來問樂。平生著述甚富，所著分經集文集，經集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併傳於世。他底作風，賡博銳麗。他博覽羣籍，尤好說經。其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多有功於經義。惟喜為駁辯，以求勝，凡他人所己言者，必力反其詞。故文亦縱橫排奐，睥睨一世。然其考證之博，辯論之詳，思想之新，頗足以補各家之所不及。且最富於懷疑精神。對於前人學說，人不敢懷疑者，他獨大膽為之設論，以攻其偽，誠是清學啓蒙時期之一有力先鋒。1241。

【毛奇齡文】不分卷。清蕭山毛奇齡撰。有帶星草

堂鈔本。

【毛媿】<sup>46</sup>安芳，涪錢塘人。徐郭室。刻苦吟詩。年老無子，與郭合刻集曰靜好集。嘗自持其詩卷曰：「是我神明所鍾，即我子也。」安芳性至孝，母病割股者三，毛深可曾題其編曰：「靜好豈惟詩媛，亦孝女也。」

1060

【毛乾乾】<sup>4841</sup>初名揚，字用九，號心易，別號匡山隱者。

明至清——一六二一前后至一七零九江西南康人。年約八十九歲左右。一五續疑年錄作生於清順治十年，卒年同年五十七歲。按清史列傳云：「明諸生甲申后絕意進取。」又云梅文鼎嘗師事之。乾乾亦云：「文鼎……老人畏友也。」則文鼎之年，必較乾乾為幼。查文鼎生於明崇禎六年，則乾乾生年必更早。今姑定為天啓初。其卒年則依清史列傳一諸生。明亡後，絕意進取。築室匡廬山，以講學為事。山中老少，皆稱毛先生。天性純篤，言動不苟。精於推數，通中西之學。謝廷遜以所著推步全儀訪之，乾乾驚道：「古之人無此儀器也！」與之議論，不謀而合。因以女妻之。

與後廷逸偕隱宜興宣城，自相師友。梅文鼎造門求見，從之爲師。晚年著論孟述，未成而病卒。乾乾文體奇古，不易句讀。著有樂述、易述、大學中庸述、測天偶述、推算偶述、詩經音韻、延陵書院會語語錄及詩文集（均清史列傳）其樂述三卷，凡六易稿乃成。

【毛翰林填詞集】六卷。清毛奇齡撰。姜汝長云：河右詞其旨精深，其體溫麗，戶網黏蟲，枕聲停釧，吹簫若簫朱之落，夢歡愁臂紅之銷，腰慵結帶，時作縈迴，鏡喜看花，暗相轉折，此真靡曼之瑋辭，夫豈纖庸之佚調。有嘉慶刻本，在毛西河全集內。

【毛國翰】<sup>4842</sup> 大宗，號青垣（一作星垣）清——七七二至一八四六湖南長沙人。卒年七十五。性純孝，幼讀書，穎悟強記。尤工詩，見知縣令陳光照，補縣學生。鄉試屢黜，乃築室于黑麋峯及麋湖口之間，名曰麋園，屏居其中。與鄞人沈道寬爲文字交。道寬宰鄞縣，聘國翰教其子。後道寬知茶陵州，虧帑數千金，被劾勒追。國翰赴鄞稱貸，人感其義，一月而集事。湖廣總督裕泰招致幕府數年，卒於署。國翰以境遇侘傺，故詩

多幽憂之思。著有麋園詩鈔八卷，天顯紀事三十二卷，青湘樓傳奇若干卷（虛受堂集）。

【毛際可】<sup>712</sup> 會侯，號鶴舫，明——一六三三至一七零

八浙江遂安人。卒年七十六。少負雋才，淹雅博聞，以文章名。一六五八年進士，授河南彰德推官。改知城固縣，調祥符，皆有異政。旋因事去官。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浙撫修通志，聘爲總裁。際可工爲古文，與毛奇齡齊名。四方從遊者常履滿戶外。著有春秋五傳考異十二卷，松皋文集十卷，安序堂文鈔三十卷，松皋詩選二卷，拾餘詩稿四卷，浣雪詞鈔二卷，及黔遊日記一卷。（均清史列傳）

【毛熙震】<sup>773</sup> 五代漢——九四七頃蜀人。曾爲後蜀祕書監。熙震善爲詞，今存二十九首（見唐五代詞）辭多穠麗。

【毛熙震詞】周密謂他的詞，「新警而不爲儂薄」。花間錄他的詞二十九首，已盡於此。他處更不可得。其情調亦爲婉戀的閨思，蘊藉而不直率，是其長

處，亦間有感慨之音，或為亂後所作，所謂「暗傷亡國」者。1008

【毛鍾紳】清——一六九二頃江蘇蘇州人。工曲，著有澄海樓傳奇一本（曲錄）

【毛欽一】字傑，自號雲夢子，唐七二七頃荊州長林人。欽一著有文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

【毛燧傳】洋溟，一字陽明，清——一八零八頃江蘇陽湖人。卒年五十六。諸生少治古文，日與同志相研討。武昌守張璠見其文，聘主勺庭書院。弟子由數十人增至數百人，楚人皆欲得其文以為重。性誠實，見人不解作寒暄語，人有過，輒面斥之。布政使祖之望屬排纂陽湖縣志，未成而卒。燧傳著有味蓼居文稿十八卷（清史列傳）

【丟姑爺】一名雙妻傳。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丟戒指】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系樂府】元結作。自序曰：天寶中，結將前世嘗可稱歎者，為詩十二篇，引其義以名之，總曰系樂府，一

曰思太古，二曰隴上歎，三曰頌東夷，四曰賤士吟，五曰欽乃曲，六曰貧婦詞，七曰去鄉悲，八曰壽翁興，九曰農臣怨，十曰謝天龜，十一曰古遺歎，十二曰下客謠。867

【禾打千秋樂】一本。秋一作春。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教坊十八調四十六曲中，有千春樂，而無千秋樂，則自以作春為是。

【禾哨旦】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采鹿堂稿】清姜順龍撰。

【采詩與刪詩】詩經這部書，就大體說來，可以稱為「周詩錄」。但是周民族以及宋秦楚的詩又怎樣聚在一起，彙成一部「詩錄」的呢？牠所代表的既有五百年之久，為何只有三百餘首呢？這個關於詩經的歷史的來源，包含兩個問題：一是采詩問題，一是刪詩問題。我們現在不妨簡單的討論一下。采詩之說始於漢代。一見於禮記的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再見於漢書的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

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三見於何休的公羊傳注：「男年六十七，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關於詩經的種種問題，常常引起很劇烈的爭戰，獨是對於采詩問題，二千年來不曾有人懷疑過。只有崔述在讀風偶識裏說：「余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崗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風中，豈逸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爲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爲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這是很不錯的，但他沒有把後人爲何這般「臆度」

的原因指出。我們想這可以說是「以今度古」的一例。漢書郊祀志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在漢代，民間歌謠及文人作品大都採入樂府，故漢人誤認周代也必如此，於是便生出那種「臆度」却不知道在春秋和左傳裏都找不出一點根據來。太師采詩固然是臆說，然而他們對於今本詩經却又認爲非太師之舊，是經孔丘刪過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對於此說，前人反對與擁護各半。反對最早的要算孔安國，以爲古詩決不會有三千餘篇，孔丘決不會刪去十分之九。（呂氏家塾讀詩記引）鄭樵在刪詩辨裏也如此說。江永因爲詩經內有淫詩，也以史記刪詩之說爲「妄說」（鄉黨圖考）。歐陽修在詩本義裏却又相信古詩有三千餘篇，章炳麟也如此主張，顧炎武在日知錄裏又以爲

三百篇內的淫詩無礙於刪詩之說。我們覺得這種駁來駁去的話，都未搔着癢處。我們且看崔述的話：「孔子刪詩，孰言之？孔子未嘗自言之也。史記言之耳。孔子曰：『鄭聲淫』，是鄭多淫詩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是詩止有三百，孔子未嘗刪也。學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讀風偶識）這真是一刀見血，使擁護史記者無從爲之辭。我們再看方玉潤的話：「夫子反魯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丁巳，時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刪詩，當在此時。乃何以前此言詩，皆曰『三百』，不聞有『三千』說耶？此蓋史遷誤讀『正樂』爲『刪詩』云耳。夫曰『正樂』，必雅頌之樂，各有其所在，不幸歲久年湮，殘缺失次，夫子從而正之，俾復舊觀，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刪於其際也。奈何後人不察，相沿以至於今，莫不以『正樂』爲『刪詩』，何不即論語諸文而一細讀之！」（詩經原始的詩旨）這是不錯的。司馬遷或者是誤會「正樂」的意義，或者是根據當時的傳說（孔丘在六經中最喜言詩，見於

樂

論語者有十八次之多，故刪詩的傳說易於發生）總不能據爲典要。本來五百年之久，詩歌有三千餘篇，也在情理之中。不過時代久遠了，便漸漸的散亡了；例如論語所引的「素絲以爲絢兮」之類，今本詩經裏就沒有。這種散亡是很平常的事，崔述說的好：「蓋凡文學之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讀風偶識）總之，古代詩篇的流傳與散亡，都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用加以「太師采詩」與「孔丘刪詩」等等無根據的解釋。

1. 【采石渡漁父辭劍】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

【采石戰記】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云：以虞允文戰功爲主，而多記完顏亮穢亂事。

【采香詞】四卷。清秀水杜文瀾撰。有曼陀羅華閣刊本，咸豐刊本，在曼陀羅華閣叢書內。

【采山堂詩鈔】八卷。清嘉興周質撰。有道光十年王氏刊本，在國初十家詩鈔內。

【采泚詞】一卷。清武進岳宏譽撰。有康熙刊本，在楚江集內。

【采女傳】此書未見。記彭祖事，多淫穢語，見小說話。

【采真編】覺非人作。幻夢集及此書見幻中真十回後總評引。

【采薇集】四卷，幽貞集二卷，邕歆集六卷。明董傳策撰。詩多激烈，如其為人。

【采芝堂集】十六卷。明周益祥撰。雜記時事，意取警世，而頗失之俚。詩則有意奇放，縱筆揮灑，不復裁以古法也。

【采英問米】見老舉問米條。

【采若編】八卷。續編六卷。清長興魏星杓撰。吳光照續編。有道光九年雲住山房刊本。

【采菊雜咏】一卷。明馬宏術撰。其詩乃明季山人刻為投贄結社之具者。

【采馨堂詩集】十二卷。清永豐張瓊英撰。有嘉慶瑞金學舍刊本。

【采風詩四集】八卷。清海州湯國泰撰。有同治刊本。

【采風偶詠】不分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刊本。

【集】什麼叫做「集」？按之許氏說文解字曰：「集，羣鳥在木上也。」這個字的形體，原本作「彙」，从三隹在木，隹之指短尾的鳥，三是表其數之多。

因此，字从「隹」在木上，便有「集合」之意包含在內。小篆把「隹」省作「集」，則無「集合」之意可尋了。又按此字，古文作「𪛗」，祇取三隹集合，而不从木，這是重在「集合之義」，而不重在「集合之地」的。

後人引申牠的意義，有作「雜」解的，如孟子中有曰：「是集義所生者。」朱「註」：「集，雜也。」有作「合」解的，如史記中曰：「天下雲集響應。」「索隱」曰：「集，合也。」總之，集字的形成，兼有「會聚」或「雜合」之意，存乎其間。

至若「文集」之所以謂為集者，大抵因為某一家著作中所輯的文字，是雜集各種學



術，或各種文體而成。有異於「經」「史」「子」等，專守一家之言，而不相混雜的。今按漢書藝文志，有謂：「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云。顏師古「註」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也。」是「集部」的名目，漢時已肇其端了。要之，三代而下，凡有文人學士，其著述成書，而不能列入於「經家」「史家」「子家」的，都得稱牠為「集」。『集』中所包括的，詞賦文章，一切皆有；且多著聲於藝林，卓然可為後人所取則的。後世又因地位於經（甲部）（史）（乙部）（子）（丙部）三者之下，故亦稱「集部」為「丁部」云。〔177〕

【集唐詩】一卷。清錢塘張思閔撰。有乾隆兩間書屋刊本。

【集唐要法】一卷。清廣寧郎廷極撰。有道光六安晁氏活字本，在學海類編內。

【集部起源】吾國古代的典籍，大都是掌之於王官之手。自六典亡而有七略，官師已失其所業，於是處士遂紛紛起而著書。當考那時的著作，雖說法無

紀統，然綜其本旨，大都在欲推其所學，俾可見於當世的施行；故其文字雖連綴不休，而其指趨可約，其說解雖波瀾雲詭，而亦駁雜百出。因此老莊申韓「名」「墨」「縱橫」的學說，漢初一般的儒者，猶能治理其業，這是「師傳」未失的明驗。到了魏晉的時候，專門傳家之學，漸漸的淪亡，一般文章之士，都以著作為榮華，於是詞賦、章表、銘、箴、頌、誄等製作，因事結構，命意各殊，其旨非「儒」非「墨」，其言時艱時合，好事者把牠裒而次之，稱之為「文集」，而專門的學術，以絕自荀勗、李充諸家，已不能推究七略的源流。至王儉、阮孝緒等出，其所論纂，相去格外遠了。此後「方技」「兵略」合於「子部」，而「文集」便目為專門，及唐人創「四部」之說，乃為後代著錄不祧的成法，從此天下的學術，益紛然而無復紀綱了！大概七略承六典的衰敝，而不知存六典的遺法；四部又承七略的衰敝，而不知存七略的遺法；所以七略還能以「部次治書籍」，而四部不能不以「書籍亂部次」了。然四部的所以藉口於不

能復七略者，其最大的原因，曰由於「文集」日繁，不列專部，將無所統攝耳。其實集體雖見繁賾，要當先定作集的人物。人的性情，必有所近，既得其性情本趣，那末「詩賦」之所寄託，「論辨」之所引喻，「敘記」之所宗尚，便可撮其大旨，略其枝葉，則古人所謂一家之言，「如名」「法」「儒」「墨」之中，必有得其流別的了；那又無須乎立「集部」之名呢？總之，自著作衰而有「文集」後世的學者，貪於簡閱的便易，而不知實學的衰歇，狃於易成的虛名，而不知大道的散失；於是其勢如江河的日下。而碩學之士，欲從狂瀾既倒之後，思障百川以東流，其不爲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爲言詞，又何可得呢！大抵古人有專門之學，然後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然後有專門之傳授；吾人即類以求書，因流以溯源，部次的方法既明，那末雖是三墳五典之書，也可坐而致之了。自從「校讎」法失傳以後，文集之學遂起，一編的中間，先自不勝其龐雜，後來的人，更何從窺見古人的大體呢？例如楚辭一種，是屈

原一家的書籍。自從阮孝緒的七錄中，首先把地收入「集部」。於是隋書經籍志，便特表「楚辭」一類，因併「總集」「別集」而別立集部一門。自此以後，遂爲著錄諸家的成法。然試充其「義例」以言，那末相如的「賦」「蘇李的」「五言」枚乘的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爲「賦類」「五言類」「七發類」了。是則「總集」「別集」之稱，更何足以配之？考其源流的太濫，實始於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各有文集的緣故。又如文心雕龍一書，是劉勰專門的書籍，自從集賢書目中把地收入「總集」，於是唐書藝文志中，乃併史通、文章龜鑑、史漢異義等書爲一類，遂爲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等諸子的通規。今試擴充他的義例，那末魏文帝的典論、葛洪的史抄、和張鷟的文士傳等，也當混合以入於「總集」了。則是「史部」「子部」的名目，又何得而分之呢？考他義例的混雜，實因於「文集」雖定專門，其相類似的，又都可以亂真之故。自著錄既無源流，於是作者的標題，便亦毫無定法。故郎蔚之的諸

州圖經集，那是「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的；王方慶的寶章集，那是「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的；元覺的永嘉集，那是「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的。其他百家雜藝的末流，識見既屬庸闇，文字又復鄙俚，乃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不是集類，而紛紛自稱他爲集部的，那更何足勝道了！是以「集部」既興，學術的流別以混，使從事於典籍的人，遂有「歧路亡羊」之嘆。然而風會所趨，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啊！

74

【集部分類】「集部」的書籍，於「四部」中最見浩繁，大抵除「經」「史」「子」三種專家之學而外，凡是著書立說卓然可以名世的，都得列入於「集部」。因此集部的分類最難，而且亦最複雜。自從隋書經籍志中，地根據了阮孝緒的七錄，創爲「四部」之說，於是「集部」的一目，便爲後世學者條列書錄的宗則。今按隋書經籍志中的「集部」地所分的條目，僅有三項：一曰「楚辭類」，二曰「別集類」，三曰「總集類」，而以「道經」和「佛經」兩類附在

集

他的後面。此後唐宋以下諸史中，凡「藝文」（亦有稱「經籍志」的）一部所列「集部」的分類，大都以隋書爲本，沒有甚麼出入。到了前清乾隆的時候，下詔修纂四庫全書，而以河間紀曉嵐綜其事，他便於隋書分類之外，別加上「詩文評」及「詞曲」兩類，於是體制上格外見得詳備了。集部的條目，以楚辭起源最古，故列爲第一類；「別集」次之，列第二；「總集」又次之，列第三；「詩文評」最晚出，列第四；若「詞曲」那是文藝的閏餘而已，故列於第五。今將各類的大概情形，分述於下：（一）楚辭類——楚辭這一種文字，是戰國時楚大夫屈原所創作的。蓋自周室衰亂以後，詩人寢息，風雅淪亡，於是諂佞之道以興，而諷刺之辭以廢。楚有賢臣屈原，因被小人的讒間，放逐於外，他便著了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故欲申抒其心，以自明其無罪，並想借此諷諫，希望君王的覺悟，然卒不見省察，遂投汨羅以死。他的弟子宋玉，痛惜其師之遇，又傷而和之。此後若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等，這般人，也都嘉其文彩，相繼

擬作。自來文人，以離騷之體，爲屈原所始創，而原又爲楚人，故定其名曰楚辭。〔2〕「別集類」——「別集」的名稱，這是漢東京以後所創設的。大抵吾國古代的文人，每多不喜以文章自名，故秦朝以前的書，無有稱爲文章的。自屈靈均以下，屬文之士，日見衆多，到了漢世，始有詞人，迹其著作，大都志向不同，風流殊別，而著者又不自檢集，往往由他人爲之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的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的文章。六朝之時，文人始自編次，唐末又更爲刊版印行。大抵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此所以「四部」之書，「別集」最爲龐雜。然後之君子，如欲觀各家文章的體勢，而見其心靈，那末「別集類」中，取用爲最宏大了。〔3〕「總集類」——「總集」一類的所由起，蓋因建安以後「辭」賦的製作，轉趨繁多，衆家的私集，日益滋廣；於是晉代的摯虞，苦悶者的勞倦，乃摘採其著英，芟翦其蕪穢，自詩賦以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稱之爲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之者相繼以起，而一般屬辭的文人，都以此

爲尊與而取則了。大概「總集」之作，多由論定，其間去取之道，雖或能合乎衆議，然往往聲氣攀援，甚於「別集」。今蕪然而獨存的，有玉臺新詠等以下數十家。〔4〕「詩文評類」——「詩文評類」的作家，最著於齊梁之世。然凡評議詩文，要在一秉至公，無偏無歛，不宜逞其意氣，感情用事，試觀同一「八病四聲」之說，鍾嶸因了求譽不成，便巧作誹議；劉勰因了知遇獨深，便繼爲推闡；是則詞場恩怨，從古如斯，又何怪後世的聚訟紛紜了。大概古來門戶構爭的意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的人，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國家；而「論文」的人，祇知筆舌相攻，卻沒有亂及國事的。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和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的詞翰所爭，爲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關，故其患小。今選「詩文評類」，自當掃除界限，一準公平，各取其所長，不護其所短，這有關於世道人心之防，不僅僅爲文體計的。〔5〕「詞曲類」——「詞」和「曲」這兩種體式，古來的學者，都以爲在文章技藝之間，其品最下，無

得世教。故作者多不重視也。祇有一班才華煥發之人，有時好以綺語相高，偶爾為之罷了。然自「三百篇」變而為「古詩」，由「古詩」變而為「近體」，更從「近體」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其間層累而降，大家也莫知其所以然。吾人試究湖池的淵源，實亦「樂府」的餘音，風人的末派，而於文苑之中，同屬附庸之品，亦未可全斥為俳優之物的。近世的學者，對於文學的範圍，眼光益見廓大，故「詞」和「曲」二者，也都認為純美的文學了。<sup>11</sup>

【集玉山房稿】十卷。明葛所撰。按听居官風力剛勁，其文亦疎爽駿快，無依違醜觀之態，頗肖其為人。

【集聖教序詩】四卷。清三韓馬慧裕撰。有嘉慶貽穀堂刊本。

【集翠軒詩集】十卷。清漱浦陳玉垣撰。有原刊本。

【集千家註杜詩】二十卷。元高楚芳編。按集千家註杜詩本南宋書肆所刊，楚芳略為刊削，而以劉辰翁評語散附句下，至所集諸家之註，真屬錯雜。然宋以來註杜諸家，鮮有專本傳世，遺文緒論，頗賴此書。

以存。有明嘉靖丙申明易山人校刊本，玉几山人校刊本，附文集二卷，明靖江王刊本，萬歷中許氏刊本，汲古閣本亦附文二卷，環玉山山房劉須溪評杜詩二十二卷，又有大字本刪去劉須溪圍點附文集二卷，陽湖孫氏有元刊本，每頁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近刊本。

【集虛齋學古文】十二卷。清方黎如撰。其制義最有時名，而散體之文亦頗奧勁有筆力，然喜雕琢新句，變積古辭，遂流為別派。有乾隆佩古堂刊本。

【集山中白雲詞】一卷。清歙縣江昉撰。有嘉慶九年刊本，在新安二江先生集內。

【集句起源】傳咸曾集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中句子成詩，雖然不過箴銘之流，不能稱為詩篇，却是後來一切集句詩底開祖。<sup>12</sup>

【集字倡和】一卷。清錢塘朱文藻撰。有黑格鈔本。

【集古文英】八卷。明顧祖武編。是書哀集古文賦表奏疏之類，為場屋而作。

【集古梅花詩】四卷。明童琥撰。是編皆集句成詩。

以咏梅花。

【集古梅花詩】清張吳曼撰。吳曼終身詠此。一花。  
【集蘇一百八真箋序目】一卷。執筆圖詩一卷。清

仁和徐琪撰。有原刊本。

【集杜少陵】一卷。清仁和陳本撰。有乾隆原刊本。

【集曲】集曲本名犯調。乾隆時修大成譜，乃改此。名。蓋取各曲中一二語，聯綴合成一曲，而別立一名。自有此法，而新聲乃日出不窮矣。大抵曲中之犯，與詞中之犯大異。詞注重於起調畢曲，其所犯者聲，姜堯章所謂仙呂宮上字住，道調宮亦上字住，故於仙呂曲中犯道調，或道調曲中犯仙呂是也。惟劉改之四犯翦梅花，實是曲家犯調之法。曲家所云犯調，竟是割裂詞句，於結聲起調，毫無關係。獨宮調中須取管色相同者用之。王伯良謂諸宮調惟仙呂可與雙調出入，其餘界限甚嚴，不得陵犯。又云：高平調與諸調皆可出入。此說不甚合也。仙呂用工調，雙調用正工調，舊譜中仙呂入雙調一門，有用工調者，有用正工者，頗不一律。且如步步嬌忒忒令既入仙呂入雙

調，而皂羅袍好姐姐，又入仙呂，夾雜無倫。實不足為法。高平一調，係用小工所訂字譜，又高亢激耳。藉曰諸調皆可出入，試用清平樂（今入小石）暮山溪夜合花（今入大石）諸曲，與二郎神集賢賓合奏，可乎不可乎。即如商黃調一門，新譜中亦載之，其實以商調黃鐘兩調合成，亦集曲耳。今別立一調名，則凡某曲中諸宮調出入者，皆可自立名目，不亦太繁乎。總之集曲之法，須看曲之粗細，板之緊慢，前調後調，配置須勻，前調板與後調板，須要聯屬，（此與聯套法相同）此最為緊要。古人集曲，如巫山十二峯，金絡索，十樣錦，五月紅樓別玉人，皆佳。長生殿舞盤折，用仙呂而夾入中呂腔，不能美聽矣。或謂南曲本不配絃索，既云集曲，何必又拘宮調。不知南人因取按板，然未嘗不合絃索也。且既集為一曲，須使唱得接貼融化，今不見痕迹，若亂次以濟，卑亢不相入，即在一套中過搭偶語（如還魂冥誓折）尚且棘口，何況一曲中乎。何元朗謂北曲大和絃是慢板（俗名清點）花和絃是緊板，如中呂快活三末句放緩出口，接唱

朝天子，皆是大和絃慢板，與上文緊板相錯，何等節奏。今集曲中，長支者前半皆用贈板，亦是緊慢相錯，但後半一緊而不復收，則不如北詞緩急互用之爲愈耳。<sup>fm</sup>

【集思堂全集】清陳道撰。<sup>603</sup>

【集異記】一卷。唐薛用弱撰。是書凡十六條，多述唐代軼聞，亦間涉靈異。有古今逸史本，唐宋叢書本，續百川學海本，祕書二十一種本，顧氏文房小說本，說郛本，歷代小史本。

【集賢山館詩鈔】一卷。清六合張遐齡撰。有民國十八年排印本。

【集賢賓打三教】一本。集賢賓商調曲名。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集益詩稿】四卷。附家塾課藝一卷。清南通王廣陰撰。有成豐刊本。

【集義軒詠史詩鈔】清同治間羅惇行撰。

【集錦書目】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乘起萬壽燭】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秉忠定議集】二卷。嘉靖間宋滄巡撫四川，平真州劇盜，時同官於蜀者，作爲凱歌，露布等篇，彙成一書，以紀其事。<sup>20914</sup>

【維周詩話】清道光間程之楨撰。<sup>20914</sup>

【種玉詞】一卷。清鄞縣孫家穀撰。有道光上湖草堂刊本。在疏影樓詞內。

【紡棉花】天津流行俗曲。江東書局鉛印本。<sup>20932</sup>

【絃秋詞】三卷。清吳縣詹應甲撰。有道光刊本，在賜綺堂集內。<sup>20932</sup>

【絃秋續詞】一卷。清吳縣詹應甲撰。有道光刊本，在賜綺堂集內。<sup>2</sup>

【繅芷閣遺稿】一卷。清左如芬撰。有康熙原刊本。<sup>20932</sup>

【順天時】一本。無名氏撰。傳奇。<sup>21</sup>

【順天時】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sup>3</sup>

【順安詩草】清道光間張廷濟撰。<sup>5</sup>

【順東西門行】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有順東西門行，今不歌。按古辭已亡。<sup>61</sup>

【順則集】八卷。明程文潯編輯。程氏先世遺詩，自獲唐迄明凡百有四人。

【順所然齋詩】清光緒間張雲錦撰。

【上一上】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上下古今談】四卷。二十四回。一名無量數世界。

雙相有上海文明書局排印本。吳敬恆撰。首辛亥閏月自序。按此書說天文氣象。自序云：「以為中國史談之前編。」云云。

【上天臺】二十六卷。漢口流行俗曲（楚曲）三。

堂木刻本。

【上了了望江樓】北平流行俗曲。一馬頭調。一白。

雪遺音選鉛印本。

【上虞詩選】四卷。清邵武徐幹撰。有光緒八年刊本。

【上借門兒鬻】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上牀五更】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上生集】八卷。明秦燮撰。所作韻語多近偈頌。文集自壽序祭文外亦募緣疏引為多。

集自壽序祭文外亦募緣疏引為多。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

【上之回】樂府鼓吹曲。饒歌篇名。陳沆宣帝紀，神爵元年正月，上始幸甘泉，三月幸河東，祀后土。二年，匈奴日逐王來降，單于遣名王奉獻。甘露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三年春，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即此詩所詠也。凡十句。

【上官融】宋——一零一六頃華陽人。父嘗宰建之浦城縣。融本人的生平已無考。著有友會談叢三卷。

【宋史藝文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之回】樂府鼓吹曲。饒歌篇名。陳沆宣帝紀，神爵元年正月，上始幸甘泉，三月幸河東，祀后土。二年，匈奴日逐王來降，單于遣名王奉獻。甘露元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三年春，上郊泰畤，因朝單于於甘泉宮，即此詩所詠也。凡十句。

【上官融】宋——一零一六頃華陽人。父嘗宰建之浦城縣。融本人的生平已無考。著有友會談叢三卷。

【宋史藝文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游詔。唐——至六六四陝州陝人。父被殺，儀藏匿得免。因私度沙門，游情釋典，尤精三論，兼涉經史，善屬文。貞觀進士。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工詩，其詞綺錯婉媚。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永徽初，進西臺侍郎。時武后專恣，儀為帝草詔，將遂廢之。由是見惡於后。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儀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舊唐書志）



【上官儀詩】儀甚工詩，其詞綺錯婉媚，人多効之，謂之「上官體」。高宗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響詠詩曰：「脈脈大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

風秋。」音韻凄響，奉公望之如神仙焉。——大唐新語。上官儀詩，大半都是應制的作品，如詠雪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暎；花明棲鳳閣，珠

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光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注意頌揚，並非佳作。——大概他有感而發者，如七律詠畫障詩，便比應制體的好得多了。他嘗說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

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韻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

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

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得意因新情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

朝朝君未歸是也。（見詩法類格）他又說詩之六對法，為正名對，同類對，連珠對，雙聲對，疊韻對，雙擬對是也。1109. II

【上官赴任】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上官昭容】小名婉兒，乃儀之孫女，武后時，配入掖庭。天性韶警，善文章，舉凡制作，都若宿構，十四歲時，即掌詔命，洋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黥而不殺。中宗即位，大被信任，進拜為昭容，勸帝侈大書

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又當代帝及后長甯安樂二主，眾篇並作，詞旨益新。又時品評羣臣的作品，或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

其時屬文之士，大都浮豔可觀，浸假而感體派，皆由婉兒之力所至。及臨淄王起兵，婉兒被誅，開元初年，玄宗詔令張說哀次其文，計得二十卷，今已失傳，惟

有存詩三十二首而已。上官祖孫因為以一己的好惡與考當時文士，流風所被，浸爾成俗，遂為一體。

故所謂「上官體」者，老實說，即是「臺閣體」或者「試卷體」而已。——朱希祖說劉希夷與上官儀

上

皆學梁簡文——這種體格，祇不過是「文學史」上的一種成績，對於文學的本身實在沒有甚麼關係的。  
1009

【上官體】<sup>7</sup>詩苑類格曰：「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

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芽是也；三曰連珠對，蕭蕭赫赫是也；四曰雙聲對，黃槐綠柳是也；五曰疊韻對，徬徨放曠是也；六曰雙振對，春樹秋池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秋露香佳菊，春風韻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情新因意得，意得因新情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蓋自梁陳以還，詩已進於律體，作者競拘聲病，沈約之後，繼以徐庾，唐興則太宗好宮體，上官儀出，益為綺錯，更立六對之法。逮夫沈宋，又加精切，雖屬辭浮靡，然美

麗可觀。婉兒承其祖武，與諸學士爭騫華藻，沈宋應制之作，多經婉兒評定，當時以此相慕，遂為風俗，故律體之成，上官祖孫之力尤多，世稱其時之製為上官體。<sup>1010</sup>

上官體<sup>1010</sup>

【上官鉉】<sup>8</sup>（四庫總目作鉉。此從清史列傳）三立號松石，明一？至一六八三山西翼城人。一六四三年進士，入清投中書，充陝西鄉試副考官。累遷左副都御史，奏疏數十上，旋因劾滇、廣、閩三藩跋扈狀，左遷太常卿。後三藩皆以謀逆誅，人咸稱其先見。鉉所著有純正齋集八卷。

【上朔紀歲詩編】<sup>37</sup>四卷，續編一卷。清錢塘汪師韓撰。有原刊本。又一本，四卷，分類文編十卷。有原刊本。又一本，四卷，續一卷。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上海電車景緻】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上海碼頭調】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上海之維新黨】十回（？）錢玄同先生曾見印本。

【上海逃難景】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上海游戲場泗洲調】蘇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上海游驂錄】十回。有光緒三十四年上海月月小說社排印單行本。清吳沃堯撰。書先載於月月小說。

【上海大世界景緻】見白相大世界條。

【上海景緻】一名戒燥開筵。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上海吟】上海流行俗曲。(仿開篇體)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上海風景山歌】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上海竹枝詞】一卷。清上海秦榮光撰。有排印本。

【上海小滑頭五更調】蘇州流行俗曲。上海兩宜

社石印本。

【上海慘殺案】福州流行俗曲。(千船歌調)集新

堂鉛印本。

2110。——2110。  
【上古文學】講到我國遼古的文學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們首先若不建立一個信

上

史開始的時代，隨便輕信一切傳說，遂不免以訛傳訛，大講其三皇五帝的文學，或甚至盤古時代的文學，若不是捕風捉影，便是自欺欺人。上古當斷自何代，真不知從何處說起，在此暫舉古人所稱引的最早人物的事蹟，以作比勘之用。尚書總算是很可靠的古籍之一種，據那上面記載的時代，以堯典爲最古，即至春秋時，孔子日常教導人所援引的古代之君，亦限於堯舜至周易繫詞。傳說到伏羲，但此傳並非孔子所作，宋代歐陽修的易童子問久已致疑到戰國時人如莊子之類，又談到黃帝到了漢代的司馬遷作史記立五帝本紀亦託始於黃帝，但他同時又自認「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至於漢代一般造緯書的人，簡直談到五帝以前開闢時事。(參看太平御覽七十八至八十一卷)至司馬貞補史記於是加上三皇本記託始於伏羲至宋代羅泌作的路史集諸緯之大成，又益以道藏之說，更加了上三皇紀與中三皇紀，他又根據春秋元命苞十紀之說，「天地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

六萬七千年。」比今人動以五千年文明古國自誇的人，更張揚萬倍。從以上所舉的例看來，愈是時代愈後的人，所知道古人的時代愈遠，真令人莫明其妙。且最先提出三皇之說的，爲秦博士，他們說三皇爲天皇地皇秦皇最貴。這顯然是由當時一般方士瞎捏古事，以迎合好大崇古的秦始皇帝的心理。堯舜本爲儒家之理想人物，於是農家如許行之徒，又搬出一位較遠的神農來，及至戰國之末，一般道家又請出更神祕的黃帝出來，以與儒家堯舜對抗。到漢代武梁祠畫像如伏羲女媧之類，均爲人頭蛇身，奇離恍惚，亦想當然耳之人物形狀而已。即以後世相傳之虞夏書來說，教人致疑的地方頗不少。懷疑堯舜早有戰國時人韓非懷疑堯典又有東漢時人王充現且姑捨去史實不談，單就文字上看來，已有幾點令人不解。(一)以文學演進的公例推去，不應較爲早出的虞夏書反爲文從字順，排偶整齊而較爲晚出之盤庚大誥反而「佶誦聲牙」，即假定謂堯典爲夏代史官所追記，亦在殷人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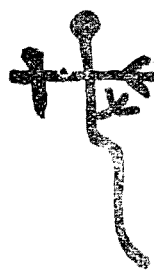
試問當時用何種文字記述大禹夏齊之成。至早想亦不能在東禹以前。(二)禹貢所載禹之治水之不可信，德人夏德在他所作的支那古代史中早已致疑。禹所謂的江河淮濟四澤大水，以及無數小川，合計有數千海里之長，以當時稀少之人口，粗笨之器械，在十餘年中能做成，若大工程，大禹真不是人而是神了！且經近代地質學家考察江河原來都是天然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跡。就是用現代技術來疏導長江，都是不可能的，何況當時沒有鐵器呢？(三)文字演進公例，由簡趨繁。如盤庚等篇所用之字，偏旁都很簡單而禹貢上的的字所用的偏旁很繁複。以現今出土的殷虛甲骨文字爲斷，尚未尋出從金的字，而禹貢上則各類金屬字，都很齊備。古代把銅叫做金，而把今人所稱爲金子的叫做黃金，殷人確能用銅，因出土之甲骨及器物之雕琢工細，有非石器所能爲力的。但殷人尚未能用鐵，而禹貢上則金銀銅鐵錫都早已完備了。不必多舉，只要以上幾個證據，已足斷定尚書有許多篇是後

人增附的。■人類總不免有懷古幽情，每每眷顧着古時的理想黃金時代。且從前人與現代人對於歷史的觀念，很有不相同的見解。自來許多學者，每以退化的眼光去看歷史，覺得人類愈古愈好。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陳蹟，徒令吾人追慕不能自己。現今講歷史的學者，多覺得人類總是向前進化的，黃金時代尚在未來之時，古昔並非真足迷眷，不過聊以自慰。吾國古時儒家道家，都喜歡舉出他們古代的理想國度，借以寄託他們的政治理想，正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所說：「皆務爲治者也。」■夏德以爲中國信史時代，宜從有詩經時講起，那顯然是受了講希臘史的先從荷馬的詩歌時代爲起首的影響。若講信史，定要以周代爲斷，又未免把古史時期太縮短了。■若要確定中國的信史時代，應當以有可靠的文字成立時爲準則。於此不得不聯想到舉世相傳那位造字的始祖——倉頡，倉頡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漢代即有二說：（一）倉頡廟碑「史皇倉頡」此派承認倉頡爲古代造字的帝王，以後羅泌作路

史即以此爲宗，尚（二）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這派又把倉頡由皇帝而貶爲臣僚了。後世宗仰此說的很多。■漢碑多爲今文家言，作說文的許叔重其學出於賈逵與左氏春秋毛詩同爲古文家言，兩說究竟以那一種爲準，至今實無從斷定。總之文字既爲社會公用的符號，實爲社會的公共產物，不能硬派一個人去享獨造之功。無論倉頡是君是臣，怎能包辦造字的全權呢？荀子說得好：「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假定古代有倉頡那樣一個人，也不過是愛好文字者，亦非創造文字者，說他創造文字，周末人尚不承認呢。■所謂倉頡創造的字，據流傳於今日的淳化閣帖中載有一部分，好似符籙一般，固然萬不可信。又據說文禿字說：「禿，倉頡出見人伏禾中故作禿。」說來亦覺可笑，禿非又引倉頡所造的字。「自環爲乙，背乙爲公。」一說文解釋私字引用此說。今存銅器中未見乙字，然公字可見大概都作「乙」形，从八从乙也，非自環之形。■從文字學上去斷定史事，此路是可以通行的。清代

研究文字學的人，以道光前後為轉機。前乎此者是以書證書，如覺宋本說文某字之可疑，乃從玉篇或東韻及其他古書中之引說文者以證明其正謬。如段玉裁嚴可均姚文田等皆是。後乎此者，是以古器文字證書。一般考古金石家的影響及於學術界者不小，每據金文以訂文正字之源流及糾改許書之誤謬。王筠作說文釋例每卷後之附錄，實為近代文字學革命之導火線，然而他還不敢明目張胆攻擊許氏。直到吳大澂出了一部說文古籀補始正式攻擊許氏。然二三十年後的學者能知多少古音古訓，當然是許氏之賜。大約說文中之古文籀文多不可信，而篆文頗多可信的。中國文字可得而徵信的，大概要從殷代講起。夏代文字之傳於今者，盡是偽託，前人辯之已詳，這裏不必多引。至今我們還不能證明夏代的文字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吾國文字由圖畫蛇變而來，可無疑義。故六書應以象形為第一。但圖畫與字之區別究在何處？前者是用一種形體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動作。例如

圖畫中無此實物，只能從兩種形體合成之位置上，尋出一種相當動作之意義。隨後圖畫中之形體，一變而為文字中之名詞。（中國有許多名詞，至今尚未脫離圖畫範圍。）但名詞又不能表動作，乃另造動字以應用，故動字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對圖畫宣告獨立之時。古器所刻文字，簡約且多用方筆，人名每用干支。這兩種正為殷代文字之特點。有人謂以干支命名始於夏之孔甲，殊不知殷之遠祖王亥（即天問該乘季德之該）較孔甲為早，已定干支為名之例。（近人收集殷代文字的一部大著，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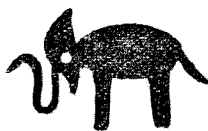


為 人 荷 戈



為 子 抱 孫 荷 字 與 抱 字 在

算羅振玉氏的殷文存一。從前人一尤以宋人爲甚一設法附會圖畫爲字形，每多講不通之處。現在我們要選他們的本來面目，看看這些圖形究竟有些甚麼意義。一「圖騰」之遺制一從殷人所遺留的圖象看來，可見當時社會尚去莽猛時代不遠。雖說脫離了圖騰制度，然而到處尚留着這種痕迹。例如古代銅器上所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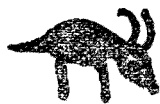


對於宗教之信仰愈深。殷代差不多以鬼治國，些微

上

二，宗  
教之禮  
儀一  
時  
代愈古

小事都要取決於卜故當時對於祭祀的禮節非常重視。今傳世銅器上或刻作



爲祭祀時  
所用之犧  
牲或作爵  
獻酒之狀



或象婦  
人跪而  
奠酒如



如

見於卜辭，此風至周尚盛。如周代武功，以宣王之南服淮夷，北克獫狁，爲有聲有色，故彝器之勒名紀功，亦以此時爲多。惜殷代文字之用尚未廣，故多作圖以表示之。如



象人  
荷戈。



象人執旗

文——二——一〇五



象彎弓欲發



象威

矢在

箭至

若



則顯然活現出一個手執斧鐵  
獻俘於王的勇士的形狀了。  
四田獵之娛樂——殷代尚為遊  
牧時代，人民遷徙無定，隨地獲  
弋鳥獸，如



象射獸之形



象捕鳥之畢，其他種種，不勝枚

舉。以上略略提了幾項殷代圖象的種類，現在要談殷代的文字。二十幾年以前，在河南安陽縣洹水南，古之殷虛中忽然發見大批甲骨文字，經過幾個學者考釋，始確定為殷人文字，所刻帝王之名，從湯起至於武乙，故此種文字，完全已脫離圖畫的範圍。

大概為殷末武乙以後遺物，比銅器的圖形較為晚出。由以上二類文字看來，殷人是由新石器時代而轉入銅器時代的。龜甲和獸骨的本質都很堅硬，非石器所能刻劃的，所用的諒必是銅錫合金的器具。前數年，英人安特生在灑池發見石器，他就斷定殷人還在石器時代，那話是靠不住的。殷之文化——文化與地理極有關係。中國最早的文化，發源之黃河流域，又分為河東與河西兩支派，照古代史冊傳說，從堯舜以來，建都均在河東，從周代起，河之文化始因之崛起。現代吾人知到殷代文化之幾大特點：一、常遷徙——殷人遷都，前八後五，居址無定。二、發明服牛乘馬之法——這是游牧民族，熟習獸性以後而試演的。三、重視牧業——當時人民最重視牧畜之事，常常因爭執一塊小小牧地而雙方打仗。從以上種種情形看來，可以斷定殷人還在游牧民族時代，而且定都每在平原，南至歸德，北至安陽，太行山東的大曠野，都是很宜於畜牧的。由游牧而進為農業時代，實為殷周之際，從幽風等詩可以知



道周人很忙於農事，周人定都岐山以後，是很不易遠徙的。成湯革夏命，武王革殷命，戰國時人批評他們都很隔膜。美之者謂爲「應天順人」，罪之者謂爲「弑君叛逆」。但現今從甲骨文上去攷察，說殷人統一河東，並非事實，當時在洹水左右，即有無數他種民族同他常常搗亂，殷人國際地位並不高，殷之君王也並非天下之共主，不過我們現在沒有發見當時與殷同時別國的記載，只聽殷人一邊之詞，然而亦足見殷人之文化，總較他族爲高了。以傳統論，殷人父子相承，與兄弟相承一例看待，祭祀時所列神位，亦以父子兄弟等平行。確定父子相傳之制，始於周公，即以河西文化，改變河東文化。因父子傳統之制成立，而婚姻制度更加嚴重。且殷人祭祀，考妣一律看待，至於男尊女卑之制，定於周代。王靜安氏的殷周制度論說得很詳細。河東文化，雖被河西文化征服，然而並沒有絕滅，楚人就是此項文化一部分的保存與繼續者。這裏且舉出幾種證據：（一）殷高宗曾伐荆楚，有商頌殷武篇可

證「捷彼殷武，奮伐荆楚，罔入其阻，哀荆之族，有截其所，湯孫之緒。」（二）懋縹鸞，封於楚國，將中原的文物傳播下去。（三）楚人不奉周正朔，而以建丑之月爲歲首，且殷楚皆稱一年爲一祀。（四）殷人尚鬼，楚人亦尚鬼。（五）留傳至今之周代文字，顯分兩源，與周同姓諸國成一派，異姓諸國另外又是一派。此派之中又分爲二，北方以齊爲中心，南方以楚爲中心，而齊楚兩國文字皆纖勁，與殷代的相近，而與周代的不同。（六）楚人書藉，有些爲中原所無的，如楚左史倚相能讀之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周代的人都未見過，大半是從殷代傳下的。（七）楚辭天問最不易解，上半篇譚天象已難解通，下半篇敘述的人事，更看不懂，可見楚人所傳之史事，都有些與中原的不同。近代學者利用甲骨文所發見新字，以解釋天問篇，也足爲殷文北輸入楚國之一證。據上面所述種種證據，足見中國信史，當從殷代開始。殷代文字，確已正式成立。但是我們不能說有了文字，便有文學。譚到殷代文學，如今有無迹象可

以尋求呢？略分三類：（一）甲骨文字——上面所刻的，不外乎干支及卜詞之類。如甲子，乙丑，其風，其雨，大吉，弘吉等，與今日之算命單相似。這種種誠然是很可靠的史料，但決不能稱之爲文學。（二）盤庚——此篇以下文字，古今學者都很信託，但這種誥誡體，在散文中尚佔得到相當的地位，然而也不能稱之爲純粹的文學。（三）商頌——談到殷代的純粹文學，大家都當一致推舉商頌了。不過這篇雖名商頌，是否即產生於商代，到而今頗成問題。關於此篇時代問題，約分以下諸說：（甲）毛詩敍以商頌爲商詩，其言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崩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後來焦里堂尚有「商之詩僅存頌」的話，因爲他尊信古文家之說。（乙）史記宋世家以商頌爲宋詩，謂出於宋襄公之世。此說本出於韓詩。在此兩說以前，國語中魯語閔馬父謂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毛詩改校爲得，已與原文有出入。王靜安氏認商頌爲宋詩，他的理由如下：（

一）校字非校讎之校，周代無校讎事，校讎到漢代方開始。這裏的校字，等於獻字。正考父是宋戴公末年時人，此時周室東遷，禮樂崩壞，正考父於是校商之名頌十二篇，即等於獻商之名頌十二篇。但商頌的作者又是何人呢？現在只存有五篇，如那祀成湯的殷武，美高宗從殷武詩可證非商人所作。（二）再從地理上講，頌文有「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傳與鄭箋對於景山都無解釋，有人說景山就是大山，但魯頌仿商頌而作，魯頌中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徂徠新甫皆山名，則景山亦必爲山名無疑。水經注猶可考見。景山在河南，去商邱不遠。殷都於河北，去商邱甚遠，不能取松柏於景山。至於宋人定都於商邱，到景山去取松柏，是非常之順道而且很容易的。（三）再說到語言一方面，如爲商人所作，則其所用人名地名，應與甲骨文字相近。卜詞稱商而頌稱商，殷卜詞稱湯爲太乙，或稱爲唐，而頌稱湯爲成湯，烈祖，及武王。商爲契丹之封地，頌中稱商者，指他的國都稱殷的是指他的朝代。（四）更從文詞的

風格上來說，商頌的用語不類殷而近周如那之「猗與那與」，「長楚作」，「猗儻」，「隰桑作」，「阿難」，「石鼓文作」，「亞若」，「長楚」以下都不是殷詩，概用的是宗周中葉以下的語言，與尹吉甫頌美宣王所用之語言相類。□無論從那方面去證明，商頌決非商人文學，而甲骨與誥誡，也不登於純文學之堂。再去看殷代的所遺留下的金石文字，然而至今被認為商代銅器上所錄刻的文字，只寥寥幾字或幾句，也是不成其為文學的。□我們從此可以斷定中國文學史的信史時代當自周始。[51]

【上古至五代戲劇】歌舞之興，其始於古之巫乎？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楚語：「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中略）」如此，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中略）及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然則巫覡之興，在少糅之前，蓋此事與文化俱古矣。巫之事神，必用歌舞。說文解字（五）：「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隻舞形，與工同。」

上

意。故商書言：「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漢書地理志言：「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治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鄭氏詩譜亦云：是古代之巫實以歌舞為職，以樂神人者也。商人好鬼，故伊尹獨有巫風之戒。及周公制禮，禮秩百神，而定其祀典，官有常職，禮有常數，樂有常節。古之巫風稍殺，然其餘習猶有存者。方相氏之毆疫也，大蜡之索萬物也，皆是物也。故子貢觀於蜡，而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告以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後人以八蜡為三代之戲禮（東坡志林）非過言也。□周禮既廢，巫風大興，楚越之間，其風尤盛。王逸楚辭章句謂：「楚國南部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俚，因為作九歌之曲。」古之所謂巫，楚人謂之曰靈。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雲中君曰：「靈連蹇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此二者，王逸

皆訓爲巫而他靈字則訓爲神。案說文（一）「靈，巫也。」故雖言巫而不言靈，觀於屈巫之字子靈，則楚人謂巫爲靈，不自戰國始矣。古之祭也，必有尸，宗廟之尸，以子弟爲之。至天地百神之祀，用尸與否，雖不可考；然晉語載「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則非宗廟之祀，固亦用之。楚辭之靈，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詞謂巫曰靈，謂神亦曰靈，蓋羣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爲神之所馮依，故謂之曰靈，或謂之靈保。東君曰「思靈保兮賢姱」，王逸章句，訓靈爲神，訓保爲安。余疑楚辭之靈保，與詩之神保，皆尸之異名。詩楚茨云「神保爲饗」，又云「神保爲格」，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毛拜云「保安也」。鄭箋亦云「神安而饗其祭祀」。又云「神安歸者歸於天也」。然如毛鄭之說，則謂神安是饗，神安是格，神安聿歸者，亦辭爲不文。楚茨一詩，鄭孔二君皆以爲述繹祭賓尸之事，其禮亦與古禮有司微一篇相合，則所謂神保，殆謂尸也。其曰「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蓋參互言之，以避複耳。知詩之神

保爲尸，則楚辭之靈保可知矣。至於浴蘭沐芳，華衣若英，衣服之麗也；緩節安歌，宇瑟浩倡，歌舞之盛也；乘風載雲之詞，生別新知之語，荒淫之意也。是則靈之爲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後世戲劇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巫覡之興，雖在上皇之世，然俳優則遠在其後。列女傳云「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狎徒，爲奇偉之戲」。此漢人所紀，或不足信。其可信者，則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皆在春秋之世。案說文（一八）「優，饒也，一曰倡也，又曰倡樂也」。古代之優，本以樂爲職，故優施假歌舞以說里克。史記稱優孟，亦云楚之樂人，又優之爲言戲也。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杜注「優，調戲也」。故優人之言，無不以調戲爲主。優施鳥鳥之歌，優孟愛馬之對，皆以微詞託意，甚有諷而爲虐者。穀梁傳「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厥後秦之優游，漢之幸倡郭舍人，其言無不以調戲爲事。要之，巫與優之別，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巫以歌舞爲主。

而優以調謔為主，巫以女爲之，而優以男爲之。至若優孟之爲孫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爲相，優施一舞，而孔子謂其笑君，則於言語之外，其調戲亦以動作行之，與後世之優，頗復相類。後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後世戲劇視之也。

附考 古之優人，其始皆以侏儒爲之，樂記稱優侏儒，頰谷之會，孔子所誅者，穀梁傳謂之優，而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均謂之侏儒。史記李斯列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滑稽列傳：「優游者，秦倡侏儒也。」故其自言曰：「我雖短也，幸休居。」此實以侏儒爲優之一確證也。晉語：「侏儒扶盧。」韋昭注：「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爲戲。」此即漢尋撞之戲所由起，而優人於歌舞調戲外，且兼以競技爲事矣。

漢之俳優，亦用以樂人，而非以樂神，鹽鐵論散不足篇，雖云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然漢書禮樂志載：郊祭樂人員，初無優人，惟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有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孟康

上

曰：「象人若今戲魚蝦獅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此外尚有黃門倡。此種倡人，以郭舍人例之，亦當以歌舞調謔爲事，以倡而兼象人，則又兼以競技爲事，蓋自漢初已有之。賈子新書匈奴篇所陳者是也。至武帝元封三年，而角觝戲始興。史記大宛傳：「安息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是時上方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大觝抵，出奇戲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觝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按角抵者，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是角抵以角技爲義，故所包頗廣，後世所謂百戲者是也。角抵之地，漢時在平樂觀，觀張衡西京賦，所賦平樂事，殆兼諸技而有之。「烏獲扛鼎，都盧尋撞，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則角力角技之本事也。「巨獸之爲曼延，舍利之化仙車，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所謂加眩者之工

而增變者也。總會仙倡。戲豹舞熊。白虎鼓瑟。蒼龍吹笙。一則假面之戲也。一女媧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崖立而指揮。被毛羽之襪。度曲未終。雲起雪飛。一則歌舞之人。又作古人之形象矣。一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就。一則且敷衍故事矣。至李尤平樂觀賦（藝文類聚六十三）亦云：「有仙駕雀。其形蚺虬。騎驢馳射。狐兔驚走。侏儒巨人。戲謔爲偶。」則明明有俳優在其間矣。及元帝初元五年。始罷角抵。然其支流之流傳以後世者尚多。故張衡李尤在後漢時。猶得取而賦之也。至魏明帝時。復修漢平樂觀故事。魏略：「魏志明帝紀裴注所引：「帝引穀水過九龍殿前。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故魏時優人。乃復著聞。魏志齊王紀注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云：「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姜維。至亦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勅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粟。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

（謂押詔書）帝懼不敢發。又魏書（裴注引）載：司馬師等廢帝奏亦云：「使小優郭懷袁信。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太后廢帝令亦云：「日延倡優。恣其醜詭。」則此時倡優。亦以歌舞戲謔爲事。其作遼東妖婦。或演故事。蓋猶漢世角抵之餘風也。晉時優戲。殊無可考。惟趙書（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九引）云：「石勒參軍周延爲館陶令。斷官絹數萬匹。下獄。以八議宥之。後每大會。使俳優著介幘。黃絹單衣。優問：『汝何官在我輩中？』曰：『我本爲館陶令。斗數單衣。』曰：『正坐取是。入汝輩中。』以爲笑。」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亦載此事云：「參軍始自後漢館陶石耽。」然後漢之世。尚無參軍之官。則趙書之說殆是。此事雖非演故事。而演時事。又專以調謔爲主。然唐宋以後。脚色中有名之參軍。實出於此。自此以後。以迄南朝。亦有俗樂。梁時設樂。有曲有舞有技。然六朝之季。恩倖雖盛。而俳優罕聞。蓋視魏晉之優。殆未有以大異也。由是觀之。則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爲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

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顧其事至簡，與其謂之戲，不若謂之舞之爲當也。然後世戲戲之源，實自此始。舊唐書音樂志云：「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樂府雜錄與崔令欽教坊記所載略同。又教坊記云：「踏搖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此事舊唐書音樂志及樂府雜錄亦紀之。但一以蘇爲隋末河內人，一以爲後周士人，齊周隋相距，歷年無幾，而教坊記所紀獨詳，以爲齊人，或當不謬。此二者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雖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雖演故事，未言合以歌舞，不可謂非優戲之創例也。蓋魏齊周三朝，皆以外族入主中

國，其與西域諸國，交通頻繁，龜茲、天竺、康國、安國等樂，皆於此時入中國，而龜茲樂則自隋唐以來，相承用之，以迄於今。此時外國戲劇，當與之俱入中國，如舊唐書音樂志所載撥頭一戲，其最著之例也。案蘭陵王踏搖娘二舞，舊志列之歌舞戲中，其間尚有撥頭一戲。志云：「撥頭者，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之也。」樂府雜錄謂之鉢頭，此語之爲外國語之譯音，固不待言。且於國名地名，人名三者中，必居其一焉。其入中國，不審在何時。按北史西域傳有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一按五萬一千里，必有誤字，北史西域傳諸國，雖大秦之遠，亦僅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拔豆上之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此五萬一千里，疑亦三萬一千里之誤也。一隋唐二志，即無此國，蓋於後魏之初一通中國，後或亡或隔絕，已不可知。如使撥頭與拔豆爲同音異譯，而此戲出於拔豆國，或由龜茲等國而入中國，則其時自不應在隋唐以後，或北齊時已有此戲，而蘭陵王踏搖娘

等戲，皆模倣而爲之者歟。此種歌舞戲，當時尚未盛行，實不過爲百戲之一種。蓋漢魏以來之角抵奇戲，尚行於南北朝，而北朝尤盛。魏書樂志言：「太宗增修百戲，撰合大曲。」隋書音樂志亦云：「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一中略一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周明帝武成間，朔旦會羣臣，亦用百戲。及宣帝時，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爲之。至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自是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園門內，綿至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至晦而罷，伎人皆衣綿繡繒絲。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珮，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故柳或上書謂：「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隋書柳或傳：「薛道衡和許給事善心戲場轉韻詩，（初學記卷十五）所詠亦略同。雖侈靡跨於漢代，然視張衡之賦，西京李九之賦，平樂觀，其言固未有大異也。」至唐而所謂歌舞戲者，始多概見。有本於前代者，有出新

撰者，今備舉之。

### 一 代面 大面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戰鬥，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即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

故坊記：「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爲假面，臨陳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 二 撥頭 鉢頭

舊唐書音樂志一則。（見前）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鉢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

### 三 踏搖娘 蘇中郎 蘇郎中

舊唐書音樂志：「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河內有人，貌惡而嗜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其妻美色，善歌，爲怨苦之辭。河朔演其聲而被之弦管，因



寫其夫之容，妻悲訴，每搖頓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樂府雜錄鼓架部條：「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帶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郎有踏搖娘。」

教坊記一則（見前）

#### 四 參軍戲

樂府雜錄俳優條：「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漢館陶令不孰，孰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白衣夾衫，命俳優弄辱之，經年乃赦，後爲參軍，誤也。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言韶州參軍，蓋由此也。」

趙璘因話錄（卷一）：「肅宗宴於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乘簡者，謂之參軍椿。」

范摭雲溪友議（卷九）：「元稹廉問浙東，有俳優周季南季崇，及妻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善弄陸參軍，歌聲徹雲。」

上

（附）五代史吳世家：「徐氏之專政也，楊隆演幼孺，不能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附）姚尅西溪叢語（下）引吳史：「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詭王無敬長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稱參軍，令王髮髻鶉衣，爲蒼頭以從。」

#### 五 樊噲排君難戲 樊噲排閹劇

唐會要（卷三十三）：「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甯殿，上製曲名曰讚成功。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反正，帝乃製曲以褒之，仍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焉。」

宋敏求長安志（卷六）：「昭宗宴李繼昭等將於保甯殿，觀製讚成功曲以褒之，仍命伶官作樊噲排君難戲以樂之。」

陳暘樂書（卷一百八十六）：「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乃劉季述，始作樊噲排閹劇。」

此五劇中，其出於後趙者一（參軍）出於北齊或周隋者二（大面踏搖娘）出於西域者一（撥

頭一惟樊噲排君難戲，乃唐代所自製，且其佈置甚簡，而動作有節，固與破陣樂、善樂、諸舞相去不遠；其所異者，在演故事一事耳。顧唐代歌舞戲之發達，雖止於此，而滑稽戲則殊進步。此種戲劇，優人恆隨時地而自由為之，雖不必有故事，而恆託為委事之形，惟不容合以歌舞，故與前者稍異耳。其見於載籍者，茲復彙舉之，其可資比較之助者，頗不少也。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二）「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罪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

舊唐書文宗紀：「太和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上宴羣臣於麟德殿，是日，雜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黷。』亟命驅出。」  
高彥休唐闕史（卷下）「咸通中，優人李可及者，

滑稽諧戲，獨出犖流，雖不能詼諷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廷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倡優為戲，可及乃儒服險中，袞衣博帶，攝齊以升講座，自稱三教論衡。其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是婦人。』問者驚曰：『何也？』對曰：『金剛經云：敷座而坐。或非婦人，何煩失坐，然後兒坐也。』上為之啓齒，又問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對曰：『亦婦人也。』問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復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乎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文宣王何人也？對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對曰：『論語云：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待嫁奚為？』上意極歡，寵錫甚厚。翌日，授環衛之員外職。」

唐無名氏玉泉子真錄（說郛卷四十六）「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集其家，僮教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於堂下，與妻李坐觀之。僮以李氏妬忌，即以數僮衣婦人衣，曰

妻曰妾，列於傍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而然且觀之。僮志在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六）「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馭之日，面陳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移刀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官。」

### 附五代

北夢瑣言（卷十四）「劉仁恭之軍，爲汴帥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河唐。他日命使聘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

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

錢易南部新書（卷癸）「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日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

鄭文寶江南餘載（卷上）「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人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

又（卷上）「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來矣。』崇聞之，計口微渠，伊錢明年又入覲，人不敢交語，唯道路拭目，將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持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而獲譴者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糞。』」

觀上文之所彙集，知此種滑稽戲，始於開元，而盛於晚唐。以此與歌舞戲相比較，則一以歌舞爲主，一以言語爲主；一則演故事，一則諷時事；一爲應節之舞蹈，一爲隨意之動作；一可永久演之，一則除一時一地外，不容施於他處。此其相異者也。而此二者

之關鍵，實在參軍一戲。參平之戲，本演石軌或周延故事。又雲漢友議謂：「周季南等弄陸參軍，歌聲徹雲。」則似爲歌舞劇。然至唐中葉以後，所謂參軍者，不必演石軌或周延，凡一切假官，皆謂之參軍。因話錄所謂女優弄假官參，其綠衣秉簡者謂之軍參，格是也。由是參軍一色，遂爲脚色之主。其與之相對者，謂之蒼鶻。李義山驕兒詩：「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五代史吳世家所紀，足以證之。上所載滑稽劇中，無在不可見此二色之對立。如李可及之儒服險巾，裴衣博帶，崔鉉家僮之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南唐伶人之綠衣大面，作宣州土地神，皆所謂參軍者爲之。而與之對待者，則爲蒼鶻。此說觀下章所載宋代戲劇，自可了然。此非想像之說也。要之唐五代戲劇，或以歌舞爲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視南宋金元之戲劇，尚未可同日而語也。

【上古傳疑之詩篇】研究吾國古代文藝者，自當以詩經爲始。詩經以前之文學作品，殆不可考。鄭玄之言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

於高辛，其時有亡，載藉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昉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詩譜敘）則虞夏以前，篇章無存。後之人無得而考見焉。S. Mackenzie 謂原始時代文學之特徵爲口頭的 (oral) 如希臘荷馬詩本爲零片之集合品；曾經歷代多種之口頭傳述，後乃寫於文字，曾加以修正與潤飾者也。吾國最單之詩歌，爲周漢人所傳述者，如伊耆氏之蜡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見禮記郊特牲）黃帝時之斷竹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見吳越春秋劉勰文心雕龍謂爲黃帝臨時詩）又堯時之擊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見刑子）舜時之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尸子及孔子家語。零片斷簡，殊不足以屢讀者之望。日本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謂：「擊壤近老莊之思想，南風似楚辭之句讀。」則此等詩歌，究爲

後人所追記，或周漢人所偽託，亦莫敢質言其確。近人以爲其歌辭之合於原始社會情形者，大都可信。如伊耆氏蜡辭爲當時農民祭祀之祝辭，以吾國最重農業者也。斷竹歌則原始民族守尸時之挽歌；古無衣衾棺槨，葬尸曠野，恐爲禽獸所食，乃手執弓彈，助孝子以守其父母之遺尸（見朱謙之文存）此以詩歌意義與當時社會情形吻合，似可依據，然亦不過推測之辭耳。

【上柱歌】樂府清商歌吳聲歌篇名。

【上墳】北平流行俗典石印本。

【上墳伊州】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上樹的虎不喇】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上林苑題詩】廣東流行俗曲，龍舟歌五桂堂鉛

印本。

【上林春】一本。明姚子翼撰。傳奇。

【上林春】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上林賦】司馬相如作上林一賦，與前篇子虛名爲兩篇，實則一篇。故太史公合之極是。是篇雙接齊

上

楚歸到天子，以入上林之事，彼此自相銜接。前作東西南北，序一雲夢獨詳，此則東西南北兼序四海八荒獨略。前作其中其上冠在上，此則到置在下。章法汎淫泛濫一段，言水澤崇山龍從一段，言山林，前作山在前，水在後，此則水在前，山在後。前作山詳而水略，此則山略而水詳。章法序山水是第一節，其南其北，與前作同。祇序南北，與前作異。一段序東與兼序獸。次段序宮館，三段序果木，四段序木上之獸，五段總結。序上林苑內是第二節。其第三節序田獵事，分三段寫，先序鹵簿車騎，次序獵獸，又次序弋鳥。第四節序罷獵而歸。第五節置酒，一段是音樂，一段是女色。前作祇說得衣服，此運筆及容貌。妖冶二句指面，使嫫三句指身，獨蘭四句指衣服，芳香二句指氣味，皓齒四句細分齒眉目，色投二句指意態，搢語俱各工妙。第六節爲曲終諷諫，首段警泰戒侈，仍就上林苑說，語不離宗。次段發政施仁，仍用車馬射弋事，與前映帶。三段興仁慕義，仍點獵一句，繳還通篇。四段反振收完兩賦，流連藻續，汎濫爲章。劉彥和所謂

長卿之徒，詭勢環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者，非邪。至如前篇「楚王適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千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之服勁箭，陽子駢乘，熾阿爲御，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後篇

「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楚，頰杳眇而無見，仰板楅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蚺鏐於東廂，象輿婉僂於西清，靈園燕於閨館，偃佺之倫，暴於南榮。」以至

「盧橘夏熟，黃甘橙棗。」或夸飾過甚，言涉於虛，或詭濫無稽，生非其壤，淫文放紛，要非詞賦之所病，劉彥和所謂理侈而詞溢者此也。張惠言曰：「斷以正誼，不由於蔓，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猶有樞，執有虛，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宦突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

吾於是賦見之矣，殆亦縱橫之別派歟。

【上聲歌】樂府清商歌吳聲歌篇名。古今樂錄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

錄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

調名。如古歌辭所言，謂哀思之音，不及中和。按古辭八曲均存。

【上書房消寒詩錄】一卷。清人所撰，有詒晉齋刊本。

【上成親王書】不分卷。清陽湖洪亮吉撰。

【上投題詩】上投之題皆身在下位，用於當事者。其人或係世胄，則須敘其家門；其人或任事權，則須稱其功德；其人或係舊交，則須追論其疇昔游處；其人或係通家，則須鋪述其父祖款曲。中間或引用同姓古彥，以幼閱閭淵源；或歸美所居山水，以見地靈人傑；或揄揚其現在官職，以見器局有餘，將來當更超擢。若欲求見，則須言企慕之誠；若欲干請，則須言貧困之狀；若欲乞其薦達，則須先自謙抑，然後言略。有何長足取，末俱歸於感恩，思效報德，不忘之情。或不欲徑露傷雅，則借託於物象，如蠅之附驥，婦之媚夫，絲蘿其附喬木等類，又須地步據得高，架子張得大，使人尊敬而不取輕狎，方爲得體。忌在太誇近諛，太卑近諂，或忤犯不知避諱而近於不諳事宜。

夫絲蘿其附喬木等類，又須地步據得高，架子張得大，使人尊敬而不取輕狎，方爲得體。忌在太誇近諛，太卑近諂，或忤犯不知避諱而近於不諳事宜。

【上陵】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陳沆：凡二十二句。宣紀神爵元年詔曰：「迺者，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甘露二年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正此詩所詠者也。按篇中明言「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陳氏之說是也。漢食舉曲亦有上陵，前人亦不能斷其是相同否。

【上陵食舉】樂府燕射歌食舉樂篇名。宋書十九：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按鏡歌第八曲上陵，不知與此同否。

【上尾】詩之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

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則同，是犯上尾。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與齊皆平聲。又如庭陔有若榴，綠葉合丹榮，榴與榮亦平聲也。又一句尾字，與三句尾字，連用同聲，是亦上尾。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又如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秋月，素扇皆去聲，亦犯上尾矣。其在七律，如杜甫詩：

上

春酒杯濃琥珀薄，與誤疑茅堂入江麓，同係入聲；王維詩：新豐樹裏行人度，與聞道甘泉能獻賦，去聲同韻，皆犯上尾也。又如杜甫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麟識聖顏，王母函關宮扇聖顏俱在句尾，未免疊足，亦犯上尾。若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虎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前聯拈落長二字於句尾，後聯移深漫二字於上面，便不犯同矣。

【上邪】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陳沆：此忠臣被讒自誓之詞，歟抑烈士久要之信歟。廉頗然烈烈然。而莊氏（述祖）謂男慰女之詞，為不稱矣。凡九句，按此篇之為誓詞，甚為明顯。他究竟是怎樣的人的誓詞，則無從斷定。但是從鏡歌的來源上看來，從此篇表情之熱烈上看來，或者是男女間的誓詞，正與歡閉變歌「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相同。

【上留田】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崔豹：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見古今注）樂府廣題：蓋漢世

人也。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有上留田行，今不歌。按古辭尚存。郭茂倩不正載古辭而首刑魏文擬作不知何故。古詩紀列古辭於雜曲非也。

【上翁覃溪冊子】一卷。清臨川李夢松撰。有嘉慶刊本。附粵東雜詩後。

【上小樓】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上小樓表頭子】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上榷台】山東流行俗曲。燕影劇鉛印本。

【上科】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止庵詞】一卷。清荆溪周濟撰。有道光刊本。在周

止庵遺稿內。自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亦能踵美，止庵又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絲人，緣劇悲喜，能出矣。至其所撰詞辨，及宋四家詞筏，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

也。止庵自作諸詞，亦有奇旨，惟能入而不能出耳。如夜飛鵲之海棠，金明池之荷花，雖各有寓意，而詞涉隱晦，如索枯謎，亦是一蔽。蓋詞本於詩，當知比興，固已究之尊前花外，豈無即景之篇，必欲深求，殆將穿鑿，皋文與止庵，雖所造之詣不同，而大要在有寄託，尚蘊藉，然而不能無蔽，故二家之說，可信而不可泥也。

【止庵集】三卷。清周濟撰。在常州先哲遺書續編內。

【止齋文集】五十一卷。附錄一卷。宋陳傅良撰。是集為其門人曹叔遠所編，集中多經世之文，不專於坐談心性，且少作皆削棄不存，去取亦為精審。許氏有宋嘉定壬申徐鳳刊本，又明弘治刊本，正德中林繁長刊本，清乾隆中刊本，道光甲午陳用光刊本，明刊五十二卷本，永嘉叢書本。

【止齋論祖】五卷。宋陳傅良撰。蓋為應舉而作。

【止齋尺牘】清歙縣朱靖撰。有嘉慶刊本。

【止不住的】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選鉛印本

【止軒詩稿】清乾隆間趙鈞形撰。

【止止堂集】五卷。明戚繼光撰。繼光有平倭功，當時推為良將，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而雜說中乃多

及陰鷲果報神怪之事。

【止泉文集】八卷。清朱澤澤撰。凡詩一卷，語錄一

卷，書牘四卷，雜著二卷。

【止泉先生文集】八卷。清寶應朱澤澤撰。有乾隆

刊本。

【止溪詩文鈔】二卷。清海昌朱嘉徵撰。有光緒傳

卷樓刊本。

【止堂集】二十卷。宋彭龜年撰。原本久佚，此從永

樂大典錄出。凡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首，其

中奏疏劄子五十五篇，數陳明確，多關於國家大計，

有聚珍板本，閩刊本。

【此君書樓印鈔】九卷。清奉賢夏際唐撰。有道光

刊本。

【此山集】四卷。元周權撰。是集為陳旅所選定，別

擇特精，歐陽元序稱其無險勁之詞，而有深長之味，

無輕靡之習，而有春谷之風，品題亦頗當云。有刊本

路小洲有鈔本十卷，許氏有鈔本十卷，孫仲容有明

舊鈔本四卷。

【此本軒直寄詞】二卷。清焦袁熹撰。李健林云：直

寄詞高麗精巧，音節間超然入勝，昔人稱梅溪融情

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作者亦然。

【此觀堂集】六卷。明羅萬藻撰。萬藻與章世純等

竝以制義名一時，號江西四家。此集制義之序居三

分之一，蓋其平生精力所萃也。

【步西園舟結連環案】北平流行俗曲。寬宥續譜

本刊本。

【步非煙】步非煙為或公業之愛妾，以與青年趙

象通，事露，為公業所答死。皇甫校有撰非煙傳，見唐

人說薈。非煙有詩數首，大抵哀豔如一，綠慘復絨，不

自持，只因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怒脈脈春情

更晚誰。又「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軟怯曉風。」

又「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花裏送春歸。」又有

此步

答趙象書，載歷代女子文集。〇卅一

【步出夏門行】樂府相和歌大曲篇名。楊銜之：洛陽北面有二門。西頭曰大夏門，漢曰夏門，魏晉曰大夏門。嘗造三層樓，去地二十丈。洛陽城門樓皆兩層，去地百尺，惟大夏門薨棟千雲。（見洛陽伽藍記）樂府詩集二十七隴西行一曰步出夏門行。按隴西與夏門相距很遠，且一為大曲一非大曲，可見不能強合為一。70

【步蒼苔穿芳徑】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刊本。

【步蒼苔月朗風清】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刊本。

【步里客談】二卷。宋陳長方撰。氏家於步里，遂以名書。所記多嘉祐以來名臣言行，而於熙甯元豐之間邪正是非尤三致意。有墨海金壺本，守山閣本。

【步甲挑缺】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仁峯文集】二十四卷。外集一卷。明汪循撰。循亦講學之流，其文第取疏暢，不事翦裁，詩亦不出擊壤

一派。

【仁山集】六卷。宋金履祥撰。其詩皆擊壤集派，頗不入格。其文持論頗有根柢，與空談性命者不同。有明正德戊辰刊本，萬歷己亥重刊本三卷，清雍正乙巳金洪勳刊本精，振綺堂有仿宋鈔本四卷，金華叢書本，率袒堂五卷本。

【仁貴征東紅衣記】四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刊本。

【仁貴征東紅衣記】見紅衣記條。

【仁節遺稿】明陶琬撰。其學以佛為宗，詩文多類禪偈，不出李贄屠隆舊習。

【征方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征西說唐三傳】十卷。八十八回。亦名異說後唐傳。三集薛丁山征西樊梨花全傳。有坊刊本。清無名氏撰。題「中都逸叟編次」。

【征西傳】已佚。見九一居主人征播奏捷傳序引。此與忠國傳兵火傳不知所演何事。九一居主人序征播奏捷傳在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則皆萬歷癸卯

前書也。

【征行題詩】征行之題，須寫跋涉之情，及見聞之景，與登臨略似。867

【征南草一卷】明王邦俊撰。是編在貴州時所作。

【征東傳】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征東傳鼓詞】六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印本。

【徑山游草】一卷。清錢塘吳焯撰。有民國六年刊本，在松鄰叢書內。

【俳歌辭】樂府舞曲散樂篇名。樂府詩集五十六。一曰侏儒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說文曰：「俳，戲也。」穀梁曰：「魯定公會齊侯于夾谷，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范甯云：「優，俳，施，其名也。」樂記：「子夏對魏文侯問曰：『新樂進俯退俯，俳優侏儒，優雜子女。』」王肅云：「俳，優，短人也。」則其所從來亦遠矣。南齊書十一：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歌俳歌八曲，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隋書十三：魏晉故事有侏儒導引，隋文帝以非

正典罷之。按古詞尚存，見宋志。860

【俳賦時期】魏晉而後，降及六朝。賦體日即靡儂再變而為俳賦。鑄辭務極妍華，琢句必求駢偶。關中之古意已漓，江左之澆風斯扇。建安七子，雖居漢季，實為魏臣。七子之中，王粲獨長詞賦，偉長佳製，可匹仲宣。子桓論女以為張蔡不過，孔璋公幹之徒，非其儔也。與七子同時者，厥惟曹氏昆弟，子桓所作，頗有可觀，然而不見錄於文選。子建以繡虎之才，雄視當代，其所為洛神賦，美人芳草，託屈原宋玉喻之，思鋪采摛文，膾炙鮑綺靡之習，非有八斗之雄才，甯成此一朝之傑作哉。兩晉文學，首推太康，陸左潘張，蜚聲洛下。士衡江左清才，情辭富麗，文賦一篇，述先士之感藻，雕龍十卷，詎揜蓋其華思，惟是字必對偶，句必駢儷，六朝之風尚已成，益非鄴都之氣韻矣。安仁翩翩風度，擲果才華，所作藉田諸賦，其雄渾處，已入淵雲之室。所謂陸才如海，潘才如江者，洵篤論也。太冲辭藻壯麗，不讓潘陸。三都之宏肆，足以振墜緒於班張，兩京之後，一人而已。士龍以下，可無論焉。南

徑俳

渡而還，惟淵明閑情一賦，樂而不淫，猶有風人之致。元嘉之際，顏謝齊名，延年之赭白馬，頗著稱譽。康樂爲五言之雄，不以駮些見長，惠連希逸，以雪月並傳，烏衣子弟，流風未替。他如明遠之蕪城，文通之恨別，蕪城則蒼涼道勁，恨別則哀怨芳菲，胥一時傑構。爲六朝之殿者，則惟子山庾氏，其哀江南賦，臚陳史實，譏彈得失，歎鄉園之途修，寄歸思於楮墨，允爲當時絕作。其小園枯樹，亦不減齊梁藻麗，江左風流，猶有存焉者也。李以詩賦取士，首重聲律，及其至也，益以限韻，桎梏既多，真氣乃喪。其下焉者，專騫雕績，競尚浮詞，文之內質，斯索然矣。是爲律賦。趙宋一代，有所謂文賦者，出歐之秋聲，蘇之赤壁，咸推絕唱。其體於陳情體物之外，雜以議論，兼之感慨，其辭則以散文爲之，此乃雜言有韻之文耳，非賦家正則也。

【能開草堂稿】一卷。清嘉興沈鑫撰。有光緒刊本。

附嬰山小園詩稿後。

【能知他泛情波】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志林鐘商中，有泛情波曲。

【虛亭詩鈔遺什】一卷。清嘉定王爾達撰。有北京排印本。在先澤殘存內。

【虛齋集】五卷。明蔡清撰。按清學以窮理爲主，雖萬守朱子之說，而不務黨同伐異。其文章亦淳厚樸直，言皆有物，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有明正德刊本。乾隆壬戌族孫廷魁重刊本十三卷，入存目八卷。

【虛齋先生遺集】十卷。明祝萃撰。文頗春容，詩亦妥帖。

【虛一齋集】五卷。清陽湖莊培因撰。有嘉慶刊本。

【虛受齋詩鈔】清嘉慶閻李光庭撰。

【虛受堂文集】十六卷。清長沙王先謙撰。有民國四年虛受堂刊本。在王先謙所著書內。

【虛受堂詩存】十八卷。清長沙王先謙撰。有民國四年虛受堂刊本。在王先謙所著書內。

【虛受堂書札】二卷。清長沙王先謙撰。有民國四年虛受堂刊本。在王先謙所著書內。

【虛白齋存稿】十卷。清山陰吳壽昌撰。有原刊本。又一本，二卷。有乾隆刊本。



【伍喬<sup>20</sup>】後晉——九三六頃廬江人。唐才子傳云：「與杜牧之同時擢第。」今唐詩所收喬詩中，有聞杜牧赴闕一首。按杜牧及第，在太和二年，即公元八二八年。若據此，則與張洎在世年代，相差百年左右，二人友善，當為齊東之語。但各書都以喬為五代人，故亦從之。少隱廬山讀書。擢進士第。與張洎友善。洎任南唐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喬時任欽州司馬，常自傷不調，乃作詩寄洎，戒洎游宴時投之。洎得詩，大為感動，為言于主，召還，為考功員外郎。全唐詩錄存他的詩為一卷。

【伍<sup>21</sup>部詩集】伍兆鼈撰。

【伍堯法<sup>402</sup>式善】原名運昌，字開文，號時帆，清——一七五三至一八一三蒙古爾濟氏人。隸內務府正黃旗。卒年六十一。清史列傳作六十二歲，卒年同。此從五續疑年錄據文獻徵存錄。一七八零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累官至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為庶子，在館纂皇朝文類及全唐文。未幾，乞病歸。所居在地安門北，背城面市，有詩龕及

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間以法書名畫。尤喜獎藉後進，海內名士，輒以詩文投贈。法式善詩主王孟章，柳性極平易，而所為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嘗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為湖海詩六十餘卷，自著有存索堂詩集三十八卷，及清秘述聞，槐廳載筆。（均清史列傳）

【伍袁<sup>407</sup>萃】聖起，明——一五九五年頃吳縣人。一五八零年進士，授貴溪知縣。歷官廣東海北道副使，中官李敬轄珠池，其參隨擅殺人，袁萃捕論如法，遂請告歸。袁萃著有林居漫錄前集六卷，疇集五卷，及彈園雜誌（明史本傳）

【伍<sup>8</sup>餘福】天錫，明——一五三一年頃臨川人。一五一七年進士，官陝西按察司副使。餘福著有草野集聞一卷，陝西志三十卷。

【虎<sup>21217</sup>岑集】清馬敬思撰。

【虎<sup>26</sup>伯恭】明——一三六頃西域人。居錢塘。工曲，與弟伯儉，伯讓以孝義相友愛。當時錢塘風流人物，咸以伯恭兄弟為首稱。

【虎牢關】(快書)北平流行俗曲。

【虎牢關】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虎牢關三戰呂布】一本。元武漢臣撰。雜劇。

【虎牢關三戰呂布】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虎牢關新華雄】北平流行俗曲。(快書)鉛印本。

【虎運綜容】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虎溪漁叟集】十卷。清劉命清撰。詩文皆不入格。

蓋個儂自豪之士。負氣縱橫。而學問則未能深造也。

【虎皮袍】一本。金無名名氏撰。雜劇院本。

【虎媒記】一本。清顧景星撰。傳奇。景星字赤方。號

黃公。嶺春人。

【虎囊彈】一本。清邱園撰。傳奇。園字嶼雪。常熟人。

尤侗邱嶼雪像贊。君善顧曲。梨園樂府。吾和而歌。紅

牙畫鼓。

【虎邱詩集】一卷。明王賓編。是編專錄虎邱題詠。

【虎邱山】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虎關馬氏女】有秋閨夢。戍七言律詩一百首。蓋

虎關將家婦也。蒲田宋珏客越。得之於荒村老屋中。

見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為驚歎錄而傳之。題曰香魂集。二七〇

【盧亭亭擔水澆花】一本。元李文蔚撰。雜劇。

【盧文弨】召弓。號磯漁。又號抱經。清一七一一

至一七九五。浙江仁和一(一作餘姚)人。卒年七十

九。一七五二年。一甲三名進士。歷官侍讀學士。充湖

南學政。乞養歸。主講江浙書院。二十餘年。以經術導

士。文弨與戴震。段玉裁。友善。好校書。曾校刊抱經堂

叢書十五種。又苦刻板不易。合經史子集三十八種。

摘字而注之。名曰羣書拾補。他著有抱經堂集三十

四卷。儀禮注疏詳校十七卷。鍾山筭記四卷。龍城筭

記三卷。廣雅釋天以下注二卷。(均清史列傳)

【盧諶】子諒。晉一二八四至三五零。范陽涿人。卒

年六十七。清敏有思理。善屬文。事劉琨。為司空從事

中郎。琨敗。往投遼。西段末波。遼西破。為石虎所得。以

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冉閔。殊石氏。諶隨軍。於襄國

遇害。堪所撰祭法。莊子注及文集十卷。(隋書。唐書

盧

經籍志)

【盧亘】<sup>101</sup>彥威，元一二九四頃汲郡人，幼穎悟，爲人雄逸，尤工於詩，元貞中（公元一二九六年左右）以擬著滕王閣記，受知於顯達，荐爲國史院編修官，至侍制。亘著有彥威集（元詩選）。

【盧元素】<sup>102</sup>靜香，清江都人，淑蓮其小字也。工詩，與駱佩香齊名，有「女盧駱」之號，畫亦相埒。靜香詩風流綽約，在隨園弟子中，與織織相近，然其神韻婉絕，則又似漁洋一派。墨林今話稱其能詩工畫，尤善繡，有鍼神之目，嘗繡三朵花圖，并繡已作，呈曾賓谷，賓谷亟賞之，王梅卿所謂「人傳盧駱代能文」者也。<sup>103</sup>

【盧元明】<sup>0</sup>幼章，魏—五三四頃范陽涿人，涉獵羣書，兼有文義。少時，中山王熙見之，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累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作幽居賦。天平初，拜尚書右丞，兼黃門郎，本州大宗正。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女士啓淫污，元明不能絕，又好以世地

自矜，時論因此輕之。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又著有文集十七卷（兩唐志作六卷，此從隋書志）。

【盧延讓】<sup>12</sup>子善，全唐詩話作盧延遜。唐—九零二頃范陽人，天才卓絕，爲詩師薛能，詞意入僻，不尚纖巧，多壯健語，爲人所嗤。侍御史吳融出官峽中，時延讓布衣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贊謁，適融弟得延讓詩百餘篇，融讀之，驚爲去人遠絕，雖淡近，然自成一體。遂厚禮待之，贈給甚多，且爲譽揚。九零零年登進士第。郎陵雷滿辟爲從事，滿敗，歸蜀王建，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終刑部侍郎。延讓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盧延讓詩】<sup>0</sup>其詩很多平常容易的話，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苦吟）、「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松寺）等詩，可以充其代表。楊升菴云：「晚唐亦有數等，如羅隱、杜荀鶴、晚唐之下者，李山甫、盧延遜，又其下者，望羅杜又不及」。



矣！其詩如『一個稱衡容不得』又『一領青巾消不得』之句，其他如『我有心中事，不向章三說』『昨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又如『莫將閒話當閒話，往往事從閒話生』……：此類皆下淨便人口中語……：（升菴詩話）可嘆晚唐用淺近辭語做詩的人，却橫遭宋明以來批評家

的指誦！有誰能夠察知唐詩到了這時，獨有他們才有一些兒新生機呢？ 1009

【盧琦】希韓，號立齋，元——三五四頃惠安人。一三四年舉進士第。遷永春縣尹，有惠政。安溪寇亂，琦率邑人大破之。歷官漕司提舉。除平陽州，命下而卒。琦著有圭峯集二卷。

【盧柔】子剛，西魏——五三五頃范陽涿人。少孤，為叔母所養。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讖。臨淮王司徒王彧，見而器之，賀拔勝出牧荊州，柔為掌書記。軍旅機務多參與之，宇文泰引為行臺郎中，與蘇綽並掌機密。沙苑之役，軍書傍午，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孝

閔帝時，拜內史大夫，進位開府，卒於位。柔著有詩、頌、碑、銘、檄、表、啓，共數十篇。

【盧愛兒傳】參看過惡傳條。

【盧維禎】瑞峯，號水竹居士，明——一五八二頃漳浦人。一五六八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維禎著有醒后集五卷，續一卷。

【盧德儀】儺蘭，清黃巖人。有蕉尾閣稿，見張文虎盧孺人傳。

盧

【盧積】淑徽，宋——九六二至九八八頃杭州人。卒年二十七。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喜研周易、老子、徐鉉奇之，為譽於朝。九八八年登進士第。補調真定，東鹿主簿。適契丹圍城，未及赴而卒。積著有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篇。

【盧象】為卿，唐——七四一頃汶水人。唐才子傳云：鴻之姪，恐不確。攜家久居江東。開元中，與王維齊名，仕為秘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張九齡深器之。累官司勳，員外郎。象名盛氣高，少所卑下。遂為飛

文

文——二——一三一

語所中，左遷齊、鄆、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郎。安祿山之亂，象受僞署，因貶永州司戶。起爲主客員外郎，道病，遂卒於武昌。象著有文集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盧象昇】建斗，明——一六零零至一六三八，宜興人。卒年三十九。一六二二年進士。歷大名、廣平、順德兵備。舉卓異，進按察使。象昇善射，精將略，能治軍。山西賊入畿輔，數破之，以右僉都御史撫治隕陽，與總督分道擊賊，所戰皆捷，威名遠震。進兵部侍郎，賜尚方劍。李自成勢甚盛，大破之。會京師告警，召入衛。尋總督山西，大興屯利。時宰臣等與之不合，遇事輒掣肘。師次蒿水橋，與清兵遇，破盡矢窮，奮門而死。福王時，追諡忠烈。清諡忠肅。象昇著有忠肅集三卷。

【盧殷】<sup>2724</sup>唐——八零五頃，范陽人。爲登封尉。全唐詩錄存他所作詩十三首。

【盧僎】<sup>2728</sup>唐——七零八頃，相州臨漳人。自開喜尉入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僎工詩，所作今存十四首。

見全唐詩

【盧從史】<sup>282</sup>一本清羣玉山樵撰雜劇。

【盧從愿】<sup>7</sup>子襲，唐——六六八至七三七，相州臨漳人。卒年七十。能詩，弱冠舉明經，又應制舉，拜右拾遺，歷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睿宗即位，拜史部侍郎，精心典選，有美譽。開元末，以吏部尚書致仕，卒諡曰文。

【盧綸】<sup>289</sup>允言，唐——七七三頃，河中蒲人。天寶之亂，客居鄆陽。大歷初，數舉進士不第，元載素賞其文，取以進，補闕、御史。累遷檢校戶部郎中、監察御史。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建中初（七八零年）爲昭應令。渾瑊鎮河中，就家禮起爲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貞元中，韋牟渠表其才，德宗召見禁中，有所作，常使慶和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湓、夏侯審、李端皆工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綸著有詩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盧寧】<sup>302</sup>獻子，（一作名寧忠，字獻甫）號冠巖。

山東明！一五五六頃南海人。一五四四年擢進士。第官至登州府知府。宁受業於香山黃佐。佐講王守仁。湛若水之學。所著今存五鶴別集五卷。

【盧宗回】<sup>310</sup>望湖唐南海人。登進士第。終集賢校理。全唐詩錄存詩一首。<sup>311</sup>

【盧溪集】<sup>312</sup>五十卷。宋玉庭珪撰。是集凡古近體詩二十五卷，雜文二十五卷。其脫稿不全者亦附於卷末。劉澄評其文在廬陵可繼歐陽修。楊萬里亦謂其詩出自少陵昌黎。大要主於熙剛渾大。語雖澁重。要得其近似。有宋淳熙十四年刊於吉州兆岡劉宅梅溪書院。本明嘉靖中吉州重刊本。明刊本。

【盧湛】<sup>341</sup>子諒。晉一。二八四至三四零。范陽涿人。史稱其深敏有理思。性好老莊。嘗為劉琨主簿。琨誅後。投依石季龍。遭冉閔誅。石氏遇害。卒年六十七歲。盧湛詩也。頗有越石的氣味。四言詩直是分別不出美惡來。五言詩於煅鍊與剛勁上雖若不逮。然而消閑散逸處。却又非琨所及。<sup>1106</sup>

【盧汝弼】<sup>341</sup>唐人。登進士第。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

盧

後依李克用。表為節度副使。全唐詩錄存詩八首。<sup>313</sup>

【盧鴻】<sup>371</sup>顯然。舊唐書作盧鴻。一字浩然。唐才子傳作盧鴻。字浩然。此從新唐書。唐一七一三頃。其先幽州范陽人。徙家洛陽。博學工詩。善書畫。隱居嵩山。玄宗備禮徵請。至於再三。始強至東都。謁見不拜。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鴻固辭。復下詔許還山。賜隱居服。為營草堂一所。鴻回山。大廣精舍。從學者至五百人。所居室。號曰寧極。及卒。詔賜萬錢營葬。鴻詩以嵩山十志十首最著名。

【盧祖皋】<sup>372</sup>中之。又字次夔。號蒲江。宋一。二零六頃。永嘉人。樓鑰之甥。工詩詞。嘗與「永嘉四靈」相倡和。一一九九年進士。嘉定中。一一二一六年前。后。為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祖皋詩集今不見。僅存蒲江詞一卷。

【盧祖皋詞】在祖皋當時。永嘉詩人。爭學晚唐體。製嘗與徐照（道暉）、徐玘（文淵）、翁卷（靈舒）、趙師秀（紫芝）等「四靈」詩友相倡和。亦復不

相伯仲，惜其詩集不傳耳。黃叔暘云：「中之樂章甚

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所選中興以來絕

妙詞，幾全采入，可謂甚矣。盧祖皋詞，或病其偶句

太多，未足驚目。毛子晉云：「柳色津頭法綠，桃花

渡口啼紅。」一鳥夜啼離恨，較之秦七「鶯嘴啄

花紅溜，燕尾點波綠皺，不更鮮秀耶？」又「玉蕭吹

微，窻梅花月無語，只低眉，閑拈雙荔枝。」一菩薩蠻

春思，一直可步趨南唐。孤枕夢回推塞遠，小樓吹

徹玉笙寒。一矣。至如「江涵雁影梅花瘦，一賀新

郎賦釣雪亭。」一花片無聲簾外雨。」一謁金門，春

思。蓋古樂府佳句也。清江詞凡二十五闕，論其詞

境，如水龍吟淮西重午之詠，可與玉田草窗並美矣。

（此係吳梅語）然而卒不得為大家者，周介存云：

「清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謂，蓋才少也。

」此其所以終為名家歟？

【盧道悅】<sup>3303</sup>喜臣，號夢山，唐——一六八六頃山東

德州人。一六七零年進士。官河南偃師縣知縣。多

幕政。道悅有公餘漫草及清福堂遺稿。（清史列

傳）

【盧肇】<sup>3385</sup>子發，唐——八五三頃袁州宜春人。八四

二年與黃頗同舉，郡牧獨餞頗。明年肇以狀元及第，

歸，郡牧迎接，因觀競渡。肇賦詩有句曰：「向道是龍

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初為鄂岳兵盧商從事，後

除著作郎，遷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咸通中，

出知欽州。移宣池，吉三州。卒。肇著有賦集八卷，詩文

集十三卷。（全唐詩）

【盧士讓】<sup>401</sup>後晉九四零頃九二七年登進士第。士

讓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盧士衡】<sup>402</sup>後唐天成二年進士。集一卷，全唐詩錄

存詩七首。

【盧存心】<sup>402</sup>原名琨，字玉巖，別字敬甫，清——一六九

一浙江錢塘人。恩貢生。與桑調元為總角交。乾隆元

年（一七三六年）荐舉博學宏詞。不遇。存心工詩，著

有白雲詩集七卷，別集一卷。

【盧藏用】<sup>412</sup>子潛，唐——六六四左右至七一三左

右幽州范陽人。卒年五十左右。少以辭學著稱。初舉

進士不得調，與兄微明偕隱於終南山。登衡，盧彷徨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微拜左拾遺。神龍中，累爲吏部侍郎，兼昭文館學士。以託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卒於始興。藏用著有文集三十卷。一舊唐書志作二十卷。此從新唐書志。

【盧摯】<sup>415</sup>處道，一字莘老，號疏齋。元——一二三五至一三零零涿郡人。一二六八年舉進士，累遷少中大夫，河南路總管。大德初，一二九七年，授集賢學士，持憲河南，遷江東道廉訪使，後復入翰林學士，遷承旨，卒。元初中州文獻文章推姚（燧）盧（摯）詩推劉因與盧摯，論曲則盧摯爲首，徐（子方）鮮于（樞）次之，可見他一時聲望。詩文有疏齋集。（元詩選）作曲以小令爲多，現存八十餘首，散見各家選本中。

【盧摯詩】元初中州文獻，東人往往稱李閻徐，推能文辭，有風致者，曰姚盧。蓋謂李謙受益，閻復子靖，徐球子方，姚燧端父，及疎齋也。而推詩專家，必以劉因靜修及疎齋爲首。疎齋常著文章宗旨。

盧

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觀其言可以知其詩矣。

【盧摯散曲】他在元初是位很重要的作家，他和馮子振貫雲石都是這期很著名的作曲者。他的散曲約存小令四十九首，見楊氏二選中。作風蘊藉騷雅，終無逞才使氣和俚俗輕褻的作品。如落梅風送別珠簾秀一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一何風致婉妙，乃爾殿前歡，係處道自寫胸臆。想見其曠放豪邁的氣概。今人盧冀野論曲絕句，「半江明月珠簾捲，一帶青山列子風。」即指此二曲而言。處道散曲有令無套，除楊氏二選之四十九首外，廣正譜更別見梧葉兒小桃紅各一首。梧葉兒云：「低攀話，嬌唱歌，韻遠更情多。筵席上，疑怪他，怎生啊！眼槎裏頻頻覷我。」這曲的傳神處全在「怎生啊」三字。疏翁生平出而持憲，入而承旨，應爲一方正不阿的大臣，但此曲嘲弄風情，機趣橫生，活潑潑地，赤裸裸地，顯露了他天真的詞人的面孔在我們之前。

而忘其爲，板着面孔的翰林公了。他的蟾宮曲四段，寫混沌未鑿的莊家人物，頗爲入趣。又有蟾宮曲「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先陰光扣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尫羸。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催，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此一篇，眼世人肯早，早算清楚的甚少，而疏齋乃結以「快活便宜」四字，直是大膽的高喊着剎那的快活主義。

【盧植】子幹，漢——至一九二涿郡涿人。少與鄭玄師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多年，未嘗轉盼，學終辭歸，閉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建寧中，一七零年，左右一徵爲博士，累遷尚書。黃巾賊起，一八四年，一拜植北中郎將，破賊帥張角。時董卓陵虐朝廷，議欲廢立，衆皆唯唯，植獨抗論。卓將殺之，議郎彭伯諫道：「盧尚書海內人望，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以老病求歸，隱於上谷，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不久便卒。植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盧植】唐弘文館學士。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盧柟】少梗，一字次梗，又字子木。明——一五三五頃大名滹縣人，以貲爲國學生，博聞強識，負才忤縣令，令誣以殺人，榜掠論死，繫獄數年。在獄益奮讀書，謝榛走京師，爲之稱寃，適平湖陸光祖代爲縣令，乃平反其獄，得不死。榛客趙康王，柟往訪，康王亦召爲上客，酒酣耳熱，罵座如平時，客皆掩耳走。後徧遊吳會，無所遇，歸益落魄，病酒三日而卒。柟所爲騷賦，最爲王世貞稱許，有蟻螻集五卷（亦作傳奇，有想當然一本，一曲錄）。

【盧觀】伯舉，魏——至五二五范陽涿人。少好學，有俊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佐著作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儔、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擢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

【盧鶴江】明——一五七三頃無錫人。工作曲。著有傳奇禁煙記一本（曲錄）。

【盧見曾】抱孫，號雅雨山人，清——一六九零至？

山東德州人，盧道悅之子。一七二一卒。進士。雍正三年，出為四川洪雅縣知縣。累官至兩淮鹽運使，告歸。足智多才，勤於吏治，歷官皆有殊績。又愛才好士，四方名流咸集，極一時文酒之盛。見曾好校刊古書，又補刊朱彝尊經義考，皆有功後學。又采山左諸人詩，仿中州集例，系以小傳，為山左詩鈔。自著有雅雨堂詩八集，文十餘卷。其出塞集一卷，先已刊行，餘燬於火。後人采掇刊之，為文四卷，詩二卷。均清史列傳。亦為曲，著有旗亭記及玉尺樓傳奇（曲錄）。

【盧思道】<sup>603</sup>子行，後魏至隋。五三一左右至五八二左右范陽人。卒年五十二。聰爽俊辯，師事河間邢子才。復從魏收借異書，才學兼著。起家北齊司空行參軍，兼員外散騎常侍。嘗與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庾信深嘆美之。遷武陽太守，非其所好，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文宣帝卒，令朝士各作輓歌，擇善者用之。魏收祖孝徵輩，止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八首，時稱八米盧郎。周武帝

盧

平齊，授儀司三司。隋初，復為散騎侍郎。卒。道著有典文集三十卷。（兩晉唐志作二十卷。此從隋書志及本傳）

【盧昇之集】<sup>604</sup>盧昇之集，唐盧照鄰撰，凡七卷。照鄰，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繼調、邵王府典籤。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王愛重，比之相如。調新都尉，染風疾，去官。居太白山，以服餌為事。又客東龍門山，疾甚，足擊一手，又廢。乃去。陽翟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以周舍。復豫為墓，偃臥其中。復因不堪其苦，便與親屬訣別，自投潁水而死。年四十。嘗著五悲文，以自明云。按唐書文苑傳，稱盧昇之集有二十卷，又幽愛子三卷。而晁公武讀書志及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盧集十卷。今四庫所收之本，僅得七卷，則其散佚者已不少了。又觀本集中窮魚賦序稱：「嘗思報德，故冠之篇首。」那末照鄰自編的「文集」當以是「賦」為第一。而此本則不然，乃列窮魚賦於秋霖及馴鷺二賦之後。其他若與在朝諸賢之書，亦非完本。由此看來，「四庫本」乃

由後人撮拾而成，並非當時的舊帙了。又按唐書文苑傳稱：「羅氏病廢以後，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借書，至每人求乞錢二千」是盧氏生平的貧困，亦可想見。大抵盧氏一生，乃文士中的極坎坷者，故其所作，每多歡寡愁歎，有騷人的遺響，這是遭遇使然的史，又稱王楊盧駱，以文章齊名。楊炯嘗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則謂：「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後於盧而不減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今觀照鄰的文章，似不及王楊駱三家的宏放，疑張說之論，很是不錯。然所傳的篇什，獨見缺少，正未可以一斑而窺全豹。至杜甫詩中，都以「江河萬古」許之，也好像很難執殘編斷簡以強定低昂的。1174

【盧照鄰】（一作照隣）字昇之，唐——六四——左。右至六八零左右幽州范陽人。卒年四十一。按新唐書本傳，照鄰曾見及武后封嵩山，查封嵩山事，在天冊萬歲元年，即公元六九五五年，其時照鄰如在，年當在五十以外。如以生年移后十五年，則照鄰曾為鄧

王元裕典籤，元裕卒於高宗麟德二年，即公元六六五年，其時照鄰祇十歲矣。於理又不通。姑誌所疑，以俟考證。十歲從曹憲，王義方受蒼雅，調鄧王府典籤，轉詣鄰尉，因病去官，居太白山，服丹中毒，手足攣廢，因居具茨山下。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自沈潁水。照鄰文章，與王勃、楊炯、駱賓王齊名，稱為四傑。著有文集二十卷，幽憂子三卷。一兩唐書志。

【盧仝】自號玉川，唐——至八三五——范陽（一作濟源）人家，貧，惟圖書滿架，隱居少室山，僅破屋數間，一長鬚奴，不裹頭，一赤脚婢，老無齒，終日苦吟，賴鄰僧施米，朝廷兩度徵為諫議大夫，均不起。時韓愈為河南令，頗加敬禮，嘗為惡少所恐，愈方為中理，仝慮增盜怨嫌，因請罷之。好茶，嘗為茶歌。元和間，賦月蝕詩，以刺當時奸黨，韓愈極稱其工。然由是得罪黨人，甘露之變，仝偶與諸客會食宰相王涯館中，晚留宿，為吏卒掩捕，仝急辯曰：「我盧山人也，」



於衆無怨，何罪之有？一吏曰：「既云山人，來宰相宅，容非罪乎？」仝老無髮，捕者於腦后加釘以繫之，遂遇禍。仝著有玉川子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盧仝詩】唐代的詩人數目極多，無論什麼派別，都有講到怪僻的作家，不得不推盧仝與劉叉，他們都長於雜言，而帶有一種特殊風格的。劉叉的詩，存到而今的只有冰柱及雪車兩首，但只要這兩首，已足以充分表現這位怪僻詩人之打破從前一切拘忌而暢所欲言呢。■盧仝的詩，完全收在玉川先生集內。他有一首極著名的月蝕詩。這首詩的背境，是當時宦寺之亂。稍後有韓愈的效玉川子月蝕詩。到宋代歐陽修又作鬼車詩，都是極力摹仿他，但是興趣索然。惟有明代劉基作的二鬼詩還能彷彿得到他的好處。又有王令學到他的五言的一部份，此外十分注意他的人並不多，但他却不因注意他的人少而減少他的真價。■至於玉川子詩的來源，到也別緻。他不肯去摹仿前代鼎鼎大名的詩人的風格，

而另外去學漢代童謠及饒歌等類。他的詩取材的地方也極廣，即如漢書中的天文志，一大部分都被他採用在他作的月蝕詩內。因爲他太怪僻了，後來許多以大家自居的詩人，對於他這種「捨正路而不由」的態度是不大以爲然的，且引元遺山論詩的詩，以見一般：「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卷一）

【盧仝七碗茶】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盧懷仁】子友，北齊——至五七五范陽涿人。涉學有文辭，情性恬靖，常蕭然有用放之致。善與人交，與琅琊王行、隴四李壽之情好相得。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任，卜居陳留界。懷仁著有詩賦、銘、頌二萬餘言，又撰中表實錄二十卷。（北齊書盧潛傳）

【盧炳】<sup>1</sup>叔陽，（一作叔易）號醜齋，宋——一三一項人。嘗仕州縣，多與同官唱和。炳著有烘堂詞（亦作烘堂詞）一卷，（文獻通考）爲辭通俗，詠物細膩。

【<sup>2127</sup>顧甄洞稿】五十四卷，續稿二十七卷。明吳國倫撰。詩數譏其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耐多讀。靜志居詩話亦謂王季旣沒，顧甄幾與四部爭富，而海內之爲真詩者寡，則文章不逮其行誼矣。

【<sup>2122</sup>何充】次道，晉——二九二至三四六廬江潛人。卒年五十五。以風韻掩雅文義見稱。初辟爲王敦主簿，以忤敦在遼東。海王文學成帝時，爲吏部尚書。永和初，爲宰相，輔幼主，強力有器局，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性好釋與，崇修佛寺，糜費巨億，而親友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卒，諡文穆。充作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四卷）

【<sup>000</sup>何京】佩瑤，清蕭山女子。有西河龕北詩集，見兩浙輟軒續錄。

【何詩孫手書詩稿】四卷。清道州何維樸撰。有石印本。

【<sup>100</sup>何一日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sup>1010</sup>何玉瑛】梅嶠，清侯官女子。有疏影軒遺草，見閩

川閩秀詩話正始集。

【<sup>1016</sup>何瑋】粹夫，號柏齋，明——一四七四至一五四三懷慶（一作武陟）人。卒年七十。篤行勵志。中弘治進士。初爲翰林修撰，以不屈劉瑾，出爲開州同知。歷工部禮三部侍郎，進南京右都御史。卒，諡文定。瑋文體樸質，不斤斤於格律。撰有柏齋集十一卷，又有醫學管見、柏齋三書（均四庫總目）等。亦善散曲，有柏齋何先生樂府一卷。（有明刊本）

【<sup>120</sup>何水部集】一卷。梁何遜撰。按遜集原有八卷，自宋已殘闕。此本乃明張紘所刊，首列遜小傳，凡詩九十五首，附同作二首，聯句三首，又附以七召一篇，字句多所竄亂，已非廬山真面目矣。有明正德丁丑張統刊本，孫氏書目稱雍正間項道暉刊本，多于張紘本。敏求記云，有舊刻舊抄兩本，並題陰何集。連陰常侍詩集一卷，百三名家本一卷，明錢塘洪瞻祖合刻陰何詩集二卷，又明刊三卷，天福本，清乾隆十九年汪昉刻据洪本。

【<sup>110</sup>何劭】敬祖，晉——至三零一陳國陽夏人。少與

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即位，以劭為散騎常侍，累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遷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騎奢簡貴，有父風，然優遊自足，不貪權勢。諸王交爭時，劭遊其間，無怨之者，故不為所害。卒謚康。劭所撰荀勗、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隋書經籍志注錄有文集一卷。

【何孟春】<sup>171</sup>子元明，一五零六頃彬州人。一四九三年進士，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嘉靖初，一五二二年，為禮部侍郎，大禮議起，上疏力爭，又偕百官伏闕號泣，劾倖調南京工部郎。族引疾歸。卒，諡文簡。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宏博，所著有何燕泉詩四卷，與餘冬序錄、餘冬詩話、何文簡疏議及孔子家語註。

【何孟春詩】他服膺東陽，傳茶陵一派詩，惟才力稍弱，句調平易，然學術既深，亦自遠於俗調。

【何承天】<sup>172</sup>晉——三七零至四四七東海郡人。卒年七十八，五歲而孤。母為徐廣之姊，聰明博學，故承天

幼即畢覽經史百家。性剛愎。晉時為劉裕太尉行參軍。入宋，謝晦請以為南蠻長史。晦敗，歸劉彥之，後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頗以所長侮同列，出為衡陽內史，不能公清。元嘉十六年（四三九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後遷御史中丞，文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坐漏洩密旨免官，卒於家。承天嘗刪井禮論，改定元嘉歷有文集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作二十卷。此從兩唐書志。

【何承裕】<sup>174</sup>後晉至宋——？至九八零前后時人。後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累官至著作郎，直史館。出。整、咸陽二縣令，為治清而不煩。醉則露首跨牛，趨府恆召豪吏，接坐引滿暢飲。史乘醉慙首私事，承裕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與飲。其無檢類此。開寶三年（一九七零年）自涇陽令入為監察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而卒。

【何子清遺文】<sup>174</sup>二卷，附錄一卷。清上元何忠萬撰。有翁氏茹古齋刊本。

【何子朗】<sup>37</sup>世明，齊至梁，約四七九至五二二間。東海郟人。卒年二十四。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作敗家賦，擬莊周馬樞，其文甚工。世人語云：「人中爽爽何子朗。」初，子朗與宗人思澄、遜俱擅文名。時人又語云：「東海三何，子朗最多。」

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固山令。卒。子朗著有文集。

【何羣】<sup>175</sup>通夫，宋——一零四九頃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慶曆中，一一零四五年左右，師石介於太學。介使弟子推為學長，他愈自克厲，著書數十篇，同舍目為「白衣御史」。他上書言文辭害道，莫甚於賦，請罷去。介亦贊美其說。議不能行，他乃慟哭。將平生所作賦八百餘篇盡焚之。講官見羣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他就歸去，不復舉進士。嘉祐中，賜號安逸處士。

【何喬新】<sup>202</sup>廷秀，明——一四二七至一五零二。廣昌人。卒年七十六。登景泰進士，累拜刑部侍郎。孝宗嗣位，萬安、劉吉等忌喬新剛正，出為南京刑部尚書，未

幾，復代杜銘為刑部尚書。忌者又撼他事中之，遂致仕。卒，諡文肅。喬新博覽羣籍，鈔錄異書積三萬餘帙，皆手自校讎。生平著述頗多，所作都詳明剴切，直抒胸臆。撰有椒邱文集四十四卷，又有周禮集註、策府羣玉等。

【何妥】<sup>204</sup>棲鳳，隋——？至五八九后不久。西域人。少機警，有才名。文帝時，累為國子祭酒。嘗言蘇威不可信任，又上八事以諫威大銜之。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說教授。作刺史歲，勅于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於官。諡肅。妥撰有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又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及文集十卷。一兩唐書志、隋書志及本傳。

【何采】<sup>200</sup>滌源，清上元人。侍讀。有南澗詞一卷。

【何維柏】<sup>201</sup>喬仲明，一五五零頃南海人。一五三五年進士。歷授監察御史。坐劾嚴嵩，廷杖除名。家居二十餘年。隆慶初，一一五六七年，一復官。累遷吏部

左右侍郎。因忤張居正，為所排斥。卒。諡端恪。維柏嘗從陳獻章遊，故詩多講學之語。著有天山草堂存稿八卷。

【何偃<sup>21</sup>】仲弘，晉——四一三至四五八。應江潛人。何尚之中子。卒年四十六。州辟儀曹從事，舉秀才。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歷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堂下，父子並處機要，甚得時譽。孝武帝時，遷吏部尚書，與顏竣有隙，心不自安，遂得悖疾。孝武帝遇之厚，備加治療，始得瘥。時帝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及卒，帝為之哭傷不已。諡曰靖。偃好談玄，曾注莊子逍遙遊篇，與文集十九卷。（隋志注作八卷，唐書志作十六卷，此從隋書志）

【何胤<sup>22</sup>】子季宋——四四六至五三一。廬江潛人。卒年八十六。好學，從劉歊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起家齊祕書郎，出為建安太守。後入為太子中庶子，撰新禮。明帝時，入山隱居。以終胤注百法論一卷，十二門論一卷，周易一卷，又作毛詩隱義十卷，毛詩總義六卷，禮記隱義二十卷。

禮答問五十五卷。

【何休<sup>24</sup>】邵公，漢——一二九至一八二。任城樊人。卒年五十四。質朴口訥而有心思，精研六經。尤好公羊春秋。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因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深思不闕門者十七年。黨禁解，復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休的著作，除春秋公羊解詁外，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及穀梁廢疾，以難左氏及穀梁二傳。

【何失<sup>25</sup>】得之，元——一三三八。頃昌平人。負才氣，能詩賦，為揭傒斯所推重。至正間，公卿交荐，以親老不就。失著有得之集。（元詩選）

【何佩芬<sup>272</sup>】吟香，清歙縣女子。有綠筠閣詩鈔，見正始續集。

【何紹基<sup>279</sup>】子貞，號東洲，一號猿叟。清——一七九九至一八七三。湖南道州人。卒年七十五。一八三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充廣東鄉試副考官，甄拔多瑰才。咸豐二年，提督四川學政。崇學敦教，尤留心民生利病。未幾，以言事墨吏議歸。先後

主山東、湖南及浙江孝廉堂各講席。紹基性卓犖，豪於飲，其詩灑瀚曼衍，宗李、杜、韓、蘇諸家，又工書法，深於經學。著有東洲草堂詩鈔三十卷。（清史列傳）

【何紹基詩】其詩渾厚瀟灑，生平最崇拜蘇東坡。黃山谷一輩詩人，所以他的詩也很有蘇黃氣味。

554

【何秋濤】顧船（一作顧船）清——一八二四至一八六二福建光澤人。卒年三十九。一八四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侍郎李嘉端巡撫安徽，奏辟自隨。及還京，益留心經世之務，多所纂著。後晉員外郎，懋勤殿行走，以憂去官。秋濤博學多通，尤精於輿地之學。著有一鑑精舍甲部稿、篆隸源流、北徽彙編、朔方備乘……等（均清史列傳）

【何之元】梁至隋——至五九三廬江濡人。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為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表薦之，因得召見。起家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為丹陽尹，辟為五官掾。尋除信義令。太建中，歷潤州刺史。始興王叔陵諂議參軍。及叔陵

誅，之元屏絕人事，著梁典三十卷。移居常州之晉陵縣卒於家。

【何宏中】定遠宋——一零九七至一一五九先世居雁門，徙忻州。卒年六十三。幼倜儻，儀容秀整，以奇節自許。宣和末，賊擾江、浙，宏中以太學武舉進士，陳三策破之，遂知名。授河東北路統制，接應使，使金不屈。名益著。宏中自號通理先生。所著有成真、通理二集（中州集）

【何宮贊遺書】清咸豐間何若瑤撰。

【何良俊】元朗明——一五六六頃華亭（一作吳）人。少篤學，二十年不下樓。與弟良傳並有才名，時人比之「二陸」。良傳舉進士，良俊猶滯場屋。嘉靖中，以歲貢生入國學，當路知其名，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居久之，慨然歎云：「吾有清森閣在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作牛馬走乎？」遂移疾歸海上。後復居金陵。數年，更買宅居吳閶。年七十始返故里。良俊詩文有柘湖集二十八卷，及清森閣集（千頃堂書目）四友

齋叢說何氏語林，世說新語補（四庫總目）

【何涉】<sup>3112</sup>濟川，宋一零四一頃南兗人。刻苦讀書，

六經百家及山經地志醫卜之學無不貫通。過目終身不忘，有人問以卷冊頁數，對答無差。舉進士第，調落交主簿。范仲淹一見重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歷知合州，累遷司封員外郎，遭父喪，罷歸。涉歷官所至，多建學館。雖在軍中，亦為諸將講左氏春秋。衆皆橫經以聽。涉著有廬江集七十卷，又作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均宋史本傳一等。

【何源】<sup>3119</sup>仲深，號心泉，明一五七三頃江西廣昌人。一五五九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時，張居正以親故託之，拒不應，因是引疾歸。及為南京吏部侍郎，京察黜陟公允為海瑞所稱，累至刑部左侍郎卒。於官曾幾不能殮。諡靖惠。源詩文多應酬之作，有心泉集二十五卷。

【何禎】<sup>312</sup>元幹，西魏至晉一約二二零至二八九間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仕魏歷官幽州刺史，

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禎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作一卷。此依唐書志）

【何兆瀛】<sup>321</sup>通甫，號青菴，清一八零九至一八九零江蘇上元人。卒年八十二。道光舉人。官至兩廣鹽運使。博涉多通，尤嫻習朝章國故。服官持大體，不殖生產，以文章詩酒自娛。兆瀛著有老學後庵文集，心齋詩存及心齋詞存。

【何遜】<sup>323</sup>仲言，梁一五二七左右東海郡人。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文章與劉孝綽並稱。世謂之「何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曰：「我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賞如此。遜在揚州時，解宇有梅盛開，遜嘗吟詠其下。後居洛陽，思梅不得，因請再往揚州。既至，適梅盛發，大開東閣，延文士笑傲終日。天監中為建安王參軍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宴遊。後為廬陵王記室，隨至江州，未幾卒。王僧孺集遜文為八卷。

【何遜詩】沈約和范雲都很稱讚他。沈約說：「

讀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范雲說：「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我讀他的詩，覺得他最長於寫離情別緒和蕭瑟語。岑離閨怨云：「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又夜夢故人：「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均見文思。餘如酬范記室雲：寄江州褚諮議，贈諸舊遊，贈韋記室黯別等詩，都能將送別心境寫出，妙在每首各就一方面寫，極少複筆。倘我們統計他的詩，送別詩恐將超過半數。其送韋司馬別一詩，凡百五十字，三十句，每六句一換韻，每換韻之首，必接前首最後二字，格律嚴整，且將別離的情緒，異常出力的寫出來。

【何必西廂】十二本。一名梅花夢。五桂堂木刻本。

【何爲會歐歌】北平流行俗曲。（琴腔）

【何濤】仲平明——一五四零頃。江西廣昌人。

五二五年舉人，授安慶府推官。到官三日，吏白當伏謁監司，即棄官去。濤詩文如其爲人，皆率其所欲言。有平山文集八卷。

【何道生】立之，號蘭士，清——一七六六至一八零六山西靈石人。卒年四十一。一七八七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御史。出知江西九江府，以病告歸。居官廉敏，政聲大著。又起爲甘肅寧夏府知府。卒於任。道生與伍堯法式善、張問陶、湯芳燦等偕和，諸人皆斂手避之。文酒譚集之作，尤多傳誦。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之間，爲王昶所稱。著有雙藤書屋詩集十二卷（清史列傳）。

【何大圭】晉之，宋廣德人。政和八年進士。仕爲秘書省著作郎，所作詞以小重山最著稱於世。

【何希之】宋——一二七九頃。撫州樂安人。一二七四年進士。署零陵教授。宋亡，避跡以終。希之著有雞肋集一卷。

【何希堯】唐臣。唐分水人。全唐詩錄存詩四首。

【何季】弘治正德之際，內外多事，西北邊境屢患寇攘，權閭竊柄，國政日就陵替，盜賊滿野，天子墜蔽，惟以嬉游爲務，而此時文學獨有復古之象。李夢陽、何景明、邊貢、徐禎卿等相唱和，文必秦漢，詩必感



唐以上力矯永樂以後之臺閣體，風氣至是一變。先是海內稱李夢陽、何景明、邊貢為三才子，後益以徐禎卿、稱弘正四傑。就中李夢陽、何景明最為傑出，李以雄健勝，何以秀逸勝，實開嘉靖四十子之體格焉。明初詩人或染元習，或沿宋體，何李既出，乃一矯以唐音，然亦李東陽一麾之力居多。李夢陽雖後來頗詆東陽，固亦嘗執贄其門，故復古之功，誠推何李。何李又實借譽於東陽也。是以穆敬甫曰：東陽倡始之功，甚似唐之燕許，王元美亦云：東陽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啓漢高也。東陽詩尤雅馴清徹，格律嚴整，得唐人之風致。有懷麓堂集百卷。夢陽才思雄鷲，與何景明等以復古自命，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吳人黃省曾、越人周祚，千里致書願為弟子。迨嘉靖朝，李攀龍、王世貞出，復奉以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華州王維楨以為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後有譏夢陽詩文者，則謂其摹剽竊，得史遷少陵之似，而失其真云。景明志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

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為詩文初相得其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謔。夢陽主摹仿，景明則主剏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說者謂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詩秀逸穩稱，視夢陽粗浮剏竊，反為過之。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清四庫空同集提要曰：夢陽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悚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摹擬剏賦，日就窳白，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受詬厲亦最深。考明白洪武以來，運甯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啾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因樹屋書影，載其黃河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恐貽口實，遂刪除此稿，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

何

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掛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陳者也。其文則故作贅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與其詩並重，未免怵於盛名。又大復集提要曰：夢陽景明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陽論詩諸書，反復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禛論詩絕句有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刁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即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

都護馳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禛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齋矣。弘正間文學，爲李東陽之羽翼者，有楊一清，爲李何之羽翼者，有邊貢、徐禎卿、號弘正四傑。然當時李何與禎卿、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李何、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十才子。禎卿又先與文徵明、唐寅、祝允明、有吳中四子之目。繼與陸深、齊名，吳中四子詩本慕白居易、劉禹錫，禎卿從李何游，乃變而向漢魏盛唐。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論成宏問詩體曰：成宏問詩道傍落，雜而多端，臺閣諸公，白草黃茅，紛蒹蘆蔓，其可披沙而揀金者，李文正楊文襄也。理學諸公，擊壤打油，筋斗樣子，其可識曲而聽真者，陳白沙也。北地一呼，豪傑四應，信陽角之迪功特之，律以高廷禮詩品，淩川華泉東橋等爲之羽翼，夢澤西原等爲之接武。正變則有少谷太初，傍流則有子畏、霞蔚、雲蒸、忽馬丕變，嗚呼甚哉。楊慎少時，亦曾與何大復諸人游接，故升庵集詩文，亦不屬唐以後體格。惟盛年遠

諱，不在聲氣之中耳。慎著述之富，有明一代，罕見其比。清四庫提要，稱慎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李諸家，室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1010

【何夢瑤】<sup>44</sup>報之號西池，清——一七三六頃廣東南海人，少與順德羅天尺、蘇珥結南香詩社，一時稱盛。惠士奇視學廣東，夢瑤與天尺珥及勞孝與、吳世忠、陳世和、陳海六、吳秋「有惠門八子」之目。一七三零年進士，歷宰粵西，吏治明敏，稱為神君，大吏將以「博學鴻詞」薦，辭不赴。晚年與杭世駿、耿園藩交契，朋樽談讌，酬唱極歡。夢瑤博極羣書，精通藝術，凡天文、術數、樂律、算法、醫學，無不研究。生平富於著述，尤以詩名。南海詩人之數，以夢瑤為魁。其所作詞、芳園詩鈔，杭世駿為之序。他著有詞、芳園文鈔、莊子故、皇極經世易知錄、醫礪傷寒論、近言、紺山醫案、三角輯要及移橙餘話（均清史列傳）等。

【何夢桂】<sup>44</sup>巖叟，別號潛齋，宋——一七零頃淳安

何

人。一二六五年進士，為太常博士，歷監察御史。官大理寺卿，引疾去，築室小西源。元至元中，屢召不起，終於家。夢桂精於易，著有易衍及中庸致用，又有潛齋集十一卷。

【何夢梅】<sup>44</sup>雪莊，清？——一八二一頃廣東順德人，著有大明正德皇遊江南傳四十五回，一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一演武宗遊幸遇李鳳姐事。

【何遠】<sup>44</sup>子遠，自號韓青老農，宋——一零九四頃浦城人，著有春渚紀聞，分雜記五卷，東坡事實一卷，詩詞事略一卷，雜書琴事附墨說一卷，記研一卷，記丹藥一卷，凡十卷。

【何燕泉詩】<sup>44</sup>四卷。明何孟春撰，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傳其詩派，而才力不及其富贍，故往往失之平衍。

【何桂珍】<sup>44</sup>梅因，清善化女子，有杓櫟軒詩詞鈔，見然脂餘韻。

【何翰林集】<sup>44</sup>二十二卷。明何良俊撰。良俊所作縱橫跌宕，亦時有六朝遺意，而落筆微傷太快，殆亦才

人輕脫之習歟。

【何中】<sup>500</sup>太虛元——二六五至一三三二撫州樂安人，卒年六十八。宋末，登進士。至順間，爲龍興學師。

中學問弘深該博，著有易類象三卷，書傳補遺十卷，吳才老叶韻補遺一卷，六書綱領一卷，補六書故三十二卷，蘇邱述遊錄一卷，措頤錄十卷，今僅存知非堂稿六卷，通書問一卷及通鑑綱目測海（均四庫總目）。

【何推官】<sup>501</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何惠羣】<sup>503</sup>嘆五更【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何東序】<sup>509</sup>崇教，號肖山，明——一五六八頃猗氏人。

一五五三年進士。嘗守徽州。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母喪千里徒步歸。廬墓三年。復起，以忤高拱歸田。幾四十年始卒。門人私諡曰文欽。東序喜作古樂府，凡郭茂倩樂府詩集所錄古題，擬之幾遍。有九愚山房詩集十三卷。

【何扶】<sup>511</sup>唐太和九年及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何慧生】<sup>553</sup>咸豐丁巳（一八五七）龍翰臣啓瑞

之歿於軍次也。曾文正輓以聯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訝書生立功，皆從廿年積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淚斑，蒼梧魂返，莫疑命婦死節，亦猶萬古臣子死忠，死者之常。」此聯雖輓翰臣，亦兼輓其夫人也。其夫人何慧生，字蓮因，善化人，著有梅神吟館詩詞集一卷，其集末有兒子龍繼棟跋云：「梅神吟館詩詞一卷，先繼妣何夫人作。夫人以咸豐癸丑（一八五三）歸我先君爲繼室。甫五年，先君卒於官，夫人投繯殉焉。奇節高行，震於一時，願於命婦受封，格於例不合旌表。此集閱二十年，幸無佚散。又於他所得夫人寄先君手札二紙後附詩詞，今詞中浣溪沙一首，乃從此札補入者。墨餘偶談稱：「女史有『寒沙兩岸雪，漁火半汀星』一聯，膾炙人口久矣。」吟館殘稿，稟多慷慨悲歌之什。蓋清之季世，國是日非，外有強鄰之逼，內有權臣之禍，士大夫有志之輩，無不慷慨悲歌，大有擊楫中流之概，而風氣所趨，即瓊閨之姝，繡閣之彥，亦往往以「紅粉英雄」自命，時會使

然亦不知其何以至此也。此詩大有磨盾橫槊拔刀殺敵之概，然亦不過慷慨當歌之意耳。<sup>558</sup>

【何典】十回。有中報館排印本，北新書局排印本。

附光緒戊寅（四年）海上餐霞客跋十卷本。不分行，改題「十一才子書鬼話連篇錄」。署「張南莊先生編」。茂苑陳詩仁小舫評。清張南莊撰原題「纏夾二先生」。過路人編定。首太平客人序過路人自序。

【何曰愈】（一作何愈）字雲陔，（一作雲咳）號退菴，清一七九三至一八七二廣東香山人。卒年八十。道光初官四川會理知州。比歸適洪楊軍入川，為當道陳機宜，不能用。乃退居灌縣蒔花種竹自娛。同治元年以子璵為安徽廬鳳道，迎養入皖。曰愈著有存誠齋文集十四卷，餘甘軒詩无十二卷，退菴詩話十六卷（清史列傳）。

【何思澄】元靜，齊至梁一約四八一至五三四間東海郊人。卒年五十四。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嘗為

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勿及。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尤典麗。天監十五年（公元五二六年）奉敕入華林撰編略，遷侍書侍御。累遷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於官。思澄著有文集十五卷。

【何晏】平叔，魏一？至二四九南陽宛人。少以才秀知名。母尹氏，曹操納為夫人，故晏生長於宮中。後尚同母妹金鄉公主，累官侍中尚書，爵列侯。晏美姿容而絕白，明帝嘗疑其傅粉，夏日與試湯餅，既啖，大汗隨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與夏侯玄等競為清談，士大夫相效，遂成一時風氣。後與曹爽等陰謀反，逆為司馬懿所殺。晏好老莊之言，著道德論及詩文賦數十篇，傳於今者，有論語集解。

【何異】同叔，宋一一三零左右至一一二一零左右撫州崇仁人。卒年八十一。一一五四年第進士，調石城主簿。累遷右正言，奏疏多峻切。後為秘書監，權禮部侍郎，因觸於侂冑怒，劾罷。尋起知夔州兼本路

文——二——一五一

安撫。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異高自標致。有詩名。著月湖詩集。

【何景福】介之。號鐵牛翁。元！一三一七頃。洋安人。以所遇非時。累辟不赴。景福工詩。頗奇偉。有鐵牛翁遺稿一卷。

【何景明】仲默。明——一四八四至一五二二。信陽人。一五零二進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亂政。遂謝病歸。瑾誅。用李東陽薦。再除中書直內閣制敕房。久之。轉吏部員外郎。出為陝西提學副使。嘉靖初。引疾歸。抵家六日而卒。其詩文有大復集三十八卷。他先和夢陽倡復古之論。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兩家壁壘。屹不相下。然摹擬蹊徑。所短略同。他論詩文。以為「詩溺於陶（潛）謝（靈運）力振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文靡於隋。韓（愈）力振之。古文之法亡於韓。」其好為高論大言。以欺世弔詭。亦和夢陽略同。所以弘正間的文學復古派。他和夢陽實為首領。後人亦每以何李並稱。然平心而論。他才氣實高出。陽。雖詩宗李。杜。文仿馬。班。而不像夢陽那樣的字規

句模。故詞采秀逸。往往有之。當李、何兩家斷斷爭辯的時候。薛蕙有詩批評兩家說：「俊逸終憐一憐作愛字解。」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是在當時已有定評了。清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對於空同頗致不滿。而對他卻多好評。她說：「大復天才高瞻。體被文質。五言擬三謝之菁英。近體隸嘉州之堂奧。本不必以學杜為重。惟七古及在京時律詩。法杜之氣格。而不規撫字句。雄深宏逸。時或近之。度越空同。奚止十倍。余嘗與澄懷共論李、何得失。以為空同學杜。新莽之於周公也。大復學杜。王景略之時諸葛武侯也。前後七子。自當以大復為冠。試取諸人詩平心讀之。自見矣。」

【何景明文】景明與李夢陽俱倡為復古之學。夢陽最雄駿。景明稍後出。相與頡頏。然二人天分各殊。規模不同。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枵張其詞。景明慮詳而力緩。故斂抑其氣。而未脫畫古人畦封以造於渾化。則一斯摹擬之蹊徑也。景明傳有大復集三十八卷。清乾隆間何氏重刻本。咸豐重刻本。景明志

操耿介，尚節義，鄙榮利，與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名成之後，互相誡。夢陽主摹倣，而景明則主創造，各樹堅壘，不相下。兩人交游，亦遂分左右袒。景明之才，本遜夢陽，而其文章閑雅穩稱，不如夢陽之奇崛博奧，而亦無夢陽張脈憤興之弊。然天下語詩文，必並稱何李，又與邊貢、徐禎卿並稱四傑。

【何景明詩】華州王維禎以爲：「七言律自杜甫以後，善用頓挫倒插之法，惟夢陽一人。」而何景明則譏之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也！」夢陽論詩稱陸謝，而景明則箴之曰：「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又曰：「空同刻意古範，鑄形宿模，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影構結，不仿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疏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譬之樂，衆響赴會，條

何

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絳竹之音要眇，木華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空同丙寅間作，叩其音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擊鐸耳！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竅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創造。然景明不如夢陽之才大，夢陽亦遜景明之氣清。夢陽詩以雄麗勝，景明詩以秀朗勝，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名成之後，互相誡。何謂李搖鞞振鐸，李謂何搏沙弄泥。何病李之殺直，李病何之緩散。兩君皆負才傲，而何稍和易，以是人多附之。亳州薛蕙詩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麤豪不解李空同。」自此詩出，而抑李申何者日漸多矣。何景明題畫諸詩，源出少陵，匪徒貌似，神亦似之。而五言古有三謝體，有少陵體，七言古則深崇唐四傑轉韻之格。其明月篇一作，詞彩瓌麗，音律婉諧，而未極秀朗。於景明爲變格，乃極意摹唐四傑者。其

它歌行如職琴獵圖送徐少參津市打魚諸篇，深得少陵之髓，特以秀色掩之耳。景明與夢陽書曰：「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而夢陽則應之曰：「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澀促，語險而硬，音節生拗，質直而麓，淺譎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沈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開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法者，何也？蓋其詩讀之，若搗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

如月蝕詩，妖遮赤道行，是也。然闕大者，鮮把持，又無錢錢。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闕者半必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器。」即如人身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子，而支離失真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游日北，上年四句，接用古有此法乎？水亭菡萏，風殿薛蘿，意不一乎？蓋君詩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終語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萬里」，何其層見而迭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必七也？「即此可徵何李之異趣焉。宏正間，詩流特衆，然皆近逸李何，豐城熊卓，字士選，壽張殷雲霄，字近夫，寶應朱應登，字升之，夢陽派也。吳



縣顧璘字華玉，亳州薛蕙字君采，信陽戴冠字仲孟，洋字望之，景明派也。<sup>三</sup>

【何長瑜】宋一？至四四五左右東海人。初爲謝方明所致，教子惠連。謝靈運至會稽，謂方明曰：「何長瑜當今仲宣，一王粲一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乃載之而去。嘗與靈運、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以戲用韻語敘義慶州府僚佐，貶爲曾城令。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長瑜著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何氏語林】三十卷。明何良俊撰。是書因裴啓語林之名，其體例門目，則全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爲藍本，而雜採宋齊以後事蹟續之，併義慶原書，共得二千七百餘條。有明嘉靖刊本，又套板本。

【何氏賣身】又名李彥回家。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何

【何氏賣身】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何氏勸姑】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何義門先生集】清何焯撰。

【何曾】<sup>806</sup>穎考，漢——一九九至二七八陳國陽夏人。

卒年八十一。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作生於建安二年。

卒年同，年亦八十，係誤推。此據歷代名人年譜及晉書本傳。少襲父爵，爲陽武亭侯。好學博聞，與同郡

袁侃齊名。魏明帝時，爲散騎常侍。晉武帝受禪，拜太

尉，進爵爲公。曾爲禮法之士，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

相見，皆正衣冠，故嫉阮籍一流人如仇。然性豪奢，日

食萬錢，猶嫌無下箸處，後以附賈充爲正直者所輕。

卒諡元。

【何竹有詩集】一卷。清何金堂撰。有道光孫氏刊

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何少詹文鈔】三卷。清大埔何如璋撰。有排印本，

在茶陽三家文鈔內。

【何光遠】<sup>9021</sup>輝夫，晉——九三六頃東濟人。好學嗜古。

蜀孟昶廣政初，一九三八年一爲晉州軍事裁判

官光遠著有廣政雜錄，又輯唐以來君臣事蹟可爲法誡者，著鑑戒錄三卷（四庫全書本十卷。此從宋藝文志）

藝文志

何尚之

【何尚之】彥德，晉一三八二至四六零廬江滸人。卒年七十九。少時頗輕薄，好樗蒲。既長，折節循禮，以操立見稱。常與陳郡謝混遊。家貧，起爲臨津令。補劉裕府主簿，從征長安。還都，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始得愈。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累官左衛領太子中庶子。雅好文義，從容賞會，常與太常顏延之議論往來。文帝時爲尚書令，時有諱諱，官至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卒諡簡穆。尚之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何焯

【何焯】<sup>91</sup> 屺瞻，號義門，晚號茶仙，清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江蘇長洲人。卒年六十二。性穎異，讀書數行並下一七零二年冬，聖祖南巡，駐涿州，巡撫李光地應旨以焯薦，召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又賜建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尋命侍讀皇八子府，兼武英殿纂修官。丁內外艱歸。又十年，復以光地薦，

授編修。明年，以飛語收繫，盡籍其邸中書以進。帝覽之曰：「是因讀書種子也，而其中曾無失職舛望語。」又見其草稿有辭吳縣令餽金，益異之，乃盡還其書，罪止解官，仍參書局。卒，贈侍講學士，賜金存恤。其孤焯爲學長於考訂，論文與方苞異趣。其所居名齋硯齋，多蓄宋元舊槧，參稽互證，丹黃稠疊，評校之書，名重一時。有義門讀書記六卷（清史列傳）

何榮祖

【何榮祖】<sup>99</sup> 繼先，號一，二七九頃其先太原人。徙居廣平，狀貌魁偉，額有赤文。世業吏，榮祖尤所通習。遂以吏累擢御史臺都事。始折節讀書，日記數千言。累官參知政事。時桑哥專政，亟於理算錢穀，人受其害，榮祖數請罷之，不從。與桑哥議不合，以病告。未幾起爲尚書右丞。及桑哥敗，改中書右丞，多所建白。拜昭文館大學士，又加平章政事。榮祖初嘗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方將頒行，以事歸，卒於廣平。追封趙國公，諡文憲。榮祖所著有大畜十集、學易記、載道集、觀物外篇（均元史本傳）等書。

【行序集】十八卷。清仁和孝之澎汪建封同編。有乾隆日帶樓刊本。

【行端】俗姓何氏，字景元，一字元叟，自稱寒拾里人。元一三三一頃臨海人。年十一出家於餘姚之化城院。主徑山作大護持者二十年。行端工詩，有寒拾里人稿。元詩選。

【行狀】「行狀」是一個人死了之後，在未曾立「傳」以前詳細地紀述死者一生的事實，供人作「列傳」之用的一種文字。牠的起源當在漢朝的時候。魏晉六朝間作者很少，後世做「行狀」的，自以韓柳的作品爲格式。今引徐師曾的文章辨體說，明牠的起源和流別。文章辨體說：「按「行狀者」門生故舊，狀死者行業，上於史官，或求銘誌於作者之辭也。文章緣起云：「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無其辭。蕭氏文選，惟載任彥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而詞多矯誕，識者病之。今采韓柳所作，載爲格式。」以上是說「行狀」的起源，和流別。至於牠的體例，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很

詳。還有所謂「逸事狀」者，是「行狀」的一種變體。吳氏也曾說及，今一併附錄於後。文體明辨說：「按劉總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漢丞相倉曹傳，胡幹始作楊原伯行狀，後世因之。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諡；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已載，不必詳焉。乃「狀」之變體也。」又按潛確類書說：「墓其德日行狀。」自從唐朝以來，凡是没有做「墓誌銘以前」，必先有一篇「行狀」，大概是總敘這個人的生平一切，以備做「傳」或「墓誌銘」的，可以採擇。後世又稱牠爲「事略」。若是求人作「壽序」的，又稱爲「節略」。以上種種，但只能用之於朋友故舊，以及家長，沒有說是行之於婦人的。自古以來，所有用於志婦人的，止有什麼「碑」和「誌」這兩種，未曾有稱「行狀」的。819

【行遠集】行遠外集。明陸深撰。其文集續集刻於嘉靖中，此集則其曾孫起龍所編。

【行有恆堂初集】二卷。清定郡王載堉撰。有道光刊本。

【行孝道郭巨埋兒】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行孝段】一名郭巨埋兒。蘇州流行俗曲。文裕堂木刻本。

【行孝段】一名郭巨埋兒。與前種略異。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行均】遼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著龍龕手鑑四卷。沙門智光字法炬者為作序云：夫聲明著論，乃印度之宏綱，觀述成書，實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牘以相沿，辨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洎乎史籀變古文為大篆，程邈變小篆為隸書，蔡邕判定於石經，東哲網羅於竹簡，九流競驚，若百谷之朝宗，七略退分，比衆星之拱

極，尋源討本，備載於埤蒼廣蒼，協律諧聲，咸究於韻英韻譜，專門則字統說文，開牘則方言國語，字學於是昭矣。矧復釋氏之教，演於印度，澤布支那，轉梵及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輝以寶燭，啓以隨函，郭遂但顯於人名，香嚴惟標於寺號，流傳歲久，鈔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敏達，孰為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觀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辨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注總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無勞避席，坐奉師資，詎假擔簦，立法疑滯，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忝斷金，辱彼告成，兼命序引，推讓而宥容閤筆，俯仰而強為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鸞鏡，形容斯鑒，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為次，隨部復用列之，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半功倍，垂益於無窮者矣。行均之書，既有功於小學而智光此序，亦復詳贍雅飭，無懈作者，方外多才，正未可輕視也。  
【行素齋雜記】二卷。清長白繼昌撰。有光緒三年刊本。

【行素軒文存】一卷。清華衡芳撰。有刻本。

【行素堂詩集】一卷。清李如澆撰。是集如澆所自編。

【行餘軒吟草】不分卷。清錢塘孫白烈撰。有讀書堂藍格格本。

【行慶堂詩稿】十一卷。清連平顏檢撰。有嘉慶刊本。

【行琵琶行】清新建曹秀先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行波亭初稿】二卷。清桐城楊瑛昶撰。有原刊本。

【行波詞】二卷。清新城王士禎撰。有光緒榆園刊本。在榆園叢刻內。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沈鬱頓挫之致。昔人謂

行 街 衡

漁洋詞為詩掩，非篤論也。詞固以含蓄為主，惟能含蓄而不能深厚，亦是無益。若謂北宋皆如是，為文過之地，正清初諸子之失，不獨漁洋也。長調殊不見佳，詞綜所錄，拜星月踏青一首，亦非行波集中妙文。惟風風臺上憶吹簫一首和漱玉韻者，可云集中之冠。此作思深意苦，幾欲駕易安而上之。行波集中僅見此篇。

【行波詞】一卷。清仁和孫蓀意撰。有光緒刊本。在靈鷲閣叢書內。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衍澤堂集】清定恭親王撰。

【衍愚詞】一卷。清武鄉程康莊撰。有鈔本。在十六家詞內。雜刊本。在十種詞合訂本內。

【衍石齋記事稿】十卷。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卷逸小稿二卷。清嘉興錢儀吉撰。有道光刊本。

【衍府則例】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衡廬精舍藏稿】三十卷。續稿十一卷。明胡直撰。其學以姚江為宗，故主於明心。其文章雅健有格，無

鈔撮語錄之習。有明郭子章刊本。

【衛齋文集】三卷。清汪萊撰。有光緒十八年汪廷棟重刻衛齋遺書本。

【衛門集】十五卷。明鄭履淳編。其子心材續成之。

是編錄古人詩文，近於閒適曠達者。

【衛融香】紺雪清長洲女子。初墮煙花，與韋子甫

有白首之約。韋索米他去，融香不負初心。身歷艱險，訪得之。後子甫歿，融香堆經以殉。著有紺雪詩草。

【衛仁近】叔剛。一字字剛。元——三五零頃松江

華亭人。好學能文，尤工書法。至正中嘗遊吳興，守將送餼米百斛，舉為幕官，並辭。張士誠聞，延賓閣，幣使禮聘，亦謝免。仁近工詩，有敬聚齋詩稿。一東維子集

一頗為揚維楨所稱。

【衛牛傳】四川流行俗曲。一白牡丹一木刻本。

【衛觀】伯儒。漢——二零頃河東安邑人。少以才

學稱。漢末為司空掾，累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明帝即位，進封閭鄉侯，受詔典著作。

又為魏官儀。觀以文章顯，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

善。歷仕漢、魏，時獻忠言，卒諡敬。

【衛象】唐江南人。官侍御。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衛伋傅母詩】新序以邶風二子乘舟篇為伋傅母作。節士篇云：伋方乘舟時，伋傅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先是衛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為伋取

於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殺之。壽有罪，賊又殺之。毛義以乘舟是詩人比喻

之詞，新序以為實乘舟。

【衛寡夫人詩】邶風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作。列女傳曰：「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

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衛伋傅母詩】新序以邶風二子乘舟篇為伋傅母作。節士篇云：伋方乘舟時，伋傅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先是衛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為伋取於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殺之。壽有罪，賊又殺之。毛義以乘舟是詩人比喻之詞，新序以為實乘舟。

【衛寡夫人詩】邶風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作。列女傳曰：「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衛伋傅母詩】新序以邶風二子乘舟篇為伋傅母作。節士篇云：伋方乘舟時，伋傅恐其死也，閔而作詩。先是衛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為伋取於齊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殺之。壽有罪，賊又殺之。毛義以乘舟是詩人比喻之詞，新序以為實乘舟。

【衛寡夫人詩】邶風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作。列女傳曰：「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後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

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一〇七)

【衛宏】<sup>304</sup>敬仲，漢一二五頃東海人。少好古學，從謝曼卿受毛詩，又從杜林受古文尚書。光武以為議郎。宏著有賦、頌、誄七首。又作毛詩序及古文尚書訓旨。又集西京雜事，作漢舊儀四篇。

【衛宗武】<sup>309</sup>洪父，一作洪父。自號九山。宋一。至一二八九嘉興華亭人。淳祐間，歷官尚書郎。出知常州，罷官，閒居三十餘載，以詩文自娛。宋亡，不仕。宗武著有秋聲集八卷。(國史經籍志)詩文氣韵冲澹，有蕭然自得之趣。

【衛溼】<sup>311</sup>清叔，宋一一九八頃華亭人。徙居崑山。一一八四年進士。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不出。累官中書舍人，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封泰國公。為史彌遠所忌，罷歸。初號拙齋居士，改號西園居士。後築堂成，取范仲淹岳陽樓記中語，名曰後樂堂。溼著有後樂集七十卷，今本存二十卷。

衛

【衛女詩】<sup>40</sup>毛詩小序曰：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陳碩甫傳疏曰：此詩每

泉水文略同而事實異，泉水之衛女，思念父母而思歸，歸甯也。竹竿之衛女，以不見答而思歸，歸宗也。歸宗義也，歸甯非禮也，故序於泉水思歸不云禮，而於竹竿之思歸為能以禮者。(一〇七)

【衛博】<sup>43</sup>宋一一四零頃人工為文。嘗參戎幕。奉使至金未行而止。乾道四年(一一六八年)以樞密院編修官致仕。博著有定菴類稿四卷，(四庫總目)多為表奏。四六工穩流麗，有汪藻、孫覲餘風。

【衛花符】<sup>44213</sup>一本清堵庭茶撰。雜劇庭茶字伊令，一字芬木，無錫人。順治丁亥進士官歷城縣知縣。

【衛莊姜詩】<sup>44313</sup>毛詩以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四篇，並為衛莊姜作。詩經取婦人詩，莊姜獨多也。小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又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列女傳以為定姜詩。定姜子死，其婦無子而歸，定姜送婦而作。禮記坊記引此篇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亦以為定姜詩云。書孝

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此與列女傳不合。陳碩甫謂邶、鄘於衛文公以後無詩，不應獻公有定姜之詩。且毛傳釋南爲陳，在衛南，仲爲戴媽字，悉本左傳爲說，故鄭晚箋詩即以毛義爲長，今仍從毛說，以爲莊姜詩也。小序又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亂，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又曰：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sub>七七</sub>

【衛共姜詩】毛詩鄘風柏舟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衛中立】元——一三二零頃人，作曲，嘗和阿里西瑛殿前歡二支，爲西瑛的嫩雲窩新成而作，今存太平樂府中。

【衛風】衛風的範圍有二：（一）指自淇澳至木瓜十篇，是毛詩的編次，也是（衛風）二字最普通的意義；（二）兼指邶、鄘、衛三十九篇而言，是魏源的主張，以爲邶、鄘爲衛邑名，故當合併。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不用贅說；因爲另條已證明邶、鄘另有風詩，不過現在已經亡了；現在的邶、鄘二風是從衛風中分去冒名的，應當仍舊曰到衛風。故我們所謂衛風，是包括三十九篇而言。這是一個很可驚異的數目，爲何衛國存詩最多，我們不能解答。我們所當注意的，便是穆姬（許穆夫人）的詩。女詩人之確鑿可徵者，此爲第一人。這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件大事。詩篇的特別多，和女詩人的產生，便使衛風在十一國風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我們現在先研究這位女詩人，略述她的生平。她是衛懿公蒸於宣姜而生的，有兄二（戴公文公）、有姊二（齊子及宋桓夫人）。他的生年不可考。但我們知道宋桓公娶她的阿姊是在西歷前六七五年。我們假定她的阿姊嫁時年二十，她少四、五年，則當生於前六九零年（周莊王七年）左右。她幼年即已蜚聲列國。許國也求她，齊國也求她。懿公將與許，她反對，說：諸侯之有女子，所以繫援于大國也。許小而遠，齊大而近，使邊疆有寇戎之事，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列女傳



衛

紀年		歷史		傳記		文學	
西歷	前六九零	莊王	一七三一	狄滅衛。	穆姬生。		
前六八五	惠王	二一六	六二〇	嫁許男新臣。	姊桓姬嫁。		
前六七一							
前六六零			一七三一	狄滅衛。			
前六五九			一八三二	衛文公即位。			
前六五六			二一三五	齊桓公率諸侯伐楚。	夫新臣卒		
前六三五	襄王	一七五六	二一三五	諸侯伐楚。	子業即位		
前六三零		二二六一		衛文公卒。	穆姬卒。		

引。這可見她愛國的熱忱，也可見她有先知之明。結果却是失敗了。她嫁於許，大約總在前六七零年（周惠王七年）左右。舊說許是四岳之裔，男爵。她的夫婿名新臣，即位不知在何年。婚後約十年，惠王十七年冬十二月，她的祖國亡於狄。她多方營救，卒得齊宋之助而復於國。楚邱。她的作品即產生於此時。又四年（惠王二十一年，前六五六年）她的夫

婿從齊桓公伐楚，即是有名的召陵之役。是年夏，新臣卒於師，依「死王事加二等」例，以侯禮葬。諡穆公。嗣君名業，大約是她的兒子。時夫人年三十餘。或者尚在。她的阿兄戴公死的很早，文公則死於周襄王十七年（前六三五年），時她年五十餘。我們假定壽六十歲上下，大約卒於前六三零年（襄王二十二年）左右。總結上文，作一年表：

她的作品，我們假定有三篇，計六十八句，二百七十五字。載馳之爲她所作，左傳有明文，我們細看本文，認爲可以置信。還有泉水竹竿兩篇，就內容看來，也可認爲穆姬所作。此說創於何楷，由魏源證實之。他的詩古微（衛風答問）裏說：「今考出宿飲餞之地，「思須與漕」之言，與載馳之驅馬歸唁，「言至於漕」相應，明即上篇「控于大那」之旨。首章言衛國新破，思之不止，故欲遣使謀于同姓之國以救之。」左氏曰：「漢陽諸姬，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已。」皆指同姓。一章三章皆設言謀及諸姬之事，「出宿于涕，飲餞于禰」，言欲使曹以適齊也。遣使自許國出而宿於涕水之上，將求助於曹（涕，古濟字，濟水東出于陶邱之北，曹國所治）。因以告救於齊，則齊人當餞送之於禰也。（今兗州府曹州有大禰澤。）「諸姑伯姊」則指齊桓宮內之諸姬。考左氏：桓公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有長少二衛姬，及鄭姬密姬，而齊子即長衛姬也。其後齊桓卒使武孟（公子無虧）帥師戍曹，又合

諸侯封衛於楚邱。武孟即齊子所出，而衛之甥也。殆夫人遣使於齊子之力歟？「出宿於千，衛餞于言」，欲使唁邢而後歸衛也。隋志：邢州內邱縣有千言山，使者自齊地「出宿于千」，既唁邢合謀，則可歸衛，而邢人餞之於言地矣……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逃臻于衛」，皆設言遣使求援之次第。「不遘有害」，言得毋有害我此事而使之不遂者乎？卒章「思須與漕」，乃直言本旨。須城在楚邱東南，漕後爲白馬，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思之悠悠。這是證明泉水內容與當時史蹟及地點均吻合，故可認爲她的作品。魏源又說：竹竿則作於衛難已定之後，故其詞多與泉水出入而較不迫切。彼曰：「楚彼泉水，亦流于淇」，此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且二詩皆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末章皆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這是證明竹竿與泉水內容相同，可認爲一人所作。我們雖沒有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鐵證，但至少總可說，這個「載馳，泉水，竹竿均爲穆姬所作」的假設，是絲毫沒有阻礙的。

這三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位置，是不用懷疑的。穆姬可說是婦女文學的始祖。泉水一篇僅二十餘句，竟用十一次地名；然而我們讀了，並不覺得複沓，也不覺得枯燥。這是因為她的筆力能夠運用她們較之唐代詩人「點鬼簿」（多用人名）及「算博士」（多用數目字）的譏評，其相去多遠。載馳在當時，一定很傳誦的，對於衛國的助力也很大。篇中表情婉而有致，很能表現出一個「善懷」的「女子」的風度。然而技術最高的却要算竹竿。魏源曾說：蓋衛自渡河徙都以後，其河北故都胥淪戎狄，山河風景舉目蒼涼。是以泉源淇水，曩所游釣於斯，笑語于斯，舟楫於斯者，望克復以何時，思舊遊今不再，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詞出一人，悲同隔世。這很能說出這位女詩人的心理。懂得了這一點，方能認識這篇詩的價值。衛風與鄭風並稱淫詩，其實是不對的。與鄭風相似的是陳風，不是衛風。衛風三十九篇中，言男女情者不滿十篇。其中有寫女性美的，如君子偕老及碩人；是有記密約的，如靜女

衛

及桑中；有述棄婦的，如谷風及氓；有敘別情的，如伯兮；有誓守義的，如柏舟。它們篇數雖少，但幾乎篇篇都是佳構。組織最完密的要算那兩篇棄婦詩。在十一國風中，除七月外，這兩篇算最長了。她們述敘從前的幸福及現在的痛苦，步伐整飭，有大雅裏的作品風格。所以我們疑惑她們的作者大約是受過訓練的詩人。表情最深刻的要算柏舟和伯兮。舊說柏舟指共姜，不知是否。就詩意看來，並無夫死之意。或者這位女子的母親不許她與意中人結婚，故矢之以死。即此看來，情義之堅實為三百篇中言情詩之冠。伯兮的女子因夫出征，竟至不施膏沐，「首如飛蓬」。此即司馬遷「女為悅己者容」的意思，亦是別詩中之別開生面者。詞句最香豔的要算那二篇寫女性美的詩。她們所寫的都是貴族女子。拿雲喻髮，拿柔荑喻手，拿凝脂喻膚，拿螭螭喻領，拿瓠犀喻齒，拿蛾喻眉——這些到後代都變成濫調的陳言，但仍可看出創始者的慧心。至於靜女和桑中或者要被斥為淫詩（如左傳「桑中之

「喜」一語，但靜女描寫情人心理，頗能刻畫入微，而桑中的音節又異常和諧，（略似漢廣每章下半截）總之除女詩人的作品外，這幾篇在衛風中是最有價值的詩。當前七世紀時，狄人異常猖獗，魯莊公三十二年伐邢，閔公二年入衛，僖公十年滅溫，十四年侵鄭，十八年救齊，其年冬又伐衛，衛首當其衝，受害最深，而且政治不賢良，社會不安甯，故我們讀衛風其餘幾篇，覺得有一種悲觀的空氣籠罩着。我們隨便舉幾個例：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拍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衣）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擊鼓）一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北門）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這都是賢者不得志的詩，使我們讀了也覺得無可奈何。激烈的人便要高聲詛咒了：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日月）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北風）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一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鶉之奔奔）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鼠）這樣大膽的說話，是衛國詩人的特色。衛風在十一國風中佔有最重要的位置，是無容討論

的。但有一件事，我們應當附帶說一說，我們當知古詩中「也」字等於驚嘆號及疑問號，表示高亢的情感的。衛風用此字最多，（共五十一次）所以牠們的音調與別的國風大異。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

7723

【衛展】道舒，晉——三零一頃河東安邑人，歷官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公元三一零年左右）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拷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卒贈光祿大夫，展作有文集四十卷（隋書經籍志作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十四卷，此從舊唐書經籍志）

21221  
【衛歌卷曲】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木刻本。

21227  
【伧好並一好】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21227  
【伧小口上廟】一名小伧口上廟。北平流行俗曲。

石印本

21227  
【儒廬全集】清雍正間萬承蒼撰。

21227  
【儒酸禍】二卷。清杭州魏熙元撰。有玉玲瓏館

刊本。

2122<sub>1</sub> — 2122<sub>7</sub>

【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儒之所至，孔子也。孔子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君子儒有濡義，可以潤身而澤民。小人儒有儒義，儒迂不足以任事。而經師與儒家亦有別。章太炎曰：「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爲經師；由後之道，其流爲儒家。儒生以致用爲功，經師以求是爲職。」（諸子學略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子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儒分爲八，而最爲顯著者，莫如孟荀也。孟子名軻，鄒人也，歷游齊梁，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語約而意盡，不爲囂刻斬絕之言，而其鋒有不可犯者焉。宋蘇明允最好孟子，爲之評解文法，頗見切要。近人桐城吳閻生更爲作孟子文法讀本。元虞集謂：「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闢抑揚，曲盡其妙。」

儒

「大抵孟子之文，才足以輔其氣，氣足以遺其理，故能滔滔汨汨，六通四闢也。荀子之文，亦以理爲主，而才氣略不逮孟子，其通於五經，與孟子一也。荀子名況，趙人，時人相尊，亦稱荀卿。年五十始游學於齊，齊人或讒之，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困家蘭陵。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數陳往古，倚挈當世，足以羽翼孔氏。至其文章之博達實啓後人，詞尚雅麗之風，而推勘精微，於法家爲近其弟子李斯。緣儒入法，負其雄鷲之才，身爲秦相，論其政事，則刻薄寡恩，語其文章，則辭藻瑰麗，意思精覈，過於其師，且好爲對偶韻語，其氣魄之蹕厲，爲漢人所不及。如諫逐客書，詞健格高，泰山刻石文，蒼勁峭質，皆富有文學之價值者也。」

【儒道與佛教之爭】晉初承七賢之風流，競尚玄理，惟東晉杜預，雅好經術，文士之中，陸機亦服膺儒業。然以王樂勢盛，波靡海內，終致禍亂。晉元中興，應詹上書曰：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

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放宏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元帝深嘉其言，願被服成習，積世莫返。成帝從袁瓌之奏，聿興國學，庠序之禮雖修，柱下之談未輟。於是李充學箴，王

坦之廢莊論，並本其刑名之學，以抑老氏，殆裴頠崇有之流乎。至范甯作論，以王何之罪，浮於桀紂，乃玄風靡息，而天竺佛圖之教，亦於是時相乘。迭盛始則空無旨近，玄釋合流，道安彌天，藝林接席，林公盛德，善談莊老，及夫羅什授譯，義正胡夏之違，遠公闡宗，辨集東南之彥，然後名言失步，義學代興，頓易漆園之墓，輻輳蓮社之下矣。顏何始標姬釋之爭，魏收爰造釋老之志，自茲以降，攻守紛紜，顏歡崇老，紬釋，則申夷夏之文。齊梁以來，又有三教齊同之說，經籍道息，南北一揆。自謝靈運，顏延年，張融沈約，徐陵庾信之倫，無不耽此。其與著於篇章，梁世諸主，尤爲皈依所在。其辭翰，見於羣書者，不可勝記也。佛經後漢而下，代有踵譯，姚秦時鳩摩羅什與諸沙門八百餘人，續出諸經，並諸論三百餘卷，隋時又立翻經傳

士譯文益衆。具見費長房之歷代三寶記，（長房隋翻經博士）梁元帝始輯內典碑林集，今不傳。僧祐纂弘明集，（唐釋道宣有廣弘明集）時人與釋氏辨理之文，多載之矣。

【儒林外史】這部小說是清代人吳敬梓寫的。當時一般讀書人太沒有氣節，太不講究真實學問，敬梓寫這部書，專攻擊當時所謂儒林的。中國小說史略中說他：「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文學大綱中却說他：「一面指擊當時頹敗的士風，一面發揮他自己的理想社會與理想生活。」文筆很鋒利，描寫力很富裕，惟見解帶太多的酸氣，處處維持他的正統的儒家思想，頗令讀者有迂闊之感，又結構也很散漫，論者謂：「其書處處可住，亦處處不可住。此其弊在有枝而無幹，無惑每篇自爲篇，段自爲和矣。」這兩種批評都是對的。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大概是真的，杜少卿就是他自己，杜慎卿是他的哥哥，青然，莊尚志便是程縣莊，虞育德便是指吳蒙泉，此外

的人，都可查考的。他的時代離明朝滅亡還不到一百年，讀書人受了明朝八股文的遺毒，他們除寫讀幾篇所謂「制藝」以外，不知天高地厚，還要擺盡架子，自命爲將來的聖人賢人。吳敬梓一枝筆寫來，又生動又深刻；我們今日讀他書中一般腐儒，好似一個一個都露在眼前。講到吳敬梓的個性，他是一個浪漫的文人，家中雖有一點點財產，他既不會生利，又很爲化錢，不多幾時便窮得連飯也沒得吃。這時雍正帝正舉行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要保舉他去應考，他不願去，跑到金陵地方去住，幸得有許多文人很敬重他，供給他個人的生活。他到老年，自稱文木老人，在揚州地方，更是窮得可憐，但還是很高興，發起繞着南京城賽跑。我們從他的行爲上，完全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講氣節，看輕功名的書獃子。來他儒林外史中，寫一個會彈琴做詩的縫衣工人的話道：「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識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和我們相與？而

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得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顏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這是何等的厭惡功名，何等的鄙棄讀書人啊！**■**吳敬梓寫小說最高的技術，便是能在人不經意的地方，把一個外貌端正經的人，祇須用三言兩語，把這人的作偽心理完全描寫出來。他所寫的范進，馬二先生等人，可看出他最是痛恨這班假仁假義的偽君子。**■**他因一方面厭惡極端作偽的人，所以一方面描寫一個極端放浪的人，使這作偽的人，愈覺得可厭惡。即如他敘述王玉輝因欲圖一個烈女的名氣，生生的把一個心愛的女兒逼死了，成了一個殉夫的名女，居然造起祠堂，建起牌坊來。王玉輝正在衆人稱賀的時候，反覺傷心起來，躲着不肯出來。他自己說：「在家日日看見老婆悲慟。」這是何等衝突的心理，反映出虛偽禮教殺人的罪惡來。**■**儒林外史祇有一個缺點：在他書中，完全顯示出作者的個性太迂闊了，迂闊不近人情，教成讀者去做一個避世逃名的廢物。

於世於己，兩無利益。——我們正要造成多量與惡濁社會奮鬪而進化的人——再他的全書，是沒有結構，沒有章法的，祇是隨意寫去，寫完一人，再寫一人，好似幾篇短篇小說湊成的，前後情節毫不相干，實在算不得是一部長篇小說。祇是他描寫的深刻，諷刺力的銳利，又全部用純粹白話寫成，都可以在文學上留給後人做一個好榜樣。此書今所知見者，有五十回本，有五十五回本，有五十六回本，有六十四回本，分志於下：五十回本儒林外史，此本未見。胡適之引程晉芳吳敬梓傳全椒縣志，均云吳敬梓儒林外史五十卷。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小說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是道咸間猶存五十卷本。金和同治八年跋，謂金兆燕官揚州府教授梓行，自後刻本非一。金氏官揚州在乾隆三十四年間，所刻當爲初刻本，以意揣之，金氏梓本亦當爲五十回也。五十五回本，儒林外史，此本未見。見金和跋。五十六回本，儒林外史，有見嘉慶八年臥閣草堂刊袖珍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每回後有評語，

首乾隆元年閑齋老人序，嘉慶二十一年丙子藝古堂刊本，有閑齋老人序。亞東圖書館據以重印。同治八年，已已羣玉齋活字本，大字，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尚精，有閑齋老人序，同治間蘇州書局活字本，有薛慰農屬金和所作跋（同治八年作）未見。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上海申報館第一次排印本，以閑齋老人序本爲底本，有金和跋及同治十二年癸酉天目山樵（按印張文虎）識語。同治十三年甲戌十月，齊省堂增訂本，用活字印，有是年惺園退士序，例言五條，速刪潤之由，回目文字及幽榜均經改訂，疑印天目山樵所謂常熟刊本，提綱及下場語幽榜均有改竄者。光緒七年辛巳申報館第二次排印本，有金跋及天目山樵識語，仍以閑齋老人序本爲底本。正文插入天目山樵評語，文與單行本之儒林外史評語稍有異同。蓋天目山樵評凡數次，屢爲友人借去過錄，因所據者非一底稿，故評語亦不盡同也。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有金跋，天目山樵評及識語，聞定遠方氏有活字本書未見，不知即同治八年印之羣玉齋



活字本。否。增補齊省堂儒林外史六十回。有通行石印本。首同治甲戌惺園退士序。光緒十四年東武惜紅生序。據齊省堂本增多四回。例言五條。亦同齊省堂本。但於第一條內加入增四回為六十回之文。疑補此四回者即東武惜紅生也。<sub>11001</sub>

【儒林外史評】上下二卷。有清光緒乙酉（十一年）寶文閣刊本。清張文虎撰。題「天目山樵戲筆」。首光緒十一年當塗黃安謹子脊序。謂以其父黃小田所評及天目山樵評合刊。今所見二卷本卷弟下但題「天目山樵」。所錄評語亦先別識。

【儒林公議】二卷。宋田況撰。是編記建隆以迄慶歷朝廷政事及士大夫行履得失甚詳。五代十國時事亦間附以一二條。有明嘉靖庚戌刊本。稗海本。

【背苗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背搵地】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虞齋續集】三十卷。宋林希逸撰。是集一曰竹溪十一稿。其詩多作禪語。其文在南宋末年尚不失執度。有宋咸淳庚午刊本。又前集六十卷已佚。

背 虞 虞

【虞預】<sub>2123</sub>本名茂，字叔寧，晉——三一七頃姚餘人。十歲而孤。少好學，有文章。初為縣功曹。諸葛恢、庾亮等荐其才行，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母憂服終，除佐著作郎。太興中，遷秘書丞，著作郎，爵平康縣侯。官終散騎常侍。以老歸，卒於家。預雅好經史，憎惡玄虛。其論阮籍、嵇康，比之伊川披髮，所以胡人遍於中國，竟過於衰周之時。著有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並所著詩、賦、碑、誄、論、雜數十篇，為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

【虞集】<sub>2120</sub>伯生，元——一二七二至一三〇四。其先武州寧遠人，徙居臨州崇仁。卒年七十七。（水東日記云七十二）此從元史本傳。三歲知讀書，從吳澄遊。大德初（公元一二九七年）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文宗時，累遷奎章閣侍書學士，纂修經世大典。一時大典冊，多為集草。每承顧問，必委曲盡言，隨事諷諫。卒諡文靖。世稱邵庵先生。集平生為文，多至萬篇。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文有平猿記。【虞集文】<sub>00</sub>集著有道園學古錄。文章至南宋之末，

道學一派，侈談心性，江湖一派，矯語山林，庸沓猥瑣，古法蕩然，理極數窮，無往不復，有元一代，作者雲興，大德延祐以還，尤為極盛，而詞壇宿老，要必以專為大宗，迹其陶鑄羣材，不減廬陵之於北宋，嗚呼，盛矣！

【虞集詩】<sup>04</sup>輟耕錄載嘗有問於虞先生曰：楊仲宏詩何如？先生曰：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何？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揭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集乃漢廷老吏，公論以為然。清翁方綱石洲詩話曰：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又曰：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後，無其匹敵。又曰：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社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虞集詞】集著有道園樂府一卷，其賀新郎自序云：五月中，以小疾家居，陳衆仲助教言：乳燕飛華屋，調最宜時，速度數曲，病其辭妙，則聲劣，律穩者語逼，適有友人期家人到官所，而弗至，賦此詞云……

觀此序，知其所致力矣。

【虞集曲】集在翰苑時，宴散學士家，有歌兒順時秀者，唱折桂令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集愛其新奇可喜，時席上適談及三國蜀漢事，即依調賦之，兩字一韻，平仄通押，較一句兩韻者，其難倍蓰矣。先生道義文章，照耀千古，出其餘緒，尤能工妙，若此，洵乎天才不可多得也。

【虞綽】士裕，陳—五六二至六一五會稽餘姚人，卒年五十四，一隋書及北史本傳均不載，卒於何年，此依傳中綽因楊玄感案被拘得逃，歲餘復被捕斬於江都，約略推算，一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大業初，為秘書學士，與虞世南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復從江遼，東帝舍臨海濱，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銘成，（見隋書本傳）帝覽而稱善，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後因楊玄感黨被執得脫，變姓名，出亡，自稱吳章（北史作吳卓，此從隋書）匿信安令，卒大德家，年餘后，綽田人爭用相訟，為識者告發，吏

執事斬於江都。綽所著詞賦。

【虞山黃氏五集】五卷。清常熟黃泰撰。有道光刊本。

【虞允文】<sup>23</sup>彬甫，宋一一一零至一一七四。隆州仁壽人。年六十五。六歲讀九經，七歲能屬文。以父任入官。一一五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權知黎州。累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金主亮入寇，渡淮。臨采石。朝命允文犒師采石，遂督兵戰，大敗之。劉綺執其手曰：「朝廷養兵三十年，今日大功乃出儒者。」乾道元年（公元一一六五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八年，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後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允文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置翹材館，延四方賢士，懷袖有方冊，曰：「材館錄，聞善人必書。」首薦胡銓，周必大等二十人，一時咸稱得人。允文著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及內外制十五卷，又嘗注唐書五代史。（均宋史傳本）

虞

【虞儔】<sup>24</sup>壽老，宋一一一八。三項寧國人。性孤介，不苟。一一六三年入太學，舉進士。歷官績溪令，飲食服用悉取給於家。諸司上其治狀，遷監察御史，排擊貴近，朝紀肅然。又嘗銜命使金，出為浙東提刑，知湖州。推行荒政，全活甚眾。任終兵部侍郎，奉祠卒。儔工詩古文，以真樸見長。原有尊白堂集二十卷，今本僅存六卷，為詩四卷，文二卷。

【虞仲文】<sup>25</sup>質夫，武州寧縣人。任為遼相，歸金，投樞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四歲作詩賦，煎餅有魚目，蟬聲之句，又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前池。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人以神童目之。

【虞伯生詩續編】三卷。元虞集撰，此必當時坊賈以集負重名，故掇拾其詩數十篇，梓以射利耳。

【虞翻】<sup>27</sup>仲翔，漢一一六四至二三三。會稽餘姚人。卒年七十。少好學，有傲氣。初從王朗，後從孫策，為功曹。曹操辟之，不就。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性疏直，屢犯顏諫，爭權不悅，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溼縣，復以酒失徒交州。翻雖虛罪被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

人居交州十餘年，卒翻精於易，有易注，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有文集三卷（補續漢書藝文志）

【虞淳熙】<sup>301</sup>長孺，明——一五九八頃錢塘人。一五八三年進士。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淳熙著有孝經集

靈一卷，盡為小說家言。

【虞騫】<sup>303</sup>梁——五零二頃會稽人。工為五言詩，名與何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

【虞寄】<sup>306</sup>次安，梁——五一零至五七九會稽餘姚人。虞荔之弟。辛年七十少聰明，既長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上瑞兩頌，武帝稱美。陳寶應據閩中，欲引為屬僚，因辭。及寶應有逆謀，諷諫被拒，乃偽稱疾不起。寶應既擒，文帝敕寄還京，除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如有疑議，就以決之。後加太中大夫，卒。寄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虞溥】<sup>333</sup>允源，晉——二五六頃高平昌邑人。辛年六十二，少專心典籍，郡察孝廉。為郟孝內史，大修庠序，

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勉勵於學。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卒於洛。子勃，過江，上溥所著江表傳於元帝，詔藏於祕書。溥撰江表傳外，尚注春秋經傳及撰文章詩賦數十篇。唐書經籍志錄文集二卷。

【虞溥諸人文學觀】在兩晉思想崇老莊，文辭尚駢麗的時代，而猶有少數崇奉儒家思想，近於儒家的文學觀者，則為虞溥、裴頠諸人。當時裴頠因時尚清談，作常有論，闢無一之妄，以為「形器之故有微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全晉文三十三）而范甯之罪王何論亦稱其「飾華言以翳實，駢繁文以惑世」（全晉文一百二十五）這些雖就思想言，但也可略窺其文學觀念，蓋與荀子之攻擊飾奇辭，文姦言，是同樣的例。至虞溥為郟陽內史時所作的屬學篇，為其誥訓學徒的話。如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

質彬彬，然後爲德。（見晉書本傳，全晉文七十九作樊訓學徒詔。）他主張先修質後學文，這全是儒家思想。所以他講及文事也，以爲離不開學。他說若乃含章舒蕩，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

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同上）他如傳玄謂「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既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引傅子）也有宗經的意思。晉書稱「傅咸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鑿。穎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作風如此，固宜其衡文標仍折衷於儒家了。這些均和當時一般的文學批評不同，因爲他不承認文學的獨立性，可知傳統思想猶有一部分的存在。

【虞初<sup>372</sup>】漢——約前一四零至八七間，河南洛陽人。以方士爲侍郎，號黃車使者。太初元年（公元前

一零四年）興丁夫人等方詞詛匈奴，大宛初著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漢書藝文志）書雖不存，但因之被推爲古代唯一小說作家。

【虞初新志<sup>373</sup>】二十卷。清歙縣張潮撰。有原刊本。又一本續志。鄭澍若續撰。有中箱本。

【虞初小說<sup>373</sup>】二十四回。宋育仁撰。未成書。育仁字芸子，四州富順人。

【虞通之<sup>373</sup>】宋——四五三頃會稽餘姚人。善言易，仕至黃門郎，步兵校尉。通之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志作十五卷，兩唐書志作五卷。此從隋志注

）

【虞堪<sup>441</sup>】克用，一字勝伯，號青城山樵。元——一三五四頃，長洲人。元末，隱居不仕。洪武中，起爲雲南府學教授，卒於官。堪家藏書甚富，手自編輯。撰有希澹園詩三卷，其古體氣格頗高，近體亦音節諧婉。

【虞荔<sup>444</sup>】山披，梁——五零三至五六一會稽餘姚人。卒年五十九。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關侯太

虞

常陸倭。倭問五經，凡有十事，蒞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倭甚異之。既長，博覽墳籍，善屬文。梁武帝置士林館，蒞製碑奏上。帝命勒之館，用蒞為士林學士。陳文帝時，除太子中庶子，領大著作。初，侯景之亂，蒞母隨蒞入臺，卒於臺內。尋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性沈密，凡所獻替，莫見其際。文帝深器之。卒諡德子。蒞著有鼎錄。

【虞世南】伯施，陳—五五八至六三八越州餘姚人。虞蒞之子。卒年八十一。與兄世基同受學於顧野王。文章婉縟，慕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知名。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世以方晉之二陸大業中，為秘書郎。煬帝疾其峭正，弗甚用。入唐，為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後為秘書監，封永興縣公。始嘗學書於浮屠智永，得其法，為世愛重。世南貌儒謹，而中抗烈，議論持正。帝嘗命寫烈女傳於屏風，無本，暗疏之，無一字謬。帝嘗稱其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為五絕。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卒諡文懿。世南著有文集三十卷，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均兩唐

書志）

【虞世基】<sup>44</sup>茂世，隋至六一八會稽餘姚人。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徐陵一見奇之，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任陳為尚書左丞。陳亡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顧遇彌隆，專典機密。參掌朝政。帝幸江都，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帝不從。世基知不可諫，又懼禍，及因唯諾取容，有告敗者，每不以實聞。又嘗官賣獄，朝野咸共疾怨，為宇文化及所害。

【虞黃昊】<sup>118</sup>景明，清—一六六一頃浙江錢塘人。年十歲，即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為「西冷十子」之一。尤工於五言古體，與毛先舒並稱。一六六六年中舉人，官臨安教諭。

【虞東先生文錄】<sup>5</sup>八卷。清常熟顧鎮撰。有同治刊本，在小石山房叢書內。

【虞愿】<sup>7</sup>士恭，宋—四二六至四七九會稽餘姚人。卒年五十四。愿數歲時，其家中庭橘樹冬熟，羣兒競來取之，愿獨不取。家人皆異之。宋元嘉末，為湘東王

國常侍。明帝立，除通直散騎常侍。數以直言忤旨，出為晉安太守。郡有越王石，嘗隨雲霧中，惟清廉太守乃見。愿往觀，清徹無所蔽。郡產蚰蛇，膽可為藥，有遺愿蛇者，愿放之，蛇歸者再論者，以為仁心所致。累遷色尉，領東觀祭酒。卒於官。愿著有五經論問、會稽記及文翰數十篇。

【虞兮夢】一本清唐英撰傳奇。

【虞義】子陽，（尚齊書作字士光。此從文選注引。

【虞義集序】齊至梁？至五一零前后會稽餘姚人。七歲能屬文，盛有才藻。齊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義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志作九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虞餅】齊一四七九頃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家貧，屋漏，恐濕墳典，乃屣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此高風。位中書郎，廷尉。

【虞竹西】明一五二二頃崑山人。工散曲，曲品云：「虞竹西柔腸度曲。」

虞便

【虞炎】齊一四八八頃會稽人。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武帝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驛騎將軍。

【虞實堂集】八卷。明張鳳翼撰。鳳翼才氣亞於其弟獻翼，故不似獻翼之狂誕，而詞采亦復少遜。

【處默】唐一八七四頃初與貫休同薙髮，后入廬山，與修睦、棲隱游。處默著有詩集一卷。（全唐詩一）

【便癡賦】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便佳居詩選】一卷。清石門蔡德淳撰。有道光刊本。

【便宜行事虎頭牌】在元曲選丙集上。敘女真人山壽馬鎮守夾山口要塞，屢立奇功，欽賜虞頭牌，凡有失軍機者，皆得便宜行事。先斬後聞。後山壽馬遷陞，即令其叔銀住馬代任。住馬年六十，好飲酒，偶於中秋節宴會，失守山口，隨即奪回。山壽馬即以軍令杖之四十，其第三折賓白，頗為詼諧。末敘山壽馬親叩其叔之門，負荆請罪，以示軍令之無親疏也。

<sup>21246</sup>【倖刀饅頭】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sup>21247</sup>【優語錄】一卷。清海甯王國維撰。有民國十六年

王氏排印本。在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四集內。

刊本。<sup>1</sup>【優貢朝考卷】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清

<sup>24</sup>【優豔遺芬】廣東流行俗曲。鉛印本。

<sup>28</sup>【優伶及侏儒】優伶的名稱，夏代以後才發生。據

路史上說：「帝履癸廣優揉戲奇偉，作東歌而操北里。」列女傳：「夏桀既棄禮義，求倡優侏儒狎徒，為

奇偉之戲。」不過漢人所記，未必可信。左傳襄公二

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

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

於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

「倡優俳笑。」樂記：「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

濫，溺而不止，倡優侏儒，擾雜子女。」大概從樂工一

變而為優伶，是由莊重的歌舞，變到奇異的歌舞。裏

面有滑稽調笑，與樂工是不相同的。比較可信的記

載，在春秋之世，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皆很著名。國語

上：「說驪姬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

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

枯。』穀梁傳：「頰谷之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

幕下。」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樂人也。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

「這是後代裝飾古人的濫觴。秦之優旃，據史記說：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左

傳上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注：「優，調戲也。

「優本有調笑之義，所以優人之言，無不以調笑為

主。大概巫與優的分別，巫是樂神的，優是樂人的。優

伶侏儒與樂工的分別，樂工但主歌舞之事，而優伶

侏儒除了歌舞，要會滑稽調笑的，優伶與侏儒，據

王國維考證，二而一者也。古代優人本就以侏儒充

任。樂記稱：「優侏儒。」頰谷之會，孔子所誅的，在穀

梁傳謂之「優」，而孔子家語，何休公羊解詁，均作

「侏儒。」史記李斯列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

前。」和上面所引滑稽列傳：「秦倡侏儒。」所以優

旃自稱：「我雖短也，幸休居。」這都可以證明侏儒



即是優伶。晉語：「侏儒扶盧。」韋昭注：「扶，緣也。盧，矛戟之杖，緣之以爲戲。」恐怕在歌舞調笑之外，優伶還有的有競技的本領。或者漢代「尋橦戲」就是從這「扶盧」進步的，也未可知。

【優古堂詩話】一卷。宋吳井撰。是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大旨在明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其涉考證者不及十之一。有讀畫齋叢書本。

【優人名兒】北平流行俗曲。

【歲寒集】二卷。明孫蠅撰。諸作大抵純任自然，不事結構。

【歲寒松】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歲寒松】一本。清邱園撰。傳奇。

【歲寒居詞話】一卷。清山陰胡薇元撰。有刊本。在玉津閣甲集內。

【歲寒堂詩話】二卷。宋張戒撰。是書世無傳本。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論古來詩人由蘇黃上溯漢魏風騷，分爲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有聚珍板本。學海類編本不全。閩刊本，杭刊本。

歲 徒 須

【歲寒堂存稿】一卷。清林璐撰。皆其所皆雜文。

【歲朝賞菊詩】二卷。清吳縣潘世恩撰。有道光刊本。

【徙南詩錄】清光緒閩王至甸撰。

【須要見諒】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須賈評范叔】在元曲選庚集下。敘戰國時七雄爭霸，魏敗於齊，擄魏公子申歸。惠王遣大夫須賈聘於齊，說還魏公子。門下士范雎從之。齊因雎之賢，允其所請，須賈於是忌其功，歸，讒於魏王。捷雎至死，曳棄廁內，幸爲院公救出。雎乃逃之秦，昭王用以爲相，更名曰張祿，須賈往賀之。雎大報前讎，令其跪門吃草。

【須賈評范雎】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須溪記鈔】八卷。宋劉辰翁撰。全集於永樂大典中重爲夏軒，業已成帙，此乃殘闕之本。

【須溪集】十卷。宋劇辰翁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文大抵意取標新多傷纖詭，然宋季

文體冗濫，辰翁能力滌陳困，要能毅然自立，有明嘉靖中初刻，天啓中重刻，原集百卷，有刊本不全名，須溪記鈔八卷入四庫存目。

【須溪四景詩】四卷。宋劇辰翁撰。是編皆五言長律，各以四時寫景之句命題，即宋人所謂省題詩也。有刊本。

【須鐸餘音】四卷。清山陰朱俊撰。有康熙授墨軒刊本。

【頻伽偶吟】一卷。清錢塘張世華撰。有黑格鈔本。

【頻羅菴集】清梁同書撰。

【頻羅菴遺集】十六卷。清錢塘梁同書撰。有嘉慶刊本。又一本十六卷，附焦屏詩文一卷，梁學昌撰。有嘉慶刊本。

【頻陽四先生集】四卷。明劉兌編，所錄為張紈、李宗樞、楊爵孫、丕揚四人詩文。

【熊孺登】唐！八一三頃鍾陵人。有詩名，登進士第。元和中，為西川從事，與白舍人、劉賓客善，多贈答。

孺登著有詩集（唐才子傳）。

【熊瑾】商珍清如白女子。有滄仙詩文詞鈔，長恨編。見樓園叢話及通州志。

【熊皎】（一作熊繳，全唐詩以為二人。此從唐才子傳）白號九華山人。後晉！九四零頃工古詩，嘗居九華山。九三五年登進士。劉景岩節度延安，辟為從事。晉天福中，說景岩入朝，以功拜右諫議。後坐累貶商州上津令。皎著有屠龍集五卷。南金集二卷，（唐才子傳云有屠龍集，南金集合五卷。此從全唐詩）。

【熊禾】初名銖，字去非，一字位辛，號勿軒，又號退齋。宋！一二五三年至！一三一二建陽人。卒年六十。從朱熹門人遊。一二七四年進士。授寧武州司戶參軍。宋亡不仕。入武夷山，築室教授。其中謝枋得聞其名，自江右來訪。晚年修三禮通解，將脫棗，竟以疾卒。禾著述頗富，有易經講義、詩選、正宗、四書標題、小學、正宗、春秋通義等，今僅見他的勿軒集八卷。

【熊峯集】四卷。明石瑒撰。瑒有全集十卷，此本不  
及其賅備。

【熊峯全集】十卷。明石瑒撰。是詩文皆平正通達，  
具有茶陵之體，故東陽於門人中，許以代興者，惟邵  
寶及瑒而已。有明刊本，皇甫汸刪定本，清康熙中餘  
姚孫光焄刊本。

【熊伯龍】次侯，號鍾陵，清——一六五三頃湖北漢  
陽人。性謹厚，手不釋卷。一六四九年登一甲二名進  
士，授國史館編修。後官終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  
官二十年，不妄交遊。伯龍博學工詩，尤精古文詞，及  
制舉文。與劉子壯齊名，時號「熊劉」。著有貽穀堂集  
(清史列傳)。

【熊象慧】芝霞，清潛山女子。有紫霞閣詩詞，見聽  
秋聲館詞話。

【熊遠】<sup>34</sup>孝文，晉——至約三二二豫章南昌人。少  
有大志。縣召爲功曹，不赴，強之始謁，十餘日後，郡辟  
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元帝作相，  
引爲主簿。元帝即位，累遷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

歎其公忠。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遠奏免協  
官。冬雷電，遠上疏陳三失，補曾稽內史。王敦爲逆，加  
遠爲將軍，拒不受。徵還拜太常卿，敦深憚之，引爲長  
史。數月病卒。遠作有文集十二卷。唐書經籍志作  
五卷。此從隋書志。

【熊過】<sup>37</sup>叔仁，明——一五四三頃富順人。一五二九  
年進士。累官禮部郎中。坐事貶秩，復除爲民。過與陳  
束等有「嘉靖八才子」之目。著有熊南沙文集八卷，  
與周易象旨、決錄春、秋明志錄。

【熊大木】<sup>4030</sup>號鍾谷子，明——一五六一頃福建建陽  
縣人。嘉頃萬歷間，編刻通俗小說甚多，今所見者有  
全漢志傳十二卷，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宋傳十  
卷，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中國通俗小  
說書目——凡四種。后一種即敝岳飛事，爲后來說岳  
全傳所從出。

【熊太古】<sup>4030</sup>元——一三三五頃預章(一作豐城)——  
人。熊朋來之子。一四庫總目作朋來之孫。此從元史  
熊朋來傳。鄉貢進士官至江西行省郎中。至元末

天下盜賊四起，太古力陳守禦策，當局者不從，遂棄官去。入明后，不仕而終。太古著有冀越集，記二卷，雜記見聞，頗稱賅博。作者生平足跡半天下，北涉滌河，西泛洞庭，東遊浙右，南至交廣，故舉南北所至，以冀越名其集。

【熊直】<sup>401</sup>欽方，明——一四一四頃吉水人。永樂中舉人。以子槩貴，贈右都御史。直著有西澗文集十六卷。

【熊克】<sup>4021</sup>子復，宋約一一一一至一一八九建甯建陽人。卒年七十三歲。幼而魁秀，及長，好學，善屬文。博聞強記，淹習當代典故。一一四五年左右，第進士，知紹興諸暨縣，有惠政。被薦直學士院，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後出知台州奉祠，卒。克著有四六類彙三十卷，一文獻通考一及中興小紀等。

【熊南沙文集】<sup>4022</sup>八卷。明熊過撰。集中諸作，大抵應酬之文。

【熊夢祥】<sup>404</sup>一畫史彙傳作蒙祥。此從元詩選。字自得，號松雲道人。元——一三三五頃江西——一作富

州——人。通羣書，曉音律，工書畫，以茂才舉教官，棄去。放情詩酒，游浙淮間，後卜居婁江以終。夢祥著有松雲道人集（元詩選）。

【熊本】<sup>60</sup>伯通，宋——一零四零頃番陽人。兒時知學，為范仲淹所賞。舉慶歷進士，為撫州軍事判官，察訪梓夔，時羅晏夷叛，詔本便宜行事，諸夷悉平。先後奉命安撫渝州、宜州獠蠻，邊績懋著。神宗稱其文有典詰體，遂知制誥。然本曾薦蔡京練習新法，又上書極贊改制，故為正人所責斥。累官吏部侍郎，再知洪州。召還，卒於道。本著有文集，奏議共八十卷。（宋史本傳）。

【熊景星】<sup>60</sup>伯晴，一字蓮江，清——一八二零頃廣東南海人。卒年六十六。幼穎悟，嘗以所作蒲葵扇詩見賞於阮元。一八一七年舉人。大挑二等，選開建訓導。壯年有用世志，與曾釗、徐榮等以經濟相礪。屢上公車，不第，乃藉書畫以自娛。星工古文辭，詩亦奇麗，著有吉羊谿館詩鈔三卷。（清史列傳）。

【熊賜履】<sup>66</sup>青亦，一字敬修，明——一六三五至一七

零九湖北孝感。人卒年七十五。一六五八年進士。歷官翰林院檢討。館閣著作，皆出其手。康熙中，累擢國史院學士。尋遷掌院事。知經筵，進講弘德殿。拜武英殿大學士。因事罷歸。復起授禮部尚書。拜東閣大學士。充纂修平定朔漢方略及明史總裁官。以年老乞歸。江甯卒於家。諡文端。賜履著。有經義齋集十八卷，藻修堂集十八卷，及閑道錄，下學堂劄記等。

【熊學士詩集】<sup>7740</sup>三卷。清漢陽熊伯龍撰。有康熙刊本。

【熊開元】<sup>7744</sup>元年，號魚山。嘉魚人。天啓進士。明亡後，爲僧，名正志，號磬菴。居蘇州華山，有華山紀勝集。擊筑餘音，通稱爲「道情」。謂系歸莊作，今人考定爲魚山作。1028

【鯁詩識】<sup>2134</sup>一本。清土室道人撰。雜劇。

【卓廬文稿】<sup>2144</sup>二卷。清錢塘陳墉撰。有道光刊本。

【卓廬初草】<sup>3</sup>四卷。清錢塘陳墉撰。有道光刊本。

【卓文君】<sup>4</sup>漢——前一七九至一一七后。蜀郡臨邛

鯁 卓

人。司馬相如的夫人。約較司馬相如爲後。父王孫，爲臨邛富翁。文君天生姣好異常，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司馬相如食於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乃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相如家徒四壁，以所著鶴鷄裘，就市人湯昌貫酒，與文君爲歡。文君抱頸而泣，乃相與謀，因又至臨邛，令文君當壚賣酒，王孫恥之，分與文君財物。文君夫婦乃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後相如得志，將聘茂陵人女爲妾。相君作白頭吟示絕，相如遂止。相如素有消渴疾，及娶文君，悅其色，遂發痼疾。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爲諫，傳於世。她的著作，現在尚存白頭吟一首，及與相如書二通。相如諫一篇。她不獨是一位古代著名的美人，她也是一位最富於愛情的女文學家。她的熱烈奔放的感情，完全在她溫柔的筆下湧現出來，在這寥寥幾篇短文裏。

【卓文君白頭吟】<sup>2</sup>一本。元孫仲章撰。雜劇。

【卓文君賣酒】<sup>4</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卓文君駕車】<sup>10</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卓二娘】<sup>10</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卓璫】<sup>17</sup>文璫清仁和女子有俯滄樓集，見杭郡詩輯。

【卓峯草堂詩文鈔】<sup>226</sup>三十一卷。清宜黃符兆綸撰。

有同治刊本。

【卓山詩集卷】<sup>227</sup>十二卷。清帥家相撰。是集又名三十乘書樓集。

【卓淑甫詩續集】<sup>3</sup>三卷。明卓明卿撰。是集為明卿所自編。

【卓女當壚】<sup>4</sup>一本。清舒位撰。傳奇。

【卓田】<sup>60</sup>稼翁，號西山，宋一二零三項建陽人。能小詞，存于花菴詞選的凡三首。

【卓明卿】<sup>67</sup>淑甫，明一五九六頃錢塘人。萬歷中，

由國子監生官光祿寺署正。明卿著有光祿集三卷，  
淑甫詩續集三卷，卓氏藻林八卷。

【卓人月】<sup>8</sup>珂月，明一六四四頃浙江仁和人。貢生和孟稱舜，袁于令頗有交誼。其他事跡無考。人月

工詞曲，有寤歌詞十二卷，及花舫緣雜劇一本。（曲錄）又著有統詞一書，雜記詞林瑣聞，王士禛評為「蒐采鑿別，大有廓清之力」。詩亦奇肆，有塘臺、滄淵……等集。

【卓人月雜劇】其雜劇，流傳的只有花舫緣（感名雜劇集一本一種。是根據孟稱舜的花前一笑雜劇改作的。據劇說卷四）寫明朝唐寅伯虎之事，茲述其梗概於下。蘇州的唐寅，一日和友人文徵明、祝允明遊於閶門外泛舟橐欲，乘興揮書畫為樂。適有金陵大官沈某的一大畫舫，靠着唐舟經過，舫中有一標緻的婢女名中慵來，望着唐寅一笑。唐覩其美貌，忽生妄想，立刻別去二友，另雇小舟跟在畫舫後，直到沈氏之邸。唐寅改名唐畏，設法賣給沈家為奴，以便乘間和慵來相近。偶然在花園裏兩人得見一面，唐向慵來訴說自己的真情，不料話尚未了，逢着沈家的公子走過來，兩人快快分開。一日公子欲命唐寅情人代為作詩，作詩係唐之家常便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唐便毛遂自薦，代公子揮起

筆來。後來唐故意請求公子許其歸鄉。公子問其故。唐答以回家娶妻。公子說：我家婢女極多，聽你隨便選擇一個，何必回去多麻煩。遂出眾婢女，命唐寅選擇。唐寅見慵來不在內，其餘的人，一個都不中意。慵來是公子母親所頂歡喜的婢女。公子知唐寅愛慵來，遂向母親討得慵來給與唐寅。唐寅這時方說出自己的來歷，轉歸故鄉蘇州。在吳江中途着文徵明祝允明泛舟來，大家合在一處笑談前事。適沈某送慵來自後至，使歸唐寅。本劇的情節，今古奇觀中的唐解元玩世出奇的短篇小說，和這相同。又復世題名九美圖的長篇彈詞，也是寫這件事。本事據說出自涇林雜記（據曲海提要）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891

【拜新年】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拜新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拜新年】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拜經堂集文】五卷。清臧庸撰。有民國十九年上

元宗氏石印本。

拜

【拜薄媚】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拜月亭】元刊本。全劇名閨怨佳人拜月亭。錄鬼

簿正音譜也是園書目並著錄。亭錄鬼籍作庭。錢日

作王瑞蘭私禱拜月亭。劇情的大與意明傳奇的拜

月亭同。890

【拜月亭】又名幽閨記，明人多說是元施惠君美

所作。（何元朗的曲論王伯良的曲律王世貞的藝

苑危言，沈德符的顧曲雜言等）清代的人，大抵亦

根據這一說。（王弈的新奇傳，黃文暘的曲海目）

不過這是不十分可靠的，至少是近於捕風捉影之

談。現在拜月亭究竟是誰所作，還無從知道，我們既

不是考據家，也沒有詳加考證的必要。現在把劇的

梗概說一說。金之蔣世隆，中都路（今北平地）方人，

熱中於功名，以父喪，不能應科舉，和妹瑞蓮很寂寞

的在家裏過活。適番兵來侵金界，金軍不能抗，遂有

遷都汴梁（今開封）之議。忠臣陀滿海牙反對遷都，

持主戰論，和奸臣聶賈列爭論甚烈，為奸臣所讒，致

遭賜死，並滿家誅戮。海牙有子名陀滿興福，年少好

勇武，幸得逃出。當追兵窮迫時，咄嗟之間，越牆入一宅，原來即蔣世隆的居處，世隆極力相救，設法使他逃出險境，兩人並結拜爲兄弟。興福逃至外縣，投入綠林之羣，做山寨的主子（這是以前反抗支配階級唯一的辦法，不像現在可以有組織地革命）有尚書王鎮，以國難方亟，奉旨赴邊城探聽消息，把夫人和女瑞蘭都留家中。突然番兵侵入甚急，金朝的皇帝匆匆遷都汴梁。古都的人都狼狽地避難。蔣世隆帶着妹瑞蓮同逃，王尚書的女兒瑞蘭跟着母親同逃。不幸途中被番兵窮追，兄妹遺失，母女分離。世隆尋妹時呼瑞蓮瑞蓮的名字，偶然被王書的女兒瑞蘭聽見，以爲叫她，應聲而至，卻是一個秀才。倉皇之際，談不到什麼男女的嫌疑，兩個人就相攜同走。這邊瑞蘭的母親，叫瑞蘭時，瑞蓮也誤以爲叫她，及聲應而至，一看是一個老太婆，兩人認爲母女，一路同行。世隆和瑞蘭走到一個叫作虎頭山的山下時，被山上的強盜捉去，強盜把他們帶到巨魁之前，不料巨魁即是興福，各人互驚奇遇。興福給他們路費，

使他和瑞蘭再下山，不久兩人走到廣陽鎮，在一個酒館裏，沽了一壺酒，慰藉旅情。是晚在酒館歇宿，世隆向瑞蘭求歡。瑞蘭不肯，中間虧得店主人的做媒，兩人終結奇緣（這一段是玩戲法）。不幸世隆第二天生起病來，暫時不得逗留，在這酒館裏養病。王尚書負了兩國通和的重任，急急向着南京的歸途。路過此地的酒館，巧逢着自己的女兒瑞蘭。他聞知瑞蘭和世隆的事情，因看見世隆的窮途落魄，心中非常震怒，強迫女兒和世隆分離，自己帶了女兒回京。再說那邊王尚書的夫人和瑞蓮相攜，冒雪到了孟津驛，求得驛丞的允准，得在廊下歇宿一晚。剛巧王尚書這天也帶着女孩歌在這裏。夜間聽見有女人的哭聲，詢問驛丞，知道有老太婆和小女兩人，因爲受不起寒冷，所以啼哭。王尚書吩咐把她們帶到裏面來。相見之下，原來就是自己的夫人，驚爲奇遇。次日，大家同路而行，因瑞蓮無人依靠，遂認爲自己的義女，相攜至汴梁。再說世隆方面，此時還養病在酒館裏，興福聞風訪至，勸他去應科舉。世隆應諾等



到世隆病癒後，兩人一同上汴梁應試。一方瑞蘭跟父母到京後，每每想起和世隆的事情，愁眉莫展。適值春光明媚之際，倍覺傷心。某一個晚上，獨自非常幽悶，偷偷的安插香案在花蔭中，炷香膜拜掛在柳頭的新月，祈禱得和世隆再會同歡。這事剛被瑞蓮窺見，再三詢問她個中的情形，誰知所祈禱的即是自己的阿哥，天下真沒有這樣的巧遇。這三十二齣「幽懷密訴」是全劇命題的由來。不久，世隆中文科狀元，興福也得了一個武科狀元。尚書打算以自己的兩個女兒，招贅今科的兩個狀元，郎謀之媒婆。不料自己的女兒瑞蘭，堅要爲丈夫守節，而世隆也不忘瑞蘭的事情，不肯答應王尚書的婚姻。（這也是叫作玩戲法。後來事情弄明白，議婚方才成立，世隆和瑞蘭興福和瑞蓮，各各團圓了事。□此作之前，關漢卿已有一本閨怨佳人拜月亭的雜劇，收在元稗雜劇三十種中，今還存在。這劇把他翻成曲，關目很忠實地沿襲雜劇的本子，只是少少有些增減。現在約略比較如下：雜劇的楔子是寫胡人侵入，王

拜

尚書出發之事和南戲的第十齣相當。第一折寫母女兄妹逃難，相失復錯逢之事和南戲的第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諸齣相當。第二折寫王尚書和老婆及女兒邂逅，和南戲的第二十五、二十六齣相當。第三折寫拜新月之事，和南戲的三十二齣相當。第四折寫議婚及成親之事，和南戲的三十五、三十九、四十齣相當。僅四折的雜劇，被伸長爲四十齣的，南戲其情節方面，自然要格外鋪排擴張。自第三齣至第十齣寫陀滿海牙之事，至其子興福逃入山寨爲止，是南戲加增的。其加增的節目，絲毫不覺得勉強，這是作者的手段高強之處。但三十四齣以後的婚姻幾齣，實在寫得無聊，完甚不堪，頗難雜言裏曾說，及後「小半已被俗工刪改，非復舊本可比。」這種過分崇拜初作者的言詞，我們固然不以爲是；但每種戲劇，到了後來，總要勉強湊出那團圓的花樣，弄得情節和詞曲，都非常牽強而且無聊，使人讀去，誠會感到「前後判若兩人之作」，其實還是一個人的東西。□中國的戲曲，無論那一本，我以爲

是把後面相會及圍圓等節目刪去，在劇的意義上說，一定要生色不少。關於拜月亭，古來批評者頗多，有以其曲詞言者，有就其劇的本事言者。我以為就這劇的意義上說，實在沒有一批評的價值。只陀滿興福上山做強盜一節，這在以前的反抗支配階級，是一條最妥當的路。假使說興福後來不去中什麼撈什子的武狀元，始終爲山寨之主，則這劇的價值，不知道要比琵琶記高出幾倍。現在這樣結束，和琵琶記完全是一邱之貉。沒有再去批評誰高誰低的必要。

【拜針樓】一本。清王豎撰。傳奇。豎字北疇，蕪湖人。

【占花魁】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占星堂集】十五卷。明唐文獻撰。文獻未第時曾

見奎宿於堂上，故以占星名其堂。

【皆非集】二卷。附一枝軒吟草二卷。明萬達甫撰。

此集其詩稿也。

【皆山草堂詩鈔】清乾隆間祖之望撰。

【皆山堂詩草】清康熙間段昕撰。

【皆春園集】四卷。明陳完撰。其詩多恬適敷暢，而不見性情，較黃省曾五岳山人集一格調相似，而才尚不能逮也。

【容略】道權，號簡菴，明——一三八三頃蘇州人。工詩。嘗以松月扁其軒，人呼爲松月翁。因以名物，凡一卷。（四庫總目）其詩高趣遠絕，有唐人風。

【比】比者，以彼比此，或取彼物比此人，或取彼事比此情，明明說彼物彼事，却隱隱是此人此情。有通篇皆比者，有比而帶興者，有比而帶賦者，詩有難於譬白者用之。

【比玉樓遺詞】一卷。清山陽黃振均撰。有光緒甬江刊本。附比玉樓遺稿後。

【比玉樓遺稿詩文】二卷。附詞曲二卷。清山陽黃振均撰。有光緒甬江刊本。

【比玉樓遺曲】一卷。清山陽黃振均撰。有光緒甬江刊本。附比玉樓遺稿後。

【比古人】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比起之詩】律詩如初月云：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鈎。水晶枕云：千年積雪萬年冰，掌上初擎力不勝。古時如李花云：夜疑關山月，曉似沙場雪。鏡云：一尺圓潭深墨色，篆文如絲人不識。比起也。

【比目魚】清李漁笠翁十種曲之一。全三十二齣。大意是少年才子譚楚玉與女優劉藐姑陷於戀愛。後因藐姑為某富家以金錢買去，遂在演劇中從舞臺投於水中，楚玉也投水而死了。為水神所憐，使變為目魚，為漁人所得，比目魚上了陸而成為男女之屍，蘇生了就是元來的楚玉與藐姑，而且楚玉應考及第得官舉功。

【比目魚】九回。有坊刊本。不題撰人。即傳奇改作。據文中自序，則尚有初刻名戲中結，此自第八回起，刻初刻銜結。

【比與用事之區別】世人呼比為用事，呼用事為比，二而一之，不必盡然也。陸機齊謳行云：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意，是隸事非比也。若謝運靈運舊園作云：偶與張郛

合久欲歸東山，此發志之意，是比也，非用事也。此比與用事之區別也。

【比竹集】清道光間董澂鏡撰。

【壚塘山人集】八卷。清汪舫撰。是集為舫所自定。

【師頹】一作頹。一字霄遠。後晉——九三六至一

零零二大名內黃人。卒年六十七。曠達夷雅，少篤於學。與兄頹齊名。九六一年舉進士第。起家耀州軍事

推官，以疾不赴。後調解州推官。歷典州郡，以簡靜為

治。咸平二年，（公元九九九年）與溫仲舒、張泳同

知貢舉。明年召為翰林學士。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

封駁司。卒。頹著有文集十卷。（宋史本傳）

【師子林紀勝】二卷。明釋道忞撰。師子林在蘇州府城內。

【師經堂集】十八卷。清徐文駒撰。其文滔滔而出，足以暢所欲言，然未能因而存之也。

【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元鄭玉撰。

玉文醜正而簡潔，歐陽元所謂嚴而有法度者，殆為定評。其論文之詆韓柳歐蘇，則與程端禮胡一桂相

同有明刊本，原板在藝海樓，附遺文五卷，許氏有鈔本。附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孫仲容有刊本，乾坤正氣集本，明刊附濟美錄本。

【師山詩存】十卷。清海門芳炳撰。有咸豐十年刊本。

【師伏堂駢文】四卷。清皮錫瑞撰。在皮鹿門所著書內。

【師婆兒】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師友詩傳錄】一卷。續錄一卷。清郎庭槐編，續錄劉太勤編。按郎庭槐、劉太勤二人皆學詩於王士禛，各述其師說以成書，郎錄在前，故劉錄稱續焉。有學海本，上海活字巾箱本。

【師友集】十卷。清長樂梁章鉅撰。有道光二十五年梁氏北東園刊本。

【師華山房文集】五卷，附錄一卷。清上元戴祖啓撰。有嘉慶刊上刊本。

【師婁堂詩稿】清閻錫爵撰。

【師拓】無忌，金——一九三頃平涼人。舉進士不

第明昌中，有司荐其才，以嗜酒不之用。作詩有氣象，而工於鍊句。

【師暇哀言】十二卷。明吳桂芳撰。其文平正通達，無鉤章棘句之習，而亦無警策，蓋猶沿臺閣舊體。詩力摹唐調，亦頗宏敞，而有學步太甚者。

【師丹】仲公，漢——前？至後——左。琅邪東武人。治詩舉孝廉，為郎，累遷大司空，封高樂侯。哀帝立，（公元前六年）封拜丁傳，追尊共王，丹皆切諫，不從，因免為庶人。平帝即位，以丹端誠忠節，復封為義陽侯。卒，謚節。丹有集五卷。（唐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作一卷。）

【師善堂詩集】十卷。清無錫嵇曾筠撰。有嘉慶重刊本。

【師竹齋集】十四卷。清錦州李鼎元撰。有嘉慶刊本。

【師竹齋稿】四卷，附詩餘一卷。清錢塘陳燦撰。有嘉慶刊本。

【師竹軒詩稿】四卷。清永樹昌劉堂撰。有石印本。

嘉慶刊本。

又一本四卷附韻音閣詩草一卷曲阜孔祥淑撰有劉氏仿宋刊本

【師竹軒詞鈔】一卷清仁和許謹身撰有咸豐刊本

【師竹軒賦鈔】不分卷清江陰夏柔嘉撰有同治夏氏重刊本

【師簡齋詩鈔】二卷清錢塘卜爾昌撰有咸豐刊本

【師範】端人一字荔扉清一七九零頃雲南趙州人一七七四年舉人官安徽望江知縣公正慈惠甚著賢績士民謳歌之以疾乞歸旋官卒於舍家無餘財惟存書籍千卷範生有異才書無不窺下筆千言立就伍堯法式善稱其「負聲若折鐵抽筆如縑絲」時以為篤論嘗侍父石碑場大使署中題詠甚多人競爭寶之所著有金華山樵詩文集及滇繫百卷均清史列傳

【貞一齋詩說】一卷清吳江李重華撰有乾隆原刊本在貞一齋集內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化叢書

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貞一齋集】十卷附詩說一卷清吳江李重華撰有乾隆原刊本

【貞元子詩草】明項穆撰其詩皆楚楚有清致

【貞石山房集】清光緒間王邦璽撰

【貞白遺稿】十卷附頌忠錄二卷明程通撰按貞白為其齋名集為其從孫長等所編後其裔孫樞等又集建祠請諡之文謂之顯忠錄其詩文俱醜樞有法度可與方練諸集並傳不朽有明嘉靖刊本天啓刊本清嘉慶單刊遺稿本

【貞白堂詩刻三種】不分卷清長白恩錫撰有同治袁江節署刊本

【貞定先生遺集】三卷清獨山莫與儔撰有道光刊本又一本四卷附鄭珍祭貞定先生文一卷有道光刊本一又本四卷有原刊本在莫氏叢書內

【貞壽錄】二卷清永嘉金之傑撰有道光刊本

【貞壽堂贈言】一卷清鄆陵蘇源生撰有同治刊本

【貞蕤齋略】<sup>442</sup>二卷。清朝鮮朴齊家撰。有乾隆刊本。在藝海珠塵內。

【貞孝詩】清吳榮光等撰。<sup>444</sup>

【貞素齋詩】八卷。附錄一卷。北莊遺稿一卷。元舒頤撰。其章文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尚纖巧。組織之習。附錄皆銘記之屬。北莊遺稿。為其弟遠遜之詩。有明嘉靖刊本。

【貞翁淨稿】十二卷。明周倫撰。其詩沿臺閩舊派。不免膚廓。<sup>80</sup>

【貞節立牌坊】即守節立牌坊。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sup>88</sup>

【紫玉釵】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sup>21903</sup>

【紫霞鷓】一本。無名氏撰。傳奇。<sup>102</sup>

【紫霞聞言】二卷。清天台施穆撰。有嘉慶慎餘堂刊本。<sup>7</sup>

【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清歙縣吳定撰。有嘉慶刊本。又一本。十二卷。詩鈔三卷。有光緒黟縣刊本。<sup>106</sup>

【紫雲詞】一卷。清丁焯撰。朱竹垞云。紫雲詞流播。<sup>107</sup>

南北。蓋兼宋元人之長。有熙康刊本。在閩山詩集內。

【紫雲仙館初集】清江陰高敏撰。有道光坊刊本。<sup>2022</sup>

【紫雲山房文鈔】一卷。清汾陽曾學閔撰。有嘉慶刊本。<sup>1077</sup>

【紫雲山房詩鈔】一卷。清汾陽曾學閔撰。有嘉慶刊本。<sup>04</sup>

【紫雲迷四季】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sup>3</sup>

【紫雲娘】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sup>4</sup>

【紫琅聯唱】一卷。清臨川李聯琇撰。有光緒元年刊本。<sup>13</sup>

【紫環記】一本。明陳汝元撰。傳奇。<sup>16</sup>

【紫瑯詩集】八卷。清南通陳心穎撰。有乾隆二十年刊本。<sup>1712</sup>

【紫瑯瑤】一本。清張大復撰。傳奇。大復字星期。一字心其。號寒山子。蘇州人。新傳奇品。張心其之詞。如去病用兵。暗合孫吳。<sup>1714</sup>

【紫瓊巖詩鈔】三卷。清長白允禧撰。有原刊本。<sup>232</sup>

【紫巖詩選】三卷。宋于石撰。是編凡詩二百首。感

時傷心之作，多哀厲之音，惟失之太盡，游覽閒適之作，有清迴之致，惟失之稍薄。然在江湖派中，固鳥中之鳳凰也。有刊本。

【紫鸞笙譜】四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紅格鈔本。

【紫峯】十三卷。明陳琛撰。其詩皆濂洛風雅一派，其文亦類語錄講義。

【紫峯集】十四卷。清杜越撰。越平生惟以砥礪行誼講明道學爲事，故鄉里推爲耆宿，而文章則非所長。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元胡祇遒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祇遒學出宋儒，務求篤實，詩文無所摹仿，惟求理明詞達。

【紫綬金章】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紫豔托夢】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文華堂木刻本。

【紫微詩話】一卷。宋呂本中撰。是書大致以論詩爲主，間涉經義及雜事，雜文本中之學雖出於黃庭堅，而所論乃不主一家，亦不主一格。有百川本，津逮

紫

紫

紫

紫

紫

本，明刊本，歷代詩話本。

【紫微集】三十六卷。宋張嶽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嶽曾受學於陳與義，故劉克莊後村詩話，謂其詩句法與與義相似，而於五言古詩，尤極賞其語意高簡，意味深遠。

【紫微宮慶賀長春壽】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紫來閣集】清何天寵撰。

【紫荊花】一本。清李文瀚撰。傳奇。

【紫荊花館遺詩】清光緒間陳同禮撰。

【紫荊吟館詩集】清曹采哲撰。

【紫藤花館詩餘】一卷。清江山劉觀藻撰。有光緒刊本，在古紅某閣遺詩內。

【紫薇仙館詩存】一卷。清常熟曾日章撰。有原刊本。

【紫薇花館詩文稿】八卷。清震澤王廷鼎撰。有光緒刊本。

【紫燕呢喃】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紫萸香館詞鈔】一卷。清和元王之翰撰。有民國九年北京排印本，在先澤殘存內。

【紫羅袍】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紫羅蓋頭】已佚。寶文堂目也是園目（列「宋人詞話」下）著錄。

【紫陽庵集】清丁午撰。

【紫陽仙三度常椿壽】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有古名家雜劇本。

【紫陽家塾詩鈔】二十四卷。清涇縣朱瑋撰。有道光十二年培風閣刊本。

【紫陽書院課餘選】二卷。清錢塘屠倬撰。有道光四年潛園刊本。

【紫駟馬】樂府橫吹曲新聲八解曲篇名。

【紫駟馬歌】樂府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篇名。

【紫金魚】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紫金鞍】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紫金鐺】十五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

【紫釵記】一本。明湯顯祖撰。此記原名紫簫，相傳

臨川欲作酒色財氣四劇，紫簫，色也。暗刺時相，詞未成而訛言四起。然實未成書，因將草稿刊布，明無所與於時事，遂得解。此書即將紫簫原稿改易，臨川官南部時所作。通本據唐人霍小玉傳，而詞藻精警，遠出香囊玉玦之上。四夢中以此為最豔矣。余嘗謂工詞者，或不能本色，工白描者，或不能作豔詞。惟此記穠麗處實合玉溪詩，夢窗詞為一手，疏雋處又似貫酸齋，荷夢符諸公，或云刻畫太露，要非知言。蓋小玉事非趙五娘，錢玉蓮可比。若如琵琶，割釵作法，亦有何風趣。惟曲中舛律處頗多，緣臨川當時尚無南北詞譜，所據以填詞者，僅太和正音譜，雍熙樂府，詞林摘豔，諸書而已。不得以後人之律，輕議前人之詞也。且自乾隆間葉譜出世後，紫釵已盛行一時。其不合譜處，改作集曲者至多。其聲別有幽逸爽朗處，非尋常洞簫玉笛可比。然則謂此記不合律者，亦皮相之論耳。試讀臧晉叔刪改本，律則合矣，其詞何如。

【紫筠軒詩略】四卷。清古胸湯清玉撰。有道光刊本。



【紫竹山房詩文集】三十二卷。清錢塘陳兆嵩撰。有乾隆刊本。

【紫蕭記】一本。明湯顯祖撰。傳奇。六十種曲本。曲品。向傳先生作酒色才氣四犯，有所諷刺，作此以掩之，僅存半本而罷。

【柴望】<sup>21904</sup>仲山，元——至一二八零。江山人。宋嘉定間爲太學上舍，除中書特奏名。淳祐六年（公元一二四六年）元旦日蝕，因上所著丙丁龜鑑下獄，尋放歸。景炎二年（公元一二七七年）荐授迪功郎國史館編校。宋亡不仕，與從弟隨亨、元亨、元彪號「柴氏四隱」。望工詩，著有道州台衣集、詠史詩、西涼鼓吹諸編，均已佚失。今存秋堂集三卷。

【柴玉山】<sup>101</sup>見趕花轎條。

【柴元亨】<sup>102</sup>吉甫，宋——一二六五。頃江山人。柴望之從弟。一二五六進士。歷官朝散大夫，荆湖參制。宋亡，與從兄望等四人隱居不仕，人稱「柴氏四隱」。元亨工詩，詩集已佚。今本柴氏四隱集（四庫總目）

柴

中也沒有他的著作。

【柴元彪】<sup>2</sup>炳中，號澤厓居士。宋——一二七零。頃江山人。柴望之從弟。嘗官察推。宋亡，與從兄望等四人隱居不仕，人稱「柴氏四隱」。元彪工詩，著有穢線集，已佚。今存柴氏四隱集。

【柴紹炳】<sup>2</sup>虎臣，號省軒。唐——一六一六至一六七零。浙江仁和人。卒年五十五。少博聞強記。工於詩文，下筆輒數千言。於「西冷十子」中，以紹炳名爲最著。又與同里汪沔，應擢謙相切劇，自天文、輿地、歷法、禮制、樂律、農田、水利、兵制、賦役，無不精通。明亡，棄諸生，隱居南屏山，以教授著述爲事，尤究心於音韻。康熙八年（公元一六六九年）詔舉山山隱逸之士，巡撫范承謨將薦之，力辭不就。紹炳著有省軒文鈔十卷，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稿八卷，考古類編十二卷，古韻通八卷，及省過記年錄，家誠明理論各二卷。（均清史列傳）

【柴扉兩扇】<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柴奇】<sup>4</sup>德美，明——一五二二。頃崑山人。一五一

年進士官至應天府尹諫南巡劾權倖又上邊儲屯政諸疏頗著直聲奇所為詩文皆平易典雅有黼菴遺稿十卷

【柴墟齋集】十五卷明儲懋撰其詩規仿陶韋文亦恬雅

【柴村文集】十二卷附自藥一卷清諸城邱志廣撰有雍正刊本

【柴村詩鈔】清邱志廣撰

【柴村集】十九卷附錄一卷清邱志廣撰其文長於議論然稱所欲言詞多不擇詩尤涉擊壤集派

【柴中行】與之宋！？至一二二五后不久餘干人一一九零年第進士授撫州軍事推官時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言自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

幼習讀程氏易傳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屢遷知贛州請老與弟中守中立講學南溪之上人

稱南溪先生理宗時為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卒諡獻肅中行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

蒙說等書

【柴靜儀】季嫻貞儀妹沈用濟之母也有北堂集凝香室詞沈歸愚云凝「香室詩本乎性情之貞發乎學術之正韻語時帶箴銘不可於風雲月露中求也」讀此詩與送用濟遠行贈冢婦朱柔則諸詩皆怡然見道之言一門融洩益信其有自來矣

【柴成務】寶臣後唐—九三四至一零零四曹州濟陰人卒年七十一博聞稽古有聲詞學九六五年

左右登進士甲科起家陝州軍事推官累遷戶部判官本曹郎中以光祿少卿奉使高麗國人信服歷官

中外皆有能名真宗即位遷給事中受詔與錢若水等同修太宗實錄書成知揚州官至尚書刑部成務

著有文集二十卷（宋史本傳）

【柴辟亭詩集】清道光間沈濤撰

【柴氏四隱集】三卷明柴復貞編四隱為一柴望一柴隨亭一柴元亨一柴元彪皆宋之故臣入元後

兄弟俱遁跡不仕故以四隱為名有明萬歷中刊本振綺堂有鈔本末有龔翔麟何焯跋云柴元亨集

原缺八千卷樓有吳石倉五卷本又瓶花齋鈔二卷

本。

【柴隨亨】<sup>74</sup>瞻圮，宋——二六五頃江山人。柴望之從弟。一、二、五、六年進士。歷知建昌軍事。入元與從兄望等四人隱居不仕。人稱「柴氏四隱」。隨亨工詩。本有集，已佚。今存與望等詩合刊之柴氏四隱集，共三卷。

【柴門集】<sup>77</sup>一卷。清秀水沈孔鍵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柴門老樹邨稿】清馮光裕撰。

【柴惟道】允中，號巖山人，明——一六二四頃。麗州人才高不遇，遊公卿間，澹然無所求。惟道著有玩梅亭詩集二卷。

【柴省軒文鈔】清仁和柴紹炳撰。有原刊本。

【紅衣記】四本。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才刻本。

【紅顏女子嘆五更】一名甯波五更調。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俗曲。石印本。

【紅顏薄命】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紅

【紅顏年少】一本。明孟稱舜撰。雜劇。

【紅韻閣遺稿】一卷。清合肥閻壽坤撰。有光緒五年刊本。

【紅旗溝】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同陞堂木刻本。

【紅旗捷報】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紅豆詩人集】清董湖撰。

【紅豆村人詩稿】十四卷。清錢塘袁樹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紅豆樹館詩稿】十四卷。清長洲陶樾撰。有咸豐刊本。

【紅豆樹館詞】八卷。清長洲陶樾撰。有道光刊本。

【紅豆相思】廣東流行俗曲。新劇編曲社鉛印本。

【紅豆軒詩】一卷。清仁和汪蘅撰。有咸豐刊本。

【紅豆軒詞】一卷。清仁和汪蘅撰。有咸豐刊本。附紅豆軒詩後。

【紅豆吟館詞鈔】不分卷。清元和周元瑞撰。有道光刊本。

光刊本。

紅豆軒詩後。

【紅豆簾琴意】一卷。清丹徒陳克勛撰。有光緒十六年刊本。在養志居僅存稿內。

【紅雪詞鈔】四卷。附錄一卷。清長沙黃湘南撰。有道光刊本。在三長物齋叢書內。

【紅雪山齋詩存】五卷。清仁和景江錦撰。有嘉慶刊本。

【紅雪山房詩鈔】十二卷。清常熟吳燦撰。有原刊本。

【紅雪樓九種曲】清蔣士銓底戲曲集。即空谷香，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四絃秋，香祖樓，臨川夢，桂林霜，雪中人九種。空谷香——全三十齣。為南昌知事顧瓚園之妾而作的大意。天上的幽蘭仙史，降生人世名姚夢蘭，為顧瓚園之妾，死後歸於蘿珠宮。一片石——全四齣。大意在明竄王朱宸濠底後宮裏有名叫婁妃的賢婦人，因諫王謀叛，投水而死，然因墓地荒廢，薛天目——即蔣氏自己——乃為之建立石碑。第二碑——全六齣。敘為婁妃建碑後吳翥堂又為之修葺域的事。冬青樹——全三十八齣。這是據宋

末的史蹟敘述文天祥，謝枋得，趙子昂，汪水雲等的事績的。這是他底最後之作，於落葉打牝，風雨蕭寂中以三日之力寫成，他在序文裏曾說過了四絃秋——全四齣。以白居易底琵琶行為基本而作的。以前譜琵琶行底故事的，有元馬致遠底青衫淚，明顧大成底青衫記，然大都不外以彈琵琶的商人婦為居易舊識，因事離散，至此不意相遇，後乃終得團圓的團圓主義。這劇反之，以居易聽商婦彈琵琶而引起自己底傷心為全劇底骨架。把居易高調成忠義骨鯁之士了。香祖樓——全三十二齣。敘仲約禮與他底妾李若蘭離合的事。仲約與禮其妻曾氏新築香祖樓，並以惡漢李翊底繼女若蘭為妾，後因事離別，至若蘭臨死時又得相會，這是其梗概。臨川夢——全二十齣。這是追慕玉茗堂四夢底作者湯顯祖而作的。他追慕四夢底名作，因作此以寫湯臨川底生平，把四夢中的人物都搬出來與臨川相見。桂林霜——全二十四齣。是敘清初死於雲南之亂的馬文毅底忠烈事績的。雪中人——全十六齣。是敘明

末的奇傑鐵丐吳六奇對查繼底佐報恩事的。這九種中以香祖樓底清婉，四絃秋底哀切為最出色。作者自己也曾說以香祖樓為最得意。<sup>162</sup>

【紅霞嶺】三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

唐之六十七至六十九)

【紅粟山莊詩】十二卷。附詩餘一卷。清泰州朱寶

善撰。有同治福州刊本。又一本，六卷。有同治福州刊本。

【紅粟山莊詩餘】一卷。清泰州朱寶善撰。有同治福州刊本。在紅粟山莊詩正續集內。

【紅司官讚】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紅玫瑰】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紅喬錯】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紅香館詩草】一卷。附詩餘一卷。清武進惲珠撰。

有石印本。在武進涉園彙刻閩秀四家詩內。

【紅鸞禧】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紅鸞禧棒打無情郎】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鉛印本)

【紅絲記】<sup>229</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紅倩難濟顛】<sup>252</sup>參看過惡傳條。

【紅繡鞋】<sup>259</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紅繡鞋】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紅繡鞋兒三寸大】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繪譜本

刻本。

【紅繡鞋兒剛沾地】<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繪譜本刻本。

【紅白蜘蛛記】<sup>260</sup>明沈璟南曲譜四引無名氏集六十二家戲文名黃鍾賺曲有云「鄭將軍紅白蜘蛛，功名遂共登蓬瀛。」鄭將軍紅白蜘蛛當是宋元戲

文。與此同演一事也。

【紅線記】<sup>269</sup>一本。明胡汝嘉撰。雜劇。汝嘉字懋禮，號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進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為藩參。顧起元客座贅語，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

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豔，間亦有閨閣之虛，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不娘傳記，程德瑜云云，託以詭當事者也。其紅線雜

## 劇大勝梁辰魚。

【紅線傳】唐楊巨源底小說。內容文章都佳，但有人懷疑不是巨源所作。紅線是潞州節度使薛嵩家底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爲嵩司文書，號內記室。這時當安祿山亂後，地方騷動還不止，潞州之隣，有魏博，滑臺兩鎮不相下，朝廷患之，諭三鎮互通婚，欲借此弭兵禍。然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有肺病，遇熱增劇，想併潞州，移養於涼地，私自準備出師。紅線見薛嵩知此，而憂慮不知所措，請爲嵩探虛實，乃入房，整行具，再拜出門，俄而不見。嵩飲酒不寢，以待，忽曉角吟風，一葉墜落，而紅線已歸。嵩驚喜問事成否，紅線告以首尾，克盡使命，並呈金盒以爲證據。蓋紅線以飛行術，一舉行七百里，直到魏博，更以隱身法掠過嚴重的衛兵之眼，直入承嗣臥室，在枕頭旁邊，將放有承嗣底生庚八字的最要緊的金盒取歸了。於是嵩大喜，即作書一封，遣使者送去，說昨夜有從魏中來的客，從元帥牀頭獲得一金盒，不敢留，謹以送還。承嗣早起，不見金盒，大爲驚憂，適嵩底使者送金盒

來，承嗣更驚，深恐再有不意事發現，厚贈嵩以禮物，互相通婚，由是兩河地方得以無事。未幾，紅線乞假將行，嵩惜別之止，紅線不聽，說自己前世是男子，只因犯罪就生爲女子，久在公家叨擾，幸除公患，得報厚恩，且得防兩河之亂於未然，消滅罪障，得再復男子本形，從此與塵世長辭，逍遙物外了。嵩知不可留，張夜宴於中堂，勸紅線酒，紅線拜泣，醉而離席，忽不知所所在。這是全篇底大意。明梁伯龍底紅線女雜劇，就是根據此篇而作的。

【紅線女】一本。明梁辰魚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紅線記】一本。明徐復祚撰。譜趙伯疇謝素秋事，頗爲奇豔。明曲中上乘之作也。陽初常熟人所作，有宵光劍，梧桐雨，一文錢，諸劇，或改易元詞，或自出機局，或爲歌場生色。而紅梨尤爲平生傑作。中記南渡遺事，及汴京殘破情形，大有故國滄桑之感。傳奇諸作，大抵言一家離合之情，獨此記家國興衰，備陳始末，洵爲詞家異軍。記中錯認路歧，托寄諸折，淒迷哀感，雖狡童禾黍之歌，亦無以過此。而葉懷庭止取訴

衷一折，且云紅梨才弱，一二曲後，未免有捉衿露肘之態，此言亦覺太過。訴衷折固佳，必謂他折皆捉衿露肘，殊失輕率。且其時尚無曲譜，而亭會三錯，詠梨軟折，皆用犯調。穩愜美聽，又非深於音律者，不能。雖通用琵琶格式至多，不免蹈襲，顧亦無妨也。

【紅梨院】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紅紗扇】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

鉛印本。

【紅綃】一本。明梁辰魚撰。雜劇。辰魚字伯龍。崑山人。靜志居詩話伯龍雅擅詞曲，所撰江東白苧，妙絕

時人。時邑人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為

崑腔。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間白面

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是已。同時又有陸九疇鄭

思笠，包郎郎戴梅川輩，更唱迭和清詞豔曲，流播人

間，今已百年。傳奇家曲別本，弋陽子弟可以改詞歌

之，惟浣紗不能，故是詞家老手。

【紅綃】唐大歷中勳貴家妓。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紅字李二】（或云，即花李郎）元——一二六零

頃京兆人。為教坊劉耍和之壻。能曲，著有武松打虎、病楊雄、板踏兒、黑旋風一錄鬼簿。三劇，皆不傳。今僅存與馬致遠、李時中、花李郎合作的黃粱夢。李二作第四折。一種馬作岳陽樓的第四折，亦有是他所作之說。

【紅禪詞】無著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清

龔自珍撰。諱復堂云：定公能為飛仙劍客之語，填詞

家長爪梵志也。昔人評山谷詩，如食蠅蟬，恐發風動

氣，予於定公詞亦云。又云：錦麗沈揚，意欲合蘇辛而

一之奇作也。

【紅杏詞】不分卷。清仁和、李方湛撰。有紅格鈔本。

又一本，二卷。有小石梁山館刊本。

【紅杏山房集】清宋湘撰。

【紅杏軒詩鈔】十六卷。續一卷。清臨海宋世華撰。

有道光刊本。

【紅索冷】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紅獅恨海】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紅橋詞】不分卷。清合肥何五雲撰。有民國繡月

新刊本。

【紅橋唱和集】一卷。清休甯孫默撰。有鈔本，在十  
六家詞內。

【紅娘】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紅娘下書】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紅娘下書】上海流行俗曲。學古堂鉛印本。

【紅娘子】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紅娘子】一名七說八唱紅娘子。上海流行俗曲。

（山歌）石印本。

【紅娘寄柬】上海流行俗曲。學古堂鉛印本。

【紅娘哭的心酸慟】北平流行俗曲。寬叢續譜木

刻本。

【紅蕖館初稿】三卷。清錢塘張孟淦撰。有道光刊

本。

【紅蕖翠竹詞】一卷。清江都焦循撰。有光緒十一

年中箱本，在傳硯齋叢書內。

【紅蕖吟榭詩鈔】八卷。清丹陽魏莖撰。有同治重

刊本。

【紅蓮債】一本。明陳汝元撰。雜劇。汝元字太乙，會  
稽人。有盛明雜劇本。

【紅蓮案】一本。清吳士科撰。傳奇。士科未詳其字，

臨川人。

【紅芍藥】一本。清畢萬侯撰。傳奇。萬侯字晉卿，吳

縣人。新傳奇品。畢萬侯之詞，如白璧南金，精彩耀目。

【紅蕉詞】一卷。清元和江標撰。有趙氏又滿樓刻

本，在又滿樓所刻詞內。

【紅蕉山房詩餘】一卷。清如皋張學舉撰。有乾隆

原刊本。

【紅蕉山館詩鈔】十卷。清黃梅喻文鑿撰。有嘉慶

刊本。

【紅蕉吟館詩存】清道光間嚴廷中撰。

【紅蕉館詩鈔】十八卷。清吳縣潘曾瑩撰。有道光

刊本。

【紅荔山房吟稿】清新會唐金華撰。有江門臨江

閣刊本。

【紅薔吟館詩鈔】一卷。清錢塘瑣瑞芝撰。有道光



刊本，光緒刊本，在鐵花山館全集內。

【紅茗山房詩存】清嚴煥撰。

【紅樹山莊留語】一卷，清武昌陳抗希撰。有同治

刊本。

【紅蕖記】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紅葉詩】唐宮人題詩，紅葉凡三見。一玄宗宮人，

一德宗，一宣宗也。天寶末，洛苑宮娥，題詩梧葉，隨御

溝流出，顧況見之，亦題詩葉上，自上流投於波中，後

十餘日，又得一詩。

【紅葉稿】五代和凝撰。紅葉稿已佚，詞綜所錄，僅

春光好，采桑子，河滿子，漁父四首，尊前集則江城子

五首，麥秀兩歧，及喜遷鶯而已。皆不如花間集之多

也。花間錄二十首。葉成績諸作，類多摹寫宮壺。

江城五支，為言情者之祖，後人憑空結構，皆本此詞。

託美人以寫情，指落花而自喻，古人固有之，亦未可

輕議也。

【紅葉山焦詩草】清道光間敬文撰。

【紅葉江村詞】清王昶撰。黃韻甫云：先生論詞，深

紅

得南宋宗旨。

【紅葉叢】二十二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道光

刊本。

【紅葉題詩】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文萃堂

木刻本。

【紅葉館話別圖詩】二卷，清海鹽陳明遠撰。有光

緒刊本。

【紅葉山房吟稿】清道光間鍾曾齡撰。

【紅華樓集】十三卷，清賀湖范卜年撰。有乾隆原

刊本。

【紅藕花館等集】清姚慶恩撰。附姚慶恩配張瑞

清緒餘吟稿。

【紅藕莊詞】三卷，清龔翔麟撰。李分虎云：竹垞客

通潞時，荷園與共朝夕，故為倚聲最早，無纖毫俗尚

入其筆端。有康熙刊本，玉玲瓏閣刊本，在浙西六家

詞內。

【紅樓再夢】此書未見。見勸戒四錄卷四引。凡新

紅樓之事，如後紅樓夢等，皆據高鶚增訂本。

【紅樓重夢】此書未見。勸戒四錄卷四丁日昌禁書目均引此種，不知所指者即綺樓重夢否？

【紅樓後夢】此書未見。見勸戒四錄卷四引。

【紅樓幻夢】二十四回。一名幻夢奇緣。有道光癸卯姪景齋刊袖珍本。清無名氏撰。首道光癸卯一二十三年。一花月癡人序。自高書九十七回後作起勸戒四錄卷四引此書。

【紅樓復夢】一百回。有坊刊本。上海申報館排印本。清某氏撰。題「紅香閣小和山樵南陽氏編輯」。一「款月樓武陵女史月文氏校訂」。首嘉慶四年己未。女弟武陵女史陳詩愛。一即校訂人。一又四年紅樓復夢人少海氏自序。書接高書一百二十回之後。梁恭辰勸戒四錄卷四引。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綺夢重夢紅樓復夢四書。婢媼山樵增補紅樓夢一回。引稱為後續重復四夢。

【紅樓夢】此書出世後，即奪去三國志演義之席而居四大奇書之一。記在清人小說中，其地位恰如金瓶梅之於明人小說，而所寫亦恰皆為一家一門

之事跡。惟金瓶梅所寫，為市井無賴之家庭，其中人物，都居中下流階級；紅樓夢所寫，為富豪貴族的大家庭，人物大都豪華奢麗，另成一種景象。二書結構造境，亦有相似處。金瓶梅敘潘金蓮與李瓶兒爭寵，卒至瓶兒失敗身死，中間插入婢女春梅，她在西門慶死後嫁人，備享幸福。紅樓夢敘薛寶釵與林黛玉同愛賈寶玉，以致演成三角戀愛，到底寶釵勝利了，黛玉鬱死，中間插入婢女襲人，她在寶玉出家後嫁人，夫婦很和洽，所不同者，一寫婦人之爭寵，一寫少女之妬情而已。金瓶梅寫西門一家，由盛而衰，至於家破人亡；紅樓夢的主旨亦相同，惟因後四十回為另一人所作，故預示復興之兆，實非原作者之本意。至於描寫的方法和背景的设置，那麼二書並沒有一處相像，否則紅樓夢成了襲人窠臼之模仿文學，何能盛行到現在而被千萬人所頌贊和批評啊！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又名金玉緣。作者自云：「一名情僧錄，或名風月寶鑑，又名金陵十二釵。」作者相傳為雪霏（？）——一七六四）字雪芹，一字芹圃，漢軍正白

旗（一作錄藍旗，一作錄黃旗，均誤一人。祖寅父類俱爲江寧織造。寅曾作棟亭詩鈔，著傳奇二種，並刻書十餘種，好藏書，家藏精本二千餘種。清聖祖五次南巡，曾有四次以寅的織造署爲行宮。故露幼年乃生長於豪華之環境中。後頗卸任，露隨父歸北京，時約十歲。後曹氏忽衰落，露落之困，是否如石頭記中所說，已不可考。中年時的露，乃至貧居郊外，啜饑粥，石頭記即作於此時。乾隆二十九年，殤子，露傷感成疾，數月而卒，年四十餘。石頭記未完稿，初成八十四，遂有鈔本流傳，後曾續作，但都於死後佚失。現

在流行本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其後四十回爲高鶚所作。鶚（約一七九五前）在世一字蘭墅，漢軍鑲黃旗人。乾隆進士官侍讀。嘉慶時，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他補作紅樓夢，當在未成進士之前。乾隆末，程偉元據以印行，今流行本即爲此本。同年程氏又將初刻本校改正，再付印行，遠勝於初印本。此本流行不廣，近始由亞東圖書館，加以新標點符號而付之重印。紅樓夢爲曹露所作，經胡適作紅樓夢考證

而更確定。但自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辯證出世，而作者爲曹露之說遂見動搖。壽氏僅認曹雪芹爲增刪紅樓夢之一人，而雪芹亦非曹露。馬水臣以爲係上海人曹一士，一士（一六七八——一七三六）字諤廷，號濟寰，亦號沔浦生，雍正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工詩文，有四馬齋集。一士於康熙末未通籍時，入京做館某府者十餘年，所居與海甯陳相國比鄰，與樗散軒叢談所言「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相合。至高鶚續作之說，壽氏亦不承認，僅認其曾爲釐訂修正而已。故紅樓夢的作者究竟是誰，至今又成爲未決的懸案了。全書內容的大概是這樣的：主要人物賈寶玉、林黛玉與薛寶釵等同居大觀園中。賈寶玉是個癡情人，善於奉迎女性，婢女亦蒙其青睞，最恨利祿中人，詈之爲「祿蠹」。林黛玉是個多愁多病的女子，無端生感，哭泣終宵，是其常事。一叢花的萎落，一片葉的飄零，都足使她感傷不盡。薛寶釵似乎是一個很賢惠的女子，很熱趨奉，儀態大方，但性格不及黛玉來得爽直。他們形成了三角戀

愛時常發生暗鬥。寶玉自小便和這般姑娘們以及丫頭襲人、紫鵲、晴雯……等厮混。後來年漸長大，父賈政欲爲娶婦，方始赴外任作官，因爲黛玉羸弱，恐妨後嗣，便決定娶寶釵。婚事由從嫂王熙鳳謀畫，知寶玉屬意黛玉，用了偷樑換柱之計，待結婚晚上，寶玉始知娶的是寶釵。其時已爲黛玉所知，咯血成病，就在寶玉成婚那天死了！寶玉憤婚姻之不如志，又痛心於黛玉之亡，懨懨成病，後來他隨了僧道亡去，不知所終。作者自云「將真事隱去」，故引起後人種種猜測。有謂書中人皆影當詩名伶的（楞散軒叢譚）；有謂記金陵張侯一名勇一家事的（周春紅樓夢略）；有謂記故相明珠家事的（陳康祺燕下鄉雜錄、俞樾小浮梅閒話等）；有謂刺和坤事而作的（譚瀛室筆記）；有謂藏讖緯之說的（寄蝸殘賸）；有謂全影金瓶梅的（闕鐸紅樓夢抉微）；有謂記清世祖與董小宛故事的（王夢阮瓶牋）；有謂影康熙朝政治狀態的（蔡元培石頭記索隱）；有謂作者曹雪芹自述生平的（

胡適紅樓夢考證）此外猶有以爲演明亡痛史的、演清開國時六王七王家姬事的、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此中以胡適之說最佔勢力，而蔡元培之說最爲合理。壽鵬飛更擴充蔡氏之意，以爲紅樓夢色羅順治、康熙兩朝八十年的歷史，林薛之爭，寶玉當指康熙末胤禛諸人奪嫡一事，寶玉乃指玉璽，黛玉爲廢太子胤初，一卦代理親王，一而寶釵乃爲世宗胤禛，王熙鳳指相國王熙，賈母指康熙帝，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又副冊諸女子，指康熙三十六子，賈政猶言偽政府，癩僧乃影明太祖，跛道人影崇禎帝，南京甄寶玉影明弘光帝，史湘雲爲作者自喻，北靜王影吳三桂……引證頗詳，十九似可憑信。壽氏又謂：「吾意紅樓夢一書，原本既不分章回，必專寫宮闈秘事，或尚信筆直書，近於野史，未必盡合小說體裁。後值文字之獄，迭興，慮遭時忌，諱莫如深，於是托之閨闈，故爲顛倒事實，以亂人目。迨禁中索閱，避忌愈甚，改竄愈多，去事實愈遠，遂全爲隱語寓言之作。至雪芹而五次增刪，體裁盡變，章回顯分，惟情文之是取，致

本事之愈滿，加以輾轉傳抄，後先異本，故於諸皇子影事，不甚完全真切，令讀者難於揣測。因爲不甚完全真切，故蔡晉二氏之說，易與他人以攻破之隙，且不易致信於人。而近出之各文學史，亦無採用之者。專門爲批評或考證此書的作品，除已見前述外，猶有護花主人之評論及摘誤，明齋主人的總論，太平閑人的石頭記讀法及音釋，大觀園圖記，問答蝶婢仙史之細評，簞麓山房的紅樓夢偶說，願爲明鏡室主人的讀紅樓夢雜記，王雪香的石頭記評讚，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張其信的紅樓夢偶評，話石主人的紅樓夢本義約編，俞平伯的紅樓夢辨，胡適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等，尚有散見於清末名家筆記中的，不能一一盡舉。紅樓夢的續書，有兩種：一爲續八十四本，除高鶚所補四十回本外，有歸鋤子的紅樓夢補四十八回，失名的紅樓幻夢二十四回，實皆自九十七回續起；一爲續一百二十回本，別有托名曹雪芹的後紅樓夢三十回，奉子枕一號雪瑤隴西人，官克州都司一的續紅樓夢三十

卷王某（號蘭皋主人）的綺樓重夢（原名紅樓綺夢，亦名疊樓情夢）四十八回，失名（署紅香閣小和山樵南陽氏）的紅樓復夢一百回，魏某（號娜環山樵）的補紅樓夢四十八回，補增紅樓夢三十二回，雲槎外史的紅樓夢影二十四回，臨鶴山人的紅樓團夢三十回，及失名的紅樓後夢，紅樓再夢……等大抵都在補書中的缺陷，而結以寶黛團圓，紅樓夢的特色，本在以悲劇結全書，使讀者綽有餘情。一般續作者不明此意，欲以喜劇作結，遂不免於「畫蛇添足」之誦了。

【紅樓夢】一本。清陳鍾麟撰傳奇。鍾麟字厚甫，元和人。

【紅樓夢】一本。國朝高某撰傳奇。高字蘭墅，名里不詳。

【紅樓夢】（南詞）馬如飛關篇木刻本。

【紅樓夢】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紅樓夢】即露淚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崇文閣木刻本。

【紅樓夢】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紅樓夢廣義】有清光緒間刊本。清無名氏撰。著

【青山山農】

【紅樓夢論贊】一卷。有清道光壬寅（二十二年）

一養餘精舍刊小本。燕京大學藏。清涂瀛撰。署「讀  
花人戲編」目為「紅樓夢論」及「紅樓

夢問答」。首道光十六年武林邱登序。末載漳州何

炳麟跋及邱登跋。瀛字鐵綸。廣西桂林人。按諸贊及  
問答皆有會心。文亦雅飭可誦。道光十二年壬辰刊

王雪香評本。紅樓夢亦全載之。據此書道光十六年

邱登序。謂涂瀛作。或又以為王雪香作。未知孰是。

【紅樓夢偶評】有刊本。清華大學藏。清張其信撰。

【紅樓夢偶說】二卷。有清光緒丙子刊本。清無名  
氏撰。題「晶三蘆月草舍原本」。晉復山房編次。

首道光六年晶三蘆月草舍居士序。光緒二年晉復

山房主人序。此書語甚淺。於紅樓夢無甚了解。

【紅樓夢補】四十八回。有道光癸巳藤花榭刊袖

珍本。申報館排印本。清無名氏撰。署「歸鋤子」。首

犀脊山樵序。及嘉慶己卯（二十四年）歸鋤子自  
序。敘略八則。自高書九十七回後作起。

【紅樓夢本義約編】有清光緒間刊本。清無名氏  
撰。題「話石主人手定」。

【紅樓夢影】二十四回。有光緒乙丑北平聚珍堂  
活字印本。清無名氏撰。題「雲槎太史新編」。亦題「

西湖散人撰」。首咸豐辛酉（十年）西湖散人序。

【紅樓圓夢】此書未見。見勸戒四錄卷四引。嫻嫻  
山樵。增補紅樓夢第一回云。圓夢在後。補重復四夢  
之後。

【紅欄書屋雜體文稿】七卷。清孔繼涵撰。在微波  
榭遺書本內。

【紅欄書屋詩集】四卷。清曲阜孔繼涵撰。微波榭  
刊本。在戴氏遺書內。

【紅欄書屋擬樂府】二卷。清英縣張垣撰。有乾隆  
原刊本。在竹葉庵集內。

【紅椒山館詩鈔】清嘉慶間張興鏞撰。

【紅梅記】一本。明周朝俊撰。此記久佚。無存。近人

吳瞿庵偶得諸破肆中海內恐不多矣。記中情節頗極生動。略述如下：錢塘裴禹，寓昭慶寺讀書，社友郭子謹、李子春、邀湖上看花。恐斷橋，適賈似道擁伎坐畫船至。伎有李慧娘者，見裴年少，私云：美哉少年，賈怒其屬意於裴也，歸即手刃之。時總兵盧夫人崔氏，孀居湖上，一女曰昭容，頗具才貌，婢朝霞亦聰慧，春梅盛放，登樓閒眺，裴偶過牆外，見紅梅可愛，因攀花仆地，婢以告女，女即以梅贈之，并述盧氏家世甚詳。會似道詞知女美，欲謀爲妾，盧母欲拒之，而苦無良策。裴適至，見盧母獻策云：賈氏人至，可給云：女已適人，吾即摧充若婿，平章雖貴，不能強奪民婦也。母用其計，賈亦無奈。繼偵知爲裴生計，假以禮聘裴，授餐適館，極言欽慕，而陰使人告盧氏，謂裴感平章知遇，已贅府中，以絕盧女之望。盧知其偽，即避地至揚州，依姨母曹氏居。及賈使人強娶盧女，女已行矣。時裴居平章第後園，園即慧娘妝樓，時現形與裴同處者，幾半年。賈以盧女遠適，遷怒於裴，急欲殺之，慧私告裴，裴即宵遁。既出府，往訪郭謹，謹慫恿應試，場事甫

紅

畢，遇揚州盧氏使云：女將字曹姨子矣。裴往揚州，則曹姨子訐告江都縣，謂裴奪其妻。時知縣爲李子春，即裴之舊識，知曹氏子誑告，因潛送盧氏母女回杭，爲裴執柯。是時似道已死，漳州裴亦擢探花第矣。通本情節如此。按元人稗史，有綠衣人傳與記中李慧娘事絕類。大抵此記事實，皆本綠衣傳也。萬曆間，袁弘道有刪改本，清乾隆三十五年有重刻本，皆未見。意乾隆本爲伊齡阿設局揚州，修改詞曲時所刊也。殺妾折繡帶兒曲，按格少二句，與玉簪之「難提起」紫釵之「金杯小」同犯一病，蓋明人以繡帶兒爲素帶兒，沿南西廂韻折之謬也。字

【紅梅閣】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紅梅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紅拂記】一本。明張鳳翼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紅拂記】一本。明張太和撰。傳奇。太和號屏山，錢塘人。

塘人。

【紅拂私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紅拂女私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紅螺詞】<sup>56</sup>一卷。清張奕樞撰。屬樊榭云構。李爲詞人之藪，自竹垞導其源而沈李諸家，一時稱盛。二十

年來，久無繼聲者。張君今培起而振之，其詞綺麗芊綿，淡沓平遠，瑞可分鑣秋錦，接武南溟。

【紅日歸宮】<sup>60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選鉛印本。

【紅羅寶帳】<sup>609</sup>三本。北平流行俗曲。二酉堂木刻本。

【紅蠶閣遺稿】一卷。清上元口蓮漪（失姓）撰。有嘉慶刊本。附味蓀居近稿後。

【紅雁梢書】<sup>712</sup>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紅鬃烈馬】<sup>72</sup>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紅鬃烈馬初集】<sup>3</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茂記書局

石印本。

【紅風傳】<sup>721</sup>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木刻本。

【紅風傳鼓詞】二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

印本。

【紅月娥做夢】<sup>722</sup>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紅犀館詩課】<sup>726</sup>八卷，附丹山倡和詩一卷，海山分

韻詩一卷。清鄧縣董沛撰。有同治刊本。

【紅學】<sup>774</sup>即關於紅樓夢底研究之學。小說與戲曲等底材料與主人翁常暗示事實底側面史，故古來每就一作品而尋其材料實來自何處，其主人翁實指何人的底研究實是屢見的。如琵琶記如西廂記等都有關於這種的研究，即是其例。紅樓夢也不能算是例外。自有紅樓夢以來許多文人都用了種種的證據以研究其中的材料與主人翁，於是「紅學」底名詞就因之而起了。紅學底諸說中重要的有四派：（一）有謂紅樓夢是以康熙朝底宰相明珠之子納蘭成德爲賈寶玉而以其一家爲材料的。主張這說的人有陳康祺、俞樾等。（二）有說是把清之世祖與董鄂妃底情事加以潤色的，寶玉係指清世祖，黛玉係指董鄂妃。主張是說的人有王夢阮、沈瓶庵等。（三）有說是描寫康熙時代底裏面史的，以書中的男子指滿人，女子指漢人，以金陵十二釵擬清初的江南學者如

林黛玉……朱竹垞

薛寶釵……高江村



採 春……徐健菴 王熙鳳……余國柱

史湘雲……陳其年 妙 玉……姜西溟

惜 春……嚴蓀友 寶 琴……冒辟疆

主張這說的人有徐柳泉蔡元培等。(徐柳泉曾說

「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

蘭侍御所奉爲上容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

西溟先生。)(四)有說是曹露底自敘傳的。以

紅樓夢中的事實以作者曹露底家世及生平相對

照而一一加以攷證，如胡適底紅樓夢考證即是主

張是說的。【】以外，還有以爲係演明亡痛史的，有以

爲係演和坤家事的，有以爲係演清開國時六王七

王家姬事者，又有以爲書中的大觀園係指袁枚底

隨園的。(袁枚詩話)諸說紛紛，紅學之盛，可概見

哩!  
【紅鋪閒砌】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

木刻本。

【紅鈴榴室吟草】清光緒間李端臨撰。

【紅燈記】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刻本。【紅燈記】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萬興泰木

印本。【紅燈記鼓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錦章書局石

印本。【紅情言】一本。明王翊詩傳奇。

【紅粉重英雄】廣東流行俗曲。伶倫師友會鉛印

本。【經訓書院文集】十二卷。清黃巖王王撰。有光緒

江西書局刊本。

【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清皮錫瑞撰。在皮鹿門

所著書內。

【經韻樓集】六卷。清金壇段玉裁撰。有咸豐補刊

學海堂本。補刊本，石印本，均在皇清經解內。又一本

十二卷。有道光元年七葉衍祥堂刊本。

【經課續編】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同治刊本，在

曲園叢書內。

【經德堂文內集】四卷，外集二卷。清龍啓瑞撰。有

光緒四年刻本。

【經德堂詩文集】十三卷附詞鈔一卷詩詞草二卷清臨桂龍啓瑞撰善化何慧生有光緒京師刊本

【經德堂集】清龍啓瑞撰

【經緯堂詩集】十卷清秀水杜臻撰有原刊本

【經傳】經傳者古代文章之本也章太炎曰「古

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經蓋編綴屬

之謂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

修多羅修多羅者直譯為線譯意為經蓋彼以貝葉

成書故不得不師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

編綴綴屬其必舉此為號者異於百名以下專用版

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國語有挾經乘袍之說字既

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傳者專之假借也論語傳

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為六寸

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

忘故引伸為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為專專

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

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則知專之簡冊

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要之經者繩線貫聯之稱傳者簿書記事之稱」是則上古三代之書籍惟有經傳最可參證論文者但據經傳以為斷更不必支流旁出也經之數見於莊子天運篇者凡六而後世乃有十三經之稱六經之次今古文不同今文之次為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之次則為易書詩禮樂春秋蓋今文家以六經為孔子別作其排列之次序由淺及深詩書禮樂乃普通教育所資而易與春秋則言性與天道經世之志所寄故其次序如此也古文家以六經皆周公舊典孔子特修而明之故其排列之次序以孔子定六經所據原書時代先後為序二說各有所據不必為之齟齬爭辯也世之尊經過甚者多執經為孔子手定一字無謬傳為後學所記不免有誤故於經傳互異者非執經以正傳或棄傳而從經幾視為天經地義甚謂經難私造傳可妄為實則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經可信傳亦可信傳可偽經亦可偽也而治學者恆各持一說聚訟紛紜竭畢生之力參稽博考講門徑析毫芒外似

溥博，內欠切實。此則好學而不足以致用也。南豐謝程山曰：「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於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舉古人之成業，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曾國藩曰：「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鳥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

經

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古聖之精神語笑，皆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竊謂今日欲明聖人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而六經尤文字之至焉者。一觀二氏之持論，則治經者不僅視為國故而專習之於其文字之美，尤不可不領略也。

【<sup>301</sup>經濟文鈔】十一卷。明張文炎編。是集雜選明代之文，為場屋對策而設。

【<sup>303</sup>經進詩】不分卷。清仁和龔守正撰。有原刊本。

【<sup>304</sup>經心書院集】四卷。清應山左紹佐撰。有光緒十五年湖北官書處刊本。

【<sup>305</sup>經遺堂全集】二十六卷。清江都韋佩全撰。有道光江都丁氏刊本。

【<sup>306</sup>經世文新編】一百三十二卷。清順德麥仲華撰。有石印本。

【<sup>307</sup>經世文統編】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石印本。

【<sup>308</sup>經世宏辭】十五卷。明沈一貫編。檢明代列朝館

課卷作，自詔疏以迄詩賦，分類選錄。

【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清湘鄉曾國藩撰。有湖南傳忠書局刊本，在曾文正公全集內。這一部集子的產生，是和古文辭類纂同一個立場的。古文家既然拿復古做幌子，那他的寄託當然愈古愈好。曾國藩採集這一部選文的動因是嫌姚姬傳的文祇選到秦漢時的——有少數選戰國策文的——寄託不古，所以他再來一部更古的，直把經史百家的文都選入他的序例中說：「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祖父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為歸，無所於讓也！——經和百家，大都是表示思想的文字，史是顯然的記錄文字。其實都與文學不相干。自從經史百家雜鈔的集子一出，後來弄筆的人，更認不出文學的真面目來了。現在把他的節目寫在

下面——共有十一類分三門。■著述門 論著類——「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詁、曰說、曰古、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是。詞賦類——「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序跋類——「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告語門 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原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誥、曰詔、曰誓、曰令、曰教、曰敕、曰誓、曰檄、曰策、命、皆是。■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李、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哀祭類——「人告於鬼

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頌文，曰招魂，皆是。」  
 載門 傳誌類：「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鑄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菑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游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記瑣事，皆是。」  
 1034

【經史百家雜鈔評點】清桐城吳汝綸撰。有民國

經

排印本，在桐城吳先生羣書點勘記內。  
 【經史百家簡編】二卷。清湘鄉曾國藩撰。有光緒十七年刊本，在求實齋叢書內。湖南傳忠局刊本，在曾文正公全集內。  
 【經史質疑錄】一卷。清張聰咸撰。在聚學軒叢書內。

805  
 【經義】「經義」的起源，考之於歷史，當始自宋代。按宋史，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進士。「經義」的始於宋代，這便是證據。而古代考試「經義」的制度，則選舉志說得最為詳盡，今錄其說於下：「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革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

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經義』的創制原，來是本於宋神宗的改「貢舉」法，當時王安石獨排斥衆人的議論，主張建立「經義」試士的新法，他的見解和理想，未嘗不算偉大，但是蘇軾等一般名流，却以爲難行而駁斥他，亦正因安石欲想傳他一家之學，有近於私曲，且其辦法，還有未盡完美的地方罷了。傳到明朝的時候，格式愈變愈壞，遂流成「時文」的一派，把「聖經」割裂得不成樣子，極好的「體制」也給他敗壞無餘，很有些像俳優的所爲。「經義」文體的敗落如是，我們本不當論及，不過他的作用，能夠「解釋經義」，「昌明聖經」，所以這種文體，也不可缺少的。至於「經義」的作法，明朝茅坤——鹿門——說得最是精密；我因爲他可以參會其他一切的作文法，所以錄在後面。茅坤論作「經義」之法：「一曰：認題。一題中精神血脈處，須先認明，印於心中，方可下筆，然後洞中骨理。」二曰：布勢。『勢者，一篇呼吸之概也。大將提百萬之兵以合戰，其要只在得勢，得勢者，百戰

百勝。學者爲文，亦然。文略善將兵者，操百萬之兵，如左右手，善爲文者，累數千百言，如探喉而出，得其勢，則相題沿情，如風之掣雲，泉之出峽，蘇文忠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是也。不得其勢，其語意窘澀，叩之不成聲矣。」三曰：練格。『格者，猶言品局也。後世之論古文，首先秦西京者，以其去古未遠，神理渾雄也；薄晉宋以下者，以其行既衰薄，而神理不振也。唐三百年，僅得韓昌黎、柳柳州一二人；宋三百年，僅得歐蘇曾王三四人；何者？諸君子能窺測理道，得『六經』之旨而成文，是以其格高耳。』四曰：『中殼』殼者，式也。世所稱『中式』是也。』

【經義齋集】十八卷。清熊賜履撰。文十四卷，詩四卷。有康熙原刊本，胡氏退補齋刊本。

【經義尋中】十卷。清武陵楊琪光撰。有光緒刊本，又一本，十二卷。有光緒刊本。在枉川全集內。

【經義模範】一卷。是編所錄凡經義十六篇，爲宋人八比之初體。有明嘉靖中刊本，明刊本。

【經畬堂詩餘】一卷。清海昌姚鎮撰。有宗魯本。本附經畬堂詩鈔後。

【經畬堂詩鈔】一卷。附詩餘一卷。清海昌姚鎮撰。宗魯居有鈔本。光緒刊本。

【經筵堂文鈔】二卷。清甯化雷鏗撰。有嘉慶廣州刊本。同治重刊本。

【經餘書屋詩鈔】清慶嘉間沈在廷撰。

【柘山稿】一卷。明田頌篇。文格頗淺弱。惟詩頗爽。蓋沿前七子流波。有意規撫唐人而模擬未免有迹也。

【稱心願】一名趁心願。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稱人心】一卷。清陳二白撰。傳奇。

【繪雲文集】四卷。宋馮時行撰。按時行嘗居繪雲

山。投徒。因以為號。宋志載其文集五十五卷。歲久散佚。明李璽始訪得舊抄殘本。編為四卷。此本即從璽刊傳寫者也。有明嘉靖癸巳李璽刊本。許氏有鈔本十五卷。附錄一卷。

【繪雲文徵】二十卷。補編一卷。清清苑湯成烈撰。

有道光刊本。

【穎考叔孝諫莊公】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

【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宋周邦彥撰。邦彥為朱

詞大宗。所作皆精深華豔。而氣格渾成。鎔鑄成語。如自己出。此由筆力高妙。不但以爛音律見長也。有汲古閣本。西泠詞萃本。

【片玉集】四卷。明陳邦科撰。是集凡閭瀛漫語一

卷。言責要覽一卷。留臺疏稿一卷。聽花軒摘稿一卷。

【片石詩餘】一卷。清如皋江干撰。有嘉慶刊本。在

片石詩鈔內。

【片石詩鈔】七卷。附詩餘一卷。清如皋江干撰。有

嘉慶萍香書屋巾箱本。

【片片錦】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豈有此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豈有此禮仗不得】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豐正元集】四卷。明豐越人撰。其子建跋稱其遭

透骨肉之難，故往往有悽咽之音云。

【豐千】<sup>104</sup>唐一七三頃人。居天台山國清寺。晝則

春米供僧，夜則扃房吟詠，或騎虎巡廊唱道人，或借

問止對「隨時」而已，更無他語。嘗於京師為閻丘肩

治疾，肩牧台州，乞豐千一言。豐千曰：「到任后謁文

殊，善賢，在清園寺執轡滌器，名寒山，拾得者是也。」

肩往訪之，二人笑曰：「豐千饒舌。」遂走出不見。更訪

豐千禪院所在，云：「在經藏后，無人住得，每有一虎，

時來此吼。」肩開房而視，惟見虎迹。豐千所作詩句

今惟存壁上詩二首。

【豐川續稿】<sup>222</sup>三十四卷。清鄆縣王心敬撰，有乾隆

刊本。

【豐川全集】<sup>8</sup>六十卷。清鄆縣王心敬撰，有原刊本。

【豐稔太平】<sup>222</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豐溪存稿】<sup>222</sup>一卷。舊本題唐呂從慶撰，其書授受

源流，渺不可考。越宋元明至清，忽傳於世，論者頗以

為疑。

【豐對樓詩選】<sup>34</sup>四十三卷。明沈明臣撰，凡詩四千

四百八十九首。

【豐湖漫草】<sup>347</sup>一卷。續草一卷。清嘉應宋湘撰，有嘉

慶刊本。

【豐越人】<sup>433</sup>正元，自號天放野人，明一五九六頃

鄆縣人。工詩，著有天放野人集四卷，一千頃堂書目

一因遺骨肉之難，故往往有悽咽之音。

【豐麓集】<sup>442</sup>七卷。明吳兆璧撰，皆所著雜文。

【豐草萋】<sup>444</sup>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名。

【豐陽集】<sup>7</sup>十二卷。明馮皋謨撰，詩文則但有浮聲，

殊乏切響。

【豐陽人文紀略】<sup>8</sup>十卷。清聶芳聲編，是編哀永豐

之文。

【琴儀衛】<sup>22100</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蠻子豔】<sup>2211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別頸鴛鴦會】<sup>22200</sup>有清平山堂本，注云：一名三送命，

一名冤報冤，亦見警世通言卷三十八寶文堂目著

錄。按通言題作「蔣淑貞別頸鴛鴦會」。

【制】<sup>22200</sup>「制」和「誥」的文體，都是古代帝王所特用



的。他的起源，「制」是創始於秦朝而「詰」則遠出於商代的湯詰。按王應麟辭學指南所說：「唐虞至周，皆曰『命』。秦始改『命』為『制』。漢因之，下書有四，而『制書』次焉。顏師古謂為制度之作。唐『王言』有七，其二曰『制書』。文除授用之。」

【制義科瑣記】四卷，續記一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制義叢話】二十四卷，叢話題名一卷。清長樂梁章鉅撰。有感豐重刊本。

【制義體要】十九卷。清錢塘陳兆崙撰。有清刊本。

【倒庭門】山東流行俗曲（戲影詞）燕影劇鉛印本。

【倒鸞鳳】六回。參看錯鴛鴦條。

【倒裝法】如杜甫秋興云：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倒裝句也。韓愈春雪云：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蓋效杜之體，但杜意與之相反耳。

【倒鴛鴦】一本。明朱寄林撰。傳奇。寄林字樹聲，蘇州人。

【倒燕講】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倒十三月古人名】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倒插法】如杜甫送重表姪王砭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

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即此法也。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號與秦，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

【倒拔垂楊柳】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倒探親】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鉛印本。

【倒捲珠簾】四川流行俗曲（月調）喜樂堂木刻本。

【倒貼】一名二姑娘倒貼。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倒馬關】三本。北平流行曲俗（說唱鼓詞）西唐之六十一至六十三）。

【倒銅旗】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側調曲】舊唐書二十九側調者生於楚調，與前三調（平清瑟）總謂之相和調。

【側帽詞】清納蘭性德著。納蘭性德真是一個天

生的殉情主義者，陳維崧說他的飲水詞「哀感頑豔，深得南唐二主之遺」。這是說得不錯的，納蘭性德的個性與作品很似李後主。他的小詞在清代是莫與倫比的。可惜天不予年！<sup>23260</sup>

【劇話】二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在函海內。

【劇談錄】二卷。唐庚駢撰。是書凡十四條，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有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淡生堂餘苑本，藝圃搜奇本，稽古堂雜說刊本，學海類編本。

【劇本與文學】胡適曰：「近年文學的觀念，漸漸變了。文人學者漸漸知道戲曲為六七百年來代表文學的一大宗。而戲劇本身也經過絕大的變遷，雜劇固早已成為絕響，昆曲而成了過去時代的文學，物希則自然受人貴重。」吳梅曰：「余嘗謂古今文字，獨傳奇最為率真。作者就心中蘊結，發為詞華，初無藏山傳人之思，亦無科第利祿之見，稱心而出，遂為千古至文。考鏡文學之源，當於此三致意焉。」然

則戲劇之文學，固未可忽視也。惟昔之昆曲劇本，失之文勝，非普通民衆所能解。而今之皮黃劇本，鄙俚不通處，又觸目皆是。如俗伶演捉放曹，陳宮坐場詩云：「頭戴烏紗奉孝先，思想開國萬民歡。家院有語呼兄弟，德配汪洋水底天。」除第四句尚可通順外，其前三句得毋令人掩口葫蘆耶？蓋其原詞本為「頭戴烏紗風教先，為官清正萬民歡。家家有語呼循吏，清若汪洋水底天。」俗伶以訛傳訛，乃至謬誤如此。又如擊鼓罵曹中之唱詞云：「魏臣當道謀漢朝，楚漢相爭動槍刀。高祖爺在咸陽登大寶，一統山河樂唐堯。……其文理實欠通順，然此乃俗伶之不通文學者，擅自刪改劇本所致。至其原辭，本作「操臣當道亂漢朝，思想起不由人。怒氣沖霄憶昔當年秦無道，楚漢相爭動槍刀。那項羽在烏江托命，喪了高祖咸陽登大寶，一統山河樂唐堯。」（原詞見徐凌霄古城返照記）一則敘事自有條貫，又如空城計唱詞云：「許陰陽如反掌，保定乾坤……東西征南北剿，時古通今意亦欠通。若以博古通今與保定

乾坤二句互易，文理方不阻隔。此等舛訛，不一而足。其故由於優人學戲，率多口傳，鮮有以文字相授受者。遂令絕妙文學，損其聲價於粗俗之優人，不亦大可惜哉！故伶人之略通文學者，輒能改正詞句，若近伶汪笑儂演舊戲，唱白多與常伶不同。如演斬馬、緩城樓一段，正板西皮及二六一句一句，自出心裁，而不離出師表之大旨。又如念白云：「當年先帝在白帝城託孤之時，曾對我言，許馬謖爲人，言過其實，不可重用，只因平南一役，馬謖有攻心爲上之論，頗曉兵機，故每畀以重任，不想今日失了街亭，如此看來，知人之明，不如先帝多矣。」此等念白，斷非俗伶能夢見者也。且考之皮黃劇詞，非無佳者。如掃雪打碗劇中唱詞云：「昔日裏螳螂去捕蟬，偶遇着黃雀在道邊，那黃雀又被金彈打，打彈之人被虎餐。」數語，套自國策莊辛論倖臣詞，淺意深，極合文學。美也！至於劇本之爲人話病者，亦有數端：一曰誨淫；二曰誨盜；三曰迷信。惟此三者，要不易淘汰淨盡。若用以點綴一二，作反面之映射，又何不可之有，至完全以

劇

誨淫誨盜迷信爲宗旨之劇，則在所當去。大抵劇本之取材，不外三種：一小說，二歷史，三時事。然歷史則浩無涯，非可漫然排演者也。必擇其富有興趣，而其人其事又爲社會所習知者，所崇拜者。小說如汗牛充棟，亦非盡可取材者。必擇其耐人尋味，或生離死別，有纏綿悱惻之情，或忠孝節烈，具慷慨激昂之氣。時事則層出不窮，須擇其能刺激人之心目者。庶足對時症而下針砭。至於揭人陰私以爲快意，絕人悔過自新之途，使彼人無以自容於世，此則陰狡險刻者之所爲，甚非戲劇移風易俗之旨也。夷考元人感時傷世，或針砭風俗，託之雜劇，粉墨登場，搬演善惡，都從普遍處設想，絕不明譏一人，或暗詆一事，故有元一代之曲，但供文人陶寫，平民興觀，絕無觸犯時忌，干怒權貴，而興文字之禍者也。至於明人傳奇，則有藉此以肆譏彈，作尋仇洩恨之資者。如王九思之遊春記，明祖西涯放磨之仇，康對山之中山狼，反譏夢陽負義之非，屠長卿之曇花記，大洩顯卿告訐之恨，類此攻擊，不勝俚指。元人之一片天機，嫵媚爛漫之

姿，真切淳摯之志，至是乃戕斫殆盡矣。夫製曲本，文人快事，無端荆棘橫生，機械百出，一至於此，不可慨歟！且傳奇一事，最易賈怨，即使無所寄託，人猶爲之憑空臆造，況真有所指乎？而近人之編製新劇者，輒取時事以爲題，隱善揚惡，小之足以妨害一人之名譽，大之足以擾亂社會之秩序，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皆爲編製劇本者而言也。抑方今文學，詞騖於通俗，則宜撫取往昔之曲劇，以資考鏡，誠以曲劇足爲六七百年來文學之代表，如胡適吳梅所言也。若徒歆羨西劇之膚廓而忘國劇之精粹，不亦慎乎！

【劇曲與音樂】「曲」何？以到了元時便發達呢？王弇洲記：「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後，半皆涼洲豪嘈之習，詞不能按，乃爲新聲以媚之，而一時諸君如馬東籬貫酸夫王寶甫關漢卿張小山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信不妄也。」這就是元曲的起源了。可見曲之發生，和當時音樂界之變動極有關。因爲金元所用胡樂在中國當時漸漸盛行，而所

傳入如大曲小曲之類，雖現在不知他的音調如何，從名字上看，已知道都是舊詞所不能合奏的，所以有更造新聲的必要。按王驟德曲律卷四云：「元時北虜遠達所用樂器如箏、箏、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見報耕錄。不知其音調詞義如何，然亦各具一方之製，誰謂胡無人哉？今井識于此，以廣異聞。」

## 大曲

哈八兒圖，口溫，也葛倘兀，畏兀兒，聞古里，起土苦里，跋四土魯海，舍舍弼，搖落四，蒙古搖落四，門彈搖落四，阿耶兒虎，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答刺（謂之白翕雀雙手彈）阿麻蘭扯弼（一回蓋曲雙手彈）苦只把其（呂弦）

## 小曲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阿林捺（花紅）曲律買者歸洞洞伯，牝疇兀兒，把擔葛失，削浪沙，馬哈相公，仙鶴，阿丁水花。

## 回回曲

仇里馬里某當當，清泉當當。」

又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五云：「先君嘗言：宣和末，客京師，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鑿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夫亦皆可歌之。」可見戲曲的來源，確受金元音樂的影響很大。然一面雖完全接受外國音樂的影響，一面還是從本國特有的音樂文學——「詞」脫胎而成，為一種新的混合文學。萬樹詞律注南歌子有一段很透徹的議論道：「聲音之道，古今遞傳，詩變詞，詞變曲，同是一理。自曲盛興，故詞不入歌，然北曲憶王孫，青杏兒等，即與詞同。南曲之引子與詞同者，將六十調，是詞曲同源也。況詞之變曲，正宋元相接處。」可見詞之變曲，正當「詞」體漸不入歌，變為今體曲子的時候，這固然可說是詩的退化，但換一方面，這正是詞體的進化。在沒有曲時，樂部所唱曲子即是詞，既有曲時，便如正宮端正好，南品一枝兒，黃鐘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詞，不但可歌而且帶舞了。我在試將詞曲發達的關係，分作各方面去觀察。

劇

(一) 宋人詞調改為劇曲者——王季烈續廬曲說卷四（論傳奇源流一條）說：「金人之雜劇，並非金人之創作，實沿用宋人之體式，不過宋人全用詞調，金人則改為曲牌，然猶每牌必填二支，未失詞調體格，則謂金雜劇與宋戲曲，初無二致可也。」這句話很有大部分真理。我們知道最初創造金雜劇一體的，是董解元的絃索西廂（鍾嗣成錄鬼籍卷上云：董解元大金章宗時人，以其創始，故列諸首。）而在絃索西廂百年以前，即在宋元祐靖康之間，便有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十闕。述會真記事。每闕截取原文為散序，又以一闕起，一闕作結，中間各闕分詠。崔鶯鶯故事，其散序不類詞，合樂器而唱，所謂「鼓詞」。鼓子詞而後，纔有董解元的西廂搗彈詞連廂。正毛西河詞話卷二斷鼓子詞為今日戲曲的元祖。他說：「宋末有安定郡王趙令時者，始作商調鼓子詞譜，西廂傳奇則純以事實譜詞曲間，然猶無塗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實作西廂搗彈詞，則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搗彈，並念唱之。嗣後金作清

樂，仿遼時大樂之製，有所謂連廂詞者，則連唱帶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曲，而復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兒者，并雜色人等，入勾欄扮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類。北人至今謂之連廂，曰打連廂，唱連廂，連廂又曰搬演，大抵連四廂舞人而唱其曲，故云。——這麼一來，可見由鼓子詞而搗彈詞而連廂詞，本是自然演進的趨勢。並且鼓子詞在南宋時在民間很是流行，陸放翁詩捨舟步歸四首之一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這蔡中郎鼓子詞也，還是詞調體格。鼓子詞後變名賺詞，也是拿來敷演故事的。案夢梁錄卷二十四：「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謂賺之義，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云云。」現在賺詞存者，祇有事林廣記戊集卷二所載圓柱市語，雖不知是何

時人作，但依王靜安先生考據（見宋元戲曲史頁六十四）便知是宋過雲社拿來歌唱用的。

原詞前有「唱賺規例」並錄：

（過雲說訣）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真，字必正。腔有墩元掣拽之聲，字有唇喉齒舌之異，抑分清輕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更忌馬騮鞭子俗語鄉談，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卻不可入以風情花柳豔治之曲，如此則爲瀆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假使未唱之初，執拍當胸，不可高過鼻。須假鼓板村掇，三拍起引子，唱頭一句。又三拍至兩尾結尾，三拍煞，入席尾三拍中斗入賺頭一字當一拍。第一片三拍，後做此出賺三拍，出聲中斗又三拍煞。尾聲總十二拍，第一句四拍，第二句五拍，第三句三拍煞，此一定不踰之法。

（過雲致語）（筵令用）鷓鴣天  
遇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真。三盅五盞

陶性情，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處，總佳賓。歌聲  
繚亮，過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  
聽。

園社市語 中呂宮 圓裏圓

（紫蘇丸）相逢閑暇時，有閑的打喚瞞兒。阿  
喝囉聲嗽道，賺廝俺，啖歡喜。纔下脚，須知美。試  
問伊家有甚夾氣，又管甚官場側背，算人間落  
花流水。

（縷縷金）把金銀錠打旋起，花星隔照我，怎  
鞦韆。近日閑游戲，因到花市簾兒下，瞥見一個  
表兒圓，咱每便著意。

（好女兒）生得寶妝，身分美。繡帶兒纏脚，  
更好肩背。畫眉兒入鬢，春山翠。帶著粉鉗兒，更  
縮個朝天髻。

（大夫娘）忙入步，又遲疑。又怕五角兒衝撞  
我，沒踐踢。網兒盡是札，圓底都鬆例。要拋聲，忒  
壯果難爲，真人費脚力。

（好孩兒）供送飲三盃，先入氣道，今宵打歌

劇

處。把人拍惜，怎知他水脈透，不由得你，咱門只  
要表兒圓時，復地一合兒美。

（賺）春游禁陌，流鶯往來穿戲。柴燕歸巢，葉  
底桃花綻蕊。賞芳菲，蹴鞦韆高而不遠，似踏火  
不沾地。見小池風擺，荷葉戲水。素秋天氣，正  
月斜插花枝，賞登歌，估料沙羔美。最好當場落  
帽。陶潛菊繞籬，仲冬時，那孩兒忌酒怕風。帳幕  
中，纖脚忒稔膩。講論處，下稍團圓到底。怎不則  
劇。

（越恁好）勘脚井打二，步步隨定伊。何曾見  
走袞，你於我。我於你，惕惕有踢，沒些拗背。兩個  
對壘，天生不枉作一對脚頭，果然廝稠密密。  
（鶻打兔）從今後一來一往，休要放脫些兒。  
又管甚攪閑底，拽閑定白打賺廝，有千般解數。  
真個難比。

骨自有

（尾聲）五花叢裏英雄輩，倚玉偎香不暫離，  
做得個風流第一。

總之，詞調的變化是由簡單趨於複雜，由小令微引長爲引（如陽關引千秋歲引）近（如訴衷情近祝英臺近）引而愈長便爲慢曲（如木蘭花慢西江月慢浪淘沙慢）爲犯調（如玲瓏四犯花犯例犯）爲疊韻（如梁州今疊韻）到了賺詞已經由調之成套趨向於曲之成套了。還不但如此，元人雜劇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由有換頭的全闕曲詞而變爲不用換頭的單支曲詞，這種體裁也是從詞中長調蛻變來的。是在宋楊誠齋的歸去來辭引便開始了的。誠齋集第九十七原詞如左：

儂家貧甚訴長飢，幼雅滿庭闈。正坐餅無儲粟，漫求爲吏東西。偶然彭澤近隣圻，公種滑流匙。葛中勸我求爲酒，黃菊怨冷落東籬。五斗折腰，誰能誰事，歸去來兮！

老圃半榛蕪，山田欲蒺藜。念心爲形役，又奚悲。獨惆悵前迷，不諫後方追。覺今來是了，覺昨來非。

高聲颺颺破朝霏，風細慢吹衣。試問征夫前路，

晨光小恨熹微。乃瞻衡宇載奔馳，迎候滿荆扉。已荒三徑存松菊，喜諸幼入室相攜。有酒盈尊，引觴自酌，庭樹遺顏怡。

容膝易安棲，南窗寄傲睨。更小園日涉趣尤奇，儘雖設柴門，長是閉斜暉。縱遐觀矯首，短策扶持。

浮雲出岫豈心思，鳥倦亦歸飛。翳翳流光將將，孤松撫處淒其。

息交絕友整山溪，世與我相違。駕言復出何求者，曠千載今欲從誰。親戚笑談琴書觴詠，莫違俗人知。

邂逅又春熙，農人欲載芻。告西疇有事要耘耔，容老子舟車，取意任委蛇。歷崎嶇窈窕，邱壑隨宜。

欣欣花木向盤滋，泉水始流澌。萬物得時如許，此生休矣吾衰。

寓形宇內幾何時？豈問去留爲。委心任運無多



慮願遑遑將欲何之。大化中間乘流歸盡，喜懼莫隨伊。

富貴本危機，雲鄉不可期。趁良辰，孤往恁，逃嬉獨臨水，登山舒嘯更哦詩。除樂天知命，了復奚疑。

原來宋人歌曲雖用詞調，然如歐陽修的采桑子，趙德麟的商調蝶戀花，都不過重疊一曲歌之，這祇算普通的「聯章」。（如樂府雅詞卷上之九張機或十二月鼓子詞等都是）或「轉踏」。（如碧雞漫志謂石曼卿作拂霓裳轉踏，開元天寶遺事）和「諸宮調」還不相似。祇有這篇歸去來兮辭引合諸曲以成全體，每曲祇填詞機闕，不用換頭，這大概為詞調較複雜的「諸宮調」無疑。「諸宮調」體與董西廂相近，是可以入曲唱的。夢梁錄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又碧雞漫志云：「熙甯元豐間，澤州孔三傳始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東京夢華錄記有

劇

孔三傳要秀才諸宮調，武林舊事記諸宮調傳奇有高郎婦等四人，可見「諸宮調」一體，在詞曲交替接續中間，有很重要的位置。而上面所引的楊誠齋所作的「諸宮調」大概是不滿意於當時流行的諸宮調，依其曲拍，仿諸宮調的體裁而作的新聲。蟬廬曲談卷四對於這一篇的諸宮調分析得最清楚：「雖然他沒有指明這是諸宮調的」他說：「此引共十二曲，不著調名，以今考之，則其第一第四第十支為朝中措，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支為一叢花。惟其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支調名不可考，似南歌子而多一末句，此末句似聲聲慢，要亦為詞調無疑。然俱不用換頭，且純用代言體。誠齋生於南宋初，卒於開禧二年，則此曲之作，殆與董西廂同時。然則元人雜劇固參合宋金兩邦歌曲之體裁，以成一種新體。因此可知今日劇曲之體，仍由詩詞遞演而來，並非由異域所傳入也。」這一大段話，不但證明了歸去來兮辭引和董西廂是同時創作的「諸宮調」，（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五十八云：諸宮調今其詞尚存

者，唯金董解元之西廂耳。引西廂本書卷一太平賺詞有「比前貢樂府不中聽，在諸宮調裏都著數，」語爲證。而且分明告訴我們，元曲是參合宋金歌曲體裁，而變成成功的混血兒。這點是很有文學史的眼光，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二)宋人大曲改爲劇曲者——詞調在慢曲引近之外，有最長的一體，就是大曲。大曲是從唐大曲，即法曲來的。洪邁容齋隨筆謂：「今世所傳大曲，皆出於唐。」張炎詞原曲論「音譜」一條云：「有法曲，有五十大曲，有慢曲，若曰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即篳篥也)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即歌者所謂曲破。如望瀛如獻仙音乃法曲，其源自唐來，如六么如降黃龍乃大曲，唐詩鮮有聞。法曲有散序，歌頭，音聲近古，大曲有所不及。若大曲亦有歌者，有譜而無曲，片數與法曲相上下，其說亦在歌者稱停緊慢，調停音方爲絕唱。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篳篥合之，其聲甚正，簫則弗及之。由這一段，可見法曲起於唐，大曲實興於宋，這大曲

就是我們曲子的又一個起源了。王灼碧雞漫志卷三云：「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擷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歌拍，殺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余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沈括夢溪筆談一卷五樂律一：「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鞞，唯，哨，擷，袞，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可見大曲排遍極多，往往長至數十遍數的。宋史樂志：「宋初置教坊，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六曲。」(王國維唐宋大曲攷謂四十六曲乃四十大曲之誤。)吳自牧夢梁錄卷二十，謂「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雖也有許多人謂有五十十大曲的。(陳振孫書錄解題詞類有五十十大曲十卷，張炎詞源有五十四大曲，周密齊東野語卷十謂樂府混成集所載大曲，凡百餘解。)然就現在所傳來說，單只有摘遍一體。摘遍是從大曲當中摘取其一遍，單譜而單唱之，

如宋董穎有道宮薄媚曲大遍，現存曾糙樂府雅詞卷上的，乃不過摘取排遍第八至煞袞三遍原文如下：

道宮薄媚（西子詞）

排遍第八

怒濤卷雪，巍岫布雲，越襟吳帶如斯。有客經游，月伴風隨。值盛世，觀此江山美，合放懷，何事却興悲。不爲回頭，舊谷天濼，爲想前君事。越王嫁禍獻西施。吳即中深機。闔廬死，有遺誓，勾踐必誅夷。吳未干戈出境，倉卒越兵，投怒夫差，鼎沸鯨鯢。越爲勁敵，可憐脫重圍。歸路茫然，城郭邱墟，飄泊稽山裏。旅魂暗逐戰塵飛。天日慘無輝。

排遍第九

自笑平生，英氣凌雲，萬里宣威。那知此際，熊虎塗窮，來伴麋鹿卑棲。既甘臣妾，猶不許，何爲計？爭若却燔寶器，盡誅吾妻子。徑將死戰決雄雌。天意恐憐之。偶聞太宰，正擅權，貪賂市恩施。因將寶玩獻誠，雖脫霜戈石室囚繫，憂嗟又經時。恨不如巢燕自由歸。殘月朦朧，寒雨瀟瀟，有血

劇

都成淚。備嘗險厄反邦畿。冤憤刻肝脾。

第一闋

種陳謀，謂吳兵正熾，越勇難施。破吳策，惟妖姬有傾城妙麗，名稱西子歲方笄。算夫差惑此，須致顛危。范蠡微行，珠貝爲香餌。芋蘿不釣釣深閨。吞餌果殊姿，素肌纖弱，不勝羅綺。鸞鏡畔粉面淡勻，梨花一朵瓊壺裏。嫣然意態嬌春，寸眸翦水，斜鬢鬆翠。人無雙，宜名動君王。繡履容易，來登玉陛。

入破第一

窄湘裙，搖漢珮，步步香風起。斂雙娥，論時事。蘭心巧會君意。珠珍異寶，猶是朝臣未與，妾何人被此隆恩，難令效死。奉嚴旨，隱約龍姿忻悅。重把甘言說。辭俊雅，質娉婷，天教汝衆美兼備。聞吳重色，憑汝和親，應爲靖邊陲。將別金門，俄揮粉淚。淨裝洗。

第二虛催

飛雲駛香車，故國難回睇。芳心漸搖，迤邐吳都

繁麗。忠臣子胥，預知道，為邦崇。諫言先啓，願勿容其至。周亡褒姒，殷傾妲己，吳王却嫌胥逆耳。纔經眼，便深恩愛。東風暗綻嬌藥，絲鸞翻妬伊。得取次，千飛共戲，金屋看承，他宮盡廢。

第三袞遍

華宴夕。燈搖醉粉，菡萏籠蟾桂。揚翠袖，含風舞，輕妙處，驚鴻態。分明是，瑤臺瓊樹，聞蓬壺景，盡移此地。花繞仙步，鶯隨管吹，寶帳暖，留春百和。馥郁融鴛被。銀漏永，楚雲濃，三竿日，猶褪霞衣。宿醒輕腕，嗅宮花，雙帶繫。合同心時，波下比目，深憐到底。

第四催拍

耳盈絳竹，眼搖珠翠。迷樂事，宮闈內。事知漸國勢陵夷，姦臣獻佞，轉恣奢淫，天譴歲屢饑。從此萬姓，離心解體。越遠使，陰窺虛實。叶蚤營邊備。兵未動，子胥存，雖堪伐，尚畏忠義。斯人既戮，又且嚴卷，兵士赴黃池。觀繫種蠱，方云可矣。

第五袞遍

機有神，征聲一鼓，萬馬襟喉地。庭喋血，諫留守，憐屈服，斂兵還。危如此，當除禍本，重結人心，爭奈荒迷，戰骨方埋，靈旗又指，勢連敗，柔荑攜泣，不忍相拋棄。身在兮心先死，宵奔兮兵已前圍。謀窮計盡，淚鶴啼猿，聞處分外悲。丹穴縱近，誰容再歸。

第六歇拍

哀誠屢吐，爾東分賜，垂暮日，置荒偶，心知愧。寶鏐紅委，鸞存鳳去，辜負恩憐，情不似虞姬。尚望論功，榮歸故里。降令曰：吳亡赦汝，越與吳何異。吳正怨，越方疑。從公論，合夫妖，類娥眉，宛轉竟殞鮫綃，香骨委塵泥，渺渺姑蘇，荒蕪鹿戲。

第七煞袞

王公子，青春更才美。風流慕連理。耶溪一日，悠悠回首，凝思雲鬢煙鬢，玉佩霞裙，依約露妍姿。送目驚喜，俄迂玉趾。同仙騎，洞府歸去，廉櫬窈窕。戲魚水，正一點犀通，遽別恨無已。媚魄千載，教人屬意，況當時金殿裏。

道調之媚宮薄之外還有六七套，如曾布有新水調七遍（王明清玉照新志二卷），史浩有採蓮大曲延遍以下八遍（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卷四十五）其詳見王國維唐宋大曲考（國學論叢王靜安紀念號頁51—60），大概這種大曲的體裁，可分作三段，散序為一段，排遍，正，顛為一段，入破以下至煞，為一段，依我研究結果，自排遍以前還與詞調相同，自入破以後，才完全與唱詞的法子不同，竟是同元曲的唱法節拍一樣了。劉克莊後村別調賀新郎詞云：「笑煞街坊拍袞。」宋仁宗語張文定宋景文謂：「自排遍以前聲音不相侵亂，亂之正也；自入破以後，侵亂矣，至此鄭衛的。」（王鞏隨手雜錄）而宋史樂志載：「太宗洞曉音律，製曲破二十九。」可證宋大曲的曲破以後，定有一段很好聽的很複雜的新音樂，如現在戲劇快板搖板之類。因此就有一派新進作家，率性將那排遍以前的曲調拋下，而只注全力來歌唱曲破的腔調，於是稍變「曲破」，便就成功了曲的單調，所謂今小或散套了。吳瞿安

劇

先生說得好：「原來這曲子的起源，並不是憑空生出來的，是從宋朝的大曲變出來的。何以見得呢？這種大曲雖是全用詞牌湊攏來的，但是卻有許多名目，一套裏頭有散序，有入破，有虛催，有實催，有袞拍，有歇拍，比較現在戲劇，什麼慢板，倒板，二六等名色，也算得是一樣的。元劇裏面每齣曲子，一定有八九隻，多的也許有十七八隻，唱起來先慢後快，還有鑼鼓按定拍子，竟是同大曲一鼻孔出氣的，我就決定元劇是宋朝的大曲變成的。」（元劇略說見小說月報第二十七卷號外中國文學研究）任二北先生更有一段很透徹的議論道：「按詞中大曲多者有二十餘遍，體段之長，超過曲中長套。乃在宋時為便於歌唱，對於此種冗長之大曲，久有摘遍之辦法，即就大曲之若干遍中，摘取其聲音美聽，且可單獨傳唱，起始無礙者，一遍作為慢曲，如泛清波，摘遍照州摘遍是也。」（散曲之研究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七號）因為有摘遍，所以大曲入破，可以轉而為活潑清新的最美麗的歌聲，所謂「散套」所

謂「小令」所謂「葉兒」固然是從宋朝的曲破變出來，就是那有白有唱的雜劇，也何嘗不是由於多遍相聯的大曲脫胎來呢？（三）宋人樂舞改爲雜劇者——唐宋樂舞多從西方邊地輸入，如最有名的霓裳羽衣舞曲，亦本爲西涼創作，相傳是用梵字寫成的（一見夢溪筆談卷五）又有杯枝舞如樂苑所說：「羽調有杯枝曲，商調有屈杯枝，此舞因曲爲名，用二女童帽施金鈴，拊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占。」這杯枝曲也是從西方來，至宋還很盛行。沈括夢溪筆談卷五云：「杯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杯枝舞，會客必舞杯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杯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萊公時杯枝妓，云當時杯枝尚有數十遍。」又鄒峯真隱漫錄所載杯枝舞，首吹杯枝令，次吹射雕遍，連歌頭，次吹朶肩遍，次吹蝴蝶遍，次吹畫眉遍，除杯枝令歌頭外，都是有聲無辭，可算很純粹的歌舞劇了。此外還有許多戲劇，如大面（又名代面）撥頭（又名針頭）踏

謠娘蘇中郎窟孺子參軍戲，和宋代的滑稽戲劇等，這些散見於舊唐書音樂志樂府雜錄教坊記和宋人筆記小說的，我們都認爲和元雜劇的運動是很有關係。如「參軍」即後世脚色中的「淨」和「丑」，踏謠娘中的「假婦人」即後世的旦脚，再看武林舊事卷二所載名隊，其中裝作種種人物，聯演了種種故事，都是後來劇名曲名的根由來歷，更是不消說了。但就中最重要而容易被人忽略過去的一點，是從樂舞變爲戲劇的初步，即由於歌者與舞者的合而爲一。按毛西河詞話卷二云：「古者歌舞不相合，歌者不舞，舞者不歌，即舞曲中詞，亦不必與舞者搬演照應。自唐人作杯枝詞蓮花鏡歌，則舞者所執與歌者所措辭，稍稍相應，然無事實也……至元人逞曲，則歌者舞者合爲一人，使勾欄舞者自司歌唱，而第設笙笛琵琶以和其曲，每入場以四折爲度，謂之雜劇。其有連數雜劇而通譜一事，或一劇，或二劇，或三四五劇，名爲院本。西廂者合五劇而譜一事者也。然其時司唱猶屬一人，仿連廂之法，不能遽變。往先

司馬從甯庶人處得連廂詞例，謂司唱一人，代勾欄舞者執唱，其曰代唱，即已逗勾欄舞者入白唱之意。但唱者祇二人，末泥主男唱，旦兒主女唱，他若雜色入場，第有白無唱，謂之賓白，賓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至元末清初，改北曲爲南曲，則雜色人皆唱，不分賓主矣。少時觀西廂記，見每一劇必有終絲娘煞尾一曲，於扮演人下場後復唱，且復念正名四句，此是誰唱誰念，至末劇扮演人唱清江引曲，齊下場後，復有隨煞一曲，正名四句，總目四句，俱不能解唱者，念者之人，及得連廂詞例，則司唱者在坐間不在場上，故雖變雜劇，猶存坐間代唱之意。此種侈蹤換跡，以漸轉變。——這一大段話，我以爲從戲劇發生史看，是很有大部分真理。宋人樂舞如洪适盤洲集卷七十八所載之勾降黃龍舞，勾南呂薄媚舞，都是拿旦搬演故事用的，除勾隊詞外，便都是有聲無詞，不過到了史浩的劍器舞（鄒峯真隱漫錄卷四十六）便歌者和舞者已很相接近罷了。

## 劍舞

劇

二舞者對廳立榻上，竹竿子勾傘畢，樂部吹劍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曉角，葵英巨闕。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階掀舞，終當有用時節，唱徹人盡說。實此剛不折，內使奸雄落膽，外須遣豺狼滅。樂部唱曲子作舞，劍器曲破一段，二人分立兩邊，別兩人漢裝者出，對坐桌上，設酒果，竹竿子念伏以斷蛇大澤，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蒼姬之正統。皇威既振，天命有歸，量勢雖盛於過，矇度德雖勝於隆。準鴻門設會，亞父輸謀，徒矜起舞之雄姿，厥有解紛之壯士。想當時之賈勇，激烈飛揚，宜後世之效顰，迴旋宛轉。雙鸞奏技，四座騰歡。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一人左立者上榻舞，有欲刺右漢裝者之勢。又一人舞進前，翼蔽之舞罷，兩舞者並退，漢裝者亦退。復有兩人唐裝出，對坐桌上，設筆硯紙，舞者一人換婦人裝，立榻上，竹竿子念：伏以雲髻聳蒼壁，霧縠罩香肌。袖翻紫電，以連軒；手握青蛇，而的磔。花影下游龍自躍，錦綉

上踏鳳來儀。軼態橫生，瑰姿謫起。傾此入神之技，誠爲駭目之觀。巴女心驚，燕姬色沮。豈唯張長史草書大進，抑亦杜工部麗句新成。稱妙一時，流芳萬古。宜呈雅態，以洽濃歡。樂部唱曲子，舞劍器曲破一段，作龍蛇蜿蜒曼行之勢。兩人唐製者起，二舞者一男一女對舞，結劍器曲破微，竹竿子念項伯有功扶帝業，大娘馳譽滿文場。合茲二妙甚奇特，欲使嘉賓醺一觴。霍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駢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含晴光。歌舞既終，相將好去念了。

### 二舞者出隊

但我們要問，歌者與舞者爲甚麼後來便合而爲一呢？我以為這是漸漸演變的結果。案東京夢華錄謂：「雜劇入場，一場兩段。」陳旸樂書卷一百八十五云：「優伶常舞大曲，惟一二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躡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騫鳥旋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鼙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勾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姿制

俯仰，姿態百出。」又歐陽修所謂：「入破舞腰紅亂旋。」可見從北宋來，入破以後已爲樂舞中最精彩的一段，和前一段的舞態段落，是截然不相同的。在這最美妙的一段，舞者在自己舞蹈之中，高興起來不要代唱，唱隻把曲子，這便是雜劇的起源。祝枝明猥談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闕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真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這是後來的話，似乎和北曲還沒有多大干涉，然在宣和間，既有雜劇發生，則這種雜劇很可能假定爲歌舞合一的雜劇的起源，而給元劇以重要的影響的。這就是劇曲起源又一個原因了。劇曲是備歌唱的，最初發生的是小令，其實就是那時民間所唱小調，大抵爲闌井後，賺人作來，單獨歌唱用的。元燕南芝菴論曲說：「……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又王驥德曲律卷三論：「渠所謂小令，蓋市井所唱小曲也。」這種小曲聲調尖新，一經文學的陶



劇

冶便是元時的小令了。小令有尾聲爲套數，曲律卷三論套數云：「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他的妙處是「字響調圓，有色有聲」，可以借歌唱是無疑了。套數再變方纔有董解元的弦索西廂，或西廂搗彈詞。這一部西廂，在明元時代還有人知道唱牠，錄鬼簿卷下云：「胡正臣杭州人，與志甫存甫及諸君交遊，董解元西廂記自吾皇德化至於後篇，悉能歌之。」又張元長筆談云：「董解元西廂記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拔絃，數十人合座，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無繼者。」趙長白云：「人自唱，非也。」（焦循劇說卷二引此。）曲話云：「董解元作西廂搗彈詞，曲中夾白，搗談念唱，統屬一人，然尚未以人扮演也。」可見絃索西廂的唱法，流傳也算很久。不過講到唱法，便有許多不同的見解，依我意思，即在當時，也是有兩種唱法。這兩種唱法是由於有兩種西廂本子的不同，施國祁禮耕堂叢說云：「此本無齣名關目，行間全載宮調，引子尾聲率填樂府方言，不采類書故實，曲多白少，不注工尺，是

流傳讀本。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可見西廂原有諸宮調本，院本兩種，院本就是行院之本，行院是金元時代的妓館，在那裏所演唱的本子，就叫做院本。所以顧曲雜言云：「金章宗時董解元西廂尚是院本模範，在元末已無人能按譜唱演，況后世乎？」可見院本是有齣名關目，是給院妓拿來按譜唱演的。和張元長所見盧氏唱法，當然是大不相同了。解元以後元人雜劇有五百六十六本，自從關漢卿一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王（實甫）出來，一時中原絃索，披靡天下。紫煖姝由筆云：「有白有唱者名雜劇，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這種區別，是很無謂的。一輟耕錄云：金有雜劇院本，諸宮調，雜劇院本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然而由此我們卻知道雜劇發生正當金院本漸不入歌的時候，不過講到雜劇的排場，雖然有白有唱，以較於後來演戲情形，仍不免呆板和幼稚。蟬廬曲談卷二論劇情與排場一條云：「元時演劇情形與今不同，唱者司唱，演者司演，司唱者與

司琵琶司笙司笛之人，並列於坐，而以末泥旦兒井雜色人等入勾欄搬演，隨唱詞作舉止。如唱參了菩薩則末泥祇揖，只將花笑撚，則旦兒撚花之類。是以北曲每折動輒一二十支，限於一人歌唱，而並不嫌其長，以今日搬演之法行之，則非節去數曲不可。又元人於劇情甚事宜，虛寫某節宜實演，亦每欠斟酌。即如北西廂之酬簡折，若依其曲文搬演之，幾與一幅橫陳無異。李日華南西廂之佳期折，即用其曲文，而張崔先下，紅娘在門外窺伺，將此等詞句出諸紅娘之口，便不覺其淫褻矣。總之曲文之朴茂本色，明人不如元人；國朝不逮明人，而排場之周匝，關目之細察，則後人實勝於前人。因爲元雜劇也不過代表一時代的音樂文學，所以到了明代便漸漸與音樂脫離關係，就只剩下二百五十種的雜劇了。這二百五十種當中，可以歌唱的還很少，我們看明何元朗曲論便知道了。如說：「鄭德輝雜劇，據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祭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

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傷梅香頭一折點絳脣尚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內人去陽臺，王祭樓登內塵滿征衣，人久不聞絃索中有此曲矣。」直到現在，這三本雜劇，仍保存在臧懋叔元曲選裏，但有誰知道唱牠呢？可見北劇之亡，實亡於明代時曲手裏，這就是所謂「南曲」了。曲論又說：「余家小齋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全元人雜劇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由他的話，雜劇的歌唱，豈不是幾乎成了絕學嗎？這時南曲盛行一時，倒是元人南戲，可歌唱的還多些。曲論說：「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豔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迢，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天路賒，南西廂內，團團皎皎，巴到西廂，說江樓路花底，黃鸝子，母冤家內，東野翠烟消，許妮子內，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人之

「**罕也**」因爲北曲不諧於南耳，所以東南文人，又稍稍復變新律，纔有所新「南曲」發生。南曲雖起始於荆（荆釵記）劉（白兔記）拜（拜月亭）殺（殺狗記），一實大備於明代，本來是「雜劇時代」一變而爲「傳奇時代」了。曲品一書（東海鬱藍生撰）分別雜劇傳奇最清楚。「雜劇北音，傳奇南調。雜劇折數惟四，唱止一人，傳奇折數必多，唱必勻派。雜劇但摭一事，顛末其境促，傳奇備述一人，始終其味長。無雜劇則孰開傳奇之門，非傳奇則未暢雜劇之趣也。傳奇既盛，雜劇寢衰，北里之管絃播而不遠，南方之鼓吹簇而彌喧。」又曲律卷四論南北曲云：「以聲而論，則關中康德涵所謂南詞，激越其變也；爲流麗，北曲主慷慨，其變也；爲朴實。惟朴實故聲有矩度而難借，惟流麗故唱得宛轉而易調。吳郡王元美謂南北二曲，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遜。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肌。北辭情少而聲情多，南聲情少而辭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

劇

歌，南宜獨奏。此氣粗，南氣易弱，此其大較。」原來自傳奇場登，音樂纔盡洗去北曲古魯兀刺的風氣，而爲委曲宛轉的傳奇。然明時雖有南曲，卻用絃索官腔，直到嘉隆間，崑山出了一個魏良輔，纔漸漸改換舊習，於是而南曲纔和北曲截然分開，北曲的絃索也變成了南曲的鼓板，這就是所謂「崑腔」了。當時南曲也有好幾個派別，據徐文長南詞敘錄，則有一「弋陽腔」，「餘姚腔」，「海鹽腔」等等，然就中只有「崑山腔」是最有影響的。他說：「惟崑山曲止行於吳中，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聽之最足蕩人……此即舊聲而加以泛豔者也。」這種泛豔的崑山腔出來，把弋陽餘姚海鹽都打倒了。當時即偶倡北曲一二調，也改爲崑曲的北曲。魏誠書集成曲譜序述崑曲的歷史很詳，他說：「嘉靖間崑山梁伯龍作浣紗記，太倉魏良輔爲之訂譜，創水磨調以傳之，即今之崑曲也。良輔並將舊有之傳奇雜劇，改正腔拍，變爲水磨調，於是崑曲盛行，北曲之音節遂以失傳，即南方梨園向習之弋陽海鹽餘姚諸腔，亦俱廢棄。溯

自有明嘉靖，以逮國朝道光，三百餘年間，南北歌場之壇坫者，厥惟崑曲。蓋崑曲雖創自明人，而其腔格猶有宋詞倚聲之遺意，況其曲文卻爲騷人墨客之名作，宜乎風行宇內，村謳俚唱，莫敢爭衡也。他卻不知崑曲在當時正是流傳在平民口上的歌辭，如浣紗記，就是好例。王元美詩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可見崑曲盛行的狀況了。崑曲既行，於是天下纔有清音，對於舊日北曲的南曲，不得不算一大進化了。到了清代，傳奇的作品，更比前代多了好些，如尤梅菴毛西河吳梅村袁于令孔尚任洪昉思李笠翁蔣荅生，他們的作品都是可以拿來演奏的。我們現在只要打開支豐宜的曲目表一看，便知清代的傳奇有五百五十餘本。雜劇還不在內，可見清代文學本應該把傳奇來代表時代了。我們不信，請讀「可憐一夜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一見李調元雨村曲話卷下」和「一曲方成傳樂府，十千隨到付纏頭」，「一見梁廷枏話卷三」之句，便知清代戲曲有怎樣的價值了。不但長生殿西

樓記和桃花扇如此，就是李笠翁的曲，也都可以排演。雨村曲話卷下云：「李漁音律獨擅，近時盛時，其笠翁十種曲世多演風箏誤，其奈何天曾見蘇人演之。」我可以大膽說一句話，傳奇在清道咸以前，實在是一種「音樂文學」，也就是「平民文學」。直到光宣之間，曲的唱法，纔漸漸無人知道。魏戩書記道：「乾嘉而後，攷據之學日進，作傳奇者日尠，然王夢樓鈕匪石猶以精於度曲聞。王仲瞿舒鐵雲尚有雜劇之作，道咸以降，文人絕口不談此事，崑曲遂日見陵替，重以洪揚之亂，東南糜爛，絃歌閒寂，京師梨園改習楚歌秦聲，以媚俗耳，於是崑曲益衰微矣。」於是崑曲也變成「貴族文學」也漸漸不可歌了。但崑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這也只有內行的知道。吳梅先生在詞餘講義裏歸源於「文人不善謳歌」，而胡適之先生在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篇，則以爲「傳奇的大病，在於太偏重樂曲，一方面，這話分別來看，很有趣，須知傳奇衰亡實由於度曲的方法漸漸失傳，「余意所在，不妨拗折天下

人學子」；「湯義仍的話」這纔是傳奇真正衰亡的原因。適之先生反對樂曲說：「中國戲劇一千年來，力求距離樂曲一方面的種種束縛，但守舊性太大，未能達到自由與自然的地位。」其實適之先生不知道文字是死的，只因樂曲能給文字以直觀的原質，所以文字活起來了。所以可被以管弦的文學，纔是真正自由與自然的文學。傳奇的最初作者，本都只是以本色見長，「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這可說就是傳奇的好處，也就是傳奇所以能代表時代的原因了。不錯！現在的傳奇，只可供上流人士的賞玩，但我們也該睜開眼睛看看，道咸以前崑曲在民間盛行的狀況；所以我始終承認傳奇體是明清時代的代表文學。他的樂曲在當時自有他的位置，用不着我們現在去攻擊他。但是適之先生既貫徹其「廢曲用白」的主張，就很大膽地說：「明代已有終曲無一曲的傳奇，如屠長卿的曇花夢，可見此時可以完全廢曲用白了。但後來不但不如此，並且白越減少，曲詞越增多，明朝以後，除了李漁，竟連會做好

劇

白的人却沒有了。所以在中國戲劇進化史上，樂曲一部分本可以漸漸廢去，但也依舊存留，遂為一種「遺形物」。（文存頁二四三）「今後之戲劇，或將全廢唱本而歸於說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趨於白話之例也。」（文存頁四六一）我以為「廢唱用白」實在是由文言變為白話詩文的一大關鍵！其實講起來，中國文學的好處，在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新聲，即一時代有一時代的「音樂文學」。似現在的白話詩，只有幾篇零碎重疊的作品，或是新興的小詩，不但不可歌唱，而且很多念不上口，這是文學革命過渡期應有的現象，不能諱言。然我們現在卻忍不住了，我們敢大膽宣布我們的主張，是「用現代的白話，建設比崑曲更進一層的『詩劇』，並且這種『詩劇』是可以歌唱的，並且平民都可以歌唱的。」至於前述戲曲的唱法，也有可考者。元燕南芝菴有「唱論」甚詳，我輟耕錄，今錄要如左：

歌之格調。

抑揚頓挫，頂疊操換，縈紆牽結，敦拖鳴咽。推

題九轉。搖欠過透。

歌之節奏

停聲待拍，偷吹，拽棒，字真，勾篤，依腔，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

起末過度，搵簪，撇落。

凡歌一句，句有聲韻

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

變聲，敦聲，杌聲，唯聲，困聲。

三過聲

偷氣，取氣，換氣，歇氣，就氣，有一口氣。

偷聲變件，此惟北曲有之

三臺破子，過子，擷落，寄催，全篇，尾聲，賺煞，隨煞，隔煞，揭煞，本調煞，三煞，十煞，拐子煞。

唱曲門戶

小唱，寸唱，慢唱，壇唱，步虛，道情，撒鍊，帶煩，瓢叫。

凡唱聲病

散散，焦焦，乾乾，痲痲，啞啞，啞啞，尖尖，低低，雌

雌，雄，短，短，懸，懸，濁，濁，起，起，格，格，囊，囊，搖頭，歪口，合眼，張口，撮唇，撇口，昂頭，咳嗽，添字。

涵虛子論唱云

凡人聲音不等

有川噪，有聲堂，皆合簫管；有唱得雄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拭的，失之也斜；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括的，失之本調；唱得輕巧的，失之閒賤。

又云凡歌節病

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府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着人，不徹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說，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拗學，劣調，落架，漏氣。

上面唱曲名言，都是就雜劇的唱法說的。至於傳奇，崑曲的唱法，散見魏良輔曲律，沈寵綏度曲須知，李笠翁曲話，徐大椿樂府傳聲等書，可自參攷。近人兼作詞製譜度之長聲者，有吳梅（瞿安）先生，用不着我們觀場矮人，再多說甚麼話了。戲曲的選集

和曲律一類的書如納書楹吟香堂綴白叢集成曲譜 雍熙樂府九宮大成譜等，都是專供作曲，成梨園家搬演用的。我們就這些曲譜，不但看出幾百年來劇場上所最流行的時劇是甚麼？我們還從音譜即絲板和工尺譜上，越發曉得歌唱戲曲的方法。不過這類學問，近來學者討論得已經很多，並且原書具在，要拿來作比較的研究，也很容易。我們現在且劈開一切不提，單從元劇的樂拍講起。元成輔之佩楚軒客談記，趙子昂說：「歌由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夫樂不同拍板，以鼓爲節。」戚云：「當改曰板，與鼓同節尤佳。觀此知元曲以八字爲一拍，板以鼓爲節。」（香研居詞麈卷三樂節一條）到了後來有傳腔遞板一法。王驥德曲律卷四論板眼云：「先輩有傳腔遞板之法，以數人暗中圍坐，將舊曲每人歌一句，即以板輪流遞按，合數人歌之如一聲，按之如一板，稍有緊緩腔先後板之誤，輒記字以罰。如此庶不致腔調參差，即古所謂累累如貫珠者，今至弋陽太平之克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

劇

厄也。」現在我們試就各曲譜來看，也有許多點板的，但同一曲詞，而各家所點的板，使各各不同。如集成曲譜（玉集卷一頁十五）所舉繁閣折北出隊子的末句，有四種宮譜，大不相同。茲列舉如左：

（大成宮譜）

既不沙 兒得那 一斛珍珠 去 慰寂寥

（納書楹譜）

既不沙 兒得那 一斛珍珠 去 慰寂寥

（吟香室譜）

既不沙 兒得那 一斛珍珠 去 慰寂寥

（通行俗譜）

既不沙 兒得那 一斛珍珠 去 慰寂寥

舉這一例，可見曲譜即在現在，已經是大同小異了。如葉氏納書楹馮氏吟香堂，雖都是曲譜善本，然不載賓白，不點小眼，當時已不易通行。集成曲譜雖小眼賓白一一詳載，錘段笛色無不注明，但在最遠的將來，歌曲的方法完全失傳，安知不像樂府渾成一

樣，也有失去的日子呢？<sup>？</sup>嶺廬曲談卷三論宮譜一段最好，他說：「一曲譜之作，由來已久，而宮譜之刊行，則始於康熙之際。南詞定律，成於康熙末年，九宮大成納書楹吟香堂皆成於乾隆年間，前此未之見也。所以然者，古時崑曲盛行，士大夫多明音律，而梨園中人亦能通曉文義，與文人相接近，其於製譜一事，士人正其音律，樂工協其宮商，二者交資，初不視為難事。是以新詞甫就，祇須點明板式，即可被之管絃，幾不必有宮譜。自崑曲衰微，作傳奇者不能自歌，遂多不合律之套數，而梨園子弟識字者日少，其於四聲陰陽之別，更無從知，於是非有宮譜不能歌唱矣。其武斷從事者，往往張冠李戴，以致音乖字別，如陳原甫紅樓夢傳奇凡例云：此皆用四夢聲調，有納書楹可查對，引子以下大約相仿云云。幾似曲牌相似，即可用同種之宮譜。又同治末年，俞曲園先生自撰新曲，規仿彈詞，令伶人阿掌強以彈詞之宮譜歌之。光緒壬寅六月，萬壽聖節，張文襄在鄂宴外賓，盛張古樂，有彈琴崑曲等項，其崑曲曲詞，文襄自撰，而令度

曲者，強以舊譜之工尺唱之。凡此皆文人不諳音律，好為武斷，歌者不明律之原，無從糾正，以致貽此笑柄。總之，曲譜一事，在崑曲盛行可不必有，崑曲衰時，卻賴以保存音節，啓導後學，萬不可廢也。因此我們為保存曲譜起見，於雜劇南北曲等譜式，應各錄一齣，不過現存的集成曲譜已經搜羅得很多，所以就也表過不錄了。<sup>22207</sup>

【岑文本】景仁，隋—五九五至六四五鄧州棘陽人。卒年五十一。十四歲時，父之象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命作蓮花賦，合臺稱賞。父冤遂直。性沈敏，善文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累遷中書舍人，詔告皆所草定。敏速過人，遷侍郎。封江陵縣子。踰年為中書令。從伐遼東，至幽州病卒。諡憲。文本著有文集六十卷。一兩唐書志。

【岑參】唐—七六零頃南陽人。文本之後。少孤貧，篤學。登天寶三年進士第。由率府參軍，累官右補闕。論斥權佞，改起居郎。尋出為虢州長史，復入為太子中允。代宗總戎陝，服委以書奏之任。由庫部郎出為



嘉州刺史。杜鴻漸鎮西川，表爲從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領幕職使。辭罷，有別業在杜陵山中，遂終於蜀。參累佐戎幕，往來駿馬烽塵間十餘載，極征行別離之情，城障塞堡，無不經行，又博覽史籍，工綴文，屬詞清尚，用心良苦，故詩調特高，有詩集十卷。（全唐詩作八卷。此從新唐書志及唐才子傳。）

【岑參詩】岑參的生活，差不多半生都是在烽塵馬足之間，飽嘗征夫役戍之苦的；當他從侍代宗總戎陝服的時候，對於北方的邊塞生活，尤其身嘗親受。如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胡茄歌送顏真卿赴河隴，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輪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衛節度赤驃馬歌，玉門關蓋將軍歌……等都是歌唱北方風物，從軍邊塞之苦的。就中猶以白雪歌，天山雪歌，火山雲歌等作最爲傑出。與這首同類的有天山雪歌，因爲兩歌同是描寫北方雪景的，所以在造句上便很難有不同的描寫。如白雪歌說「北風捲地百草折，」天山歌便說「北風夜捲赤亭口。」白雪歌說「

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黯淡萬里凝。」天山歌便說「曉靄寒氛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白雪歌說「……孤裘不暖錦衾薄，將軍弓角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天山歌便說「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像這些相似之處，也許就是岑參的才竭了罷。一詩鏡總論說岑參好爲巧句，真不足而以巧濟之，以此知其深淺矣。故曰「大巧若拙。」不過岑參到也是慣于愛弄這種把戲的，如韋員外宅花樹歌有「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落花君莫掃」而蜀葵花歌又有此二句一字不易的兩句詩，他偏要兩處應用，可見這情形于他是「滿不在乎」的了。又如火山雲歌送別詩，也是描寫得非常顯赫的，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平明乍逐胡風斷，簿暮潭隨塞雨回，繚繞斜谷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迢迢征路火山東，山上孤雲隨馬去。（火山雲歌送別）以李太白之豪壯，也不過只寫得「欲渡黃河水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行路難）」的狀況，以王摩詰之神韻，

也不過只寫得「赤日滿天地，火雲成山獄。草木盡焦卷，川澤皆竭渴」（苦熱）的風物。那裏能像岑參這樣的歌詩，開拓出許多奇怪的境界呢？真是讀則「萬翼怒號」，「虎虎氣生」，不特有甚于北齊時代的敕勒歌，而且亦確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了。岑參用這種北地的風物，邊塞的狀況，來作爲詩的題材，于是他在詩壇上，便開闢出了一條新路。這條新路，是爲從前的詩人們所未嘗走過的。岑參詩辭意清切，挺拔孤秀，悲壯豪慨，新奇挺拔。前人比之吳均何遜，止有過之無不及者。如「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裘。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草遙旅滅。蒸沙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陰火潛燒天地鑪，何事偏烘西一隅……」（熱海行）「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赤焰燒虜雲，炎氛蒸塞空。不知陰陽炭，何獨然此中？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經火山）「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綠萼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

……」（擾鉢羅花歌）「……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巍。九月尚流汗，炎風吹沙埃。何事陰陽工不遣雨雪來……」（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皆常多出佳境，爲人所不能及。彥周詩話也說「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常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記也」。岑參詩句之新，不特記邊塞異域爲然，即如歌詠內地風物，也較其它詩人有不同的筆力。如「峨眉煙翠新，昨夜秋雨洗，分明峯頭樹，倒插秋江底……」（峨眉東，腳臨江聽猿，懷二室舊廬）「……平旦發犍爲，逍遙信回風。七月江水大，滄波漲江空。後有峨眉僧，桶經在舟中。夜泊防虎豹，朝行逼魚龍。一道鳴迅湍，兩邊走連峯……」（東歸發犍爲，玉泥溪舟中作）「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間。殺人無昏曉，屍積填江灣。餓虎銜髑髏，飢鳥啄心肝。腥裊灘草死，血流江水殷。夜雨風蕭蕭，鬼哭連楚山，三江行人絕，萬里無征船……」（阻戎瀘間羣盜）各詩的辭意，都是別開



樂園，中和園，三慶園，同樂軒等處，與三徽班同，不過徽班別在廣和樓，廣德樓，椰子別在天樂園，裕樂園出演。椰子中的人才，以元元紅，遠子紅，楊麻子，諸老生，金相玉，油糕旦，諸正旦，想九霄十三旦，諸貼旦爲著。小生還有個胖小生的。椰子的聲音似乎更不合於南耳的。附在此處，我再說一說。昆班的窮途。昆班在北方，因洪楊之亂而凋替，在蘇州的光緒初年，有高天小班，還有追步雋秀班之概，後來有聚福班，聚福班有兩部，一是在城中不動的「坐城班」，一是在外跑的「江湖班」。光緒末，聚福班又瓦解，結果併在江湖班內。到民國十年前後，穆藕初等辦了昆曲傳習所，只辦了傳習兩班，習字輩還沒學得成，現在的新樂府，仙霓社，都是傳字輩的人。除了治曲的人，對於昆班是很少有趣味的，此所以清唱不發達。而昆戲終於一蹶不振。代替昆戲的亂彈，其曲本是無足掛齒的。此下我將談一談這花部的曲本。在花部諸腔全本劇可能考出的，有下列的十七種：（據燕蘭小譜，綴白裘，花部叢譚和劇說）

蜈蚣嶺 清泥河 清風亭 三英記 三荆記  
 王大娘補缸 鐵坵墳 龍鳳閣 兩狼山 賽琵琶  
 義兒恩 雙富貴 桃花女 周公闢法 沈香太子 劈山救母 五雷陣  
 通行的散韻，不能成本完備的，有下列的九十五種：  
 一據綴白裘，燕蘭小譜，聽春新詠）  
 買胭脂 落店 偷鷄 花鼓 逢嘆 問路 雪擁 點化 陰送 搬場 拐妻 探親 相罵  
 堆仙 上街 連廂 殺貨 打店 借妻 回門  
 月城 堂斷 猩猩 看燈 鬧燈 搶甥 瞎混 趕子 請師斬妖 鬧店 奪林 繳令 遣將 下山 插檯 大戰 回山 戲風 私行  
 算命 別妻 斬貂 上墳 除盜 借靴 擡馬 磨房 串戲 打麵缸 宿關 逃關 二關  
 番釐 敗虜 屈辱 計陷 血疏 亂箭 哭夫 顯靈 烤火 賣俸錢 吃醋打鬥 鎖雲囊  
 龍蛇鎮 小寡婦上墳 浪子踢球 背娃子 打竈王 思春 潘金蓮葡萄架 吉星臺 百花公

主 樊梨花送枕 如意鉤 訂婚 倒聽 滾樓  
 賜環 梅降雪 富春樓 吞丹 戲叔 裁衣  
 刺頭 贈錫 檀香墜 香山 綵帶 登樓  
 賣藝 溫涼盞 無底洞 殺四門 慶頂珠

這是嘉慶以後的花部劇。全本中淤泥河敘羅成叫關的事。清風亭，又名天雷報。兩狼山是演楊業的事，就是李陵碑。散齣中戲鳳，又名梅龍鎮，花鼓又名打花鼓，借妻是張古董借妻，請師斬妖又名青石山，磨房串戲今題十八扯，還有彩樓配，三擊掌，探寒窰，趕三關，武家坡，迎龍閣，小上墳等等。都至今還存在皮黃戲中。尤其是慶頂珠，一名打漁殺家的，歐陽予倩很稱贊這齣戲的，他道：「二黃戲在編劇藝術上有價值的也不少，待我舉幾齣出來說說，例如慶頂珠，編得何等緊湊，桂英上唱的：「太湖石邊把網撒，江水照得兩眼花，青山綠水難描畫，那一個漁人常在家。」寫景寫情都好，蕭恩接唱：「父女打漁在江下，貧窮那怕人笑俗，桂英兒掌穩舵，父把網撒，無奈我年邁蒼蒼氣力不加。」桂英說：「爹爹年邁，河下

生意不作也罷。」蕭恩說：「本當不作河下生理，只是我囊中……唉！」說到此處，桂英長嘆拭淚，蕭恩說：「傻孩子，不必如此，將船搖到柳陰之下，為父要涼爽涼爽。」於是他們將船搖了過去。蕭恩又說：「兒啊，將今晨打的兩尾鮮魚燒熟，為父要吃酒。」這父女二人的身世於此可見。他們失望的悲哀，在末後幾句話，完全表現出來了。一會兒李俊倪榮來訪，蕭恩倪榮要試試蕭恩的氣力，被蕭恩一手架住，這下就可以知道蕭恩是個精藝的漢子。他們坐下喝酒，丁家催漁稅來了，蕭恩只得說魚不上網的話去敷衍他，卻惹惱了那兩位朋友，將那人叫回來，說了幾句硬話，在問他：「有無旨意公文……」簡單幾句話裏，我們便早知道是一種鄉紳專橫的事。而在催稅之先，來一人偷看桂英，露輕薄之意，及蕭恩問他：「作甚麼？」他只好推說問路，問他問的是那裏，他便推說是問丁府。這種烘托與介紹的筆法，實在有力量，倪李二人與蕭恩的對話也很好，他們問蕭恩為何那等軟弱，蕭答：「他們的人多。」倪李說：「

我們的人也不少。」蕭說：「他們的勢力大。」倪李說：「欺壓俺兄弟不成。」蕭說：「這就難講話了。」這種地方，可以看得出蕭恩是一個老於江湖閱歷深沉的人，不免有點暮氣了。李倪二人去後，桂英問：「二位叔父是誰？」蕭恩唱幾句，追敘二人的身世，很爲自然。這齣戲第一場丁郎兒到河下催漁稅，是表明紳衿丁府結託知縣魚肉鄉民的暴行，這對於蕭恩，是一次催逼。教師爺到蕭恩家裏去，是第二次的催逼。在這時候，寫教師爺怕蕭恩，可見蕭恩雖然流落江湖，人家不敢把他當作普通的漁夫看待。蕭恩在頭場的態度，只想是打魚養家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了丁家派出教師欺負到他頭上來了，他也不能不施展些手段，爲正當的防衛，便把他久經沉寂的英雄氣概，復活起來。蕭恩即梁山阮小七，見續水滸，他說：「……江湖上叫蕭恩不才是我，大戰場小戰場見過了許多，我好比出山虎獨自一個，那怕你看家犬一羣一窩；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他說着打着，那教師只好望風而逃，卻是

蕭恩雖然打個把教師爺不算數，他如何能夠敵得上丁府的勢力？他只想到縣衙搶一個原告，他明知法律不能夠保障平民，也不過希冀縣官在公事上，不敢公然舞法，那他闖得禍也就可以暫時了結。誰知又經一次壓迫，那縣官不由分說的，打他四十大板，趕出衙門，還要叫他當夜到了丁府去謝罪。慢說他是個昂藏的男子，不肯這樣受屈，萬一他順從了，試問以後的日子還怎樣過，所以逼得他無路可走，勢必出於殺人。他與桂英父女的愛情，從桂英倒茶起，到同去報仇止，寫得十分充足。他父女有如此的深情，所以從來都是隱忍，直到捱了板子，他覺悟到生活不自由，縱然是父女安居，還有甚麼生趣，只得狠心，父女二人，同去冒那危險，不自由，毋甯死這齣戲，我當他是弱者的呼聲的。這齣戲從打魚到殺家，止是完完全全一齣好戲。人家問我打魚殺家的整本，是怎麼樣？我必然說，這就是整本，若必如秦腔班裏演到桂英投河遇救種種，那就索然無味了。一段從歐陽予倩論慶頂珠這一段文章中，我們就知皮

黃的結構是比較起初期的秦腔來。已有相當的進步。實際上皮黃戲有很多劇情，是用的崑腔。如六月雪。香者諸金雀記。大劈棺。本蝴蝶夢。喬醋也。出自金雀記。白蛇傳。本諸雷峯塔。擊鼓罵曹。出四聲猿。紅梅閣。出紅梅記。烏龍院。出自水滸記。別母亂箭。出表忠記。馬前潑水。出自爛柯山。景陽岡。戲叔。出義俠記。拾黃金。出三元記。這皆顯明的例子。最近梅蘭芳程硯秋諸人新排的戲，有時連文句，都取自崑腔。而加以改動的。像梁巨川三麻子。夏月珊。夏月潤諸伶，有時自己也作劇。汪笑儂更是著名的一個。黨人碑。馬前潑水。受禪臺。哭祖廟。馬嵬坡。相傳就出他的手筆。不過最重要的皮黃戲作家，要數余治。清木正兒。君說他是光緒初年的人，因為他所作庶幾堂今樂是光緒六年刊本。但據俞樾的序，是同治十二年他的自序，作於咸豐十年，他總算咸同間人。前此在道光二十年，有觀劇道人，根據二黃調，作極樂世界傳奇，這是並沒有甚麼力量的一部曲本。皮黃的名作，當然仍以余治為最重要的。據原書鄭官應跋，知治字蓮村，金

蓮人。他作曲本，頗有用意的。鄭跋云：「金匱余蓮村先生，敦行善事，垂五十年。大江南北，無賢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其徒數十人，承其師說，凡濟物利人之事，靡弗為。而先生晚年，獨取近世足為勸戒事，演為雜劇，牧童豎子無告者，令梨園老優，教以歌紙，而白為之行列節奏，攜以出游，資用屢困，謗譏屢作。先生力經營之，不少衰，至病作，不能自強，乃散諸僮，各為之所，而以所演雜劇編訂付梓，將俟有力者，終成其事，工未竟，而先生歸道山，故世未盡見也。余求之有年，光緒己卯，望炊樓主人，為輟轉搜，得先刻小板九種，近刻六種，草稿十餘種，參互釐定，得二十八種，畫付梓人。凡孝弟節義，可戒可勸之事，約略備具，刻成，將約同志，贖呈當路，頒諸梨園，今日演一，二折，而嚴禁嫖娼諸戲，猶先生志也。先生嘗謂：人紀之壞，亂獄之豐，其始無不起於耳目濡染之微。自懸象讀法，教化不行，常人耳目所傾注，而易於感動者，惟觀劇時，尚有其機，其聲容情事，入於人心，而不能忘，而不識字，愚無知人，其感尤至。通都大邑，鞠部感鳴，男女

雜選，每為靡聲妖態，以供蕩浪；鄉村賽社，尤而效之，則淫僻之罪，寔不可制。以其習於惡而惡之易，則知習於善而善之為難也。君子於此，宜為之防而導於正，不當相與縱任，如見溺而不為援，見焚而不之撲滅也。嗟乎！以先生閱世之深，用心之切，而窮老盡氣，所自任者，惟是之為亟，則非闊疏迂淺而無效，可知也。苟推行而無廢，使世人聞見所及，油然而興，悚然以戒，罪罟消於無形，善良薰而成俗，斯豈惟先生之幸，抑亦凡有耳目者所共幸者矣。先生歿之日，出所著祛邪崇正條議教化兩大敵論，貽廉訪使應公寶時謂：「淫書宜燬，淫戲宜禁。」又嘗自撰楹帖云：「自晉頭銜木鐸，老人村學究，羣誇手段，淫書劈板，戲翻腔。」其惓惓如此。云云。這樣一位道學先生，其作品之流為教訓主義的曲本，自無可疑。現在就其集中所得有後勸農、活佛圖、同胞業、義民記、海烈婦記、岳侯訓子、英雄譜、風流鑑、延壽錄、育怪圖、屠牛報、老年福、文星現、掃螺記、前出劫圖、後出劫圖、公平判、陰陽獄、珠砂痣、同科報、福善圖、酒樓記、綠林鐸、劫海圖、

燒香案、回頭峯、義犬記、推磨記、二十七個題目。其中如珠砂痣，到現在還流行着的。庶幾堂今樂之外，就要數到李世忠所編的梨園集成十八卷，收皮黃戲四十六種，其中魚藏劍、取南郡、罵曹、探母、走雪等，也是至今還流行的戲文。王大錯的戲考和坊間的戲學彙考，是載有不少的皮黃戲本，皮黃的曲本，大略已備於此了。

【亂紛紛落紅滿徑】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棠續譜木刻本。

【亂世忠臣】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亂點鴛鴦】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亂點鴛鴦譜】上海流行俗曲。槐蔭山房石印本。

【任府集】清王建衡撰。

【任詢】君謨，號南麓，貴子，金一一七五頃，易州軍市人，生於虔州，卒年七十，為人慷慨多大節。書為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人說他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然王庭筠獨稱其才具。一一五七年登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致仕，優游

年登進士第。歷益都都勾判官，北京鹽使，致仕，優游



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

【任玉危】清荆溪女子。有撥香齋集。見任安上海堂隨筆宜興志。

【任元祥】<sup>10,2</sup>王谷清——一六六一頃江蘇宜興人。明末諸生。性孝友。持身嚴肅。言動不苟。與陳維祚。侯方域。相友善。嘗遇魏禧於毗陵。元祥貌朴魯。對人訥訥。禧意輕之。及見其文。大為驚歎。元祥工詩。又善古文。解。著有鳴鶴堂詩集十一卷。文集十卷。(並清史列傳) 歿後。貧不能付梓。妻黃。蠶績刺繡十餘年。傾其貲。為刻詩十餘卷。時稱賢婦。

【任珪】<sup>1,4</sup>五顛頭。見寶文堂目錄。疑即古今小說卷三十八之任孝子烈性為神。

【任環】<sup>1,6</sup>應乾。號復菴。明——約一五一七至一五六一。間長治人。卒年四十一。五四四年進士。歷知廣平。沙河。滑縣三縣。遷蘇州府同知。以禦倭功。擢按察使。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道。任至山東。右參政。環為文高簡。有法度。著有山海漫談三卷。  
【任千四顛頭】<sup>2,0</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任

【任崧珠】<sup>10,2</sup>端卿。清女子。有瑤清仙館遺詩。見然脂餘韻。

【任翻】<sup>2,7</sup>唐末人。有集一卷。全唐詩錄存詩十八首。

【任兆麟】<sup>3,2</sup>原名廷麟。字文田。一字心齋。清——一七八一頃江蘇震澤人。諸生。一七九六年舉孝廉方正。兆麟幼承家學。博聞敦行。工詩古文。為王鳴盛。錢大昕所重。著有竹居集十三卷。述記四卷。毛詩通說二十卷。春秋本義十二卷……等十餘種。(均清史列傳)

【任濤】<sup>3,4</sup>唐——八八零頃筠州人。早擅章句之名。乾符中。(八七七年前後) 應數舉。每敗。垂成。常侍李隱。廉察江西。素聞濤名。取其詩讀之。至「露搏沙鶴起。人臥釣船流」句。大加賞歎。道「任濤奇才也。何故不成名。會當荐之。」特與免鄉里雜役。且令邑宰加以優禮。時鄉俗。噴有煩言。濤乃判曰「江西現內。凡為詩得及濤者。即免役。」未幾。濤即去世。濤與鄴谷。喻坦之等稱「芳林十哲」。有詩集。(唐才子傳)

【任湘芝】清宜興女子。有松筠閣詩，隻鸞詞，見宜興縣志。

【任瀚】<sup>38</sup>少海明。一五四四頃南充人。卒年九十。三一五二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未上。授吏部主事。屢遷。考功郎中。嘉靖十八年，累至翰林院檢討。引疾請歸，不報。復引還。為周來所劾，勒為民。遇赦復官。致仕。終世宗朝，不復用。神宗立，四川巡撫劉思潔曾省吾。先后疏荐，亦僅優旨報聞而已。瀚少懷用世，專力百家二氏之書，晚又潛心于易，文亦高簡，為嘉靖八才子之一。

【任大椿】<sup>400</sup>幼植，又字子田。清一七三八至一七八九江蘇興化人。任陳晉之孫。卒年五十二。少工文詞。家貧，一七六九年進士。嘗充四庫館纂修。累官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大椿詩尚清遠，為王鳴盛所稱。有集六卷。及小學鈞沈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弁服釋例八卷，字林考逸八卷，列子釋文考異一卷……等。均清史列傳。

【任士林】<sup>401</sup>叔實，號松鄉。宋一一二五三至一三零

九奉化（一作四明）人。卒年五十七。嘗講道會稽。授徒錢塘。至大初（一三零八年）以郝天挺薦，授安定書院山長。士林著有松鄉文集十卷，一四庫總目。又有中庸論語指要，並傳於世。趙文敏公曰：叔實之文，沈厚正大，不作瘦語。棘人喉舌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明祭酒胡儼曰：其文篤實而宏博，深厚而舒齊，鏘然而金石奏，燦然而琅玕呈，蓋卓乎有道之言也。

【任希古】<sup>402</sup>（全唐詩云：一作知古，一作奉古）字

敬臣。新唐書本傳作任敬臣。字希古。此從全唐詩。一唐一六五零頃隸州人。五歲喪母，刻志從學。年十六，刺史崔樞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遜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喪服終，遷秘書郎。虞世南甚器其人，召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閣祭酒，許王文學。後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希古著有文集十卷（舊唐書志作五卷，此從新唐書志）。

【任夢檀】<sup>4430</sup>清嘉興女子，有碎錦集，見遠香詩話履園叢話（二六）。

【任蘭村】<sup>4.1.2.2</sup>香谷，一字隨齋，清一六七七至一七

四六江南溧陽人。卒年七十一。一七一三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雍正間，累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宣諭安南。乾隆間，授禮部書尚。以老致仕，卒於家。蘭枝

少喜為詩，工古文辭，有南樓詩文集。

【任孝恭】<sup>4.4.1</sup>孝恭，梁一？至五四八臨淮臨淮人。幼

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宅，與武帝有舊。

武帝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太清中，侯景寇逼，為賦所害。孝恭作有文集十卷（隋書志及唐書兩志）。

【任華】<sup>4.4.5</sup>唐李陞同時人。初為桂州刺史參佐，嘗與

庚中丞書云：華本野人，常思漁釣，尋當杖策歸乎？舊山非有機心，致斯扣擊，其亦狂狷之流歟。全唐詩錄

存詩三首。

【任蕃】<sup>4.4.8</sup>（或作翻）唐一八四四頃江東人。全唐

詩云：唐末人，此從唐才子傳一舉進士不第，常遊會稽茗雲間。為詩重聲調，且不厭改。嘗題詩天台中子

峯寺壁，有「前峯月照一江水」之句。既去，已行百餘

任

里，忽欲改作「半江水」，回至題詩處，他人已為改之矣。後有人題其后云：「任蕃題后無人繼，寂寞空山二百年。」才名可見。蕃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任其昌】<sup>4.4.8</sup>清一八三一至一九零零甘肅秦州

人。卒年七十一。一八六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同治十

二年，以母老乞養歸，閉門教授。主天水、隴南各書院，垂三十年。性至孝，見義勇為。光緒十七年，以總督楊

昌濬疏薦，詔加員外郎銜。後因聞拳匪倡亂，悲憤疾

作卒。其昌天姿高邁，博聞強識，覃精三禮之學，尤長於考訂史事，所為古文，風力雅近宋人。晚年肆力於

詩，宗法少陵，著有敦素堂詩文集、秦川志、蒲城縣志及史臆（均清史列傳）其輯纂未成者，有史評、八代文鈔、三典會通等。

【任觀瀛】<sup>4.4.6</sup>子登（或作紫登）清一六九四頃蕭

縣人。一六七九年進士。歷長興知縣。官至陝西潼商道。觀瀛著有夢鼎堂文集四卷，若溪集一卷。

【任貴五】<sup>5</sup>穎頭，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任昉】<sup>600</sup>彥昇，小字阿堆，宋—四六零至五零八樂安博昌人。卒年四十九。其母夢彩旗四角，墜一角入懷，有娠而生。身長七尺五寸，幼好學，早知名。年十六，爲宋丹陽尹主簿，後爲太常博士，旋爲尚書殿中郎，轉竟陵王子良記室。後遷中書侍郎。初梁武帝與他同在竟陵王西邸，謂他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他亦戲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武帝喜騎馬。及武帝踐祚，累以他爲記室，拜黃門侍郎，吏部郎中。武帝受禪文詔，多出他手。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還爲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他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出爲甯朔將軍，新安太守，卒於兵。百姓痛之，立祠致祭。謚曰敬子。他好交遊，獎進士友，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一樣。及卒，陳郡殷芸與彭城列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平生不治生產，乃至無居宅。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他

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他家取之。家人常至無衣食，當在義興時，兒妻食麥而已。友人到溉，溉弟洽從他共爲山澤。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沈約遣裙衫迎之。性至孝，母卒，常廬於墓側，哭泣，地草爲不生。昉所著詩文，共數十萬言，爲卷三十有四（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又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七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均梁書本傳）文章緣起一卷，文章緣起，考秦漢以來各種文體的起源，共八十四題，爲文學史的一種，此書有明人陳懋仁註，清人方熊補註本。

【任昱】<sup>601</sup>則明，元—一三三一頃，四明人。少年時好狎邪遊，所作小樂章（指散曲）流布妓院。晚年銳志讀書，爲詩頗工，嘗和楊維禎西湖竹枝詞。昱所作散曲，今存小令五十餘支，套數一首，散見各選本中，以樂府羣玉所收爲最多。

【任昱散曲】他少年時的浪漫生活很像柳永「狎遊平康，以小樂章流布裙釵。」晚年乃銳志讀書。

亦工七字詩。與張小山曾明善同時。樂府羣玉明善的散曲中有春春來和則明韻三首。可知他們的年輩是差不多的。他的散曲現存小令五十餘首。套數一首。一枝花。見太平樂府。少年時作風以「華美」勝。因他這時正過着一種「倚紅偎翠，淺斟低唱」的浪漫生活。但他到了晚年，生活便變為恬淡了，作風也迥異於少年時代了。「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所以在則明少年浪漫生活的曲子其作風多華美豔麗，晚年退居後，所過「野鶴閒雲」般的生

活，則其作風一轉而為「清疏」。

【任辰旦】<sup>71</sup>千之，號特卷明。一六二三至一六九

二浙江蕭山人。卒年七十。幼奇慧，與毛奇齡同學。一六六七年進士。授上海縣知縣，有治績。奇齡嘗作上海集，謀記以紀其績。因良吏薦，入為工科給事中，切陳時政。官至大理寺丞，丁憂歸。辰旦善詩文，但不多作，偶為之，窮極工麗，輒棄去。著有介和堂詩文集二卷，言近錄一卷。（清史列傳）

【任氏】<sup>72</sup>唐蜀尚書候繼圖妻。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

【任陳晉】<sup>75</sup>似武，號后山，亦稱以齋清。一七三六頃，江蘇興化人。一七三九年進士。官徽州府教授。陳晉工詩文，有燕喜堂文集。后山詩集及易象大意存解一卷。（清史列傳）

【任曾貽】<sup>8</sup>淡存，清一七六六頃，荆溪人。諸生。工詞，獨抒性靈，能得宋人神髓，著有於秋閣詞一卷。

【崔廓】<sup>22214</sup>士玄，梁至隋。五三一左右至六一零左

右博陵安平人。卒年八十。少孤貧而母賤，因是不為邦族所齒。長為里佐，屢遭屈辱。於是感憤，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送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後終於家。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

【崔應階】<sup>0,2,3</sup>拙圃，清一七六六頃，江夏人。工曲。著

有烟華債及情中幻雜劇各一本。（曲錄）

【崔府君斷冤家債主】<sup>0,2,4</sup>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元

曲選題元無名氏撰，今從也是園書目，定為廷玉撰。

有元曲選本，元人雜劇選本。敘張友善好佛善施，儉衣約食，積存五錠銀，為窮漢趙廷玉所竊。時又五台山僧人寄置所募化之功果銀十錠於趙家。及僧返，值友善外出，其妻混賴不認。後趙與僧人皆投生為其子。良子勤苦不息，不數年竟成大業。次子則恣意揮霍，視財如糞土。既而二子及其妻皆相繼死去，友善悲感至極，往詢其友崔子玉，崔為司管陰陽之官，告以其故，張始感悟。

【崔斌】仲文，元一二四五至一二八零弘州馬邑人。卒年五十六。為人魁岸雄偉，達於政術。中統初，以安童薦，除左右司郎中。時世祖銳意圖治，羣言不決，每決於斌。歷行中書省左丞，極論阿合馬姦蠹，帝乃黜其親黨，海內稱快。阿合馬誣搆以罪，遂遇害。后追封鄭國公，諡忠肅。斌詩文無專集，所見不多。庶齋老學叢談錄其詩若干首，詩風一如其人。

【崔護】殷功，唐八零四頃博陵人。屢試不第。嘗於清明獨遊都城南，得村居，叩門求飲，有女子啓關以盃水至。及來歲清明再往，門庭如故，而戶扃鎖。因

題「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東風。」一詩於左扉。後數日復往，有老父出曰：「吾女讀左扉詩，因病而此。」護請入臨，見其女在牀，哭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復活。老父以女妻之。七九六年登進士第，終嶺南節度使。

【崔護】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崔護六么】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崔護謁漿】一本元白朴撰雜劇。

【崔護謁漿】一本元尚仲賢撰雜劇。

【崔護道遙集】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崔郊】唐八二五頃人。元和間為秀才，嘗寓居漢上，苦讀而家貧。其姑有婢，端麗擅音技，郊愛之，因與之通。一唐詩紀事以婢為郊自有，與此不同。此從英雄傳及雲溪友議。姑亦貧，鬻婢於連帥于頔，得錢四十萬，頗見寵愛。郊思戀無已，嘗徘徊府署，冀得一見。其婢果因寒食外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漣泣，誓若山河。郊贈詩而別，有嫉郊之人，寫其詩於于頔座右。頔見詩，即命召郊。左右莫測其意，郊亦恐悔，無

虞潛適。及見，握郊手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耶？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令婢同歸，並贈以妝奩。

【崔敦詩】<sup>08</sup>大雅，宋——一三九至一一八二本河北人，南渡後居溧陽，崔敦禮之弟。卒年四十四。與兄敦詩同登紹興末進士。官至中書舍人，侍講直學士。院。敦詩著作頗多，有玉堂類稿二十卷，西垣類稿二卷。

【崔敦禮】<sup>3</sup>宋——一七八頃河北人。南渡後，與弟敦詩同登紹興進士。愛溧陽山水，買田築室以居。仕至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禮著有文集二十卷，（國史經籍志）<sup>101</sup>芻言三卷。

【崔玉蕭擔水澆花】<sup>101</sup>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崔元翰】<sup>102</sup>名鵬，以字行，唐博陵人。擢進士第一。官禮部員外知制誥。終比部郎中。集三十卷。全唐詩錄存詩七首。

【崔珏】<sup>1</sup>夢之，唐——八五九頃人。里居不詳，嘗寓荊州，工詩，與李商隱友善，商隱死，作詩哭之，有「烏啼

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鳳不來」之句，悲酸觸鼻。八五三年左右登進士第，由幕府拜祕書郎，為淇縣令，有惠政。官至侍御。珏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瑗】<sup>121</sup>子玉，漢——七七至一四二涿郡安平人。崔駰之子。卒年六十六。（歷代名人年譜）作生於建初三年，卒於漢安二年。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作卒於永和六年。此據三續疑年錄。瑗早孤，銳志好學。年十八遊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與馬融、張衡特相友好。兄章為州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逢赦始歸家。後舉茂才，遷汲令。視事七年，百姓歌頌之。漢安初遷濟北相，以賊罪徵，詣廷尉自訟得理，出而病卒。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有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七言、凡五十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文者皆自以為勿及。

【崔烈】<sup>123</sup>漢——至一九五涿郡安平人。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中平二年（一八五

崔

年一開鴻都門榜貴官爵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滅嘗從容問其子鈞鈞曰「論者嫌其銅臭」後拜太尉獻帝初（一九零年）鈞與袁紹起兵山東烈爲董卓收付郡獄卓被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催入長安爲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凡四篇。

【崔珪】<sup>1411</sup>唐貝丘人開元中官太子詹事與兄中書舍人琳弟光祿卿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琦】<sup>1412</sup>子瑋漢一約一零四至一五八開涿郡安平人少遊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名請與交冀行多不執琦作外戚箴規諫之不從復作白鵝賦以諷冀不能耐遣之歸後除爲臨濟長不敢就職解印綬去冀陰令刺客殺之刺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憩臥而讀頗欽其志以實告琦乃逃亡但後來終爲冀所捕殺琦著有賦頌銘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崔融】<sup>15</sup>安成唐一六五三至七零六齊州全節人。

卒年五十四（三續疑年錄作生於永徽三年卒于神龍元年不知何據此從舊唐書本傳）擢八科高第補宮門丞中宗爲太子時遷侍讀典東朝章疏則天時爲鳳閣舍人兼修國史後爲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招集文學之士融與李嶠蘇味道王紹宗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死貶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有文集六十卷（舊唐志作四十卷此從新唐志及舊唐書本傳）

【崔子高】<sup>17</sup>唐貞元間爲檢校監察御史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崔子弑齊君】<sup>4</sup>一本元李予中撰雜劇子中大都人知事除縣尹太和正音譜曰李予中之詞如清廟朱瑟。

【崔子弑齊君】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崔致遠】<sup>18</sup>唐一八八零頃高麗人（一作新羅人）賓貢及第爲高駢淮南從事致遠著有四六集一卷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儼】岐叔，梁至隋一五三二左右至六零三左。右清河武城人。卒年七十二。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舉齊秀才，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均為人稱重，時有語云：「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隋開皇中，累官員外散騎侍郎。越國楊素重儼門地，為子玄縱娶儼女為妻。親迎之始，公卿滿座，儼故敝衣冠，騎驢而至，索推令上座。儼有輕素之色，禮甚僂，竟至罷坐。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儼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後卒於京師。

【崔行功】唐——至六七四恆州井陘人。少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儉前后征討，所有文表，皆出行功之手。高宗時，累官吏部郎中，以善敷奏，嘗兼通事舍人。坐事貶為游安令。尋復徵為司文郎中，主朝廷典冊。當時文誥多為行功及李懷儼之筆。後遷蘭臺侍郎，卒。行功著有文集六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又預撰晉書及文思博要等。

崔

【崔尚】唐——七六六頃博陵人。大歷十才子之一。初辟潞府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工詩，詞彩炳然，意思方雅。時人稱其句為「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尚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儼】唐建中進士第，為西川節度判官，終工部郎中。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崔和擔土】一本。元趙子祥撰雜劇。

【崔象川】清——一八三六頃博陵人。著有白圭志。

（一名第八才子書，又名第一才女傳）十六回。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崔液】潤甫，小名海子，唐——六七二左右至七一

三后不久定州安喜人。崔湜之弟。卒年約四十餘。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湜常呼其小字曰：「海子，吾家龜龍也。」當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同甚典麗。遇赦還，道卒。液卒後，友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為集十卷。

【崔宏】玄伯，後魏——至四一八清河東武城人。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牧冀州，以為從事，管

征東記室。符堅亡，慕容垂以爲吏部郎，尚書左丞。立身雅正，雖在兵亂，猶勵志於學。魏道武帝征慕容垂，追求宏以爲黃門侍郎。遷吏部尚書，與張克對總機要，草創制度。魏之國號，亦爲宏所定。宏通署三十六曹，勢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明元帝即位，拜天部大人，進爵白馬公。卒，諡文貞。宏善草隸，行押之書，爲世楷模。

【崔良佐】<sup>307</sup>唐一七三二頃博陵人。擢明經，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書、易、春秋。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良佐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實】<sup>308</sup>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漢一？至一七零左。右涿郡安平人。崔瑗之子，崔駰之孫。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終，三公並辟，皆不就。一四七年舉至孝，獨行，除爲郎。後拜議郎，著作東觀。出爲五原太守，教民織績，勵士馬，蠶烽堠，胡不敢犯。復拜遼東太守，母卒於道，求歸喪葬。服終，又召拜尚書。實以世方多難，稱疾不視事。數日，免歸。實不好居積，歷位邊郡，

而愈貧薄。卒時，家徒四壁，無以殯斂。楊賜、袁逢等爲備棺槨葬具。袁隗立碑頌德。實嘗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見後漢書本傳）又著碑論、箴、銘、答、七言、詞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崔宗之】<sup>309</sup>唐滑州臨昌人。名成輔，以字行。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歷左司郎中、侍御史、謫官金陵。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涯】<sup>311</sup>唐一八三八頃吳楚間人。工詩，與張祐齊名。失意，遊俠江淮間。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傳誦人口。

【崔涯】若濟，號筆山，明一五四三頃寧國太平人。一五二九年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世宗目爲真御史。巡視福建，墨吏聞風解綬。陳山海十二策，皆切中利弊。因劾吏部尚書汪鉉，忤旨被斥。涯撰有筆山文集十卷。

【崔述】<sup>313</sup>武承，號東壁，清一七四零至一八一六直隸大名。卒年七十七。一七六二年舉人，嘉慶元

年，選福建羅源知縣，調杭縣開稅，以累年積存之金，悉解充洋面緝盜之資，人或以爲矯，他則坦然處之，旋以居官，難行其志，遂歸，一意於著述。他本是個寒士，又不治生產，生平蕭條，治學精神，因之愈固，著有東壁遺書三十四種，傳於世。文詞新穎奇特，其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考信錄一書，尤爲平生精力所注。嘗謂：「人惟腦有所見，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假紙筆以書之，猶蠶食葉，既老絲在腹中，欲吐之而不能耳，名之不名，非所記也。」

【崔浩】<sup>341</sup>伯淵，（北史作字伯深，此依魏書）小名桃簡，後魏！至四五零清河東武城人。崔宏之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著作郎。明元帝初，官博士祭酒，恆與經國大謀。帝南巡，浩隨軍爲謀主。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擊蠕蠕，浩力贊其事。大軍還，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凡軍國大事，皆先諮浩，而后行。寵倖爲一時冠。神麌二年，（

崔

四二九年）浩與弟覽及高謙、鄧穎、晁繼等共撰成國書三十卷。後以立石刊國書，并勅所注五經。北人忿怒，魏太武帝乃殺浩，清河崔氏及浩之姻親盧氏、郭氏、柳氏等，並夷其族，爲古代極慘酷的文字獄。浩著有賦集八十六卷。（隋書經籍志）

【崔祐甫】<sup>342</sup>貽孫，唐——七二一至七八零京兆長安人。卒年六十，第進士，調壽安尉。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阿。德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薦拔人才，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莫不諧允。潛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就賜將士，正己慚服。卒，諡文貞。祐甫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崔湜】<sup>343</sup>澄淵，唐——六七一至七一三定州安喜人。卒年四十三。（中國文學者生卒考作生於咸亨元年，卒於先天元年。此從歷代名人年體並參兩唐書本傳）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第，擢左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以附武三思。上官婉兒，由考功員外郎，驟遷

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典選納賂，貶江州司馬。安樂公主從中申議，改襄州刺史。韋氏稱制，復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為中書令，混與弟范、滌及從兄淮並有文翰，居清要，自比王導、謝安之家。玄宗立，以嘗與逆謀，坐徙嶺外。未至，被追賜死於驛中。

【崔鴻】<sup>371</sup>彥鸞，後魏——至五二五左右東清河郟人。崔光之姪。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四九六年）拜彭城國左常侍。景明三年（五零二年）遷員外郎，兼尚書。後遷中散大夫，以本官修輯國史。孝昌初（一五二五年左右）拜給事黃門侍郎，齊州大中正。尋卒。鴻弱冠即有志著述，因劉涓、石勒等十六國跨僭一方，各有圖書，未有統一，乃撰十六國春秋，凡百卷。

【崔淑卿海棠亭記】參看過惡停條。

【崔祖思】<sup>370</sup>敬元，宋至齊——至四八零清河東武城人。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為都昌令。高帝在淮陰，祖思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遷齊國內史。帝受禪，

除黃門侍郎。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帝優詔報答。後為青冀二州刺史，卒。祖思著有文集二十卷。（隋書經籍志注一）

【崔塗】<sup>388</sup>禮山，唐——九零一項江南人。工詩，寫景狀懷，均然鍊動人意。窮年羈旅，壯歲上巴蜀，老大遊隴山，家在江南，故多離怨之作。八八八年登進士第。塗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遵度】<sup>38304</sup>堅白，後周——九五四至一零二零本江陵人。後徙淄州淄川。卒年六十七。純介好學，七歲即受經於叔父崔憲。九八三年舉進士。起家州主簿。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時。新建祕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大中祥符元年（一零零八年）命同修起居注，進博士。累遷吏部員外郎，兼左諭德。後命使契丹，判司農寺，早遵度為西崑體詩人之一。著有琴箋及文集二十卷。

（宋史本傳）

【崔遵融】<sup>38306</sup>自號東甌散人，唐——八七九頃荆人。工絕句，與司空圖為詩友，以徵辟為永嘉令。累官右補

關。後避地入閩。道融著有中唐詩十卷。新唐書志作三卷。此從唐才子傳。其自序云：「乾符乙卯。按乾符乙卯。或為乙未之誤。夏寓永嘉山齋。收拾草稿。得五百篇。」又有東浮集九卷。全唐詩一當為入閩后所作。

【崔葆數】唐一。九零四頃人。八九六年左右登進士第。葆數著有賦集十卷。王克昭為之注。新唐書藝文志一。

【崔華】不雕。一字連生。又字蘊玉。明一。六三二至一。六九三。江蘇太倉人。卒年六十二。一。六六零年

舉人。居於直塘。性孤潔寡合。吳偉業目為「直塘一崔」。康熙時徵試「博學鴻儒」。不起。華工詩。又善

畫。翎毛花卉。其詩有「黃葉聲多酒不辭」之句。因呼為崔黃葉。王士禛極賞其詩。所著有櫻桃軒集。清

史列傳一。

【崔翹】唐齊州全節人。融之子。歷官禮部侍郎。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崔蝦】乾錫。唐一。八四零頃人。舉進士。復以制策

崔

歷邢州刺史。劉祺叛。使其黨裴閔戍於州。蝦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大中二年。一。八四八年。官中書舍人。時李德裕遭斥。命草詔。不肯巧傳以罪。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蝦著有制誥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一及詩。

【崔桐】來鳳。明一。五二二頃海門。一作揚州。一人。一。五一七。年進士。授編修。武宗議南廵。上疏力諫。被廷杖。嘉靖中。終禮部右侍郎。桐著有東洲集二十卷。續集十卷。四庫總目明史藝文志作東洲集四十卷。無續集。

【崔橋】或作魯。唐一。八六七頃人。唐才子傳云：「廣明間舉進士」。則在世年代當移後三十年。此依唐詩紀事。工為雜文。才麗而蕩。詩慕杜牧。善于狀景詠物。八四七——八五九年間舉進士。及第。嘗醉辱郎中陸肱。醒后愧甚。為詩謝肱。肱亦諒之。仕為棣州司馬。橋作詩三百餘篇。為無機集四卷。新唐書志及唐才子傳。

【崔惠童】唐博陵人。尚明皇晉國公主。全唐詩錄

存詩一首。

【崔素娥】<sup>509</sup>韋洵美妾，能詩。鄴都羅緹威辟洵美為從事，素娥隨行。紹威聞其姝麗，逼獻之。素娥為詩以別。其夜洵美獨宿長吁，有同行者問知其事，愀然而去。至三更，以皮囊貯素娥至，洵美遂挾以他適，今傳其別洵美詩一首。

【崔威】<sup>513</sup>重易，唐——至八三四博州博平人。舊唐書作博陵人。此從新唐書。一素有高志，造詣深遠，尤善詩歌。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入朝為侍御史，獨行守正，時望甚重。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統觀察使。日與賓僚痛飲，恆醉不醒。夜分輒決事，裁判精明，吏稱為神。人為秘書監卒。威著有文集二十卷。一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崔日用】<sup>6011</sup>唐滑州臨昌人。進士。宗楚客薦擢新豐尉，驟遷兵部侍郎。預討韋庶人謀。開元中，拜吏部尚書。終并州大都督長史。全唐詩錄存詩九首。

【崔日知】<sup>618</sup>唐人。字子曠。日用從父兄也。為洛州司馬，累世京兆尹。為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飲遷縣丞。後

為太常卿。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崔國輔】<sup>615</sup>唐——四一頃山陰人。一全唐詩云：吳郡人。此從唐才子傳。一工樂府。短章七二六年與儲光義、綦毋潛同登進士，舉縣令。累遷集賢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鉞近親，貶竟陵司馬。在竟陵與處士陸羽遊，交情至厚，常謔笑。竟日又相與較定茶之水晶品。居三年，臨別，以己所愛物贈羽。雅意高情，為一時所尚。國輔著有文集若干卷。一新唐書藝文志注云：卷亡。

【崔顥】<sup>611</sup>唐——至七五四汴州人。開元十三年舉進士第。有詩才性浪漫，好糴博，嗜酒。擇美女娶為妻，俄又棄之。凡三四娶。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其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待而入。官終司勳員外郎。有詩集一卷。

【崔顥詩】他的詩思大概也是近於陶潛一路，最少也必受過陶的影響。其一「結定襄郡獄效陶體」一詩可證。但他「比肩詩衛」名流朝野的並非此詩之力，乃在他的七律——黃鶴樓。崔顥以題黃鶴

樓詩而享盛名，嚴浪滄直以爲唐人七言律詩之第一。瞿佑說歸田詩話說：「崔顥題黃鶴樓太白過之更不作時人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讖……然太白別有『追尋黃鶴樓，踏翻鸚鵡洲』之句。其於顥未嘗不耿耿也。」故王世貞且以爲李白鳳凰台詩效颦崔顥的黃鶴樓，直斥之爲可厭也。揚升菴云：「宋嚴滄浪取崔顥黃鶴樓詩爲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堂」一首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不過他有些作品也近於高岑一路。如渭城少年行，盧姬篇，江畔老人愁，代閨人答轉薄少年，邯鄲宮人怨等。都是盧姬篇是寫一個女子的貴盛及時的，他說「盧姬少小魏王家，綠鬢紅唇桃李花……人生今日得嬌貴，誰道盧姬身細微？」江畔老人愁，邯鄲宮人怨，是他懸想當那朝代變更，社會亂離的時候有等人所親嘗的痛苦。如「……兵戈亂入建康城，煙火連

崔

燒未央闕。衣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縱橫填白骨。老人此時尚年少，脫身走得投海邊……」——「江畔老人愁」……：歲歲年年奉歡宴，嬌貴榮華誰不羨？恩情莫比陳皇后，寵愛全勝趙飛燕。瑤房侍寢世莫知，金屋更衣人不見。誰言一朝復一日，君王棄世市朝變。宮軍出葬茂陵田，賤妾獨留長信殿。一朝太子升至尊，宮中人事如掌翻。同時侍女見讒毀，後來新人莫敢言。兄弟印綬皆被奪，昔年賞賜不復存……」——「邯鄲宮人怨」都是寫得很悲痛的。其餘兩篇也都是抒情的歌唱。如「秦川寒食感繁華，遊子春來不見家。門鷄下社塵初合，走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鐘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少年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渭橋。渭城橋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錦瑟琵琶，玉台清酒就倡家。小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渭城少年行」是寫得很俏冶的。「……本期漢代金吾婿，謾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婿多輕薄，借客

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壘。日晚揮鞭出長樂。……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那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哀秦箏不忍彈。——代閨人答輕薄少年——是寫得很哀豔的。在技巧方面，這的確算是他的拏手了。1000

【崔曙】（唐才子傳作署）此從唐詩紀事及全唐詩一唐一七四九頃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刻苦讀書，隱居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七三八年登進士，以試明堂火珠詩得名。卒後，僅遺一女。曙工於詩，多凄苦之詞，讀之令人感泣。有集。

【崔驢兒指腹成婚】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崔氏】唐校書郎盧某妻。盧娶崔氏已暮年，故崔有怨意，作述懷詩一首，委宛明白，頗能傳出怨婦心曲。

【崔氏病犯說】祕府論論病頗引及崔氏之說，都是論八病以外的其他病犯者，當是隋以後人。遍照金剛於論病說「顯約已降，兢融以往，聲譜之論鬱起，病犯之名爭興，窄製格式人談疾累」而於祕府

論序則說：「沈侯劉善之後，王皎崔元之前，盛談四聲，爭吐病犯。」兩文合而讀之，似乎崔氏就是崔融。祕府論又引及崔氏唐朝新定詩格，也就是崔融所著。按新唐書卷一百十四本傳：「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野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觀碑，授著作佐郎。」又說：「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手筆，多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舊唐書卷九十四本傳，謂「有集六十卷。」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珠英學士集五卷，言：「唐武后朝，當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經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全唐詩編詩一卷，是崔融為華婉典麗的文人，且於時正是講聲韻對偶的時代，則作唐朝新定詩格，研討病犯，似非不可能。祕府論引崔氏病犯說如次：（一）說繁說病——崔氏曰：「從風似飛絮，照日類繁。」拂



岩如窈鏡封林若耀瓊。此四句相次一體，不異似類，如若是其病。」案祕府論言：「繁說病」謂一文再論，繁詞寡義，或名「相類」，或名「疣贅」。(二)說不調病——「崔氏是名」不調。不調者，謂五字內除第一字第五字，於三字用上，去入聲相次者，平聲非病限。此是巨病，古今才子多不曉。如「晨風驚壘樹，曉月落危峯。」(「月」次「落」同入聲)如「霧生極野碧，日下遠山紅。」(「下」次「遠」同上聲)如「定或關門吏，終悲塞上翁。」(「塞」次「上」同去聲)「案祕府論名此為「齟齬病」，元兢引文賦云：「或齟齬而不安」，謂「因此病名為「齟齬」之病焉。」(三)說叢木病——「崔氏名「叢木病」，即引詩云：「庭梢桂林樹，簷度蒼梧雲，棹唱喧雜辨，樵歌近易聞。」「桂」「梧」「棹」「樵」俱是木，即是病也。」案祕府論名為「叢聚病」，謂「如上句有『雲』，下句有『霞』，抑是常其次句復有『風』，下句復有『月』，『雲』『霞』『風』『月』俱是氣象，相次叢聚，是為病也。」然則祕府論謂一切同類物名「相次叢

崔

聚」都是病，崔氏獨標出木，其義較祕府論窄狹多了。(四)說形迹病——崔氏曰：「佳山」「佳城」，非為形迹墳塋不可用。又如「侵天」「干天」，是謂天與樹木等，犯者為形迹。他皆効此。案祕府論謂：「形迹病」者，於其義相形嫌疑而成。如曹子建詩云：「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即如近代詩人，唯得云「麗城」，亦云「佳麗城」，苦單用「佳城」，即如滕公「佳城」為「形迹病」也。(五)說翻語病——崔氏云：「伐鼓」反語「腐骨」是病。案祕府論云：「翻語病」者，正言是佳語，反語則深累，是也。如鮑明遠詩云：「鷄鳴(當為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伐鼓，正言是佳語，反語則不祥，是其病也。」又案「翻語」者，如伐鼓反為「腐」，鼓伐反為「骨」，所以「伐鼓」翻語是「腐骨」。(六)說相濫病——崔氏云：「相濫」者，謂「形體」「途道」「溝渾」「渾泥」「巷陌」「樹木」「枝條」「山河」「水石」「冠帽」「襦衣」如此之等，名曰「相濫」。上句用「山」，下句用「河」，上句有「形」，下句安「體」，上句有「木」，下句安「條」，如此參差，乃為善

馬。若兩字一處，自是犯馬。非關詩處。或云兩目一處是。自沈以至劉善經，所討論者不出於八病之外，都是「聲」的病。元兢所說，如叢聚，忌諱，形迹，長擷，長解，聲，崔氏所說，如繁說，叢木，則已由「聲」病而進為「形」病。元兢劉氏所說形迹，則更進為「義」病了。

【崔氏過夫】四川流行俗曲。（洋琴）洪興曹記。

【崔慰祖】悅宗，宋——四六五至四九九清河東武城人。卒年三十五。性至孝，父喪不食鹽。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假借，未嘗為辭。歷為始安王記室。沈紅，謝朓嘗於吏部省問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酬據精悉。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僅成其半而卒。

【崔贖】祖濬，梁——五五零至六一八博陵安平人。崔廓之子。卒年六十九。（三續疑年錄作生於梁太清三年，卒於隋大業十三年，與此相差一年。但三續疑年錄亦據隋書，想係誤記字文化及弒帝之年而

誤。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隋開皇初，奉孝王俊荐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協律郎。大業中，奉詔撰區宇圖志，東征記，後除越王長史。字文化，及弒帝，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贖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傳佈，均燬於江都之變。其奉詔所撰之區宇圖志一百三十卷，煬帝覽之不善，復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

【崔駰】亭伯，漢——至九二涿郡安平人。西漢詞人。崔篆之孫，隱士崔毅之子。家世代有美才，到他時而益顯。十三歲能通詩易春秋，兼古今訓詁之言。博學有偉才，善為文章，尤長於韻文。少詩遊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無暇仕進。人或議其太玄靜，因擬做揚雄解嘲一文以答之。章帝見他所上文辭美滿的四巡頌，遂嗟歎之，因謂竇憲曰：「卿知崔駰乎？」憲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輩公之好龍也。」從此遂為竇憲上客。憲專橫，曾前後奏記數十，諫之不

聽，復出他爲長岑長。他自以遠去不得意，不願到官而歸。他著有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他底文風，辭直而旨切，而不浮泛。虛衍爲東漢文學底宗匠。〔七〕

【崔鵬】772元翰，唐——七——七左右至七九——一左右博陵人。崔良佐之子。卒年七十餘。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詔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期不遷。罷爲比部郎中。卒。鵬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及全唐詩〕

【崔鵬】777德符，宋——？至一一二六左右雍丘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戶參軍。徽宗初，上書言司馬光章悖之忠，佞帝以爲相州教授。後蔡京復籍上書，人以鵬爲邪黨，免官。居郟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皆尊師之。欽宗即位，起歷殿中侍御史。徙右正言，上疏論蔡京馮澥罪惡，後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鵬所爲文，輒爲人取去。

崔

尤長於詩，清峭雄深。坊御昂集其遺文，爲娑婆集三十卷。〔宋史本傳〕

【崔興宗】778唐——七四——頃人。工詩，與王維、裴迪俱居終南。後官右補闕。興宗所作詩，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崔鉉】803右頌，唐博陵人。推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會昌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國公。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崔令欽】803唐——七四九頃人。曾記開元中猥雜之事，爲教坊記一卷，又注庚信哀江南賦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崔銑】834仲晃，一字子鍾，亦字後梁，明——一四七八至一五四——安陽一作樂安人。卒年六十四。一五零五年進士，授編修。見劉瑾長揖不拜，出爲南吏部主事。瑾敗，召充經筵講官。世宗即位，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大禮議起，張璠、桂萼等貴顯用事，銑疏劾之，帝不悅，令致仕。後因薦起，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卒。諡文敏。銑著述頗富，作有泃詞十二卷，又有文苑春秋、晦庵文鈔續集等十餘種。

【崔知悌】<sup>864</sup>唐—六六四頃許州鄆陵人。官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破突厥，斬泥孰匄，殘寇退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夷寇，有功，終戶部尚書。知悌著有文集五卷。

（一兩唐書志）

【崔智韜艾虎兒】<sup>882</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崔篆】<sup>882</sup>漢—八頃涿郡安平人。崔駰之祖父。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不願就，遂投劾歸。後兄登以巧佞得幸於莽，為大司空。母師氏，以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待以殊禮，賜號義成大人，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臨去，出獄囚二千餘人。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以宗門受新偽寵，愧對漢朝，辭歸不仕。客居榮陽，閉門著書。臨終，作慰志賦，以自悼。篆著有文集一卷。（舊唐書經籍志）及周易林六十四篇。

【崔筆山文集】<sup>885</sup>十卷。明崔涯撰。文章非其所長，詩

尤不入格。

【崔敏童】<sup>8854</sup>惠童之弟。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崔懷寶】<sup>90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崔懷寶月夜聞箏】<sup>7</sup>一本。元郭光祖撰。雜劇。

【崔光】<sup>902</sup>本名孝伯，字長仁，魏—四五—至五二三。東清河鄆人。卒年七十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備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四八二

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參撰國書。孝文帝甚重之，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今日之文宗也。」孝明帝在東宮，光為太子師傅。宣武帝崩，廣平

王懷欲上殿哭大行，諸人無敢抗者。光獨引漢趙嘉推下，親王故臺，懷止而致謝，以奉迎功，封博平縣開國公。卒，諡文宣公。光崇信佛法，每為沙門朝貴請講

維摩十地經，因著二經義疏三十餘卷。又曾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

報，光又答以百三郡國詩，國別為卷，凡百三卷，與所作詩賦、頌、頌、表、啓數百篇，為集五十餘卷。（均魏書本傳）

【崔鶯鶯】字雙文，貞元中，隨母鄭氏寓居浦東佛寺。有張生者，與之賦詩贈答，情好甚暱。元稹作會真記，敘其事。說者謂張生或即元稹自喻。蓋稹詩中涉及雙文者，即隱指鶯鶯而言也。且鶯鶯詩亦有一絕微之。一首。

【崔鶯鶯倒在牙床上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譜譜木刻本。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明歸安凌氏覆周定王刊本。近覆凌本。敘唐元稹會真記的事。

【崔妝賀皇恩】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崔歸】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崔曉夢】四卷，二十回。有坊刊小本。馬隅卿藏。題「雲陽啖啖道人編著」。廣陵琢月山人校閱。封面題「白雲道人評」。按啖啖道人又為警寤鐘五風吟作者，亦乾隆以前書也。

【崔原登舟】二本。崔原齋木刻本。

【崖山烈】一本。明朱九經撰。傳奇。字里無考。

【崖州路】一本。清張異資撰。傳奇。

【凭隱詩餘】一卷。清錢塘汪世傳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崑溪詩鈔】清乾隆間王如玉撰。

【鼎時春秋】清張照等奉敕撰。傳奇。

【鼎鏗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八卷。有明潭陽書林劉大華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一行，行十八字。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此書卷一有殘缺，餘俱完足。明無名氏撰。題「京南歸正甯靜子輯」。吳中匡淡簿子訂。

【鼎鏗全像唐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有明萬曆間書林劉蓮台刊本。上圖下文，正文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北平圖書館藏。明朱鼎臣撰。鼎臣字冲懷，廣州人。此書似節本。

【僑庵小令】一卷。明李禎撰。禎字昌祺，廬陵人，官至河南左布政。

【僑吳集】十二卷。元鄭元祐撰。元祐以流寓平江，凡四十年，故以僑吳名集。其文頗疎宕有氣，詩亦蒼

堅。有明弘治刊本。

【<sup>2227</sup>僑隱集】清光緒間王貞春撰。

【<sup>2227</sup>嵩庵集】三卷。清張爾岐撰。大抵才鋒駿利，縱橫

曼衍，多似蘇軾，而持論不免駁雜。

【<sup>2227</sup>嵩庵集】五卷。清馮麴撰。乃其外孫洪承澤所刻。

【<sup>2227</sup>嵩山居士集】五十四卷。宋晁公邁撰。按公邁為

公武之弟，其文章勁氣直達，頗有嶽崎歷落之致。其

詩體格稍卑，然揮灑自如，亦尚能不受羈束。有宋乾

道四年刊本。

【<sup>2227</sup>嵩清集】一百卷。明李濂撰。於七子之外，挺然自

為一格。大抵筆鋒踔厲，泉湧颯馳，而裁翦尚疎，不免

才多之患。

【<sup>2227</sup>嵩陽集】明劉繪撰。其時局度頗宏整，而乏深致。

文不加修飾，暢所欲言。

【<sup>2227</sup>嵩少集】四卷。明鄭太原編。初劉思溫嘗輯少林

寺題詠碑刻為少林古今錄，太原因其舊本增入嵩

嶽嵩麓諸寺詩文，故名之曰嵩少集。

【<sup>2228</sup>峇老編年詩鈔】十三卷。清金張撰。張詩力掃明

人蹈襲之弊，而間失之輕。

【<sup>2230</sup>觚不觚錄】一卷。明王世貞撰。是書專記明代典

章制度於今昔沿革尤詳。自序謂傷觚之不復舊觚，

蓋感一代風氣之升降也。有廣百川學海本，澤古齋

本，借月山房本，指海本，秘笈本，續說郭本。

【<sup>2231</sup>觚賸】八卷。續編四卷。清吳江鈕琇撰。有康熙原

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康熙刊本。在說鈴前後續三集

內通行本。在後說鈴內。皆記明末清初雜事。

【<sup>2234</sup>嶽月軒詩集】清奕詢撰。

【<sup>2234</sup>嶽雲樓詩鈔】清乾隆間朱福田撰。

【<sup>2234</sup>嶽歸堂集】十卷。明譚元春撰。隆萬以後，公安三

袁始攻擊王季詩派，以清巧為工，風氣一變。天門鍾

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元春相唱和，評點詩歸，

流布天下，相率而趨纖仄。有明一代之詩，遂至是而

極弊，論者比之詩妖，非過刻也。元春之才，較惺為劣，

而詭僻如出一手。

【<sup>2244</sup>倭文端公遺書】十二卷。清蒙古倭仁撰。有光緒

粵東翰元樓刊本。六安求我齋刊本。

【倭袍<sup>3</sup>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倭袍千字文<sup>2</sup>】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25247

【後齋遺稿<sup>2</sup>】二卷明陳憲撰詩多理語鮮風人之致。

【後唐文學】李存勗於九二三年滅了後梁而稱帝，是爲後唐莊宗但他自己只即位三年，至第四年

而爲伶人郭從謙所弒。於是明宗嗣位，凡八年而殂。

次年閔帝即位，四月被李從珂所廢而自立，是爲廢帝。廢帝即位三年，又爲晉高祖石敬瑭所滅，一九三

六國遂亡。自莊宗至廢帝，雖四主，而建國不過十

四年，較之後梁，又要少了三年。在這十四年中，當

然也無文學可言。幸而莊宗是個愛好文藝的帝王，

史稱他「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見新五代

史伶官傳）可知他在當時一定製了許多詞曲。他

自己爲伶人所弒，也正可說爲文藝而犧牲呢！只可

惜他在位太暫，國祚又短，除他一人以外，其餘竟也

默默無聞，這與後梁可說是同樣的。莊宗李存勗

（八八五——九二六）其先本沙陀人，以有功於

後

唐。唐懿宗時乃賜姓李。他幼有奇表，及長善騎射，膽

勇過人。于梁開平二年（九零八）即晉王位，九二

三年滅梁而自立。但他因喜音樂歌舞俳優之戲，以

致荒於政治，卒爲伶人郭從謙所弒，且其尸亦爲所

焚，可謂死得慘極。他自即位至死，不過四年罷了。年

四十二。他雖然是一個武夫，但却做得一手好詞，這在

中國文學史上，可說是一個很奇怪的人物。他的詞

今只存四首，却也寫閨情，學小女兒的風姿，都深掣

婉約，有旖旎的風格的。使人讀之，不相信他是個縱

橫疆場的代北健兒。此外可略述者薛廷珪，其先

河東人，中和中，在西川登進士第，累歷臺省。昭宗遷

洛陽，授禮部侍郎，入梁爲禮部尚書。莊宗平定河南，

以他年老，除太子少師致仕。同光三年（九二五）

卒，贈右僕射。他著有鳳閣詞書十卷，克家志五卷，以

善於詩賦，見稱於當世。李琪字台秀，隴西人。幼時

亦擅文名。昭宗時，李愬父子以文學知名。他年十八，

袖賦一軸，謁覽後，驚異，爲之倒屣相迎。天復初，

應博學宏詞，居第四等，授武功縣尉。梁祖受禪，累遷

戶部侍郎，翰林承旨。莊宗入汴，素聞他名，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年六十卒。他有金門集十卷，大行於世。李蒙吉，洛陽人，乾符末應進士舉。時中原喪亂，他乃避地太原，武皇（李克用）署爲府掾。後掌書記。當時羽檄軍書，多出他手。天祐三年（九零六）卒。後追贈禮部尚書。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與羅隱、李山甫並有文譽。寶夢徵同州人。少苦心爲文，登進士第，歷校書郎，充翰林學士。莊宗入汴，他以例貶沂州。天成初，遷中書舍人，復入爲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他在當時，文稱甚高，尤長於牋啓，編有東堂集十卷行於世。又有烏震冀州信都人，好爲詩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盧士衡，天成間進士，有詩集一卷，今存詩七首，詩格不甚高，花落云：「迎風嘯未已，和雨落菼葦。千枝與萬枝，不如一竿竹。」

【後唐奇書蓮子瓶演義傳】四卷，廿三回。有清同治十年坊刊小本。清無名氏撰。與離合劍蓮子瓶非一書。

【後唐莊宗詞】按莊宗詞之可考者，有憶仙姿一

葉落、歌頭、及陽臺夢而已，皆見尊前集。憶仙姿即如夢令，一葉落爲自度曲，此取末三字爲調名，意境卻甚似飛卿也。歌頭一首，分詠四季，其語塵下，疑是偽作。莊宗好優美，或伶工進御之言，故詞中止及四時花事耳。

【後一捧雪】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後二句續前二句法】如杜甫喜弟觀到云：待爾

嗔烏鴉，拋書示鶴，枝間喜不去（承第一句）原上急曾經（承第二句）晴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承第一句）高飛恨久陰（承第二句）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云：滑憶彫菰（菰蔞也。西京雜記：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雕胡）一飯香開錦帶（錦帶，本草作莼，或謂之錦帶）羹溜匙兼暖腹（暖腹，指酒。此句總承飯羹，乃己所自有）誰欲致盃罌（兼致盃罌，則有望於兩侍御也）寄張山人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承第一句）一字賣（舊作買）堪貧（承第二句）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云：延州協



心許（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願返，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

徐君墓樹而去。」）楚老惜蘭芳（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若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而

曰：嗟乎！龔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鎖，龔先生竟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葬。」）解劍竟何及（承

第一句）撫瑣徒自傷（承第二句）李白亦時有此格，繫滄陽上崔相渙云：毛遂不墮井，曾參甯殺人，

虛言誤公子（承第一句）一投杆感慈親（承第二句）（西京雜記曰：「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

曾參殺人見捕，以告北曾參母，母以見疑。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以告平原君，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

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是也。）

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是因

第二句人情翻覆似波瀾，用平平起，第二聯不當用

仄仄起，第四句朱門先達笑彈冠，用平平起，第三聯不當用仄仄起，第六句花枝欲動春風寒，用平平起，第四聯不當用仄仄起也。）

【後五子】<sup>10107</sup>爲張佳胤，余曰德，張九一，汪道昆，魏裳等。佳胤字肖甫，初號墟山，更號居來山人，銅梁人。嘉

靖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薊遼。有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曰德，初名應舉，南昌人。與佳胤同

成進士，官至福建按察副使。有余德甫集十四卷。張九一，字助甫，新蔡人。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進

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有綠波樓文集五卷。詩集十四卷。他們三人的字都有一個「甫」字，王世

貞稱爲「吾黨三甫」。——後來魏裳入社，裳字順甫，便又稱「四甫」。——道昆字伯玉，歙人。嘉靖二十六

年（一五四七）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魏裳字順甫，蒲圻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官

至濟南府知府。有雲山堂集六卷。他們的詩，大都沿襲七子格調，余魏尤身弱。道昆雖高自標置，嘗大言

說「蘇軾文章一字不通，當以劣等處之。」然而他的

文章刻意摹古，往往引古語以證今事，扞格不暢；於詩本無所解，沿襲七子末流，妄爲大言以欺世而已。

【後西廂】<sup>106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後西遊記】四十回。有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本。題「繡像傳奇後西遊記」。本衙藏板。清乾隆癸丑（

五十八年）金閨書業堂刊本。清道光元年貴文堂重刊，大字本，圖二十頁，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旁加評，有無名氏長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序同貴文堂本。清無名氏撰。題「評天花才評點」。此書在園雜誌卷三引，則作清初人也。在園雜誌卷三云：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

【後西國】<sup>1061</sup>一本。清周坦倫撰。傳奇。

【後晉文學】後晉的始祖爲高祖石敬瑭，他本出於西夷，以其父臬據鷄從君王李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洛州刺史，遂留居中國。後於九三六年借契丹兵而滅後唐，契丹立他爲晉皇帝，並與契丹主耶律德光約爲父子。及高祖死，姪重貴繼位，是爲出帝，奢淫

自繼，又欲與契丹絕歡。結果於九四六年又爲契丹所滅，虜出帝而去，幽於黃龍府。後晉的年祚也是很暫，不過十一年罷了。以言文學，當然也是很衰落的。惟有一事殊堪我們注意者，即在這樣混亂短促的時期中，居然撰成了唐書二百卷，這是一部歷史的鉅著，雖然與歐陽修所撰的新唐書較爲蕪雜，然其長處亦不可掩。故清代刊行二十四史時，即將此二書並收彙著。而後之研究唐史者，亦無不並及此二書的。奉詔撰此書者爲劉昫（八八七——九四六），他字耀遠，涿州歸義人，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暉、弟暉，俱有鄉曲之譽。初爲定州王處直觀察講官。後唐莊宗即位，拜他爲太常博士，以爲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至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高祖稱帝，詔爲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後奉使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契丹犯京師，他以眼疾留於東京。其年病卒，年六十。他撰唐書新舊五代史本傳，均未述及，大約自宋嘉祐以後，歐陽修宋祁等

重撰新書，此書已廢，故作傳者遂把他漏略，亦未可知。他撰此書，原有藍本，故編撰較易，大約印在高祖即位後數年中成之。當時又有尹玉羽、鄭雲叟二人，以詩文名一時。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唐天福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梁貞明中，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後唐時，又爲光祿少卿。後退居秦中，以詩酒林泉自樂。因號自然先生。及高祖入洛，受詔而來，以所著自然經五卷貢之。因老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不久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於世。鄭雲叟，本名遜，南燕人。雲叟乃他的字，因避後唐明宗廟諱，故遂以字行。少好學，耿介不屈。唐昭宗時，曾應進士舉，第，遂欲攜妻子隱居不仕。其妻非之，他乃薄遊數郡，獲數百緡以贖其家，已則辭訣而去。初入少室山，著擬峯集三十六卷。後遊華陰，高祖即位，聞他名，徵爲右諫議大夫。他稱疾不起。上表陳謝。高祖因賜他號道遠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年七十四卒。他好酒能詩，善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于其中，經時味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之間，一酌一詠，嘗爲詠酒詩千

後

二百言，一時海內爭傳誦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此外又有熊皎者，亦以能詩名。皎不知何許人，自號九華山人。後唐清泰二年（九三五）進士，延安節度使劉景巖辟爲從事。高祖時，他說景巖歸朝，以功擢右諫議大夫。不久坐事，貶爲上津令。他工古律詩，語意甚妙，無屠龍、南金二集。又有史圭常山人，官刑部侍郎。裴暉，字司東，河東人。官兵部尚書。韓擘，字子重，太原晉陽人。官兵部尚書。盧質，字子微，河南人。官太子太保。崔稅，字子文，博陵安平人。官太常卿。此數人五代史均稱他們好學善屬文，在當時文壇上亦有一部份的勢力。

【後琵琶記】一本清顧彩撰。傳奇。彩字天石，無錫人。官內閣中書。

【後水滸】名後水滸的小說，有數種：一種是截取一百十五回本的六十七回以後，宋江等受招安，擒方臘等四大寇，所以又名爲蕩平四大寇傳——卷首有賞心居士序——一種是山陰俞萬春寫的結水滸，共七十回，又名蕩寇志。當時梁山上的大頭

文——二——二七七

目大半被官兵殺死；他的用意是要證明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事體。梁山好漢遇到官兵非敗即死，頭中氣太重，毫無生動變化的地方。一種是其名古宋遺民著的。敘述宋江既戰死，其餘好漢盡力為宋朝抵抗金朝，但不能得勝，李俊十分灰心，帶領眾弟兄飄海到暹羅去，做了國王——這情形很像唐朝的虢冢客。<sup>134</sup>

【後森園詩】清康熙間張之澄撰。

【後珠毬】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後尋親】一本清姚子懿撰。傳奇。子懿未詳其字，

嘉興人。

【後紅樓夢】三十回。附刻吳下諸子和大觀園菊

花社原韻詩二卷。有坊刊袖珍本。鄭西諦藏白紙殘

本。中型，像讚共六十葉。疑是原本。清無名氏託曹雪

芹撰。首遺逸子序「頃白雲外史散花居士竟訪得

原稿」云云。此書續紅樓夢凡例及梁恭辰勸戒近

錄四均引。在讀作中。此當為最早之書。

【後山詩話】十二卷。宋任淵撰。是編體例與註黃

庭堅詩。同師道聲華聞，寂寒餓孤吟。淵註排比年月鈎稽事實，多能得作者本意，且援證古今，亦且有條理。有聚珍本，閩刊本，明弘治丁巳刊楊一清序本，雍正乙巳嘉善陳唐無註本六卷，逸詩五卷，詩餘一卷，皆唐所蒐輯。張目有宋刊本。

【後山詩話】一卷。舊本題宋陳師道撰。是書舊本題陳師道撰，疑係依託，持論雖多出入，亦頗有中肯之語。有百川本，津逮本，汲古閣單行本，歷代詩話本，後山全集本，稗海本。

【後山詞】一卷。宋陳師道撰。師道詩冥心孤詣，自

是北宋巨擘，至強回筆端，倚聲度曲，則非所擅長。

【後山叢書】四卷。宋陳師道撰。所記皆宋代雜事，

後山師道別號也。有說郭本，唐宋叢書本，學海類編

本，後山集後附刊本，續秘笈本。

【後山序】二十四卷。宋陳師道撰。是集寫師道門

人彭城魏衍所編。師道與庭堅詩同學杜甫，庭堅脫

穎而出，師道沈思而入，故骨格頗高，古文亦簡嚴密

栗，為北宋巨手。有明嘉靖刊本三十卷，明馬激刊本

二十八卷，弘治十二年刊本三十卷。清雍正庚戌趙鴻烈校刊本二十四卷，愛虛刻本。

【後樂集】二十卷。宋衛涇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所作大都和平溫雅，具有體裁。歸有光震川集亦稱其文章議論有裨當世。有宋刊本七十卷，其子樵所編，紹定壬辰刊于泉州。

【後樂集】十卷，附錄二卷。宋衛涇撰。涇集本五十卷，刊於元代歲久散佚。後從散見永樂大典中者編次成帙。此本乃其十四世孫樛所輯，不及新編之完備也。

【後樂堂文鈔】九卷。清陳玉樹撰。有光緒二十五年鉛印本。

【後樂堂文鈔續編】九卷。清陳玉樹撰。有光緒二十五年鉛印本。

【後續五虎將平南後宋慈雲走國全傳】八卷，三十五回。有清道光庚子坊刊小本。清無名氏撰。演徽宗事無稽。

【後續荆釵記】見十朋祭江後集條。

後

【後繡襦】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後經綸】一卷。清歙縣汪宗沂撰。有光緒泰州夏氏刊本。

【後梁文學】五代的第一個朝代是梁，它的始祖是朱全忠，於九零七年廢唐帝而自立。可是好景不常，即位六年，就被鄧王友珪所弑。不久末帝即位，也不過是十一年，結果又被後唐莊宗所滅，他遂自殺。這樣短促的十七年，在干戈擾亂之中，當然是談不到什麼文學的。又況太祖朱全忠本是黃巢的賊將，史稱「不事生業，以雄勇自負，且人多厭之。」可見得他是一個無賴之類，毫不知書，同時前蜀亦於那時建國，蜀地本較為富庶之區，且隔絕中原，少受兵亂，故一般文人學士，率多避難於那裏，而中原文學，遂變為淹沒無聞了。茲就現時尚有存詩諸家，如羅紹威、羅衮、王鎔等，略述如下：羅紹威字端已，魏州貴鄉人。唐末以父陰官魏博節度使，封鄴王。他見唐祚日衰，太祖兵強，故很傾心附結。及太祖稱帝，以他為太傅，兼中書令。今年三十四卒，贈尚書令。他形貌魁

傳有英傑氣。史稱他「工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見五代史本傳。那時羅隱、佐吳、越、錢、鏐、軍、幕，他最嗜其作，因目自己所作爲「偷江東集」，共五卷。但今只存詩二首。羅袞，字子制，臨邛人。唐大順中，歷左拾遺、起居郎。後入梁，事太祖，爲禮部員外郎。他曾勸羅隱來就夕郎，而羅隱終不肯就。著有詩集二卷，今只存三首。王鎔，其先回鶻人。唐中和中，襲父位，爲成德軍節度使，封常山郡王。太祖即位，改封趙王。後竟爲大將張文禮所弑。他雖爲異族人士，亦善於詩。今傳有他哭趙州和尚詩二首。此外李京、許鼎、均、梁、貞、明、六年進士。京有除夜長安作云：「長安朔風起，窮巷掩雙扉。新歲明朝是，故鄉何路歸？鬢絲鏡色，風雪奪燈輝。却羨秦州雁，逢春盡北飛。」鼎有崑嶺四望云：「漢家仙仗在咸陽，洛水東流出建章。野老至今猶望幸，離宮秋樹獨蒼蒼。」均稱新警。五代史尚稱有張策，字少逸，燉煌人。聰警好學，尤樂章句。官終刑

部尚書。著有詞制歌詩二十卷。李暉，字公度，亦燉煌人。聰悟有才學，尤工詞賦，官諫議大夫。張僞，字彥臣，善爲五言詩，其警句頗爲人所稱。官至禮部郎中。餘外則無所聞云。

【後漢文學】東漢中興，最重儒術，光武激揚於上，

（光武少時，往長安受尚書，及爲帝，每朝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諸臣推重於下。）鄭禹年十三能誦詩，冠恂習左氏春秋，馮異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賈復習尚書等。一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遂成規模之宏，而稱人才之盛，並美西京，軼倫後代。及後佛典東墜，玄義大興，開晉室之清談，啓趙宋之理學，則又發中國文學史上之劇變也。是又不得不分別言之。一經學——東漢經說，淵源西京，而益發揮光武，涂擘賈徵、賈逵、孔僖、尹敏、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杜林、衛宏、徐巡、馬融諸人，皆大傳古文，而與西京今文相頡頏，各本家數，互爲冰炭，許慎五經異同一書，兩存異說，論辨井然。開廬山之真面，示後世之指歸，意甚盛也。厥後鄭玄作注，孤意折衷，融合古今，泯沒異同，

自以爲集諸家之大成，作經訓之正宗，抑豈知鶴頸雖長，斷之則悲；鳧頸雖短，續之則傷；自宜各適其適，不必一同無同，蓋化雋兩全，混合皆廢。鄭氏之長，正鄭氏之短也。其他若桓譚、鄭興諸人，亦均經學之冠冕，當代之匠師也。■二史學——史學至兩漢而成爲極則，後有作者，皆受其羈勒，蓋遷史（前漢史書）爲通代之祖，班史（後漢史書）爲斷代之祖，前者精乎詞神，後者嚴於義例，大抵創者難善，因者易功，正不必以孔子之世家、項羽之本紀，而吹毛索垢，爲龍門戚。其餘如東觀漢紀、吳越春秋，縱說非班亞，亦雅具史才，卓乎東京之盛也。■三小學——文學由淺入精，文字由繁趨簡，皆循時世之推移，而非人力所能矯換也。然俗體字行，字源頓失，後有研者，尠能索真，由是訓詁因而支離，音聲以此蔓衍，非意求太簡，而轉滋冗繁乎？許叔重有見於此，分別六書之明例，研究古文之實形，創爲說文解字一書，以證六經羣書之訓，輔經翼教，厥功甚偉，開後世考古之先河，小學之正宗，誠巍巍乎大作也。■四織緯——織緯起

後

於西漢之末，張衡著論曰：漢以來，並無織書，劉向、子領校祕書，尚無織緯，則知起於哀平之際也。案英傳有河洛七緯，章懷注曰：『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篇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樞、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斗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包、說題辭也。』（趙甌北說）光武開國，最信織緯，諸儒習爲內學，凡百政事，悉依此決，甚至賈逵諸人，引織說以尊左氏，西京之季，織說不其皇乎？幸有桓譚、鄭眾諸人，極論織書之非經，而後始稍奪其焰，行至隋氏，盡付焚如，然後世好奇，猶多稱引，此宋之段陽公欲別織緯之說於正義之外也。若謂織偽緯真，難以混同（王鳴盛說），然可道非常，非常難道，聖人同人，何能前知，凡諸純繆，允宜唾棄。■五佛學——西方神人，精感入夢，於是明帝乃遣蔡愔而求佛矣，伽藍輝煌，僧侶

至四十二章經典之翻譯，於是大功告成矣；自是研習者衆，久而彌盛，舉凡晉之衍，唐之盛，宋之粹，無一非劉漢爲其源也。■六調章——韻章之感——推兩漢，自今言賦者莫不以是爲宗，蓋西京初成漢賦之輝，大開詞華之藻，東京繼前漢之光，益張雲霞之輝，是以瓌詭惠巧，耀艷深華，極千古之妙文，爲宇宙之奇彩，班固兩都，張衡兩京，馬融長笛，延壽靈光，（見文選中）斯其選也。至若馮衍傳毅，蔡邕琴尤，崔駰崔瑗諸人，亦均全聲玉振，極文章之能事。其他若王充之論衡，思想別致，（王充思想，極其曠放，如禍福，偶像諸端，無不詳辨殆盡，誠名作也。）王符之潛夫論，意義深遠；仲長統之昌言，見羣書治要內，見解灼真，桓君山之新論，（問經堂輯本）識辨清晰，又其盛也。餘如張鴻之四愁，梁鴻之五噫，則又另創新體，耀美斯文，孔雀東南飛一篇，尤爲極描寫之能，盡音韻之雅，而爲古今五言詩中之最長者，蓋文風所積，非出偶然，兩漢之醞釀，固宜如是。若夫聲化所及，巾幗擅章，班昭，徐淑，蔡姬諸人，文藻暢茂，卓然成家，又不

僅康成之詩婢，馬融之女弟，徒染雅化，不堪馳騁於一世也。至明德馬皇后之撰顯宗起居注，則又貴媛之難能，史冊之鴻光，孰謂巾幗女流，不能與鬚眉男子並駕齊驅哉？

【後漢文學】五代時的後漢，自建國至亡國，不過四年而已。一九四七—九五零——這在歷代建國的年序中，可說是最短了。後晉既爲契丹所滅，次年二月，高祖劉知遠即稱帝於晉陽。六月入大梁，乃正式改國號爲漢。又次年二月，高祖殂，周王承裕立，是爲隱帝。即位三年，爲郭威所滅，國遂亡。■後漢以四年而建國亡國，且易二主，真如曇花一現，當然在如此短促亂離之間，政治上猶未上了軌道，欲言文學，自屬難乎其難。史稱高祖「昔蒞戎藩，素虧物望，洎登宸極，未厭人心，徒矜拯弱之功，莫契來蘇之望，良以急於止殺，不暇崇仁，燕薊降師，既連營而受戮，郭臺叛師，因閉壘以偷生，蓋撫御以乘方，俾征伐之不息，及回鑿輅，尋墮烏號，故雖有應運之名，而未覩爲君之德也。」而「隱帝以尚幼之年，嗣新造之業，受命之



主德非禹湯輔政之臣，復非伊呂將欲保延洪之運，守不拔之基，固不可得也。然西摧三叛，雖僅滅於纓槍，而內稔羣兇，俄自取於狼狽。自古祖宗絕祀之速者，未有如帝之甚也。以如此情形之下，除殺奪而外，還有什麼可以談呢？無已，惟李崧尚可爲此時代一作家耳。餘外則無可述者。李崧，深州饒陽人，幼而聰敏，十餘歲爲文，家人即奇之。弱冠，本府署爲參軍。後唐同光初，魏王繼岌爲興聖宮使，領鎮州節度使，他以參軍從事。那時推官李蕘掌書，他見蕘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說：「令公皇子，天下瞻望，至於尺牘往來，表章論列，稍須文理。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柔因試他代爲之，以示虛實。馮道皆習道不置，由是擢爲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明宗時，累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晉祖入洛，召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帝嗣位，充樞密使。國亡，契丹主甚稱其才，時謂左右道：「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以爲太子太師。高祖稱帝，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後爲蘇逢吉所誣，

後

舉家遇害，少長咸尸於市，人多冤之。

【後漢三國石珠演義】三十回亦名三國後傳。有舊刊大字本，封面題「聖嘆外書」。李卓吾評：「實無評論，通行小字本，尤劣。清無名氏撰題「梅溪遇安氏著」。首庚申（無年號）澹園主人序。演劉淵石勒等事。

【後漢鄧皇后】和帝鄧皇后者，鄧禹之孫也。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史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畫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其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初爲貴人，陰后廢，立爲皇后。和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所下詔策，或非出其子。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畫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賜葛布各有差。又

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臨朝凡二十年，永寧二年崩。

〔後漢馬皇后〕范蔚宗曰：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不專其威，蓋東漢外戚之權頗重，而后妃之通經術有文學者，推馬皇后及鄧皇后，其餘莫逮也。馬皇后爲伏波將軍援之女，顯宗之后，也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穀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言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始終不衰。肅宗即位，尊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

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衰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以絕之。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太后仍不允。后又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後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寢疾，不信巫祝。

小醫數，救絕禱祀。蓋馬后之言，頗近儒家也。1060

【後清詩文】道光之季，年洪秀全起兵，據金陵，上比秦新短祚，故大江南北，民間口碑，有前清朝後清朝之別。清朝文學，原以乾嘉爲限，若道光以後，不惡一朝之殘，山剩水，殆有不足觀之嘆。即以洪氏滅亡之後計之，清不過四十六年而已。故姑題後清詩文，而略述之。鴉片戰爭而後，中國變亂非常，極至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亦甚多難矣。俄國愛理條約之後，駁駁南下，蠶食北疆，英國早占領香港，德國租借膠州灣，從而法國日本踵其故步，於是內地之鐵道敷設，礦產採掘，推等，盡讓渡於外人，尾大不掉之中，國前途，誠可寒心。試回憶乾嘉之才俊，既去，藝苑之精華，不復可見，而全成戰敗國化之滿洲朝廷，亦駁駁末路矣。故中國人而欲再返盛世，於國力上，人文上，雙關醒目之花者，則斷無疑。當順適乎宇內大勢，而注入外國思想，庶幾長眠之漢族，忽然崛起之時，乎願論及此事，則成東方經營策矣。涉及問題以外，概從省略。咸豐同治間之詩人，有名者蔣敦復，

後

字劍人，喜談大略，嘗以策干楊秀清，不能用，乃徧歷南北，晚歸憔悴死。詩有奇氣，著遺有敵古堂集。其次秦雲字膚雨，號西脊山人，長洲人，所著伏鸞堂詩牘，多敘事之作。金和字弓叔，號亞匏，上元人，所著秋蟬吟館詩鈔，世稱其詩，實盡散文化之能事。他若何子貞詩，原本性情，富於本色。鄭子尹，莫子德，工力略似，而各有專造。王壬秋古體，則雖前明七子，無以過之。最前黃公度之多咏時事，易實甫之風流自賞，樊雲門之清新博麗，亦皆一時之傑也。散文自龔定庵、魏默深二人出，而稍變從來之風尚，適當世變日亟，宜乎策士之風漸張矣。然曾國藩承之，對於桐城古文派，大有發揮而光大之之意，其人物既爲末世所稀見，其文亦甚條理暢達，不同凡響也。爾後南有湖廣總督張香濤之洞，俞蔭甫樾（即曲園老人），北有北京大學總教習吳摯甫汝綸，俱稱握一代之文柄者。然新聞雜誌流行，而報章文體興焉。先是有著大名之新聞記者王韜字紫詮，江蘇長洲人，號子九，又號攷園，初補博士弟子員，後絕意進取，避人至香

港，復遊歐洲，西紀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爭之際，彼親見戰況，作普法戰記一書，其文近於小說家筆墨華麗，甚有佳趣。後遊日本，作扶桑遊記一書，此外有弢園文集，弢園尺牘，瀛壖雜誌，評之者曰：「近人懷才不遇，莫此為甚。」然天南邈吏之名，已滿天下矣。後為中報主筆，光緒二十一年死。中日之戰，日俄之戰，前後報章雜誌，譏起，湘報主筆譚嗣同，唐才常，梁啟超等，咸負時譽。譚唐刑死，其文猶未成家。梁逃走海外，創新民叢報，國風報，其文氣機流暢，才華縱橫，意之所趨，筆無不達，殆才子而兼策士之文也。然多勦襲日本文，急於街賣，不遑選擇，而一種日本系統之新國文，滔滔流行，亦勢有必然也。同時天津新聞報主筆夏曾佑，嚴復，文譽尤高，嚴譯赫胥黎（<sup>3716</sup>）<sup>3713</sup>進化論，改名曰天演論，至今猶膾炙人口。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走海外，倡立保皇黨，保清光緒帝也。先是在上海作書報，康有為之章炳麟，被逮入西牢，亦走日本，與革命黨首領孫文黃興會合，唱革命黨，章為民報主筆，與康梁互相攻駁，然以

文論之，則康章皆儒者而兼策士之文也。爾後報章家之文體，雖小有出入，要不出保皇革命兩派體之範圍。小說戲曲之進步，有小說翻譯大家林紓，號琴南，譯著在百種以上，頗能一洗舊小說之缺點，而盛行於一時，其他著名小說家，如吳沃堯，李伯元，及孽海花作者，然無大影響。戲曲改良家有汪笑儂之徒，亦未見良效。要之，承數千年之遺習，而欲於文學諸方面，驟予革新，談何容易。惟自西方東侵以來，並挾其文化而至，注入外國思潮，已不生門題，要須寬以時日，徐觀其成可也。1021

【後湖草堂詩鈔】清咸豐間王守毅撰。<sup>3712</sup>

【後漁家樂】一本無名氏撰傳奇。<sup>3713</sup>

【後洛中吟】清咸豐間賈臻撰。<sup>3716</sup>

【後洋書屋詩鈔】二卷，補遺一卷。清錢塘梁文瀛撰。有乾隆刊本。<sup>3815</sup>

【後海書堂遺文】二卷。清王孝詠撰。上卷為雜文，

下卷皆金石題跋。<sup>403</sup>

【後赤壁賦】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後赤壁賦】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後七子】<sup>407</sup>當王、唐、會等倡爲騷、曾之文，以矯李、何、貌、黎、秦、漢之弊，海內靡然從風，同時高叔嗣、華察、四、皇甫的詩，都能擺脫窠臼，自立門戶，論理復古派的詩文是不會再興的了。然而事實卻不如此，在嘉靖之季，有李蔡龍、王世貞等所謂「後七子」者，又以復古相號召，前後七子相隔數十年，而此唱彼和，聲應氣求，如出一軌，滅蠶再炊，死灰復燃，李、王的聲勢，幾駕李、何而上之，而王、唐、歸諸人，終等於衰弱魯力，不足以禦強橫。後七子和前七子一樣，不能等量齊觀。何景明和李夢陽故自不同，王世貞和李攀龍也大有逕庭。其他如謝榛、梁有譽，雖名列七子，而習染不深，和蔡龍、沈澗一氣的，在七子中只有宗臣、徐中行、吳國倫而已。<sup>411</sup>

【後七國樂毅圖齊】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後七國志樂田演義】四卷，二十四。有嘯花軒刊。前後七國演義本，另一前後七國本作四卷十八回。清徐震撰。題「古吳煙水散人演輯」。「茂苑遊方

後

分客較閱。」無序。四卷十八回。本有遜世老人序。震

浙江嘉興人，字未詳。

【後婚】<sup>412</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東泰山木刻本。

【後娘打孩子】一名繼母打孩子。北平流行俗曲。寶文堂本刻本。

【後娘打孩子】上海流行俗曲。大成書局石印本。

【後娘打孩子】濟南流行俗曲。後白堂木刻本。

【後村雜著】三卷。清歙縣王文治撰。有康熙刊本。清刊本。

【後村詩話前集】二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宋劉克莊撰。是書前集後集續集統論漢魏以下，而唐宋詩人爲多。新集六卷，則詳論唐人之詩，皆採摘精華，品題優劣，間有連篇備錄，與他家詩話爲例稍殊。有張氏適園叢書本。

【後村詩集】清王文治撰。

【後村集】五十卷。宋劉克莊撰。其詩品稍近顏唐，然清新可喜，文體雅潔，較詩爲勝。四庫依鈔本，有清康熙五十九年姚培謙刊本十六卷，附二卷，拜經樓

有舊抄本五十卷，天一閣有後村集足本一百九十六卷，張金吾本，即依之影寫者。

【後村別調】一卷。南宋劉克莊撰。後邨別調，張叔夏謂直致近俗，乃效稼軒而不及者，洵然。集中沁園春二十五首，念奴嬌十九首，賀新郎四十二首，滿江紅三十一首，可云多矣。而奔放踈弛，殊無吟蘊，且壽人自壽諸作，觸目皆是，詞品實不高也。古今詞話以清平樂「貪與蕭郎眉語，不知舞錯伊州」二句為妙語，亦不過聰俊人口吻，非詞家之極則。惟南岳一稿，幾與大獄，詔禁作詩，詞學遂盛，此則於倚聲家頗有關係。今讀訪梅絕句，雖可發一粲，而當時禁網可知矣。後村賀新郎云：君向柳邊花底問，看貞元朝士誰存者。桃滿觀，幾開謝。又云：老子平生無他過，為梅花受取風流罪，皆為江湖集獄而發。〇〇〇

【後村周氏淵源錄】十三卷。清山陰周源撰。有道先引碧齋刊本。

【後蜀文學】前蜀於九二五年亡後，過了九年，（九三四）孟知祥又在那裏稱帝，是謂後蜀。後蜀自

建國至滅亡（九六五）凡三十二年。這三十二年，高祖只稱帝七月，其餘都是後主孟昶在位。孟昶也如前蜀的王衍一樣，是愛好文學的一個帝王，且自己能製曲，所以後蜀的文學，與前蜀也有同樣的發展。後蜀詞人，除後主孟昶外，又有顧夐、鹿虔扈、毛熙震、毛文錫、歐陽炯、閻選諸人，其實他們也多是前蜀時的老詞人。後主孟昶（九一九——九六五）字保元，邢州龍岡人，為高祖第三子，初名仁贊，即位後改名昶，時年十六歲（九三四）在位凡三十二年，於宋太祖乾德三年（九六五）為宋所滅。後主因用匪其人，致一聞宋師深入，即無應命為前敵者。計宋自興師至滅蜀，不過六十六日而已。後主既降，宋太祖為賜臨汴大第居之，並拜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但過了七日，他竟死了。追封為楚王，諡曰恭孝。後主幼即聰悟，有才辯，能文章，所作詞雖不多，（今只傳一首玉樓春）但已可窺見其造詣的高深，與別人以輕豔取勝者多多。又據蘇軾洞仙歌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一老尼，

姓來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宋已死矣，又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爲足之云。」是蘇軾即櫟括後主的詞以作歌，足見他對此詞驚賞的地方。顧夔不知何許人，前蜀通正時以小臣給事內庭，會擢爲茂州刺史。後仕高祖，累官至太尉。他的詞今傳五十五首。況周頤說：「顧太尉五代豔詞上駟也。工緻麗密，時復清疏。」（見蕙風詞語）實則他的詞多有透骨的深情語，如訴衷情「換我心爲你心」實是透骨的情語，論者以爲已開柳七一派。「歷代詞話引」信非虛言。又如荷葉杯「羞摩羞」「憐摩憐」的透骨寫法，在別人詞中亦是少有的。鹿虔康亦不知何許人。後蜀時登進士，累官爲學士，出爲永泰軍節度使，進檢校太尉，加太保。他在前蜀時似已留居蜀中，故詞中有亡國之吟，與前之李珣同多。

後

感慨之音。他的詞今只存六首。當時他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號爲「五鬼」。是他所作的詞，當不止此數，大約多所散佚了。他的詞如臨江仙，與李後主、李浪淘沙有異曲同工之妙，使人想見其抗志高節，有無限感慨淋漓處。這在花間詞人中，惟他與李珣、毛熙震數人而已。至於他寫閨情之作，如思越人，當時亦推爲絕唱。毛熙震，蜀人，曾爲秘書監。十國春秋沒有他的傳。他的詞今存二十九首。周密在齊東野語裏說：「蜀人毛熙震集止二十餘調，中多新警，不爲儂薄。」似他的詞本作不多，也許只有此數。其中如後庭花一首，是寫「暗傷亡國」的。他對於閨情之作，其情調亦殊爲高雋，如南歌子是。又如清平樂一作，均能於濃豔中並不覺得儂薄。毛文錫字平珪，南陽人，年十四登唐進士第。既而來成都，事前蜀高祖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又拜司徒。天漢時（九一七）與宦官唐文康爭權，被貶爲茂州司馬。前蜀亡後，隨後主降後唐，未幾又來成都，事

文——二——二八九

後蜀高祖，與歐陽炯等俱以詞供奉內庭，爲後主所賞。他的詞今存三十一首，亦以濃豔勝，但不免涉於率露，無復如毛熙震輩的蘊藉。葉夢得且說「諸人評庸陋詞，必曰此仿毛文錫之贊成功而不及者。」

（見石林詩話）如贊成功一詞使人但覺其平庸無味，不過硬拉字句而已。此外他因爲供奉內庭，有許多詞完全因頌聖而敷衍題意的。但間亦有可誦者，如醉花間是。可惜這一種詞，在他詞裏是很少的。

□歐陽炯（一作迥，八九六——九七一）益州華陽人。初事前蜀後主，爲中書舍人。前蜀亡，降後唐，爲秦州從事。高祖建國，他又來蜀，爲中書舍人。終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後隨後主歸宋，爲右散騎常侍，遷翰林學士。後以祭南海忤宋主罷職，不久卒，年七十六。他善文章，尤工於詞。趙崇祚編花間集，請他作跋，足見他在當時被人推崇的地方。他的詞，今傳四十八首，亦多爲閨情之作。「大抵婉約輕和，不欲強作愁思。」（歷代詞話引荅城集語）惟其不欲強作愁思，故有許多豔語是寫得十分透骨的。

他自言「愁苦之音易好，歡愉之語難工。」也許欲取其工，故愛作此種詞句。如浣溪沙一詞，刻劃小兒女的情態，正如況周頤所謂「自有豔詞以來，殆莫豔於此」了。（見蕙風詞話）又如春光好，也是寫得十分透骨的。他也能詩，曾以擬白居易的諷諫詩，受後主嘉獎。他如貫休應夢羅漢畫歌，亦頗是精心結構之作。閻選不知何許人。花間集稱他爲「閻處士」。因此有人以爲他是布衣，並未入仕。惟十國春秋有云：「（鹿虔扈）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俱以工小詞供奉後主，時人忌之者，號曰五鬼。」（見鹿虔扈傳）是他也入仕，否則豈有供奉後主而不仕之理？且虔扈等均任要職，不信他獨無官。大約他初年入仕於蜀，後則隱淪而爲處士，較爲可信。他的詞今只傳十首，描寫閨情多濃麗側豔，往往流於率直。如虞美人，謁金門二作，率直已近於猥麤了。什麼「一夢雲兼雨，臂留檀印齒痕」什麼「酥融香透肉」這在別人詞中是很少有的。他因爲是個處士，也曾寫過他的處士生活，如定風波是。此



外又有歐陽彬字齊美，衡州衡山人。初落魄湖南，日與歌姬酒徒爲伍。後入成都，事前蜀後主爲翰林學士。後蜀時，累官至尚書左丞。他愛好文學，工於辭賦。惟花間集不錄他詞。大約在當時較爲無聲。今全唐詩錄他生查子一首。後蜀的詞人雖多，而能寫舊體詩的詩人，却寥寥無幾。歐陽炯外，花蕊夫人，徐光溥與僧可朋數人而已。茲一併敘述如下：花蕊夫人本姓徐氏，青城人。幼有才色，父國璋納於後主。後主很愛她，拜爲貴妃，即別號花蕊夫人。後又升爲慧妃。她長於歌詠，平時常仿唐王建作宮詞百首，時人很爲稱許。國亡，隨後主入宋。宋太祖頗愛幸她，但不久爲太宗所射死。他所作宮詞，多描寫宮中旖旎的風光，逸樂的生活。這點頗有人爲之非議。因爲宮中的情景是很複雜的，有的固然過着愉快的生活，但有議正過着囚獄的生活，自來宮詞中，最多是妒怨之詞，正如少婦之有閨怨，同樣有的事實，這確是她的一個大缺點。但是她所寫的旖旎逸樂，却也很有成功。她又有一首述國亡詩（一說非她所作）頗

後

爲激昂慷慨。徐光溥，蜀人。初事高祖爲觀察判官。後蜀建國，進翰林學士。後主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以豔詞挑前蜀安康長公主罷相。卒。他博學善詩歌。所作題黃居寀秋山圖，可與歐陽炯的貫休應夢羅漢畫歌相並稱，是一篇有結構的長歌。短詩有詠筍一，亦頗見高雋。僧可朋，丹稜人。能詩，好飲酒。但貧不能償酒債，或作詩以酬之，因自號爲醉髡。少時與盧延讓，方干爲詩友。後來蜀與歐陽炯相善。炯比之孟郊賈島，力荐於後主。後主賜以錢帛。他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但今已散佚，只存詩四首而已。其詩言淺旨深，殊爲雋永。據說當時「炯（歐陽炯）一與同僚納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方歡飲，自若。寺外有耕者曝背烈日中，耘田擊鼓，敝疲不休。可朋在坐，乃作耘田鼓詩獻炯……炯遽命衆賓撤飲。」（見十國春秋）亦足見他詩的感動人了。此外蔣貽恭，江淮人，曾官大井縣，有詠蠶「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縲絲恨更长。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繡鴛鴦。」張立新津人，李昇嘗荐之後主而不

赴，自號阜江漁翁，有詠蜀都執上芙蓉花「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顛顛不如初。」均稱佳妙。當時又有令狐嶠，向瓚二人，亦工吟詠。韋穀嘗輯唐人詩千首爲才調集，趙崇祚輯時人詞五百首爲花間集。兩書均盛傳於世。而尤以花間集爲後人所稱頌不置。蓋五代詞人作品之得流傳於今日者，厥賴此書的選輯，其在文學史上實有偉大的功績。至於後蜀的散文作家惟李昊較爲著名。昊字穹佐，閬中人。自言爲唐相紳之後裔。幼經喪亂，父及弟妹皆被害。爲劉知俊所救，遂妻以女。知俊歸前蜀，他也隨來。後主時，歷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前蜀亡，入後唐爲檢校兵部郎中。後蜀建國，事高祖爲禮部侍郎。後主時累官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後又封趙國公，加司空。國亡，隨後主降宋，拜工部尚書。於其年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他前後仕蜀凡五十年，位兼將相，歲入無算，所以頗爲奢侈，置伎妾至數百人。前後蜀降表，皆他一人所撰，故蜀人譏之爲「世修降表李家」。潛署其門著述甚富，有文

集二十卷，高祖實錄三十卷，後主實錄一百二十卷，經緯略百卷等，今皆散佚。蓋爲當時蜀中一大手筆。此外母昭裔，河中龍門人。官至左僕射，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嘗以九經命張德劄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後又請後主鑿版印行。又自刻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由是文學大盛。他自著有爾雅音略三卷。當時詞人毛文錫亦著有前蜀紀事二卷，茶譜一卷。又有趙元拱唐諫諍集十卷，楊九齡蜀桂堂編事二十卷，何光遠鑑誠錄十卷，廣政雜錄三卷，皆爲士林所稱道的。

【後四聲猿】<sup>6021</sup>一本。清桂馥撰。雜劇。馥字未谷，曲阜人。官永平知縣。

【後圃編年稿】<sup>6022</sup>十六卷。清李燾瑞撰。其詩過求磊落，輕近粗豪。

【後甲集】<sup>605</sup>二卷。清山陰章大來撰。有光緒刊本，在式訓堂叢書內。

【後岳傳】<sup>71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後周文紀】<sup>717</sup>八卷。明梅鼎祚編。是編所錄乃周一

代之文，止於八卷，庾信乃居其五卷。次惟王褒得十  
八篇，餘則落落如晨星。有明刊本。

【後周文學】後周太祖郭威，本爲後漢樞密使，以  
隱帝欲殺他，他乃舉兵而反，於九五一年即皇帝位。  
越三年而殂，晉王柴榮嗣位，是爲世宗。世宗雅有德  
政，惜降年不永，美志不就，即位六年而殂。子恭帝立，  
未及一年，遜位於宋（九六零），國祚遂絕。自建國  
至廢國，先後亦不過十年而已。後周的年祚也是  
這樣的短促，按理也是無文學之可言的。但是後周  
却有兩個特別原因，遂使五代文學之中，以後周爲  
最興盛。其一，當然由于當時帝王的倡導。史稱世宗  
「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禮禮，定正樂，議刑  
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新五代史本紀  
一）五代本來是一個極混亂的時代，諸帝均以殺  
伐爲主，非子弑其父，即臣篡其君，以如此局面之中，  
還有何暇來談文學。而諸帝又多是橫恣的武夫，固  
不知文學爲何物。遂使中原文士，東西避難，而呈荒  
落之象。後周之所以能得興盛一些，亦未始非世宗

後

之能倡導有以致之。其二，五代既然是一個混亂的  
時代，各朝的年祚又是十分短促，故能臣事一朝者，  
殊寥寥無幾。歐陽修嘗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  
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  
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見新五代史雜傳  
第四十二）所以有許多文學之士，如和凝、馮道、楊  
凝式、王仁裕等輩，均臣事四朝，不以爲恥。前數朝文  
學之寥落無聞，一半就由於這般文士不能全節，而  
後周文學之得特盛，也由於這般文士之仍能來朝  
的緣故。和凝（一八九八——九五五）字成績，郢  
州須昌人，少好學書，一覽即能知大義。年十七，舉明  
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給他，說道：「子有  
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進士  
第。初爲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從事，瓌愛其才，以女  
妻之。後唐時，拜殿中侍御史，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  
知貢舉，入晉，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漢高  
祖時，拜爲太子太傅，封魯國公。至世宗顯德二年卒，  
五十八，贈侍中。他姿狀秀拔，神采射人，性好修整。

車服僕從，必加華楚。又好延納後進，故甚不當時之譽。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有「曲子相公」之稱。在中原文學中，他可說是魯靈光殿了。他的著述甚富，有演編、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籟金六集，凡百卷。當時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人以其非之。他因爲愛寫豔曲，又以相公應厚重有德，未免所玷，故後來他專托人收拾此種豔曲焚毀，並將原有的香奩集，嫁名於韓偓。宋朝類苑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爲也。凝生平著述，分爲演編、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籟金六集，自爲遊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籟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這樣看來，他既好文學，又愛相位，真是一個患得失的人了。但他雖焚毀豔詞，畢竟還未曾全被焚完，我們還有二十四首可以看到（見全唐詩所錄）。這裏面也儘有寫男女間的豔情的，如江城子臨江仙是其描寫，不但豔而已，而已近乎透骨的狎昵了。他也工

詩，有宮詞百首，但多是頌聖歌功之作，在藝術上殊遜於詞。馮道（八八六——九五四）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唐天祐中，劉守光署爲幽州掾。守光敗，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那時莊宗已併有河北，即以他掌書記，軍中文翰，一以委之。及即位，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明宗時，累改門下侍郎。戶部吏部尚書，加尚書左僕射，封始平郡公。晉祖入洛，以他爲首相。尋加司徒兼侍中，進魯國公，改燕國公。漢高祖時，拜太師。他以進事三朝，自以爲樂，因自號長樂老。太祖即位，復拜太師，中書令。世宗時，爲山陵使，其年卒。年七十。三贈尚書令，追封瀛王。諡文懿。他自幼純厚好學，善於屬文，披誦吟詠，終年不息。史稱抱「長於篇詠，乘筆則成，典麗之外，義含古道」。實則他的爲詩，正如其人，淺近而多理語。他本有詩集十卷，但今只存五首。他在後唐明宗時，以諸經舛繆，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鄭尊所刻石經，彫爲印版，流布天下。這爲中國彫版之最早者，於文化上有極大的貢獻。陽陽凝式（八七零——九五四）字景度，華陰

人唐昭宗時登進士弟授度支巡官。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後唐莊宗時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入晉改太子賓客。至漢歷少傅少師。太祖時以年老求致政。官至太子太保。年八十五卒。贈太子太傅。他爲人藪眇而精神穎悟。富有文藻。長於歌詩。洛川寺觀藍牆粉壁之上。題紀始徧。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之號。今存詩三首。王仁裕（八八零——九五六）字德輩。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漸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歸蜀。他乃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後唐莊宗平蜀。他復爲秦州節度判官。晉高祖入立。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後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爲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他性曉音律。喜爲詩。與和凝同。以文章知名。少時曾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平生所作詩爲西江集百卷。然今只存一卷了。其詩殊平淺。無甚意趣可言。後周除此四位老詩人外。餘亦掩沒無所聞。惟全唐撰尚錄孟貫詩一首云。

後

貫字一之。建安人。初客江南。後仕周。五代史無他傳。惟唐才子傳說他閩中人。爲性疎野。不以榮宦爲意。周世宗幸廣陵。他獻詩一卷。首篇論譚先生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不悅。說「朕伐叛弔民。何得有巢樹無主之說。獻朕則可。他人則卿不免。」遂只賜釋褐進士。虛名而已。後不知所終。是他當非仕周者。其詩多寫隱逸生涯者。蓋爲一不得志的隱逸詩人。後周能以散文著稱者。惟賈緯爲最。緯真定獲鹿人。少苦學爲文。唐末舉進士不第。後唐天成中。范延光辟爲趙州軍事判官。入晉爲太常博士。非他所好。改起居郎。史館修撰。與修唐書。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後漢時仍爲史館修撰。太祖即位。改給事中。判館如故。後爲監修王峻所劾。出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廣順二年卒。他長於史學。勤於撰述。嘗以唐代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闕而不紀。乃編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又有草堂集三十卷。並傳於世。當時因他議論剛強。同輩均不平之。有目之爲賈鐵嘴云。此外馬裔孫字慶先。棣州商人。卒贈太

文——二——二九五

子少傳。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卒贈侍中。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亦均以文章知名於一時者。」

【後人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後精忠傳】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云：所演以孟珙爲主，程度與岳傳相似，而稍有新意。

222247

【變文】在傳奇小說最盛行於上流社會的時代，以其趨向極端的貴族文學化的緣故，在民間却開了佛教勢力的深入，和傳教師宣傳方法的普遍化與通俗化，他們放棄了專談報應的應驗書，而去從事於正式經典的的俗譯，却產生了所謂「變文」的一種文體。這種文體，是宋代「話本」和「淘真」的濫觴。「話本」「本」「淘真」是後世章回小說和彈詞的濫觴。所以這個消息在中國小說史上一流露，其嚴重有非吾們任何想像所可比較，而在這裏也不能不將這個消息儘量宣佈。【變文】這個名字爲文學史家所引用，還是最近的事情。牠的消息，在五、六、兩宋、元、明、清幾代的書籍中，都沒有吐露過。它的發現雖還在清末，而牠的名字却在近數年來才爲一般

文學研究者所知道和引用。【敘述】「變文」的發現，這樁事的本身已富有小說的趣味。在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插圖本）裏敘述這事的經過道：在二十幾年前（一九零七年五月），有一位爲印度政府做工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A. Steiner）到了中國的西陲，從事於發掘和探險。他帶了一位中國的通事蔣某，進入甘肅敦煌。他風聞敦煌千佛洞石窟裏有古代各種文字的寫本的發見，便偕蔣某同到千佛洞，千方百計，誘騙守洞的王道士出賣其寶庫。當他歸去時，便帶去了二十四箱的古代寫本與五箱的圖畫繡品及他物。這事與中世紀的藝術文化及歷史關係極大。其中圖畫和繡品都是無價之寶，而各種文字的寫本尤爲重要。就中文的寫本而言，已是近代的最大的發見，在古典文學，在歷史，在俗文學等等上面，無在不發見這種敦煌寫本的無比的重要。這消息傳到了法國，法國人也派了伯希和（Paul Pelliot）到千佛洞去搜求同樣的，他也滿載而歸。他帶了不多的樣本到北京，中國官廳方才

注意到此事。行文到甘肅提取這種寫本，所得已不多。大多數皆爲寫本的佛經，其他略略重要的東西，已盡在英、法二國的博物院、圖書館裏了。又經各級官廳的自扣留，精華益盡。今存北平圖書館一但斯垣因第二次到千佛洞時，王道士還將私藏的寫本，再搜數賣給了他。這個寶庫遂空無所有，敦煌的發現，至此告了一個結束。千佛洞的藏書室，封閉得很早。今所見的寫本，所署年月，無在公元第十世紀（北宋初年）之後者。可見這藏庫是在那時閉上了的。室中所藏卷子及雜物，從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積約五百立方英尺。除他種文字的寫本外，漢文的寫本，在倫敦者有六千卷，在巴黎者有一千五百卷，在北平者有八千五百卷。散在私家尚有不少，但無從統計這萬卷的寫本尚未全部整理就緒，在倫敦的最重要的一部份，也尚未有目錄刊出，其中究竟有多少藏寶我們尚沒有法子知道。但就今所已知者而論，其重要已是無匹。研究中國任何學問的人們，殆無不要向敦煌寶庫裏作一番窺探

的工夫。特別是關於文學一方面（五八三——五八五頁）「變文」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原來那些重要的佛教經典，往往是以韻文散文聯合組織成功的。由晉至唐，佛典的翻譯日多，文體由意譯而直譯，於是有人擬仿起來。他們起先爲傳教而將經典通俗化，故先有佛經的變文。後來亦產生了些歷史故事的變文。所謂「變文」的意義，和「演義」差不多，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正和流行於同時的「變相」（例如廟宇的巨壁上，都繪飾以「地獄變相」等等的壁畫）一樣，那也是以「相」或「圖畫」來表現出經典的故事，以感動羣衆的。最早的變文，大約產生在中唐以前。據今人考據所得，那時便有佛本生經變文。玄宗時則有降歷變文。唐撫言記張祐對白居易道：「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非『目連訪母』耶？」是可見關於目連的變文，在貞元元和時代，在士大夫口裏也。已作爲談資。長慶中有僧文淑專講變文，文宗採其

聲爲曲子，號文淑子；段安節則稱文淑爲俗講僧。又可見在中晚唐之際，僧須常爲俗講，而他們的底本變文，自然也就流行起來了。可是到了公元第十世紀之末，變文隨着敦煌石室的封閉而中絕。他的原因，大概與當時的政治有關係的，因爲那時國內屢起變亂，中國的北部大部分已非漢族所統治。但牠的魂魄却遺留在別種文體裏，「話本」與「淘真」就是感着他的影響而起來的，他們在宋代文學中却佔着重要的地位。我們再來看看那所謂變文的文體。他和一部分以韻文散文合組起來於翻譯的佛經完全相同；不過在韻文一部分變化較多而已。翻譯的佛經，其「偈言」都是五言，而變文的歌唱部分則採用了當時流行的歌體或和尚們流行的唱文，而有了五言、六言、「三三言」、「七言」或「三七言」合成的「十言」等等的不同。在一種變文裏，也往往使用好幾種不同的文體。但大體總是以七言爲主體。後來的「淘真」和「彈詞」就由七言體直接演進的。變文中的散文一部分，與宋代「話本」

有直接的關係。唐時士大夫在拚命提倡古文運動，所以流行於士大夫階級的傳奇小說也趨向古文化，但爲他們所打落的駢體文，却反流入民間去而通俗化，反助長了通俗文學的傳佈的順利。本來以駢體文寫通俗小說，武后時的張鷟在遊仙窟裏已嘗試過，她流到日本后，日本文壇就大受響影。但今日所見敦煌的變文，其散文的一部分，也幾沒有不是以駢體文插入應用的。這種文字的句子儘管不通，字眼儘管不對，但總是一排一排的對寫下去。這種似乎有意與古文運動作對的風氣的造成，決不會是偶然的事實。我們不妨引一段來看看：「六師聞語，忽然化出寶山，高數由旬。欽岑碧玉，崔嵬白銀頂，侵天漢，蘩竹芳簫，東西日月，南北參辰。亦有松栢參天，藤蘿萬段。頂上隱士安居，更有諸仙遊觀，駕鶴乘龍，仙歌聊亂。四衆誰不驚嘆，見者咸皆稱嘆。舍利弗，雖見此山，心裏都無畏難。須臾之頃，忽然化出金剛，其金剛乃作何形狀，其金剛乃頭圓像天，天圓堪爲蓋，足方萬里，大地總足爲鉉。眉鬢如香山之



兩崇口叱暇猶江海之廣潤。手執寶杵，杵上火焰。天。一擬邪山，登時粉碎。山花萎悴飄零，竹木莫知所在。百婢齋嘆希奇，四衆一時唱快。故云：金剛智杵破邪山處。若爲六師念愆情難止，化出寶山難四比。巖崖可有數由旬，紫葛金藤而覆地。山花蔚翠錦文成，金石崔嵬碧雲起。上有王喬丁令威，香水浮流寶山裏。飛仙往往散名華，大王遙見生歡喜。舍利弗見山來入會，安祥不動居三昧。夜時化出大金剛，眉高頗闊身軀礧。手持金杵水衝天，一擬邪山便粉碎。於時帝王靈愕，四衆忻忻此度不如他，未知更何神變。這段所寫，實不下於西遊記的寫孫行者與二郎神鬥法，但文字是駢文而非普通的散文。除了純粹佛經與有關係佛教的變文不再講，非佛教故事的變文，有列國志變文，敘述伍子胥的故事；明妃變文，敘述王昭君和番事；舜子至孝變文，敘述舜被父陷害事。其他如季布歌，孝子董永傳，李陵降虜……等，皆爲七言俗歌。舜子至孝變文寫舜父瞽叟受了後妻的鼓弄，常常設計害舜，而舜每次都逃脫出來。較史

## 變

記所敘，又加入些神話分子。這當時一篇最早的「晚娘故事」地的結構很奇特，在敘每次後母要陷害舜時，總是說着「自從夫去遼陽，遺妾勾當家事，前家男女不孝。」瞽叟聽完了後妻的陷害之計後，也總是說道：「娘子雖是女人，設計大能精細。」這是爲其他變文所沒有的。明妃變文分上下二卷，在上卷之末有云：「上卷之館畢，此入下卷。」這是後來通俗小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根源，而且也做了後來話本與通俗小說確由變文演變而來的一個重要證據。

【變龍千字文】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變一面】北平流行俗曲（滿江紅）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變二郎鬘】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變樂時期】自漢代通西域，傳入西方音樂，中國音樂和文學中發生重大的變化。北朝和西方交通頻繁，輸入音樂的機會更多，訖於隋唐，音樂由七部增到九部十部，大半皆是外來的新樂。華夏舊聲不

絕如纒，文學上乃發生第二次變化。到了宋人，完全採用新歌調填詞，文學上更發生第三次變化。茲將外樂輸入的經過和其於文學上所受的影響，依次述之。漢代由張騫從西域回來，傳西方樂器胡角於中土，爲橫吹雙角之所本。當時惟得到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平因之造新聲二十八解。（詳見崔豹古今注）這是西樂入中國，爲樂府採用之始。因而漢樂府詩有鼓吹橫吹諸調。魏晉以後，二十八解不全存在，惟有黃鶴隴頭出關入塞入塞折楊枝黃單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流行於世，叫做邊聲。（古今注說）西涼龜茲諸樂，起於十六國時。後魏太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疏勒安國樂。太武又平河西，得西涼樂。至後周之際，叫做國伎。魏代至隋皆注重它。其曲項琵琶箏瑟之類，皆出自西域，非中國舊器。（詳魏書太祖紀）北齊後主酷愛胡戎樂，因之新樂日興，伶人有封王開府的。（通典樂典二）後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隨后來賡，於是龜茲的樂大聚於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許

多新腔。（舊唐書音樂志）這是北朝輸入西方音樂的情形。當時又有龜茲人蘇祇婆隨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琴琵琶，聽他所奏，一韻之中有七聲。隋開皇七年，鄭譯因蘇祇婆七調絃柱，更立五韻，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成七調十二律，合得八十四調。（隋書音樂志）這是西樂音調確定的時期。隋人又總括各種音樂，分爲七部。後來煬帝增爲九部：一、清樂；二、西涼樂；三、龜茲樂；四、天竺樂；五、康國樂；六、疏勒樂；七、安國樂；八、高麗樂；九、禮畢曲。此外又雜有扶南、南國、百海、突厥、新羅、倭國等樂。其中除去清樂是華夏正聲而外，其餘皆係外來的音樂。唐初沿用隋制九部樂，太宗貞觀中，增高昌樂，又造燕樂，除去禮畢曲，而爲十部。後又分爲坐立二部，乃集八代音樂之大成。（詳舊唐書音樂志）以上是外國音樂漸次輸入經過。因此，中國音樂界纔有各項新的樂器，文學上纔有新的文體——五七絕詩發生。現在先說樂器，考隋書和新舊唐書的音樂志，通典的樂典，通考的樂考所載西方七國樂器，繁簡各

異。其最普遍的樂器，則以弦樂的琵琶和箏篌，管樂中的箏篌和橫笛四種。這四種樂器，除康國特殊樂部而外，其他六國沒有不以它爲主要樂的。依今次考之一琵琶，它的名字，本屬譯音，足見其爲西來樂器。傳玄琵琶賦不識其來原，妄傳漢制之說，實屬附會。杜佑通典樂典直說「本出胡中，俗傳漢制」，較爲可信。又說：「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搗琵琶者是也。」我看無論是手搗或木撥，皆把中國固有摩擦彈弦之法，改爲搗撥彈法，這是音樂上一大變化。中國舊樂器爲琴瑟之類，可名爲「摩擦弦樂」；琵琶則應名爲「搗撥弦樂」或「撥彈弦樂」。二箏篌。陔陽樂書把它列於胡部，通典說是胡樂，通考說出於天竺伎，其名也屬譯音，絕非中國固有樂器。不過它流入中國的時候很早，漢代已多通用，故人或誤認爲漢樂。三箏篌。通典說：「箏，本名悲篌，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箏爲首，竹爲管。」陳暘樂書說：「箏，羌胡龜茲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箏而

九竅，所法者角音而甚悲壯。後世樂家以其旋宮轉器以應律管，因譜其音爲衆器之首。至今教坊用之，以爲「頭管」。按箏，是帶有增音器的新樂，其入中國較遲，唐人纔爲製怨回鶻等曲，宋人則譜其音爲衆器之首，升它爲主要樂器。四橫吹。古今注說：「橫吹，胡樂也。」馬融長笛賦說：「此器起於近代，出於羌中。」按羌笛，漢叫做橫吹，六朝叫做胡篌，隋唐叫做橫笛，又叫羌笛。因中國古樂中的蕭管皆是豎吹，惟箏篌係橫吹，其孔數繁簡又各不同，故橫吹實西方傳來的一種新樂。上述四種主要樂器，由漢魏訖於六代，南方清樂尚用琴瑟，北地歌詩則多用箏篌和橫吹。計橫吹曲辭之見於通考者凡十五曲，見於古今樂錄者有企喻歌等三十六曲，胡吹舊曲又有隔谷歌等三十曲，共六十六曲。一詳樂府詩集橫吹歌辭。其流行之盛如此。這皆是適應外來新樂的一種新文學。至隋唐則以琵琶爲主樂，故唐人詩中詠到音樂，每提琵琶。白居易琵琶行爲其聲調，尤能曲盡其妙。這種長裂參差，高下錯雜的新樂聲，必有新

的歌詞纔能與之調協。求之於五七言古體詩和近體詩中，往往覺其形式板滯，變化無多，不能與之適合。惟有絕句詩，每首只有四句，句只五七言，可以自由運用，較適宜於合樂。故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說：「唐初歌曲多是五七言詩，以小秦王爲最，卽七言絕句也。」試問這種字句有限的絕句詩何以能配那繁複的新樂聲呢？考蔡寬夫詩話說：「唐人歌曲，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蓋其唱法，一種是於句中或句末加入和聲或散聲，使其句度可以隨樂聲自由伸縮。一種是每遍歌詩一首，可聯貫十數遍疊唱，以成一曲。用這兩種方法使聲與辭互相協應，這是絕句詩成唐代新體文學的唯一原因。唐人用和聲及疊唱兩法，以絕句詩合新樂曲，雖能應用於一時，然用五七言有定之詩句，就婉轉曲折參差無定之樂聲，究難使之吻合無間，故文人之作未必悉符樂工採用，樂人所唱亦未必能爲文人悉明，雙方爲求免除這種隔閡起見，中唐文士如劉禹錫白居易等乃

選取新調，按音填詞，長短句由是發生。其時民間俗曲見於雲謠集雜曲子者，也自然走上這條新路，成了文學上一個新的趨勢。至晚唐溫庭筠逐絃歌之音，爲側豔之詞，長短句遂正式爲文學之一體。五代時，西蜀、南唐詞人輩出，更推波助瀾，將單遍之曲推廣爲一曲兩段，體製益加進展。至北宋柳永生性狂放，善爲歌詞，日流連教坊，每聞新腔，必爲製曲，乃由小令擴充爲慢曲長調。長短句的詞，至此乃爲宋代新體文學（龍榆生詞體之演進一文論之最詳）當時音樂則以齊筊爲主。張炎詞原說：「法曲則以倍四頭管品之，其聲清越。大曲則以倍六頭管品之，其聲流美。惟慢曲引近則不同，名曰小唱，須得聲字清圓，以啞齊筊合之，其音甚正，蕭則弗及也。」他所說的倍四頭管爲大齊筊，今名蘇捺，其音洪亮。倍六頭管是小齊筊，今名嚙捺，其音清脆。啞齊筊是不帶茄式增音器的頭管。法曲之音豪放，故以大齊筊合之；大曲之聲婉約，故以小齊筊合之。引近慢等小唱聲字清圓，則以啞齊筊合之。這是宋代適應新體詩的

一套新樂器。以上述中古文學隨音樂而演進，音樂又隨文學而嬗變，彼此相互影響，其關係至為明顯。惜其樂譜不可得知，其音節遂無從推測。現在所傳姜夔的白石道人詞譜，雖經學者識別，可譯為今譜，但覺聲調拗戾，且無節拍，不能成腔。（見童斐中樂尋原）這是我們談中古文學和音樂的一大遺憾。

【變對蝴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變貓<sup>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變貓卦鋪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變柳七釵】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變秦漢為歐曾】自何李提出「文必秦漢」的口號以後，一字一句摹擬古人，其結果徒襲秦漢的面貌，生吞活剝，詰屈聱牙，散文方面遂沒有可讀的作品。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等起而為歐（陽修）

曾（鞏）之文，以矯李何之弊。茅坤歸有光為之羽翼，李何文集幾過不行。雖然王、唐等還是一樣的摹

仿古人，但變秦漢為歐曾，易詰屈聱牙為文從字順，究竟比較的是近代些，自然些，所以那時候便有幾篇散文可以供我們諷誦了。

【變雅堂集】清杜濬撰。

【變羊記】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循寄堂詩稿】清朱廷燦撰。其詩結字鑄緻，句皆未堅，古體尤風骨未就。

【循陔吟】二卷。清仙源趙駿撰。有道光刊本。

【仙音妙選】元無名氏撰。

【仙哥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仙俠五花劍】四卷，四十回。有清宣統庚戌文元

書莊石印本。清無名氏撰。首光緒二十六年惜花吟

主自敘。書繼七子十三生初集而作，與通行續集文

不同，未回至王守仁奉命統諸俠往征宸濠止書仍

未作完。

【仙佛奇蹤】四卷。明洪應明撰。前二卷記仙事，後

二卷記佛事。

【仙緣記】一本。清陳煥撰。傳奇。有光緒武林刊本，

在王獅堂傳奇內。

【仙家幻】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仙心閣詩鈔】清光緒間彭慰高撰。

【仙壇花吟】一卷。清烏程嚴遂成撰。有原刊

本。

【仙女牧羊】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仙真人詩】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始皇曾經

「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

弦之。」這仙真人詩，大約是一種敘述虛玄的理想

的羅曼作品，可惜不曾傳下來！

【仙樵詩鈔】清咸豐間劉文麟撰本。

【仙莊調】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仙花法遊花園】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鉛印本。

【仙村遺稿】清海陽黃寅撰。有道光刊本。

【仙枕過陰】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

公案之二十四)

【仙鶴配】四川流行俗曲。洪金山木刻本。

【仙槎遊草】清乾隆間張寶撰。

【仙螭樓詩存】四卷。清常州吳頤吉撰。有排印本。

【仙賦】桓潭作。揚子雲工賦，王君工劍，桓潭從二

子學，雄曰：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觀千劍則曉劍。諺

曰：習伏眾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及為郎，從成帝出，

祠甘泉，河東見部，(案部舊誤作郊)今依北堂書鈔

引改。一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

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向，

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眇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以

頌美曰：「夫王喬赤松，呼則出，故翕則納，新天矯經

引，精氣關元，精神周洽，高塞流通，乘凌虛無，洞達幽

明，諸物皆見，王女在旁，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蹇駕

青龍，赤騰為，歷踏玄厲之崔嵬，有似乎鸞鳳之翔飛，

集於膠葛之宇，泰山之臺，吸玉液，食華芝，漱玉漿，飲

金醪，出宇宙，與雲浮，灑輕霧，濟傾崖，觀滄川，而升天

門，馳白鹿，而從騏驎，周覽八極，還掩華壇，記乎濫

濫乎，隨天轉旋，容容無為，壽極乾坤。」其設想製詞，

源出楚騷，彼則鳳皇騏驎，可供馳驅，此則白鹿青龍，

可供駘駕也。彼則蘭露菊英，可供餐飽。此則玉液華芝，可供吸食也。彼則相親四極，與天周流。此則周覽八極，隨天斡旋也。此亦文學中所謂造境也。

【仙風飄蕩】北平流行俗曲（翠曲）鉛印本。

【仙屏書屋詩錄】十六卷。清宜黃黃爵滋撰。有道光泥字印本。

【仙居集】二十四卷。清王壽宣撰。有光緒活字本。

年留雲仙館刊本。

【鸞刀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鸞鳳釵】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鸞鏡記】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鸞鏡記】一本。明葉憲祖撰。傳奇。有六十種曲本。

【鸞蕭集】清道光間沈同芳撰。

【總雙雙】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總麓山】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戀情人】六卷。十二回。一名迎風趣史。有嘯花軒刊本。郭西諦藏。不題撰人。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

小說字彙所附引書目有此書。

【嶺雲齋詩草】清光緒間遐齡撰。

【嶺雲詩鈔】一卷。錢塘清魏之瑋撰。有乾隆原刊本。

【嶺海樓詩鈔】八卷。清香山黃培芳撰。有嘉慶刊本。在黃氏家集內。

【嶺海樓經義】二卷。清香山黃培芳撰。有嘉慶刊本。在黃氏家集內。

【嶺海騰】四卷。清南海林輝撰。有道光重刊本。

【嶺南文獻】三十二卷。明張邦翼編。是集採粵中

前哲之文，分類編次。

【嶺南文獻補遺】六卷。明楊瞿喙編。先是張邦翼

撰嶺南文獻三十二卷，瞿喙復輯是書。

【嶺南雜事詩鈔】清同治間陳坤撰。

【嶺南詩派】明嶺南詩派亦稱粵派，其開山祖為

孫黃黃（一三三四——一三八九）字仲衍，順德人。洪武三年（一三七零）領鄉薦，旋登進士，授工部織造局使，歷遷至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出為平

原主簿，坐累逮繫，俾築京師城垣。起蘇州經歷，坐累戍遼東。又以嘗爲藍玉題畫，以玉黨論死。所著有西菴集九卷。他的詩和林鴻一樣，亦以感唐爲執，然林鴻以風格勝，他以才情勝。朱彝尊說他的「歌行尤琳琅可誦，微嫌繁縟耳」。黃居嶺南時，與黃哲、王佐、李德、趙介結南園詩社，時稱「南園五先生」。亦稱「嶺南五先生」。黃哲字庸之，番禺人。明初，以薦拜翰林待制，入書閣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出爲東阿知縣，遼東平，通判罷歸，尋坐法死。所著有雪篷集。他孤貧刻苦爲學，嘗借他人文選，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性好山水，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他初北上的時候，以嶺南人沒有見過雪，嘗侍篷聽雪，以爲天下奇音，莫過於是，歸構一軒，名聽雪篷，故所著曰雪篷集。他的詩五古源六朝，七言亦具體唐音，品在孫賁之下，王佐之上，惜所傳不多。王佐字彥舉，其先河東人，元末，侍父官南雄，遂占籍南海。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徵至京師，拜給事中，居二載，乞骸骨歸。所著有聽雨軒瀛洲等集。他與孫賁蹤跡最密，時

人謂構思敏捷，王不如孫，句意沈著，孫不如王，有一時瑜亮之目。然嚴格而論，他的詩品還在黃哲之下，以之方駕孫賁，未免舉過其當。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初，以明經薦，官終廣馬義富知縣。所著有易菴集，多散不傳。嘉靖中，閩人陳暹搜訪殘稿，合孫賁、王佐、黃哲、趙介詩刻之，共四卷，即世所傳南園五先生集。他作詩好效李長吉，孫賁嘗戲他說：「子誠混元皇帝孫也。」然其詩恬澹，實與長吉相遠。趙介字伯貞，番禺人。洪武中，坐家累，逮赴京，道卒。有臨清集。刊本。

【嶺南詩鈔】二卷。清嘉興吳錫麟撰。有嘉慶連惠居刊本。

【嶺南二紀】二卷。清茅兆儒撰。是編皆其紀遊之詩。

【嶺南三大家詩選】二十四卷。清番禺王隼撰。有同治七年南海陳氏重刊本。

【嶺南羣雅初二集】不分卷。清番禺劉彬華撰。有玉壺山房刊本。

【嶺南集】清乾隆間程含章撰。



【嶺南集】八集。清仁和杭世駿撰。有乾隆原刊本。

【嶺南遺稿】二卷。清無爲方澍撰。有光緒刊本。

【嶺南逸史】二十八回。有清嘉慶十四年刊巾箱本。

本題「樓外樓藏板」清黃耐菴撰。題「花溪逸士編次醉」園狂客評點。「琢齋張器也竹園張錫光同參校」首乾隆甲寅西園老人序又張器也序。耐

菴廣東人名里俟考。

【嶺南四家鈔詩】四卷。清番禺劉彤華撰。有嘉慶

八年刊本。

【嶺南印事】三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光緒十

八年刊本。

【變童】一本。黃方儒撰。雜劇。

【幾番盼不到黃昏後】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幾社】陳子龍和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勳、王光承、

李雲、宋徵與等同爲幾社的中堅分子。然允彝以經

義見長，詩非專尚。孚遠存詩不多。立勳與子龍爲素

交。然子龍選明詩，僅錄其詠懷一首。光承詩亦不足

與子龍比肩。惟李雲和子龍當時有「陳李詩」之稱，

微與詩亦以博雅見長。然兩人都任清詩，亦不及子

龍。所以子龍序幾社六子詩說：「周徐輩六子皆與

余同學詩者也。其才情深微，十倍於余。然覺其詩可

以渺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

【學餘堂詩集】九卷。清新繁費錫璜撰。有道光孫

氏刊本。在古棠書屋叢書內。

【峯溪集】五卷。外集一卷。明孫璽撰。卷一至卷四

爲詩，多行來漢晉道中游覽之作。卷五爲文，不過試

策書啓之類。外集則其在揚州時所頌條令也。

【峯青館詩鈔】七卷。清江都錢國珍撰。有同治六

年刊本。

【刮地風】北平流行俗曲。

【峯爐山人集】清謝乃實撰。是集不分卷數，但以

各體類從，而附詩餘於末。

【曾文書屋集略】清潘相撰。

【崑崙文選】四卷。清武鄉程康莊撰。宜興陳維崧

選。有原刊本。

【崑崙山房集】三卷。清張篤慶撰。其詩古文頗知名於時。此集乃有文而無詩。疑編次未竟之本也。

【崑崙索】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崑崙奴】唐段成式底小說。為他底劍俠傳中名篇之一。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務為顯宦。見好於蓋天的動臣一品。一故匿其名。疑指郭子儀。一日。父使他去看一品底病。一品大款待之。席間有世所稀有的三妓。一品命穿紅綃者以一甌。緋桃。沃甘酪。以進。生臉紅不食。一品命妓以匙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及生辭去。妓送出院。臨別出三指。反掌三度。然後指胸前的一鏡子為記。生歸家。思妓不已。神迷意奪。不進飲食。左右不知其意。家中有崑崙奴。一即黑奴底意思。一名磨勒者。憂之。而問生。生以實告。磨勒說。這事甚容易。何不早告我。我試為你解釋伊底隱語。立三指。是示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伊住在第三院。三度反掌。是示十五之數。腦前鏡子。是示明月。就是要你十五夜月明前來之意。生大喜。問計。然一品宅中有一猛犬。不容易近歌妓之院。磨勒乃先攜錐入甃。

犬。三更時分。背生逾十重垣。到妓院第三門。則見繡戶不扃。金缸微明之下。妓還未睡。正在沈吟。生即進告由來。妓驚喜。酌金甌酒。謝磨勒。磨勒又負生與妓飛過峻垣。回到生家。第二天一品宅中發現此事大鬧。然終不知究竟。過二年。花時。生與妓遊曲江。被一品底家人看見。一品呼崔生詰之。生以實告。一品宥其過去。而以崑崙奴為不對。命甲士五十人圍崔家。磨勒持七首飛去。忽然不見。後十餘年。崔之家人見磨勒在洛陽市賣藥。容貌如舊。這是全篇底大意。這篇文章極艷麗。明梁伯龍底紅綃雜劇。梅禹金底崑崙奴雜劇。都是以此為藍本的。紅綃雜劇與紅線女。曾稱為梁伯龍底雙雜劇。在雜劇中是很有名的。

崑崙

【崑崙奴】一本。明梅鼎祚撰。雜劇。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列朝詩集。禹金。弄舉子業。肄力詩文。撰述甚富。有鹿裘六十五卷。好聚書。嘗與焦弱侯馮開之暨虞山趙玄度訂約。蒐訪。期三年。一會于金陵。各出其所得異書。逸典。互相雜寫。事雖未就。其志尚可以千古。

矣。

【崑山雜咏】二十八卷。明俞允文編。宋龔昱嘗輯崑山雜咏，明王綸又集近代詩歌百篇附益其後，允文復溯晉唐以來得數百篇，增爲二十八卷。

【崑山景緻】上海流行俗曲（新時調）第一書。局石印本。

【崑林小品】三卷，崑林外集。清魏喬介撰。喬介學宗朱子，著有約言錄、知統錄等書。而此集於二氏之學亦若有取焉，豈晚耽禪悅耶。

【崑曲】元代中葉以來改進復興了的南戲，到明嘉靖間更飛躍進步，不久到了萬歷，有沈璟湯顯祖兩人出來，指揮曲壇，作家並轡馳驅，一時競爭甚烈。自此到明末清初，諸家疊出，作品極殷，富燦爛。竟成了南戲的黃金時代。所謂北劇，這時已完全的被壓倒，被征服，到了他的沒落期。現在我們攷查這個中的原因，一面固然由於元中葉以來，南曲的作者漸多，在作品方面，逐漸收到他的效果；同時在表演上，崑腔的勃興，亦成了這南戲流行的一大助力。崑腔

據說出自崑山，明嘉靖間，崑山的魏良輔，特擅此曲。一時跟從他學的，有不少的人，慢慢散布出去，竟在腔調中佔最重要的地位。當時一班作家都翕然相從，盡量供給劇本，這劇本全是南曲，因此就使南曲格外繁盛。■本來，同是南曲，因爲地理的關係，其唱法也有各種腔調的不同。徐文長的南詞敘錄裏說：「今唱家稱弋陽腔者，則出江西，兩京，湖南，閩，廣，用之。稱餘姚腔者，出會稽，常，潤，池，太，揚，徐，用之。稱海鹽腔者，嘉湖，溫，台，用之。惟崑山腔止行於吳中。」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當時腔調之區域的分佈。弋陽腔的區域最廣，散佈了好幾省，並及兩京；餘姚腔流行於江蘇及安徽的一部；海鹽腔限於浙江，而崑山腔在留時祇有蘇州一度流行，範圍最狹。■崑腔以前的南曲，以海鹽腔爲最古。海鹽從來音樂極盛，州之少年，大抵皆以音樂自娛。據說海鹽腔的起源，是在南宋中葉之時，有張錄其人，係循王張俊之孫，居於海鹽，以新聲第娛，遂成爲一派，名爲海鹽腔。更據元姚桐壽樂郊私語所載，略謂州（海鹽）之少年，多

善歌樂府，其傳皆出漱川楊氏（即楊梓父子）：  
：楊氏家僅千指，無有不善南北歌調者，是以州人  
往往得其家法，以能歌名浙右云。楊氏係元時人，離  
南宋中葉時代不遠。海鹽腔說是出自他們，當然不  
甚可靠，不過經他們父子這樣熱心的提倡，要之益  
見精采，這是決不會錯的。所以在崑腔以前，這腔非  
常流行。□弋陽腔和餘姚腔，他的系統未明，但如徐  
文長所言，弋陽腔的傳佈既是這樣的廣，那他自必  
有相當的歷史。我們現在無從考據，實是一件遺憾。  
□崑腔的起源，據後來諸書所載，大抵皆以魏良輔  
爲首，一良輔合海鹽弋陽二腔，加以取捨，別成一派。  
腔調流麗悠遠，實超過海鹽弋陽餘姚三腔之上。聽  
之最足蕩人。一南詞敘錄載：「自明萬曆以來，公  
卿縉紳等富貴之家，凡有燕會小集，都用南唱，歌者  
止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或亦有用鼓板者。  
後來吳人更加以洞簫或月琴相和，聲音益加悽慘，  
幾使聽者墮淚。大會中用南戲，最初止二腔，但崑腔  
比海鹽腔更清柔婉折。」以上客座贅語，據劇說春

二。據此我們知道崑腔至萬曆以後，已逐漸流行。  
□魏良輔，崑山人。一靜志居詩話：「號尚泉，居於太  
倉南關。」一明張元長筆談，據劇說卷二：「初習北曲，  
被北人王友山所絀，退而鍊心南曲，足跡不下樓者  
十年。當時南曲大抵平直而無意致，良輔加以改良，  
轉喉押調，度爲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對，一從本宮。  
取字齒唇之間，迭換巧擬，時時以深邀助其悽淚。吳  
中的老曲師如袁髯、尤駝輩，皆瞠乎自以爲莫及。」  
清余懷寄暢園聞歌記，虞初新志卷二：「於是張小  
泉、季敬坡、戴梅川、周夢山、潘荆南之徒，爭師事之。梁  
伯龍名辰魚，崑山人，起而做效，考訂元劇，自翻新調，  
作浣沙記等。又和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鄭梅泉、  
陸九疇、包郎等五七輩，更唱迭和，金石鏗然，流播  
人間。富貴之家，凡有用樂，必宗崑腔。」一筆談等。此  
時善吹洞簫者有蘇州的張梅谷，工笛子者有崑山  
的謝林泉，都和良輔交善，以管簫伴奏其唱曲。一寄  
暢園聞歌記：「名歌手而得着名樂工的陪襯，倍覺  
生色。益以後，繼得人——如樂才兩全的梁伯龍等。」

腔調更見優美充實。崑腔之所以能極一時之盛，顯然有他的這些原因在。良輔生存的年代，不甚可攷，清初陳其年的贈歌者袁郎詩本事詩卷十二中有云：「嘉隆之間張野塘，名屬中原第一部。是時玉峯魏良輔，紅顏嬌好持門戶。一從張老來，婁東兩人相得說歌舞。」據此則良輔應生在嘉靖隆慶之間。不過，祝允明猥談裏略謂數十年來南戲盛行，更爲無端……妄名以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抑揚趁逐，杜撰百端，真胡說也。允明死在嘉靖五年，在他的著書裏，已經看到這崑山腔的流行。那末，所謂崑山腔是始於魏良輔這句話，顯係機人誤會。這誤會的原因，必定是最初崑腔的流傳不廣，（前面所引南詞徵錄已說過）只流行於吳中。一自魏良輔這一個善歌者出，變易舊調，度爲新聲，遂駕其餘諸腔之上，傳佈區域逐漸增大。一般人不知道，就把這腔當成是良輔發明的東西。其實這腔決不是良輔發明的，不過以良輔的善歌，益加上名樂工的陪襯，因此這腔得以完成罷了。崑

崑

腔在嘉靖之時，還只流底於吳中一帶，到了萬曆年間，方散佈到大部分的江南地方，北以大江爲界，南到嘉禾浙濱爲止。其流入京師，應在萬曆末年。所以明王伯良的曲律裏說：「邇年以來，燕趙之歌童舞女，咸棄其捍撥，效南聲，而北詞幾廢。」這稍稍可以看出腔調之「新陳代謝」的痕迹。到清順治間，有善歌者王郎入京，風靡一時。當以的士大夫如吳梅村錢牧齋龔芝麓等，都競相贈的詩句，視爲一種風流事。至此，崑曲益得支配階級的眷顧。崑腔在京中奪得了勢力，更侵入宮廷，自皇帝以下，大小走狗，無不視此爲唯一的娛樂品。例如長生殿傳奇——成於康熙二十七年——由京師第一流優伶團體的内聚班在宮中表演時，大大得着主子的賞讚。更在諸王府及縉紳之家的宴集裏，亦博得聲價。一王應奎的柳南隨筆卷六載：「這種例不勝枚舉。」乾隆時逢着所謂「天下太平，各種文學，都達到了有清一代的最高潮，崑曲也跟着到了繁盛的頂點。當時所有支配階級，無不以聲色自娛。錢泳的履園叢話

說：「梨園演戲，高宗南巡之時爲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爲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所謂雅部，即是崑腔，而花部係其他諸腔。崑腔這時佔着其他諸腔的上風，儼如王者，君臨劇界。直到乾隆末年，興行不衰。綴白裘十二集，即集當時通行崑曲的散段，結一筆總賬。到現在凡想談崑曲的，綴白裘是一部不可缺的書。乾隆四十二年，巡鹽都史伊齡阿奉旨，在揚州設局修改戲曲。黃文暘、李經、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爲等參預其事。經四年事竣，修改既成，黃文暘記古今戲曲的提要，著曲海二十卷。蘇州葉堂，係當時清唱的最著名者，撰納書楹曲譜二十卷，以崑腔爲主。至今唱曲者尚宗之。此外還有吟香堂曲譜，亦成於此時。（續廬曲談卷三）這實在是一個崑曲最隆盛的時期。自此以後，漸向衰運。錦標移入花部之手。最後還擔着殿軍之光榮的，是蘇州的集秀班。集秀班係在高宗甲辰（乾隆四十九年）南遊之時，工南的織造和鹽運使，欲聘名班演崑曲，以供高宗的觀賞，一時各班的脚色樂工，都各有短

長，選擇甚苦，乃盡集諸班的優秀份子，組織一班，即名爲集成班，後改爲集秀班，以供帝覽。高宗北歸後，這班並未解散，一直保持到道光初年爲止。這班的聲律謹嚴，科段工穩，爲當時崑劇的模範。尚能支持著崑劇的末運。其餘的南曲，自崑曲盛行後，即一蹶不振，前已約略敘過。曲律裏說：「舊凡唱南調者曰海鹽，今海鹽不振而曰崑山。」海鹽既然，何況餘姚。這兩腔到後來，只能在花部中，聯保得一線命脈。或者各地的土戲，仍有其遺音，也未可知。弋陽腔在嘉靖間成絕響，其另一支源，還保存於北方，名曰高腔。高腔以直隸的高陽爲本場，此腔一直到後來不絕。 1891

【崑曲沒落期戲曲】崑曲沒落後，代替着即是花部的隆盛。這時的社會人士，已將眼光漸漸移於別的方面，對於傳統的崑曲的填詞，都已不甚注重。自嘉慶以後，至清末爲止，所能尋得出的填曲家，據知名的而論，實稀若星。而且崑曲到了這時候，已經成了極古典的刻板的玩意，絲毫沒有活氣可言。

讀起來只是覺得使人討厭。一方花部諸腔——如皮黃梆子等，曲詞力趨於通俗，日日和民衆接近，這更是打倒崑曲的一個原因。雖然如皮黃劇等的內面，也還是代表封建的；但在民衆的娛樂方面言，終不能說它是毫無意義。

【崑曲未流行前之散曲】自湯舜民朱有燬「豪麗兩兼」一派之後，到弘治正德間崑曲未起之前，北曲作家，忽又像風起泉湧似地出來了不少，北散曲壇上頓時又呈顯了蓬勃的氣象。在這時的散曲壇上，豪放的，清麗的，仍然遠承元代馬致遠張可久兩派，分道揚鑣，而各自集團的向外發展。康（海）王（九思）李（開先）常（倫）王（越）二韓（邦清邦奇）楊（循吉）王（守仁）馮（惟敏）是承繼了馬致遠的「豪放」一派，至馮惟敏而達於「大成」。二陳（鐸所開）二王（磐田）唐（寅）張（鍊）金（鑾）楊（廷和）祝（允明）夏（言）沈（仕）楊慎夫婦是承繼元張可久的清麗一派，至沈青門而極「燦爛」。這兩派的人才濟濟，旗鼓相埒，分霸了南北散曲壇。清麗一派之中，

以王金的金筆墨最爲整飭。張鍊雖然是康對山的甥，但他的雙溪樂府的作風卻不類康而似王金，這到很似宋詞中的秦觀，雖爲蕪門學士，而其作風卻不類蘇軾而類柳永了。楊慎夫婦之曲，其合處有王金之精，而冗雜亦復如康王。唐寅祝允明之曲，顯露着超越的天才。二陳文學最爲相近。至沈青門清麗之中，而又以香奩體著聞，是又別樹一幟矣。

【崑曲盛行後之散曲】明曲自崑腔盛行後爲一大變化。沈德符云：「自吳人重南曲，皆祖崑山魏良輔，而北詞幾廢。」（顧曲雜言）北詞既廢，南曲又多參詞法以爲之，形成所謂南詞。（任訥說）重華藻而輕本色，意境迂拘，末流乃至「祇有枯脂爛粉，敷衍堆砌，拆碎固不成片段，併合亦難象樓臺。」（任說）明徐渭嘗言：「曲本取於感發人心，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爲得體。吾意與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曉也。」（南詞敘錄）其言雖爲鄙文，明香囊紀而發，而崑腔盛行以後之散曲，亦多患「文而晦」之病，或拘於韻律，生氣索然。曲本出於民間，行之既久，漸

由典雅而進於堆砌化；此嘉靖、隆治以來明之曲厄運也。崑腔之起約在明正德間。其始北曲用絃索南曲用簫管。迨崑腔出乃合而用之。徐渭云：「今崑山以笛管笙琵琶按節而唱南曲者，字雖不應，頗相諧和，殊為可聽。」（南詞敘錄）沈德符亦稱：「今吳下皆以三弦合南曲，而簫管叶之。」（顧曲雜言）繁音合奏，故其腔特「流麗悠遠，聽之最足蕩人。」（徐說）崑腔之創始者，世稱崑山魏良輔。一號尚泉，居太倉南關。余懷寄暢園聞歌記稱：「良輔初習北音，絃於北人王友山，退而鏤心南曲，足跡不下樓十年。當是時，南曲率直無意致，良輔轉喉押調，度為新聲，疾徐高下清濁之勢，一依本宮，取字齒唇間，跌換巧掇，恆以深逸助其凄戾。吳中老曲師如袁聶，尤駝者，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虞初新志）良輔以大音樂創造家，轉移風尚，然所努力乃在歌唱方面，初與曲詞無關。其間風而起，依此新聲，製為歌曲，別開風氣者，則梁辰魚與沈璟是也。

【崑腔】即崑曲。

2271  
【邕州小集】一卷。宋陶弼撰。原集本十八卷，久佚。此集一卷，乃官邕州時所作，故以為名。黃庶堅謂其平生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為能詩。詩文書奏，十有八卷云云。

22721  
【斷三行】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12  
【斷水詞】三卷。清樂鈞撰。黃韻甫云：考廉喜為奇麗之文，兼工韻語，詞境朗秀幽峭，別具會心。有嘉慶刊本，附青芝山館駢體文集後。

20  
【斷雞子】樂府清商曲。吳聲。歌篇名。

21  
【斷上皇】一本。金無名氏。雜劇院本。

23  
【斷私情】上海流行俗曲。（山歌）石印本。

【斷私情】蘇州流行俗曲。（山歌）藏月樓木刻

25  
【斷朱溫爨】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斷橋】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斷橋】北平流行俗曲。（單絃）鉛印本。

【斷橋】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本。

本。



【斷橋殘雪】北平流行俗曲。(岔曲——西湖十景之十)

【斷橋生子】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斷髮記】一本。明李開先撰。傳奇。開先字伯華，號中麓，章邱人。官至太常寺少卿。罷歸。列朝詩集。伯華罷歸，治田產，蓄聲伎，徵歌度曲，為新聲小令，搗彈放歌，自謂馬東籬。張小山無以過也。為文一篇，輒萬言。詩一韻，輒百首，不循格律，談諧調笑，信手放筆。所著詞多於文，文多於詩。又改定元人傳奇樂府數百卷。蒐集市井艷詞詩禪對類之屬，多流俗瑣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嘗謂古來才士，不得乘時枋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銷歲月，暗老豪傑耳。藝苑卮言。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季伯華，伯華以百闕傍妝臺為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為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月荆釵之下耳，而自負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吳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改妥，乃可傳，李佛然不樂罷。

嶠

【斷腸詞】<sup>764</sup>一卷。宋朱淑真撰。淑真所適非偶，故多幽怨之音，舊與李清照漱玉詞合刊，雖未能與清照齊驅，要亦無愧於作者。其生查子一闕，有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語，此詞載歐陽修庭陵集，不知何以竄入淑真集，厚誣古人，不可不一置辨。有詩詞雜俎本，汲古閣刊本，西冷詞萃本。

【斷腸詞】南宋朱淑真撰。其生查子一詞，為升庵誣謗，今已大白於世，無庸贅論矣。按斷腸詞止三十一首，且非全真，安得魏端禮原輯，及稽瑞樓注本，重付校讎也。就此三十一首中論之，如菩薩蠻之溼雲不度，憶秦娥之響響曲，柳梢青之玉骨冰肌，蝶戀花之樓外垂楊，皆諧婉可誦。朱文公謂本朝婦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而不及淑真，今魏夫人詞，僅有菩薩蠻一首，無可評論，而淑真尚存數十首，足資研討焉。<sup>6610</sup>

【斷腸知縣】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sup>23727</sup>【嶠南瑣記】二卷。考萬歷中閩人魏濬嘗作西事珥八卷，述粵西風土，以題詞證之，此書蓋亦濬作矣。

然西事珥乃地志之屬，此書多記雜事，則小說家流也。

22270

【山亭兒】見警世通言卷三十七。按寶文堂目子雜類也是固目一列「宋人詞話」下，並有山亭兒。通言題作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結云「話名只喚作山亭兒，亦名十條龍孝義尹宗事跡。」其爲此本無疑。

00227

【山齋集】二十四卷。明鄭岳撰。按岳天性孤介，故其文落落自將，不隨風氣，詩亦頗深於諷諭。有明萬曆中刊本。

【山齋容譚】一卷。清仁和景星杓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

00227

【山高月小】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00229

【山麻稽】一本。山麻稽越調曲名，唯董西廂用之，元人不用。

10

【山西五更】北平流行俗曲。風流居士刊木刻本。

12

【山水緣】七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6

【山水日月】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山歌】<sup>17</sup>是成人唱的歌謠，也像童謠不受格律的拘束的。普通所謂「民歌」就是山歌。大約再可以分做田頭的、家庭的、社會的、自身的四種來說。中國向來以農立國，民衆的職業大多是屬農的，田頭山歌便是關於農事的一種歌謠。家庭的，乃是關於家庭方面的一種山歌。社會的，乃是對於社會憤懣或者歌頌的一種山歌。自身的，乃是警惕自己勉勵自己的一種山歌。現在把這四種，各舉幾個例子如下：「雷響驚蟄天，四十八日不見天。」（意即驚蟄響雷，天要久雨）。「立夏下雨，子粒無收。」（意即立夏那天下雨，今年秋收必歉）。「秋天老北風，晒煞河底老蝦公。」（意即秋天若多北風，天必久旱）。「冬至五色天，明年多豐年。」（意即冬至日晴陰，雨雲風，明年收穫必豐）。「上面四首山歌，都是農人預占豐歉晴雨的，所以田頭山歌不但給他們唱唱而已，而且在田事上還有相當的補助，因爲他們些山歌，都是從他們經驗上而來的。田頭山歌範圍也很廣，如底下做天雞一首，也可屬於此類。「做天雞做四月

天蠶要溫和麥要寒；賣菜哥哥要落雨；採桑子要晴。乾。關於家庭方面的山歌，範圍也很複雜。總之，我們把山歌分這四類，只可說是勉強，斷不是牠自然而然的。「六月日頭，晚娘拳頭，日頭好像猛火烙，拳頭打罷棒兒抽。」天上星多密密層，無暈吃飯報娘恩。在生買點爺娘吃，勝如坟上哭泥墩；在生勿買爺娘吃，寒食清明上曾坟！坟前白紙化成灰，堂前羹飯擺磁杯，伸手過來酒杯滿，筷子勿見動一回。」十八歲大姐三歲郎，把屎把尿抱上床，睡到半夜要奶吃，「叭達叭達」兩巴掌。『我是你的妻，不是你的娘。』像這三種山歌，一是說晚娘的狠，二是勸人的孝，三是年齡相差太多的匹配的害處，立場都是關於家庭的，所以可說是家庭山歌。此外關於繼母，公婆的虐待，姑嫂，妯娌的誹謗的山歌，也正可以屬於此類，不過有時兒童也得唱的。「小公鷄，上草垛，沒娘孩，真難過。跟爹睡，爹哼喝；跟娘睡，娘打我；自己睡，貓咬脚，拿小棍，戮戮戮！」小媳婦，不是人；起了五更摸黃昏，俺媽還說俺是懶惰精。吃的飯，冷冰冰穿的衣，

破領襟；黑了睡着還沒得像狗安身。」請龍車，大馬拉，嘩啦嘩啦！到娘家。爹出來，抱包袱，媳出來，抱娃娃。哥哥出來抱，匪匪，嫂子出來一扭扭。『嫂子，嫂子，你別扭，當天來當天走，不吃你的飯，不喝你的酒。』於此，我們可以看到繼母怎樣苛待兒子，小媳婦怎樣辛苦，嫂子怎樣難堪，姑姑了。關於社會方面的山歌，便是民衆對於社會的憤懣的一種歌謠，現在錄二則如下。「冬來了，天冷了，身上無衣凍不了，肚裏無食餓不了。有錢的，吃得好，喝得好；身上穿的狐皮襖，還要說不好，像我窮苦人，對此怎樣好？」巡警狗，警備隊，他們出的儘不對，人家酒食供他醉，人家財產供他賄，人家婦女供他睡，他的婦女陪官睡，強盜土匪他不管，只把有錢的百姓來問罪。」這二則，前者是寫窮苦人的自嘆，真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後者是寫警察之有名無實，於此可見他們憤懣社會的地方了。現在要說關於自身的山歌了。自身的山歌大多是警惕自己和勉勵自己，我們看了下面二首的山歌就可以明白了。「少年去遊蕩，中

年想掘藏，老來做和尚。」衙門錢，一蓬煙；生意錢，六十年種田地，錢萬年。」但也有和上面意思相反的，如下面二首的山歌，一是貪吃懶做，一是懶想求學。「吃些着些，棺材燴些。」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蟲冬有雪，收拾書箱好過年。」山歌太略如此，其實和童謠相差不遠。不過我們看童謠，好像是很天真爛漫，看山歌便沒有這樣的感覺了。這便是山歌和童謠最大的區別點。山歌和童謠往往有許多極難解釋的方言和方音夾雜在內，因此搜集起來便較為難。這裏因為不是一種童謠集所舉的例，便有許多地方給以相當的改換，這是要在這裏聲明一聲的。

【山愁山房雜著】二卷。清瀘州萬慎撰。有光緒三十年排印本。

【山伯訪友】一作梁山伯訪友。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山伯訪友】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山伯送行】四川流行俗曲。喜樂堂木刻本。

【山泉九白嘆】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山泉九兒自嘆】一名九兒自歎。北平流行俗曲。

松月山房木刻本。

【山舟堂集】十二卷。清周士彬撰。其論詩以真朴

為主，尤喜讀宋儒語錄。

【山樂椰子】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山房集】九卷。宋南周鼎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南長於四六，以俊遠流麗見稱。制誥諸篇，尤

得詞之體。

【山房隨筆】一卷。元蔣子正撰。是書多記宋末元

初事，而敘實似道誤。始末尤詳，有知不足齋本，歷

代詩話本，稗海本，古今說海本，藝圃搜奇本，抄本，百

川學海本。

【山窗餘稿】一卷。元甘復撰。其詩法得之張翥，諸

體兼備，而風懷澄澹，意境翛然。五言古體，綽有韋柳

遺音。有明成化刊本。

【山濤】巨源，漢——二零五至二八三。河內懷人。竹林

七賢之一。卒年七十九。他早孤，家貧，少時有器量，介

然不羣性。好老莊，每隱身自晦，與稽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辟河南從事。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後得司馬氏之歡心，特見信任。晉文帝將西征，鍾會以鄴都後事付他。後出爲冀州刺史，又入爲待中，遷尚書。幾次上表告退，皆爲晉帝嘉納，慰留。一時出他門下的人，皆爲有用之士。在朝三十餘年，終於家。他有文賦、書啓等文，惜不傳於後世。書啓是他底特長。故有「山公啓事」之稱。文采亦清切可喜。他是個厚重長者。當稽康臨刑，謂其子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可見他有託孤寄命底節操。高令袁毅嘗以百斤絲賂他，及毅敗，案發，檢他，以原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他能豪飲，至八斗方醉。晉帝常於八斗之外，益其數，以試他底量。及到本量而止。在七賢中底酒量，要算他最大。<sup>37</sup>

【山深水闊】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山海經】<sup>38</sup>山海經，是記載海內外山川神祇以及禽獸異物的地理書。（地理書，在從前也列入史學

類的。）相傳爲禹治水時，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即禹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而作此書。所以有人說，山海經是禹貢的注疏。這話我們自然不能相信。禹貢我們已認定他是後人偽託，當然山海經也是後人所偽託的。這是後來人都是這樣主張。於是有人說，山海經是因楚辭而造，因爲楚人的巫風很盛，而書中所載祠神的東西，都用稻（精米）的正與巫術相合，或者就是古時的一種巫書。魯迅在他中國小說史略裏就是這樣說的。所以我們可以臆測，這書的產生時期，一定在周的戰國時代，而爲秦漢人所增益過的。山海經本來爲三十二篇，後校定爲十八卷，總計三萬九百九十九字。牠的目次爲：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東山經、中山經、海外南經、海外西經、海外北經、海外東經、海內南經、海內西經、海內北經、海內東經、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經、海內經。有嘉靖十五

年馮元雅刊本，明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秘書二十一種本，古今逸史本，玉淵堂項氏刊本，黃晟翻項本，漢魏叢書本，子書百種本，經訓堂本，浙局本，二十二子彙函本，昭文張氏有毛斧季校宋尤袤本，郝懿行注本。

【山海經廣註】十八卷，清吳任臣撰。是書因郭璞《山海經註》而補之，故曰廣註。於名物訓詁山川道里皆有所訂正。有康熙丁未刊有圖五卷本。

【山海經釋義】十八卷，圖二卷，明王崇慶撰。是書全載郭璞註，崇慶間有論說，詞皆膚淺。

【山海經之神話】神話產生之後，起初牠只是流佈在人們的口中，寫到書本上去，乃是當時或後世文學家的功勞。不過因為是由口傳寫到書本上，所以有時不免走了原來的式樣。或者因口傳的歧誤，同爲一事，各人寫到書本上時有的竟會各異其內容。除去了書不算，山海經的確算得一部中國古代神話的大寶藏。但歷來史家、文學家都把它當做真的地理書看待，自班固、王充、歐陽修、王堯臣、尤袤、

莫不如此。及明人胡應麟以《山海經》爲「古今語怪之祖」，清代四庫全書把牠列入子部小說家，才給予了牠恰當的地位。更經了今人的研究，《山海經》爲古代神話的大寶藏，遂成了確切不移的成識了。

■《山海經》中所述爲古代神話，但其著作時期不一定在古代，這是看了本節第一段文字可以明白的。牠的作者，自劉歆、王充、趙曄、郭璞以迄顏之推，莫不認爲禹益、晁公武以後，才有懷疑。作者的人，茲經今人沈雁冰研究的結果，以爲《山海經》不是一個時代的作品，牠的作者爲無名氏，作書的時代爲一五藏山經在東周時，（應該說在東周之初）二海內外經在春秋戰國之交，三荒經及海內經更後於前者，然亦不會在秦統一以後。（或許本是海內外經中文字，爲後人分出者。）此三個時期的無名作者，大概都是依據了當時的九鼎圖及廟堂繪畫而作，說明採用了當時民間流傳的神話。然因托名禹益，故一味摹仿禹貢。至漢時更續有增益，始成爲現在的形式。又據衛聚賢所考，其中一部份爲春秋時隨

粟子 乃是印度到中國的旅行記，因爲山海經中的神話完全是印度的神話；再有一部份是劉歆所加的。此說亦可作爲一種參考。山海經裏所敘雖都是些片段，但却幾乎無所不包。這些神話的主神，却集中於一個叫做帝俊的神。我們大概都曉得，流傳在後代口中的神話的主神，有黃帝，有伏羲，有堯，有舜，有禹等等，不過他們都已被後代史家加以人化，變成了最古的帝王之名。郭璞以帝俊即舜，從帝俊妻爲娥皇一點，大概可以相信。書中謂大荒諸國的來源既出於帝俊，甚至說她是太陽月亮神之父，而舟車……等等的發明，又爲帝俊的子孫。那麼帝俊爲古代神話之主神，也就很明白了。他如黃帝戰蚩尤，奈父逐日，精衛填海的神話，皆出於山海經。黃帝戰蚩尤，史記亦採入五帝本紀，可見其事之盛傳。山海經所載雖以說明女魃爲主，然亦可見蚩尤確爲黃帝的勁敵。蚩尤之敗，爲漢族代苗族而興的重要關鍵。近代史家亦頗重視其事。沈雁冰以夸父爲神中的巨人族，即列子的夸娥氏，張湛

所謂「古之大力者」關於精衛的神話，象徵那百折不回的毅力和意志，尤爲後世文學家所樂道，而成爲一個常用的典故。山海經外，尚有穆天子傳，爲晉代咸寧時汲縣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而得，當爲戰國時人所作。書記周穆王駕八駿馬西征見西王母之事，其中所寫西王母的形相，已由山海經的獸形變爲人相，作者已將神話「人話化」了。因此知其作書年代，當在山海經之後。

【山海經之駢文】吳越春秋云：「禹東巡，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識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世之覽是書者，皆以其闕誕迂夸，多奇怪做儻之言，莫不疑焉。然自劉子駿之奏，王仲任之論衡，趙長君之吳越春秋，咸以爲禹益所著。畢沅考定篇目，以爲三十四篇。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夏書禹貢，爾雅釋地，且列子引

夏革之言，呂覽引伊尹之書，多出此經。革尹二人並為商人，故知此書為禹益所作，可無疑義。且其文辭與古確為古書，其間羅珍列異，耀神炫靈，綠文不足名其奇，白阜難以盡其狀，甘華甘果之芳，天縱以味，青稻膏黍之稱，土溢自生，枝頭日月，分照數國，山中鳥獸聯為一家，其詞句之侈麗，莫不可以資博洽，備風雅者。而其紀載之神怪，益為可信。夫古史頗多神話，古文每好譬辭，能昭上古文史之例，雖謂為古代最詳之地志，禹貢之外傳，可也。咨故實，獵文華，斯足與夏時並珍已。

【山海經存】九卷。清藝源汪烜撰。有光緒重刊本，在汪雙池遺書內。

【山海經箋疏】十八卷。清棲霞郝懿行撰。有光緒五年東路廳署刊本，在郝氏全書內。

【山海漫談】三卷。附錄二卷。明任環撰。按環以禦倭寇著績，吟詠非所擅長，至其古文，皆嶄嶄有筆力，且高簡有法度。有清乾隆丁丑刊本。

【山海關】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聚星堂鉛印。

本。

【山左詩課】四卷。清儀徵阮元撰。有錄書閣刊本。

【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清宋弼編。是集輯明代

山東一省之詩。

【山南詩選】清道光間嚴加燧撰。

【山木居士文集】十二卷。外集二卷。附魯賓之文

鈔一卷。魯習之文鈔一卷。清新城魯士驥撰。有道光

重刊本。

【山木居士外集】四卷。清新城魯士驥撰。有乾隆

刊本。

【山疆詩選】十三卷。清德州田雯撰。有原刊本。

【山帶閣註楚詞】六卷。楚詞餘論二卷。楚詞說韻

一卷。清蔣驥撰。卷端冠以史記屈原傳，唐沈亞之屈

原外傳及楚世家節略，以考屈原事蹟的始末。原有

楚辭地理五圖，以考他涉歷的先後，現已亡。所註即

據事蹟的年月道里的遠近，以定所作的時地，雖不

能一一盡當，然大抵皆徵實之談。餘論二卷，駁正舊

注的錯誤，考證故典的異同。說韻則分以字母，通以



方音每部列「通韻」「叶韻」「同母叶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二家的說。自來「楚辭」的注家，非偏於破碎的訓詁，即臆爲迂腐的義理，蔣氏獨稽考屈子的生平，定其作品的時地，實事求是，考據精確，較從前諸家爲特勝。〔二〕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明朱曰藩撰。其詩穠麗。

【山草堂集】清陳億燕撰。

【山村集】元仇遠撰。按遠有金淵集，皆官溧陽日

所作，故取投金淵事以爲名。遠在宋末，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厥後張翥、張羽，以詩詞鳴於元代者，皆出其門。他所與唱和者，如周密、趙孟頫、吾丘衍、鮮于樞、方回、黃潛等，皆一時有名之士，故其所作，格律高雅，往往頡頏古人。其詞亦清俊拔俗，與南宋諸公相類。蓋遠雖爲元人，而所居在南方，且往來酬酢，多宋代遺臣，故所作與北人不同也。論元詞者，當以遠爲巨擘焉。〔三〕

【山村遺集】一卷。元仇遠撰。遠所作金淵集，僅爲官溧陽時所作之詩。此本係項夢昶拾諸書，編爲

一集，以存遠之佚作。有清乾隆中項氏輯本，刊行頗精。武林往哲遺著本。

【山林清氣集】一卷，續集一卷。元釋德淨撰。其詩皆五七言律體。〔四〕

【山中白雲詞】八卷。南宋張炎撰。張炎對於詞的研究是費了苦心的，他自稱「生平好爲詞章，用功踰四十年」。他著了一部詞源，完全是發揮樂府詞的理論，推崇姜夔。他的詞在當代很有名，嘗以春水詞傳誦一時，人稱爲張春水。後又以孤雁詞膾炙人口，又被稱爲張孤雁。樂府詞到了張炎，已經是告一段落了。可以說他是樂府詞人的最後的權威，但也沒有表現什麼好成績出來。宋詞的生命便從此殞落了。有康熙中錢塘龔翔麟刊本，又上海曹炳曾刊本。杭州項氏刊本，四印齋本，不佳。許氏刊本，范鐸金望華同刊三家本。〔五〕

【山青水秀】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山東十杯酒】上海流行俗曲。沈鶴記書局石印

【山東秦瓊】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山東响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山靜居詩話】不分卷。清石門方薰撰。有鈔本，又一本。一卷。有道光原刊本，在別下齋叢書內，排印本。

在清詩話內。

【山園堂集】二十三卷。清鄭宗主撰。是集前十卷

皆史論，名曰讀史。卮言十一卷至十七卷皆詩，十八

卷至二十卷為序記，二十一卷二十二卷為續讀史

卮言，二十三卷為雜著。

【山景】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山景兒】北平流行俗曲（小八句岔曲）鉛印本。

【山景無邊】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山曉閣詩】十二卷。清孫琮撰。其詩頗有警句，而

醞釀未深。

【山曉閣詞草】一卷。清嘉善孫琮撰。有雜刊本，在

十種詞合鈔本內。

【山曉閣集】清順治間孫琮撰。

【山曉閣古文選】三十二卷。清嘉善孫琮撰。有康

熙二十年刊本。

【山曉閣國語國策史漢八家文選】清嘉善孫琮

撰。有康熙刊本。

熙十六年刊本。

【山路崎嶇】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山居新語】四卷。元楊瑀撰。是書皆記所見聞，多

參以神怪之事，其關於風化政典可資勸戒者亦頗

不少。有元本，知不足齋本，景元一卷本，家刊紅印本。

【山居集】八卷。明栗應宏撰。集中惟五言近體頗

有隱秀之致，餘體則自鄙無識。

【山居樂】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山間詩】清汪楫撰。

【山間續集】清汪楫撰。

【山陰集】一卷。歸田遺草一卷。清林其茂撰。序惜

其遺疾早世，未克竟其所長。

【山谷詞】二卷。北宋黃庭堅撰。他的詞很受了點

蘇軾的影響，喜豪放而脫略音律，所以晁補之譏其

詞是「著腔子唱好詩」。不過他的詞不甚抒寫壯闊的襟懷，而喜歡描繪男女之私情。黃庭堅的詞具有豪放之致的，要算念奴嬌的「斷虹霽雨」和水調歌頭的「瑤草一何碧」。幾首詞，可以說是蘇派的作也。

【山谷刀筆】二十卷。宋黃庭堅撰。此乃所著尺牘

【山谷禪喜集】二卷。明陶元柱編。是集於黃庭堅集中，錄其開發禪理者。

【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宋黃庭堅撰。按葉夢得避暑錄話載庭堅舊有詩千餘篇，中歲焚三之二，所存無幾。故名焦尾集。其後稍自喜，以為可傳，復名敝帚集。然庭堅所自定者皆不存，其存者一曰內集，外集繼內集而編，別集繼內外兩集而編，又內集與任氏所註本同，外集別集，則與史氏所註本大異，故原本註本，可互相參訂。有宋刊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九行，行十八字，外集同。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

五十卷。昭文張氏有宋乾道刊本。明嘉靖中刊本。萬曆田方沆校刊本六十四卷。萬曆甲辰族孫希今重刊本六十九卷。附伐檀集二卷。乾隆間陳守誠重刊巾箱本，二十四卷。無注。乾隆中江西刊黃文節正集外集別集本。江西局刊本。明刊本。

【山谷內集註】二十卷。外集註十七卷。別集註二卷。宋任淵注。外集史容注。別集史季溫注。內外集註其大綱皆系於目錄，每條之下，使讀者考其歲月，知其遭際，因以推求作詩之本旨，此斷非數百年之後，以意編年所能為。有明弘治丙辰南昌陳沛等刊本。聚珍板本。又翻刻本。任注宋刊本，十一行，行大二十，小二十四字。明刊九行十九字。翁氏樹經堂刊本，多外集補四卷。別集補一卷。年譜十四卷。道光中黃氏擺板本。烏鎮鮑氏有元刊本。閩刊本。日本單刊內集。注本。明嘉靖癸酉成都蔣芝刊內篇十四卷。續二卷本。

【山簡】季倫，魏——二五三至三一二。河內懷人。山濤第五子。卒年六十。性溫雅，有父風。濤初不知其

才簡歎道：「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與嵇紹、劉謨、楊淮齊名。初為太子舍人。永嘉中，累遷至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疏請廣得才之路，尋出為鎮南將軍，鎮襄陽。每遊習家園池，置酒池上，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作歌以嘲之。洛陽陷后，一三一年后，簡避於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卒於鎮，追贈征南大將軍。簡作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山堂詞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山堂萃稿】十六卷。明徐問撰。其詩文平正通達，而傷於淺易。

【幽風】在七篇中。鴟鵂是一篇絕妙的禽言詩。東山是一篇很好的憶舊詩，玩其語氣，似是丈夫出門三年不歸，其婦思念頗切，及歸而婦死，續娶時不覺有慨于中而作。七月是一篇描寫農家生活的詩，由春天直寫到冬天，為七篇中最生動的作品。

【幽風詩】一卷。清恭親王弈訢撰。有感豐刊本。

【幽風概】一卷。明蔣如萃編。是集乃其官邠州知州時，採歷代歌詩之有關於風土者，彙為一編。

【幽州馬客吟】樂府橫吹曲。梁鼓角橫吹曲篇名。【幽通賦】班固作。固所作兩都賦，設詞問答，極衆人之所眩曜，所作幽通賦，論者謂本之離騷。鵬鳥，漢書曰：班固作是賦，以致命遂志。幽通者，謂與神遇也。是賦歷溯先烈純淑，期守世業，夢與神通，恭承靈訓，中敘先世善惡之迹，與後嗣禍福之遺，惠吉逆凶，天道不爽。此即董賦憂喜聚門之旨，亦即離騷衆兆所哈之義也。其詞曰：「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今乃輜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中重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心榮，要汲世而不朽兮，乃允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絃覆兮，實匪謹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氣動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

上下兮，緯葦龍之所經，朝貞觀兮而夕化，猶證已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一紫沒世不朽六句，即中前「春谷勿墜」之義，虞韶儀鳳四句，言其必通之故也，精靈感物四句，言其通幽之故也。末段發揮通幽精義，扶真而入，掀眉而出，頗得周易繫辭之旨，然論通篇體勢，秘解泉流，奇文葩爛，仍擬楚詞之儀表，其言「系高頊之玄宵兮，氏中葉之炳靈」，猶楚詞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也。其言「既訊爾以吉象兮，乃申之以炯戒」，猶楚詞既替予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楛管也。其言「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猶楚詞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也。此等句法，多由模擬而來，殆漢人所謂楚聲乎。張惠言曰：平敵通洞，博廣而中大，大而無孤，孫而無孤，指事類情，必錫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也。

【幽蘭草】一卷，清無錫顧敏憲撰。有乾隆六十年刊本，在僻疆園遺集內。

【幽華詩略】四卷，清烏程范錯撰。有道光二十一

幽

年刊本。

【幽明錄】劉義慶撰。義慶爲六朝最大之小說家，著有幽明錄三十卷，宣驗記三十卷，世說八卷，小說十卷，徐州先賢傳八卷……等。幽明錄內容如搜神記，皆集前人所作編成。唐時嘗盛行。劉知幾云：「晉書多取之。」書已佚，太平廣記等書徵引甚多。

【幽閨記】又叫做拜月亭。元施君美底戲曲。全四十齣。取材於金元底戰亂中都貢生蔣世隆，其妹瑞蓮，丞相海牙之子興福，王高書之女瑞蘭，都在逃難的途中，爲數奇的運命所搬弄，九死得一生，後來世隆與福結了義兄弟，及第於文武底試驗，結局世隆與瑞蘭，興福與瑞蓮結了婚。幽閨記底詞曲之妙，是與琵琶記並稱的。尤其是第二十六齣萍跡偶合之場，在旅館間暮夜底鐘聲，瑞蘭、瑞蓮二人思夫懷兄之一段，非常地情逼文至。（原本見六十種曲）

【幽閨鼓吹】一卷，唐張固撰。是書凡二十五篇，所記皆中唐遺事，多有關於法戒。有說郭本，歷代小史

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學海類編本，秘笈本，續百川學海本。

【幽居錄】<sup>7726</sup>三卷。檢勘其書。乃全載今本齊東野語。

第六卷至第十卷之文。

【幽光集】<sup>90</sup>四卷。清釋性恬撰。有道光刊本。

【幽怪錄】<sup>97</sup>一卷。續幽怪錄一卷。唐牛僧孺撰。未附。

唐李復言續錄一卷。皆志怪之書也。

【出師表】<sup>277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出塞集】清盧見曾撰。

【出塔】<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出塔】<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出善會】<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利于不急齋集】<sup>23500</sup>一卷。清曲阜孔昭焜撰。有道光

刊本。在晚香偶和詩內。

【利登】<sup>12</sup>嚴道。號碧澗。宋——二六五。頃金川人。工

詩。有數稿一卷。(宋百家詩存)亦能詞。清平可誦。

【利奇緣】<sup>4</sup>參看韓魏小史條。

【剩語】<sup>22500</sup>二卷。元艾性夫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

典錄出。性夫詩氣韻清拔。以妍雅爲宗。五七言古體。筆力排盪。尤爲擅長。

【剩紅詞】<sup>2</sup>一卷。清高郵李本撰。右道光刊本。附易簡書屋詩存後。

【剩園詩集】<sup>6</sup>六卷。清宣城施溧撰。有乾隆刊本。

【崇百藥齋文集】<sup>22901</sup>二十卷。清陽湖陸繼輅撰。有嘉慶合肥學舍刊本。

【崇川詩集】<sup>22</sup>十二卷。清孫翔編。是集輯通州及州屬如皋泰興海門三邑之詩。

【崇德堂集】<sup>24</sup>八卷。清王植撰。集中所載多居官崇牘之文。頗足見其生平。其攷論經籍。則好以意推理。斷不能一一徵於古也。

【崇禎上燬山】<sup>31</sup>河南流行俗曲。(椰子腔)泰大梓木刻本。

【崇禎觀畫絨冠圖】<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崇遊草】<sup>38</sup>二卷。清都昌劉夢蓮撰。有千佛巖刊本。

【崇古文訣】<sup>40</sup>三十五卷。宋樓昉編。是編大致仿呂祖謙古文關鍵。惟所錄上自秦漢下至於宋。篇目

較多繁簡得中頗有裨於學者有明刊大字本黃不烈有宋本十二行行二十三字浙採遺目此書係宋刊本十七卷嘉靖中松陵吳氏重刊本。

【崇古堂詩】清高緝睿撰。

【崇蘭館集】二十卷明莫如忠撰。其詩頗具唐音，五言近體尤多佳句。文則應俗之作居多，惟題跋十餘則頗為雅令。

【崇蘭堂詩存】清光緒間張預撰。

【崇護集】一卷清震澤王廷鼎撰。有光緒刊本。

【崇本山堂文集】十二卷，卷首一卷。清綏安徐時作撰。有乾隆原刊本，在崇本山堂全集內。

【崇本山堂詩鈔】十二卷，清綏安徐時作撰。有乾隆原刊本，在崇本山堂全集內。

【崇睦山房詞】一卷。清江都汪全德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崇雅堂詩稿】六卷。清太倉朱璿撰。有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崇雅堂詩鈔】五卷。清華亭楊汝諧撰。有毗陵吳氏刊本。

【崇雅堂集】十五卷。明鍾羽正撰。集中奏疏多切中時弊。其他雜文，則率爾操觚者居多。詩多感激時事之作，氣體高邁，然未免沿七子之末派。

【崇雅堂稿】四卷，補遺一卷。清黃巖楊晨撰。有排印本。

【崇雅堂駢體文】四卷。清仁和胡敬撰。有刻鵲齋重刊本。

【崇雅堂全集】二十卷，附年譜一卷。清仁和胡敬撰。有道光刊本。

【崇質堂集】二十卷。明李萬寶撰。其文體中正，不事錘鎔，猶講學家之格。其詩頗學韋柳，意取清妍，雖風骨未就，而姿致可觀，則其天分之高也。

【崇雲軒詩集】六卷，續集五卷，詩餘一卷。明吳宗儒撰。其詩工於聲律，然運意不深，風骨亦未成就。

【崇雲閣詩鈔】二卷。清山陰何綸錦撰。有嘉慶刊本。

【巢經巢文集】六卷。清鄭珍撰。有民國三年刊本。  
 【巢經巢詩集】九卷。附經說一卷。清遵義鄭珍撰。  
 有成豐刊本。又一本九卷。後集四卷。有光緒二十三年黎氏重刊本。

【巢林集】七卷。清富谿汪士慎撰。有原刊本。

【巢青閣集】十卷。清餘杭陸進撰。有康熙刊本。

【巢青閣學言】不分卷。清西陵陸曾禹撰。有原刊本。

【樂府】樂之起源蓋甚早。荀子樂論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發於聲音則為樂，形於動靜則舞，知樂舞乃人性之自然表現，先民之初，蓋已與生俱來矣。但「樂府」之名，則發生甚晚。漢書禮樂志：「以下省稱漢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越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顏師古注：「樂府之名，蓋始

於此。哀帝時罷之。」藝文志亦曰：「自武帝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起趙代之謳，秦楚之風。」李延年傳亦云：「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祀，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觀此，知「樂府」始於漢武，本為官署之名，其職在采詩歌，被以管弦以入樂，故後世遂以樂府官署所采獲保存之詩歌為樂府。然禮樂志又載：「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云云，似「樂府」之署，設置已久。其實不然。志曰：「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至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一然則武帝之前，有樂府令，而無樂府官署之設。孝惠以沛宮為原廟，文景不過禮官肄業，故雖有樂府令，無可述之價值。故論「樂府文學」者，宜以武帝立樂府署為第一頁也。」據漢志，樂府文學之成分，約有兩種，一民間歌謠，二文人詩賦。但兩種未必皆能合樂，故又



使通音樂者，增刪潤色，以協律呂。如相和歌清調曲之苦寒行，其本辭爲「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佛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四解一「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失徑路，暝無所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五解一「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魏武帝作

樂

見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再加塘上，行其變動之處更多。本辭爲「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思。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莫以麻象賤，棄捐管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修修。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晉樂所奏，則改爲「蒲生我池中，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人儀，莫能縷自知。衆口鑠黃金，使君生離別。」一解按「離別」應校乙。一「念君去我時，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二解一「莫用豪賢故，莫用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捐蔥與薤。莫用麻象賤，棄捐管與蒯。」三解一「倍思者苦枯，倍思者苦枯，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共離別，亦當何時共坐復相對。」四解一「出亦復苦愁，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蕭蕭。今日樂復樂，延年壽千秋。」（五解）

一樂府詩集一卷三十五引鄴都故事，此歌最初爲魏文帝甄皇后所作。言後爲郭皇后所講，文帝賜死後宮，臨終爲詩曰：「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豈無蒹葭艾，與君生別離。莫以賢豪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麻象賤，棄捐管與蒯。莫以魚肉賤，棄捐蔥與薤。」此說是否可信，此歌是否甄后作，第深考要之，此爲所舉「本辭」之本辭，則無疑也。觀此，知無論歌詩賦，入樂時每多增刪修改，不盡存本來面目。職是遂產生此種非歌謠，非詩賦之「樂府文學」。樂府中，除民間歌謠，文人詩賦外，尚有音樂家自撰詞，自製譜者。如晉書樂志下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雜曲中有秦女休行，相如歌辭平調曲有董成，從軍行，雉朝飛短歌行，爲魏以新聲被寵之左延年作。由此以觀，古時所謂樂府，包有三種成分：

1 民間歌謠

2 文人詩賦

3 音樂家自製歌詞。

二種大概須經音樂家修改。

右三種，皆古初創製之樂府歌詞。逮後世，又有仿效之作，由是樂府之範圍日廣。仿效之作，可別爲兩種：(一)入樂者，(二)不入樂者。茲先述入樂者。入樂者，又可分爲兩種：(一)按舊譜製詞者，(二)樂府歌譜，既已行世，後人遂每依照其譜，別製新詞，亦如後世詞曲之按譜填詞也。此又可分爲二種：(A)用舊譜而仍存其名者，(B)此類最多，魏晉樂府幾於全屬此類。惟雖用舊譜，而所詠泰半不與原歌同意。如鏡歌有所思，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曰：「右其詞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一原作殊，疑誤。」瑋瑁簪。聞君有他心，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而與君絕也。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別離安可再，但言離別而已。一亦有與原歌略有同異者。如陌上桑，樂府古題要解曰：「右古詞：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審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爲使君所邀，雖敷感誇其夫爲侍中郎，以拒之……若晉陸士衡扶升朝暉等，但歌佳人好會，與古調始同而未異。」又問有與原歌大旨相仿

者如短歌行，樂府古題。安解曰：「右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陶士衡『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爲樂也。」(B)用舊譜而改其名者。如漢書禮樂志曰：「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采昭德舞爲威德。」再如宋書樂志一曰：「文帝(魏)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玉樂曰迎雷樂，武德樂更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有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昭舞，五行舞曰太武舞。」(2)改換聲譜者——聲有改換者，如漢書禮樂志曰：「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據此，知房中樂在周秦非楚聲，至漢高祖始因樂楚聲而改爲楚聲。宋書樂志一曰：「周又有房中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蓋誤解漢志。(周雖好房中諸樂，而詞已不見，故茲樂府編自漢徵起。)譜有改換者，如吳兢云：「薤露歌，蒿里行，右喪歌，舊曲本出於田橫門人，歌以喪橫一章

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二章言人死精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又如樂府詩……四十四曰：「清商樂……遺梁陳亡亂，存者益寡，及隋平陳得之，文帝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乃徵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因於太崇置清商署以官之，謂之清樂。」此則仿效之中，有改作之義矣。今再述不入樂者，又可分爲三種(A)用樂府舊名者——承用樂府舊名，而所詠未必與舊歌相同，亦未曾入樂也。類魏晉時蓋已多有，於時仿古樂府，頗爲盛行，未必皆被於樂。觀魏晉樂所奏，每與本辭有損益，則祇有本辭者，諒非皆曾入樂。宋書樂志一(王)肅私造宋廟詩頌十二篇，不被哥。至梁陳隋唐，此等用樂府舊名而不入樂之作，遂幾擅一時詞壇矣。(B)摘樂府歌詞爲題者——如樂府詩集卷三十三苦寒行，下引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武帝北上篇，備言冰雪豁谷之苦，其後或謂之北



【樂府亡失曲辭四調】樂府詩集又載有燕射歌辭，橫吹曲辭，清商曲辭，琴曲歌辭等四類，皆云是漢代的舊曲，但其曲辭已經亡佚，莫可考見，今且述其概略。■燕射歌辭：即所以爲飲食禮。其在周世，凡是有爵位的人，自己宴食或宴飲賓客之時，必須奏樂。「三百五篇」中的鹿鳴，四牡……等詩，即是作爲此項用的。漢代有殿中征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舉十三曲，即是本鹿鳴之遺聲而制作的曲子。■橫吹曲辭：郭茂倩說：「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省馬上作樂，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後分爲二部，有簫笳者爲一鼓吹……有鼓角者爲一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是知橫吹鼓吹所用的樂器，可以說是完全相同，其後乃生分別的。晉書音樂志說：「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傳於西京，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興以爲武樂。」據此，則橫吹曲是依胡樂而產生的新調，鼓吹曲完全是北狄的輸入。■清商曲辭：清商樂又叫清樂，郭茂

樂

倩說他是「九代之遺聲」（此話有點怪誕）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其辭都是古調，漢代的清商曲辭，自晉及可也就亡失了。■琴曲歌辭：此之所謂琴，是指謂七弦之琴言，其他的一切琴不在此篇述說之內。據傳說：「伏羲造琴，長七尺二寸而有五弦。」（廣雅）揚雄謂「舜彈五琴而天下化。」原來前人都相信琴的歷史的確如此。他們又說，五弦是向五行的，其後文王武王增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於是始成七弦——那新增二弦名曰「文武弦」——七弦是法七星的。據三禮圖的話，則第一弦爲宮，第二弦爲商，三弦爲角，四弦爲徵，五弦爲羽，六弦爲少宮，七爲少商。■以上是說琴，以下且來說辭，甚麼瓠巴師襄伯牙……一類的琴曲，我也不說，我也不懂，而且說也無益，因爲它們有些令人不可信的事實的原故。西漢時，成帝侍卬慶安世有雙鳳雛鸞，曲齊人劉道疆有單鳧寡鶴，弄趙飛燕有歸風送遠操（引見前第一節）司馬相如有鳳求凰歌……：牠們都是琴曲的歌辭。司馬相如的琴歌是最好

的例。司馬相如是一個極其浪漫而富於天才的文学家，因爲他感受了多方面的沉鬱之故，所以它常撫琴以寄其幽思，却不願意作那既富且貴氣勢凌人的官。漢書本傳：「武帝嘗召武騎常侍，非其所好。但它又是一個「窮光蛋」，所以明儕甚少，只有臨卽令王吉與之交好，它當從王吉燕飲於臨卽富人卓王孫之家，王孫的女兒文君新寡，雅好音律，不期與相如神投，以故相如謬與王吉相重，而實以琴心挑文君。是夜，文君即亡奔相如，還于成都。這就算是操琴的結果。」

【樂府新辭】唐明皇（玄宗）於七一二年即位，做了四十五年（七一—七五六）的皇帝。開元天寶的時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榮。開國以來，一百年不斷的太平，已造成了一個富裕的、繁華的、奢侈的、閑暇的中國。到明皇的時代，這個閑暇繁華的社會裏遂自然產生出優美的藝術與文學。唐明皇是一個愛美的皇帝，他少年時就顯出這種天性，如舊唐書賈曾傳（卷一九零）說：「玄宗在東宮……

頻遣使訪召女樂；命宮臣就率更署閱樂，多奏女妓。——這就是後來寵愛楊貴妃的李三郎。舊唐書音樂志（卷二八）說：「玄宗在位多年，善樂音，若燕設醮會，即御勤政樓……天子開簾受朝，禮畢，又素扇垂簾，百寮常參，供奉官貴戚二王後諸蕃酋長謝食，就坐。太常大鼓，藻繪如錦，樂工齊擊，聲震城闕。太常卿引雅樂，每色數十人，自南魚貫而進，列於樓下。鼓笛雜婁（雜婁是鼓名）正圓，兩手所擊之處，平可數寸。」充庭考擊。太常樂立部伎，坐部伎，依點鼓舞，問以胡夷之伎，日吁，即內閑廐引躑馬三十四，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今宮女數百人，自惟出擊雷鼓，爲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積習皆不如其妙也……玄宗又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號爲「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園……太常又有別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陵晨，鼓笛亂發於「太樂」別畧教院。廩食常千人，宮中居宜春院……玄宗又製新曲四

十餘，又新製樂譜……「音樂志」又云：「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絳令博士韋適……等銓鼓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讖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中侍楊仁恭、姜、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絳，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爲法曲。」但此段下文又云：「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据此可見當時樂工所傳習的固多胡夷里巷之音，那些所謂「五調法曲」也是「詞多不經」大概也是採集民間俗歌而成的。在在這個音樂發達而俗歌盛行的時代，高才的文人運用他們的天才，作爲樂府歌詞，採用現成的聲調或通行的歌題，而加入他們個人的思想與意境。如本事詩云：「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有唱李嶠詩一，此係李嶠的汾陰行的末段。李嶠是中宗時宰相」者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

## 樂

見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凄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其才子也！」次柳氏舊聞也。記此事稍與此不同。又如李白傳（舊唐書卷一九零）云：「白既嗜酒，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命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這是隨便舉一兩事，略見當日的詩人與樂府新詞的關係。李白論詩道：「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唐人論詩多特別推重建安時期。例如元稹論詩引見舊唐書卷一九零杜肅傳中：「我們在上編（頁五八—六零）曾說建安時期的主要事業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文人用古樂府的舊曲改作新詞。開元天寶時期的主要事業也在於制作樂府歌辭。在於繼續建安曹氏父子的事業，用活的語言同新的意境，創作樂府新詞，所謂「力追建安」一句標語的意義其實不過如此。盛唐是詩的黃金時代。但後世講文學史的人都不能明白盛唐的詩所以特別發展的關鍵在什麼地

方。盛唐的詩的關鍵在樂府歌辭。第一步是詩人仿作樂府。第二步是詩人沿用樂府古題而自作新辭，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聲調。第三步是詩人用古樂府民歌的精神來創作新樂府。在這三步之中，樂府民歌的風趣與文體不知不覺地浸潤了，影響了，改變了詩體的各方面，遂使這個時代的詩在文學史上放一大異彩。唐初的人也偶然試作樂府歌辭。但他們往往用律詩體做樂府，正像後世妄人用駢文來做小說。怎麼會做的出色呢！試舉樂府古題「有所思」作個例。沈佺期用的是律體。「君子事行役，再空芳歲期。美人曠延佇，萬里浮雲思。園槿綻紅豔，郊桑柔綠滋。坐看長夏晚，秋月生羅幃。」這是做試帖詩，只要揣摩題面，敷衍成五言四韻就完卷了。再看盛唐詩人李白做此題，是什麼境界。「我思仙人乃在碧海之東隅，寒海及天風，白波連山倒蓬臺。長鯨噴湧不可涉，撫心茫茫淚如珠。西來青鳥東飛去，願寄書謝麻姑。」這便是借舊題作新詩了。這個解放的風氣一開，便不可關閉了。1919

【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前集五卷，後集五卷。元楊朝英編。前六卷小令，後四卷套數。有元刊本，南陵徐氏景元本。

【樂府新聲】三卷。元無名氏撰。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編。是編總括歷代樂府歌詞，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分十二類，網羅賅博，其解題敘述源流，尤爲詳備。有汲古閣本，明南監本，孝慈堂自有真元板，孫仲容有元刊本，張孝達王廉生均有元刊本，何紹基有元刊明補本，又元至正刊不佳，劉泖生有陸敕先所校顧潤賓舊藏元本，元至正初彭萬元刊本，毛子晉有宋本。

【樂府詩集缺點】樂府是古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材料。但是研究起來，較詩經楚辭爲難，因爲沒有適當的參考書。比如郭茂倩的樂府詩集，總算很完備，但我他讀了，還覺得有許多缺點：（一）此書所載各篇，大都以類相從。但傷歌行係側調曲，而誤入雜曲；石城樂烏夜啼等係舞曲，而誤入清商。不知何故（或者因爲石城樂等爲隋清商署所轄之故，但



白鳩白紵在唐代亦隸清樂部，爲何又入舞曲呢？  
 (二) 此書大都先載古辭，後載擬作，但上留田行及猛虎行古辭尚存，他卻首列魏文擬作，而以古辭入附注內。又如公無渡河亦誤入筵篴引的附注內，送使後人說以瑟調曲爲相和引。又如武德舞及雁門太守行古辭均亡，郭氏不知，竟誤以擬作爲古辭，也是大錯。(三) 樂府本應協律，而此書則濫入許多不入樂的詩篇及謠諺。又如堯舜的神人暢思觀操多後人偽託，郭氏不加考訂，一律收入，未免太疏忽了。(四) 此書於古樂府之已亡散者，如嘉至，陟吃根，雲翹，摩訶兜勒等，均不能收入。我們荀單靠此書，決不能考出古代樂府的實況。(五) 此書成於宋代，故七百年來學者們研究的結果，均不能收入。我們若單靠此書，決不能十分了解古代樂府。

『樂府詩之字句反命題』樂府詩之字句，有定言與雜言之異。定言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體；雜言句度長短參差。若大風歌及城下曲中間用今字，則爲楚調，非純粹之樂府也。胡氏詩藪曰：「

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練時日，雷震等篇，三言也。筵篴引，善哉行等篇，四言也。鷄鳴，隴西等篇，五言也。烏生，雁門等篇，雜言也。妾薄命等篇，六言也。熱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駟，枯魚等篇，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瑟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人作也。虞世南從軍行，耿漳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沈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東南飛，七言長篇，則木蘭歌。是樂府於諸體無不備有也。』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五絕，起於漢魏；五律，起於齊梁；五排，七律，至唐發生，其說可信。若詳徵之，兩漢樂府，三言，四言居多。魏晉而後，始開唐詩宋詞各體，如魏武之東門行爲五古，魏文之燕歌行爲七古，曹植之妾薄命爲六言詩，左延年秦女休行爲雜言詩，謝尚大道曲爲五絕，蕭子顯烏棲曲爲七絕，范雲，巫山高爲五律，庾信烏夜啼爲七律，梁武江南弄，沈約六憶詩爲小詞。是樂府者，唐宋詩之

淵源也。樂府命題，名稱不一，吳訥文章明辯者舉，凡十有二類，茲列舉之：1. 歌——放情長言，雜而無方者曰歌。如挾瑟歌、襄陽歌是。2. 行——步驟馳騁，疏而不滯者曰行。如君子行、兵車行是。3. 歌行——兼之曰歌行。如短歌行、燕歌行是。4. 引——述事本末，先後有序，以抽其臆者曰引。如箜篌引、丹青引是。5. 曲——高下長短，委曲盡情，以道其微者曰曲。如烏棲曲、明妃曲是。6. 吟——嗟吁嘅歌，悲憂深思，以呻其鬱者曰吟。如梁父吟、古長城吟是。7. 辭——因其立辭之意曰辭。如明君辭、白紵辭是。8. 篇——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如白馬篇、美女篇是。9. 唱——發歌曰唱。如氣出唱是。10. 調——條理曰調。如清平調是。11. 怨——憤而不怒曰怨。如長門怨、玉級怨是。12. 歎——感而發言曰歎。如明君歎、楚妃歎是。十二類之外，又有以詩名者，以弄名者，以章名者，以度名者，以樂名者，以思名者，以愁名者，皆樂府之流也。890

【樂府詩派別】沈德潛論樂府詩曰：「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

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說詩碎語）按以風雅頌三者分樂府，其郊祀歌用諸廟堂，誠有類於頌。鼓吹、橫吹用諸朝會、軍旅，有類於雅。相和、歌清商曲辭爲吳楚各地民歌，有類於風。然此所論，猶未足以盡樂府之全也。茲更就其風格略言之：（一）典正派——費錫璜曰：「房中郊祀，典雅宏奧，中學難窺，爲最上品。」（漢詩總說）（二）綺麗派——費氏又曰：「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艷之祖也。」餘如羽林郎、東門行、西門行等詩，有情有致，樂府中不可悉數。（三）悲慨派——費氏又曰：「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按「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古文苑止載此二句，下闕。李善文選西都賦注亦載二句，蔽字作塞。己下「微陰盛殺氣」十二句，升庵詩話曰：「出修文御覽。此書久佚，真偽所不可知。」錄十五從軍征詩云：「十五從軍征，八十

樂

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壘繁！」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吳兢曰：「此詩晉宋人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駟馬。十五從軍行以下古詩也。」按樂府詩集梁鼓角橫吹曲，載「紫駟馬歌辭」曰：「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高高山頭樹，風吹落葉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十五從軍征……：……（下同前）」古今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此蓋采詩入樂之曲，故增多原句以協樂章也。

（四）勁健派——樂府中出關，入關諸詞，出塞，入塞之曲，多蒼涼悽楚之音；間有壯烈慷慨者。（五）奧澀派——費曰：「顏謝好寒澀雅麗，昌黎好摳摭奇字險韻為詩，然漢郊祀饒歌，與行宏博，已開其先。司馬子長所謂『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說其詞，皆會五經家，乃能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是也。』」按郊祀饒歌深晦險怪，顏謝昌黎不過學其用

字，用韻，盧仝劉又且取其意境以入詩矣。（六）俚質派——費曰：「謠諺等作，詞氣雖古，未免俚質為第三派。」可舉箜篌引為例。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之，乃作箜篌而寫其聲，名曰箜篌引。」按此詩詞句簡質，而歌哭如聞，招魂欲起，故雖寥寥四語，而意自愴人也。〇〇〇

【樂府詞之復興】詞至晏殊、歐陽修已有不協律之病，迨蘇軾、黃庭堅等起來，大刀闊斧地以詩為詞，不依照嚴格的詞律填詞，把詞的音樂性全剝削了。詞與樂府的關係便爾分離。於是詞只是純文藝的體，只有文藝方面的意義，而失却樂府方面的作用了。元祐前後的詞人所作的詞，不甚協律的填詞居多。直至北宋末年，詞與樂府才再結合起來，因以造成樂府詞的復興，使北宋詞行爲第四個時期的

發展。樂府詞的能夠復興，不能不推宋徽宗之力。徽宗本是一位多才的藝人，他自己懂得音律，於崇寧四年頒大晟樂，創設一個規模甚備的大晟府。周邦彥提舉大晟府，晁端禮爲大晟府協律，萬俟卨言爲大晟府製撰，都是些精通音律的詞人。他們作詞的第一義是要協樂，故下字用韻，皆有嚴密的法度；他們作詞的努力，是要把意境情感之美，在嚴格的詞律的限制中表現出來。就是說，他們的作詞，一定要是樂府詞。否則賦不協律，只能算是詩。這是第一期詞人與第三期詞人作詞的態度根本不同的一點。自徽宗頒新樂以後，許多詞家都在樂府詞方面竭力貢獻他們的聰明技能，造成詞壇的新風氣。詞本是起於樂歌，經過蘇軾等以詩爲詞，把詞的聲律定格大破壞之後，現在到了北宋末年，詞又回到樂府裏來了。故我們命之爲樂府詞的復興期。

【樂府詩玉】元無名氏撰。  
【樂府詩珠】元無名氏撰。

【樂府歌辭內之漢魏民間文學】詩三百篇和楚

辭都是創造文學，詩中的國風和楚辭中的九歌都來自民間。到了漢朝，樂府雖然亦來自民間，但一方面許多文人却在仿古做辭賦，無形中使中國文學分出了兩條路子。一條是模仿的，沿襲的，沒有生氣的古文文學，一條是自然的，創造的，表現人生的進化文學，也就是民間文學。從此以後，在這時代的進化文學被下一時代所模仿，便成了古文文學；同時，民間又在創造他的進化文學，又做了更下一代模仿的典型。一部中國文學史，就德這樣的綿延下去。漢代民間文學的代表作，仍舊是詩歌，不過內容較三百篇更解放更複雜，而更受音樂的影響。所謂「樂府」就都採自民歌。樂府本來就是後世所謂「教坊」是倡伎所居之地，是一個俗樂的機關，反成了民歌的保存所。一般不識字的平民，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歌，真率地說了他們的故事；但散文的故事不易流傳，韻文的歌曲却越傳越遠，你改一句，我改一句，你添一個花頭，他翻一個花樣，越傳越有趣了，越傳越好聽了，遂有人傳寫下來，遂有人收到樂

樂裏去。漢代的民間文學共分三種：一、鼓吹曲辭；二、橫吹曲辭；三、相和歌辭。相和歌辭所採的歌辭，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創作；所用的樂器，是中國本國固有的樂器。鼓吹曲辭與橫吹曲辭恰和相和歌辭相反，所用樂器，多數係外族的樂器，所採民歌，橫吹曲辭失傳無餘考，歌吹曲辭很含有外族的色彩。鼓吹曲二十二曲集爲朝廷所採用，其實純粹是民間文學，考查她的文義，大略是中國北部人民所作。今只存十八曲，其中字句不可解的地方很多；或者是胡漢相雜，或者因聲辭相混，所以如此。但其中也有一二句可解的，如思悲翁一篇，有「奪我美人」的話；艾如張有「雀以高飛雀奈何」的話；戰城南一篇，詞句明瞭，是人民對於戰燭的呻吟；巫山高是一篇旅客思歸之作，上陵一篇，多說神仙之事；將進酒，主張飲酒放歌；君馬黃一篇，有「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的話；芳樹一篇，有「妬人之子，愁殺人，君看他心，樂不可禁」的話；有所思一篇，描寫兩性間感情決裂，燒瑤瑁之簪而揚其灰，上邪一

篇，描寫兩性間感情堅固，要到了山崩水竭，天地合，夏雨雪，冬雷震，才能斷絕，這都是民間抒情詩。祝帝王的，只有上之回，聖人出，臨高台，遠如期，諸曲可見鼓吹諧曲都是民間作品，經朝廷採用，或用之於朝會，或用之於道路。採集的時代是在武帝時，採集的地方，大概在長城附近，因爲那邊和匈奴及西域相近，所以曲中雜用羌樂胡樂。鼓吹曲在漢時亦名短蕭饒歌。鼓吹和橫吹的分別，有蕭笳的，叫做鼓吹，有鼓角的，叫做橫吹，用於朝會道路的，叫做鼓吹，用於軍中的，叫做橫吹。橫吹曲辭雖已失傳，但曲的名目和來歷尚可考。摩訶兜勒曲是張騫從西域傳入西京的；李延年的新聲二十八解，是由胡曲模仿出來的；關山月等曲不知何人所作，亦名新聲八解，則和李作必相類。二十八解今只存十目，爲黃龍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八解爲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驢馬，驄馬，雨雪及劉生。相和歌這名詞，是取絲竹相合而歌的意思。所用的調子，是從周代的房中三調（

平調曲、清調曲、瑟調曲、)和楚地的楚調、側調(二者都爲漢代的房中樂)混合流傳下來的。其中的詞，都是漢代民間的歌謠。武帝時，河間獻王修興雅樂，武帝莫能用，始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可見和曲的聲調，是周秦遺傳下來，又經李延年審定過的。和曲的辭，是從趙、代、秦、楚的街巷歌謠采集來的。和曲和歌有兩個特點：一是題材的寬廣，從宮庭、帝王、后妃起，一直到兵士、走卒、曠夫、怨女，凡社會上所有的事，大概都有。不像同時的古文文學，只是一味的阿諛奉迎，單描寫宮殿羽獵之美。一是聲律和詞句的自然，能參用方言俚語，表出真率的情感，韻律和諧，使人興神味活躍的美感。比了古文文學只向字典裏翻些死字來用，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就相和歌辭的內容，取她相同之點，分爲七類來講。一是社會類，相和六引中的笙篴引是鼓一個狂夫墮河而死，其妻援笙篴而歌，歌罷亦投河而死。上留田是一個人懷疑於人類有貧賤階級之分，隨後又歸之於天命。東門

行是鼓一個人被生活壓迫到不能不拔劍去做賊，被他的妻死命拉回，慢慢的將他勸轉。秋胡行是鼓秋胡戲妻事，這故事直傳至元代，被曲家取作戲劇的題材。孤兒行是鼓一個孤兒，父母在時，畜養尊優，後來爲兄嫂所虐，過那很悲苦的生活。隴西行是寫當時人理想中的賢婦，婦病行是鼓婦人臨死時囑丈夫不要虐待他的兒子，後來兒子流落市中，道逢親交買餅給他吃，又給些錢與他。這位親交回家，看見自己的兒女哭索母親，想起剛才才之事，乃恨爲未來的長大兒女悲痛……二是征戰類，從軍行寫軍旅之辛苦，飲馬長城窟行鼓征戍之客，飲馬長城之下，婦人在家苦念其勤勞。三是寫情詩類，陌上桑鼓美人羅敷拒絕使君引誘事。相逢行，一曰相逢狹路，閨引，一曰長安有狹邪行，都是描寫貴族多妻家庭的奢侈生活的。六朝人和唐人的豔體詩歌，都受她的影響。塘上行是鼓魏甄后被讒死的一段悲哀的故事。曹植的的神賦即是爲此而發。豔歌行係傷別離之詞，白頭吟爲卓文君作，是和相如的決絕詞。又

有孔雀東南飛一篇，凡一千七百六十五字，是古今第一長詩，敘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情死事，亦名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四是神祕類，王子喬長歌行、董逃行、善哉行和步出夏門行，都是有超脫的神仙思想的詩；蒿里、薤露、泰山吟和梁甫吟，都是有強烈的對於死的恐怖的挽歌或葬歌。五是頽廢類，如短歌行、西門行、大牆上蒿行、野田黃雀行和怨詩行，都是些樂天安命的消極語。六是歷史類，如王昭君、楚妃歎、長門怨和班婕妤，都是宮庭怨詞，與唐人宮怨詩以不少的影響。七是教訓詩類，如猛虎行、君子行，都是勉人爲君子的良言。八是上面的許多民歌，自采入樂府後，遂成了文人的詠歌的題材。在漢晉詩人的作品中，有很多的而且也很好的擬作可以找見。到了南北朝，民歌仍很發達，內容都與漢代民歌有傳統關係，而更爲進步。漢代樂府尚有唐山夫人的房中歌，名爲司馬相如等合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因非民間文學，故前面未曾敘入。漢初項羽的垓下歌，激昂悲楚，劉邦的大風歌，委曲柔揚，其實都是很好的平民

文學。不過作者非平民，所以爲一般人視作貴族文學了。1912

【樂府歌辭內之南北朝民間文學】清商曲可以說是南方的民間文學。橫吹曲可以說是代表北方的民俗文學，對於情感和風格 (Style) 因地理上的關係，自然和南方文學是不同的。胡適之先生曾說過：「南方民族的文學的特別色彩是戀愛，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新民族多帶着尚武好勇的性質，故北方的民間文學自然也帶着這種概。」又說：「……北方的平民文學的特別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中國文學史講話說：「……但是『越是英雄越有情』所謂『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所以也還有不少『情歌』也。」

【樂府歌法】漢武立樂府，命李延年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訖於曹魏，子。已歎「漢曲詠不可辨」。下逮六朝，夷樂日繁，古音日益微茫矣。唐人二十八調，宋末但行十二調，至元曲代興，亦久置不歌。居今日而稽詩詞音律，已無解人，進而論漢魏樂府，並

律譜不可復得，尚何歌調之足言哉？雖然，既其詞而識其理，其歌法約略可知者有三事焉。卽樂府詩中有散聲，送聲，和曲三者是也。

(1) 散聲 漢饒歌臨高臺曰：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吾主壽萬年。收中吾。

按「收中吾」三字，毫無意義，實爲餘聲。猶饒歌有所思中之「妃呼豨」五噫詩中之「噫」，鳥忽詩中之「鳥忽乎」，同爲歌時之散聲也。

(2) 和曲 漢相和曲中之江南云：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按此詩前三句一人獨唱，後四句衆人之和曲也。試觀梁武帝之采蓮曲，可以知之矣。

游戲五湖采蓮歸，發花田葉芳襲衣；爲君儂歌世所希。

世所希，有所玉江南弄采蓮曲。

古樂錄曰：「采蓮曲和云：『采蓬渚，窈窕舞佳人。』」

又蕭統采蓮曲曰：

桂楫蘭橈，浮碧水，江花玉面兩相似，蓮疏藕折

香風起。

香風起，白日低；采蓮曲，使君迷。

和云：采蓮歸，深中好沾衣。

其和聲顯然易見，前例下四句之爲和曲，可以推知。

(3) 送聲 子夜體之詩楊叛兒云：

歡欲見蓮時，移湖安屋裏，芙蓉繞牀生，眠臥抱蓮子。

蓮子。

古今樂府曰：「楊叛兒送聲云：『叛兒，教儂不復相思。』」

復相思。

此送聲之例也。以上古樂府歌法之約略可考者

也。至唐人樂章多爲絕句，一時名流詩句，無不入歌

曲者。王灼碧雞漫志說：「王士禛曰：『開元天寶

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



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景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譁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祐諸篇，尤難指數。由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卽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萬首絕句選，敎一蓋以近體詩有平仄押韻等規則，音律諧協，語句簡短，單歌聯唱，無不適宜。故一時梨園所奏之大曲，宴飲所用之小令，無非絕句歌辭。高適，王昌齡，王之渙之雋句，既傳遍旗亭。一碧雞漫志：「白樂天之詩篇，亦流行都下。」白氏與元九書：「至李白之清平調，亦絕句也，相傳玄宗與貴妃賞木芍藥於沈香亭畔，詔白進清平樂詞，命梨園子弟撫絲竹，遂促李龜年按譜引歌。上自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外傳）曲調妍美，可以想見。故絕句實唐代唯一之樂章也。試略徵其歌法，著之如下：胡仔茗溪漁隱話叢引蔡寬夫詩話曰：「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數

樂

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當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夫絕句果如何歌法，今樂譜失傳，未由確知。按蔡氏之言，或某句復誦，或某處偷一字，或於句中句末出入和聲，散聲，借以調節歌調，可以測知。所謂和聲者，樂中引長之於聲，散聲者，曲譜以外之音也。試以例徵之：

王維陽關曲云：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唐代有名之送別歌也。俗謂三疊者，三唱其結句，考之漁隱詩話載蘇軾說則第一句單誦，第二句以下每句皆復誦也。其後元曲中有題陽關三疊者，屬大石調，其歌法愈爲繁複，由此可以想見古調之形式也。

陽關三疊——北曲，大石調。

渭城朝雨浥輕塵——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  
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

更灑適客舍青青，弄柔凝柳色「新」。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人生會少，富貴功名有定分。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舊游如夢，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

只恐怕西出陽關，眼前無故「人」！

（舊曲辭以○規識之用，韻處以「」識之。）

觀此歌曲法，非特疊唱，且增多餘字。此種歌調，是否出於舊曲，雖不能必，要據是推知舊調非僅疊唱，且必有和聲，散聲，可斷言也。又萬約友詞律載竹枝，采蓮子兩詞，歌法如次：

後唐皇甫竹枝

門前流水，竹枝白蘋花，女兒岸上無人，竹枝小艇斜，女兒商女經過，竹枝江欲暮，女兒散拋殘

貪飼神鴉，女兒

皇甫松采蓮子

菑菑香連十頃陂，舉棹小姑貪戲采蓮遊，年少晚來弄水船頭溼，舉棹更脫紅裙囊鴨兒，年少

按竹枝本巴歙兒歌，吹短笛，擊節以赴鼓，歌者揚袂睚舞。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洪濶之豔焉。采蓮子則吳歌也。吳本水鄉，水多產蓮，兒女采蓮為戲，因歌是詩。考王昌齡，劉禹錫，白居易諸家詩集，每有竹枝，楊柳子等題。但僅載詩句，歌法不詳。詞律所註之竹枝，舉棹，或歌時取以按拍之標識，女兒年少則羣相隨和之體聲也。凡此並新樂府歌法之可徵者也。〃〃〃

【樂府傳聲】二卷。清吳江徐大椿撰。有湖北巾箱本，在正覺樓叢書內。

【學府流變】胡應麟曰：「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變宋之漸乎？」一詩藪按劉勰云：「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絳管，俗稱乖調。」蓋詩名樂府，音必協律，至魏武借樂府以寫時事，子建士衡之作，乃題依

舊制，聲謝管弦，仍其名而違其實，則胡氏所謂樂府之一變也。張騫通西域，傳胡角於中土，爲橫吹雙角之所本。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後，二十八解不復具存，惟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揚枝，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十曲，流行於世。謂之邊聲。西涼龜茲諸曲，起於十六國之際。北齊後主，惟賞胡戎樂，伶人有封王開府者。後主亦自度無愁曲，使胡兒闡官之輩，齊倡和之。隋大業中，煬帝定清曲，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福畢，以爲九部。其中除清樂本於清商三調，爲華夏之正聲，及禮畢出自晉太尉庾亮，餘七者皆夷樂也。唐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燕樂，而去禮畢曲。其著令者十部，而總謂之燕樂。凡燕樂諸曲，始于武德，貞觀盛于開元，天寶其著者十四調，二百二十二曲。大抵即當時文人所作之五七言絕句也。（詳見樂府詩集近代曲詞）故胡仔曰：「唐初歌曲，多是五七言詩，以小秦王爲最早，即七言絕句也。」（茗溪漁隱叢話）是知唐人新樂，多歌

絕句，則胡應麟所謂樂府之又一變也。小詞之起，出於隋世。唐玄宗精音律，所製尤多。李白和之，有清平調，菩薩蠻，憶秦娥，桂殿秋等調。其後感發而興起者，頗不乏人。逮溫庭筠出，著有握蘭，全荃集，卓然自成一家。五代詩務萎靡，獨小詞精巧綺麗，備見於花間，尊前兩集。至宋人一行而有近詞，再次而有慢詞。徽宗崇寧四年，改定新樂，立大晟樂府，命周邦彥等討論古音，審定舊曲，復增衍慢曲，引近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之曲。（見張炎詞原）詞至是益繁，去詩益遠，遂不得不別啓疆宇。則胡應麟所謂樂府之第三變也。綜上三變，或由是古音失調，新聲代起，或源於夷樂輸入，夏聲淪亡，其因多端，未遑博考。至元曲突興，詞之宮譜又日就漸滅。唐人燕樂三十八調，南宋末但行七宮十二調，凡十九調而已。元明之際，塵存九宮。今世則詞久不歌，雖有作者，但按譜填字，徒存形式。蓋曲既盛行，詞乃避席。此則樂府最後之變化，胡氏所未及論者也。〇〇〇

【樂府之歷史背景】紀元前二五六年，周民族的

帝國亡。前二二二年，楚民族的帝國亡。前二零七年，秦民族的帝國亡。前二零二年，項羽戰死，劉邦統一中國，立下四百年漢帝國的基礎。劉邦雖武人，然頗饒逸致。高祖本紀說：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自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追件事便是漢樂府的開端。但漢樂府所以能在詩史上成一獨立時期，却與武帝關係較深。所以我們述樂府時代的歷史背景，即分三段：一是武帝前，二是武帝時，三是武帝後。在武帝以前所注重的都是宗廟的樂章。例如高祖時的昭容樂、禮容樂、宗廟樂，以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樂，都是祭祀方面的。又如高祖時的武德舞、文始舞、五行舞，以及文帝時的四時舞和景帝時的昭德舞等等，也是宗廟所用的舞曲。惠帝二年，

使夏侯寬樂府爲令，所保管的即是這些樂章，其制度未詳。因爲都是貴族的，所以大都與周秦有關係。如房中祠樂即周之房中樂及秦之壽人，如宗廟樂是因秦樂人而製的，如文始舞即前代的招舞，五行舞也是仍周秦之舊。此外，在孝高后時，班壹曾輸入北方的鼓吹，給中國舊樂一個興奮劑，然也不過做貴族的點綴品。如果以後永遠如此，漢樂府便沒有價值，便不能在文學史上佔重要的位置，而成一獨立時期了。武帝便不然，他「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這時所採的，都是民間的作品。據藝文志所載，有下列一百三十八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其中河南周歌詩及周謠歌詩均另有「曲折」即今所謂樂譜。這樣大規模的收集民歌，對於中國文學史上的貢獻大極了。此外又有郊祀歌及外國輸入的橫吹曲等樂府的組織，據禮樂志所載，有八百二十四人。

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

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

嘉至鼓員十人。

邯鄲鼓員二人。

騎吹鼓員三人。

江南鼓員二人。

### 樂

淮南鼓員四人。

巴俞鼓員三十六人。

歌員鼓二十四人。

楚麗鼓員一人。

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

茲邠鼓員三人。

郊祭員十三人。

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

給事雅樂用四人。

夜誦員五人。

剛別，柎員二人。

主調麓員二人。

冬夏至一人。

鐘工員一人。

磬工員一人。

簫工員一人。

僕射二人。

- 竽工員三人。
- 琴工員五人。
- 柱工員二人。
- 繩弦工員六人。
- 鄭四會員六十二人。
- 張瑟員八人。
- 安世樂鼓員二十人。
- 沛吹鼓員十二人。
- 族歌鼓員二十七人。
- 陳吹鼓員十三人。
- 商樂鼓員十四人。
- 東海鼓員十六人。
- 長樂鼓員十三人。
- 縵樂鼓員十三人。
- 治竿員五人。
- 楚鼓員六人。
- 常從倡三十人。
- 常從象人四人。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  
 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  
 詔隨秦倡一人。  
 雅大人員九人。  
 楚四會員十七人。  
 巴四會員十二人。  
 鈞四會員十二人。  
 齊四會員十九人。  
 蔡謳員三人。  
 齊謳員六人。  
 竽，瑟，鐘，磬員五人。  
 師學百四十二人。

我們最要注意的是專唱各地民歌及專奏各地土樂的人如邯鄲，江南，淮南，巴，兪，楚，梁，臨淮，茲，邠，鄭，沛，陳，東海，秦，鈞，齊，蔡等等。雖多失傳，我們尚可想像當時成績確是很可觀的。這樂府繼續了一百年，這一百年中，民歌想必有所增加。貴族的樂章，除宣帝

采昭德舞爲威德舞外，沒有什麼創作。哀帝自爲定陶王時，便不喜歡音樂；及即位，詔罷樂府官，其不可罷者，別屬他官。然見存樂府，無論平民的或貴族的，却仍多哀帝以後之作。光武時，有雲翹舞及育命舞；明帝時，有東平憲王的大武舞。章帝元和三年，另製燕射歌，計宗廟食舉六篇，上陵食舉八篇，殿中御食飯舉七篇，太樂食舉十三篇。鞞舞歌有一曲，名章和二年中，大約也是此時的創製。東漢時恢復了樂府，沒有各書無明文；然以明帝「詔改大樂官曰大予樂」測之，則樂官並沒有中絕。見存的相和及清商中，大都是東漢的作品。武帝收集雖多，然皆因年久而失傳，故東漢列帝保存民歌的功勞，我們也不該湮沒的。自漢以後，對於樂章大都很注意，本來沒有什麼希罕。不過因爲漢代有大規模的收集民歌的舉動，流傳至今者不在小數；便是貴族的樂章，其技術亦較後代爲高。所以漢樂府在詩史上便佔有特殊的位置。在漢代詩歌中，沒有別的作品較樂府價值更高，影響更大的，所以我們以樂府代表漢詩。

樂

而稱兩漢爲「樂府時代」；因此，我們略述兩漢的樂制及當時收集民歌的狀況如上。<sup>80</sup>

【樂府之創作與模仿】統觀全部樂府文學，蓋可分爲兩大支：一兩漢創作樂府，及後世仿兩漢樂府；二南北朝創作樂府，及後世仿南北朝樂府。其區別兩漢樂府多雜言及長篇五言（近似五言古詩），內容多偏於社會問題。南北朝樂府多五言四句（近似五言絕句），內容多偏於兒女情戀（此自然是就比較言之）。文學最重創作，模仿之文，每不能精采，然亦須分別言之：初期模仿者每比較精美，內容形式皆有可觀；後期模仿者每比較無聊，內容形式皆感覺可厭。此其原因，以固重創作，然大路推輪，每難盡善；而初期模仿者，可因之而加以改善，加以補充，故其成功，每可與創作時期相抗，或竟駕而上之。至後期模仿之時，則此種文學之境界，已幾爲前人所盡發，既不能有新的境界，勢必至於上者可追似古人，而不能於古人之外，別有新成功；下者摭取皮毛，刻意模擬，既失自然風趣，又無內容可取，毫無

價值矣。樂府有兩時期的創作。兩漢創作以後，首先模仿者為魏，次晉，次南北朝。魏為初期模仿者，晉南北朝為後期的模仿者，故魏代之模仿樂府有聲有色，可歌可泣，晉南北朝即奄奄無生氣矣。南北朝創作之後，首先模仿者理當為隋，但隋代為時太暫，模仿事業尚未大成。至唐代則文人視取法古樂府，別製樂府新詞為事業。此時南北朝兩種創作樂

府，待開闢之園地甚多，兩漢樂府一支，亦以自兩漢以至陳隋，經若干人之努力，其過去成績，亦不無可采。故唐代之模仿樂府，其成功遂較建安有過之無不及。然以其漸合於詩，而別出者又成小詞，故中世以後，遂衰亡矣。此言如不甚悖謬，可據製樂府演

府		樂	
南北朝支	兩漢支	中國朝代	西歷紀元
	創作	兩漢	前206—後195
創作	↓模仿	魏晉	196—316
	↓模仿	南北朝	317—588
↓模仿	↓模仿	隋唐	589—40

(附注)魏代自遼安算起，固曹操父子在建安時已開始作模仿樂府，曹氏父子不能不屬之於魏；其實建安時代，以政局而論，亦即曹氏之天下矣。晉斷自南渡以前，以南渡以後即所謂南北朝也。

871

唐斷自八四零年(文宋末年)以元稹卒於八三一年白居易卒於八四六年(或八四七)也。

【樂府補題】一卷所錄宋末遺民唱和之作。凡十



三人，三十七首，皆詠物詞也。有知不足齋本，康熙中蔣景初刊本，漱六編本。

【樂府補題後集甲編】一卷，乙編一卷。清宣興徐致章蔣兆蘭撰。有民國白雲詞社刊本。

【樂府遺音<sup>35</sup>】五卷，餘情詞一卷。明瞿佑撰。宗吉風情麗逸，著翦燈新話，及樂府歌詞，多假紅倚翠之語，爲時傳誦及謫戍保安，當興安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於塞外，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詞旨淒絕，聞者皆爲泣下。又凌彥翀於宗吉爲大父行，曾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梢青，各一百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翀大驚嘆，呼爲小友，宗吉以此知名。後彥翀自南荒歸葬西湖，宗吉以詩送之云：一去西川隔夜臺，忽看白壁蒼苔，酒朋詩友凋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其敦友誼如此。詞不多作，四聲平仄，時有舛失，而琢語固精勝也。

【樂府遺聲】一卷。清海陽汪汲撰。有原刊本，在古愚老人消夏錄內。

【樂府混成集】一百五冊。宋修內司編。周密齊東

野語云：混成集，修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真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

【樂府在唐代之變遷<sup>402</sup>】自從漢武帝設立「樂府」，一叫文人作詩入樂，並採民歌以入樂，「樂府」二字的名稱，一直流傳到現在。但是實際上已經過許多的變遷了。就唐代而論，就有一種很複雜的情形。唐代所謂「樂府」大概可區分爲四種：（一）是文人做的郊廟歌及凱歌，是可以入樂的。如張說的封太山樂章，褚亮的祈穀樂章等，都是他們是冠冕堂皇的文章和詩經裏的頌一樣。（二）是文人借用漢魏以來的「樂府」的舊題目而作的詩，雖然稱爲「樂府」，並不能入樂。如李白的關山月，將進酒，君馬黃，有所思，戰城南，新都是（三）是文人創作的「新樂府」，就是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他當然不能入樂，也不

用樂府舊題目，只不過諷世喻俗，有古代採詩觀風的遺意，所以稱爲「樂府」。(士)是伶人所唱的樂歌，乃是採取文人詩略加改變而成爲樂歌的。如旗亭伶官所唱王昌齡的「寒雨連江夜入吳」，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等都是。以上四種「樂府」我們必須把他們分開來敘述，纔說得明白。前面兩種不過是因襲老法，沒有多大的價值。第三種雖然是另有好處，卻是實在和音樂無關。其中以第四種爲最有價值，而且他在詩歌界裏有很大的關係，就是由詩變爲詞的一個關鍵。1028

【樂府在音樂上之位置】<sup>1026</sup>按考樂府來源，追溯最遠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樂府篇說：「塗山歌于候人，始爲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嘆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西音就是秦音，季札聞歌說道：「此之謂夏聲。」可見周時所謂西音，還純粹是中國的音樂。但自西曆第二世紀，中國和西方各國開始交通，於是中國音樂便十之七八都傳自西域。徐養源律呂

臆說(俗樂論一)論道：「周衰樂壞，工器散亡，厥後清歌妙舞，多出西涼，儻亦自秦而往乎。」羌笛疑即古之箏。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此西音之初入也。舊唐書云：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蓋涼人所傳中國舊器，而雜以羌戎之聲，此西音之再入也。後魏之世有簸邏迴歌，又有真人代歌，梁鼓角橫吹曲出於此，是北音也。自李郎子亡而南音闕，北音亦無習者，唐時惟西音最盛。劉勰云：周齊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皆西涼樂也。鼓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家獨傳楚漢舊聲。」這一段論中國音樂與西音的線索最爲分明，不過徐氏謂西音自周而往，有些近於附會罷了。其實考究西音是深的源泉，還是從西域間接的把印度希臘的音樂輸入進來，最重要的便是所用樂器給中國漢魏六朝的詩歌，以莫大的影響。關於這一點，似乎隋季人所作樂部一書，很有參考價值。這書記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等音樂甚詳，只可惜除了太平御覽所引的外，很早已經

失傳了。所以我們現在祇能就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樂六夷樂）找出幾條證據：「武帝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于西京，一橫吹，雙角，即胡舞也。」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角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樂舞。」（後漢以供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解不復具存，用之有黃鵠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雲子赤之揚，望行人卜曲。」）「前涼張重華據涼州時，天竺國重四譯來貢其樂，樂器有鳳首箏，篳篥，五絃笛，毛圓銅鼓，都曇銅鼓等九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樂曲有沙石疆，舞曲有矢曲。後涼呂光既滅龜茲，因得其樂，樂器有豎箏，篳篥，五絃笛，簫，觱篥，毛圓銅鼓，都曇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鼓，具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二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有小天疏，勒鹽。」呂氏亡，其樂亡散，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後魏太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鞞勒，安國等樂。疎勒樂器有豎箏，篳篥，五絃笛，簫，觱篥，答臘鼓，腰鼓，

鷄婁鼓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有篳篥，篳篥，五絃笛，簫，雙觱篥，正鼓，和銅鈸，等簫，小觱篥，桃皮觱篥，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柘舞曲，有舞枝，柘。」「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胡鼓，和之。後周武帝保定五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一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妓，教習以備享宴之禮。又云：康國赴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得其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鈸，學爲一部，工七人。」并於太樂習焉，採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陳之。」（又云：武帝聘虜女爲后，西域諸國來賡，如龜茲，疏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人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雜以新聲。」）由這幾段，可見西域諸國的音樂，在漢魏六朝時影響是不少了！最先如鼓吹曲，橫吹曲，他的音調都是直接間接從西域輸入的；我們看看那位首倡樂府的漢武帝，他是一個大野心家，不但北伐匈奴，而且西通西域，他前後

遺衛青霍去病去打破匈奴，又使張騫李廣利通西域，所以纔有外國音樂之輸入。雖然許多人說鼓吹曲是從北狄輸入的，橫吹曲的摩訶兜勒曲是從西域傳入西京的，然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曲（樂府詩集二十一）短箫鏡歌在晉宋書樂志雖列在鼓吹曲，漢代卻不如此。（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以黃門鼓吹與短箫鏡歌並列。）可見鼓吹橫吹自始就相混合，雖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一說：「有箫笳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但據我們研究的結果，在隋之桐鼓部，一唐名鼓吹部，即漢鼓吹曲一未嘗不用鼓角，橫吹部未嘗不用箫笳，那末我們又怎樣分別出那是匈奴樂那是西涼樂呢？孔德先生在漢短箫鏡歌十八曲考釋一文東方第二十三卷第九號一說得好：「北狄的樂與西夷的樂有密切關係，匈奴用的樂器，從西域流傳去的也很多。須知漢代因匈奴橫梗，西域不與中國通，至漢武命張騫通西域，方有實際，或者鏡歌乃胡樂，牠的歷史可以說是西夷樂流

傳至匈奴，漸漸輸入至中國。或胡人利用西夷樂製成此曲，漢代邊將用爲軍中樂，壯其聲威，至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延年即喜改胡曲，被以新聲的——採爲愷樂。——可見現存朱鷺等十八曲，還是從西域間接傳來的，不過其中字句，不可解的地方很多，有的是胡漢相混，有的是聲辭合寫，雖然我們也能依煩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就作品的內容來解釋，但我們實已不能從聲調上去分別牠罷！至於橫吹曲則一概失傳，據崔豹古今注卷中所說，是有二種樂辭：（一）摩訶兜勒二曲（二）新聲二十八解，就中唯二十八解中之十首如黃鶴吟隴頭吟出關入關等曲，在晉時尚存，現在早已失傳了！後人加上關山月洛陽道等八曲，而八曲已亡，究竟其中有無漢代人民作品，更無從攷查了。所以鼓吹曲和橫吹曲在「音樂文學史」上雖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卻是最不可曉解的。如鄭樵通志（卷四十九）把橫吹曲分作「鼓角」與「胡角」二類，定鼓角橫吹十

五曲，胡角十曲，但曲辭既亡，我們也不知鄭樵何所見而云然？他的話顯然是從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抄下來的。但吳兢雖說有鼓角和胡角之不同，卻並沒有指明那們是用那個角，所以這種音樂上的異國情調，畢竟是不大可解了。□中國本國固有的和歌辭，是從楚聲翻出一個新花樣，又經胡曲大家李延年審定過的。我們知道楚辭在秦漢之間曾發過頂大的光輝，如渡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如楚人謠「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前一首的音節很蒼涼，後一首的意志很激烈，這都是楚聲的產物。到了嬴秦時代，對於楚聲的「平民文學」應該是十分摧殘了；但是始皇是一個始終好音樂的人，史記始皇三十六年「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及行所遊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這仙真人詩大概和遠遊一樣，是超人間的文學，可見始皇是很好楚聲了。不但始皇，當時江湖激昂之士，也多好楚聲，漢高帝起於豐沛之間，其地亦故楚，所以他好楚聲，也是自然的事，所以天下大定，也常

常「擊筑自爲楚歌」，這在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又漢書禮樂志都有記載，並且說「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好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這一段很惹我們注意的，就是樂府之立是在武帝以前，在孝惠二年已經有「樂府令」了。第二可注意的就是房中歌也是楚聲，而可以歌唱的了。現在且把楚聲與樂府之關係，先作表述之如下：

### 相和五調



（案唐書樂志曰：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樂側調，楚調者，漢房中樂也。高帝好楚聲，故房中樂皆楚聲也。側調生於楚調，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

周房中曲如白雪，就是楚聲。杜佑通典云：「白雪周

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張博華物志云：「以其調高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通志云：「白雪楚曲也，或云周曲。」可見清平瑟本與楚聲很有關係。至于漢高祖以楚聲爲房中樂，更可見相和五調都是從楚聲蛻變出來的了。然樂府雖起源于漢高而實完全成立于武帝時代，隋書音樂志說：「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祀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可見漢高時代的樂府，還不免受楚聲的束縛。到了武帝成立了一個俗樂的機關，叫做「樂府」，于是音樂界纔起大變動，而成爲比楚聲更進化的產物了。漢書二十二說：「乃立樂府，採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造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卷九十三云：「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我們知道武

帝早年是很歡喜楚辭，曾使淮南王爲離騷作傳的，他所作的作品，最初也還是楚辭遺音，但終竟因受了他愛人和她的哥哥的影響，由騷賦體而變爲新聲曲。同時司馬相如在詞賦上大告成功，然到此文體也變了，他做過十九章的歌，而延年弦歌做詩，這也是由楚辭一變而爲樂府的證據。又卓文君是司馬相如的愛人，她所作的白頭吟，也完全不名「楚聲」而爲樂府「相和歌辭」的「楚調曲」了，這實在是頂大的變化，這個變化是完全以當時音樂的變化爲轉移的。**■**但我們還要問，從楚聲變到樂府，在音樂上有如何的進化呢？按宋玉招魂有一句：「宮庭震驚，發激楚些；」陳第屈宋古音義卷三云：「激楚歌舞之名，即漢高所謂楚歌楚舞也；」大概楚歌楚舞的樂調很高，所以如荆軻的變徵與羽聲，可算一個例。李堪學樂錄云：「七調變徵與羽最高，歌者鮮及，是時壯士長征，氣薄霄漢，故用此最高之調耳。」這種最高音調，是很宜於許多人合唱的，所以史記記項王軍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注引應劭

曰：「楚歌者謂雞鳴詩也。」後漢書百官志注并引晉大庾地記曰：「後漢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是也。」可見當時楚歌已很相宜於許多人唱牠的；至於樂府音樂的結構，更見複雜，相和而歌的人也更多了。毛奇齡竟山樂錄曰：「古樂重人聲，聲高於器，故流祠太乙，至有七十人同聲歌者。」其實何止七十人？漢高的大風歌已經要百二十歌兒唱牠了。所以樂府員當時耗費極多，算做頂大的國家支出，而在漢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都有「詔減樂員」之舉。這一層我們在漢書各本紀是可以查出來的。元帝是一個能「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的人，應劭注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但他仍不免於詔減樂員之一舉。可見漢代樂府的發展，和貴族沒有什麼關係，而是由於平民的自由發展，也可見了。最可供我們參考之資的，就是漢書禮樂志所記哀帝罷樂府員的事，可看出當時大樂隊演奏時所需很多的音樂家，這一次的結果，據說樂府員之

樂

總數，「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我們看他所認爲鄭聲者如「治芋員」「楚鼓員」「楚四會員」「蔡謚員」「齊謚員」「芋瑟鐘磬員」等，或者這次罷免樂府員的計劃，無形之中卻葬送了「楚聲」的命運，使之告滅；而所餘的樂府員，還有三百八十八人，也不可謂不多了。總而言之，由楚聲到樂府，其音樂上的情形，是由簡單而趨於複雜，這一層是顯明無可疑的。在屈原宋玉時代好比尚是「獨唱劇」，而在樂府時代則常常聚集數百人共歌一曲「聲入雲霄」了。西京雜記曰：高帝命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爲之，後宮齊唱，聲入雲霄。一Da

【樂府古辭】在中古期內，漢代是個文學的黃金時期，然這時期的實際却遠不如牠的表面。漢代最流行的文體是辭賦，然而那時的辭賦很少有永久的價值。漢代的五言詩也曾受過許多批評家的恭維，然而那些作品却大都是後人的偽託，說也奇怪，

在近代學者眼中，這個黃金時代的文學，只有那作者難考，文章零落的「樂府古辭」，倒能在文學史上佔個重要位置。漢樂府篇名之可考者約三百曲，歌辭見存者約一百曲，關於牠們的分類，歷代學者意見紛歧（如蔡邕、鄭樵、郭茂倩等），我們以為當分成八類：一、郊廟歌辭；二、燕射歌辭；三、舞曲歌辭；四、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六、相和歌辭；七、清商曲辭；八、雜曲歌辭。前三種是貴族特製的，次二種是外國輸入的，末三種是民間採來的。現在我們先研究貴族的樂府。郊廟歌即是祭歌，中如宗廟樂、昭容樂、禮容樂等早已亡佚了，現存者為房中祠樂十七章及郊祀歌十九章。房中祠樂作者為漢高祖姬唐山夫人，約當前一零零年左右。「房」為古人宗廟陳主之所，故這幾篇最注意於「孝」字，多祝頌及教訓的話，一般讀者因此也不感興趣。但其中描寫的地方，一方面雅容爾雅，不專以典重見長，一方面詞句秀麗，頗有楚辭的風味。所以牠們在文學史上雖無很高的地位，却也不能忽視的。至於郊祀歌，其

作者及年代還待考訂。大概其中有一部分（朝飜首等）是馬相如的作品，也有幾篇（如青陽等）是鄒子（鄒陽）作的，其餘的姓氏便湮沒了。各篇大都記當時的祥瑞（如天馬記、宛馬、景星記、汾陰鼎、象載瑜記、赤雁等）或各種淫祀（如帝臨祀后土、天地祀、泰一、五神祀、五帝等），故其製作年代也不同。大概在前一零零年前後。就文學的技術上看來，較房中祠樂進步多了。例如第一篇練時，是迎神之歌，分六段來描寫，寫得那麼瓌麗，那麼豔冶，在歷代貴族祭歌中可說無出其右的了。又如天門，想像力也極豐富。若依王先謙說加上「兮」字，簡直是屈宋以後最偉大的騷體詩了。漢志曾說「高祖樂楚聲」，而郊廟歌中楚人的影響尤為明顯。燕射歌現在全亡了。據郭茂倩說，共分三類：一是「親四方之賓」的燕饗樂，二是「親故舊朋友」的大射樂，三是「親宗族兄弟」的食舉樂。前二類連篇目也失傳，食舉的篇目則見宋志，其中有與詩經及鼓吹曲相同者，未知其詳。舞曲也分三類：雅舞、雜舞。



及散樂。雅舞用於「郊廟燕饗」如高祖時的武德舞，文帝時的四時舞，光武時的雲翹舞之類，完全亡佚了。雜舞用於「宴會」已亡三種，見存者僅公莫舞、歌及鐸舞歌（聖人制禮樂篇）兩篇。然而這兩篇都是「聲辭雜寫，不可復辨」的，公莫舞歌似寫遊牧生活，鐸舞歌則簡直莫名其妙，真是遺憾。至於散樂，乃是「俳優歌舞雜奏」的，與戲劇有些關連。因為同時有動作，故也附入舞曲中。見存者有俳優辭一首，一名侏儒導，詞意有點含糊，大約是寫雜伎百戲的，但毫無文學的價值。其次，我們研究外國輸入的樂府，鼓吹曲的輸入，是在高后時。那時班臺「以財雄邊」，便把北方的音樂引到中國來。自後即為貴族的重要點綴品，其用有四：一為朝會宴饗，二為道路從行，三為師有功，四為賜功臣。見存者為鏡歌十八曲，另有四曲已亡。其作者及年代都不易知。已佚的鈞竿，古今注說是司馬相如作的；見存的上之回紀武帝時事，上陵則明言「甘露初二年」，西前五二年，餘便不可知了。各篇「聲辭豔相雜，不

復可分」，故意義頗不易了解。清代有許多注釋家（陳明祚、莊述祖、陳沆、譚儀及玉先謙等），給我們不少的幫助；然他們的話多傳會，不可盡信。大概內容方面以頌詩（如聖人出及遠如期等）和情詩（如有所思及上邪第）為多，亦有寫戰爭（如戰城南）、寫田獵（如艾如張）、寫宴飲（如將進酒）的。其產點在設色濃豔，表情熱烈，用韻又極自由，實為古樂府中別開生面而又極難得的作品。橫吹曲是張騫從西域輸入的，較鼓吹晚六十年。當時僅摩訶兜勒一曲，後李延年又作新聲二十八解，但現在都亡佚了。後代選詩者常有以北朝的隴頭及無名氏的出塞認為漢辭者，實誤。最後，我們研究民間採來的樂府，其中相和與清商二種的分界，前人（如鄭樵、郭茂倩等）都未認清，以致把清商各曲混入相和內，而說漢清商已亡了。這一點，到梁啓超方據宋志及通典改正過來。相和歌分四種：相和舊曲、相和六引、吟嘆曲及四絃曲。四絃及六引全佚了（有以瑟調公無渡河作筮篋引者非）。吟嘆

只存王子喬一曲，相和舊曲則還有七曲（其中日出東南隅乃瑟調的豔歌羅敷行，應入清商。作者及年代很難考。薤露及蒿里傳出田橫門人，平陵東則翟義門人所作，其餘便不知道了。技術方面最可注意的是雞鳴和烏生兩篇。雞鳴結構雖不緊湊，然描寫則頗有聲有色。烏生寫烏的悲哀，亦悽婉動人。這都是前幾種樂府所無的。□清商曲包含平、清、瑟、楚、澗五調及大曲。平調曲見存三種，以長歌行為最佳。清調曲亦存三種，內容接近相和曲，但技術都不高明。瑟調曲除一部分兼入大曲外，見存者六曲。其中傑作頗多，如婦病行、孤子生行、飲馬行等，均為漢樂府的冠冕。以上合稱「清商三調」。楚調曲見存者惟怨詩行一種，表情頗拙劣。側調曲是從楚調行出的，亦僅存傷歌行一種（有認為雜曲者非）。辭意淒涼，音節婉媚，可稱佳構。此五調外，還有大曲，見存九種。其中如豔歌敷行、西門行、滿歌行、白頭吟行等，都是第一流的作品。雖然這二十餘曲的年代和作者不易知道（傳說中的作者如卓文君之類都

不可信），但其中多晚漢的作品是可以承認的（如羅敷行有「使君」字樣可證之類）。□雜曲大都由主名，如馬援、武溪深行、傅毅、冉再、孤生竹行、張衡、同聲歌、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嬌娘、繁欽、定情詩等，還有無名氏的蝶蝶行、驅車上東門行之類。內容方面，以寫兒女閨情者為多，都寫得很好；餘如悲歌之寫鄉思、上東門行之寫無常，也是很難得的作品。□以上已將漢樂府略敘一過。無論是貴族的、外國的、或民間的，牠們都各有特殊的風格，使牠們成為漢代最重要的文學產品。自漢以後，樂府便分成南北兩個系統來發展。南方是吳、東晉及南朝等，北方是五胡十六國及北朝等。唐以後，樂府便不能獨成一軍了。□其次，我們敘南方的樂府——舞曲、清商曲及雜曲。舞曲中雅舞無新製，雜舞則有拂舞和白紵舞，此外西曲中亦有一部分是舞曲。拂舞除白鴉一曲刺吳孫皓外，餘均用舊詞。白紵及西曲舞歌則以寫女性美為主，而采桑度及江陵樂等篇尤可注意。□清商曲以吳聲歌及西曲歌為主。吳聲歌見存

者逾三百曲有屬錄者（如懊儂歌等）一有屬宋者（如讀曲歌等）一有屬陳者（如玉樹後庭花等）作者間有可考者。一如前漢歌爲沈玩作，碧玉歌爲孫綽作等，一然大部均無名氏。牠們或寫情人間的華笑，如子夜歌，一或寫戀愛失敗的悲哀（如調山畿等），均極纏綿悱惻之致。西曲歌除舞歌外，見存「倚歌」約四十曲。牠們有屬宋者（如西烏夜飛），有屬齊者（如楊叛兒），有屬梁者（如攀楊枝），一但大部分均不知何時作（如青陽度，女兒子等），亦不知何人作（只有西烏夜飛知係沈攸之作）。西曲的起源即在「商人重利輕別離」故多敘別離的作品，哀婉動人。此外，還有民間祭歌神弦歌十餘曲。牠們作者及年代均不可知，連各曲所祀何神亦難考訂，只有青溪小姑曲知係吳國少女篇中多言兒閨女情，與楚民族的九歌一樣。雜曲中亦多言情好詩，如東飛伯勞歌及西洲曲等，而傑作當推孔雀東南飛。此篇舊說建安時作，但言及「青廬」明係齊梁詩。全詩凡三百五十餘句，一千七百

餘字，實爲空前的長篇敘事詩，敘焦仲卿妻蘭芝爲姑所逐，兩人不肯再娶，嫁先後自殺的故事。寫各個人物的談話，委婉曲折，各如其分；有時插入幾段描寫，也極舖張揚厲之致。最後，我們敘北方的樂府——橫吹曲和雜曲。橫吹曲舊稱「梁鼓角橫吹曲」，其實與南朝毫無關係。除已亡者外，今尚存六十餘曲。其中有屬五胡十六國的（如慕容垂歌）一有屬北魏的（如高陽王樂人歌）一有屬北齊的（如琅邪王歌）一作者亦間有可考者（如企喻歌之一乃符融詩，一然大部分的作者與年代均不可知）如紫騮馬歌，幽州馬客吟等。牠們內容以寫戰爭的爲多，而木蘭詩最稱傑構。詩敘木蘭代父從軍，而伙伴不知爲女子，十二年後方戰罷回鄉。牠與南朝的孔雀東南飛同爲漢以後樂府中第一流的作品。曲不多，僅西涼的楊翟新聲。北魏的楊白華，北齊的敕勒歌等數種。我們最當注意敕勒歌，牠只有二十餘字，而寫北方的游牧生活，極生動，極自然，真是難得的作品。我們綜看北方的樂府，有個與南

方大不相同的地方。南方樂府以寫戀愛爲主，而北方以寫戰征爲主；子夜歌等寫情是婉轉的，而橫吹曲却是豪爽的。北方樂府絕少言情，即偶有一二例外（如折楊柳歌及捉搦歌等），亦另具一種樸質的風味。以上我們已將這八百年中的樂府古辭敘完了。論及牠們的影響，漢樂府產生五言古詩，南北朝樂府則產生絕句。我們知道今所傳西漢古詩十九首及枚乘蘇武李陵的五言詩都是後人偽託的，而樂府中如相和歌及清商曲等却多五言的作品，這顯然是後代五言詩不祧之祖。至南北朝的樂府，其體裁大部是五言四句（亦有七言四句者），這與齊梁時「新體詩」——尤其是絕句——的構成是極有關係的。1032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舊本題唐吳兢撰。是書爲元人所贋造。

【樂府標源】二卷。樂府遺聲一卷。清海陽汪汲撰。有原刊本，在古愚老人消夏錄內。

【樂府英華】十卷。清顧有孝編。所分各類，多踵郭

茂倩舊目，於體製無所考訂，惟每章下略加註釋，而附以評語。蓋其例主於選詩，與吳郭諸家用意各不同也。

【樂府書目舉要】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宋書樂志，隋書樂志，唐書樂志，吳兢樂府古題要解，郭茂倩樂府詩集，王灼碧雞漫志，吳訥文章明辨，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費錫璜漢詩總論，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

【樂府指迷】一卷。舊本題宋張炎撰。其書分詞源、製曲、句法、字面、虛字、清空、意趣、用字、詠物、節序、賦情、雜情、今曲、雜論十四篇，而附以楊萬里作詞五要。

【樂府雅詞】三卷。補遺一卷。宋曾慥編。是編所錄宋人之詞，凡三十又四家，稍涉詩話者，皆屏而不錄。故命曰雅詞。有秦氏刻詞學叢書本，伍氏刊本，粵雅堂刊本。

【樂府原】十五卷。明徐獻忠撰。是書取漢魏六朝樂府古題，各爲攷證，竝錄原文，而釋美義，然所見殊淺。

【樂府與古詩之區別】前言樂府古詩，其區別最

顯，在於音樂。自古樂夫傳，詩歌難辨，偽任昉文章緣始，乃有「樂府古詩也」之說。郎廷槐師友詩傳錄：「問樂府五七言，與五七言古，何以分別？」阮亭答：「古樂府五言如孔雀東南飛，體如山上雪之屬；七言如大風，坡下飲馬長城窟，河中之水歌之屬；與五七言古，音情迥別。」歷友答：「樂府主紀功，古詩之言情，亦微有別。且樂府問雜以三言，四言，以至九言，不專五七言。」蕭亭答：「樂府之異於詩者，往往敘事，詩貴溫裕純雅，樂府貴道深勁絕，又其不同也。至唐人多與詩無別，惟張籍王建猶能近古。」按郎氏舉所諸說，合之前例，明樂府古詩，其區別約分四事：

——1. 樂府可歌，古詩不能歌。樂府多長短句，古詩多五七言。3. 樂府主紀功述事，古詩主言情。4. 樂府詩貴道勁，古詩尚溫雅。由第一說言之，馮定遠曰：「古詩皆樂也。文士爲之，辭曰詩，樂工協之，鍾呂爲樂。自後世文士，不嫻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得施之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鍾

樂

呂，直自爲詩者矣。」一鈍吟雜錄，其言甚明，無待平釋。由第二說言之，樂府播之管弦，故篇分數解，以爲節奏，長短其句，求合律呂，詩但用之，諷吟，篇有定句，句有定字，所以便記憶，利口吻也。試舉例觀之：古詩十九首之十五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當樂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樂府西門行云：「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悒鬱，復當待來茲？二解——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世嗤。六解——由前例言之，兩者命意措詞，大致無殊，而在詩則寡其辭句，句度整齊，在樂府則篇分六解，長短錯綜，蓋一便於口吻諷吟，一協於弦管演奏，故彼此體製懸殊也。由第三說言之，漢樂

四品，太子樂用諸郊廟上陵；雅頌樂用諸辟雍饗射；黃門鼓吹用諸天子羣臣宴飲，短蕭詭歌用諸行軍。無一非宗廟朝廷之樂歌，故多紀功頌德之述作。與古詩之多屬於逐臣棄妻朋友閨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者，自有不同。此特就大體論之耳。若細按之，漢詭歌中之上邪云：「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又有所思云：「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後，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鷄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稀，秋風蕭蕭，晨風颼颼，東方須臾高知之。」何嘗不抒情述志？至高里曲，薤露歌等篇，詞旨尤爲悽厲。特樂府以歌選揚厲爲工，與古詩之委宛流暢者不同。則第四說之所由來也。

【樂府分類】漢樂府篇名之可考者，近三百曲；見存者，約一百曲。它們當分爲幾類呢？這雖是枝節問題，但前人有很重大的謬誤，却從未有加以改正，

在了解樂府內容時大有妨礙，故不能不加以說明。樂府分類之最早者在漢明帝永平三年。據隋書樂志，當時分爲四品：一是「天子樂」，郊廟上陵所用；一是「雅頌樂」，辟雍饗射所用；一是「短蕭詭歌樂」，軍中所用。據宋書樂志，後來蔡邕也曾略加修改，一爲「郊廟神靈」，二爲「天子享宴」，三爲「大射辟雍」，四爲「短蕭詭歌」，但都太簡單，并且範圍太狹，沒有把民歌包入，所以我們不能採用。後來張永、荀勗、王僧虔等人的技錄以及智丘的古今樂錄等，當另有分類，可惜都已失傳。現在僅就最通行的鄭樵通志及郭茂倩樂府詩集的分類加以討論。通志樂略的分類，最爲細密，他共分正聲、遺聲、祀饗、正聲、祀饗別聲、文武舞等五大類，每一大類又分若干小類，共計五十六小類。全係漢製者十四類。

漢短蕭詭歌。

漢鞞舞歌。

胡角曲。

相和歌。

相和歌吟歎曲。

相和歌四弦曲。

相和歌平調曲。

相和歌清調曲。(三婦豔詩一曲附。)

相和歌瑟調曲。

相和歌楚調曲。

漢武帝郊祀之歌。

班固東都五詩。

漢三侯之章。

漢房中祠樂。

漢及後代混雜者十六類：

鼓角橫吹曲。

大曲。

清商曲。(附五十曲并夷樂四十一曲。)

琴操。(九引十二操三十六雜曲。)

古調。

遊俠曲。

樂

行樂曲。

佳麗曲。(女功，才慧，貞節。)

怨思曲。

歌舞曲。(技能。)

時景曲。

人物曲。

神仙曲。(隱逸，漁父。)

草木曲。(採種，花菓。)

車馬曲。

雜體曲。(隱語。)

全非漢代者二十六類：

拂舞歌。(魏武帝分碣石爲四曲。)

白紵歌。(梁武帝改爲子夜吳聲四時歌。)

征戍曲。(將帥，城塞，校獵。)

別離曲。(迎客。)

絲竹曲。

觴酌曲。

宮苑曲。(樓台，門闕。)

- 都邑曲。
- 道路曲。
- 人生曲。
- 梵竺曲。
- 蕃胡曲。
- 山水曲。(登臨，泛渡)
- 龍魚曲。(虫豸)
- 鳥獸曲。
- 梁武帝雅歌。
- 唐雅樂。
- 隋房內曲。
- 梁武帝述佛法曲。
- 陳後主曲。
- 北齊後主曲。
- 唐七朝曲。
- 立部伎曲。
- 坐部伎曲。
- 文武舞曲。

三大舞。

這種分類有兩個大缺點：一是太瑣碎，二是不依音律。例如三侯之章只有三句二十三字，也算做獨立的一類，表面看來好像很精密，其實是不必需的。又如遺聲所分「征戍」、「遊俠」等二十餘類，都是依內容而不依音律，實在是不合理的。因此，我們不能採用。前人論樂府的大都不用鄭樵的分類，而用郭茂倩的分類，他分為十二大類，也有再分若干小類的，具列如下：

- 郊廟歌辭。(漢至五代)
- 燕射歌辭。(晉至隋)
- 鼓吹曲辭。(漢至唐)
- 橫吹曲辭。(漢至梁)
- 相和歌辭。(漢)
- 相和六引。(漢)
- 相和曲。(漢)
- 吟嘆曲。(漢)
- 四弦曲。(漢)



- 平調曲（漢）  
 清調曲（漢）  
 瑟調曲（漢）  
 楚調曲（漢）  
 大曲（漢）  
 清商曲辭（晉至隋）  
 吳聲歌曲（晉至隋）  
 神弦歌（南朝）  
 西曲歌（南朝）  
 江南弄（梁）  
 上雲樂（梁）  
 雅歌（梁）  
 舞曲歌辭（漢至隋）  
 雅舞（漢至隋）  
 雜舞（漢至梁）  
 散樂（漢至齊）  
 琴曲歌辭（唐虞至隋唐）  
 雜曲歌辭（漢至唐）

樂

近代曲辭（隋唐）  
 雜歌謠辭（唐虞至隋唐）  
 新樂府辭（唐）

這十二類中，我們以為只有前七類及雜曲是可以採用的，餘四類則應該刪却。因為琴曲本有聲無辭，其辭大都為後人所假托。雜歌謠及新樂府皆為徒詩，並不入樂，故當除去。近代曲則與雜曲相同（郭茂倩自己說）所以樂府合理的分類應該只有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商、舞曲及雜曲八種。但是另有一個重大的錯誤，我們不能不在此說明一下。無論是鄭樵或郭茂倩，均以為見存清商曲都是晉以後的，漢代是沒有清商的。八百年來，這幾乎成了一個公認的事實。梁啟超是第一個證實他們的一個錯誤的，他在未發表的文稿裏有這一段：「樵有大錯誤者一點，在把清商與相和混為一談。故於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復列相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四種，而清商則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漢魏只有相和，別無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為有清

平瑟三調，而相和則未聞有之。凡據王僧虔伎錄所錄之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書樂志云：『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合之爲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錄……至於清商，則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曲。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佑所謂史籍，即指宋志也。宋志錄完相和十三曲之後，另一行云：『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此下即分列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瑟調八曲，則此三調皆屬於清商其明……而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志卷二十一所錄諸歌全部歸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調』等名目。於是本來僅有十三曲的相和，無端增出幾十曲來；本來有幾十曲的清商，除吳聲七曲外，漢魏歌辭一首都沒有樵亦自知不可通，於是復曲爲之說，謂『漢所謂清商者，但尚其音耳，晉宋間始尚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殊不知清商三調本惟其音，不惟其辭……鄭樵說漢但尚音實

則晉宋何嘗不是高音？他說晉宋尚辭，實則晉宋間辭倒逐漸散亡了……大抵替清商割地，始自吳兢，而鄭樵郭茂倩沿其誤。今據王僧虔沈約所記載，復還其舊。又宋志於三調之外，復有所謂大曲及楚調，其性質如何，雖難確考，既王僧虔以類相次，則宜並屬清商。這是說平清瑟楚四調及大曲實爲清商而非相和，極情確。關於平清瑟三調，我們不必多說。關於楚調及大曲，我們可補舉一個證據。宋志所載大曲十五曲，一部分爲瑟調，一部分爲楚調，可見瑟調楚調及大曲互有密切的關係，當然同爲清商了。或者有人要說大曲中的艷歌羅敷行即相和曲中的陌上桑，可見大曲與相和也有關係。其實這是錯的，另有詳細的說明。□同時我們尚可依其性質合這八種爲三組。郊廟歌、燕射歌及舞曲爲第一組，都是貴族特製的樂府。鼓吹曲及橫吹曲爲第二組，都是外國輸入的樂府。相和歌、清商曲及雜曲爲第三組，都是民間採來的樂府。我們研究漢樂府，即依此三組來分類研究。〇〇

## 樂

【樂府節解譜考】我們現在要想知道樂府詩聲曲折，也是一件頂困難的事。曹元忠作彊村叢書序，很歎息及此。「往往讀宋書樂志，漢鼓吹鏡歌十八曲至有所思之『妃呼豨』，臨高臺之『收中吾』，雖已索解無從，然猶得据王僧虔啓所云諸調曲皆有聲有辭，辭者歌詩，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引爲比例。獨至宋鼓吹鏡歌上邪晚田艾如張諸曲，幾於滿紙皆『幾令吾』『微令吾』，令人口呿舌橋，不知其作何語。及考諸樂府解題則云：『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致然。』然後知樂工伶官既無左驥左妯蹇妲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復以非肆業所及而不屑道，又誰爲之刊正者。故自宋迄梁，不過七八十年，而沈約所見已蹉駁如此，使當時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豈非宋書樂志導引六州十二時降仙臺之流，縱音節不傳不可歌，甯至不可讀哉？」我們知道當樂府盛行時也和詩經一樣，平民間都會歌唱，如凍武列傳說：「武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泰山梁甫吟，幽州

馬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但到了現在，如「妃呼豨」「收中吾」之類，已經聲字相亂，其他如宋書樂志句字希奇處，簡直是不可一讀，可見一種音樂文學，祇要聲音失傳就不容易講他了。我們第一要認清樂府即是後世所謂「教坊」，所以收到「樂府」裏去的，通通是可歌的。有人以爲樂府不盡可歌，依他說法，樂府每一篇常有兩種，其中文辭多少長短不一，那用於音樂的一篇，分做數解，是可歌唱的；本篇一篇，因不施之於音樂，所以無解。這話我們如果沒有認楚，就樂府主聲的話，要大受其打擊了，卻是事實上不是如此。今舉白頭吟作例：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二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騎。（三解）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離。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鼉如馬噉箕，川上高士嬉。今

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

——右晉樂所奏

體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蕩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右本辭

本辭沒有「敲如馬噉箕」以下四句，這是漢時卓文君所歌唱，這正是漢樂府的真相如此。但晉樂因爲諧節奏起見，增加了幾句，這正是漢晉樂律的不同，怎可說是「本辭以文爲主，辭樂以聲爲主，兩樣性質不同」的話來呢？陳胤倩說得好：「晉人每增加古辭，寫令極暢者此也。或漢晉樂律不同，不能無所增改，郭茂倩樂府詩集並錄之。」可見音樂因爲保存樂譜，纔增加尾聲，樂府詩集所以並錄本辭樂辭者，也不過要保存兩代樂府的真面目罷了。現在要問樂府怎樣唱法，雖答不出來，但樂府的音樂節

拍，並不是絕不可考的。如沈約宋書樂志（宋書卷二十一樂志第十一）載秋胡行北上苦寒行蒲生塘上行悠悠苦寒行西門行都標明音的長短。然沈約自己說：「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于韻逗曲折，皆繫于舊，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今既散亡，又無識者，歌聲譜式，樂人以聲音相傳，詁不可復解。」（宋書樂志）可見樂府的歌聲曲折，雖還可考，但已絕對不可歌唱了。現在即把這不可考的幾篇譜式列下，以便參攷。

晨上 秋胡行 武帝詞

晨 二上 二散 二官 二山 二此 二道， 二當 二何 二

二老 二公 二卒 二來 二在 二我 二傍， 二我 二居 二

二崑 二崙 二山， 二所 二謂 二真 二人 二去 二不 二可

二追 二長 二相 二牽 二攀 二

北上 苦寒行 武帝詞

北上 二行 二山， 二艱 二哉 二何 二巍 二巍。 二半

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一解）樹木何蕭瑟，

二北 二風 二聲 二正 二悲 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

道帝。(二解) 谿谷少二人二民，二雪二落二何二  
 霏二霏二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三解) 我心  
 何二拂二鬱二思二欲二一東二歸二水深橋  
 梁絕，中道正裴回。(四解) 迷惑失二徑二路二  
 二無二所二宿二棲二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餓。  
 (五解) 儋二囊二行二取二薪二斧二冰二持二  
 作二糜二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願登 秋胡行 武帝詞

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遠二游。  
 二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飄入極，與神人俱思得  
 神藥，萬歲為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解)  
 天二地二何二長二久二道人二道二居二之二短。  
 二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得之  
 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  
 明二明二日二月二光二何二所二不二米二昭。  
 二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  
 仁義為名，禮樂為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  
 解) 四二時二更二逝二去二晝二夜二以二成

二歲。二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成年往，世憂不治，  
 存亡有命，慮之為蚩。歌以言志，四時更逝去。(四  
 解) 一感二感二欲二何二念二歡二笑二意二所  
 二之。二感壯智惠，殊不再來，愛時進起，將以惠誰。  
 汜汜放逸，亦同何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蒲生 塘上行 武帝詞

蒲二生二我二池二中二其葉何離離。傍能行儀  
 儀，莫能縷自知。眾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一解)  
 念二君二去二幾二時二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  
 色，感結傷心脾。今悉夜夜愁不寐。(二解) 莫二  
 用二豪二賢二故二棄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  
 捐，蔥與鱸。莫用麻象賤，棄捐管與蒯。(三解) 倍  
 二恩二者二苦二恬二蹶船常苦沒。教君安息定，  
 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共離別，亦當何時共坐復  
 相對。(四解) 出二亦二復二苦二愁二入亦復  
 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蕭蕭。日樂相樂，延年  
 壽千秋。(五解)

悠悠 苦寒行 明帝詞

樂

悠二悠二發二洛二都二井二我二征二東二行。  
 二征行彌二句，屯吹隴坡城。（一解）顧觀故二壘  
 二處，二皇二祖二之二所二營。二屋宇若平昔，棟  
 字無邪傾。（二解）奈何我二皇二祖，二潛二德  
 二隱二聖二形。二雖沒而不朽，書貴垂休名。（三  
 解）光光我二皇二祖，二軒二耀二同二其二禁  
 二遺化布四海，八表以肅清。（四解）雖有吳二蜀  
 二寇，二春二秋二足二耀二兵。二徒悲我皇祖，不  
 永享百齡。賦詩以寫懷，伏軾淚沾纓。（五解）

## 西門 西門行 古詞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一解）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拂鬱，當復來茲。（  
 二解）飲醕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  
 （三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而夜長，何  
 不秉燭遊。（四解）自二非二仙二二人二王二子  
 二喬，二計二僉二壽二命二難二與二期。二（五  
 解）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  
 後世嗤。（六解）

由上樂府譜式是四句或六句以上爲一解，解中有  
 小「二」字，即是音節拍子，沈約說：「凡古樂錄皆大  
 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爾。」大概古代  
 因沒有記譜方法，只要註明節拍子就是了。然這幾  
 篇除西門行外，都是魏詞，是不是漢樂府詞記譜法  
 也如此，還是一個問題，並且這些篇以魏武作品爲  
 多，是不是這種記譜是魏武所自創，或即宋書樂志  
 所謂「清商三調荀勗撰舊詞施用者」我們都不  
 知道，祇得闕疑好了。最後請舉毛西河皇言定聲  
 錄卷七「古樂府節解譜」來作本節結束。這節解譜  
 是以唐人歌法來歌漢魏樂府，雖算不得漢魏樂府  
 原來的歌法，但依此能夠想見樂府歌法的面影，就  
 很覺滿意了。在這譜前有一段毛氏的小序，現並錄  
 之如左：「漢魏樂府每爲晉宋間宴饗所奏，則略改  
 原文，分章別節，如豔歌何嘗行東西門行諸曲分注  
 節解，曰一解，曰二解，且曰右一曲某樂所奏，至今可  
 考也。先司馬臣曰：幼嘗聽甯府樂工歌孤兒行，是以  
 唐人歌法歌漢魏樂府者，然亦分節解，更註散拍，一

如金元曲子。其凄惻宛轉，聽之迥然起倫常之感。始知金元曲子，凡一切歌法皆仿隋唐，惜其笙笛色譜皆未傳也。但舊本尚有節序散拍明註詞上，今特錄存其概，以俟後之審聲者取鑒焉。

孤兒行曲節解序譜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散序，按此三句，如今引曲然，散序者，散行無板曲也。)孤兒命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使我行估。南行九江，東至齊，與魯臘月來歸。又誰敢自言苦。(一拍序，一拍，按此十句，即今之過曲，以有板謂之拍序，一拍者拍序之一，猶胡笳十八拍以一拍始也，後倣此。)孤兒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土。大兄教辦飯，大嫂教你且好飼馬。上高堂，隨取鞭箠，下堂教孤兒淚下一如雨。(二拍，此八句與今前腔同。)嘆我朝行汲，暮來歸，首無韜髮，足無屨。愴愴履霜多蒺藜，拔斷此蒺藜，腸肉中恨恨自悲。淚滢滢，涕累累，冬無複襦，夏又無單衣。(三拍，按此十句，另

樂

變一韻，與今換頭前腔同。

居生不樂，不如早下去。從地下黃泉。(掣拍拍止。按此二句又去拍為掣拍，拍止者，謂慢板從此斷也。)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唱瓜者多。(促拍，按此九句又起板，漸入急調，謂之促拍。)

唱瓜者多，願還我蒂。兄嫂威嚴，當持蒂歸，與兄嫂校計。(長拍，按此五句又轉入慢調，然後作給，以板慢曰長拍，今曲名有長拍，催拍，催拍即促拍也。)

里中一何饒饒，但願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散煞，按此四句與煞尾同，以無板曰散煞。) Pa

【樂府餘論】一卷。清長洲宋翔鳳撰。有大東書局石印本，在詞語叢鈔內。

【樂廣】彥輔，晉——？至三零四南陽涑陽人。少孤貧，僑居山陽，性沖約有遠識，寡欲能讓，尤善談論，其所

不知，則默如也。裴楷常引與談論，自歎不如。王戎爲荊州刺史，舉爲秀才。楷又荐之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而見青天。」累遷侍中。河南尹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人常思其遺愛。女適衛玠，當時有「婦翁冰清，女婿玉潤」之語。成都王穎，亦廣之壻，及與長沙王又違難，廣爲羣小所譖，以憂卒。廣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

【樂章集】

一卷。

北宋柳永撰。能改齋漫錄云：「仁

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豔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冲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后山詩話云：「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骯髒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宴，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黃花庵云：「永

爲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現。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爲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此詞進。（指醉蓬萊詞）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悻，讀至宸游風華何處，乃與御製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錢塘遺事云：「孫何帥錢塘，柳者卿作望海潮詞贈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之句，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據此，則柳之侘傺無聊，與詞名之遠，概見一斑。余謂柳詞僅工鋪敘而已，每首中事實必清點景必工，而又有「一二警策語，爲全詞生色，其工處在此也。」馬夢華謂其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呆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蝶躞，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此言甚是。余謂柳詞皆是直寫，無比興，亦無寄託，見眼中景色，卽說意中人物，便覺直率無味。沈時時有俚俗語，如晝夜樂云：「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



千度。一夢還京云「追悔當初緒闊話別太容易」鶴冲天云「假使重相見，還得似當初麼，悔恨無計那，迢迢長夜，自家只恁摧挫」兩同心云「箇人人昨夜分明許伊，偕老」征部樂云「待這回好好憐伊，更不輕折」皆率筆要咀嚙處，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實不可學。且通本皆摹寫豔情，追述別恨，見一斑已具全豹，正不必字字推敲也。惟北宋慢詞，確創自者，卿不得不推為大家耳。有汲古閣刊本。<sup>80</sup>

【樂郊私語】一卷。元姚桐壽撰。至正之末，氏流寓海鹽，時江南擾亂，惟海鹽未被兵火，尚得以從容論述，故以樂郊私語為名，所記軼聞瑣事，多近小說家言。有學海類編本，秘笈本，鹽邑志林本。

【樂雷發】聲遠，宋——二四零頃道州字遠人。少穎敏，長詩賦，累舉不第。一二五三年門人勉登科，上疏請以讓雷發。理宗詔親試，對選舉八事，賜特科第一。一人。然因數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自號雪磯先生。雷發著有雪磯叢稿五卷（四庫總目）其詩有杜牧許渾遺意。

樂

【樂舜日】<sup>20</sup>自稱西湖義士，亦稱西湖野臣，明——六二八頃杭州人。著有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演魏忠賢事。

【樂循理齋詩稿】清道光間西園主人撰。<sup>2222</sup>

【樂山堂詩文鈔】十二卷。清善化曾興仁撰。有道光刊本。<sup>2227</sup>

光刊本。

【樂生堂詩稿】清光緒間熊文煊撰。<sup>25</sup>

【樂潛堂集】<sup>31</sup>十卷。清震澤趙函撰。有道光刊本。<sup>338304</sup>

【樂遊聯唱集】<sup>4</sup>二卷。附蘇文忠公壽詩一卷。官

閣清寒集一卷。清畢沅撰。畢沅字繡蘅，鎮洋人。有乾隆四十七年西安節署刊本，乾隆四十一年刊本，在經訓堂叢書內。

經訓堂叢書內。

【樂道堂集】<sup>338306</sup>清恭親王撰。

【樂道堂全集】<sup>8</sup>十二卷。清恭親尚奕訴撰。有同治

六年刊本。

【樂志簃詩】<sup>40</sup>清光緒間沈祥龍撰。

【樂志簃詩詞】<sup>0</sup>清光緒間沈祥龍撰。

【樂志堂文略】<sup>9</sup>四卷。清譚瑩撰。有學海堂叢刊

本。

【樂志堂詩略】清譚瑩撰。

【樂黃目】公禮宋一。九七二至一零二七撫州宜黃人。樂史之子。卒年五十六。性簡默。九九二年舉進士。補伊闕尉。遷大理寺丞。累官右諫議大夫。知亳州。卒。黃目著有文集五十卷。又撰學海搜奇錄四十卷。聖朝郡國志二十卷。均宋史本傳。

【樂史】子正，後唐一。九三零至一零零七撫州宜黃人。卒年七十八。齊王景達鎮臨川，召奏牋授祕書郎。後佐武成軍，賜進士及第。上書言事，擢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為三館編修。雍熙三十一。九八六年。一獻所著貢舉事三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又獻慶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祕閣寫本進內史。好著述，然博而寡要。咸平初，（九九八年）遷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州。以年老多疾，分司西京。後復授舊職，出掌西京磨

勘司。居洛頗久，因卜居，有亭謝竹樹之勝，優遊自得。未幾，卒。史撰述宏博，除前述外，尚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顏實錄，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別集，神仙宮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所著為仙洞集一百卷。（均宋史本傳）

【樂軒集】八卷。宋陳藻撰。是集為其門人林希逸所編。其詩稍涉麤率，而真樸之處，實能自抒性情。其文亦主於鍛鍊字句，不為奔放闊肆之作，與艾軒集體格相近。

【樂靜集】三十卷。宋李昭玘撰。昭玘以黨籍廢棄，清淨無營，故其文光明灑落，無掩仰不吐之態。

【樂易堂詩集】二十六卷。清江甯顧國泰撰。有乾隆刊本。

【樂圃詩集】七卷。清顏光敏撰。此集為王士禛所定。

【樂圖集】<sup>2</sup>七卷。清曲阜顏光敏撰。有康熙刊本，在闕里顏氏叢書內。

【樂圖餘稿】<sup>8</sup>十卷。附錄一卷。宋朱長文撰。原集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圖，因以名集。南渡後燬於兵。其從孫思求搜集遺文，名之曰餘稿。長文之學，主博考，文章多平易近人。有清康熙壬辰裔孫岳壽刊本，振綺堂有鈔本，多補遺一卷。孫仲容有周書倉鈔本，季素伯手校，亦有補遺。

【樂圖詩鈔】<sup>6023</sup>清道光間嚴如煜撰。

【樂昌分鏡】<sup>606</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周德清中原音韻云：沈約之韻，乃閩浙之音，而製中原之韻者，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類，唱念呼吸，皆如約韻，則此本德清猶及見之矣。

【樂只集】<sup>608</sup>附喜雨集。清安陽許三禮撰。有原刊本，在政學合一集內。

【樂朋】<sup>7220</sup>兆吉唐，一八六七頃人。僖宗朝，官翰林學士，太子少保，致仕。朋著有龜綸問集十卷，德門集五卷，賦一卷。（均新唐書藝文志）

【樂陶吟草】<sup>77230</sup>三卷。明姚舜牧撰。是編皆沿白沙定山之派。

【樂賢堂詩鈔】<sup>778</sup>清乾隆間德保撰。

【樂人名】<sup>80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樂全集】<sup>801</sup>四十卷。附錄一卷。宋張方平撰。方平自號樂全居士，因以名集。蓋取莊子樂全之謂得語。方平天資卓絕，記誦淹博，故文疏暢明快，蘇軾比之孔融諸葛亮，別有玉川集二十卷，已佚。

【樂善堂全集】<sup>806</sup>三十卷。清高宗撰。蔣溥等編。有乾隆武英殿刊本。

【樂鈞】<sup>87</sup>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清一八一六頃江西臨川人。一八零一年舉人。秀氣孤秉，少日喜為駢儷之文。繼至京師，遊吳越，無所遇，家貧，奉母僑江淮間。南城曾煥招寓題襟館中，由是所學日進。與吳嵩梁同為翁方綱弟子，能繼詩家蔣士銓之後，並負盛名。鈞所為詩古文辭，務追古人不傳之隱，靡不綺麗。嘗賦綠春詩二十章，又續賦三十章，盛行於時，著有青芝山館詩文集。（清史列傳）斷水詞三卷。

及早食錄等

【樂餘靜廉齋詩稿】清同治間顧復初撰。

【樂城集】宋蘇轍撰，凡五十卷，又「後集」二十

四卷，「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轍字子由，號穎

濱，洵之子，而軾之弟。性沈靜簡潔，氣度安詳，爲文汪

洋淡泊，似其爲人，而秀傑之氣，絕不可掩，其高卓處，

殆與兄軾相迫。至於一生的進退出處，亦無異於乃

兄，著作甚多，晚年斂才就法，更爲超絕，特亦狃於家

學，不免有縱橫氣習耳。所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老

子解、樂城文集等，而樂城文集尤盛傳於世，列爲唐

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云。按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

書錄解題，載樂城諸「集」卷目，並與今所行之本

相同，祇有宋史藝文志，稱樂城集八十四卷，應詔集

十卷，策論十卷，均陽雜著一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則

又於樂城集外，列出黃門集七十卷，此二書所載，均

與晁陳二家所紀不合。今攷樂城集及「後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大概是統舉言之，策論

當即是應詔集，而誤以十二卷爲十卷，又復出其目

惟均陽雜著，未見其書，或後人撮拾遺文，別爲編次

而今已亡佚了！至竑所載的黃門集，宋以來悉不著

錄，疑即樂城集的別名，竑不知而重載的，宋志荒謬，

焦志尤多舛駁，都不足據，要當以晁陳二氏，見聞最

近的爲準。小蘇的才氣，雖不及其父與，然亦時

有大言壯語。餘文，尤頗見法度整齊，富秀傑之氣，乃

其所自得者。朱子語類中說：「或問『蘇子由之文，

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甚有道理！』但其說利

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

術只一般。」子由的詩，遠非東坡之比。樂城遺言：「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

韻，必須偶數，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

予觀古人爲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

捨己徇人，未必貴也！」有明嘉辛辛丑刊本，清道光

壬辰眉州刊本，宋板十一行，行十八字，明蜀中活字

本，天祿自有元板樂城四集八十四卷明王執禮校

刊本

【繼澤堂集】清載瑩撰。

【維志齋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明王紳撰。按紳為王禕之子。其文演迤豐蔚，不失家法。詩亦有陶韋風致。有刊本作三十卷。明萬歷刊本。附忠文集後。只二卷。當不全。

【維馨堂集】三卷。清錢塘張椿年撰。有嘉慶刊本。【維雅堂詩集】三十四卷。清鄞縣陳僅撰。有道光刊本。

【繼母大賢】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繼母打孩子】一名後娘打孩子。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種族戰勝與文學之開幕】吾中華民族之居中國也舊矣。其鼻祖曰黃帝。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或言長於姬水，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號。是時黃河流域。大抵戎狄雜處。各建部落。而黃帝興於阪泉涿鹿之間。（今河北涿州境。）糾合同族，厚集其勢，以與他族爭。大小五十二戰。而卒使我族據有神州，以生以育，以蕃息，以有文化。子孫綿延。迄於今而益盛者，則最後與蚩尤涿鹿一戰，攘除異族之

功也。顧年世荒遠，靡得而詳。後世百家之言黃帝者，其文不雅馴，而司馬遷作史記，託始於黃帝，折衷於「六藝」，以為不離古文者近是。然則吾族鼻則之偉烈豐功，其傳自吾先民之口若書者，豈盡誣也哉？故今亦擇其可述者如次：  
■蚩尤者，蓋古者異族部落之長。周書呂刑云：「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衮兇，奪攘矯虔。」鄭玄注以為九黎之君，而逸周書嘗麥解稱赤帝命蚩尤。宇於少昊。越絕書計倪內經亦稱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管子五行篇則謂為當時之官）惟蚩尤雖仕於華夏，見重於黃帝，然終以非我族類，野性難馴，恃其能作兵器（按蚩尤作兵器，古書多言之。而管子地數篇且謂蚩尤為劍鎗矛戟，又為雍狐之戟，芮弋以搆林木，以戰之時，竟有冶金之事，決不可信。）遂乘神農氏衰，興師作亂。史記五帝本紀記其事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

種

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誅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今按本紀分阪泉之戰，炎帝與涿鹿之禽蚩尤爲二事，世多疑之。不知此乃史公兼采大戴記及逸周書之文，而未審其本爲一事耳。大戴記五帝德稱孔子云：「黃帝教熊羆貔貅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而周書史記辭云：「昔阪泉氏用兵無已，錄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合觀二書，則知五帝德所謂赤帝者，即史記解所謂阪泉氏，亦即蚩尤也。故易林曰：「戰於阪泉，蚩尤敗走。」詳見後。

是其證也。顧蚩尤何以謂之赤帝也？按周書嘗麥解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於少昊，以臨四方。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懼，乃

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此即莊子盜跖篇所云：「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血流百里」者也。嘗麥解之赤帝，則神農氏之裔帝榆罔也。蓋蚩尤既逐赤帝，徙居涿鹿，一諸書作涿鹿，史記解作獨鹿，「獨」「涿」聲近。一繼稱赤帝，一即本紀所謂侵陵諸侯之炎帝。一又號阪泉氏，故五帝德謂黃帝與赤帝戰於阪泉，而史記解又謂阪泉亡於獨鹿也。是時黃帝徵師勤王，禽滅蚩尤，厥功甚偉。此史記所以有黃帝代神農氏爲天子，越絕書所以有炎帝傳以帝位之說也。史公偶未分析，遂並列之。致後人疑其同茲炎帝，而或僅守府，或輒耀兵，同茲黃帝，而忽則翼君，忽則犯上，自相牴牾，莫識其故也。至涿鹿之所以戰克者，古說紛異。易林「蒙之坎」云：「白龍黑虎，起鬚暴怒，戰於阪泉，蚩尤敗走。」（又見「同人之比」及「益之比」，其文小異。）此與大戴記及本紀所言正合。惟山海經大荒北經稱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

蚩尤。按大荒東經亦言應龍處南極，殺蚩尤。五帝本紀索隱引皇甫謐說，又言黃使帝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龍魚河圖則謂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身，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黃帝行天子事，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乃伏蚩尤。（見史記正義引）而虞喜志林又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皆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禽蚩尤。按又見崔豹古今注。通典且謂蚩尤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角吹作龍吟以禦之。凡此頗涉神話，不免荒誕。然吾先民相傳所以爲此言者，未嘗不以其時異族之猖獗頑強，所以蹂躪我族者至酷，而借此以顯示我祖膺懲戎狄之功爲我民族史上萬古不磨之奇蹟焉。帝既滅蚩尤，奏凱而歸，而發揚我族武烈之文學由是以起。按歸藏啓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發九津，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作柶鼓之曲十章，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

三曰驚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鷓鴣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按舊唐書樂志亦言黃帝涿鹿有功，作柶鼓，曲有靈夔吼，鷓鴣爭，石盪崖，壯夫怒之類。）此吾國最古之「鏡歌」也。今觀其目，與故書所傳教熊羆虎豹以戰之事合。意者柶鼓十曲，僅爲形式之表演，以象戰勝之功，如大武舞歌之有六成歟。然雲笈七籤載宋真宗軒轅本紀稱黃帝出師涿鹿，以柶鼓爲警衛，其曲有十，並皆有辭。（按雲笈七籤又引黃帝內傳曰：「黃帝伐蚩尤，靈女爲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百八十里。」又引廣成子傳曰：「蚩尤飛空走險，以魓牛皮爲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凡此並據歸藏柶鼓曲目及龍魚河圖影撰爲說，不可信。）似未可據。惟古說相傳，有可資印證者數事：（一）郭茂倩樂府詩集引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其四曰短箫鏡歌，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按周禮「大司樂」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大司馬」亦謂師有功，則愷樂

獻於社。柷鼓曲既爲戰勝蚩尤而作，則蔡邕謂「鏡歌」始於黃帝岐伯，不爲無因。而黃帝內傳遂亦謂帝製鼗鼓鈺鏡。通典謂帝始吹角（已見前）。唐書樂志謂帝作鼓吹。（二）呂氏春秋古樂篇：「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解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列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據此，則黃帝之造樂律，亦自有其傳說。（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云：「黃帝樂曰『雲門』」「大卷」。按此本樂緯及春秋元命苞說。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而莊子天運篇亦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證知黃帝之有樂舞，其說甚古。凡此所述，於古者製作樂歌之事，獨多歸

之於黃帝，其言豈盡無稽？則柷鼓十曲爲我族戰勝外族最古之武歌，夫復何疑？又按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稱：越王謀伐吳，范蠡進善射者楚人陳音。王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由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穴。』」（按穴古肉字）文心鵬龍通變篇云：「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又章句篇云：「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彥和斷此歌爲黃帝時者，雖未知何據，度其意或以其過於簡質之故。又吳越春秋雖後漢人作，而所記陳音之言，極爲近理，謂之上世之歌，蓋亦有故。或疑黃帝之時，文字未興，似無詩歌之可言，不知許慎說文敘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別異也。初造書契，是黃帝時已有籀行之文字矣。雖倉頡之說不一，然司馬遷王充班固宋衷賈公彥等並以爲黃帝史官，後人多從此說。則其時文學之萌芽，實不足異。況歌謠出乎自然，即或未有文字，而古昔相傳，詞由追錄，



自亦理所恆有；余以是謂劉氏之言可信也。若夫鄭氏書論謂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四經，黃帝銘黃帝說等書，及後世諸家雜引黃帝語文，不一而足；大抵出於緯候之矯誣，好事之依託，諸子之寓言，方士之偽造，若斯之類，要不可以不辨也。今刺取古籍所引黃帝時遺文之有韻者錄之如下：(1)大戴記武王踐阼篇引黃帝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2)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3)又在宥篇廣成子告黃帝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4)又知北遊引黃帝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5)呂氏春秋去私篇引黃帝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寶禁重。」(6)又序意篇引黃帝誨顛頊曰：「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7)又應同篇引黃帝曰：「芒

芒昧，味因天之威，與玄同氣。」(按又見淮南泰族訓及繆稱訓，惟繆稱訓「威」作「道」)。(8)又遇合篇引黃帝謂嫫母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9)賈子新書脩政語上篇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按以下文多，且無韻，不具錄)。(10)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按此文本見道德經)。(11)又引黃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12)又力命篇引黃帝言曰：「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所以不動。」(13)太公兵法引黃帝中几銘云：「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於山，而躡於堦！」(按皇覽引太公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有此文，見御覽五百九十而馬總意林又引作太公金匱，雖各不同，實皆漢志謀言兵二百三十七篇之書。蔡邕銘論云：「黃帝有中几之法。」文心雕龍銘箴篇云：「帝軒刻與

種

几以弼違。」並謂此也。(14)路史「疏化紀」又引黃帝中几銘云：「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葵葵不救，灸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為虺弗摧，行將為蛇。」(按此文本見六韜守土篇，微有不同，而並不

言出黃帝中几銘，惟賈子宗首篇止引「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二句，作黃帝語。涓涓數語，又與說苑所載金人銘略同。(15)說苑敬慎篇引金人銘二百餘言(按詞旨大抵同，前文長不錄)又見家語觀周篇，皆不言誰氏作，而太公金匱獨以為黃帝金人銘。王伯厚亦謂即漢志「六銘」之一(見困學紀聞十

)(16)拾遺記載黃帝時仙人甯封遊沙海七言頌云：「藥青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按此等文辭，正與皇娥白帝同妄，以黃帝時而有七言詩，真異聞也。方士之誕，固絕不可信，世亦無有信之者。)

【種玉記】一本明王廷訥數傳奇，有六十種曲本。【種玉詞】一卷清孫家穀撰，姚野橋云先生詞情

婉意約，的宗秦柳，其穠麗俊雅處，又與夢窗西麓為近。

【種玉堂詞稿】清張爾旦撰。黃韻甫云：種玉詞纏綿淒遠，言外恨長，弱柳啼烟，疏花鬢雨，讀之低徊欲絕。

【種水詞】四卷清曹言純撰。黃韻甫云：種水詞慢調樸老堅潔，自饒嫵媚，非時下輕擺漫撚者所能學步，小令觸緒生情，瑣瑣如道家常，深得古樂府神理。禾中朱李以來，斷推作手。

【種玉吟館詩存】清光緒間俞崧齡撰。

【種蕉聽雨軒詩鈔】清光緒間葛之覃撰。

【種蕉館詩集】六卷清丹徒郭堃撰，有嘉慶刊本。

【種芸詞】二卷清嘉興馮登府撰，有道光刊本。又一本一卷有雜刊本，在十種詞合訂本內。

【種樹山房詩集】九卷清漢陽周人龍撰，有咸豐降平縣署刊本。

【種樹軒遺集】四卷。清臨渝郭長清撰。有光緒刊本。

【種華齋詩鈔】二卷。清錢塘陳時撰。有道光刊本。

【種榆仙館詩鈔】清道光間陳鴻壽撰。

【種梅詩鈔】一卷。清嘉興曹秉鈞撰。有原刊本。

【種瓜張老】見古今小說卷三十三寶文堂目也。

是園目（列「宋人詞話」下）著錄。

【種月軒遺草】清俞得鯉撰。

【種學齋詩鈔】一卷。清海甯朱湘撰。有鈔本。

【種竹齋閨秀聯珠集】丹徒王碧雲與女兒迺德

迺容及姪女秀芳合刻之詩集也。碧雲名瓊晚號愛

蘭老人，著有愛蘭軒集及詩話八卷。碧雲年未及笄

即能詩，十五賦掃徑詩，有「我正有心呼婢掃，那知

風過為吹聞」之句。袁簡齋采入詩話，且過訪瓊以

為非禮，竟不見。性貞靜而敦厚，多讀經史，與諸女士

交，詩筒徧天下，一時名流操選政者，并采其詩及論

說，年八十卒。迺德字子一，著有竹軒詩稿。迺容字子

莊，著浣桐閣稿。1049

【種竹山房詞鈔】二卷。清宜興儲徵甲撰。有道光

刊本。

【種竹山房稿】清乾隆間岳禮撰。

【彩象記】一本。明屠隆撰。傳奇。隆字長卿，又字緯

真，號赤水，鄞縣人。官至禮部主事，罷歸。明史文苑傳

隆舉萬歷五年進士，除穎上知縣，調餘青浦，時招名

士飲酒賦詩，游九峯三泖，以仙令自許。然於吏事不

廢，士民皆愛戴之。遷禮部主事，西寧侯宋世恩，凡事

隆宴游甚歡，刑部主事俞顯卿者，險人也，嘗為隆所

誡，心恨之，許隆與世恩淫縱，隆等上疏自理，乃兩黜

之，而停世恩俸。半歲隆歸道青浦，父老為斂田千畝，

請徙居，隆不許，歡飲三日謝去。歸益縱情詩酒，好賓

客，賣文為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二人

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

對弈，口誦詩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子婦沈氏懋

學女，與隆女瑤瑟，並能詩，隆有所作，兩人輒和之，曰

留香草。曲品，赤水以宋西寧侯騁戲事，罷官，故作曇

花記，託木西來以頌之，意猶感宋德。或曰盧相公即

指吳縣相公孟豕韋，即指糾之者，才人喪檢亦尋事。

何必有恚心耶。又曰：赤水晚修仙，爲踏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爲真，故作修文記。然以一家夫婦子女，託名演之，已窮其幻妄之趣，其詞固足採也。王維謂赤水爲吳人，孫榮祖所弄，並言其女死後爲仙事，見列朝詩集，有六十種曲本。

【彩衣歡】一本。清陳二白撰。傳奇。二白字于令，長洲人。新傳奇品。陳二白之詞，如閨女靚妝，不增矯飾。

【彩衣堂】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彩鸞燈記】有熊龍峯刊本。古今小說卷二十三。寶文堂目著錄。按熊刊本，題作「張生彩鸞燈傳」。古今小說題「張舜美元宵得麗女」。

【彩樓】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彩樓擇婿】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誦）

【彩筆情詞】六卷。明張栩序選。

【崧菴集】六卷。宋李處權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處權精研聲律，標新領異，大抵五言清脫。

澗亮可追。張耒七言伉爽，亦略似陳與義。

【紙香書屋存稿】一卷。清山陽李友香撰。有感豐

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紙牌訴功】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紙名兒】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紙扇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紙湯瓶】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紙欄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紙紮五更調】蘇州流行俗曲。上海兩宜社石印

本。

【綏遠頌】一卷。清番禺許應鑠撰。有原刊本。

【綏服紀略圖詩】一卷。清蒙古松筠撰。有嘉慶原

刊本。

【緩庵詩鈔】一卷。清秀水周燾撰。有石印本，在濮

川詩鈔內。

【稻孫詩鈔】四卷。清高郵賈田祖撰。有乾隆刊本。

【稻香吟館詩文稿】七卷。清嘉定李虞芸撰。有道

光刊本。

【稻香吟館詩稿】六卷。清嘉定李虞芸撰。有道光刊本。

印本。

【稻花初】<sup>4</sup>一本。明李素甫撰。傳奇。

【絳絨記】<sup>22693</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文美堂木刻本。

【絳絨記鼓詞】<sup>4</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

【絲帶記】<sup>442</sup>蘇州流行俗曲。文元堂木刻本。

【絲蘿書屋遺集】<sup>449</sup>清道光間羅文俊撰。

【綵衣歡】<sup>2299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綵扇題詩】<sup>3</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綵樓記】<sup>4</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卜商】<sup>230</sup>子夏。周—前五零七至？衛人。孔門七十

二賢其一。與子游並列入文學科。依史記「少孔子

四十四歲」推算，當生於周敬王十三年。他到孔門

受業，在孔子自衛返魯（公元前四八四年）之後，所

以在孔門諸弟子中，他的行輩較顏淵、仲由、端木賜

等為後。家貧，任魯為莒父宰。孔子沒（公元前四七

九年）後，居西河為教授。魏文侯嘗師事之。晚年，因

哭子喪明為弟子所責。孔門弟子之有著作傳世者，

以子夏為最多。相傳論語為子夏與仲弓合撰，毛詩

傳自子夏，詩序即為子夏作，儀禮喪服篇亦傳自子

夏，易傳一卷亦子夏所撰。漢人徐防又有一詩書禮

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之說，更可見他

在孔門諸子中地位之重要。梁蕭統曾將詩序編入

他的純文學的選集，文選中，中間論詩的起原及作

用一段，自來文學家都視為千古不刊之論，而樂為

稱引。

【卜硯山房詩鈔】<sup>1</sup>一卷。清天津周焯撰。有乾隆原

刊本。

【卜世臣】<sup>4</sup>大匡，（一作字藍水）號大荒逋客，明

一六一零頃秀水人。磊落不諧俗，日閉戶著書。其

他事跡均無考。世臣善作曲，師法沈璟，有傳奇冬青

記與乞魔記各一本。（曲錄）又著有樂府指南，厄

言多識編及山水合譜等。（嘉興府志）

【卜世臣散曲】<sup>4</sup>他的傳奇有冬青記，乞魔記二種，

今皆不傳，但據曲海提要，及曲品所載，冬青記係寫

宋義士唐珏葬宋帝骨殖事，以陶宗儀所作的唐義

士傳為本，歌詞悲憤激烈。相傳稿李屠憲副於中秋

夕，帥家優於虎邱千古石上演此觀者萬人多泣下者（品曲）他和呂天成是最服膺沈璟的。王驥德說自詞隱作詞譜而海內斐然向風衣鉢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桀矍者二人曰吾越鬱藍生（呂天成的號）曰樵李大荒道客……而大荒乞麀。敍杜牧恁情酒色事一。至終快不用上去疊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一曲律一他在當時有一博雅名儒端醕吉士一之稱。當時的曲家如范文若袁晉馮夢龍呂天成……都很推重他。他的散曲有新輯本卜大荒散曲一卷約存小令與套數二十餘首。

【卜居漁父】卜居漁父兩篇不是屈原的作品，清人崔述在考古續說裏已經懷疑過。他說：「周庚信爲枯樹賦稱殷仲文爲東陽太守其篇末云『桓大司馬聞而歎曰……』云云。仲文爲東陽時桓溫之死久矣。然則是作賦者託古人以暢其言固不計其牟世之符否也。謝惠連之賦雪也託之相如謝莊之賦月也託之曹植是知假託成文乃詞人之常事。然則卜居漁父亦必非原之所自作神女登徒亦必

非宋玉之所自作明矣。但惠連莊信其時近其作者之名傳則人皆知之卜居神女之賦其世遠其作者之名不傳則遂以爲屈原宋玉之所作耳。」崔東壁是個懷疑大家他在白餘年前居然懷疑到卜居漁父的作者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但他沒有詳細說明理由現在補充一點意見於下。離騷云「索芻茅以筵蓐兮靈命氣爲余占之。」又云「以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這便是卜居偽託之所本。卜居云「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作這篇文的出發點在離騷裏是可以尋出的。不但這個蛛絲馬跡可尋而且卜居漁父兩篇開口就說「屈原既放」顯然是旁人的記載不然他爲何用第三者的口吻呢？一文選中有對楚王問一篇與卜居漁父同爲答體裁。蕭統以爲宋玉所作新序則當作一件故事記載。可證古代用第三者語氣的文章多非本人所作。即使他偶然如此但也決不能稱「屈原」。這話怎麼講呢？史記屈原傳稱屈原名平則原爲字可知。凡古人自稱多名而不字例如孔子責子路說「由之瑟

奚爲于丘之門」又說：「丘之禱久矣。」又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伯魚對陳亢說「鯉趨而過庭。」孟子答北宮錡之問，而說「軻也嘗聞其略也。」諸如此類，並沒自稱其字的，不但自稱應該如是，即如上官大夫當在懷王面前語他，也說「平伐其功」，而並不說「原伐其功」，可見古人稱呼名字很有分寸的。卜居，漁父通篇都稱「屈原」，顯係後人習見屈原的名而隨便亂用的，他那裏注意到這個大破綻。□我們試再從文體上看來，也可以證明這兩篇是假古董。屈原作品除了天問一篇尚保存着詩經的形式外，其餘的全是所謂「騷體」詩。他們對于「三百篇」雖然是比較的解放了，但比較漢以後辭賦（散體或俳體）卻仍是很束縛的，因為他們的句法都已經確定了一定的長短和韻式。而卜居，漁父則不然，他們全是一種散文詩，句法既極其參差，用韻又很隨便（漁父一篇用韻更少）比較「騷體」詩自然更解放的多，同時也可以說是藝術上的進步。我想從屈原到司馬相如——從楚騷到

漢賦——中間總有些過渡的作品，不然，辭賦進步的歷程便尋不出。卜居，漁父兩篇也許就是那過渡時代的作品之幸而流傳的。屈原那時候決不會產生這種文字。今觀賈誼鵬賦以人鳥相爲問答，其後東方朔作答客難，枚乘作七發，展轉摹倣，遂開問答一體。卜居，漁父的體裁，既與賈誼諸人所作相同，我們雖不能確定他們的時代孰先孰後，但以那時的作風看來，決爲秦代或西漢初年的產品無疑。按徐師曾文體明辨引祝堯說，謂卜居是從荀卿諸賦「者邪」「者與」等句法變來的，這確然不錯。據游國恩的考定，荀子作賦篇是在他爲蘭陵令以後，這時候屈原已經死了二十多年，當然不能做卜居的作者。故這一點也可以助證上面的假設。□這兩篇雖非屈原所作，但藝術卻遠在屈原諸篇之上。試看卜居一連發了十幾個疑問，我們只覺得他的想像力的豐富，如抽蕉剝繭層出不窮，而不覺其可厭。又他用散文的形式和問答的體裁，也開後人不少的摹倣。所以洪邁在容齋隨筆裏說「自屈原詞賦假

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揚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西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也。」——1184

【外丁卯橋居士初稿】八卷，東洋小草四卷，觀海集四卷，附詞一卷。清侯官劉家謀撰。有道光東洋學署刊本。

【外制集】一卷。明高拱撰。是編乃其代言之稿也。

【外佛事鼓口】北平流行俗曲（鼓口）

【外國音樂戲劇及傳說之輸入】中國文學自從漢武帝製「樂府」採用西域樂器以後，在實質上及形式上都和外國發生了關係。經過魏晉南北朝到唐輸入的愈多，關係也愈深切。同時佛學的思想，和文人詩的關係，比南北朝也更深。又有波斯、阿剌伯人從南方由海道和中國通商，因此，他們的傳說也

多帶入中國，來混雜在中國的故事中。情形很是複雜。今分別敘述如下。□今先說西域音樂及戲劇的輸入。唐代的西域諸國，就是當時的龜茲等國，他們的音樂傳入中國，很是普遍。如李頎的詩「南山截竹爲簫籥，此樂本自龜茲出；流傳漢地曲，轉奇涼州胡人爲我吹。」簫籥就是龜茲樂器的一種。西域樂器繼續不斷的輸進來，因此西域的戲劇也就跟着輸進來。如本章前面所述的「鉢頭」一劇，就是從西域傳來的。舊唐書音樂志說：「撥頭者出西域胡人。」「撥頭」就是「鉢頭」，而「鉢頭」二字就是外國字的譯音。傳入中國，雖不能確定是在甚麼時候，然大概可說是在隋、唐之間。這是唐代文學和西域的關係，也是中國戲曲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再說印度罷。那時印度的音樂和歌曲，更是充分的輸入進來。據南卓羯鼓錄所載諸宮曲，有諸佛調曲一類，全是印度的歌曲。原書只有曲目，沒有曲文，現在照錄如下，以供參考：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闍磨奴 失波 辭見



柞 草堂富羅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  
 舞曲 阿彌陀大師曲 以上標明爲諸佛調曲。此  
 外各類中也有印度歌曲，一望而知的，如婆羅門  
 香山 禪曲 阿羅漢衆僧曲 無量壽 大燃燈  
 等都是。曲文如何，雖不可見，但是我們看了這些曲  
 目，可以知道當時印度歌曲輸入之盛。就是著名的  
 霓裳羽衣曲，據全唐詩霓裳辭注上說，也是參酌婆  
 羅門曲的聲調而製成的。□今敦煌石室中發現唐  
 時佛曲，據零拾所載三種，其中一種是演維摩經，其  
 他二種不知是演何經，是用五七言詩夾雜白話敘  
 述故事，爲宋人「評話」及後世「彈詞」的遠祖。□佛  
 書中的字混雜在文人詩裏，佛書中的哲理融化在  
 文人詩裏，雖然南北朝時已然，待到唐代而愈顯著。  
 例如「導以微妙法，結爲清淨因。」（孟浩然詩）「閑  
 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柳宗元詩）微妙法，清淨  
 因，貝葉書，都是佛經中的字。又如「聞君減寢食，日  
 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  
 離死生轍。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槿

花一旦歌；畢竟共空虛，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  
 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白居易寄王  
 山人詩）這首詩中重要的一句話，無生無滅，就是  
 佛經中的哲理。□至如寒山拾得的詩，乃是「佛偈  
 可當「禪門語錄」看，乃至是另一種。□最後說波  
 斯和阿剌伯「歌舞戲」裏「康老子」一戲，中間所說  
 的波斯，就是波斯商人中間所說的冰蠶，就是波斯  
 人眼中的寶物。這一齣劇當是根據一種傳說演成  
 的，而這種傳說和波斯有密切的關係。□唐人張謂  
 的宣室志裏有一個故事，大略說：當時有人名叫  
 陸顯，他自小喜歡吃麵。一天，有幾個胡人來訪他，送  
 他許多東西，說他肚裏有一個麵蟲，所以他喜歡吃  
 麵，不是人吃，乃是蟲吃。他們拿一粒藥給陸顯吞了，  
 果然吐出一個麵蟲來，略和蛙蟆相似。胡人把麵  
 放在金盒子裏帶回去了。過了許多時候，他們又來  
 訪陸顯，約陸顯一同往海裏去求寶。到了海邊，胡人  
 把麵蟲放在銀鍋裏用火來煉。煉了七日七夜，海裏  
 的水怪已感覺不安了，就有一個童子從波濤中出

來，捧了珠子獻給胡人。胡人不受。童子去了，又有美女從波濤中出來，捧了更好珠子獻給胡人。胡人還是不受。美女去了，波濤中再有披霞衣戴碧冠的仙人出來，捧了最大的珠獻與胡人。胡人纔受了。把麪蟲從鍋裏取出來，但還沒有死。胡人得了那粒最大的珠，就可以自由往海裏去遊玩，任便甚麼龍宮、蛟室，都可以走到，任便甚麼珊瑚、珠寶都可以任意採取。胡人帶陸顯入海去遊玩了一回，採取了許多珠寶回來。這個故事的原文很長，也做得很好，現在只不過節譯大意如此，但是重要的各部份都有了。這個故事中所說的胡人，不是阿刺伯人，就是波斯人，天方夜譚中的故事，或者就是阿刺伯的故事而中國化了。另外從幾個民間傳說中也可尋出中國的傳說，和天方夜譚中的故事相同，可以做這一段話的旁證，證明確有阿刺伯的故事混雜在中國故事。1023

【外國閒話】上海流行俗曲。（新聞篇）第一書

局石印本。

【參寥子集】十二卷。宋釋道潛撰。道潛性傲僻寡

合，詩頗少含蓄，然落落不俗，亦因於此。此集宋板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孝慈堂目有宋刊本，黃子羽藏書。王伯穀寫簽，崇禎中歙人汪然明刊于西湖智果寺。

【參軍戲】唐代戲劇底一種。普通說是原本於後

漢館陶令石耽底故事。耽曾犯贓罪，然和帝惜其才，赦免之，每當宴樂，使著白夾衫命優伶戲弄以辱之。經一年而赦免，後官至參軍。但此說樂府雜錄說明是誤。據王國維說，漢代無參軍之官，恐怕是後趙石勒底參軍周延之誤。周延亦同官館陶令，竊官絹數萬匹，宥其下獄，每當大會使俳優戲弄之。開元中黃旛綽張野孤之輩精弄參軍。在朝紳士如李仙鶴等亦善此戲。玄宗特授仙鶴以韶州同正參軍使食其祿。參軍戲因此而流行，一般作為「假官戲」。離了石耽或周延底故事而成爲一綠衣秉簡的官人，以一鷄衣鬢的蒼頭（蒼鷄）爲對手而做的滑稽戲了。李義山底驕兒詩有所謂「忽復學參軍，按

聲喚蒼鶴」即是謂此。1247

【傲寮集】一卷。舊本題古杭月堂宗賢撰。詩筆清曠，頗近自然。特邊幅少狹，不免傷於寒瘦。

【伏魔衣】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伏敬堂詩續錄】四卷。清長洲江湜撰。有同治刊本。

【伏敬堂詩錄】十七卷。清長洲江湜撰。有同治元年刊本。

【伏系之】晉——三七三頃平昌安丘人。伏滔之子。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系之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注）。

【伏虎縵】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曲海目云：此本相傳為元人作，說不足據，姑附於此。

【伏虎韜】二卷。清吳縣沈起鳳撰。有民國十七年影印本，在奢摩他室曲叢初集內。

【伏虎婢娟】廣東流行俗曲。負販書籍社鉛印本。

【伏滔】玄度，晉——約三一七至三九六間平昌安丘人。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

馬桓溫以為參軍，每宴集，必命滔從。桓溫平壽陽，滔以功封侯，除永世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後遜遊擊將軍，著作如故。卒於官。滔著有正准上下二篇，行於當世。又有文集十一卷（唐書經籍志作五卷，此依隋志）。

【伏挺】士標，齊——四八四至五四八平昌安丘人。伏曼容之孫，卒年六十五。梁書本傳不著年歲，此依傳中「齊末……高祖義師至，挺迎謁于新林……時年十八」數語推得。其生年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為五言詩，善效謝樂體。父友樂安任昉見之，深相歎異。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入建康，挺迎于新林。武帝大悅，謂為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後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為道人，匿居。後遇赦，乃出。邵陵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後卒於侯景亂中。挺著有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

【伏曼容】公儀，宋——四二一至五零二平昌安丘人。年八十二，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聚徒教

授以自業。後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美風采，文帝恆以方嵇叔夜。齊永明時，為太子率更令，與王儉交好。儉令於陸澄共撰喪服義。後出為臨海太守，卒於官。曼容作周易毛詩喪服集解及老莊論語義。

【伏羲氏】紀元前二九一零頃人。相傳為創造中國文字底始祖。生卒年不可考，大約距今五千年底光景。時候沒有文字，對於大事結大繩來記，小事結個小繩來記。他想這樣不方便，就仰則觀象於天文，俯則觀法於地理。近則以身所備的為標準，遠則取法於物；又視鳥獸羽毛底文彩，就做出八卦來。八卦是中國文字底雛形。有說他做八卦，是按照黃河出現底龍負的圖，與洛水出水底馬負的書，叫做河圖洛書，才做造文字的。但是這些事，是沒有歷史以前底事，無從考究；我們祇要曉得這些話頭就夠了。

1247

【狀元旗】<sup>23234</sup>一本。清薛旦撰。傳奇。

【狀元旗】<sup>2323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此乃另一本，非薛

旦撰。

【狀元香】<sup>2323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狀元拜塔】<sup>23234</sup>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狀元策】<sup>23234</sup>不分卷。清某撰。有清刊本。

【狀元堂陳母教子】<sup>23234</sup>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侯庵集】<sup>23234</sup>三十卷。元李存撰。是集為其子卓所編，

凡詩十一卷，文十九卷。存受業於上饒陳立夫，尊崇象山之學，其詩文皆平正純雅，不露圭角。有明永樂

刊本。

【侯寧居偶詠】<sup>23234</sup>二卷。清秀水朱休度撰。有嘉慶刊

本。

【蔚醜集】<sup>23234</sup>一卷。宋許棐撰。是集似非完本，詞旨淺

俗，亦無可取。

【殿禎祥祝延萬壽】<sup>23234</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代元保】<sup>2323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代躬耕軒詩鈔】<sup>23234</sup>清馬鼎梅撰。

【代耕堂中稿】<sup>23234</sup>清同治間李嘉績撰。

【傅亮】<sup>23234</sup>季友晉——三七四至四二六北地靈州人。

傳迎之。卒年五十三。傳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官中書黃門侍郎。劉裕欲受晉禪，風示朝臣。亮悟旨，請暫還都。至都，遂徵劉裕入輔。既受禪，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轉尚書僕射，受顧命輔政。少帝失德，亮與徐羨之共行廢立，迎文帝即位。進爵始興郡公，加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然卒因廢立與徐羨之俱被元帝所殺。亮著有演慎論、感物賦。（見宋書本傳）移生董仲道讚等，有文集三十一卷。（兩唐書志作十卷。此從隋書志）

【傳弈】梁——五五五至六三九相州鄴人。卒年八十五。以儀曹事漢王諒。李淵即帝位，拜太史丞。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死時，自誌曰：「傳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專習六經，勿事佛教；且命保葬。弈善數術，但並不之信。注老子，並撰音義，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敎者為高識傳十卷。

【傳玄】休，漢——二一七至二七八北地泥陽人。卒年六十二。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音律。州舉秀才，

除郎中，撰集魏書。歷官弘農太守，領典騎校尉，封鶴觚男。晉武帝受禪，進子爵，加駙馬都尉，遷太僕。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攝伏。後坐事免官。卒，謚剛玄。雖貴顯，不廢著述。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傳子，為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其所作詩，有古樂府風格，質樸自然，不涉靡麗，而感情深摯，動人。晉郊祀、宗廟諸樂府，亦都出於玄手。有文集百卷，至隋時存十五卷。（隋書

經籍志）

【傳玄詩】玄感父子之詩，鍾嶸說他不及張載，這話未免近於蔑視了。但庾純以為傳感是一個天才詩人，則又稱之過甚。傳感的詩，大都接近碑銘，是文而不是詩。這的確要他才有如此的怪樣——所以真正的詩還得讓他父親——傳玄的詩大概可以分為兩部來說：其一是抒情的，其二是摹做的。而摹做却又又有兩種：一是形式上的摹做，二是樂府命意和聲調的摹做。其抒情詩之可與張華潘陸輩相抗

者如：雜詩志士惜日短一首是這。首詩是他「剛勁亮直」的天性流露，便算是純粹的抒情，至於摹倣的呢，則有擬張平子四愁詩四首作證等作。<sup>106</sup>

【傅毅】武仲，漢——四七左右至九二后不久扶風茂陵人。卒年四十餘。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作迪志詩，時年纔弱冠。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台令史，拜郎中，與班固等共校典書。永元元年（公元八九年）竇憲請主記室，後又以為司馬。時班固為憲中護軍，憲府文學之盛，冠于當世。史稱毅早卒，大概他即卒於此時。他的著作有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散見後漢書本傳及文選中，但不完全。

【傅玉書】清——一七五五頃貴州慶安人。工作曲，著有鴛鴦鏡傳奇（中國近代戲曲史）有乾隆三十九年自序。

【傅維鱗】<sup>20</sup>初名維楨，存掌雷，一字漱齋，清——一六六零頃靈壽人。一六四六年進士，由編修出為東昌兵備道，治行第一。遷左副都御史，上勸學疏，語極剴

切，累進工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維鱗天性耿直，為詩文好直抒胸臆。有四思堂文集八卷，凡奏疏一卷，記序雜著二卷，詩五卷，明書三百卷，及漱齋說書等。

【傅維樵】<sup>4</sup>培公，號霄影，清——一六六一頃靈壽人。傅維鱗之弟。父永淳，為明吏部尚書。維樵雖生於貴族，而性恬退，不求仕進。早歲即棄舉子業，以詩文自娛。與其兄之逐鹿官場，全然異致。維樵著有燕川漁唱詩二卷，植齋文集二卷。

【傅紅寫翠生吟草】<sup>21</sup>一卷。清漢陽鄔銓撰。同治十三年刊本，在訪西吟社五君詠內。

【傅紅寫翠室賸稿】<sup>3</sup>一卷。清漢陽鄔銓撰。有光緒刊本。

【傅山】<sup>22</sup>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今名，字青主，一字仁仲，又字尚虛，別署公之它（一作公他）亦稱朱衣道人。明——一六零六至一六八三山西太原人。卒年七十八（疑年錄彙編云：「五續附錄：一續錄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生，無年壽及卒年。三續年八十二，生萬曆三十年壬寅，卒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名人年

譜萬歷三十四年丙午生。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年八十。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作生於明萬歷三十五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年七十八歲。清史列傳云：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二。與三續同。但清史列傳又云：「應博學鴻儒科時年七十四矣。」開博學鴻儒科

為康熙十八年。則二十二年時當為七十八歲。茲彙集諸家所載。另為酌定。少與孫傳庭同學。過目成誦。憤明李諸搢紳腐惡。獨堅苦持氣節。明亡後。居土穴養母。一六七九年時年已七十四。應舉「博學鴻儒」科。固辭不獲。至京師。疾甚。魏象樞乃以老疾上聞。特免試。授內閣中書。放還山。善畫。工分隸。精金石篆刻。又深通醫學。晚年頗資以自給。山別號甚多。除

上述外。又稱石道人。隨厲。六持。丹崖翁。丹崖子。濁堂老人。青羊菴主。不夜庵老人。傳僑山。僑黃山。僑黃老人。僑黃之人。酒道人。酒肉道人。或徑稱居士。以喜苦酒。故稱老華禪。又受道法於龍池。還陽真人。故一名真山。或署僑黃真山。又曰五峯道人。龍池道人。龍池

問道下士。觀化翁。大笑下士等。山工於詩文。著有霜

紅龕集十二卷（清史列傳）其子眉亦好學。工詩。有詩附於集後。

【傳山人集】三卷。明傅汝舟撰。其詩刻意學鄭善夫。喜為荒誕詭譎之語。

【傳紱】宜事。梁一五三一至五八五。北地靈州人。卒年五十五。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善屬文。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紱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為府記室。仕陳。至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性素剛。負才使氣。怨者譖之。下獄。賜死。紱為文典麗。下筆輒成。未嘗起草。著有文集十卷。

【傳准】後梁。至五六八。北地人。有文才。善詞賦。以西平郎參軍。隨宣帝至襄陽。官至度支尚書。卒。贈太常卿。諡曰敬康。准著有文集二十卷。（周書蕭譽傳）

【傳辰】蘭生。一字形臣。號麗農。明一六零四至一六七〇。山東新城人。卒年七十一。（清史列傳）作年七十四歲。此從疑年廣錄。事繼母以孝聞。修軀

傳

偉貌，鬚眉如戟。一六五五年進士，除直隸河間府推官。十四年入京授御史。後出按江西，閉九江兵缺餉將變，疾馳而至，諭以大義，給餉二月，乾遂定。明年乞養歸。康博聞強記，能詩文，詞曲亦跌宕有致。與王士禛善，以文章相切劘。著有詩文集二十卷，古賦一卷，奏疏二卷，詞曲二卷，詩語二卷，讀書涉筆二卷，硯田漫筆四卷，續筆二卷，姓譜增補十卷，韻府補遺六卷，贈訂堯山堂外紀一卷，新城軼事一卷，<sup>309</sup>傳氏博考一卷（均清史列傳）。

【傳察】<sup>309</sup>公晦，宋——零八九至一二五孟州濟源人。卒年三十七。（三續疑年錄作卒於欽宗靖康元年，誤。此從歷代名人年譜兼考宋史本傳及文獻通考）一端重有操，為文溫麗。遇事若無所可否，非其意萃然不可犯。年十九，一一零七年進士第。時蔡京為相，聞其名，欲妻以女，拒弗答。調清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為太平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公元一一二五年）接伴金使時，金將渝盟，察至韓城鎮，為金人擁去。道逢金太子幹離，不使拜，不

屈死。謚忠肅。察著有文集三卷。（文獻通考）

【傳祇】<sup>32</sup>子莊，魏——二四三至三一北地泥陽人。傳嘏之子。卒年六十九。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晉武帝時，起家太子舍人。惠帝時，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功，封靈川縣公。懷帝即位，為右僕射，中書監。祇明達政體，朝廷制度，多數經綜。及洪兵陷洛陽，共建行台，推祇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嘏四方，徵義兵，忽遇暴疾而卒。臨終，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勵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讀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傳汝舟】<sup>34</sup>本名舟，字虛木，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明——一五四四頃侯館人。善養生，兼曉黃白。晚慕仙家服食之術，舍鄉井遊遊山水，為十才子之一。汝舟好為詩，刻意學鄭善夫，善為荒誕詭譎之語。有傳山人集三卷。

【傳迪】<sup>35</sup>長猷，晉——？至四二一北地靈州人。傳咸之孫。仕晉為右丞，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謂之書獃。入宋終五兵尚書。迪著有文集十卷。（隋書經籍



志)

【傳若金】<sup>44604</sup>初字汝礪，揭傒斯改字與礪，元——三

零四年至一三四三江西新喻人。卒年四十。家甚貧，

以織席爲生，又改業針工。後有所激，主始讀書。工詩

文，授詩法於同郡范梈、虞集、宋裴。以異才薦，佐使安

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卒於官。若金著有詩文集二

十卷，詩格與范德機相伯仲。

【傳若金詩】揭傒斯云：余每讀與礪詩，風格不殊，

神情俱詣，如復見范德機也。德機七言歌行勝，與礪

五言古律勝，餘亦在伯仲之間。

【傳著】<sup>44604</sup>則明，元——一三五四頃長洲人。有文名。明

洪武二年，一公元一三六九年，一召修元史。史成，歸

爲常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

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者以爲盛事。

歷官潞州知府，卒著著有味梅齋集。

【傅恕】<sup>6</sup>如心，元——一三五四頃鄆人。學通經史，與

同郡烏斯道、鄭真皆有文名。明洪武二年，一公元一

三六九年，一詣闕陳治道十二策。太祖嘉納，命修元

史事畢，授博野知縣。後坐累死。

【傅嘏】<sup>47</sup>蘭石，漢——二零九至二五五北地泥陽人。

卒年四十七。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爲掾。正始初，除

尚書郎，與曹爽、何晏等不洽，因事免官。爽誅，再遷爲

尚書司馬，師征毋丘儉，文欽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

儉欽之敗，嘏之運籌之功，師卒，與司馬昭徑還洛陽。

以功封陽鄉侯。卒，諡元嘏。作有文集二卷。（隋書、唐

書經籍志）

【傅咸】<sup>53</sup>長虞，魏——二二九至二九四北地泥陽人。

傅玄之子。卒年五十六。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咸寧

四年，一公元二七八年，一襲父爵，爲尚書右丞。惠帝

時，官至御史中丞。遭母憂，去官。後起爲議郎，兼司隸

校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卒，謚貞。咸好橫文，雖綺麗

不足，而言成規鑿，度純嘗歎爲近乎詩人之作。有集

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作十七卷。此從兩唐書志）

【傅暢】<sup>56</sup>世道，晉——？至三三零北地泥陽人。傅祗

之次子。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封

武鄉亭侯。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方司馬。諱識

傳

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暢著有晉諸公敘讚二十卷，公卿故事九卷（晉書本傳）及文集五卷。一隋書唐書經籍志）

【傳四大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傳映】微遠。宋一四五七至五三九北地靈州人。傳昭之弟。辛卒八十三。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兄昭卒，映喪之如父。天監中，為烏程令。遷太中大夫。卒。

【傳昭】<sup>67</sup>茂遠，宋一四五四至五二八北地靈州人。卒年七十五。六歲而孤，哀毀公成人。幼時，為袁顛所稱。丹陽尹袁祭辟為郡主簿。仕齊至尚書左丞。入梁，累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蒞官以清靜為政，居朝無所請謁。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博極古今，尤善人物，世稱為「學府」。卒，諡貞。昭著有文集四卷。一兩唐書志。

【傳與】<sup>77801</sup>錫詩文集二十卷。元傳若金撰。王士禛謂其歌行得老杜一鱗片甲，七律亦有格調，殆為定評。文亦和平雅正，無棘吻螫舌之音。有元至正間刊詩

集，張金吾有舊鈔，依明洪武甲子其弟若川重編，續以文刻本。丁氏有元單刊詩集本。

【傳巽】<sup>77801</sup>公梯，魏一二二零頃北地泥陽人。傳巽的伯父，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巽在荊州時，目龐統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後統附蜀，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并有名德。及任魏，魏諷以才智聞，巽謂其必反。後卒如其言。巽著有文集二卷。一唐書經籍志）

【傳米石】立元，清一一七二八頃鉅野人。一七一三年舉人。米石著有綠溪集五卷。

【俊秀新】<sup>23247</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伐檀齋集】<sup>23250</sup>十二卷。明張元凱撰。其詩大抵推陳出新，不襲窠臼，而氣格伉壯自喜。有明張氏刊本，清康熙中刊本。

【伐檀齋集贈答詩】一卷。清吳縣張震維撰。有康熙刊本，附伐檀齋後。

【伐檀集】<sup>2</sup>二卷。宋黃庶撰。按庶為庭堅之父，其集

自宋以來，即附山谷集，末此則析之別著錄。其詩夏夏自造，不蹈陳因，力矯西崑體之弊。文古質簡勁，頗具韓愈規格。乾隆乙酉江西刊山谷集，附其後，明嘉靖萬曆兩刊本並同。

【臧庸】本名鏞堂，字在東，更字西成，清一七六七至一八一—江蘇武進人。卒年四十五。與弟禮堂俱事盧文弼，沈默樸厚，學術精密。後客阮元幕，元輯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校刊記，多所叢助。庸著作頗富，有拜經日記八卷，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二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等，近二十種。（均清史列傳）

【臧雪谿詩集】三卷，附問秋館翁錄一卷，霜園識餘二卷。清江都臧穀撰。有光緒刊本。

【臧懋循】晉叔明，一五九五頃湖州長興人。博聞強識，善韻曲，與同郡吳稼登、茅維、吳夢暘並稱四子。一五八零年進士官南京國子監博士，常與名士覽六朝遺跡，題分賦，或至丙夜，忌者以沈湎中之，遂歸懋循，著有負苞堂稿九卷，文多詞曲序引，與所

輯古詩，所唐詩，所曲元，選元曲，選為書元雜劇，少賴以傳。至今者近百種，不可謂非元曲功臣。

【臧嚴】彥威，梁——？至約五四零后不久東莞莒人。幼孤，家貧勤學，行止不離書卷。初為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木甄為江夏郡，攜之至官。於途作屯遊詩，任昉見而稱賞，又作七算，辭亦富麗，孤介不喜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往。初為安成王侍郎，累遷湘東王宣惠輕事府參軍，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王嘗以四部書目試之，嚴答無遺失，累遷至鎮南諮議參軍，卒於官。嚴著有文集十卷。

【臧榮緒】晉——四一五至四八八東莞莒人。卒年七十四。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高帝為揚州刺史，徵為主簿，不至。自號被褐先生。博愛五經，又以為飲酒足以亂德，常引為誡。榮緒嘗括東西晉史實為一書，紀錄志，傳一百十卷。

【戲班名】北平流行俗曲（一大鼓書）

【戲珠】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本。

【戲劇】「戲」這個字，在說文上說起來，是「三

軍之偏也。一曰，兵也。從戈，虜聲。」並沒有劇字。但文選註引說文云：「甚也。」文凡三見。朱駿聲謂即虜之誤字。勸說文云：「務也。從力，虜聲。」如此講來，和現今所謂「戲劇」的意義，完全不相關。再從字的聲義上面去求考，戲從虜聲。虜是什麼呢？說文說是古陶器。「從豆，虜聲。虜，虎文也。」想來虜必定是虎文的瓦豆。如吉金多作那一種貪獸饕餮的樣子。說文於「戲」所著兩義，王筠朱駿聲皆以為「兵也」是正義。「三軍之偏也」是「靡」之借誼。「靡」就是現在的麾字。「兵也」者，就是一種兵器。朱駿聲說：這種器已是失傳無考了。說文上所謂「兵也」，太平御覽上引作「相弄也」。左傳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注：「弄戲也。」這是戲弄互訓。史記太史公報任少卿書有這麼一句：「因主上之所戲弄，倡優所畜。」好像和現在「戲劇」的意味就有些相合。其實並不自漢代始書。西伯戡黎云：「惟王淫戲用自絕。」詩淇澳：「萋戲謔兮，不爲虐兮。」爾雅釋詁：「戲，謔也。」舍人注戲笑，邪戲謔笑之貌。這才是戲弄誼之最古的。

廣詁釋詁云：「戲，褒也。」又因為戲術的種類不一，狀態各不同的緣故，然而爲什麼虜聲而要寫作戈呢？古從戈的字，如「我」「或」「武」「戠」「皆」示兵力。兵得曰戈，力亦得曰戈。姚茫父說：「戲始門兵，廣於門力，而泛濫於門智，極於門口，是從戈之意也。」此句話可算極詳盡的解釋。段玉裁說：「兵杖可玩弄也。故相狎亦曰戲謔。」周官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鄭註：「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疏謂上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彼玩好之中，兼有金玉兵器。」這就段說引中所本，而戲之中，兼爲兵器，又作弄義，誼皆相貫。所以兵可說是從戈，既爲兵器，又作弄義，誼皆相貫。所以兵可說是戲，弄兵也可說是戲。劇從刀，虜聲。說文：「虜，相孔不解也。從豕，虜，豕虎之門不捨也。一曰，虎兩足舉。」所謂兩足舉，就是表示鬥的意思。虜有鬥意，鬥則用力甚，所以劇從虜聲，意思就是甚，或者疾。漢書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注謂疾。因爲劇談必於智慧，口舌相爭之地而後見。這同於戲的廣義。從刀從力，用意相同。戲之從戈也，就是示武的意思。馬尊說：「戲

嬉也。令人嬉樂也，此以引申之誼，然必以相弄之誼爲止。」從文字中尋求戲劇這一個名詞的本義，大概如此。□我們研究中國戲劇，有很多感想：(一)中國戲劇與西洋戲劇比較，多少總覺得幼稚一點。在表演舞臺方面，更是如此。最大的不同，是戲劇與話劇之不分，和話劇之不發達。(二)中國戲劇的文章，發達較遲，到宋金時代，方纔漸漸有正式劇本發生，比較其他的文章發展的時代是較晚了。□說到戲劇的種類名稱，不能不聯想到中國戲曲演進的過程。沒有正式劇以前，只有歌舞，像北齊蘭陵王破陣曲，唐玄宗霓裳羽衣曲，都是些舞曲。王國維說：「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爲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顧其事至簡，與其謂之爲戲，不若謂之爲舞之爲當也。」(宋元戲曲史)唐朝所謂大面戲參軍戲，不過是歌舞滑稽劇而已。到了宋朝的雜劇，金朝的院本，於是方有戲劇文學最著名的如趙德麟的崔鶯鶯商調蝶戀花十首詠會真記的事迹，叫做鼓子詞。輟耕錄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宮調。」這是金人戲劇

文學有名的，如董解元絃索西廂，又叫做搗彈詞，便是雜劇的一種。至於連廂詞的文字，那就無可考了。□正式的劇本，是到元人纔有的，叫做雜劇，雜劇的組織，最重要的爲「科」「白」「曲」。科是表明動作，白是(一作賓)白，曲是唱詞。每一篇雜劇，只有四折，折就是現代所謂一幕(Act)每折一調一韻，前面多半加一個楔子，後面有七言八言的詩二句或四句。名爲「題目正名」。關於此點，王國維之說，最可玩味。他說：「元雜劇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然通前後爲一曲，字句不容增減，故運用亦頗不便。元雜劇則不然，每劇皆四折，每折易一宮調，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則由敘事體而變爲代言體也。宋人大曲，皆爲敘事體，獨元雜劇，於科白中敘事，而曲文全爲代言。此二者之進步，一屬形式，一屬材質。二者兼備，而後我中國之真戲曲出焉。」(摘錄宋元戲曲文) □雜劇的規矩謹嚴，已經說過。比較自由而易於發展的，當然是南曲了。因此雜劇又名爲

北曲，南曲又叫做傳奇。實在都淵源於宋元。宋元戲曲文一到了明清，纔大大的發達。因為明代崑山魏良輔改組樂隊，於是有一「崑曲」之稱。現在比較南北曲的異點如左：（參用藝苑卮言及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

（北曲）

（南曲）

齣數 一劇四折

無限制

音樂 一折一調一韻

不限調可換韻

（力在絃）

（力在板）

扮演 一人獨唱

雜唱

楔子 有

無

篇末 題目正名

下場詩

作風 勁切雄麗

清峭柔遠

字多而調促

字少而調緩

崑曲的音樂，溫雅和緩，不合乎近代人的心理。到清乾隆時代，已失了重心。乾隆好徽班的戲劇，便是今日的京劇。京劇在現在有皮黃椰子之分。皮黃為湖廣調，注重在絃；椰子為山陝調，注重在板。目下的京

劇，已為皮黃獨霸時代，其餘都有銷沉的傾向。不過京劇為通俗文學，當時不甚注重文字。編製方面，儘有可採之處，在文字上，是遠不如南北曲了。模仿西方話劇（Play）的作品，始於民國時期。當時叫做新劇，現在改稱話劇了。編輯的人，多是新文學家。自從白話文學運動以來，話劇的前途，方興未艾。替我國文學開了一個新的途徑。總而言之，無論在音樂或戲劇方面，我們所受西洋的影響最深。就戲劇而論，許多結構，都是有梵劇的痕跡。（參看中國文學研究中許地山的一文）將來如要振興國劇，整理京劇，都非善取材於異地不可。崑劇在今日，雖然仍舊演唱，已經是不免因文見重於時。他在劇場上的號召力，只有一般少數文人墨客去捧場，不能取得著大多數人的欣賞。京劇的旋律，雖然有亂彈之謂，可是比較的發揚踏厲一些，尚可以存在若干時。不過文學上的意味較少。新編的話劇，也是模擬西洋的地方居多，出自心裁者少。前途的展望無窮，在乎努力而已。

【戲劇功能】戲劇雖以娛樂爲主，亦以感化爲用。近人惲樹珏鐵樵序鞠部叢刊曰：「崑曲中演忠孝節義諸劇，皆古人所以爲教者也。忠孝節義何以見之於舞臺之上，毋亦不足於黨庠州序，與夫老師宿儒之講學歟？舞臺上之忠孝節義，且視庠序講學爲純粹。庠序之教，弊在干祿，講學則互相標榜，爲干祿之變相而已。充類至義之盡，其基礎先有不正者在焉。舞臺上之忠孝節義，其事假之至，其所以彰善癉惡，則真之至。此戲劇存在社會之中，所以歷劫不廢，愈演愈進也。」故論戲劇之功能，小之足以極視聽之娛，大之足以當社會教育之助。清梁章鉅浪跡續談曰：「吾鄉龔海峯先生官平涼時，其哲嗣四人皆隨侍寓齋讀書。一日，偶以觴音召客齋中，四人者各躍躍作看戲之想。先生飭之曰：「試問讀書好乎？看戲好乎？可各以意對。」其少子文季曰：「看戲好。」先生粲然斥之，退。長子端伯曰：「自然是讀書好。」先生笑曰：「此老生常談也。」次子益仲曰：「書也須讀，戲也須看。」先生曰：「此調停兩可之說也，恰似汝之爲人。」三子小峯對曰：

讀書即是看戲，看戲即是讀書。先生掀髯大笑曰：「得之矣！」伶隱汪笑僂題二十世紀大舞臺叢報曰：「歷史四千年，成敗心目觀，同是戲中人，跳上舞臺舞，隱操教化權，借作興亡表，世界一戲場，猶嫌舞臺小。」是知戲劇之用，足以正人心，厚風俗，輔以理，裨教化。若舉劇本以明之，如大登殿以教訓天下之爲人父者；蘆花記寶蓮燈以教訓天下之爲人繼母者；斷髮記以教訓天下之爲人妻者；雙冠誥以教訓天下之爲人妾者；打柴訓弟以教訓天下之爲人兄者；八義圖分金記以教訓天下之爲人友者。南天門一捧雪以教訓天下之爲人僕者；此外教忠教孝教節教烈教廉教恥，凡關於家庭人倫社會習俗，莫不可藉戲劇以宣傳之。更有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如司馬遷滑稽列傳所記優孟優旃者；後世亦屢屢見之。若劉放中山詩話張師正倦遊雜錄朱或萍洲可談曾敏行獨醒雜志洪邁夷堅志周密齊東野語劉績雷雪錄岳珂程史張端義貴耳集所記優伶陳辭，皆足以針砭世俗。即如近人所記名伶劉趕三事云：「清

穆宗崩時，起三一夕演請醫一劇，作科白曰：東華門我是不能去的，因為那門兒裏頭有家闖哥兒，新近害了病，找我去治，他害的是梅毒，我還當是出天花呢，一劑藥下去就死啦，我要再走東華門，被人家瞧見，那還有小命兒麼？」聞者為之咋舌。蓋其時外間相傳清穆宗以梅毒崩也。起三既以藝著一時，慈禧招為內廷供奉。一日命起三演十八扯，起三飾皇帝，臨入座，忽弔場曰：汝看吾為假皇帝尚能坐，彼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曾得坐耶？緣慈禧與德宗結怨，待德宗極苛，嘗令侍立於側，遇之幾同僕妾，故起三為之鳴不平也。慈禧由是賜德宗坐馬。〔張江裁劉起三傳〕是故俳優諸諫，載在史冊。蓋藉聲色之足動心，借歌舞而進藥石，或采往古興亡，用作千秋金鑑，或取眼前事物，俾知一覺黃梁，以逢場之戲，為救世之針，其用意各有所在，而功能足以周被。故武進董康曰：「戲劇乃文藝之一，粉墨登場，涇渭攸別，梟雄盜世，難遁絃索之誅，大節捐軀，克享觀觀之壽，發人猛省，補救頹風，以言做世之深功，甚於史官之直筆，

誠未可以小道鄙夷之。」（曲海總目提要序）至於迷信與誨淫誨盜之劇，則在所當去。故欲改良社會教育，則劇本之檢查，亦不容少緩之事也。雖然，戲劇之功能，必藉文學以見。設劇本中唱白之詞句，訛謬百出，則人將吐棄之不暇，又何觀感之可言。故論戲劇者，於劇本之詞句，尤宜注意，其重要且駕藝術音樂之上也。已

【戲劇雛形】關於唐以前的詩歌與散文，小記，已見另條。現在我們要講到那時的戲劇不過，中國的戲劇與小說，都是到了宋以後才正式完成的，在唐以前只是個「雛形」罷了。為了明瞭近代成功的作品起見，我們對於這個「雛形」要作個簡單的敘述。在古代，有兩件事可以說是戲劇的萌芽。第一是「巫」。巫是以歌舞事神的人，楚人則稱為「靈」。巫與靈的對方是「尸」。詩經所謂「神保」，九歌所謂「靈保」，即是尸之異名。不過周人之尸由子弟担任，而楚人的靈保則常由巫兼充。這種由巫與尸合演的祭禮，極像後代撰戲劇。第二是



「優」如晉之優施，楚之優孟，秦之優旃，都是滑稽者流，而以諷諫或調笑爲目的。古之優人，常以「侏儒」充之，亦取其易於發笑。就古書所記，晉之侏儒緣矛戟以爲戲（見晉語），導漢人競技之先路。而優孟之扮孫叔敖（見史記），更近於後代的戲劇。所以，無論事神的巫，或事人的優，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到漢代可視爲後代戲劇的雛的，有三種。第一是繼續先秦而來的倡優。先秦倡優本以事人，而漢代則有用以事神的（見鹽鐵證散不足篇）。漢書禮樂志所列郊祭樂人員，又有所謂「常從倡」者。可見此時之「優」實已兼古之「巫」。第二是「角抵」。先秦之優本兼競技，而漢志於常從倡外又有「常從象人」。象人即是著假面而戲魚蝦獅子者。迨武帝時，來了許多「外國客」，競技花樣既多，而又新奇。如張衡李尤所賦者，則敷衍故事，且歌且舞，較之倡優更爲進步。第三是「傀儡」。傀儡是以偶人作戲，難以歌舞；初用於喪家，東漢時嘉會亦用之（見風俗通義）。這怎都與後代戲劇漸漸接近。□魏晉

戲

在戲劇方面無其進步，只是因襲漢代而已。關於傀儡，沒有什麼記載。關於角抵，魏志注引魏略說：「當時復修漢平樂觀故事。但到晉以後，也無可考。關於倡優，雲午青「頭鷄」之辭（見魏志注引世語）及魏氏春秋，是很著稱的。又郭懷袁信作遼東妖婦的故事（見魏志注引魏書），也是值得注意的。而最重要者，當推晉時石勒使俳優演參軍周延斷官絹下獄事（見御覽引趙書）。段安節以此事屬之漢和帝時，但王國維從參軍之名斷定趙書之說爲是。後代參軍之戲即源於此，故我們不當忽視。□自後北朝的戲劇却有重要的發展。舊唐書音樂志所列爲「歌舞戲」者，大都創始於此時。第一是「代面」。代面一作大面，其起源頗多異說，有謂起於北齊蘭陵王者（如舊唐志及教坊記），有謂出於北齊神武弟者（如樂府雜錄），而謂著假面以應敵軍則同。第二是「踏搖娘」。踏搖娘一作蘇中郎，教坊記謂起於北齊蘇勣鼻樂府雜錄屬之後周士人蘇葩，而舊唐志則謂係隋末河內人，但都說是丈夫酗酒，

其妻訴苦之事。第三是「撥頭」。撥頭一作鉢頭，出西域胡人，象父死於虎，其子復仇之事。一王國維謂北史西域傳有拔豆圖，疑即此。——這三種時舞戲外，漢人的角抵與傀儡亦尚盛行。魏書樂志記北魏太宗時的百戲，隋書音樂志亦記北齊高祖時及北周明帝宣帝時的百戲，而隋煬帝時尤為盛行。如隋書許或傳及薛道衡詩所記。關於傀儡的記載較少，然由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載「俗名傀儡，子愛郭亮」事看來，到北齊時也有此戲。總之，自北魏至隋的數百年，實為戲劇發展史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唐代即是根據北朝而加以發揚光大。我們分三方面去敘述。第一是「歌舞戲」。唐代歌舞戲中，如代面，如踏搖娘，如撥頭，如參軍，均本於前代，其中參軍戲尤為盛行，如樂府雜錄，因話錄，雲溪友議等書所記黃幡綽，張野狐，李仙鶴，周季南，周季崇，劉採春等人，都是善弄此戲的。此還有種樊噲排君雜戲（一作樊噲排閭戲），乃是唐人自製的。從唐會要，長安志及樂書等記載看來，這是盛行於唐末的戲，內容自然是

楚漢故事。這五種都是歌舞戲。第二是「傀儡戲」。唐代傀儡不很盛行，然封氏聞見記有刻木演項羽與尉遲鄂公的故事，可知尚未全廢。第三是「滑稽戲」。此戲導源於古之俳優，而為宋代「雜劇」所本。至其目的，或在譏諷，如資治通鑑及北夢瑣言記優人譏宋璟及朱朴事，或在戲謔，如舊唐書文宗紀及唐闕史記優人戲弄孔子，老子及釋迦事。他們常託為故事之形，而不雜以歌舞，故景值得我們注意。■縱觀這一千餘年的戲劇，真是幼稚得既無正式的舞台，又無寫定的劇本，只是隨便頑耍而已。但其中有個漸漸進步的趨勢，却是不容我們忽視的。宋代繼唐代之後，戲劇便漸漸成形；到金元以後，作家輩出，便是戲劇的黃金時期了。○

【戲劇作法】作散曲之法，已詳另條。至於作劇曲之法，有與散曲略異者，則以散曲有詞無白，劇曲詞白並重也。散曲抒情命意，可以主觀為斷，劇曲則填詞賓白，胥能體貼客觀之喜怒哀樂而後稱工。且散曲之成套者，但求一套之規矩局度，整齊不紊，劇曲

則於前後起伏，須有回顧照應，數十齣中一齣不可刪，一齣不能加，關目雖多，線索自晰，斯爲美也。故作劇曲第一須先立主腦。李漁曲話曰：「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說，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數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確有可傳，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太公之輸財仗義，皆由於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於作合，鶯鶯之敢於失身，與鄭恆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於此。

是白馬解圍四字，即作西廂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畫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張，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齣，則可謂之全本，則如斷線之珠，無母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却走也。」吳梅顧曲塵談更廣李氏之意曰：「傳奇主腦，總在生旦，一切他色，止爲此一生一旦之供給，如……約梨記止爲趙伯喈一人而設，而趙伯喈一人，又止爲錦囊寄情一事，其餘關目，皆從此一事而生。王輔之拘禁素秋，錢八之巧於作合，花婆之計賺紅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於此。是則錦囊寄情四字，即作紅梨之主腦也。惟文人好事，往往標新立異，離奇變幻，無所不至，然其線索清澄，脈絡分明，雖趣橫生，而敘事始終整潔。試觀桃花扇全部，記明季時事，頭緒雖多，而繫年記月，通本無一折可刪，且所紀皆是實錄，尤可作南都信史觀。所謂六變，在子一塵不染也。後人作劇，假託神怪，或雜雜鬼魅，若雙珠之投淵遇神，獅吼之徧遊地獄，六尺氍毹，人

鬼參半，皆由好奇之心太過。山窮水盡，不得不設一幻境，以便生旦當場團圓。實則線索未清，補救不來而已。予謂與其作傳奇而捉襟露肘，毋甯作雜劇而點筆成金。若徐天池之四聲猿，揚笠湖之吟風閣，何嘗不膾炙人口。必欲勉成數十齣，東塗西抹，如不繫之舟，甚無謂也。抑主腦立卒，而事無足奇，則勢必不傳。故作劇之第二法在脫窠臼。如戲劇常例，往往先訂朱陳，其後則生必貧困，且必賢淑，女家必毀盟。當其時必有一豪富公子，見色垂涎，設計以圖殺生者。女父母轉許公子而生卒得他人之救，應試及第，奉旨完姻，置公子於法，然後當場團圓，所謂私訂終身後花園，公子落難中狀元者。十部戲劇，幾有五六種如是，安得令人不觀之生厭也。是蓋與小說之隙腐者同一病焉。是故佈局結構，必新奇警動，而後能耐咀嚼。元人作曲，恆以悲劇終，不以團圓結，使人讀之餘味盡然。即此意也。作劇之第三法在密針線，李漁唱話曰：「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

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疎，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應，顧後者便於埋伏，不止照應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到。甯似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於埋伏照應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之所長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疎者，莫過於琵琶。無論大關節目，皆謬誤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書於路人。陳留至洛陽，僅有數百里，而輒云萬里家山。此尤背謬之至者也。是知作傳奇者，須將全部關目通身布置周到，如草蛇灰線，令人無罅隙之可尋，骨肉停勻，情理俱足，而後施以詞藻，則華實交茂矣。作劇之第四法在減頭緒。吳梅顧曲塵談曰：「頭緒煩多，曲之大病也。試思觀劇者，於一日半日之間，而欲明此劇中情節，全在一線到底，無旁見側出之情，則孰主孰賓，一覽而知矣。若喜設關目，多添角色，則通部前後，或有照

應不及之處，而線索紊矣。且劇中止有生、旦、淨、丑，諸角目，苟關目一多，則人數亦不能少，而場上角色止此數人，上場下場，又易與主任脚色相混，而通本反覺模糊不清矣。作劇之第五法在均勞逸，吳梅顧曲塵談曰：「傳奇中脚色，總言之曰生、旦、淨、丑，自明中葉，海鹽派盛行，繼之以崑腔，而脚色遂繁。生有老生、官生、中生、小生之名，旦有老旦、操旦、正旦、小旦、貼旦之名，淨有大小中之別，惟丑則一耳。統計有十三門。」按王季烈螻廬曲談尚有外末二門，為十五門。今世人謂十門脚色，舉其成數言之也。未有崑腔以前，每本傳奇所用脚色，大率以一人始終之。自開場至結尾，無論多至數十折，總以一人任之，從無有數人分任其勞者也。崑劇既盛，角目之分折亦細，而每一部分所蓄伶人，各色均不下七八人，故凡演一劇，先將劇中所定角目，逐折細檢，同一生脚也，第幾折宜用官生，第幾折宜用中生，同一旦脚也，某幾折宜用正旦，某幾折宜用小旦。各視曲中文字與事蹟之何若，而後定為某脚某脚也。是則崑劇中之角目，

戲

已較弋陽腔稍逸矣。惟崑曲悠揚綿逸，每終一曲，其難比他曲不啻數倍。故角目雖分折至細，而其所負之責，曾不少輕焉。是以作劇者當知優伶之勞逸，如上一折以生為主角，則下一折再不宜用生脚矣。上一折以旦為主角，則下一折亦不可用旦脚矣。此其故有二：一則優伶更番執役，不致十分過勞；二則服飾裙釵，更換頗費時間也。「作劇之要道，大約盡於此五者。他若填曲之宜肖口吻，賓白之宜求美，亦不可不知也。蓋曲之宜雅宜俗，須揣摩優伶之口吻，若生、旦固可以文言見長，淨、丑則多不讀書，何必以才語相向。惟出語十分粗鄙，又不登大雅之堂，雅則宜淺顯，俗則宜蘊藉，是故雅俗之間，宜體會入微也。如許自昌水滸記中張文遠之唱詞云：「莫不是向坐懷柳下潛身，莫不是過南子戶外停輪，莫不是攜紅拂越府奔，莫不是仙從少室訪孝廉，封涉飛塵。」夫張文遠乃一衙門書吏，且又飾以丑角，而其所唱之曲，乃全是書卷。如坐懷不亂是柳下惠事，戶外停輪是蘧伯玉事，紅拂私奔是李衛公事，封涉遇仙是

上元夫人事。張文遠一書史耳，其知之耶？且以丑脚而歌此典麗華贍之曲，合乎否乎？其不肖口吻也，人盡知之矣。至於曲中賓白，萬不可少，一以節唱者之勞，一以宣曲文之意。若賓白不工，則唱時可聽，演時難看。且場面一冷，亦引不起曲情。蓋一人自語曰白，兩人對語曰賓，元曲中之「云」，大都隨便湊寫，不甚著意經營。故每每曲文甚佳，而云白鄙俚踏襲，索然無味者。後人因疑賓白係演劇時伶人自爲之，其實非也。今考元劇之詞，大都曲白相生，若去其白，曲文意不相接，作曲者安能作此文意不接之曲乎？又曲中詞句，歌時絲竹嗷嘈，一時未必即能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賓白則一字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故劇中常因得一二好白，使歌曲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如牡丹亭驚夢折白云：「好天氣也。」「下接以步步嬌，」「暮晴曙吹來聞庭院。」一曲，又云：「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下接以皂羅袍，」「原來姽紫媽紅開遍。」一語，可謂妙矣。故賓白切不可卑視，以輕心出之。優人喜劇，亦有一笑二哭三白四唱之

說。總之賓白以敘事者，宜簡潔老當，用賓白以科譚者，宜談言微中，而科譚爲尤難。前人院本，遇科譚處，輒書隨意作譚四字。今伶工自作，俾得即景生情，可以一新耳目。而優人輒不能文，則或作鄙俚語，或作淫褻語，幾乎令人欲嘔，更何風趣之可言。此賓白之所以宜求優美也。其他作劇之道，則如別曲牌之體式，曲牌性質，約分三項：一曰細曲，類皆纏綿文靜，宜用於長套。一曰粗曲，類皆鄙俚噍殺，宜用於短劇過場。一曰可粗可細之曲，則隨人運用之。次宜調曲音之卑亢。如調之低者，宜用上聲，調之高者，宜用去聲，去上之聲，必優美於上去，至於聲之分陰陽，清揚爲陰，沉濁爲陽，陽聲唱時先高後低，陽聲唱時先低後高，讀時以上聲爲最高，而唱時以上聲爲最低，陰上尤宜過抑，唱時須向上一批，故曲中用陰上字爲尤難也。次宜檢曲中之板式。板拍爲曲中之節奏，北曲無定式，視曲中觀字之多寡以爲衡，所謂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則每宮每支均有定式，宜檢點其疏密，而後可用觀字，觀字與正字有異，正字者，原譜所有

填曲時不可少之字也。觀字者，原譜所無，填曲者以己意加增之字也。以文法例之，正字爲名詞動詞，觀字爲助動詞。觀字常有一種作用，搬運正字使之靈活，而南北曲之用觀字則不同。南曲觀字以少爲貴，或用一字，或月兩三字止矣。北曲觀字可以稍多，甚者或至觀字多於正字。所以者何？南曲每句板有定數，有定所，某板在何字，不可移動，所加觀字，祇可借眼，不當佔板。若觀字多，則與本句之拍板有礙，不復可歌。雖南曲有贈板之例，然贈板仍有定處也。故觀字自一至三而止。北曲之板，可以視文情而增加之。故觀字稍多無妨。此又南北曲文體之異也。次宜酌曲牌之套數。劇情千變萬化，排場最爲緊要。故作曲者須先接劇中情節，於悲歡喜怒之情，辨別清楚，而後擇定某宮某套。如歡樂則宜用梁州新郞、錦堂月、念奴嬌序、畫眉序等套，悲哀則宜用小桃紅、山坡羊、雁魚錦、風雲會、四朝元等套。此排場之變化，宜酌曲牌之套數者也。至於各宮調之性質，分配聯絡，則非此條所可詳言者矣。抑作劇曲者，必先敘情敘景而

戲

後敘事，敘情敘景之曲，必有贈板，有贈板之曲在前，無贈板之曲在後，使度曲者先紆徐而後急轉也。大抵南曲一套中，其第一第二第三數曲，必用贈板，入後戲情愈急，則可以不用矣。如邯鄲夢之番兒一折，先爲一板三眼，後轉一板一眼，名曰弩頭，是猶皮黃劇中之原板轉快板，所謂先徐而後疾也。作劇曲者，於謹守曲譜而外，更參以上述之種種規則，則於曲劇之道，思過半矣。至於曲譜與宮譜，亦有別焉。曲譜者，釐正句讀，分別正襯，附點板式，示作曲家以準繩者也。宮譜者，分別四聲陰陽，以及腔調高低，旁註工尺板眼，使度曲家奉爲圭臬者也。世所傳太和正音譜、南音三籟、南曲譜、嘯餘譜、九宮譜定、九宮正始、北詞勝正譜等，皆取備曲牌格式，詳記詞句之多寡，此專爲曲譜。如呂士雄之南詞定律、莊親王之九宮大成譜，則以曲譜而兼宮譜。如納書楹曲譜、吟香堂曲譜、遏雲閣曲譜、六也曲譜，皆渾曲譜之名，而實爲宮譜也。凡上所述戲劇之作法，俱爲曲劇而言。若皮黃劇雖脫胎於曲劇，其腔調乃與之大異，故作法亦有

同有不同。例如第一場冠以引子，引子之後，有定場詩四句，而後通名說白，此與曲劇相同者，亦有省去引子定場詩，出場先有唱詞，而後用道白者。至於調之性質，則反二黃、反西皮、二黃搖板，皆以表淒涼悲憤哀傷沉痛之情，如托兆碰碑、哭靈牌是也。原板二黃、中正和平，如清官冊是也。原板西皮、老壯激越，如探母回令是也。二六板淋漓盡致，如馬前潑水是也。西皮快板，則宜於對話或供訴，如武家坡後段、玉堂春會審是也。四平調（即平板二黃）閑雅悠揚，風流瀟灑，用之於調笑戲，最當，如梅龍鎮、烏龍院是也。他若倒板之沉鬱，快板之飄急，斬截，流水板之一瀉千里，皆各有其韻味。編創者宜深體劇情之喜怒哀樂，緩急疏密，而後擇定之，蓋戲劇之精華，端以聲調傳劇情也。至於分別場子，支配節目，宜緊湊，宜整齊，宜有系統，宜入情理，此則與曲劇所同也。而生旦淨丑之支配，既宜分別賓主，又須各有職司，與其濫列多人，毋寧簡省配角，每見舞臺上有呆若木雞，僵立無事者，不亦可歸淘汰耶？

【戲劇在宋以後之變遷】雜劇之名，始於宋代。當時宮廷饗宴，以雜劇助興，其劇以滑稽爲主。然於調笑之中，寓諷諍之意。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四部，但宋教坊所奏，不過唐教坊二十八調之遺聲，僅十八調。惟中正平一調用於小令，而不用於大曲。宋大曲有四十曲，輟耕錄所謂「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也。太宗曉音律，親製曲三百餘。仁宗時天下太平，遊戲文章雜出，如彈詞小說，亦創於此際。徽宗更精音律，因鸞國人來朝，遂作五花鸞弄雜劇。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鼓子詞，亦作於此時。南渡以後，雜劇益盛，試觀朱子謾當時詩學之弊，謂如村裏雜劇，可知當時雜劇不獨流行於都城，且傳播於地方也。明祝允明之猥談亦云：「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雜劇以温州爲中心，而南宋之雜劇，不獨如北宋之僅演滑稽嘲笑，必排演一故事，有唱曲者，有說白者，集合從來之大曲、隊舞、彈詞、小說等，而大成之。其書載理宗御前祇應優人十五人之名，又舉教坊樂部雜劇之俳優六十六名，諸色伎藝人三



十九名；其中有女人二名。是可注意當時雜劇有四甲，每一甲以五人或八人組成。例如左：

劉景長一甲八人

戲頭 李泉現

引戲 吳興祐

次淨 節山重侯涼周泰

副末 王喜

裝旦 孫子貴

蓋門慶進香一甲五人

戲頭 孫子貴

引戲 吳興祐

次淨 侯涼

副末 王喜

戲頭引戲次淨副末四色，兩者共通。惟裝旦一色，獨八人之甲有之，五人甲則無也。此等脚色，夢梁錄及輟耕錄已詳言之。但此二書稱戲頭為末泥，次淨為副淨，裝旦為裝孤，誤將三者比較如左：

武林舊事

戲頭

引戲

次淨

副末

裝旦

主張

引戲 分付

夢梁錄

末泥

引戲 分付

發喬

副末 打諢

裝孤

副淨

輟耕錄

末泥

引戲

副淨

戲

參軍

戲曲末 蒼鶻 裝孤

要之，末泥即戲中之主人翁。故夢梁錄謂為主張，總攬大體而指揮也。引戲之分付，即傳達末泥之指揮命令。副淨之發喬，與副末之打諢，皆為滑稽嘲笑，此為院本雜劇之骨子。照後世之例，則裝旦為青衣，裝孤為鬚生。蓋「孤」起於國君自稱之「孤」，即扮帝王及官長者也。■武林舊事列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之目錄。例如六么二十本、瀛府六本、梁州七本，此等皆為宋教坊十八調中之大曲，所謂鶯鶯六么即用六么大曲排演崔鶯鶯故事也。■宋安定郡王趙德麟有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即為鼓子詞，合鼓而歌……截取元微之會真記之文為散序，賦商調蝶戀花詞十闕，於前後加二闕，述其著作之終始。其散序誦而不歌，詞曲則合樂器而唱，無白，無科，一如雜劇。惟有序，有詞，不僅以滑稽調笑為主，必排一故事，首尾貫徹。可為近代戲曲之祖。實元代北曲西廂記之源流也。■鼓子詞至南宋廣行於民間，故陸放翁捨舟步歸四部之一云：「斜陽古柳趙

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案此鼓子詞，蔡中郎，即元南曲著名琵琶記之濫觴也。讀此可想見當時村莊唱歌詞之光景。

宋欽宗時，金人陷汴京，收宋之伶官樂器，北去。高宗南渡，都臨安，宋舊臣多往依之，禮樂制度，稍復舊觀。於中國聲曲史上劃為一時期，即後世南北曲之分歧點也。宋樂之漢入金者，為元代北曲之先驅。其傳於江南者，則元末至明代盛行之南曲也。

遼太宗攻陷晉汴京，收其禮樂圖書，遂移植漢族文明於北方。其後聖宗、興宗、道宗三君，並通聲曲，大樂散樂等亦祖備，惜未成燦然文化，而為金所滅。金滅遼之翌年，更陷宋汴京，遂奄有中原，故金人文化之源流有二，其前自遼承繼，然後由宋輸入也。熙宗設教坊，置教工二百五十有四人，後至世宗、章宗時，與宋和南已相通，雜劇遂勃興。輟耕錄舉金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所謂「院」即行院倡伎之居也。專為倡伎演唱之本，故云院本。比之武林舊事官本雜劇之段，勤甚相類。輟耕錄又稱金有諸公調，案即是諸宮調。

為小說之支流，被之以樂曲，始創於北宋時，南宋亦有之。夢梁錄云：「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孔三傳，神宗時人，王國維以金董解元之西廂搦彈詞為諸宮調，搦彈詞者，合琵琶而歌，類似宋人之陶真，故世稱董解元之西廂為絃索西廂，蓋取材於會真記，更加多數之人物事蹟，變化綜錯，編成一大史詩。此曲之西廂記全依據此。莊嶽委談稱董曲為古今傳奇鼻祖。金元一代文獻盡於此。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趙德麟之鼓子詞，僅有詞而無演白。董解元之搦彈詞，有白，有曲，純為敘述體，一人搦彈，且念唱之，更進而為連廂詞，司唱一人，而以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和之，唱則優人上臺舞，隨唱詞而演，優者不唱，曲唱者不舞。比之傀儡戲，已進一步，而距元之雜劇甚近。元曲無司唱者，登場之優人，且唱且舞也。

元之雜劇有曲，有白，有科，體製全備。登場之俳優，自唱曲念白，繼演其所作。然唱曲者限於一人，猶從連廂詞

司唱專屬一人之舊例。考元之雜劇，直接出於金之院本雜劇連廂詞。元劇以大都爲中心，故稱爲北曲。元曲之作者與其目錄，誠載於元鍾嗣成之錄鬼簿及明寧獻王之太和正音譜。錄鬼簿分元曲之作爲三期：（一）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及已死才人不相知者；（三）方今才人相知者，及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據王國維說，則其第一期爲蒙古時代，自太宗取中原至世祖統一南北，約五十年。第二期爲一統時代，自世祖至元十六年至順帝後至元，約六十年。第三期爲元末時代，指順帝至正年間，（二十七年）而元曲之作家，大部分屬於第一期，皆爲北方漢人（其中僅李直夫爲女真人）以大都爲中心。第二期多南方人或北方人僑寓南方者，以杭州爲中心，因杭州久爲南宋之都，爲文學之淵藪。至第三期則不足道矣。元曲之作者，當推關漢卿、王實甫、白仁甫、馬致遠（以上第一期）、鄭光祖、喬吉甫（以上第二期）爲六大家。關漢卿之雜劇有

六十三種，王實甫有十四種，白仁甫有十七種，馬致遠有十四種，鄭光祖有十九種，喬吉甫有十一種，關之寶娥冤，王之麗春堂，白之梧桐雨，馬之漢宮秋，鄭之情女離魂，喬之金錢記，皆佳而尤以王、關之西廂記，與高則誠之琵琶記，稱爲南北曲之傑作。關、王、二家，自金入元，實爲雜劇之鼻祖也。元初久廢科舉，遂爲雜劇勃興之原因。考元曲極盛時代，屬於第一期及第二期之前半，恰值無科舉之時。蓋當時漢人不屑在異種之治下，故作新奇之雜劇，借古人之嬉笑怒罵，以發其牢騷不平之思。二三天才出於其間，以巧詞妙曲，聳動人之耳目，遂使天下靡然從之。乘百戰百勝餘威之蒙古人，亦漸趨於娛樂方面，不獨歡迎小說與雜劇，且藉以爲窺探中國歷史風俗人情之捷徑。於是好事者漢爭附和之，故得現出雜劇之極盛時代也。自元之北曲漸染胡語後，遂不諧於南耳。於是東南之士，稍變新體，至明而南曲盛然。溯其源流，則南宋時已有温州雜劇，南方一帶，流行南戲，是則南曲之肇始，却在北世之前。金人好雜劇，

及元人奄有中原，北曲益廣播，南曲遂被壓倒。至明興，始漸復活。明中葉以後，南曲盛行，北曲殆絕。南曲之幕數增加，較北曲更複雜，演劇大進步。明初甯獻、王權撰太和正音譜，周憲王有煨撰雜劇三十餘種，散曲百餘種。明代雜劇之選集，有稱爲明盛雜劇第一集，第二集者，共六十種，皆不守北曲之規則；其長篇爲傳奇，短篇爲雜劇。或謂北曲遂亡於明，非虛語也。明清兩代名家中，依北曲體製而作雜劇者亦寥寥。晨星蓋實行演唱者寡，僅視爲文人之餘業耳。明南曲之存於今者，有閩世道人編纂之六十種曲，就中以金釵記（柯丹丘作）白兔記（又名劉知遠無名氏作）幽閨記（又名拜月亭，施君美撰）殺狗記（徐仲由撰）爲傑作。此四曲當時最流行。明曲之盛，多由武宗之力。帝好聲律，臧賢、聶仙以唱優獲幸，陳大聲、康海、王九思皆精南北散套，由此得寵。九思之作，以秀麗雄爽稱，其聲價不在關、馬之下。自正德至萬曆，爲戲曲流行時代。梁伯龍專以麗句點綴故事，如錯采鑠金，稱爲吳派。其弊在雜音曲而惟事

詞藻。於是沈伯英出而反之，專以俚句描寫故事，不施脂粉，有天然之趣，稱爲越派。其弊在膚淺輕薄，較之吳派有雅俗之異。兩者固各有所長，惜其走於極端，故各有流弊。然雜劇傳奇富貴當行，不貴華藻，所以荆、劉、拜、殺四曲，文雖俚俗，而竟稱爲南曲之壓卷也。元曲之作者多爲不聞名之人，蓋乘一時之風氣而起。然明曲之作者，如邱瓊山、楊升菴、王弇州、鄭虛舟、沈伯英、湯臨川、屠長卿、祝枝山、唐伯虎等均大家也。湯臨川之玉茗堂四夢（紫釵記、還魂記、南柯夢、邯鄲夢）亦混以北曲。牡丹亭還魂記，以奇想妙詞獨步古今，惜其任意用韻，混以鄉音，不叫曲譜耳。崑山人魏良輔又由南曲行變而爲崑曲。明曲之後勁，有阮大鍼之春燈謎、燕子箋，二篇膾炙人口。清曲雖不及明代，然在康、乾、咸時，亦不乏作者。如李笠翁、尤西堂、洪昉思、孔云亭、張漱石、夏惺齋、蔣藏園等均負盛名。就中以洪之長生殿、康熙十八年成，一孔之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成），一稱爲清曲中傑作，長生殿本白樂天之長恨歌而作，壓倒元白、杜甫之

梧桐雨。一時朱門、酒樓，非此曲不奏，纏頭因之增價。桃花扇以復社文士侯朝宗與秦淮名姬李香君爲主人翁，而寫明末之興亡及南京之盛衰，是一大史劇也；其傳播之盛，不讓長生殿。其他如李笠翁之十種曲、蔣藏園之紅雪樓九種曲、張漱石之玉燕堂四種曲、黃韻珊之倚晴樓七種曲，亦皆名作也。乾隆以後戲劇之變遷尤繁，詳另條。

【戲劇在乾隆以後之變遷】湖清自乾隆之世，設昇平署，演劇之風特盛。而宮闈之間，以不觸忌諱務極熱鬧者爲尚，因此羣趨於神怪之一途。且切末（即佈景也）繁多，漸趨於配景幻術方面。雖所唱者仍爲崑曲，而曲文則極求淺顯。至乾、嘉之際，始則有高腔、亂彈腔、秦腔之異，繼則有徽調、漢調、衛調之興。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統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至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鎖呐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墨出，終以崑腔爲正音。」而終乃結穴於皮黃，又奪崑腔之席而代之，故在

同光之間，西皮二黃風靡天下，內廷法曲，棄若土苴，民間聲歌，大唱亂彈，上下成風，如欲狂藥。故論清之曲劇者，以乾隆爲斷，乾隆而後，變之漸也，同治而後，變之著也。當夫乾、嘉之世，優伶以崑曲造句艱深，未能領會，漸有改習他腔者，而梨園所演，亦崑亂雜。陳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曰：「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之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過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得縱觀，色藝之精，爭妍奪媚，丙戌入都，寔近彼處，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以鄙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既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壬午爲道光二年，丙戌爲道光六年，其時亂彈已興，而士大夫欣賞，猶注目於崑曲焉。然習尚所移，有不得不改視聽者，故綴白裘刻於乾隆年間，而其外集所載，乃有梆子腔、京腔、高腔、秦腔、吹調諸曲，信乎其爲亂彈也，蓋不復如康、雍時之

承明季餘風，家絃戶誦者，皆爲牡丹亭、琵琶記、桃花扇等之純粹曲劇矣。良以崑曲歷時雖久，其文詞盡雅而不便俗，故民間演劇，往往以弋陽與崑曲同奏也。至乾隆中年，秦腔入京，不惟走卒販夫趨之若鶩，學士大夫亦雅有新樂之好。嘯亭雜錄嘗記其事云：「魏長生，四川金堂人，行三秦腔之花旦也。甲午夏（即乾隆三十九年）入都，年已逾三旬外，時京中盛行弋腔，士大夫厭其囂雜，憐之聲色之娛，長生因之匯山、陝、隴、蜀之聲而成爲秦腔，辭雖鄙猥，然其繁音促節，嗚嗚動人，兼之演諸淫褻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王宮貴位，以至詞垣粉署，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無以爲人。」此可證秦腔勢力之大，而在京之崑弋諸伶，幾至失業。故藤陰雜記云：「秦腔適至，六大班伶人失業，爭附入秦班覓食，以多凍餒而已。」六大班者，蓋即集芳、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嵩祝諸班，皆唱崑弋者也。而長生所隸曰雙慶班，其徒陳漢碧則在宜春班，其演劇並以治豔勝，故吳太和著燕蘭小譜，斥之爲名教

罪人。至於秦腔之起，雖爲西方之音，實與崑曲同體，惟多商聲，最駛烈。絳板聲嫌沉細，故用竹本以節樂，俗稱梆子，與崑曲之以絳板定眼者不同。且崑曲佐以竹，秦腔佐以絳，以秦多肉聲，竹不如肉，故去笙笛也。而板中有起腰底之分，眼中有正側判，聲平緩，三眼一板，聲急促，則一眼一板，又無所不同。其腔蓋起自甘肅而流入山陝，或謂明季已有之。至魏氏而大盛耳。其聲悲咽短促，佐以板胡，節以梆子，嘈雜刺耳，故人稱爲亡國之音，而孫星衍、洪亮吉皆酷嗜之。謂爲黃鐘大呂之聲，蓋以其宛轉哀厲，亦頗動聽也。其時伶界有南崑、北弋、東紐（即礪礪調起於京東）西梆四大派別之名。於是秦腔既盛，徽調亦繼之而起。楊懋建之京塵雜錄（共分四卷）曰：長安看花記，辛壬癸甲丁年玉筍志，夢華瑣簿，皆記道光中伶界變遷之事，最爲詳晰。云：「三慶在四喜之前，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爲徽班鼻祖。」又云：「春台、三慶、四喜和春爲四大徽班，惟嵩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

日費百餘緡，下此則爲小班，爲西班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部門竹枝詞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聞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一蓋其時徽調又壓倒秦腔矣。是故自乾隆中年至嘉慶之末，戲劇之變遷，始而崑腔高腔（高腔即京腔不用絲竹僅爲乾唱，故不耐聽古城返照記云）受秦腔之排擠，既而秦腔又爲徽調所壓倒，證以嘯亭雜錄所云：「崑曲雖繁音促節居多，然其音調猶餘古之遺意，惟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鏡鉞喧鬧，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近日有秦腔，宜黃腔，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皆街談巷議之話，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憂，故趨附日衆。雖屢經明旨禁之，而其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中所謂辭彈者，二黃亦其一也。今人謂二黃出於湖北之黃陂，黃岡爲漢調之正聲，實則二黃乃爲長江流域中區之地籍，不僅限於湖北安徽也。而二黃與西皮，又合作而不可分。人謂西皮出於黃陂一縣，其實亦非。西皮乃與梆子同源，流入北京，然後與二黃融合爲一發

生皮黃逸奏之劇。而漢調徽調，皆以二黃爲主，西皮爲輔。清咸豐尤喜二黃，謂其高而不折，揚而不漫。時程長庚入京，主三慶班，於是徽調益盛。然在長庚之前，乾隆之季，已有三慶徽之稱矣。當乾隆八旬慶壽，入都祝釐者，分花雅兩部，雅部專唱崑曲，如老徐班，德音班等，謂之內江班，花部專用亂彈，包括腔調甚多，如秦腔、弋腔、梆子、二黃、羅羅腔、高撥子，皆在其內，謂之外江班。時淮商有名高朗亭者，以花部各種亂彈融合梆子西皮，北京高腔，徽調，而組織成三慶班，是爲皮黃合奏之始。而當道咸之間，以唱徽漢名者，程長庚、張二奎（主四喜班）、余三勝、主春台班也。然長庚初入北京，所歌二黃，純爲土音，修字不登大雅，其後濡染既深，受崑曲之洗禮，而後脫盡土音，囊括漢徽及直隸之衝調，以京音鑄化之，別開生面，復曰京調。至同光時，長庚一派又支而爲汪、譚、孫三家，而奎派、余派，則嗣響無人，世所罕聞矣。長庚爲京調鬚生所宗，而名伶蓮生及胡喜祿，則爲京調青衣之祖。蓮生在當時尤能傾動朝野。論京調之唱工，或慷慨激

昂，或淒清宛轉，自較各腔爲俊雅。其做派之提袍抱笏，大戟長鎗，以及切末之繁，亦較崑曲爲熱鬧。至其練習音嚀字扣板摩神之間，苟與崑曲相較，則粗率甚矣。然而社會觀衆心理，喜務皮毛之華麗，不求骨質之精蘊，衰世所趨，又豈特戲劇爲然哉。然其時伶人習戲，仍以崑曲爲入手，劇場奏演，亦先崑曲而後列皮黃。至光緒初年，始刪去崑劇而專演皮黃焉。總之崑曲、秦腔、皮黃，爲清季戲劇之三大類，論者多以高雅爲崑曲病，秦腔之粗鄙，又適成爲下里之音，謂惟皮黃能諧雅俗。然皮黃之脫胎於崑秦者實多。如得意緣、紅鸞禧、玉堂春中之南梆子（亦稱京梆子）以唱時即用二黃之琴也。皆自秦腔化出，而梆子戲中有與崑曲相通，爲皮黃所無者，則如列母、亂箭、掃秦、斷橋、刺虎諸齣皆是。至皮黃之出於崑曲者尤多，如打嚴嵩之出於鳴鳳記，黃金台之出於灌園記，風波亭之出於精忠記，洪羊洞之出於昊天塔，打鼓罵曹之出於漁陽弄，而醉打山門、通天犀、火判諸劇，純乎崑曲，而皮黃亦間演之。如徐策跑城，且唱且跑，名

曰掃松，俗稱撒撥子，是徵調而用崑曲之身段也。如水淹七軍，觀書及登山望水一場，身段腔調，亦採自崑曲。又如連營寨、滑油山所用撲燈蛾調，罵曹之擊鼓一場，用夜深沉牌，均採自崑曲，而足爲劇情生色。更如泣顏回，摘自起布，朱奴兒，摘自甯武關，醉太子，摘自姑蘇台，而武劇中之整套醉花陰、新水令、混江龍等，皆採崑曲之曲牌。皮黃之脫胎於崑曲，此其明證也。至下河東等之鎖呐則，則由漢調高腔化合而成。此可證皮黃之取材宏富，不專師一派也。至於劇本之編制，亦自乾隆時之設昇平署而改觀。嘯亭雜錄云：「乾隆時純皇帝以海宇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皆令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問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今考文敏所製者，多屬曲劇，詞藻奇麗，而以淺顯爲主者，則如長生樂劇本，一見戲劇月刊三卷第二期。爲昇署平藏，惟不知誰人所編，劇情雖短，而唱白淺顯，唱詞如「西方路上一隻鶴，口啣青草念彌陀，禽鳥尚有修行路，人不修行奈若何。」又



「弟兄雙雙赴帝臺，御筆親點踏金階，麻姑聖母來搭救，將身誤入到天台。」皆俚俗如今日之皮黃劇。而劇中用山花子、紅繡鞋曲，則又似崑劇。即此可證編制劇本之變遷。至秦腔盛行時所編劇本，如荆軻刺秦王、豫讓橋、贈綈袍等，皆照歷史編制。詞句場子，均極優美。而今日之皮黃劇中，所謂羣戲者，生旦淨丑，角色俱備，且負同等力量，荷擔全劇之責任，如羣英會、回荊州等，其場子非不佳，詞句非不通，乃為俗伶所誤，口傳所訛，馴至鄙俚可笑。即如頗負盛名之譚英秀，唱探母回令，上場引子，改原詞「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掛心頭。」「金井鎖梧桐，長歎空隨一陣風。」又改坐場詩為「雁流衡陽谷，一天宛然秋景，與下文旦唱之豔陽天，春光好。時間倒亂，弄巧成拙，識者嗤之。惟清季之汪笑儂，能通翰墨，洵伶界之傑出人材也。笑儂先為湖洲人，名德克金，後改名儂，字孝農，號仰天，笑儂其別號也。又署曰伶隱，嘗自聯撰語云：「墨笑儒，韓笑佛，司馬笑道儂，惟自笑也；舜隱農，說隱工，膠鬲隱商，伶亦可隱乎。」又自榜其門曰：「大文

戲

章無用處，古樂府有餘音。」其所演唱之劇，如靈人碑、哭祖廟、罵閻羅、桃花扇、馬前潑水、受禪台、博浪椎、洗耳記、西門豹、完璧歸趙、孝婦羹、蘆花淚諸劇，或自出心裁，或改崑曲為皮黃，或暗譏朝政，或明諷社會，皆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也。而於皮黃劇本之情節，不合事實，詞句有違典雅者，亦多所刪潤。蔡儒楷之長山，東教育也，聘之為戲劇改良所所長，後至天津，又任為戲劇改良社社長，以其能順適時代潮流也。故人稱之為舊劇中之維新派，其演戲也，西皮多於二黃，二六多於元板，以西皮、嗚咽、蒼涼，二六多淋漓盡致也。其所編洗耳記一劇，取材之當，詞白之佳，結構之精，在皮黃刊本中，罕與倫比。□上述清季戲劇之變遷既明，於是可以論當代戲劇之趨勢矣。提倡戲劇，還我舊曲，此一派也；推尊皮黃，不廢歌舞，此一派也；廢置舊戲，產生話劇，此一派也。惟此三派，互建主張，其間得失，略可言焉。崑劇雖衰，徹於清季，而其潛勢力仍未少減。不僅伶人坐科，仍從崑腔入手，即士夫之致力於斯者，或加以整理，或專門研求，如吳梅

王國維、董康、童斐、王季烈、劉富樞、鄭振鐸等，皆嘗從事於此。吳梅作曲既高，藏曲尤富，如雍熙樂府、海內無完本、惟梅獨有之。如詞林摘豔、太霞新奏、亦曲苑逸品，而梅皆蒐采及之。所著顧曲塵談、中國戲曲概論、元劇研究、推論詳盡，而輯奢摩他室曲叢，凡一百五十種，收羅劇本，多有人不經見者。王國維作宋元戲曲史、曲錄、戲曲考原、徵引精核。董康既刻沈泰之盛明雜劇，又輯誦芬室讀曲叢刊，更得樂府考略以勘覈黃文暘之曲海總目提要。童斐、伯章著中樂尋源及元曲選四種。王季烈、君九著續廬曲談，又與劉富樞、鳳叔合輯集成曲譜。鄭振鐸、清人雜劇，多至二百餘種。中樂尋源論八十四調之原，樂器謳歌之法，極爲詳備。續廬曲談論度曲之旨，製曲之法，譜曲之道，以及源流沿革，而姚華、茫父之萊猗室曲話，及魏鐵三之論曲，皆精審音律，大有功於曲劇者。至賀昌羣之元曲概論，許之衡之戲曲史，探戲曲之源流，論戲曲之沿革，是皆以曲劇爲古今雅樂，足以極視聽之娛，盡文學之美，而竭力提倡之也。至吳梅所作之

無價寶、湘真閣，與西台慟哭記、惆悵縈、合稱霜厓四劇，付之梨園鑿弄，調律俱佳。如湘真閣中第一折生唱之一江風云：「甚風兒吹得鶯花麗，盡日把紅樓閉，耐朝寒豔夢初醒，還記前宵，枕上餘香膩，離他不肯離，依他怎樣依，破工夫沒奈這溫柔味。」生旦合唱之梁州新郎云：「（旦唱）花修妝譜，雲消鏡翳，縮個盤龍高髻，新翻宮樣。（生接唱）今朝梳裹名姬，但把蛾眉淡掃，蟬翼勻梳，出落得人姝麗，淡妝濃抹處，總相宜，不枉的本色人兒，脂粉稀。（合唱）春景秀，春懷沸，人生豔福非容易，論恩愛，我和你。」第四折旦唱宜春令云：「春痕豔，秋影微，背銀缸梨雲夢迷，微涼天氣，龍鬢八尺瑤紋細，軟纏綿，弱雨輕飛，瘦伶仃，頑雲扶起，這裏，曉寒風緊，問冶魂醒未。」黃絹幼婦之詞，每聆一曲，輒爲神往。而林紓所作天妃廟傳奇，以記亂黨毀廟事，合浦珠傳奇，以記敗子回頭事，蜀鵲啼傳奇，以記庚子拳亂事，其曲白非不典雅，然付之歌壇，紅牙拍去，青眼收來，終不敵吳梅所作之妮妮動人也。然而白雪陽春，難入俗人之耳，於

是論者以爲崑劇之文詞過難，曲牌過繁，習之既不  
易入室，聽之又難於領會，錫其名曰古典式貴族式  
之戲劇，而以平民式時髦式之戲劇歸之皮黃焉。然  
考之皮黃舊本，頗有詞白粗俗，不堪令人欣賞者，而  
近人所編歌劇付之伶官者，典雅亦不減崑劇。如荀  
慧生新排繡襦記之唱詞云：「三月鶯花別樣妍，買  
春滿地撒榆錢，黃鸝調舌鳴深院，絳樹新聲隱畫船。  
翠簾踏殘紅杏雨，東風吹散綠楊烟，游絲牽惹青春  
怨，一度登臨一惘然。願影傷春枉自憐，朝朝暮暮惹  
華年，蒼天若與人方便，願作鴛鴦不羨仙。」烟花門巷  
多陰險，紅粉骷髏非讒言，羊狼貪狐獻媚，悠悠慾  
壑本難填。我生命薄如蓬轉，蘭以香焚膏自煎，錦屏  
空把青春賤，百歲流年箭離弦，冤孽解脫休留戀，莫  
聽潯陽商婦弦。」其琢詞工巧，何異崑劇中之繡襦  
記。而每一奏演，俗人滿座，舞手蹈足而觀之，傾首聳  
耳而聽之，又何嘗能一一按求其詞句也哉。蓋看戲  
聽戲者，自有雅俗之別，不能混而爲一。俗者僅知耳  
目之快感，雅者能由耳目之快感進而及於心情之

戲

觸動。供耳目之快感，惟知注意藝術。求心情之觸動，  
必兼欣賞文學，而戲劇之原則，純爲模仿古今人之  
言語動作，以表現其善惡。模仿之工具爲文學，戲仿  
之體制爲藝術，舍文學而言藝術，則成偏枯之戲劇  
矣。又何以濳蕩心意而感化人羣也哉。是故以崑曲  
爲不便於俗而欲廢棄之者，真妄論也。且世間凡事  
合於雅則不合於俗，利於智則不利於愚，豈獨戲劇  
爲然，不知提高國民之智識程度，而欲盡廢固有之  
國粹，以迎合庸俗，削足適履，此之謂矣。即欲爲改良  
戲劇計，則崑曲之與皮黃原有融合之可能。若西皮  
二黃者，以初不同時不同源不同地不同宮者也。後  
乃合而爲一，如崑曲之南北合套，然二黃本吹腔之  
一種，於何證之，二黃慢板首一句，舊有滿江紅之腔，  
漁歌也，西皮無之，今吹腔中有老宮調者，小宮調者，  
板眼唱法與二黃中之四平調同，四平調與二黃原  
板又相彷彿，二黃之原板慢慢所從出也，故知二黃  
乃四平調之變象，四平調之戲，煞尾有用三插花牌  
子者，三插花亦吹腔，亂彈中之一調也，西皮有二六

板一種，二黃無之，蓋二黃原始從吹腔之一支化出，其名早亡，祇有原板四句或六句爲慢板。（老伶工授徒只有一眼板無三眼板）雜以吹腔，崑腔爲一齣戲，在西皮之前，單獨演唱，厥後西皮北漸同演於一班，各自爲政，久之始移宮換羽，併爲合套，如文昭關，捉放曹之類，又次乃生變化，反二黃，反西皮，生馬合之既久，西皮中有二黃腔，二黃中亦有西皮腔，則猶崑曲中之集曲然，二黃聲貴低柔，西皮聲貴高亢，對於劇之傳情，實有兩利，無怪其合也。由此推之，則崑曲與皮黃，又何妨合奏。崑曲唱詞雖必遵曲牌定式，亦可以變化從心，而每字之間，小腔太多，字爲腔裏，聽者難明，本應改良。皮黃唱詞大概用七字句或十字句，蓋爲明以後彈詞之變，而使腔運調，亦可隨意變動，今人有改浣紗記爲西施，長生戲爲太真外傳，洛水悲爲洛神者，以此類推，苟有能者，如汪笑儂，就兩種戲劇間，移宮換羽，別爲編製，而合於國人之視聽，以勸善化惡爲中心，去其淫盜神怪之劇，取精用宏，以成我我國國劇之體段，豈非不朽盛業哉。且

近日崑曲既漸式微，皮黃亦愈趨愈下，聯彈怪調，直雜亂矣，魔術布景，直兒戲矣，連臺本戲，直粗俗矣，伶人不學，直無識矣。雖讀白，念詞，吊嗓，上絃，踏台步，排身段，坐科時未嘗不苦，卒之所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使非有志之士，改良學習之方，編制完善之本，以前人之典型爲基礎，以近代之花樣供點綴，合時勢之要求，樹戲劇之正鵠，如昧於此義，盡忘根本，欺詐觀衆，惟利是圖，則皮黃劇之不倫不類，亦惟有召亡耳。雖然，舊劇既有頹靡之風，新劇亦未能乘運而興，新劇者，話劇也。當其初生，謂之文明戲，有新民，春柳，進化團之名，提倡之者，頗具廓應時代之潮流，改良戲劇之大願，然卒歸於失敗者，一以此中人材，良莠不齊，易於僨事，一因廢去歌曲，難得觀衆之同情，而臨場表演，僅知熟讀劇本，或如蒙童背書，或如登台演說，絕無融會貫通之完整計畫，布景服裝，又不能準情酌理，卒之生命不絕如縷，此第一期之話劇也。於是而起而改革之者，大率爲學界諸子，如洪深，田漢，宋春舫，余上沅，侯曜，范壽康，郁達夫等，其著

也。諸子之言曰：「戲劇有三個範圍，第一、戲劇是一個動作最豐富的，情感最濃厚的，一段表演人生的故事；第二、戲劇必須合乎可讀可演兩個最要緊的條件，可讀的劇本是文學，纔能有永久性，可演的劇本方不失去掉戲劇的原義；第三、戲劇的功用是與人們正當的娛樂，高尚的娛樂。」（熊佛西論劇云）又曰：「戲劇者，乃所以表演人與人間之意志力的奮鬥，其表演的力量，是情感而非理智，其表演的方，乃行客觀的動作出之。」（梁秋實戲劇藝術辨正云）又曰：「戲劇之概念是什麼？我們可以很老實的歸納起來說，他是以文學為間架，以人生及其意義為內容，以聲音動作為表現的主要工具，以音樂及背景等為表現時輔助的種術藝。」（趙太侗國劇篇云）又曰：「舊劇的價值，有他特出之點，是不能不承認的，他是不會消滅的。我們也希望他繼續生存發達，不過舊劇在今日已成了畸形的藝術，也是無可諱言。舊劇是歌劇，而音樂却異常之簡單，崑劇曲牌雖多，而音調又一律非常之平行，皮黃雖

戲

然抑揚比較大些，變化比較多些，自由些，然而腔調太有限，實不足以表達現代人生繁複的意境和情緒。……保存了舊劇，並拒絕不了話劇，因為話劇已成了世界的藝術，像火車輪船一樣，他是要到處走的，他現在來到中國這塊領土上，還算是探險的性質，將來不久總要移民過來的，並且說不定還要建設出豐富的事業來。不過有了話劇，舊劇也不至像印第安人似的，被驅逐到深山大澤中去，實在是兩件東西，誰也代替不了誰。就在各國，歌劇與話劇，也是並存而不相妨的，藝術本來有這樣宏量。」（趙太侗國劇篇云）又曰：「舊劇何嘗不可以保存，何嘗不應該整由，可是在方法上面，便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概括的了，這要有人竭平生之力去下死功夫。至於新劇，一般人還不曾脫去文明戲的習氣，劇本是劇本，演員是演員，布景是布景，服裝是服裝，光影是光影，既不明各個部分的應用方法，更不明整個有機體的融會貫通，這樣的蒼蠅碰天窗，戲劇那有出頭的希望。」（余上沅國劇運動序）又曰：「浪

漫劇的理想，是在把人生全部反映出來。人生的全部，決不是同古典劇裏所寫的一樣，只有壯大或悲慘兩面的。人生中有陽春的和風，也有秋冬的雨雪，悲中帶喜的事情也有，樂極生悲的事情也有，所以悲喜劇和喜悲劇，在在皆是，決不是同古典劇裏所描寫的那麼單純。」（郁達夫戲劇論云）諸子所言，皆有一得之見，而宋春舫論劇尤爲平允。其言曰：「近數年新劇之失敗，固非以白話裁體而失敗也。劇本之惡劣，新劇伶人道德之墮落，實有以致之。然其廢棄舊有之音樂，而以淫詞蕪語代之，或爲其失敗原因之一歟？」激烈派之主張改良戲劇，以爲吾國舊有脚本惡劣，於文學上無絲毫之價值，於社會亦無移風易俗之能力，加以刺耳取厭之鑼鼓，赤身露體之對打，劇場之建築，既不脫中古氣象，有時佈景則類東施效顰，反足阻礙美術之進化，非屏棄一切，專用白話體裁之劇本，中國戲劇將永無進步之一日。主張此種論說者，大抵對於吾國戲劇，毫無門徑，又受歐美物質文明之感觸，遂致因噎廢食，創言破壞。

不白話劇不能獨立，必恃歌劇以爲後盾，世界各國皆然，吾國甯能免乎？又曰：「中國能專恃白話劇而屏棄一切乎？吾不敢知。吾國崑劇類詩劇，而有曲譜，則是歌劇耳。京劇性質純是歐洲歌劇體裁。英語所謂 Opera 是也。京劇如李陵碑、空城計等，可名之純粹歌劇（Opera）如梅龍鎮、小放牛等，則頗類滑稽歌劇（Operette）中國戲劇影百年來從未與音樂脫離關係，音樂爲中國戲劇之主腦，可無疑也。」，是則歌劇與話劇之優劣，可以概見。而諸人所編劇本，如洪深之趙閻王、貧民慘劇、第二夢、少奶奶的扇子、田漢之湖上的悲劇、蘇州夜話、侯曜之復活的玫瑰、山河浪、棄婦、熊佛西之青春的悲哀、陳大悲之幽蘭女士、王獨清之楊貴妃之死、徐葆炎之妲己，其描寫之深刻，固勝於第一期之家庭恩怨記、風月寶鑑、情天恨、兒女英雄、鴛鴦劍等劇多矣。即公演之成績亦不弱，然謂爲能勝過固有之舊劇，人且未之信也。故話劇前途之盛衰，尚在不可知之數，而崑劇與皮黃劇，不能加以澈底之整理與改良，則以

進化之公例言之，或亦將在失敗之列。是故有志戲劇者，宜捐新舊之見，祛歌白之界，去其粗陋，擷其精英，庶幾能於國劇場中開一新紀元。

【戲劇藝術】戲劇之藝術有二：一屬於傳聲者，曰唱；曰白。一屬於象容者，曰做；曰扮。傳聲者宜於聽，象容者宜於看。聽之道有五：一曰噪，二曰調，三曰腔，四曰板，五曰字。看之道亦有五：一曰身分，二曰扮相，三曰功架，四曰神情，五曰動作。噪者，喉也。北人稱喉以噪。噪之佳者，由丹田之氣發為中聲，可高可低，可狹可廣，揚首一鳴，則聲入霄際，罄喉一控，則萬斛潮來。若夫能剛而不能柔，能狹而不能廣，則聽者刺耳矣。然有噪無調，猶之質美未學，調者律調也。準之以笛，如以笛中小工調之五字為工，則為正工調，六字為工，則為六字調，再高則為乙字調，正工之乙字，即小工之凡字，其高極矣，故善唱者，以乙字為極，則能唱正工者，即為合格矣，再下亦不可也。調之餘聲曰腔，腔貴能任情轉折，而又不不可乖節失律。故善唱者，輒能自唱新聲，或簡老，或柔宛，或戛然而止，或悠揚

戲

不盡，相題行腔，變化從心，而於急徐之間，應以板為節，腔不合板，則失規釋板者，拍也。其物以三木為之上者，疊二，下一有棧，以棧激音，以清圓能合宮聲為上歌者之起落緩急，全視乎此。善歌者隨意發腔，莫不應節，或故促之使空，或故緩之使過，迨句止腔終，仍復不差累黍。字者，謂讀音也。分四聲，分陰陽，分尖團。一以舌尖抵齒讀之為尖，以舌葉曲抵上齶讀之為團。凡齒音如消前姐先色宿等字，皆屬尖。凡牙音舌音喉音如深曉見善主日者等字，皆屬團。一切不可雜以土音。夫中國語言之不統一，實為古今一大病，而戲劇讀音，恆各省用各省之方言。如直隸之梆子，哈哈腔，用直隸土音；河南吼腔，用河南土音；山東梆子，用山東土音；山陝梆子，用山陝土音；漢調用湖北土音；粵調用廣東土音；蘇灘用蘇州土音；中曲用上海土音；以至甯紹戲劇，莫不皆然。惟昆劇與皮黃劇，則以中州韻為準，故通行頗廣。近人高陽齊宋康如山謂：「戲劇之中州韻，有統一語言之能力，宜竭力保存之。曩有謀統一語言者，例如注音字母，乃用

文 — 二 — 四三三

京音。夫昔日北京爲國都所在，以京爲主，固無不可，然此等見解，最爲不廣，果爾則現在豈非又應用南京音乎？今以全國人民計之，懂中州韻之人，較懂京音者，其多不止數十倍。且法國國語，不以巴黎爲主，德國國語，不以柏林爲主，而各國統一語言，戲劇更有莫大之助力。齊氏所云，不爲無見。故名優之於唱，無一字不正確，無一字不清楚，庶使聽者無格不相入之譏。彼中人嘗持十六字訣曰：尖團吞吐，板眼腔調，唇喉齒舌，平上去入。惟善唱者亦必善白。人或以爲今日之新劇主白，舊時之戲劇主唱，不知舊劇之念白，較唱更爲重要。所謂七分話白三分唱，爲編劇者之原則。戲劇者之軌法，念白更要字正腔圓，又須顧及身段鑼鼓口齒尖圓字義字音等。是故伶人初學時，其師必先口授劇詞，糾正念白，然後教以唱詞。譬之繪畫，白爲工筆，唱屬寫意，唱藉音樂之輔助，時得掩護瑕疵，白則絕無遮飾，尤宜離盡土音，講求尖團，抑善白善唱者，必須能善做善扮，方稱聲容並茂。故演劇者，宜辨貴富貧賤瘋癲病醉八形，分喜怒哀

哀驚四狀，所以體貼劇中人之身分神情動作，以期維妙維肖，使看者不疑其爲僞。至於臉部之化裝，尤宜體貼個人之身分性情，不應混抹煙塗，好爲奇怪，而違成譜。如侯方域之馬錦傳，謂錦欲扮嚴分宜，至驚身於權奸之門，窺探三年，察其舉止，聆其語言，出而扮演，乃屈伏其同儕矣。設優人於身分不能意會，扮相不能揣摩，功架不能老到，神情不能體貼，動作不能自然，則藝術無所取，而戲劇之本能失矣。故藝術者，戲劇之基礎也。必藝術入於精微，而後戲劇始足動人觀賞焉。如近日梨園所演之青衣劇，不僅注意於歌，而且注意於舞。在園雜志云：「古舞法幾亡，今梨園所演西施，初以袖舞，即胡旋也。激浣紗記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妝、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則舞者，亦戲劇之藝術，而不可忽略者也。故歌舞得以並稱焉。」

【戲劇與文言文】西洋底戲劇，在希臘時代，早經盛行，而中國獨不能早早產生戲劇，似乎是一件可怪的事。但是我以爲這仍合文言文占據文學正統，



是有絕大的關係的。戲劇的表演，不論歌劇話劇，必須用語言作對話。中國自漢代以後，文學作品，既以文言文為正當的工具，而排斥語體文，所以必須用語言作對話工具。的戲劇文學，不能自行產生。一定要等文體低於漢族的鮮卑民族進來，用不慣漢族底文言的才會創造出原始的戲劇來。試看「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的每疊和詞，明明是當時的白話，就可知道戲劇底所以不能產生於漢族文人之手，而反產生於外來異族之手的緣故了。到了唐代，漢族文化統一了，戲劇又無甚進步，直到金元異族進來，又是用不慣中國底文言的，戲劇才發達起來。以後證前這戲劇所以起源於異族的原因，更明顯了。所以文言文阻礙中國文化發展的罪惡，雖然不止這一端；而這一端者已經是一宗鐵案了。至於最近撰有人用文言來翻譯西洋戲劇，這真可謂毫無常識，荒謬絕倫了！試想戲劇是把過去的事實，移作現在的事實，而當場表演給人們看，歌唱或講說給人們聽的。我們當面的對話，決沒有用「之乎者

戲

也」的文言的，怎麼重在對話的戲劇，可以用文言文來翻譯呢？<sup>1013</sup>

【戲劇與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毛，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者，其劇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呬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皆性也，感雙物而后動……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好惡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急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貴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動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肆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故曰樂觀其深矣。一此言音樂與人心之關係，大抵可分為三重階級：一外物感人心而使之動。二人心被外物所感動，欲發洩

之而成爲優美之音樂，故韓愈送孟東野序曰：「樂也者，鬱於中而洩於外者也。」三音樂通感人心而得同情之應。三者互相循環，善者引善，惡者引惡，引而相深，浸成風俗，其關係至鉅也。推教育之夫要，可別爲兩端，一曰知能之增進，二曰性情之涵養。兩者相較，以涵養性情爲尤亟。性情正而得道德，正道德正而後知能之用不入於邪僻，故古代教育，夫部分爲正性，閑情之事。正性閑情，莫善於樂。論語「子至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以絃歌爲學道之具，且合君子小人於一途，其普及又如此，是故動天地，感鬼神，正得失，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莫近於音樂。然自漢以來，雅樂日湮，唐宋詩詞，雖皆可歌，而音調簡單，至南北曲興，絲竹之用，以繁音調轉增。如北曲潭脫瀏亮，宜以絲佐之，南曲婉轉清揚，宜以竹佐之。就絲以言，雅樂以琴瑟爲主，燕樂以琵琶爲主，自元以來，則用三絃，近百

年來，二絃（即胡琴）獨張，若月琴三絃，則非旦唱不用，旦唱亦於反調慢板用時較多。竹則惟笛鎖呐海笛三種，一海笛一名金口角兩端，以銅爲口，上余下哆，管長約六寸，刻如竹節，前開七孔，後一孔以蘆哨入管端吹之，大者長尺餘，一鎖呐海笛，非吹牌不用，笛非唱崑弋腔不用。至謳歌之法，崑曲有乾念式，不注工尺，其聲之高下，任人以曲情定之，惟字句之快慢，必須應板。用於劇中，以丑淨銜場曲爲多，餘則情節急遽時用之。有乾板式，無眼，唱腔簡而節促，有一板一眼式，有一板三眼式，有一板三式，加增板式。至於曲譜之點畫，恆以「爲頭板」爲腰板，一爲底板，亦稱截板，×爲頭贈板，∩爲腰贈板，□爲浪板，浪板不常用，○爲中眼，亦稱正眼，△爲腰眼，亦稱微眼，此板眼之節制歌曲，所以調叶其拍音者也。皮黃劇亦有一板三眼式，如慢板二黃，慢板西皮，慢板反二黃，二黃快三眼，西皮快三眼，反二黃快三眼，慢四平是也。有一板一眼式，如原板二黃，原板西皮，二六板四平調是也。至無眼連擊者，快板及流水板是也。不

受板之拘束者，倒板搖板是也。此謳歌之大旨也。戲劇之所以能引人入勝者，雖以藝術爲首要，而音樂之輔助，不啻唇齒之相係焉。

【戲名】<sup>27</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戲名兒】<sup>177</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戲名兒】<sup>30</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戲寄】<sup>30</sup>一卷。清河北聯撰。有道光原刊本。

【戲迷五更調】<sup>39</sup>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戲老媽】<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戲老媽】見老媽得志條。

【戲中戲】<sup>30</sup>七回。此書未見。據比目魚卷一引。

【戲曲大全】<sup>35</sup>三冊。元無名氏撰。

【戲曲考原】<sup>41</sup>一卷。清海甯王國維撰。有宣統元年

沈氏刊本，在晨風閣叢書內。民國十六年王氏排印

本，在海甯王忠憲公遺書內。

【戲鷓居詩鈔】<sup>177</sup>四卷。清寶山毛大藏撰。有嘉慶刊

本。

【戲與曲之結合】<sup>778</sup>戲的意識，在上古之世，是早已

潛伏在巫尸和廟堂頌舞，樂官的裏面，但戲曲卻不是很早形成的。這個原故很簡單，就是戲曲是戲與曲合組而成的。有戲無曲和有曲無戲，在歷史上是顯然有的事實。唐宋的曲不是戲曲的曲，但唐宋有唐宋的戲。小令套數，所謂散曲的，是詩歌的曲，算不了戲曲。譬如說元代的雜劇，往往就稱做元曲；其實元曲並不是元的戲曲所能包含。蓋金元之間的時候，曲才成立，而戲恰演進到此，就惜曲的宮調裝入於之成功戲曲。所以散曲戲曲雖然兩事，但有散曲才有戲曲的曲。因作戲而其效益廣，其律益細。戲因有曲，而其體始成，其風始盛。我們知道把戲與曲分開，然後才能明瞭金元以前的戲是戲的雛型；以及皮黃興起以後的戲，文學價值所以減少的緣故。無論如何金元明和清初的戲曲，是最可寶貴的。

【戲金蓮】<sup>301</sup>見葡萄架條。

【戲丫嬛】<sup>302</sup>北平流行俗曲（長岔）智壽齋。

【黛方山莊詩集】<sup>333</sup>六卷。附詩餘一卷。清湘陰黎吉

雲撰。有同治刊本。

【黛方山莊詩餘】一卷。清湘陰黎吉雲撰。有同治刊本，在黛方山莊詩集內。

【黛韻樓遺集】清女子陳芸撰。

【黛玉悲秋】一名林黛玉悲秋。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黛玉悲秋】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黛玉還魂】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黛玉葬花】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黛玉葬花】一名林黛玉葬花。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黛玉葬花】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黛玉埋花】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黛湖漁唱】一卷。清元和朱綬撰。有道光刊本，在知上堂全集內。

【然藜閣詩鈔】四卷。清黃巖蔡濤撰。有王詠霓刪定。

【然脂集例】一卷。清王士禛撰。士禛嘗欲輯古今閩閩之文爲一書。其弟子禎書其年譜後曰：先生著

書，惟然脂集二百三十餘卷條自初就，蓋爲之而未成，僅存此例十條而已。

【然燈記聞】一卷。清新城王士禛撰。何世鑿述。有光緒刊本，在觀自得齋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弁而釵】四集。二十回。以情貞情俠情烈情奇名集，每集五回。有清初刊本，精圖半頁九行，行十八字，馬隅卿藏。清無名氏撰。題醉西湖心月主人著。「秦何天呵呵道人評」集演一故事。

【弁山小隱吟錄】二卷。元黃玠撰。玠詩不爲近體，視宋末江湖諸人志趣殊高，故其上者，有元結遺意。次者亦近乎白居易。四虛依知不足齋鈔本，有明至正刊本，有蓮運藏印。吳岫藏印。

【牟融】唐——八零五頃人。與歐陽詹、張籍、韓翃同時。全唐詩錄他的詩爲一卷。

【牟融】子優，漢——至七九北海安丘人。少博學，以火夏侯尚書教授，門徒數百人。以司空舉爲茂才，爲豐令，視事三年，縣無獄訟。明帝朝，累官至司空。舉勳方重，甚得大臣節。進太尉卒。章帝親臨其喪。牟的

動方重，甚得大臣節。進太尉卒。章帝親臨其喪。牟的

著作，有牟子二卷。（隋書經籍志）

【牟融理惑論】<sup>1</sup>明帝永平中，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問傅毅，云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於是乃立佛寺，始譯四十二章經等，此佛教輸入中國之始也。然薦紳先生，未嘗好之，今獨傳理惑論，是牟融作。然後漢書本傳不言融好佛，莫能詳也。後漢譯經，如嚴佛調諸人，詞旨並淺陋，少可觀者，惟理惑論稍有文學價值。（二〇）

【牟山詩鈔】<sup>2,22</sup>六卷。清錢塘孫鳳儀撰。有康熙刊本。【牟燾】<sup>2,23</sup>獻之，宋——一二七至一三一——湖州人。卒年八十五。登進士第，為大理少卿，以忤賈似道去官。入元，不仕，閉戶三十六年。學者稱陵陽先生。燾專研六經，尤雄于文，有陵陽集二十四卷，為詩六卷，文十八卷。

【牟燾詞】<sup>2,24</sup>彊村叢書有陵陽詞一卷，其中不是祝壽便是送別。此種題材，最易入陳套。燾却頗能運以別調。1003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宋牟燾撰。是集凡詩六

卷。雜文十八卷，其詩有東坡山谷遺韻，雜文亦典實詳雅。

【牟尼合】<sup>7,7</sup>一本。明阮大鍼撰。傳奇。

【我要迷】<sup>2,25,5</sup>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

【我不來時】<sup>1,0,9</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我不怕誰誰不怕我】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儂詞】<sup>2,5</sup>管夫人作。管夫人乃趙子昂妻，子昂欲納妾，管夫人作此詞。這好似卓文君之作白頭吟，但我儂詞較白頭吟更為高妙動人。詞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塚。」

【我的貓兒誰偷了去】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纔下班】<sup>2,7,9</sup>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我這心裏一大塊】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這細思】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定歷歷】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篇名。

【我爲你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我爲你情】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來也】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我勸情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我勸情人醒醒罷】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我勸情人別生氣】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我想你你不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我想你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我想你來誰知道】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好似蜻蜓】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好吃屈】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我惡偶存】一卷。附官蹟鈔略一卷。清岳池陳三

恪撰。有乾隆刊本。

【我問大哥一個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我與情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我盒遺稿】二卷。清仁和高炳麀撰。有光緒刊本，

在友石齋詩集內。

【我今宿了個羅家店】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我今去了】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我餘書屋吟草】二卷。清錢塘王蔚文撰。有嘉慶

刊本。

【皖江三家詩鈔三種】四卷。清懷甯陳世銘撰。有道光二十五年獨秀山莊刊本，同治十三年江氏重刊本。

刊本。

【皖江同聲集】十卷。清永康胡鳳丹撰。有同治胡氏退補齋刊本。

氏退補齋刊本。

【毳林豔】一本。豔與皀同。皀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皀易明而易滅也。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院本。

【峨秀堂詩鈔】清道光間朱世重撰。

【峨眉瓦屋遊草】二卷。清道州何紹基撰，有咸豐刊本。

刊本。

【岱遊集】一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宣統江浦陳氏上海刊本。

氏上海刊本。

【岱樵詩集】一卷。清東湖何毓秀撰。有乾隆刊本。

【岱樵亭詩稿】清薩哈撰。

【私訂】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本。

【私望五更】二十五更之四北平流行俗曲。木刻

本。

【私下三關】一卷。元王仲元撰。雜劇。仲元杭州人。

【私奔相如】一本。明甯獻王權撰。雜劇。

【私媒質庫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私探營房】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私情十約郎】見十約郎唱春條。

【編情十約郎】見十約郎唱春條。

【編蓬集】十卷。後集十五卷。明唐汝詢撰。所作亦演七子流派。

演七子流派。

【編年詩】清王箴撰。

【稼村類稿】三十卷。元王義山撰。是集爲其子惟肖所編，以義山退老東湖之上，扁讀書之室曰稼，村因以爲名。義山詩文皆沿宋季單弱之習，絕少警策。

然說經時有考據，表啓亦組織自然，頗與劉克莊後村集蹊迥相近。有明正德刊本，萬歷癸未刊本十卷。

【稼軒詞】四卷。南宋辛棄疾撰。棄疾的詞，方面最多，造詣也至高。許多人都把他目爲豪放派的作家，這是只看着他的一方面。棄疾的那枝筆是無施不

可的。他的詞有悲壯，有蒼涼，有哀艷；也有放浪，頹廢，遊戲，談諧……他的懷古長調，固然是激揚奮厲，極迴蕩豪放之能事；他的抒情曼詞，也極其悱惻纏綿，呢狎溫柔；特別是他的那些抒寫性情描繪山水田園風物的詞，最足以代表作者的藝術。辛棄疾天分極高，才氣極大，又有繁複迴盪的生活做背景，自然會產生偉大的成就。他的長詞和小詞都做得好，具有縱橫豪放，淋漓恣肆的創造精神，亦間有溫婉穠麗之作。王國維人間詞話稱他為南宋第一詞人。周濟論詞雜著則說他的詞還在蘇軾之上。紀昀四庫提要則說他「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這都是很確當的批評。有汲古閣刊本，許氏有明刊本八卷，天一閣目有李濂十批點稼軒長短句刊本十二卷，明歷城王韶校刊嘉慶十六年族裔啓泰集刊本，詞四卷，校毛本多三十四首，元刊大字行書本，九行行十六字 879。

【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南宋辛棄疾撰。陳子宏云：「蔡元工於詞，靖康中，陷金，辛幼安以詩詞謁蔡，曰：

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劉潛夫云：「公所作大聲鏗鏘，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其穠麗綿密者，又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毛子晉云：「詞家爭鬪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絕不作妮子態。宋人以東坡為詞詩，稼軒為詞論，善評也。」陳亦峯云：「稼軒詞自以賀新郎一篇為冠，別茂嘉十二弟沈鬱蒼涼，跳躍動盪，古今無此筆力。」余謂學稼軒詞，須多讀書，不用書卷，徒事叫囂，便是蔣心餘、鄭板橋去沈鬱二字遠矣。辛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瑞鶴仙「南澗雙溪樓」等作，不免劍拔弩張，至如鷓鴣天「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郊種樹書」，讀之不免覺衰頹。臨江仙云：「別浦鯉書何日到，錦魚討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應隨分瘦，忍淚覓殘紅。」婉雅芊麗，孰謂稼軒不工緻語耶？又蝶戀花云：「元日立春」，今歲花朝消息定，只愁風雨無憑準，「蓋言榮譽不定，適謫無常，言外有多少疑懼哀怨，而仍是含蓄不盡。此等處，雖迎陵且不能知，遑論餘子。世以



摸魚子一首為最佳，亦有見地，但啓譏諷之端，陳藏一之詠雪，德祐太學生之百字令，往往易招愆尤也。

873

【稼墨軒詩文集】二十卷。清桐城光聰諧撰。有道光刊本。

【稼門詩文鈔】十七卷。清桐城汪志伊撰。有嘉慶原刊本。

【稼門登岱詩】一卷。西湖詩一卷。清桐城汪志伊撰。有嘉慶刊本。

【織石齋詩稿】二卷。清宜興儲祕書撰。有乾隆原刊本。

【織齋集鈔】八卷。清李煥章撰。其文跌宕排奐，氣機頗壯，而汪洋縱放，未免一瀉無餘。

【織雲樓合集】歸安葉佩蓀乾隆時以詩名。長女令儀字淑君，次女令嘉字淡宜，季女令昭字蘋渚，皆能詩。有三婦長曰陳長生，字娉笙，次曰周星薇，紹菴室季曰何若瓊，字閨霞，亦皆能詩，而佩蓀夫人周映清李含章，並工吟詠，歸安葉氏一門詩詞之盛，實乾

嘉之冠也。有織雲樓合集。周映清字皖湄，著有梅笑集。甲戌間捷一首作於乾隆甲戌（一七五四）佩蓀舉進士時，寫科舉時人心理入微，隨園詩話又稱其春蠶與入學兩首明白如話。李含章字蘭貢，雲南晉甯人，葉佩蓀繼室，巡撫公橙之母也。詩頗輕清冲淡，著有繫香詩草。繫香詩多輕清冲淡，蓋其得力在韋柳之間。常州道中云：「路已近時翻覺遠，人因垂老漸知秋。」則又渾然有得之言也。織雲樓一集，其詩冲淡雅切，明白如話，無格格之弊，蓋其家庭授受然也。令儀著有花南吟榭草。令嘉今昭詩皆附見。至葉氏三婦，其才情之美，實堪相伯仲，而陳娉笙繪聲閣集，尤稱於世。戴南蘋題其織素圖次韻云：「貌出青娥迥軼塵，淡妝不逐畫眉新，分明錦字傳蘇蕙，絕勝崔徽傳裏人。軋軋聲頻倦下機，詎將遠夢到金微，西風聽徹寒砧急，霜葉擔前儘亂飛。十三學得厭彈箏，頗耐西南漸有聲，女手摻摻勞永夜，七裏取次報章成。」此詩見南蘋遺草。娉笙挽戴詩所謂「而今留得清吟在，說與圖中織素人」者也。〇〇〇

【織女<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織錦記<sup>5,6</sup>】一本。清顧覺宇撰。傳奇。覺宇伶人，亦元

趙文敬張國賓之流亞也。

【織錦回文<sup>6</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織簾書屋詩鈔<sup>5,8</sup>】清道光間沈兆澤撰。

【稽瑞樓文萃<sup>2,3,5,6</sup>】一卷。清常熟陳揆撰。有原刊本。江

陰繆氏刊本，在烟畫東堂小品內。

【稽神錄<sup>3</sup>】六卷。宋徐鉉撰。是書所記共一百七十

四事，又有拾遺十三事，皆係唐宋五代異聞。有津逮

秘書附補遺一卷本，學津討原本，說郭本。

【稽古齋全集<sup>4</sup>】八卷。清和親王弘晝撰。有乾隆原

刊本。

【稽留山人詩集<sup>7</sup>】二十一卷。清錢塘陳祚明撰。有

康熙采菽堂刊本。

【稽留山人集<sup>2</sup>】二十卷。清陳祚明撰。此編乃其詩

集。

【稽首頓首<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23972  
【嵇庵詩文集<sup>2</sup>】十二卷。清江都梅植之撰。有道光  
刊本。  
0023

【嵇康<sup>0023</sup>】叔夜，魏——二二三至二六二。譙國鉅人。竹  
林七賢之一。卒年四十。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  
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恬靜寡慾，含垢匿  
瑕，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之學，與魏宗室婚，拜中  
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與  
山濤、阮籍、阮咸、王戎、向秀、劉伶為竹林之遊，世號「  
竹林七賢」。濤為吏部尚書，欲舉康自代，康作絕交  
書拒之。呂安與康善，後安以事繫獄，辭牽及康，因收  
之下獄。鍾會又以私憾造讒，遂被殺。臨刑，神色自若，  
援琴而歌，道：「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而  
不與。廣陵散從此絕矣！」聞者莫不哀泣。康善清談，  
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養生論，  
聲無哀樂論，太師箴等，今有嵇中散集十卷。

【嵇康詩<sup>0023</sup>】今存詩五十三首。七首是樂府（其實  
只是一首分為七解），四十六首是徒詩。徒詩中有  
一首是騷體的，有十首是六言的，十首是五言的，二

十五首是四言的。單就數量方面看，我們也可知道四言詩是嵇康最重要的作品。四言自詩經以後，很少好的作品。偶有些可讀的，都是能夠擺脫詩經的束縛的。嵇康的四言詩固然不免有模仿國風或大雅的地方。然大部分實在是楚詞的影響更顯著。例如「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喬松，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琴彈詠詩，聊以忘憂。」（贈秀才入軍之十六）此外如「夕宿中洲」、「咀嚼蘭蕙」、「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顯然是鎔鑄屈宋的辭句的。故較那仿詩經者更饒別致。話雖如此說，嵇康也有他的特殊風格。鍾嶸評他的詩，說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論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詩品）這裏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是峻切，一是清遠。這是嵇康的詩的風格的兩個方面。前者的代表是幽憤詩：「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亮靡識，越在襁褓……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幽憤詩本是他與呂安友善，因而受累入獄所作，故有「訐直露才」之譏。

後者的代表是贈秀才入軍：「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其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其十四）題雖贈入軍，全詩實無入軍意。我們看他「目送」，「手揮」，「顧盼生姿」，真是「未失高流」——這些例子便不是詩經，不是楚詞，而是嵇康自己。在思想方面與阮籍同樣的受老莊影響很深。晉書本傳說他好老莊，自己也說「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與山濤絕交書）在詩裏，再三提到老莊或黃老：「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幽憤詩）「猗歟莊老，棲遲永年。」（酒會詩之四）「莊周悼靈龜，越穆嗟王與。」（答二郭之三）「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與阮德如）「黃老路相逢，投我自然道。」（遊仙詩）此外襲用老莊字句者尚多，更是明證。我們還要注意的，便是他在詩中揭發皈依自然之旨，如「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贈秀才入軍之十八）「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述志詩之一）「歸自然，得自然，以及上文引的投自然，與陶潛「復得返自

然」意同。而嵇康實爲先驅。這是正始詩人對於後代的重要影響之一。最後，我們談談他的詩的形式。形式上的特點大約有四種。第一凡合若干首作一題者，前幾首用四言，末一首用五言。如贈秀才入軍十九首及酒會詩七首都是如此。同時如郭遐叔的贈嵇康五首，也是前四首四言，第五首五言。第二，他的六言詩每首均四句，四句均入韻。「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海烝民。」（惟上古堯舜）只有第二首（唐虞世道治）是例外。第三，他的騷體的思想，親詩喜歡用「句中韻」。「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怨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第一句第一個愁字及第三句的何的都是入韻的。第四，他的樂府秋胡行七解（或七首）每解首四句均疊句，末段同用「歌以言之」句，與曹操秋胡行相同，也是特殊的例。

864

【嵇紹】延祖，魏一二五三至三零四，譙國鉅人。嵇康之子（依晉書忠義傳，十歲而孤，康死於景元三

年推算）卒年五十二。爲人曠達，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後以山濤之荐，武帝徵爲祕書丞，始入洛。趙王倫篡位，署爲侍中，惠帝復辟，遂居其職。永興初，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紹從帝戰於蕩陰，侍衛皆潰，惟紹以身捍衛，飛箭羽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帝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即位（公元三一七年）賜諡曰忠穆。紹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嵇永仁】（一作稽永仁）字留山，號抱犢山農，明——一六三七至一六七六，江蘇江甯（亦作無錫）人，從居無錫。卒年四十。工詩文，好醫理，著稿盈案。康熙初，爲福建總督范承謨幕客。十三年，耿精忠反，執承謨，並脅永仁降。不從，投之獄中。逾三年，承謨被殺，永仁自縊死。永仁著有抱犢山房集六卷，（四庫總目）亦土曲，作有傳奇揚州夢，雙報應及離劇續離騷（曲錄）

【嵇永仁曲】所作續離騷四折，一曰，劉國師教習杜淡歌。一曰，杜秀才痛哭泥神廟。一曰，癡和尚街頭

笑布袋。一曰：憤司馬夢裏罵閻羅。泥神廟之杏花酒  
云：一呀，冷藜藿，鬢蓬鬆（又）伴四壁寒蛩，訴半夜哀  
鴻。泣孤客，離蟲。盲世界，金變作銅。兔窟穴，熱氣冷  
呵風。呀，赴滕王，扯逆蓬。赴滕王，扯逆蓬。大王大王。宇  
宙之間，虧負你我兩人了。英雄如大王，能不能成霸  
業。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一官，豈不可哀，豈不可  
傷！小生呵，乞兒般沒蛇弄。大王呵，上神樣殺雞供。小  
生呵，靠筆硯代耕農。大王呵，興波浪管梢工。小生呵，  
盼青雲黑漆矇。大王呵，傍烏江晚煙封。小生呵，萬千  
苦半生窮。大王呵，七十戰一傷空。小生呵，饑驅得脚  
西東。大王呵，粧飾得廟崇隆。呀，卻不道兩無功。原來  
大王也流下淚來了。這的是三條銀蠟夜燒紅，抵多  
少單鎗匹馬戰爭中，畫做了千秋棋局五更鐘。不由  
你心不慟，俺待睜開醉眼問天公！仿佛王仲瞿「來  
抱琵琶哭大王意」也。續離騷爲獄中作，以炭屑書  
於紙背。四壁皆滿，取亂平後，閱人錄而傳之者。○  
【嵇宗孟】淑子清——一六六二頃江南安東——一  
作山陽——人天資穎異，善屬文。中順治舉人。歷官杭

嵇

州府知府，乞歸。荐舉博學鴻儒，以疾辭，不赴。宗孟詩  
頗纖巧，有立命堂集初集若干卷，二集十三卷。  
【嵇喜】公穆，魏——云五頃，雒陽人。嵇康之兄，舉  
秀才爲太僕宗正，遷物州刺史。晉太康三年爲徐州  
刺史。著有文集二卷。《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一卷。  
【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此本凡詩四十七篇，  
賦一篇，書二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  
而雜著中嵇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共六十二篇。爲  
明黃省曾所輯。按康集早佚，至宋僅存十卷，此本卷  
數雖同宋本，亦多所散佚。有明嘉靖乙酉黃省曾仿  
宋本，板心下有南星精舍四字。程榮校本。汪刊本  
百三名家本一卷，乾坤正氣集本，持靜室有願沅以  
吳匏庵鈔本，校于汪本上。  
【嵇阮】三曹七子，樹了曹魏文學底前茅；而作曹  
魏文學底後勁的，有嵇康阮籍兩人，世稱嵇但。但他  
們底作品比較起來，嵇雖託論清遠，而難免峻切，阮  
却壯勁淵深，並擅其勝，所以可說阮勝于嵇。然而他  
們兩人，都是篤好老莊的，所以詩篇中都含有虛玄

曠達的老莊思想。曹氏以刑名綜覈的術數，矯漢末儒術底頹弊；流風所煽，到正始中又由中商而變爲老莊。王弼、何晏始唱玄論，嵇阮等繼起，跟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並稱竹林七賢。他們底行爲，以狂放任達相尚，不顧禮法，而把老莊思想，運化入文學作品中。這種風氣既開到了晉代，便成爲清談誤國的局面。本來這一點反抗禮法的精神，頗跟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反抗精神相像；但效果竟跟他們相反，似乎是不可解的。然而要知道歐洲底文藝復興，是從靈的變到肉的，從虛玄的變到實際的，從出世的變到入世的，從非人生的變到人生的。而中國正始時代的反抗禮法，卻一一都跟他們相反。所以結果便不同了。嵇阮並有辭賦，嵇底琴賦，雖被蕭統認爲他底代表的作品，而發揮他底老莊思想的，卻在模仿卜居的卜疑一篇；至于阮底發揮老莊思想而可算他代表的作品的，有大人先生傳一篇。<sup>2397</sup>

【嵇含】君道，魏一二六三至三零六鞏縣毫丘人，嵇紹之姪。卒年四十四。好學能文章。舉秀才，除郎中。

時弘農王粹以貴公主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爲之讚。含爲弔文以譏之，粹有媿色。永興中（三零四年左右）累官襄城太守。後依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好薦達賢才，弘待以上賓禮。陳敏作亂，宏荐爲廣州刺史。會弘卒，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勸有隙，勸恐不利於己，乘夜掩殺之。明年，懷帝即位，諡曰憲。含自號毫丘子，所著南方草木狀，敘述最爲典雅。有文集十卷。（唐書經籍志）

<sup>23977</sup>【館秀園詩詞選】二卷。清山陰杜首昌撰。有康熙刊本。

<sup>07</sup>【館秀園詞】一卷。清山陽杜首昌撰。有康熙刊本。附館秀園集後。

<sup>2397</sup>【館錄詞】二卷。清揚州王壽撰。有道光刊本。

<sup>5</sup>【館春園】一本。明沈孚中撰。傳奇。

<sup>2399</sup>【林坡詩稿】七卷。附錄一卷。明黎貞撰。貞詩雖所

造未深，而風格尚爲道上，惜此本掇拾於殘闕之餘，其菁華已不概見矣。

2408  
【林莊集】清馬之瑛撰。

442  
【續雋】四卷。清蕭士琦撰。是編選自漢至宋尺牘。

240  
【牒】參看竿牘條。

2411  
【牒草】四卷。明趙宦光撰。此集皆其尺牘。

2411  
【豔雪齋詩評】二卷。詞曲評一卷。題石公撰。皆雜

採明人詩話詞話手錄成帙，非所自撰。

【豔雪堂詩集】清嘉慶間張晉撰。

107  
【豔雲亭】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17  
【豔歌何嘗行】（瑟調曲）宋志三「豔歌何嘗，一

曰飛鵠行。」樂府詩集卷三十九作豔歌何嘗行。此

篇蓋夫婦遠別之詞，四解皆以雙鵠為喻，趨始寫實，

格局極為別致。「銜汝」「負汝」真能將純摯的

愛情寫得如見。玉臺新詠卷一亦著之，謂為古樂

府詩，題為雙白鵠，其詞稍異，變為純粹五言詩曰：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將五五羅，別行不齊。

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律徊。

吾欲啣汝去，口喙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頽。

樂哉新相知，愛來生別離。踟躕顧羣侶，淚落從橫垂。

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朝。宋志所列語，不如玉臺

新詠之整齊，聲韻亦不如玉臺新詠之調諧。考宋書

作者沈約，生於宋元嘉十八年（西後四四一）卒

於梁天監十二年（西後五一三）玉臺新詠選者

徐陵，生於梁天監六年（西後五零七）卒於陳至

德元年（西後五八三）由此知此首白鵠行，先為

語句不齊之歌，至徐陵選玉臺時，則漸變為純粹五

言矣。由此知樂府歌行多社會產物，先有雛形，然後

迭經修改，成功現在之況。由此知其中通篇五言之

歌，每非原為五言，而為五言盛行之後，漸次修改而

成者。胡適之不知前一首始見宋志，祇據樂府詩集

送，以後一首先於前一首，謂「故從漢樂府到郭茂

倩，這歌辭雖有許多改動，而『母題』始終不變。」

（白話文學史第七章）遂成為漸修改而漸不完

美之現象，而文學演化之過程，益紛亂不可理矣。

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豔歌何

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鵠二篇。」而所列則祇有此

篇與魏文帝「何嘗快，獨無憂」一篇，言「二曲皆

樂所奏。此篇首句適曰「飛來雙白鵠」。文帝集中又無古白鵠之篇。則此是否文帝作，頗難臆定。然

鏡歌中有文帝臨高臺一首。後一段與豔歌何嘗行大同小異。胡適之謂文帝采豔歌何嘗行，改為長短句，作為新樂府臨高臺的一部分。馮惟訥詩紀謂文帝曲「三段辭不相屬」。鵠欲南遊以下，乃古辭飛鵠行也。一魏卷之二。今案臨高臺初本漢曲，其詞甚短。（見前）文帝按譜製詞，似亦不宜過長。余是以頗疑「鵠欲南飛」以下，乃古辭錯附，但無古證，未敢主張。約之，文帝此歌末段，與宋志玉臺所載，皆由同一母題，胡氏之言固不謬。其謬在混亂燮變之蹟耳。」

【豔歌行】<sup>2121</sup>

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古今樂錄；豔

歌行非一，有直云豔歌，即豔歌行是也。若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亦皆豔歌。樂府解題古辭云：「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一言燕尚冬藏，夏來，兄弟反流，蕩他綠，主婦為綻衣服，其夫見而疑之也。按豔歌亦名妍歌。羅敷又何嘗入大曲。雙鴻及福鍾均亡古辭。

惟存翩翩堂前燕及南山石窺窺二篇，見宋志。又有今日樂上樂一篇亦存。」

【豔歌行】樂府相和歌大曲篇名。樂府解題：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也。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云：豔歌何嘗行。歌文帝何嘗古白鵠二篇。樂府詩集三十九一曰：飛鵠行……「念與」下窮趨。按古辭存宋志，亦入瑟調。」

【豔歌羅敷行】<sup>6</sup>

（相和曲）一名陌上桑。古今注曰：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越王登臺見而悅之，因引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吳兢曰：「按其歌詞，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與舊說不同。」今案此與羽林郎董嬌鏡皆豔麗之故事詩，蓋社會有此等傳說，而好事文人，遂翦裁點綴以入詩也。詞載宋志三，其第一解言



羅敷之美妙在寫見羅敷者，為其美所攝取，搔耳抓腮，坐立不定，及神情稍靜，始知己事久廢，而互相戲怨曰：「你但坐觀羅敷姿態橫生，真是筆飛色舞。第二解敘使君欲邀取共載，第三解感誇其夫以拒使君之求。」

【**豔婚野史**】四卷，十二回。有醒醉軒刊本題。「江海主人編」第一回語氣承接上文，似續書。

鉛印本。  
【**豔陽天**】北平流行俗曲（嶺兒調）白雪遺音選

【**豔陽天**】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刻本。  
【**豔陽天百草爭鮮**】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豔陽天和細**】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

木刻本。

【**豔情小說**】在唐人傳奇有霍小玉傳，蔣防撰，（見唐代叢書）。其內容係敘霍小玉一進士李益的一段纏綿慘惻的戀愛史。李娃傳，白行簡撰，（見唐代叢書）。敘述常州刺史滎陽公之子，和長安名妓

歧 什 射

李娃的一段戀愛史。章臺柳傳，許堯佐撰，（見唐代叢書）。敘韓翃情人柳氏，蕃將沙叱利所劫，俠士許虞侯將她贖回，會真記，元稹撰，（見唐代叢書）。敘崔鶯鶯和張君瑞的相戀史，後人取為西廂記的題材。游仙窟，張文成撰，（見唐代叢書）其內容今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是張文成奉使河源，迷入神仙之窟，受十娘，五嫂，兩仙女底款待的事。」此外尚多

至以後章回小說，豔情之作尤繁，見人情小說條。

【**歧路燈**】二十卷，一百五回。有傳鈔本。清李海觀撰。首乾隆丁酉白序，署「碧園老人」。海觀字孔堂，號綠園，河南新安人，居寶豐，官貴州印江縣知縣。

【**什麼人留下想多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射鹿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海天琴思錄八卷。清侯

官林昌彝撰。有感豐福州林氏刊本

【**射鵠子**】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射鵠子**】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射雕詞**】二卷，續鈔一卷。清永康應寶時撰。有光

緒吳中刊本。

【射雁】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射堂詩鈔】十四卷。明吳夢陽撰。此編雖曰詩鈔，

實即其全集。

【化胡成佛】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化書堂初集】三卷。附蘼蕪詞一卷。清仁和譚獻

撰。有感豐刊本。

【化人遊】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仕國弦歌錄】四卷。附笛棊詞二卷。清高郵夏寶

晉撰。有道光未能信齋刊本。

【仕隱圖題詞】不分卷。清武昌范志熙撰。有感豐

刊本。

【壯遊編】三卷。明王叔承撰。此集其初入都時作

也。

【壯學齋文集】十二卷。清長沙周樹槐撰。有感豐

刊本。

【壯學堂詩稿】清咸豐間許亦崧撰。

【壯懷堂詩稿】十卷。清侯官林直撰。有感豐刊本。

【先生祭靈】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先生殺學生】北平流行俗曲。永順堂馬記。木刻

本。

【先生嘆】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先進遺風】二卷。明耿定向撰。是書略仿宋人典

型錄之體。載明代名臣遺聞軼事。大致嚴操守礪品

行存忠厚者為多。又多記居家行己之細事。而朝政

罕及焉。有明刊本。秘笈本。

【先秦文學書目舉要】這個書目，所舉大約以版

本較舊易於購得者為主。其間也有購備不易而為

參攷必需的，茲姑舉其名目，以供參攷。再本目所舉

也不過幾部總集與專集；至於研究文字，除見解較

新刊有專冊略為舉示外，其餘概不羅舉。讀者有興

當能羅致也。一古詩紀。明馮惟訥編。今不易購得。此

書前十卷搜羅古逸詩甚為詳備。雖大多不可據信。

但很可參閱。二古詩源。清沈德潛編。普通版本甚多。

中華書局有四部備要本，印刷較良。此書所載古逸

詩較前書為雅。普通參閱此書已夠。三全上古三代

文。清嚴可均編，恐亦不易購得。網羅上古三代散佚文字，更爲詳備。上海醫學書局似亦有同樣之輯，可供參攷。四、毛詩注疏。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此書解詩甚詳，惜爲傳統思想所束縛，致所解均無可觀。惟爲自來解詩的要籍，也好做個參攷，儘可自立主見。普通版本甚多，以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爲較佳，並於卷末附有校勘記，考訂頗詳。五、詩集傳。宋朱熹撰，爲攻擊前書的要籍，頗盛行於當時。然其說仍有未愜意處，未能全露詩的面目。普通版本亦多，且作爲讀本。六、三百篇演論。蔣善國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爲研究詩的書籍，會集自來諸說，評下結論，頗有見地。七、中國詩史卷上。陸侃如馮沅君編，上海大江書舖出版。此書內有詩經時代一篇，頗於詩有新的解釋。惟爲史體，故將詩的產生時代，亦略有說明。八、周易注疏。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九、尚書注疏。漢孔安國傳（實係偽託）唐孔穎達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一〇、尚書古文疏證。清閻若璩撰，普通版本甚多。

先

此書爲攻擊古文書尚最有力的，把古文尚書偽託的地方，引疏得很詳細，可供參閱。一一、禮記注疏。漢戴聖編，鄭玄注，唐孔穎達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一二、七戴禮記。漢戴德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有四部叢刊本，係影宋本。一三、春秋左傳注疏。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一四、左傳真偽攷。陸侃如譯，又有胡適長序，上海新月書店出版。對於左傳的作者，有所考證。一五、論語注疏。魏何晏集注，宋邢昺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一六、論語集注。宋朱熹撰，普通版本甚多，有四書集注本。一七、孟子注疏。漢趙岐注，宋孫奭疏，亦有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一八、孟子集註。宋朱熹撰，普通版本甚多，有四書集註本。一九、國語。漢韋昭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有四部叢刊本，又有韋解補正本可參閱。二〇、戰國策。漢高誘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又有補註本可參閱。二一、逸周書。一名汲冢周書，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二二、山海經。晉郭璞注，普通版本甚

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二、穆天子傳。晉郭璞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三、老子道德經。漢河上公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宋本。又有道藏單行本，續古逸叢書本，均印刷精良，不亞原刻。四、莊子。晉郭象注，一稱南華真經。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校明本。又有道藏單行本，續古逸叢書本。五、莊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有原刻本，集諸家解釋，冶於一爐。二、列子。晉張湛注，一稱冲虛道德真經，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一稱冲虛道德真經，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宋本。亦有道藏單行本。二、八墨子。清畢沅校，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道亦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二、九、墨子閒詁。清孫詒讓撰，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有原刻本，文解釋頗詳。又有墨子閒詁校補，爲李笠所撰，可參閱。三、荀子。唐楊倞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宋本。三、荀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普通版本

甚多。商務印書館有原刻本。此書集諸家注解，頗可參攷。三、晏子春秋。清孫星衍校，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三、管子。唐房玄齡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宋本。三、韓非子。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爲清黃堯圃校，係影宋鈔本。三、韓非子集解。清王先謙撰，普通版本甚多。此書集合諸家校釋，最便觀覽。三、六、呂氏春秋。漢高誘注，普通版本甚多。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本。三、七、楚辭。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普通版本甚多。惟見解甚爲陳舊，處處以怨君爲對象，於是香草美人，亦一變而爲暗君刺王。商務印書館亦有四部叢刊本，係影明覆宋本。三、八、楚辭集注。宋朱熹撰，此書即爲攻擊前書而作，並附辯證，後語八卷，故篇幅與前書亦有參差，惟於屈原宋玉諸作，仍未改動。可參閱。普通版本甚多，所見亦未盡愜人意。三、九、屈原陸侃如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有屈原評傳，屈原作品，及附錄校勘記，與可疑作品，爲最近用新的方

法來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書。四〇宋玉陸侃如編，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其體裁亦如屈原，對於研究宋玉作品，也有新的見解。四一古文苑不知何人編，普通版本甚多。其中有宋玉的偽作與李斯的石銘文，可供參攷。四二史記漢司馬遷撰，注釋者甚多，版本亦夥。此書我們現在只讀牠有關於本卷幾個作家的傳記，以供參考，別的可暫不讀。

【先秦詩歌】先秦時代的學術思想，甚為發達，而文學則較差。當時除了詩經與楚詞可稱為偉大的作品，餘幾無可稱。故欲研究中國文學，應自詩經與楚辭始。至詩經時代以前的東西，如堯時的擊壤歌，康衢歌，舜時的卿雲歌，南風歌，禹時的塗山歌，以及箕子的麥秀歌，伯夷叔齊的采薇歌，不是記載該歌的原書是偽作，便是詩的體格與當時不相符合，所以我們只好在這裏缺疑不論了。

【先秦子史中有寓言而無神話】前人以為先秦諸子也多神話，吾却以為不然。因為諸子中確也偶有敘述神人行事或形像的文字，可是十九出之作

者自撰，而是用來作為他的學說的證明的。所以是寓言而非神話。而且在實際上，除了莊子外，列子非先秦之書，其他却也難得用神人的行事來作成寓言的。莊子中寓言最多，但類似神話的寓言也不很多。略舉如後：「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以上逍遙遊）「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儻與忽時相與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

而潭沌死。」（應帝王）他如在宥篇的雲將遇鴻濛，秋水篇的河伯遇北海若，他們本身是神，而所談都是人話，那是神話而人話化了。孟子中有一齊人有一妻一妾一章，也是一篇文辭生動的寓言，後人每譽爲己具短篇小說的雛形，且曾經後世戲劇家取爲題材。韓非子中的內儲說上下，外儲說左上下及右上下六篇，自來文學家也都把牠們作短篇小說看待，但其中所引大半爲史實，盡目之爲小說，很不妥當，且可當小說的名的，也盡是些寓言，與後世專重記述及描寫的小說亦全不同。約舉數則如左：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因毀新，今如故袴。」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

之門。」鄭縣人卜子妻之市，買鬻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鬻。」鄭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以上皆外儲說左上）「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圍中，渴馬見圍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外儲說右下）「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污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內儲說上）「末段所敘，如加以細膩的摹描，可以成爲一篇艷麗而趣味濃厚的公案小說。韓非子的所以爲後世文學家所推重，看了上面所引，也就可以深思其故了。除去上面所引，先秦的典籍，若戰國策，若禮記，若左傳，若家語，所含神話，寓言尚多，而尤以戰國策爲最。蓋戰國策所載，大都爲戰國遊士用以鞏動人主視聽的言論，故亦十九皆爲寓言，茲舉兩則於

后，以見一斑：「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秦策二）「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齊策二）

【先秦小說】古之所謂「小說」者，蓋對大道而言。故莊子外物篇云：「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道亦遠矣。」觀其以小說大道對舉，則其義自見矣。蓋古之所謂道術者，無乎不在。道之體無所不賅，古者學有專門，亦各有專守，其官師所掌，凡理亂之鉅，物曲之細，皆所謂道也。後世九流百家，莫非六曲之遺，而皆各得道體之一端，乃能持之以成一家之說。於是

得其大者爲大道，儒墨是也；得其小者爲小道，小說百家是也。夫道不一端，則事無偏廢，閭巷委瑣之談，鄉曲野人之語，雖若非大道所存，苟其有裨於人事，足資乎借鑑者，君子取之，詩所謂「詢于芻蕘」，孔氏所謂「不以人廢言」，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斯古之所謂小說而原夫小說之興，與詩同源。詩出民間，小說亦然。詩主諷諭，小說亦然。詩之用，王者取之以觀風俗，知得失，小說又無不然。漢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塗塗說者之所造也。」又云：「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或芻蕘狂夫之議也。」如淳釋之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明乎小說起自民間，而采錄則由官府。嘗考其言，不盡無稽。周近夏官：「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鄭氏注云：「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爲王誦之，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惡。」夫不有采綴，焉能傳誦？不闢懲勸，焉取布訓？然則稗官者，其訓方氏

之流歟？今以古者采詩之事推之，則裨官或訓方氏之采輯四方之傳道（即小說也）其方法及旨趣當無以異。班氏之言蓋可信矣。考先秦所謂小說約有四端：一曰歌謠諺語——歌謠諺語本爲韻文。「三百篇」中多有之；然考其性質實亦古之所謂小說。事有原其始而不可分者，此其一也。約舉其例如左傳引諺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又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國語引諺曰：「衆志成城，衆口鑠金。」又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孟子引齊人之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禮記大學引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韓非子引諺曰：「不蹟於山，而蹟於垤。」（六反）又曰：「虜自費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說林下）又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五蠹）若此之類，雖以悉舉而莫不有至理存焉。是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又桓譚新論所謂「小說家合業殘小語，近取譽論，以作短書，

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者也。（見文選江淹雜體詩李鄴尉從軍注引）故知此等謠諺，雖其一部分見采於詩，而實在古者小說範圍之內。二曰神話傳說——神話傳說，二者不同。初民智識淺陋，見宇宙萬象森羅，往往覺其神異而可驚。基於人類求知之慾望，推理之本能，輒復運其想像思考之力以解釋之，是爲神話之起原。此等神話即爲小說之濫觴。神話稍進而爲傳說。傳說者，異乎神話之全爲想像所虛構，而必以一種史實爲根據，其所根據，又往往粉飾附會，終乃底於荒誕不經。由前言之，凡開闢創世補天立極之說皆是也。由後言之，凡古今一切聖智神勇天縱天授之人與其事皆是也。各舉數例如次：（一）述異記：「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爲四岳，目爲日月，脂膏爲江海，毛髮爲草木。秦漢間俗說，盤古氏頭爲東岳，腹爲中岳，左臂爲南岳，右臂爲北岳，足爲西岳。先儒說，盤古泣爲江河，氣爲風，聲爲雷，目爲電。古說，盤古喜爲晴，怒爲陰。」（參閱藝文一引徐整三五歷記及事物紀原引五運歷年記）（二）淮南子



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熾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頤民，鷲鳥攫老弱。於是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螯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一黑龍水精。」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參閱楚辭天問「康回傾地」條及列子湯問篇）

（3）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下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按大戴禮記五帝德已有宰我問孔子黃帝三百年之文，則黃帝仙去，當亦先秦舊說。）（4）山海經海內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引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天問亦云：「洪泉極深，何以填之？」淮南

先

子墜形訓又謂禹以息壤填洪水（參閱大荒北經禹殺相鯀條）。天問又言「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謂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道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大業拾遺記及嶽瀆經並述之）則禹之治水，借助於神力，戰國時亦有此說。又鯀涸羽淵，其神化為黃熊，並見於昭七年左傳晉語八及楚辭天問（中山經又言鯀化為駕鳥）。此皆鯀禹治水之傳說也。三曰寓言設語——莊子寓言篇「寓言十九」郭象注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成疏云：「寓，寄也。世之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鴻濛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然則「寓言」者，託之他人，寄諸往事，以為說者也。戰國諸子，各執己見，凡欲有所論證，莫不寓言以成其說，而於莊子書為尤多。此在作者為有意杜撰，在後世則為小說之資料，危言之淵藪矣。凡寓言之造作，有二：一為憑空結構，一為附會古事者。其例如下：（1）孟子離婁下篇：「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靡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屢酒肉而後反，問其與其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疇良人之所之也。』

『蛋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屢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此外如宋人掘苗（一公孫丑上篇）一校人烹魚欺子產（萬章上篇）及韓非子之宋人失盜（一說難篇）守株待兔（一五蠹篇）一列子之愚公移山，詹何說鈞，扁鵲換心，紀昌學射（一並見湯問篇）一宋人拾契，伐梧取薪，疑人竊鉄，齊人攫金（一並見說符篇）一等等事，皆此類也。（2）列子說符篇：『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

先達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按此事蓋從左傳影撰而出。左氏宣十五年，楚人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有「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炊」之文。然考是時，下距孔子之生尚四十三年，一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一則此文所謂宋人問孔子云云，實出說者之附會也。四曰：『隱語度詞。』隱之義已詳前章。度者，晉語五載范文子曰：『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韋昭注云：『度，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春秋戰國之時，隱戲之風甚盛。考之傳記，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誦，還無社之求，拯喻晉井而稱麥麴（一左傳宣十二）一申叔儀之乞糧，歌佩玉而呼庚癸，海魚大鳥之喻，漆城鼻馬之諫，凡茲諧隱，並號滑稽。（參閱前章）

然亦不失規勸之意，其道蓋與詩賦之風論相通，亦古者小說之流也。常疑先秦俳倡本亦兼習隱戲之書，若今之鼓詞說書然。故優孟爲楚之樂人，優旃爲秦倡侏儒，而並善隱戲，優施、晉倡也，其暇豫之歌亦爲隱語。降及漢世，東方朔嘗博觀外家語，一見補史記滑稽傳，或謂外家語即傳記小說。一遂善隱謔，而爲滑稽之雄。證知古者滑稽家之隱戲原爲小說之書，殆戰國時本以樂倡而兼掌稗官之事歟？故劉彥和謂「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一文心雕龍諧謔篇。一真卓識也。古之小說，其疆域不外乎此。其在後世，流別寔繁，雖大體亦原本於勤懲，寓情於諷刺，於世道人心不無關係。然作者既多，流品不齊，故或有意幻設，修飾文辭，萬口流傳，無補匡戒，甚或淫褻穢濫，毒詈惡詭，雜出乎其間。然則小說之名，初非賤辭，及巧者爲之，得以售其姦忌者爲之，得以騰其謗，勸百諷一，臧否隨情，而猶囂囂然譁於衆曰：我將以風世正俗也。嗚呼！此與聘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者何異耶？

九流十家之遺，至後世而爲人詬病，豈不以此之故哉？漢志小說家所載小說，自伊尹說至黃帝說，凡九家，二百五十七篇，今其書皆亡。一虞初周說雖出漢人，實爲蒼萃有周一代小說之總集，蓋太平廣記之類。一以意推之，大抵殘叢小語，歷世相傳，遞有增飾。晚周之時，諸子雲興，騰說取勝，於是各本所聞，著之編簡，雖不免矯誣附會，要非盡嚮壁虛造者也。故伊尹鬻子之書不必真出伊摯，鬻熊而謂其爲非先秦之小說則不可。惟自秦火以後，百家語與詩書同罹浩劫，漢興搜殘拾墜，不免多所散亡。至於劉氏七略已二百年，其中難保無秦漢人附益偏亂之處，斯則原書久佚，莫由驗之矣。一諸書雖亡，其散見於古籍所徵引者，尚多有之。一山海經十三篇，漢志列形法家，隋唐志入地理類。四庫全書始改隸小說，故其書遂爲說部之祖。考兩漢諸儒多謂其書伯益所作，其說始於劉歆。歆上山海經表云：「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鮪既無功，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柝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

醫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論衡談天別通等篇及吳越春秋無余外傳並同。凡此諸說，與左傳所稱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之言，蓋同出一源。列子湯問篇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亦指此書言也。史記大宛傳贊以禹本紀山海經並舉，而謂其所有怪物，不敢言之，則其書蓋亦相類。然而必皆託之禹益者，誠以古者地理之書，必與導山導水及掌上下草木鳥獸。楚烈山澤之事有密切之關係故耳。今觀其書，歷載夏后啓奚仲王亥周文王諸人及長沙零陵桂陽象郡等秦漢以後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然逸周書王會楚辭天問爾雅神農本草諸書，並與此經相出入，似又不得因此遽指爲秦以後人所造，其在西漢，則董仲舒規重帝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按論衡別通篇與劉歆表稍異，此參用之），其爲先秦古書，殆無疑義。四庫書目提要疑爲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斯爲達

識矣。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其說甚確。觀大荒東經稱「有困民國，句姓而食」（按有脫誤），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此文尤爲的據。蓋經本圖說，郭璞有山海經圖讚二卷。古者經圖並行，其後圖亡而經猶存，世但見經文，詫爲怪妄，而不知其本出於圖畫也。此等圖畫大抵古人耳目所及，或虛或實，而歷世以來，圖畫遞有增益，故三代秦漢之事皆有之。其中所述，如夸父逐日，精衛填海，十日並出，羿射九日，應龍殺蚩尤，共工殺相柳，啓上賓天而得歌辨，皆爲神話。記異方殊俗，則有女子國，焦僂國，貫胸國，西王母國，乃至鳥飛解羽之鄉，黑齒玄股之國。紀異物珍怪，則有文王玕琪不死之樹，不老不死之草，巴蛇食象，魍魎食人，種種奇談，不可究詰。即其所記山川地理，亦大半恍惚迷離，莫能稽考。遂令秦漢方士，誘惑人主，使傾心於神仙縹渺之境，肆力乎服食長生之事，未始非此書之影響也。

而後世爲文藝者，亦往往取材於是。穆天子傳六卷，記周穆王巡行西土，見西王母及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晉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一說魏安釐王冢，一得此書。世或疑之，然竹書紀年明云：「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與左傳國語楚辭史記秦本紀趙世家歸藏諸書並合，殆非誣也。爾雅釋地，西王母爲四荒之一，蓋西徼國名，豈秦漢以後神仙家所謂西王母哉？至其書則疑戰國時人震眩於鄒子大九州之說，託之往事而爲之，非實錄也。其文多有脫誤，不可盡讀。

【先秦小說之見於漢藝文志者】漢代歷史家以「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爲小說。他們的觀念全與今人所謂小說不同，所以不列神話於小說。漢書藝文志所錄先秦小說凡九家，今皆佚亡，但一考牠們的遺文，那末都是些細碎的雜記，與他們對於小說的觀念完全相合。九家爲伊尹說、鬻子說、周考、青史、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及黃帝說。漢志有注，看他

的口氣，似爲班固所自注。伊尹說二十一篇注：「其語淺薄，似佞托也。」按漢書藝文志道家又有伊尹說五十一篇，今亦佚。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盧橘夏熟。」想來是僅存的遺文了。呂氏春秋本味篇敘伊尹以至味說湯，亦有「青島之所有甘櫨」。照此看來，伊尹說大概是後世食物本草一類的書。鬻子說十九篇注：「後世所加。」漢志道家又有鬻子二十一篇，今僅存一卷，後人以其語淺薄，疑非道家言。觀文選李善注所引逸文，頗與今本不類，似爲雜記。史事之書，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太平御覽卷三百一亦引之。周考七十六篇注：「考周事也。」逸文未見。青史子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遺文今存三事，皆言禮，一見大戴禮記及賈誼新書，一見大戴禮記，一見風俗通義，不知當時何以入小說。今引風俗通義所引云：「雞者，東方之

畜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雜記祭也。師曠六篇注：「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托也。」漢志兵陰陽家又有師曠八篇，是雜占的書。中國小說史略說：「逸周書大子晉篇記師曠見大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大子亦自知。」後三年當賓於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說文鳥部引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鶩，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其事跡散見左傳、國語、韓非子、呂氏春秋及說苑。蓋亦雜記瑣事的書。務成子十一篇注：「稱堯問，非古語。」漢志五行又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務成子名昭，見荀子、楊倞注引尸子云：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可見作者思想的一斑。宋子十八篇注：「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宋子名鈺，見荀子及莊子，孟子作宋牼，韓非子作宋榮子，宋人。荀子引其言云：「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莊子天下篇亦稱其「見侮不辱，救民之門，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

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可見他是個具有道家思想而實踐墨家主張的人。天乙三篇注：「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托也。」賈子新書引湯言：「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史記亦引云：「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與注語不類，當另有其書。黃帝說四十篇注：「迂誕依托。」黃帝為道家所托始，其言語行事見引於周秦兩漢之書頗多，即漢志所錄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兵陰陽家有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天文有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歷譜有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五行有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雜占有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醫經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經方有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神農黃帝食禁七卷，房中有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神仙有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黃帝歧伯按摩十卷，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其數量極可驚。黃帝既是位無所不能的

超人那麼在小說家中占一席之地，亦屬當然之事。至黃帝其人之有無，却有待於歷史家的研究，非吾們所敢決定。漢書藝文志所謂小說，既如上述，實非盡可隸文學範圍。但彼既稱為小說，吾人欲明白前人所稱小說的觀念，自當不嫌瑣繁，作一番內容的探討，以開示一般迷信盲從舊說的人。

【佐龍飛】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他山詩鈔】二卷。清海甯查慎行撰。有原刊本。

【他山賸簡】二卷。清阜甯裴柟撰。有排印本。

【他們都說】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

【他塔喇舒瞻】雲亭清——一七五零頃滿洲正白旗人。一七三九年舉進士。第嘗預修八旗滿洲氏族

通譜。歷官桐鄉、海鹽知縣，以文學飾吏治，廉明風雅，有賢名。性樸厚，屏居委巷，不異寒素。舒瞻詩頗麗逸，詩品在元、白之間。少日以「性愛登臨同謝傳，志存溫飽愧王曾」句得名。著有蘭藻堂集十卷。（清史列傳）

【他其密布庫】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佐他勉佳

【勉齋集】四十卷。宋黃幹撰。是集講義經說三卷，雜文三十六卷，詩一卷。其文大致質直無所彫飾，而詞意淳實，不失為布帛菽粟之言。有清康熙中福建刊本。

【勉齋遺稿】三卷。明鄭滿撰。大旨不詭於正，而頗乏修詞之功。

【勉行堂文集】六卷。清程晉芳撰。有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勉行堂詩文集】三十卷。清歙縣程晉芳撰。有嘉慶刊本。

【佳山堂集】十卷。清馬溥撰。其詩未為精詣。

【佳偶兵戎】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佳蓬山詩存】清乾隆間鄭熊撰。

【佳想軒詩鈔】清道光間廖文錦撰。

【佳期】（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佳期約定】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選鉛印本。

【佳期約定桃花兒放】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文——二——四六五

木刻本。

【佳景堪游】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佳人夜繡花】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夜繡蓮】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夜作鞋】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夜搖媒】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二十三】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佳人人下牙床】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佳人低聲】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佳人戲鸚鵡】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佳人織機】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動了嗔】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佳人生悶氣】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佳人寫書段】又名一枝花捎書。北平流行俗曲。

致文堂木刻本。

【佳人寫恨】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佳人送飯】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木刻本。

【佳人才子供月】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佳人奇文】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佳人獨自頻嗟嘆】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佳人獨坐】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佳人嫌夫秃吵架】見秃條。

【佳人春醉羅幃帳】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佳人採桑】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佳人睡眠遲】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佳人盼才郎悶懨懨坐在綉房】北平流行俗曲。

霓裳續譜木刻本。

【佳人無語】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續選鉛印本。

【佳人無語雙眉皺】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佳人餞行】一名醉後探情人。北平流行俗曲。木



刻本。

【佳人情立在柳陰下】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2421<sub>6</sub>  
【俺家住在楊柳青】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2422<sub>1</sub>  
【仇敵鴛鴦】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仇遠】仁近，一字仁父，宋一二四七至？錢塘人。卒年在七十五歲以外。三續疑年錄據方回文

作生於宋景定二年，即一二六一年。此從金淵集紀事一詩注云：「淳祐丁未亦早，余始生」改推。居餘

杭溪山之仇山，自號山村民。宋末與白珽齊名，稱為

「仇白」。元至元中（一二七九年前後）嘗為溧陽教授。旋罷歸，優游湖山以終。遠著有金淵集六卷，山村

遺集一卷。

【仇遠詩】遠在宋末，與白珽齊名，號曰仇白。厥後張翥張羽以詩鳴於元代者，皆出其門。他所與唱和

仇倚

者，周密趙孟頫吾邱衍鮮于樞方回黃晉馬臻，皆一時名士。故其詩格高雅，往往頡頏古人，無宋末粗獷之習。方鳳序述遠之言曰：近體吾主唐，古體吾主選，其宗法之正如此云。

【仇遠詞】遠著有無絃琴譜。其慶春宮詞云：江影涵空，山光浮水，畫樓直倚東城。落葉聲稀，歸鴻聲杳，晚風卻遞鐘聲。去天咫尺，祇疑是齊雲摘星，闌干凝佇。愁見垂楊，烟絮紫紫，官梅冷笑相迎。怕繁枝容易凋零，因念吟仙鶴去，斷橋誰賦疎清。染雲如黛，這雪

意看看做成，有誰知得。庾信聞愁，陶令閑情，此詞用周美成清真詞原韻，則必依周舊譜可知。今以周詞相較，換頭第二句少一字，因念吟仙鶴去一句少二字，且當分作四字兩句，然詞意已足。或山村意為變通歟。云

2422<sub>1</sub>  
【倚玉堂文鈔】不分卷，附填詞不分卷。清蕭山周之道撰。有康熙刊本。

107  
【倚雲停詩存】清光緒間馬功儀撰。

【倚雲樓詩】清同治間金其恕撰。

文——二——四六七

【倚雲樓詩餘】一卷。清嘉興金其恕撰。有光緒刊本。在倚雲樓集內。

【倚雲樓詞草】一卷。清海鹽朱美英撰。有道光刊本。附倚雲樓遺草後。

【倚雲樓集】三卷。清嘉興金其恕撰。有光緒刊本。【倚雲樓遺草】一卷。附詞草一卷。清海鹽朱美英撰。有道光刊本。

【倚雲閣詩集】一卷。清汪灝撰。是集為王士禎所定。

【倚雲閣詞】一卷。清丹徒張友書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倚紗窗】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倚紗窗】北平流行俗曲（嶺兒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倚紗窗聽玉漏】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倚蘿山館詞鈔】清光緒間梁祚昌撰。

【倚杖吟】五卷。清釋古風撰。有嘉慶士禮居刊本。

【倚松老人集】二卷。宋饒節撰。節嘗為曾布客。後與布書論新法不合。乃祝髮為浮屠。原集十四卷。今僅存二卷。大半為僧後所作。陸游稱北宋詩僧。以節為第一。按四庫依鈔本。許氏有舊鈔本二卷。釋超後跋。宋牧堂有宋刊本二卷。常熟陳氏有舊鈔本。有宋慶元己本黃汝嘉重刊一條。

【倚松閣詩鈔】清道光間馮錫鏞撰。

【倚晴樓六種】韻珊諸作。帝女花、桃溪雪、為佳。茂陵絃次之。居官鑑最下。此正天下之公論也。帝女花二十折。賦長平公主事。通體悉据梅村艷詩。而文字哀感頑豔。幾欲奪過心餘。雖敘述清代殊恩。而言外自見故國之感。惟佛貶散花兩折。全拾藏園唾餘。於是陳煥徐鄂輩無不效之。遂成劇場惡套矣。桃溪雪記吳絳雪事。絳雪善書畫。通音律。尤工於詩。永康人。歸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於閩。其偽總兵徐尚朝等。寇陷浙東。及攻取金華。過永康。豔絳雪名。欲致之。永康故無城可守。眾慮蹂躪。邑

父老與其夫族謀以絳雪紆難絳雪夷然就道至三

十里坑以渴飲給賊即墜崖死通本事蹟如是其詞

精警濃麗意在表揚節烈蓋自藏園標下筆開風化

之旨而作者皆矜慎屬稿無青衿挑達之事此是清

代曲家之長處韻珊於收骨弔烈諸折刻意摹神洵

為有功世道之作惟淨丑角目止有紳閥一折似嫌

冷淡此蓋文人作詞偏重生旦不知淨丑觀託愈險

則詞境愈奇論者謂乾隆以上有戲有曲嘉道之際

有曲無戲咸同以後實無戲無曲矣此中消息可與

韻珊諸作味之也他作從略

【倚晴樓詩集】十二卷清海鹽黃燮清撰有感豐

拙宜園刊本

【倚晴樓詩餘】四卷清海鹽黃燮清撰有感豐拙

宜園刊本在倚晴樓全集內

【倚晴樓七種】清黃燮清底戲曲集即茂陵絃帝

女花春今原鴛鴦鏡凌波影桃谿雪居官鑑七種其

中以帝王女與桃谿雪為上乘之作云

豐拙宜園刊本

【倚雅堂集】清寶遴奇撰

【倚門】一本黃方儒撰雜劇

【倚雅集】十二卷清寶遴奇撰文五卷詩六卷

石印本  
【倚雅集】一名五更裏新倚雅調上海流行俗曲

【偽詞辨證】楊廣（隋煬帝）的望江南八首是假

古董中最早的一批這八首詞見韓偓的海山記海

山記說楊廣起西苑鑿五湖作湖上八曲令美人歌

之現在我們舉一首為例「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

板輕聲銀線暖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春殿

曉仙豔奉杯盤湖上風煙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

帝主正清安（其七）這八首詞的偽證有三（一）

（二）海山記是偽書非韓偓作關於這一點魯迅曾指

出下列二證一海山記在古今逸史與古今說海中

皆不著撰人惟唐說奮題為韓偓作二韓偓所作惟

金鑿密記一卷詩二卷香奩集一卷「雖賦豔詩未

為稗史」唐宋傳奇集附稗邊小綴（二）段安節

樂府雜錄說，望江南係李德裕鎮浙日，爲亡姬謝秋娘作。李德裕爲中唐人，是望江南成於唐中葉，何得謂楊廣作望江南？（3）劉毓魁詞史說，唐人所作望江南皆係單調，至宋方加後疊。楊廣何得竟作雙調？

■第二批假古董託名於盛唐的李隆基（玄宗）和李白。李隆基本是位通音律，能文章的风流帝王，故據碧雞漫志，輦下歲時記，開元軼事，梅妃傳諸書所載，如荔枝香，雨淋鈴，秋風高，一斛珠等調，皆和他有關。不過這些書多是好事者所爲，難以盡信，而且歌辭不傳，我們當然存而不論。今傳的李詞只有好時光，載全唐詩中（詳前）所謂託名於李隆基的假古董，即指此詞說的。全唐詩雖是較可信的書，但此詞則有討論的餘地。我們的理由是（1）郭紹孔詞譜說，「此詞層作，非明皇筆也。」（毛先舒填詞名解注引）（2）這首詞辭縱然出李隆基手，也是詩而不是詞，所以我們不能據此詩而說李隆基有詞流傳。■託名於李白的假古董最多，最有名，最使人信以爲真。這批假古董是（1）「仙女下」（桂殿秋）。

（2）「河漢女」（桂殿秋）（3）「雪蓋宮樓閉」（連理枝）（4）「淺畫雲垂帳」（連理枝）（5）「平林漠漠煙如織」（菩薩蠻）（6）「游人盡道江南好」（菩薩蠻）（7）「舉頭忽見衡陽雁」（菩薩蠻）（8）「蕭聲咽」（憶秦娥）（9）「禁闌春晝」（清平樂）（10）「烟深水闊」（清平樂）（11）「鸞衾鳳褥」（清平樂）（12）「畫堂晨起」（清平樂）（13）「禁闌秋夜」（清平樂）。這幾首的偽證，我們依次分述。關於桂殿秋，有二條：（1）古今詞話說，「唐詞載李德裕步虛詞，即雙調搗練子。唐詞本無換頭，搗練子本無雙調，近刻列爲李白桂殿秋二首。李集之考數者多矣，不聞菩薩蠻，憶秦娥而外，別有桂殿秋也。吳虛臣得於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倚其聲歌之，其說亦未足信。」（歷代詩餘引）（2）茗溪漁隱叢話說，「桂花曲二首，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沈絳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作，未詳孰是。」（詞林記事引）關於菩薩蠻的有四條：（3）湘山野錄說，「此詞『平林漠漠煙如織』寫

於鼎州滄水驛，不知何人作。魏道輔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風集於曾子宣內翰家，乃知李白所撰。〔歷代詩餘引〕以李白的才名，若有此作，自必傳誦一時，今云初「不知何人作」，可見當時人多不以此詞出李白手。(4)「李詞遊人畫道江南好」一首，顯然是把韋莊的「人人盡說江南好」及「翠屏金屈曲」等詞割裂點竄而成的。(5)李詞「舉頭忽見衡陽雁」一首原是宋人陳以莊的作品。蕙風詞話謂見於閩詞鈔，一尊前集誤歸之李白名下。(6)筆叢說「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按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登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尚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關於菩薩蠻和憶秦娥的有二條：(7)筆叢說「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為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咸以為然，予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即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為，甯

偽

屑此事？且二詞雖工麗，而氣亦衰頹，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霄壤。藉令真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書李赤姑熟耳。(8)按李太白集王琦注說：「宋黃玉林絕妙詞選以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為百代詞曲之祖。然考古太白集中，缺此二首，蕭本乃有之。其真贋誠未易決定，筆叢所辨，未為無見。」關於清平樂的有一條：(9)按筆叢說「太白清平樂，蓋五代人偽作。因李白有清平調，故贋作此詞傳之。」關於李詞全體的有二條：(10)按樂府詩集遍載李白樂府歌辭，並收中唐的憶江南、調笑諸詞，而不及李白菩薩蠻諸闕。可知李實未作詞。(11)按中唐詞人（張志和白居易等）的作品，句法和意境都近於詩，而遠於詞。蕙風詞話說：「唐賢為詞，往往麗而不流，與其詩不甚相遠。」即是此意。因為在詞的初期，詩詞尚未有顯著的分化之故。李白早於白（居易）劉（禹錫）為什麼李詞的句法和意境竟距詩很遠？如

便被破壞了。總之，文人作詞，總在八世紀後期。在這個時期以前，隋與初唐不必提了，就在盛唐也，因為是近體詩的全盛時代，才人們都致力於此，不及其他。詞在八世紀前期，也許已在民間醞釀了，但這種醞釀也，只等於水的伏流而已。

【備忘集】十卷。明海瑞撰。按瑞為人孤忠介節，故其文勁氣直達，亦有凜然不可犯之概。有清康熙刊本，作海忠介集六卷，康熙中海廷芳刊本。

【德衆堂壽言】不分卷。清餘杭嚴沆撰。有原刊本。

【德宗宮人詩】唐奉恩院王才人養女，名鳳兒，亦知詩，曾題詩於葉上。貞元中，為賈全虛得之，見詩悲想，徘徊溝上，為街吏所獲。金吾奏其事。德宗詢之，知為鳳兒所作，因召全虛投金，吾衛兵曹，妻以鳳兒。其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1123

【德祥】俗姓不詳，字麟洲，號止菴，明一三三八三頃錢塘人。與宗泐同時。洪武中，住持徑山。嘗因西園詩忤上意。德祥工詩，著有桐嶼集四卷。

【德壽集】四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道光刊本。

【德陰堂集】清乾隆間阿克敦撰。

【德素堂詩存】清馬廷芳撰。

【德靜】俗姓不詳，字如鏡，元一三零二頃錢塘人。奉定天歷間，嘗與仇遠、馮子振、白珽諸人遊。德靜詩皆五七言律體，著有山林清氣集一卷，續集一卷。

【德星堂文集】八卷。續集一卷。河工集一卷。詩集五卷。清許汝霖撰。汝霖才思富贍，集中諸體皆備，惜此集授梓之時，舉其平生手跡一字不遺，未免不能割愛耳。

【德風亭詞】一卷。清江甯王貞儀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德風亭初集文】九卷。詩三卷，附詞一卷。清江甯王貞儀撰。有蔣氏慎修書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俠士傳】日本船載目有快士傳，二者必有一誤。

參看韓魏小史條。

【俠女傳】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俠義佳人】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此書余僅見

中集自二十一回起至四十回止不知後集曾否出書。邵振華女士撰。女士績溪邵班卿之女。歸桐鄉勞氏。勞玉初先生長媳。

【俠義風月傳】明末清初的人情小說。詳見好述傳條。

【俠義小說】清世宗的篡奪帝位，是清史中一件最令人注目的事。因此，他養了許多死黨，都是些飛簷走壁之徒；又消滅了許多反對黨，藉以鞏固他的地位。君主有了這樣的愛好，於是民間遂有種種武俠的故事產生；但這種俠客，都能扶弱鋤強，為民洩怨，而又不背忠義，和專做他人走狗的已不同。這種種故事，當和水滸也不無多少關係。她們的不同點：水滸是寫山澤間的英雄，團結起來反抗當時的不良政府；俠義小說中的英雄，大都混迹朝市，專剷除一切土豪、貪官、污吏。由這二種不同的英雄思想，可以窺見二個不同的時代背景，和人民對於當時政府與官吏所抱的反抗態度。最顯著的就是三俠五義、小五義、施公案、七劍十三俠……等，而兒女英雄

俠

傳評話為例外。兒女英雄傳與鏡花緣一樣，也是以女子為主人翁的。原本有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作者為道光中的文康，他是滿洲鑲紅旗人，費莫氏，字鐵仙，大學士勒保的次孫。曾為郡守，擢觀察，丁憂旋里，又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他家世本貴盛，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晚年，塊處一室，僅存筆墨，乃作此書以自遣。升降感衰，俱所親歷，與曹雪芹作石頭記時，有同樣的感慨。不過一為寫實的一為理想的一則徘徊於十字街頭，一則憧憬於象牙塔中，故主旨作風均各異趣。卷首有雍正及乾隆時人序，都是作者故布疑陣。是書初名金玉緣，又名日下新書，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最后題為兒女英雄傳評話。內容的大略是如此：有俠女何玉鳳，父為宰相，紀獻唐所殺，乃假名十三妹，滄跡山林，一心報仇。她武技至高，在各處行俠。某日，遇孝子安驥受厄，救之出險，以是相識，而又漸稔。後紀獻唐為朝廷所誅，玉鳳雖未手刃仇人，而父讎則已報，欲出家，然卒為人勸阻，嫁於安驥為妻。同時，她又媒介了

張金鳳爲他的妻，她乃曾與他同遇難，而又同爲玉鳳所救者。驥後爲學政。二妻各生一子。書中人物亦大抵隱約可指。如紀獻唐爲年羹堯，安驥之父爲作者自況，因諸子不肖，乃反寫安驥之榮貴，聊以自慰。作者的見解，處處爲傳統的道德觀念所束縛，時時以傳道者的面目與讀者相見，頗使人憎厭。但全書都以純粹的北京話寫成，在方言文學上很占重要，和石頭記所用京語同樣流利可誦。有人作續書三十二回，文意並拙，且未完，說有二續，大概都爲書賈所編造。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諸書，所敘英雄都不止一人，與水滸傳同。三俠五義原名忠烈俠義傳，出現於光緒五年，凡百二十四回，爲石玉崑作。此書在中國社會上影響甚大，彭公案……等都是繼其軌而作的，這類書大都描寫勇俠之士，遊行村市，除暴安良，爲國立功，而必以一個有名的大官爲中樞，以總領一切豪傑。三俠五義中的領袖爲宋代的包拯，有三俠——展昭、歐陽春、丁兆蕙——及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白玉堂——做他的羽翼，到

處破大案，平惡盜，並定襄陽王之亂。包公的故事，在元人戲曲中已感見敘寫，明人又作龍圖公案十卷，亦名包公案，記包公所斷奇案六十三件，文意甚拙。後又有人演爲大部，仍稱龍圖公案，則組織嚴密，首尾通連，爲即三俠五義的藍本。包公案的「五鼠鬧東京」本爲一椿神怪故事，在三俠五義中却却變做人的綽號，而成了武俠的遊戲故事了。後俞樾見此書，大爲歎賞，頗病開篇「狸貓換太子」之不經，乃援據史傳，別撰第一回，又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爲數已四，又有小俠艾虎，艾虎之師黑妖狐智化及小諸葛沈仲元，均爲俠士，乃改名七俠五義。後又有忠烈小俠五義傳及續小五義傳，相繼出現於京師，皆一百二十四回，專敘平定襄陽王一事，而止於衆俠士皆受朝廷封賞，中間亦串插衆俠士在江湖間誅鋤惡霸事。序中亦稱爲石玉崑原稿，或疑石玉崑爲北方之平話家，爲柳敬亭一流人物，如彈詞家之有俞遇乾與馬如飛。又有正續小五義全傳，凡六十四回，即取二書合爲一部，去其重複，汰其鋪敘，省略成五



十二回，末又如八回而成，不很通行。施公案一名百斷奇觀，凡九十七回，出於三俠五義之先（道光中）未知作者姓名，敘康熙時施世綸事，而文辭殊拙直，在一般社會上，勢力亦甚大，今人無不知有黃天霸者，即無不知有施公案。又有施公洞庭傳，今已出至甲至己集，共二百四十八回，尚未完，主人翁亦為施世綸（書中都作施仕綸），出於三俠五義之後者。有彭公案一百回，為貪夢道人作，敘彭朋於康熙中微行訪案，許多俠士為之幫忙，事文辭亦甚枯拙。此外同類的書，在光緒二十年左右，却出了不少。最通行者，有永慶昇平九十七回，為潞河張慶瑞錄哈鋪源演說，敘康熙帝變裝私訪，及除邪教，平逆匪諸案，後又續一百回，亦貪夢道人作，今尚有續作，迄未終止。又有聖朝鼎盛萬年青八集，又名乾隆巡幸江南記，無撰人名，則記乾隆帝以大政付劉墉，陳宏謀，自遊江南，歷遇奸徒犯法，英雄効命的事。餘如七劍十三俠，七劍八俠十六義……等，其類尚多，後又有劉公案（劉墉）、李公案（李丙寅）而施公

妝 侍

案亦續至十集，彭公案續至三十集，七俠五義則續至二十四集。然千篇一律，語多不通，大概因非出一人之手，而作者又多，影為書賈所延聘的無業文人，所以無文學價值可言了。凡俠義小說與公案有一種特色，就是都為平話體，三俠五義和續書的作者石玉崑，本有人疑他是北方平話家。永慶昇平則署名為哈輔源演說，貪夢道人既續永慶昇平，又作彭公案，當為平話家無疑。至於兒女英雄傳評話，作者已自題為「評話」，文康為北方人，習聞說書，故擬其口吻，作是書。所以清代的俠義小說，實直接宋人話本的正脈，而且又是真正的平民文學。惟後來來的擬作及續作者，大都濫惡或平庸，故一盛即又衰落。清末至今，作俠義小說的人仍很多，然除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外，大都不足稱述。

1015

24240

【妝樓摘艷】清會稽錢三錫撰。有道光十三年香

雨軒刊小字本。

24241

【侍雪堂詩鈔】六卷。清遼義黎兆勳撰。有光緒黎

氏刻本，在黎氏家集內。

【待衛論】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待衛嘆】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待制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柳貫撰。貫受經於

金履祥，受史於牟應龍，其文章則得於方鳳、謝翱、吳思齊、方回、龔開、仇遠、戴表元、胡長孺等。學問淵源，悉有所受，故其文章原本經術，精湛宏肆，與金華黃潛相上下。孫仲容有元刊本，又有清順治中刊本，乾隆中刊本，又活字本，明天順癸未刊本，明刊本。

【待清遺稿】二卷。宋潘音撰。詞氣頗涉麤率。

【待蘭軒存稿】二卷。清沈陽王欽霖撰。有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待柏堂詩】清樂嘉藻撰。

【待堂文】一卷。清仁和吳懷珍撰。有光緒十一年刊本，在半厂叢書初編內。

【待堂詩文】一卷。清仁和吳懷珍撰。有咸豐刊本，附復堂詩後。

【偉人傳】此書未見。據小些小話引，云以徐武功

附復堂詩後。

（徐有貞）韓襄毅（韓雍）王新建（王守仁）王成甯（王越）四人爲主，蓋小說中之合傳體。然事迹多不經，全乖於本傳。又四人功業雖可憐，而

以人格論，則亦不免老子韓非之誦（按有貞一行險僥倖小人，除治河外，無一可取，謂功業與三人頡頏亦不倫）據此則書中人物，不出天順成化正德三朝，或是正嘉間人作，亦未可知。

【偉人詩鈔】清乾隆間趙帥撰。

【估客樂】樂府辭曲。西曲辭歌篇名。古今樂錄：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以後，追憶往事而作歌，使樂府令劉瑤管弦被之；教習卒，遂無成。有人啓，釋寶月善解音律，帝使奏之；旬日之中，便就諧合。教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猶行於世。寶月又上兩曲，帝歎乘龍舟遊五城，江中放觀，以紅越布爲帆，綠絲爲帆繩，綸石爲篙，足篙榜者悉著鬱林布，作淡黃袴，列開使江中衣出。五城殿猶在，齊舞十六人，梁八人，舊唐書二十九，梁改其名爲商旅行。

24260  
【貓名兒】北平流行俗曲。

24261  
【儲巖】靜夫，號柴墟，明——一四九七頃泰州人。九歲能屬文。母疾，封股療之，卒不起。家貧，力營墓域，旦哭於冢，夜讀書不輟。一四八三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一，授南京吏部主事。歷遷戶部左侍郎。劉瑾用事，引疾歸。瑾誅，復起調南京吏部侍郎，卒於官。嘉靖初，賜諡文懿。巖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等相倡和。其詩規仿陶、韋，文亦恬雅，有柴墟齋集十五卷。

24262  
【儲祕書】玉函，清——一七六六頃江蘇宜興人。乾隆進士。累官鄖陽知府，所至稱職。以事罷官。祕書性澹泊，博涉經史，工詩詞，著有織石齋集及華嶼詞。

24263  
【儲大文】六雅，號畫山，清——一六六五至一七四三。江蘇宜興人。卒年七十九。性聰穎，初以制藝名，後肆力爲古文。從從祖欣遊，讀書九峯樓數十年，欣嘗稱之爲東坡化身。姜宸英見其文，亦嘆爲曠代異才。一七二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告歸後，主維揚之安定書院，學者宗之。大文著有存研樓文集十六卷，二集二十五卷，及論形勢居七卷，又

纂有山西省志三百餘卷。（均清史列傳）

24264  
【儲素樓詞】一卷。清淮陰蘇穆撰。有光緒刊本，在求志堂存稿彙編內。光緒氏徐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24265  
【儲嗣宗】唐——八五三頃人。有詩名，與顧非熊甚相得。八五九年舉進士第。其他事迹均不詳。嗣宗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24266  
【儲欣】同人，明——一六三一至一七零六。江蘇宜興人。卒年七十六。少孤，率兩弟苦讀，博通經史。弱冠後，萃里中友十二人，互相切劘。七八年寒暑不輟，因是知名。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零年，年六十始領鄉薦，試禮部，不遇。遂歸，杜門不出，著書教授，以終。欣詩五言雅淡，可追唐風。著有在陸草堂集六卷，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又選有唐宋十家文全集錄五十一卷。（均清史列傳）

24267  
【儲光義】唐——七四二頃克州人。工詩，格調高逸。登開元十四年進士。有詔中書試文章，嘗爲監察御史。值安祿山陷長安，受僞署。賊平後來歸，貶死嶺南。

光義著有文集七十卷，（新唐書志及全唐詩）政論十五卷，九經分義疏二十卷。（唐才子傳及唐詩紀事）

【儲光義詩】他的詩，顯然是屬於王維孟浩然一派。我們略舉幾首爲例：垂釣綠灣春，春深杏花亂。潭清疑水淺，荷動知魚散。日暮待情人，維舟綠楊岸。（釣魚灣）日暮長江裏，相邀歸渡頭。荷花如有意，來去逐船流。（江南曲之三）然而與王孟又有異點。這異點可分兩方面去說明。第一，他的詩是很近於民歌的，也許是有意的以民歌爲師。例如山北饒朽木，山南多枯枝。（樵父詞）澤魚好鳴水，溪魚好上流。（漁父詞）不言牧田遠，不道牧波深。（牧童詞）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採菱詞）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田家即事）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同王十三維偶然作）這種句調是王孟所無的。第二，他的詩的材料，特別注重田園生活，在他以前如陶潛，也曾歌詠過農夫農婦，儲光義則更向這方面努力。例如田家即事「蒲葉」田家雜興

八首，田家即事答崔二東臯作四首，田家即事「桑柘」等，都是其中最重要的是田家雜興，我們舉幾段作例，不能自力作，罷勉娶隣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田圃。（其一）這幾句真是道盡田舍翁的心事，若非詩人自己是從農家出來，是不易做出這種好詩的。又如滿園種葵藿，繞涯樹桑榆，禽雀知我閒，朝集依我廬。（其二）道遙阡陌上，遠近無相識。落日照秋山，千巖同一色。（其三）這一點影響到後來的范成大等，爲王孟所不及的。總之，王孟儲三人中，王最豐腴，儲最樸質，王乃貴族的隱士，孟爲落魄的文人，而儲則如能文的農夫。<sup>0054</sup>

【儲光義詩】五卷。唐儲光義撰。其詩源出陶潛，質而不俚。在開元天寶間，能卓然自成一家。有明活字本與劉隨州錢考功合印，許氏有影宋鈔本，清雍正刊不分卷本。

【儲掌文】<sup>0055</sup>曰虞，一字越漁，清——一七二九頃江蘇宜興人。儲欣之孫。一七一七舉人。官四川納溪縣知縣。掌文著有雲溪文集五卷。

【借庵詩鈔】十二卷。清徐清恆撰。有道光刊本。

【借庵遺稿】三卷。清釋清恆撰。有道光刊本。

【借廂】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借雨傘】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

印本。

【借聽鑿】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借秋山居詩鈔】八卷。附詩餘一卷。清秀水汪大

經撰。有嘉慶刊本。

【借衫鑿】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借對】借對，如楊借羊，以禽獸字對之。清借青，以

顏色字對之。第借弟，以五倫中字對之。如哭李常侍

嶧云。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裴司上見尋云。府人

具難黍，稚子摘楊梅。越溪村居云。黃雀數聲催柳變，

清溪一路踏花歸。第借弟，以兒對之。楊借羊，以雞對

之。清借青，以黃對之是也。後人借一對柏，以十對還，

謬矣。

【借還披風】蘇州流行俗曲。上海兩宜社石印本。

【借通縣跳神師婆旦】一本。元楊顯之撰。雜劇。

借

【借海青】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中務社

石印本。

【借女弔孝】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借姑娘弔孝】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借靴】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借芭蕉扇】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借妾】蕪湖流行俗曲。湖陰曲初集鉛印本。

【借東風】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石印本。

【借東風】北平流行俗曲。(快書)鉛印本。

【借披風】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中務社石

印本。

【借問詩存】二卷。清宿遷卓筆峯撰。有感豐十年

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借題抒寫之擬樂府】唐以前之擬樂府者，每借

用舊題，以揮己意。自魏武父子暨李白王維等，莫不

皆然。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不限於一定音節也。

3617

【借髮髻】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燕影劇鉛印

本。

【借聞生詩】<sup>772</sup>三卷，附詞一卷。清錢塘汪遠孫撰。有道光振綺堂刊本，原刊本在振綺堂遺書內，光緒十五年刊本，在汪氏家集內。

【借聞生詩集】<sup>2</sup>清嘉慶間汪遠孫撰。

【借聞生詞】<sup>07</sup>一卷。清錢塘汪遠孫撰。有道光振綺堂刊本，附借聞生詩詞後，光緒十五年刊本，在汪氏家集內。

【借問酒家何處有】<sup>776</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借箸錄】<sup>8</sup>三卷。清金匱龔禮撰。有咸豐五年刊本，在禮園四種內。

【借爐焙衣】<sup>9</sup>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牆頭馬】<sup>24261</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元白樸有牆頭馬上劇，此馬字下當有上字。

【牆頭馬上】<sup>2</sup>元白樸撰。傳奇敘述少年裴少俊，遇美人李千金在花園中幽會，那多情的女僕，放他們雙雙逃去。但裴少俊家有嚴父，深怕受父親的譴責，便將千金深藏在書房中。七年的長時間生了端端

和重陽兩個孩子；事情終於敗露了。裴的父親逼着少俊，把千金退回母家，幸不久少俊中了狀元，又重去迎接千金來家。到這時纔發覺千金原是裴父替少俊聘下的未婚妻，弄得裴父反在媳婦跟前賠罪。這劇情先悲後喜，頗能動人。

【牆上難爲趨行】<sup>21</sup>樂府相和敬瑟調曲篇名。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云：牆上難爲趨行，荀錄所載牆上一篇，今不傳。

【牆外道】<sup>2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牆東雜著】<sup>5</sup>一卷。清王汝驥撰。乃所作古文。

【牆東類稿】<sup>9</sup>二十卷。元陸文圭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元圭學問淹通，故稱心而談，同弗曲折絕達。有陸氏裔孫刊本，江陰葉氏刊本。

【偌請都子】<sup>2426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偌賣旦】<sup>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偌賣旦長壽仙人】<sup>7</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偌宗宮人】<sup>24265</sup>唐人姓氏無攷。傳詩一首。說者謂偌宗時嘗自內出袍千領，賜外塞吏士，神策將軍馬真

於袍中得鎖及詩，主將奏聞，帝令真赴闕，以作詩宮人妻之。

2428

【徒歌】徒歌就是普通所說的詩歌，只是憑作者自己的腔調任意歌唱，不必假助於樂器的和歌。有如歌唱「詞曲」的「乾念式」一樣，調子既沒有工尺，而其聲調之「高下」「長短」「抑揚」「頓挫」，皆任唱者依曲情而予之規定，不過字句快慢必須取應板拍。但若有人取此徒歌去合樂，則牠即變為樂歌了。1009

【徒歌變為樂歌之最早作品】顧頡剛先生以為樂歌可以變徒歌，徒歌也可以變樂歌。例如鄭風中的漆洧二章，除「方渙渙兮」「方秉簡兮」與「瀏其清矣」「殷其盈矣」四句之外，其餘的句字是完全相同的。在徒歌中只要一首就夠了，鄭風把牠復為二章，便成了樂歌。因為樂譜複奏一回，歌詞就寫重唱一遍了。至於歌詞不複沓的，如邶風之谷風，衛風之氓，也無礙其為樂歌，因為樂歌中凡是敘事的或是意境較複雜的，樂譜雖複奏，而歌詞不

徒

必複沓。如攤簧、彈詞、大鼓書等都是這般。所以他便主張道：「我以為詩經裏的歌謠，都是已經成為樂章的歌謠，不是歌謠的本相。凡是歌謠，只要唱完就算，無取乎往復重沓。惟樂章則因演奏的關係，太短了覺得無味，一定要往復重沓的好幾遍。詩經中的詩，往往一篇中有好幾章都是意義一樣的，章數不同，只是換去了幾個字。我們在這裏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當時樂工採得了徒歌，如何把牠變為樂歌，我們現在固然無從知道了，但不妨做上一點臆測，假使我做了樂工，收得了南剛的鄉人一歌（見左傳昭公十二年），要動筆替他加上兩章，便為下式：

（一）我有圓，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事乎。

（二）我有圓，生之榛乎，從我者賢乎。去我者痕乎。倍其鄰者顛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乎。

（三）我有圓，生之桑乎，從我者賊乎。去我者狂乎。倍其鄰者亡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良乎。

文——二——四八一

這是最老實的疊章法，文辭的形式完全沒有改變。倘使不老實一點，也可以改成下列的方式。

(一) 我有圃，生之杞。子之從我，甯爾婦子。

(二) 我有圃，生之鞠。子之去我，自詒顛覆。

(三) 我有圃，生之李。子之倍鄰，實維爾恥。

(四) 予口苒苒，乃不我信。已乎已乎，非吾黨之人！

這樣一來，便把這首徒歌的意思融化在四章樂歌之內，樂歌的形勢也與綠衣燕燕新臺大車等詩相似了。後人雖是知道牠是從徒歌變來的，但如何能在這篇樂歌中再理出一首原來的徒歌來呢……？」他的結論又說：「徒歌是民衆爲了發洩內心的情緒而作的，他並不爲聽衆計，所以沒有一定的形式。他如因情緒的不得已而再咏嘆，以至有複沓的章句時，也沒有極整齊的格調。樂歌是樂工爲了職業而編製的，他看樂譜的規律比內心的情緒更重要；他爲聽者計，所以需要整齊的歌調而奏複沓的樂調。他的複沓並不是他的內心情緒必要他再

三咏嘆，乃是出於奏樂時的不得已。詩經中一大部分是爲奏樂而創作的樂歌，一小部分是由徒歌變成的樂歌。當改變時，樂工爲他編製若干複沓之章。這些複沓之章有的似有一點深淺遠近的分別，有的竟沒有，但這無關重要的。至於詩經裏面的徒歌和樂歌的分別，我們現在雖可用了許多旁證而看出一個大概。但已不能作清楚明白的分析了。」詩經中徒歌與樂歌的分別，經顧先生這樣的解釋，便把入樂不入樂的問題完全解決了。這是數千年來一件重大公案的判決。此外我們還須更要追論的是：十五國徒歌本來的歌唱方法各自不同，經過樂工製作成的樂歌，其歌唱與演奏的方法亦自不相同。我雖然沒有周代的留聲機片和樂曲歌譜可證，然而就現在各省所流行的小調、戲曲、歌謠、鼓詞……等類的歌唱與樂器等推之，自信是絕對不會錯誤的。試問：陝調、川調、京調、漢調、粵調、閩調……牠們的「唱」「奏」相同嗎？燕代之「謳」「奏楚之「歌」「吳一飲」越「趨」……牠們的「唱」「奏」是



相同嗎？知此之有別，則知十五國風「唱奏」之亦各別也。以今證古，吾知其必有合者矣！還有魯頌中詩如泮水有駉，駉大雅中詩如民勞，洵酌小雅中詩如鴛鴦桑扈，震震者華鼓鐘谷風，污水我行其野，鳴雁……等皆是重複雜沓的作品也。和國風一樣，然而國風是樂工採摘民間歌謠來製造的，雅頌是樂工和士大夫們所製的複合物，然而牠們重複雜沓的方式都相同者，可見他們是注重此音樂的關係了。1009

【徒單鑑】本名按出金——？至一二一四上京路。人穎悟絕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一一六四年以女直字譯書籍，又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舉大定進士。章宗時，遷左諫議大夫，累拜平章正事。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鑑前後上疏，皆切時弊。帝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宣宗時，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卒。鑑著有弘道集六卷。（金史本傳）

【徒居相會】蘇州流行俗曲。志恆書杜木刻本。  
【休休吟】五卷。清長洲莊猷撰。有嘉慶刊本。

【休復居文集】六卷。清毛嶽生撰。有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休成】樂朝郊廟歌，宗廟樂篇名。漢書二十二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神明既響也。服虔叔孫通所奏作也。

【動繼聲編】清行多撰。

【結埼亭詩集】十卷。清鄞縣全祖望撰。有光緒刊本，涵芬樓影印舊鈔本，在四部叢刊內。

【結埼亭集】三十八卷，外編五十卷，附經史問答十卷。清鄞縣全祖望撰。有嘉慶姚江借樹山房刊本，涵芬樓影印原刊本，在四部叢刊內。

【蝶硯廬詩鈔】清同治間嚴永華撰。

【升庵詞】明楊慎撰。用修所著書百餘種，號為百洽金華，胡應麟嫌其熟於稗史，不嫻於正史，作筆畫以駁之。然楊所輯百琲真珍，詞林萬選，亦詞家功臣也。所著詞品，雖多偏駁，顧考覈流別，研討正變，確有為他家所不如者。在永昌日，曾紅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令諸妓扶觴遊行，了不愧作吳江沈自晉曾為

譜簪花髻雜劇，詞場豔稱之。大抵周修文學，一依茶陵衣鉢。自北地鳴言復古，力排茶陵，周修乃沈酣六朝，覽采晚唐，創爲淵博虛麗之詞。其意欲壓倒李何，爲茶陵別張壁壘，其用力固至正也。惟措辭運典，時出輕心，援據博則乖誤良多，摹仿慣則瑕疵互見。竄改古人，假託往籍，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要其鈎索淵深，藻彩繁會，自足牢籠一世。即以詞曲論之，如轉應曲云：「花落花落，日暮長門寂寞。」又「門掩門掩，數盡寒城漏點。」昭君怨云：「樓外東風到早，染得柳條黃了，低拂玉闌干，怯春寒。」皆不弱兩宋人之作。他如陶情樂府，警句尤多，如「費長房縮不盡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又「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又「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髻，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諸語皆未經人道者。<sup>246</sup>

【升庵集】八十一卷。明楊慎撰。按有明一代博洽者無逾於慎，尤研索唐以前書，故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別立門戶。其文稍遜於詩，而亦具有古法。有明

萬歷中張士佩刊本，明刊本，清末刊本。

【皴水軒詞筌】一卷。清丹陽賀裳撰，周亮工訂。有汝南家熟刊本，在賴古堂集內。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大東書局石印本，在詞話叢鈔內。

【牡丹亭還魂記】或單稱還魂記。明湯顯祖底戲曲，爲南曲中傑作之一。全五十五齣，其梗概：詩聖杜甫之後裔，有所謂杜寶其人者，有令德，爲南安府太守，夫人甄氏，生一女名麗娘。麗娘具天生的美質，恰如其名所表象，且富於情趣，所以父母不但鍾愛，並且於二八妙齡時聘一老儒生名陳最良的使之教學，庭訓是很嚴的。於花笑鳥歌的春日，麗娘伴侍婢春香遊於荒蕪的後花園，不知不覺地發了一種悽涼的情感，倦而歸於香閨中，昏沉地假寐一下，遂以入夢。有一青年折綠滴的柳枝以誘麗娘，二人執手再遊後園，至牡丹亭下正在交歡的時候，夢就醒了。從此麗娘憧憬夢中的秀才，遂以得病，見日漸瘦損的自己底姿容，悲嘆抑鬱無可告語，不得已爲欲紀念於世而自描一春容，並題「他年得伴蟾宮客，

不是梅邊是柳邊。」詩句於其上，置之於牡丹亭下，即逝去了。杜公夫妻在悲嘆無法之中，會金人南下，淮上告警，杜公榮轉安撫使，要到揚州赴任去，杜公乃依小姐遺言，葬之於後園梅樹之下，爲立梅花觀，以石道姑與陳最良爲看守人，遂離了南安。於茲有柳宗元二十八代的元孫柳春卿其人者，生長南海，好學，二十餘歲遂在鄉試及第，但不逢時，在鬱鬱過生活的時候，有一日夢在香豔的梅花之下見一美人立着，遂以爲姻緣有分，發跡有期，自改名爲夢梅，幸有一老僕郭駝子，即柳文郭橐駝底末流，以賣果爲生，時常周旋柳生，然因爲不能長久，這樣下去，所以決意發憤圖立功名，且謀於郭駝，欲上臨安去應試，途中至南安，遇風雪而投宿於梅花觀。時麗娘死已三年了，柳生遊於後園，不意拾得麗娘所遺置的畫像，玩弄禮拜，呼叫贊美，無所不至，遂至於深深與畫中美人默契，先是麗娘死時，至閻王殿前，以其與柳生有姻緣之分，允許他日再生。於是麗娘之魂遊至梅花觀，遇柳生，每夜得續幽歡，後見柳生

誠意，遂把從前的事都一一對他說了。柳生驚喜交並，謀之於石道姑，依小姐所教，發其墓，麗娘底芳姿猶如生前，注以豫先備置的藥，麗娘忽然蘇生了。兩人歡然攜手赴臨安，柳生應試上了一篇關於和戰的論文。然因金寇急逼淮上，麗娘懼父母底危難，遣柳生去探望。這時杜夫人已經從春香逃難的臨安，不意投於麗娘寓所，見女兒底再生，又驚又喜。柳生至揚州訪杜公之墓，致麗娘之意，杜公以爲妖，痛加掠治以辱之。在其間榜下，柳生中了狀元名聲大顯，一方金寇也平，杜公凱旋而歸，再會夫人，麗娘一家得慶團圓。死人底再生元是奇怪至極的事，然畢竟人是情，情之所鍾故可以死可以生。以天外的奇想與絕妙的巧詞，稱爲曲中之仙，實獨步古今。杜麗娘之妖，柳夢梅之癡，老夫人之顛，杜安撫之古執，陳最良之固陋，春香之賊半，都把七情生動的做機，描寫到極處了。

【牡丹記】一本明朱從龍撰傳奇。從龍字春霖，句容人。

本。【牡丹百詠<sup>1</sup>】一卷。清常熟蔣廷錫撰。有同治重刊本。

本。【牡丹花兒春富貴<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牡丹唱和集<sup>6</sup>】一卷。清陳鍾英撰。有清刊本。

【牡丹榮辱志<sup>9</sup>】一卷。舊本題宋邱璘撰。此書品題牡丹，以姚黃爲王，魏紅爲妃，而以諸花各分等級，役屬之，又一詳其宜忌。

【摘角兒一家淨<sup>2452</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特別桂花景緻<sup>24541</sup>】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特別挖花歌<sup>5</sup>】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撻牛陣鼓詞<sup>24643</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廣益書局石印本。

本。【憤鼻揮<sup>2468</sup>】一本。清李棟撰。傳奇棟字吉，興化人。

【告子<sup>246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告和來<sup>26</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告假<sup>27</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吾扇子<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印本。【告扇子】天津流行俗曲（蹦蹦戲）江東書局鉛

本。【告爺娘<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幼園草<sup>2462</sup>】清周以忠撰。

【幼盒文稿<sup>8</sup>】四卷。清羅正鈞撰。有民國九年刻本。

【皓魄初升<sup>2466</sup>】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皓月當空<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甜雪齋集<sup>2467</sup>】二十卷。明單思恭撰。詩文氣格纖瑣，皆無足取。

靜退齋集內。

【甜雪詞<sup>07</sup>】二卷。清歸安戴文澄撰。有乾隆刊本，在

多散佚，此非全本也。

【峴山文集<sup>24711</sup>】四卷。詩集一卷。清田從典撰。從典文

本，在小禮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幼樗吟稿<sup>24727</sup>】六卷。清石門方廷瑚撰。有道光刊本。

【幼學堂詩文稿<sup>7</sup>】十七卷。清吳縣沈欽韓撰。有道

光刊本。

光刊本。

<sup>24727</sup>

【帥文毅公遺集】四卷。清黃梅帥遠輝撰。有誦芬書屋聚珍本。

【帥我】備皆，號簡齋。清——一六四八至一七二五

奉新人。卒年七十八。弱冠淹通羣籍，工書畫，尤明醫理。一七一一年舉人。官中書。我工詩文，著有墨澗亭集及簡齋詩文稿。

【帥仍祖】<sup>27</sup>宗道，號介亭山人。清——一七一——頃奉

新人。帥我之長子。十歲能詩，以才華自負。又善歧黃術。性淫介，困于諸生業，乃棄去，鍵戶讀書。仍祖工詩文，著有嗜退山房稿五卷，爲康熙五十二及五十三年所作。凡詩二卷，文三卷。

【帥家相】伯子清！一七五二頃奉新人。一七三七年進士官至涿州府知府。家相工詩，著有卓山詩集（一名三十乘書樓集）十二卷。

【帥念祖】宗德，號蘭泉。清——一九二九頃奉新人。帥我之子。一七二三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與修一統志。官至陝西布政使。緣事謫戍軍台，没于塞外。念

251。——248。

祖工時文，尤善指頭畫。亦爲詩，清刻不俗，有樹人堂七卷，何焯爲之序。

【峽雲閣存草】<sup>2474</sup>七卷，後存草七卷。明魏濬撰。其詩

不出曆古之習。

【峽山神異記】一卷。宋王輔撰。其事涉於語怪，是小說之支流，非地志之正體也。

【峽流詞】<sup>3</sup>一卷。清王焯撰。范愚山云：詞貴清空，不尚質實。丹麓詞，在清空質實之間。

<sup>24806</sup>【貨郎孤】一本。全無名氏卷。雜劇院本。

<sup>50</sup>【貨郎末泥】一本。元吳昌齡撰。雜劇。

<sup>24806</sup>【貨郎擔翻箱】河尚流行俗曲。一大調。木刻本。

【贊】「贊」是一種贊美人物的文章。據任昉文章緣起中所說，是起於司馬相如的荊軻贊，但是這篇文章，世已不傳了。後來做「贊」的，大概以班孟堅漢書中的「贊語」爲法。我現在用徐師曾文章辨體中的話，來說明體的起源、流別和體例。用吳訥文體明辨中的話，來說明體的種類。文章辨體說：「贊」者，贊美之詞。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

文——二——四八七

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贊』、『頌』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例，貴乎瞻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

『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象贊。文體明辨說：『贊』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此外又有『傳贊』，如劉歆列女傳贊是也。』

【科德氏】科德氏工琴，著有琴譜十八卷，為操縵家特創之製。乾隆間，曾採入四庫全書。氏有姪留保，幼失怙，撫養督課如己子。後留保舉康熙辛丑一七七二進士，屢典文衡。沈歸愚、杭堇浦、袁子才皆其門下士也。氏間作詩，輒隨手棄去，故無遺稿。

【科名佳話】一卷。清新會呂相燮撰。有石印本。在科場異聞錄內。

【科名捷訣】一卷。清丁心齋撰。有同治九年重刊本。

【科場異聞錄】十三卷。附錄二卷。清婺源齊學襄撰。有石印本。

【科學救國】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科舉與文學】中國自昔為專制之國，天子一人之心，常有左右天下人思想之力。蓋上之好惡，關係於士林榮辱之分。故一代文學之盛衰升降，恆於此馬卜之。班氏所謂利祿之途使然者，非耶？而其尤章顯者，莫若科舉。科舉之制，蓋本於古鄉舉里選。古時用人，首德行，次才能，餘任治水而堯，惡其方命，舜舉側陋，而四岳但以孝稱。三代選人之法，王制國語所言較詳。大率不外此義。漢興乃有賢良文學孝廉方正茂材明經各科。然並須試策。漢武時所得文學之士尤盛。東漢時從左雄議，定制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魏以來，雖有九品官人之法，側重名行，然皆

不廢。考偏通經術，史達文法，今郡國選試，及其敝也，則濫竊者多。漢桓靈時，童謠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晉元帝初，諸州孝秀，不復策試，後詔試經，有不中科者，罰而孝秀，竟莫敢應者。蓋以不能侷侷於濫竊也。夫徒騁文墨，已難定其賢否，況於不知書，不能試。其有硯面目，不已甚乎。唐沿隋制，有進士科，明經科，秀才科，種種秀才試方略，明經試墨義，進士試詩賦。而進士科爲尤貴焉。蓋帖書墨義，但務記誦，士多鄙其學，上亦賤其事。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斐然有文賦之稱，爲高。故當時至尊爲白衣公卿，或稱一品白衣。唐詩之盛，蓋由於此。及至晚節，進士科尤多浮薄。唐明皇勅，所謂「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以故隋李諤，極言選才失中，請加矯正。唐鄭單，李德裕，皆惡進士，議請改革。降及趙宋，仍沿唐制，唐亦試策論雜文。而宋策論兼重。熙寧間，王安石改定其法，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首兼經大義，次論，次策，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繞

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此制經元明清三朝，雖雜用詩賦，而大體未變。大義式之濫觴，遂轉爲八股文之腐套。此本庶廷敷奏以言之遺意，而其流弊所乃亦有不可勝言者。蓋以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擣杵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然欲先德行如周制，德行則難以覈實也。欲尚名望如九品，名望又未必副真也。無已，則姑憑文藝，較爲公平簡徧。此昔人所謂無可如何之法也。故後之議更張者，但於其表裏求美備，或改其科試之內容，或廣其登用之途徑。而於考試一制，未嘗有加以根本否認者。故其影響於文學界之力，爲獨多焉。 1911

2491  
 【繞口令】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寶文堂木刻本。

鉛印本。

【繞竹山房詩稿】十卷，續稿十四卷，附詩餘一卷。清餘姚朱文治撰。有嘉慶咸豐合刊本。

統 統 綺 納

文——二——四九〇

【繞竹山房詩餘】一卷。清徐姚朱文治撰。有嘉慶刊本。在繞竹山房詩稿內。

24912  
【統如鼓】一卷。清浙西周文泉撰。傳奇。有道光刊本。在補天石傳奇內。

24917  
【統綺集】一卷。明張獻翼撰。乃自錄其早歲所作。

【統扇記】一本。明謝廷諒撰。傳奇。廷諒字九索，湖廣人。

24921  
【綺詠】一卷。綺詠續集一卷。明汪汝謙撰。大抵徵歌選妓之作。

【綺霞詞】一卷。清山陰金煥撰。有康熙觀文堂刊本。

3  
【綺窗吟草】一卷。清錢塘申志廉撰。有光緒刊本。

44900  
【綺村存稿】一卷。清南通周長泰撰。有原刊本。

44300  
【綺樹閣稿】一卷。清安箕撰。詩文皆有矩度，惟波瀾尚未老成。

45  
【綺樓重夢】四十八回。原名紅樓續夢，亦名蜃樓情夢。有嘉慶乙丑重刊袖珍本。清王某撰。署「蘭萃主人」。首嘉慶四年西泠蘭園居士序。以第一回有

「吾家鳳洲先生」之語，知作者為王氏，書接高鷄書百二十回之後。

24927  
【納蘭詞】五卷。補遺一卷。清長白納蘭性德撰。有光緒榆園刊本。光緒刊本，在榆園叢刻內。

【納蘭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清——一六五五至一六八五滿洲正黃旗人。卒年三十一。宰相明珠之子。少從姜宸英遊，後受業徐乾學之門。一六七六年進士，授乾清門侍衛。淡於榮利，書史外無他好，又愛才喜客，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晚更篤意經史，屬友人秦松齡、朱彝尊購求宋元諸家經解，復啓於徐乾學，得鈔本一百四十種，日夜窮研，學益進。刻通志堂九經解一千八百餘卷，有功後學。嘗奉使規覘龍諸羌，尋卒。性德篤于情性，善詩古文辭，尤工於詞，所作飲水詞，側帽詞，清新秀雋，當時傳遍於村校郵壁。著有通志堂詩集五卷，詞四卷，文五卷，及淶水亭雜識四卷，又有全唐詩選、詞韻正略（均清史列傳）等。

【納蘭性德詞】有飲水詞側帽詞，視為貴族明珠子。生長豪華，偏偏多愁善感。人家讀他的詞，簡直不



會相信他是富家子弟。他的詞可以同辛幼安相比，既能婉約，又能豪放，因為他是文武雙全的。他是康熙皇帝的一等侍衛，在職時「珣弓書卷，錯雜左右，日則校獵，夜必讀書」；自然他的詞也就成為多方面的了。他善寫邊塞之景，因為他曾奉使覲梭龍諸光，又曾贖還那久戍絕塞的朋友吳漢槎，親身兩歷其境，所以能寫得歷歷如繪。如宿潞河有云「氍毹繞牛羊，敲冰飲酪漿」；又云「落日萬山寒，蕭蕭獵馬還」；塞上詠雪花有云「寒月悲笳，萬里西風瀚海沙」；出塞有云「極目嗟峨，一丈天山雪」。他自妻亡後，又多悼亡之詞，甚為淒涼哀婉，如青衫濕有云「怕幽泉還為我神傷，道書生薄命宜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又同闕云「憶生來胆小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儘意淒涼」；都能體貼入微，寫得情真意摯。此外如悼亡為亡婦題照，夢亡婦，明日是亡婦生辰等等也極纏綿。他死時只有三十一歲，文人薄命，真是不可避免的厄運。103

【納書楹曲譜全集】八卷。清長洲葉堂撰。有乾隆

修綬山房刊本。

【納書楹四夢譜】八卷，又曲譜正集四卷，外集二卷，續集四卷，補遺四卷。清葉堂撰。堂字廣明，一字廣平，長洲人。此書不分宮調，專注工尺，但供唱曲之用，非為製曲之用也。有自刻本。

【納履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稀餘留稿】不分卷。清華亭盧元昌撰。有原刊本。

【稜角兒】一卷。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稜經堂初稿】清浮梁汪注撰。有原刊本。

【緯蕭草堂詩】六卷。清宋至撰。至，華子，承其家學，兼得王士禛之傳，故其詩派亦介出於入師之間。有原刊本，在綿津山人全集內。又一本一卷，有康熙原刊本，附綿津山人詩集後。

【緯青詞】一卷。清陽湖張綉英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內。

【緯青遺稿】一卷。清陽湖張綉英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

【結廬詩鈔】清順治間范允錡撰。

【結<sup>100</sup>一廬遺文】二卷。清張學勤撰。有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結<sup>3</sup>一官駢文】二卷。詩略三卷。清武進屠寄撰。有光緒廣州刊本。

【結<sup>12</sup>夏倡酬集】一卷。清錢塘錢師曾撰。有道光刊本。

【結<sup>12</sup>水滸傳】清俞萬春（忽來道人）底小說。全七十回。結子一回。這是道光年間作成的。內容敘梁山泊底豪傑等皆以不幸告終的。故又名蕩寇志。作者費二十二年的工夫。還不遑修飾便死了。其子龍光加以潤色。於咸豐元年始出版。在清代底小說中却是一部可觀的傑作。1917

【結<sup>2</sup>私情】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結<sup>4</sup>草薺仇】廣東流行俗曲。華興書局鉛印本。

【結<sup>6</sup>盟重義】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鉛印本。

【結<sup>7</sup>髮記】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紺寒亭詩集】十卷。文集四卷。清趙俞撰。詩格極為道上。但才鋒太銳。少一唱三嘆之致。文則縱筆而

成。傷於平易。又不及其詩。

【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按隋志。宋散騎侍郎

東陽無疑。先有齊諧記七卷。故此書稱續。所載皆異聞神說。頗為唐人所引用。有說郭本。古今逸史本。漢魏叢書本。祕書二十一種本。文房小說本。

【續廣博物志】十六卷。清武進徐壽基撰。有光緒十三年刊本。在志學齋叢書內。

【續文選】三十二卷。明湯紹祖編。採自唐及明詩文。以續昭明之書。然所錄止唐人。明人。無五代宋全遼元。

【續離騷】一本。清蔡永仁撰。雜劇。永仁字留山。號抱犢山農。無錫人。與范文貞公承謨同死。耿精忠之亂。

【續諧鐸】一卷。清吳縣沈起鳳撰。有鈔本。在花近樓叢書內。

【續新齊諧】十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石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續新齊諧】十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石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續新齊諧】十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石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續新齊諧】十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石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

【續新藍橋】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續詩話】一卷。宋司馬光撰。是書卷首自序謂續六一詩話而作。光不以詩名，而品第諸詩，乃概精密。有百川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

【續詩話】清錢塘袁枚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又一本，一卷，有排印本，在丁福保所編清詩話內。

【續詞選】二卷。清陽湖董穀編。鄭氏詞選一卷。附茗柯詞一卷。清歙縣鄭善長編。有道光十年陽湖張氏宛鄰書屋刊本。又一本，二卷。清陽湖董穀編。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

【續施公案】三十六卷，一百回。一名後施公案。有清光緒二十年坊刊本；光緒十九年上海珍藝書局石印本，四十卷，題清烈傳清無名氏撰，不署名。刊本有光緒十九年文光主人序「本舖」云云，蓋書賈所為。

【續三體唐詩】八卷。清高士奇編。士奇嘗校註周弼三體唐詩，因復輯此編。

續

【續五子】<sup>10107</sup>為黎民表、石星、王道行、朱多燧、趙師賢

而民表最為傑出。民表字惟敬，從化人。嘉靖十三年（一五三四）舉人，官終布政使參議。有瑤石山人稿十六卷。他的詩風骨典重，無綺靡塗飾之習。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元美所取續五子，無愧大小雅者，僅此一人而已。」星字拱宸，東明人。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以事下獄死。道行字明甫，陽曲人。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零）進士，官至四川布政使，有桂子園稿。多燧字用晦，寧獻王六世孫，封奉國將軍，有朱用晦集。用賢字汝師，常熟人。隆慶五年（一五七一）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毅。有松石齋文集三十卷。詩六卷。續五子中除民表外，詩都在第二流下。惟多燧以貴族工詩，且在貴族詩人中和世貞論交最先，故世貞作續五子詩，他也在內。然世貞的去取之間，頗以愛憎為取舍，所謂廣五子，續五子等，大都出於一時標榜，未足據以為定論的。<sup>10108</sup>

【續靈官廟】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續元怪錄】<sup>102</sup>四卷。唐李復言撰。是書世有二本，其附載牛僧孺幽怪錄末者，蓋從說郛錄出。一即此本，從太平廣記錄出者，雖稍多於說郛本，然亦非完帙也。

【續西廂】<sup>106</sup>一本。清查繼佐撰。雜劇。繼佐字伊璜，號東山，海寧人。

【續西遊記】<sup>3</sup>鄭西諦藏。一本，一百回。明人撰。姓名失考。魯迅史略引西遊補所附雜記云：續西遊摹擬逼真，失於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為蛇足。高閩仙謂此書乃反案文字，所記如孫悟空朱八戒等，均失其法器，歸於無用云。

【續尋親】<sup>1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續垂棘編】<sup>201</sup>三集十卷，四集九卷。清范部鼎編。部鼎父芸茂嘗選輯山西之文，題曰晉國垂棘。部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成帙，謂之續垂棘編。前後共為四集，此本非其全也。

【續千家詩】<sup>204</sup>二卷。題清梁溪晦齋學人編。有同治蘇州坊刊本。

【續千金】<sup>8</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續香齋詩】<sup>206</sup>清乾隆間喬遠炳撰。

【續紅樓夢】<sup>21</sup>三十卷。有嘉慶己未（四年）刊本。石印本。清秦子忱撰。首秀水鄭師靖序。嘉慶三年自序。書謂黛玉還魂再生，自林黛玉死後寫起。但所依傍者仍是高書。子忱號雪塢，官克州都司。鄭序云隴西人名里未詳。

【續崇遊草】<sup>22</sup>二卷。清都昌劉夢蓮撰。有仙山書院刊本。

【續戲媛】<sup>23</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續牡丹亭】<sup>2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續得鈔做妻】<sup>25</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續鴛鴦湖擢歌】<sup>27</sup>一卷。清秀水朱麟應撰。有望雲仙館巾箱本，在構李遺書內。

【續容窗閒話】<sup>30</sup>清海鹽吳熾昌撰。有光緒刊本。

【續河東擢歌】<sup>31</sup>一卷。清錢塘丁丙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續神童詩】<sup>35</sup>一卷。清丹徒戴楫編。有民國重刊

本

【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清遵義黎庶昌編。有

光緒二十一年金陵狀元閣刊本。

【續古文辭類纂】三十四卷。清長沙王先謙編。有

光緒十年吳縣朱記榮行素草堂刊本。

【續古文苑】二十卷。清陽湖孫星衍編。有嘉慶治

城山館刊本。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在平津館叢

書內。

【續板橋雜記】三卷。附雪鴻小記一卷。清吳興吳

珠泉撰。有巾箱本。

【續姚江逸詩】十二卷。清倪繼宗編。此集續遠清

詩，以黃宗羲爲首。

【續博物志】十卷。宋李石撰。是書大旨在補張華

所未備，而軼聞瑣語亦多可以備參考。有稗海本。格

致叢書本。唐宋叢書本。古今逸史本。祕書二十一種

本。百名家書本。漢魏叢書本。子書百種本。

【續花別妻】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續英烈傳】有舊刊大字本。五卷三十四回。半頁

續

九行。行二十一字。道光二十年雙桂堂本。二十四

本未見。明無名氏撰。舊本題「空谷老人編次」。首

紀振倫序。署「秦淮墨客」。似作者即紀氏。（小本

序亦署空谷老人）書演建文遜國事。

【續藝舫會課詩鈔】八卷。清平湖張定閔撰。有退

補齋刊本。

【續黃梁】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續夷堅志】二卷。金元好問撰。是編蓋續宋洪邁

夷堅志而作。所紀皆金泰和貞祐間神怪之事。

【續春秋】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續東軒遺文】不分卷。清秀水高均儒撰。有紅荔

山房藍格鈔本。

【續東軒遺集】四卷。清高均儒撰。有光緒七年刻

本。

【續東軒遺稿】四卷。清秀水高均儒撰。有光緒刊

本。

【續打骨牌】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續軒渠集】十卷。附錄一卷。元洪希文撰。希文之

父巖虎，有軒渠集，故希文集以續名。王鳳靈序稱其能以質勝，不蔽其情。蓋其詩清道激壯，落落自行，與元人華縟之派迥不相同。附錄一卷，即其父巖虎詩也。有明嘉靖癸巳刊本。

【續曉巢詩草】清乾隆間姜貽撰。

【續罵城】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續腰格絕句】高適詠史。尚有梯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元稹酬樂天秋興見贈本句云：莫怪獨吟秋興苦，比君較近二毛年。勸君莫作悲秋賦，白髮如星也任垂。畢竟百年同是夢，長年何異少何為。兩首末二句雖與上文不接，而實相流通也。謂之續腰格。

【續兒女英雄傳】六卷，三十二回。有清光緒戊戌（二十四年）北京宏文書局印本。清無名氏撰。首無名氏序，不記年月。謂先有續書甚俗，應書肆之請而作此。

【續同人集】十七卷。清錢塘袁枚撰。有隨園刊本。又一本，十三卷。有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

十種內。

【續金石稱例】一卷。清順德梁廷樞撰。有道光十年刊本，在藤花亭十種內。

【續金陵詩徵】六卷。清漂水朱紹亭，江甯陳作霖同編。有光緒二十年刊本。

【續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有舊刊本。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坊刻十行，行二十四字，本劣。清丁耀亢撰。題「紫陽道人編」。湖上釣史評：「湖上釣史號人序，西湖釣叟序，南海愛日老人序，耀亢字西生號野鶴，山東為城人。官谷城教諭。」全書分為前後二集，合為六十四回。題為紫陽道人編。一般推定為清初丁耀亢所作。內容述金瓶梅中的西門慶、潘金蓮及其他蕩兒淫婦生於來世（如西門慶出世為沈金哥，李瓶兒為銀瓶，潘金蓮為黎金桂，春梅為孔梅玉）受了鍾馗的惡報，並於其中穿插史上的事實（如金人南下）以示以道佛混合的因果關係。在第四十三回裏曾說道：「一部金瓶梅是說色字，一部續金瓶梅是說空字，由色還空，即空是色，乃由果報」

轉入佛法」實把全篇的主旨說盡了。在這裏面所謂佛法，原不是純粹的佛法，却是置善行的標準於道教底太上帝應篇之上，其思想是道佛混合的。

續今古奇觀

有石印本六卷三十四。又有三十

卷本未見。清無名氏輯。此書除第九卷外，全收今古奇觀選餘之初拍二十九篇。清同治年間出版的小說集。編者不明。全三十卷。每一卷載故事一種。其中除從今古奇聞選了一種——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外其他二十九種都出於拍案驚奇。

續小五義

一百二十四回。有清光緒十七年辛

卯北京文光樓刊本。清無名氏撰。首先光緒庚寅伯寅氏序，又鄭鶴齡序，伯寅序云：「坊友文光樓主人購有小五義野史，欲刻無貲，因俸餘三十金，屬共急付剞劂。」云云。疑出貲者即潘祖蔭也。

續情樓

一本。清高奕撰。傳奇。弄字音，一字太

初，會稽人。新得奇品，高晉音之詞，如清修潔操，不染

世氣。

續情燈

一本。清薛旦撰。傳奇。

續情燈

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續精忠

一本。明湯子垂撰。傳奇。名里不詳。

牛衷

明——一四五三頃人。官蜀王府護衛千戶。

蜀和王以陸佃碑雅未為盡善，令衷補正為碑雅廣

要二十卷。四庫全書固他所補龐雜鉅衍，甚至字謎

小說亦收入，乃列入小說家中。

牛五郎罷金鉦

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宋

志南呂調，有罷金鉦曲，征當作鉦。

牛頭山

一本。清李玉撰。傳奇。

牛頭佬

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牛弘

里仁，西魏——五四五至六一零，安定鶻觚

人。卒年六十六。本姓秦，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弘

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

護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弟弼嘗幽

酒射殺弘，駕車牛，妻言之，弘但曰「作脯」。妻言之

再，弘曰「已知之矣」。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俄轉

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後龔封臨涇公，累遷內史下大夫。入隋爲秘書監，請開獻書之路，修五禮。立明堂，拜吏部尚書，封奇章郡公。從幸江都，卒。謚憲。弘讀書不輟，史稱大雅君子。著有文集十三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十二卷。此從隋書本傳。

【牛嶠】松卿，一字延峯，唐——八九零頃隴西人。他自己說是牛僧儒的孫子。八七八年進士及第。歷官拾遺，補尚書郎。曾到越中。王建鎮蜀，辟判官。及稱帝，爲給事中。嶠的著作，以詞著名。詞格類溫庭筠。原有歌詩集三卷，今存詞三十三首（見花間集）詩六首（見全唐詩）。

【牛嶠詞】牛嶠的詞，存者約卅餘首。這些詞的風格大都與溫庭筠相類。換句話說，她們也多是金玉錦綉等富麗的字面湊成的。在這些詞中，女冠子，菩薩蠻，應天長，諸詞和溫詞更近。寫服飾的如：舞裙香暖金泥鳳。（菩薩蠻）玉釵風動春幡急。（菩薩蠻）玉爐冰簟鴛鴦錦。（菩薩蠻）舞衫斜捲金條（脫應天長）寫閨人容色的如：額黃侵膩髮，臂釧

透紅紗。（女冠子）愁眉斂翠，春煙薄。（菩薩蠻）寫景物的如：交枝紅杏籠烟泣。（菩薩蠻）風簾燕舞鶯啼柳。（菩薩蠻）杏花飄盡龍山雪。（應天長）這些辭句置之溫庭筠詞中，差不多令人分不出孰出溫手，孰出牛手。在牛詞中，也有比較清俊的，例如：簾捲水樓魚浪起，千片雪，雨濛濛。（江城子）不過這種詞在牛詞中的地位，也正如「梧桐樹，三更雨」之在溫詞，雖然他們的名句，對於他們的全部的詞確是個例外。

【牛僧孺】思黯，唐——七七九至八四七隴西狄道（一作鶉觚）人。卒年六十九。（中國小說史略作七八零——八四八年，不知何據。此依三續疑年錄據樊川集）幼孤。工屬文，第進士。元和初，（八零五年）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諛訐不避宰相。至考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坐考非其宜，皆調去。僧孺調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累遷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穆宗即位，漸至御史中丞。後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文宗時，與李宗閔相結，權傾天下，甚為李德裕黨所仇視，造成了所謂「牛李黨爭」。兩黨時常彼此交爭不已。武宗時，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乃召還為太子少師，卒，贈太尉，謚文簡。僧孺著有玄怪錄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今存輯本一卷。又有周泰行紀，係李德裕門客韋瓘作，以陷僧孺者，今本仍有題僧孺作。

【牛運震】<sup>373</sup>階平清。一七零六至一七五八山東漢陽人。卒年五十三。一七三三年進士。一七三五年舉博學鴻詞，報罷。歷官平番縣，值固原兵變，大掠，運震為畫策平定。上官咸異其才，為忘者所中，免歸。運震聞敏有斷，居官不延幕友，凡事均自理。性好金石，精經術，工文章。著有空山堂文集十二卷，史論二十卷，空山堂易解四卷，春秋傳十二卷，金石圖二卷。（均清史列傳）

【牛郎會織女】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sup>377</sup>

【牛希濟】<sup>4</sup>五代梁——九一三頃隴西人。牛嶠之兄。

子。仕蜀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同光三年（九二五年）降于後唐。明宗拜為雍州節度副使。希濟所作詞，今存十四首。（見唐五代詞）均清新自然，無瑣琢氣。

【牛希濟詞】他的詞很有不少好句，較之嶠，當行出色之作更多。十國春秋云：「希濟次牛嶠女冠子四闕，時輩嘖嘖稱道。」女冠子今已亡逸，然如生子數首，其情趣亦自佳絕。<sup>(三三)</sup>

【牛肅】<sup>5</sup>唐——八零四頃人。有女曰應貞，嫁弘農楊廣源，年二十四而卒。生平事迹，可考者僅此。肅嘗紀開元乾元間微應及神怪異聞，為紀聞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牛馬燈】<sup>7</sup>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失記章臺柳】<sup>2503</sup>有熊龍峯刊本。寶文堂目著錄。按熊刊本題作「蘇長公章臺柳傳」。

【失珠奇案】<sup>1</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失黏】<sup>21</sup>失黏謂上下二句平仄不相黏合。陶閱虞作失嚴，謂聲調平仄，失其謹嚴也。蓋律詩自有定體。

不可失黏。然感唐詩家出奇變化。往往不縛於律。故其時之詩多失黏者。雖失黏而不害為好詩。後人竭力避之。則拘有心效之亦過矣。<sup>257</sup>

【失律】如王維送楊少府貶柳州第三句。愁看北渚三湘客。第五句。青草瘴時過夏口。第七句。長沙不久留才子。此三句末字。用容口子三字。俱上聲。如杜甫鄭駙馬潛曜宴洞中第三句。春酒杯濃琥珀薄。第五句。誤疑茅堂過江麓。第七句。自是秦樓壓鄭谷。此三句末字。用薄麓谷三字。俱入聲。麓谷二字又同韻。是也。<sup>257</sup>

【生死交范張雞黍】一本。元宮天挺撰。雜劇。有元曲選本。元人雜劇選本。

【生死鼓】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生死夫妻】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生水集】一卷。清崑山王蒼壁撰。有原刊本。在松

菊堂詩內。

【生香書屋詩文集】清乾隆間陳浩撰。

【生香閣詩草】清咸豐間甘丙昌撰。

【生香館詞】一卷。清長洲李佩金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生上當】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生得咁俏】上海流行俗曲。(廣東調)第一書局石印本。

【生祭李彥貴】廣東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生春詩錄】一卷。清湘陰李桓撰。有武林茅香僑舍刊本。

【生折散】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仗義還妻】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仲雲澗】號紅豆村樵。清一八零五項江蘇蘇州人。工作曲。著有紅樓夢傳奇。

【仲殊】俗姓張氏。名揮。安字師利。宋——至一一零四左右吳人。初為士人。嘗舉州進士。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住蘇州承天寺。杭州寶月寺。工於長短句。蘇軾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稱為蜜殊。崇寧中。忽上堂辭眾。閉門自縊死。仲殊詞以豔

體著稱，黃昇評為「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聲」。有寶月集及詞集七卷（花菴詞選）

【仲殊詞】仲殊愛作豔詞，或有作詩箴之者，置不顧也。嘗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仲殊詠之。因即口就一詞云：「濃潤浸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風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閒公事！」崇甯中之葉一夕，仲殊忽上堂辭衆，歸閉方丈門，旋即縊死於枇杷樹下。輕薄子為更其詞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中吳紀聞）亦可謂善謔也矣！——後來火化之時，則見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為之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雪白，鑪家冷煙輕。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老學菴筆記）  
【東坡志林云】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尚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元豐末，張詠極言龍圖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劉湜巨濟僧仲殊在焉。樞言命

仲

即席賦詩。曲巨濟先唱云：「憑誰妙筆橫掃素練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塘湖上圖。」仲殊遽云：「一般奇絕，雲淡天高，秋夜月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童不成！」樞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賦。仲殊即作前章曰：「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君一半春！」巨濟不能繼也。——後陳襲善云：「我為續之。」曰：「尊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移過江來，從此江南不復開！」（復齋漫錄）就在這些地方，亦可見其急智。黃叔暘云：「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為鼓小令之中，訴衷情一闕，又其最蓋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其實仲殊之詞，專尚婉約，纖豔自是南派餘緒，以其缺乏沉重氣度之故，終下唐人數等耳。黃昇之言，未免推重太過，了罷。1001

【仲實詩存】清同治間魯仲實撰。

【仲實類稿】清道光間魯黃撰。

【仲湘】<sup>36</sup>壬甫，號子湘，清吳江人。諸生，有宜雅堂詞。

【仲韋初集】三卷，清李感，韋撰，有道光刊本。

【仲振履】仲拓清——一七九五頃人。晚年寓居廣州。嘗為番禺令。振履工曲。著有雙鴛詞傳奇（簾花

亭曲話）講別駕李亦珊事。

【仲軒詞】一卷。清江都焦循撰。有光緒十一年中箱本。在傳硯齋叢書內。

【仲昱保】養梅號翰村。清——至一五四三江蘇常熟人。好詩。初學于同里馮武。武為馮班從子。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北至益都。從趙執信受學。後卒於博山旅次。昱保著有翰村詩稿六卷。

【仲翌詩錄】二卷。清秀水王曇撰。附秋紅丈室遺詩一卷。山陰金禮巖撰。有道光刊本。又一本一卷。附雙樹生詩草一卷。龍巖林鎬撰。有成豐刊本。在春輝堂叢書內。又一本二卷。有巾箱本。在粵雅堂叢書續集內。

【仲長統】公理。漢——一八零至二二零。山陽高平人。卒年四十一。一補疑年錄作生於光和二年。卒於建安二十四年。此據後漢書本傳。在於獻帝遜位之歲。及三國魏志劉劭傳注。卒於延康元年推算。少

時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於青徐。井冀之間。與他交友的。均稱他有異才。他底性情。非常底做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點語無常。所以時人稱他為狂生。他不喜仕宦。願清曠悠遊。以樂其志。他自已說：「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華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莊雪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可算得個曠達高遠底文人了。荀或聞他底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昌言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他底友人繆襲

常稱他底才章足以繼西京董、賈、劉、揚之後。他有四言詩兩首，也是言志底詩。詩云：「飛鳥遺跡蟬脫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響，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濯沆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艷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楫，敖翔太清，縱意容冶。」這完全是表顯他恬淡清泊底心事。他底文辭多古奧，與建安七子一派爽麗底詩，完全不同。他底論文，畢意極其調暢，可以歸之入王充論衡那一派裏面去，不過沒有王充那樣的辯博。

1247

【仲井】彌性，宋——一四七頃江都人。幼好學強記，其母嘗屏其所觀書，儿上僅餘台歷一冊，明且默記，纖悉不誤。一一三二年及進士第，紹興四年，以丞相朱勝非等論荐，改京秩，尋補外去，七年，復以張浚

使

荐，召至闕，為秦檜所阻，改倅京口。自是退閒者二十年。孝宗即位，擢光祿丞，出知蘄州。井工詩文，又長四六，好以散行為排偶，著有浮山集十六卷。宋史藝文志。

【仲井詩】四庫提要稱其詩清雋拔俗，王應麟困學紀聞更稱其「政恐崖州如有北，卻應未肯受讒夫」之句。這也未免過譽。仲井的詩似乎很少值得我們稱道的作品。

【使粵集】一卷。附使粵日記一卷。清寶應喬萊撰。有原刊本。

【使潘草】三卷。清桐城姚元之撰。有道光刊本。

【使東詩錄】一卷。清鄞縣張斯桂撰。有光緒二十一年排印本，在小方壺齋叢書內。

【使東日錄】一卷。明董越撰。是集乃越為朝鮮領詔正使途中紀行之詩。

【使蜀集】一卷。清錢塘陳士璠撰。有原刊本。

【使黔集】二卷。清仁和湯右曾撰。有康熙刊本。

【使黔草】三卷。清道州何紹基撰。有咸豐刊本。

【律詩】何謂律詩張表臣在珊瑚鈎詩話上說：「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卷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上說：「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卷四）錢木庵在唐音審體上說：「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如用兵之紀律，用刑之法律，嚴不可犯也。」從這三段話的中間，我們可以知道律詩之「律」無論作法律解，音律解，或是作用兵之紀律解，總是認定律詩在各種詩體中是一種極有規律的詩體。在排比方面以及聲韻方面都有嚴密的限制。作者祇能在此限制中有自由。孔子云：「從心所欲，不踰矩。」律詩之寫作，則是「不踰矩，從心所欲。」明乎此，便知「何謂律詩」了。既知「何謂律詩」，繼此所應討論者，便是律詩的內容究竟分爲那幾類呢？一般的說法，多是分律詩爲五言律，七言律，排律。而所謂五言律七言律，又專指四韻八句而言，四韻以上，便屬之排律範圍！惟此種說法，亦正多反對者。在即如唐音審體中，便極鮮明極堅決的表示反對。唐音

審體上說：「有二韻以至百韻，皆律詩也。二韻謂之絕句，六韻以上謂之長韻。」（原註：見杜牧集）馮班曰：「律詩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嘗推而論之：聯絕黏綴，至者八句，首尾胸腹，俱已具足，如正格二聯，平相黏也，中二聯，仄仄相黏也，至二轉而變有所窮，則已成篇矣。自高棅唐詩品彙出，人遂不知絕句是律詩。棟又創排律之名，益爲不典。古人所謂排比聲律者，排偶櫛比，聲和律整也，乃於四字中摘取二字，呼爲排律，於義何居？古人初無此名，今人竟以爲定格，而不知怪，可嘆也！這算是唐音審體的作者錢木庵氏對於律詩分類的中心論點。他從這中心論點出發，於是有一律詩五言論，律詩五言聯句論，律詩五言絕句論，律詩六言論，律詩七言四韻論，律詩七言長韻論，律詩七言絕句論。關於律詩各類的研討，我們從錢氏論及的各點，分析歸納，則律詩的範圍，可得下列一表：

## 律詩的類別

五言四韻體  
 五言應制體  
 五言長韻體  
 五言聯句體  
 五言絕句體  
 六言體  
 七言四韻體  
 七言應制體  
 七言長韻體  
 七言絕句體

在上表中；  
 「律詩五言應制論」中說：「唐人自沈、宋而後，應制皆律詩也。五言七言，用韻多少，雖無定格，未有以古調歌行應制者，蓋取其莊重也。律雖同而辭不同。應太子曰應令，應諸王曰應教，其體亦相類。今分應制詩別爲一體。」是應制詩原有五言應制和七言應制之分。今既於五言中列有五言應制一體，自當於七言中也列入七言應制一體。此外錢氏雖沒提

律

到似乎更當添入七言聯句一體。七言聯句，唐人寫作的也不少。即如杏園聯句：「杏園千樹欲隨風，一醉同人此暫同（韋上司）空老態，忽忘絲管裏，衰顏宜解酒杯中（絳上白二十二）曲江日暮殘紅在，翰苑年深舊事空（居易上主客）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叢（禹錫）」這首詩，即是崔羣、李絳、白居易、劉禹錫四人各聯兩句而成。自唐以後，此種作品也有，似不可僅僅提到五言聯句而忘卻了這七言聯句。以上僅是就錢氏的言論加以分析與歸納。統觀錢氏的言論，實在把律詩的界說下得太廣了，現應爲他廓清一下：（一）應制詩不宜重視另列一類；（二）聯句不應另列一類；（三）六言律詩是不能成立的，絕句不能列在律詩的範圍以內。綜上所說，最正當的律詩之類別，實在只有下列四種而已：

## 律詩的類別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生了不少惡影響。後來所謂律詩，只是遵守這種格律的詩。駢偶之文也，因此而更趨向嚴格的機械化，我們要知道文化史上自有這種怪事。往往古人走錯了一條路，後人也會將錯就錯，推波助瀾，繼續走那條錯路。譬如纏小腳，本是一件最醜惡又最不合道的事，然而居然有人模倣，有人提倡，到一千年之久，駢文與律詩正是同等的怪現狀。」（白話文學史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一話雖不錯，可是文學作品，走到另外一條歧路上時，「居然有入模倣，有人提倡」這並非偶然的盲從，自有其社會的背景，必然的趨勢。此在起源一條之末節已有解釋。在此我們祇想指出律詩之爲律詩，乃是由六種要素構成的，即整，儷，叫，韻，諧，度。詳見唐鉞國故新探，中國文體的分析篇。這六種構成的要素，可分爲三大類：儷爲一類，屬於色的方面；整，爲一類，屬於形的方面；叫，韻，諧爲一類，屬於聲的方面。所謂「整」是指前後句所含的字數相等，或全篇所有的句都如此。「度」是指全篇字數須有一定。

## 律

「叫」是指奇偶兩句中字的平仄聲須依次相對。「韻」是指句脚之字須在同一韻中。「諧」是指全篇中一切字音，其平仄須有規定。以上五種要素，形與聲兩方面，就律詩說，都不易改動，亦且不容改動。因爲律詩之所以爲律詩，形與聲實爲靈魂。本書正名一章中曾引張表臣話：「法律精切謂之律。」王世貞的話：「律爲音律法律。」錢本菴的話：「律者，六律也。謂其聲之協律也。」均可見律詩上之形與聲，關係律詩之生命至重。並且在南北朝時駢偶之風已感，其所作詩不能即認爲律詩，必待沈、宋諸人的作品出後，始能奠定律詩的局面，而後人更多認律詩創於沈、宋，亦正因在沈、宋以前，色的方面雖繁縟相矜，錦繡成文，而在形與聲的方面，尚無定格。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上說：「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可見律詩於最初完成時，形與聲的確定，實爲至要之點。既爲至要之點，則不容變易，自爲勢所必然了。律詩既在形與聲的方面，印整

度，叶韻，五譜要素，未可變易，於是在可有彈性的「儷」的一要素中，就不得不設法突破緊緊束縛的難關。倘使八句全對，則太無變化，且亦呆笨少生動。若八句全不對，又過於自由，不類律詩。於是八句之中，就形成有對有不對的局面。而對的一部分，如置之前半，則後半出之不對，寫作苟稍失檢，必造成虎頭蛇尾，令人有結束草草之感。如以對的一部分更易地位，改置後半，則開始四句散行，說來水遠山遙，必又造成尾大不掉，發端迂闊之感。至於在開篇和末尾各置一聯，則開端過整，難於突兀，難於出奇制勝，結末過整，難於迴蕩，難於有餘不盡，亦與前兩種安置方法同為不妥。惟有置之中腹，妙手得之，則藉此迴旋，興起波瀾，即弱者對之，最低之限度，亦可以兩句當一句寫，其上有起句兩句，其下更有結句兩句，還可勉強佈置，敷衍成篇。是以雖唐詩人作律詩，有全篇對或全篇不對之嘗試，終於還是回到一定的形態中，也是最普通的形態中。中四句對，開首兩句與結末兩句不對。自然，這依然是一種束縛。在不

違背規律之中，有天才之詩人，對此還得另謀迴旋之辦法，以免一首律詩中過於呈露出散與儷的痕迹，失卻全篇之統調。於是各種對句都出現了。論對句，其種類極多，有異類對，有同類對，有連珠對，有中對，有巧對，有借對，有扇對，有流水對等等。此各種對句中，惟扇對和流水對最涵妙義，其他則僅在競奇寬巧方面互爭短長而已。所謂扇對，即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又謂之隔句對。如鄭谷詩「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殊。」便是此種對句。所謂流水對，即前後兩句雖相對，其意義方面非平行乃連串，實際上竟可作一句看。滄浪詩話中謂之十字對，十字對如劉春虛詩「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便是此種對句。以上兩種對句，前一種是就表面上使其參差錯落，看上去儷不如儷，後一種是在內容上使其上下連串，讀了去儷不如儷，此無非想藉以轉變易流呆板的中二聯的局面，並藉以調和上下散

行的字句。這不是遊戲，或是逞才，乃是一種不可少的變化。著者於前一章作法中云：「原來律詩本是駢儷化的產物，於駢儷中要求其不覺得駢儷，則惟一的辦法，祇有求對仗之流走。又律詩經常的組織方法，是第一第二兩句以及第七第八兩句不對，祇是三四五六這四句對，在這種組織之下，要求其有統調，不露出駢散不調的痕跡來，也祇有求其對仗之流走。」扇對和流水對，即求對仗流走之一法。以上論五七言律，至於排律，普通的形態，也還是首尾不對，中腹必對，這等於將一件東西的腹部拉長，在拉長以後，如稍板滯，便易覺到頭小腳輕，僅是肚大腰圓，殊為不稱。在善於寫排律的人，常於抒情中雜以敘事或寫景，此即因事態的進行，足以助文情之波瀾，景色的開展，亦足以引人入勝，都是想使人忘卻冗長，忘卻不稱。不過無論如何排律之寫作，終不能如四韻八句之緊湊，又因色聲形諸方面之束縛，更不能如古詩之易生動。所以歷來詩人，即善於寫排律者，亦不能以其排律壓

倒其他的成就。這是勢所必然，蓋亦無可如何之事。

【律詩音節】說到律詩之規矩，可以談的，不外兩方面：一是音節方面，二是字句方面，現在先說音節。說音節，就得談到四聲。如王士禛的律詩定體，其中談的律詩計「五言仄起不入韻」，「五言仄起入韻」，「五言平起不入韻」，「五言平起入韻」，「七言平起不入韻」，「七言平起入韻」，「七言仄起入韻」，「七言仄起不入韻」。八種。每字均有符號，註出各字應平應仄，或平仄可易，或平仄必不可易，簡直是一部詩譜，據以為寫作律詩的秘本，與詞譜無稍異。此外趙執信的聲調譜中也論到五言律七言律的音節，都可供人平素研討時的一種參考。大概律詩之音節，除一般的格式外，間有拗格，或是藉以救聲調之平凡。（對牀夜話卷二上說：「五言律詩因要貼妥，然貼妥太過，必流於衰。苟時能出奇，於第三字中下一拗字，則貼妥中隱然有峻直之風。」即是此意。）或因意義方面之必不可不用，這僅是兵法上所

謂出奇制勝，不可即以為常軌。不過一首律詩中，每字或平或仄，而平聲中或陰或陽，仄聲中或上或去或入，卻極關重要。如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上說：「律詩止論平仄，終身不得入門。既講律調，同一仄聲，須細分上去入，應用上聲者不得誤用去入，反此亦然。就平聲中，又須審量陰陽清濁，仄聲亦復如是。」就極重此點。可是如何纔能使詩律精微巧妙至此，也是一大問題。因而李氏於同書中又說：「古近二體，初學者欲悟微音節，他無巧妙，只須將古人名作分別兩般吟法。吟古詩如唱北曲，吟律詩如唱崑曲。蓋古體須頓挫澗澗，近體須鏗鏘宛轉，二者絕不相蒙，始能各盡其妙。余嘗論欲識詩篇工拙，先聽吟詠合離，此最是捷徑法。今無論古近，俱付一樣口角吟之，神理全失，何由闖入門庭？」這就是告訴我們，在吟詩中可以玩味出律詩音節的微妙來，頗與世俗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有相互發明之處。

【律詩之律聲】歷史的原因。唐代詩篇，有合前代

大不同的一點，就是律體合古體底劃分。毛詩、楚辭時代，所備具的律聲，只有復律一種。別了漢魏五七言詩中，應用了音數底整齊律。建安以後，漸漸有了應用對疊律的傾向，但還只能算是古體。齊梁之間，因為四聲底確定，一班詩人，於詩中應用起抑揚律來；而當對律底應用也比較精密。於是齊梁陳三代的詩，成為一種新體；不但合漢魏不同，而且合晉宋有異。這種新體詩，雖然已經漸近於律詩；而因為沒有應用次第律，也不曾嚴格地應用抑揚律的緣故，所以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律詩。那時候的詩，咱們讀起來，覺得它既不是古體，又不是完全的律體，頗有不古不今的狀態。到了唐代，承受了齊梁底流風，應用起嚴格的整齊律、抑揚律、次第律、當對律和反復律來，於是律體完全成熟，和古體分途。在古體方面，又能力追漢魏，而發揚光大，開出種種新境界，為晉宋以後所不及，也為漢魏所未有。晚以後，詞體發生，更嚴格地應用參差律，而中國詩篇律聲底全部，便完成了。此後五代、宋、元都不能跳出它底範圍，另

有所創造。所以唐代真不愧爲詩篇王國底極盛時期。但是沒有晉宋底對疊律和齊梁底抑揚律做它底先聲，也不能更進一步而得這樣的成功。(三) 底先聲，也不能更進一步而得這樣的成功。(三) 底先聲，也不能更進一步而得這樣的成功。(三)

【律詩之窮變】唐代古體和律體，五言和七言，都平均發達了，而且各盡其能事了。那麼，便又難免到了窮的一境了。窮則必變，變而後通。於是詩海中又另開出一種新境界來。這種新境界，就是所謂詩餘——詞——了。元來所謂五七言律體詩底極成，是應用(一)齊差律中的整齊律；(二)次第律；(三)抑揚律；(四)反復律；(五)對疊律的。然而齊差律中的參差律，卻不曾應用；外形的律聲底全部，還不能算是完全無缺。中國律體詩篇每停底音數，所以只取奇數，不取偶數；只取奇數的五音七音，不取三音以下。九音以上，這原因可以作如下的說明。(一) 偶音數的停，分步以後，儘是兩音步，有單調的弊病。奇音數的停，分步以後，於兩音步中，夾著一個單音步，便不至於單調。(二) 偶音數的停，嚴格地應用抑揚律，只能得到兩種調式；再應用腔反復律而把它相間

律

相間起來，便有單調的弊病。奇音數的停，卻可以有四種調式，而相間相重起來，不至於單調。(三) 一音停和三音停，都太短促了；九音停以上，都太弛緩了；而五音七音，適得其中，合於人類呼吸底中度，而可以得到停勻的節奏。所以三音和九音以上各奇音停，雖然也可以各各得到四種調式，而不被律詩所採用。也有人曾經作六言律詩，八言律詩，九言律詩，和十一言律詩的嘗試，而畢竟不能盛行。但是(一) 一音、三音、九音的各種奇音停，二音、四音、六音、八音的各種偶音停，也各各有它們底調式。整齊地相間相重，固然難免單調；而錯綜地合五音、七音各奇音停相間相重，便免除了單調的弊病了。(二) 拿五音、七音各奇音停，應用整齊律，構成律體詩篇，嚴格地說起來，也是一種單調的形式，而且形式有窮。如果拿一音以上各停，應用參差律，錯綜著參用起來，構成新的律體詩篇，既可以免卻單調，而又可以得到無窮的新形式。這無窮的新形式，又都有嚴格的規律，正合乎統一之中有變化，變化之中有統一

的美學的原則。於是詩海中便開出一種新境界，而詩餘便因此發生了，這就是所謂窮則必變，變而後通。中國詩篇外形律底全部，既因此完成，而唐代詩海底波瀾，也因此格外壯闊而奇幻了。1013

【律詩定體】一卷，清新城王士禛撰，有光緒刊本，在觀自得齋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律詩起源】關於律詩之起源，歷來人論此者，說得最含渾的莫如嚴羽。嚴羽在滄浪詩話上說：「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為雜駢，再變而為西漢五言，三變而為歌行雜體，四變而為沈宋律詩。」嚴氏所云涵義極不分明，似乎認沈宋創制律詩，又似乎說律詩導源於風雅頌，祇是因「風雅頌既亡」於是既一再演變，成為律詩。此種論定和認所有詩體無論幾言都是從詩經中出來，一樣的荒誕無稽。詩歌之興，不是始於三百零五篇之詩經。沈約不是說嗎？「民稟天地之靈，懷五常之德，剛柔迭用，真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集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

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是則吾人於追溯律詩之起源時，更可向上推行，甯非迂闊寡當？元稹在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銘序上說：「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韻聲勞，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上說：「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卷四）這都是主張律詩是沈、宋與宋之間之創制，自然「研練精切，穩順聲勢」之律詩，至唐始有也。可說至沈、宋始有。吾人讀到沈、宋的詩集，其五言律或七言律，聲勢穩切，都非唐以前所能有。且略舉一二例：落葉驚秋婦，高砧促暝機；蜘蛛尋月度，螢火傍人飛。清鏡紅埃入，孤燈綠焰微。怨啼能至曉，獨自懶縫衣。（沈佺期雜詩之一）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裴回作行雨，婉孌逐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峡外長；雲無處所，台館曉蒼蒼。（沈佺期巫山高之一）浩渺漫雲根，烟

嵐出遠村；鳥歸沙有跡，帆過浪無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斷魂；縱情猶未已，回馬欲黃昏。（宋之問：江亭晚望）同氣有三人，分飛在此晨；西馳巴嶺徼，東去洛陽濱；強飲離前酒，終傷別後神；誰憐散花萼，獨赴日南春。（宋之問：留別之望舍弟）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羣；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明重謁聖明君！（沈佺期：遙同社員外寄言過嶺）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軍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沈佺期：古意呈補闕喬知之）此種詩，在律律方面，在色調方面，以及在排偶方面，是如何美妙，如何艷麗，如何工穩。蓋律詩至此，始成定型。是以律詩的創制之功，歸之沈宋，原不算錯。可是每一種新文體的發生，必有其先導。換一句話說，新文體的發生，不是憑空出現的，乃是漸變而非突變。吾人固不當論律詩之起源遠溯風雅，頌但促進律詩之完成，總當

律

有必然的而且明顯的背景為吾人所能尋索得者。而不矜高古，不涉窈冥，又為尋索此背景時必有之態度。新唐書沈佺期傳上說：「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一卷二百二。此所謂「魏建安前迄江左，詩律屢變」。我們可以胡應麟詩藪上的來說明。詩藪上說：「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魏承漢後，雖浸尚華麗，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存。……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本宋律詩在唐還是一種新體詩。新體詩的產生，非突變，乃是漸變。當然追溯過去，在對偶方面，在聲調方面，已有了不少的人物，很長的時間，先做了一番「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工作。新唐書上的話，祇是混在一起說的。如在對偶方面，三百首中「觀閔既多，受侮不少」，「邛風柏舟」，「發彼小

犯，殢此大吧。」（小雅吉日）古詩十九首中「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青青河畔草）以及曹植詩中「君作高山柏，妾爲濁水泥。」（怨歌行）「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這些詩句，都是出於文勢偶然，並非用意排偶，用意排偶，當是從陸士衡開始。沈德潛說詩碎語上說：「士衡舊推大家，然通瞻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伍，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陳陸氏爲之濫觴也。」（卷上）正是此意。自此而後，辭采愈變愈華靡，對偶也愈變愈工整。到了宋朝，便如劉勰文心雕龍上所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明詩篇）如謝靈運諸人，其作品華靡工整，又較陸士衡諸人再進一步。「行矣怨路長，悲馬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慷慨遊言感，徘徊居情有；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駢服。」這是

陸士衡贈弟士龍詩：「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柘何奕奕；芳林頰朱榮，綠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然振絺綌；漫漫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信悠永，願言良弗獲；引領訊歸雲，沈思不可釋。」這是潘安仁顧內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荷蕖送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生攝生客，試用此道推。」這是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詩，雖然平仄黏對尚多疏闊，可是和潘陸諸人比，整麗多矣。這種變本加厲的趨勢，對於後來律詩的完成關係極大，所以陸時雍詩鏡總論上說：「時至於宋，古之終而律之始也，體制一變，便覺聲色俱開。謝康樂鬼斧默運，是梓慶之鑄乎？」到了齊梁，聲律之說又興，於是晉宋的詩原已趨向綺靡，偏重色澤，至此又加上四聲的配合，平仄黏對，由疎而密，便與後來的律詩相近。再由梁而陳，由陳而自，隋然



更爲精密，儼然是律詩的坯子了。下面且約略舉幾首詩，該不難從此中看到行變的痕跡來。年華豫已滌，夜艾賞方融；新葦時合水，弱草未勝風。閑幽瑟易響，台迥月難中。春物廣餘照，瑩佩未窮一。謝眺奉和隨王殿下：捨轡下雕軒，更衣奉玉牀。斜簪映秋水，開鏡比春妝。所畏紅顏促，君恩不可長。鷄冠且容奮，豈吝桂枝亡。沈約攜手曲：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野岸平沙合，連山近霧浮。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何遜慈姥磯：佳人遍綺席，妙曲動鷗弦。樓似陽台上，池如洛水邊。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翠柳將斜日，俱照晚粧鮮。一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舟子夜離家，開船望月華。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天漢看蛛蚌，星橋視桂花。灰飛重暈闕，蕩落獨輪斜。庾信舟中望月：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溪。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淚落，到頭啼鳥恆夜啼。庾信烏夜啼：揚州舊處可淹留，台榭高明復好游。風亭芳樹迎

## 律

早夏長泉來隴，送餘秋潦潭桂，桿浮青雀，下金鞍。躍紫駟，綠鶻素蟻，流霞飲，長袖清歌樂戲州。一隋場帝江都宮樂歌：原來由晉而隋，詩人之以詩明道，或以詩諷刺的事日少，於是詩歌變做一種聊以遣懷的東西。或以模山範水，或以託怨寄愁，在一個極小的範圍中鑽來鑽去，看似愈鑽愈精，實在是愈鑽愈爲自己造出許多束縛來。在束縛中尋找出路，自然惟有從聲律對偶上，研求了。錢木庵唐音審體上說：「晉排偶之始也，齊梁排偶之盛也。陳隋排偶之極也。」此爲最扼要之斷語。又如晉韻方面，黃節在詩學上說：「五言古詩既興，於是有五言詩之變體，其源則始自六朝。如梁沈約擬青青河畔草詩，則五言兩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又如柳惲南曲，則五言四句換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顧由五言兩句換韻，一變而爲四句換韻，再變而爲八句同韻，如同時范雲巫山高詩，中四句相對，一如柳惲南曲，則已爲五律之濫觴矣。……是故從柳惲之體者，在梁若紀少瑜，若王樞，在陳若徐穆，皆有之。

從范雲之體著同時若邵陵王在梁若元帝若何遜若吳均在陳若顧野王在北周若庾信皆有之。由茲而再變，則若庾丹之秋閨有望詩，已爲五言排律之濫觴矣。在梁若吳均若徐悱皆有之。由是觀之，六朝五言詩，由古詩而創爲後世五律五絕五言排律之體，其源流可遞數者也。七言詩既興，於是七言詩之變，其源流亦始自六朝如晉謝道韞詠雪詩，則七言三句同韻，變古詩之體而爲之者也。……梁簡文又爲春情曲，蓋本春別詩之體而少變之，已駁駁乎其七律之形矣。至庾信烏夜啼，則已爲七律之濫觴矣。由茲而再變，則爲沈君攸之薄暮動絃歌，又已爲七言排律之濫觴矣。由是觀之，六朝七言詩，由古詩而創爲後世七絕七律七言排律之體，其源流又可遞數者也。」（六朝詩學章）沈約擬青青河畔草詩：漠漠牀上塵，中心憶故人，故人不可憶，中夜長嘆息，嘆息想容儀，不欲長別離，別離稍已久，空牀寄杯酒，柳憚南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時晚，不道新知

樂且言行，路遠范雲巫山高詩，巫山高，高不極，白日隱光輝，靄靄朝雲去，冥冥暮雨歸，巖懸獸無迹，林暗鳥疑飛，枕席竟誰薦，相望徒依依，庾丹秋閨有望詩，耿耿橫天漢，飄飄出岫雲，月斜樹倒影，風至水迴文，已泣機中婦，復悲堂上君，羅襦曉長襷，翠被班徒薰，空汲銀牀井，誰縫金縷裙，所思竟不至，空持清夜分，梁簡文春情曲，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鈞掛綠樹，誠知淇水露羅衣，兩童夾卓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所謂春別詩，共四首，其第一首云：「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萱莖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庾信烏夜啼，已見前。沈君攸薄暮動絃歌，柳谷向晚沈餘日，蕙樓臨砌徒斜光，金戶半入叢林影，蘭徑時移落蕊香，絲繩玉壺傳綺席，秦箏趙瑟響高堂，舞裙拂履喧珠珮，歌響出扇繞塵梁，雲邊雪飛絃柱促，留賓但須羅袖長，日暮歌鐘恆不倦，處處行樂爲時康。讀了這些例證，可見律詩在唐代以前，其音韻方面早已有了許多的人作了多方之試驗，爲其先導總

之辭采愈變愈華，對偶愈變愈工，音律愈變愈細。這是六朝以來所共趨的路徑。至唐沈宋，於是定型的五律七律方始完成，成爲千古不易之體而已。王世貞藝苑卮言上說：「六朝之末，衰頹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卷四）趙執信談龍錄上說：「聲病興而詩有叮咛，然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都是很扼要的說明。自然律詩的完成，沈約諸人的聲律論是給予了絕大的影響。關於沈約諸人的聲律論，且看沈約自己的說法。他在宋書謝靈運傳上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卷六十七）再看蕭子顯的敘述。蕭子顯在南齊書陸厥傳上說：「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河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卷五十二）沈

約諸人之聲律論，當然是受的兩方面之影響。一方面是因魏晉以來，戎狄雜居內地甚多，於是中國之語言上發生極之大變化。另一方面是因佛經之翻譯，印度之聲明學隨同傳來，促成漢族音韻之整頓。並且在沈約諸人之前，已具有四聲之說。如在隋書經籍志中（卷三十二）即我有管張諒撰四聲韻林二十八卷。不過到了沈約諸人纔大肆宣傳，用之於詩歌上。這在文壇上原是一種新興的運動。唱慣了老調，未必即能因此掀起極大的波瀾。即如南史沈約傳上說：「約又撰四聲譜，以爲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卷五十七）可見當時沈約諸人的聲律論，還未能使人人受其影響。又鍾嶸詩品上說：「古曰詩誦，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種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

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聲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一卷下序』以及南史庾肩吾傳上說：「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爲麗靡。」（卷五十庾易傳附）這當然是對於王融（字元長）沈約諸人之聲律論表示反對，可是反對儘管反對，其在詩壇上隨着時日漸次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終爲不可否認之事。劉師培在中古文學史上說：「南史以爲『彌爲麗靡』詩品以爲『轉傷真美』，斯固切當之論。然四聲八病，雖近纖微，當時之人亦未必悉相遵守，惟音律由疏而密，實本自然，非由強致。試印南朝

文審之，四六之體，粗備於范曄、謝莊，成於王融、謝朓，而王、謝詩亦復漸開律體。影響所及，迄於隋唐，文則悉成四六詩，則別爲近體，不可謂非聲律論開其先也。」（第五課宋齊梁陳文學概略）此真平允之論。總之，古詩變爲律詩，排偶的趨向，在晉宋時就顯明起來，聲律的嚴緊，在齊梁時也明白的側重起來，到了唐初沈宋，不過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使律詩成爲定型而已。李重華貞一齋詩說上說：「漢魏以來未知律，自然流出，所謂『空中天籟』是已。陳隋欲爲律而未悟其法，非古非律，詞多淫哇，不足效也。自唐沈宋，律律，其法漸精，又別作古詩，是有意爲之，不使稍涉於律，即古近迥然一途，猶度曲者，南北兩調矣。」於此知沈宋之於律詩，實已盡其指導之能事。不過在律詩上沈宋雖有定鼎之功，而他們二人祇是對於五律寫得多，七律便寫得極少。四韻八句如此，四韻以上的排律，七言的就簡直沒有。七律以及五排寫得極好，足以補沈宋之缺陷的，其功則又當歸之杜甫。錢木庵的唐音審體上說：「初唐諸

家長律詩，對偶或不甚整齊，第二字或不相黏綴，如胡鍾正書，猶略帶八分體。至右軍而精法大備，遂爲千古立極。詩家之少陵，猶書家之右軍也。少陵作而沈、宋諸家可袞矣。故五言長韻，七言四韻律詩，斷以少陵爲宗。這是深中肯綮的評。至於七排，王世貞藝苑卮言上說：「七言排律，創自老杜。」（卷四）雖所作不多，但倡導之功亦不可沒的。此原爲必然之事。律詩是到沈、宋才完成，在當時還是一種新體詩。在此新聞的園地中，尚可勤加墾植。卽如沈佺期有一首詩：春風搖碧樹，秋霧卷丹台。復有相宜夕，池清月正臨。玉流含水動，金魄度雲來。燭燭光如沸，翩翩景若摧。半環投積草，碎壁聚流杯。夜久平無煥，天清皎未墮。鏡將池作匣，珠以岸爲胎。有美司言暇，高興獨悠哉。揮翰初難擬，飛名豈易陪。夜光殊在握，了了見沈灰。題爲和元舍人萬頃臨池翫月戲爲新體。此詩可算是未臻化境的排律。而沈氏認爲新體，可見當時沈氏諸人努力於此種新詩之各方面的嘗試。等到五言律方面試驗已成，繼其後的詩人如

## 律

杜甫之偉大，他當然要想以一己的天才創造出新局面。於是爲沈、宋所忽略的七言律及七言排律，他便肆力於這一方面了。不過敘述律詩之源流至此，僅及其發生之時代，演變之過程，以及完成之時期，尚未道及律詩產生之必然性，茲特更進一步，述於此。大概律詩產生之必然性有三：其一，我們首應知道，晉宋以後，中國的社會極不安定，大家都在一種激蕩不安的境況之中，苟延殘喘。一班點綴昇平的文人，既才無所施，而又不能不生活，變節已不算一回事。既朝秦暮楚於前，還得明哲保身於後。於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就不容不深隱其詞，以免觸犯時諱，遭逢不測。音節的講求，字句的推敲，遂變爲寫作詩歌之側重點。宋大樽茗香詩論上說：「齊、梁、陳、隋之格之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齊之王儉、韓蘭英、先仕宋、劉繪、後仕梁、梁之范雲、邱遲、任昉、張率、柳惔、周捨、徐勉、先仕齊、庾信、後仕北、周、江淹、沈約、先仕宋、齊、陳之陰铿、徐陵、沈炯、周宏正、張正、見、顧野王、先仕梁、周宏讓、先仕侯景、徐孝克、阮卓、蔡凝、潘徽、後

任隋；江總、先梁、後隋、隋之姚察、虞世基、虞綽、王春、王  
 曾、先任陳、柳謩、先任梁、李德林、諸葛頴、孫萬壽、先任  
 齊、于仲文、先任周、何妥、先任梁及周、盧思道、李孝貞、  
 薛道衡、魏澹、先任齊及周、元行恭、先任北齊、辛德源、  
 先任北齊及周、揚素、崔仲方、先任周及梁、孔紹安、後  
 任唐、袁朗、先任後唐、偶指歎之，皆詩人名，級故高者，  
 也。嗟乎嗟乎！言之長，德音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  
 尚何言乎？語雖偏激，亦不為無見。至於唐之沈、宋，  
 原均利慾薰心之輩，自然也。步武前朝，綺麗之風，一  
 研練精切，穩順聲勢，一向律詩之路，鑽入，以期生活  
 和生命之安定。其二宋、齊、梁、陳以來，帝王多半嗜好  
 文學，如史家所說：「宋明帝博好文章……每有禎  
 祥及造幸讖集，輒陳詩展義，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  
 夫，則請託不暇，困於課限，或買以應詔焉。於是天下  
 向風，人自藻飾，雕蟲之藝，盛於時矣。」這不過是最  
 著的一個例子。宋之帝王如此，齊、梁、陳諸代亦復如  
 此。又不但帝王如此，各代宗室亦競以文藝相誇。文  
 人為任祿計，所寫便只能在阿諛中設辦法，斷無自

由表現個人之餘地。然而阿諛的話不易說，要寫得  
 極有意義，更不易，於是將辭句修飾得漂亮，將音節  
 鍛鍊得鏗鏘，就變為必經的途徑。一直到唐之沈、宋，  
 其所作多是應制的，更加華麗工整。因為如此寫作，  
 只要對仗工整，聲律諧合，便沒有內容也可成篇。阿  
 諛在上，此為最適。可見律詩之產生，與帝王之提倡  
 文學有莫大之關係。其三一種文體，使用既久，其開  
 拓新境之可能便少。要新境之開拓，就得加上一點  
 新的成分，而此新的成分還得要適合當前之環境。  
 古詩至南北朝，其開拓之境已少。同時又因古詩質  
 樸，不能深隱其詞，或架空無物，自然側重辭采的律  
 詩，使漸漸從這中間孕育起來。恰好因印度的聲明  
 學之影響，中國文字在音韻方面有了新的開展。而  
 這種開展，又足以增加詩歌在節調方面的妖嬈。自  
 然會立刻的會被文人所利用了。沈約諸人不過是  
 代表發言者而已。即沒有沈約諸人，也有旁人來  
 提倡的。不過唐以前辭采聲律的趨向，乃是規避現  
 實的一種方式，而唐以後則轉以用為逢迎現實的

一種工具，帝王倡於上，應試需乎此詩，至唐遂成定型，而為後代文人開一條酬世的新路。

【律詩四辨】四卷。清安溪李光地撰。有道光刊本。在李文貞公全書內。

【律狀子】上海流行俗曲。大成書局石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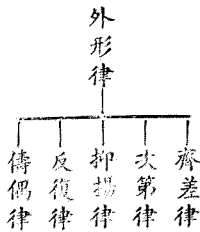
【律聲】要解決是詩非詩的問題，應該先了解律聲（Rhythm），才可以用它來作為判別是詩非詩的標準。因為律聲這件東西，是詩篇必備的要素。但是普通所謂律聲，只指那外形的律聲（簡稱外形律）而言。其實，律聲決不止外形的方面，而還有內容的方面。並且外形律不過是詩篇底形式，而內容律卻是詩篇底生命。換句話說，就是內容律是詩篇所必要的，而外形律卻是可有可無的。所以判別作品底是詩非詩，應該以內容律為主要的標準，而外形律底有無，卻是沒有什麼關係。內容律是詩人內心底律動，表現於作品上面的，必須從具體的作品上去領略它，而很不容易作抽象的說明。例如：「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

律

尺，不及汪倫送我情。」（唐李白贈汪倫——例一）兩行是尋常的敘事語，它底內容律很弱，不能使讀者有什麼感動；後面兩行卻很能感動讀者，使讀者底內心跟作者底內心，作同樣的律動。因為我們讀了這兩行，彷彿也站在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畔，而覺得有一個汪倫也似的友人，正在送我，而且他那送我的深情，也比千尺的桃花潭水還深。這就是作者內心底律動，感動咱們讀者底內心，跟他作同樣的律動的現象，也就是內容律底表現很強的地方。又如：「有如許的淚，縱使渾身都是眼，也流不及呵！」「憑你是怎樣祕密的隱痛，總瞞不過淚神，輕輕地給你隨意洩漏了。」「即使用微笑掩住了淚，這一笑裏，早吐露了淚底祕密了。」「夜來多少孤眠淚，枕頭是知道的，但知道的也只有枕頭哩！」「吐淚不得，咽淚不能，在眼輪中旋轉時，比利錐刺眼還痛呵！」（劉大白秋之淚——例二）第一例是有外形律的詩，但同是有外形律的詩，而前兩行跟後兩行底感動讀者的力量不同，就因為內容律底強弱不同。內容律

底爲詩篇底要素，即此已經可見了。第二例是完全不用外形律的詩，但是它底內容律很強，也很能感動讀者底內心，更足見詩篇底要素，不在外形律而在內容律了。外形律雖然不是判別作品是詩非詩的主要的標準，但是要說明中國舊詩篇，這個名詞下面所包涵的作品，就得用它來作標準了。外形律底種類，如下列第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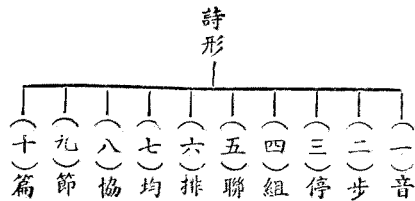
第一表



要說明外形律，必須先說明詩篇底外形。詩篇外形底解剖，如下列第二表。

第二表

音是最小的單位，就是一個字，就是五言詩七言詩底所謂言步。步是最小的音羣，有單音步和兩音步兩種。停就是從前所謂句，是一個步羣。聯和排是駢儷的詩篇中所獨有，而非駢儷的詩篇中所無。組是一個停羣，用它來組成一聯或一排的。用兩停或兩組相對就是聯，用相類的兩停或兩停以上，或用相類的兩組或兩組以上並列就是排。均和協是有紐和韻的詩篇中所獨有，而無紐和韻的詩篇中所無。





均就是一紐或一韻；而合同用一紐或同用一韻的各均，就是一協節。就是從前的所謂章或解（樂府）或疊（詞曲），有有均節和無均節兩種。有均節是一個均羣或一個協羣，無均節只是一是均停羣。篇是詩形底全體。所謂外形，就是詩篇底形體，而外形律就是種種形式，用來修飾這些形體的。齊差律就是各個篇羣各篇各節各協各均各排各聯各組各停各步中，所包含的篇數節數協數均數排數聯數組數停數步數音數，或整齊，或參差，都有一定的規律。次第律就是各個篇羣各篇各節各協各均各排各聯各組各停各步中，所排列的篇位節位協位均位排位聯位組位停位步位音位，或順序，或顛倒，都有一定的規律。抑揚律就是以平聲爲揚，仄聲（上去入三聲）爲抑，抑和揚的兩種音腔相間或相重的規律。反復律就是以相同或相類的音，相連或相隔若干音，若干步，若干停，而使它再現的規律。有語反復律，腔反復律，紐反復律，韻反復律，四種。語反復律，有語分反復，語式反復，兩種。語分反復，又分同

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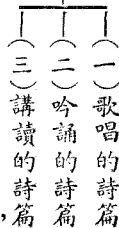
分相綴，同分相應兩項；同分相綴，是以複字或複詞在詩篇中相連著再說；同分相應，是以複字或複詞在詩篇中相隔著再現。語式反復，也分同式相綴，同式相應兩項；同式相綴，是以型式相同的語，在詩篇中相連著再現；同式相應，是以型式相同的語，在詩篇中相隔著再現。這兩項又各分爲兩式。同式相綴，分爲同式同詞的相綴，同式異詞的相綴；兩式同式同詞的相綴，是以相同的型式，相同的詞，在詩篇中相連著再現；同式異詞的相綴，是以相同的型式，不同的詞，在詩篇中相連著再現。同式相應，也分爲同式同詞的相應，同式異詞的相應；兩式同式同詞的相應，是以相同的型式，相同的詞，在詩篇中相隔著再現；同式異詞的相應，是以相同的型式，不同的詞，在詩篇中相隔著再現。腔反復律，是以相同的抑揚在詩篇中相連或相隔著再現。紐反復律，是以同紐的字（發音相同的字）在詩篇中相連或相隔著再現。相連的叫作同紐相綴；相隔的叫作同紐相和。又分三式：同紐的字用在一停之首的，叫

做停頭紐；在一停之中的，叫做停身紐；在一停之末的，叫做停尾紐。韻反復律，是以同韻的字（於音相同的字）在詩篇中相連或相隔著再現相連的，叫做同韻相綴，相隔的叫做同韻相協。同韻相協，又分三式：同韻的字在一停之首的，叫做停頭韻；在一停之中的，叫做停身韻；在一停之末的，叫做停尾韻。俦偶律就是以聲音和意義相同或相類或相異的字各爲一停或一組而構成一聯或一排的規律。有音底俦偶，義底俦偶兩方面。音底俦偶，有齊底俦偶，次第底俦偶，抑揚底俦偶；反復底俦偶四種。齊差的俦偶，是以音數底多少相同或相類爲俦偶；次第底俦偶，是以音位底先後相同或相異爲俦偶；抑揚底俦偶，是以音腔底平曲相異或相同爲俦偶；反復底俦偶，是以音質底重複相類或相同或相異，又兼以音腔底平曲相異或相同爲俦偶。義底俦偶，是伴附於音底俦偶而以意義相同或相類或相異的字爲俦偶。中國底舊詩篇，就是使用這五項外形律的，所以咱們就可以用五項外形律來說明中國舊詩

篇所包涵的作品。如果以韻律爲標準，來判別作品底是詩非詩，本來可以包括文學作品底全部，而作下列第三表的分類。

## 第三表

## 詩篇



第一類是備具外形律而又配合樂譜，可以歌唱的詩篇；例如毛詩，楚辭中的九歌，漢以後的樂府，唐宋以後的詞和曲，都屬於這一類。第二類是只備具外形律而不配合樂譜，只可吟誦而不可歌唱的詩篇；例如楚辭（除九歌）漢以後的五七言詩，辭賦，駢儷文，四六文和聯語等，都屬於這一類。第三類是既不配合樂譜，也不備具外形律，不但不可歌唱，而且不可吟誦，只可講讀的詩篇；例如散文詩，小品文，小說和散文的戲劇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三類在配合樂譜與否和備具外形律與否的兩方面，雖有差異，而在備具內容律方面，卻是相同。配合樂譜與否，向來

不把它作為判別是詩非詩的標準，所以不成什麼問題。備具外形律與否，卻為爭辨是詩非詩的焦點了。所以如果以外形律為標準，來判別作品底是詩非詩，那麼，不備具外形律的第三類，自然要說成不是詩篇了。然而我們應該知道原始的文學，本來只有詩篇一種；一切抒情，敘事和戲劇底表現，都由詩篇來包辦，而分為抒情詩，敘事詩和劇詩三類。所以原始的文學底領域，就是詩篇底領域，而並列著抒情詩，敘事詩和劇詩的三個聯邦。但是後來散文的文學作品漸漸起來，侵略到詩篇底領域裏面來了。第一步是用散文來敘事，取敘事詩而代之，使它成為小說；第二步是用散文來作劇本，取劇詩而代之，使它成為散文的戲劇；於是敘事詩和劇詩的兩個聯邦，都被大啓封疆的散文，割取而據為己有了。到了最近，連孤立的抒情詩的一邦中，也不免被散文底勢力範圍所侵入，而有所謂散文的抒情詩了。但這是站在外形律的方面，看好像詩篇底領土，漸漸軼出外形律底範圍以外，而詩篇有「日威國百里」

的現象；其實，如果站在內容律的方面看，這些軼出外形律範圍以外的小說，戲劇和散文詩等，它們有的民族性——內容律——依然不曾喪失。所以與其說是詩篇割讓領土，不如說是詩篇擴張殖民。地於散文界內。那麼，咱們既知道小說源出有外形律的敘事詩，戲劇源出有外形律的劇詩，散文的抒情詩源出有外形律的抒情詩，都是詩國中移殖於散文界內的移民，便不能不承認第三類是廣義的詩篇了。中國文學發生的次序，以詩篇為最早，小說次之，戲劇最後；而近代式的散文劇本底出現，更屬最近的事情。從這發生的次序，就可看出詩國中的民族，漸漸向散文界內移殖的形勢。更因為發生有先後不同的關係，所以作品也以詩篇為最多，小說次之，戲劇最少。至於中國小說從敘事詩演進的痕迹，雖然因為敘事詩較少的緣故，不很分明，而戲劇從近似劇詩的樂府和南北曲演進，卻是痕迹顯然的。以上是以內容律為標準，來判別作品底是詩非詩；現在更以外形律來說明中國舊詩篇所

包涵的作品。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以及兼含三四五六七八九……言的各種雜言詩，向來被承認爲詩篇，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此外還有許多備具外形律的——當然須是備具內容律的——作品，是向來不稱爲詩篇的。例如詞和曲是向來不被稱爲詩篇的；而實在都是古近體以外的變格詩篇。古近體詩，到了唐代，格式完備，幾乎窮了，所以一變而爲詞，詞到了宋元，格式完備，也幾乎窮了，所以再變而爲曲。這都是跟着時代底要求而自然演進，正跟近年來從詩，詞和曲演進而爲語體的自由詩散文詩相類。所以詞雖不被稱爲詩，而被稱爲詩餘；曲雖不被稱爲詩和詞，而被稱爲詞餘；正因爲它們都是變格的詩篇的緣故。餘就是支流的意思。從前的人，根據傳統的觀念，只認古近體詩爲正宗的詩篇，而詞不過是支流，曲尤其是支流底支流，所以稱它們爲詩餘和詞餘，而不稱它們爲詩；但是咱們現在應該打破這種傳統觀念，從它們跟古近體詩同樣備具外形律的這一點上，正式承認它們都是詩篇

底一種。又如辭賦，也是向來不被稱爲詩篇的。但是漢代班固曾說「賦者，古詩之流也」；又說「不歌而誦謂之賦」；那麼，馳明明說賦是從詩篇演進的了。其實，辭賦是從楚辭演進的，而楚辭本是咱們所認爲詩篇底流派，跟毛詩並峙，爲中國文學底兩大河源的。辭賦的體裁，雖然好像跟向來被稱爲詩篇的稍有不同，但它在備具外形律的方面，都跟被稱爲詩篇的相同，不能不承認它是詩篇。並且中國底古近體詩，可稱爲敘事詩的很少，而辭賦卻因爲便於敷陳，所以敘事的頗多；即使說中國底敘事詩，存在辭賦裏面，也沒有什麼不可。因此咱們應該正式承認辭賦也是詩篇底一種。又如駢儷的文體，雖然導源於古昔駢散錯綜的文章，如周易文言繫辭之類；但後來又跟辭賦合流，演而爲四六的文體。駢體文和四六文中，有等差律，有次第律，有抑揚律，有反復律，有倚偶律，都跟辭賦大同小異，只是多數不用同紐相和，和同韻相協的反復罷了。所以駢體文和四六文，也不得不認爲詩篇底一種。又如聯語，雖

然多數不用同紐相和和同韻相協的反復而其餘各律都能備具，是駢儷文底交流，所以也應該承認它爲詩篇底一種。以上所舉，中國舊文學作品，凡是備具外形律而可稱爲詩篇的，大約沒有什麼遺漏了。至於語體的詩篇，似乎是最近新興的，所以常常被守舊者所排斥。其實中國底文字和語言，雖然秦漢以後，就漸趨於分離，而語言底不甘雌伏，常常侵入文學作品中，歷代都有痕迹可尋。到了詞曲起來，於詩篇中另闢新境界，給此種工具——語言——以充分使用的機會，它底發展，更是顯然。同時小說底領域中，一部分也被語言所占領。到了最近語體文學，成爲有意識的一種力爭正統的運動，不過如伏流的江河，一瀉千里而入於海罷了。這是中國文學史上應該注意的一件事。<sup>1013</sup>

【律轉東皇】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律賦】<sup>6</sup>律賦是唐朝人所興的，他的特點，是以組織工麗音韻諧靡貼切題旨爲歸。原來唐朝場屋中

## 律

所考的賦，就是這一種賦。凡一種文字，作成了，一定格式，強迫人人仿效的，總不能好。八股文之所以不好在此，桐城古文之所以不好也在此，而律賦之所以不能好也不外乎此。再加以律賦的用途，大抵不離乎頌聖。請問頌聖的文字，能發揮什麼了不得的文學之美麼？所以律賦，很不爲學者所樂道。然而律賦的歷史很長，自唐以來，未曾中斷。前清翰林官考，差仍舊用賦，與白摺小楷並重的。年代久了，琢磨愈精，賽如那古玩中的雕漆品一般，很有幾種別致可愛的意思。凡看律賦的好壞，全在一破題。破題就是開頭的話，叫作人開門見山的意。所以這幾句話，必須籠罩全題，貼切題意，簡明而穩重，雄健而高華。受這幾種好處全備，才算得合作。如今只看唐朝李程應試的時候做的日五色賦，開頭兩句，寫古今所稱頌的，就可以窺見一斑了。他那兩句是「德動天鑿，祥開日華」。在這八個字當中，日五色三個字全都發揮盡致，並且還揭明頌聖的意思，這是何等簡括而貼切呀！凡是場屋的文字，都

重在一個開頭的冒子。要這個冒子動聽，才能得主司的青眼。所以八股文，也是講究破題。要作得好。從前學作八股文，總是先學作破題的。記得制義叢話上面說：有人以「吉房出售」爲題目，用四書成語作破題。他的兩句是：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兩句就把題目扣定一絲不走。幾乎變成謎語似的。這都是從律賦來的訣竅呀。題賦講求貼切，於是用種種纖巧的方法扣定題字來襯托，結果不免小巧。實在是文字中的惡障。再加以對仗過於精工，音調過於諧靡，而所使的事不能新鮮，所寫的景象也不能親切，比起所謂律詩來，更覺得途徑太窄，體格太拘。的確是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唐朝錢起的尺波賦有兩句道：「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之際；浮光上射，若雪華呈瑞之初。」一句切尺字，一句切波字，縱使算他巧思綺合，然而究竟有什麼意味呢？然而有一種境界，却是律賦開的。就是用成語，以議論敘事。張何授衣賦有兩句：損益從時，取其觀古人象；元黃既績，可以爲公子裳。周存太常新復樂懸賦亦云：禮樂

爲之儀，雖可久而可大；文武之道，亦一弛而一張。唐人開這一派之後，宋人又推波助瀾。於是格局雖然還是律賦，氣息卻近於散文。讀起來很清快可喜。於是把李綱的折檻旌直臣賦寫一段來看。辱師侮之貴，雖曰敢言，千雷霆之威，自應可斬。而天子能怒，將軍敢爭，因免冠而致悟，乃飾檻以爲旌……選命駕去，不爲薛宣而少留，趣和藝來，更助蕭公之引決。惟直情而選行，故太剛而必折。宋朝人作駢文，都是用的此法，此處不必再說了。律賦是場屋中用的，所以須限官韻。大概用七八個字的一句話與題目有些關繫的，拈了出來，說以某某爲韻，士子便按得着這韻用，並且還須按次序用。到前清時代，還須將官韻的字，抑在每一段的末一句，這無非是防弊的法子。法制愈嚴，所以自然的趣愈沒有，而愈難作得好。唐朝人的律賦，在文苑英華裏，收得頗多。清人的賦，卻多半不收入自己的文集的，也因為不足登大雅之堂的原故。討論律賦的作法的，有乾隆中李調元所撰賦話兩卷。

【律 新編】不分卷。清丹徒趙楫趙霖同編。有同治刊本。

【律賦經畝集】四卷。清儀徵阮亨編。有道光十九年揚州二酉堂巾箱本。

【律賦選讀】一卷。清寶應劉嶽雲編。有光緒四川尊經書院刊本。

【律賦學新】不分卷。清南通顧鶴撰。有中箱本。

【律體文】唐詩外形律底全部既經完成了；唐代詩人更把它應用到文的方面去。於是律體的賦、律體的駢文（即四六文）都成立而發達了。四音停和六音停，雖然各各只有兩種調式，構成律詩，難免單調；但是四音停合六音停參用起來，成爲四對四，六對六，四對四，六對六，四對六，四，這樣地相間相重，卻又可以構成又整齊又參差的律體文。這是詩底外形，向文的方面發展而完成了。六朝駢文發展工作，但是律體的文既經發達而反抗律體的散文運動也因而而起。於是文章方面，也合詩篇一樣，古體和律體平均發達，而辭賦之中古賦、排賦、律賦、文賦、

各體具備。如杜牧阿房宮賦，竟把散文的法，則應用到辭賦裏面去。上接卜居，漁父底流風，下開秋聲，赤壁變體，也可謂極盡文章之能事了！1013

【佛旨度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佛祖尋母】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佛教利用鬼神志怪書】鬼神志怪書到了南北朝時，曾經一度爲當時佛教徒所利用。佛教自漢時傳入中國，因其思想與中國人民崇尚玄虛的心理相合，所以不但毫無反響，立即就在社會傳佈。在漢時已有經典的繙譯，至晉時更大盛行，所譯已有數百部，當時且由私人對譯而開大規模的譯場。到南北朝時，往印度遊學者之多，幾肩摩踵接。佛寺之建築和佛畫的遺留，即貽中國美術史上以無窮環寶。社會人士對於佛教信仰之篤，及信仰者之多，於此可見。即當時的文學家，在作品中亦時露頌揚功德之意。蕭衍捨身佛寺，劉勰薙髮出家，帝王與文學之士尚如此，其他更可想見了。無論何種事物，到了這樣一個環境裏，要想拒絕牠所給予的影響，在事

理上均有所不能。所以在當時志怪書中，除了道士外，多了沙門，除了神仙外，又多了佛，其範圍因之而擴大。但如此尚不致失去其爲志怪書的意義，因爲對於佛教的傳佈與發達，尚取客觀的態度；社會上既有僧與佛的故事傳說，自當取以爲敘寫的對象，正同他們寫神仙與道士的態度一樣。但是佛教徒中本有不少聰明的文士，他們很深切地了解鬼神志怪書在普通社會的勢力，而也明白這種勢力的造成，全在乎完全能適合一般民衆的心理。但他們的經典呢？那種用直譯法譯成的高深的經典，不要說一般民衆不能了解，就是沒有研讀修養的普通文人也不易了解，要用來宣揚教義，豈不難之又難？於是他們很聰明地想出了一種方法，把佛教中最膚淺的因果思想及靈驗的事，用志怪書的故事體裁發揮出來；這樣，在六朝的神鬼志怪書之外，又來了許多講佛談鬼的應驗錄。所以照實而論，這些應驗錄實不應當在本書上敘述，因爲牠不過是一種傳教書，正同耶教的四福音一類小冊子一樣。

牠不過在利用志怪書的體裁而已。但這樣一來，却很有影響於整個社會的信仰與思想。一代一代的下去，與後來的小說裏的思想却發了密合不可分開的關係（如金瓶梅的收場就在講果報）。正同唐代佛教徒所創的用以傳教的「變文」一樣，動機雖起於此，而收果往往反在於彼，或有重大影響於彼，牠竟給予後來通俗小說以莫大的影響，而造成了小說的正宗地位。這樣看來，本書自有敘述的必需要了。這類書籍，今存者惟有顏之推的《冤魂志》一卷，其他有逸文可見，而有作者可考者，有《宣驗記》、《冥祥記》、《集靈記》、《旌異記》四種。茲依作者在世先後，其次於後：宣驗記三十卷，劉義慶撰。佚文見《太平廣記》。冥祥記十卷，王琰撰。琰（約四七零前後在世）字不詳，太原人。幼在交趾，受五戒。於宋大明及齊建元兩感金像之異，因作冥祥記，搜集像事，繼以經塔。冥詳記中自序其事甚詳。書雖佚，然存於法苑珠林及太平廣記中的尚不少。其文以敘述委曲詳盡勝。冤魂志一卷，（一名北齊還冤志，兩唐志作三卷）今



存集靈記十卷，今佚，皆顏之推撰。之推（五三一—五九一以後）字介，琅琊臨沂人。好學博覽，性任誕，好飲酒。初仕梁，爲湘東王繹記室，遷散騎侍郎。入齊爲中書郎，尋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尋以疾卒，年六十餘。之推所作，以家訓二十篇爲最著，著應驗錄，乃其餘事。冤魂志，嘗引經史以證報應，尚未脫儒家本色；然仍着重於佛教之果報，終不失爲宣揚教義的書。旌異記十五卷，侯白撰。白（約五八一—前）后在世，字君素，魏郡人。好學有捷才，舉秀才爲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愛狎之。隋文帝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咸傷其薄命。又有啓顏錄二卷，係諧談之書，亦佚。

【佛教翻譯文學】兩晉南北朝的文人用那駢儷化了的文體來說理，說事，設墓，贈答，描寫風景——造成一種最虛浮，最不自然，最不正確的文體。他們說理本不求明白，這要「將毋同」便夠了；他們記事

佛

本不求正，確因爲那幾朝的事本來是不好正確記載的；他們寫景本不求清楚，因爲紙上的對仗工整與聲律鏗鏘豈不更可貴嗎？他們做文章本不求自然，因爲他們做慣了那不自然的文章，反覺得自然的文體爲不足貴，正如後世纏小脚的婦人見了天足反要罵「臭蹄子了」！然而這時候，進來了一些搗亂分子，不容易裝進那半通半不通的駢儷文字裏去。這些搗亂分子就是佛教的經典。這幾百年中，佛教從海陸兩面夾攻進中國來。中國古代的一點點朴素簡陋的宗教見了這個偉大富麗的宗教，真正是「小巫見大巫」了。幾百年之中，上自帝王公卿，學士文人，下至愚夫愚婦，都受這新來宗教的震盪與蠱惑；風氣所趨，佛教遂征服了全中國。佛教徒要傳教，不能沒有翻譯的經典；中國人都想看看這個外來宗教講的是些什麼東西，所以有翻譯的事業起來。却不料不翻譯也罷了，一動手翻譯便越翻越多，越譯越不了！那些印度和尚真有點奇怪，搖頭一背書，就是兩三萬偈，搖筆一寫，就是幾十卷蜘蛛

文——二——五三一

吐絲，還有完了之時；那些印度聖人絞起腦筋來，既不受空間的限制，又不受時間的限制，談世界則何止三千大千，談天則何止三十三層，談地獄則何止十層十八層，一切都是無邊無盡。所以這翻譯的事業，足足經過一千年之久，也不知究竟翻了幾千部，幾萬卷；現在保存着的，連中國人做的注疏講述在內，還足足有三千多部，一萬五千多卷。（日本刻的大藏經與續藏經共三千六百七十三部，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卷。大正大藏經所添還不在內，大日本佛教全書一百五十巨冊也不在內。）**■**這樣偉大的翻譯工作，自然不是少數濫調文人所能包辦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確的駢偶文體所能對付的。結果便是給中國文學史上開了無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新材料與新意境，不用說明的，何以有新文體的必要呢？第一因為外國來的新材料，裝不到那對仗駢偶的濫調裏去。第二因為主譯的都是外國人，不曾中那駢偶濫調的毒。第三因為最初助譯的很多是民間的信徒，後來雖

有文人學士奉敕潤文，他們的能力有限，故他們的惡影響也有限。第四因為宗教的經典重在傳真，重在正確，而不重存辭藻文采，重存讀者易解，而不重存古雅。故譯經大師多以「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相勉。到了鳩摩羅什以後，譯經的文體大定，風氣已大開，那班濫調的文人學士更無可如何了。**■**最早的翻譯事業起于何時呢？據傳說，漢明帝時，攝摩騰譯四十二章經，同來的竺法蘭也譯有幾種經。漢明求法，本是無根據的神話。佛教入中國當在永漢以前，故明帝永平八年（六五）答楚王英詔裏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門」三個梵文字，可見其時佛教已很有人知道了。又可見當時大概已有佛教的書籍了。至于當時的佛書是不是攝摩騰等翻的，攝摩騰等人的有無，那都不是我們現在能決定的了。四十二章經是一部編纂的書，不是翻譯的書，故最古的經錄不收此書。它的時代也不容易決定。我們只可以說，第一世紀似乎已有佛教的書，但都不可細考了。**■**第二世紀的譯經，以安世高為最

重要的譯人。高僧傳說他譯的書「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覺塵而不倦焉。」安世高譯經在漢桓帝建和二年（一四八）至靈帝建甯中（約一七零）同時有支謙于光和中平（一七八—一八九）之間譯出十幾部經。僧傳說他「審得本旨，了不修飾。」同時又有安玄，嚴佛調支曜，康巨等，都有譯經，僧傳說他們「理得音正，盡經微旨，言直理旨，不加潤飾。」**■**以上為二世紀洛陽譯的經，雖都是小品文字，而那「不加潤飾」的風氣却給後世譯經事業留下一個好榜樣。**■**三世紀的譯經事業可分前後兩期。三世紀的上半譯經多在南方的建業與武昌。支謙譯出四十九種，康僧會譯出十幾種，維祇難與竺將炎（僧傳作竺律炎，今從法句經序）合譯出曇鉢經一種，今名法句經。法句經有長序，不詳作序者姓名，但序中記譯經的歷史頗可注意：「……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二二四）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

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義出，音近質直。僕初嫌其為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嚴是當時白話，意為襯飾，如佛本行經第八云：『太子出池，諸女更嚴。』其傳世者，今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即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傳者。然此雖詞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法句經乃是眾經的要義，是古代沙門從眾經中選出四句六句的偈，分類編纂起來的。因為其中偈語本是眾經的精華，故譯出之後仍見精采，雖不加雕飾，而自成文學。**■**這時坊裏支謙在南方，康僧鎧在北方，同時譯出阿彌陀經。此經為淨土宗的主要經典，在思想史上與文學史上都有影響。**■**三世紀的末期出了一個大譯主，敦煌的法護（曇摩羅刹）。法護本是月支人，世居敦煌，幼年出家，他發憤求經，隨師至西域，學了許多種外國方言文字，帶了許多梵經回來，譯成晉文。僧傳說他

「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勅。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時有清信士聶承遠，明解有才……護公出經，多參正文句……承遠有子道真，亦善梵學。此君父子比辭雅使，無累於古……安公（道安）云：『護公所出……雖不辯妙婉顯，而弘達欣暢……依慧不文，朴則近本。』道安的評論還不很公平。豈有弘達雅暢不辯妙婉顯的嗎？法護譯的修行道地經（太康五年譯成，西歷二八四）的勸導品中的擊鉢大臣的故事，最爲可談。其描寫，不加藻飾，自有文學的意味。在那個文學僵化的時代裏，自然是新文學了。四世紀是北方大亂的時代。然而譯經的事業仍舊繼續進行。重要的翻譯，長安有僧伽跋澄與道安譯的阿毗曇毗婆沙（三八三）曇摩難提與竺佛念譯的中阿含與增一阿含（三八四—八五）。僧傳云：「其時也，苻堅初敗，羣鋒互起，戎妖縱暴，民從四出，而猶得傳譯大部，蓋由趙王之功。」趙正（諸書作趙整）字文業，是苻堅的著作郎，

遷黃門侍郎。苻堅死後，他出家爲僧，改名道整。他曾作俗歌諫苻堅云：「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苻堅說：「是朕也。」整又歌道：「北園有一叢，布葉垂重陰，外雖籠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說：「將非趙文業耶？」苻堅把他同種的氏戶分布各鎮，而親信鮮卑人。趙整有一次侍坐，援琴作歌道：「阿得脂，阿得脂，博勞博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苻堅不能聽，後來終敗滅在鮮卑人的手裏。趙整出家後，作頌云：「我生一何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釋迦文即釋迦牟尼，文字古音門。）趙整是提倡譯經最有力的人，而他作的歌都是白話俗歌。這似乎不完全是偶然的罷。四世紀之末，五世紀之初，出了一個譯經的大師，鳩摩羅什翻譯的文學到此方才進了成熟的時期。鳩摩羅什是龜茲人。傳說他父親是天竺人。幼年富于記憶力，遍遊罽賓、沙勒、溫宿諸國，精通佛教經典。苻堅遣呂光西征，破龜茲，得鳩摩羅什，同回中國時。

特堅已死，呂光遂據涼州，國號後涼。鳩摩羅什在涼州十八年之久，故通曉中國語言文字。至姚興征服後涼，始迎他入關，於弘始三年十二月（四零二）到長安。姚興待以國師之禮，請他譯經。他譯的有大品般若、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詰、思益、首楞嚴、持世、佛藏、遺教、小無量壽等經；又有十誦律等律；又有成實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論；凡三百餘卷。僧傳說：「什既率多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初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他對他自己的譯書這樣不滿意，這正可以表示他是一個有文學欣賞力的人。他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却仍有文學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爲譯者的文學天才自然流露，又因他明瞭他「嚼飯與人」的任務，委曲婉轉務求達意，即

佛

此一點求真實求明顯的誠意便是真文學的根苗了。■鳩摩羅什譯出的經，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學影響的卻要算金剛法華。維摩詰三部。其中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說，富於文學趣味。居士維摩詰有病，釋迦佛叫他的弟子去問病。他的弟子舍利弗、大目犍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迦旃延、阿那律、優波離、羅喉羅、阿難，都一一訴說維摩詰的本領，都不敢去問疾。佛又叫彌勒菩薩、光嚴童子、持世菩薩等去，他們也一一訴說維摩詰的本領，也不敢去。後來只有文殊師利肯去問病。以下寫文殊與維摩詰相見時維摩詰所顯的辯才與神通。這一部半小說半戲劇的作品，譯出之後，在文學界與美術界的影響最大。中國的文人詩人往往引用此書中的典故，寺廟的壁畫往往用此書的故事作題目。後來此書竟被人演爲唱文，成爲最大的故事詩。此是後話。■法華經（妙法蓮華經）雖不是小說，却是一部富於文學趣味的書。其中有幾個寓言，可算是世界文學裏最美的寓言，在中國文學上也曾發

生不小的影響。印度文學有一種特別體裁：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韻文。韻文是有節奏之文，不一定有韻脚。重說一遍。這韻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學自古以來多靠口說相傳，這種體裁可以幫助記憶力。但這種體裁輸入中國以後，在中國文學上却發生了不小的意外影響。彈詞裏的說白與唱文夾雜並用，便是從這種印度文學形式得來的。其中有的文學的趣味比散文部分更豐富。高僧傳說鳩摩羅什死于姚秦弘始十一年（四零九）臨終與眾僧舉告別曰：「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誦（十誦律）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他說只有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可見其餘的譯本都經過他「刪繁」的了。後人譏維什譯經頗多刪節，殊不知我們正惜他刪節的太少。印度人著書最多繁複，正要有識者痛加刪節，方才可讀。慧遠曾說大智度論「文句繁廣，初學難尋，乃抄其要文，撰為二十卷」（高僧傳六）可惜大品般若不

曾經羅什自己抄其要文，成一部綱要。高僧傳卷七教傳裏有一段關於鳩摩羅什譯經的故事，可以表現他對於譯經文體的態度。「昔竺法護出正法華經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異同，但在言過質。』僧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這裏可以看出羅什反對直譯。法護直譯的一句雖然不錯，但說話確是太質了。讀了叫人感覺生硬的，叫人感覺這是句外國話。僧叡改本便是把這句話改成中國話了。在當日過渡的時期，羅什的譯法可算是最適宜的法子，他的譯本所以能流傳千五百年，成爲此土的「名著」也。正是因爲他不但能譯的不錯，並且能譯成中國話。這個法子自然也有個限制。中國話達得出的，都應該充分用中國話。中國話不能達的，便應該用原文，決不可隨便用似是而非的中國字。羅什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故他一面反對直譯，一面又儘量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類的音譯法子。五世紀是佛經翻

譯的最重要的時期，最大的譯場是在長安。僧肇答廬山劉遺民書中說起當日的工作的狀況：「什師於大石寺出新之諸經……禪師于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三藏法師于中寺出律部，本末情悉。若親初製。毗婆沙法師于石羊寺出舍利弗毗曇梵本……僧道一生猥參嘉運，遇茲盛化，自不規釋迦祇洹結集，餘復何恨……」（僧傳卷七）西北的河西王沮渠蒙遜也提倡佛法，請曇無讖譯出涅槃經，大集經，大雲經，佛所行讚經等，曇無讖（死於四三三）也是一個慎重的譯者，僧傳說：「沮渠蒙遜……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參土言，又無傳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異學語三年，方譯寫涅槃初分十卷（卷二）」。譯的佛所行讚經（Buddha charita）乃是佛敎偉大詩人馬鳴（Aśvaghosha）的傑作，用韻文述佛一生的故事。曇無讖用五言無韻詩體譯出，全詩分二十八品，約九千三百句，凡四萬六千多字，在當時為中國文學內的第一首長詩。

□與佛所行讚同類的，還有寶雲譯的佛本行經。寶

雲（死於四六九）到過于闐天竺，徧學梵書，回國後在建業譯有新無量壽經及佛本行經。僧傳（卷三）說他「華梵兼通，音訓允正」。佛本行經的原本與佛所行讚稍有不同，也是全篇韻文，共分三十一品。譯文有時用五言無韻詩體，有時用四言，有時又用七言，而五言居最大部分。□近年有幾位學者頗主張這一類翻譯的文學是孔雀東南飛一類的長詩的範本。其實從漢朝到南北朝，這五六百年中，中國民間自有無數民歌發生。其中有短的抒情詩和諷刺詩，但也有很長的故事詩。在文學技術的方面，從日出東南隅一類的詩演變到孔雀東南飛，不能說是不連續的，也不能說是太驟然的。正不用倚靠外來的文的學影響。曇無讖譯佛所行讚在四百年二十年前左右；寶雲譯經更在其後，約當四百四十年。徐陵編玉臺新詠約在五百六十年，他已收採孔雀東南飛了。在那個不容易得寫本書卷的時代，一種外國的文學居然能在一百年內發生絕大的影響，竟會產生孔雀東南飛這樣偉大的傑作，這未免太

快罷？與其說佛本行經等書產生了孔雀東南飛一類的長詩，不如說因為民間先已有了孔雀東南飛一類的長篇故事詩，所以才有翻譯這種長篇外國詩的可能。法護鳩摩羅什等人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據于當時人說的話。曇無讖寶雲等人用的偈體大概也是依據當時民歌的韻文。不過偈體不用韻脚，更自由了。中國固有的文學很少是富于幻想力的，像印度人那種上天下地毫無拘束的幻想能力，中國古代的文學裏竟尋不出一個例。（屈原莊周都還不夠資格）長篇韻文如孔雀東南飛只有寫實的敘述，而沒有一點超自然或超空間時的幻想。這真是中國古文學所表現的中國民族性。在這一點上，印度人的幻想文學之輸入確有絕大的解放力。試看中古時代的神仙文學如列仙傳，神仙傳何等簡單，何等拘謹！從列仙傳到西遊記封神傳這裏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學的大影響呵。佛教的長篇故事很多，如 *Lalitā Viśāra* 法護譯為普曜經，也是幻想的釋迦牟尼傳記，散文為主體，夾用偈

體。因為它與佛本行經等性質相同，故連帶提起。五世紀的譯經事業，不單在北方，南方也有很重要的譯場。四世紀之末到五世紀之初，廬山與建業都有大部譯經出來。僧伽提婆在廬山譯出阿毗曇心等，又在建業重譯中阿含（三九七—八）佛駄跋陀羅在廬山譯出修行方便論（後人稱達摩多羅譯經）又在建業道場寺譯出華嚴經，是為晉譯華嚴。那時法顯寶雲等先後往印度留學，帶了許多經卷回來。法顯在道場寺請佛駄跋陀羅譯出大泥洹經及摩訶僧祇律等。佛駄什在建業龍光寺譯出彌沙塞律，即分五律。寶雲譯的經已見前節。寶雲又與智嚴同譯普曜，四天王等經。求那跋摩在建業譯出菩薩善戒，四分羯磨等。求那跋陀羅在建業譯出雜阿含，又在丹陽譯出楞伽經，又在荊州譯出無量壽等經。求那跋陀羅死于四百六十八年。五世紀下半譯事稍衰，故高僧傳云：「自大明（四五七—四六四）已後，譯經殆絕。」只有永明十年（四九二）求那毗地譯出百句喻經，十二因緣，須達長者經，都是小品。



這些南方譯經之中，影響最大的自然是涅槃（泥洹）華嚴楞伽三部。我們不能多舉例，只好單舉華嚴作例罷。華嚴寶積般若涅槃等等大部經都是一些「叢書」，其中性質複雜，優劣不等，但往往有好文學作品。如華嚴經第六菩薩明難品便是很美的文學。如其中論「精進」云：「若欲求除滅，無量諸遇惡，應當一切時，勇猛大精進。譬如微小火，熾溼則能滅；於佛教法中，懈怠者亦然。譬如人鑽火，未出數休息，火勢隨止滅，懈怠者亦然。」如論「多聞」云：譬如良醫，具知諸方藥，自疾不能救；多聞亦如是。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多聞亦如是……譬如聾聵人，善奏諸音樂，悅彼不自聞；多聞亦如是。譬如盲瞽人，本習故能畫，示彼不自見；多聞亦如是。」「日夜數他寶」一偈是後來禪宗文學中常引用的一偈。這種好白話詩乃是後來王梵志寒山拾得一班白話詩人的先鋒。華嚴經是一種幻想教科書，也可說是一種說謊教科書，什麼東西都可以分作十件十地十明十忍……等等都是以十進的。只

佛

要你會上天下地的幻想，只要你湊得上十樣，你儘管敷衍下去。可以到無窮之長。這個法子自然是可厭的。但這種法子最容易模倣，最容易學。華嚴經末篇入法界品佔全書四分之一以上，寫善財童子求法事，過了一城又一城，見了一大師又一大師，遂敷演成一部長篇小說。其中沒有什麼結構，只是閉了眼睛「瞎嚼蛆」而已。這種無邊無盡的幻想，這種「瞎嚼蛆」的濫調，便是封神傳「三十六路伐西岐」西遊記「八十一難」的教師了。以上略述三四五世紀的翻譯文學。据高僧傳卷十王度秦石虎道：「……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這裏說的漢魏制度似是史實。大概四世紀以前，三零零年以前，漢人皆不准出家作和尚。故前期的名僧都是外國人，高僧傳可為證。故西歷三百年以前，佛教並不曾盛行于中國。石勒（死于三八三）石虎（死于三四九）信用佛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高僧傳十）

風氣既開，雖有王度、王波等人的奏請禁止，終不能阻止這新宗教的推行。佛因澄門下出了道安，道安門下出了慧遠，慧遠與鳩摩羅什同時，南北成兩大中心，佛教的地位更崇高了。譯經的事業也跟着佛教的推行而發展。重要的譯經起于法護，在二八四年，當三世紀之末，其地域在敦煌長安之間。四世紀中譯經稍發達，至四世紀之末，五世紀之初，譯經事業始充分發展，南北並進。故依漢人出家與譯經事業兩件事看來，我們可以斷定四世紀與五世紀為佛教在中國開始盛行的時期。佛教盛行如此之晚，故譯經在中國文學上發生影響也更晚。四五世紀的中國文學可說是沒有受佛經的影響，因為偶然採用一兩個佛書的名詞，不算是文學影響。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上後生影響是在六世紀以後。綜計譯經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影響，至少有三項：（一）在中國文學最浮靡又最不自然的時期，在中國散文與韻文都走到駢偶濫套的路上的時期，佛教的譯經起來，維祇難、竺法護、鳩摩羅什諸位大

師用樸實平易的白話文體來翻譯佛經，但求易曉，不加藻飾，遂造成一種文學新體。這種白話文體雖然不曾充分影響當時的文人，甚至於不曾影響當時的和尚，然而宗教經典的尊嚴究竟抬高了白話文篇的地位，留下無數文學種子，在唐以後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佛寺禪門遂成為白話文與白話詩的重要發源地。這是一大貢獻。（二）佛教的文學最富于想像力，雖然不免不近情理的幻想與「瞎嚼蛆」的濫調，然而對於那最缺乏想像力的中國古文學卻有很大的解放作用。我們差不多可以說，中國的浪漫主義的文學是印度的文學影響的產兒。這是二大貢獻。（三）印度的文學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與結構，普曜經、佛所行讚、佛本行經都是偉大的長篇故事，不用說了。其餘經典也往往帶着小說或戲曲的形式。須賴經一類，便是小說體的作品。維摩詰經、思益梵天所問經……都是半小說體，半戲劇體的作品。這種懸空結構的文學體裁，都是古中國沒有的；他們的輸入，與後代彈詞、平話、小說、戲劇的

發達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佛經的散文與偈體夾雜並用，這也與後來的文學體裁有關係。這種文學體裁上的貢獻是三大貢獻。但這幾種影響都不是在短時期能產生的，也不是專靠譯經就能收效的。我們看那譯經最盛的時期（三零零—五零零），中國文學的形式與風格都不表顯一點翻譯文學的勢力。不但如此，那時代的和尚們作的文學，除了譯經以外，都是模倣中國文士的駢偶文體。一部弘明集，兩部高僧傳，都是鐵證。弘明集都是論辨的文字，兩部僧傳都是傳記的文字，然而他們都中了駢文濫調的流毒，所以說理往往不分明，記事往往不正確。直到唐代，餘毒未歇。故我們可以說，佛經的文學不曾影響到六朝的人，也不曾影響到當時的和尚；我們只看見和尚文學的文士化，而不看見文人文學的和尚化。但五世紀以下，佛教徒倡行了三種宣傳教旨的方法：（1）是經文的「轉讀」，（2）是「梵唄」的歌唱，（3）是「唱導」的制度。這三種宣傳法門便是把佛教文學傳到民間去的路子。

佛

也便是產生民間佛教文學的來源。慧皎的高僧傳分十科，而第九科為「經師」，即讀經與念唄兩類的名師；第十科為「唱導」，即唱導的名家。道宣作續高僧傳，也分十科，其第十科為「雜科聲德」，包括這三類的名家。單看這兩傳的分類，便可明白這三種宣教方法的重要了。高僧傳說：「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於此土，經則稱為「轉讀」，歌讚則號為「梵音」。這可見轉讀與梵唄同出于一源。我們在上文曾引鳩摩羅什的語，說印度的文體注重音韻，以入絃為善。初期的和尚多是西域人，故輸入印度人的讀經與念唄之法。日久流傳，遂產出一些神話，說曾植是創始之人，曾「刪治瑞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一契」如今人說「一隻」曲子）一則四十有二（高僧傳十五論）又說石勒時代有天神下降，誦詠經音，時有傳者（同上）。這些神話是不足信的。道宣對他們也很懷疑（續僧傳末卷論）大概誦經之法，要念出音調節奏來，是中國古代所沒有的。這法子自西域傳

進來：後來傳遍中國，不但和尚念經有調子；小孩念書秀才讀八股文章，都哼出調子來，都是印度的影響。四世紀晚年，支曇喬（月支人）以此著名，遂成「轉讀」的祖師。僧傳說他「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卻轉，反折還弄……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轉響於今。」支曇喬傳法乎與法等弟兄，也是外國人，他們傳給僧饒，僧饒是第一個中國名師。同時有道綜，與僧饒、道濟、道綜擅長的是念三本起，與須大拏經，僧傳說道綜「每清梵一舉，輒道俗傾心。」又說僧饒在般若臺外梵轉，「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同時又有智宗，也會轉讀，「若乃八關（八關是持齋之名）『關閉八惡，不起諸過，不非時食』故名八關齋。」之夕中宵之夜，四眾低昂，睡眠交至，宗則升坐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這幾個人，都死于四百五十八九年。此後有曇遜，法暢，道琰，曇智，僧辯等。以上諸人都是建業的和尚，轉輕讀之風不限於京師一地，僧傳說：「浙左江西荆陝庸蜀，亦頗

有轉讀。」**□**當時和尚造的梵唄，據僧傳所記，有「皇顛惟」，有「共議」，有「敬謁」，一契。支曇喬所作六言梵唄，名「大慈哀愍」，一契。又有「面如滿月」，源出關右，而流於晉陽，是一種西涼州唄。**□**「唱導」是什麼呢？慧皎說：「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慧遠（死于四一六）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辨一齊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僧傳十五論）宋武帝時，有一次內殿設齋，道照（死于四三三）唱導，「略敘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慧皎又說：「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烟蓋停氣，燈帷靖耀，四眾專心，又指鍼默，尚時導師則擊爐懺，慨含吐抑揚，辨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曩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鼓哀戚則灑

淚含酸。於是閩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這裏寫導師唱導時的情形，使我們知道「唱導」乃是一種齋場的「佈道會」。唱導的人不但演講教中宗旨，還要極力描摹地獄因果種種恐怖，眼淚鼻涕應聲湧止，才可以使「舉堂惻愴，碎首陳哀」。那慘悽的夜色，迷濛的爐煙，都只是有意給那擊爐說法的和尚造成一個嚴肅悽愴的背景。唱導的齋會明是借齋場說法，故慧遠唱導一面要「廣明三世因果」，一面又必須說明「一齋大意」。曇宗傳中說他爲宋孝武帝唱導，帝笑問道：「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又曇光傳中說他「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衆，輒道俗傾仰」。這可見「拜懺」是唱導的一部分（拜章懺罪之法似是起於當日的道士，不是印度來的）。曇穎傳中說：「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又法鏡傳中說：「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來請的人既不同階級，唱導的內容也就不能不隨時變換，故有製造「唱導文」與「懺文」的必要。慧皎

佛

說：「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惜事造形，直該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當時文學的風氣雖然傾向駢儷與典故，但「悠悠凡庶」究竟多于君王長者。導師要使大衆傾心，自然不能不受民衆的影響了。慧皎的高僧傳終于梁大監十八年（五一九）道宣作續僧傳，終于唐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在這一百多年中，這幾種宣傳教法門都更傾向中國化了。梵唄本傳自印度，當時號爲「天音」。後來中國各地都起來了各種唄讚。道宣所記，有東川諸梵，有鄭魏之參差，有江表與關中之別。他說：「梵者，淨也，實惟天音。色界諸天來觀佛者，皆陳讚頌，經有其事，祖而述之，故存本因，詔聲爲「梵」。然彼天音未必同此……神州一境，聲類既各不同，印度之與諸蕃，詠頌居然自別。」（續傳四十論）這便是公然承認各地可以自由創造了。道宣又說：「頌讚之設，其流實繁。江淮之境，偏饒此翫，彫飾文綺，糝以聲華……然其聲多豔遠，

爵獲文詞，聽者但聞飛弄，竟迷是何筌目。」這是說江南的文人習氣也傳染到了和尚家的頌讚，成了一種文士化的唱讚，加上豔逸的音韻，聽的人只聽得音樂飛弄，不懂唱的是什麼了。但北方還不會到這地步。「關河晉魏，兼而有之。」（兼重聲音與內容）但以言出非文，雅稱呈拙，且其聲約詞豐，易聽而開深信。「可見北方的唱讚還是「非文」而「易聽」的。道宣提及「生羶之詠佛緣，五言結韻，則百歲宗爲師轄，遠運之讚淨土，四字成章，則七部欽爲風素。」這些作品都不可見了。但我們看日本與敦煌保存的唐入法照等人均淨土讚，（看續藏經第二編乙，第一套，第一冊之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寫本淨土念佛誦經觀行儀互有詳略。）其中多是五言七言的白話詩。這很可證明頌讚的逐漸白話化了。唱導之文在這個時期（五六世紀）頗發達。真觀（死于六一一）傳中說他著有導文二十餘卷。法韻（死于六零四）傳中說他曾「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

諸賢所撰。」又寶巖傳中說到「觀公導文，王孺懺法，梁高沈約徐庾晉宋等數十家。」大約當時文人常替僧家作導文，也許僧家作了導文有假託于有名文人。如今世所傳梁皇懺，究竟不知是誰作的。但無論是文人代作，或假託于文人，這些導文都免不了文人風氣的影響，故當日的導文很有駢偶與用典的惡習氣。善權傳中說他「每讀碑誌，多疏儷詞……及登席，列用牽引，將之。」又智凱傳中說他「專習子史，今古集傳有開意，抱揮條疏之，隨有福會，因而標擬。」這都是文匠搜集典故，摘鈔名句的法子。道宣作傳，却津津稱道這種「徹然」法門，我們可以想見當日和尚文家的陋氣了。但頌讚中唱導都是佈道的方法，目的在於宣傳教義，有時還須靠他捐錢化緣，故都有通俗的必要。道宣生當唐初，已說「世有法事，號曰『落花』，通引皂素（僧家著黑衣，故稱『緇』也稱『皂』，素即白衣俗人。）開大施門，打剝唱舉，拘撒泉貝，別請設座，廣說施緣，或建立塔寺，或繕造僧務，隨物讚祝，其紛若花。士女觀聽，擲錢

如雨，至如解髮百數數。「解髮」似是翦下頭髮，可以賣錢。寶嚴傳中說他唱導時，聽者「莫不解髮撒衣，書名記數」可以參證。別異詞陳願若星羅，句句皆合韻，聲無暫停，語無重連。（捐錢物者，各求許願，故須隨時變換，替他們陳願。）斯實利口之錡奇一期之赴捷也。（續傳卷四十論）這種「落花」似乎即是後來所謂「蓮花落」一類的東西。做這種事的人，全靠隨機應變，出口成章，要點在於感動人，故不能不通俗。今日說大鼓書的唱「攤簧」的唱「小熱昏」的，都有點像這種「落花」導師。「聲無暫停，語無重連，結句皆合韻」也正像後世的鼓詞與攤簧。善權傳中說隋煬帝時，獻后前宮內設齋場，善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絕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遺……或三言為句，便盡一時；七五為章，其例亦備」。這種學文，或通篇三字句，或通篇五字句，或通篇七字句，都是合韻的，這不是很像後來的彈詞鼓詞嗎？綜合兩部僧傳所記，我們可以明白當時佛教的宣傳決不是單靠譯

佛

經。支曇喬等輸入唱唄之法，分化成「轉讀」致「梵唄」兩項。轉讀之法使經文可讀，使經文可向大眾宣讀。這是大一進步。宣讀不能叫人懂得，於是有一「俗文」。「變文」之作，把經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數人容易了解。這便是更進一步了。後來唐五代的維摩變文等，便是這樣起來的。一說詳下編，另有專論。梵唄之法用聲音感人，先傳的是梵音。後變為中國各地的唄讚，遂開佛教俗歌的風氣。後來唐五代所傳的淨土讚，太子讚，五更轉，十二時等，都屬於這一類。佛教中白話詩人的起來（梵志，寒山，拾得等）也許與此有關。係罷。唱導之法借設齋拜懺，做說法佈道的事，唱導分化出來，一方面是規矩的懺文與學文，大概脫不了文人騷偶的風氣，況且有名家導文作範本，陳旌相傳，沒有什麼文學上的大影響。一方面是由那隨機應變的唱導產生「蓮花落」式的導文，和那通俗唱經的岡走上鼓詞彈詞的路子了。另一方面是原來說法佈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師宣律，禪師談禪，都傾向白話的講說。到禪

宗的大師的白話語錄出來，散文的文學上遂開一  
生面了。1019

【佛教與文學】佛教於東漢明帝時，早入中國。但當時輸入的，只是小乘佛教。並且漢代治術，雖然間或參用黃老，而究以儒術爲宗。東漢二百年間，談政治的大都援引經術，尤其是儒術全盛的時期。所以對於外來的小乘佛教，還覺得格格不相。又當時只準西域人立寺於郡邑，漢人並不出家。曹魏時沿襲漢代制度，也是如此；而上流的士大夫，信奉的更是很少。到了漢末，儒術由盛而衰，訓詁之學，多數穿鑿附會，拘牽文義，無補實用。曹操執政，想矯正它底弊竇，於是一擊中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以成就他底霸業；而蜀底方面諸葛亮也，以申韓之術佐劉備，以振起劉璋時代懈弛的人心。這些都是晉代老莊思潮風靡一世的先驅者，而晉代底老莊思潮，又爲南北朝佛教思潮底領港人。晉室東遷以後，割據北方的五胡中，羯種的石勒、石虎，尊信佛圖澄、氏種的苻堅、呂光，羌種的姚興，迎奉鳩摩羅什，他們都因

爲本非漢族，不曾有傳統的儒術思想，所以很容易接受佛教思潮；而且氏羌所據地接西域，更容易就近羅致龜茲沙門。當時鳩摩羅什翻譯了許多大乘的經論，又傳授了幾個有名的門徒，立了北方傳播大乘佛教的始基。跟佛圖澄、鳩摩羅什同時而曾被佛圖澄所驚異，被鳩摩羅什所敬爲東方聖人的道安，分遣他底門徒向南方流布佛教，也樹了南方傳播大乘佛教的先聲。於是南朝的宋齊兩代，使沙門參預政務；梁陳兩代，甚至帝王入寺捨身。北朝的魏，雖然中間拓跋燾（太武帝）曾經毀滅佛法，屠滅沙門，而前有拓跋嗣（明元帝）底卦沙門法果爲子爵，後有拓跋濬（文成帝）底興復佛法，拓跋宏拓跋恪一孝文宣武兩帝，一更竭力尊崇，招致西域沙門，廣翻經論。開來從天竺的法性宗（即三論宗）百論、中論、十二門論，都是鳩摩羅什所譯，一早經輸入；而法相宗（即唯識宗）也於陳代（陳代稱攝論宗）傳過來了。此外如涅槃、禪、淨土地論、天台、華嚴，俱合大小乘各宗，也都輸入的輸入，創立的創立，佛



教思潮底東漸，真可謂盛極一時了！這一度佛教思潮狂熱的迎受，中國底藝術上都受到也影響。例如佛寺佛塔的建造，是影響於建築的藝術的；梵唄鏡鈸鐘磬底唱和，是影響於音樂的藝術的；佛像底塑畫織繡，是影響於雕刻、繪畫、紡織、刺綉的藝術的；而影響於文學方面的，更有修辭上、文法上、內容的思想上和外形的律聲的四點。那時候的文學作品，修辭上既常常採取佛典辭藻，文法上也常常有梵文化的句子，都是很明顯的。至於內容的思想上，因為一般文士，往往流覽佛典，所以也很容易把禪意禪機運入詩篇中。但是外形的律聲上所受的影響，卻比較地更大了。這件事又可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消極的方面，就是於翻譯的詩篇中廢止了用韻。詩篇底翻譯，本來很難不失真相；如果再要遷就韻脚，便難免於失真了。所以當時翻譯佛典上的偈頌，雖然音數仍用整齊的五音或七音，而韻脚卻廢去不明，成爲一種無韻的詩篇。雖然嚴格地說起來，其中有許多是只說理的律文，不能稱爲

佛

詩篇；有些也有詩意，而且在外形律方面看，畢竟是一種破壞；一積極的方面，是因反切底發明，而有四聲底分別。八病底禁忌和雙聲疊韻底盛行。反切底發明者，是漢魏之間之孫炎。中國古代，早有以二音合爲一字的，如何不爲盡之乎？爲諸之類，但究竟不能就指爲正式的反切。大約反切底起源，總跟梵文多少有一點關係。東漢時佛經底翻譯，是中國民族第一次跟高等的拼音文字相接觸，從這個接觸裏，悟到以兩音切作一音的反切法，也是很自然的事。反切既經發明，漸漸把字音確定了，於是從長言之中（古代只有長言短言，長言就是平聲，短言就是入聲，沒有上去兩聲，一又分出上去兩聲來，連著原有的短言，而成爲四聲。四聲既分，同時就有八病底禁忌，而外形律因此加嚴。並且從反切中紐韻底分別，對於雙聲疊韻，有更明晰的認識，於是雙聲疊韻字，有意識地用入詩篇中，甚至有全篇雙聲全篇疊韻的詩。1013

【佛曲】佛家要把他迷信的流毒，普及到愚夫愚

婦的心中，便借重中國文學的力量，寫出種種佛曲，佛家說輪迴因果的小說來。佛曲如魚籃寶卷，孟姜仙女寶卷，珍珠塔寶卷，梁山伯寶卷，劉香女寶卷，目蓮三世寶卷等，都是能深獲中下社會人心坎中的故事；每一種寶卷，必是夾說夾唱的敘述一件故事——最多是民間的故事——歷盡艱苦，最後必因故事中的主人信仰佛法而得到幸福，或成了神仙。最近在清朝光緒年燉煌石室中，發見了唐五代人的鈔本小說甚多，其中如目連僧入地獄救母的故事。唐太宗入地獄的故事，唐三藏取經的故事，都可以證明在唐宋間佛家利用小說宣傳迷信的力量。因此，中國的小說，也受了他的影響；從士大夫階級的文言記傳體，蛻化到平民階級的白話章回體一個階段上面去。<sup>1034</sup>

【佛印燒豬】<sup>7772</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佛門點元】<sup>7777</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佛門點將】<sup>25227</sup>上海流行俗曲。茂記書莊石印本。

【倩女離魂】<sup>25227</sup>元鄭德輝底戲曲。全四折。楔子。鼓王

文舉往長安應舉，並順使過衡州探望他底岳母，得與其未婚妻倩女相見。第一折王生上京去，倩女在折柳亭送別的情形。第二折鼓倩女送別王生後，因相思而病，精神恍惚，魂魄離了軀殼。王生於夜間截舟岸傍彈琴消遣時，忽見倩女跟來，二人即一起上京去了。第三折鼓王生中了狀元，得官衡州，先打發人至衡州報喜信，說是偕小姐一同歸衡上任。第四折鼓王生偕倩女之魂歸家，魂與病着的小姐附為一體，倩女就甦醒了。其題目正名云：「調素琴王生寫恨，迷青瑣倩女離魂。」<sup>1035</sup>

【倩畫眉】<sup>5</sup>一本。清范文若撰。傳奇。

【倩影樓詞】<sup>6</sup>一卷。清陽湖陸葑撰。有同治皖南洪氏刊本，附倩影樓遺稿後，咸豐排印本，在十家詞彙內，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欒室彙刻閩秀詞內。

【倩影樓遺稿】<sup>3</sup>二卷。清陽湖陸葑撰。有同治皖南

洪氏刊本。

【健齋詩存】<sup>25240</sup>清馬茶臣撰。

【健修堂詩集】<sup>2</sup>清道光間邊浴禮撰。

【健松齋集】二十四卷，續集十卷。清方象瑛撰，是集象瑛所自編。有康熙刊本。

【健餘文集】十卷，別集四卷，附學約一卷，宗法記一卷。清博野尹會一撰。有立誠堂刊本。

【傳】<sup>25243</sup>「傳」的名稱，是始見於春秋各傳，不過有「傳」的名，而並非是後世所行「傳狀」的文字罷了。漢朝的司馬遷，他創作了一部史記，內中有「列傳」一種，這是「史傳」體的所祖。至於「小傳」「家傳」「外傳」……這一類東西，又是「史傳」以後所出的。我現在分引各家的理論，說明「傳」的起源，流別，和體例。事物原始說：「孝經云：『學問五傳』，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文中子曰：『三傳作，春秋散』。陶潛著五柳先生傳，習鑿齒作襄陽耆舊傳，王績飲酒五斗，著五斗先生傳，趙抃之忠臣傳，徐廣之孝子傳，劉向之列女傳，後作傳者，不可盡錄。」文章辨體說：「太史公創史記列傳，蓋以載一人事，而為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書，三國晉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厥後世之學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慮其湮

傳

沒弗白，或事迹雖微而卓然可為法戒者，因為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云：「史遷作孟荀傳，不直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變，可以為法。」步里容談又云：「范史黃憲傳，蓋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由此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文體明辨說：「按字書云：『傳有傳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為『列傳』，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人而可法，則皆為之作傳，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二曰『家傳』，三曰『託傳』，四曰『假傳』，使作者有考焉。」以上所舉的三家，對於「傳」的起源，流別，和體例，已經說得很說明了。我現在更引顧亭林日知錄中所說的一段，作本節的結束。而「傳」體文字的大概情形，格外見得明白。顧亭林日知錄說：「『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為人立傳者，故

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詐非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巧者王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蝮蠖，何蕃，僅採一事而爲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爲之『傳』。毛穎，李赤，蝮蠖，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設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來，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然則非史官之職，固不當爲人作傳也。愚謂宋明以後，史官自失其職，潛德幽光，不爲之顯，而後學者不能已矣。若草野之間，名儒宿學，孝子節婦，無一官之職，官吏冥然罔顧，不達之天聽，因以湮沒無聞者，不可勝記。非任官賜諡，死事者，不下史館，其分固甚嚴也。故若歸震川，方望溪，等多爲孝子貞婦立傳者，蓋侵史官之罪尚小。使希世之行，不顯於天下，其罪更大也。〇〇

【傳衣亭詩草】苗復清撰。

【傳說】傳說的範圍非常廣泛。總要由人說到動

物，由動物說到事物的故事。有滑稽巧黠的，有哀艷淒惻的，有愚蠢可笑的，有靈異奇妙的。所以聽來講來，都使我可笑可泣，可喜可怪。現在也舉幾個例子如下：「從前有個書塾先生，他在村上設立一個書塾，招收學子教書。本來這位先生沒有甚麼資格，不過略略識些『之乎者也』罷了。所以他沒有冠冕堂皇的禮貌，威肅森嚴的態度。而且家貧如洗，吃的衣的，均沒有怎樣的舒服，更加煞他的風景。有一天他在上課的時候，肚裏正因爲早飯沒有吃得大飽，心想最好最有些糕餅充饑。恰巧有個學生，不曉得是不是也犯先生的毛病，偷偷地在嘴裏吃着印糕。他更覺得饑火中燒，垂涎真要滾滾而來。他想禁止他吃糕罷，但這於他無干，板臉拿他糕罷，似乎失了先生的威嚴——自然他自己已承認的。心裏三番四次想着，結果還是失威嚴好，索性教書不教吃糕罷，把糕拿來，那就可以吃了；否則縱然拿來，不能就吃，倒是難題呢。於是他就肅然——擺還是要擺的，甯使給學生看出是假——對那個學生說：『你在吃

甚麼？「學生臉紅紅的，不敢回答。接着他就說：『拿來！先生教你吃印糕的法子。』」那個學生遲遲的拿給先生一塊圓的，先生像有好幾天沒有吃飯的樣子，『頓』的就是一口，老牙有些震動，他含糊地說一聲：『這樣吃了是半月形。』隨即在半月形的凸度吃了一口，說是變做銀錠形了。橫的再吃一口，說是鐵斧形了。忽然鐵斧形變做虛無形了。學生只是呆看着先生笑，也不敢哭，也不敢。『這是滑稽而且巧黠的書塾先生傳說故事，此外爲徐文長之類，也是關於這類，不過這裏不能一一臚舉了。現在再舉一個蛇郎的故事，這在各地大半都是有的：「從前有一個老頭子，他入山去砍柴，三個女兒都要他採些花朶帶來。老頭子把柴砍好，正在花採時候，忽然蛇郎出來，問他給誰戴的，老頭子起初還說別人，後來知不可辨，便直說是他女兒。蛇郎就要他把女兒嫁給他做妻子，否則便要害他。老頭子没法答應，回家就對三個兒說，但是大姐二姐都不肯嫁給蛇郎，情願吃死爹。爹只有三姐是願意的。老頭子就把她嫁給蛇郎。蛇

傳

郎很是恩愛，吃的穿的，都是很好。大姐聽到這個消息，心裏不免羨慕嫉忌，她就上山來訪三姐。那時蛇郎不在，三姐招待大姐很好。忽然大姐聽到丁當聲響，問三姐這是甚麼，三姐說是金桶盤銀桶盤。碰擺丁當響，後來走到房裏，反聽到一種丁當聲響，三姐說是金帳鈎，銀帳鈎，碰擺丁當響。大姐聽了，心裏愈加嫉忌，就叫三姐對鏡子照一照，到底是誰好看，大姐是有麻子，照得氣死她了。她又要三姐的衣服借給她穿，首飾借給她帶，再到井裏去照，到底是誰好看。那知大姐存心不佳，一推就把三姐推在井裏了。等到蛇郎歸來了，大姐就自認是她的妻子。蛇郎問她臉爲甚麼有麻子，她說是被荆棘刺麻的。又問她脚爲甚麼這樣大，她說在樹林裏走大的。蛇郎被她這樣一說，也就信以爲真，不再追問她了。那知三姐死後，已經變做小鳥，天天對着大姐的面前，歌着：『姊姊羞穿我衣，爛身體！姊姊羞着我鞋，爛我脚！』大姐心裏惱怒，就把小鳥殺死，當做飯菜。蛇郎吃了，都是肥的肉，大姐卻都是骨。她恨極了，就把骨頭

拋去，骨頭變做棗樹，結下許多棗子。蛇郎吃了，都很好甜。大姐吃了，卻是一團狗矢。大姐就把棗樹砍去做火橙子，蛇郎可以安坐。大姐一坐就倒。大姐把牠劈了當柴，蛇郎燒了沒有甚麼。大姐燒了，卻就爆了起來，把她的眼睛炸瞎了。「蛇郎的故事本來是很長，如果你能仔細敘述，一定更是動人。這裏因為篇幅關係，祇敘約略些了。像這種故事，很有些不忍聽的樣子，我們就把它看做哀艷悽惻的傳說罷。底下要說愚蠢可笑的了。愚蠢可笑的，莫如呆女婿故事。我們就敘敘這個的故事罷。」從前有個呆子，他的名字忘記了，因為他有妻子，人家就叫他做呆女婿。有一次，他的岳父做壽了，妻就叫他去扯衣料，給他做件新衣，好去拜壽。恐怕他扯不像樣，就說祇要照不出天，就是好。呆女婿到了街上，看見一家紙店，就以爲這是衣料店了。進去一問，店夥也以爲他是買去做冥衣，就把一種比較厚的給他，他拿着欣然地歸去了。妻也不問他是怎樣，就把衣做好了。於是呆女婿穿着紙衣，擔着一擔禮物——饅頭和鵝

等，到他岳家去了。那知他走上半路，肚裏有些餓了，他就問路人說：「老伯伯，一百個饅頭吃了十個，還有幾個？」人家回答他還有九十個。他欣然極了，因爲吃了還是有的，於是他就吃了十個，這樣走了一趟，又問着人家吃了十個，等到走上一條橋上，忽然擔裏的鵝，飛向河裏去了。他連忙用饅頭拋去，想趕鵝回來，那知越趕越遠，饅頭竟拋完了。他沒有法子，就縱身入水，紙衣都化烏有了。他知事不妙，看見對面廁所旁邊，有頂雨傘，原來是路人如廁放下的。他就拿了遮着前身，擔着去了。路上又想空擔不好，就把自己的糞，用泥粉搽了一搽，具作饅頭，放在擔裏，擔到岳家，招待他的爲之退避三舍。岳母想他已餓，就把擔來的具作饅頭燒了起來，那知臭氣冲天，連竈君也讓座了。「聽到這樣一篇故事，誰也不會不發笑了。他由買衣料起，一直到竈君讓座止，簡直使我們處處捧着腹。不過這愚蠢的可笑，和上面滑稽的可笑，是有些兩樣，一個是我們笑牠的，一個是牠引起我們笑的。像這類的故事，也是很多，不過大意總是

這樣，正可以舉一而反三呢。現在再舉一個靈異奇妙的傳說。就是鼎鼎大名八大仙人之一呂洞賓修岳陽樓的故事。「從前岳州地方，有座岳陽樓，因為年久失修，頹廢不堪，岳州人就有重修的提議。但是修了幾年，總是修理不好，有一天來了一個道人式的木匠，說是他能修理，而且能夠在三個月內，完全修好，他們就叫他修了，但是問他有甚麼特別奇妙的方方法，他說樓底下有個蝙蝠精，你們修理不好，就是牠在作怪。他却有法術可以把它壓住，修理就無障礙了。果然，還不到三個月工夫，岳陽樓就修好了。當時因為工人太多，菜蔬缺少，他就拿木屑拋在洞庭湖裏，木屑就變做銀魚，因此菜蔬很多了。他修好岳陽樓的第二天，錢也不拿，別也不告的走了。後來有人看見第二層牆上有呂洞賓題的兩句：『三過岳陽不，人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他們方纔知道那個道士式的木匠便是呂洞賓，於是就在樓的裏面，供着他的雕像。」傳說故事大略已為上述，不過牠的範圍很廣泛，這樣祇舉幾個例子，（自然不是甚麼代

傳

表）未免掛一漏萬，然而於此也可窺見牠的一斑了。我們從這裏看來，傳說故事的確已經包括了童話，因為你把這種故事講給兒童聽，兒童也是很歡喜聽的。

【傳說書目舉要】中山書店則有靜開的陸安傳說集，蕭漢的揚州的傳說，北新書店則有林蘭的民間傳說，世界書局則有謝六逸的海外傳說集，兒童書局則有清野的上虞傳說（民間趣事第一集）朝鮮傳說等。

【傳研堂詩存】清道光間楊懋珩撰。

【傳硯齋詩質】四卷，附詩餘一卷。清華亭王朝恩撰。有嘉慶刊本。

【傳硯齋詩餘】一卷。清華亭王朝恩撰。有嘉慶刊本。附傳硯齋詩質後。

【傳硯堂詩存】一卷。清婁縣張允垂撰。有光緒刊本。附擁書堂詩集後。

【傳硯堂詩錄】清咸豐間張鴻基撰。

【傳紅窩翠室騰稿】清同治間鄒鈺撰。

21911  
 【傳經室文集】十卷。賦鈔一卷。清元和朱駿聲撰。有民國十二年南林劉氏求恕齋刊本。南林劉氏刊本在求恕齋叢書內。

【傳經閣遺稿】一卷。清丹徒周素貞撰。有刊本。

【傳經堂詩鈔】清乾隆間韋謙恆撰。

【傳狀體】一部二十四史，自表志外，皆傳也。故有以作傳爲侵史職，其後史例益嚴，一代之人，傳者不多。於是文人學士，以發微闡幽爲職志。史傳之外，佳作不乏。狀則專指行狀或事狀而言，與他類之所謂褒無貶，體固應爾。學文者所當知也。茲將諸家所論列者列如下：劉彥和云：「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顧亭林日知錄云：「列傳之名，始於太史云，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者，故有一碑，『有一誌，一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巧者王

承福，毛穎，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蝨蠹。何蕃，僅採其一事而爲之傳。王承福輩，皆以微者而爲之傳。毛穎，李赤，蝨蠹，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爲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矣。姚姬傳云：「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巧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敘其生平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官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諡。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之文士得擇之。」姚仲實云：「傳狀類者，史通六家篇云：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補注篇云：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此傳之意也。彥和書記篇云：狀者，貌也，體貌本原，取其事實，此狀之義也。曾氏云：『經



傳

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紀載之公者也。後世紀人之私者曰家傳，曰行狀，曰事略，曰年譜，皆是。但彼合傳誌爲一，故更數及墓表等類。林琴其南云：「章實齋文史通義曰：『經禮二載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後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爲之傳，敘事蹟者區爲之記。」又曰：「後世專學門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爲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蓋專指文人爲人作家傳及寄託諷刺諧謔遊戲，如王承福宋清毛穎之類是也。」是傳起於史已無疑義，而傳狀一類，異名不多，茲復分述如下：(1) 傳，此在史傳之外，爲文人學士之所表章，其文辭俊偉可觀者多，其別於官書者，則謂之「家傳」；敘次簡略者，則謂之「小傳」；其搜採軼事，以補傳所未及者，則謂之「別傳」；亦曰「外傳」；補前人之所未傳，或已有而佚者，則謂之「補傳」；隨文立名，於體無大異也。(2) 狀，始於漢胡幹作揚原伯狀，蓋皆門生故舊敘述死者之世系，名字，爵里，行誼，年

壽，上於史官，或求傳誌於作者之辭。六朝以來，謂之「行狀」，文選所載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是也。韓柳集中佳者不少。(3) 述及事略。「述」與史之述，贊不同，而與「行狀」相類，故亦有名「行述」者。「事略」不述一事，其人之生平大略其在，故名。(4) 實錄，退之作順宗實錄，後世固有實錄館，非臣庶所得僭越者。惟李習之有皇祖實錄，係敘其先世之事，此爲僅見。

【傳疑時期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中國文學史算是年代最悠長的一部文學史，而且也是最複雜的文學史。從來文學史家對於中國文學史的年代各有不同的見解，有的上溯三皇五帝，有的祇斷自成周。其實，文學史從「烏有」皇帝敘述起，固不見正確；但祇從周代起，也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嫌。文學的最初形式，乃是歌舞樂的三位一體，西洋學者稱之爲「謠舞」(Ballad Dance)者，呂氏春秋古樂篇有一段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參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敬天帝；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帝德；八曰總萬物之極。」自然，呂氏春秋所傳的史料，殊不能認為真確，就葛天氏爲何人，或是否有其人，都尚成問題。不過，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闕，這種具備舞蹈、歌辭、音樂三方面的樂，或者是古代社會的某部分之現象，做呂氏春秋的人隨便附上一個古代部落首領的名字而已。在中國古代，這種樂章多稱爲謳歌或風謠，全憑口耳之傳誦，待文化進步，文字發生後，才由「樂章」演進而爲詩歌。中國的文字，發明最早，在歐洲文學開始數百年前，中國即已有書契了。相傳倉頡造字爲中國有文字之始，伏羲畫八卦，神農結繩記事，皆爲中國文字之先河。然而這些俱是無根之談。「倉頡」乃是一部文字書的書名，而非人名，後人誤以書名爲人名者。至於「伏羲」「神農」……等名稱，更非真實的人名。後代史官看見當時有斲木爲耜，揉木爲耒的事，便以爲遠古祖先必有首先發明稼穡之人，遂假定其人之名爲「神農氏」。看見當時有房子住，便以爲遠古之時必

有首先發明進房子的人，而假定其人之名爲「有巢氏」。他如「伏羲」「燧人」……都不過是代表中國文化史的一進化階段，並非實有其人者。年代最早的文字現在能攷見者，則是近代殷虛發現的甲骨文。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而且寫法不一定，甚至一字有四十五種寫法，字的構成或倒書或橫書，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數字合書，或一字拆書。從這裏，可以知道那時的文字還產生未久，文字還在形成的途中。同時，商代末年還是以牧畜爲主要生產，還是金石並用的時代，所以在商代以前，中國民族不論怎樣進步，也還不過是石器時代的原始未開化的野蠻民族。那麼，商代以前的文學，充其量亦只是粗率的(Ballad Dance)而已，那裏能夠產出帝典、禹貢、南風歌、瑤臺歌呢？這樣推論起來，中國文學史的年代就不難確定了。商湯元年（西元前一七八三年）距今約爲三千七百餘年，該是中國文學史的可以徵信的年代。在商代以前，我們只能說是文學上的傳疑時期。

【傳家集】八十卷。宋司馬光撰。光爲宋代名臣，論其文章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王安石推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有明刊本，康熙中蔣氏刊本，名司馬溫公集，八十二卷。乾隆六年陳宏謀校刊本，附年譜，又有重刊陳本。黃丕烈有宋刊本，云以校舊鈔本，觸處誤字，何論新刻，此書之可稱祖本者也。許氏有嘉靖間刊集略，文三十一卷，詩七卷本。吳時亮刊八十二卷本。

【傳神薄媚】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傳奇】（一）指唐代底小說，如韋耕錄所說的「唐有傳奇，宋有戲曲，譚詞小說，金有院本雜劇」。這中所謂「唐有傳奇」即指唐代底小說而說的。后山詩話「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鉞著小說也。」亦即此意。（二）南曲亦稱爲「傳奇」，「傳奇」本來以之稱唐代小說，然後世用之於諸宮調，又呼雜劇爲傳奇。及南曲出，普通稱戲曲之長者爲傳奇，以與雜劇區別。要之，宋、金之諸宮調，與元、明之戲曲，皆多取

傳

材於唐。傳奇，例如西廂記由會真記出，琵琶記亦本於唐之小說。自是直以傳奇之名，加之於南曲，如所謂桃花扇傳奇，長生殿傳奇是也。

【傳奇結構】明人於戲曲最大之貢獻，其有異於元賢者，惟在「傳奇」。以視四折之「雜劇」，不特文章有繁簡之別，聲律之寬度，亦絕不相同也。言傳奇，不可不言傳奇之規矩。言傳奇之規矩，所以明傳奇之結構也。琵琶幽閨，傳奇之祖也。而王驥德論之曰：「夫作法之始，定自謹慎，離之蓋自琵琶拜月始。以兩君之才，何所不可；而猥自貸於不尋宮數調之一語，以開千古之厲階，不無遺恨。」當時四大傳奇，荆、劉、拜、殺中，惟荆、劉一記合律，可知此道之難也。傳奇第一齣，必是正生上起。以生爲全書之主，開場白謂之定場白，多用四六駢語。第二齣，多是正旦上。或以劇情不同，不拘是旦；然主要角色，多於前數齣中登場。當正生出場前，有副末開場，述全書大意，謂之家門，可作第一齣，亦可不入各齣內，所填者詞，非必南曲。常例二首詞畢，以四語總括之，謂之題目正

名，叶韻。或於詞後，接之以白。場上問而場內答，不外籠括全部之言。齣目，明人或用四字，或用二字。惟荷花蕩用三字，醉鄉記用五字，玉鏡臺字數無定，非常例也。如西樓記用訓詁語「羣嘍」二字，在傳奇亦不多見。蓋以其不顯，不可從耳。引子概可不論宮調，每一引子亦不必全填；其正生上場第一齣之引子較長，且必全填。習見者為戀芳春，滿庭芳，絳都春，喜遷鶯，東風第一枝，齊天樂，破陣陣，真珠簾，瑞鶴仙，于飛樂等調。其有生僻之引子，如轉山子，船入荷花蓮，及南召金蓮子，折腰一枝，花之類，頗為罕見。引子用作尾聲者，有哭思想，鷓鴣天，丑淨出場之曲，如字字雙，乃過曲也。過曲之同於引子者有：

光光乍 大齊郎 五方鬼 梨花兒 水底

魚兒 趙皮鞋 吳小四 雁兒舞 普賢歌 字

字雙 倒拖船 柳寄魚 小引 丞相賢 雙勸

酒 禿麻兒（以上丑淨專用）

蠟梅花 望吾鄉 金錢兒 本地錦襠 哭

歧婆（以上普通通用）

一江風 六么令 上馬踢 勝葫蘆（以上行路過場所用）

秋夜月 憶多嬌 出隊子 縷縷金（以上有作引子用者）

一人出場，祇用一引子，數人用一引子者有之，一人用二引子者，未之見也。曲中用調，皆因其節奏之緩急。緩者有贈板，急者無贈板，有贈板曲在前，無贈板曲在後，此傳奇中南曲之定例。

仙呂過曲

月兒高 醉扶歸 八聲甘州 傍妝台

桂枝香

以上有贈板。

二犯月兒高 月雲高 月照山 月上五更

醉羅袍 醉羅歌 醉歸花月渡 醉花雲 甘

州歌 甘州解醒 二犯傍妝台 二犯桂枝香

香歸羅袖 羽調排歌 三疊排歌 蠻江令 涼

草蟲 望吾鄉 上馬踢 勝葫蘆「望吾鄉以下，

均有作短曲衝場用者」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在前者有贈板，在

後者無，下仿此)

木丫叉 感亭秋 喜還京 美中美 油核

桃(間可當引子用) 長拍 短拍 早羅袍 早

羅單黃鶯 羅袍歌 一盆花 天香滿羅袖 一

封書 一封歌 一封羅 安樂神犯 解三醒

解醒甘州 解醒歌 解袍歌 解醒望鄉 掉角

兒序 掉角望鄉 番鼓兒 春從天上來 三囑

附

以上無贈板。

光光乍 鐵騎兒 大齋郎 五方鬼 上馬

踢 蠟梅花(均當引子) 賺 不是路(即賺)

一封書(書信用作書詞)

以上不拘宮調。

羽調近詞(近詞即過曲)

金鳳釵 四時花 四季花

以上有贈板

傳

勝如花 慶時豐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馬鞍兒 浪淘沙 歸仙洞

以上無贈板

正宮過曲

錦纏道 普天樂 雁過聲 傾杯序 刷子

序 白練序 醉太平 雁魚錦(前二段)

以上有贈板

玉芙蓉 芙蓉紅 山漁燈 山漁燈犯 鐘

芙蓉 錦庭樂 錦纏樂 錦庭芳 普天樂犯

普天帶芙蓉 傾杯賞芙蓉 刷子帶芙蓉 朱奴

插芙蓉 金殿喜重重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朱奴兒 朱奴剔銀燈 朱奴帶錦纏 小梳

紅 雁過沙 雁來紅 四邊靜 福馬郎 綠欄

衫 三字令 三字令過十二橋 一撮棹 洞仙

歌 沙雁揀南枝 划秋令 雙鸞轉

以上無贈板

大石過曲

念奴嬌序

以上有贈板

賽觀音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人月圓 催拍 插花三臺

以上無贈板

中呂過曲

注顏回 好事近 石榴花 漁家傲 粉孩

兒 瓦盆兒

以上有贈板

榴花泣 馬蹄花 駐馬聽 駐馬泣 番馬

舞秋風 駐馬摘金花 倚馬待風雲 駐雲飛

尾犯序 尾犯芙蓉 喜漁燈 漁家燈 石榴掛

漁燈 千秋歲 山花子 馱環着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古輪臺 撲燈蛾 念佛子 大和佛 大影

戲 紅芍藥 耍孩兒 會河陽 越恁好 紅綉

鞋 添字紅綉鞋 剔銀燈 擲破地錦花 麻婆

子 合笙 舞霓裳 永團圓 太平令 縷縷金

(亦可作銜場用) 風蟬兒(可作短曲銜場用)

以上無贈板

南呂過曲

梁州序 梁州新郎 賀新郎 一江風 綉

帶兒 綉帶宜春 綉帶引 綉太平 太師引

太師垂綉帶 醉太師 宜春令 宜春樂 醉宜

春 香羅帶 羅江怨 香偏滿 懶畫眉 八寶

妝 九疑山(上半段)

以上有贈板

剔鼓令 羅鼓令 羅帶兒 二犯香羅帶

五更轉 二犯五更轉 五更轉犯 懶針線 梁

溪劉大香 春瑣窗 春太平 瑣窗寒 瑣窗郎

紅衫兒 香柳娘 梅花塘 五樣錦 瑣窗綉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節節高 大勝樂 奈子花 奈子落瑣窗

奈子宜春 單調風雲會 女冠子 孤雁飛 石

竹花 解連環 薄媚袞 竹馬兒 番竹馬 阮

郎歸 綉衣郎 三學士 學士解醒 癡冤家

金蓮子 金蓮帶東甌 東甌令 東甌蓮 浣溪

紗 浣紗劉月蓮 浣溪樂 劉撥帽 撥帽落東

甌 大節高 三換頭 紅芍藥 針線箱 引駕

行 搗白練 秋夜月 大逐鼓 (秋夜月大逐鼓

間有作銜場用。) 風檢才 金錢花 劉袞 (風

檢才以下均可作短曲銜場)

以上無贈板

紅袖襖(無板) 青袖襖(同上) 金錢花

風檢才

以上不拘宮調。

黃鐘過曲

絳都春序 畫眉序 啄木兒 獅子序 降

黃龍 侍香金童

以上有贈板。

畫眉海棠 畫眉姐姐 啄木鷗 啄木畫眉

黃龍醉太平 黃龍捧燈月 燈月交輝 太平

歌玉漏遲序 玉絳畫眉序 出隊子(亦可作銜場用)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閨樊樓 下小樓 耍鮑老 鮑老催 滴滴

金 滴溜子 出隊滴溜子 神仗兒 滴溜神仗

雙聲子 雙聲滴 三段子 三段催 歸朝歡

水仙子 刮地風 三春柳 賞宮花 傳言玉女

月裏嫦娥 黃龍袞

以上無贈板。

越調過曲

小桃紅 山桃紅 祝英台 綿搭絮

以上有贈板。

下山虎 綉停針 章臺柳 憶多嬌(間有

贈板,亦可作銜場用)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蠻牌令 山虎嵌蠻牌 五般宜 五韻美

門哈麻 羅帳裏坐 江頭送別 醉娘子 雁過

南樓 山麻楷 鐔銀兒 道和 包子令 亭前

傳

文——二——五六一

傳

柳亭前送別 博頭錢 望歌兒 門寶蟾 蠻

牌嵌寶蟾 門黑麻 黑麻令 憶花兒 憶鶯兒

江神子 園林午歌 入破 至 出破

以上無贈板。

梨花兒 水底魚兒 引軍旗 承相賢 趙

皮鞋 秃廝兒 喬八分

以上不拘宮調(丑淨均以此作引子用)。

商調過曲

山坡羊 字字錦 金梧桐 梧桐樹 金絡

索 金井水紅花 二郎神 集賢賓 鶯啼序

嚙林鶯

以上有贈板。

高陽臺 水紅花 水紅花犯 山坡轉五更

梧葉兒 梧蓼弄金風 梧桐花 金梧繫山羊

梧桐樹 梧桐半折芙蓉花 喜梧桐 繫梧桐

二賢賓 二鶯兒 二犯二郎神 集賢聽畫眉

集賢聽黃鶯 黃鶯兒 集鶯花 鶯啼春色中

黃鶯學畫眉 四犯黃鶯兒 黃鶯穿阜羅 黃

鶯帶一封 鶯集御林春 鶯鶯兒 滿園春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鶯花阜 簇御林 攤過簇御林 簇袍鶯

琥珀貓兒墜 貓兒出隊 貓兒墜玉枝 貓兒墜

桐花 五圍花

以上無贈板。

吳小四

以上不拘宮調。(淨丑以此作引子用)。

一雙調過曲

畫錦堂 錦堂月 紅林擒 孝順歌 鎖南

枝

以上有贈板。

孝南歌 孝順兒 二犯孝順歌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醉公子 僥僥令 醉僥僥

以上無贈板。

仙呂入雙調過曲

柳搖金 金字令 攤過金字令 夜雨打梧



相 朝元令 風雲會四朝元 夜行船序 曉行  
序 惜奴嬌 步步嬌 忒忒令 沈醉東風 圓  
林好 武陵花 桂花逸南枝 鎖金帳 疊字錦

江頭金桂 尹令  
以上有贈板。

柳搖金犯 四塊金 淘金令 金風曲 二

犯江兒水 金水令 江兒水 古江兒水 黑蠟  
序 嘉慶子 風入松 玉交枝 玉山供 玉抱肚

玉山頹 沈醉海棠 園林沈醉 園林帶僥僥。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五馬江兒水 月上海棠 三月海棠 嬌鶯

兒 錦法經 灞陵橋 雌雄畫眉 山東劉袞

錦衣香 漿水令 品令 豆葉黃 六么令

好姐姐 桃紅菊 五供養 川撥棹 元卜

算松下樂 急三鎗 一機錦 錦上花 海

棠醉東風 姐姐插海棠 玉枝帶六么 撥棹

入江水 川豆葉 六么梧葉 六么姐兒 二

犯六么令 姐姐帶僥僥 金蛾神曲 江兒撥

傳

棹 五供養犯 五枝供 二犯五供養 玉肚  
交玉雁子 十二嬌 兩蝴蝶 賽紅娘  
以上無贈板。

平地錦襠 哭歧婆 雙勸酒 字字雙 普

賢歌 雁兒舞 打毬場 倒拖船

以上不拘宮調(丑淨作引子用,無贈板)。

附錄過曲

六犯清音(南呂) 一秤金(仙呂上段) 七

犯玲瓏(南呂) 三仙橋(南呂) 巫山十二峯(

南呂上段)

以上有贈板。

小楷大(仙呂) 二犯朝天子(南呂) 七賢

過關(南呂商調各有)

以上贈板或有或無。

鵝鴨滿渡船(道宮) 赤馬兒(道宮) 拗芝

蔴(道宮) 九迴腸(仙呂)

以上無贈板。

燒夜香 犯胡兵 風帖兒 貨郎兒 柳穿

魚小引 恁麻郎 十棒鼓 中都俏

以上不拘宮調。(皆作衝場短曲用。)

曲之性質，分爲三類：用於長套，纏綿文靜者曰細曲。用於穿插過場，鄙俚噍殺者曰粗曲。二者各別，部居不相聯屬。粗曲大半用之衝場，衝場者，上場時即唱此曲。不用賓白或詩句引起，而此曲又非引子。蓋不和絃管，乾唱而已。若集曲則細曲爲多，知粗細，則按諸傳奇所用曲調，可以知其聲矣。傳奇中之尤要者爲排場，以劇情別之，曰悲歡離合，悲歡爲劇中兩大部別。飲宴、祝壽、結婚、團圓，皆所歡樂之事也。其所用之套數，往往如左列諸式：

引 梁州新郎 四 節節高 二 尾

引 錦堂月 或 畫錦堂 (四或二) 醉公子 二 僂

僂 二 尾

引 念奴嬌序 四 古輪臺 二 尾

引 念奴嬌序 四 賽觀音 二 人月圓 二

引 好事近 二 千秋歲 二 越恁好 (一或二)

紅綉鞋 (一或二) 尾

引 山花子 四 舞霓裳 一 紅綉鞋 一 尾 (或加)

好事近 二 支於山花子前亦可

引 山花子 四 大和佛 一 舞霓裳 一 紅綉鞋

一 尾

引 畫眉序 四 滴溜子 一 鮑老催 一 滴滴金

一 鮑老催 一 雙聲子 一 尾

引 畫眉序 一 絳都春序 一 鬪樊樓 一 鮑老

催 一 滴溜子 一 滴滴金 一 雙聲子 一 尾

(凡畫眉序而不帶雙聲子者，均可作歡樂用) 南曲中表歡樂之情者，曲調略備於此。內惟千秋歲、越恁好、紅綉鞋、一捧雪之代幾曾用之，是亦可用於悲劇矣。突然究屬罕見者。

引 忒忒令 一 嘉慶子 一 沈醉東風 一 尹令 一

品令 一 豆葉黃 一 玉交枝 一 五供養

引 一 江兒水 一 三月海棠 一 川撥棹 二 尾

玉交枝 一 玉抱肚 一 五供養 一 好姐姐

引 一 江兒水 一 川撥棹 一 尾

引 漁燈兒 (一或二) 錦魚燈 一 錦上花 一

錦中拍一 錦後拍一 罵玉郎(一或二)

尾(漁燈兒之上加以梁州新郎亦同)

引 六犯清音一 七犯玲瓏一 醉歸花月渡一

巫山十二峯一 尾

此套惟空谷香用之，以作收場，頗為新穎。關於悲哀之事，往往用左列諸套式。

引 小桃紅一 下山虎一 五韻美一 五般宜一

一 山麻楷一 鑿牌令一 黑麻令一 江

神子尾(黑麻令一曲，南曲譜無之，長生殿兩

夢後多沿用)

引 小桃紅一 下山虎一 五韻美一 五般宜一

一 憶多嬌(一或二) 尾

引 小桃紅二 下山虎二 山麻楷二 尾

此套每曲二支，僅見之林陵春，餘少見。

山坡羊二 黃鶯兒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山坡羊二 金絡索二 琥珀貓兒墜二 尾

山坡羊二 水紅花一 水紅花衆唱尤妙。(以

上為山坡羊與本宮調之曲聯接者)

傳

山坡羊二 降黃龍四 昔龍哀二

山坡羊一 二犯傍妝臺二 撲燈蛾二 尾

山坡羊二 憶多嬌二 門黑麻二

山坡羊二 五更轉二 劉撿帽二 (以上為山

坡羊與別宮調之曲聯接者)

山坡羊屬悲哀之曲，然或先悲而後喜者，則常接仙

呂或仙呂入雙調之曲同。山坡羊與同屬商調之

二郎神，集賢賓，不能連接。緣二郎神，集賢賓，乃至低

之調(六字調)不宜以高調加其上也。臨川夢奇曲

一折，山坡羊不接二郎神，不足為法。

引 金絡索四

引 金絡索二 劉撿帽三 (劉撿帽下或接)

引 憶多嬌二 門黑麻二 (亦有用者)

引 金絡索二 金歐線解醒二 (或改用) 梧

桐葉二 (亦可)

引 金絡索之曲，含有悲哀之意，然普通有用之

者。 三仙橋三

三仙橋 三 憶多嬌 二 鬥黑麻 二

三仙橋專用之悲哀，不能移諸普通者。

引 風雲會 四朝元 四

引 風雲會 四朝元 二 單調風雲會 二

此套甚新穎，僅見之鬱輪袍，餘少見。

引 七犯玲瓏 四 (用尾聲亦可)

引 江頭金桂 四 (同上)

此二套與風雲會四朝元略同，明珠(憶恨)紫釵

(歎釵)用之。在悲歡二大類外，番禺許氏(之衡)

更別為遊覽，行動，訴情三類。傳奇中蓋無有不涉於

此三類者，其套式略舉於此。

遊覽類 引 甘州歌 四 尾(用排場四支亦同)

引 梁州新耶 四 節節高 二 尾(宜眾唱)

引 念奴嬌序 四 古輪台 二 尾(宜眾唱)

引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南排歌 北寄生草

尾此套甚新穎，僅見之蕉帕記，餘罕見。

引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北朝天

子 南普天樂 北朝天子 南普天樂

此套不專屬遊覽，凡每支上下場者均有用者。

引 泣顏回 二 千秋藏(一或二) 越恁好(一

或二) 紅綉鞋 一 尾

引 鎖南枝 四 或用孝南歌(亦同)

引 夜行船序 二 黑蠅序 二 錦衣香 一 漿水

今一 尾

此三套屬普通，亦有用作遊覽者。

行動類

引 甘州歌 四 尾(亦有用排場四支者)

引 朝元令 四

引 二犯江兒水 二(宜眾唱)

此套兼屬普通。

引 粉孩兒 一 紅芍藥 一 福馬郎 一 耍孩兒

一 會河陽 縷縷金 一 越恁好 一 紅綉

鞋 一 (不用福馬郎或不用紅綉鞋可)

此套用在動作紛繁之劇。

引 香柳娘之(四或六)

此套行動而勿遽者亦宜。

引 鎖南枝 四 或用 孝南歌 亦同

此套兼普通。

引 風入松 二 急三鎗 二 風入松 一 急三鎗

此套兼普通，表示動作急劇，亦有有用之者。

訴情類

引 二郎神 二 集賢賓 二 黃鶯兒 (一或二) 簇

御林 (一或二) 琥珀貓兒墜 (一或二) 尾

引 二郎神 二 集賢賓 二 琥珀貓兒墜 二 尾

凡二郎神套曲，最宜旦唱訴情，而帶悲情者尤妙。

引 鶯集御林春 四 四犯黃鶯兒 二 尾

引 祝英台 四

引 綿搭絮 四

此三套均旦唱。

引 綉帶兒 二 太師引 二 三換頭 一 東甌令

一 秋夜月 一 金蓮子 一 尾

引 香徧滿 一 朝天懶 一 二犯梧桐樹 一 浣

傳

漢紗 一 劉撥帽 一 秋夜月 一 東甌令 一

金蓮子 一 尾

引 綉帶引 一 醉宜春 一 梁溪劉大香 一 浣

紗劉月蓮 一 瑣窗綉 一 潑帽落東甌 一

大節高 一 東甌蓮 一 尾

南呂套曲，格式甚多，以南呂曲均宜於訴情也。

引 刷子序犯 一 普天樂 一 朱奴兒犯 一 雁

過聲 二 玉芙蓉 一 小桃紅 一 尾

引 刷子帶芙蓉 一 漁燈映芙蓉 一 普天賞芙

蓉 一 朱奴折芙蓉 一 尾

引 忒忒令 沈醉東風 一 園林好 一 嘉慶子

一 尹令 一 品令 一 豆葉黃 一 玉交枝

一 江兒水 一 川撥棹 (一或二) 尾

引 白練序 一 醉太平 一 白練序 一 醉太平

一 白練序 一 醉太平 (首支白練序

之上。或加二支綉帶兒亦可。)

引 獅子序 一 太平歌 一 賞宮花 一 降黃龍

一 大勝樂 尾

文 — 二 — 五六七

引 月雲高一 月上五更一 月照山一 二 犯

月兒高一 長拍一 短拍一

引 醉羅歌一 醉歸花月渡一 醉花雲一 醉

羅袍一 羅袍歌一 一封羅一

傳奇通常每部在二十齣以上，清之作者，有以八齣，

十齣，或十二齣爲一部者。既不合於雜劇，復不諧於

傳奇，此未知傳奇之結構者也。明初人所作傳奇

如雙珠，尋親，焚香，八義，霞箋，香囊，金印，牧羊諸記，一

齣中屢屢換宮換韻，其病與琵琶同。陸采明珠記，梅

鼎祚玉合記，詞勝於律。每齣有曲十餘支，有合兩套

而成者，皆有過多之弊。以汲古閣六十種曲論之，最

精於律者爲浣沙，紅拂，紅梨，西樓，水滸，義俠，灌園，種

玉鸞，鏢，東郭，青衫，贈書，金蓮，四喜，獅吼，蕉帕，錦箋，諸

記，其最不合律者爲白兔，殺狗，南西廂，還魂，紫釵，鳴

鳳，紫簫諸記。湯顯祖以天縱之才，而其曲不諧於律

者，比比皆是。沈（甯庵），呂（碩園），臧（晉叔），馮（夢

龍）率馬改訂，致爲文藻之累，不得兩美。明末吳炳始能合之，而范文若足與抗衡，惜所傳未廣耳。清之

曲家，長生殿爲第一，吳（梅村）尤（西堂）二家，亦極當行。東塘桃花扇，雖詞華秀瞻，而句讀錯誤，無齣蔑有。笠翁十種，夙有惡札之誚。然排場曲律，無不穩協。以律言之，笠翁固有足多。乾隆以後，合律之曲日少，文律並美，惟一藏園。洎乎嘉道，此道遂幾成廢。陵散矣。湯蓬海（思齋），許玉泉（善良），陳潛翁（痕），強作解事，未足語於曲律也。清末，丁蘭公（傳靖）滄桑豔，更自鄙下，並粗細曲之不明，尚有何排場之可言邪。

【傳奇彙考】十冊。清無名氏撰。此書第一冊爲總目錄，第二冊至第四冊共一目，第五冊至第十冊共一目，二冊以下，皆就各曲本，撮其大略，并考其與正史及他書合否，考核頗詳，而見解殊陋，且分目所載，亦與總目有出入，校之總目，所漏尚多，或總目盡著錄所知之本，而分目僅就所見之本考之歟。

【傳奇時代】傳奇的發達，異於雜劇，牠與一般的中國文學同一現象的。宋末元初的南戲曲本，今已

蕩然無存，故看了現存最早的作品，如元末明初的琵琶、及荆、劉、拜、殺四集，我人不無過於成熟之嫌，似乎牠興得太暴。我們極希望發見一種由宋大曲到傳奇的一種過渡的東西，不論牠是宋諸宮調也好，宋南戲也好，南宋雜劇也好。有如生物學中發見始祖鳥的化石一樣。我們有了這種實物，然後可以真實斷定傳奇的近祖究竟是什麼？牠與雜劇的關係，究竟是怎一的。但是到那裏去找呢？我們若承認傳奇的血統中確有雜劇的成分，說得顯豁些，印傳奇中確有模仿和采取雜劇的成分，或變化雜劇已有形態以成之者（自然也有南戲的血統）則五傳中惟琵琶可稱完善，荆、劉、幽、閨，已不甚高明，白兔殺狗，二傳非但沒有過於成熟之嫌，反覺得太形惡劣了。南戲起於南宋，元時與雜劇並茂，惜其曲本無傳，其制不可考。惟元末明初有荆、劉、拜、殺四大傳奇流存後世。荆、劉、明祖第十六子甯獻王權作其詞，殊不佳，大抵以藩邸之尊，故流傳較盛。拜、月亦稱幽、閨，元施惠作，其詞頗襲取關漢卿拜、月、亭雜劇，全

傳

本中以拜、月一齣為最佳，幾全摛漢卿原詞，殺狗為徐、明作，徐、明初人，白兔之作者已佚。此四傳雖為後人所感稱，嚴格論之，均非佳構。惟在現今所存傳奇中為最古，這是可以珍惜的。琵琶為高明作，情詞樸茂，遠出四傳之上，與西廂並稱為南北曲之祖。明初傳奇，略盡於此，嗣後逐漸衰微，雖有流傳，無足稱述。中葉以後，始復振起。嘉靖間，王世貞作鳴鳳記，譜揚、椒山死事為一代忠烈生色，至今尚有演唱之者。同時太倉有魏良輔者，變弋陽、海鹽諸腔而創水磨調（即崑腔）。崑山梁辰魚作沙、記、付之，良輔為之訂律，製譜，由是風靡一世，其他諸腔，乃成絕響。清代末葉，皮黃代興，崑腔始消漸歇，然盛行於國內者已三百餘年。繼梁、魏而起者，有吳江沈璟及臨川湯顯祖，皆萬歷間人。沈精於音律，能辨析毫芒，湯肆其才情，不妨抑人嗓子，是皆明代傳奇之雄。他若玉、瑛之作者鄭若庸，明珠之作者陸采，紅、拂之作者張鳳翼，紅、梨之作者徐復祚，其人皆居吳下，為嘉、萬間之表表者。明代傳奇作家以阮、吳為殿，阮、大、鉞所作頗多，

以燕子箋、春燈謎稱最。吳炳有《花五種》、《療妬羹》爲最負盛名。明代雜劇作家亦不少。開國之初，有王子一等所作《誤入桃源》等六種，著錄元曲選中，猶是元人法。周憲王有《燉定王》、《明祖之孫》。所作不下三十種。其才足與甯獻王相頡頏。甯獻王除作《荆釵記》外，又有雜劇十二種，其目具見其所著《正音譜》。中此後近百年間，頓然衰歇，恰與傳奇起伏一樣。至正德、嘉靖間，王九思、康海所作之《杜甫遊春》、《山狼出》、雜劇的萌芽，重復蘇醒。曲壇上又漸形熱鬧。接着便出了個詞壇飛將徐渭，作《四聲猿》，才情雄肆，自是千古奇才。他又以南曲作雜劇，別開一種風氣。不但如此，南曲既侵入了雜劇的領域，自是北曲更形窮促。南曲益發張皇了。崑山梁辰魚以《浣紗》著名，又作《紅綫女》雜劇，也頗當行。他若馮惟敏之《不伏老》、梅鼎祚之《崑崙奴》、王衡之《鬱輪袍》、沈自微之《霸亭秋》都是明雜劇中有名的。明代尚有女作家二人，一爲楊慎的夫人黃氏，一爲吳江女子葉小鸞。黃氏所作《都散曲》、瓊章有《鴛鴦夢》雜劇。中國女文學家實在太

少了！作詩的比較多些，作詞的已少見，作曲的真是鳳毛麟角，爲不世出之人物，得此兩人，好似獲得了明珠、寶玉一樣的可貴。戲曲自嘉、萬間復興之後，一直盛到清代中葉，並未中斷過。乾嘉以後，乃漸次衰歇，將歸於絕滅。文學的興衰，本不能斷斷然以朝代爲斷的。即如清代的戲曲，是明代戲曲中興後的後半期，其間一脈相承，沒有可以分割的痕跡。清代的戲曲，在數量上似比明代要差些，在質量上並不亞於明代，在訂律、結構、排場方面，反有超越明代之處，不過清代的作家，已沒有明代的繁夥而普遍。這便是感極而衰之象。乾嘉以後，舊曲之歌唱依然很盛，新詞之作者已寥若晨星，其中更不易找出一本精美的作品。劇曲就此衰亡了。清初傳奇，以吳偉業之《秣陵春》、袁于今之《西樓記》、李玉之一人，永占李漁之十種曲，尤侗之《鈞天樂》爲最著。繼之者爲南洪、北孔，洪名昇、錢塘人，作《長生殿》；孔名尚任，曲阜人，孔子裔孫，作《桃花扇》；二傳精心結構，敲訂音律，博徵事實，皆歷十餘年而成，可爲傳奇之典型。長生殿全



本五十鈞，無鈞不工整完美，尤為數百年來集大成之作。此後有藏園之九種，倚雅樓之七種，可稱名著。其他鮮足稱述。

【傳奇小說】唐代的「傳奇」是很有名的。這種「傳奇」是由晉南北朝的小說演變而來的，不過他們能自成一種體裁。「傳奇」的材料大多數是佳人、才子、英雄、俠客的故事，但也有許多神仙故事。因為唐代崇尚道教，一般人的心理都很信神仙，所以神仙故事也很流行。□「傳奇」的形式是一篇獨立的短篇小說，他們當然不是用通俗文字寫的，而且注重詞彩，所以做得很美麗，完全是文人階級的產物，和民衆沒有關係。□「傳奇」的代表作品，如虬髯客傳是寫李靖遇見紅拂妓和虬髯客的故事，以兒女英雄為主，卻牽涉李靖佐李世民得天下事，範圍比較的大，這篇作品也比較的做得更妙，舊題為張說撰，或又題為五代時杜光庭撰，大概以後說為是。李泌的枕中記是一篇神仙故事，也很有名，世文人常用的「黃粱夢」的典故就是

根據於此。元稹的會真記是一篇戀愛的故事，主人是張生和崔鶯鶯，後人根據這篇傳奇演成一部著名的西廂記。李朝威的柳毅傳寫柳毅代龍王的女兒傳書的事，是一篇戀愛兼神怪的故事，也做得非常之好。此外如楊巨源的紅線傳，李公佐的謝小娥傳及南柯記，白行簡的李娃傳，陳鴻的長恨歌傳，許克佐的章臺柳傳，皇甫枚的步非煙傳，杜牧的杜秋傳等還有許多，總之傳奇是唐代一種大量的產品。□「傳奇」大概是產於唐代中年以後。虬髯客傳雖說是張說作的，然不可信，若認為是杜光庭作的，則杜光庭是五代時人，而唐代其他的「傳奇」作者時代都很晚，那麼，可以說「傳奇」是唐代中年以後的產物了。□此後清代聊齋志異，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出傳奇小說始有復興之勢，但以文字不通俗，僅供文士們的消遣，而且所寫題材又狹隘，不出神鬼怪異之事，所以一盛又即衰落了。□明初有二位專仿唐人傳奇的作家，其所作曾為當時人士所驚賞，一位是瞿佑，一位是李楨。瞿佑（一三四—

（一四二七）字宗吉，號存齋。錢塘人，累官周府長史，以詩禍謫保安，終內閣辦事。著述宏富，有剪燈錄四十卷，剪燈新話四卷，二十一篇，剪燈錄今已失傳。李禎（一三七六——一四五二）字昌祺，廬陵人。永樂進士，歷官河南左布政使致仕。嘗作剪燈餘話四卷二十篇，以續瞿氏之作。三書皆一味模仿唐人，且好寫閨情豔事，為時流所喜。仿倣的人紛起，至加禁止方息。唐宋人小說的單本，到明初已十九亡失，太平廣記又絕少流傳。嘉靖間，牠們忽又出現，好事者乃取以編刻為叢書。明初陶宗儀所編的說郭一百二十卷，亦於此時始刊行。於是有陸楫編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徐應秋編玉芝堂談薈三十六卷，陸貽孫編烟霞小說二十二卷，李荦編歷代小史一百五卷，葉向高編說類六十二卷，陶珉編續說郭四十六卷，王圻編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顧元慶編文房小說四十種，明朝四十家小說及廣四十家小說……等，皆大行於世，就是當時一般專為古文的才子們，也喜為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

傳，編於個人文集中。此風至清初仍不減。吾們讀張潮從各家文集輯出編成的虞初新志，和鄭澍若的續志，可以想見一時之感。清代的傳奇小說凡三大派：聊齋志異以遠辭勝，子不語以敘事勝，閱微草堂筆記以說理勝。後起的作者，皆不能逾越此三家範圍。然以文學論文學，則此三書不能不推聊齋志異為其祭酒。聊齋志異的作者為蒲松齡，今本的聊齋志異凡八卷，或析為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作者年五十時始寫定。初惟有傳鈔本，漁洋山人曾激賞之，聲名益振。至於刻本，則至著者死後方有，且有但明倫、呂湛恩等為之注。所記雖亦為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都和易可親，使讀者忘其為異類。是合志怪書傳奇於一爐，而別開生面的。又有拾遺一卷，凡二十七篇，其中殊無佳構，疑為作者所刪棄，或是他人的擬作。子不語凡二十四卷，續十卷，後改名新齊諧。作者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進士，知江甯等縣，有循吏名。年四十告歸，放情聲色，著述以終。子不語純為志

怪之作，好言因果，不高雕飾。但好作偽，書中有稱爲唐人所作的控鶴監秘記二則，即爲他所自作。閻微草堂筆記五種爲 昀所作，他是主張排除唐代傳奇浮艷的作風，而追仿六朝志怪書的質直的，但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爲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紀昀（一七二四——一八零五）字曉嵐，一字春帆，直隸獻縣人。乾隆進士，官至侍讀學士，因事被謫戍烏魯木齊。後召還，爲四庫全書館之總纂官，他的畢生精力，都用在多至二百卷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後又累遷大官。筆記五種爲灤陽消夏錄六卷，如是我聞，槐西雜志，姑妄聽之，各四卷及灤陽續錄六卷，每種一脫稿，即爲書肆刊行，故當時五種都單行。後來他的門人盛時彥將五種合刻，始名閻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同派的作品，有諧鐸十卷，吳門沈起鳳作；夜譚隨錄十二卷，滿州和邦額作；螢窗異草初二三編共十二卷，長白浩歌子作；影談四卷，海昌管世灝作；昔柳摭談八卷，平湖馮起鳳作；六合外瑣言二十卷，一名瓔珞雜記，江陰屠紳所作。近

傳

至金匱邨攷作澆愁集八卷，長州王韜作。避窟詞言，淞隱漫錄，淞濱瑣話各二十卷，天長。宣鼎作。夜雨秋燈錄十六卷，亦筆致純做聊齋。然漸由寫孤鬼而做煙花粉黛，間及異人奇事，對象逐漸擴大，擬做紀氏的作品，有耳食錄十二卷，二錄八卷，臨川樂鈞作。聞見異辭二卷，海昌許秋垞作。翼駟稗編八卷，武進湯用中作。三異筆談四卷，雲間許元仲作。印雪軒隨筆四卷，德清俞鴻漸作。此外如德清俞樾所作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耳郵四卷，頗似做法新齋諧，而記敘簡雅，不涉因果和袁作又不同。江陰金捧闈的客窗偶筆四卷，福州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筆記二十四卷，桐城許奉恩的里乘十卷，亦爲志怪書，惟旨在勸懲，離小說的旨趣漸遠。□清代有二部著名的長篇的傳奇小說，在當時小說界特樹一幟，一爲屠紳的蟬史，一爲陳球的燕山外史。前者爲散文，後者爲駢文。□屠紳（一七四四——一八零一）字賢書，一字笏巖，號磊砢山人，亦號黍餘裔孫，江陰人。乾隆進士，累官廣州同知。性頗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不在

此數，後因候補至北平，暴病卒。所著尚有六合內外瑣言等。蟬史凡二十卷，敘閩人桑蠅生得天書，助指揮廿鼎平鄺天龍之亂，復隨石珏剿海寇，又破交人以功至兵馬總帥，赴蜀，楚諸地防苗，又平交趾，乃棄官歸閩。其文風格奇特，造語雋異，皆為他人所未試。如譯以通俗文字，則與西遊記同流，為神魔小說傑作。陳球一約一八零八前后在世。字蘊齋，浙江秀水人。家貧，為諸生，以賣畫自給。嘗取明馮夢禎寶生傳為骨幹，加以敷衍，演成四六文三萬餘言，為燕山外史八卷。光緒初，永嘉傅聲亮為之注釋，但於本文反有刪削。錢永樂時寶繩祖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後以父命別娶。愛姑流落妓家，得俠士馬遠送歸，為大婦所虐，他乃攜愛姑遁去。會亂作，家資全盡，大婦求去。繩祖後中舉累官山東巡撫，愛姑生男，覓乳母，大婦往應，他仍優容她。後她又設計害馬遠，繩祖亦牽累得罪。終乃昭雪復官，與愛姑仙去。此書如易駢文為白話，也不過是一部平常的才子佳入小說。然因好施用典故，故頗為愛好美文的文人所寶。

貴。至清末，傳奇派的小說仍風行，而又多速武俠及政治異聞。再後，又起了黑幕小說的風尚，作風愈趨卑下。到了現在，此派作品，已不為一般文學者所注意，幾等於無形消滅了！

【傳樸堂詩稿】四卷。清平湖葛金煥撰。附張華館詩稿一卷。葛嗣滌撰。有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傳植庵集】清道光間李慎撰。

【傳忠堂學古文】一卷。清祥符周星譽撰。有光緒刊本，在二周集內，巾箱本，在粟香室叢書內。

【傳書樓詩稿】一卷。清烏程汪金順撰。汪尚仁編。有光緒刊本，在荔牆叢刻內。

【傳是樓宋人小集】卷尾跋語云：是崑山徐氏所輯。所錄凡二十三家，皆吳之振宋詩鈔所未收，然陳起

江湖小集中則皆已收錄。所遺者惟釋永頤一人耳。

【傳燈錄】一本。一名歸元鏡。清釋智達撰。傳奇

【岫門詩再續】一卷。清善化熊詡撰。有烏雲草堂

刊本。

【朱應登】字升之，號凌谿，明——一四七七至一五

二五九〇〇

〇〇

二六寶應人。卒年五十。詩宗盛唐，格調高古，與李夢陽、何景明等稱十才子。又為「宏治七子」之一。四九九年進士。歷陝西提學副使，所至以文學飾吏事。遷雲南布政使參政，致仕卒。應登著有凌谿集十八卷。

【朱應辰<sup>7</sup>】拱之一字振之，明——一五零六頃高郵人。累舉不第，貢入太學。工散曲，著有淮海新聲，時人稱為淮海先生。又有逍遙館等。

【朱應辰<sup>4</sup>散曲】淮海新聲，明刊已不可得。清嘉慶間有詹湘亭校訂本。吳道敏序云：淮海先生，才情雋麗，襟素高閑，張錦幄以坐花，清哇緩乎六引，飛瓊觴而醉月，妍節凌乎七盤，搞毫則思逐紫雲，握板則音翻白雪，瑛使漢陂却步，枝山斂容……吳序以他比王祝兩人，可知新聲是兼豪麗兩面的。

【朱廉<sup>0237</sup>】伯清，元——一三五四頃義烏人。幼好學，從黃潛學古文。知府王宗顯辟教郡學。李文忠鎮嚴州，延為鈞台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一三七零年）召修元史。史成，不受官歸。尋召修日歷，除翰林編修。八

年，扈駕中都，進詩十章。太祖稱善，為和六章賜之。已而授楚王經，遷楚府右長史。久之，辭疾歸。廉好程、朱之學，嘗摘朱子語類為理學纂言。又有文集十七卷。（明史藝文志一）

【朱慶餘<sup>024</sup>】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登寶曆進士第。全唐詩錄存詩二卷。張籍初為「格律詩」，惟朱慶餘親受其旨。慶餘蓋因張籍名重之故而登科。他嘗作閨意一篇以獻于張籍道：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擘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說者以為慶餘自己謙遜，故作此詩以明其進退之意。張籍亦和他道：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沈吟。齊統未及人問貴，一曲菱歌抵萬金。慶餘因此名重一時。其後任蕃陳標、章孝標、司空圖等，都嘗于籍處學為格律詩焉。1009

【朱廣<sup>025</sup>】少欽，明——一五三五至一六零八浙江山陰人。卒年七十四。一五六八進士。萬歷中累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沈一貫、沈鯉罷，廣獨當國，時朝政日弛，中外解體，宋燾等相繼劾廣，乃以

朱

疾乞休。是年，即卒于官。諡文懿。賡著有文懿公集十二卷。

【朱文端公文集】四卷。清高安朱軾撰。有乾隆二年刊本，又一本，四卷，附軾車雜錄二卷，廣惠編一卷，

行述一卷，有原刊本，乾隆刊本，在朱文端公著述內。

【朱文藻】映清，號朗齋，清一七三五至一八零

六，浙江仁和人。卒年七十二。諸生。少嗜學，漁獵百家。

精六書，又通史學。王杰督學浙江，延訪之。至京師，佐

校四庫全書，又奉敕在南書房考校。嘗遊山左，孫星

衍與之商訂金石，成山左金石志。後又為王昶修西

湖志，並纂輯金石萃編。大藏聖教解題等書。文藻工

詩，在劉夢得、張籍之間。著有碧谿萃堂詩文集、碧谿

詩話、碧谿叢鈔、東軒隨錄、東城小志、東皋小志、青鳥

考原、金箔考、苔譜、萍譜、續禮記集說及說文繫傳考

異（均清史列傳）等。

【朱文懿文集】十二卷。明朱賡撰。其文未能自成

一家，其人蓋本不以詞章名也。

【朱弁恂】恭季，清一七三六頃江蘇長洲人。工

詩。為廩生。

【朱雍】宋一一一六二頃人。紹興中，嘗上書乞召

試賢良。著有梅詞二卷。（花菴詞選）

【朱龍田】清一一六九二頃華亭人。工曲，著有壺

中天傳奇一本。（曲錄）

【朱斌】唐處士，白日依山盡一絕最著名。全唐詩

錄存詩一首。

【朱誠泳】自號賓竹道人，明一四九八明

太祖五世孫。十歲時，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日記一

首。弘治初，（一四八八年）襲封秦王。性孝友恭謹，

嘗銘冠服以自警，建正學書院，又旁建小學，擇軍校

子弟之秀慧者，延師教之，卒諡簡。著有小鳴稿十卷。

【朱誠詠詩】他當十歲的時候，嫡母陳妃教他唐

詩，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一篇，從沒有間斷過。其詩

古體清淺而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絕尤為擅場，往

往有晚唐格意。那時候的館閣之中，倒沒有這樣的

清音了。

【朱翊鉞】匡鼎，自號隱真子，明一一五九六頃明

荆王朱瞻垫六世孫。萬歷二十八年，（一六零零年）襲封樊山王。父載峯以文行稱。珣世其家學，尤好爲詩，與弟珣壓、珣鑿共處一樓，號花萼社。楚藩多強橫，獨樊山一派以文雅著。珣鈺著有廣巖堂集二十四卷。

【朱放】<sup>082</sup>長通，唐——七七三頃襄州南陽人。初居漢水濱，後以避歲饑隱剡溪鏡湖間。與女詩人李冶上人皎然皆有交情。大歷中，辟爲江西節度參謀。貞元二年（七八六年）詔舉「韜晦奇才」，下聘禮，拜左拾遺，辭不就。放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朱敦儒】<sup>084</sup>希真，號巖壑，宋——一零八零左右至一一七五左右河南洛陽人。卒年九十餘，志行高潔，屢辭薦辟，避亂客南雄州。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臺諫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才，詔以爲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爲故人勸告，方允諾。既至，奏對稱旨，賜進士，爲祕書省正字。歷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爲汪勃劾罷。敦儒素工詩及詞，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

檜孫垫欲學爲詩，乃起敦儒爲鴻臚少卿。敦儒者有巖壑老人詩文一卷，樵歌一卷。均文獻通考。

【朱敦儒詞】朱敦儒的詞，祇是重意境而輕規矩的。因爲如此，所以昔人都不十分看他得起。毛晉六十名家詞沒有他的分兒，不用說了。自來的文學史家，從也不曾管過它，好像已經抹煞了他在文學史上的位置似的。近年以來，因爲胡適之錢玄同黎照熙章衣萍諸人之倡，一章有標點朱氏樵歌三卷，北新出版。於是知道朱敦儒的人漸多，而他在文學史上的價值乃始逐漸的估據過來。這要算是文學史上的一件改革。朱詞的價格，前人批評他的很多，有謂其清麗者，宋史云：「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汪叔耕云：「敦儒詞多塵外之想，雖雜以微塵，而其清氣自不可沒。」有謂其豪曠者，王鵬運說：「希真詞於名理禪機均有悟人，而憂時念亂，忠憤之致，觸感而生，擬之於詩，前似白樂天，後似陸務觀。」黃昇亦說：「朱希真東都名士，天資曠逸，有神仙風致。西江月二首，可以警世之役役於非望之福者。」

「大抵敦儒的詞，少年時期多清麗恬靜，南渡之後多激厲憤發，閑居後多閑趣，此即胡適之所謂「我們看他的詞，可分三個時期」之說也。艾荷香一闕慷慨豪放，大抵皆是他南渡以後之作；比於東坡，豪邁不及所謂塵外之想，則又過之。如沁園會作於還家以後，則清麗洋溢矣！敦儒不特慢詞豪放，即小調的氣概亦殊不弱。張正夫云：「希真賦月詞，『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賦梅詞，『橫枝消瘦一如無，但空裏疎花數點』。詞意奇絕，似不食煙火人語。」些這地方，簡直是和東坡爭能了。胡適之先生說：「詞中之有樵歌，很像詩中之有擊壤集。」然而擊壤集的詩是死的，樵歌的詞是活的；雖從「氣味」上說有些相同，但從時代上看彼此各別。故他繼續中之曰：「但以文學價值而論，朱敦儒遠勝邵雍了，將他比陶潛，或更確切罷。」宋代詞人，大家都喜歡用方言俗語以入詞，希真也是其中的一個。如念奴嬌云：「懶共賢爭，從他教笑，如此只如此。雜劇打了戲衫脫與跌底。」像這樣的字句，集中多

有；大約因要求其通俗共賞，所以大詞家們便每常從事於此了。(100)

【朱一新】<sup>100</sup>鼎甫，號蒼生，清——一八四六至一八九四浙江義烏人。辛酉四十九。一八七零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光緒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陝西監察御史，以劾內侍李蓮英降主事。告歸，張之洞延主廣雅書院。一新著有無邪堂答問五卷，奏疏一卷，詩古文詞雜著八卷，京師坊巷志四卷，漢書管見四卷……等（均清史列傳）。

【朱玉田】<sup>101</sup>明——一五九六頃汀州人。工於曲，著有玉鐲記傳奇一本（曲錄）譜王順卿麗情重會事。

【朱百年】<sup>1060</sup>晉——三六八至四五四會稽山陰人。卒年八十七。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凱宿，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百年知玄理，工詩。親亡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樵採爲業。常以薪置路旁，行人知爲朱隱士所賣，留錢而去。徵太子舍人，不就。卒於山中。太守以米百斛餉孔氏，孔



氏遺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隋書經籍志注有太子舍人朱年集二卷，大約即為百年的文集，在梁時尚存。

【朱可久】<sup>1062</sup>慶餘（唐才子傳云：字可久，以字行。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唐——八四零頃閩中人。（全唐詩作越州人。此從唐才子傳）工詩，為水部張籍所知，廣為揄揚，遂于八二六年登進士第，授秘書校書可久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朱雲從】<sup>107</sup>際飛清——一六六一頃吳縣人。工作曲，新傳奇品評為「駿馬嘶風，馳驟有矩。」著有靈犀鏡、齊眉紫照胆鏡、人中虎、石點頭、小蓬萊、別有天、龍燈賺、赤龍鬚、兒孫福、兩乘龍及萬壽鼎等傳奇十二種。（曲錄）

【朱雲翔】<sup>8</sup>清元和人。遂隄諸生。有蝶夢詞一卷。  
【朱彌鉗】<sup>11</sup>號秋江翁，明——一五零六頃人。明唐莊王芝陞之次子。有學行，孝友篤至。初封文城王。因子宇溫嗣封唐王。故亦追封唐王。諡曰恭。彌鉗頗有才氣，著謙光堂詩集八卷。

朱

【朱廷立】<sup>12</sup>子禮，號兩崖，明——一五三八頃通山人。受學於王守仁。一五二三年進士。巡撫順天，督修河道。又討平四川土裔之亂。未幾，督北畿學政。人以朱夫子稱之。後以禮部右侍郎致仕。廷立撰有兩崖集八卷，與鹽政志。

【朱廷玉】<sup>1</sup>（一作庭玉）元——一三一七頃人。

【朱廷玉曲】<sup>5</sup>正音講評其詞，如百卉爭放。其詞散見各選本。北宮詞紀，采錄尤多。890。

【朱廷燦】<sup>9</sup>山輝，清——一六六三頃宣平人。一六四

九年進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參政。廷燦工詩，著有澄澈堂詩，后更名微寄堂詩稿。

【朱瑄】<sup>13</sup>樞臣，清——一七六六頃江蘇吳縣人。工詩。

【朱珪】<sup>1411</sup>石君，號南厓，清——一七三一至一八零六

順天大興人。朱筠之弟。卒年七十六。一七四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仁宗學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正。珪性孝友，通經述，在官持大體，不親細務。清操亮節，海內宗仰。著有知足齋集。

【朱琦】<sup>1412</sup>濂甫，號伯韓，清——一八零三至一八六一

廣西桂林人。卒年五十九。一八三五年進士，官編修。尋遷御史，直聲偉抱，風采凜然，與陳慶鏞、蘇廷魁號「諫垣三直」。太平軍起，家居辦團練。張國樑之降，官吏多疑之，琦以全家保其無他。後以道員守杭州，城陷死難。琦工古文，步趨呂璜，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詩格渾雄，不立綱常，而自成體勢。著有怡志堂詩八卷、文六卷（清史列傳）。

【朱珩】<sup>1414</sup>玉存，一字蘭坡，清——一七六九至一八五

零安徽涇縣人。卒年八十二。三歲而孤，為季父后事嗣母孝。一八零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辛翰林院柏梁體聯內宴，賜什物，散館，授編修。官至贊善，遷侍講，以事降編修。屢充會試同考官，以母病乞養歸。后主講鍾山，正誼，紫陽書院垂三十年。珩愛書如命，治經不墨守一家之說，古文宗桐城。著有小萬卷齋詩文集七十卷，文選集釋二十四卷，經文廣異十二卷，說文段借義證二十八卷，輯有國朝古文彙鈔二百七十二卷，詁經文鈔七十卷，續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朱確】<sup>146</sup>清——一六九二頃人。工曲，與盛國琦、過孟

起合作定蟾宮傳奇一本。（曲錄）

【朱建】<sup>15</sup>朱建，漢——？至一七七楚人。為人有口辯，刻廉剛直，行不苟合。曾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反漢，建阻不聽，及布失敗，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辟陽侯審食其與之納交，食其得幸呂太后，及諸呂敗，建以計出之。文帝三年，淮南厲王擊殺食其，聞建為之畫策，使吏捕治，建遂自殺。文帝深為惋惜。他著有賦二篇。（漢書藝文志）

【朱理堦】<sup>16</sup>號玉源明——？至一六零一明濬簡王朱模之七世孫。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襲封。工詩，好士，卒諡康僖。理堦著有衡漳初稿、栖雲洞集、雲寶窟言、葵園紀言、公族論等書，嘗刻于遜學書院。繼合刊為滄海披沙集，凡十三卷。

【朱孟震】<sup>17107</sup>乘器明——一五八二頃新淦人。一五六八年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孟震著作豐富，有乘器集八卷，及河上楮談、汾上續談、浣水續談、游宦餘談及玉筍詩談等。

【朱翌】<sup>17108</sup>新仲，自號滯山居士，宋——一零九八至一

一六七舒州人。卒年七十。政和中，登進士。南渡后，爲中書舍人。秦檜惡他，不附己，謫居韶州十九年。名山勝景，遊覽殆遍。翌著有文集四十五卷，詩三卷。《宋史藝文志》一，猗覺寮雜記二卷。

【朱翌詩】有澹山集，其詩才力富健，有元祐遺風。古體跌宕縱橫，近體偉麗伉健，周必大序其詩，擬之杜牧。

【朱翌詞】他的詠梅的點絳脣一作，乃是許許多多的詠梅詞中的一首，能以少許勝人多許者。

【朱承芳】荅笙，清錢塘女子。有紫薇花館詩草，見杭郡詩三輯。

【朱子文集大全類編】一百一十卷。清朱玉編。是編以朱子正續別三集合而爲一，俾諸體各以類從，每體之中又以編年爲先後。

【朱子論定文鈔】二十卷。清吳震方編。是編取經傳子史以至唐宋諸家之文，曾經朱子論定者，摘錄成編，皆先列朱子之論，而以其文列於後。

【朱子家訓鼓詞】北平流行俗曲。義興堂木刻本。

【朱子大同集】十三卷。宋陳利用編。是編皆朱子官同安時所作。

【朱子畚】唐——至六四一蘇州吳人。善文辭，通春秋，隋大業中爲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武德四年（六二一年）隨杜伏威入唐，授國子助教。貞觀時，累官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義緣飾。每侍宴，帝令與羣臣論難，皆莫能及。

【朱柔則】順成，號道珠。清——一六七三頃浙江錢塘人。沈用濟之妻。工詩善畫。嘗作畫卷，系以詩，寄用濟，用濟即日歸。一時傳爲美談。柔則著有嗣音軒詩抄。

【朱璘】青岩。清——一六九二頃常熟。官南陽知府。璘工文，著有東湖文集三卷，又輯諸葛丞相集四卷。

【朱秉堯集】八卷。明朱孟震撰。文不出當時習尚，詩則音節諧暢，而意境不深。

【朱維藩】明——一五九六頃淮安人。嘗取徐常吉

朱

諧史及賈三近滑稽雜編，刪削補綴，共為一集，為諧史集四卷。

【朱師孔】<sup>217</sup>時行，明——一五九六頃徽州人。家于武昌。萬歷中歲貢生。為吳國倫弟子。師孔工詩，所作有性靈稿二卷。（四庫總目）作風不脫七子軌轍。

【朱紫貴】<sup>2190</sup>立齋，清長興人。杭州府訓導。有楓江漁唱。

【朱經】<sup>2191</sup>（四庫總目）作朱徑。恭亭，清——一六九二頃江蘇寶應人。朱克生之姪。歲貢生。工詩，緣情綺靡，頗有韻格。著有燕堂詩鈔八卷。（清史列傳）

【朱繼芳】<sup>2193</sup>李實，宋建安人。紹定五年進士，有靜佳乙稿。

【朱鼎】<sup>2222</sup>永懷，明——一五七三頃崑山人。與顧允默弟兄友善。善為曲，著有傳奇玉鏡台一本。（曲錄）

演溫嶠的婚姻故事。

【朱鼎臣】<sup>7</sup>冲懷，明——一五六六頃廣州人。為庠生。

善著通俗小說，唐有三藏西遊釋厄傳十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朱崇勳】<sup>2290</sup>彝存，號怡園，清——一七二九頃山東歷城人。工詩，著有桐陰書屋集二卷。

【朱崇道】<sup>3</sup>帶存，清——一七三零頃歷城人。朱崇勳之弟。工詩，有湖上草堂詩一卷。

【朱綬】<sup>2294</sup>仲環，又字仲潔，號酉生，清——一八四五頃江蘇元和。人一八三一年舉人。嘗佐梁章鉅幕，章奏多出其手。又勤學敦行，廉清簡默，為眾所重。綬詩格精嚴，又工古文辭，與顧純等稱「吳中後七子」。又與

王嘉祿並稱「朱王」。著有知止堂詩文集。（清史列傳）

【朱稻孫】<sup>2297</sup>稼翁，號芋陂，晚號娛村，清——一六八二至一七六零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之孫。卒年七十九。天資超敏，能嗣家學。雍正貢生。王揆為春秋館總裁，官引為助，因挾其家藏二百七十餘家之書，以備纂修。纂成，例得州判，因赴友難未選。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報罷。性剛介，不諧於俗，晚益窮困，猶守曝書亭藏書八萬卷。又刊經義考過半年七十遊揚州，復顛虛見曾全刻之。後開四庫館，詔求遺書，得全帙上獻，流

傳海內。稽孫詩格道上，書法自成一家。生平足跡半天下，家居時，追憶舊遊，作紀行絕句二卷。又擬樂府三卷，訂定羅浮蝴蝶詩二卷。少作有六峯閣詩，又有續稿十餘卷。（均清史列傳）

【朱弁】<sup>234</sup>少章，宋——至一一五四徽州婺源人。少穎悟，日讀數千言。弱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建炎初（一一二七年）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為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迫仕劉豫，弁守節不屈。和議成，得歸。弁應遷數官，悉為秦檜所沮，僅轉奉議郎，卒。弁著有聘遊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一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均宋詩本傳）

【朱台符】<sup>234</sup>拱正，宋——九六五至一零零六眉州眉山。人。卒年四十二。少聰穎好學，十歲能屬文。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敏於詞賦。九九二年進士登甲科。起家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累遷工

朱

部員外郎。景德初（一零零四年）為陝西轉運。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為舉，職與楊覃聯事，不協。歷知洪州，卒於舟次。台符著有文集三十卷。（宋史本傳）

【朱仕琇】<sup>24210</sup>裴瞻（一作斐瞻）號梅崖，清——一七一五至一七八零福建建甯人。朱仕玠之弟。卒年六十六。年十五補諸生，博學多通。從汪世麟學，為古文。嘗代人作書求文於副都御史雷鈇，為所稱許，遂知名。一七四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選山東夏津縣知縣，因足疾改福甯府教授。後歸主鼇峯講席者十年。仕琇工古文辭，始學韓昌黎，其後更博采秦漢以來諸家之長，醇古冲澹，自成一派。著有梅崖文集十卷，外集八卷。（清史列傳）

【朱仕玠】<sup>18</sup>璧豐，號筠園，清——一七五三頃福建建甯人。（清史列傳）乾隆十八年拔貢生，中經親喪服闋，又云「卒年二十二歲」。照推則生年至早當為雍正十三年。但其弟仕琇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反較前二十年，決無是理，故不從。幼敏慧，通經史百家。與弟仕琇相切劘，仕琇攻古文，仕玠遂專意於詩。

一七五三年拔貢生，授德化教諭，調鳳山，以艱去。服闋，補尤溪，陞河南內黃知縣，未之官卒。任玠能古文，尤工詩。游京師時，沈德潛見其存稿，許爲得選詩神理。黃叔琳、方苞、張鵬翀皆一見推許。叔琳則道：「王士禛沒後，不見此調久矣！」年壯時，嘗涉黃河，游太學，以震發時之意氣歸後，授徒谿西之草堂，環境絕佳，所諧益進。著有筠園詩稿三卷，刪稿三卷，和陶三卷，和紅蕉山房詩錄一卷，鴻雁集一卷，賦鈔一卷，谿音十卷，音別四卷，小琉球漫志十卷，及龍山漫錄二十卷。（均清史列傳）

【朱佐朝】

<sup>24211</sup>

良卿，清——一六四四頃和朱素臣並爲

江蘇吳縣人。在曲海綱目提要（卷二十五）中列着四奇觀係朱佐朝、朱素臣等四人合撰，埋輪亭一品爵係李玄玉、朱良卿等合撰。據此，兩朱必和李玉同時之人。良卿之作，在劇說中列有二十九種，據云還有四種不詳。曲錄中亦列有三十種——其中二十三種是和劇說相同的，此外稍有出入。現在所流行於歌場的祇有吉慶圖、「扯本」、「醉監」二齣，綴白

裘集成曲譜）豔雲亭（癡訴）「點香」「放洪」「殺廟」四齣，綴白裘集成曲譜六也曲譜）漁家樂（藏舟）「相梁」「刺梁」「差父」「納姻」「逃宮」「端陽」「俠代」「禁會」「賣書」「賜針」十一齣）九蓮燈（「火判」「問路」「闖界」「求燈」四齣）四種，散齣若干。其餘全本極少，流行於世。■吉慶圖用明嚴嵩專政事作背景，寫一位善畫的窮秀才柳圖，出世後即大膽彈劾嚴嵩，後娶官吏之女鄒吉娘，陸慶娘兩人爲妻，享受豔福之事。豔雲亭是寫蕭鳳昭之女惜芬愛洪繪之才，極有意於洪繪。後惜芬被奸人拐去，嘗盡種種辛苦，兩人終得結婚的一回事。諸劇中比較漁家樂一劇稍覺有趣。現在敘述漁家樂的梗概於下面。後漢章帝的曾孫清河王劉蒜奉太后之旨，將即帝位。適奸臣梁冀故意立渤海王劉璣，未及三月，梁殺死劉璣，自己稱王。欲殺盡劉氏全族，清河王設法逃遁（逃宮）有叫簡人同的窮秀才，既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家窮不能自給，欲賣去幾卷破書購米。路上逢着一漁翁鄔某，憐簡貧，使乘漁

船歸己家，給以食，且給以米歸。（賣書）漁翁有一妙齡的女兒飛霞。飛霞一日出去買魚，逢着一老嫗在路上賣針——這老嫗是九天玄女的化身，她送一枚針給飛霞，告訴飛霞說：一針能直入人腹，送人生命，你留在那兒，將來自有用處。飛霞受之而歸。（賜針）簡人同受漁翁之賜，得數日之糧，自己安心讀書。忽由馬融家中將女兒瑤草送給簡爲妻，緣馬融從梁冀叛，其女苦諫不聽。馬融知簡生窮苦，將女送給簡生，意欲使女兒過苦生活。簡見馬融的女兒進門，弄得莫明其妙。偶漁翁父女來訪，爲生執媒酌之勞（納姻）時值端午節，漁翁和其他的漁夫們攜酒食在陳家墳上飲酒，做「漁家樂」的故事，且飲且唱。恣意快樂。正在這時候，清河王爲梁冀部下的校尉所迫，匆促間逃至此處。校尉欲得功，在清河王背後放起箭來，清河王躲得快，箭適射在鄔漁翁身上。漁翁代替清河王送了一條性命（端陽）清河王脫去虎口，逃入飛霞的漁船中。飛霞詢問，知清河王個中的緣由，飛霞取父親的舊衣給清河王換上，將清河

王打扮得像一個漁翁模樣，暫時在漁船上過活。（藏舟）一方簡生和馬融之女，貧窮度日，忽然梁冀要馬融獻其女爲自己的歌姬。女不從，飛霞仗義願代瑤草去，以救瑤草之難（俠代）飛霞到梁宅時乘梁冀之隙，將玄女所賜的一枚針刺入梁之腹中，梁受傷死（刺梁）這時河東節度使已擁立清河王爲帝，勢力日盛。飛霞單身往投之，清河王想着昔日之情和今日之功，便立飛霞爲皇后（營會）梁冀的逆黨已敗，馬融亦問罪，新帝知其爲簡生的岳父，赦之。瑤草故意羞父親，問以前的行爲對不對？馬融無言可答（羞父）朱素臣的戲曲，在曲錄中列有十八種，後來通行於歌場的，只有雙熊夢（見都）「防鼠」「測字」「判斬」「勘問」「拜香」六齣（翡翠園）「預報」「拜年」「謀房」「諫父」「切脚」「思放」「自首」「副審」「封房」「盜牌」「殺舟」「脫逃」「吊監」「遊街」十四齣（二種中的若干齣，尚有秦樓月一種，有全本）（近時出版董氏涉園重刊本）秦樓月在曲錄（卷五）中據傳奇彙考載，說是吳綺之作。

這因本書卷首有吳綺的題詞之故，致發生誤會。本書的卷首明白地寫着「吳門朱素臣編次，湖上李笠翁評閱。」當然是素臣所作無疑。現在敍樓月的梗概於下：蘇州的妓女陳素素，有貌善詩。有一日游虎丘，謁真娘之墓，感真娘和自己同境遇，因此賦「秦樓月」一詞弔之，題詞墓邊而去。有山東萊陽人呂貫流寓蘇州，偶過真娘之墓，見素素所題詞，愛其才，急欲一見其人。時山東的老將軍劉岳在蘇州閒居，選閱蘇州名妓，品評高下，給以狀元榜眼探花，及十八名學士的頭額，並騎馬遊街。呂貫想素素必定當選在內，及看名單，並無素素。大駭，訪劉將軍，問其有無遺漏，當示以素素所作的（秦樓月）詞，劉大為讚賞。馬上派人去請素素，相見之下，果然色藝雙絕。遂招呂生來和素素相會。呂生見素素後，心中非常眷戀。素素見呂生亦然。後日呂生訪素素之居，適素素病，呂生給以醫藥，約以再會而別。至期呂生欲再訪素素，忽被僕計秀勸阻。素素待呂生不至，直接來呂生宅，私語衷情，共誓鴛盟。時呂生的好友袁武

子為吳興太守，頻舉政績。有岱山的強盜胥大奸王慮二巨魁，潛來蘇州，適素素由呂生處歸，為二巨盜所逢，二人設法將素素和侍女縉媼搶歸山寨，各欲以一人為妻，兩女以死力爭，侍女遂為賊所戮，素素亦負傷。賊監禁素素於一室，欲待其傷愈再逼之成親。一面強徒大舉襲吳興，圍城猛攻，守城官兵懼不敢作戰，袁太守親自督率人民努力防守，方得無事。呂生自知素素失去，心中悶悶不樂，僕人許秀騙他說，聞素娘已經被賣，現在會試期已迫，相公應早些上京，一面又可訪尋素娘。呂生信之，匆匆束裝赴京。後許秀知素素陷入岱山的賊中，親至劉將軍處求代為設法救出，將軍以年老力衰謝絕。同時將軍心裏亦非常願使素素脫險。許秀聞知強盜有派人訪求醫治婦人之傷的消息，自己大胆扮作醫生，偷赴山寨，逢看素素，素素想着自己難免一死，私托許秀將指環和頭髮送給呂生。以了此緣。一方劉將軍因欲救素素難，單刀赴吳興，授城外的居民以破賊之計，自己率民居乘夜入山寨，先殺山寨的巡卒，救出



素素，便在山寨上放起火來，滿山火光，驚得包圍吳興的衆強徒叫苦連天，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吳興城中的百姓，又乘勢殺出，賊衆自相殘踏，紛紛後退。劉將軍從後面殺來，賊頭心慌意亂，遂被劉將軍擒住，斬首了事。劉將軍至吳興城下，將素素交給袁太守，使住在太守處，自己獨歸蘇州。一方在京中的呂生，並不知素素所經過的這段事，每日只想素素，飲食俱減，慢慢地便患起相思病來。醫生來診斷說：必須意中人的頭髮和藥煎服，方可痊愈。時許秀適來京尋呂生，攜着素素的頭髮和指環，因此煎湯給呂生服下，呂生的病爽然若失。轉眼呂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准暫時請假回鄉。呂生回到蘇州，訪劉將軍，將軍告以素素住在袁太守處，呂生至吳興，袁太守故意不使素素和呂生相逢，勸呂生另娶別的姑娘。呂生誓死不從，且恨恨歸蘇，轉瞬袁太守親備輿資送素素至蘇州和呂生相會，團圓終結。■此劇據日人吉川幸次郎考證，陳素素實有其人，在國朝畫識引着虎邱綴英志略說：素素江都人，自名二分

明月女子，係萊陽姜學在之姬，善詩畫。學在名實節，流寓吳門，以詩畫名世。又據詞苑叢談說：素素曾爲揚州的豪家所奪，以金環送學在，誓以終身。那末，這劇中的呂貫，應即是學在的化名。其友袁武子，必是這劇采首題詞的吳蘭次。因吳蘭次曾爲吳興太守，且以掃蕩太湖之賊知名。一有吳蘭次的傳可據。一且在吳蘭次文集裏有「陳素素詩集序」一文，這更可以證明和素素的關係。■翡翠園是寫有叶舒德溥的人，在貧窮中能捐財救人難，因此其子舒芬得狀元及第，並娶翡翠兒兩位姑娘爲妻的事。一曲海提要卷二十一。■雙熊夢一名十五貫，據曲海提要（卷四十六）載：有熊友蘭、友蕙兩兄弟，家甚貧，兄爲舵工生活，弟在家念書。弟友蕙時常爲鼠所苦，購得殺鼠藥包入餅中，放在暗處，待鼠來吃。鼠子將這餅從牆穴移入隣家的房中，又將鄰家的錢十五貫和鄰人之妻的指環，移入友蕙之室。友蕙喜爲天賜，以之易米。適鄰人不知餅中有毒，誤把毒老鼠的餅吃了，一命歸天。官以指環作證據，指友蕙和鄰人

之妻私通，故將鄰人毒殺，因此友惠和鄰人之妻俱被投獄。官一面追繳十五貫錢甚急。兄友蘭問之，從一位義俠處乞得十五貫錢，負至縣城救弟。有一位屠戶，賭博贏着十五貫錢，歸家戲指着十五貫錢告訴女兒說：有人要買你去，做他的婢女，這是你的賣身錢。屠戶的女兒認爲真話，乘間從家裏逃出，欲逃至親戚處暫躲。途中逢着友蘭，問路，友蘭帶他同道。不料後面突然有許多人追來，將他兩人捉住。原來當屠戶的女兒出走時，有賊人潛入屠戶家，殺死屠戶，偷去十五貫錢。衆人看友蘭所負的錢，適巧是十五貫，大家認爲一定是友蘭殺死屠戶，帶屠戶的女兒私跑無疑。友蘭有口莫辯，被衆人擁到公堂上，糊塗的官將友蘭和屠戶的女兒投獄。其後知府於夜間夢着有隻熊求救，醒來慕然想起莫非是熊氏兄弟有冤，遂詳查案情，明白個中的情節，因此判決各人無罪，並即以隣人之妻配與友惠，屠戶之女配與友蘭爲妻。這劇根據小說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出，自醒世恆言卷三十三而作，更加入弟友蕙之事。

使人覺劇中情節變幻曲折。

【朱德潤<sup>2423</sup>】又貞，清嘉善女子，有猗蘭，幽恨，歸雲等集。

【朱德潤<sup>37</sup>】澤民，元——二九四至一三六五睢陽人。流寓吳中，卒年七十二。延祐末（一三二零年）以趙孟頫薦，授翰林應奉，兼國史院編修。尋授鎮東行省儒學提舉。召見，獻雪獵賦稱旨，後移疾歸。至正間，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守杭州二部，攝守長興。德潤著有存復齋集十卷。

【朱休度<sup>2429</sup>】介裴，號梓廬，清——一七三二至一八一二浙江秀水人。卒年八十一。一七五三年舉人，官嶧縣訓導。歷遷山西廣靈縣知縣，多善政。尤善決獄，有訴曲直者，數語剖決，輒悅服。去嘗築巽妙軒於壺山之上，與僚友等風詠其中，署其稿曰壺山自吟。索明阿至縣，聞百姓皆呼良心官，甚重之。尋引疾去，縣人懇留不得。歸後，主講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偶患心疾，不能親書，則考金石，文字自娛。作有石華記。休度博聞通識，於書無所不窺。詩深於南宋，排比聲律最精。著有小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

八十首；又有學海觀瀛錄、紫荊花下閒鈔、游筆等。均清史列傳。

【朱升<sup>244</sup>】兌升，元——一三四一頃休甯人。卒年七十二。一三六七年舉鄉薦，爲池州學正。避盜棄官隱石門。學者稱楓林先生。明初召爲翰林學士，與修女誠請老歸卒。升於五經皆有旁註，於易尤詳。著楓林集十卷（四庫總目）另有前圖二卷。

【朱統<sup>249</sup>】子純，號秋崖，明——一四九二至一五四九長洲人。卒年五十八。一五二一年進士。嘉靖中累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倭寇起，改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到任後，嚴通番禁，海濱始肅。統憤閩浙勢家多庇賊，上疏言之。士大夫多與爲怨，賄御史劾其擅殺罷職。聽勘，統聞慷慨仰藥死。統撰有甌餘集十二卷，茂邊紀事一卷。

【朱緯<sup>2195</sup>】義傲，清——一七二九頃山東歷城人。年在七十四歲以外，由歲貢生官邱縣訓導。緯工詩，清淺而有脫洒之致。著有夢村集二卷。

【朱自牧<sup>260</sup>】好謀，金——一五五頃棟州廐次人。皇

朱

統中進士。大定初（一一六一年）官同知晉甯軍事。卒于官。能詩，以句法工緻著稱。

【朱貌孫<sup>2621</sup>】與甫，宋——一二五八頃浮梁人。一四四年第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歷擢監察御史，首疏論丁大全誤國的罪狀。遷殿中侍御史，董宋臣復出，朝論紛然，貌孫力斥其姦。升侍讀，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的策略。時理宗悉倚賈似道，貌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度宗時，辭職更力，以文華閣學士知甯國府。似道諷論者罷他。後起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未幾卒。貌孫爲文溫潤雅典，運筆如飛，著有文集奏議等。

【朱保詰<sup>2629</sup>】錦香，清長興女子。有露月樓詩稿。

【朱綉<sup>2630</sup>】子青，號橡村，清——一六七零至一七零七山東歷城（一作高唐）人。卒年三十八。嘗與弟綱學詩於王士禛。官候補主事。早年天逝。綉詩有橡村集四卷，凡分四種，爲風香集、吳船書屋集、觀稼樓詩、雲根清壑集（四庫總目）后三種皆爲王士禛所評定。

【朱穆<sup>2692</sup>】公叔，漢——一零零至一六三頃易宛人。卒

年六十四。少有孝譽，及壯耽學。有時思至，甚至忘失衣冠，顛墜阮岸，亦不自知。初舉孝廉，梁冀使典兵事，頗見信任。因感於時俗澆薄，乃作崇厚論，又著絕交論。永興初（一五三年）出為冀州刺史。部令

長聞穆渡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然不久即因發宦者父墓，輸作左校。太學生數千人救之，遂得赦。居家數年，復拜尚書。穆性素剛，因不能得志，憤懣發疽卒。但祿仕數十年，家無餘資，至于貧不能殮。蔡邕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為文忠先生。他的著作有論策、奏教之屬，凡二十篇。

【朱凱】<sup>271</sup>士凱，元——一三三一項自幼孑立，不俗，與人寡合。所編昇平樂府及隱語，包羅天地謎韻，鍾嗣成為作序。又與王擘共題雙漸小卿問答，人多稱賞。所作雜劇昊天塔、黃鶴樓（錄鬼簿）今僅存前一種。

【朱凱】堯民，明——一四九七項長洲人。工詩畫。與同里朱存理齊名，人稱「兩朱先生」。凱著有堯民集。今僅存句曲紀遊詩一卷（四庫總目）為凱與

東陽沈用之、沈宜永兄弟同遊三茅山而作。

【朱多頰】<sup>2720</sup>以昭，號斗齋，明——一五九零項南昌人。

朱權的后裔。工詩，與李維楨、曹學佺等唱和。多頰詩集名古雪齋近稿，凡一卷。

【朱多燧】<sup>2721</sup>用晦，明——一五七三項南昌人。朱權六

世孫。封奉國將軍。因南昌余曰德入七子詩社，與王道行、石星、黎民表、趙用賢並稱續五子。多燧著有用晦集。

【朱向方詩稿】<sup>27220</sup>清乾隆間朱向方撰。

【朱豹】<sup>27230</sup>子文，明——一五三一項上海人。一五一七

年進士官至福州府知府。豹詩學中唐，以流麗清切為主。著有朱福州集六卷。

【朱彝尊】<sup>27241</sup>鈞，號竹垞，又號醜舫，晚稱小長蘆釣

魚師，明——一六二九至一七零九浙江秀水人。卒年八十一。少肆力古學，博極羣書。客遊南北，所至以搜

剔金石為事。一六七九年應試「博學鴻儒」科，

與李因篤、潘耒、嚴繩孫皆以布衣入選，除翰林院檢討。又與所擢五十人同纂明史。直南書房，屢預內庭

宴多有賞賚，並賜及家人，葬尊皆紀以詩。時葬尊方輯瀛洲道古錄，因私抄禁中書，被劾降一級。後補原官，引疾乞歸。聖祖南巡江浙，召見行殿，進所著經義考、溫諭褒獎，並賜御書「空經博物」扁額。葬尊工古文，長於考證。詩與王士禛稱南北兩大宗，又好為詞，與陳維崧合刻朱陳村詞，著有曝書亭集八十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明詩綜一百卷，詞綜三十四卷，經義考三百卷，及歐陽子五代史注（均清史列傳）等，嘗與其姨馮壽常戀愛，她因之而死，葬尊乃作風懷詩二百韻以記其事，其詩尤哀麗動人。

【朱彝尊詩文】與漁洋齊名。竹垞記誦博洽，妙於詩文。嘗謂「詩文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勦襲」。時漁洋工詩而疏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乘，獨竹垞兼有諸家之勝。所為文雅潔淵懿，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實跨劉敞、黃伯思樓鑰之上。詩字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為南北二大宗。論者謂「王才美於朱，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於王，而才足以運之。朱貪多，王愛好，二人實未易

優劣」。實則朱之文，在漁洋文略之上。朱之蒼勁，可敵王之高華，跌宕者出於杜韓，冷峭者合乎皮陸，殆無施而不可也。其所為見絀者，聲望之高，與慕從者之盛，不及阮亭耳。

【朱彝尊詞】有江湖載酒集三卷，靜志居琴趣一卷，茶煙閣體物集二卷，蕃錦集一卷，為浙派詞宗。

【朱彝尊散曲】他的散曲有曝書亭集葉兒樂府一卷，約存小令五十餘首。在元代曲家中，他專學張可久，所以他的作品大都以雅潔秀潤為主。朱曲中如昏鴉初定，涼蟬都靜，絲絲魚尾殘，霞剝渚烟冷，露華凝，笑卷青荷柄。我醉欲眠君又醒，箏簾內聲燈花外影（山坡羊）這首曲大似張曲中皆山樓印事和湖上晚歸諸作。又如散文章敵不過時髦手，鈍舌根念不出摩登咒，窮骨相封不到富民侯，老先生去休（醉太平）這首曲也類張曲中歸興等作。不過張朱也不盡同。張曲中有些華美，淒惋的作品，朱曲却不然。牠是一味的雅潔秀潤。

【朱名世】明一五七三項人生平亦無考。著有

牛郎織女傳四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題「儒林太儀朱名世編」

【朱綱】<sup>270</sup>子聰，清一七一—一頃山東歷城人。朱綱之弟。由貢生捐授兵部主事。雍正間，累擢雲南巡撫。劾署巡撫楊名時，名時坐奪職。後調福建，卒，諡勤恪。綱與兄綱，絳皆學詩于王士禎，著有蒼雪山房稿一卷。（四庫總目）即士禎所評定。

【朱從龍】<sup>288</sup>春霖，明——一五七三頃句容人。工於曲，作有傳奇牡丹記一本（曲錄）

【朱之瑜】<sup>303</sup>魯瑛，號舜水，明——一六零零至一六八二。餘姚人。明亡後，亡命日本。至今日本人還很敬仰他。今所傳有舜水先生集，是民國初湯壽潛等所刊。日人今井弘濟，安積覺合撰的舜水先生行實，頗詳盡，見舜水先生集。

【朱之才】<sup>311</sup>師美，宋——一一一五頃洛西三鄉人。一零四年左右登第，入齊為諫官，坐直言黜為泗水令。尋乞閑，退寓磁陽，自號慶霖居士之才。工詩，有霖堂集（中州集）

【朱之蕃】<sup>41</sup>元介（一作字元升）號蘭湖，明——一六一零頃荏平人。南京錦衣衛籍。工書畫。一五九五年進士。三十三年，奉命使朝鮮，盡却其贈賂。朝鮮人乞書，以紹參為贄，盡以買法書、名畫、古器。官至吏部右侍郎。卒，贈尚書。之蕃著有使朝鮮稿四卷，紀勝詩一卷，南還雜著一卷，落花詩一卷（均千頃堂書目）

【朱宇】<sup>304</sup>漢——一年頃人。他大約在西漢末年（八年）以前，做過驃騎將軍軍史。著賦三篇（漢書藝文志）

【朱寄林】<sup>306</sup>樹聲，明——一六二八頃蘇州人。工於曲，著有醉揚州，聞烏江，倒鴛鴦三傳奇（曲錄）

【朱宗淑】<sup>30901</sup>翠娟，清長洲女子。著有修竹廬吟稿。

【朱察卿】<sup>30901</sup>邦憲，明一五六—一頃上海人。朱豹之子。為太學生。慷慨任俠。與沈明臣、王穉登友善。察卿著作，有朱邦憲集十五卷（四庫總目）即為沈明臣所訂定。

【朱福州集】<sup>311</sup>六卷。明朱豹撰。詩學中唐，以流麗清切為主。

【朱淵】<sup>4211</sup>必東，號損巖，明——一四八六至一五五二。莆田人。卒年六十七。一五二三年舉進士第。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會興國太后誕節，詔命婦朝賀，而慈壽太后誕節，有旨免賀。淵上疏力爭，欲殺之。羣臣固請，乃廷杖斥歸。終於家。淵詩文不事鉛華，獨抒懷抱。著有天馬山房遺稿八卷。

【朱灣】<sup>3212</sup>巨川，號滄州子，唐——七六六頃西蜀人。性浪漫，好琴酒，放蹤山水，不應徵辟。工詩，善於詠物。李勉鎮永平，嘉其風操，厚幣邀至，署為府中從事。日相談燕，分逾骨肉。久之，嘗謁湖州崔使君，不得志，以書作別。盡吐牢騷。遂歸會稽山陰別業。灣著有詩集四卷（新唐書藝文志）。

【朱浮】<sup>3214</sup>叔元，漢——約前六至後六六間沛國蕭人。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後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二年（公元四六年）坐賣弄國恩免職。后三年，徙封新息侯。永平中，有人告浮事，明帝大怒，遂賜死，但沒有宣布他的罪狀。浮的作品，都見後漢書本傳中，僅與

彭寵一書，亦載於文選。  
【朱澤生】<sup>376</sup>時霖，號芝田，清休甯人。有鷗邊漁唱一卷。

【朱澤濤】<sup>373</sup>湘陶，號止泉，清——一六六六至一七三二。寶應人。卒年六十七。雍正中，直隸總督劉師恕欲荐之朝，不應。講道錫山，通書關中，皆聞明朱學。年六十七，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澤濤著有止泉文集八卷，及朱子聖學考（均四庫總目）王學辨。

【朱瀾】<sup>3712</sup>巨觀，金——一二九至？洛西三鄉人。朱之才之子。年在六十歲以上。學問該洽，能世其家。一八八年進士，時年已六十。意氣不少衰。歷諸王文學，應奉翰林文字，終于待制，頗為黨懷英、趙秉文所推重。瀾工詩，言入教宮掖，故集中多宮詞（中州集）。

【朱淑真】<sup>3714</sup>自號幽棲居士，宋——一一三一頃海甯人。（或云朱熹之姪女，則當為新安人）家居錄塘。幼警慧，善讀書。嫁為市井婦，抑鬱不得志，作詩多幽憤之言。死后，為其父母一火焚之。因為她所作生查子一詞，有人說她有桑濮之行，又有人替她辯誣。至

今尚爲疑案。宛陵魏端禮輯他焚餘的詩詞，爲斷腸集二卷，斷腸詞一卷，又有瑤璣圖記，見池北偶談。

【朱淑貞詩】李易安之後數十年，錢塘有朱淑貞者，亦負詞名。蕙風詞話謂淑貞爲北宋人。其遺遇較易安爲尤苦也。淑貞文章幽豔，才色清麗。因適市井僧子，每感天壤王郎之歎，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臨安王唐佐爲傳述其始末。吳中士夫集其詩二百餘首，宛陵魏仲恭爲之序。其詩幽怨而哀豔，時復有翩翩之致。集名腸斷，蓋不啻其生活之縮影也。【氣清貴在能潤，景細貴在能幽，兼之則骨高而力厚矣。】（鍾伯敬論詩話）淑貞之詩可以當之。惟淑貞以所適非偶，落落寡歡，故斷腸集中，時見怨語。然「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俗諺）淑貞遂如此以了卻一生矣。斷腸集詩大多「題詩欲遣悶，對景倍悲傷。」（秋冬書懷）者也。【七】

【朱淑貞詞】其生查子詞有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舊；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溼青衫袖。自從升庵詞品直

載淑貞此詞之後；毛晉跋語，遂並斥之爲白璧微瑕，女子不應有此作品。四庫提要力爲辨白，遂謂此首故爲歐陽修詞，其白朱淑真者蓋爲升庵所誣也。他們以爲不如此，不足以擁護淑真的盛名也。不知文人創作，自可獨闢天地，王靜安先生所謂「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者，此類是也。自來評論曲人，大多昧於此理；舉凡文人所述，既是「全真」，又是「全假」。大凡文學藝術之類，作品便謂實如其事，不可凡有文藝作品，都是「複合的超越」，舉皆不可以用純科學的歷史的眼光去賞鑒他的，如其必要用科學的眼光去賞鑒文學，那就簡直是把文學戕殺了！懂得了這個道理，則生查子詞之於朱淑真，更有甚麼損害咧？至如清平樂，菩薩蠻，減字木蘭花等，詞意皆和生查子皆彷彿，應該是他生活之奔流之表現哩！「惱煙撩露，留我須臾住。攜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黃梅細雨。嬌癡不怕人猜，隨羣暫遣愁懷。最是分攜時候，歸來懶傍妝臺。」（清平樂）吳衡照云：「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嬌



癡不怕人猜。一放誕得妙。均善於言情。「山亭水榭秋方半，風幃寂寞無人伴。愁悶一番新，雙娥只舊顰。起來臨繡戶，時有疏螢度。多謝月相憐，今宵不忍圓！」一菩薩蠻——「獨行獨坐，獨倡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一減字木蘭花——他嘗和人攜手湖上，不怕別人的猜疑到處，但只一人，不甚願意孤寂。這種吐噶較之生查子詞，並未見得兩樣，不過在成分上面，略有淺深之異罷了！淑真既不得志，奄奄以沒。宛陵魏禮一仲恭輯其詩詞，賜名斷腸集。計凡有詞三十一首，大皆諧婉可誦；他是南宋的第一個女詞人。就兩宋論，易安之外，惟有淑真一人而已。在昔朱文公稱揚李魏而不及淑真者，得毋識見之有未及乎？

【朱次琦<sup>3718</sup>】子襄，號雅圭，清——一八零七至一八八

一廣東南海人。卒年七十五。一八四七年進士。咸豐二年，知山西襄陵縣事。煦民若子，訓諸生猶師。獻防盜策，大吏不能用，遂歸。隱居九江鄉，以講學為務。生

朱

徒百數十人。學者稱九江先生。次琦著有國朝名臣

言行錄、五史實徵錄、晉乘、國朝逸民傳、蒙古聞見、性學源流等書。疾革，盡焚之。僅存手輯朱氏傳芳集五卷，撰定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燔餘集一卷，彙中集二卷。一均清史列傳。

【朱九經<sup>4001</sup>】明——一六三六頃人。工於曲，作有崖山

烈傳奇一本。一曲錄——大概係有感于明亡而作。

【朱九江<sup>3</sup>先生集】十卷，附年譜一卷。清南海朱次

琦撰。有光緒廣州刊本。

【朱大姊祭江】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

元曲選本。

【朱克生<sup>4021</sup>】國楨，明——一六三一至一六七九江蘇

寶應人。卒年四十九。諸生。幼穎異，七歲能文。書無不

覽，尤肆力於詩。與陶澄、陳銓相唱和，稱為「寶應三

詩人」。新城王士禎、長洲汪琬皆愛重之。生平足跡

半天下，所至皆紀以詩。性至孝，康熙三年（公元一

六六四年）就試銓曹，聞父病，冒暑急歸。克生之詩

才氣高爽，王士禛以為得少陵之骨。嘗做左思體作武夷山賦，工麗雅贍，名聞一時。著有毛詩考證、恆陽消夏錄、雪夜叢談、秋舫日記、憶遊偶記、詩準、環溪、秋崖詩集，又輯有唐詩品彙及人物志（清史列傳）。

【朱希真】建康有朱希真者，小字秋娘，聰明俊雅，博覽古今，年十六適同邑商人徐必用，用頗解文義，商久不歸，閨中情思抑鬱，作閨怨詞一闕，集古一闕，父見其詞，不知其為古句也。秋娘詞多不布景，只淡淡訴說心中事，於宋詞為別派。

【朱希真春閨有感】參看遏惡傳條。

【朱希晦】元至明——至一三七零左右樂清人。至

正末（公元一三六七年）隱居瑤州，與四明吳主一蕭臺趙彥銘遊詠雁山中，稱「雁山三老」。明初有荐於朝，命未至而卒。希晦著有雲松巢集三卷（四庫總目）章旒的序，稱他思致精深，詞意豐贍。

【朱有源】<sup>40227</sup>月槎，清海鹽人。道光舉人。黃韻甫嘗謂其詞神韻幽迥。

【朱有燉】明——至一四三九明周定王朱楠之

長子。鄭振鐸中國文學史作卒於景泰三年，不知何據。此據明史本傳：勤學好古，留心翰墨。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襲爵，卒諡曰憲。有燉工詞曲，製誠齋樂府三十一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汗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可以想見當時盛況。他的散曲集亦名誠齋樂府，又有誠齋錄、誠齋新錄（列朝詩集）。

【朱有燉曲】明代雜劇之大量的生產者應以朱有燉為首，有燉係明太祖之孫，周定王楠的兒子，襲爵為周憲王。他所作的雜劇，古來文人相傳，有三十種之多。據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亦有二十五種。收在雜劇十段錦周憲王樂府三種（蟬隱廬影印）奢摩他室曲叢二集（吳梅氏輯）盛明雜劇第二集等諸集中，實具相當的偉觀。有燉的雜劇文字不見得怎樣出色，祇音調頗諧，是他的特點。他的作品，往往有超出前人規矩的地方，如一劇用五折構成，或一折用各種脚色複唱合唱等。這在以

前的雜劇中，是很少見的。現在將他的諸作，約略分類來講一講。□1. 道釋劇。這一類都是關於「慶壽」或「度脫」的故事，如：（一）惠禪師三度小桃紅（二）李妙清花裏悟真如（三）紫陽仙三度常椿壽（四）小天香半夜朝元（以上度脫劇）（五）瑤池會八仙慶壽（六）羣仙慶壽蟠桃會（七）福祿壽仙官慶會（八）神后山秋獮得鶻虞（以上慶壽劇）（九）張天師明斷辰勾月（女仙劇）等，或根據古書荒唐的記載，或根據民間的傳說，加以敷衍粉飾，成功這類作品。本來中國的支配階級，他一天到晚心中常轉的是出個念頭：第一是能夠長壽，希望自己可以活上百歲。長壽還不夠，因為終究有死的一天。所以第二便想到頂好有不死的辦法。不死，只有做神仙（？）——說到「人」是總歸要死的。這樣他們就轉到神仙的念頭上去了。有做這許多雜劇，剛巧可以作為中國支配階級之思想的代表。（因為他自己本是支配階級的一員，毫無足怪。）關於這許多雜劇的內容，大概一

般人都已知道，茲不再贅。□2. 妓女劇。（1）劉盼春守志香囊怨（2）李亞仙花酒曲江池（3）美姻緣風月桃源景（4）宣平巷劉金兒復落娼（5）甄月娥春風慶胡堂（6）蘭紅葉從良烟花夢。有做之作關於調情方面，大都是以這些妓女為對象。這一點很可以作為當時支配階級娛樂的寫真。在這許多的妓女劇之中，以香囊怨最膾炙人口。現在略約地述他的梗概如下：開封妓女劉盼春，係演雜劇末泥色劉鳴高的女兒。有鹽商陸源，打算以重貲買得她。她不肯自和一個書生叫周恭的相善。兩人情投意合，如膠如漆。不料半年以後，這哥被周生的父親知道了。父親禁止周生外出，兩人自此遂不得不隔斷往來。在盼春方面，雖不能和周生往來，但亦不肯再接旁的客，而自己的生計，又不能不維持，所以只得在茶館等處，靠「彈唱」賣藝糊口。周生知之，深切地感動，乃給以一封情書，信末並附「長相思」詞一闕。盼春接到周生這封信，喜出望外，把牠放在香奩中，旦夕不離身畔。後來盼春的生計

日感，天大愁柴愁米。盼春的假母，忍不住這種窮苦。逼追盼春，叫她跟從陸源。盼春至此，自知生已無望，遂自經死。周生聽到盼春死的消息，非常哀痛，趨往見屍。看見火葬時，獨香囊不被燒去，裏面信和詞都存。這時用生睹物思人，真有無窮悲傷，自此立誓終身不娶。古來寫妓女調情劇的，非常之多，大都爲妓女愛上一個書生，或秀才，兩人非常恩愛，中間插入一個富豪或巨商，欲奪去妓女。假母貪財，竭力歡迎。想法欲逐去書生，逼妓女和豪商結合。妓女總是始終不肯，願爲書生守節（？）經過許多困難，最後仍是團圓了事……這個公式，幾乎隨便那一種劇本裏，都是這樣。本劇大部分仍未脫去這種公式。不過最後能夠不以「團圓」完篇，是其特異點。這樣一來，便成爲很凄豔的悲劇。香囊怨之能使人豔稱的，當在這裏。曲江池的本事，和繡襦記相同。烟花夢係寫妓女紅葉兒與書生徐翔有染，拒絕豪商仇子華來遊，紅葉兒告官自由廢業。仇子華賂官誣告徐翔，徐翔被判謫戍。紅葉兒堅爲徐翔守節。後兩人終得

團圓了事。這即是我前面所說的公式劇的一種，讀起來實在沒趣。復落娼是寫妓女劉金兒本和倡夫結爲夫婦，後棄之，從生藥商，因此自由廢業。藥商金盡，金兒又棄之，去從江西客人，至其鄉。金兒不能理家務，觸客人怒。金兒訴之官，被官責。金兒乃離去客人家，重入樂籍爲娼的故事。慶朔堂是寫范仲淹爲饒州太守時，與妓女甄金蓮相善。金蓮一心思仲淹不接他家，後仲淹遷潤州，妓女時時爲假母所逼，但始終守志不渝。有情人終成眷屬，最後還是被仲淹迎去做夫人。以上幾種劇本，都平凡無趣，毫無足取。現在把桃源景的梗概，述之於下：保甯府妓女桃源景，年二十一，樂人李咬兒想討她爲妻，她不肯，愛上一位生員李劍，願以終身服侍。桃源景和李劍兩人作伴半歲餘，李劍鄉試及第，更應會試進京。有雜艇兒者，受李咬兒之托，欺騙桃源景的母親，設法使她餉李咬兒的聘禮。事被桃源景知道了，訴之官，幸得無事。李劍進京會試時，本以狀元及第，不料在將授官位時，對答辭令失禮，致謫戍邊。桃源景聞之，追李劍

之後，化作男裝，獨赴李劍所詣的地方。不料連救主人，看破地是女性，糾纏不清。桃源景歷盡種種困難，終得和李劍相逢，達到自己和李劍結合的目的。兩人在戍地開一小酒店營生，轉眼度過兩年。後李劍遇赦，被任爲東城縣知縣，兩人相攜赴任，終結這劇情節，相當波瀾曲折，關目排場，每折俱佳。中間插入蒙古人到桃源景酒店飲酒，作蒙古語，唱蒙古歌一場，極饒有趣味。是妓女劇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牡丹劇（一）洛陽風月牡丹仙（二）大香園牡丹品（三）十美人慶賞牡丹園牡丹仙有宣德五年的自序，牡丹園寫明是宣德九年所撰，都是有燦晚年的作品，係供賞花識飲之用的。劇情很簡單，純以歌舞爲主。現在但述牡丹仙梗概於下。宋歐陽修應試赴東京汴梁，路過洛陽，假月坡亭張家園的一亭上歇宿。時此陽春三月，張家園的牡丹，開得像雲錦一樣。歐陽修約了司馬溫公邵康節，在園中張宴賞花，作洛陽牡丹風俗記。是夜，有牡丹仙二人及風姨月姊來，感謝歐陽修作「牡丹記」之勞。俄頃

朱

聞海棠、薔薇、荷花、芍花、菊花、芙蓉、桂花、梅花等九仙女亦來，各要求歐陽修作文章讚美。月姊和風姨，將九花一一品評，認爲終不及牡丹。九花仙對這評判，都很折服，相約自此之後，尊讓牡丹。牡丹仙遂會齊九花仙，告於西王母和木公之前，請賜歐陽修之福。以賜福及九仙歌舞完結。這劇大概從歐陽修曾作過洛陽牡丹記一文着想的，並無其他更深刻的意思。劇情平淡。

節義劇（甲）清河縣繼母大賢（乙）趙貞姬身後團圓夢——繼母大賢的梗概如下：直隸清河縣的王謙，王義，係異母兄弟。兄謙先母所生，弟義後母所生。父死後，兩人均由繼母養育。兄爲人孝悌正直，弟素行不修，常和無賴子名費達苗蔽的游蕩，生母戒之，勿聽。因在家不得十分自由，故意說已經改心，騙得母親的錢和費苗二人，至山東莒城，任意閒游，把本錢用盡。逢着旅店主人來討宿費，爭論間竟將他打殺，遂至吃官司。兄王謙因爲探聽阿弟的消息來山東，知道阿弟打死人，謙自己赴衙門認罪。母親這時亦得着消息，從後面跟來，

將二子及兩個游蕩兒，都投之公室。官員問殺人的是誰？兄弟都爭相承認。官先打阿哥，繼母以身蔽之，說他沒有罪。官再打阿弟，她一句話都不說，默認阿弟是真正的罪人。官員以為阿弟不是她自己的兒子，不加憐憫。及問之，不料所答的恰恰相反。官員非常奇怪，歎母親的賢慧，遂申告上司，表彰母與兄，赦去弟之罪。一面投費苗於獄。團圓夢的梗概如下：山東濟甯，有男子錢鎖兒，女趙官保，兩人在未出世前，由父母指腹為婚。將及結婚時，鎖兒被徵為濟南衛軍的兵卒，出發北口，致婚事未諧。有富豪之子名奇勃者，看中官保，被娶之，托媒婆向官保勸誘。官保執意不從，誓為鎖兒守節。後來鎖兒在北口生起病來，自己拜托叫趙大的致語官保，請官保另嫁。官保始終不允。鎖兒死，遺骨運到家，官保抱屍慟哭，亦殉情自盡……（後面還有東岳廟神感兩人的情義，使兩人在死裏團圓等等滑稽話。）以上兩劇，算是褒獎所謂節義（？）的作品。5 水滸劇（甲）黑旋風仗義疏財（乙）豹子和尚自還俗仗義疏財

的梗概如下：趙都巡徵斂苛稅，百姓非常受苦。山東東平府劉家村，有劉撇古者，滯納官糧五十石，不得已欲賣去二子償之。和妻及女千嬌，帶着二子進府城。途中日已暮，暫歇在一個古廟裏。適趙都巡亦帶着一班催租稅的，經過此地，在這廟裏休想。他看見撇古的女兒美貌，打算把她強奪過來。撇古不依，他就將撇古父子吊在樹上；一面使撇古的女兒斟酒，做出種種難看的醜態。正在這時候，梁山泊強徒黑旋風李逵和浪子燕青奉宋江之命，從東平府買糧一百石，經過此間。他問知這種情形，就把自己所糴來的糧中，分五十石給與撇古完納租稅，救了撇古一場難。臨行，告訴撇古說：「要是那個忘八蛋明天再要來和你糾纏不清，你就到梁山泊來告訴我，我要使他知道老子頭上不是好打發的。」他於是就和燕青走了。第二天趙都巡果然和人到劉家村來，打算搶撇古的女兒。撇古為緩兵之計，要趙都巡用正式的手續來娶，都巡答應。一面撇古連忙通知梁山泊的強徒，梁山泊先派燕青下山，扮作媒婆替

趙都巡家治婚事。一面將李逵裝作新娘，坐在轎子裏嫁過去。入洞房時，燕青揭去新娘的頭巾，李逵扯出兩把板斧，打得趙都巡家落花流水，將趙都巡縛在一處，搜出他所貯藏着的金箱埋之庭中，在壁上寫了趙都巡的罪狀，下署「梁山泊李山兒」，欣欣然得着凱旋而返……（下面還有一段張叔夜招安宋江事，不關本題，顯係蛇足，故略去不錄。）豹子和尚的梗概如下：花和尚魯智深，無故殺害婦女，被宋江打了四十大板，氣得叫不出苦來，因此便離開山寨，到清溪港清靜寺，依然出家爲僧。宋江以梁山泊本是三十六個好漢一同聚義的地方，現在缺了一個智深，心中非常沒趣。遂叫李逵去勸他還俗。李逵去後，再四勸智深重歸山寨。智深不肯，李逵沒法，快快回來。宋江又叫智深的舊妻帶着他的兒子去勸智深，智深仍是不肯，宋江更使智深的老母去勸智深的老母和智深說：「你要是再做和尚，那以後的功勞，就不及黑旋風了。」智深給她一氣，立刻脫去和尚的衣服，打算下山。忽摸着自己已經剃度

了的光頭，不覺又合起掌來，還是不去。但智深想到母親無人供養，非常爲難，乃將這事拜托山下的張善友。這時智多星吳用，想出一條計策，叫山寨的囉囉兩人，扮作商旅，歇在張善友家，故意無理毆打智深的母親。事被智深知道了，憤怒異常，即時下山毆打那兩個客商。打人是破戒的，所以吳用和宋江從背後出來，扯住智深道：「兄弟！你已破戒，再不要做和尚了。」智深看見宋江吳用，沒法，只得仍跟着他們上梁山泊做伙計去。右兩劇所寫的故事，非常有趣，可是不見於現今所傳的水滸傳中，而且關於描寫魯智深的性格，和水滸傳裏的魯智深，直判若兩人。這劇想必根據元雜劇所演水滸的故事改作的。或者有的燉自作聰明，也未可知。其他諸作，有燉的作品，除前述諸類外，零星的還有幾種，茲略述如左：（A）關雲長義勇辭金——此劇係寫三國的故事，說關羽被曹操捕去後，曹操不殺，欲留爲己用。屢次賜以金銀財寶，並加種種禮遇，關羽却無留在曹操處之意。一日，袁紹來犯，他出馬斬袁紹的兩名戰將

顏良文醜，以報曹操之恩。最後，還是離開曹操而去。這段故事，在三國志平話及三國志演義中，均有記載。明初有無名氏作的閻雲長千里獨行的雜劇。有燉此劇，想必參看唐書而加以粉飾的。(E) 搗判官喬斷鬼——有待行，這個人他所愛藏的古畫被祿畫師橫領不還，因此幽憤而死。(這真叫屈死。) 他的魂魄，訴於陰府的判官，判官把祿畫師下地獄。事情便這樣終結。此曲似太嫌荒渺滑稽。惟劇中於說三教的源流及論畫法之點，還覺有趣。(C) 孟浩然踏雪尋梅——這是寫孟浩然雪中尋梅的故事。中間並插入浩然和李白，分詠梅與牡丹，李白終讓浩然一籌的事。打破從來「白也詩無敵」的說法。(D) 漢相如獻賦題橋——這是寫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第一折相如彈琴和文君夜奔。第二折兩人結婚。第三折文君當壚，相如進京應試，文君送至昇仙橋，相如賦詩橋柱而別。第四折相如獻賦於武帝。這些故事，都是根據於古書零星的記載，而加以敷演的。元關漢卿和屈子敬各有昇仙橋相如題

柱的雜劇。有燉這雜劇，或是用兩劇改作的，亦未可知。(E) 善知識苦海回頭——有胡仲淵者，進士及第，方授官時，受人讒被謫。仲淵知道官場腐敗，遂辭官出家，離開苦海。這是一段較有意義的故事。有燉諸作中，以神仙劇和妓女劇為最多。這原因，我在前面已大致說過，無非是支配階級有閒的玩意兒。<sup>4024</sup> 【朱存理】性甫，明——一四四四至一五一三。長洲人。卒年七十。博學工文。間有異書，即盡力訪求，必得為志。淡於仕進，以布衣終。存理撰有樓居雜著一卷，野航詩稿一卷，又有鐵網珊瑚等。<sup>403</sup> 【朱熹】元晦，一字仲晦，宋——一一三零至一一二零。徽州婺源人。朱松之子。卒年七十一。登紹興進士。歷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凡所奏聞，皆正心誠意、齊治平均之道。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祕閣修撰、終實文閣待制。慶元中，致仕。旋卒。後追諡文，又贈太師，封信國公。熹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四銘解、楚辭集注、辨證、韓文攷異、晦菴



集所編有論語集議、孟子指事、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書，並行於世。又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均宋史本傳）他本爲理學大家之一，經學到了他們手裏，才成爲純正哲學。對於文學，他好以白話作語錄，又推翻了前人對於詩經的不正確見解，逕認鄭衛爲淫風。他又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子書，成爲明清二代科舉的「聖典」，凡作經義文（即八股文）都不能不依據他的註釋和章句。

【朱熹詩】<sup>4</sup>晦翁以道學領袖一時，而詩也極醇雅，此所謂學人之詩。懷麓堂詩話云：「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此論也。不很切。晦翁取法漢魏，棄吐凡近，所以遣辭琢句，自然古樸，非是刻意模倣而成的。觀其自註詩云：「僕不能詩。平生僥倖多類此。然雖不役志於詩，而中和條貫，渾涵萬有，無事模倣，自然聲

朱

振，非淺學之所能窺。此和順之英華，天縱之餘事也。」又詩人玉屑謂：「晦翁言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詞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最於高遠而自高遠矣。」這就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吾們就可明白他詩的功夫所自了，同時卻堯夫極力變詩體，而後人乃有譽爲詩人以來所無者，實在不很確當。蓋堯夫詩比晦翁還不能及，而況乎其他呢？<sup>5</sup>

【朱熹詞】<sup>7</sup>熹與辛棄疾很熟悉，他的詞亦有名於時，然好者很少。道學家是很難寫出好詞來的。像「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那樣的淺薄的享樂主義，是頗爲不足道的。<sup>100%</sup>

【朱右】<sup>416600</sup>伯賢（一字序賢）自號鄒陽子，元——三

一四至一三七六臨海人。卒年六十三。嘗學於陳德永。元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年）曾詣闕獻河清頌，不遇而歸。洪武三年（一三七年）召修元史。六年，修日歷除翰林院編修。明年，又修洪武正韻。不久，遷晉府右長史，卒於官。右博通經史。著有白雲稿五卷（四庫總目）又有春秋類編、秦漢文衡、元史補遺等。

【朱吉】<sup>40601</sup>季寤，明——一三六八頃吳縣人。洪武中，以薦授戶科給事中，首疏請寬胡藍黨禁，以安反側。累遷中書舍人，改侍書，出為湖廣僉事。吉有文才，著三畏齋等四卷。

【朱奇齡】<sup>40602</sup>與三，號拙齋，清——一六九二頃浙江海甯人。康熙中貢生。奇齡生平潦倒場屋，老而不遇，刻意以古文自任。所作有拙齋集五卷，及春秋測微十三卷。

【朱真遊】<sup>408</sup>恭，王貢鏢子，太祖五世孫。成化中封世子，嘉靖五年（一五二六）薨。有星海集。他博雅好文，善為詩，詩調高古，言邊塞事，尤感慨有意。

【朱樟】<sup>409</sup>鹿田，一字亦純，號慕巢，清——一七一頃浙江錢塘人。由舉人官至澤州知府。樟工詩，有觀樹堂詩集十四卷（四庫總目）內分叱馭集一卷，入蜀時所作，閩緡集一卷，白舫集二卷，古廳集四卷，皆令江油時所作；冬秀亭集四卷，官澤州時所作；刻曲集一卷，游天台時所作；一半勾留集一卷，憂歸居杭時所作。

【朱桓】<sup>41</sup>勛，為清——一六九七左右至一七六三左右江蘇宜興人。卒年六十七。生而穎敏，年十五，父世勳與講經義，輒多疑悟。一七三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八旗志書館纂修，日講起居注官。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乞養歸，優游林下二十餘年。卒。桓工古文辭，彈精著述。著有歷代名臣言行錄二十四卷，多識類編十二卷，行遠類編一卷，及毛詩名物略十卷。（均清史列傳）

【朱彭】<sup>42</sup>青湖，清——一七三一至一八零三浙江錢塘人。卒年七十三。歲貢生，即以詩稱於時。阮元視學

浙江，與談名物掌故，就有所得。一七九六年郡縣薦舉「孝廉方正」，固辭不就。家素貧，著書不輟。名士過武林者，皆出所業就正。彭嘗徵文考獻，為武林談數南宋古蹟考，皆燬於火，乃益刻勵，為吳越古蹟考，南渡寓賢錄，及書畫所見集。杭白厲鷄，杭世駿後，詩不振者數十年，彭獨倡唐音，一字之疵，不憚百改。所著有抱山堂集（清史列傳）。

【朱朴】<sup>43</sup>（文獻通考作朱朴，此從兩唐書）唐一八八九頃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由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八九四年為國子博士。為人木強無他能，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巖士為韓建所殺，朴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朴著有詩集四卷，雜表一卷，（並新唐書藝文志）及致理書十卷。（文獻通考）。

【朱朴】元素明——一五一五頃海鹽人。正德嘉靖間與文徵明，孫一元相唱酬。性高介，閉戶苦吟，不假虛枯吹生之力，故名不甚著。朴工詩，其近體尤超然。

朱

出羣。著有西邨詩集二卷，補遺一卷。

【朱董祥】<sup>441</sup>熊占清——一六七一頃江蘇長洲人。著有經史緒言二卷，讀禮記略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

【朱荏恭】<sup>4421</sup>叔曾，號桂泉，清休寧人。諸生。曹來殷嘗謂其詞幽借。

【朱芳霽】<sup>44227</sup>吉人，號春橋，清——一七六六頃浙江桐鄉人。監生。朱彝尊之族孫。芳霽工詞，有小長蘆漁唱四卷。

【朱蒂煌】<sup>4441</sup>子衷，又字玉璫，自號濡須江漁，清——一六四九頃無錫州人。一六三四年進士。官至兵部武選司郎中。蒂煌著有文喜堂詩集三卷，（四庫總目）多慨時傷事之作。

【朱孝純】<sup>4440</sup>子穎，清——一七三五至一八零一漢軍正紅旗人。卒年六十七。一七六二年中舉人。由四川簡縣知縣擢鉞，永同知，重慶府知府，移守山東泰安。遷兩淮鹽運使，以風痺解職。在揚州時，創梅花書院，培植士類。性倜儻，與王文治、姚鼐交最契。嘗招致大江南北諸賢，為文酒之會。孝純少承家學，工詩文。詩

伉壯雄豪，有幽燕氣。嘗題詩於古北口旋舍壁上，紀的甚稱譽之。王文治以八音論詩，謂「袁枚爲琵琶，考純如金鐘。」又善畫，嘗繪泰岱全圖爲世所稱，所著有海愚詩鈔十二卷。（清史列傳）

【朱勃】<sup>44</sup>叔陽，漢一前一一至後？扶風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辭言嫺雅。時援才知書，見之自失。年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馬援爲將軍，勃祇爲雲陽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則與之愈親。後援死，爲人所陷，不得葬（四九年）時勃年六十，上書陳援功，書奏報歸田里。明帝即位，追賜勃子毅二千斛以旌之。勃有文集二卷。（補續漢書藝文志）

【朱權】<sup>44</sup>自號臞仙，又號涵虛子，亦稱丹丘先生，明一〇至一四四八間人。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一三九一年）就封大寧。大寧在喜峯口外，稱巨鎮，帶甲八萬，革車六千，他亦善謀。稱燕王起兵，慮爲後患，以計誘脅入關。既入燕軍，時爲燕王草檄，燕王謂事成，當中分天下。及燕王即位，請

封蘇州錢塘皆不許，改封南昌。人告他巫蠱誹謗，密探無驗。自是日韜晦，搆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仁宗時年益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悠遊以終。卒謚獻，故稱寧獻王。著有漢唐秘史二卷，史斷一卷，文譜八卷，詩譜一卷。家訓六篇，寧園儀範七十四章。又嘗奉敕輯通鑑博論二卷，權好古博學，無所不通，尤好戲曲，所作有雜劇十二種，爲辨三教，勸妒婦，烟花判，孫天竺鶴，白日飛昇，九合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書，肅清瀚海，空窻夜話，獨步大羅天，湯姨復落娼，傳奇，荆釵記一種，爲明初四大傳奇，荆劉并殺之一，舊題柯丹丘撰。又有太和正音譜二卷，采芝吟四卷，太古遺音，異域志，游域神方，瓊林雅韻等書。太和正音譜爲書對於戲曲的貢獻尤多。他底作風，博瞻清麗。他以貴族之尊，宏獎風流，故士人嚮慕。羣書有秘本，莫不刊布之。明朝三百年間，底王侯文學，實祇有他與周憲王有燉兩人。<sup>1217</sup>

【朱權曲】<sup>5</sup>列朝詩集云：「江右俗故質樸，儉於文藻。王宏獎風流，博學好古，諸書無所不窺，旁通釋老，

尤深於史。著書極多。經子九流。星曆醫卜。諸術皆具。所著曲籍。以太和正音講爲最有名。作雜劇有十二種。今佚。

【朱楠】<sup>1592</sup>明——至一四二五時人。明太祖之第五子。初封吳王。尋封周王。建文初。一三九九年。以楠爲燕王母弟。頗疑憚之。楠亦時有異謀。適有告變者。因執竄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成祖即位。復爵歸舊封。卒。謚定。楠好學能詞賦。兼工繪事。作有元宮詞一卷。一四庫總目。與救荒本草。

【朱椿】<sup>4596</sup>明太祖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封。二十三年就藩成都。永樂二十一年。一四二三。薨。有獻園集。他儒雅好學。太祖呼他爲蜀秀才。嘗奉命講武中都。開西堂。延名士李叔荆。蘇伯衡等商榷文史。惜獻園集不傳。不能像楠。權那樣著名後世。

【朱棣】<sup>46</sup>逢年。宋——一三八頃徽州婺源人。朱松之弟。嘗夢爲玉澗堂之遊。甚異。有詩紀之。生平事跡不詳。著有玉澗集一卷。

【朱均】<sup>471</sup>綺生。清靖江女子。有織蒲小草繡餘吟。

朱

【朱鶴齡】<sup>472</sup>長孺。明——一六零六至一六八三。江蘇吳江人。材年七十八。明諸生。穎敏好學。初專力詞賦。

嘗箋注杜甫李商隱詩。故所作頗出入二家。入清。屏居著述。晨夕不輟。行不識途。路坐不知寒暑。人或謂之愚。遂自號愚庵。及與顯炎武友。思單力於經學。頗有造詣。鶴齡著述甚富。有愚庵詩文集。及詩左日鈔十四卷。禹貢長箋十二卷。春秋集說二十二卷。詩經通義二十卷。易廣義略四卷。及尚書碑傳十七卷。均清史列傳。

【朱期】<sup>478</sup>號萬山。明——一五九六頃下虞人。工作曲。著有玉丸記傳奇。一作玉瓦記。一本。一曲錄。

【朱敬鑄】<sup>486</sup>進父。明——一五九六頃明泰。應王朱榘八世孫。萬歷中官奉國中尉。敬鑄能詩。有梅雪軒詩稿四卷。

【朱松】<sup>4893</sup>喬年。號韋齋。宋——一零九七至一一四三。徽州婺源人。卒年四十七。中進士第。因薦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司勳。吏部員外郎。秦檜決策議和。他與同列上章極言不可。檜怒。風御史論他。出知饒州。未上。

卒。學者稱韋齋先生。松著有韋齋集十二卷，外集十卷。一朱熹作行狀。

【朱梅崖文譜】清建甯朱仕瑋撰，建陽徐經輯。有光緒刊本，在雅歌堂全集內。

【朱妙端】仲嫻，號靜菴，明——一四七六頃海甯人。

朱祚之女。卒年八十餘。明代女子多有學爲古賦者，如朱妙端、徐媛、陸卿子、丁孝懿等。妙端之雙鶴賦尤爲有名。妙端幼穎悟，工詩，著有靜庵集十卷。其近體詩清新雋逸，頗饒神韻。詠古諸作，感慨而有風致，可

以卓然名家矣。其詩如虞姬白苧詞、吳山懷古音節蒼涼感慨，獨至，蓋不勝滄桑興亡之感也。至西湖竹枝詞、暮春初夏諸首，則又清新宛轉，極風韻之至。又病中閨怨述自家心事，不禁感慨係之矣。靜庵嘗讀李易安詞題云：「一代才華真可惜，錯將閒恨寄新詩。」亦以所配非偶，每形諸詩，有離落見梅云：「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更讀閨怨諸作，知靜庵天壤王郎之感深矣。秋日見蝶：「不隨蝶夢迷花下」此乃有悟之言。蓋飽經世事人也。又

有春蠶詞二首，確語質語，時見其奧。靜庵嫁教諭周濟，落落寡歡，時見乎詞，其詩如前所舉者外，而雙鶴賦尤自寓意，讀其「山雞雜處，野鶩爲倫，志昂藏而獨立，情偃蹇而弗伸。」則自寓自況，更昭然若揭也。

【〇七】

【朱中楣】廬陵有朱中楣，遠山者，清初負詩名。遠

山尚書李振裕之母，與黃皆今遊，并見稱於漁洋。著有石園隨草、文江酬倡集、鏡閣新集。詩境閒逸，琢句清麗。集中春晚聞子規二絕，尤綿逸有致。

【朱畫】唐——八零六頃廣陵人。貞元間，慕孟郊之名，不遠千里而訪之，故爲詩格範相似。與李涉友善，常相酬唱。

【朱素出】清——一六四四頃吳縣人。與朱佐朝、李

玉等友善。工作曲，著有傳奇十九種，爲振三綱、一著先、錦衣歸、未央天、孩兒壁、忠孝閣、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現、龍鳳錢、瑤池宴、朝陽鳳、全五福、萬年觴、通天台、大吉慶、翡翠園（一作翡翠緣）及秦樓月（中國近代戲曲史）又與朱佐朝等合作四奇觀，

與李玉合作理輪亭及一品爵。(一曲海總目提要) 新傳奇品評其曲「如少女簪花，修容自愛」。

【朱賦】<sup>530</sup>若瞻，號可亭。清一六六五至一七三六。江西高安人。卒年七十二。一六九四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授湖北潛江知縣，有惠政。行取授刑部主事，督

學陝西。累官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與怡賢親

王共治畿輔。營田水利，蓄洩得宜。溉田六十頃。卒。諡

文端。賦工古文，學宗橫渠，著有周易注解，周禮注解，儀禮節略，歷代名儒循哉傳等。(清史列傳) 及文

端公集。  
【朱或】<sup>531</sup>無惑，(書錄解題作朱或，字無或) 宋一

一一零頃烏程人。朱服之子。嘗寓黃州，自號萍州

老圃。著有萍州可談三卷。  
【朱成點】<sup>532</sup>司衡，清一七一。一頃甯鄉人。累試不

第，老于諸生。成點工詩，著有甯遠堂詩集一卷。  
【朱邦憲集】<sup>537</sup>十五卷。明朱察卿撰。詩二百五十四首。文一百五十六首。  
【朱曰藩】<sup>60100</sup>子价，號射陂。明一五五一。一頃寶應人。

朱

朱應登之子。一五四四年進士。歷官九江府知府。曰

藩。雋才博學，以文章名家。有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朱星祚】<sup>60104</sup>明一五九六。頃江西撫州臨川(?)

人。著有通俗小說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六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朱思本】<sup>6011</sup>本初，號貞一元。一三三一。頃豫章

臨川人。好學遠遊，遍歷名山大川，足跡半天下。故長

于地理之學。嘗從吳全節居都下。博洽文雅，見稱于

時。虞集等與之唱和。又常學道于龍虎山，故號貞一

思本。著有貞一齋詩文稿二卷。(四庫未收書目)

虞集、范梈等爲之序。  
【朱圜山人集】<sup>6014</sup>十二卷。清鞏建豐撰。詩文平實簡

文集所集者，文也。孔子著述論語，文言各爲一體，試讀朱子天申節功德疏云：「式逢舜旦，慶龍樓虹渚之祥，仰祝堯年，假玉籍金輪之教，大啓天人之會，少伸臣子之心，伏願注南斗之長生，等西方之無量，上千萬歲壽，阻趨文石之班，同億兆人心，願效華封之祝。」五雀六燕，銖兩可謂悉稱矣。讀謝政府啓，其言曰：「伏遇丞相國公，妙照天緯，獨運化鈞，欲儲材於朽鈍之餘，肯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攷諸前聖，儻不謬於正傳，覺彼後知，或少裨於大化。」云云。振藻含章，何等整鍊。若其白鹿洞賦，送初堂賦，感春梅花空同諸賦，或擬騷，或學漢，亦極辭賦之能事。祖謙之學，本之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既友晦庵，學益精切。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讀其宏詞進卷，擬皇叔封東平郡王制曰：「周建國以親諸侯，用修宗盟之慶，漢置官而序九族，是司屬籍之蕃，睠吋叔父之賢，首我內朝之望，博稽輿誦，董正皇支，升之上將之壇，賜以鉅邦之履，飭宣丕號，申詔治庭。」其中書舍人

除翰林學士誥曰：「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邃密，維時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云云。典雅切實，漢京之遺，其餘露布檄文，尤爲典麗，高皇厥後，進功德疏曰：「奉玉卮於十月，適當聖誕之辰，上金鏡於千秋，其馨愛君之志。」又云：「七政璿璣，占瑞筆開於漢朔，千秋金鑑，獻規思輯于唐臣。」云云。頌揚可謂得體矣。之二字者，是豈文七所能幾及哉。

【朱昆田】<sup>6071</sup>文盍，號西峻，清——一六五二至一六九

九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之子。卒年四十八。少有才稱，京師呼爲小朱子。早卒。昆田工於詩，著有笛漁小稿。一清史列傳一附於其父曝書亭集后。

【朱昂】<sup>6072</sup>舉之後，唐——九二五至一零零七潭州人。卒年八十三。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有朱遵度者，好讀書，人稱爲朱萬卷，因目昂爲小萬卷。真宗時，累官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致仕。詔賦詩餞行，縉紳榮之。昂前後所得奉賜，以三之一購奇書。閒居以誦讀爲樂，自號退叟。著資理論三卷上之，詔以其書付史



館。晚歲自爲墓誌，門人諡曰正裕先生。昂著有文集三十卷。宋史本傳。

【朱買臣】<sup>608</sup>翁子漢。前？至二五會稽吳人。卒年約六十餘。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初亦負戴相從，久以爲羞，求去。買臣道：「我年五十當富貴。現在已四十多了。待吾富貴，當報汝功。」妻不從。聽之去。適一田夫。武帝時，得莊助之荐，拜中大夫，復拜會稽太守。他乘傳入吳，見故妻與夫治道迎官，遂命以後車載其夫婦，舍之園中。給食一月，婦慚而自縊。買臣後爲丞相長史。時張湯行丞相事，屢加陵折。又因莊助之死，爲湯所陷，頗以爲怨，乃告發湯的陰事。湯自殺，買臣亦遭誅。他作有賦三篇，今已亡佚。他常爲武帝文學侍從之臣，所以在賦家中的地位，不下於莊助。吾丘壽王一流人。

【朱買臣】(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朱買臣休妻】北平流行俗曲。致文堂木刻本。

【朱景元】<sup>609</sup>唐——八四頃人。官至太子論德。著有

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朱顯槐】<sup>611</sup>自號少鶴，明——一五三一明楚端王榮減第三子。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年，封武岡王。嘗上書條藩政，請設宗學。卒，諡保康。顯槐雅善文墨，少好詩歌。著有少鶴詩集八卷。

【朱睦㮮】<sup>6401</sup>灌甫，號西亭，明——一五七三頃明周定王朱楠六世孫。封鎮國中尉。精於經學，尤達於易。春秋萬歷五年，(一五七七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事。嘗傾資以購江都葛氏、章丘李氏之藏書，起萬卷堂，誦誦其中。論者以比漢之劉向。學者稱西亭先生。睦㮮著有異林十六卷。(四庫總目)及陔上集：：等。

【朱晞顏】<sup>6402</sup>字景淵，(一作景淵字晞顏)宋——一二一一至一二七九長興人。卒年五十九。以能詩文稱。與鮮于樞、揭傒斯、楊載諸人相酬贈。初以習園書被選爲平陽州蒙古掾。又爲長林丞，司凌鹽賦。又曾爲江西瑞州監稅。遂以郡邑卑吏終其身。晞顏著有瓢泉吟稿五卷。(四庫總目)刻意研練，以割剝字句爲工。

【朱晞顏詞】其滿庭芳和趙仲敬詠雪云：剪水飛花，裁冰作絮，龍宮不管嚴寒，斜侵風帽，吟鬢忽衰殘。

誰念梁園倦客，黃金盡作賦才慳，飄流久，寒欺敝褐，猶是馬蹄間。兒時曾從獵，呼鷹野外，落雁雲端，猛呼酒霜，濕徧紅鴛，倚馬酣歌秦妓，紫貂暖不上裘船。今遲暮，翩翩孤劍，寂寞渡桑乾。具有白石玉田風骨。

中

【朱明】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爾雅：夏為「朱明」。按此蓋祀夏神之詞。

【朱鷺】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孔穎達：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楚威王時事又見韓詩外傳。）楊慎：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形飾鼓，又以朱鷺名曲。（見藝苑醍醐）陳沆：

書傳言堯舜有敢諫之鼓，則飾鼓以鷺，取其得魚而能吐，猶直臣聞內外臧否必入告其君也。漢設御史之官，職司察糾舉之事，時有不能稱其職者，故曲刺之。凡七句。按郊祀亦多記祥瑞之事，蓋當時風尚若此，孔揚所言似為近是。陳氏以諫鼓附會之，殊不合。

鼓吹曲之本旨，未見其可也。

【朱瞻基】明——一三九八至一四三五時人。明仁宗朱高熾之長子，卒年三十八（歷代帝王疑年錄作生於建文元年，卒年同年三十七歲。此從明史本紀重推）永樂九年（一四一一年）立為皇太孫。

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仁宗卒，遂即帝位。為人頗有祖風，在位十年，政治修明，閭閻樂業。又裁定漢王高煦的叛亂，敗烏梁海之眾於寬河。卒，廟號宣宗。瞻基頗善作散曲，可見當時曲風之盛。所作有御製樂府一卷（千頃堂書目）今已失傳，僅存小曲二首於徐氏筆精中。

【朱晦庵集】宋朱熹撰，凡百卷，又「續集」五卷，「別集」七卷。熹字晦庵，婺源人。其事蹟詳見宋史。

道學傳。考自唐以來，言古文的，雖漸去華就樸，為文必本經術，然僅有時因文見道而已。蓋以文為主，以道為客，往往雜以諛譎靡曼之詞，文體未能一出於正。及「道學派」出，然後竭力以求道體的所在，而不屑屑於為文，以為徒雕琢其辭，亦末乎云爾。或者

以文體至其始，其流爲語錄講章，益不足以云文，祇有趙張程朱爲之，其說理精粹，猶有從容閑暇之象，又豈文士之所能及呢？然「道學派」的文體，至朱子而愈純，故今獨論朱子。按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晦庵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而不說其「集」爲誰所編，亦不載「續集」。明黃仲昭跋，稱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有浙閩二刻本。「浙本」不知輯自何人。「閩本」則朱先生季子在所編。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亦併刻之。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清康熙時蔡方炳臧眉錫所刊，臧爲之序，而蔡爲之書後，題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考黃仲昭跋，及嘉靖時潘潢跋，皆稱晦庵先生集，而方炳跋，乃稱朱子故有大全文集云云，則其名殆起於明中葉以後罷？惟是潢跋稱「文集」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悉與今本相合，故今本亦仍分種，以存其舊云。朱子文體醇雅，並深於古詩，其詩大體效法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做，而命意託興，則得之於「三百篇」者居多。觀他

朱

所著的詩傳，簡當精密，殆偽遺憾，亦可見了。至其「感興」之作，大抵以「經史」的事理，播之於吟詠，又豈可與後世詩家者相提並論呢！又曾謂「古今之世，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古人之風矣。」是其論詩，亦極有卓識的。〔一〕

【朱辰應】載坤，號清谷，清一七六六頃浙江秀水人。朱彝尊之族孫。爲諸生。與其妻徐氏俱工詩古文詞，家雖赤貧，夫婦唱酬甚樂。辰應著有清谷文鈔。

【朱長文】伯原，宋一零四一至一一零零蘇州吳人。卒年六十。未冠舉進士，以病足不肯試。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園爲恥。遂名動京師。元祐中，一零八九年左右，一起教授於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長文著述甚富，本有樂園集一百卷，南渡後，盡燬於

兵火。今存樂園餘稿八卷，及易郡圖經續記、墨池編、琴史。

【朱長文詩】與徐積齊名，號稱徐、朱。然文章的造詣則各有不同。

【朱后哀歌】朱后，宋欽宗后也。與徽宗鄭太后為

契丹所虜，送燕京。有番官澤利者，押發時與信安知縣飲酒，今后唱歌勸酒，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

等性命在我掌中，安得如是。」后不勝涕泣，不得已，乃持杯作歌，歌畢上酒，澤利笑曰：「詞最好，可更唱。」

勸知縣。」后再歌，悲哀不已。利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為利所擊，知縣勸止，復持

杯謂后曰：「勸將軍酒。」后曰：「我不能矣！我之不死者，有太后在也，我豈畏死耶？願將軍殺我。」欲自登

井，為左右救止，後卒於燕，年二十歲。其怨歌哭涕，一字一血淚也。怨歌云：幼富貴，今厭倚羅裳，長入

宮，今奉君王，今委頓，今離異鄉。嗟起物，今速死，為強

又歌：昔居天下，今珠宮貝闕，今日草莽，今事何可說。屈身辱志，今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今此愁可絕！前

歌只云「富貴」尚自大概言之。後歌直說着「居天下」更慘，故中云「事何可說」。若諱言國喪身辱之

故，讀蜀僧「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色漫開花」，（傷廢園詩）之句，則知亡國末路，真不堪回首矣。

【朱氏割肝】蘇州流行俗曲，崇本堂木刻本。

【朱氏遺札】一卷，清義烏朱一新撰。有光緒二十八年刊本，在觀古堂叢刻內。

【朱同】大同，自號紫陽山樵，又號朱陳村民，明一三九八頃休甯人。洪武中舉明經，為東宮官。尋進

為禮部侍郎，有文武才，工圖繪，時稱三絕。懿文太子愛其書，甚重之。後坐事賜死。同著有覆瓿集七卷，（

四庫總目）其詩爽朗有格，文亦議論純粹。

【朱服】行中，宋一零八六頃湖州烏程人。一零七三年進士。元豐初為御史，章惇欲見而用之，不可。

紹聖初為中書舍人，歷禮部侍郎。徽宗立，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坐與蘇軾遊，貶海州團練副使。服能詞，被貶后於東陽郡齋作漁家傲以寄意，頗流傳人口。

【朱服詞】史以朱服王詵趙令時晁冲之等為蘇

黨若朱服者，不特是在政見方面黨於蘇軾而已；至其作詞，也是染有他的格調的。烏程舊志評之云：「讀行中詞想見其人，真不愧為蘇軾黨也。」（1001）

【朱异<sup>774</sup>】彥和齊——四八二至五四八吳郡錢塘人。卒年六十七。十餘歲時，好羣聚蒲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以明山賓薦，召直西省，兼太學博士，甚為武帝所重。累遷散騎常侍，加侍中。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詰敕書，並為所掌。异博解多藝，圍棋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在朝莫不側目。及侯景降，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异以和為允，武帝從之。景累啓絕和不聽，遂舉兵反，以討异為名，异慚憤卒。异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辭亂中多遺失。

【朱全忠<sup>801</sup>】五路犯太原。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朱令昭<sup>803</sup>】次公清——一七二九頃山東歷城人。工詩，少與張元、高鳳翰等結柳莊詩社，繪畫篆刻無所不能。今昭著有冰整詩抄六卷。

【朱美英<sup>804</sup>】慈生清海鹽女子。著有倚雲樓集。

朱

【朱善<sup>808</sup>】（一作朱善繼）字備萬，號一齋，元——一三一四至一三八五豐城人。卒年七十二。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洪武初，為南昌教授。廷對第一，授修撰。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終於家。正德中，諡文恪。善以文章為明太祖所知，著有一齋集十六卷，與詩解頤、史輯、遼海集。

【朱銘盤<sup>817</sup>】曼君，清——一八五二至一八九三江蘇泰興人。卒年四十二。一八八二年舉人。曾與周彥昇、張季直諸人從軍朝鮮。銘盤工駢體文，沉博絕麗。詩天骨閑張，風格雋上，其朝鮮雜詩尤工。著有桂之華軒詩集。

【朱筠<sup>821</sup>】美叔，號竹君，又號笥河，清——一七二九至一七八一順天大興人。卒年五十三。九歲至京師，與弟珪同讀書通經，為文斐然。一七五四年進士，授編修。累官安徽學政，詔求遺書，筠奏請將永樂大典中擇若干部分別繕寫，以備著錄，從之。因事由侍講學士降編修，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提督福建學政，復二年，卒。筠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洪亮吉、黃景仁等

皆其弟子。所居椒花吟舫，聚書數萬卷。好金石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書法參六書有隋以前體詩文有筍河集三十六卷。（清史列傳）

【朱竹垞文類】二十六卷。清秀水朱彝尊撰。有原刊本。

【朱懷樸】素存，清——一七三六頃山東歷城人。諸生。工詩，風格近宋人。有鶴浦集六卷。

【朱慎鍾】宗川，明——至一六零六時人。明慶成王朱濟炫七代孫。氣質敦厚，有賢孝名。嘉靖四十二年（一五六三年）以奉國將軍改封長孫。隆慶六年（一五七二年）襲封慶成王卒，諡榮懿。慎鍾著有寶善堂集二卷。

【種放】名逸，一郡齋讀書志作明逸。此從宋史本傳。自稱退士宋——至一零一五河南洛陽人。（郡齋讀書志作長安人。此亦從宋史。）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令舉進士，辭道「業未成，不可妄動」。住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及父卒，奉母隱終南山，以講習為業。凡三十年。咸平中（一零零一年左右

）徵赴闕，累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後真宗召為左司諫，辭歸山。一日晨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所作章疏，悉焚之，酒數行而卒。詔贈工部尚書。放好為詩歌，有集六卷。（文獻通考）又有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乙祠錄等。

【純文學書目舉要】（一）關於工具者：1 文佩韻府，原刻本。2 詞律，萬樹編，通行本。3 集成曲譜，王季烈等商務版。（二）關於詩歌者：1 詩經集傳，朱熹通行本。2 楚辭集註，朱熹通行本。3 文選，蕭統編，通行本。4 樂府詩集，郭茂倩編，商務版。5 玉台新詠，陳徐陵編。6 詩記，明馮惟訥編。7 全漢三國六朝詩，丁福保編，醫學書局。8 古詩源，沈德潛編，商務版。9 古詩選，王士禛編，通行本。10 十八家詩鈔，曾國藩編，通行本。11 卅家詩鈔，王定安編，通行本。12 八代詩選，王闓運編，通行本。13 曹子建集，曹建撰，四部叢刊。14 陶淵明集，陶潛撰，四部叢刊。15 鮑參軍集，鮑照撰，四部叢刊。16 謝宣城詩集，謝朓撰，四部叢刊。17 庾子山集，庾信撰，四部叢刊。18 全唐詩，揚州書局，刻本。19 唐

百家詩選，王安石編，醫學書局。20 唐人萬首絕句，洪邁編，明刊本。21 唐詩別裁，沈德潛編，通行本。22 李太白集，李白撰，四部本。23 杜工部詩集，杜甫撰，四部本。24 王右丞集，王維撰，四部本。25 孟浩然集，孟浩然撰，四部本。26 高常侍集，高適撰，四部本。27 岑嘉州詩集，岑參撰，四部本。28 韋江州集，韋應物撰，四部本。29 韓昌黎集，韓愈撰，四部本。30 柳先生集，柳宗元撰，四部本。31 張江集，賈島撰，四部本。32 昌谷集，李賀撰，四部本。33 元氏長慶集，元稹撰，四部本。34 白香山詩集，清汪氏編，刻本。35 李義山詩集，李商隱撰，四部本。36 溫庭筠詩集，溫庭筠撰，四部本。37 宋詩鈔，吳之振編，商務影本。38 宋詩鈔補，管庭芳編，商務影本。39 宋詩別裁，張景星編，通行本。40 宋百家詩存，曹廷棟編，原刻本。41 歐陽文忠集，歐陽修撰，通行本。42 蘇東坡集，蘇軾撰，通行本。43 王荊公詩註，李壁注。44 山谷內外別集，黃庭堅撰，通行本。45 石湖居士詩集，范成大撰，四部本。46 誠齋集，楊萬里撰，四部本。47 劍南詩稿，陸游撰，汲古閣本。48 精選陸放翁詩集，四部本。49 元遺山

詩注，施國祁注，原刻本。50 全金詩，康熙五十年編，原刻本。51 元詩選，顧嗣主編，自刻本。52 元詩別裁，張景星編，通行本。53 中州集，元好問編，四部本。54 揭文忠公全集，揭傒斯撰，四部本。55 道園學錄，虞集撰，通行本。56 鐵崖先生古樂府，楊維禎撰，復古詩集，四部本。57 列朝詩集，錢謙益編，原刻本。58 明詩別裁，沈德潛編，通行本。59 明詩綜，朱彝尊編，原刻本。60 青邱詩集，註，高啓撰，通行本。61 空同集，李夢陽撰，明刊本。62 大復集，何景明撰，明刊本。63 清詩別裁，沈德潛編，通行本。64 近代詩鈔，陳衍編，商務版。65 清百家詩，魏惟度編，康熙間刻本。66 吳梅村集，吳偉業撰，通行本。67 漁洋山人精華錄，四部本。68 曝書亭詩集，楊謙註，通行本。69 趙甌北全集，趙翼撰，通行本。70 兩常軒詩文集，黃景仁撰，原刻本。71 秋蟪吟館詩鈔，金和撰，原刻本。72 人境廬詩鈔，黃遵憲撰，排印本。三、關於詞曲者：1 花間集，趙崇祚編，四部本。2 唐五代詞選，成寧廬編，原刻本。3 南唐二主詞，晨風閣叢書。4 浣花集，韋莊撰，四部本。5 三家宮詞，王建等撰，汲古閣刊本。

純

6 宋六十一家詞，毛晉撰，汲古閣刊本。7 詞綜，朱彝尊編。8 絕妙好詞箋，周密撰，通行本。9 詞選，張惠言編，通行本。10 續詞選，董毅編，通行本。11 彊村叢書詞，朱古微編，原刻本。12 詞苑英華，汲古閣刊本。13 詞學叢書，秦恩復編。14 清真詞，周美成撰，通行本。15 醉翁琴趣，歐陽修撰，通行本。16 東坡樂府，蘇軾撰，通行本。17 屯田集，柳永撰，通行本。18 淮海詞，秦觀撰，通行本。19 樵歌，朱敦儒撰，通行本。20 稼軒詞，辛棄疾撰，通行本。21 漱玉詞，李清照撰，通行本。22 后村詞，劉克莊撰，通行本。23 小山詞，晏幾道撰，通行本。24 白石道人歌曲，姜夔撰，通行本。25 碧山詞，王沂孫撰，通行本。26 夢窗詞，吳文英撰，通行本。27 四印齋王氏所刻宋元人詞，王鵬運編，原刻本。28 明詞綜，玉昶編，原刻本。29 清詞綜，王昶編，原刻本。30 十六家詞，孫默編，原刻本。31 飲水詞，納蘭性德撰，粵雅堂。32 詞源，張炎撰本，北大鉛印本。33 詞學全書，查繼超撰，通行本。34 人間詞話，王國維撰，樓社本。35 絃索西廂，董解元撰，暖紅室本。36 元曲撰，咸晉叔編，商務版。37 西廂記，王實甫撰，通

行本。38 琵琶記，高則誠撰，通行本。39 拜月亭，施惠撰，暖紅室本。40 太平樂府，楊朝英編，四部本。41 陽春白雪，揚朝英編，徐氏隨菴叢書本。42 盛明雜劇初二集，沈泰編，武進董氏刻本。43 六十種曲，毛晉編，汲古閣本。44 玉茗堂四夢，楊顯祖撰，通行本。45 居業傳奇，阮大鍼撰，武進董氏刻本。46 綴白裘，（戲曲選本）石印本。47 桃花扇，孔尚任撰，暖紅室本。48 長生殿，洪昉思撰，暖紅室本。49 笠翁十二種曲，李漁撰，通行本。50 藏園九種曲，蔣士銓撰，原刻本。51 錄鬼簿，鍾嗣成編，暖紅室本。52 劇說，焦循撰，通行本。53 宋元撰曲史，王國維撰，商務版。54 曲錄，王國維撰，晨風閣叢書。55 願曲塵談，吳梅撰，商務版。（四）關於小說者：1 世說新語，劉義慶撰，通行本。2 太平廣記，李昉等編，通行本。3 宣和遺事，商務版。4 水滸傳，施耐菴撰，亞東版。5 西遊記，吳承恩撰，亞東版。6 三國志，羅貫中撰，亞東版。7 今古奇觀，通行本。8 紅樓夢，曹雪芹撰，亞東版。9 儒林外史，吳敬梓撰，亞東版。10 鏡花緣，李汝珍撰，亞東版。11 老殘遊記，劉鶚撰，商務版。12 兒女英雄



傳，文庫撰，通行本。13 說郭，陶宗儀編，商務版。14 京本通俗小說，有正書局本。15 七俠五義，俞樾重編，通行本。16 鳳雙飛，程惠英撰，通行本。17 天雨花，陶貞懷撰，通行本。18 筆生花，邱心如撰，通行本。19 恨海，吳沃堯撰，通行本。20 孽海花，曾樸撰，通行本。21 官場現形記，李寶嘉撰，通行本。22 二十年目規之怪現狀，吳沃堯撰，通行本。23 聊齋志異，蒲松齡撰，通行本。24 中國小說史略，魯迅編，北新版。25 唐宋傳奇，魯迅編，北新版。

26 唐人小說，汪辟疆編，神州版。27 小說考證，蔣瑞藻撰，商務版。28 小說叢考，錢靜方編，商務版。

【純飛詞續】一卷。清杭縣徐珂撰。有中華書局聚珍本，在天蘇閣叢刊內。

【純白齋類稿】二十卷，附錄二卷。元胡助撰。助詩文平易近人，無深湛奇警之思，亦無支離破碎之病。有明正德刊本，金華叢書本。

【純孝記】一本。明張從懷撰。傳奇。從懷一作從德，字同谷，海寧人。

【繡麒麟】一名切跳槽。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麒麟】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繡平原】一本。清吳綺撰。傳奇。

【繡雲閣】一百四十三回。有清季刊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清魏文中撰。文中字正庸，里居未詳。卷首載自序，署「拂塵子」。又重刊序署「八十歲貢明子」。

【繡香園】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虎軒次集】十二卷。清金壇曹煜撰。有康熙刊本。

【繡虎軒尺牘】二十四卷。清金壇曹煜撰。有康熙刊本。

繡

巷見宅內有一美人，元和不覺停馬瞻顧，徘徊不忍去。故意落鞭下馬。對方的美人亦頻頻以秋波相送。元和歸宅，問及樂道德，知是名妓李亞仙。元和發狂地即刻備禮物到亞仙家。亞仙見之，認識係昨日墜鞭之人，非常歡喜。慇懃款待。兩人相約爲夫婦。自此以後，元和耽溺於亞仙之色，久宿亞仙家不歸。樂道德把他所有的東西偷而逃走。後元和被亞仙的假母。天天敲詐，囊中漸空，不得已將僕人與兒賣去，勉強度日。亞仙的假母知元和財物已經用盡，馬上想出一個方法驅逐他。故意命亞仙和元到竹林神廟去進香，藉求子爲名，驅元和外出。急急搬開原來的住宅。李亞仙和元行至半路，到亞仙的伯母處暫歇。剛剛進門，後面假母匆忙地派人來，說是假母得着急病，命亞仙先歸。亞仙也不知道這是假母設出來的計策，所以就派來的人先行回去。回家後方才知道這一套把戲，可是已經沒有辦法。後來元和知道受騙，走頭無路，悵然地回到以前住的宿舍。失意之餘，竟生起病來。房租付不出，被女主人趕出去。他這

時病在路上，簡直只有待死之日。適有掌葬儀之職的，把他救歸，教他唱輓歌。元和唱起輓歌來，哀婉動人，鬧動一時。值東肆和西肆比賽，元和被推爲一面的領袖。當比賽時，元和父親的僕人也在旁邊看熱鬧。認識是元和歸告主人。這時元和的父親，正在京。知道元和入非人羣，大怒，使人毆之至死，棄于郊外。幸得卑田院院長——即叫化子的頭腦——相救，得以再活。漸漸恢復健康。院長教他唱「蓮花落」，使他跟着許多叫化子討飯。一面亞仙自假母折散鴛鴦後，她誓不再接他客。每天只在想着和元和兩人的往事。一日，天降大雪，她正和侍女銀箏閒談，忽聽見外面有許多乞丐唱着「蓮花落」行乞。侍女出去張望，見其中有元和在。立刻招呼他到家裏來。亞仙見之，喜出望外，連忙解下自己身上的繡襦披被在元和襤褸的身上，把他帶入自己的房中。這事被亞仙的假母知道了，強迫亞仙即刻驅逐元和出去。亞仙不肯，提出抗議。於是遂和假母分居，給假母以養老金。自己和元和同居。自後亞仙多購書籍，

使元和讀，自己日夜督勵之。元和偶有懶惰，亞仙剔目相勉。元和於是始終努力不倦，學問大成。值會試，竟以狀元及第。授成都府參軍。至此，亞仙和元和說：「以前你爲我的緣故，致窮途落魄。現在幸再得富貴，我的義務已盡。你本是名門望族，今後請你還是討名門望族的小姐去。我出身貧賤，不配做你的夫人。」其實這話完全是試元和之心的。元和那裏肯依。強要她同去赴任。亞仙無法推諉，答應送至劍門爲止。一天，元和和亞仙路過成都驛，在此歇宿。不料驛丞即是村儒樂道德。而元和的父親，又以新任成都府尹，於赴任之途，經過此間。父子遂得相會。元和的父親，感亞仙的情義，遂使和元和結婚。後來亞仙封至沂國夫人。并不以妓女而沒辱鄭氏的家門。

【這「記」是李姓劇的完成者，開目排場，極有條理。雅野喧靜，互爲對照。在明曲中，可以說是無數的傑作。劇中如採入「蓮花落」等，都非常富有詩趣，具着另外的一種風味。使人讀起來，可以減少許多

緒

頭中氣。161

【繡綾衫】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繡佛齋草】一卷。明馮元鼎妻陳氏撰。其詩多幽怨之音。

【繡佛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繡佛龕觀言】一卷。清吳縣張光熊撰。有道光刊本。

【繡像吳江雪】四卷。二十四。有明末吳赤綠山房

刊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題「蘅香草堂編著」。首顧石城序，及佩蘅子自序。

【繡像遼東傳】此書未見。明人撰。卷數回數均未詳。明劉若愚酌中志謂其四十八回內記馮布政父子奔逃事，則卷帙頗繁。明史廷弼傳：「忠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之。馮詮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待講筵，出市刊遼東傳，潛於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又載崇禎二年大學士韓爌等疏云：「使諫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條，偕同事

諸臣一體赴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賄賂拷坐揚連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書惑眾，借題曲殺。云云。似謂小說即諸奸所爲，以陷害廷弼者。書名逸東傳，某氏小說小話謬作賈遠東傳。劉若愚酌中志二十四載馮銓事云：其害熊廷弼者，因書坊賈遠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走一節，極恥而恨之，令妖弁蔣應暘發其事於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其實與貴池相公（丁紹軾）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諭，歸乾斷于先帝。體乾（王體乾）永貞（李永貞）文輔（涂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馮兒與熊家有隙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以原稿上，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樣。李遜之三朝野記卷三上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口口（當是遼東二字）布政，鼠竄南奔。書肆中有刻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回，涿州恥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宜急斬疏，遂於講筵袖出此傳，奏請正法。（原註：時熊在獄中文出，揭無投賄，楊左事

內亦忌之矣。）擬論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與皇爺何預？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按帝諭內閣有「頃八月二十一日，文華殿講讀畢，卿等五人面獻刊行續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於章奏，宜即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之語。三朝野紀三上亦載其全文。李清三垣筆記附識上卷遼東傳一書，爲丁輔紹軾等進呈以殺廷弼者，予曾見此傳最俚淺不根，而指爲廷弼撰授尤誣。小說小話賈遠東傳曾見傳鈔殘本，雖多落窠臼，而頗多逸聞。惟馮布政奔逃一回，即涿州與東林構怨之一原因者，則闕之矣。

【續像忠烈全傳】六十回有清咸同間刊本。鄭西諦藏。不知撰人。首正德元年戲筆主人序（疑清人偽作）。據鄭西諦氏云：書中主人爲顧孝威居官清正，娶五妾，富貴功名冠絕一時。則亦才子佳人之作。

【繡像小說一片情】四卷，十四回。有明末刊本，八

行。行十八字。日本千葉掬香氏藏。明無名氏撰。卷首

序後署「沛國樗仙題於西湖舟次」。每回演一故

事。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引此書。清同

治間丁日昌撫江蘇所列禁書，亦有此一種。

【繡房緊靠書齋近】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繡沾布】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繡襦記】一本。明薛近克撰。傳奇。傳奇參考：虛舟

作玉玦，舊院人惡之，共餽金求薛近克作此，以雪其

罪。語本靜志居詩話。曲品嘗聞玉玦出，而曲中無宿

客，及此記出，而客復來，詞之足以感人如此。有六十

種曲本。

【繡被記】一本。明金懷玉撰。傳奇。

【繡衫襖】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繡衫襖】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繡十條手巾】蘇州流行俗曲。(花鼓調)崇本堂

繡

木刻本

【繡橋詩存】清女子程淑撰。

【繡藍衫】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繡花繡】北平流行俗曲。清室書屋木刻本。

【繡花帕】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繡花翎】見調兵錢行條。

【繡花燈】濟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花燈】北平流行俗曲。(帶十二月古人名)木

刻本。

【繡花燈】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荷包】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木刻本。

【繡荷包】雲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荷包】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繡荷包】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兩宜社石

印本。

【繡荷包】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繡荷包】北平流行俗曲。(帶八仙古人名)木刻

本。

【繡鞋記】<sup>445</sup>四川流行俗曲。(龍鳳劍)淥記木刻本。

【繡鞋記鼓詞】<sup>444</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繡鞋記警貴新書】<sup>443</sup>四卷，二十四回。亦題秀鞋全傳。

有廣東刊袖珍本。清無名氏撰。首陽子虛居士序。

【繡鞋兒不見我的心裏悶】<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

續譜木刻本。

【繡老媽】<sup>447</sup>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繡樓自嘆】<sup>15</sup>蘇州流行俗曲。振文堂木刻本。

【繡幔帳】<sup>460</sup>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榻野史】<sup>6</sup>四卷。有明萬曆刊本。九行，行十七字；

眉端有評，板心下題「醉眠閣」，日本田中慶氏藏；

日本寶曆甲戌船載目錄，有江籬館校本，上下二卷，

未見。有排印本題「情願主人著」，「小隱齋居士

校正」。別題「靈隱道人編譯」。明呂天成撰。明本

不著撰人。題「卓吾李贄批評」。醉眠閣慈慈子

校閱。天成字勤之，號棘津，一號鬱藍生，浙江餘姚

人。

【繡蚊帳】<sup>50</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繡戈袍】<sup>53</sup>四本。廣州流行俗曲。明秀堂木刻本。

【繡戈袍二續】<sup>1</sup>廣州流行俗曲。明秀堂木刻本。

【繡戈袍全傳】<sup>8</sup>八卷，四十二回。有清道咸福文堂

刊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題「江南隨園主人著」

「古番曾枚翁校正」。本係袍傳彈詞。見鄭西諦文

(小說月報十八卷十一號)

【繡墨齋偶吟】<sup>6</sup>一卷。清仁和張瑤撰。有原刊本。

【繡墨軒詩】<sup>5</sup>清女子俞慶曾撰。

【繡墨軒詩詞稿】<sup>10</sup>二卷。清德清俞慶曾撰。有光緒

二十三年刊本。

【繡墨軒詞稿】<sup>107</sup>一卷。清德清俞慶曾撰。有光緒二

十三年刊本。附繡墨軒詩詞稿後。光緒徐氏刊本。在

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繡兜兜】<sup>721</sup>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繡開集】<sup>722</sup>一卷。清江都徐元端撰。有白芨草堂刊

本，在北湖三家詞鈔內，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續閩草】<sup>4</sup>一卷。清南匯馮履端撰。有排印本，在周浦二馮詩草內。

【續屏緣】<sup>7724</sup>四卷，十九回。有坊刊本。清無名氏撰。亦無署題。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說字彙引此書。

【續門簾】<sup>777</sup>北平流行俗曲（湖廣調）

【續門簾】<sup>80</sup>北平流行俗曲（帶古人名）第一書局木刻本。

【續八仙】<sup>802</sup>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續鐵問字圖題詞】<sup>882</sup>一卷。清嘉興陳方瀛撰。有同治十三年刊本。

【續篋兒】<sup>8871</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續餘詞】<sup>8879</sup>一卷。清常熟錢念生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續餘續草】<sup>2</sup>清嘉慶間歸懋儀撰。

【續餘草】<sup>4</sup>一卷。清婁江宋貞撰。有光緒刊本。

【續餘吟稿】<sup>8</sup>一卷。清錢塘袁杼撰。有隨園刊本，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三十種內，小倉山房刊本，隨園小字本，均在袁氏三妹集內。

【續燈籠】<sup>9</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總惟淚草】<sup>2593</sup>清女子佟佳氏撰。

【縛食】<sup>2594</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積齋集】<sup>25986</sup>五卷。元陳端學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結構縝密，頗有宏深肅括之風。其詩則沿南宋之末派，不為當時所重也。

【積石詩文集】<sup>10</sup>二十二卷。繪餘編一卷，附南池唱和詩存一卷。清震澤張履撰。有光緒刊本。

【積石詩存】<sup>4</sup>清道光間張履撰。

【積翠樓吟草】<sup>17</sup>清女子謝組紋撰。

【積翠軒詩集】<sup>5</sup>清述明撰。

【積山遺集】<sup>22</sup>十卷。清仁和汪惟憲撰。有乾隆原刊本。

【積微居文錄】<sup>26</sup>三卷。清楊樹達撰。有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聚珍本。

【精力齋百詠】清張橋恆撰。

【積書巖詩選】清劉逢源撰。逢源生當明季崎嶇，轉徙於江漢淮海之間，故幽憂之語多，而和平之韻鮮焉。

【續語堂文存】<sup>25986</sup>一卷。清仁和魏錫曾撰。有光緒九年羊城刊本，在魏稼孫先生全集內。

【續語堂詩集】<sup>04</sup>一卷。附題跋一卷。詞存一卷。清仁和魏錫曾撰。有光緒九年羊城刊本，在魏稼孫先生全集內。

【續溪雜感詩注釋】<sup>3</sup>一卷。清秀水高孝本撰。續谿汪澤注。有同治刊本。

【續學堂文鈔】<sup>7</sup>六卷。詩鈔四卷。清梅文鼎撰。文鼎測驗推算諸法，皆足以自傳於後，詩文特其餘事。非所擅長。

【<sup>25990</sup>林陵集】六卷。清錢塘陳文述撰。有淮南書局重

刊本。

【<sup>5</sup>林陵春】二卷。清太倉吳偉業撰。有暖紅室刊本。此記譜徐適黃展娘事，又名雙影記。以玉杯古鏡法帖作媒介，而寄慨於滄海之際。雖摹寫豔情，頗類玉茗而整齊緊湊，可與鈞天樂相頡頏。賦玉杯之宜春令。詠法帖之三學士，此等文字，曲家從來所未有。非胸有書卷，不能作也。宜春令云：司徒貞尚父舞，拜恩回朱衣捧持，到如今錦茵雕几，一朝零落餅罍恥，河如帶趙玉今完。甌無缺紫雲同碎，晴窗闌茗持杯，舊朝遺惠。三學士云：祕閣牙籤今已矣，過江十紙差池，想不到流南杜姥，淒涼第，倒藏著江上曹娥絕妙碑，只是留香帖付阿誰。其意至新穎，實則沉痛，又泣顏回云：鮮壁畫南朝，淚盡湘川遺廟，江山餘恨，長空踏淡芳草，鶯花似舊，識興亡斷碣光臣表，過夷門梁孝臺空，入西洛陸機年少，又未折集賢賓云：走來到寺門前，記得起初敕造，只見赭黃羅帕御床高，這壁廂擺列著官員與造，那壁廂布設些法鼓鐘饒，半空中



一片祥雲，簇擁着香煙縹渺，如今呵，新朝改換了舊朝，把御牌額盡除，年號只落得江聲圍古寺，塔影挂寒湖，沉鬱感嘆，不啻庾信之哀江南也。<sup>3001</sup>

【練音集補】七卷。清王輔銘編。初明翟校嘗以嘉定代有作者，而詩篇多散逸，因採宋天聖以後迄於宏治合爲一集，輔銘以其尚有遺闕，因搜採釐訂，補入三十四人。

【練川雜詠】一卷。清嘉定王鳴盛等撰。有民國九年北京排印本，在先澤內。

【練川雜錄】一卷。清嘉定王鳴盛撰。有北京排印本，在先澤內。

【練安】子寧，號松月居士，明——至一四零二新淦人。性英邁，志操不凡。一三八五年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吏部侍郎，遷左副都御史。燕師起，安疏劾李景隆觀望不忠，請斬以鑿鼓。成祖即位，縛安至，言語不遜，斷其舌。安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曰「成王安在」，遂被磔死，族其家。安有

遺文金川玉屑集，今存練中丞集二卷。

【練江詩鈔】清程之鶴撰。

【練溪集】五卷。清傅米石撰。其古文頗瑾嚴，有法度，吟詠則非所擅長。

【練溪漁唱】三卷。集山中白雲詞一卷。清江昉撰。

淮海英靈集云：橙里意境清遠，慕姜白石張叔夏之風，其詞清空蘊藉，無繁麗晚蕪之情，除激昂詭號之習，可謂卓然名家。沈沃田云：橙里少嗜倚聲，饒有清致，劇隸肝腎，磨濯心志，蓋幾幾乎，追南渡之作者而與之並，雖自汰甚嚴，所存不啻半珠一粟，而其苦心孤詣，善學古人，審音者固望而可知也。有嘉慶九年刊本，在新安二江先生集內。

【練中丞集】二卷。明練子寧撰。按子寧爲一代偉人。據黃溥簡籍遺聞，稱集中多依託之作，其言頗核。然當年手稿，亦雜其中，終不以偽併廢真也。又名金川玉屑集。宏治中王佐輯。有明萬曆中刊本，清康熙中刊本，乾坤正氣集本，乾隆中刊本。明刊有崇祀實

紀手跡遺事三卷本，明刊本。

【練囊記】<sup>507</sup>一本。明吳大震撰。傳奇。傳奇彙考云，與張仲豫合作。

【練時日】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按此係迎神之詞，頗有九歌東皇太一及雲中君的風調。<sup>26000</sup>

【白齋竹里集】七卷。明張琦撰。琦當何季盛時，別以獨造為宗，自開蹊徑。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如夜蛙鳴露，自極聲致，然不脫於泥中。蓋其用思雖苦，練骨未輕，有意生新，未免圭角太露。

【白帝城】<sup>00227</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白帝城託孤】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白帝城託孤】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白衣相高鳳漂麥】<sup>007</sup>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白話文學源流】胡適白話文學史引子裏說：我為什麼要講白話文學史呢？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不是這三四年來幾個人憑空捏造出來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是有歷史的，是有很長又

很光榮的歷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國語文學乃是  
一千幾百年歷史進化的產兒。國語文學若沒有這  
一千幾百年的歷史，若不是歷史進化的結果，這幾  
年來的運動決不會有那樣的容易，決不能在那麼  
短的時期內變成一種全國的運動，決不能在三五  
年內引起那麼多的人的響應與贊助。現在有些人  
不明白這個歷史的背景，以為文學的運動是這幾  
年來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這是大錯的。我們要知道，  
一千八百年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做書了；一  
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八九百  
年前，就有人用白話講學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  
白話做小說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話的戲曲了；水滸  
三國，西遊，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  
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們要知道，這  
幾百年來，中國社會裏銷行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  
並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是韓柳文  
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

就是國語文學的歷史的背景。這個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滸紅樓夢……已經在社會上養成了白話文學的信用了，時機已成熟了，故國語文學的運動者能於短時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們今日收的功，其實大部分全靠那無數白話文人白話詩人替我們種下了種子，造成了空氣。我們現在研究這二千年的白話文學史，正是要我們明白這個歷史進化的趨勢。我們懂得了這段歷史，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參加的運動已經有了無數的前輩，無數的先鋒了；便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責任是要繼續，無數開路先鋒沒有做完的事業，要替他們修殘補闕，要替他們發揮光大。□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佔一個什麼地位。老實說罷，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分。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史了，只可叫做「古文傳統史」罷了。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

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別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其實你看的『文學史』只是『古文傳統史』。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只會模倣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倣李杜蘇黃，一代模倣一代，人々只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你要想尋那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千萬不要去尋那『肖子』的文學，你應該去尋那『不肖子』的文學！你要曉得當吳汝綸馬其昶林紓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時候，有個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場現形記，有個劉鶚也正在做老殘遊記，有個吳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擊之怪現狀。你要尋清末的時代文學的代表，還是尋吳汝綸呢？還是尋吳趼人呢？你要曉得當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韓愈歐陽修的（肖子）的時

候，有個吳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個曹雪芹也正在做紅樓夢。那個雍正乾隆時代的代表文學，究竟是望溪文集與惜軒文集呢？還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呢？再回頭一兩百年，當明朝李夢陽何景明極力模倣秦漢，唐順之歸有光極力恢復唐宋的時候，水滸傳也出來了，金瓶梅也出來了。你想，還拿那假古董的古文來代表時代呢？還是拿水滸傳與金瓶梅來代表時代呢？——這樣倒數上去，明朝的傳奇，元朝的雜劇與小曲，宋朝的詞，都是如此。中國文學史上何嘗沒有代表時代的文學？但我們不該向那『古文傳統史』裏去尋，應該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學裏去尋。因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當世！我們現在講白話文學史，正是講明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學家的文學，正是要講明中國文學史上：一大段最熱鬧，最富於創造性，最可以代表時代的文學史。『古文傳統史』乃是模倣的文學史，乃是死文學的歷史；我們講的白話

文學史乃是創造的文學史，乃是活文學的歷史。因此，我說國語文學的進化，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換句話說，這一千多年中國文學史是古文學的末路史，是白話文學的發達史。□有人說：「照你那樣說，白話文學既是歷史進化的自然趨勢，那麼，白話文學遲早總會成立的，——也可以說白話文學當水滸紅樓夢風行的時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們來做國語文學的運動呢？何不聽其自然呢？豈不更省事嗎？」□這又錯了。歷史進化有兩種：一種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種是順着自然的趨勢，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進，後最可叫做革命。演進是無意識的，很遲緩的，很不經濟的，難保不退化的。有時候，自然的演進到了一個時期，有少數人出來認清了這個自然的趨勢，再加上一種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進，使這個自然進化的趨勢趕快實現；時間可以縮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為時間忽然縮短

了，因爲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個革命。其實革命不過是人力在那自然演進的緩步徐行的歷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話文學歷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進的趨勢是很明瞭的；有眼珠的都應該看得出。但是這一千多年以來，元曲出來了，又漸漸的退回去，變成貴族的崑曲；水滸傳與西遊記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儒林外史與紅樓夢出來了，人們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甚至於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出來了，人們還仍舊做他們的駢文古文！爲什麼呢？因爲這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史，只有自然的演進，沒有有意的革命；沒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這是活文學，那是死文學，這是真文學，那是假文學！」因爲沒有這種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的和沒眼珠的一樣，都看不出那自然進化的方向。這幾年來的「文學革命」，所以當得起「革命」二字，正因爲這是一種有意的主張，是一種人力的促進。新青年的頁

白

獻只在他在那緩步徐行的文學演進的歷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這一鞭就把人們的眼珠子打出火來了。從前他們可以不係水滸傳，可以不係紅樓夢；現在他們可不係新青年了。這一條可不得了。因爲那一千多年的啞子，從此以後，便都大吹大擂的做有意的鼓吹了。因爲是有意的人力促進，故白話文學的運動能在這十年之中收穫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績。假使十年前我們不加上這一鞭，遲早總有人出來加上這一鞭的；也許十年之後，也許五十年之後，這個革命總免不掉的。但是這十年或五十年的寶貴光陰豈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嗎？故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種下了近年文學革命的種子；近年的文學革命不過是給一段長歷史作一個小結。從此以後，中國文學永永脫離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創作的新路了。

【白話百家姓】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白話碎錦】二本。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白玉樓】<sup>10103</sup>一本。明蔣麟徵撰。傳奇。麟徵字瑞書，長洲人。一作字西宿，烏程人。

【白玉樓】二本。濟南流行俗曲。（說唱鼓書）義和堂木刻本。

【白玉蟾】<sup>5</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白玉團】<sup>8</sup>四川流行俗曲（殺啞吧）源記木刻本。

【白玉簪】<sup>8</sup>四川流行俗曲。古臥龍橋第五十號木刻本。

【白玉堂】<sup>9</sup>一本。明姚子翼撰。傳奇。

【白王妃】<sup>10104</sup>廣東流行俗曲。芹香閣鉛印本。

【白露山人遺稿】<sup>10106</sup>二卷。明黃傳撰。傳年未四十而卒，文章尚未成就也。

【白雪齋吳騷合編】<sup>10117</sup>四卷。明騷隱居士張旭初序并輯，旭初字楚叔。

【白雪樓詩集】<sup>4</sup>十卷。明李攀龍撰。此集刻於嘉靖。

【白雪堂詩】一卷。明李嵩撰。是集乃其巡按湖廣時所刻。

【白雨齋詩鈔】<sup>1022</sup>一卷。清丹徒陳廷焯撰。有光緒刊本，在白雨齋詞話內。

【白雨齋詞話】<sup>07</sup>八卷。附詞存一卷，詩鈔一卷。清丹徒陳廷焯撰。有光緒刊本。

【白雨齋詞存】<sup>4</sup>一卷。清丹徒陳廷焯撰。有光緒刊本，在白雨齋詞話內。

【白下詩鈔】<sup>1023</sup>清馬行思撰。

【白下集】<sup>2</sup>十一卷。詩六卷，賦一卷，文四卷。明黃姬水撰。

【白石詩集】<sup>10600</sup>一卷。附詩說一卷。宋姜夔撰。是書自序，主於擺落一切，冥心獨造，故其詩運思精密，風格高秀，詩說二十七條，大抵皆造微之論。有羣賢小集本，清康熙中刊本，乾隆二十四年摩烏山房刊本，知不足齋單刊本，道光中姜氏祠堂本，許氏刊本，洪氏刊本，粵東刊本。

【白石詞】<sup>07</sup>一卷。宋姜夔撰。此本為毛晉六十名家詞中所刻。

【白石詞集】<sup>2</sup>一卷。宋姜夔撰。是集為康熙甲午陳撰所刻，附於詩集後，較毛晉汲古閣本多二十四闕。

【白石山房集】<sup>2</sup>二十七卷。清吉水李振裕撰。有雍正原刊本。

【白石山房稿】<sup>2092</sup>二十六卷。清李振裕撰。此本詩文各十三卷。

【白石山房逸稿】<sup>3</sup>二卷。明張孟兼撰。案孟兼文遺佚甚多。然即此殘稿觀之，詩文皆儒雅清麗，而雄駿之氣，隱隱然不可遏抑。劉基嘗與明太祖論一時文士，稱宋濂第一，其次之，又次則孟兼。雖非定評，而其品可知也。有刊本，慎德堂逸字本，又刊五卷本。

【白石郎曲】<sup>37</sup>樂府民間祭歌神絃歌曲名。

【白石道人詩詞評論】<sup>38</sup>一卷。有知不足齋重刊本。

在白石詞集內，又一部，一卷，補遺一卷，有同治刊本。

在白石詩集內，光緒仁和許氏娛園刊本，在白石道人集內。

白

【白石道人歌曲】<sup>1</sup>四卷，別集一卷。宋人詞如姜成樂府，僅注明宮調而已。宮調者，即說明用何等管色也。如仙呂用小工，越調用六字類，蓋為樂工計耳。白石詞凡舊牌皆不註明管色，而獨於自度腔十七支，不獨書明宮調，並樂譜亦詳載之。宋代曲譜，今不可見，惟此十七闕，尚留歌詞之法於一線。因悟宋人歌詞之法，皆用舊譜，故白石於舊牌各詞，概不申說，而於自作諸譜，不殫詳錄也。何以明之？白石詞滿江紅序云：滿江紅舊詞用仄韻，多不協律，如末句云：無心撲三字，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又云：末句云：聞珮環，則協律矣。是白石明知舊譜心字之不協，乃為此珮字之去聲，以就歌譜焉。故此詞不注旁譜，以見韻雖用平，而歌則仍舊也。又吳夢窗西子妝，亦自度腔也，而張玉田和之，且云：夢窗自製此曲，余喜其聲調嫺雅，久欲效而未能，又云：惜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据此，則宋調之能歌者，皆非舊譜零落之詞。夢窗此調，雖嫺雅可觀，而譜法已佚，無後按拍，苟可不拘舊譜，則玉田儘可補苴罅漏，別訂新聲，今

甯使闕疑，不敢妄作者，正足見宋人歌調之法，概守舊腔，非如南北曲之隨字音清濁而爲之挪移音節也。是以吳詞自製腔九支，以不自作譜，元明以來，慶和者絕少。姜詞十七譜具存，故繼姜而作者至多。於此見譜之存逸，關繫於詞之盛替者至重。而宋詞譜之守定成式者，亦緣此可悟矣。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發二宋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蓋詞中感喟，祇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沉鬱。若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如揚州慢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已包涵無數傷亂語。又如點絳脣丁未過吳淞作，通首只寫眼前景物，至結處云：今何許，憑闌懷古，殘柳參差舞，其感時傷事，只用今何許三字提唱，無窮哀感，都在虛處。他如石湖仙翠樓吟諸作，自是有感而發，特未敢肌斷耳。有汲古閣刊本，清初仿宋刊本，知不足齋單刊本，嘉定壬戌刊於雲間，乾隆八年江都陸鍾輝詩集刊本，最佳，羣賢小集本，不佳，道光中祠

堂刊本，于自製曲削去工尺，亦與詩集同刊，道光辛丑烏程范鵠全椒金望華單刊詞三卷，於漢口亦無工尺，與碧山白雲爲三家，許氏刊本，廣東刊本。<sup>∞</sup>  
 【白石野稿】十七卷，明林魁撰，集中如上吏部揭帖及與揚一清學東陽諸書，頗足現其學行，詩亦俊逸，惟其稱心而談，不免乏鍛鍊之功夫。<sup>1060</sup>  
 【白面盤答】福建流行俗曲（惟陶寺調）集新堂鉛印本。<sup>4</sup>  
 【白面十怨】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sup>4</sup>  
 【白面罵依大】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sup>6</sup>  
 【白醉題襟集】四卷，清秀水王相撰，有道光刊本，在王氏家刻內，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sup>1094</sup>  
 【白雲庵】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sup>107</sup>  
 【白雲文集】五卷，詩集二卷，清德清陳斌撰，有嘉慶刊本。<sup>004</sup>  
 【白雲詩集】七卷，別集一卷，清盧存心撰，首以文廟從祀弟子贊八十首，殿以詠梅七言律詩八十五首。



【白雲集】<sup>2090</sup>三卷。元釋英撰。英詩才分稍弱，猶有宋末江湖之派，惟淡於世情，神思自清，蓋亦倚松老人饒節之流也。有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韓氏有元刊本，八千卷樓刊紅印本。

【白雲集】十七卷。清錢塘張貴撰。有乾隆刊本。

【白雲集】七卷。明陳昂撰。其詩頗學少陵，右丞得其形似。

【白雲集】七卷。明唐桂芳撰。桂芳自謂爲文慕蘇洵，觀其所作，實能具體。詩亦清婉，頗協雅音。有明正德戊寅刊本，三先生合集，又有單刊本，竹垞云：誤收任原詩。

【白雲集】四卷。元許謙撰。按謙初從金履祥游，故文章醜古，頗與履祥相類，其詩理趣之中，頗含興象，五言古體，尤諧雅音。有明成化丙戌刊本，正德戊寅刊本，清雍正中刊本，金華叢書本，率祖堂本。

【白雲稿】<sup>2092</sup>五卷。明朱右撰。右爲文不嬌語秦漢，惟以唐宋爲宗，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爲八先生集，八家之目，實源於是。其自作雖謹守規程，罕能變化，

然優於馳騁自喜，乖違繩尺者矣。朱竹垞云：集凡十卷，僅鈔得前五卷，其後五卷，曾得內閣本一過眼，未抄成足本，八千卷樓有鈔十一卷本。

【白雲山房集】<sup>22</sup>二卷。明高應冕撰。諸文大抵構虛託喻，游戲筆墨。

刊本。

【白雲山房集】清乾隆間張象津撰。

【白雲樓唱】<sup>40</sup>四卷，附錄一卷。明王恭撰。案閩中十子恭居第四，而高棅居第三，然棅詩自出山以後，無復清思，恭則吐言清拔，有中唐遺音，以次高棅，殆所謂恥居王後者矣。四庫依鈔本，有明成化癸未黃鏞刊本。

【白雲草詩】<sup>444</sup>清咸豐間王彬撰。

【白雲村集】<sup>449</sup>八卷。清李澄中撰。澄中詩文修潔有餘，至魄力雄厚，則不足也。

【白雲樓詩鈔】<sup>45</sup>一卷。清武進楊宗發撰。有康熙原刊本，在毗陵六逸詩鈔內，光緒十年刊本，在大亭山

館叢書內。

【白雲軒存稿】四卷。清宿遷張偉庚撰。有咸豐十年王氏刊本，在友聲集內。

【白雲居士詩文集】清同治間金恩溥撰。

【白頭吟】樂府解題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始言

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致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古今

樂錄：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馮舒：宋書大曲有白頭吟，作古辭，樂府詩集太平御覽亦然。玉臺新詠題作皚

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並題亦不作白頭吟也。惟西京雜記有文君為白頭吟以自絕之說，然亦不著

其辭；或文君自有別篇，不得遽以此詩當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詩實之，如黃鶴杜詩注合璧事類

引西京雜記之類，並入此詩。詩紀因之，詩刪選之，今人遽云「有此妙口妙筆，真長卿快偶」，可笑可憐！

（見詩紀匡謬）陳太初後人相沿，遂為妒婦之什，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絕，溝水東西，文君之與長卿，何至是乎？蓋棄友逐婦之詩，非小星逮下之刺。按馮陳二氏之言甚辯，不用引申了。古辭存，見宋志亦入瑟調。

【白璉】<sup>121</sup>廷玉，宋——二四八至一三二八錢塘人。卒年八十一。工詩文，博綜經史。方回、劉辰翁稱其

詩逼陶、韋，書逼顏、柳。宋咸淳中，與仇遠同以詩名入元，仕至儒學副提舉，坎壈不達。晚年歸老棲霞，自號棲霞山人。有泉自竺山匯於其門，因名其居曰湛

淵，亦以自號。琬著作有湛淵集一卷及湛淵靜語。淵亦以自號。琬著作有湛淵集一卷及湛淵靜語。

【白琬詩】戴表元稱其賦銅浮漚一篇，尤清馴可念，詩甚似渡江陳去非。劉辰翁言其不為雕刻奇碎，有雲山韶濩之音。

【白水堂詩集】<sup>122</sup>清嘉慶間張瓊英撰。

【白乃貞】<sup>172</sup>廉叔，號藥淵，清——一六六六頃人。一六五二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乃貞為詩真樸，善學香山，著有慙齋存稿四卷。

【白兔記】白兔記的作者不詳。南詞敘錄把他列在宋元舊篇之中。究竟是否係元末之作，現在無從考證。本事如下。五代劉嵩，字智遠，沛縣沙陀村人。幼孤，被繼父所逐，出家，投入博徒之輩偷生。村有李文奎者，業農，憐智遠窮，雇爲僕。一日，智遠牧馬山崗上，倦而眠，有一道火光自其身出，立昇天空。——這是鬼話。——文奎見而奇之，知後日智遠必有出息，乃以其女李三娘妻之。既而文奎夫妻遽卒，三娘義兄李洪一虐待智遠夫妻，給令守瓜園，夜半有瓜精出，與智遠鬪，不勝，瓜精遁入地中，放出火光，智遠掘其地，得一石匣，中有甲冑兵書寶劍。兵書上題曰：「此寶劍付與劉嵩。」知遠因此自知將來之命運必佳，適此時太原兵節度使募兵，智遠遂去應募。不久，岳節度使見其偉才，招爲女婿。一方智遠故鄉之妻李三娘，自與智遠別時，即有身，日日受兄嫂虐待，苦不堪言。轉瞬臨月，猶不得休息。一日，方引白搗米，覺一陣肚痛，竟生子在磨房之中，求嫂借剪刀，不與，乃自以齒咬斷嬰兒臍帶，幸得無事。因此將所生男兒，取名咬

臍。後嫂更欲害其子。有鄰居老人憐之，代攜其子至智遠處。智遠之新妻甚賢，快意受之，養如己出。日月如逝，忽忽經過十六載，咬臍成長。一日從衆出獵，射中一白兔，白兔負傷而逃，咬臍追之，至一村，見一婦人眠於井旁，此人即李三娘，因汲水勞困，不覺睡去。咬臍喚醒之，問以白兔行止，且見其執苦役，憐之，問其故。李三娘云：「夫劉智遠十六年前出家，赴邠州投軍，迄今未歸。」咬臍將這話歸告父親，智遠知是己妻，遂微行與妻相會。改日迎之歸，母子夫婦團圓。這戲關目不自然的地方實在太多，幾乎近似神話的一類，但非常富有野趣。劉智遠以一個窮光蛋，遭過時機，居然一躍而爲帝王。在以前許多腦筋簡單的人，當然想不出是什麼緣故。這種鬼怪附會之說，不期然的使應運而生。其實，草莽英雄，逢着一個機會，青雲直上，而建起歷史上偉業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無聊的附會，當然沒有什麼價值。白兔記古來批評者極多。其詞甚古樸，所以讀起來，還覺相當的有趣。劇中如「磨房」「養子」「出獵」「

四獵」等齣，至今仍上演不止。許多民間的老太太，每每談起那「磨房生子」的故事，都覺得津津有味。可見這劇在部分的方面說，他還有相當受人家歡迎的地方。

【白兔記】（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白舫集】清朱樟撰。

【白香亭詩】一卷。清武岡鄧輔綸撰。有光緒湖南刊本，在挹秀山房內。

【白香亭詩集】清鄧輔綸撰。

【白香詞譜】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巾箱本。

【白香詞譜箋】四卷。清南海謝朝徵撰。有光緒刊本，在半厂叢書初編內。

【白香山詩集】四十卷，附錄年譜二卷。清汪立名編。白居易長慶集詩文各半，立名因別刊其詩爲此

本。香山爲居易歸老之地，故題曰香山詩集。此本考證排列，頗爲精密，箋註亦頗典核，無漫衍支離之病。有明武定侯家刻本，康熙癸未汪氏刊，何義門手校本，在許氏一隅草堂刊本。

【白虎關】<sup>2121</sup>三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唐之六十四至六十六）

【白行簡】<sup>2122</sup>知退，唐——？至八二六下邳人。白居易

之弟。卒年五十餘。貞元末，登進士第。辟盧坦劍南東川府。元和十五年（八二零年）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敏而有辭，爲後學所慕尚。寶歷二年冬，病卒。行簡著有集文二十卷（舊唐書本傳作十卷。此從新唐書志）今已佚。但他的傳奇李娃傳（應李公佐之命而作，見太平廣記四八四）及三夢記（見原本說郭四）二篇得傳於今，已不可朽，又有紀夢一篇（附三夢記后）亦稱行簡作。而所記年月爲會昌二年（八四二年）六月，時行簡已死十七年了。疑出偽造，或題名有誤。

【白岩文存】<sup>2226</sup>六卷。清歸安王侃撰。有同治四年巾箱本。在巴山七種內。

【白岩詩存】<sup>2227</sup>五卷。清歸安王侃撰。有同治四年巾箱本。在巴山七種內。

【白樂天】<sup>2228</sup>（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白紙馬】<sup>2294</sup>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集新堂鉛印本。

【白允謙】<sup>232</sup>子益。號東谷。清一六五八頃陽城人。

一六四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入清。授秘書院檢討。累

官刑部尚書。坐事降補太常。康熙元年(一六六二

年)乞歸。杜門却掃。以歸庸名齋。窮研六經。性理書

以終。允謙著有東谷集三十四卷。歸庸集四卷。桑榆

集三卷。學言三卷。

【白紵舞】<sup>239</sup>樂府舞曲。雜舞辭名。宋書十九。又有

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

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

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風土記吳

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

孫淵。浮海乘船」。船「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

紵」。馬樂府解題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

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

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按古辭尚存。見宋志。

【白牡丹】<sup>245</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白綾記】<sup>246</sup>一名左連城告狀。河南流行俗曲。(鼓

兒詞)南陽府經元堂木刻本。

【白綾記】蘇州流行俗曲。(鼓詞)木刻本。

【白綾記】四本。北平流行俗曲。(劉公案之一)文

運堂木刻本。

【白練裙】<sup>256</sup>一本。明鄭之文撰。傳奇。

【白鼻哥中狀元】<sup>262</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白象山】<sup>272</sup>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白魚亭】<sup>273</sup>六十四。有清道光二十二年紅梅山房

刊小本。燕京大學藏。清黃瀚撰。署「趣園野史」。瀚

字小溪。云珊城人。

【白鵲山房詩選】<sup>276</sup>四卷。挂笠吟一卷。清武康徐熊

飛撰。有嘉慶清素堂刊本。

【白鵲山房詩鈔】<sup>280</sup>三卷。清武康徐熊飛撰。有嘉慶

清素堂刊本。

【白鄉詩文鈔】<sup>277</sup>十四卷。附咏史樂府二十卷。清樂

平董元憲撰。有道光刊本。

【白紗記】<sup>29</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白扇記】<sup>302</sup>五本。四川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白寶柱借當】見巧斷繡鞋記條。

【白瀟文集】四卷。清沈受宏撰。江南通志載受宏

白瀟集十卷。而此本止四卷。核其目錄。亦無闕佚。殆

後人汰削之本耶。

【白湖詩藁】清嘉慶間葉燕撰。

【白湖小稿】不分卷。清錢塘姚瑛撰。有乾隆間刊

本。

【白袍征東】音賜箭。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白洋山人文鈔】一卷。清黃岡王鑾撰。有光緒刊

本。

【白洋墓田丙舍錄】四卷。清海鹽馬國偉撰。有隸

園刊本。在小峨嶺山館五種內。

【白沙詩教解】十卷。附詩教外傳五卷。明陳獻章

撰。皆闡發性理之作。

【白沙集】九卷。明陳獻章撰。按獻章湛深佛理。其

詩文亦似高僧作偈。隨口機鋒。偶然有合。或高妙不

可思議。偶然率意。或蠹野不可響邇。有明弘治甲子

刊本。萬曆中何熊祥重刊本。嘉靖刊有附錄本。

【白大人私訪】一名雙針記。蘇州流行俗曲。崇本

堂本刻本。

【白圭堂詩鈔】十二卷。清嬰源江之紀撰。有嘉慶

刊本。

【白賁】无咎。元——二九七頃錢塘人。官學士。以

鸚鵡曲享盛名。盛傳都下。賁善作曲。太和正音譜評

爲「如太華孤峯」。生平不作雜劇。專爲散曲。今散

見陽春白雪及太平樂府等諸選本中。

【白賁散曲】正音譜評其詞「如太華孤峯」。又云：

「孑然獨立。巋然挺出。若孤峯之插晴昊。使人莫不

仰視也。宜乎高薦。」无咎以散套名。他的鸚鵡曲云：

「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

扁舟。睡煞江南煙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綠簑歸

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這曲的旨

趣。就是張志和的漁父詞。而措語豪放。盡情質樸。不

鍊。則又迥異乎詞。研究詞曲者。應於此等處。看出「

詞曲之界」。無咎又有百字折桂令。「千點萬點老

樹昏雅。三行兩行寫長空。啞啞雁落平沙。曲岸西邊

近水灣，魚網綸竿釣槎。斷橋東壁傍西山，竹籬茅舍人家。滿山滿谷紅葉黃花，正是傷感淒涼時候。離人又在天涯。寫秋思文字極勁逸而瀟爽，與馬東籬天淨紗小令有異曲同工之妙。

【白杭歌】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石印本。

【白樸】仁甫，又字太素，號蘭谷，金——一二二六至

？隕州（一作澳州）人，後居真定。父華，（元劇研究作父賁。按賁為樸之仲父）仕金為樞密院判官。元白為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以行輩論，樸於元遺山為通家姪。七歲，遭壬辰（一二三二年）元師入汴之難，父以事遠適。明年春，遺山挈以北行，嘗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數年後，父北歸，以詩謝之，父子遂卜居濟陽。迨長學問博洽，為後進翹楚。元中統初，開府史公將薦之於朝，再三遜謝。至元一統後，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後以子賁贈嘉議大夫，掌禮儀院太卿。樸自幼經喪亂，倉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歎。亡國後，恆鬱鬱不樂，以

白

故效良形骸，屏絕榮利。其詩詞悲壯淒涼，與遺山相若。有天籟閣集傳世，所作雜劇，有十五種之多。今存秋夜梧桐雨及牆頭馬上二種，其他十三種——流紅葉、錢塘夢、銀筆怨、崔護謁漿、祝英台、斬白蛇、幸月宮、東牆記、高祖歸莊、蕭翼賺蘭亭、燈月風風船、絕纓會、閻師道趕江——皆不傳。天籟閣集後附摭遺一卷，即為所作散曲。今本天籟集二卷，專載散曲，又有輯本，得小令三十六，套數四首。太和正音譜評他的曲如「鵬搏九霄」，又云「風骨磊塊，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

【白樸劇曲】所作雜劇共十七種。全傳者有梧桐雨，牆頭馬上二種。梧桐雨為歷史劇，根據唐陳鴻長恨歌傳而作。清洪昉思長生殿頗有襲其文句處。此劇寫唐明皇夢中見貴妃，忽被梧桐雨聲驚醒，於悲嘆聲中結束全劇，尚有悲劇意境。惟其說白之鄙俚，實堪發笑。如李林甫在安祿山反時尚為宰相，唐肅宗自稱「肅宗」，白居易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峨眉馬前死」，作者必坐實「馬前」二字，謂眾

軍要求以馬蹄踐死貴妃，佛堂縊死後，高力士猶以貴妃衣（代屍）付衆軍馬踐。這又不是太煞風景了麼？明人曲爲辯護，謂元取士有填詞科，主司所定題目外，止曲名及韻耳。說白則演劇時伶人自爲之，故多鄙俚蹈襲之語，不類文士製作。（臧晉叔元曲選序）此語之難通，王國維已辨之。（宋元戲曲史一，三六頁）蓋元代曲家除王實甫外皆爲通俗文人，腹中缺墨水，描畫市井頗能刻劃入微，而作歷史劇動手便鬧笑話。關漢卿馬致遠尚不免，不但白仁甫一人已也。然梧桐雨中有佳句，如第一折密誓時明皇唱：「暗想那織女分牛郎命，雖不老，是長生。他阻隔銀河信杳冥，經年度歲成孤另。你試向天空打聽，他決害了些想思病。」醉扶歸「第四之梧桐夜雨正文暗寫明皇怨恨云：「一會兒價緊呵，似玉盤中萬顆珍珠落。一會兒價響呵，似玳筵前幾簇笙歌鬧。一會兒價清呵，似翠岩頭一派寒泉瀑。一會兒價猛呵，似綉旗下數面征鼙操。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兀的不惱煞人也麼哥。則（只）被他諾般兒雨聲

相聒噪。（叨叨令）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凋，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著金井銀鉢緊圍繞，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倘秀才）」

【白樸散曲】他的散曲約存小令三十餘首，套數二首，頗俊逸有神，而小令尤爲清雋。當我們讀他的劇曲時，每爲他華美婉妍的辭句所感動，但一讀到他的散曲，則知其中更包含着豪放俊爽，秀美諸點，其成就卻高出其劇曲之上。如勸飲酒（寄生草）漁父辭（沉醉東風）是他豪放的例。吹彈歌舞（駐馬聽）是他俊爽的例。春，夏，秋，冬（天淨紗）則是他秀美的例。

【白娘水闌】見水漫金山條。

【白蛇卦鋪兒】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白茫茫占斷了藍關道】北平流行俗曲。（西調

一霓裳續譜木刻本。

【白蒲子詩編】十二卷，附古詩十九首，鐸一卷。清

如皋姜任修撰。有乾隆拜經堂刊本。

【白蒲書屋詩】清康熙間姜擘撰。



【白苧派散曲】散曲到了明代，很顯然的有兩個

不同的時期，其分界即爲崑腔的起來的前後。在明代崑腔未流行之前，北曲仍佔着重大的勢力，康王金馮是那樣的縱橫馳驟着這時的南曲，不過剛剛擡頭，只有一個沈仕較爲偉大，然不過像太陽未出來前的燭火一樣。但到了崑腔起來以後，其情形便不大相同，這時南曲大盛，而北曲便漸就衰滅，久不復現於散曲壇了。但是南散曲作家們，每喜參用詞法，尚典雅工麗，喜集曲翻譜，散曲到了這時，雖然他的詞藻是那末樣的典雅，音韻是那末樣的和叶，但如詞在南宋一樣，已至凝結爲冰彫琢成器的時代。元人蒼茫蕭爽的優點，到此已不復存在了。崑腔始於太倉魏良輔，一時新曲首先採用者，首推梁辰魚之所作。他在劇曲爲浣紗記，在散曲則爲江東白苧，和梁辰魚同派的重要作家，則有鄭若庸張鳳翼朱應辰屠隆馮夢龍袁晉諸人。

【白茅堂集】四十六卷，清戲景星撰。景星記誦淹博，才氣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之霸才。惜細

大不捐，樁樁勿翦耳。

【白猿傳】唐無名氏底小說。這是一篇退除妖猿的傳奇。大意梁大同之末，歐陽純出征桂林，至長樂進軍山地，他攜妻於軍中，因土人說此附近山中有神，專掠奪美女，乃以下婢十餘人嚴守其妻，然於某夜其妻果失所在。純極力找尋月餘，纔於草叢發見其妻之履，乃率壯士三十名野宿探尋，於深谷底對岸山上，聽到人聲，走近去看，見一華麗的大第，婦女數十名居於其中。純對一女人告以爲尋妻而來，那女子告以其妻方病臥，即引純至其妻之處，所妻見夫搖手示意，叫他出去。純出室，一婦人告他以捉殺白猿之法，純如所教，遂殺白猿，收了婦女數十人與珍寶出山。當白猿被殺的時候，呻吟地說：「我死乃天命，惟汝之妻有孕，將來出世時，不要殺他。」云云。這傳奇爲唐初所作。唐人說薈底編者陳蓮塘曾錄歐陽純之子詢其顏面很似猿，故長孫無忌作此篇以嘲笑之。

【白猿偷桃】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白猿偷桃】北平流俗曲。石印本。

【白蓮集】<sup>4433</sup>十卷。後唐釋齊己撰。是集其門人西文所編。前九卷為近體。後一卷為古體。末有絕句四十二首。疑後人採輯。附入。其詩雖沿武功一派。而風格獨道。有汲古閣刊本。

【白蕉詞】<sup>4433</sup>四卷。清陸培撰。厲樊榭云：南華詞清麗閒婉。使人意消。續稿二卷。乃燕山後游及客梁園之作。年長多愁。聲情變而愈上矣。張今培云：白蕉詞宮鳴微和。纖妙嫵奇。直兼宋元諸家所長。

【白華詩餘】一卷。清南匯吳省欽撰。有乾隆原刊本。在白華前稿內。嘉慶刊本在白華後稿內。

【白華集】<sup>20</sup>一卷。又一卷。四明集一卷。又一卷。附黃山唱和集一卷。清歙縣吳崧、吳瞻泰撰。有娑羅草堂刊本。

【白華後稿】<sup>2222</sup>四十卷。附年表一卷。墓誌銘一卷。清南匯吳省欽撰。有嘉慶刊本。

【白華山人詩集】<sup>2227</sup>清道光間。厲志撰。

【白華絳柑閣詩集】<sup>227</sup>清同治間。李慈銘撰。

【白華草堂詩鈔】<sup>441</sup>清乾隆間。吳省欽撰。

【白華舊館詩存】<sup>447</sup>一卷。清長白赫特赫訥撰。有紅格鈔本。

【白華樓詩】<sup>45</sup>清嘉慶間。薩玉衡撰。

【白華樓詩鈔】<sup>8</sup>五卷。清閭縣。薩玉衡撰。有光緒二十九年刊本。

【白華樓藏稿】<sup>4</sup>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老年錄七卷。明茅坤撰。坤刻。意摹司馬遷。歐陽修之文。喜跌宕激射。所選史記鈔八家文鈔。歐陽史鈔。即其生平之宗旨。然根柢少薄。摹擬有迹。秦漢文之有窠臼。自李夢陽始。唐宋文之亦有窠臼。則自坤始。

【白華入蜀詩鈔】<sup>800</sup>六卷。清南匯吳省欽撰。有原刊本。

【白華前稿】<sup>802</sup>六十卷。清南匯吳省欽撰。有乾隆原刊本。

【白華堂詩集】<sup>9</sup>四卷。附鶯遷詞一卷。清吳縣張思考撰。有嘉慶刊本。

【白華集】<sup>446</sup>四卷。清上元戴翼子撰。有蔣氏慎修書

屋排印本，在金陵叢書內。

【白苑詩集】<sup>449</sup>十六卷，附海嶽遊人酬贈集一卷。清蒲圻張開東撰。有乾隆藁存園刊本。

【白揚行】<sup>46</sup>樂府相和歌瑟調曲篇名。古今樂錄：王僧虔技錄有白揚行，今不歌。按古辭亡。

【白鶴】<sup>47</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白鶴山房詩鈔】<sup>225</sup>二十四卷，外集二卷，附詞二卷。清歸安葉紹本撰。有道光刊本。

【白鶴山房詞鈔】<sup>07</sup>二卷。清歸安葉紹本撰。有道光刊本。在白鶴山房詩鈔內。

【白鶴傳】<sup>25</sup>雲南流行俗曲。榮煥堂木刻本。

【白鶴軒集】<sup>5</sup>一卷。清文昌韓錦雲撰。有海南書局排印本，在海雲叢書內。

【白鶴圖】<sup>6</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白榆集】<sup>15</sup>二十卷。明屠隆撰。隆為人放誕風流，文章亦才士之綺語。

【白蛇山歌】<sup>5</sup>蘇州流行俗曲。木刻本。

【白蛇借傘】<sup>21</sup>一名遊湖借傘。北平流行俗曲。寶文

堂木刻本。

【白蛇傳】<sup>25</sup>（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白蛇傳】<sup>2</sup>八本。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白蛇傳山歌】<sup>34</sup>見白蛇山歌條。

【白蛇滿遊花園】<sup>37</sup>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白蛇盜丹】<sup>37</sup>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白蛇鬪法】<sup>7</sup>蘇州流行俗曲。脩竹齋木刻本。

【白日飛昇】<sup>10</sup>一本。明甯獻王權撰。雜劇。

【白園棟】<sup>15</sup>福建流行俗曲（戲考）集新堂鉛印本。

【白田草堂存稿】<sup>604</sup>二十四卷，附行狀一卷，崇祀鄉賢錄一卷。清寶應王懋垣撰。有白田草堂原刊本。

【白田風雅前編】<sup>7</sup>五卷。清寶應喬載繇撰。有咸豐元年定德堂刊本。

【白果河】<sup>6090</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白羅扇】<sup>6091</sup>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木刻本。

【白羅衫】<sup>32</sup>在曲海提要歸入明人之作，而曲海目錄入清無名氏的作品中，不知孰是孰非，據曲海提要，這劇出自蘇知縣羅衫合的小說，其人名事蹟，兩

要，這劇出自蘇知縣羅衫合的小說，其人名事蹟，兩

者皆相同。梗概是：明永樂間新任蘭溪知縣蘇雲和妻鄭氏在赴任的舟次，蘇雲被船主徐能等拋擲在江中，鄭氏身被掠奪，幸被徐能之弟釋去，鄭氏單身逃走，在路上生一子，匆忙間裹以白羅衫，棄之路旁。徐能從後追來，拾其子歸，取名徐繼祖。繼祖長成，應會試赴京，途中口渴，向一老媪家乞水，不料這老媪即是自己的祖母。繼祖絲毫都不知道，老媪親繼祖的容貌很似自己的兒子蘇雲，因此將自己為兒子所作的白羅衫贈之，繼祖受之。去後，繼祖進士及第，擢為監察御史，偶受王國輔的招待，游其園，適鄭氏亦被收留在這裏。鄭氏細訴往日遭難之事，又繼祖之父蘇雲，溺水時從水中浮起，又被強徒攫去，拘禁在山寨中。此時從山寨逃出，訴徐能的舊惡於御史處。御史便是繼祖。繼祖接得案件，參酌鄭氏的談話，因被告即是自己的養父，遂召老僕來問，結果一切的事情都弄明白，以白羅衫為證，得和兩親再會，更迎得祖母團圓。徐能問罪，繼祖娶王國輔之女為妻，了結這劇的一并遇。（徐繼祖乞水和祖母相遇

）「遊園」（在王國輔之園繼祖和自己的生母相會）「看狀」（繼祖看父親的訴狀）「詳夢」「報冤」（徐能受裁判繼祖和父親相會）等齣，今尚流行於歌場。<sup>701</sup>

【白壁記】一本明黃廷俸撰傳奇。廷俸字君選，常熟人。<sup>702</sup>

【白髮新娘】廣東流行俗曲。與曲研究社鉛印本。

【白氏長慶集】唐白居易撰。凡七十一卷。居易字

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初，為翰林學士，遷左拾遺，累

官蘇州刺史，河南尹，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

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許

，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說得失，及其

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雖林行賈

，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悲辨之。其始，生

歲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

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使然。按唐書藝

文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

集七十一卷。又按，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均作白氏長慶集。則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云云；以及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歷以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云云。未可據以爲是。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失三卷，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兩家所標的數目，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所傳的本相合，則其故不可得考。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說「集」中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那末，今所行本，已絕非當日的舊製了。洪邁容齋隨筆，有曰「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後讀之者，性情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

白

意。」至詩苑類格，則說：「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詞，長於『切』。詩律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於『情』。」而墨客揮犀中，又稱之曰：「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也。」以上諸家之論，可資研究白氏集的借鏡。有明馬氏刊本，明蘭雪堂活字本，明姑蘇錢應龍刊本，明郭勛編刊本，三十六卷，宋刊白氏文集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明刊白氏策林卽自集內輯出，日本刊本。

1174

【白附鳩】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白附鳩，倚歌也。亦曰白浮鳩，本拂舞曲也。按古辭已亡。

【白陽集】明陳淳撰。淳少從徵明游，以書畫擅名，爲世寶重。詩則寄意而已，非其所長。

【白骨姻緣】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木刻本。

【白履忠】唐——七零五頃汴州浚儀人。博通文史，隱居大梁城，時號梁邱子。景雲中（七一一年左右

一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七二二年）徵赴京師，辭老病不任職，乞還，詔許遊京師，徐還鄉里。履忠留數月，乃去。履忠嘗注老子及黃庭內景經，並著三玄精辯論，有文集十卷。一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白居易】樂天，唐——七七二至八四六人，其先出

太源後家韓城，又徙下邳。卒年七十五。一舊唐書作卒大中元年，年七十六歲。此從疑年錄據新唐書。唐詩紀事及李商隱撰墓碑。他生有夙慧。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向他指「之」「無」兩字的，他雖口不能言，而心上已能默識不忘。五六歲時，便學作詩，九歲時，已懂得聲韻。十五六歲時，知有「進士」，便刻苦讀書。二十歲以後，晝課賦，夜課書，聞又課詩，不遑寢息，以至口舌成瘡，手肘成腫。以家境清貧，故至二十七歲方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他壯年苦讀的生涯，至此算告一段落。一八零七年，他以翰林學士被召。八零八年，拜左拾遺。八零九年，以母老，自請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八一一年，丁

母憂。八一四年，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不久，以讒言貶江州司馬。八一八年，移忠州刺史。八一九年，被召還京師。八二零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誥。八二一年，轉中書舍人。以上疏不能見用，自求外任。八二二年，除杭州刺史。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八二五年（？）復出爲蘇州刺史。八二七年，徵拜秘書監。八二八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八二九年，稱病東歸，除太子賓客分司。八三一年，爲河南尹。八三三年，復授太子賓客分司。八三六年，除同州刺史，稱病不就。又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八四五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這是他一生出處的大概。到八四六年，他死了，年七十五歲。一無論在政治上或在文學上，白居易是個有主張有計劃的人。舊唐書本傳說他——「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訐謬之池，則兼濟生靈。然而他究竟只是個沒有幹才的書生，所以——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碰壁以後，白居易便——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道

遙自得，吟咏情性爲事……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他一方面以「陳酒」——「崔琴」自娛，一方面白衣鳩杖，與香山僧結香火緣。而他的主張，他的計劃，都用不着了。■這個早年積極，晚年消極的兩種態度，也可代表他的詩歌的兩個方面。他自己分他的詩爲四類：(1)自拾遺以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比興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寄立題，題爲新樂府者。(2)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3)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4)五言七言，長短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他依次名之曰諷諭，閒適，感傷雜律。其中前二類是他自認爲主要的作品，後二類是自認爲不必保留的。前二類中，諷諭詩顯然是早年積極態度的表現，而閒適詩則顯然是晚年消極態度的表現。<sup>2600</sup>

【白居易詩】傳居易初入舉時，名尚未振，嘗以歌詩投謁顧况，况見其名，因戲之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披卷讀其芳草詩（一名原上草，按今題

白

爲「賦得古原草送別」）至「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我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老夫前言戲之耳。」詩辭如下（見全唐詩話，復古堂詩話，及歸田詩話）——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天不盡，春風吹又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賦得古原草送別）……憲宗元和元年（八零六）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整屋，鴻一陳鴻一與瑯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這篇長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歲時作的，是後謫貶江州，距時又十一年，乃作琵琶行，是時居易已經四十六歲了。序說：「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

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船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顛顛，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唐宣宗云：「童子能解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一弔白居易詩）居易兩詩雖在當時同享盛名，但自宋以來的人，每每都好鄙視他的長恨歌的，例如張戒批評他說：「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不可追者也。其敘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皆穢褻之語。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後云：『漁陽擊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君王掩面故不得，回看一（一作回首）血淚相和流。』此固無禮之甚。『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此下

云云，殆可掩耳也。『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爲得意處，然而亦淺陋甚。『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嘗眠。』此尤可笑。南內雖淒涼，何至挑孤燈耶？惟轍上呈回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一敍太真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琵琶行雖未免于煩悉，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一歲寒堂詩話：『升菴詩話亦說：『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誤。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峨嵋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爲飛霜，則盡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峯頭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



山時也。又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信矣。這些挑剔都只是修詞上的事情，對於居易做詩的本旨一點也沒有妨害。居易做詩的本旨是甚麼呢？他說：「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新製綾襖詩）又說：「大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布裘詩）他是在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時而作」（與元九書）他是在主張「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寄唐生詩）他是要救濟社會，補闕時政的。故他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傷唐衢詩）因此，所以張戒等人所鄙薄的，也正是他自己所賤視的。他又在與元九書中說：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他在和答（元稹）詩十首序裏又說：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顧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

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為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居易對於詩歌的主張，其來源恰與元稹相同。他在江州與元稹論詩書的末段說：唐興六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閨花門之章，一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他既然立意要糾正朝廷的過失，暴露民間的疾苦，所以便作秦中吟。他在序裏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歌其事，命為秦中吟焉。十首秦中吟，有痛疾「橫徵暴斂」的無名賦稅，（一題重賦）有醜詆「老朽昏庸」「達官貪吏」的不致仕，（一題合致仕）元和四年，他在左拾遺任內，更作了五十篇的新樂府來勉盡他的職責，並且還在那篇序裏宣布出他的用意和主張道……篇無

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言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五十篇中有達窮民之情的縛戎人，有刺將驕而備相位的鑿子朝，有哀民冤的秦吉了，有疾貪吏的黑龍潭，有諷執政的官牛，有苦官市的賣炭翁……：沒有一篇不是發人猛省，足資警惕的。大概他在那時做這種識切時政的詩歌，很是得罪了不少的人。據其與元微之書說，則他之所以遭貶謫，這也要算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呢？他說：「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計，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非我者，舉世不過

兩三人！又說……：至於諷諭者，言激而意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而不愛也。（與元九書）可嘆當時的人，未免太不「進得油鹽」了。（鄉語：黃瓜四季豆炒不進油鹽。）白居易作詩，因欲見之者共喻，故他採取了由王梵志寒山願況……：以來的白話，因爲欲規切時政，故他做效了杜甫的社會寫實。積此兩者之長，更參以李公垂元稹等人所創擬之新題樂府，就成功了他的新樂府。這種匡時救弊的偉大詩歌成績，在事實上和創新的意義上，他似乎比杜甫還要大些哩！但因爲他好用白話作詩的原故，所以後世對他便發生了許多的誇大和誤解。墨客揮犀說：「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這明明是過甚其辭，故意誇大的說法。所以楊升菴斥之道：「歲女偷乘鳳去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酬嚴給事玉蕊花）「此豈老嫗能解者？」至於誤解樂天肆口詆祺的，也略舉兩個：第一個是宋人魏泰，他說白

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多厭也。（一見臨漢隱居詩話）第二個是明人王世貞，他說：「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頗「渭水自清湮自濁，周公大聖接與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且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作俑。一藝苑危言——關於這種攻詰的評判，要以全人王若虛的話為最允恰，我且把它引來作個結論罷。樂天之詩，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至長篇大韻，動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撫斷吟鬚，足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游南詩話）1019

【白居易詞】有憶江南、竹枝詞、楊柳枝諸詞；又有長相思，如夢令各二首，以不見於長慶集，或以為非他所作。

【白居易元稹之文學觀】李杜而後，詩壇作風分為兩派，尚自然者趨於平易，以元白為之魁，重藝術者偏於奇警，以韓孟為之魁。蓋此時已不是唐詩的極盛時期，自然美與藝術美不得不偏勝，不復能像李杜這樣，使二者相濟，恰到好處了。尚寄警者猶沿當時的風氣，故沒有什麼論詩的主張。尚平易者欲矯當時之作風，故論詩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中國的文學批評，本多為文學作風轉變之理論，所以承風氣者多論作法，而變風氣者則多論原理。韓愈論文頗多獨見，而論詩罕見妙諦，即由一變風氣而一承風氣故也。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謂「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由文學的方面說，的確是如此，若就文學批評的方面說，則這時

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陳子昂和李白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完成他們復古的文學主張。且看白居易與元九書論作文大旨云：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白氏長慶集二十八）他論詩因崇尚自然而偏於質，還不要緊，至於論到質而謂「莫先乎情，莫深乎義」，便不免稍偏了。謂詩根於情本是不錯，但因以義爲「實」之故，於是所謂情者，亦不過如詩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

義」之說而已。必欲以止乎禮義之標準以衡詩，則詩國之疆域狹矣，且看他說：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誠。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用（一作乃）至於詔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倫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寢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願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懲征伐，

「棠棣之華」感花以詼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詼焉。故僕所謂嘲飛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翻變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夷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與元九書）這纔是詩國十足復古的論調。陳李復古不過復到漢魏的風骨；元白復古纔要復到三百篇之六義，愈轉而愈上。除了後世道學家外，真可謂是詩國極端的復古論了。然而李白主張復古而作風實是清新俊逸，白居易主張復古而作風更爲平易近俗。由文學言則爲進化，由批評言則爲復古。

這種相反的现象，或者以當時復古的思潮正濃，所以文人主張文以貫道，而詩人也要主張詩以述義了。讀者於此或將不免懷疑，以爲文學與批評頗有關係，何以就文學言則是進化，是革新；由批評言則成退化成復古呢？此二者之交互的影響極爲密切，何以會有這種矛盾的现象呢？實則不必疑也。社會上一切文物的進化，大都是循環式的進化，波浪式的進化。作家之受批評界之影響，固也；但是批評界的復古說儘管高唱入雲，而歷史上的事實，終究是進化的。所以作家雖受復古說的影響，而無論如何終不會恢復古來的面目，維持古來的作風。非惟如此，作家因這種影響，反足以變更當時的作風，反因復古而進化。這所謂循環式的進化。但是他不是如循環然的周而復始的，後人的復古決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後人的古，所謂後波逐前波，後波的起伏同於前波的起伏，而後波決不便是前波，這所謂波浪式的進化。由於這樣則何疑於他們文學與批評之矛盾呢？所以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創

造一種新文學，也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完成復古的文學主張。現在且再舉數端以證明之。其一，白居易因欲保持六義四始之風，於是悟到一個原理，即是：「文學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這個原理，是上文復古思想的結論。其新樂府自序云：「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白氏長慶集三）所以他的讀張籍古樂府云：「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白氏長慶集一）其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同上）這些話都所以實行他們復返六義的文學主張。但是爲時而著，則時不一矣；爲事而作，而事又非一矣。他既以詩是以情爲根的，則所以引起情的時與事既異，其作風體格當然亦不能強合了。從這種復古說所推得的原理，而結果却因歷史的變遷，不得不逼著向進

化的道上走。且看他所處的時爲何如？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他說：「凡聞僕賀雨詩，衆口藉藉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罵，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藝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與元九書）他所處的時，他所遭的事，盡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於是本此原理，遂一變「嘲以月弄花草」的文學而爲「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文學。這所以批評論調儘管復古，而創作自然成爲進化了。我們且看元稹的敍詩寄樂天書，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

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更生天下罪過。外闕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蒙卒愼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絡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富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許，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因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計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墜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剝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騷，不慣聞見，獨于書傳中，初習理

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詠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謫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大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元氏長慶集三十）這又是從時代環境的一方面說明他們作諷諭詩的緣故。從元稹所論，可看出他們決心創造新文學的意思。從白居易所論，又可看出他們決心完成復古主張的意思。白居易說：「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與元九書）這與陳子昂所謂「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云云，又有什麼分別！事每有相反而適

以相成者。所以批評上的復古說，未必非文學上的進化現象也。其二元白的作風，因主平易而尚質。白居易策林（六十八）云：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蕪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論「養文」之旨，俾辭賦合詞，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此亦申尚質著誠之旨。不過所謂質有二端：一是情，即他所謂「根情」；一是義，即他所謂「述義」。根情者，是他的所謂諷諭詩，以情爲主而義附之，蓋是爲時而著爲事而作的。述義者，是他的所謂閑適詩，以義爲主而情附之，蓋又是臥病閑居，詩玩性情之作。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論之云：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鳳鸞，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

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也。覽詩何以能知其道呢？這也可於白居易序洛詩中見之。他說：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白氏長慶集六十一）惟能有所自得，所以不致爲一己的憤愛怨傷之作，而於其詩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可以看出他的道義。這種作風，或者是受唐釋寒山拾得之流的影響；這種思想，或者是受韓柳文以明道的影響。論到詩，雖不能以此說賅詩的全體，以此爲唯一的標準，但這種標準，却在詩圍闢了一個新境界。後來邵雍的「擊壤集」即近此種作風者。其三，白居易因詩序「



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語，而謂根情實義；又因詩序「發言爲詩」及「情發於聲」諸語而謂苗言華聲。以此，亦欲復返於詩樂合一的情形。於是稱他的美刺興比，因事立題諸作，謂之新樂府。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這實在也是文學上的進化。元稹樂府古題序云：自鳳雅至於樂府，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腴。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元氏長慶集二十三）於此可知儘管受復古說的影響，亦自會在創作方面闡出新境界的。白居易策林（六十）云：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

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他欲人知詩書之旨，識禮樂之情，能得如此，則詩樂爲一，而詩樂之作用以彰。這種見解，正是後來道學家所竭力主張的。

【白門樓】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白門斬呂布】一本元于伯淵撰。雜劇。

【白悅】貞夫明一五四五項武進人家世鼎貴，

獨刻意爲詩，一五三二年進士官至江西按察使僉事。悅詩句調華瞻，神理頗清。著有洛原遺稿八卷。

【白鶯行孝】參看遐惡傳條。

【白課堂集】清程康莊撰。

【自強歌】上海流行俗曲。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自愛山房詩存】清道光間王書撰。

【自樂堂遺文】一卷。清上元何桂芬撰。有同治刊本。

【自然音律說】由曹丕劉楨文氣說氣勢說之自

然的音律說，到沈約周顥等的人工的音律說，中間有一過渡的時期。過渡的學說此種過渡學說的代

表人物是范曄。他於獄中與諸甥姪書說：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縱有會此者，不能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但他雖謂「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似有創立具體的音律之意，然他究竟沒有創立具體的音律。究竟還以爲「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又說：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來。則究竟以爲音律之美是自然的，是神秘的，是「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來」的。H

【自然集<sup>2</sup>】一卷。元無名氏撰。

【自然室詩鈔<sup>3</sup>】清光緒間李哲明撰。

【自然好學齋詩】錢塘婦學自蕉園諸子而後，才媛輩出，如方芳佩之疏朗，梁德繩之超落，黃蕉卿姊妹之整閒雅觀，沈湘佩姊妹之識見卓絕，凡此諸人，皆能獨步當時，稱霸吟壇，又不僅錢塘一隅婦女之秀也。迨後汪端挺出，益爲錢塘張目。——端字允莊，號小蘊，陳文述之子婦也。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鈔，

大興舒鐵雲，婁縣姚春木均有題詞。允莊識局疏朗，其詩旨遠而辭文論古，尤有卓識，非若近時詩娃之徒，以「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一派婉媚爲工也。試觀其讀史雜詠云：允莊集中有讀晉史詩數章，筆力雄健，議論賅博，蕭掄稱：「小蘊記誦賅洽，其舅雲伯嘗於十七史中舉隱僻事問之，輒應口對，及觀所作讀晉書與諸論古之作，信乎其熟於史也。」——自然好學齋詩序。允莊嘗選明三十家詩，頗具獨識。梁楚生評之曰：「允莊所選以清蒼雅正爲宗，一掃前後七子門選，於文成青邱清江孟載諸人，表章尤力。至於是非得失之故，興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讀是書者，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選詩若此，可以傳矣。」（明三十家詩選序）序允莊自然好學齋詩集者，有管筠字湘玉，陳文述之副室也。所著有

小鷗波館詩鈔 1041

【自然好學齋詩鈔<sup>8</sup>】十卷。清錢塘汪端撰。有同治刊本，在如不及齋彙鈔內。

【自然好學齋集】<sup>2</sup>五卷。清錢塘汪端撰。有道光振綺堂刊本。

【自幼生來】<sup>24</sup>山東流行俗曲。燕影劇鉛印本。

【自幼學會】<sup>7</sup>山東流行俗曲。燕影劇鉛印本。

【自傳】<sup>25</sup>用自己的口吻說自己的歷史，再要真確也沒有了。所以，作小說的，寫自己的事情，比較寫旁人的事情，更要深刻。因此，自傳的價值，也是很高的。中國文學家，自己作傳的，首推司馬遷。史記中間的一篇自序，就是自傳。此外，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也就是自傳。此後，唐人白居易有醉吟先生傳，陸龜蒙有江湖散人傳，宋人歐陽修有六一居士傳，鄭思肖有一是居士傳，也都是自傳。而清人汪价的三儂人廣自序，洋洋萬言，更是好小說了。後來沈三白的浮生六記，尤為自傳中的傑作。自司馬遷的太史公自序，至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自傳的變遷，不過是如是罷了。太史公自序，和五柳先生傳，古今各古文選本，幾乎沒有一部不選此二篇的。近來日本中國文學研究會，有浮生六記講讀會之設，可見對他的

自

賞鑑範圍，已超越了國界，而關於浮生六記版本問題的文章，在近來報章上，尤為常見，可以證明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最好的自傳，當推浮生六記。【浮生六記，是前清乾隆時蘇州人沈三白作的。本有六卷，今失其二，只騰了四卷。清末始有鉛印本，今有新式標點印本。】

【自得齋吟草】<sup>26</sup>一卷。清海鹽徐槐廷撰。有光緒刊本。

【自得草堂詩存】<sup>4</sup>一卷。清錢塘唐廷綸撰。有同治刊本。

【自怨杯】<sup>27</sup>福建流行俗曲（評話調）集新堂鉛印本。

【自從離別】<sup>28</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自從離別心憔悴】<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自從那日】<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2600。——2600。

【自從你去】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自從別後】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自適集】清鄧克劭撰。

【自娛齋詩集】二卷。明黃應徵撰。卒後其子哀其遺詩爲此集。

【自娛吟草】四卷。清常熟金廷桂撰。有排印本。

【自由女子唱春】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自別後】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自鳴集】六卷。宋章甫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格律，雖稍近江湖一派，而骨力蒼秀，亦具有研鍛之功。末附雜說三篇，以禪家機鋒而論道。

德仁義之旨。

【自鳴稿】清道光間王壽康撰。

【自鏡齋文鈔】清道光間潘曾瑋撰。

【自鏡齋詩集】清同治間劉光煥撰。

【自知齋詩集】九卷，附詞一卷。清新城黃長森撰。有同治刊本。

【自知齋詩稿】四卷，附詞一卷。清新城黃長森撰。有成豐刊本。

【自知齋詞】一卷。清新城黃長森撰。有同治刊本。在自知齋詩集內，成豐刊本，附自知齋詩稿後。

【自知詩集】清道光間柴友誥撰。

【自知堂集】二十四卷。明蔡汝梅撰。史稱汝梅從王慎中唐順之高叔嗣顧璘皇甫淦兄弟游，然才地本弱，故不足厲行。王唐諸人也。

【自堂存稿】四卷。宋陳杰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其詩源出江西，而非姿峭拔，出入於劍南石湖之間。八千卷樓有閣退本。

【自怡齋吟稿】四卷。清大興宮懋斌撰。有嘉慶原刊本。

【自怡詩鈔】一卷。清錢塘孫容軒撰。有嘉慶刊本。

【自怡集】一卷。明劉璉撰。按璉爲劉基之子，工於詩。集中五言古體居大半，皆思力沈摯，詞旨高雅，殆

排突兩宋而上之。惟七言律詩，稍涉流利圓美之調。四庫依鈔本。

【自怡軒雜文】二卷。清崑山周夢顏撰。有感豐琳瑯秘室活字本。

【自怡軒詩稿】清錢塘章晟撰。有嘉慶刊本。

【自怡軒詩存】二卷。附詞一卷。清無錫顧荃撰。有民國二十一年排印本。

【自怡軒詞存】二卷。清無錫顧荃撰。有排印本。附自怡軒詩存後。

【自怡軒遺稿】一卷。清華亭朱清撰。附知止軒吟草一卷，片玉山莊詩存一卷。朱鎮朱彥臣撰。有光緒二十二年刊本。

【自怡軒古文選】十卷。清華亭許寶善撰。有光緒三年吳孫天氏補刊本。

【自怡悅齋吟草】清道光間沈鏗撰。

【自怡悅續稿】一卷。清錢塘俞士槐撰。有感豐青蘿書屋刊本。

【自愉堂集】十卷。明來儼然撰。酬應尺牘，居其大

半，他作亦多冗厲之音。

【自憐春去紅偏瘦】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牌子名】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牌九景緻】上海流行俗曲。（新時調）第一書局石印本。

【皇朝文紀】十三卷。明梅鼎祚編。按鼎祚輯陳隋以前之文編爲文紀以配馮惟納詩紀。此編上起古

初，下迄於秦，故曰皇朝文紀。乃其書之第一集，周泰以前之作，莫備於斯。有明原刊本。

【皇皇鴻明】樂府郊廟歌房中祠樂章篇名。

【皇侶】（南史作皇侃。此從梁書）齊——四八八

至五四五吳郡人。卒年五十八。少好學，師事會稽賀瑒，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奏上，詔付祕閣加員，外散騎侍郎。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丁母憂，感心疾卒。侶撰禮記講疏五十卷，論語義疏十卷。

【皇家萬歲】<sup>30</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皇清文類】<sup>35</sup>一百二十四卷。是編所錄之文，起自

順治甲申，迄於乾隆甲子。首二十四卷為清帝之文，餘一百卷則為諸臣之作也。有內府刊本。

【皇清文選】<sup>3</sup>不分卷。清寧波徐文駒撰。有師經堂刊本。

【皇清詩選】<sup>14</sup>三十卷。清孫鏞編。其書採清人諸詩，分體編錄。

【皇娘問卜】<sup>4343</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皇城清歌】<sup>4343</sup>皇城戲白帝而生少昊，其故事乃由神話而進於傳說者。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稱述，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性格

為中樞，如女媧氏補天造人之類是也。迨神話演進，為則中樞者漸近於人性，凡所敘述，今謂之傳說。傳

說中樞，或為神怪之人，或為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為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

燕卵而生商，青虹繞神母而生庖犧，皆其例也。皇城

故事，亦為此類。皇娥螺祖，少昊母也。夜處璇宮而織，畫乘桴木而遊，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子，與皇娥燕戲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作清歌，帝子答焉。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皇娥之歌曰：「天地清曠浩茫茫，萬象迎薄化無方。哈天蕩蕩望蒼蒼，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此歌純為七言古體。攷七言之作，始自漢武帝之柏梁臺詩。柏梁以前，雖有華封擊壤箕山，大道秋水，獲麟南山，采葛婦成人，易水諸歌，俱七言，然僅乃斷句，體非全篇。皇娥去漢二千餘年，何得有此純乎之七言古也。沈德潛古詩源謂為晉王嘉偽撰，誠是。鍾伯敬亦疑此歌。然謂「奇渾高妙，自非漢以下所辨」一名媛詩歸，此亦昧於文學進步之自然程序而未為詳考也。1041

【皇華集】<sup>4</sup>二卷，續集一卷。明翰林院修撰唐臯兵科給事中史道於正德十六年以頌世宗即位詔奉使朝鮮，與其藩臣日有唱和，國王李懌特命書局編為此集。

【皇華集】十三卷。明朝鮮國所刊使臣唱酬之作。  
【皇華紀聞】四卷。清王士禛撰。士禛奉使祭告南海，因綴其道途所經之地，搜採故事爲此書。有康熙刊本在王漁洋全集內。

【皇朝文典】七十六卷。清武進李兆洛撰。有嘉慶刊本。又一本，七十四卷。有嘉慶刊本。

【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清善化賀長齡撰。有道光原刊本。又一本，一百一十八卷。有江右雙峯書屋巾箱本。又一本，一百二十卷。有石印本。

【皇朝經世文續編】一百二十卷。清上海葛士濬撰。有石印本。

【皇朝進書表】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紅格鈔本。

【皇都好景】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皇甫謐】幼名靜，字士安。漢一、二、五至二、八二安定朝那人。卒年六十八。年二十，游蕩不好學，爲叔母言所感，乃勤學不怠。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通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以著述爲務。自號玄

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累受徵命，均力拒不赴。嘗上表向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門人摯虞張軌、牛綰、席純皆爲晉名臣。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他的釋勸論，終論（見晉書本傳）及三都賦序（見文選）今尚存。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及玄晏春秋。」大約是他的自敘傳。

【皇甫司勳集】六十卷。明皇甫汈撰。是集爲其晚年手自刪定者。其詩古體原出三謝，近體原出中唐。雖乏深湛之思，而雅飭雍容，風標自異。有明刊本。

【皇甫汈】字循明，一四九八至一五八三，長洲人。皇甫洵之弟。卒年八十六。《續疑年錄》作年八十，不著生卒。年此從歷代名人年譜。與兄沖、洵弟濂，號「皇甫四傑」。一五二九年舉進士第。以吏部郎中左遷大名通判。汈政餘不廢吟詠，尤工書法。著有皇甫司勳集六十卷，百泉子緒論一卷，又有解頤新語八卷。

【皇甫汈詩】其詩古體源出三謝，近體源出中唐，

而雅飭雍容，不事雕琢，在兄弟中最高白眉。其後和王世貞齊名，時人謂「百泉如齊魯，變可至道；弁州如秦楚，強遂稱王。」他的詠月詩最可誦云：

【皇甫濬】<sup>3013</sup>子約，明——一五零八至一五六四長洲人。皇甫汭之弟。卒年五十七。一五四五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謫外，歷興化府同知。奏計便道歸，遂不復出。游心典籍，多所撰述。晚年玩心神明，有吐納延化術。濬工詩，與兄汭、汭並負才名。時稱「皇甫四傑」。著有逸民傳等書。

【皇甫濬詩】他的詩雖不及他的哥哥，然善於言情，其中先輩咸稱他的悼子詩，以為不減安仁悼亡。

【皇甫濬】<sup>3014</sup>子安，明——一四九七至一五四六長洲人。皇甫汭之弟。卒年五十一。列朝詩集小傳作年四十九歲。此從續疑年錄。據文徵明撰墓志：「好學工詩，負才名。與兄汭、汭、濬，時稱「皇甫四傑」。其後里人張鳳翼、燕翼、獻翼並負才名。吳人語曰：「前有四皇，後有三張。」一五三二年進士，除工部主事。官終

浙江按察使僉事。濬著有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

【皇甫濬詩】他的詩以五言為最工，蕭疎古澹，謾如松下風。才思少遜其弟汭，而格韻固未多讓云。

【皇甫汭】<sup>3015</sup>子浚，明——一四九零至一五五八長洲人。皇甫濬之子。卒年六十九。善騎射，好談兵。一五二八年舉人。與弟濬、汭、濬均好學工詩。人稱「皇甫四傑」。一汭著有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峽山水記等書。一明史本傳——凡數十萬言。

【皇甫汭詩】他和其弟濬、汭、濬並以詩名。「四皇甫。」濬先卒，汭、濬都已成進士，而他猶上公車，蹭蹬了二十多年而死。他的詩摹古不化，遠出汭、濬之下。錢謙益列朝詩集引金陵張文約的話說：「四甫之才，子浚為冠。」要非篤論云。

【皇甫湜】<sup>3016</sup>提正，唐——八一三頃睦州新安人。八零六年擢進士第。初為睦州刺史，任至工部郎中。與李翱、張籍齊名。下急使酒，裴度辟為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將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



請從此辭！一度謝之。混即酣飲，援筆立就。度送他許多車馬繒絲。他大怒道：「自吾爲，願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緣，何遇吾薄也！」度笑道：「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混著有文集三卷（文獻通考作六卷，此從新唐書藝文志）

【皇甫松】子奇，自稱檀樂子。唐——八五九頃睦州新安人。皇甫湜之子。松爲牛僧孺表甥，不相荐舉，因襄陽大水，極言諱謗，有「夜入真珠（僧孺愛姬名）室，朝遊玳瑁官」之句。松工詩善詞，所作見全唐詩及花間集中。又著醉鄉日月三卷（文獻通考）及大隱賦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皇甫松詞】花間集傳其詞十一首。有「天仙子，浪淘沙，楊柳枝，摘得新，夢江南，採蓮子等調。以「天仙子」一詞著名。詞云：「晴野鶯鶯飛一隻，水蒨花發秋江碧。劉郎此日別天仙，登綺席，淚珠滴，十二晚峯非歷歷。」黃花庵謂不若摘得新爲有遠觀之見。元遺山云：「皇甫松以竹枝采蓮排調擅場，而才名遠遜諸人。花間集所載，亦止小令短歌耳。唐詞皆短歌，花間諸家

悉傳小令，豈獨子奇遺山此言，未爲確當。松詞殊不多，尊前集有十首，如怨回紇竹枝，拋球樂等闕，實皆五七言詩之變耳。」

【皇甫枚】（文獻通考作枚）字遵美，唐——八八零頃安定三水人。咸通末（八七三年）曾爲汝州魯山令。是年由汝入秦，光啓中（八八六年）僖宗在梁州，赴調行在枚著籍三水，而汝墳溫泉，又有別業。枚於天祐庚午（按天祐無庚午，庚午爲梁開平四年，當爲枚不忘故主，故仍用天祐紀年）募食汾晉，手紀咸通中事爲三水小牘三卷（宋史藝文志及文獻通考）

【皇甫冉】茂政，唐——七一四至七六七其先爲安定人。後避地居丹陽。卒年五十四。十歲能屬文，張九齡一見歎爲清才。七五六年舉進士第，調無錫尉。避難居陽羨山中。大歷初（七六六年）王綰爲河南節度使，辟掌書記。後入爲左金吾衛兵曹參軍，拾遺左補闕。奉使江表，卒於家。冉著有詩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獨孤及爲之序。

皇

【皇甫冉詩】冉詩天機獨得，遠出情外。高仲武說：「皇甫補闕自擢桂禮闈，遂爲高格。徑以世道難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作者變色于詞場，爲先輩推薦，卽爲伯仲……」所作如巫山峽詩，曾被高仲武評爲通篇皆麗者。「巫山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又秋日東郊作詩，恰是代表十才子詩體的。「閑看秋水心無事，臥對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歧終日自迴遲。」1109

【皇甫持正集】皇甫持正集，唐皇甫湜撰，凡六卷。湜，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解褐爲陸渾尉，任至工部郎中。性卞急，使氣數忤同省，求分司。裴度留守東都，特愛之，嘗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卽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

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繚，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按皇甫持正集，唐書藝文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雜文》三十八篇，與今所傳之本相合。然唐書本傳，曾載其爲度作福先寺碑文，今此本僅載況集序，而其「碑文」已佚。卽集古金石二錄，亦已都不載此碑。豈唐末尚存，至五代兵燹以後，遂已亡失嗎？是今本爲宋人所重編，已非唐時的舊帙了。集中無詩，洪邁容齋隨筆常記其浯溪一篇，以爲風格無可采。而陸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其實，湜祇有「文集」而無「詩集」，豈唐以來「詩集」竟不著錄麼？皇甫湜之文，與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的「醇正」，而湜得愈的「奇崛」，其答李生三書，盛氣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至鄭玉師山遺文，有與洪君實書，則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語敍次，卻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其一「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云云。這大概講

學之家，不甚瞭解文章的體例，故持論往往如是，亦不足辨別的。□有汲古閣刊本，訛謬甚多。錢遵王有手鈔本，吳錕刻持正及可之二集本，振奇堂有吳堉手鈔本，少外集一卷，即堉所輯馮氏刊本。

【皇甫規】威明，漢——二零四至一七四安定朝那人。卒年七十一。少有兵略。羌眾攻燒隴西，規上疏求自效，不用。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己，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誅，公車徵拜太山太守。延熹中（一六三年）以降服羌人功，拜度遼將軍。及黨事起，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宜坐朝廷不問。時人以爲賢。規在事數年，北邊咸服。永康初（一六七年）徵爲尚書，遷弘農太守。再轉爲護羌校尉。卒於殺城。規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皇甫冉】字茂政，皇甫曾，字孝常，潤州丹陽人。冉終於右補闕，曾終於陽翟令。兄弟兩人，詩

名相上下，時人比之於晉代太原間的張載、張協。

【皇甫鏞】<sup>801</sup>蘇卿，唐——七八八至八三六安定朝那人。年四十九，擢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轉河南縣令，遷河南少尹。時兄鏞爲宰相，鏞見其權寵太甚，每極言之，鏞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鏞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鏞能屬文，工詩，寡言正色，不屑世務，所交皆知名之士。鏞著有文集十八卷，（新唐書藝文志）及性言十四篇。

【皇甫曾】<sup>806</sup>孝常，唐——七五六頃潤州丹陽人。皇甫冉之弟。七八年登進士第。工詩，出王維之門，與兄名望相亞。時人以比張氏景陽、孟陽。歷官侍御史。後坐事貶舒州司馬，移陽翟令。曾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皇甫錄】<sup>87</sup>世庸，號近峯，明——一五一零頃長洲人。一四九六年進士，授都水主事。出知順慶府。一作重慶府。一知府。時藍耶冠起，蔓延全蜀，錄預爲設備，郡得以安。后被劾歸，專心著述以終。錄著有明記略四卷，近峯聞略八卷，下牌記談二卷，（四庫總目）

及續溪集容台集，果山集等。

【皇甫少元集】二十六卷，外集十卷。明皇甫濬撰。按濬於古文，非所刻意。其詩則憲章漢魏，取材六朝，雖邊幅稍狹，然婉麗之詞，綿邈之神，以駉駕昌，鼓蘇門，固無愧色。有明刊本。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有明建安書林鄭氏萃英堂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日本內閣文庫藏。不題撰人。日本內閣文庫本有朱筆批注：「他本有余象斗自序」云云。疑此象斗第一次所編者。然日本內閣此書，尚非原本。【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難錄】上中下三卷。有日本刊本。明馮夢龍撰。書題「墨愁齋新編」。此書所記皆實錄，無一字無來歷。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有明刊本，插圖，半葉八行，行十九字。日本內閣文庫，長澤規矩也氏藏。光緒三十二年上海中新書局排印本二卷，改題魏忠賢快事。署「西湖野臣原著」。河間趙雲書輯錄。實即此書。明樂舜日撰。題「西湖義士述」。卷首自

序（署西湖野臣樂舜日）演魏忠賢事，殊疏。

【皇明開運英武傳】即英烈傳。明無名氏撰。相傳為嘉靖時武定侯郭勳所作。今演明開國事者，以此書為最早。此書今所見明本有三本，書名卷數不同。實一書。分記於下。新鐫龍興名世錄皇明開運英武傳八卷。別題皇明英武傳。有明萬曆辛卯（十九年）書林楊明峯刊本，上圖下文，雙邊有界，正文半葉十四行，圖下行十八字，圖旁者低一格，行二十五字，書八集，以「金石絲竹匏石革木」為目。題「南京齊府刊行」。書林明峯楊氏重梓。日本內閣文庫藏。新刻皇明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六卷。別題官板皇明全像英烈志傳。有明三合館刊本。圖嵌文中。正文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首無名氏序。有本記云「書林余君召梓行」。清乾隆間禁書目有「君召余應詔刊英烈傳」，即此本。日本內閣文庫藏。皇明英烈傳六卷。有明刊本，每卷前附圖甚精，正文低一格，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每卷題「玉茗堂批點」。首崇禎戊辰（元年）某氏序，與余應召本

所載序全同，末有萬曆甲寅（四十二年）黃冠野叟跋，此本與余應召本為一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皇風詞】金石耀函之一。明善堂木刻本。<sup>26200</sup>

【伯高勸民】四川流行俗曲。呂文明木刻本。<sup>26200</sup>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元——二九五至一三五八蒙古哈刺魯氏，世居開州濮陽縣。卒年六十四。

六歲時從里儒受孝經論語，即能成誦。讀書日夜不輟。有向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因此從學者益眾。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事畢辭歸，不久又起為江西廉訪僉事，以病免。又還。四方來學者千餘人。河南賊蔓延河北，他渡漳北行，遇賊，不屈，與妻子俱死。諡文節。

伯顏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於兵。詩有子中集（元詩選）。

【伯山詩文集】十八卷，附日記一卷。清桐城姚東之撰。有道光刊本。

【伯山詩話後集】四卷，續集二卷，再續集二卷。清泰州康發祥撰。有咸豐刊本。

伯 粵

【伯初文存】一卷。清歙縣洪朴撰。有影印本，在二洪遺稿內。

【伯初詩】二卷。清歙縣洪朴撰。有影印本，在二洪遺稿內。

【伯搗遺稿】清楊世謙撰。

【伯牙琴】一卷。宋鄧牧撰。按牧為宋遺老，是編以古初荒遠之論，世外曠放之談，自釋其佗條。大旨咎宋之君臣湖山歌舞，紀綱叢坐，以至於亡，而始終不欲顯言也。有知不足齋本刊本。

【伯牙撫琴】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伯俞泣杖】一本。元戴善甫撰雜劇。<sup>802</sup>

【伯父相睇】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sup>804</sup>

【粵謳】粵謳的出產地，是廣東。粵謳的創作者，是招子庸（號明珊）粵謳的特別風格，就是字句都

很自由，沒有甚麼拘束，而且他中間有許多的廣東俗字，別處地方的人讀粵謳，不經過翻譯或註釋，是讀不懂的。招子庸是前清道光時候的人，在他創作粵謳的時候，「粵謳」二字，就是他的書名，還不

文——二——六七一

曾成爲一種文體的名目。到後來仿效的人多了，粵謳就變了一種文體。如今在廣州或香港出版的日報上，往往載着粵謳。在上海賣歌的廣東女子都會唱粵謳。招子庸做粵謳的動機，是爲着吊一個妓女而做的。這妓女名叫秋喜，和招子庸是認識的。後來大約爲着錢債的關係，自盡了。招子庸做了一首俗歌吊他，題目就叫「吊秋喜」。除了「吊秋喜」以外，再有一百二十多首，都是招子庸做的。成了一本書，書名就叫粵謳。這本書現在廣州有得賣。粵謳是合着琵琶唱的，唱的時候，不用廣東口音不能唱，而不是懂廣東話的人，決聽不懂。

【粵詩蒐逸】四卷。清番禺黃子高撰。有文字歡娛室刊本。

【粵西詩載】二十五卷。粵西文載七十五卷。粵西叢載三十卷。清汪森編。是編乃森搜求文集志乘及殘碑斷碣而成。所載詩文曰詩載，文載，雜事則曰叢載。有汪氏刊本。康熙四十四年自序。

【粵西詞見】二卷。附一卷。清臨桂況周儀撰。有民

國刊本，在蕙風叢書內。

【粵行草】一卷。清長白孫仲蕃撰。有原刊本。

【粵劇】也是由漢調脫化而成，其產生歷史本尚在京調之先。此劇所以和京調不同的，除了二者因方音等關係致成的唱調相異外，大約也因為詞句上京調多七字或十字一句，而粵劇則多長短句（略似崑曲，一或十數字一句的緣故罷。茲將粵劇黛玉葬花閨怨中的一小段摘抄在下面，以見一斑。）「幸虧得怡紅公子花間攜手，詩社聯吟，好個多情知己，還可以慰我愁思，芳艷質，歎無緣，終負才華絕世。越思想，越消魂，漸覺病骨支離，不盡低徊，強轉紅綃帳裏（介）對秋光，徒怨恨，薄命如斯！」

【粵嶽山人稿】清乾隆間黃培芳撰。

【粵游草】一卷。清曹溶撰。已編入靜惕堂集中。

【粵十三家集十六種】一百十六卷。清南海伍元薇撰。有道光伍氏詩雪軒刊本。

【粵臺稿】二卷。明謝少南撰。詩尚不失清拔，文則未之逮也。

【粵臺徵雅錄】一卷。清南海羅元煥撰。有文字數娛室刊本。在嶺南遺書內。

【粵草】十卷。蜀草七卷。明郭子章撰。粵草其官廣東潮州知府時作。蜀草其官四川提學僉事時作也。

【粵東雜詩】五卷。附四卷。清臨川李夢松撰。有嘉慶刊本。

【粵東詩海】一百卷。補遺六卷。清順溫汝能撰。有同治五年順德龍山聚文堂重刊本。

【粵東皇華集】四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光緒七年重刊巾箱本。在李兩邨所著書內。

【粵東七子詩】六卷。清鎮洋盛大士撰。有道光刊本。

【粵東葦勝紀】一卷。清仁和徐堪撰。有光緒刊本。

【粵東懷古】二卷。清當塗吳騫撰。有雍正懷遠亭刊本。

【粵輶集】四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二十年刊本。

【粵風】四卷。清綿州李調元撰。有乾隆原刊本。道光重修補本。均在函海內。

【粵風續】十四卷。清吳淇編。雜採土人歌謠，又附猿狼鐘歌數種。彙為一編。

【但吟草】清蕭惟豫撰。【但等冤家一句話】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本刻本。

【鬼子母揭鉢記】一本。元吳昌齡撰。雜劇。

【鬼做媒】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鬼法師】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鬼神志怪書】神仙故事與鬼神志怪書的分別，在於神仙故事專述神仙，而此則「鬼」和「怪」的故事也佔了大部分的地位。怪的來源遠始於古代神話，惟古代的怪和神一樣有一定形體，此則變化多端，鬼的來源也很古，惟古代的鬼但離去人身而獨立，此則亦形狀多端，與當時所寫神仙無別。及至人類求仙不死的迷夢既打破，所以木石禽獸活到千

年的記載倒常可看到。而想借了服食藥石獲得長

生的思想，這時也在書中靡然可見。

【鬼馬元什才】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鬼谷四友志】三卷，不分回。一名孫龐演義七國志全傳。奇文瀾堂刊本。清楊景澗撰。題「東柳楊景

澗澹游父評輯」。（疑是華亭人）目錄題「東柳三

艾主人評點」蓋是一人。首乾隆六十年楊氏自序

謂錄刻孫龐鬥志之俚，參考列國志傳增飾為是

書。

【傀儡記】小說考證卷八引花朝生筆記「按即

蔣氏書」云「棲霞閣野乘載乾隆有翰林汪某者諂

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妾為母，嗣相國

勢衰，又往泉唐梁階平尚書孫峯家，拜梁為義父，蹤

迹樞密。相傳冬月嚴寒，梁早朝，某妻輒先取朝珠溫

諸胸中，親為懸望，此真婢妾偏伎之所不為者。聞某

妻初拜梁為義父時，執贄登堂，拜畢，出懷中珊瑚念

珠，雙手奉之。梁面發赤，疾趨而走。某妻持念珠追至

廳，乃圍擊其頸。時坐上客滿，皆大驚怪。越日，有人題

詩汪門云：纔從子弟拜乾娘，今拜乾爺又姓梁，熱鬧

門牆新戶部，淒涼庭園舊中堂。翁如有意應憐妾，奴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念珠情意重，臨風幾陳乳花香。按：余曾見一小說曰：傀儡記者即行說此事也。」傀儡記今未見。

【狸貓換太子】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偶齋詩草】清同治間寶廷撰。

【偶齋詩草外集】清同治間寶廷撰。

【偶一草拾遺】清乾隆間劉廷楠撰。

【偶更堂詩稿】清徐作肅撰。

【偶然云集】十卷。清湯之詩撰。是集冠以約言，次

文錄，詩錄，語錄，行狀。

【偶存詩鈔】清乾隆間國棟撰。

【偶存集】一卷。清陽湖董貽清撰。有同治重刊本，

在董方立遺書內。

【偶存稿】不分卷。清嘉定吳莊撰。有原刊本。

【偶存草】清王植撰。植喜講學，故其詩全沿擊壤

集之派。

【偶存草】一卷。清貴池吳孟堅撰。有劉氏刊本，在



貴池先哲遺書內。

【偶存草堂集】六卷。清朱之禧撰。其取法在中唐南宋之間，而學力則未逮焉。

【偶園小記】一卷。清嘉善全安清撰。有排印本。

【偶景齋詩鈔】清馬蘇臣撰。

【獨留草】清乾隆間張婁撰。

【偶憶編】一卷。清華亭張祥河撰。有原刊本。

【泉亭山館詩草】八卷。清錢塘苑元偉撰。有道光刊本。

【泉村詩選】一卷。清永嘉徐凝撰。有民國十八年刊本。在敬鄉樓叢書內。

【得天居士詩餘】一卷。清華亭張祥河撰。有巾箱本。在得天居士集內。

【得天居士集】五卷。朝天集一卷。附詩餘一卷。偶憶編一卷。清華亭張祥河撰。有中箱本。

【得了一顆相思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得住樓遺稿】清女子李媿猶撰。

【得修經齋詩稿】二卷。試帖一卷。清婁編潘鼎陽撰。有道光刊本。

【得酒趣齋詩鈔】二卷。清嘉興徐錫可撰。有光緒小種字林刊本。

【得心書屋集】一卷。清儀徵吳方夔撰。有嘉慶刊本。

【得樹軒詩稿】清道光間楊銓撰。

【得書】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得所得盒詩鈔】清光緒間劉淮煊撰。

【得月稿】四卷。元呂不用撰。詩多粗俚。文尤冗漫。

【得月樓草】一卷。清秀水徐嘉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得月軒尺牘】八卷。清歸安孫方增撰。有光緒刊本。

【得閒山館集】八卷。清吳興鄭佑撰。附曉園吟一卷。歸安鄭岳撰。有道光刊本。

【得閒人集】清孫望雅撰。

【得鈔傲妻】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得鈔傲妻】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得鈔傲妻】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得鈔傲妻】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明陸深撰。是集篇章

繁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當正嘉之間，七子之

派盛行，而深獨以典雅和平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

亦可謂有守者矣。有刊本，并外集四十卷，明刊本。

【倡和集】一卷，抵掌八十一吟一卷。清仁和馬履

泰撰。有嘉慶刊本。

【倡和初集】一卷。清文江李元鼎朱申楣撰。有清

初刊本

【倡和投贈集】二十五卷。清錢塘屠倬撰。有道光

刊本。

【保心堂詩鈔】一卷。清蒙古恩成撰。有同治刊本。

【保蓮友】姓那蘭遜氏。清滿洲女子有芸香館集

見楊鐘羲雪橋詩話。【保素堂稿】十卷。清華亭錢金甫撰。有嘉慶重刊

本。

【保成公竟赴灑池會】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文

秀東平人。府學生。蚤卒。太和正音譜曰：高文秀之詞，

如金瓶牡丹。

【保巖齋文錄】二卷。清仁和趙坦撰。有道光刊本。

【保兒報說賽芙蓉偷走】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

譜木刻本。

【息廬詩】一卷。清陶樾撰。所作大抵以才思擅長，

品格故未能超詣。

【息齋集】十卷，附疏草一卷。清吳江金之俊撰。有

清初刊本。又一本，四卷，外集三卷，詩稿一卷。有順治

刊本。

【息齋外集】一卷。清吳江金之俊撰。有順治刊本。

【息宰河】一本。明沈浮中撰。傳奇。

【息心齋詩賸】一卷。清定遠陳俊千撰。有光緒刊

本。【息存室吟稿】二卷。清西安杭溫如撰。有道光重

【息夫躬】<sup>50</sup>子微，漢一前？至二河內河陽人。少爲

博士弟子，受春秋。容貌壯麗。長帝建平三年（前四年）爲光祿大夫。明年封宜陵侯。屢進見陳事，論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側目。後免歸。以侯就國。寄居丘亭。有人上書告他懷恨祝詛，逮繫獄中，欲掠問。躬仰天大呼，鼻耳流血而死。躬有集五卷。（隋書經籍志作一卷。此從唐書經籍志）

【息夫人詩】列女傳貞順傳，以王風大車爲息夫人作。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死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醜，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夫人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

【息耕草堂詩集】十六卷。清嘉善黃安海撰。有道

光刊本。

【息園舊德錄】一卷。清桐廬胡念修撰。有刻鵲齋

刊本。

【息影庵初存詩】八卷。集外詩五卷。清錢塘蔣坦

撰。有成豐刊本。

【皋亭倡和集】一卷。清儀徵阮亨撰。有嘉惠堂丁

氏刊本。在武進掌故叢編內。

【皋軒文編】一卷。清辛光坡撰。是集凡文二十篇，

皆發揮性理，闡明經義之作。

【魏齋介】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明一六一六

至一六八六直隸柏鄉人。卒年七十一。一六四六年

進士。由庶吉士授工部給事中。累官吏部尚書。保和

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自入諫垣，前後二百餘疏，內贊

政典，外籌軍務，皆切機要。致仕歸，家居十六年。卒。追

諡文毅。齋介著述甚多，有兼濟堂文集二十卷，崑林

小品集三卷，及崑林外集，均四庫總目。薛文清

讀書錄纂要，易經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希賢錄，

喚舫集……等。

【魏慶之】<sup>0024</sup>臨浦，號荊莊，宋——二四零頃建安人，富有文才，不屑科第，惟種荊千叢，日與詩人逸士觴詠於其間。慶之著有詩人玉屑二十卷，所錄多南宋人語。

【魏慶徵】<sup>0026</sup>蒼石，清——一六八二頃溧陽人。一六六七年進士官至邵武府知府。慶徵工詩，著有石屋詩鈔八卷，補鈔一卷。

【魏文煊】<sup>004</sup>德章，明——一五五六頃侯官人。一五四四年進士官至廣西按察司使。文煊著有石宣祕鈔五卷。

【魏詩】<sup>04</sup>魏代的詩人，當以曹氏父子爲巨擘。其次就到了「建安七子」的身上。可以說都是建安文學的中堅份子了。今分別論之。曹氏父子在當時真是天之驕子！曹孟德在政治上，奏偉大的功績。曹子建在文學上，建不朽的事業。連曹子桓的既后，一即相傳所謂洛神，也有塘上行的好詩，給我們讀。真可謂一門風雅了。曹操字孟德，諱人，少任俠機警，後掌兵柄，破滅羣雄，封魏王。文帝立，追諡曰武皇帝。

長子丕，字子桓，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受漢禪，即皇帝位。丕弟植，字子建，十歲讀書數十萬言，性簡易，不治威儀。文帝立，貶植之爵位。植怏怏不樂。明帝時封陳，不久卒。年四十一。諡曰。關於曹氏父子及「建安七子」在文學上之地位，可先看文心雕龍的論調：「自獻帝播遷，文學遂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王粲）委質於漢南，孔璋（陳琳）歸命於河北，偉長（徐幹）從宦於青土，公幹（劉楨）徇質於海隅，德璉（應瑒）綜其斐然之思，元瑜（阮瑀）展其翩翩之樂，文蔚（路粹）林伯（繁欽）之儔，干叔（邯鄲淳）德祖（楊修）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社席之上。（時序篇）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備，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慚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

勢窘益價，未爲罵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場學優以得文，路粹揚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才略篇）  
 關於他們的詩筆之不同，古人言之甚好。摘錄一二，以資比較。孟德詩沉雄俊爽，時露霸氣，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子桓詩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子連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蘇李而下，故推大家。仲宜公幹，烏可執金鼓，而抗顏行也？（德潛古詩源）  
 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敖陶孫詩評）  
 子桓優柔和美，讀之齒有餘芬。昔人謂其質如美媛，信然。（陸時雍古詩鏡）  
 但是曹植之享盛名，遠在父兄之上。試觀左列二評：魏陳思王植，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祭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

魏

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梁鍾嶸詩品）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唐皎然詩式）  
 這也不是無因而至的。（參觀上文引用韓彥和之說）  
 曹植在中國詩界上影響之大，是不可思議的。其原因有數端：（一）詩體之獨造——子建的詩，仍然是五古詩，但是，謀篇之奇，（如贈白馬王彪詩）材料之宏闊變化，（如名都篇美女篇等）皆是前無古人的。（二）善於琢句——有注意用字的，如「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關」中之依字飄字，皆有錘鑪工夫。又注意對偶，過於古人。如「鰓鯉遊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戲藩柴，安識鴻鵠游」等等，不可枚舉。開六朝之風氣，子建真是先鋒了。（三）音節鏗鏘——就是沈婦愚所謂八音朗暢的意思。（四）情感之流露——七哀詩雜詩送應氏詩贈丁儀諸詩，能將憂生之感，朋友愛好之情，儘量的洩出，使得他做的詩稱華而又動人。因爲他本是情感真挚的一個人，所以雖琢句琢字，而不流

於六朝一派的詩，即是爲此。總而言之，曹植是第一  
次爲詩而做詩的大詩家，值得我們的研究。○次  
論「建安七子」。「七子」不全是純粹詩人，可讀魏  
文帝典論的一段。典論是中國最早文學批評之一。  
我們應當注意。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  
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  
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  
遺，於辭無所假……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齊氣，  
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  
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琳瑀之章表書，  
記，今之備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  
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七人中  
擅長詩的，有孔融，陳琳，王粲，應瑒，徐幹，劉楨，而王粲  
最爲重要。他的七哀詩，尤有名。沈歸愚說：「此杜少  
陵無家別，垂老別之祖也。」可以見得他詩的影響  
了。○一本秦川貴公子，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謝  
靈運擬鄴中集詩八首序）所以他的詩，不是空洞  
的，是有情感的，描寫社會實情的。陳琳的飲馬長城

窟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也是如此，所以可貴。○  
魏末的詩人，也是晉初的詩人。當以阮籍爲巨擘。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之子。博覽羣籍，尤好老莊，爲  
散騎常侍。大將軍司馬昭，欲爲子炎求婚，籍醉六十  
日，不得言而止。後爲步兵校尉，縱酒昏睡，遺落世事。  
作詠懷詩八十餘首，爲世所重。○阮籍是最富有性  
情的人。他的表面上，猖狂，是掩飾他忠於故國的形  
迹，以免惹禍。所以他詠懷詩，異常的有含蓄，不失溫  
柔敦厚之旨。五古詩經了阮籍的煊染，地位更形鞏  
固。今引用二大名人的批評，以見一斑。○嗣宗身仕亂  
朝，常怨罪謗遇禍，故每有憂生之譏。雖志在刺諷，而  
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也。（顏延年）○晉步  
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  
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  
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  
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鍾嶸）○胡小石說：「陶潛爲學阮詩之第一人。  
後來唐代也有詩人模仿他的體裁。」（中國文學

史一二五頁）阮詩之地位，直是不凡！魏晉之交，是玄學盛行的時期。所以詩人作品的內容，不免偏於老莊或佛家的玄想。這種「正始體」的文學，「正始是魏廢帝的年號」與「建安體」的文學，不免有些出入，即在於此。所以文心雕龍說：「正始明道，雅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稽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馬。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論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所以阮籍之外，作詩要推稽康。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以著養生論得名。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嵇康的詩，以四言爲最佳。不是完全摹倣詩經。很能自出心裁去做，是四言詩作家中最後的一個人。1011

【魏詩人生活】從三國開始的一年起，至三國終了的一年止。我們要敘述此時期內歷史的背景，必須上溯漢末的政治狀況。我們都知道東漢是個外戚與宦官衝突的時代。最後一次在一八九年，一面爲靈帝后兄何進，一面爲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終果

是兩敗俱傷。而便宜了第三者董卓。他乘機竊得政權，後便萌異圖——廢少帝，立獻帝，弑太后，掘帝陵，鬧不清楚。結果呢，變成衆矢之的，而敗滅了。同時漢帝國的元氣卻大傷，人人知其必亡。州牧太守均各爲自立計，霸佔本郡的財賦甲兵，來互相攻伐。其見於正史而勢力較大者，約十二人。東北部是曹操，公孫度及劉虞。東南部是孫策，陶謙及袁術。西南部是劉焉及張魯。西北部是馬騰及韓遂。中部是袁紹及劉表。在這樣一個混亂的羣雄割據的局面中，居於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而最稱雄材大略的，是曹操。所以他們都次第爲操所滅。當地併吞羣雄的時候，有兩個漏網之魚。一是東南部的孫權。他是孫策之弟，席父兄之蔭，蔚爲一方重鎮。一是西南部的劉備。他本在陶謙部下，謙卒，備繼續領徐州牧。由是而荊州而益州，及得諸葛亮爲輔，遂不願居人下。二零八年，權備并力破操於赤壁；從此操的兵力不能越過長江，遂成三分之勢。二一六年，操自進爲魏王。二二零年，操子丕篡漢位，國號魏。二一九年，備自稱漢

中王；二二一年，即帝位，國號蜀。同年權自稱吳王。二二九年，即帝位，國號吳。三國的局面算是正式成立。但吳蜀自劉備諸葛亮陸遜孫權相繼逝世後，便無第一流的人才。而魏自二四九年曹爽被誅後，國政便統一於司馬懿之手。後其子師昭相繼執政，於二六三年率師入蜀，備子禪投降，蜀遂亡。翌年，昭自稱晉王；再過一年，昭子炎篡魏自立，國號晉。二八零年，晉師入吳，權孫皓投降，吳亦亡。這是三國的結局。以上我們略述從漢末混亂到晉初統一的歷史。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又可分成兩個段落：一是建安黃初間，一是正始嘉平間。詩人的生活狀況，在這兩個段落中是不同的。我們先述第一個段落。此時的中心人物曹操父子是極愛重文人的。詩品說：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蔚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平原兄弟』指丕植言，因植曾封平原侯，近人有誤認指機雲言，謂當改作『子桓兄弟』者，實非。文心雕龍亦說：魏武以相王之尊，

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時序）曹植與楊修書有一段相同的話：時人人自謂掘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我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而曹丕的信裏則更祥述當時的情狀：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聞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驚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曠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悽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誕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



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這是給吳質的信。吳質即是「以文才爲文帝所善」而「封列侯」的人。又有一封信說：昔年病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遊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常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綠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這兩封信告訴我們：當時的文士，詩人是怎樣的優遊閑暇，當時的執政者是怎樣的敬重他們，懷念他們。然而到了正始以後，便不然了。正始名士的領袖何晏，既於二四九年爲司馬懿所殺，竹林七賢的領袖嵇康，又於二六二年爲司馬昭所殺。其他文人之不得善終者尚多。到了這個時候，他們不再「託乘於後車」，而轉向藥和酒裏尋安慰了。所謂藥，名叫寒食散，亦叫五石散。牠的來源很早，世說新語注引寒食散論說：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効，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大概何晏是服散運

魏

動的中興人物。世說新語卷一也說：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五石」之名亦見博物志：上藥養命，爲五石之鍊形，六芝之延年，抱樸子則詳述藥的成分如下：五石：丹砂、雄黃、白礬、石層、青磁石也。這本是種毒藥，但服得其法，亦可轉弱爲強。服後必須走路，名曰行散。走後全身發燒，燒後又發冷。冷時宜脫去衣服，以冷水澆身，吃冷物而喝熱酒，否則便有喪生的危險。過後便不能常洗澡，穿衣宜寬大，宜舊鞋襪，也不能穿而改用屐，否則皮肉易破。如非深知藥性，常要得到很壞的結果，至少會變成癡呆或發狂。這種古怪的嗜好與清末的鴉片相似。同時喝酒的風氣也是特別盛，我們引兩件有趣的故事：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新語卷五：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

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同上）總之，當時的文人，差不多不是藥鬼，便是酒徒。有些人便真個沉迷於藥和酒中，養成束書不讀，閉眼瞎說的清談世界，矯偽之風於斯爲盛。但第一流的才人却知道藥和酒不過是避免無謂的犧牲的工具，熱烈的內心是始終保存着的。如八十幾首的詠懷詩之類，便是這種內心的外洩。當時文人的生活既先後互異，故產生的作風也不一致了。

【魏丕】<sup>101</sup>齊物。五代梁一八九至九九九相州人。卒年八十一。頗涉學問，爲世宗辟爲司法參軍，歷頓丘冠氏，元城三縣令，遷供奉官，供備庫副使。入宋，改作坊副使，修整積弊，在職盡力，轉作坊正使。授左武衛大將軍，歷黃汝，復諸州刺史，遷左驍衛大將軍。丕好歌詩，喜與士大夫遊接。時南唐主李煜妻卒，遣丕充弔祭使，且使觀煜之意趣。煜遣丕登昇元閣賦詩，丕有「朝宗海浪拱星辰」之句，以風動之，太宗

嘗賜詩，令丕與柴禹錫奉和。

【魏天應】<sup>104</sup>梅野。宋建安人。謝枋得門人。厲鷲宋詩紀事。據墨山集錄其送疊翁老師北行詩一首。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字曰梅野，未知孰是。

【魏晉文】<sup>106</sup>魏晉文之發達，遠不如詩，作家也較少。

晉以後至南北朝文筆之分漸顯。劉彥和說：「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文心雕龍總術篇）所以我們讀魏晉文，亦可以此爲入手方法。魏晉的散文——散文就是後人所謂古文——實在是不散，實在是不合於應用，試舉論爲例。論不散行，還可以言論自由嗎？却是當時的論，都是平行的語氣。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錫之上。曹元首六代論——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復抑也。（嵇康養生論）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璠寶，耀於內府。珍珠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陸機辨亡論——其他的文章，如陳琳之檄，阮瑀之書，曹植之表，

潘岳之諫，都帶著排偶氣息爲多。自駢文方面說起，魏晉文是可以樹之風聲，可是照散文眼光看起來，那就令人失色了。然而膾炙人口的真正散文，也不是絕對無有，如李密陳情表，阮籍大人先生傳，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王羲之蘭亭集序等等，陶潛桃花源記等等。但是以上的文，究竟居極少數。散文的不振，是無可諱言的。然而魏晉的文章，不是絕無貢獻的。他們的貢獻，是在小品文字，小品文字的定義，是很難下的。但是可以說小品文字，必定包括以下各點：(一)短而有風趣，(二)談諧而不傷雅。現在分別論之。[一]甲——短篇書札——文選中「牋」和「書」二類所收各建安七子與正始文學家的作品。以人而論，曹丕吳質阮瑀王羲之，是此中的健將，以文體而論，駢文與駢文都有的。(乙)諧文——魏晉之世是崇尚老莊與清談時代，名士多不修邊幅，所以有時作文，竟用滑稽的口吻。大散文家陶淵明所做五柳先生傳亦不能免此。(二)

【魏晉文派】儀徵劉氏論曰「魏代自太和以迄

魏

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二派。一爲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關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爲近者也。此派之文，蓋成於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其夏侯玄鍾會之流，亦屬此派。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爲稽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摠采騁詞，雖關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爲近者也。此派之文，成於竹林諸賢。一山濤阮籍稽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是則二派之文，雖各有所偏，而關發道家之緒則一也。道以清淨爲本，故此時之文流於空道，以弃禮爲法，故此時之文流於蕩空，而以蕩斯趨麗，歷矧况駢儷之文，風行漢後，已由古樸而趨於細膩，加以三國騷擾，干戈相尋，上有淫成之逞，下有誰適之悲，則其思想之流於厭世者，豈偶然耶？是故正始以還，而學士大夫放浪形骸之外，破落周孔之綱，蔑弃禮法，菲薄儒術，益以張其勢矣。甚至醉狂赤裸，不以爲非，吏部偷酒，不以爲奇，王弼何宴，見譏於管甯，稽康劉伶，不齒於縉紳，良有以也。若夫文詞之浪漫，意思之頹靡，則又

行於晉，盛於六朝，而開源於茲焉。1037

【魏晉文風】<sup>712</sup>三國鼎立而文學的正統，厥在於魏。魏之國脈，雖僅五十年，其文學實濬六朝之源，其思潮又一變兩漢之舊，振申韓之法術，以推轂老莊之玄虛，至蔓衍於陳隋而未息。其爲狀，殆與周秦之遞嬗，漢初之清靜相同。而漢之黃老，能用其簡靜之宗，振儒術以救其敝。晉則相尚以空談，釋氏踵而益亂其流焉。故夷狄相乘，而禍亂靡已。顧考其致此之由，總因於儒學之腐敗，而時勢之相劇相蕩，有以成之。傳曰：「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弛之極而欲張，張之極而復弛，一反一激，適以釀魏晉間之政俗，茲爲分三端言之。一學術上——東漢訓詁之學，盛矣。顧從事經術者，舉半生之歲月，而委之於一經，至有皓首而未能通者。穿鑿其義，支離其辭，說一堯典篇目，累十餘萬言，不能休。明經之儒，不必懷經世之術。孝廉之士，不必有忠直之行。繁文縟禮之是崇，徒趨末而不求其本。天下士大夫，蓋已賤禮文之拘細，鄙訓詁之繁苛矣。故夏侯玄苗綽之徒，斥六經爲聖人糟粕。

王弼注易，竄以老莊之旨，而學者喜其清新。何晏傳粉一爲放濁之行，而薦紳爭於曠達。正始遺音，至元嘉而未墜，徒令後之人，斥王何於桀紂之倫，誅夷甫於陸沈之後，而拯救莫由也。二政治上——桓靈以來，政衰法弛，吏習爲奸，人安苟且，有識者亟思有以易之矣。故崔實苟悅著論，斤斤於督責之治。魏武以刻薄寡恩之資，懲漢失而進，崔琰、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以嚴爲治。武侯澹泊甯靜士也，亦與先主相尚，以綜覈持申韓之術，以挽西蜀疲緩之人心。斯固出於因病製藥之不得不然也。既峻削嚴迫之相格，士困於督察，人苦於煩訶，激之已極，無所擇而惟其汎濫，思一假息於清虛。司馬氏起而收之以寬，而人心乃愈趨於放佚。申韓原於道德之意，而刑名亦產老莊之風。（本王船山說）三道德上——羣雄割據，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魏武知天下之人才不可拘束於儒術也，於者崇尚踈弛之士，輕視節行之人，不論盜嫂搗翁，但以權濟其急。又况據亂之世，殺戮爲多，易代之交，嫌疑易構，務摧忠鯁，不恥絮搢，君子

有曼生之嗟，小人逞射工之毒。故龐公登鹿門而不返，阮籍託醉鄉而有迷。及五胡雲擾，民益無聊。六代禪傳，有如棋置。名檢掃地，爲我相尋。而陷溺之人心，殆不可得反矣。儒學道衰，經世才乏。魏晉之際，漸尚浮華。漢世所萌芽之排偶文，演而爲駢四儷六之體。下逮齊梁，其敝彌甚。脂粉之香，花鈿之飾，塗布行間，有如倡冶。然厭世之想，喜近自然，放達之行，耽於審美。文質雖衰，而文貌亦開一新生面。東漢以後，騎儷盛行，爭尚詞華，略於理實，忠直之氣，復焉無聞。後世以其語爲四六聲，必求其弼諧，辭必配以儷偶，因號曰駢體，或曰四六者是也。此由修辭上觀之，偶一遣用，有如溶溶春水，浮數片落紅，亦自風神楚楚。然濃粧卻形其醜，多寶不足爲珍，及其敝也，用事浸巧，點鬼貪多，氣累於詞，文過其實。夫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麗辭之體，原本自然。昔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

魏

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字句或殊，而偶意則一。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老子元經，詞多配偶。孫卿儒雅，文則斑斕。特其氣力邁往，規度宏壯。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晝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寓意共逸韻俱發。然風骨道上，足障東川。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子建倡霸魏朝，規撫東京，加以工整，駢儷之幟，以張暨乎晉初，流風益暢。陸機辨亡諸論，意偶辭麗，連珠五十，尤大開四六之門。然樹骨立幹，驅氣遣辭，猶未甚靡。五馬南奔以後，文格陵夷，日甚。四六之濁流，漲溢於大江南北。於文學界中，開土開疆，儼有囊括四海之勢。至唐韓愈氏起而作古文之倡導，其勢始稍殺。然馴至於今，仍並存而不可廢也。當駢儷瀰漫之中，亦有不入浮靡，自成質奧。如諸葛亮之出師表，李密之陳情表，王羲之蘭亭集序，陶淵明桃花源記，皆所謂嚴霜之中，而見黃華之傲者。又如陳壽三國高簡有法，于令升晉紀總論，宏肆偏人，范曄後漢諸論，

自矜奇縱。實能足追兩漢之資格者。魏之學風，其影響最著者，實惟正始時代。正始文學，乃標榜老莊，破毀儒術者也。其倡始雖發之王何，而繼起之盛，則推竹林七賢。七賢者，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也。此七人者，爲正始文學之中心，而阮籍、嵇康，又七賢中之領袖。劉伶酒德一頌，厥俗儒之拘泥，破學者之苛碎，實可爲七賢思想之代表。繹其辭旨，實自老莊主義醞釀而出。大抵激於叔末之頹流，一以遺慷慨悲憤之情，一以肆任放曠達之行。籍所作，於文有大人先生傳、樂論、達莊論，於賦有東平、元父、首陽山諸賦，皆陶寫性情，發揚幽思。其尤有價值者，所爲詠懷八十二首，觸緒抒情，無端哀樂，身仕亂朝，文多隱避，原其忠憤所寓，韓騷之遺也。當塗之世，此爲別調。康之文，有與山、戶源絕交書，與呂長悌絕交書，皆自撫憤懣，而峭直之氣，隱顯於字裏行間。所作幽憤詩，最爲清雋，然詞氣頗傷急促。二子雖同好老莊，而賦性各異，阮狂而嵇傲，阮深而嵇淺。故阮文寬緩而嵇剴切，嵇詩峻切，鮮蘊藉之致，阮詩旨遠深。

別饒雋逸。他如山濤、羅膺、顧仕，常以知足知止謙退自晦。向秀注莊子，能發明深趣，鬯行玄風。王戎遭母喪，飲酒食肉，不遵禮制。阮咸於端午日，懸犢鼻褌於竿頭，樹之庭中，皆推演老莊之旨，欲以破陋儒之迂拘，矯末俗之委瑣者也。於文學界固不及嵇阮，而於擴殖思想界，則頗著其功。自七賢出，而天下爲之風靡，相與追攀而倣效之者，有王行、樂廣，以清談著。王澄、謝鯤、畢卓、胡母輔之，以任達聞。自建武暨於義熙，尤充滿文學界。孫綽、許詢、咸相矜矜，士大夫之景從，幾如東漢名節之激勸。彼爲儒教主義之團結，此爲老莊主義之流行。彼則砥厲廉隅，崇尚節義，其極也。流於虛偽，此則鼓吹自由，標榜任放，其缺也。陷於偷薄，患中於人心，而國事不可復問矣。TOLT

【魏晉文學變遷原因】這期文學詩賦以外，發生駢體文及小說。這兩種文體，實亦從歷代嬗變而來，未足多怪。最可注意的，就是這期的詩賦形式，與前無異，而內容確大不同。茲分述之。魏晉人的詩，言其形式方面，文心雕龍通變篇說他「淺而綺」。

這三個字頗覺扼要。何以說他淺？謂爲用字平易，不事艱深，故文心雕龍練字篇又說：「魏代綴漢，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自晉以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因爲漢人多精小學，所以他們的作品中，複文隱訓，趣幽旨深，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通其理。到了魏晉，文章學術分途，文人不必博學，學者不必能文。這是用字平易的一大原因。何以謂之綺呢？文心雕龍麗辭篇說：「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言魏晉人詩，偶語益多，麗辭益富。劉申叔先生論漢魏文學變遷曰：「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文章由樸而華，也是自然勢趨。故陸機文賦說詩的界說，爲「緣情而綺靡。」這是形式不同前人的第二項。言其內容，則變化尤大。文心明詩篇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這是第一期的變化。又曰：

「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這是第二期的變化。這兩期的變化，皆蒙玄學的影響。考當時的玄學，導源於正始，王弼、何晏開其先聲。晉書王衍傳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矣。陰陽持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令之爲用，無得而貴矣。」又范甯傳言：「時以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原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浮於桀紂。」這是魏晉時玄學的起原。但是王弼不曾作什麼詩，何晏詩今傳者有擬古失題兩首，確是浮淺無味。所以當時詩界蒙玄學的影響，尚不甚大。到了西晉竹林七賢，他們以爲更加放達，其中阮籍、嵇康兩人的詩亦大進，他們蒙玄學的影響也更深了。到了東晉，玄學勢力發達到極點。晉書儒林傳序說：「有晉始自中朝，訖於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正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頽毀。」其時的詩學界，幾幾

乎與玄學打成一片，不可分析。故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時詩與玄學合而爲一，所謂「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舍玄學竟無詩可言了。這是玄學詩的最盛時期。又東晉人士思想，與西晉不必盡同。以西晉所云玄理，不過老莊，至東晉支遁，法深，道安，惠遠等人，並精佛理。一時文人如殷浩，孫綽，許詢，謝尚諸人，並承其風，均以佛理爲主，因而其理致益深，才藻益奇，故檀道鸞續晉陽秋說：「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學者悉體之。」蓋一時風氣所趨，仿效者日益繁多，遂呈詩學界特殊現象。此外尚有江左地理的關係，及時代衰亂的關係，間接影響於文學者，亦屬不

【魏晉文學批評】建安以還，文士輩出，論文之風，亦丕著於斯時，惜其說多散佚，今考其見稱於劉勰者，文心雕龍序志篇曰：「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世之才，或詮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題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澗而索源。」按隋書經籍志所載，摯虞以下，論文諸書，當時最盛。劉氏所舉，特其華萃者耳。〔一〕魏文述典——蓋指典論論文，著在文選，其說略列數端：1. 文非一體，鮮能備善，試就當代諸家徵之；a 王粲徐幹——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蔡之匹也。如蔡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元猿漏扈，負扇橘賦，雖張衡，蔡邕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b 陳琳阮瑀——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c 應瑒劉楨——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



密。d 孔融——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難以嘲戲。及其所善揚（雄）班（固）傳也。平七子得失，言並精密，當與「與吳曾書」參觀。文人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常人闕于自見，明于燭人，文士尤勝，故相輕之習，自古如斯。此批評之所以每流于謾罵。非審己度人之君子，不足以免斯累。不足以言論文也。論文體。a 奏議宜雅，b 書論宜理，c 銘誄尚實，d 詩賦欲麗。前二者散文，後屬韻文體。各有尚，各以一言定之。論文氣，其說曰：一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氣有清濁，雖父子弟，不能相移。此實指「才性」言之，為後世陽剛、陰柔說之所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為「文氣」者不同。論文事之價值，其說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言文學有永久之價值也。統觀此文，此論，平人僅及七家，論文止于四體，故謂其「密而不

魏

周」**□**（二）陳思序書——謂與揚德祖書也。中列序當日文士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琰發跡于北魏，足下高視于京。」所舉僅六子，視子桓去阮瑀、孔融而增楊修，對於諸家文學，茫無定平。其下又曰：「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是亦重視批評學者。然又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文，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摭利疾。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不知批評文學與文學之區別也。至言「辭賦小道，未足掄揚大義，章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則不知文學之價值，故謂其「辨而無當」修答書駁之曰：「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達，

逮郢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其見賢于子建遠矣。至梁簡文帝蕭綱則曰：「不為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家亦小辨破言。」（答人書）駁斥之尤不稍寬假。□（三）應場文論——應場文質論，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云：「丕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蓋言文質之宜，非文論也。不識彥和所謂「疏略」者，果指此否？□（四）陸機文賦——文著蕭選，備言運思命筆立意遣辭之要，屬于修辭學者居多。中間惟論體製數語，為後之論文者所矜式。錄之如次：1. 詩緣情而綺靡；2. 賦體物而瀏亮；3. 碑披文以相質；4. 誄纏綿而悽愴；5. 銘博約而溫潤；6. 箴頓挫而清壯；7. 頌優游以彬蔚；8. 論精微而朗暢；9. 奏平徹以閑雅；10. 說煒曄而譎詭。兼論駢散，語至精覈。清王闓運暢發其旨曰：「詩承也，揚也，承人心性而揚之，風上化下，使感于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托物起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思赴，其所不及設施而可見施行，幽窈曠朗，抗心遠俗之致，亦於是達焉。非可快意騁詞，自狀其偏頗。」

以供世人之喜怒也。……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誄也。亦隱語而使人自悟，故以論諫。夫聖人非不能切戒臣民，君子非不敢直忤君相，刑傷相繼，政俗無裨，故不為也。……要本隱以之顯，故託體于物而貴清明也。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箴當從耳聽，故尚頓挫。後世之頌，皆應制贊人之文，故貴優遊，不可妄譽。以上有韻之文，詩之支流，專主華飾，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秦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說當回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詭之使反于正，非尚詐也。以上皆無韻之文，單行直敘。」按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是此文作於入洛以前，以其為賦體，勢難如散文之條貫畢具也。譏其碎亂，毋乃過當？□（五）仲洽流別——隋志著錄摯虞文章流別集五十一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並散佚。嚴可均全晉文七十七得，其論頌詩七賦箴銘詠哀辭碑銘圖識十餘則，錄其要略如次：「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

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於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遠，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所舉四過，足箴漢魏賦家之失。□（六）宏范翰林——李充翰林論已佚，嚴輯全晉文存其賦頌表駁議奏盟檄諸條，蓋以沈思翰藻為先。至桓譚新論求輔篇，道賦篇，雖有論文之說，無關宏旨。劉楨應貞之說，並無可考。陸雲與兄平原書，大氏商量文事，茲錄其要。「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文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也。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七）葛洪抱朴子文說——劉勰所未引者，復有葛洪之說。抱朴子鈞世尚博，辭義喻蔽，百家等篇並有論文之言，其說如次：「不可貴遠賤近。」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其於古人所作為神，今世所著為淺，貴遠賤近，有自來

矣。」（鈞世）按此說同符王充，特加詳耳。2. 今實勝古。「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瞻麗也。毛詩者華采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臘，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稱征伐，而出軍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頌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于偶二賢之所作也。」（鈞世）貴古賤今，學者通病。葛氏主文學為進化的，實有創解，非拘墟者所敢言也。3. 尊子書，忽文藝。「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駮拙，以虛華之小辨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淆，同廣學於桑間，鈞龍章於弁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尚博）蓋注重說理之散文，忽視抒情之詩賦，主張廢義文學者也。其說又於百家篇暢發之。

魏

生。文各有弊，「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  
 繁煩，言冗中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  
 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骸迴弱  
 也。」（辭義）按屬文之弊，豈僅止此？葛氏之言，實多  
 掛漏。文宜繁富，「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  
 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喻蔽）  
 視王充所謂「文多勝寡」「事衆文不得稱」者，如出一  
 轍。故洪每歎仲任爲冠倫大才。蓋兩家皆推崇論  
 著之散文者也。中國論文之有專著也，始於魏晉。  
 時人論文，既知區分體製，爲比較分析的研尋，又能  
 注重才程。蓋彼等確認文章有獨立之價值。故能盡  
 掃陳言，獨標真諦，故謂中國文論起于建安以後可  
 也。320

【魏晉六朝文體】曹魏父子，皆長於文章，武帝之  
 短歌行苦塞行，至今讀之，不可不謂一世之雄文。帝  
 便娟宛約，一變乃父沈鷲雄傑的風概。陳思尤慷慨  
 高逸，一洗乃兄柔媚的度度，尤爲獨步一時。收攬人  
 才，宏獎文學，所最傑出者，若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

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  
 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世稱爲「鄴下七  
 子」。又當建安前後，故亦稱爲「建安七子」。文舉薦  
 稱衡，舉謝該，論盛孝章，讀其書表，不愧爲揚班之傳。  
 孔璋詩賦，不爲時重，獨章表書記，稱重一時。仲宣長  
 於辭賦，然譚尚爭國，乃爲劉荊州遺書苦諫。今讀其  
 文，非獨詞章縱橫，要亦仁者之言，以故身沒之後，太  
 子臨喪，陳思作誄，爲子桓子建相爲傾倒。偉長懷文  
 抱質，彬彬君子，所著中論，儼然成一家之言。辭義典  
 雅，洵足傳後。元瑜爲曹操遺書孫權，文辭英拔，見重  
 魏朝。故文帝曰：「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沒而王傑  
 誄之曰：「簡書若雨，強力敏成。」則於書疏一體，獨  
 出冠時。惜乎諸子長逝，元瑜最先，否則優遊述作，亦  
 足與偉長頡頏。上下德璉流離世故，自傷飄泊，幸遇  
 子桓，時可著書，惜不永年。今所傳者，辭賦爲多。方之  
 乃弟休璉，（應璩）文藻不敵。公幹少有清才，辭旨巧  
 妙，文帝謂「公幹章表書記，壯而不密。」又稱其「  
 五言詩妙絕當時。」今所傳者，書記甚少，可知物化

以後，遺佚不少！七子所長，大略可見。而詩之結體行氣，猶未失兩漢矩矱，而更加之以發皇。故稱其時的詩爲「建安體」。魏晉之際，儒學中衰，操觚爲文者，漸尚浮華。東漢排偶之文，一變而爲駢四儷六。號曰「駢體」。其源流莫詳於劉彥和文心雕龍之麗辭篇曰：「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阜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去，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趨，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

「駢儷之風，倡於子建，盛於晉初，靡於六朝。蓋子建雖趨重工，整猶不失東京的典型。所謂「正始文學」一厥世之想，樂乎自然。放達之行，耽於審美。至晉太原，漸趨於繁縟一途。其時三張（張載、張協、張華）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才名物望，不亞於「建安七子」。然觀陸機辨亡諸論，張載榷論，潘尼芙蓉賦，潘岳南陽長公主誄，皆意偶辭麗，幾純乎四六。惟樹骨立幹，驅典行辭，猶未過卑。直到東晉偏安，元嘉相繼，文體益整，文格益卑。文辭益豔，文氣益靡。駢儷之體，其做彌甚。當時所推爲傑出者，獨有顏謝（延年、靈運）。沈約宋書所謂「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執前秀，垂範後昆」。靈元嘉之後，則爲永明。其時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等文，皆準音韻，協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峯腰鶴膝，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內句之中，輕重悉異。約復作四聲譜，力爲提倡。於是聲音之道大開，作文者不求意義的明密，但求音律的和諧，世號爲「永明體」。由是

雕繪益趨於纖巧，綺麗更習爲輕艷。文體的卑靡，概可想見。梁武父子，酷似曹魏，簡文好作豔曲，名曰「宮體」。時吳均學博才俊，文體清拔，好事者效之，皆謂爲「吳均體」。而徐陵庾信尤爲爾時南北大家，世又號爲「徐庾體」。詞概綺豔，音率哀淫。至陳後主恆舞酣歌，淫荒無度。其玉樹後庭花一曲，尤足著六朝文章之結局。駢儷之體，一徹至此。所謂文章足以規世變，信然！**魏**晉六朝，既盛行駢體，亦有不隨風尚，獨標古義的人。如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王導的請修學校疏，習鑿齒的疏上漢晉論，王羲之的蘭亭集序，陶潛的桃花源記，范曄的獄中與諸甥姪書，王僧虔的論書，也算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對於駢體而言，稱之爲「散文體」。**若**文體的辨別，在東漢時已具端倪。至對於文體的論議，實始於是時。如曹子桓典論論文篇有曰：「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太**康中陸

士衡述先士之盛藻，論作文之利害，作文賦有曰：「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遠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詭。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由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逮言也貴妍。」**元**康「永嘉」間，摯仲洽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今書雖不傳，其流別論獨得於古書中，窺見一二。其別有十一，分錄其說於下：一、頌「後世之爲詩者多矣！記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世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二、詩「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

詩古有采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會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夫詩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爲客主。……此因膏梁之帶疑，以爲巨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意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疑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四賦「賦者，數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於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

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辭過莊，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原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五箴「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六銘「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今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竿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七誄「詩頌箴銘之屬，皆有往古成文，可依倣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有魯哀公爲孔子誄。八哀辭「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孺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幹、徐、劉、楨等爲之哀辭。體以哀痛

爲主，緣以歎息之辭。」六、雜文。「若解朝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達旨之壯麗慷慨，應問之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十、圖識。「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十一、碑銘。「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齊梁間**，劉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最爲詳盡。至今稱爲文評善本。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續摯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溢。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林……

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數理以舉統，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不**過四十九篇的中間，純粹論列文體，僅二十五篇。其由第六至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讚、祝盟、銘箴、諫碑、哀弔、雜文、諧謔諸篇相次，均屬於有韻駢體的文章。由第十六至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諸篇相次，均屬於無韻散體的文章。駢體散體，各占十篇，似乎不分軒輊，然以原道、徵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列諸卷首，已顯然有復古的思想，正不得以行文之駢，遂忘卻其主旨。**與**劉彥和同時的著作，則有任彥昇的文章緣起。雖不是論文章的體裁，專述各體文章的原始，也算與文體有關。但所括八十四題，性質相同的甚多。如詩則分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九言詩，雜



合詩各題；歌則分歌辭，樂府，歌詩各題；賦則分賦，雜騷，反騷，連珠七發各題。詔則分詔，策文，教訓，誥，誡，令，約，明文，哀策，遺命各題。表奏則分表，上書，讓表，上疏，奏記，謝恩，上章，彈文，封事，勸進，對策，奏駁，薦告各題。書牘則分書，啓，牋，檄，白事，移書，露布各題。論辨則分論議，旨篇，對問，解嘲，喻難各題。序則分序，引，圖，勢各題。碑誌則分碑，碣，墓誌各題。傳狀則分傳，及行狀，傳贊各題。哀祭則分哀頌，哀詞，挽詞，悲文，誄，祭文，弔文，祝文，祈文，謁文，誓文，封禪書各題。其餘箴，銘，頌，讚，記，志，錄，六題尚合。■總而言之：魏晉六朝，以文體論，爲駢儷盛行時代；以辨別文體論，亦爲條列紛繁時代。而摯仲洽的流別，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皆爲後世所崇奉。惜乎流別已不全，而文心雕龍，幸尚完全，可算是文體論的開山之祖。

### 【魏晉六朝文學觀與周秦兩漢文學觀之差別】

魏晉六朝的文學觀，與周秦兩漢顯然不同者：周秦兩漢注重實魏，實晉六朝注重形式。周秦兩漢的文學實質是「道」，魏晉六朝的文學實質是「情」。周秦

兩漢也不是不講文學形式，但決不似魏晉六朝之講聲律儷偶，華豔繁密。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又說：「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馬，體變曹王，緝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彈於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奇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雖然自建武至于義熙，有一時期的「寄言上德，託意玄珠」，祇是實質有點不阻於情感，形式仍然是「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至永明以後，又有「聲病」之說，在形式方面，益發講究了。至于這種轉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一）漢代是一個長治久安的時代，社會經濟，社會秩序，以及禮俗政教，都是比較安定凝固的，富有浪漫意味的情感

是難得恣肆的發展的，而憂深思遠的理智，則得到大量的發展機會，由是產生載道的文學觀。六朝則與彼相反，社會經濟，社會秩序，以及禮俗政教，都極紊亂，以故情感可以盡量發展，而理智則逐處碰壁。

由是產生緣情的文學觀念。載道文學的目的在「載道」。第一美的形式，不見得宜於「載道」；第二形式太美，恐人取形略質，所以不注重形式。緣情文學的目的在表現自己的情感，以喚起別人的情感。形式不美，第一自己的情感不快；第二不足以惹人尋味，所以注重形式。（二）便是所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載道的觀念由盛而衰。當然緣情的觀念代之興起，不注重形式之後，當然要注重形式。此外如經學的衰微，音韻的發明，都有很大的關係。<sup>〔三〕</sup>

【魏晉雜曲歌辭】這類的曲辭都是民間的作物，素爲正人君子輩所不重視的。雖是魏代如曹植的桂之樹行，當事君行；阮瑀的駕出北郭門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等，都可以入樂演奏，但那都是極少數的例外。□晉代如傅玄陸機張華之輩，他們摹擬的

歌辭豈不多？但以不用諸伶人口之上的原故，竟是一種廢物！至如西洲曲，長干曲，休洗紅，樂辭，前緩聲歌……等許多的平民作品，不特辭句妙美，且亦恰合應用了！<sup>1000</sup>

【魏晉詩派別】當時玄學詩大別爲數派，再分述云：□（一）憂憤派——當魏晉之際，王室孤立，權臣專恣，有身事亂朝，常恐遇禍，因作詩述志者，如阮籍詠懷八十一首是鍾嶸詩品說：「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沈德潛說詩碎語亦說：「阮公詠懷，反復零亂，與寄無端，和愉哀怨，倣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我們現在看來，詠懷詩八十一首，大抵皆憂時憤激之言，阮公身當亂世，進退皆難，不知何以自處，故發憤而詠此詩。觀他第一首說：「夜中不得寢，起坐彈鳴琴，薄帷鑿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此詩明言：「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即表明他耳目之所接觸，無非傷心慘目之事。如孤鴻之哀號，翔鳥之

悲鳴，皆愁慘之象，故令人中夜不寐，如有隱憂。雖有清風明月之襟抱，亦無補於世道。其下「嘉樹下成蹊」，「天馬出西北」，「平生少年時」等首皆痛魏室之不振。「二妃遊江濱」，昔日繁華子，「楊朱泣岐路」，等首斥司馬父子之奸險。「北里多奇舞」，「登高臨四野」，「灼灼西隤日」，等首刺當時黨附權勢者多。「丹心失恩澤」，「洪生資制度」，等首歎入心之頹廢。「昔年十四五」，「若花耀四海」，「朝陽不再盛」，等首思遁世以自修。陳沆詩比興箋曰：「人謂嗣宗放達士耳，今尋八十餘章，曾無孟浪之言，虛無之溺。」又曰：「粵自正始履霜之年，下窮景元倒柄之歲，觸緒抒，騷煩憂命管，畏顯題之賈禍，遂詠懷以統篇，雜沓無倫，蕭條百感。」現在看他八十一首雖多憂時傷亂之詞，忠憤之情，形於楮墨，而其歸結在遺世獨立。故第二十四首云：「願爲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第二十八首云：「若花耀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離，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第三十八首云：「炎

光延萬里，洪川蕩滿瀨，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皆抗志浮雲，遠游登仙之想，仍不脫道家色彩，但與厭世派之置一切人事於不顧者不同，故名之爲憂憤派。□（二）厭世派——這派詩人，見世事毫無可爲，遂視人間如陷阱，名利如網羅，急思委之而去，別覓一安身棲遯之所，如何晏擬古云：「雙鶴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恐入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道遠放志意，何爲怵惕驚？」又失題云：「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茫茫四流涂，悠悠焉可彌，願爲浮萍草，託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嵇康贈秀才入軍詩末數句亦曰：「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巖，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道遠游太清，攜手長相隨。」又題二郭云：「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知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他們激於亂世混濁，更從而推波助瀾，遂放情麴孽，自甘沈溺，聊且借以排除憂患，道

達年華已耳。他們因爲厭世，對於人世上一切舊制度，皆所厭棄；故起而菲薄禮法，輕視名節，一時聞風興起，竹林七賢爲其巨擘，視劉伶酒德頌一文，足以代表其思想，要皆標榜老莊之玄學，反抗孔孟之儒學的。□（三）達觀派——前兩派詩人，因憤世而至於厭世，其行爲雖妄誕不經，而其情實可悲憫。吾人試思，吾身既需衣食以爲生，人緣豈能盡行斷絕？人事既不可絕，隨俗又不甘心，因之更有達觀一派。王羲之蘭亭集詩敘說：「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趨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將這派詩人隨寓而安，怡然適志的心情和盤托出。前兩派詩人皆抱悲觀，這派詩人則變其態度而爲樂觀了。觀王氏蘭亭集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聞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又謝安蘭亭集詩曰：「相與欣佳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醅醞陶丹府，兀若游羲

唐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其他孫統、曹茂之、桓偉、魏滂、孫綽等人皆有蘭亭集詩，其詞氣皆優游暇裕，與前兩派人之煩憂悶鬱者不同。但是文學中抒情悲觀容易引起讀者同情，樂觀就不能如此。加以他們這派恬憺之詞，諸篇一致，使人讀之，了無餘味。所以這派詩不爲後人所傳誦，甚且斥之爲「風騷體盡」也，不算過分之詞啊。□（四）理想派——前述三派，雖其態度有悲觀、樂觀之分，而同屬於消極一流，更有積極描寫其理想境界，爲安心立命之地，如郭璞游仙詩是。其詞曰：「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頽陽，臨河思洗耳，聞閩西商來，潛波煥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寒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陵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此派詩人雖遺風冥想，蟬蛻塵寰，然能馳域外之觀，抗陵霄

之志，與前數派之純然消極者不同。乃後人評論此詩者，鍾嶸謂「其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坎壇詠懷，非列仙之趣。」李善謂「其文多自敘，未能發霞倒景，錙銖塵網。」皆未免吹求。劉勰說「景純豔逸，足冠中興……仙詩飄飄而凌雲。」這種批評，較為公允。□上述四派，皆蒙道家之影響，而做玄學詩的。當時更有超然於玄學範圍之外，仍規做舊制而做詩的，人爲對象，其中又分三類：第一類是詠古人的，如曹植三良詩；後來陶潛詠二疏，詠三良，詠荆軻詩；顏延之玉君詠等，皆屬這派。第二類是詠古事的，如左思詠史詩八首，袁宏詠史詩二首等。第三類是以史事入詩的，如阮籍詠懷第六首「昔聞東陵瓜」以召平自比。劉琨重贈盧諶中用史事尤多，如云「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鈞，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雖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

魏

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後人對於這三類的詩，每多過分的稱贊；依我看這第一類簡直是贅體；第二類是論體；第三類是用典，皆非詩之正軌，就算不得是上乘了。□（二）擬古派——這派詩是專門模倣古人，製造假古董的。其中亦分二類：第一類是擬古詩，如陸機擬行行重行行，擬今日良宴會，擬迢迢牽牛星，擬涉江采芙蓉……這類作品，作爲教初學作詩方法，未嘗不可。若竟以此爲詩，我亦爲不可。第二類是隱射古人或古事而作的，如漢代虞姬答項王歌，李陵和蘇武贈答詩，與當日情勢不合，分明皆是魏晉以後人代作的贗品了。□以前三派玄學詩與後兩派做古詩比較，其價值孰優孰劣，這個結論，非我一人所能武斷遽定。我只能說：前是有受當時思潮所趨使，是時代精神的產物，後者是反抗當時思潮，古調獨彈的作品罷了。□

【魏晉郊廟歌辭】曹魏時代沒有郊廟歌辭的創作，不知是否已經遺失。郭茂倩說「魏歌辭（指郊

廟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制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歌詩，胡尹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魏志杜夔傳所載，與此略同。）

樂府詩集云：「晉代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傳玄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並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又據晉書樂志及南齊書和樂府詩集所載，則武帝時有郊祀歌九首，有傅玄的三首，玄又更有宗廟歌十一首。晉既東遷，郊廟樂歌更微，其僅存者，惟有曹毗作十首，和王筠作二首而已。賀循的登歌和阮孚所增益者，則都散佚不傳了。蓋自「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太元（孝武帝年號）中，被苻堅（按，其時爲太元八年，紀元三十三年）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使曹毗、王筠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見

晉書樂志）是知江左樂歌之所以不完，皆由樂工樂器全盤喪失之故，並不是不徒製作了。1006

【魏晉謠辭】在晉魏詩人的作品中，七言詩的作物簡直沒有，除謝安與其兄子朗（一名胡兒）及姪女道韞的聯句以外。但在那時的歌謠之中，却是已有七言的了。如惠帝元康中的京洛童謠云：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又洛中童謠云：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鄆中女子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又懷帝時童謠云：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早去天狗至。又晉書載大風謠云：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據故事所記，則這些謠辭都是根據當時社會的擾攘強奪等現狀而產生的，故讀此歌謠，應該注意它的時代生活。羅尚爲益州刺史，性貪少斷，蜀人謂之謠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王恭鎮京口，誅殺王國寶時，時人爲之謠曰：「昔年

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譴汝，教汝捨嚙埃。嚙埃渴復渴，京口敗復敗。」符堅時長安謠云：「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又朔馬謠云：「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魏晉的歌謠之可貴者，第一在能鑒照當時的政教和風俗；第二在其不事綺績而樸素。而這兩點都是被稱為大文學家的詩人所不曾注意的。1009

【魏晉琴曲歌辭】<sup>1</sup>琴曲歌辭本是盛於南朝，從漢到晉，可以說並沒有，雖然郭茂倩在漢則舉王嬙的昭君怨，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在魏則舉阮瑀的琴歌；在晉則舉石崇的思歸引，而且還上溯虞舜的思

(一) 形式方面

- (1) 篇幅逐漸增長
- (2) 五言大盛
- (3) 恢復四言體
- (4) 創作七言體

(1) 魏代作品，多含極濃厚之頹喪的人生觀。

親操，南風歌，夏禹的襄陵操……等一類不可憑信的東西來塞責。石崇的思歸引無甚變化，祇是依譜製造的辭，算不得是創造。比較能夠開新的，便只有劉妙容（字雅華，劉東明的女）的宛轉歌了。你看（齊諧記說是她與王敬伯相遇和奏的曲子，未免太附會些了）「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淒以哀，願為星與漢，光影共徘徊。」1009

【魏晉樂府變遷】<sup>2</sup>魏晉為樂府之摹仿時期，作者率皆文人學士，無平民。其變遷源流，可分形式、內容兩方面，製為簡表：

## (二) 內容方面

(2) 晉代作品，多綺麗，淫靡，沈迷，無聊之音。原因：以魏晉時代，政治經濟社會，皆震蕩不安，人心惶惑，始而頹喪無聊，繼而恣情縱慾，故表現之文學，亦隨之有此稱現象。

## 【魏晉徒歌】

這是「形式的樂府」言其徒具有樂

府之名，而沒有演奏之實之謂。魏晉兩代的徒歌，

一大部份都被人們打入「樂府」中去，以故所謂

「樂府」者，也。一大部份都是徒歌，一小部分才是一

「樂府」。另一小部分則只是些字句的組織。這亦無

須例證，只要翻看其他敘論「樂府」各條，或檢讀他

們的詩集，自然可以知道了。最愛做效樂府的人，

莫若曹家父子，而且他們的樂府很能于渾厚雅淡

中別具新色。曹操除摹擬「樂府」以外便無詩，大約

這是因為擬作實在自然流露，不假句斟字酌之功

的原故罷。嚴滄浪所謂「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

尋枝摘葉」者，即是對於此種作物而發的。晉人

擬作樂府的比魏更多，如荀勗張華等輩都是。他們

共通的弊病：文辭是好的，祇是不曾搬入樂府裏去

演奏。若有人問：怎麼會知道他們所作的樂府不

曾被伶工演奏呢？答據諸史「樂志」所載，樂府解題及樂府雜錄所說，都是如此的。且樂府詩集明明載着某某是本辭，某某是魏晉樂府所奏，而兩者的辭句又每每相差甚遠，此即為本辭不入樂府演奏之故而起的差異。凡是擬作的樂府都是與本辭同類的東西，不可演奏。這情形不特魏晉如此，即在兩漢亦然。試取古辭「西門行」和「白頭吟」曹操的短歌行，曹植的「野田黃雀行」，怨詩行等逐一相較，便可瞭然無疑了。是故劉彥和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苑文淵（黃侃的學生）更為引論之曰：「子建詩用入樂府者，惟置酒明月及擊鼓歌五首而已，其餘皆無詔伶人，士衡樂府數十篇，悉不被絃絃之作也。今案文選所載，自陳思王美女篇以下至名都篇，陸士衡樂府十七首……繆熙伯以下三家挽歌，一按照伯即魏之



繆襲，東海蘭陵人，其餘二家即陸士衡和陶淵明二人也。皆非樂府所奏。將以樂音有定，以詩入樂，需有增損。一、文心雕龍講疏樂府第七（100）。

【魏晉鬼神志怪書】第一個作者當推張華，他本是個生當魏晉之間的大詩人，且歷任兩朝，生平已見前述。他生時有博物洽聞之稱，通圖讖，多覽方技書，能識災祥異物。嘗著博物志四百卷，進是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今猶行世。自後凡關異物奇事的記述，都托名張華，他直成爲一位無所不知的博物大家了。□其次是葛洪（約二五零—約三三零）。他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初爲儒學，但尤好神仙導引之術。太安中官伏波將軍，以平賊功封關內侯。因聞交趾出丹砂，就求爲句漏令。後爲廣州刺史所留，遂止羅浮山煉丹。年八十一歲時，兀然若睡而卒。他曾取劉歆漢書與班固漢書相較，刪留班書所無的爲西京雜記，已見前述。又著有專言黃白事及服食的書，名曰抱朴子，連同神仙傳，集異傳，肘後方，詩文等，約可六百卷。神仙傳凡十卷，專述古代至漢的

魏

仙人；抱朴子中亦多雜怪異之談，集異傳今不傳，看牠的書名，當必爲志怪書無疑。□葛洪的友人干寶，也是當時一位志怪大家。寶（約三一七前後在世）。字令昇，新蔡人。初爲著作郎，以平杜弼功賜關內侯。王導荐領國史，著晉紀。累官至散騎常侍。性好陰陽術數，嘗有感於父婢及兄的死而復生，撰搜神記二十卷。劉琰譽爲「鬼之董狐」。書中兼言神仙五行，又偶存佛教之說。□王嘉（？——約三九零）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不食五穀，清虛服食，穴居東陽谷，受業數百人。苻堅累徵不起。姚萇入長安，逼之自隨，以問答逆其意被殺。所著拾遺錄凡十九卷，今本十卷。係梁代蕭綺所刪存。□除上述外，有後搜神記十卷，題陶潛撰。魯迅以爲陶潛曠達，未必拳拳於鬼神，蓋出偽托。又有祖台之的志怪錄四卷，西戎主簿戴祚的甄異傳三卷，皆已佚。台之有文集十六卷，二人生平皆無考。□宋代的志怪書作品，其盛況也不下於晉代。作家有劉敬叔（？——約四六八）字敬叔，彭城人。由司徒掌記至南平國郎中令。晉末爲宋長

沙王驃騎將軍。入宋爲給事黃門郎，病免卒。所作異苑十餘卷，今本存十卷，已非原書。<sup>28</sup>

【魏晉以前鑒賞論】在先秦，莊子曾經提出「虛而待物」的鑒賞法。這句話的背景，便是顯示一班人之不能「虛而待物」。不能「虛而待物」的原因，莊子歸之於「師心」。其實心有何可師心？而至於有可師，那差不多全由於客觀的陶鑄。因爲客觀的陶鑄不同，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師心」的鑒賞，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師心」的鑒賞。莊子以外的周秦的學者，自也有他們對於所謂「文學」的鑒賞，但沒有鑒賞論。到漢代陸賈於新語術事篇說：「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已指出那時一般的鑑賞者，每每宥於重古輕今的謬見。又據漢書揚雄傳，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聽見說揚雄死了，問桓譚說：「子常稱揚雄書，可傳於後世乎？」桓譚答他倆說：「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

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選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一般人對於古時的老聃之言，「以爲過於五經」，而對於當代的揚雄之書，則以親見其祿位容貌的原因，「故輕其書」。本來我人的心理，大半都是「且近前而不御，遙聞聲而想思。」加之漢代是繼承先秦的，託古而進至泥古的時代，一般人以爲凡古皆好，今皆壞，所以益發的「重古輕今」，「賤近貴遠」了。關於這種鑒賞的錯誤，到王充更說的別透。在論述王充的文學批評一章裏，曾引過他此下兩段話：「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超奇篇）「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案書篇）他不惟能別透玲瓏的指出這種錯誤，並且提出了矯正這種錯誤的方法：「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等差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超奇篇）「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因之王充之批評文學，

對古今的作品，很能平等待遇，不以時代先後，作好壞的標準。<sup>32</sup> <sup>31</sup>

【魏晉派】清汪中李兆洛一班人，創魏晉派；他們的見解，是要把文學的作風，回復到魏晉的時期，祇求復古，不問敵駢。這魏晉派自經汪李二人倡導以後，在南方更盛行這一派的風氣，著名的如譚獻、謝枚、楊聽臚、莊仲求、莊中白、郭晚香、孫彥清、褚叔寅、袁爽初、諸運菴、朱文笏、范仲林一輩人，可見當時的熱鬧了。譚獻在他的復堂日記中說道：「明以來，文士心光埋沒於場屋殆盡，苟無推廓之日，則江河日下。予自知薄植，竊欲主張石莊章實齋之書，輔以容甫定菴，略用挽救。而先以不分駢散為粗迹，為回瀾；八荒冢冢和者日希。」這是他們一班文學的標識，也是自高身價的話。但研究文學，僅僅在用文立體的形式上講，終是落於下乘。最近章太炎的評論魏晉文道：「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而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爭尹旁遠，可以為萬世師矣……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

魏

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疆箱，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如魏晉。然則依放典禮，辨其然非，非涉獵書記所能也。循實責虛，本隱之顯，非徒窺句游心，有無同異之間也……」平心而論，漢文近於拙，唐宋文近於虛，代有魏晉文，能虛實得中，文理兼到。但這也是時代使然，什麼時代表現出什麼文學來，我們正不必戕心滅性的去造出許多不適用於現代的假古董來。——古文——空耗氣力，徒費光陰。<sup>33</sup>

【魏晉清商曲辭】此辭漢魏均已遺亡，其詳不可悉知。郭茂倩曰：「清商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並漢魏已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自晉朝播遷，其音分散。」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這等美善的樂曲，正以遺亡為歎也。清商曲本不是朝廷郊廟所用的東西，所以前代的王公大人，都很輕視牠的。據陵書及唐書音樂志所記，則清商曲所用的樂器，大概不外乎鐘、磬、琴、瑟、琵琶、箏、篪。

箏節鼓笙笛簫篳篥吹葉等十餘種，其演奏情節大概如今之閩音樂會一般，必是十分活潑生動，並不像郊廟歌那樣正重堂皇的。最應注意者，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和歌辭，五種曲辭，除開已經遺失者外，其尚存者牠他都是摹擬前此的聲調詞意而做作的，並沒有富於創作性的產物。惟清商曲則不然！牠是晉代的曲調，無論在形式上或音節上，都有創造的性質，並非「規模前代」的東西。晉代的清商曲辭全是民間的文藝，而且更是南方民間的文藝。在歷史上，南方人民是富於創造精神的，思想行動都是很愛自由的，所以那種拘于形式的曲調，只好讓那士大夫們去阿諛君主，讓他們去摹擬，而普通人們的歌唱，則只好去另作新調，另度新腔。這才是晉代的文藝，這才是晉代的樂曲，這才是晉代在文學史上的供獻。晉代的清商曲辭都是很能動情的良好非物，屬於吳聲歌曲的。有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懊儂歌，女郎歌，歡好曲……等等若

千首。屬於西曲歌的，有三州歌，採桑度，青陽度，江陵樂，孟珠，翳樂，月節折揚柳歌……等等千首。現在略舉數例如下：落日出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芳是香所爲，冶容不敢當，天不奪人類，故使儂見郎（以上二首子晚歌）淑女總角時，喚作小姑子，容豔初春花，人見誰不愛，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以上二首歡好曲）。以上都是吳聲歌曲，大都歌而不舞。至于西曲歌呢，則演奏時必要伴舞，而且「舞」的意，思很濃厚，簡直是和舞曲一樣。古今樂錄說採桑度，江陵樂，青驄白馬，安東平，孟珠，翳樂等曲，舊舞皆十人，梁八人。這就是證明牠們演奏與跳舞並重的意思了。又有三洲歌三首，其一云：「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並幅帆，知是逐風流。」其辭豔麗，唐書樂志謂是高人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之作，揣測未免虛忘了。1009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潮】魏晉南北朝（二二零——五八八）三百多年的文學，一言以蔽之，是藝

術至上主義的文學時期。這個時期的文學，分析起來說，實有兩種絕大的特色：第一，這時期的文學不與現實的社會相接觸，而接近自然，表現很強烈的厭世思想；第二，這時期的文學不復以致用與載道爲目的，而傾向形式的唯美主義。□我們要解釋這時期兩大文學特色的來源，必須提示當代的思潮，必須提示當代的文學觀念，因爲當代的思潮和文學觀念就是構成魏晉南北朝文學特色的骨幹。□自漢末天下大亂，至魏晉南北朝紛亂的局面仍舊繼續下去，跟着五胡亂華，南北分家，社會秩序破壞，人民流離失所。三百多年中，簡直沒有幾年太平，竟恢復了春秋戰國時的混戰局面。在這樣一個混亂的局面之下，魏晉南北朝的人，受亂世惡劣環境的壓迫，感生命的飄浮，他們的人生觀往往流於消極，他們的思想往往流於頹廢、浪漫、怪誕、厭世。至於養成一種浮遊宇外的出世觀。這時候，妝飾太平時代的儒教思想早已失却維繫人心之力了，魏晉南北朝的學者再不做東漢書獃子們那種支離破碎的

經學研究了。魏初夏侯玄萇已開始指斥六經爲聖人糟粕，王弼注易經則竄入老莊之旨，至「竹林七賢」更倡爲怪誕的言行，如阮籍嘲罵儒者，至說「君子之處域內，不異一蟲之處禪中」，阮咸則於端陽節取犢鼻禪懸之竿頭，樹於庭中，以破陋儒的迂拘，此外如王戎在母喪中飲酒食肉，不遵禮制，何晏傅粉，故爲放濁之行，這都是表示他們不復受儒教的拘束，從禮法中解放出來了。□儒教的信仰摧毀以後，老莊和佛教的權威繼之以起。這三百多年的時代思潮，大體說來，魏晉是傾向老莊南北朝則迷信佛教。當代的貴族與智識階級，受了老莊與佛教的影響，更厭棄現實的社會與人生，而趨於虛無飄渺的幻夢。□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受了當代的思潮——老莊和佛教——很強烈的影響，也離開了實際的社會與人生，而表現着消極的頹廢的厭世思想。他們的作品，多的是「人生亦有命」，「富貴如浮雲」的感歎，他們受寫的題材，不是遊仙，便是招隱，好是抒寫山水，便是歌詠田園，他們的作風，接近

自然，而不喜歡寫社會問題；他們的這種文學，是超凡的文學，是個人主義的文學。這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缺點，同時，也就是這時期文學的特色。在另一方面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又是受當代的文學觀念很大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期，這時期的文學觀念自是值得我們注視的。在魏晉以前，一般文人對於文學並沒有明瞭的觀念，他們以為文學只是載道或致用的工具，並不了解文學本身的價值。至魏曹丕作典論論文，始發關於文學的議論，才講明文學的本身亦有莫大的價值；至兩晉南北朝，做文學論的漸多，文學的觀念益明瞭了。魏晉南北朝的文學論者，對於文學的見解儘各有不同，但都一致的反對拿文學來載道或是致用，都一致的主張唯美主義的文學；如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晉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隱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梁蕭統（昭明太子）文選序論選文的標準說：若其贊論之綜輯解采，序述之

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蕭統的兄弟蕭繹（梁元帝）在他的金樓子立言篇給文學下了三條界說：（1）「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2）「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3）「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盪。」自魏的曹丕陸機，到梁代的蕭統蕭繹，他們都認定文學應該是美文，他們認定必須是「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事出沈思，義歸翰藻」。「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道會，情靈搖盪」的美文，才算是文學。這種唯美主義的文學論，確是可以代表當代一般文人的文學觀念。當時的兩個文學批評大家，鍾嶸與劉勰，都主張唯美文學，他倆的文學批評著作——鍾的詩品與劉的文心雕龍——都是用很美的駢偶文做的。綜觀這三百多年的文學觀念，可以說，唯美主義的文學論，實是當代最有權威的文學主張。魏晉南北朝的文學本，是受了漢代辭賦很深的影響，已趨於駢儷綺豔一途；又加上這種唯美的文學論做強

有力的掩護，文學的風氣乃益趨「駢儷化」，「綺豔化」。唯美主義本不是只要形式的，但魏晉南北朝文學的末流，竟陷於形式的唯美主義的發展。當代的文人無論做詩，做賦，做議論文，或是做記敘文，都是用駢儷，都只求其字句浮豔，對仗工整，聲韻鏗鏘，只顧粉飾形式的美觀，不復顧及內在的實質。文壇的作風乃愈趨於卑靡，疲弊了。蕭綱本是主張美文學的，目擊當時文學的墮落狀態，也看不過眼，而表示異常的不滿（見其與湘東王繹書）：「裴子野更專著雕蟲論來反對當世「巧而不要，隱而不深」的浮弱文學；鍾嶸的詩品也表示不贊成詩文用典使事和注重聲韻，致傷作品的內美。他們的言論都說得很好，只可惜當時文學的流弊太深，積重難返，終於挽回不這時期文學的頹運。」說到這裏，我們已把魏晉南北朝文學說得夠壞了。可是我們也不忘記魏晉南北朝是純粹美文學的發展期。這個時期的文學，不以載道，不以致用，不陷於淺薄的功利主義，而朝着藝術至上主義的路進展，這在文學史

上實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別的時代絕不如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純文學的活動期。」<sup>10</sup>

「魏晉南北朝平民詩歌」我們所要講的平民文學自然只有詩歌，因為老百姓們除謳歌以外，是不會做什麼賦和小說的。他們不但不會做賦與小說，即文學家那種駢儷的古典詩他們也絕對做不出來，他們只會唱俚俗的歌兒。他們作的歌既不懂得表現什麼厭世，隱逸，頹廢的思想，也沒有閒情去寫什麼山水田園的幽趣；他們只要唱出自己心頭的戀愛，相思，離別等苦樂之情，如是而已。我們說過，魏晉南北朝是亂世，這個亂世的思潮受老莊和佛教的影響很深。可是當代的民眾却並沒有受着這兩種思潮的影響。這是很明顯的，老莊的哲學他們不懂佛教的信仰那時還只傳播到貴族社會一般民眾只乾脆地懂得「食」「色」二字。他們只要有飯吃的時候，正好乘着亂世禮法的破壞，去作性的追求。試讀當時的子夜歌：「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日冥當窗戶，惆悵底不憶？」又「氣清明月朗，夜與君

共嬉。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當變亂的時代，孤男怨女多，男女們偷偷戀愛的也多，所以亂世民間的戀歌總特別發達。春秋戰國的時候如此，魏晉六朝又何嘗不是如此！**自西晉永嘉以後，中國分裂爲南北兩大政治區域，北方給新興的胡族佔據着，南方則仍爲漢族所佔有。這兩大對峙着的民族，其民族性是完全不同的。北方是野蠻的曠悍的英雄民族，南方是文明的禮法的溫柔的民族。因南北民族性的懸殊，所產生的文學也就全然不同。北地的英雄漢自高唱他們的英雄歌，南方的溫柔子自低吟他們的溫柔歌，這是南北新舊民族文學的分野。**我們講當代的民歌，也要分開南朝與北朝來敘述。**請先從南方的民歌講起吧。西晉末年大亂，中原的大族多南遷，中原的歌曲也跟着流行到南方來了。宋書樂志說：「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由北方傳來的舊曲與南方的歌謠相化合，便產生新的民間歌謠出來。****這種新的民間歌謠是盛行於江南一帶的，號稱吳歌。晉書樂志說：**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咸都建業。吳聲歌曲多起於此。」**吳聲歌曲最繁，據古今樂錄的記載，共有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其中以子夜歌爲最流行，大子夜歌云：歌謠歌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相傳有晉女子名子夜者，作子夜歌。後人推而廣之，更有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之作。今所傳子夜歌一百多首，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清音妙婉，明轉天然。」這八個字是子夜歌的特色，同時也是南朝民歌的共同特色。如華山畿，歡聞變歌，前溪歌，都是絕妙的小詩，每首詩都能寫出沈摯的深情，表現作者熱烈的生命。如果拿這種小詩來和當時駢偶的律詩比較，真要叫那班自命不凡的詩人愧死。這可難怪蕭衍蕭綱們要低首下心來模擬民間的歌謠了。可是他們也只能模擬民歌的表面，而不能模擬**



民間的道真情實感。所以民間的歌謠，到了文人手裏，後來竟變成格律整齊的絕句。□回頭我們來講北方的新興文學。北方新摻進來的胡族，他們沒曾受過文化文明的洗禮，自然做不出溫柔敦厚，哀而不怨的南歌。折楊柳歌云：「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虜家兒會唱什麼歌呢，他們會唱的是輕生尚武的壯歌，是「殺人不要眼，生命如鴻毛」的英雄好漢文學。因為長城內外聚居的胡族，他們過的都是部落式的遊牧生活，故所描寫的題材多半是騎馬射箭一類。如企喻歌中有幾首是專寫牧馬的，寫邊塞風情最佳美的要算斛律金的敕勒歌，其中表現了南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境界，也是南人做不出來的天然的絕妙好詩。□胡人的歌謠，即使是寫戀愛相思，他們所用的描寫材料和遣辭的態度，也和南歌完全不同。大抵「真率伉爽，慷慨洒落」是北方歌謠的大特色。牠們絕不會做南歌那種「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儀」一類扭扭捏捏的表情，牠

魏

們只會說「老女不嫁，踮地喚天」。□小時憐母大憐塔，河不早嫁論家計」的真情實話。南北朝文學本是矯揉粉飾的時代，民間居然產生這種天真爛漫的文學，真是令人歡慰。□在文學史上負盛名的木蘭辭如果真是這時候產生的，那要推為北方兒女英雄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大約高小的學生都讀過這首詩的。這個故事已經夠美了。作者只用三百零十個字，來寫這一大篇故事，文字活潑如行雲流水，結構巧妙而自然，作風極雄壯而又含着溫柔的氣分，描寫的技巧可謂「神乎其技」。雖初識字人亦知道是絕妙好詩，真是一首百讀不厭的傑作。□北朝自鮮卑種的拓跋氏統一北方以後，極力模擬中國古代的文化。北方的英雄民族受了文明的洗禮，漸漸與中國同化，變成文質彬彬的君子。從此虛家兒也做出溫柔敦厚的詩來，那種美妙自然的山野歌便沒落了。1018

【魏晉南北朝小說】西漢的神仙故事遺留到東漢，在民間却發生了極大影響。漢末的黃巾之亂，斷

送了姓劉的天下，就是受了這個影響的結果。但漢末的黃巾之亂，攪擾得四海無一片安靜土地，經過六年的討伐，才是平定。處身在這個時代的感覺靈敏一些的人，自然要悲觀起來，而悲觀的結果，消極的便耽身淫逸，放浪酒色，以送終其生命；積極的或處身岩穴，或服食仙藥以求不死。這二種思想影響到小說：第一種便產生了前代未有的清言集；第二種便繼續了漢代神仙故事而產生了鬼神志怪書。□最先起來的是鬼神志怪書：託名曹丕的列異傳，不要去說他，張華的博物志就是晉初的產物，其次，是清言集。最初起來是東晉人編的語林與郭子，但取材却遠始於漢末建安時代，所以我們不妨疑心在語林以前已有過這種的作品，只是沒有遺留下來。但清言的起來則在魏代，至西晉而大盛。這種消極行動除了受漢末亂離的影響外，魏晉兩代的篡奪政治下不許有正言讜論也是其一因。所以清言集恭禱的時代始於東晉，也有牠的歷史的原因存在。□晉代是開始有大批佛經從印度傳來的時代，

同時翻譯經典之多，及其對於中國思想影響之大，成爲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嚴重的問題。佛教思想利用了中國本有的神仙思想，霎時遍佈全國。佛教徒及佛教的建築，霎時也隨處可以見到。他們也真聰明，他們看見鬼神志怪書在民間有可驚的勢力，就借了他的體裁來作了許多專談因果應驗錄，做了他們重要的宣傳利器。這種應驗錄不但佔了當時小說大部分的勢力，而給於後代小說上的影響，也非片語單言所能詳述。□我們看了魏晉六朝小說上的情形，我們從此敢相信，時代背景及時代思潮在文學上所表現，其真實性小說較詩歌及其他一切文學都來得迫近，乃非虛誇之詞。

【魏晉南北朝小品文】這時期的小品文也，

當期詩賦的影響，由抒寫感情轉而描摹景物，所以這時所謂好的小品文，都是些美麗的散體寫景文，所用的體裁是書信遊記……一類。□自曹丕等好寫小品文以後，作者曾中絕了許多時候。據吾們所習見的而論，等到東晉王羲之的蘭亭詩序出來，始

有成功了的寫景小品文可讀。義之（二二一）——三七九——是一位世家子弟，愛鶴，好書法，艸隸爲古今之冠。仕至右軍參軍，會稽內史，世因稱爲王右軍。嘗與同志宴於會稽山陰的蘭亭，自爲之序，其文清微淡遠，讀之有俯仰今昔之感。有文集十卷；其簡帖皆了了數語，而含意無盡，亦都是絕妙的小品文。他的兒子獻之（三四四——三八八）亦善書，仕至吳興太守。有文集十卷；其簡帖亦皆清幽可誦。南朝宋時，大詩人鮑照亦偶爲小品文，如他的登大雷岸與妹書，狀石寫水，皆頗能畫物趣。梁代蕭氏弟兄的書牘，如蕭統與晉安王綱，今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蕭綱與蕭臨川書，與湘東王書，蕭繹諸短啓書札……等，皆是所謂「流連哀思」之文，與曹丕所作不相上下。他如江淹何遜，吳均，陶弘景，劉峻，王僧孺，丘遲，王筠，徐陵，陳叔寶……等，莫不好爲小品文，而亦大都是賸啓。陶弘景（四五二——五三六）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好養生，隱于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真逸。尤明陰陽五行……等術，梁武帝即

魏

位，每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有文集三十卷；其書啓如答謝中書書，今人鄭振鐸謂爲「六朝散文中最高的成就之一」。王僧孺（四六五——五二二）字僧孺，東海郟人。仕齊歷唐令，梁天監中爲南海太守，再遷御史中丞。有文集三十卷；其書啓如與何炯書，極寫寒士淒苦境况，頗露懷才不遇之悲。在北朝單篇的小品文，除了祖鴻勳的與陽休之書外，其他的幾乎絕不可見。祖鴻勳（？——約五五一）字不詳，涿郡范陽人。仕北齊，官至高陽太守。居官清素，妻子常不免飢寒。他的著作僅存與陽休之書一篇。這篇抒情述志的小品文，却是他的崇高的人格表現。但北朝雖少單篇的小品文，而却有兩種成部的小品文名作，不但爲南朝所無，也爲古今來所不易見，就是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水經注的作者爲酈道元（？——五二七）——他字善長，范陽人。仕魏，累官御史中丞，守正不阿。蕭道廣反時，他爲關右大使，力屈被執，罵賊而死。水經注凡四十卷，繁徵博引，逸趣橫生。凡於一水經流

之地，必考其故實，述其逸聞，古代之神話與傳說，往往賴以保存。其行文肌體豐腴，凡所描寫，無不精妙，而於寫景描聲尤爲擅長。洛陽伽藍記的作者爲楊銜之（？——約五五五）銜之一作姓羊，北平人。魏末爲撫軍府司馬，歷祕書監，出爲期城太守。魏都洛陽的佛寺甲於天下，永熙之亂（五三四）城廓爲墟，銜之行役其地，感念興廢，因摭拾舊聞，追敘古蹟，作洛陽伽藍記五卷。此書雖名爲記載洛陽城中的廟宇，而魏代的興亡，亦於此中可見，其中包含着無數的悲劇，無數的可歌可泣的資料。那些異族在這都城裏所幹的殘殺，祈禱等等的玩意兒，也無不被寫入此書中，而又加以文字的輕倩美妙，乃使牠成爲一部小品文空前的傑作。

【魏晉鼓吹曲辭】鼓吹曲辭魏代即有製作，郭茂倩樂府詩集云：「及魏受命，使繆襲改其（指漢朝言）十二曲……是時，吳亦使韋昭改製十二曲……魏吳歌辭存者唯十二曲，餘皆不傳。」**晉書**樂志謂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曲以代漢曲。細

考繆氏所作之十二曲中，大都改易舊名，如改漢之朱鷺爲楚之平，幾漢之思悲翁爲戰榮陽，改漢之艾如張爲獲呂布，改漢之上之回爲克官渡，改漢之翁離爲舊邦，改漢之戰城南爲定武功，改漢之巫山高爲屠柳城，改漢之上陵爲平荆南，改漢之將進酒爲平關中，改漢之有所思爲應帝期，改漢之芳樹爲邕熙，改漢之上邪爲太和等，與崔豹古今注記繆襲仍漢舊名之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遂如朔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鈞竿等十曲之說不侔矣。今舉獲呂布一辭爲例。「獲呂布，戮陳宮，芟夷鯨鯢，驅騁羣雄，囊括天下運掌中。」（繆襲詞）此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見晉書）其餘十一曲辭與此略同，都是頌揚曹操戰績的。魏文帝又有臨高臺和鈞竿兩篇，題爲「鈞竿」是什麼意思呢？古今注說：「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鈞竿詩，遂傳爲樂曲。」至於孫吳，命韋昭所製之十二曲呢，不特與漢不同，即與曹魏亦大異。如炎精缺，是從漢之朱鷺改的；漢之季

是從漢之思悲翁改的；據武思，是從漢之艾如張改的，伐鳥林，是從漢之上之回改的，秋風，是從漢之擁離改的，克皖城，是從漢之戰城南改的，關背德，是從漢之巫山高改的，通荆門，是從漢之上陵改的，章洪德，是從漢之將進酒改的，從歷數，是從漢之有所思改的，承天命，是從漢之玄化改的，其秋風曲辭云言孫權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見古今樂錄）韋昭所製曲辭，也都以稱頌孫權功德為主，與魏之曲辭用意全同。但在吳魏樂辭之中最特別的一點是：每首曲辭都必注明句數和字數。如一之獲呂布下注曰：「獲呂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吳之秋風下注曰：「秋風曲凡十六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三字，一句四字。」這即是牠與眾不同的地方。如漢人樂府都能如此注出，則巾幗舞等也決不至於竟成廢物了。晉代的鼓吹曲辭，比之魏吳更是發達。據晉書樂志說，則武帝令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篇以代魏曲。（即今世所存自靈之祥至鈞竿，其每篇俱有釋題之二十篇也。）更益以張華所

魏

作的凱歌二首，則得二十四篇。傅玄的鈞竿曲辭蓋謂孫權之德可以上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天下，致太平耳。與魏吳樂辭微有不同。1006

【魏晉燕射歌辭】曹魏時代也同兩漢代一樣的沒有這類歌辭。郭茂倩說：「漢有殿中御飯食舉七曲，太樂食舊十三曲，魏有雅樂四曲，皆取周詩鹿鳴。」可見那時惟有沿用而已。到了晉時荀勗，他以為鹿鳴祇是宴賓客之樂，對於朝賀沒有關係，所以他廢鹿鳴而更作行禮詩四篇，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十二篇，於是樂遂大變。他（荀勗）在當時雖然遭遇司律陳頎的駁斥，但他所造的篇什，結果還是照樣推行的。晉代的燕射歌辭都稱為四廂樂歌。今世存者，有傅玄作的三篇，荀勗作的十七首，張華作的十六首，成公綏作的二首。又張華有冬至初歲小會歌，宴會歌，中宮所歌，宗親會歌等各一首。晉書樂志曰：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武帝泰始五年，使傅玄荀勗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詩歌，後又詔成公綏亦作焉。是則晉時的燕射歌辭止

有此數，並未遺失了。1006

【魏晉橫吹曲辭】橫吹曲最初與鼓吹曲本是一調，其後始生區分，以有鼓角者爲橫吹，用之軍中，馬上郭茂倩曰：「舊說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其事不必信，其說姑有之。」帝乃始命吹角，以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後世之所加也。「可知從漢到魏晉的橫吹曲辭雖然是沒有存在，然而他們那時究竟是有些類作物的。」1006

【魏晉相和歌辭】宋書樂志說，相和歌本止一部，至魏明帝始分爲二部的；更衣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爲十三曲。其後晉荀勗又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此曲在魏晉時代

已很盛行，作家的成績，亦頗可觀，爲遭「永嘉之亂，五都淪覆，中朝舊音，散落江左。」所以不特那時製作的曲調亡失，即承用漢代的樂府，也竟隨之湮沒了。魏代的相和曲辭有魏武帝的氣出唱（三首）薤露蒿里對酒精列陌上桑度關山及魏文帝的十五陌上桑等，皆魏晉樂府所奏。其餘如曹植傳玄的惟漢行等，便是不入樂府的了。至于晉代的相和歌辭，則概不入樂，都是借用魏代的。嘆岑曲魏代沒有製作，晉代有石崇的太雅吟，王明君辭，楚妃歎等，都爲當代樂府所奏。明君辭本是漢曲，其辭已亡，故石崇依其意而爲之。四弦曲本有四家，即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卯四弦，蜀園四弦是也。古辭皆闕，魏代惟有明帝擬長歌行，曹植的鯢鮠篇，晉則有傅玄陸機所擬的長歌行等，然都未曾入樂，其入樂者，惟魏武帝魏文帝的短歌行而已。魏武帝辭如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以何解愁，惟有杜康。（二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三解）

明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四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五解）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六解）  
 這首短歌行與普通記載的辭句已多不同。此其故，因為短歌行本來只是徒歌，只是要表現那橫擗時的一番感慨，所以不妨恣情吐瀉。後來要拏他入樂，所以把他割裂整齊，成爲上方那種東西。徒歌與樂歌不同的地方在此！  
 平調曲的作者如魏文帝、明帝、王粲、晉之陸機等人之作都不入樂。其入樂者，在文帝諸製中，惟燕歌行二首，且亦非魏世所奏。至晉始被採取入樂的，可見作者當時未必是依據樂譜而製作的東西了。其辭自然諧暢，甚爲佳妙。今舉一首以示例：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鷗辭歸，鵲南翔，念吾客遊多思腸。（二解）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三解）  
 賤妾瑩瑩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  
 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五解）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  
 星漢西流，夜

魏

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文帝秋風別日二曲，言時序遷換，行役不歸，婦人怨曠，無所訴也。」  
 廣題曰：「燕地名也。言良人從役於燕而爲此曲。」——他在文學上有兩個特點：第一是他要句句用韻，這是古今詩壇上少見的。第二是七言的組織，雖然民間的歌謠也有七言的，但在文人方面可以說僅只曹丕一人。  
 清調曲：魏晉入樂的清調曲有魏武帝的苦寒行，塘上行，秋胡行各二首，及魏明帝的苦寒行一首。其餘如曹植傳玄陸機等人之作則皆不可歌。  
 瑟調曲中凡魏武帝文帝明帝之作，大都嘗入魏晉樂府演奏的。如善哉行，步出夏門行，煌煌京洛行，豔歌何常行，却東門行……等是。而曹植陳琳傅玄陸機張駿等人之作，則大都只能徒歌。（曹植惟野田黃雀行一首入晉樂）  
 文帝的飲馬長城窟行，上留田，大牆上蒿行，亦不入樂。  
 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云：「飲馬行，上留田，今不歌。」或者那些曲調初時本亦可歌，其後失傳，遂爲具文歟？  
 楚調曲中最膾炙

人口的是廣陵散，然自稽叔夜死後即已不傳。餘曲惟魏曹子建的怨詩行，怨歌行等為晉樂府所奏，若諸葛亮阮瑀陶潛陸機曹丕等人之作，則俱不入樂。其辭之最美者，則有曹植的怨歌行：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飢。君為高山柏，妾為濁水泥。（三解）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詰。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怨歌行是由七哀詩改編而為樂府的。因為是要合樂，要使他音聲宛轉，所以也和風詩一樣，必須劃分章節，才能收演奏之效的了。1009

【魏晉婦女短楠】短楠者，短篇之書牘，用最經濟的文字，能以表現情感思想，與事實之最深切的部份者也。短楠之興，約在周秦，其發達則在漢魏六朝。

唐宋作者輩出——蘇黃尤有名——至清尤盛。此亦文學上自然之趨勢也。魏晉文章，崇尚短篇，一如陳琳之賦，張華之議，傅咸之彈文，曹操父子之詔令表序……每多短篇，時會所趨，於是乎短楠興矣。婦女作者，在漢時若班婕妤好報諸姪書，趙飛燕奏成帝牋，卓文君與相如書，王昭君報漢元帝書，烏孫公主上宣帝書，徐淑答秦嘉書兩篇，皆短雋清警，耐人尋味。洎乎魏晉，若寡婦淑之答兄弟書，孫瓊之與虞定夫人書，與從弟孝微書，徐燦妻之與妹書，陳元芳之答舅母書，衛夫人之與支法師書，孫氏之答夫書，亦短楠中之雋品也。晉世婦女，多善書畫，而衛夫人之書尤為著稱。衛夫人名鑠，字茂猗，汝陰太守李矩妻也，雅善鍾繇法，王逸少常師事之，著筆陣圖行於世。法帖中又有衛夫人與支法師書，亦雋品也。1011

【魏晉賦】自建安文人節縮上林京都諸大賦之局法，以為短篇，魏晉人相承不改。其中尤以潘岳關雉，秋興各篇，意趣最為雋永。雖其文既不高奇，又不



工密，遠遜前人之精麗；而逸趣橫生，輕清爽利，出口如脫，誠別有風味。劉義慶世說新語註引續文章志說：「岳爲文，選言簡章，清綺純倫。綺而能清，確是安仁的的評。這是魏晉賦家第一派。」六朝人論西晉文學者，必首推潘陸。故宋書謝靈運傳論以爲「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南齊書文學傳亦謂「潘、陸齊名」。然看兩家風格，確相反對。文選注引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陸機的賦，誠過於繁縟。故世說劉注引文章傳言：「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之，篇篇稱善，猶譏其作文太易。」謂曰：「人之作文，患於不才，至于爲文，乃患太多也。」文心雕龍鎔裁篇說：「至爲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反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陸氏逸思濤翻，奇情波湧，誠可謂才大如海。然文繁而詞隱，究不如潘之鋒發而韻流。這是魏晉賦家的第二派。潘陸以外，當推左思。西漢辭賦，惟逞麗詞，不免淫浮之譏。就是摹虞文章流別論所斥爲「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

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左思出而矯之，悉以微實爲主。其三都賦敍曰：「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板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於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弗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氏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質。匪本匪質，覽者奚信？」他這種排斥想像，推崇寫實的見意，是否有當，姑且置之不論。但說他既立意矯止漢賦淫浮之病，

應當別開生面，特創新體。我們現在看三都賦的結構，仍屬撫擬陳篇，不免冗長散緩之弊。如蜀都賦云：「於前則『跨躡健詳，枕轉交趾……』」於後則「御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於東則「左絲巴中，百濮所充……」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濱以潛沫，漫以絲維……」山園，則有「林擒枇杷，橙柿棗棹……」其園，則有「筠箭茱萸，瓜疇芋區……」其瀛沃，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其文雖精麗宏博，文彩爛然，足與漢人比美，但刻畫太甚，實由苦心琢鍊，湊合而成，致骨力未充，無驅運跌宕之致。李善文選注說：「此文一出，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名重一時，洛陽爲之紙貴。」現在看來，完全模擬漢人，並非是創造的作品。也沒有多少奇思精彩，令人動魄驚心，算不得當時第一流的作品。這是魏晉賦的第三派。晉賦中詞旨清新，最稱高秀者，當推孫綽天台山賦。其圖繪山川，吟詠物色，如云：「赤城霞

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兩語將天台山南門之峯勢，及其西東之瀑布，描摹盡致，真不愧寫生的能手。其下又寫石橋之險云：「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膠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又寫天台頂之仙都云：「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台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這類寫景的賦，當時實不可多見。比較前三派之規撫舊藝者，可稱爲別調。這是魏晉賦的第四派。此外還有一派言志的賦，爲叢據之表志，曹摅之述志，庾亮之意賦是。然在前，漢有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有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皆屬此類。非作始於晉人。但此亦可謂魏晉賦的第五派罷了。〇三

【魏晉時代與文學】爲什麼把魏晉兩朝放在一起講呢？因爲兩代的思潮相似的處所很多。文學的變化，在兩朝之間，也無顯著的痕跡，且魏代享年太暫。司馬氏改元以後，仍是定都洛陽，因襲前代之處不少。所以放在一處講，是很便利的。總之，這兩朝的

思想較漢代解放得多，文學自然也不同。講到魏代初年文學那時所僅存的文人，多係建安遺老，真正屬於魏代的文學，須從魏廢帝正始時講起。應當注意以下諸點：(一)玄風之興起——正始以後儒家勢力一落千丈，老莊之學大盛，於是由講求實用之儒家學說，而變為推求宇宙本體之玄學風氣。當時提倡玄學最力的有王弼、何晏、夏侯玄等人，(不過王弼後來死得很早，何夏亦因禍亡身，一玄學本出於道家，道家之祖老子每被人拉得與另一人並稱，如西漢時黃帝與老子同享盛名，這是一種政治作用。到後來應用於人生哲學方面，又以老子莊子合講。最矛盾的地方，是王何這一般人心，十分佩服道家，但只談老莊，又恐被儒家看不起，於是又將道儒穿鑿附會起來，如王弼既注老子，同時又注周易，他的最有力的主張，就是「有生於無」，究其實，不惟儒道迥不相謀，即老子莊子嚴格說來，也並不同。老子重入世，所求惟用，故其末流每變成陰謀家；莊子重遺世，不大求用，但只求全，故其末流最易變

成個人主義者。魏晉時一般清談之士，真正崇拜的還是莊子，不過扯老子作為幌子而已。又如王坦之最厭惡清談之士，作了一篇廢莊論以攻擊莊子，但他同時又替老子辯護。(二)佛法漸入中土——這一個時候學術既未定於一尊，自然各家學說同時找着發展的機會，佛教徒，也不免乘勢大肆活動。最先也是與中國固有的思想附會起來說法。佛教究竟何時輸入中國，大多數都承認當漢明帝時。但恐不盡然，西漢張騫通西域時，或者佛法即由西域來漢，只留心看西漢人所造的銅鏡，有刻作一神二侍者，頗與佛教造像制度相似，惟此時佛教書籍尚未繙成中文罷了。東漢人最初讀佛理，又以老子釋迦並稱，當時人民頗不大歡迎這種外來的宗教，卒融乃作理惑論說明老子與釋迦的相似處，以擡高佛菩薩的價值，但學佛的人正式出家做和尚，乃在魏文帝黃初時。為佛教建塔，始自吳大帝，至於佛教經典的傳播，似乎很早，今世有漢明帝教摩騰譯的十二章經，但是此經恐是六朝人偽託，不過到晉代却

是大感，如苻秦有鳩摩羅什帶了許多經書入中國，在石趙有佛圖澄傳入密宗一派，魏晉間高僧頗多，如道安及其徒慧遠等人。據吳士鑑補晉書經籍志所載當時譯經者竟有一百四十一家之多。〔三〕人世之逃避——自從正始以後，直到東晉亡國為止，內憂外患，相逼而來，當時一般文人，眼見神州陸沈，人民塗炭，覺得世界上竟無一塊乾淨土地，惟有人心中尚有淨土存在。在塵寰中既然找不着安慰，於是神遊于虛構的境界，能虛構之境界又太覺空虛，於是不得不另外尋出一種實際的情況用來作代表。於是乎他們不得不醉心於大自然界，而模山範水之風氣爲之一盛。阮籍自是此中健者，常常登山玩水，樂而忘返，到了窮途慟哭而歸。又如孫綽遊天台山，謝安高臥東山，又泛滄海，王羲之晚年幾乎專門以遊眺爲事。當時不惟士大夫如此，即方外道流，亦富遊興，如廬山諸道人曾遊石門，不惟男子如此，即深居簡出之女子，亦相習成風，如謝道蘊有狼有名的登山詩，是時文學發展的途徑，又去到一種

新方向，就是山水文學之興起。山水詩古已有之，但是詩經所有的，只能用到疊字爲止。如巖巖洋洋之類。楚詞間或有秀句，漢人作賦，寫其山則如何如何，其水則如何如何，都用駢字堆疊而成，完全不注重山水個性之描寫。直到建安曹操始有碣石詩，「水何澹澹，山島竦峙……」然而他的登山，乃屬出征時的便道，非專爲欣賞而去。到正始後，一般遊山玩水的文士，對於一邱一壑，也極刻畫之能事，如孫綽的「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而界道。」讀後真的天台山恍然就在眼前。可見文心雕龍所說的「逮乎宋初，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時代又遲延下去。殊覺不盡然的。〔四〕文士之慘變——因政局的轉變不定，人心的惶恐無主，自然難免於引起神經極敏銳之文士之不滿。因不滿意於當代的一切，而風流自放，逃玄入佛，又因思想行動之不能與因襲社會合拍，更易遭逢不幸。故晉代文士之禍，是極慘酷的。阮籍酗酒爛醉，僅免於死。如嵇康劉琨郭璞潘岳石崇二陸都是不保首領而沒。此時

文人竟有十之六七遭橫死。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自魏武帝定下用人標準，重才而輕德，不仁與不孝的人，他都可以收用，世風日漸卑靡，從好的方面說，是能打破因襲思想之束縛，而各展所長。從壞的方面說，不免有些小人因緣得勢，以後對於守正不阿之文人加以陷害，故當時流品頗雜，而且晉代文人地位較前代爲高，更易遭人嫉忌，漢武帝以俳優蓄東方朔等文人，魏氏父子亦以食客待遇王粲劉楨，但晉代文人或爲顯官，如張華或爲高流，如嵇康阮籍或出自名門，晉代以後，如謝靈運謝朓等，他們在社會所佔的地位較高，而他們處世的方法更見拙劣，思想既不爲傳統的禮教所拘束，焉得而不趨于極端？何況還有許多文人是做過作奸犯科的事呢？但是文人的遭遇，與他們的作品無關。儘管文人本身倒霉不堪，他們的作品，仍然是能與日月爭光的。

1021

【魏晉駢文】西漢末葉的文風，已經漸漸有了駢體的格局了。匡衡的奏疏說：「情益之感，無介於容儀，

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王褒的聖主得賢臣頌說：「荷旃被毳者，雖與道統絲之麗密；羹藜啜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這是何等均齊的句調。置之唐人的文集中，也不易辨別罷了！東漢一班的應用文字，尤其具此特色。至於一篇之中，純乎以駢文立格者，却自蔡邕爲始，他的郭有道碑，有淵雅肅穆典重茂密的風度，這本是東漢人的特長，而蔡氏的碑板中尤能表現無遺。自此以後，由魏晉以至初唐，凡是廟堂文學，大概無不追宗此派。不過無論如何總不及東漢的自然厚重罷了。所以也可說這是駢文的正宗。東漢著名的作者，大家都推班固（張衡）崔瑗（邕）蔡氏時代最後，地位也最重。要由此過渡，便到了所謂建安七子。其實建安文學表現，在詩的比表現在文的多。他們的文章，所遺留的，也大半在應用文方面。在魏晉文人當中，我們要特舉的是陸機。陸氏的境遇，真能使我們同情。他的文學造詣，也實在超乎許多駢文作家之上。因爲他不但有情感，而且以理致融合於情感之中，不

但能作文，而且能寫出作文的理法。不但擅長於一體，而且衆體無不兼長。駢文到了陸氏，方才壁壘完備。駢文家奉他爲祖師，也不算太過的。他的作品之中，最值得稱述的，是他二十歲時候所作的文賦。這篇文賦，可以說是文學批評中最高精粹的文章。文心雕龍洋洋數十篇的理論，幾乎全被陸氏包羅在這一二千字裏面。他先說文學家的心理先苦而後甘，先有精湛的思慮而後出於自然。「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旁訊，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瞳矐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又說包羅對象之廣。「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又說身入文境之深切。「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氣，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逸然。」又說文人個性之不同。「一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雜爲狀。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又說文章體製之不同。「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絲而悽愴。銘

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微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詭。」又說一篇之中條理秩序之不可紊亂。「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說一篇之中主意之不可不立。「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又說出語之不可蹈襲。「雖杼軸於余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又說瑕瑜互見之不可免。「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俾。」又說文章情貌之萬殊。「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蘖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密，或研之而後精……」又說難易成敗之不由自主。「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陸氏之文，最長於說理境。其綿密精透，無他人能

及每敍一題必將他的反面正面如剝繭抽蕉一般。用恰切的譬喻，精整的句調，傳達出來。這實在是他在文學史上能佔偉大地位的原故。他這種文體，最容易看出最容易摹擬的，無過於演連珠五十首。不獨說理之文，即抒情之文，在陸氏亦必重疊反復，中喻引證，使其理透闢，其情顯露，而讀者領略他的文境，也如身入九曲珠中蟻行之路，趣味深永無窮。尤其造句鍊字，無一不精，更令讀者欲不細心咀嚼而不可得。在他的弔魏武帝文序中（文選六十）最可顯出這種文境。與陸機同時齊名的，自然是潘岳。潘氏有名文字，如西征賦，閑居賦，秋興賦，馬汧督誄等，沒有什麼十分獨到之處，值得我們申說的。他的文境，不及陸氏之精深，文體亦不全一致。舉一個極微細的例子，陸氏的賦，從不用兮字插入句之間，所以格外顯出雄厚勁健的格調，而潘氏則並不然。潘氏的特點恐怕還在他的善寫悲哀。他曾為任子威夫人作寡婦賦（文選十六）任夫人是他的姨妹。據說，「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隕，孤女藐

馬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題材既如此之好，無怪他寫得十分悲切。這一篇言哀之作，將新喪之寡婦一片思想後痛澈心脾之心理，抒寫無遺。任何人不能不說確是其心中所欲言，任何人也不能不下一掬同情之淚了！

【魏晉舞曲歌辭】舞曲自來就有的，而且還是很盛。漢代「樂府」既立，對於這方面也特別注重，不過他們都是用之於什麼郊囉，廟囉……：方面去的東西，並不把牠視為一種文藝上的創作。舞曲以傅玄為多，郭茂倩說：「自漢以後，樂舞寢盛，故有『雅舞』有『雜舞』。『雅舞』用之郊廟朝饗，『樂舞』用之宴會。晉傅玄又有十餘『小曲』，名為『舞曲』。」王祭的俞兒舞是從巴渝舞改出來的，巴渝之樂，始於漢高，王祭改造其辭，並易其名，一梁時仍用巴渝舞舊名。〔俞〕者，美之意。蓋魏初建國所用也。曹植擊鼓舞歌則是本於漢靈帝時李堅的鞞舞而改作的。這些都是魏代的舞曲。從魏到晉所有一切的舞曲，如什麼正德舞，大豫舞等，都是依樣畫葫蘆的

製作；前人怎樣，他也怎樣；像這一類的東西，雖然在「文學史」上也照樣留下許多陳跡，終于也是沒有價值的。惟鐸舞歌，拂舞歌，白紵舞等，才是真正具有創造的精神，生動的意志呢。白紵舞是甚麼東西？據宋書樂志，以為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晉俳歌有「皎皎白紵，節節為雙」之句，吳音呼紵為紵，白紵蓋即白紵也。按此詞感稱舞者之美，須當芳時行樂，而云白紵「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則白紵即白苧，亦即白麻。所謂麻布，麻紗之類是也。今長江流域之江西四川湖南等地亦多產之。蓋晉人常服此以供跳舞，故作辭以美之耳，原不必是吳歌也。這種歌舞也是用以祀神的，所謂「舞以降神」是也。不過他不用于宗廟之內而祇用于燕會之際罷了。更從其作風上說，則有王元美云：「晉拂舞歌『白鳩獨流』，得孟德父子遺韻，白紵舞歌，已開齊梁妙境，有子桓燕歌之風。」

1000

【魏琴娘】西冷閣詠，載天台魏琴娘。順治三年（一六四六）死於潤州甘露寺之揚公祠。題壁自序

有云：「于歸三月，擊鼓南來，擁之北去，歷河渡淮，幸託餘生，言來京口，送入北固……」觀其語意，蓋亦吳若華王素音之流亞也。秀水王仲瞿嘗作石鳳樓歌紀其事。〔七三〇〕

【魏了翁】華父，宋一一七八至一二三七邛州浦江人。卒年六十。聰明英俊，讀書過目不忘，鄉里稱為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風。一一九九年登進士，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盡心公事。後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丁父憂解官，築室白鶴山下，閉門授徒。學者爭負笈從之，稱鶴山先生。起知漢州，徙眉州，瀘州，在蜀凡十七年。入為兵部郎中，累官至權工部侍郎。朱端常誣劾之，降三官，靖州居住。建鶴山書院，學者雲集。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尚書還朝，入對，乞辨明君子小人，又上章論十弊，帝將引他共政，為忌者合謀排擯，遂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方二旬，又召還。未幾，除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卒，贈太師，諡文靖。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他獨窮經學古，



自為一家。著有鶴山大全集一百零九卷，又有九經要義、古今考、經史雜鈔、師友雅言等。

【魏一翁詞】有鶴山長短句三卷。鶴山雖為理學名儒，然其詞則殊清麗，雖少綺膩之什而語意自屬高曠。八聲甘州係慨嘆時事之作，未免流於別調，而氣勢卻甚淒豪。「還須念人謀如舊，天意難知」在慄慄自危之中，已透露出對於強敵無可抵抗的消息來了。1008

【魏承班】<sup>1723</sup>唐—九三零頃人。父魏宏夫，為蜀王建養子，賜姓名王宗弼，封齊王。承班為駙馬都尉，官至太尉。承班工詞，豔麗似溫庭筠，今存二十一首。（見唐五代詞）

【魏承班詞】他的詞，花間集選十三首，全唐詩又多出五首。他的詞措語遣辭很有許多新穎尖麗的，自較毛文錫為高。元好問以為「承班詞但為言情之作，大旨明淨，不更苦心刻意以競勝者。」柳塘詩話以為「承班詞較南唐諸公更淺而近，更寬而盡，人人喜效為之。」

魏

【魏子安】<sup>1744</sup>清閩侯人，生卒年未詳。少負文名，尤工駢儷。長而容遊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亦常出入狹邪中。中年以後乃折節治程朱之學，鄉里稱長者。晚年事事為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著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題「眠鶴主人編次」。文詞風麗，時復有悲涼之筆。咸豐八年作序，書至光緒中始流行。其書雖不全寫狹邪，亦與彼人特有關係的。他另著有石經考、陵南山館詩話傳於世。1017

【魏子敬】<sup>1744</sup>宋—一一六二頃人。工詞，著有雲溪樂府四卷。（文獻通考）

【魏秀仁】<sup>1742</sup>字子敦，號眠鶴山人，清—一八五六頃福建侯官人。少負文名，尤工駢儷。一八四六年鄉試，累應春官不第，乃客遊四方。閩人王慶雲撫晉，秀仁客幕中。后又客川、陝，十數年，屢經喪亂。少年好作狹邪遊，中年后折節治程，朱人稱長者。相傳秀仁晚年潛心道學，頗悔其少作，但不忍割愛，乃撰花月痕（一名花月姻緣）十六卷五十二回，盡納其中。一說此書作于蒹葭時，所述多為自經。書首有太

文——二——七三一

原歌妓劉相鳳傳，其說或可信。他作有石經考，陵南山館詩話及咄咄錄，今皆不傳。

【魏季景】<sup>204</sup>魏一五四零頃鉅鹿下曲陽人。少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宗師，與族兄子收相亞，洛中稱「二魏」。魏孝莊帝時，為中書侍郎，除定州大中正，天平初，因遷都，遂居柏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後歷官至大司農卿，魏府尹卒於家。季景著有文筆二百餘篇，一兩唐書志均有魏孝景集一卷，孝景當為季景之誤，此從北史本傳。

【魏貞慶文集】<sup>201</sup>八卷。清柏鄉魏裔介撰，儀封張伯行編，有正誼堂刊本。

【魏樂府】<sup>202</sup>漢末以至魏晉六代，為五言詩歌樂章之全盛時代。詩品曰：「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sup>203</sup>樂府至曹氏父子時代，有五種現象（一）可謂之變化。（一）篇幅稍長。前此樂府，除繁欽定情詩外，每篇祇數十字，長者不過百餘字，二百字以

上之作，殊不多觀。繁欽卒於建安二十三年，已與曹公時相值，不過生卒之年較早耳。曹公樂章，則多長至二三百言者，短者亦百言上下，三數十言者，幾不一見。如度關山一首，短歌行二首，善哉行二首，對酒一首，皆百數十言。秋胡行二首，皆二百數十言。氣出唱第一首，亦幾二百言。秋胡行二首之二（清調）為魏晉樂所奏，諒於本辭有增益，如每解首二句之重句，然去此仍餘二百數十言，亦為東漢所未有。文帝篇什詩品稱其「美贍可觀」亦多委宛悠長之作。最為鉅製者，如大牆上蒿行（瑟調）陳思王曹植詩品稱其「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資，繁溢今古，卓爾不羣」。謂「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推之至矣。其樂府更多鴻篇鉅製，如擊舞歌五首，皆洋洋數百言。人豔稱道者，如名都美女，白馬，驅車，乘婦諸篇，亦皆二三百言，視乃父乃兄之作，更宏肆矣。明帝柔媚脆弱，略同六代，不及曹公丕植之恢廓。然其篇製，亦每較東漢為冗長。」<sup>204</sup>（二）恢復四言體。東漢樂府多五言或

長短句者，四言者無幾，（《楚辭》引四言，然只四句。雁門太守行，非純粹四句。惟善哉行爲長篇四言樂府。）七言者更不一見。魏武四言樂府極多，人人稱誦之。短歌行二首，爲四言。善哉行二首，步出東門行四首，亦皆四言。文帝更多四言之作，如短歌行，丹霞蔽日行，善哉行二首，秋胡行三首之前後二首是也。陳思王，魏明帝，亦咸有四言，在樂府爲增闢園地，在詩章爲新經四言體之再現，此實顯異於東漢者也。

□（三）創作七言體。文帝有通篇七言之完美樂府二首，在樂府文學流變上，更佔重要地位。且其詞優美深至，已略同後世之七言古詩。前此樂府，無純粹七言者。唐山夫人房中歌：「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雖爲七言，而後四句曰：「大山崔百奔殖，民有貴貴有德。」則非七言。漢武時郊祀歌天門章：「巫蒙礎福常若斯……」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結信成……」以下十二句，皆七言，而其前半皆非七言。純粹七言以樂章，當推文帝燕歌行二首矣。（在七言詩起源上亦佔重要地位。）□（

四）完成仿效的樂府。「以舊曲，翻新調。」雖不始於曹氏父子，而實成於曹氏父子。漢明帝時東平王武德舞歌詩，和帝時雁門太守行（俱見前章）雖皆依舊譜製詞，然此外不多見，未成風氣。及曹氏父子兄弟出，其所作樂府，率皆一用漢譜，完成仿效的樂府。自六代以至隋唐，所有樂府，幾全屬此類。爲功爲罪，治文學者，不能不歸之曹氏也。□（五）內容含極頹喪之人生觀。樂府至曹氏時代，不惟形式上，五言者逐漸發展，蔚爲大觀；四言者，重復再現；七言者，創爲新體。而內容上亦與漢代不同，表現極濃厚之頹喪的人生觀。魏武創業之君，千古梟雄，尚能自拔於流俗，時作振作語，如短歌行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如度關山曰：「車轍馬跡，經緯八極。」然亦有「人生幾何，去日苦多」之感。（亦短歌行語）文帝樂府更觸目皆悽楚之音，頹喪之語，即如所引秋胡行，燕歌行，無一不充滿此種思想。他人更無論矣。此蓋半由於天下久亂，半由於佛教東漸故也。□建安七子，號稱文學極盛，而於樂府，

則頗闌然。故敍魏代樂府，曹氏實爲主位，其餘不過附庸已耳。然少則少矣，而陳琳之欲馬長城窟行（瑟調）却真爲可歌可泣之文字。王粲有從軍行二首（平調）阮瑀有駕出北郭門行（雜曲）皆平庸無可采。以「新聲」見稱之左延年有秦女休行一首，寫燕王婦秦女休爲宗報讎故事，生動活潑，慷慨淋漓。此外王粲有太廟頌三首，俞兒舞歌四首，繆襲有魏鼓吹曲十二首，郊廟燕射應制之文，毫無性靈可言，無論何時何人，難有出色之作。若考歷代之「樂府制度」，此部材料最關重要。今考「樂府文學」則此種無性靈，無生氣，純出效顰之機械文字，經無操錄價值。871

【魏允札】州來，清嘉善人。諸生。有東齋詞略四卷。

【魏允中】明——一五九五頃南樂人。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器之。歲鄉試，戒門吏云：「非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并爲舉首，負俊才。時人稱三解元。一五八零年進士。官至吏部考功主事。允中與李維楨、屠隆、胡應麟、

趙用賢稱末五子，著有文集八卷。（明史藝文志）

【魏稼孫全集】清魏錫曾撰。

【魏純粹】仲乾，明——一六一九頃相鄉人。一六零

四年進士。知永城縣，開墾荒田，招集流民。士民稱頌。官至監察御史。純粹著有隆德堂詩文稿二卷，及開荒十二政等。

【魏象樞】環極，明——一六一七至一六八七直隸

（一作山西）蔚州人。卒年七十一。崇禎時舉人。一六四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授刑科給事中。累官至刑部尚書，以病乞休。立朝端勁，爲清初直臣之冠。聖祖嘗賜寒松堂匾額，因自號寒松老人。卒，諡敏果。象樞著有寒松堂集九十二卷，及儒宗錄知言錄等。

【魏徵】玄成，唐——五八零至六四三魏州曲城人。

卒年六十四。少孤，落魄，棄質產不營，有大志。好讀書，多所通涉。隋亂，詭爲道士，初從李密，入京見高祖，自詩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檢校侍中，令狐德棻、孔穎達等撰周、隋各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時稱良史。書成，進左光祿大夫，封鄭

國公徵。貌不揚，有志膽，犯顏改諫，帝雖怒甚，而神色自若。帝亦爲之霽威。嘗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徵謁告上冢，還奏言：「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卿，遂停耳！」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徵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陳十漸，前後二百餘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太子太師，以疾，卒于官。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鑑矣！」諡文貞。徵著有文集二十卷，（兩唐書志）時務策五卷。（新唐書志）

【魏徵詩】徵作詩頗好擬古，不做齊梁風格，以故集中的樂章頗多。說者謂唐初詩人，獨魏徵的作品有古意。其述懷一首，竟以開國功臣之資格，進而作唐代三百年詩業之開源，實是一種異數。初不料後代文人的守舊習慣如此其大，祇會賞識古董的作品也。可笑！100

【魏徵改詔風雲會】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魏

【魏收】<sup>287</sup>伯起，小字佛助，魏—五零六至五七二，鉅

鹿下曲陽人。卒年六十七。年十五，能屬文。在魏除太學博士。後與起居注，兼修國史。節閔帝立，以北主客郎中召試，下筆便就。與溫子昇、邢邵齊名，世稱「三才」。又稱「邢、魏」。然收心實陋，邵常互相訾毀。又以子昇、邵不能作賦，乃自傲曰：「須作賦始成大才士。」高歡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高澄深重其才，及齊受禪，詔冊皆出收手。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尋詔令撰魏書。武成帝立，仕至開府右僕射。武平中，以開府中書監卒於位。諡文貞。收雖以文才顯，然性褊狹，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在洛陽日，行動輕薄，人號爲「驚蟻蝻」。又好音樂，善胡舞，嘗於東山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鬥。曾使梁，與部下各買婢置館中，遍行姦穢。魏書一出，舉國大譁。因其挾私妄爲，前後顛倒，賄賂成書。來朝廷訴事者，日數十起。怨聲沸道，名其書曰「穢史」。齊亡之後，冢爲人所發，骨被棄於外，相傳即報其曲筆之恨。收所著魏書共一百二十卷，清人列爲二十四史之一。又有文集七十卷。（隋書

志作六十八卷。此從兩唐書志及北齊書本傳。

【魏之瑋】<sup>303</sup>玉橫，清錢塘人。有柳州樂府一卷。

【魏良弼】<sup>317</sup>師說，別號水洲，明一四九二至一五

七五新建人。卒年八十四。一五二三年進士。歷遷刑

科給事中。巡視京營。劾罷保定侯梁永福。太僕卿曾

直等，以剛直著名。嘗請釋御史馬敬等，被下詔獄。贖

還職。遷禮科都給事。劾罷大學士張孚敬，又劾吏部

尚書汪鏞，忤旨奪俸。及孚敬正起，與鏞合謀報復，削

籍歸。隆慶初，進太常寺少卿，致仕。卒後，追諡忠簡。良

弼所為文，南昌劉曰甯刪訂成水洲文集四卷。

【魏濬】<sup>316</sup>禹卿，號蒼水，明一六一九頃松溪人。一

六零四年進士。累官右僉背御史，巡撫湖廣。時苗蠻

曠徒為患，濬諭以德意曠徒解散，焚其巢千七百餘

所。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濬著岐雲閣存州

七卷，未第時作。後存州七卷，既第后作。西事珥緯譚

方言據……等。

【魏源】<sup>319</sup>默深，清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河南邵

陽人。卒年六十三。與龔自珍齊名，人稱「龔魏」。一

八二二年順天舉人。入貲為內閣中書，改知州。道光

二十四年，成進士。權知東台，興化縣事。未幾，補高郵

州，坐驛遞遲誤，免以緝獲梟匪功，復原官。

【魏源文】著有古微堂文集，清夜齋詩集，及詩古

微，書古微，春秋發微，公羊微，庸易通義，說文擬雅，兩

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論語孟子類篇，孟子小記，小

學古經，大學古本，孝經集傳，曾子章句，明代食兵二

政錄，老子本義，孫子集注，元史新編，聖武記，海國圖

志等書傳於世。他底作風雅健真行。有晚周諸子之

遺風，其為學，經術湛深，讀書精博。初崇尚宋學，後始

發明西漢人之詣。其治經，專主今文學，排抵古文學

最力。與自珍並稱龔魏。尤熟於掌故地理之學，且喜

談經濟。平生高自標樹，惟論古今成敗，國家利病，學

術本末，及覆辨論不少。表四座皆屈。【317】

【魏禧】<sup>314</sup>冰叔，又字叔子，號裕齋，又號勺庭，明一

六二四至一六八零江西甯都人。魏際瑞之弟。卒年

五十七。兒時，即不樂遊嬉，嗜古學。年十一，補縣學生。

明末，移家於翠微峯。與兄際瑞弟禮及南昌彭士望

林時益，同邑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共九人，爲「易堂學」。稱易堂九子躬耕自食，刻削讀書。「三魏」之名，遂徧海內。禧身束砥行，才學尤高。一六七八年，詔舉「博學鴻儒」，以疾辭。後二年，赴揚州，卒於徵儀。禧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文，其爲文凌厲雄傑，有古文集二十二卷，日錄三卷，詩八卷，左傳經世十卷，均清史列傳。

【魏禧文】禧性豪達，負才略。甲申之變，痛哭憤咤，不欲生。謀從曾應遠起兵，不果。入清隱居翠微峯，專肆力於古文，士友稍稍依之。李騰蛟、彭士望、邱維屏、林時益、彭任、曾燦，皆至與他三兄弟相與討論觀摩，以文章節概相淬勵，於是名振一時，就是世所稱號的「易堂九子」。四十後，出遊江淮吳越間，得交天下奇士，如徐枋全、李天植、顧祖禹、藥地、樁木，皆是明季底遺民。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他亦被徵，以疾辭。有司督趣就道，不得已，昇疾至南昌，就醫。撫軍疑其詐，以板扉昇之至門，他絮被蒙頭，病篤，乃放歸。又二年，卒於儀徵友人家。著有叔子集，左傳經世傳。

魏

於世。他底作風，凌厲雄邁，不屑規摩前人。時抱遺民之戚，志存恢復，遇節烈奇士，則益感慨激昂，摹畫淋漓。所爲新樂侯、劉文炳及大鐵椎諸傳，皆有奇俠氣。今人最喜誦。平生喜誦史，尤好左傳與蘇洵之文。其爲文主識議，其論文有曰：「學柳州易失之小，學廬陵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衍，學穎濱易失之蔓，學半山易失之枯，學南豐易失之滯，惟學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老泉易失之粗，病終愈於他家。」他那枝霸氣稜稜的筆，能寓變化於法度之中，節制愈森嚴，而筆力愈奇縱。故程伯垂稱爲文中底飛將軍。1247

【魏禧】和公明——一六二八至一六九三，江西寧都人。魏禧之弟。卒年六十六。少魯鈍，受業於禧，禧嘗答詈之，禮勿怨，曰：「兄固愛弟也。」與兄際瑞及禧齊名，故更爲伯子。叔子季子，以自號，禮遂稱爲魏季子。性慷慨，工詩，又鬱鬱不得志，乃棄諸生遠游，足跡幾徧天下。年五十，倦遊返於翠微峯之巔，構屋五楹，榜曰「吾廬」。因以自號。禮著有詩文集十六卷。

清史到傳)

【魏澹<sup>371</sup>】彥深，北齊——五七零頃鉅鹿下曲陽人。魏季景之子。卒年六十五歲。而孤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為殿中侍御史，預修五禮及撰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與李德林修國史。入周，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台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文帝以魏收所撰後魏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所著義例多與魏收不同，書成，上帝覽之，稱善。未幾而卒。澹著有文集三十卷，一隋書志作三卷，兩唐書志作四卷。此從北史本傳。及魏史九十二卷。【魏初<sup>372</sup>】太初，號青崖，元——二六四頃宏州順聖人。卒年六十一。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少辟中書省掾吏，親老告歸，隱居教授。中統間，起為國史院編修，尋擢監察御史，疏陳時政，多見賞納。官至南臺御史中丞。初著有青崖集五卷，非獨以文章貴，又足補史闕。

【魏明<sup>377</sup>】少英，漢——至一六九左右會稽上虞人。少為縣吏，操刀報兄讎，遂亡命居陳，從博士劉仲信學春秋圖讖。又詣太學受五經，累官尚書，歷陳便宜，有所補益。為「八俊」之一。時稱為「天下忠貞魏少英」。以黨議免歸，閉門不見人，後竇武被誅，明復以黨被急徵，至牛渚，自殺。明著書數篇，為魏子三卷。（隋書經籍志）

【魏道明<sup>388</sup>】元道，金——一六零頃易縣人。兄弟四人，皆有詩名，以道為明最。第進士，仕至安國軍節度使。暮年，居於雷溪，自號雷溪子。道明著有鼎新詩話。（中州集）

【魏塘倡和詩<sup>401</sup>】一卷，附金曜山房詩一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原刊本。

【魏塘竹枝詞<sup>401</sup>】一卷。清嘉善孫燕昌撰。有柳南草堂刊本。

【魏女詩人<sup>404</sup>】女詩人的作物雖然在三百篇中很多，但自秦漢以下便已逐漸衰替，不為社會所重視了。這原故，也許對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等之觀念



魏

與周公所定之禮教有關罷。因此，所以曹魏一代可考知的女詩人祇有三個。□第一個是魏文帝妻甄后。她本來是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因紹敗沒，曹丕乃私取之，後終為郭后賜死。甄后九歲時，即喜讀書寫字，其兄謂之曰：「汝欲為女博士耶？」答曰：「古之賢女，未有不知書者。」其所作詩，悽惋沈深，愴然欲絕，今惟塘上行尚存。□第二個便是劉勳的妻王宋。她嫁與劉勳二十年尚不生子，勳乃復娶司馬氏的女兒為妻，而王宋以無子遭出，彌見傷感，因賦詩二首以自悼。□第三個即是丹陽的女子孟珠，其作品今世尚存有陽春歌三首，活潑生動，有子夜團扇的風格，辭句矯，好音調，舒適最能引人入勝也。○○

【魏校】<sup>409</sup>本姓李，字子才，號莊渠，明——一四八三至一五四三崑山人。卒年六十一。登弘治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遷郎中，不為太監劉瑾所屈，召為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一五二二年）起為廣東提學副使。官至太常寺卿，掌祭酒事，致仕。卒，諡恭簡。校所著有莊渠遺書十二卷，又有周禮沿革傳、春秋經世

六書精蘊等。

【魏荔形】<sup>44427</sup>念荔，清——一六八五頃直隸柏鄉人，魏

喬介之子。十二歲補諸生，以資入為內閣中書。選鳳陽同知，以優異授漳州知府。膺卓薦，擢江蘇常鎮道，署江蘇按察使。居官能守家法，有惠愛聲。後忤大吏去官。荔形嗜古學，勤著述，罷官後，猶杜門點勘四庫七略，丹鉛不去手。所著詩文有懷舫集三十六卷，及大易通解十五卷，附錄一卷。（均清史列傳）

【魏萬】<sup>44427</sup>唐人。居王屋山上。元初登第。全唐詩錄存

詩一首。

【魏蕃】<sup>446</sup>字申之，唐——七九三至八五八鉅鹿人。卒

年六十六。擢進士第。文宗訪魏徵後人，楊汝士薦為右拾遺。屢有獻納，擢右補闕，諫議大夫。宣宗時，累遷御史中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蕃為宰相，議事帝前，他相或委抑規諷，惟蕃謹切無所回畏。以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蕃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又抄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為魏氏手略二十卷。

【魏世傑】與士清，一六四五至一六七七。江西甯都人。魏際瑞之子。卒年三十三歲。從叔父禧學古文辭。為邑諸生。與從弟世倣、世儼、時稱「小三魏」。際瑞遇難，拔佩刀自刎，呼號二十日而死。世傑著有梓室詩文集（國朝先正事略）。

【魏世儼】敬士清——一六九六。頃江西甯都人。魏世倣之弟。善病如其兄，然不廢翰墨。與從兄世傑、兄世倣並稱「小三魏」。世儼著有為谷文稿八卷。（清史列傳）

【魏世倣】昭士清——一六五五至？。江西甯都人。魏禮之子。生二十餘月，母口授九神，輒能成誦。稍長，從仲父禧讀。殫意著述。與從兄世傑、弟世儼齊名。時號「小三魏」。性狷急，勇於事。因多病，不應試，徧遊燕楚、吳越間。遊嶺南時，適王士禎使粵，見所作，願折節與交。世倣的仲父禧嘗謂：「其文一如其人，鋒銳所及，往往有沒羽之力。」著有耕廬文稿十卷。（清史列傳）

【魏坤】禹平，號水村，清——一六四六至一七零五。

浙江嘉善人。卒年六十。康熙舉人。坤工古文詩詞，著有倚晴閣詩抄、秦淮雜詠、歷山唱酬集、粵遊紀程詩及水村琴趣四卷。

【魏相】弱翁，漢——前？至五九。濟陰定陶人。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宣帝時，累官御史大夫。霍光卒（前六八年）相請減損霍氏權，以全功臣之後。又請上書者去副封，以防壅蔽。韋賢免（前六七年）代為丞相。宣帝始親政事，勵精為治，相數上便宜，皆蒙納用。封高平侯。卒，謚憲。相著有集二卷。（舊唐書經籍志）

【魏婦女文學】魏承建安之體，詩歌五言，大感於時。魏武卞后，及文帝甄后，並有文采。如丁虞妻之寡婦賦，有東京之遺則。孟珠之陽春歌，開子夜之格調。今略述之。曹操卞夫人，琅琊開陽人，操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為繼室。生子丕、彰、植，丕受漢禪，尊為太后。湯修母本袁術姊妹，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因事殺之。而卞夫人致書修母，修母亦為書答之。文帝甄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初為袁紹次

子熙婦，及魏武破紹，文帝私納為夫人，後為郭后所譖賜死。先是甄后九歲，喜書作字，數用諸兄筆硯，兄曰：汝欲為女博士耶？后曰：古之賢女，未有不知書者，及文帝建長秋宮，璽書以迎后，為表辭之，又有塘上行。丁廙字敬禮，沛郡人，有文才，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客陳思王門下，魏文即位殺之。其妻作寡婦賦以自悼。王宋者，平虜將軍劉動妻也，宋嫁動二十餘年，後動悅山陽司馬女，以采無子出之，還於道中，賦詩自傷。孟珍者，魏時丹陽女子，能為陽春歌，今傳三章。

【魏敬士文集】<sup>48</sup>八卷。清甯都魏世儼撰。有中箱本，在甯都三魏集內。

【魏夫人】<sup>500</sup>襄陽人。他是道輔之姊，曾布丞相之妻，曾紆之母，封為魯國夫人。其作品在同時至與李易安齊名。朱文公云：「本朝婦人能文章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夫人所作詞，曾慥選錄十闋入其樂府雅詞中，如「菩薩蠻，定風波等，要算是最好的了。」魏夫人在當時亦是名家，如「江城子，捲珠簾」

魏

諸曲，亦嘗膾炙人口矣。其尤雅正者，則「菩薩蠻調」等評者謂為深得國風卷耳之遺。」（見詞林紀事所引的雅編）在此情形之下，我們也可以猜到這位女作家的特殊風範了。

【魏泰】<sup>501</sup>道輔，宋一零八二頃襄陽人，魏夫人之弟。幼爽邁，嘗師徐禧，后於試院中因上請忿爭，毆考官幾死，坐是不得取博極羣書，有口辯而文章尤喜談朝野可喜。崇觀間，章惇數稱其長，欲官之，不就。晚年卜居漢上，頗倚他姊夫之勢，以欺壓鄉里，泰好偽托他人名作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作，碧雲駭則假名梅堯臣作。用己名所作之書，有臨漢隱居集二十卷，一文獻通考一臨漢隱居詩話一卷，東軒筆錄十五卷。

【魏泰葉夢得之詩論】宋詩自歐陽蘇黃以後，最鮮韵味。滄浪詩話所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云云，正是針對每種作風而言。當時詩壇與此種作風不甚相近者，有王安石。故凡論詩不主蘇黃作風者，往往偏主韵味，而與歐陽蘇黃異

趣。這可以王安石一派爲例。王安石臨川集中雖無什麼論詩主張，然稍後魏泰葉夢得諸人實可爲此派代表。魏泰爲曾布婦弟，故與蘇黃不合，其所撰臨漢隱居詩話，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四庫總目提要譏其「堅執門戶之私，甘與公議相左」，要亦不爲無見。但平心論之，魏氏所言亦頗爲中肯。宋詩流弊，確是如此，即使魏氏誠持門戶之見，要亦足爲當時針砭，成其一家之言。如云：「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曉鳥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薛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沉有芷兮澗有蘭，思公子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於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

名，其述情敘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况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詩主優柔感誼，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此處所謂「味」，蓋取古詩溫柔敦厚，一唱三嘆之義，猶與後世詩禪之說不盡相同。其與滄浪詩話同一論旨者，只在反對歐陽蘇黃之敏邁豪放而已。其與魏泰相同不滿蘇黃之詩，而進一步再以禪論詩者，則爲葉夢得。葉氏所撰石林詩話，其論詩宗旨，與魏氏合，而意旨所歸，却最與滄浪爲近。四庫提要以其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遂謂「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增章冲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

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實則此亦由於蘇王二氏詩的作風本是互異故其論詩主張也不會相同，正不必牽涉到黨爭門戶的方面。石林詩話云：「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疎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真，傾困倒廩無復餘地。」「長篇最難，魏晉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造志，初不以敘事傾盡爲工。」此即魏秦不主豪放之旨也。即滄浪所譏以才學爲詩之意又云：「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韓送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此節亦近魏秦之旨，但與滄浪所謂『坡谷諸公之詩如米

元章諸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云云爲更相類似。明得此意，則知石林論詩所以推重安石而譏議歐蘇者亦自有因，固不僅門戶之見了。且石林之於安石亦非一味推重者。如云：「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畫深婉不迫之趣。」則知其所以推重安石者正在其深婉不迫之趣，與其論詩宗旨有見合耳。至如爲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鑿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蓉』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

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霏霏春空雲。』司空圖記載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是則且較魏泰更進一步，而與滄浪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及「透徹玲瓏，不可湊拍」者實爲同一意旨了。至如下文所引一節「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則更爲滄浪以禪喻詩之所本。

L. Ho.

508

【魏貴族文學】魏代的樂學，曹家父子弟兄，和建安七子，可以代表曹家父子除曹操的詩，還有點雄健自然的氣象外，其餘曹丕曹植都是受漢代詞賦一派的甄陶，他們的文字都是向着雕刻排偶方面去做，所以他們的詩，也受着一種生硬呆板的影響。（沈約謝靈運傳論曰：「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建安七子，阿諛奉迎，應瑒有侍五官中郎將詩，一變散文爲駢文，造成兩晉和齊梁浮靡時代的文學。隋初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已經是鐵峯如山，不能移易的了。1043

【魏搏霄】飛卿，宋——至一一九五左右時人。初以蔭補官。繼因荐從事史館。明昌中，中宏詞選，授應奉翰林文字。工詩，以富豔稱。黨懷英頗稱許之。

【魏昭士文集】十卷。清甯郡魏世做撰。有原刊本。中箱本，在甯都三魏集內。

【魏野】仲先，宋——九六零至一一零一九陝西陝人。

卒年六十。好吟詠，不求聞達。住州之東郊，景趣幽絕，名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賦詩其中，號草堂居士。大中祥符初，（一零零八年）契丹使至，樂言本國得他的文集上帙，願校全部。詔與之。與李濟同時被荐，他上言願守映畝永荷帝力。詔川縣長史常加存撫。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作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著有草堂集十卷（宋史本傳）。

【魏驥<sup>71</sup>】仲序，號南齋，明一三七四至一四七一蕭山人。卒年九十八。一四零五年舉人。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召修永樂大典，擢太常寺博士。正統初，進吏部侍郎。居官清介渾厚，英宗深器之。累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至仕歸。卒。諡文靖。驥爲文出於自然，不務雕刻。有南齋稿十卷。

【魏氏詩<sup>72</sup>】唐人名不傳，但知爲魏朮己之妹。有贈詩一首，彷彿卓氏白頭吟意，宛轉敘述，情詞黯然，是能詩者手筆。

【魏風<sup>721</sup>】魏風與齊風差不多同時。每篇的時代不能確定，但牠爲晉所滅是在惠王十六年，故知總是

魏

春秋初年的作品。在十一國風中，風格最統一的，莫如魏風。現存的雖只有七篇，但篇篇都是社會或政治狀況的反映，并且篇篇都有很高的價值。葛屨與伐檀都是爲勞動者抱不平的。牠們一天工作到晚，僅乃得飽；富翁養尊處優，反而「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故伐檀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這便是杜甫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怪不得詩人要譏其「素餐」了。葛屨是寫女工的，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天天替別人縫衣，自己却在寒天還穿着葛屨，怪不得詩人要譏其「褊心」了。碩鼠及十畝之間都是避世的。政治不良，民不聊生，於是想另找樂土，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這是多麼激烈的話！在國風中的確可以獨樹一幟的。這樂土是怎樣一個地方呢？在詩人的想像中，這樂土是這樣的：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間）地方不求大，十畝便夠；居民無別事，只務農桑。我們

因此便連想到陶潛的桃花源了。桃花源的理想是由政治的不良與社會的不安寧而產生的。不過陶詩的語氣沒有碩鼠那麼激烈，其描寫則較十畝之間更詳細罷了。還有兩首——固有桃及陟陟——也可藉以窺見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情狀。固有桃與黍離相似，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這位詩人沒有碩鼠那麼激烈，不過長歌當哭而已。「其誰知之？」陟陟是在苛政之下，表現骨肉之愛的。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無！已！……」第二章的「季」字，不僅為換韻起見。朱熹說：「季，少子也；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這是不錯的。近來有人說國風每篇僅一章是原文，其餘幾章都是樂工任意加的，恐怕沒有什麼根據。在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問題：為何別國詩人都不及魏詩人之先覺呢？如伐檀、碩鼠等篇，在詩經中簡直找不到第二首。我們想魏國的歷史一定可供我們解決此問題，可惜書闕有間，我們無從詳細知道。這

一點是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人同引為憾事的。

【魏際瑞】原名祥，字伯善，號伯子，明——一六二零

至一六七七，江西寧都人。卒年五十八。學使侯峒曾亟賞其文明，末諸生。性敏強，記於兵刑禮律法，皆窮究詳明。入清，為歲貢生，客浙撫范承謨幕。不久，死。韓大任之。際瑞篤治古文，喜漆園、太史公書。著有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均清史列傳）

【魏學洵】子敬明，一六零六左右至一六二五左右，嘉善人。魏大中之子。卒年二十左右。為諸生，好學工文。大中忤閹被逮，微服入都，探起居，稱貸以完父贖。賊未竟而大中卒，扶輿歸，晨夕號泣死。崇禎初，詔旌為孝子。學洵著有茅簷集八卷。

【魏興士文集】六卷。清甯都魏世傑撰。有中箱本，在甯都三魏集內。

【魏知古】唐——六四七至七一五，深州陸澤人。卒年六十九。性方直，有雅才。弱冠舉進士，為著作郎，兼修國史。後出為晉州刺史。睿宗即位，拜黃門侍郎。時



威夏，造金仙玉貞觀，知古諫罷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初，為侍中，封梁國公。寶懷貞謀亂，密發其姦。懷貞誅，帝賞其功。開元初，除工部尚書，以與姚崇不協，罷知政事。卒，諡忠。知古著有文集二十卷。（舊唐書本傳作七卷，此從兩唐書志）

【魏裳】順甫，明——一五六五頃蒲圻人。性質直，博學工詩文。一五五零年進士。以刑部侍郎出守濟南，治盜均賦，人民德之。晉山西副使，罷歸。杜門著書，為後進所師事。裳所著有雲山堂集六卷（四庫總目）及湖廣通志草等，並傳於世。裳與南昌余曰德（字德甫）銅梁張佳元（字肖甫）新蔡張九一（字助甫）同有文名，時種為「四甫」。又為王世貞所稱。後五子（四甫外加狂道昆）之一。

【吳兢】<sup>2643</sup>唐——六七零至七四九汴州浚儀人。卒年八十。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初直史館，修國史，拜右拾遺。神龍中，與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開元初，為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居史職殆三十

吳

年，敘事簡直，人多稱之。後為恆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齊、周、文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卒後，其子又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吳彥舉】<sup>002222</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吳育】<sup>002227</sup>春卿，宋——一零零四至一零五八建安人。卒年五十五。少奇穎，博學。中進士甲科，除大理評事。慶歷中（一零四五年左右）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遇事敢言，性明果，所至作條教，易行而不可犯。後以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卒，諡正肅。育著有文變五十卷。（宋史本傳）

【吳文度】<sup>004</sup>憲之，明——至一五一零左右晉江人。徙居江甯。一四七二年進士。歷南京御史，因劾妖僧繼曉被杖，遷汀州知府。有惠政。正德初，為南京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劉瑾屢次責賄，不應，令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著有交石類稿三卷，汀州人為之刊行，以誌遺愛。

【吳文端集】<sup>02</sup>四十卷。明吳一鵬撰。一鵬頗著風節，

而不以文章名。

【吳文正集】一百卷。元吳澄撰。是集一名支言集。揭傒斯撰澄碑文。稱北有許衡，南有吳澄。然衡之文，明白質樸，達意而止。澄則詞華雅興，頗能與文士爭短長也。有正統元年五世孫耀刊本，前有蒙古字誥命，明宣德乙卯刊本，清乾隆丙子萬氏刊本，季目有元刊本，有蒙古字序。

【吳文溥】溥如，號澹川，清——一七九五頃浙江嘉興人。貢生。工詩，嘗西入關中，南遊臺海，詩格益上。阮元督學浙江，見其詩，譽為浙中詩士之冠，因招入幕中，使校訂輜軒錄稿。元嘗出其先大父征苗刀示之，文溥走筆作歌，震奪一席。尤精韜略，曾佐湖北巡撫幕，論兩湖戎事，瞭如指掌。文溥之古文駢體，能集六朝、唐、宋之大成。著有南野堂筆記十二卷，及南錄堂集、師貞備覽所見錄（均清史列傳）。

【吳文奎】茂，文明——一五九六頃歙縣人。工詩，嘗受業於吳國倫，故所作多效其體。文奎有孫堂集十卷，凡詩六卷，雜文四卷。

【吳文華】<sup>4450</sup>子彬，明——一五六七頃連江人。辛年七十八。一五五六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萬歷三年（一五七五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討平猺亂。請終養歸。復起，歷遷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岑江賊李珍、江月照拒命久，文華懸重賞擒獲，尋入為南京工部尚書，引疾去。仍起南京工部，力辭，虛位三年以待卒。諡襄惠。文華詩頗沿台閣舊體，有濟美堂集八卷。

【吳文英】<sup>4453</sup>君特，自張夢窗，宋——？至約一二六零慶元人。宋詞研究作卒於淳祐十一年，即一二五一年。此從胡適詞選。他本是翁元龍的親兄弟，後來不知如何改姓吳。一浩然齋雅談——生平事迹不可考，似做過權貴的食客，暮年不很得意。詞與周密（號艸窗）齊名，並稱「二窗」。文英詞為姜夔一派，故胡適稱之為「詞匠的詞」。張炎評為「如七寶樓台，炫入眼目，拆下來不成片段」，亦即此意。有夢窗稿甲乙丙丁四卷，為宋詞人中傳下來詞料最豐富的一部。

【吳文英詞】所作詞有甲乙丙丁四稿。吳文英是一個善於「修飾潤色」「裝點門面」的「詞匠」。所以讀他的詞，假如不管其中意義，止於一覽了事，則見輝煌燦爛，御翠鉗珠，煞是工緻。故張叔夏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此語胡適之亦贊同，吳雁安則反對。）這一類的詞，在他那甲乙丙丁四稿中，也還竟要占去百分之九十九哩？茲舉其甲稿中之鎖寒窗詠玉蘭花一闕以示例：「紺縷堆雲，清顯澗玉，記人初見。螢雁未洗，梅谷一懷悵。渺征槎去乘間風，占香上，圍幽心展。遺芳揜色，真姿凝淡，返魂騷晚。一盼千金換，又笑伴鷓鴣，共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渺南天秋晚。比來時更肌消瘦，冷薰心骨，悲鄉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本來是在詠玉蘭花，但却要說「魂返騷晚」！「送客咸陽」這便是他用典故來影射事物的裝飾了！這種陳腔濫套，比較用得稍為恰當，還不見得十分隱晦的詞也有。如補遺集中的憶舊遊，那要算是賦有幾許生氣的。「送人猶未苦，苦送春，隨人去天

吳

涯。片紅都飛盡，陰陰澗綠，暗裏啼鴉。賦情頓雪雙鬢，飛夢逐塵沙。嘆病渴淒涼，分香瘦減，兩地看花。西湖斷橋路，想垂楊繫馬，依舊欹斜。葵麥迷煙處，問離巢孤燕，飛過許家。故人爲寫深怨，空壁掃秋蛇。但醉上吳台，殘陽草色歸思賒。」（憶舊遊，別黃澹翁。）夢窗這種詞格，究竟是怎樣養成的？仔細想來，大約不外兩種：（一）鄒程村云：「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追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這便是說他的詞完全是對於前人的模擬。（二）沈義父云：「夢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可曉。」這便是說他的詞除「摹擬」之外，還要運用他那種費力而不討好的技術。胡適之說：「大概周邦彥與吳文英，都是音樂家。從音調方面看去，這兩人可以相提並論；但文學方面看去，吳文英就遠不及周邦彥了。周是詩人而兼音樂家，吳能製曲調聲而不是詩人。」他因拘束於字面的諧適之故，而遂洩了情緒和意境，這便是他才氣驚下的暴露。尹惟曉（煥）詞序云：「求詞

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天下之公言也。——這種推尊，未免近乎溢美了罷？其實，夢窗的佳品，原不是得這類推砌故實的古典詞，反而是那有話即說，詞調流暢，能夠描摹情態，表任意境的小詞。可惜他的這類作品，自來便是爲人所不曾重視之耳。「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縱芭蕉不雨也颼颼。都道晚涼天氣好，有明月，怕登樓。年事夢中休。花空煙水流。燕辭歸客尚淹留。垂柳不繫裙帶住，漫長是，繫行舟。」（唐多令）這詞疎快流動，集中竟無能出其右者；然而張炎猶以爲不質實，于此可見求全之難。□又武林舉事，云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吹之翫。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球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紛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吳夢窗玉樓春詞便是摸寫此種情態的：「茸茸狸帽遮梅額，金蟬羅翦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

身，倦態強隨閒鼓笛。聞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帶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京市舞女）吳文英詞，前人評論雖多，率皆未當。要以四庫提要之言爲最允；牠說：「文英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李商隱之于詩，吳文英之於詞，真可稱爲無獨有偶的一對。因爲詩到了李商隱而壽終，詞亦到了吳文英而壽終。後來的人，大家都染受了吳文英的流毒；盡日埋頭尋典故，齊向故紙堆中去討生活，那是何等的可憐啊！王靜安說：「夢窗之詞，余得取其詞中一語以評之曰：『映夢窗凌亂碧。』」（秋思耗）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乃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迫尋已遠。』余覽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以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踏莎行）二語乎？」（人間詞話）王氏此評，人謂高出常人一等地矣！1003

【吳文肅公摘稿】四卷。明吳儼撰。其詩文亦沿臺閩之派，雖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詩

格亦復嫺雅，要足與東陽肩隨。有明萬歷甲申其孫士遇刊本，明刊本。

【吳文節公遺集】八十卷，附年譜一卷。清儀徵吳文鎔撰。有吳養原纂咸豐刊本。

【吳文燁】山帶清——至一六九六廣東南海人。十歲能詩，與梁佩蘭同塾，唱和數十篇，爭崎嗜險，相矜爲樂，名噪一時。一六九三年中舉人。家富藏書，晚以詩古文辭提倡後學。文燁工詩善畫，頗自矜貴，著有金茅山堂詩集（清詩列傳）。

【吳龍翰】式賢，宋——一二七零頃歙縣人。師方岳咸淳中，貢於鄉。以荐授編校國史院實錄院文字。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鄉校請充教授，尋棄去。家有老梅，因以古梅爲號，嘗爲之賦。龍翰著有古梅吟稿六卷。

【吳訥】克敏，元——至一三五八休寧人。學兵法，習騎射。至正間，授建德路判官。明兵克徽州，取道入建德，訥以義兵萬戶守昱關阻之。再戰不利，隨元帥阿魯輝退屯浙西札溪，於石壁題「怪石有痕龍已」。

吳

去，落花無主鳥空啼」句，悽涼悲憤，不下於項羽之被圍垓下，遂亦自頸死。訥本工詩，有萬戶集。（元詩選）

【吳詩】<sup>0464</sup>三國時在孫吳一方的詩歌成績，除了幾首刻版的樂府以外，只好勉強拏張純張儼朱異等人的賦席賦犬賦弩諸首當之。他們三個都是吳郡人，童時頗有聲譽，嘗同往朱據家求見，據欲覘其才學，命一題使其立就。張純的賦席要算是最好的了。其辭云：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吳詩談藪】二卷。清黎城靳榮藩撰。有乾隆刊本，在吳詩集覽內。

【吳詩集覽】二十卷，談藪二卷，補注二十卷。清太倉吳偉業撰。黎城靳榮藩補注。有乾隆刊本。

【吳一鵬】<sup>100</sup>南夫，號白樓，明——一四六零至一五四二長洲人。卒年八十三。一四九三年進士。世宗初，累擢禮部左侍郎，與南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頗著風節。俊去，一鵬署部事，累進尚書，入內閣，典誥勅。張璠

桂萼忌之，出爲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諡文端。一鵬著有吳文端集四十卷。

【吳三桂】<sup>101</sup>（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吳元泰】<sup>1021</sup>蘭江明一五六六頃人。好爲通俗小說，著有東遊記上洞八仙傳二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一與揚致和的西遊記，余象斗的南遊，北遊二記，合稱四遊記。

【吳下詩存】<sup>10230</sup>清光緒間榮廷撰。

【吳震方】<sup>10232</sup>青壇清一六九四頃浙江石門人。一六七九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罷歸。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南巡，以所輯朱子論定文鈔進呈，得復職，且御書白居易詩以賜。因摘詩中「晚樹」二字以名其樓。明年遊滁州，震方著有晚樹樓詩稿四卷，及讀書正音，嶺南雜記等。

【吳雯】<sup>10400</sup>天章清一六四四至一七零四原籍奉天遼陽人，后居山西蒲州。卒年六十一。少明慧，博覽羣籍，自六經三史以及釋老內典等等，皆能淹貫。一六七九年召試「博學鴻儒」科，報罷。既試不售，乃游

京師，謁父執梁熙，劉體仁，汪琬等，皆激賞之。尤以詩見知於王士禛，稱爲「仙才」一日，與葉方藹同直，方藹讀其警句，下直就訪之，名大起。大學士馮溥以扇索其詩，大書二絕答之。卒以不遇，歷游四方。不久，居母憂，哀毀卒。愛工於詩，有鄉人元好問之風，性尤服善。趙執信論詩好用馮氏法，攻人之短，後相值於都門，他出卷相示道：「曩之所攻，悉改之矣！」所著有蓮洋集二十卷，清史列傳一。

【吳雯炯】<sup>10409</sup>鏡秋，清豐城人。有香草詞一卷。

【吳平】<sup>10409</sup>君高，漢一四零會稽人。著有越紐錄，王充許爲劉子政，揚子雄不能過。明人以爲越紐錄即越絕書，爲同郡袁康所作，平加以屬定。清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採其說。越絕書古來相傳爲子貢作，隋書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一自后始定爲袁、吳二人合作。

【吳百朋】<sup>10609</sup>錦雯，明一？至一六七零浙江錢塘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操筆爲文，立就數千言，未嘗起草。嘗遊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篳篥者

上。日解縵袍。貫酒。酒酣對客揮毫。詩才斐妮。兼有氣勢。一六四二年舉於鄉。入清。兩為蘇州推官。改南和縣令。有異政。病歿於官。人民建祠祀之。百朋為「西冷十子」之一。博物洽聞。與徐世臣等創為壞麗奇偉之文。著有樓菴集。（清史列傳）

【吳西逸】<sup>1060</sup>元——一三二零頃人。阿里西瑛作懶雲窩成。自題殿前歡。西逸及貫雲石等均有和作。西逸所作曲。今存小令四十餘支。（見太平樂府）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空谷流泉」

【吳西逸散曲】他的散曲約存小令四十餘首。見太平樂府。這些作品的風格大都與張可久相近。他們與張相近處約有兩點。一。其中有不少華美。或清俊的作品。二。其中有不少似詞的。<sup>1061</sup>

【吳可】<sup>1062</sup>號藏海屋士。宋——一二六頃分甯人。宣和間。作官汴京。復乞閒。以去。嘗客居臨汝。避寇洪州。與王安中。趙令時。米友仁諸人多相酬答。至乾道。淳熙間（一一七三年前）尚。在。可著有藏海居士集二卷。藏海詩話一卷。

【吳可詩】李瑞叔跋其詩云：「思道詩妙處。略無斧鑿痕。」<sup>121</sup>

【吳瑗】<sup>121</sup>文青。清無錫女子。有嘒嘒集。見柳塘詞話。衆香詞。

【吳廷楨】<sup>124</sup>山掄。清——一七零一頃。江蘇長洲人。一六九六年舉人。以北籍被黜。聖祖南巡。迎駕於郊。巡撫宋犖指以奏道：「此吳中才子也。」帝因以題幸為題。限江韻試之。詩將成。帝適問：「行抵何處？」左右答道：「已抵吳江。」廷楨因作結局云：「民瘼關心忘處所。侍臣傳語到吳江。」帝大悅。賜復舉人。入直武英殿。一七零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洊升左諭德。充江西鄉試正考官。稱得士。廷楨淡於名利。專致力於書局。嘗纂修佩文韻府。月令輯要。凡一切代言之作。院長必以相屬。後以勞卒。賜「學充養粹」之褒。廷楨為文。惟意有所適。渾然若天成。尤工詩。所著有南村集。及古劍書屋文鈔十卷。（均清史列傳）

【吳廷楨詩選】一卷。清長洲吳廷楨撰。商丘宋犖

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吳廷舉】<sup>7</sup>獻臣，明——一五零零頃梧州人。一四八七年進士。除順德知縣，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正德中，歷廣東副使。發中官潘忠二十罪，為忠反訐，下詔獄。劉瑾矯詔枷之，戍雁門，旋赦免。以討賊功，擢左副都御史。宸濠謀逆，有端上疏陳江西軍政六事，為預防計。嘉靖初（一五二二年）以右都御史致仕。卒，諡清惠。廷舉撰有西巡類稿八卷。

【吳廷燮】<sup>131</sup>彥宣，清海鹽人。諸生。有少梅花館詞。

【吳武陵】<sup>131</sup>唐——八一三頃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吳元濟叛，武陵遣詩曉之，元濟不悟。裴度東討，韓愈為司馬，武陵數因愈獻計，決賊必亡。太和初，為太學博士。後出為韶州刺史。以贓賤潘州司戶參軍。卒。武陟著有書一卷（新唐書志）詩一卷（全唐詩）。

【吳弘道】<sup>132</sup>仁卿，（錄鬼簿作吳仁卿字弦道）號克齋，元——一三一零頃蒲陰人。歷仕府判，致仕。弘道善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碧山明月」。作劇五種，為子房貨劍、火燒正陽門、醉遊阿房宮、楚大夫屈。

原投江（均錄鬼簿）及手卷記（太和正音譜）今皆佚。散曲集有金縷新聲行於當世，今亦不見。但各選集中所載尚不少。

【吳瑛】<sup>151</sup>雪澗，清錢唐女子。有芳蓀書屋詞，見西冷閨詠，杭郡詩輯。

【吳瑛】<sup>151</sup>伯美，號銅川，清——？至一七零五沁州人。一六五九年進士，知確山縣。累官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居官清介，卒，諡文端。瑛著有思誠堂集二卷。

【吳融】<sup>152</sup>子華，唐——？至九零三左右越州山陰人。幼力學，上辭調。八八九年登進士。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累遷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為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天復元年（九零一年）昭宗反正，登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帝命於座前跪草十數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帝大加激賞，進戶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及從去，客閩鄉。俄召為翰林承旨，卒於官。融著有詩集四卷，（文獻通考作唐英集三卷）制集一卷。



一新唐書藝文志

【吳翌鳳】<sup>1710</sup>初名鳳鳴，字伊仲，清——一七四二至一八一九江蘇吳縣人。卒年七十八。諸生。少寓陶氏東齋，日寢饋書史，積二十年。博雅工詩文。中歲遊楚南，偏歷匡廬、嶽麓、洞庭諸勝。垂老始返，卜居城南，著書奉母，題其室曰歸雲舫。一時文士多從之遊。翌鳳所著有稽齋叢稿，又輯有懷舊印須二集，及國朝文徵四十卷。均清史列傳。

【吳瓊仙】<sup>1714</sup>子佩，一字珊珊，清——一七六八至一八零三。江蘇吳江人。卒年三十六。工畫，嫁徐達源為室。夫婦均喜為詩，結婚后，同聲耦歌，窮日分夜。袁枚聞之，嘗自吳中過訪，以為瓊仙之才在達源之上。瓊仙不獨工詩，亦擅畫，著有寫韻樓集，郭頻伽為之題詩。

【吳瑤】<sup>1716</sup>居父，號雲壑，宋——一八九頃汴人。幼習吏事。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年）以恩蔭授臨通判。其后歷尚書郎、鎮安軍節度使。復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甯宗時，知鄂州，再知慶元府。嘗使金，金人重其信義，位至少師。建康府兼保守卒，諡忠惠。瑤好書畫，人以為似米芾。又工詞，屢受高宗賞賚。著有雲壑集（絕妙好詞箋）。

【吳玖】<sup>1718</sup>瑟兮，清石門女子。有寫韻樓集，見桐鄉縣志。工畫山水花鳥，又有寫韻樓畫冊。

【吳承勳】<sup>1722</sup>子述，清錢塘人。諸生。有影曇館詞。

【吳承恩】<sup>1726</sup>汝忠，號射陽山人，明——一五零零左右至一五八二。淮安人。卒年約八十三。（據胡適文存三集）性敏多慧，博極羣書。工書，詩文雅麗，有秦少游風。一五四四年歲貢生，授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放浪詩酒。卒，無子。承恩詩文，身后多散失。邑人邱正綱為之編纂，成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山陽縣志）生前又善諧劇，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今存西遊記一百回，為明人四大奇書之一，至今盛行閩閩間。

【吳子玉】<sup>174</sup>瑞毅，明——一五四四頃休甯人。嘉靖中貢生，授應天訓導。子玉著有大郭山人集五十三卷。

【吳子良】<sup>173</sup>明輔，宋——一二四零頃臨海人。一二二六年進士官至湖南運餞。太府少卿。子良著有荆溪

畫

文  
七五五

集，今已佚；又有荆溪林下偶談四卷，皆為論詩評文之語。

【吳子孝】純叔，明——四九五至一五六三長洲人，吳一鵬之子。卒年六十九。一五二九年進士。仕。至湖廣布政司參議。子孝著有玉涵堂集及玉霄仙明珠集傳世。明珠集為詞集，凡二卷，載詞一百八十餘闕，頗俱悽惋之致。

【吳鞏】<sup>175</sup>唐人。少微子。官中書舍人。全唐詩錄存詩一首。

【吳郡王夏納涼亭】參看過惡傳條。

【吳歌十曲】古今樂錄云：「吳歌十曲，曰子夜，曰上柱，曰鳳將雛，曰上聲，曰歡聞，曰歡聞變，曰前溪，曰阿子，曰丁督護，曰團扇郎，皆梁所用曲也。上柱，鳳將雛二曲，古有歌。前溪為宮人包明月所作。餘七曲皆王金珠所作。」（形管新編以為劉令嫻作）包明

月與王金珠皆以樂府著稱於梁者，然其里居不可考矣。■王金珠所作子夜四時歌，其中春歌三首，夏歌三首，秋歌二首，冬歌一首。此外子夜愛歌上聲歌歡

開歌幾間雙歌團扇郎丁督護歌阿子歌各一首，皆婉轉而有思致，亦鮑令暉近代吳歌之類也。■團扇郎一首，題為桃葉所作。此處卻云王金珠所製，兩歌中僅「淨欲秋團月」一句中之團字，一作「潭」字，餘盡同。輾轉相傳，已撲朔迷離矣。包明月之前溪歌云：「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前窗，獨眠抱被嘆，單情何時雙。」情款亦妙。至曲中之上柱，鳳將雛二曲，古有歌，今不傳矣。○<sup>176</sup>

【吳千頃】<sup>2040</sup>汪度明——一六二八頃長洲人。工於曲，作有雙遇蕉傳奇一本（曲錄）。

【吳季野遺集】一卷。清吳坻撰。其文大抵摹擬周秦，得其形似。<sup>2044</sup>

【吳爰】<sup>2044</sup>翼夫，明——一四九七頃上海人。本姓陸，從父贅姓，本名瓊，後去玉旁，著有雪窗詩六卷。

【吳維嶽】<sup>206</sup>峻伯，明——一五一四至一五六九孝豐人。卒年五十六。一五三八年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平巨酋，諸夷畏服。維嶽嘗與李攀龍等倡詩社，為「嘉靖廣五子」之一。有天目山齋歲編二十

四卷，皆其讀書大目山時吟詠唱和之作。

【吳仁度】<sup>2121</sup>君重明——？至一六二五后不久金谿人。一五八九年進士，授中書舍人。三王並封議起，抗疏爭之。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與魏允貞齊名。天啓中，拜工部左侍郎，以與趙南星、楊璉等善，為魏忠賢勒令致仕。仁度著有吳繼疏集十二卷。

【吳仁璧】<sup>7</sup>廷寶，唐——九零五頃吳人。（全唐詩注云：或云關右人。）工詩。八九一年登進士第。錢鏐據浙江，累辟不肯就，鏐怒，沉之於江。仁璧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吳仁卿】<sup>7</sup>弘道，號克齋，元蒲陰人。歷任任府判，致仕。他的雜劇有子房貨劍、正陽門、阿房宮、屈原投江、手卷記五種。散曲有金縷新聲，今已佚。現羣玉存上小樓小令六首，陽春白雪存金字經十一首，鬪鶴鴉一套。太平興府選小令八首，套曲二套。正音譜評其詞如「山間明月」，就他現存之作品看，大都清疏多逸趣。如「泛仙槎，寄生涯，長江萬里秋風駕，稚子和烟煮嫩茶，老妻帶月魚新鮓，醉時閑話」（撥不斷）

吳

又如：「這家村醪盡，那家酪甕開，賣了肩頭一擔柴。啗酒錢，懷內揣葫蘆，在大家提去來。」（金字經）像他這一類清疏的句子，在他的曲中是很多的。他的生平雖然在現今我們不能知道很詳，但就他的「窮知縣，日高猶自眠。」（晉時陶元亮，自負經濟才，恥為彭澤一縣宰。）（均金字經句）「虛名仕途，微官苟祿。」（上小樓錢塘感舊）可知他是做過知縣一類的「窮官」。夢中邯鄲道，又來走這遭。」他明白了做官也不過這麼一會事，於是便致仕退隱。「七椿兒為伴侶，茶藥琴棋酒畫書。」就是他晚年生活的縮影。

【吳衡照】<sup>2122</sup>夏治，號子律，清——一七七一至？海甯人。籍仁和。性蕭淡，精倚聲按譜之學。嘉慶進士官金華教授。衡照著有蓮子居詞話及辛卯生詩。

【吳處厚】<sup>2124</sup>伯固，宋——？至一零九三左右邵武人。一零五三年進士，初為將作丞，以王珪荐，授館職。元祐間，（一零九零年左右）出知漢陽軍。蔡確嘗從他學賦，及確作相，處厚請援引不遂。會確出知安州，

作游蓋亭詩。厚乃箋釋上之，指為護詩。破遂南竄，處厚得遂擢知衛州。處厚工吟咏，有唐人格意。所著今存青箱雜記十卷，皆記當代雜事，亦多詩話。

【吳卓信】<sup>2140</sup>項儒，號立峯，清一七七五頃江蘇昭文人。諸生於書無所不窺，尤長於經學古文，屢舉舉業。歷游四方，究心與地之學。卓信著述甚多，有澹成居文鈔四卷，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卷，及讀詩餘論儀禮筭記……等。

【吳开】<sup>2144</sup>正仲，宋一一零九頃滁州人。一零九七年中宏詞科。靖康中，一一二六年，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議，使金被留，金人欲立張邦昌，令开與莫俦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捷疾鬼。建炎后，安置永州，移韶州，卒於貶所。开著有侵古堂詩話一卷，多論北宋人事，凡一百五十四條。

【吳師道】<sup>217</sup>正傳，元一一二八三至一三四四婺州蘭溪人。卒年六十二。登至治進士。延祐間，為國子博士。以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師道著有禮部集二十卷，附錄一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

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與戰國策校註。附錄。【吳師道文】<sup>00</sup>師道少與許謙同師，金履祥，又與黃潛柳貫、吳萊往來倡和，故為文具，有法度，多闡明義理，排斥釋老，能篤守師傳。

【吳師道詩】<sup>04</sup>其詩風骨道上，意境亦深，褒然升作者之堂。胡應麟詩藪云：正傳五言古，清新峭拔，一洗議論纖靡之習。七言古最長，十臺懷古詩，氣骨鏗鏘，時感膾炙。其他句如大水云：三月雲愁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潮云：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暝千花溼。秋山圖云：千年絕藝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裏。萬里雲飛木落時，遙寫闌干半空起。長篇如南城紀遊，修河道中等作，老筆縱橫，殊得工部敘事體。五言律如長天孤鳥沒，落日大江深，水夾徐邳去，河兼汗泗來，飛雲浮畫棟，旭日麗高牙，懸空飛萬瀑，拔地立千峯，落花紫劍佩，高柳映帆檣，皆整麗有格。

【吳紅蓮】<sup>2151</sup>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吳穎芳】<sup>2198</sup>西林，自號樹虛，清一一七零二至一七八一浙江仁和人。卒年八十一。補疑年錄作生於康

照四十年，卒年同，年八十一歲。此從疑年曆錄並參清列傳。少端重沈默，寡言笑。幼赴童子試，為隸所訶，以為大辱，因壹志讀書，遂不復應舉。與李鶴交善，鶴慕之學詩。晚年，名頗盛，通政使雷鉉視學兩浙，武進莊存與典試浙江，皆鳴騶訪之，索所著書而去。家素封，有桑竹園池之勝，客至，則探筒拈賞花，釣魚圍棋，賦詩，鼓琴，吹笛等各一事，必盡歡乃去。精通內典，凡緇廬幽邃之區，每過必流連忘返。穎芳博覽羣書，尤精六書音樂，著有臨江鄉人詩集四卷，吹幽錄五十卷，說文理董四十卷，音韻討論四卷，文字源流六卷，及金石文釋六卷（均清史列傳）。

【吳鼎<sup>2221</sup>】維新，號泉亭，又自號支離子，明一五三一頃錢塘人。一五一七年進士，官終廣西布政司參議。鼎長於散文，多整飭平雅，著有過庭私錄七卷，外集一卷。

【吳鼎<sup>4</sup>芳】凝父，明吳縣人。世居洞庭山。性耿介，不事干謁，中歲有悟，遂棄家為僧，居烏程之霞幕山。有披襟唱和集。他的詩蕭閒簡遠，有出塵之致。我們讀

吳

他的詩，覺得清氣襲人，天然澹秀。

【吳嵩<sup>2227</sup>梁】子山，號蘭雪，清一七六六一至一八三四江西東鄉人。卒年六十九。一八零零年舉人。由內閣中書官貴州黔西州知州。嵩梁詩才，與黃景仁相埒，弱冠入都，王昶、翁方綱、法式善盛相推重。袁枚以才自負，亦心折其詩。江西詩人自蔣士銓後二十餘年，嵩梁始繼之。體沿六朝而規格則似唐之溫、李，其清婉處又與長慶為近，而下匹吳偉業。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因建一龕供之。所著有香蘇山館詩鈔（清史列傳）。

【吳山<sup>2227</sup>二集】清乾隆間滄浪撰。

【吳山<sup>17</sup>子遺文】一卷。清吳江吳育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烟畫東堂小品內。

【吳山<sup>3</sup>遺事詩】一卷。瑞石洞雜詠一卷。清錢塘彭撰。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吳山<sup>4</sup>草堂詞】十七卷。清吳儀一撰。厲樊榭云：吳山鬢年游太學，名滿都下，尤工於詞，王新城晚年有寄懷西冷三子詩，曰：裨村樂府紫山詩，更有吳山絕

妙詞，此是西冷三子者，老夫無日不相思，其爲前輩推重如此。

【吳山母女】當塗吳巖子母女，秀水黃皆令之詩友也。巖子名山，適江甯卞琳，著有青山集。魏叔子青山集云：「卞君楚玉夫人吳巖子，家青山，既轉徙江，淮無常地。有西湖梁谿虎邱廣陵諸集，最後類次之，以青山名。楚玉中道即世，未有後，依女夫劉峻度以老。鄧漢儀題其集曰：『江湖萍梗亂離身，破硯單衫相對貧。今日一燈花雨外，青山自署女遺民。』以其詩多玉樹銅駝之感也。」巖子又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悉成玄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朱顏，突然有丹砂之色，遂不甚作詩矣。巖子長女夢鈺，字元文，號篆生，幼穎慧，其父母教之以文史之學，靡不博通。翰墨詞章流傳吳越。母愛之甚，必得貴且才者字之，因適劉子峻度，勒牙尺而涉韋編，略寶鈿而親班管，衛夫人之書，管夫人之畫，因兼擅其長。其於詩也，更不染香奩陋習，纚纚閨中之秀，而帶林

下之風矣。所著有繡閣遺草。西冷閨詠：「篆生爲吳巖子女，筆墨疎秀有母風。」吳梅村題其集有云：「絳紗弟子稱都講，碧玉才人本內家。」又云：「紫府高閒詩博士，青山遺逸女尚書。」其推重如此。元文有句云：「夕陽交代笙歌月，曙色輕移鈿大樓。」又云：「柳去六橋春色暗，雨來三竺遠山青。」皆時人所激賞也。篆生妹德基，亦能詩善畫，與姊先後事劉峻度，見魏叔子文集（〇）。

【吳崇節】介甫明——一五七九頃弋陽人。一五六四年進士。官武岡縣知縣。罷歸。崇節著有狎鷗子摘稿一卷，及古史要評。

【吳繼疏集】十二卷。明吳仁度撰。此本爲其六世從孫廷相所重編。

【吳彩鸞】唐濮陽吳猛之女。自言西山吳真君之女。太和末，書生文蕭寓鍾陵紫極宮，中秋節遊西山，見一女子甚麗，步月浩歌。文蕭聞歌中有一應得文蕭駕彩鸞之句。文追之，伊曰：「莫是文蕭耶？」遂相遇，並約而歸。文甚貧，不能自養，伊則日寫孫樞唐

韻一編，售之以度日。如是者十年，稍爲人所知，遂往吳越王山，各跨一虎而去。<sup>2299</sup>

【吳絳】<sup>2299</sup>黃絹清菡田女子。有過鶯脰湖絕句，頗傳於世。

【吳稼澄】<sup>233</sup>翁晉明——一五九六頃孝豐人。少以詩見稱于王世貞。與吳夢暘、臧懋循、茅維遊，時稱四子。官南京光祿寺典簿。累遷雲南通判。稼澄著有元蓋副州二十卷，元蓋爲天目山之別名。

【吳仕】<sup>2421</sup>克學，號頤山，明——一五二六頃宜興人。一五一四年進士。官終四川布政司參政。任所爲詩文，有頤山私稿十卷。

【吳德旋】<sup>2423</sup>仲倫，清——一七六七至一八四零江蘇宜興人。卒年七十四。諸生。以古文名天下，同時如惲敬、陸繼輅、呂璜等，皆推重之。詩亦高澹絕俗。所著有初月樓文鈔十卷，緒鈔八卷，詩鈔四卷，聞見錄十卷，續聞見錄十卷。（均清史列傳）

【吳德脩】<sup>2</sup>清——一六九二頃人。工曲，著有偷桃記傳奇。（曲海總目提要）演東方朔偷桃事。

吳

【吳德光】<sup>2425</sup>唐——七七三頃武陵人。德光著有文集十卷。（文獻通考）柳宗元爲之序。

【吳偉業】<sup>2425</sup>駿公，號梅村，明——一六零至一六七一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遷東宮侍讀，南京國子監司業。福王時，拜少詹事。因與馬士英、阮大鍼不合，辭官歸里。南都亡，侯方域遺書勸其勿仕新朝。屏居鄉里十餘年，絕意仕進。後爲當事者所迫，出爲祕書院侍講。遷國子祭酒。旋丁母憂歸。有梅村集四十卷。（四庫總目）晚年所作傳奇林陵春及雜劇通天台、臨春閣。（曲錄）尤多傷心痛之調。

【吳偉業曲】所作林陵春傳奇及臨春閣、通天台二雜劇，隱寓悲喟。臨春閣本隋書譙國夫人傳。寫陳氏之亡，非閩女寵。其第四齣之尾云：「二十年嶺外都知統，依舊把兒子征袍手自縫。畢竟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你決雌雄的放出箇男兒勇。」通天台本陳書沈炯傳。第一齣賺煞云：「則想那山遙故宮寒，潮向空城打，杜鵑血揀南枝直下。偏是俺立盡西風。」

搔白髮，只落得哭向天涯。傷心地付與啼鴉，誰向江頭問荻花。難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頭車駕，我的淚呵，洒不上修陵松檜，只是年年秋月聽悲茄。此非炯之哭聲，直梅村之哭聲也。所謂借人酒杯，自澆塊壘者，其斯之謂乎？

【吳贊】原名廷鈐，字惠欽，一字彥懷。清常熟人。刑部員外郎。有塔影樓詞。

【吳綺】<sup>249</sup>蘭次（一作園次）號聽翁，又號豐南，亦稱紅豆詞人。明一六一九至一六九四江蘇江都人。辛年七十六。五歲能詩，長益淹貫。一六五四年拔貢生。以薦授秘書院中書舍人。奉詔講揚。繼盛樂府一

即忠愍記一稱旨，即以揚官官之。歷授浙江湖州知府，多惠政。湖州人因其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故稱爲「三風太守」。性坦易，喜賓客，四方名流過從，賦詩遊讌無虛日，坐是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園以居。有求詩文者，以花木爲潤筆，因名其園曰種字林，日讀書坐臥其中。綺才華富艷，詞最有名，所作詩詞駢體，合編爲林蕙堂集二十六卷。又著有嶺南風物記，輯有

宋金元詩永及選聲集（均清史列傳）亦能曲，作有傳奇嘯秋風，續平原忠愍記各一本。（曲錄）

【吳自牧】<sup>260</sup>宋一二七零頃錢塘人。宋亡后，嘗追記錢塘盛況，作夢梁錄二十卷，與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體同。

【吳儼】<sup>262</sup>克溫，明——至一五一九宜興人。一四八七年進士。歷侍講學士。劉瑾竊柄，知儼家富有，唱以美官。儼峻拒之，遂罷。瑾誅，復職，升南京禮部尚書。武宗北巡，儼切諫不報。卒。諡文肅。儼文局度春容詩格亦復嫺雅。著有吳文肅公摘稿四卷。

【吳儼詩】四庫提要說他「當何季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鈞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東陽，而文章局度春容詩格亦復嫺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沿爲虜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是相羽翼也。」然而我們讀他的詩，覺得近乎雕琢。

【吳臯】<sup>264</sup>舜舉，元——一三五四頃臨川人。嘗官臨江路儒學教授。元亡後，抗志不出，避跡以終。畢作有吾



吾類稿三卷。

【吳絳雪詩】二卷。清永康吳宗愛撰。有石印本。

【吳絳仙】隋宮中有吳絳仙者，有謝賜金歡水

果詩，亦江采蘋謝珍珠之類也。其詩曰：「驛使傳來

菓，君王寵念深。寧知薛帝里，無復合歡心。」草草寫

來，自是秀婉。1041

【吳徵君遺集】二卷。清廬江吳廷香撰。有同治刊本。

【吳傲】初名僂，字益恭，宋——一二五至一一八

三休寧人。卒年五十九。一一五七年進士。歷朝散郎。

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泰州。朱熹、張栻、呂祖謙等皆與

之友善。栻稱他「忠義果斷，緩急可仗」。以親老請

祠，主管台州崇道觀。間與從遊者窮經論史，分齋肄

業。卒，諡文肅。傲著有竹洲集二十卷。

【吳傲詩】其詩意境剗削，近陳師道。

【吳傲詞】他的詞本非「詞人」專力之作，故往往

多淺句蕪辭，然也因此而時有真情實境語。1003

【吳儀一】琴符，一字舒鳧，清——一六九二頃江蘇

錢塘人。髫年遊太學，名滿都下。尤工詞，為王士禛所

稱，為西冷三子之一。儀一著有吳山草堂詞十七卷。

【吳從先】明——一六四四頃人，好為俳諧游賦雜

文，著有小窗自紀四卷，豔紀十四卷，清紀五卷，別紀

四卷。

【吳銷】冰仙，一字片霞，又字素公，清——一六四四

頃江蘇長洲人。通判水蒼女，川北道常州許瑤宣。工

小楷，善丹青，兼擅絲竹，家有古琴，時撫弄之。其詩詞

均清麗婉約，與吳偉業相倡和，稱偉業曰：「兄，殆與之

為姊妹行。」銷著有嘯雪菴集。

【吳宣】師尼，號野菴，明——一四七零頃崇仁人。一

四五年舉人，授左都督府經歷。坐劾長僚不法，繫

獄十年，始得釋。改中府，陞鎮遠知府。道病卒。宣文落

落有氣，著野菴文集十卷。

【吳寬】原博，號匏菴，明——一四三五至一五零四

長洲人。卒年七十，以文行有聲。一四七二年舉進士，

第一。授修撰，侍講東宮，每進講，嫻雅詳明。孝宗即位，

以舊學遷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遷掌詹事府，入東

閣，專典誥勅，官至禮部尚書。卒，諡文定。寬博觀羣書，

吳

兼工書法。著有家藏集七十七卷，詩文皆和平恬雅。

【吳寬文】他學有根柢，為當時館閣鉅手。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縑素流傳，賞鑒家視為至寶。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駿之有靳。黃宗義明文彙序說：「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震澤指王鏊，但鏊以制義（八股文）名，固不若寬之足以為茶陵羽翼也。」

【吳永和】<sup>3023</sup>元壁清元和女子。著有苔窗拾稿。早失怙，母老而貧，贖所鬻故居之半，迎母共居，歿葬之。使幼弟與己子同學，孝思義氣，有足風也。潘稼堂為作傳。<sup>(14)</sup>

【吳之振】<sup>3030</sup>孟舉，明一六四零至一七一七浙江石門人。卒年七十八。康熙時貢生。官中書科中書。家有名園曰黃葉村莊，因自號黃葉村農，勇於為善，鄉人多稱之。之振詩近宋人，尤工七言。所作課蠶詞十六首，推為絕唱。又著有黃葉村莊集。選有宋詩鈔一百六卷，所采至百數十家；又選時人施閏章、宋琬、王

士禎、王士禛、陳廷敬、沈荃、程可則、曹爾堪八家詩。

【吳騫】<sup>3032</sup>槎客，號兔床，清一七三三至一八一三浙江海甯人。卒年八十一。諸生，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校勘精密，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錢大昕為之序。黃丕烈顏其室曰「百宋一廬」，騫聞之，自題曰「千元十架」。騫工詩能畫，兼好金石，尤喜搜羅宋元刻本。所著有愚谷文存、拜經樓詩集，及拜經樓詩話四卷，論印絕句二卷，國山碑考一卷，桃溪客語五卷，小桐溪吳氏家乘八卷，蘇祠從祀議一卷（均清史列傳）。

【吳寄天詩贖】<sup>3066</sup>一卷，附詩餘三首。清山陽吳初牧撰，有嘉慶閒妙香室刊本。

【吳定】<sup>3088</sup>殿麟，號澹泉，清一七四四至一八零九年安徽歙縣人。卒年六十六。諸生。少與姚鼐同受古文法於劉大櫟，尤相友善。屢試不售。一七九六年舉孝廉方正。家本貧，至老益甚，但猶專力經學，深求義理。定論文嚴於法，姚鼐有所作，必以示商。著有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及周易集注十卷（均

清史列傳

【吳宗愛】<sup>309</sup>絳雪清永康女子。有綠華詩草，六宜樓稿，見許楣吳絳雪傳，徐烈婦詩鈔題詞。黃韻珊桃谿雪傳奇為絳雪作。

【吳宗儒】<sup>21</sup>汝魯，號黃麓，晚號止耕，明——一五七零頃休甯人。為詩工於聲律，有巢雲軒詩集六卷，續集五卷，詩餘一卷。

【吳江三沈】<sup>311</sup>嘉靖以後，何卒復古之風，漸衰。王慎中、歸有光等倡唐宋派古文以代之。其後袁宗道兄弟倡為公安體，鍾伯敬譚元春等又倡為竟陵體。門戶聚訟，各是其是，殆國亡而文學亦隨之而亡矣。當竟陵體盛行之時，鍾譚之名滿天下。且兩人者，又喜獎勵後進，在婦女亦多受其影響。而鍾伯敬又選錄歷代女子詩為名媛詩歸，以配古詩歸。唐詩歸。雖其書文采未極，要亦有功於婦女文學界也。沈曼君者，吳江女子也。其哭鍾伯敬先生詩並序曰：「余早失怙恃，未嫻書，雅好詩歌，惜無援引，偶閱鍾先生詩歸，見其評閱，能鑒作者命意，余因亦有所得。每有

吳

懷寄詠，率爾成帙，思欲一就正先生，而先生已賦玉樓數載矣。人琴之感，能無慟焉！」又王修微遠遊集與鍾伯敬譚元春之酬贈亦多，更可以相見。竟陵一派之影響於明季婦女矣。吳江沈璟有三女，長大榮，次倩君，季曼君，均能詩。三人者實以開午夢堂之先聲也。大榮適太倉王士驥，晚年學佛，自號一行道人，嘗為宛君序遺集，兼善草書。倩君適烏程范信臣，其詩有悼宛君姊兩首，又悼甥女葉昭齊，悼甥女葉瓊章。瓊章即小鸞，其所云疎香閣即小鸞所居也。曼君名靜專，適嘉興吳昌運，著有適適草。沈祖禹曰：「曼君大榮幼妹，遭家坎珂，為詩詞多淒激之音。好學佛，自稱上慰道人，撰頌古一卷，人稱其會宗門第一。善昌運字適之，故所著名適適草。」（松陵女子詩微）今觀其集中，如悼外別故居，感亡，哭君庸兄，姪女鬱沉，鴛湖詩，以哭之，悼宛君姊，悼甥女葉昭齊，悼甥女葉瓊章諸篇，信多憂傷淒楚之音。讀其「君子促晨妝，為啓湘簾玉……而今別此居，豈意聞巷哭。」（別故居）觀今應允，今多情，評人感歎而傷神。

也。沈南疑稱曼君詩「蕙情鬱蔚，居然風雅」。（松陵女子詩徵引）如春日聞蕙網遊快風閣賦。此戲寄一詩，可以當之矣。詩云：「春風活翠淡於烟，閣外青山借黛鮮。爲問新詩題幾許，想應裝滿載花船。又夜泛云水光蒼淡，暮江風生怕漁舟驚睡鴻。分得芙蓉霜面冷，一天烟靄月明中。」莫向荷花深處去，荷花深處有鴛鴦。」與此詩同一機趣。曼君又有竹枝詞二十九首，詩句甚精秀。然字句中每露怨歎之意，蓋其境使然也。曼君集中五絕如小窗口占，晚起看梅雨窗晚眺，病中冬日聞瓊楨泛舟，寫景均工。至哭葉氏者，女數章，親切中時復寓有憐才之意矣。〔詞〕

【吳江派散曲】嘉靖以後的曲壇上，沈璟可說是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家。他的戲曲和散曲，都是佔着領袖的地位。他的劇曲與湯顯祖並稱，而散曲則和梁辰魚齊名。所不同者，梁湯均以文辭的典雅工麗見長，而他則以韻律開闢了晚明劇壇專重韻律的風氣。他在劇曲的一方面的同調，有顧大典、葉憲祖、范文若……諸人在散曲上則有王驥德、史槃、卜

世臣，及是姪自晉。在這些人中，論才情則以王驥德最爲傑出。王氏能賞識元曲，且極知南曲與南散曲之弊，故他的造詣反駕沈璟之上。史考叔師事徐文長，同時又是沈璟的私淑者。至自晉所作，尤露才情也。非沈璟「本色」一語所能範圍的住。蓋已私淑臨川的作風了。卜大荒在沈派最爲能夠。「衣鉢相承，尺寸寸寸守其架燧」，然而也太自苦矣。〔一〕

【吳潛】毅夫宋——？至一二六二宣州寧國人。一二一七年舉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廣德軍判官。歷遷江東安撫留守。嘗應詔陳九事，因正直忤時相，罷奉祠歸。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累進左丞相，封慶國公。又改封許國公。因論丁大全、沈炎、高鑄的奸謀，卒爲炎論劾落職。謫建昌軍，屢徙循州安置。卒。潛著作有履齋遺集四卷，及詩餘三卷。

【吳潛詞】自從北方蒙古金元相繼倔強起來之後，南宋的君臣，簡直就沒有辦法。那沒有志向之人，只好束手待擒，預備亡國，及使有志向的，也不過登

高憑眺，述說興衰。於其那在齊山上的綉春台，也便成了這批憂時愛國的文人們的發洩地帶了。王子文才在綉春台上搵了一回淚，而吳穀甫又要去那上面述懷吊古了。他的滿江紅說：「十二年前，曾上到綉春台頂，雙脚健，不須筇杖，透岩穿嶺。老去漸消狂氣習，重來依舊佳風景。想牧之千載尚神遊，空山冷山之下，江水流，江之外，淮山暝。望中原何處，虎狼猶梗。句盡規模非淺近，石符事業真俄傾。古今宇宙竟如何？無人省！」一齊山綉春臺，一其賀新郎前疊云：「說着成，淒楚！正塵飛，岷峨灩澦，免嗥狐舞。頗牧禁中留不住，彈壓征西幕府。便一舸，月汀煙渚。四塞三關天樣險，問何人自開鮑繻路？成敗事，幾今古。」一送吳叔季侍郎，這樣的君臣，這樣的時會，這樣的國家，真是令人不堪提及了。1003

【吳世清】號東隅，逸士清——一七六六頃人。嘗刪定飛龍會傳六十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杭世駿為之序。

【吳淵】道父，宋——一九零至一二五七年宣州

吳

人。年約六十八歲左右。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一二一四年第進士，調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在館中留他，將授以開化尉，他謝道：「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就不再強他。累拜觀文殿學士，總領湖北、京西等數處的財賦、軍馬、錢糧。調兵往援川蜀，又力戰有功。拜參知政事，未幾卒。淵著有退庵文集、奏議及易解。（宋史本傳）

【吳兆騫】<sup>32113</sup>顯令，清——一六七二頃江蘇吳江人，吳兆騫之弟。諸生，亦善屬文。嘗註徐孝穆、庾子山二集，又註玉臺新詠，才調集及韓偓詩集，其箋釋詞藻，頗足備參考。

【吳兆騫】<sup>303</sup>漢槎明——一六三一至一六八四江蘇吳江人，卒年五十四。少有雋才。童時作膽賦五千餘言，其師計名甚為驚異。及長，繼復社主盟，才名動一世。與彭師度、陳維崧有「江左三鳳凰」之目。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舉於鄉。以科場事連繫，遣戍寧古塔。居塞外二十三年，日與羈臣逐客飲酒賦詩，佗僚無聊之懷，一發之于詩。曾作長白山賦數千

言詞極瑰麗。有侍臣祭長白山歸獻，聖祖動容咨嗟。徐乾學為言於納蘭性德，願貞觀亦為乞援，性德未即許。貞已乃作金縷曲二闕寄之，性德見之泣下，為言於明珠，得納錢贖歸。兆騫善駢體文，尤工詩，時以才人目之。著有秋菰集三卷，四曹雜詩一卷，前集一卷，雜體詩一卷，後集一卷，及雜著一卷。（均清史列傳）

【吳兆璧】<sup>7</sup>文煥，一字子毅，別號豐麓，明一六二八頃金谿人。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及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年）兩中副榜，卒不第，以廩貢生官連州學正。兆璧著有豐麓集七卷。

【吳澄】<sup>3218</sup>幼清，宋一一二四九至一三三一撫州崇仁人。卒年八十三。（疑年錄作卒於元統元年，年八十五歲。此從續疑年錄據正文集，并參元史本傳）幼穎悟，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經傳皆通，專心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第。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避盜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

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超遷翰林學士，進陞太中大夫。泰定初，開經筵，以澄為講官。會修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實錄成，即移疾去。詔加資善大夫。及卒，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澄為國之名儒，四方負笈從學者，不下千數百人。暇即著書，作有文集一百卷（四庫總目）於易書春秋禮記各有纂言，著學基學統二篇，又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莊太玄經樂律八陣圖郭廬葬書（均元史本傳）並行於世。所居草屋，程鉅夫題曰「草廬」，故稱草廬先生。

【吳澄文】幼清為元代大儒，與許文正公衡並稱，號為高吳北許。而幼清開經鑄文，則過許遠甚。其為文指要，見於別趙子昂序，謂文者氣之為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流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必有豪傑之士，出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又言理到氣昌，意精詞精，如星燦雲爛，如風行水流，文之上也。初不待倔強，其言寒澹，其句怪僻，其字隱晦，其意而後為工，且奇。故其為文，一遵唐宋諸公遺矩，而實不名一格。良由胸中充實，

不可以已。如溥博淵泉，隨地湧出，任其所至，而混流自如。孟子所謂居安資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也。

【吳沃堯】<sup>3213</sup>

蘭人，後改趺人。一新菴筆記云：「某女士爲畫扇，誤署蘭仁。趺人喏曰：『殭蠶我矣！』亟易爲趺人。」自號我佛山人（家居佛山鎮）清——一八六七至一九一零廣東南海人。卒年四十四。神宇軒然，僅患短視，每有所作，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以酒爲糧，恆逾月不一飯。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爲日報撰文，皆小品。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二年）梁啓超印行新小說于日本橫濱，月出一冊。明年，他乃作長篇小說投寄，先后凡數種，爲電術奇談、九命奇冤，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于是名雀起。後客山東，遊日本，皆不得意，終復居上海。三十三年爲月月小說主筆，推叔餘友發財秘訣、上海游踪錄，又爲指南報作折石頭記。又一年主持廣志小學校，盡力校務，著述遂少。宣統元年始成近十年之怪現狀二十回。明年九月遽卒。沃堯著作甚多，

吳

除前述外，別有恨海、胡寶玉二種，皆單行。又嘗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爲撰還我靈魂記，以頌其藥，一時頗被譽議。但文人本窮，賣文亦古雅事，何獨責之于沃堯？短文有後人綴集之研塵筆記、趺人十三種、我佛山人筆記四種、我佛山人滑稽談……等。其全部著作以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爲最著，全書凡一百另八回，寫種種世相，頗多感慨之音。

【吳泳】叔永宋——二二四佛濱川人。一二零九年第進士。累遷著作郎，兼直舍人院。應詔上書，頗切時要。累遷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疏言謹政體，正道揆屬臣節，綜軍務四事。後進寶章閣學士，知温州，以言罷。泳著有鶴林集四十卷。

【吳汝綸】<sup>341</sup>擊甫，清——一八四零至一九零三安徽桐城人。卒年六十四。一八六四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授內閣中書。工古文，久客曾國藩、李鴻章幕，掌奏議。性恬淡，官直隸州知州。光緒時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卿銜，遊日本，考察教育制度。後稱病引歸。汝綸著有詩文集，及東遊叢錄、深州風土記、易說詩

說等。

【吳汝綸文】他的作風，儁婉清勁。爲文篤嗜桐城家法，卒能傳其業。與張裕釗、黎庶昌等，倡桐城古文於時，嚴復、林紓皆出於他的門下。〔七〕

【吳社編】一卷。明王穉登撰。是書專記吳中里社之事。

【吳祐】3426（一作佑）伯宗明——？至一三八四。金谿人。一三七一。年進士第一。授禮部員外郎。以忤胡惟庸謫鳳陽。上書論時政，言惟庸專恣，辭剴切。帝得奏召還。歷官武英殿大學士，後降檢討，踰年卒。官祐有

榮進集四卷。

【吳邁遠】3433宋——四七一。頃人。好爲篇章。明帝召見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嘗鄙他人，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事宋爲江州從事。入齊，爲奉朝請。邁遠有文集八卷。（隋書經籍志注）

【吳清皋】3435鳴九，一字小毅，清——一七八六至一八四九。浙江錢塘人。吳錫騏之子。卒年六十四。能世其

家學。一八一三年舉人。由內閣中書官至江西南昌知府。清皋著有壺庵遺詩二卷，及駢體文二卷。（均清史列傳）

【吳清鵬】7程九清——一八二八。頃浙江錢塘人。吳清皋之弟。能世其家學。一八一七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至順天府丞。清鵬著有笏庵稿二十卷。（清史列傳）

【吳禮之】3452子和，宋——一一九八。頃錢塘人。工詞。嘗有王生陶女月夜共沉西湖，禮之作霜天曉角，弔之。禮之有順受老人詞五卷。（花菴詞選）

【吳澗】34712純詩選。清道光間吳曾貫撰。

【吳淑】34714正儀，五代漢——九四七。至一零零。二。潤州丹陽人。卒年五十六。純靜俊爽，屬文敏速，善書，尤工篆籀。以荐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御記，文苑英華，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優博。又獻事類賦百篇，詔命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九九六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淑著有



文集十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祕閣閒談五卷。又取說文有字義者撰說文五義三卷。（均宋史本傳）

【吳淑儀】<sup>2</sup>芝仙，清和仁女子。有寫韻樓詩，見自然好學齋詩鈔。

【吳淑姬】<sup>4</sup>失其本名，宋一一八五頃湖州人。父爲秀才，家貧貌美，慧而能詩詞。爲富家子所據，或投郡訴其奸淫，時王十朋爲太守，（按十朋爲湖州守，在乾道中）判處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乃具酒引使至席，命脫枷侍飲，即席成二詞，衆皆歎賞。明日，以告十朋，言其寃，乃釋放。后爲周姓子買以爲妾，名曰淑姬。（中國人名大辭典及中國大文學史均據誠齋雜記，以爲嫁士人揚子治。按誠齋雜記中之吳淑姬，乃汾陰人，與湖州之吳淑姬爲二人。說詳拙作中國女姓的文學生活）淑姬工詞，有陽春白雪詞五卷。（花菴詞選）黃昇以爲住處不減李易安。

【吳淑小就】<sup>1</sup>他底作風，疏散博洽，而詞章尤典雅。善筆札，好篆籀文。所著江淮異人錄凡二十五人，皆傳當時俠客術士，行事大率詭怪。唐段成式作酉陽

雜俎，已有盜俠一篇。敘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蒼萃諸詭幻人物，著爲專書的人，實開始於他。<sup>121</sup>

【吳祖修】<sup>2</sup>慎思，清一一六七一頃吳江人。工詩，頗雅馴，有柳塘詩集十二卷。

【吳通玄】<sup>3,7,8</sup>唐一一至七九二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文采綺麗。父道瓘爲道士，善教誘童孺，大歷中爲太子諸王授經。通玄兄弟因得出入禁中，恆與德宗遊。舉神童，又擢「文辭清麗」科，授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凡中旨謬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與竇參相結，謀傾陸贄。帝惡其誣搆，罷爲泉州司馬，賜死長城驛。

【吳通微】<sup>3,7,8</sup>唐一一七八二頃海州人。吳通玄之弟。舊唐書作通玄之兄。此從新唐書。與兄通玄均有文名。德宗時，官職方郎中，與通玄並知制誥。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赦之。然竟不敢爲喪服。

【吳郎合集二種】<sup>3,7,8</sup>二卷。清新城吳懋芝撰。有餘杭郎瑛紅藍格鈔本。

【吳激】<sup>3,8,14</sup>彥高，自號東山，宋一一至一一四二建州

人。米芾之壻，工詩能文。字畫俊逸，得芾筆意。尤精樂府，造語清婉，哀而不傷。將宋命至金，因知名留不遣，命爲翰林待制。皇統二年（一一四二年）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激詩文與蔡松年齊名，時稱「吳、蔡體」。

著有東山集十卷。

【吳海】<sup>385</sup>朝宗，元——一三六七頃聞縣人。與王翰友善。元季以學行稱。遭逢兵亂，絕意仕進。明洪武初，守臣欲薦於朝，力辭免。既而徵諸史局，亦力辭不赴。海嘗著書禍以聞揚，墨籍老諸書。又有聞過齋集八卷。

【吳大震】<sup>400</sup>東字，號長孺，亦號市隱生，明——一五九六頃休甯（一作新都）人。善爲曲，嘗與張仲豫合作練囊記傳奇，獨作者有龍劍記（均曲錄）成于萬曆三十三年（一六零五年）。

【吳大經】<sup>2</sup>元常，明——一五九六頃常熟人。棄舉子業，隱居山林，工詩，袁宏道以之配徐渭。大經詩學陸放翁，圓熟有餘，而深微不足。有叢桂軒集二卷。

【吳大有】<sup>4</sup>勉道，號松壑，宋——一二七九頃嶧縣人。寶祐間（一一五六年左右）遊太學，率諸生上書言

賈似道奸狀，不報。遂退處林泉，與林昉、仇遠、白珽等七人，以詩酒相娛。元初，辟爲國子檢閱，不赴。大有著有松——偶抄，千古功名鏡，及雪后清音，歸來幽莊等集。

【吳士玉】<sup>701</sup>荆山，清——一七零一頃吳縣人。爲諸生時，即以制義名天下。宋榮撫吳，延課其子弟。某一夏日，榮集吳下名士賞芍藥，倡五言古體一章，士玉亦欣然屬和，四座歎服。始知其能詩。時邵長蘅亦在幕府，久與處，論詩最合。一七零六年成進士，入史館二十餘年。累官禮部尚書，好扶植人倫，與徐乾學、韓荃以獎勵，后進爲己任。卒諡文敏。士玉爲江左十五子之一，著有吹劍集。

【吳士玉詩選】一卷。清吳縣吳士玉撰，商丘宋榮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吳士科】<sup>2</sup>清——一六九二頃江西臨川人。工曲，著有紅蓮紫及沒名花傳奇（曲海總目提要）。

【吳士奇】<sup>4</sup>無奇，明——一六零七頃歙縣人。一五九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寺卿，以拒魏忠賢致仕。士奇著

有綠滋館稿九卷，及史裁、明副等書。

【吳克恭】<sup>4021</sup>寅夫，元一？至一三五四頃毘陵人。好

讀書，致力詩古文。至正中，以從逆伏誅。克恭著有寅夫集。（元詩選）

【吳鼎】<sup>4022</sup>山尊，又字及之，號抑庵，清——一七五五至

一八二一安徽全椒人。卒年六十七。一七九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八年大考，以一等

二名陞侍讀。充廣西鄉試副考官。洊陞侍講學士。朱珪甚愛其文，謂合仕昉。邨遲爲一手，奏御文字，多

命屬稿。後以母老告歸，主講揚州。寓紅橋之西園曲水，與其鄉人士酣嬉文酒，跌宕林泉。鼎駢體文，沈博

絕麗，詩以韓、孟、皮、陸爲宗，闢險盤空，句奇語重，五言長古，尤足以推倒一世。所著有夕葵書屋集。（清史

列傳）

【吳志淳】<sup>403</sup>主一，以字行，元——一三五四頃無爲州

人。能詩，善書。仕元，以父蔭爲縣主簿。滁泗兵起，徙家豫章。與陶主敬、劉基、高啓齊名。志淳有主一集。（元

詩撰）

【吳嘉紀】<sup>404</sup>賓賢，（一作賓吳）號野人，明——一六

一八至一六八五江蘇泰州人。卒年六十八。家於安

豐鹽場，濱海無交遊，自名居所曰陋軒。貧甚，豐歲亦

常乏食，但獨喜吟詩，晨夕嘯咏自適，不交當世。郡人

汪穉孫、枝蔚與友善，時稱道之。因爲王士禛所知。士

禛尤賞其五言之清冷古淡，雪夜酌酒，序馳使

三百里致之。嘉紀因買舟至揚州，謁謝定交。由是四

方知名。士禛與唱和。嘉紀之詩，風骨遒勁，工爲危苦

嚴冷之詞，又所遭不偶，每多怨咽之音。嘗撰今樂府，

淒急幽奧，能變通陳迹，自爲一家。所著陋軒集多已

散佚，友人復哀集之爲四卷。（清史列傳）

【吳嘉賓】<sup>405</sup>子序，清——一八零三至一八六四江西

南豐人。卒年六十二。一八三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授編修。坐事落職，戍軍台。咸豐間，以內閣中書治

鄉兵，禦太平軍。戰于三都墟口，遇害。嘉賓邃于經學，

爲古文，宗姚鼐、朱仕琇，尤得歸有光法。著有求自得

之室文鈔十二卷，尚絅廬詩鈔二卷，周易說十四卷，

書說四卷，詩說四卷。（均清史列傳）

【吳枋】<sup>409</sup>木方，宋——一六二頃江陰人。著有宜齋野乘十卷，多涉考證。因燬於火，祇憶錄為一卷。

【吳獵】<sup>42</sup>德夫，宋——一四三至一二一三潭州醴陵人。卒年七十一。三續通年錄據鶴山集作生於建炎四年，卒于慶元六年，年七十一歲。宋史本傳作卒於嘉定六年，不著年歲。按本傳獵曾參與討平吳曦之役，曦叛為開禧二年，被誅於三年，事後獵又進官。據此，則似宋史較確，故從之。登進士第，歷知常州無錫縣。因陳傳良薦，召試守正字。甯宗即位，遷校書郎。累除祕閣修撰，知江陵府。金人犯境，分道夾攻，金人遂去。吳曦反於蜀，又督董道等解襄陽之圍，遷敷文閣學士，充四川安撫制置使。嘉定六年，召還，卒於家。諡正定。獵著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宋史本傳）

【吳城】<sup>411</sup>敦復，號鷗亭，清——一七三五頃浙江錢塘人。吳焯之子，為監生。好聚書，搜求校勘，數十年，丹黃不去手。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高宗南巡，城與厲鶚同作羣仙祝壽及百靈效瑞二劇本（曲錄）演

以迎駕，總名迎鑾新曲。

【吳越文學】<sup>438</sup>吳越的開國，實始於後梁太祖開平元年（九零七）史稱夏四月，梁遣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錢鏐為吳越王。吳越之名，自此而起。吳越亦如楚之稱王而不稱帝，蓋仍臣事中朝，未嘗有僭位之心。然在當時混亂的時代，名義上雖未稱帝，實際上等於稱帝是同樣的。中朝遣使進封，也不過是有名無實罷了。後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以國弱獻地歸宋，計稱王凡七十二年，在十國中可謂最久。吳越諸王均稱有文采，且能以禮下士，而言文學，實無可稱興盛之處。除詩人羅隱以外，餘皆默默無聞。大約當時文人，多趨向於西蜀與南唐，南唐既與吳越為鄰國，文人既趨向於彼，當然不會再趨向於此了。而南唐之建國與亡國，亦與吳越相先後，故文學之中心點，既被南唐所侵據，無怪吳越文學是這樣的落寞了。吳越也沒有做詞的作家。惟據陳師道后山詩話云：「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云：『金鳳欲飛遭掣

擗脈，看取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是忠懿王錢俶似也能作詞。只可惜僅存此斷句，其餘已都散佚無聞了。至於寫舊體詩的詩人，羅隱以外，武肅王錢鏐，忠懿王錢俶亦都能。此外惟謝鸞，吳仁璧寥寥數人而已。羅隱（八三三——九零九）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貌寢陋，凡十上不中第，遂改今名。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滿營野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不合而歸。以詩卷謁武肅王，卷首為夏口詩有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王覽詩大笑，辟他掌書記。累官錢塘縣令，節度判官。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朱全忠召他為諫議大夫，他不行。於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他性傲，喜謔語。所為詩文，每有逸氣，而常涉刺譏。雖未及第，而詩名擅一時。據云他嘗以詩投相國鄭畋，畋有女殊麗，喜詩，讀隱作，至張華謾出如舟語，不及劉侯一紙書，由是切慕之。精爽飛越，莫知所從。隱忽來謁，女從簾後窺見迂寢之狀，不復念矣。（見唐才子傳）亦足見

吳

他的詩能感人地方。著有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淮南寓言七卷及讒書五卷。他的詩，又能善用俗語俚言，至今猶為人所引用者。如自遠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武肅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幼時個儻有大度，志氣雄傑。乘唐末亂離，削平江浙而據有之。既封為吳越王，還里省瑩，延故老大陳鄉飲，於即席自唱還鄉歌云：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字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此歌頗似漢高祖的大風歌，但不若大風歌的雄壯而已。忠懿王錢俶字文德，文穆王第九子，為武肅王之孫。史稱他「博覽經史，手不釋卷。平王好吟咏，在國中編三百餘篇，目曰政本。國相元德昭，翰林學士陶穀皆撰序。後文僖公搜尋遺墜，總集為十卷，撰後序行於世。」（見吳越備史）然今已散佚，只存宮中作一首。吳仁璧字廷寶，吳人。

唐大順二年（八九一）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伴狂行乞於市。武肅王聞其名，待之禮容，並欲辟為幕職，他以詩固辭。又請他為秦國太夫人墓銘，他也堅不肯屬草。武肅王大怒，沉他於江中。他竟可謂為文學而殉身了。他有詩集一卷，今存十一首。其詩風格不高，謝鶚南康人，舉唐進士。仕武肅王，善為詩，有今名。進士裴詵選其詩之善者六十餘篇行於世，惜今已散佚。當時能作散文的頗多，章魯封、沈崧、皮光業、林鼎均較為著名。章魯封，桐廬人，舉進士，不第。有雋才，少與羅隱齊名。武肅王既破董昌，辟他為表奏孔目官，他拒不受。武肅王命吏答之，乃勉就職。累官蘇州刺史。著有章子三卷。沈崧，字吉甫，閩人。登唐乾甯二年（八九五）進士第。歸闕，經杭州，武肅王留為鎮海軍掌書記。累遷至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出其手。文穆王立，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命他領其職。後為丞相，年七十六卒。有文集二十卷。皮光業，字文通，世為襄陽竟陵人，父日休，唐末有盛名，徙家於蘇州。十歲能屬文，以所業謁武肅王，與

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並賜進士及第。文穆王嗣立，拜為丞相，凡教令儀制，多所考定。年六十七卒。著有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妖怪錄五卷。林鼎，字漢文，本侯官人，父無隱，徙居明州。初謁武肅王，以為觀察押牙。文穆王襲位，拜為丞相。年五十四卒。他性讜正而強記，中年讀書必達曙，所聚圖籍，皆手鈔數過，即殘編斷簡，亦較讎補綴，無所厭倦。著有吳江應用集二十卷。此外范贊時，蘇州人，為宋范仲淹之祖。林克己，錢塘人，為宋林逋之祖，均博洽善文章。贊時所輯資談六十卷，世多藏之。又有僧延壽，字沖立，本姓王，餘杭人，著宗鏡錄一百卷。僧贊甯，本姓高，德清人，後入宋，著有高僧傳三十卷，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今均傳於世。

【吳越遊】八卷。明王叔承撰。是集前六卷為詩，後二卷為雜文。

【吳越遊稿】一卷。明沈明臣沈一貫余寅唱和之詩也。

【吳越春秋二集】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

詞一茂記書局石印本。

【吳越春秋三集】<sup>10101</sup>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茂記書局石印本。

【吳越春秋連像評話】見日本毛利家藏書目。

【吳越春秋初集】四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茂記書局石印本。

【吳越錢氏傳芳集】二卷。明錢筠錢節同編。是集錄錢氏一家之詩。

【吳朴】<sup>4330</sup>純卿，元——一三五頃平江人。工作散曲，鍾嗣成嘗訪之於姑蘇。恐受小人之謗，故所作不輕易傳世。

2643。——2643。  
【吳藻】<sup>441</sup>蘋香，自號玉岑子，清——一八四零頃浙江仁和人。幼而好學，長則肆力於詞。家居城東，爲萬鴉舊居。后嫁同邑商人黃姓，爲妾，鬱鬱不得志。晚年移家南湖，與古野水爲伍，絕筆文字，皈依禪悅以終。藻詞以豪放著，與納蘭容若稱清代二大詞人。嘗以身列中閨爲恨，寓飲酒讀騷，小影作男子裝，自製雜劇，名回香影。吳中好事者披之管絃，一時傳唱，遂

吳

徧大江南北。詞集有花簾詞一卷，香南雪北盛詞一卷。

【吳藻詞曲】她的父親和丈夫雖都是商人，她自己却能繪事，善鼓琴，工詞曲。憑仗着這卓異的天才，她得交盡一時的詩人詞客。當時作者，男的如陳文述，趙慶熹，黃憲清等，女的如歸懋儀，李佩金，鮑之蕙等，都和她有來往。陳趙爲她作詞集，黃稱她論詞多慧解。但她的境遇似乎很使她痛苦。她的沉湎沙曾道：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說是聰明。因此，他便幽想着能變成個男子。他的飲酒讀離騷圖和飲酒讀離騷曲，就是這種心情的表現。不過幻想終究是幻想，故他到晚年還是以「皈依淨土」來結束她的「憂患餘生」。她的著作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香南雪北廬集等，而她的數首散曲也，就附在香南雪北詞後。她題小青，菊香和雲友的墓道：日日畫船蕭鼓，問湖邊艷跡，說也模糊。桃花三尺小墳孤，棠梨一樹殘碑古。春烟楊柳，秋風荻蘆，粉痕蛺蝶，紅腔鷓鴣，玉鈎斜掛把這招魂賦！（皂羅袍）

文——二——七七七

此曲纏綿哀艷與施紹莘的惜花，趙慶禧的葬花可謂異曲同工。論者說她的曲「意境雅近秋舫」此曲便可為例。

【吳夢暘】允兆，明——一五九五頃歸安人。為布衣，與同郡茅維、臧懋循、吳稼燈並稱「四子」。稟性強直，不避權貴。好吟詩，善度曲。晚遊金陵，徵歌顧曲，齒齟脫落，猶嗚嗚按拍。夢暘著有射堂詩抄十四卷。

【吳苑】楊香明——一六三八至一七零零安徽歙縣人。卒年六十三。少穎異，博通今古。一六八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超擢國子祭酒，振飭士風，成績卓著。大學士王熙稱為近今第一祭酒。嘗與纂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皆能稱旨。性至孝，尤篤於師友。一日讀陽城責諸生歸養語有感，即以母老乞歸。苑所為詩，多和平醇緩之音。著有北野山人集及夫好山水錄（清史列傳）。

【吳蒂】明可，宋——一一一四左右至一一九三左右台州仙居人。卒年八十。第紹興進士。遷秘書正字。與秦檜有舊，及檜專政，蒂退然如不識。檜疑之，諷言

者論罷。後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而淮戰不利，勸高宗親征。帝至建康，請駐蹕以繫中原之望。終不能用。孝宗即位，累遷禮部侍郎，以剛直見忌，引去。旋起知太平州。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自號湖山居士。卒諡康肅。蒂為文豪，健俊整，著有詩文三十卷，及表奏五卷。（均宋史本傳）

【吳蒂詩】其詩才力甚富，往往瀾翻泉湧，奇出無窮。晚年詩乃漸趨平淡。例如「漠漠黃雲塞草稀，年年空說翠華歸。孤臣淚盡仍嘗膽，白首江湖鴈北飛。」（北望）詩意悲壯，不愧為南渡詩人。四庫提要則尤稱其輓元帥宗澤諸篇，排彘縱橫，自成一格。

【吳蘭庭】（一作蘭亭）字胥石，清——一七三零至一八零一浙江歸安人。卒年七十二。少以文名。壯遊燕趙，多蒼深清健之作。一七七四年舉人。年六十餘流寓京師，與吳長元齊名，時號「二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與千叟宴，賞御製詩集、杯、緞、藤杖。時人榮之。蘭庭稽古讀書，造於史學。時同邑丁杰精於經，有「丁經吳史」之目。多所纂述，有南雪草堂集，讀



通鑑筆記，考訂宋大中祥符廢韻，史記纂誤補及五代史記考異（清史列傳）等。

【吳蘭修】<sup>2</sup>石華清——一八二一頃廣東嘉應州人。一八零八年舉人，官信宜訓導。生平枕經叢史，講書巢於粵秀書院，藏書數萬卷，顏其室曰守經堂，自稱經學博士。蘭修所著有荔村吟草，桐華閣詞，及南漢紀五卷，端溪研史三卷等。（均清史列傳）

【吳蕙】<sup>4 4 4 3 3 3</sup>盧質清女子。有庾樓吟，為吳漢槎女孫。

【吳懋謙】<sup>4 4 4 3 3 3</sup>六益清——一六五五頃江蘇華亭人。早與陳子龍、李雯諸人遊。與北地申胤盟齊名，時稱「南吳北申」。晚歸里，築獨樹園，自號獨樹老夫。卒，門人私謚貞碩先生。懋謙論詩，以漢魏盛唐為宗。著有華萃初集及苧菴二集十二卷。

【吳懋清】<sup>3</sup>澄觀清——一七七四至一八四五廣東吳川人。卒年七十二。一八一零年舉人。會試不第，館京師，為顏伯燾、陳昌齊等所推重，名噪一時。懋清著有詩賦雜文十八卷，天洞測一卷，尚書解五卷，詩經測九卷，論語考八卷……等二十餘種。（均清史列

傳）

傳

【吳草廬文鈔】<sup>4 4 4 0</sup>前署甲辰春退谷手選，蓋康熙三年孫承澤所定本也。是編於吳澄支言集中鈔其十分之一。

【吳荔娘】<sup>4 1 5 2</sup>絳卿，清莆田女子。有蘭陂刺稿，見正始集。為庖人女。

【吳華甫詩集】<sup>4 1 5</sup>清吳汝繪撰。

【吳華甫尺牘】<sup>4 1 5</sup>五卷，清遺一卷，論兒書一卷。清桐誠吳汝繪撰。有國學扶輪社石印本，民國家刊本，在桐城吳先生全書內。

【吳若雲】<sup>4 4 6</sup>絳衣，清嘉定女子。有吹蘭詩鈔，罷繡吟，見寶山縣志。正始集。

【吳若華】<sup>4</sup>清初錢唐有吳若華者，歸康某，結褵甫三月，清兵渡錢塘，從夫避亂天竺，後為官軍所獲，挾之北去，題衡州旅壁四絕，見衆香詞。「風勁空江羯鼓催，降旗飄颺鳳城開，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廣陌黃塵暗鬢鴉，北風吹面落鉛華，可憐夜月篋篋引，幾度關山作暮笳。」春花如醉綺如煙，

吳

良夜知心畫閣眠，今日相思似夢，算來可恨是蒼天。『盈盈十五破瓜初，已作明妃別故廬，誰散千金曹孟德，鑲黃旗下贖名姝。』詩後附識語云：「後之過此者，為妾歸謝蒙姑當索我於白楊青塚間也。」見者哀而和之。又有阮郎歸一詞，載杭州西湖志。

【吳若華】清嘉興女子。能詩，王漁洋曾稱之。其留別淮陰道署云：「三載依依玉鏡前，舊梳粧處最堪憐；不知今後紅窗裏，又是何人點翠鈿。」此詩隨園亦稱之，描寫小女兒依依私情入微，情景兼到之語也。

【吳苜】之，清吳縣女子。有佩閣古今體詩賦集，見蘇州府志。

【吳世美】叔華，明一五三七頃烏程人。善為曲，著有驚鴻記傳奇（曲錄）寫楊玉環及唐明皇故事。

【吳楚詩】十二卷。清真州李少元撰。有乾隆原刊本。

【吳黃】文裳，清嘉善女子。有菽雪集。見石澗山房詩話。續稿李詩繫。去錢拭嘗從黃石齋講學大滌山。

【吳萊】立夫，元一二九七至一三四零浦陽人。卒年四十四。七歲能屬文。延祐中，以春秋貢於鄉試。禮部不第。退居深裏山中，益力研究，專心著述。後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未行而卒。門人私諡淵穎先生。

【吳萊文】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卅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誤皆未脫稿。他底作風，嚴整深雄，尤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位。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亂聞者服之。柳貫極慎許與，每稱他為絕世之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之文，蕚絕雄深，賴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吾縱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為

前輩所推許如此。【571】

【吳萊詩】宋景濂稱其賦詠捷如風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刻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絳麗，觀者驚以爲神。王士禎論詩絕句有曰：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閒寶，幾人眼見宋元詩。而其所選七言古詩，乃錄萊而不錄維楨，蓋維楨爲詞人之詩，萊則詩人之詩。恃氣縱橫，與覃思冶鍊，門戶固殊。士禎論詩絕句，作於任揚州推官時，而古詩選一書，則其後來所定，所見尤深也。【571】

【吳桂芳】子實明，至一五七八新建人。一五四四年進士。歷揚州知府，禦倭有功。屢遷兵部右侍郎，提督兩廣軍務。羣盜李亞元等連歲爲患，倭寇繼至，桂芳次第討平之。累官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桂芳文章通達，詩亦宏敞。著有師暇哀言十二卷。

【吳觀禮】子儔，（一作子攜）號主庵，清——至一八七八后不久浙江仁和人。潛心書史，內行甚篤。先由舉人捐輸，獎員外郎，分刑部。巡撫左宗棠廓清全

吳

浙，聞其學行，調佐戎幕。在幕共商戰略，傳宣進止，宗棠深賴之。以功薦保布政使銜，陝西候補道。一八七一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大考二等，充四川鄉試副考官。觀禮著有主庵文集六卷，詩集四卷，使蜀日記四卷，及讀鑑隨錄三十卷。（均清史列傳）

【吳悅珏】清——一六九二頃人。工曲，著有河陽觀傳奇一本（目錄）

【吳娟娟】虞仙，清石城女子。有萍居集，見正始續集。

【吳柏】柏舟，清錢塘女子。有柏舟集，見婦人集。

【吳均】叔庠，宋——四六九至五二零吳興故鄣人。辛年五十二家世寒賤，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其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刺史，辟爲郡主簿，日與賦詩。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學之，稱爲吳均體。均上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武帝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草

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著有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續齊諧記一卷，又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及文集二十卷。

【吳均詩】其詩多重音律，清拔有古風，以故爲沈約所賞識。好市時人或效之，謂之爲「吳筠體」。

【吳均駢文】梁書均本傳：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效之，謂爲吳均體。其駢文實有散行之妙用也。

【吳炯】<sup>47120</sup>季駢清——一六六一頃宣城人。工文。王士禛稱其「文學戰國短長，及管、韓、荀、卿子」，著有遺集一卷，多摹擬之作。

【吳聲歌曲】<sup>4714</sup>南方的清商曲辭，因地域的關係，又分爲兩種，一種是吳聲歌曲，一種是西曲歌。吳聲歌曲是吳越文學的來源，一方是承襲中原流入的舊曲，一方是就民間採取來的新調。東晉以來，數量漸次增加，起初只是徒歌，隨后才譜入管絃。因爲永嘉渡江以後直到梁陳，都是以建業（即今之首都）

爲都城，吳聲歌曲即是從這一帶地方採取來的，大概是現在江南一帶人民所作。吳聲歌曲是抒情歌的大寶藏，他的寫作的背景，很多哀苦的浪漫意味。吳越人民素好空想，多數信神，所以神的理想不能排出於吳越文學之外。但他們所信的神，即是男性，也帶「女性化」，所以也不能超出「情」的範域。現把吳聲歌曲中可以攷見其寫作的背景，的敘述一二，以證實上面所說。先說團扇郎歌：晉中書令王珣，好持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發生戀愛，情好甚篤。嫂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今他歌一曲以贖罪。他歌道：「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後來珣知道了，問他這歌是遺誰的，他又改作道：「白團扇，顛顛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再說丁督護歌：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執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旡收斂殯埋之。逵之的妻，是高祖的長女，呼旡至閣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廣其聲以作曲，稍帶神話的戀愛故事，爲吳歌的背景的，有華山畿、青溪小

姑曲……等華山畿的背境是一幕淒惻動人的悲劇。宋少帝時，南陵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母問其故，具以白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告。女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過了幾日，病果少愈，忽舉席見蔽膝，抱持不放，遂吞食而死。氣欲絕時，謂母曰：「葬時車須從華山過。」母從其意，及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躍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青溪小姑，係青溪廟神女，曾幻化爲人，與趙文詔互相唱歌，至于留連宴寢，沒有什麼可以感人之處。餘如桃葉歌，晉王子敬（獻之）篤愛他的妾桃葉而作，金陵的桃葉渡亦因之流傳千古。碧玉歌，宋汝南王爲他寵愛之妾碧玉而作。吳聲歌曲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子夜歌。但是子夜歌的來源，僅知是——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後人更爲四時行樂之詞，習之子

夜四時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皆爲子夜歌的變體。今存有子夜歌四十二首，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各二首，子夜變歌三首。晉琅琊王軻的家裏，和豫章僑人庾僧虔家裏，會聞鬼歌子夜。於此可證明子夜歌確很哀苦，可以使鬼歌泣。懊儂曲亦頗有名，今傳十四首，相傳綠珠作其一，餘爲民曲。讀曲歌今存八十九首，亦爲吳歌中之最善抒情者。尚有陳後主所作的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等曲，亦爲吳聲歌曲。陳後主名叔寶，是個風流天子。他和南唐李後主有同樣的天才，亦遭同樣的運命，都是亡國之君。但亡國之音，哀以思，吳聲歌曲本是以哀苦著名的，他的擅長於此，並不奇特。他爲天子時，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其中有最豔麗的詩，往往被選作曲辭，製成曲調，選幾百個美貌宮女學習歌唱，分班演奏。這種曲調，於後來的詞令的成立，却與以不少的影響。陳以前，梁武父子已好作樂府，同時當然有許多人附和，不

過他們僅是依舊曲作新歌，沒有陳后主那般的偏於創作。但這種仿作民歌的風氣，至少可有兩種好結果：第一是對於民歌的欣賞。試看梁樂府歌辭之多，便是絕好證據。徐陵所編玉台新詠，收入民歌很多，亦可見當時民歌和文人的詩歌已受文人同樣的欣賞了。第二是詩體的民歌化的趨勢。這個趨勢一直影響到唐人的樂府新詞和宋詞元曲，非一言可盡。<sup>476</sup>

【吳都文粹】<sup>476</sup>九卷。宋鄭虎臣編。是編雖稱文粹，實與地誌相表裏，多關建置沿革，及國民生計之利弊。有清康熙六十年婁東施氏活字本，平津館有舊鈔本十卷，許氏有曝書亭鈔本二卷，宋賓王校十卷本。【吳都文粹續集】<sup>476</sup>五十六卷，補遺一卷，明錢穀編。是編以續宋鄭虎臣吳都文粹，自說部類書詩編文稿以至遺碑斷碣無不甄錄。其採輯之富，視鄭書增至十倍，雖稍失蕪雜，然吳中文獻多藉是以有證。按四庫依鈔本。

【吳起敵秦掛帥印】<sup>478</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吳柳堂詩集】<sup>477</sup>清同治間吳可讀撰。

【吳敬梓】<sup>486</sup>敏軒，號文木，清——一七零一至一七五四年安徽全椒人。卒年五十四。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選，詩賦拔筆立成。不善治生，性又豪邁，不數年，舊產揮霍俱盡。時或至于絕糧。一七三五年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不赴。移家金陵，為文壇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賢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貧。晚年，日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後卒于客中。敬梓生平最惡舉業，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專寫熱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諷諧，讀之捧腹。又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中國小史略）。

【吳敬義】<sup>485</sup>怡庵，號薇客，清仁和人。詹事府贊善。黃紹甫嘗謂其詞豪邁，近蘇辛。

【吳梅村詩】<sup>485</sup>最近二三百年來，在詩詞一方面，多數人總說是錢牧齋吳梅村二人。他二人雖都是變

節投降滿清政府的，但他們的詩才却是不可磨滅的。梅村原是明朝的臣子，後明亡，滿清入關，侯方域勸他不可失節去做新朝官員，但他終於被逼迫着做清廷的園子祭酒，心中十分愧悔，臨死時吩咐用僧人衣帽收斂，墓石上祇寫「詩人吳梅村之墓」。他的詩有「我本懷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又「死生總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尊。」都是表示慚悔的意思。他的人格雖有欠缺，而他的詩才却不可磨滅的。四庫提要中說：「其少作，大抵方華豔發，吐納風流，有藻思綺合清麗芊眠之致。及乎遭逢喪亂，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道上，暮年蕭瑟，論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體，尤所擅長。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敘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韻協宮商，感均頑豔，一時尤稱絕調。」他的長歌，確是一氣呵成，迴腸盪氣。雖說和錢、吳同時的詩人，還有杜濬、于的五言近體詩，中涵光，吳嘉紀二人的五言古體詩，此~~身~~又有孫豹人、顧黃公、陳元孝、屈大均等人，原也不弱。但究竟趕不上錢、吳二人的哀感動人。當時

吳

有龔鼎孳與錢、吳二人雖同稱江左三家却也趕不上錢、吳二人的風骨。1034

【吳梅村編年詩箋注】十二卷。清太倉吳偉業撰，鎮洋程穆衡箋，楊學沅補注。有排印本，在太崑先哲遺書內。

【吳中行】5006子道，號復菴，明一五八五項武進人。

一五七一年進士，選庶古士，授編修。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年，座主大學士張居正遭父喪，爭情視事，中行上疏極諫，居正怒，廷杖幾斃。杖畢，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即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與疾南歸，去腐肉數十罈，大者盈拳，深至寸，一股遂空。居正死，廷臣交荐，復召故官。然屢起屢廢，終不大顯。終於侍講學士，掌南代翰林院事。又被劾歸，卒。中行著有賜餘堂集十四卷。

【吳中倡和詩】一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重定本，在曲園叢書內。

【吳中倡和集】不分卷。清德清俞樾撰。有光緒刊

本。

【吳中十子】清吳門張滋蘭允滋，與張紫馨、芬、陸

素窗、李婉、今、熈、席、蘭、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孫、纈、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結、清、溪、吟、社、世、所、稱、吳、中、十、子、者、也。有吳中十子詩鈔，論者謂可

以媲美西冷頰頰蕉園矣。(七)

【吳中女士詩鈔】四卷。清震澤任兆麟撰。有乾隆刊本。

【吳中四傑】為高啓和楊基、張羽、徐賁。但楊基等雖各有所長，要非高啓之匹。

【吳中四士】所謂「吳中四士」者：第一個是會稽永興人賀知章，第二個是潤州人——一說是湖州人，

唐書藝文志說是延陵人。一、包融，第三個是揚州人張若虛，第四個是蘇州人張旭，因為他們同是生在

古代吳國所屬的地方，且有文名，故在開元初年同被稱為「吳中四士」。

四士之中，若張旭、賀知章，皆在「欲中八仙」之列，頗有浮名。本傳說張旭嗜酒，善草書，每醉後呼號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

醒，自視以為神，世呼為張顛。初仕為常熟尉，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公孫大

娘舞劍器，乃盡其神。時以李白歌詩，旭草書，裴旻劍舞，稱為三絕。包融雖不以詩著稱，然亦頗有佳處，

如桃花谿一首，即是其例。「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青谿何處邊？」

賀知章，字季真，(紀元六五九——七四四年)少以史詞知名，性放曠，晚年猶縱誕，自號四明狂客。醉後屬詞，動成卷軸。又善草隸，人共傳寶。天寶初，請為

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御製詩以贈，行皇太子以下，咸就執別，卒年八十六歲。其詩最流行于

民間，口頭的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離別家鄉歲

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以上回鄉偶書二首)包融嘗被張九

齡引為懷州司馬，遷集賢學士，大理司直。與其子何休，世稱二包。融詩無佳篇，如「武陵川徑入幽遐，中

有雞犬秦人家，先時見者為誰耶？源水今流桃復花。



「(武陵桃源送人)簡直不成話語了。張若虛的存詩祇「春江花月夜」及「代答閨夢還」二首。近人

顧實稱其能「以豐富之想，瑰麗之筆，遠駕沈宋，排除初唐輕靡之調，故吹純粹之唐音。」似覺言過其實。又說：「其所作春江花月夜布置排列，無一點缺

漏，蟬翼相聯，而聲調宛轉，殆無間然！」顧君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所謂「純粹的唐音」是甚麼為甚麼要

「排除初唐輕靡之調」然後才算好詩呢？——若

虛這詩之所以為不朽佳作的理由，並不在於復古；

正為其能夠用齊梁的筆力，寫初唐的作風耳。1000

【吳中情奴】作相思譜，一云王百穀撰。

【吳聿】(文獻通考作律)字子書，宋——一四七

頃楚東人，嘗居都下，家有聽雨軒，著有觀林詩話一卷。

【吳泰來】<sup>501</sup>企晉，號竹嶼，清——至一七八八江蘇

長洲人。少由副貢生選校官，愛松滋山水，勾留竟歲，以疾免歸。襟期清曠，家有道初園，藏書數萬卷，寢饋其中，凡十餘年。一七六零年，第進士，車駕南巡，召試

吳

賜內閣中書，不赴。巡撫畢沅延主講關中書院。後隨至河南，主大梁書院，與洪亮吉、錢泳等飲酒賦詩，無

虛日。時比之許元度、劉真長。泰來詩本王士禛，王昶甚稱許之。著有硯山堂淨名軒等集。(清史列傳)

【吳本世】<sup>502</sup>中立，一作吳本字本道，元——一三

零二頃杭州人。天資明敏，貧病不得志而卒。好為詞章，隱語樂府，有本道齋樂府小稿及詩謎數千篇。(

錄鬼簿)

【吳惠】<sup>503</sup>孟仁，明吳人。宣德二年(一四二七)進

士，除行人，歷官桂林知府、廣西參政。他在永、宣間為有名的作家。其入義甯峒一詩，具體昌黎為後人所稱。

【吳東發】<sup>509</sup>侃叔，號耘廬，又號芸父，清——一七四七

至一八零三年蘇江海鹽人。卒年五十七歲。貢生，少工詩文，後乃潛心經學，亦工書畫，好金石。嘗從錢大昕遊，大昕引為畏友。東發詩文奇古，著有禮道堂詩文稿、漱浦詩話、讀經筆記、金石文跋尾續……等。(均清史列傳)

【吳靜】定生，清昭文女子。有欲冰集，見長真閣集，蘇州府志。

【吳盛藻】觀壯，清——一七六六頃和州人。由拔貢生官至廣東按察司副使。盛藻工詩文，能惟意所如，罄所欲言而止。著有天門詩集六卷，文集六卷。

【吳農祥】慶百，號星叟，明——一六三二至一七零八浙江錢塘人。卒年七十七。（三續疑年錄作生於萬曆三十年，卒於康熙十七年，年歲同。清史列傳亦云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七。此從疑年錄。）少奇敏，讀書一覽成誦。家富藏書，與弟農復登樓去梯，盡讀所藏書。與吳任臣齊名，呼為「二吳」。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報罷。家居以著書自娛。總督李之芳定閩亂，聞其名，欲留之幕中，固辭不應。農祥博學工詩古文，尤精於易。宋大學士馮溥所與陳維崧、毛奇齡、吳任臣、王嗣槐、徐林鴻、號「一佳山堂六子」。他為諸人之最，更為馮溥所稱。所著有蕭臺集二百四十卷，梧園新志二十卷，流鉛集四十卷，詩詩二十四卷，及嘯臺讀史、綠窗讀史、錢邑志林、唐詩辨疑（均清

史列傳）等。

【吳規臣】陳碧城門下女弟子才華之美者，推金壇吳規臣。規臣字香輪，一字飛卿，能詩，工畫，精醫，善劍。碧城所謂「兒女英雄，美人才子」。飛卿一人兼之。著有曉仙樓詩。飛卿父朗齋，夙愛華陽洞天之勝，往遊至三，飛卿無不隨侍，穿雲躡翠，采藥尋松，幾自忘其女兒身矣。飛卿又工詞，容白門時，作小詞數闕，名媛詩話云：「聞飛卿善舞劍，蒙城張雲裳裝善騎射，二人詩皆清絕塵氛。」真碧城門下「女英雄」也。

1049

6010

【吳日千先生集】不分卷。清華亭吳琪撰。有排印本。

【吳蜀文學】吳蜀兩國底文學作品，流傳絕少。試看二陸入晉，大顯才華，蜀在漢代，早出了幾個辭賦家，便知這兩國不是沒有文學作品，不過多數不傳罷了。現在所傳的，在吳有幸昭底吳鼓吹曲十二曲，不過是假古董的廟堂文學，雖然模仿漢代饒歌，而跟漢饒歌底從民間采來的不同。在蜀有諸葛亮底

梁父吟和秦宓底遠游各一篇；但梁父吟不過是詠史的詩，遠游也遠不及魏國諸作者底作品。但是孫皓入曹魏後，卻有一篇侮弄司馬炎的作品，是後來許多吳聲歌曲底先聲。孫皓字元宗，孫權底孫子，繼孫休稱帝，後來吳國被晉所滅，封歸命侯。世說新語載：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爾汝兩字，在戰國時已經成爲相輕賤的稱呼了，所以孟子要人「充無受爾汝之實」。孫皓把爾汝歌侮弄司馬炎，所以司馬炎聽了要懊悔，而爾汝歌正是吳人底平民文學。

【吳國倫】<sup>6015</sup>明卿，明——一五六五頃興國人。一五五零年進士，擢兵部給事中，揚繼盛死，倡衆賻送，忤嚴嵩，謫右康推官。嵩敗，起爲建甯同知，累遷河南左參政，罷歸。卒。國倫才氣橫放，好客輕財，工於詩，與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等號後七子。有甌顛洞稿五十四卷，續稿二十七卷。

【吳國倫詩】他在後七子中最爲老壽。王世貞死

了以後，他和李維楨、汪道坤、狎主詩壇。然朱彝尊說：「三君皆不知詩。王、李既沒，海內不敢有違言。劉子成、馮元成，屠諱，真輩相與附和之。甌顛、太函、太泌等集，幾與四部爭富，而由奉、白榆等集尤而效之。海內之爲真詩者寡矣。」當時胡應麟作詩藪，亦已譏其「用句多同，一篇而外，不堪多讀」云。

【吳昌齡】<sup>6060</sup>元——一二五一頃西京（一作大同）人。工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如庭州交翠」。所作雜劇凡十一種，爲賞黃花、眼睛記、抱石投江、狄青博馬、夜月走昭君、郎末尼、鬼子母揭鉢記、張天師西天取經、以上錄鬼簿。一搜胡同及東坡夢（太和正音譜）今僅存張天師、東坡夢、西天取經三種。西天取經長至六本，爲現存雜劇中最長之作。中國久佚，近惟日本有影印本。

【吳景奎】<sup>6060</sup>文可，元——一二九二至一三五五蘭溪人。卒年六十四年。三十，劉貞爲浙東憲府掾，辟爲從事。明年，貞去，景奎亦歸。久之，薦署興化縣儒學錄。因母老辭去。景奎所著藥房樵唱三卷，附錄一卷。

【吳景奎詩】其五言古體，皆原出白居易，七言古體間似李賀，近體亦音節宏敞，豪放自喜，宋濂爲作集序，亦極相推挹。

【吳則禮】子副宋——？至一一二一富川——一作永興——人。以父廢入仕，曾爲軍器監主簿，因事謫荆川官，至直秘閣，知統州工詩，與唐庚、曾紆、陳師道諸名士唱和，晚年居豫章，自號湖北居士，則禮著有北湖其十卷，長短句一卷。（書錄解題）

【吳則禮詞】則禮詞多慷慨之作，置於時人的名作中，綺膩華整固然不及，其豪爽的風度，卻也是他們所未具的。

【吳賡先】陰南，號愛存，清——一八零八頃弋陽人。（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云疑河南光山縣人）著有月鑑十六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吳暉】（一作瑤）字元朗，號西齋，清——一六六二至？江蘇太倉州人。吳偉業之子。一六八八年進士。歷官至兵科給事中，因事落職，旋入直武英殿充書畫譜纂修官。暉幼擅才華，工詩，近體清穩，時稱雅

音。家人奴隸，咸通音律。著有西齋集，及左司筆札二十卷。（清史列傳）

【吳長元】太初，清——一七七零頃浙江仁和人。與吳蘭庭齊名，時稱「二吳」。其餘事蹟不詳。長元著有宸垣識略十六卷。（清史列傳）

【吳肫】華生，華亭人。甘貧守志，以詩書畫自遣，時稱三絕。著有忘憂草、采石篇、風蘭獨嘯集。

【吳氏詩話】二卷，即吳子良林下偶談中摘其論詩之語。

【吳氏一家稿】八十一卷。清錢塘吳清鵬撰。有咸豐五年刊本。

【吳氏雙照樓景刊宋元詞十七種】六十一卷。清仁和吳昌綸編。有仁和吳氏影宋刊本。

【吳氏韻音】三卷。清海鹽吳甯撰。有乾隆刊本。

【吳質】季重，魏——？至二三零濟陰（一作南皮）人。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出爲朝歌長，遷元城令。與曹丕最友善，及曹丕立，官至震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明帝時，陳羣錄尚書事，質奏羣非國

相才，若司馬懿始爲社稷之臣，余甚納其言。他在曹氏門下，地位不亞於建安七子，而且與曹丕交誼獨厚。相傳曹丕得立爲太子，他有運籌之功，丕死，他又作詩以寄思。

【吳騏】日千明——一六二零至一六九五華亭人。諸生，以詩文受知於陳子龍，夏允彝。明亡後，絕意仕進，屏跡荒僻，不求人知。自號九峯遺黎。間作詩文，輒棄去。其詩名頗領集，皆出友人所選錄。他的詩於蒼涼古直之中，極沈鬱頓挫之致。雖親炙陳子龍，而不盡沿其派。同郡李雯、宋徵與輩名居其上，而才調出處均不及他。

【吳風】二卷清商丘宋萃撰。康熙刊本。

【吳風】國風裏的詩，只說黃河流域的民歌；長江流域的民歌，沒有了。換一句說，就只是北方的民歌。南方的民歌，就沒有了。當時候南方有三個大國：就是（1）楚，（2）吳，（3）越。除了楚國和中原交界而外，吳越更僻處遠南，不通中國。（當時候所說的中國不是現在人所說的中國）北方的人，簡直

吳

把他們當外國人看待，又把他當沒開化的民族看待。所以自稱爲中國（如孟子「北學於中國」）而稱他們爲「南蠻鴉舌之人」。今但就「南蠻鴉舌」四字，就可知道他們的語言，和所謂「中國」的語言不同了。（至今仍不同）那麼，風俗不同，更可相見。既是如此，表現人情風俗的民歌，當然也不同。當時候采詩的人，沒采到南方的詩，所以詩經裏就沒有。上文說明南方有三個大國：（1）楚，（2）吳，（3）越。楚國的民歌，雖然不曾采入國風，但是他的國裏出了一位大詩人屈原，本著楚國的俗歌，創造了一種楚辭。此後楚辭就成了文學界一種重要體裁。只是吳、越二國的民歌，不曾像楚辭一般，在文學界裏佔一個重要位置，所以人家便不注意於他了。其實也有可研究的價值，所以把他略說幾句。欲研究吳、越的民歌，供給我們材料的書，就是吳越春秋。吳越春秋外，有風土記與說苑。這些書上的話，是不能夠信託，是應該先決的問題。現在不能斷定這些書上的話是真是假，只就他們的民歌自身上看，

文——二——七九一

確和北方的民歌不同。又將他和楚辭比較，覺得和楚辭很相近。就說是後人假造的，也是一種南方的彩色。現在姑把他錄在這裏，替他題個名字，叫做「吳風」。「越風」現在先說吳風，越風留在另條說。吳越春秋說：「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曰：『日月照耀乎寤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余心憂悲。月已遲兮，何不渡為。事寤急兮，將奈何！』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爲子取鮑。』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深葦之中。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盞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誠漁父曰：『掩子之盞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漁者覆船自沉於江。」這漁父所唱的三節，後人統名曰漁父歌。這個漁父歌，從形式上觀察起來，可以說他句法參差而冗長，和楚辭相近，不像國風那樣整齊而簡短。從實質上觀察起來，這漁父是隱者一流的人物，大約和

屈原所遇的漁父差不多；而他既渡了子胥，又拿飯給他吃，不但是不受報，且爲他而覆舟自沉了，這是何等的俠義。一個尋常的漁父，乃合隱士和俠客而爲一人，這也可見得當時候南方的風氣。（南方隱士極多，如論語裏所記的楚狂接輿，荷蓑丈人之類，及屈原所遇見的漁父，都是這一流人。）這歌雖不能完全代表吳風，然可見吳風的一班了。

【吳鵬】萬里明——一五三八頃秀水人。一五二三年，士參議黔中，福酋違命，奉詔往諭，安南遂定。又討擒黠賊陳日輝，平諸洞，督理漕河。後官終工部尚書。鵬著有飛鴻亭集二十卷，其詩文多爲應酬之作。

【吳鵬】圖南明——一五七三頃宜興人。工爲曲，著有金魚記傳奇一本。（曲錄）譜韓翊柳氏事。

【吳及】修齡清——一六六一頃江蘇崑山人。工詩，王士禛許爲善學西崑。又嘗論詩，以爲「詩之中，須有人在。」趙執信服爲知言。著有園籟詩話七卷。（清史列傳）

【吳學士詩文集】九卷。清全椒吳鼎撰。有光緒江

甯藩署刊本。

【吳學士集】清吳鼎撰。

【吳母節孝詩】一卷。清吳縣吳林芳撰。有道光刊本。

【吳門畫舫錄】二卷，續帝三卷，投贈三卷。題西溪

山人撰。有嘉慶紅樹山房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光緒二十九年刊本，在雙梅景閣叢書內。

【吳巽】道嫻，清嘉興女子。有聽鴻樓詩稿，見名媛續鏡，梅里詩輯。其哭母篇千四百餘字，尤橫絕今古。

1049

【吳與弼】子傳，（一作子傳）明——一三九一至

一四六九臨川人。卒年七十九。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響慕，遂罷舉子業，躬耕讀書。四方來學者，教

誨不倦。屢見徵聘，皆不就。天順元年（一四七七年）以忠國公石亨薦，徵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留二

月，稱疾篤放還。卒。學者稱康齋先生。與弼所作詩文，皆淳實近理。著有康齋文集十二卷。

【吳興詩話】十六卷。清烏程戴璐撰。有嘉慶刊本，

劉氏嘉業堂刊本，在吳興叢書內。

【吳興詩存初集】八卷，二集十四卷，三集六卷，四集二十卷。清歸安陸心源編。有光緒刊本。

【吳興家粹輯存】一卷。清寶山施贊唐撰。有宣統三年排印本，在施稿蟬先生集內。

【吳興藝文補】四十八卷。明董斯張閔元衢韓千秋同編。錄自漢至明藝文之有關湖州者。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清同治間劉安瀾撰。

【吳鹽】一卷，蘇堤漁唱一卷。張可久撰。

【吳全節】成季，元——約一二七三至一三五七間饒州安仁人。卒年八十三。從張留孫學道于龍虎山。至治初（一三二一年）嗣留孫為玄教大宗師，總攝

江淮荆襄等處道教。雅好交結士大夫，振窮周急，時稱具有俠氣。全節能詩，有看雲集（元詩選）

【吳慈鶴】韻皋，號巢松，清——一七七八至一八二六江蘇吳縣人。卒年四十九。少隨父俊宦遊粵東，濟南，所為詩規倣徐庾孟韓，為時流所重。一八零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雲南鄉試副

文——二——七九三

考官督學河南、山東。性好遊覽，使車所至，山水為緣，而發之於詩。官至翰林院侍講。慈鶴工詩，善駢體文，與彭兆孫交最契，兆孫推挹甚至。著有蘭鯨錄、鳳巢山樵求是錄及岑華居士外集（清史列傳）。

【吳會】<sup>806</sup>慶伯，元一？至一三八八金谿人。一三四

三年嘗舉鄉荐，第一入明，不仕。因一足病廢，自稱獨足先生。所作詩文，即名獨足雅言。會所著獨足雅言，今本名書山遺集，凡二十卷。

【吳會英才集】二十卷。清鎮洋畢沅撰。有嘉慶刊本。

【吳瓶谷詩文存】五卷。清仁和吳繩基撰。有嘉慶刊本。

【吳鎮】<sup>84</sup>信辰，清一七七五項甘肅狄道州人。少不羈，家本素封，嘗發憤負笈，求師四方。滋陽牛運震留之署中學業益進。比歸，生計蕩然，而詩名籍甚。一七六八年舉人。官至湖南沅州府知府。所至放浪山水，篇什愈多。劉紹攸、王鳴盛皆稱賞之。鎮著有松花庵韻史及松崖詩錄（清史列傳）。

【吳鎮】<sup>86</sup>仲圭，元一二八零至一三五四嘉興人。卒年七十五。工詞翰，善畫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時人稱為三絕。性高介，隱居不仕。因愛梅花，自號梅花道人。鎮著有梅花道人遺墨二卷，乃其同鄉錢茶裙拾題畫之作，蒼粹成編。

【吳鎮詞】其漁父云：紅葉村西夕照餘，黃蘆灘畔月痕初，輕撥棹，且歸歟。挂起漁竿不釣魚。又云：點點青山照水光，飛飛寒雁背人忙，衝小浦，轉橫塘。蘆花兩岸一朝霜。又云：醉倚漁舟獨釣鼈，等閒入海即乘潮，從浪擺，任風飄，縮手懷中放却橈。此詞家逸品也。

【吳錫麒】<sup>86</sup>聖徵，號毅人，清一七四六至一八一八浙江錢塘人。辛年七十三。一七七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國子監祭酒。生平不趨權貴，然名著公卿間。性至孝，以親老乞養歸里。至揚州，主講安定樂儀書院，所拔多績學礪品之士。晚養疴江上，四方乞詩文者，屢滿戶外。錫麒天資超邁，好學不倦，吟詠不輟。詩境超妙，能直繼朱、查、杭、厲之後，兼工倚聲，駢體文亦清華明秀，尤名重一時。吳鼎



選四六，與邵齊燾、王太岳、劉星煒、袁枚、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稱爲八家。所著有有正味齋集七十三卷，（均清史列傳）藝林奉爲圭臬，高麗使至，出餅金購之，亦爲曲，有漁家傲傳奇（目錄）

【吳錫麒散曲】他的散曲有有正味齋集南北曲一卷，約存小令七十首左右，套數十餘首。這些曲子一卷約存小令七十首左右，套數十餘首。這些曲子的作風可說是介在張可久與王磐、金鑾間。就中小令多似張，套數多似王金。吳曲中如「移老竹醉還欲臥，種垂楊舞亦常佳。藤穿壁縫強，花亞籬根妥。約萍閒鏡影如磨，槭槭涼風振葉過，萍水面驚魚一個。」沉醉東風。——這與移居東園，春晝日探梅諸曲均屬小令的例子。又如「問疏勒飛泉倒流，望祁連素氣空浮，雲搏太古濃，日陷奇寒瘦，莽出王窮塞也風流。只相相猜伊蝶夢遊，却不道雪片和身捲驟。」喜洪雅存白塞外歸的沉醉東風。——這與題劉苗樓司馬漁莊春齊圖，題十三本梅花出屋圖諸曲均屬套數的例子。餘如春日湖上，觀菜花的新麗，中元夕觀孟蘭會的縱恣排弄，雖未必足代吳曲的一般作風，但也

是我們應注意的。

【吳錫麒駢文】有正味齋正續集，修辭者咸以爲北斗南車，蓋穀人之文，各體皆工，而於駢體致力尤深，迺論者謂其委婉激潔，意主近人，圖美可誦，而古義稍失，豈知穀人所爲，固合漢魏六朝唐人爲一爐而冶之也。不矜奇，不恃博，詞必澤於經史，體必準乎古初，吳鼎所謂「胎息既深，坤采自玉」，洵不誣也。且人第知其致力於駢文深，而未知其於律賦致力更深也。古賦有張惠言律賦則唯吳錫麒。錫麒嘗曰：唐人律賦，每韻中四六不過一聯，其句法或上四下六，亦有五字七八字者，而上下必以四貫之，此一定之體也。雖近時作賦，篇幅不可太狹，自須多用四六一兩聯，然中間尚得間以單排，始覺疏宕，如所作春水綠波賦云：「迢迢南浦，渺渺伊人，波長怨水，綠遠愁春，乃進騷客，召吟賓，申契於采蘭之渚，寄懷於挑菜之津，則見膏融地脈，泉落天紳，雪水消而烟水活，大波瀾而小波淪，舊時漲碧之痕，橋平雁齒，此日縈青之態，浪感魚鱗，花落成文，萬紙之雲藍不斷，鏡開

如畫，一峯之眉黛低皺。一據上以觀，則知清賦雖本於唐，而波瀾意度之閒，頗有出入，且琢鍊尤過之。然此第指律賦言耳，亟其所作星象賦，洋洋千餘言，悉由楚騷漢賦行化而出，而燈花秋聲諸賦，字字錘鍊，亦不懈而及於古者也。故論毅人之駢文，尤莫善於辭賦云。

【吳錫疇】元倫，宋——二七零頃休甯人。四歲而孤，刻志於學，慕徐稭，茅容之為人。咸淳間，南康守葉闡聘主白鹿洞書院，不肯赴。性善藝蘭，自號蘭卑子。工詩，頗為呂午、方岳所賞。錫疇著有蘭卑集三卷。

【吳欽】明——一五四頃武進人。工散曲，曲品云：「吳居士會心絲竹。」

【吳欽百絕】一卷，清元和蔡雲撰。有同治十一年刊本。

【吳鑑】仲樞，宋——一七四頃臨川人。吳曾從弟。一一六四年左右進士。知義章縣及武岡軍，均有惠政。累官司封郎中，極言罷歸。鑑著有雲巖集。又工詞，有敬齋詞一卷。（文獻通考）

【吳筠】<sup>8812</sup>湘萍，清嘉興女子。有早花集，見兩浙輶軒錄，履園叢話。

【吳筠】貞節，唐——？至七七八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性高鯁，隱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筠請隸道士籍，入嵩山。嘗召見問道，筠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帝。帝重之，為羣沙門及高力士所短，固求還嵩山。中原大亂，乃東遊會稽，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竟終於越中。弟子私諡為宗元先生。筠著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志作十卷。此從舊唐書本傳）

【吳竹坡文集】<sup>8822</sup>五卷，詩集二十八卷。明吳節撰。詩文皆直抒胸臆，縱筆所如，無不自達之意，而淳蓄深厚，亦遠不及古人。

【吳敏樹】<sup>8855</sup>本深，號南屏，清——一八零五至一八七三湖南巴陵人。卒年六十九。一八三二年舉人，官瀏陽縣訓導，以不能行其志，自免歸。嘗客京師，與梅曾亮、朱琦、邵懿辰、王拯等善。曾國藩督兩江，從之閱兵，徧歷各郡，相唱和。敏樹少好為詩，繼治古文，得桐城

家法。著有泮湖文集十二卷。(清史列傳)

【吳敏樹文】曾文正嘗謂南屏稱道姬傳之術，篤好而不厭，南屏雖不滿意於文正之言，而其文實未能超出桐城範圍以外也。二七〇

【吳節】與僉，號竹坡，明——一四四五頃安成人。一四三零年進士官終太帝寺卿，兼侍讀學士。節為文章，援筆立就，多至數千言，滔滔不絕，尤工於詩。著有吳竹坡文集五卷，詩集二十八卷。

【吳箕】嗣之，宋——一八二頃新安人。一一六九年舉進士第，授仁和主簿，分教臨川，與陸九淵等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析民訟，編類成聽詞類稿十二冊，為趙汝愚所重，召主審察，尋以疾卒。箕著有常談一卷。

【吳惟信】仲季，宋雪川人，寓吳中。有蒟潭詩集。

【吳少微】唐——七零五頃新安人。舉進士。累至晉陽尉，與富嘉謨同官。中興初，調於吏部侍郎，以韋嗣立荐，拜右台監察御史。臥病，聞嘉謨死，哭而賦詩，不

久亦卒。少微與嘉謨屬詞，都以經典為本，時人效之，稱為「富吳體」。嘗撰崇福寺鐘銘，又為并州長史張仁亶撰進九鼎銘表，有文集十卷。(舊唐書本傳作五卷，此從兩唐書志)

【吳尚憲】小荷，清南海女子。吳荷屋女，有寫韻樓集，見然脂餘韻。

【吳當】伯尚，元——一三四一頃崇仁人。吳澄之孫。通經史百家，澄沒，四方從游者，悉就當卒業。以廢授萬億四庫照磨，薦為國子助教，預修宋、遼、金三史。累遷直學士，江南兵起，拜江西肅政廉訪使。左遷撫州路總管，旋罷歸。後復擢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未上而江西已陷，隱居吉水之谷坪，著述以終。當著有學言詩藁六卷，與周禮纂言。

【吳恆】蘭貞，清海鹽女子。有望雲樓詩，見杭郡詩三輯。

【吳炳】石渠，號梨花主人，明——至一六五零江蘇宜興人。一六一九年進士，崇禎末年，官至江西提

吳

學副使。家有蔡花別墅，概亭榭之勝。永明王由柳即位（一六四六年）任兵部右侍郎，戶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王奔靖州，炳隨從太子行，遇清兵被執。送衡州，不食，自盡於湘山寺。乾隆時，賜諡節愍。炳少時，好戲曲，與阮大鍼齊名，新傳奇品評爲「如道子寫生，鬚眉畢現」。著有傳奇綠牡丹、畫中人、療妬羹、西園記、情郵記五種（曲錄）。

【吳炳曲】吳炳少時好戲曲，和阮大鍼齊名。所作傳奇凡五種：綠牡丹、畫中人、療妬羹、西園記、情郵記（並存泰摩他室曲叢第二集）。右曲目總名爲蔡花別墅五種。其作風力追湯顯祖。於協律方面，又兼有吳江之長。故可以說是明末的一個有數作家。五種曲中，今歌場所流行的，只有療妬羹中的二齣，其餘徒供文人讚賞而已。現在敘述療妬羹的梗概於下：吏部員外郎楊器，杭州人，年逾三十無子。夫人顏氏賢，屢次勸楊納妾，楊不肯。一日夫人的叔父顏大行至，亦勸楊納妾，楊勉強應允，一面托人物色人

才。顏大行有甥女苗氏，嫁與城內的富豪褚太郎，年已五十無子，性極凶妬，不准丈夫納妾。經顏大行再三規勸，方令老女陳媽媽，由揚州買來一女子名喬小青。小青本良家女，年十六，有姿色，善詩詞。苗氏一見小青，頓起妬心，禁錮在後園的一室中，命陳媽媽嚴重監視，不使與主人接近。小青獨居臥室，自嘆不遇。夜間橫在床上，恍惚間夢見手中拿着一枝梨花玩弄，轉眼狂風吹來，花瓣片片落，小青驚醒。適陳媽媽來叫小青自忖：「梨」者「離」也，這夢必凶多吉少。（第四齣「梨花」）一日楊器的夫人顏氏來褚家訪苗氏，見小青，知其才貌兩全，覺得非常滿意，給小青許多安慰話，并告訴苗氏說我家亦托媒婆物色了許多姑娘，或有容貌好的，偏又不嗜琴書，因此無一當主人意。連楊器的親友韓向宸親自到揚州爲楊器物色人才，還是空手回來。顏氏說話的言詞中似乎對小青非常滿足。小青問顏氏借書來看，見其中有牡丹亭傳奇，小青誦讀之，不覺一夜

達旦題詩一首夾在書裏。(第九齣「題詩」)書還揚家後。揚器偶然翻得其詩，非常贊賞，欲見小青一面。夫人代爲設策，擇一日由夫人約姑婦苗氏和小青泛舟西湖，夫人極力勸苗氏飲，至醉臥而至。顏氏指後面船上的揚器給小青看，告以這是自己的丈夫。小青想如能得着這樣的夫人和主人，自己才不至於受苦。因此心中格外自悲身世。不久揚器陞爲太常寺少卿，因公晉京。夫人顏氏見小青在姑婦的支配下實在可憐，故以巧言騙苗氏，告以使小青居別宅，比較有利。苗氏如其言，將小青移居於西湖孤山。小青於遷居孤山時，在船中望着蘇小的墓，遙遙憑吊。到孤山後，終日鬱鬱無聊，遂得病。日日沉重。自覺不能再起，欲依照牡丹亭中的杜麗娘畫肖像一幀留世。適揚器的友人韓向宸受揚之托，來探望小青，小青知其善畫，乃托陳媽媽請韓來畫肖像。一方姑婦苗氏，知小青自別居以後，丈夫還不斷偷偷摸摸地去探望，爲杜絕後來的禍患計，不如殺小青了事，所以拿着一種毒藥，使陳媽媽給小青吃，嘴裏

只對陳媽媽說，這是一種妙藥。陳媽媽心中疑惑，因爲知道苗氏決不會有這樣好意的，不敢冒昧從事，把這藥拋去了事。可是小青在悲歎之餘，終憂悶而絕。姑婦聽到這消息，心中以爲小青中計，非常爽快。小青死去半日，由韓向宸的靈藥救活轉來，將小青藏在自己的家中，使陳媽媽陪伴。表面上只說小青已經葬去。姑婦不知小青未死，反以爲是自己的毒藥奏效，自此疑神疑鬼，時常坐臥不安，每每好像看見小青的鬼魂一樣。一方揚器聞知小青的惡耗，非常歎息。待轉任山東時，暫時乞假伴同夫人歸鄉。陳媽媽私自和小青來見揚夫人，夫人見小青還生存着，非常歡喜，直令住入己家。不使丈夫知道。揚器由韓向宸處得小青的肖像，攜之歸，展玩不忍釋。意欲仿牡丹亭中的柳夢梅的故事，從畫中呼出美人。夫人使小青在夜間叩丈夫的房門，揚器見小青，以爲真是畫中之魂，綢繆備至。突然夫人進來，故意以言詞恥揚器，器亦不以爲意。第二天一切的真相都已明白，器遂納小青爲妾。後夫人和小青各

生一子，褚太郎夫婦，顏大行，韓向宸皆來賀。夫人使小青出來見妬婦，告以實情。向宸拔劍脅妬婦，使立誓以後不再妬終結。關於小青的事蹟，曾見歷來諸書中，虞初新志載有小青傳，其事蹟和吳炳所作的這療妬羹相同。只是那傳中小青自畫肖像以後，十八歲（萬歷四十年）便香消玉殞。至後來小青復活和揚器網繆的一段事，完全是吳炳捏造的。當然前段事也未必不是捏造。因吳炳欲使完滿終結，方才添這一段蛇足。明朱京藩的風流院，亦演小青的事，並加增了湯顯祖柳夢梅杜麗娘等，將湯顯祖作爲風流院主，柳杜爲院仙，其情節稍嫌冗雜。吳炳的療妬羹，其寫法竭力模倣牡丹亭，這是事實。文筆的秀麗矯健，古來的評劇家都有定評。母容重新再說。今日在西湖的孤山，尚有小青墓，是真假，誰也不能知道。現在寫情記的梗概於下：（情郵記的小引中寫有「庚午季冬」字樣，約略是崇禎二年前後的作品。）劉乾初姑蘇人，兩親早亡。家貧有才學，但是還沒有功名。劉有同窗的故友蕭

一陽，爲青州守。時致書招劉生，劉因此離鄉北上。途中經過黃河的南岸驛，偶成七律一首，題於驛亭的壁上，離此而去。有揚州的通判名王仁的，逢樞密院阿乃顏派人來揚州買妾。王代爲物色人材，不得相當的人，和妻商議，將自己家中的侍女賈紫蕭，詐稱是自己的女兒，獻給樞密。王仁有一女名慧娘，自幼和紫蕭共習琴書，親如姊妹。一旦和紫蕭分別，不免有許多愁苦。王仁因獻妾，受阿乃顏拔擢，陞爲長蘆轉運使，即日攜妻子北上，至黃河南岸驛，逢着驛丞是王的舊知，爰殷勤招待。王女慧娘見劉生所題壁上之詩，知是一個少年才子的作品，一時高興，便在後面和一首，剛寫完半篇，被母親催，棄筆而去。其後紫蕭一行上京，又經過這驛，紫蕭看見慧娘所題的詩，是一篇未完的作品，遂執筆續成之。劉生到青州後，友人蕭一陽已轉任盧龍觀察使，祇留信和錢給劉生。劉生因此又轉回來，重經過南岸驛，見壁上題有兩人的和詩，後面的詩句中有「十斛珍珠等閑看，不如荆布本來貧」之句。知道這大概是貧家

之女，被賣給富貴人家爲妾的一種感慨。因詢問驛丞，驛丞告以曾有阿樞密所買的妾經過這裏，現在此去不遠。劉生一時妄想，便馳馬從後趕去，直趕到紫蕭等的車後，故意高吟紫蕭的和詩，引起紫蕭的注意。紫蕭啓簾見是一個書生，心中好像受着幾分刺激，因爲有衆人的眼睛監視着，故不敢和劉生交一語。劉生一直隨着紫蕭等的車入京。紫蕭直接被送入樞密宅。劉生想今後再見無期，不如歸去。遂往廬陵訪友。不料紫蕭自入阿府後，遭夫人嫉妬，被幽禁，不使與主人接近。未幾，夫人使人賣去紫蕭。劉生的友人蕭一陽聞知紫蕭有出賣人消息，即告訴劉生——是時劉生正爲紫蕭臥病。蕭一陽慷慨地出金代劉生買得紫蕭歸，使兩人成婚。阿樞密聽到蕭一陽得紫蕭，派人令其歸還。一陽不允，阿怒，免去一陽職。一陽於是南歸，隱居於太清的洞庭山，一方劉生和紫蕭同到王仁家，王仁恐怕慧事暴露，拒絕紫蕭等入門，幸虧慧娘念着紫蕭的舊情，強母親拿許多金器送給紫蕭。未幾，劉生進京應科舉，一躍狀

元及第，授淮南路參知。於赴任之途，紫蕭又過黃河驛，紫蕭復題詩於壁上。會有彈劾阿密樞之罪的，因王仁曾有女獻與樞密爲妾，亦削職問罪，發給揚州府裁判。仁南下過黃河驛，將妻及女寄于驛丞處，自己獨自來揚。偶然劉生受命審問王仁的案件，紫蕭不忘舊情，托夫救仁之罪。劉生這時和妻商量，欲尋曾在黃河驛題詩的另外一位姑娘，妻應允。劉生因此又往黃河驛，詢問驛丞。驛丞僞稱題詩的是自己親戚的女兒。因爲這時慧娘知道劉生正在奉命審問自己的父親，假使嫁給他，或者可以使他免去自己父親的罪名。當即和母親及驛丞商議，決意委身於劉。是夜在驛中劉生即和慧娘相會，慧娘應許給劉生爲妾。後劉生帶慧娘母女到揚州，一見紫蕭，非常驚駭。大家重語前事，劉生方才明白。於是立慧娘爲正夫人，紫蕭自願退爲妾的地位，一家團圓。蕭一陽來賀。吳梅氏根據這劇的最後下場詩——「曾聞一曲風光好，學士而今夢已醒，別譜揚州四酬和」須知不是「舊郵亭」——認這郵亭記是

從元戴善甫的陶學士醉寫風光好雜劇變化而來的是否可靠，我們不能斷定。但即使可靠，兩者的內容，我想必有絕不相同的地方。關於明人寫男女之事的戲劇，有兩種常套結構法：一是由錯認引起液瀾——這派出自拜月亭，到了阮大鍼的十錯認，可以說已達頂尖；一是由物件形成的姻緣——這派可說是出自荆釵記，到了葉憲祖的諸作品，便完其大成。現在吳炳的這部情郵記，以驛亭的題詩爲姻緣的繫線，前後寫來，極其自然。這種脫去舊套的筆法，實相當的難能可貴。吳梅氏列這部作品爲明代的各傳奇之冠——這批評雖不見十分正確；但郵亭記在明代傳奇中是第一流作品，可說是一定正確的。現在寫綠牡丹的梗概於下：吳興人謝英，有才學，家貧，受同學柳希潛聘爲家庭教授，居於柳生的城外別墅。柳不好學，和惡友車本高日日飲酒賭錢。謝有一友名顧粲，和謝旦夕相切磋。此地有一名流沈重，原由翰林學士退隱的，生一女名婉娥，沈欲爲之選擇佳婿，故意托名文會，招柳希潛車本高

顧粲三人，出綠牡丹一題，命三人各賦一絕。意欲試驗三人，看誰的才高。柳和車都不能作詩，柳派人托謝代庖。車亦使自己的妹子靜芳代庖。試驗的結果，柳名列第一，車第二，顧居第三。車生之妹靜芳見柳生之詩，極愛其材。靜芳的乳母知靜芳意，獨赴柳生的別墅，探望柳生的相貌，何如。適柳生不在，謝英在書房內，乳母誤認謝即柳生，當即告謝以靜芳羨慕之意，並告以日前車生之詩是靜芳代作的話。謝生這時亦愛慕靜芳的才學，轉想到自己貧窮，所以不敢說出自己的真姓名來，只含混地以柳生的名義對答。乳母歸來告訴靜芳，說柳生人品怎樣的俊秀，靜芳非常歡喜。一面車生知顧生平常時以文士自命，這次使其屈居第三位，心中洋洋得意，故意請柳顧兩人來宅飲酒，車和柳兩人在言語之間極力嘲弄顧生。靜芳這時在後面偷窺，見柳生臉貌醜陋，舉動輕佻，和乳母所說的話適相反對，心中起疑，遂遣乳母再訪柳生。這次乳母見着柳生本人，不得要領而回。一方車柳兩人，各以沈重的女婿自命。車生鈔



餽妹靜芳的詩稿，柳生亦鈔錄謝生的詩稿，皆稱自作，送給沈重評閱。共到沈家競爭婚姻。適願生亦以近作求沈氏評。沈告訴大家說：「婚姻之事須在諸君登科後方能定達。」柳生在歸途因和車生商議，請車生將妹子許配給自己；自己情願讓出沈重之女與車。車滿口答應。但車妹靜芳不肯，要求柳生來當面試驗，中意後事情方能成就。車應允。靜芳也出綠牡丹課題，命柳生作，柳生仍令謝英代庖。謝戲以惡詩與之，中有「綠毛烏龜爬上花，只恐娘行看不出」之句。暗以烏龜罵柳生。靜芳靚詩大笑，知道這是人家代作的，遂落第。柳生因此恨謝生，將謝生從自己的家中逐出。偶然沈重之女婉娥，看見柳車兩人所交給父親評閱的詩稿，有許多可疑處，顯然不是自作的口氣。因此要求父親重催文會，以辨真偽。一方車生知謝生被柳生逐出，立刻招待來家以當代庖之用。車家的乳母見謝生，認得便是以前所會見的，遂使謝生賦一詩以示靜芳。靜芳見詩非常稱贊，明白前日乳母誤認謝為柳的一段情節。柳生自

失去謝生的代筆後，聘得一劣才的窮儒權充其任。逢着又是文會之日，沈重出「辨真論」一題命大家作文，自己嚴重監督之。車柳兩人一時不能使人代庖，憑自己搜盡枯腸也搜不出什麼東西來，遂稱病辭去。只有願生一人完篇。沈重極加贊賞。願生乘機告訴沈重，前日兩生之詩，是靜芳和謝英代作的。沈重立刻招謝英來見，並招靜芳與己女婉娥結交。後鄉試，願謝兩人皆高中。沈重使靜芳和謝生結婚，以己女婉娥妻願生。一場喜劇團圓。此記科白逼真，性格的描寫極精密，「淨」（柳生）「丑」（車生）兩人極富於諧謔。是一部文雅的滑稽劇，也可以說是滑稽劇中的傑作。畫中人，是從唐人小說真真一篇中換骨脫胎而成的，（事見情史卷九出自聞奇錄）其中模倣還魂記之處極多。茲記其梗概如下：廣陵的庾啓嘗描寫一幅理想中的美人畫，並從華陽真人處學會從畫中呼出美人之術。每日向畫中呼名。到了三七日，果然有美人從畫中出來，和庾生綢繆。初有刺史鄭志玄之女瓊枝，罹抑鬱症，時常

在朦朧中覺有人呼己名，一日魂遂離開肉體去。適庚啓的畫中像偶然和瓊枝的容貌相似，因此瓊枝之魂，飛到庚生處，並和庚生尋燕好。庚生有從兄胡同知道這事，告訴庚生之父，父命僕燒去美人畫。胡同從僕入手將畫揩油。一方瓊枝之父奉命轉山東，攜女之柩上任，將柩寄在再生寺中。後庚生會試進京，路過此地，和瓊枝之魂再會，入寺開瓊枝之棺，瓊枝得再蘇生，仍歸還父處。轉眼庚生進士及第，兩人結婚。這劇的「叫畫」一節，完全和還魂記的「叫畫」相同，其他關目類似處亦不少。全劇以荒唐無稽的鬼怪事作線索，實屬無聊。俗語說「事不夠，用鬼來補足」，便是這一套玩意。西園記的梗概是：杭州人趙禮辭官歸鄉，卜居於鄉里的西山，構一園名曰西園。趙生一子名惟權，一女名玉英。又有一朋友之女玉真，寄居在自己的園中。有襄陽人張繼華，來杭州遊玩，寓淨慈寺。一日遊西園，望見玉真在樓上，覺得非常合意。歸問友人，友人誤告以是園主之女玉英，繼華便認玉真爲玉英。每日腦筋中總存

着樓頭姑娘的印象。後張繼華受趙禮聘爲惟權的教師，居於西園。不久趙禮之女玉英死去，玉真往弔，張繼華見玉真誤以爲是玉英的亡魂，望而去却步。後張生和惟權共登科，張生想起玉英之事，不能忘懷，因此屢呼玉英之名。玉英之魂受真誠（？）所感顯現，但恐張生畏懼，所以冒着玉真的名字和張生成幽媾。後真的玉真由趙禮介紹給與張生，舉婚時，張生親玉真，大爲驚駭，以爲是玉英之魂。後經辨明，事方釋然。此劇純出於作者的憑空結撰，這種顛倒錯誤的玩意，實是過於淺薄，不像是篇戲劇的材料。歷來的評劇者對於這劇曾加以許多稱譽，不過這都是就劇的形式——即詞曲的技巧言，並未就內容着想。這是古今文學批評者的一個通病，實在要不得。

1891

【吳焯】尺鳧，號繡谷，清錢塘人。有玲瓏簾詞一卷。

【吳慎】厚安，清海鹽女子。蘭貞妹。有琴膝軒詩鈔。

見杭州詩三輯。

【吳炯】宋——一一三一頃江左人。靖康中，寓京兆。

祥符寓舍被掠。建炎末（一一三零年）避地無諸城。紹興十三年爲樞密院編修官。踰月除浙西提舉。炯著有五總志一卷。

【吳倫文】<sup>93</sup>璞存，一字樸庭，清——一七二九頃會稽籍，山陰人。國子監生。屢舉不第。生平游歷，盡寄之吟咏。著有樸庭詩稿十卷。

【吳榮先】<sup>99</sup>伯榮，號荷屋。清廣東南海人。嘉慶四年（一七九九）進士。入翰林。官湖南巡撫。書詣眉山，畫宗梅道人，就精金石鑿定。著述有吾學錄錄。伽楠館詩集等頗負盛名。<sup>104</sup>

【峴備說詩】<sup>2671</sup>一卷。清烏程施補華撰。有排印本，在清詩話內，石印本。

【峴巖山房詩集】<sup>207</sup>清道光間董文煥撰。

【峴泉集】<sup>26</sup>四卷。明張宇初撰。按宇初爲張道陵四十三世孫。襲掌道教，其文章頗斐然。可觀。集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合於儒者之言。按天一閣目有鈔本十二卷，道藏本十五卷，四庫依鈔本。

【嶧山集】<sup>2674</sup>一卷。清秀水周甸撰。有石印本，在濮川詩鈔內。

【嶧桐集】<sup>4</sup>清順治間劉城撰。

【和靖詩集】<sup>26900</sup>四卷。宋林逋撰。是集前有皇祐五年梅堯臣序，後附省心錄一卷。考省心錄爲李邦獻所作。故此集削之不載。逋爲宋隱士，詩澄澹高逸，如其爲人。有明正德丁丑餘姚陳氏刊本，佳。萬曆四十一年錢塘何養純刊本，清康熙戊子長洲吳調元校刊本，乾隆乙丑嶺南重刊本，知不足齋單刊本，宋元名家詩集本，五卷，朱禮彰依抱經校刊本，吳門汪氏有宋刻殘本，明正統陳贄刊本，鮑以文枝刊本，巾箱本。

【和靖集】<sup>10</sup>八卷。宋尹焯撰。是集凡奏劄三卷，詩文三卷，壁帖一卷，係焯手書格言黏壁，門人錄之成快師說一卷，則其門人王時敏所記。有明嘉靖庚寅刊本，隆慶間刊本，十卷，清康熙中重刊本，隆慶己巳蘇州刊文集三卷，附集一卷。

【和百苦吟】<sup>10</sup>一卷。清會稽王龍光撰。有康熙刊本，附抱犢山房集後。

【和百苦吟】一卷。清華亭沈上章撰。有康熙刊本。附抱犢山房集後。

【和北番】二十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

永隆齋鈔本。

【和樂堂詩鈔】清嘉慶間殷希文撰。

【和先生教書】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寶文堂木刻本。

堂木刻本。

【和嶠】顯仁，後周——九五一至九九五開封浚儀人。和峴之弟。卒年四十五。五六歲時，父凝教之誦古詩賦，一讀即不忘。試令詠物為四句詩，頗有思致。凝嘆賞而奇之。九八三年擢進士第。起家霍丘主簿。雍

熙初（九八四年）知崇仁縣，就拜大理評事。累遷光祿寺丞。嶠嘗取古今史傳聽訟斷獄辨雪冤枉等

事，著為疑獄集。嶠因增益事類分為三卷，表上之。又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撰為太子中允。淳化

初（九九零年）又撰七勝題名記並補注凝所撰

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三年春，獻觀燈賦，詔付史館，遷右正言。是歲，太宗親試貢

士，嶠預考校，作歌以獻。帝甚稱賞，遂以本官知制誥。不一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九九五年）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而卒。

【和峴】<sup>26</sup>晦仁，後晉——九四零至九九五開封浚儀人。和凝之子。（按和凝新舊五代史均作須昌人。此從宋史）卒年五十六。峴生之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於吾也！」因名曰三美。七歲，以門蔭為左千牛備身，選著作佐郎。漢乾祐初（九四八年）加朝散階。年十六，登朝，著為作郎。建隆初（九六零年）授太常博士。歷夔、晉二州通判。太宗時，遷主客郎中，知克州。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因削籍。後起為太常丞。復以所著奉常集五卷，秘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上，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是秋，得暴疾卒。

【和清真詞】周邦彥得官徽廟，提舉大晟樂府的時候，每製一詞，率多創調，其時名流，輒相依律廣和。

遂致成了風尚。東楚方千里，樂安楊澤民全和之，各有和清真全詞一卷行世，而好事者每又以此之更與清真集同刻，合為三英集以行世，蓋欲取附驥尾之意云耳。方千里，宋三衢人，楊澤民，宋樂安人。其所作詞，悉以清真為準，則從不敢軼出于其繩墨之外，故明曰「和」焉。毛晉云：「花庵詞客止選千里過秦樓風流子訴衷情三闕，而澤民不載，豈楊方於方耶？」今各錄其風流子詞於下，並以考見二人之優劣焉。或謂方作為和清真集，楊作為續和清真集。河梁攜手別臨歧路，共約踏青歸。自雙燕再來，斷無音信，海棠開了，還又參差。料此際，笑隨花便面，醉聽錦郭泥。不憶故園，粉愁香怨，忍教華綠，綠慘紅悲。舊家歌舞地，生疎久，塵暗風縷羅衣。何限可憐心事，難訴歡期。但兩點愁蛾，纔開重斂，幾行清淚，欲制還垂。爭表為郎憔悴，相見方知。方千里的風流子：「佳麗古錢塘，帝居麗，金屋對昭陽。有風月九衢，鳳皇雙闕，萬年芳樹，千堆宮牆。戶十萬，家家堆錦繡，處處笙簧。三竺勝遊，兩峯奇觀，金湧仙舫，豐樂霞觴。芙蓉

和

城何似臺樓簇，中禁捲簾東廂。盈望虎貌分列，鸞鶯成行。向玉宇夜深，時聞天樂，絳霄風軟，吹下爐香。惟恨小臣資淺，朝覲猶妨。」（楊澤民的風流子）1006  
 【和凝】成績，唐——八九八至九五五郢州須昌人。辛年五十八九一六年登進士第。後唐時，歷翰林學士，知制誥，知貢舉，所取皆一時之秀。晉天福五年，（九四零年）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終於周。凝生平為文章，長於短歌豔曲，故號為曲子相公。有集百卷，當時曾刊印數百部，分贈於人。（舊五代史本傳）一相傳今本韓偓香奩集，係凝所作。凝後貴假名於偓。一夢溪筆談一胡適則以香奩集為凝的詞集。（詞選）  
 【和凝詩】今所傳香奩集，普通認為韓偓作，然全唐詩話謂是和凝少年時作，後和既貴，乃嫁名於韓偓。按和凝所著演綸遊藝，孝悌，紅葉，蠶金，香奩六集，中有香奩之名。或謂韓偓香奩集別自一書，兩不相涉。或謂嫁名韓偓，是欲避當世議論，而同時又自認有此集，是欲留後世之名。（凝自作游藝集序云：「

余有香奩藏金集，不行於世。或又謂今所傳韓偓香奩集中，誤雜和凝之作。三說不知誰是。五代時已有雕板術，但未通行，和凝自刻所著各集，爲後世自刻詩文集之始。<sup>1028</sup>

【和凝詞】和凝的詞本來很多。舊五代史說：平生爲文章，長於短歌豔曲，尤好聲譽，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古今詞話也說：凝好爲小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契丹號爲曲子相公。這都是明證。但他的性子是畏首畏尾的，他只怕他的相位爲他的豔曲所犧牲了，遂不惜焚毀他的作品。北夢瑣言說：晉相和凝少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不過，據宋人說，他那次焚詞，是經過番選擇的，並未將所有的詞全數焚去；其存而未焚者，名紅葉稿。劉毓盤說，宋本紅葉稿清季尚存，杜文瀾處，大字一卷，詞凡百餘首，可惜現在我們不易看到了。劉毓盤的紅葉稿輯本，載詞幾三十首，雖去宋本尚遠，然通行的似已盡於此了。這二十餘首詞中，示給我們三種特點：一、在這二十餘首詞中，

尚微微保存着「豔曲」的影子，如「伴弄紅絲繩拂子，打仙郎」（山花子）、「肌骨細勻紅玉軟，臉波微送春心」（臨江仙）、「樹連枝，魚比目，掌上腰如束，嬌嬈不禁人拳跑，黛眉微促」（麥秀兩歧）——這些詞的態度，都很押昵，且多是肉的描寫，二、除開男女的情事，和詞所寫著，便是歌頌昇平，如「春入神京萬木秀，禁林鶯語滑，蝶飛狂，曉花擎露妒啼妝，紅日永，風和百花香，煙瑣柳絲長，御溝澄碧水，轉池塘，時時微雨洗天光，天衢遠，到處引笙簧」（小重山）——這與「正是神京爛熳時」（小重山）諸詞並可爲列。三、在這二十餘首詞中，常遇見極藻麗的辭句，如「鶯錦蟬紗綴麝臍，輕裾花草曉煙迷」（山花子）、「星靨笑霞臉，威金開襜襯銀泥」（山花子）、「碧羅冠子穩犀簪，鳳凰雙颺步搖金」（臨江仙）——這些句子，都很類溫庭筠。寫男女間事的詞，易流於狎蝶，歌頌昇平的詞，常失之膚淺，過尚者飾藻，又不免晦澀，所以和凝的詞，雖在當時曾流布汴洛，贏得曲子相公的稱譽，而其中殊少深刻感人的。不過在和詞中，也未嘗沒有可傳誦的。

例如含恨含嬌獨自語，「今夜約，太遲生。」（江城子）  
 歷歷花間，似有馬啼聲。含笑整衣開綉戶，斜斂手，下  
 階迎（江城子）二詞寫閨人期待所歡的情態亦復  
 真切自然，雖不甚深刻。  
 【和漱玉詞】一卷。澗南詞一卷。清吳縣許德蘋撰。  
 有同治滬上重刊本。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  
 刻閨秀詞內。

【和燕歸梁】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和蘇詩】清龍燮撰。

【和林詩】清李文田撰。

【和聲集】十五卷。清長洲沈德潛撰。有乾隆刊本。

【和風細細】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和風蕩蕩】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和風蕩蕩】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和風蕩蕩】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和風拂拂】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刊本。

【和風吹動】北平流行俗曲（南詞）白雪遺音選

細

鉛印本。

【和風兒蕩蕩】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和陶詩】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嘉慶刊本，在

天香全集內。

【和尚那石州】一本。和尚一作石和。宋無名氏撰。

雜劇院本。

【和尚採花】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和尚採花】蘇州流行俗曲。恆志書社木刻本。

【和尚尼姑下山配婚】見小尼姑下山條。

【和尚著數】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細雨剛晴】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

刻本。

【細細雨兒】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細細的雨兒濛濛濛淞淞下】北平流行俗曲。霓

裳續譜木刻本。

【細萬齋集】清蔡環黼撰。

【細柳垂小翠】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細局】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規齋詩選】二卷。清張謙宜撰。其詩出入於香山

劍南之間。

26914

【程康莊】坦如，一字崑崙，清——一六七五頃山西

武鄉人。官陝西耀州知州。嘗登焦山，搜瘞鶴銘遺迹，

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崖刻之。復招王士禎同遊，相

視叫絕，各賦一詩紀其事。人艷稱之。康莊工詩古文

詞，為時輩所重。著有日課堂集(清史列傳)

【程庭】且碩，號若菴，清——一七二二頃安徽歙縣

人。著有若菴集五卷，為文、詩及詞各一卷。停驂隨筆

一卷，春帆紀程一卷。

【程文德】舜敷，號松溪，明——一四九七至一五五

九永康人。卒年六十三。初受業章懋，後從王守仁游。

一五二九年進士，授翰林編修。累擢吏部左侍郎，掌

詹府事，供事西苑，不好為道家祝釐事，所撰書詞，有

規諷意。帝銜之，調南京工部右侍郎。上疏忤旨，除名

歸，聚徒講學以終，貧不能殮。萬曆間，諡文恭。文德著

有松溪集十卷，程文恭遺稿三十二卷。

【程文修】<sup>27</sup>仲先，一字叔子(一作子叔)，明——一五

七三頃仁和人。善為曲，著有望雲記及玉香記二傳

奇(曲錄)

【程文海】<sup>3</sup>鉅夫，以字行，號雪樓，宋——一二四九至

一三一八京山人。後家建昌，卒年七十少與吳澄同

學。宋亡，從季父飛卿入元，遂留宿衛。世祖試以筆札

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累遷集賢直學士，奏陳五事，又

請興建國學，搜訪遺逸，均為嘉納。奉詔求賢江南，荐

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被擢用。桑哥專政，他上疏極

諫。皇慶初，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致卒。仕，追封楚國公，

諡文憲。文海闊才博學，文章春容太雅。著有雪樓集

三十卷。

【程文恭遺稿】三十二卷。明程文德撰。較松溪集

為賅備。

【程瑞】<sup>02</sup>清——一六九二頃常熟人。為生員。工曲，著

有西廂印。又演縣令于宗堯事為虞山碑，與陸擘所

作峴山碑合稱遺愛集。【曲海總目提要】

【程端禮】<sup>3</sup>敬叔，宋——一二七一至一三四五慶元



人。卒年七十五。讀書分年日程。年十五，能記誦六經。曉析大義。學崇朱熹，從史蒙卿游。嘗官衢州路教授。端禮著有畏齋集六卷，所作多明白淳實。

【程端學】時叔，元——一三一二頃慶元人，程端禮之弟。通春秋，以能賦名。舉至治進士，爲國子助教。剛嚴方正，學者畏之。遷太常博士。端學著有積齋集五卷，又有春秋三傳辨疑（均四庫總目）。春秋本義，春秋或問，傳於世。其文結構縝密，頗有閔深肅括之風。

【程誥】自邑，明——一四九七頃歙縣人。生平好游，所至山川都邑，輒紀以詩。著有霞城集二十四卷。

【程一宥惜春詞】程一宥者，元順帝淑妃也。有春夜吹笛詞，惜春詞，與龍瑞嬌，戈小娥，張阿元，文祁氏，英英，凝香兒，皆見寵於順帝，宮中稱爲「七貴」。元氏掖庭記云：程一宥未得幸時，嘗於春夜登翠鸞樓，倚欄弄玉龍之笛，吹一詞云：蘭徑香鎖玉輦蹤，梨花不忍負春風。綠窗深鎖無人見，白碾朱砂養守宮。帝忽於月下聞之，問宮人曰：「此何人吹也？」有知者對

程

曰：「程才人所吹。」帝雖知之，未召也。及後夜，帝復遊。此又聞歌一詞云：牙牀錦被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宮聽景陽鐘。又繼一詞云：淡月輕寒透碧紗，窗屏睡夢聽啼鴉。春風不管愁深淺，日日開門掃落花。又吹惜春歌云：春光欲去疾如梭，冷落長門苔蘚多。懶上妝臺脂蓋蠹，承恩難比雪兒多。歌中音語咽塞，情極悲愴。帝因謂宮人曰：「聞之使人能不悽愴，深宮中有人愁恨如此，誰得而知。蓋不遇者亦衆矣。」遂乘金根車至其所，窺見龍炬簇擁，遂趨出叩頭俯伏。帝親以手扶之曰：「卿非玉笛中自道其意，朕安得此。」……笑謂宥曰：「今夕之夕，情圓氣聚，然玉笛，卿之三青也，可封圓象侯。」自是寵愛日隆。（元詩紀事）此段文字，頗有文學上歷史上之價值。蓋在昔日專制時代，君主每每悲情佚樂，三宮六院，嬪妃數千，供之者多，御之者少。君主之不能過幸也，於是「紅葉題詩」遂爲深宮怨女豔談之故事。若程才人者，能以文字傳情，宣洩其內心之欲，使見幸於人主，勝於竹葉羊車多多矣。〇〇〇〇

【程正己】<sup>101</sup>道先，號澄源，明——一六二一頃長治人。一六零七年進士。官吏部郎中。一時正人，如鄭元標、楊漣、馮從吾、左光斗皆與同志相相重。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魏忠賢以部民納交拒之。及楊漣罷，道出衡山，人不敢通。正己獨致殷勤。忠賢益嫉之，引疾去。崇禎初，起爲兵部侍郎，致仕歸。正己詩文，有湛園集十卷，大抵惟取自適，故無意求工。

【程正揆】<sup>5</sup>初名葵，字端伯，號鞠陵，又號清溪道人，清——一六四四頃孝感人。一六三一年進士，選士林。明亡后，卜居江甯。仕清，官至工部侍郎。順治十四年（六五七年）掛冠歸，優游于棲霞、牛首之間，蕭然高樂，以詩畫自娛。正揆少從董其昌游，故頗工于畫。王士禛稱其所作江山臥游圖散在人間者有數百本。詩文有青溪遺稿二十八卷，后附奇夢錄一卷，爲志怪書，多荒誕之記事。

【程元妹】<sup>102</sup>慈雲，清仁和女子。有晚翠樓集，見杭郡詩三輯。

【程元鳳】<sup>7</sup>申甫，宋——至一二六八后不久徽州

人。一二二八年第進士。調江陵府教授。歷改宗學博士。講詩禮於榮王府。旁訊曲論，隨事規正。寶祐中，一二五六年左右，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進賢愛民，守法惟謹。丁大全謀奪相位，他力辭求去，得提舉洞霄宮。不久，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度宗時，拜少傅、右丞相，進封吉國公。後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在朝多所貞獻，爲一時名臣。卒，諡文清。元鳳著有納齋文集若干卷（宋史本傳）。

【程晉芳】<sup>1060</sup>初名廷鎮，字魚門，號篋園，清——一七一八至一七八四安徽歙縣人。徙江蘇江都。卒年六十七。家世殷富，業曠於淮。晉芳獨惜情好學，罄其資購書五萬卷。又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探討。學古文於劉大櫟，問經義於從叔廷祚。與商盤、袁枚唱和，詩文並擅其勝。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召試，授內閣中書。十七年，成進士，補吏部主事。遷員外郎，薦爲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擢翰林院編修。晚歲貧，至不能舉火。四十九年，乞假遊西安，卒於關中。晉芳好學不倦，書無不窺。晚與朱筠、戴震游，乃治經，究心訓故。聲華

籍甚。著述頗多，有戴園詩三十卷，勉行文齋十卷，羣書題跋六卷，禮記集釋，諸經答問十二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及周易知旨編三十餘卷（均清史列傳）

【程可中】<sup>1062</sup>仲權，明——一五九六頃休甯人。善詩文，著有詩集十卷，文集十二卷。其詩為七子末流。

【程可則】<sup>6</sup>周量，一字湟漆，號石臞，清——至一六七三后不久廣東南海人。一六五二年會試第一。以磨勘不得與殿試，益沈酣經史。順治十七年（一六九六年）春，應閣試，授內閣撰文中書。累遷郎中，出知廣西桂林府，以敏幹稱。不久卒於官。可則以詩文名，為「嶺南七子」之一。又與宋琬，施閔章，王士禛，王士禛，陳廷敬，沈荃，曹爾堪連日夜為文酒歡，稱「海內八家」。所著有海日堂集，遙集樓草，萍花草（清史列傳）等。

【程麗先】<sup>1</sup>光鉅，明——一六二八頃新安人。工於曲，作有傳奇雙麟瑞及笑笑緣各一本。

程

【程廷祚】<sup>12</sup>晉芳，一字魚門，清——一七一八至一七八四安徽歙縣人。一七七一一進士官編修。有勉行堂文集十卷。

【程秘】<sup>13</sup>懷古，宋——一一六四至一二四二徽州休甯人。卒年七十九。歲時詠冰，語句驚人。以先世居洺水，自號洺水遺民。一一九三年第進士。調建康府教授。歷直學士院，召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為制誥二十五篇。累官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進封新安郡侯。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秘著有洺水集六十卷（書錄解題）

【程必詞】<sup>171</sup>有洺水集，詞一卷。必詞頗粗豪，但能自暢所言，他追蹤蘇辛而與柳周康姜諸輩絕緣。有時也頗有佳趣。<sup>1008</sup>

【程瑤田】<sup>171</sup>易疇，清——一七二五至一八一四安徽歙縣人。卒年九十一。七七零年舉人，選嘉定教諭。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舉孝廉方正。瑤田深於經術，通音律，善鼓琴，詩為劉大櫛所稱。著琴音記三卷，詩集十八卷，及通藝錄等（均清史列傳）

【程子香文鈔】二卷。清婺源程德賚撰。有張氏刊本。在花雨樓叢鈔內。光緒蛟川花雨樓刊本。在初月樓詩文鈔內。道光刊本。在初月樓文鈔內。

【程子偉】正夫。明——一六二八頃江都人。工於曲。著有雪香緣傳奇一本。（目錄）

【程敲金斧劈老君堂】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程侍郎遺集】十卷。清歙程縣恩澤撰。有中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程幼博集】六卷。明程大約撰。大約字幼博。休甯人。是集詩文多暢所欲言。不拘格律。如泛駕之馬。不可以羈勒範之。

【程仲權詩集】十卷。文集十二卷。明程可中撰。其詩亦七子末派。

【程伯翰先生遺集】十一卷。清甯鄉程頌藩撰。有排印本。

【程俱】致道。宋——一零七八至一一四四衢州開化人。卒年六十七。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後舉進士。累遷將作監丞。又以謬述薦。

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一一二零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高宗時。為秘書少監。時有司文章。例從省記。俱據三館舊聞。比次為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朝。撰中書舍人兼侍講。後除徽猷閣待制。晚病風痺。秦檜薦領史事。免朝。參力辭不就。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俱為文典雅闊。與有北山小集四十卷。（文獻通考）

【程從龍】登雲。號漢章。元——一三五四頃嘉魚人。元末。隱居教授。入明。仍不仕。以終。從龍著有程梅軒集四卷。為其孫鑑所編。

【程洛賓】唐長水人。京兆參軍李華侍兒。安史亂後。失所在。華後為江州牧。登庾樓。見洛賓在一舟中。鼓胡琴。問之。乃岳陽王氏舟也。乃賣幣贖歸。洛賓詩今僅傳其歸李江州後寄別王氏一首。

【程迥】可久。宋——一一七三頃應天府甯陵人。少失怙恃。年二十餘歲。始知讀書。一一六三年第進士。歷宰泰興。德興。進賢。上饒諸縣。政寬令簡。頗有異績。官終朝奉郎。他曾受學於王葆。聞人茂德。喻樗。學者

稱沙隨先生。迥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淳熙雜志、南齋小集等著述。

【程通】彥亨明——至一四零二績溪人。一三八

五年貢入太學。洪武二十三年，擢應天鄉試第一，授遼王府紀善。燕兵起，從王浮海歸朝，上書數千言論戰守大計，進左長史。燕王即位，從王徙荊州。有發其上書事，詔械通詣京，與二子俱論死。家屬戍邊。通撰有貞白遺稿十卷，附顯忠錄二卷。

【程過】概過。北宋人。所作詞雖不多，而情思婉約，有極佳者。例如謁金門：「江上路，依約數家烟樹。一枕歸心，村店暮，更亂山深處。夢過江南芳草渡，曉色又催人去。愁似遊絲千萬縷，倩東風約住。」

【程道元】自歎。廣州流行俗曲。石印本。

【程大約】幼博，明——一五八二頃休甯人。慷慨好義，為文不拘格律。生平事迹無考。大約詩文，有幼博集六卷。

【程大中】<sup>5</sup>拳時，號是菴，清——一七七二頃湖北應城人。一七五七年進士官蘄州學正。大中殫心稽古，

淹通經史。所著有在山堂集、甲乙存稿、餘事集及四書逸箋六卷、測言二卷（均清史列傳）。

【程大昌】<sup>6</sup>秦之，宋——一一二三至一一九五徽州休甯人。卒年七十三。十歲能屬文。一一五一年登進士第。主吳縣簿，丁憂未赴。服除，著十論獻於朝，擢太平州教授。歷除浙東路提點刑獄。年歲豐裕，奉朝命請增酒稅額，他力拒道。大昌願獲罪去，不可增也。累遷吏部尚書，出知泉州、汀等州。紹熙五年（一一九四年）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諡文簡。大昌篤於學問，考究古今，作有禹貢論、詩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考古篇、演繁露、北邊備對等書。

【程士鯤】<sup>4010</sup>天修，號雪山樵叟，清——一六五八頃永豐人。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會試副榜。官至樂平府推官。其他事迹無可考。士鯤著有雪樵文集八卷。

【程垓】<sup>4018</sup>正伯，宋史藝文志誤作陳正伯，宋——一零九六頃眉山。人與蘇軾為中表。家有擬舫名書舟，故人稱為書舟。生平事迹無可考。垓工詩文及詞，尤

程

表稱其文過於詩詞。然詩文已無可考，今僅存書舟詞一卷，作風深受柳永之影響。

【程垓詞】古今詞話云：「沉水熨香年似日，薄雲垂帳夏如秋。」（望江南）此書舟佳句也。詞云：「蓬上雨，蓬底有人愁。身在漢江東畔去，不知家在錦江頭。煙水兩悠悠。吾老矣！心事故幾時休。沉水熨香年似日，薄雲垂帳夏如秋。安得小書舟？」這是正伯自狀其生活的小序。楊慎詞品云：「正伯之詞，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數闋俱佳，故盛以詞名，獨尤尚書，以爲正伯之文過於詞。」這是根本鄙薄詞曲的「鑿論」，並非單不滿意於正伯也。其醉落魄詞的敘別，似有一種特異的風度，「掩着面兒哭」語淡情深，雖大詞手亦不易辦。餘如一剪梅南鄉子……諸詞之描寫其對於晚年的人生態度與其觀察，格調亦復瀟灑出羣，迥異凡響也。正伯的「詞態」實近東坡。四庫提要說：「蓋垓與蘇軾爲中表，且又同鄉，居址甚近。」耳濡目染，有自來也。「胡雲翼聞之，以爲正伯才氣與蘇不同，其所受蘇軾的影響，還不若受柳永

的影響之爲大的話；觀于以上之諸論，可謂適得其反也。1009

【程嘉燧<sup>404</sup>詩】孟陽，號松圓，明——一五六五至一六四三休甯人，僑居嘉定。卒年七十九，少不羈，棄舉子業，學擊劍，不成，乃折節讀書，精音律，工書畫，尤長于詩，世稱爲松圓詩老。僑居嘉定，歸老于歛。嘉燧有詩集曰浪淘集。謝三賓知縣事，以唐時升、婁堅、李流芳與嘉燧詩合刻爲嘉定四先生集。

【程嘉燧詩】他少學制科不就，遂刻意爲歌詩，善畫山水，曉音律，恬澹自喜，不事奔競，崇禎中客遊常熟，閱十年返休甯，死的時候，已經七十九歲了。王士禛蠶尾續文說：「孟陽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時詣妙境。」他的詩清麗溫婉，誦之令人意消，在萬曆、天啓間確可自成一家。錢謙益列朝詩集至諡爲「詩老」。而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蓋因錢謙益論詩每毀譽失實，遂遷怒嘉燧，連類讖訕，未免懲羹吹齏了。他的憶金陵、雜題畫扇三首，清疎淒豔，有吹竹彈

緯之音，最爲王士禛所嘆賞。

【程楷】<sup>41</sup>念齋（一作字正之，號念齋）明——四

九七頃饒州人。一四八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遷翰林院編修。楷著述頗多，今僅存程念齋集十卷。

【程夢星】<sup>42</sup>午橋，一字伍喬，號香溪，清——一六七九

至一七五五江蘇江都人。卒年七十七。一七一二

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以艱歸，不復出家。有篠園，擅水

竹之勝，日與賓客吟詠。其中喜著述，主詩壇數十年。

夢星著有今有堂詩集六卷，茗柯詞一卷（四庫總

目）及平山堂志，李義山詩注等。

【程芝】<sup>430</sup>瑞卿，清桐鄉女子。有吐鳳軒詩草，見桐鄉

縣志。其咏孤雁詩最有名。

【程蕙英】<sup>433</sup>菑傳，清——一八六八頃陽湖人。家貧，爲

女塾師，工詩。有北窗吟稿。又作鳳雙飛，彈詞五十二

回，多至百萬餘字，才氣橫溢，紙貴一時。全書凡三易

稿，歷二十年始告成功。

【程芙亭】<sup>445</sup>芙亭，清上虞女子。有綠雲館吟草，見兩

浙輜軒錄，上虞縣志。1049

【程枚】<sup>4594</sup>時齋，清——二八零八頃海州人。生平亦無考。工曲，著有一斛珠傳奇一本（目錄）。

【程梅軒集】<sup>4815</sup>四卷。元程從龍撰。詩文皆清而過淺。

【程本立】<sup>50</sup>原道，號異隱，明——？至一四零二崇德

人。洪武九年（一三七六年）以明經擢秦王府引禮

舍人。丁母憂去。復補周府禮官，坐累謫雲南吏目。有

平定百夷功，徵入翰林，歷官至右僉都御史。調江西

按察副使，未行。值燕王篡位，自縊以盡。福王時，追諡

忠介。撰有異隱集四卷。

【程本立詩】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建文諸臣，

文莫過於方正學（孝孺），詩莫過於程異隱。正學之

文，取法昌黎，下亦不失爲蘇子瞻。異隱之詩，刻意杜

陵，下亦不失爲陳簡齋也。」他爲貝瓊弟子，其詩力

足相伯仲。滇中諸作，尤驚奇獨造。

【程蟾仙】<sup>57</sup>清新安女子。有三宜樓遺詩，見杭郡詩

三輯。

【程墨前選】<sup>601</sup>一卷。清安溪李光地撰。有道光刊本，

在李文貞公全書內。

【程晏<sup>604</sup>】晏然，唐—九零四頃人。八九五年舉進士及第。晏著有文集七卷（新唐書藝文志）皆爲雜文。

【程景初<sup>609</sup>】元—一三一七頃人。工作曲，今見春情一套。

【程顥<sup>611</sup>】伯淳，宋—一零三二至一零八五時人。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卒年五十四（疑年錄云：續通鑑云，卒於七年，誤也。今據韓維撰墓志）舉進士，調鄆縣主簿。邑有石佛，相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顥對僧道：「俟光再見，爲吾取來一觀。」從此光不復見。熙甯初（一零六八年）因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神宗素知其名，屢次召見，他前後進說務以誠意感悟。後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簽書鎮甯軍判官。命知扶溝縣，罷歸。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嘉定十三年（一一二零年）賜諡純公。顥資性過人，尤善涵養。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顥著有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書錄解題）。

【程顥詩】他的詩大多數是不可以讀的，如「曉日都門颯旆旌，晚風鏡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送呂晦叔赴河陽）如此詩意真是令人作嘔。但偶然也有好詩，例如：「南去北來休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題淮南寺）不過這種詩很少罷了。

【程曉<sup>614</sup>】季明，魏—約二二零至二六四間東郡東阿人。卒年四十餘。有通識。嘉平中（二五一年左右）爲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書極諫，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卒。曉著有文集二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程頤<sup>7171</sup>】正叔，宋—一零三三至一一零七河南人。程顥之弟。卒年七十五。與顥同受學於周敦頤。年十八游太學，著顏子好學論，胡瑗很賞識他，延見，授以學識。哲宗初，擢崇正殿說書，每進講，容貌端莊，語帶諷諫。與蘇軾不協，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被讒去官。徽宗即位，復其職。又奪職，卒於崇甯後。賜諡正公。世稱伊川先生。頤著有伊川集二十卷（書錄解題）及易傳、經說。

【程長文<sup>7173</sup>】唐鄆陽人。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程隱蟠詩集】三卷。清丹徒程兆熊撰。有鈔本。

【程氏所見詩鈔】二十四卷。清海陽程鴻緒撰。有嘉慶刊本。

【程駿】麟駒，後魏——四一四至四八五廣平曲安人。卒年七十二。少孤貧，居喪以孝稱。敏而好學，晝夜不倦。爲著作佐郎，累拜祕書令。性介直，不競時榮。卒諡曰憲。駿著有慶國頌十六章，得一頌十篇，並其他文筆集。

【程同文】原名拱宇，字春虞，清——一八一四頃浙江桐鄉人。一七九九年進士。由兵部主事洊陞至奉天府丞。中歲入直樞廷，練習朝章，每擬稿，輒常帝意。值軍務，委十餘紙，一時並具曲折詳盡，閣部大臣咸倚重之。同文博極羣書，尤長地志。著有密齋文集一卷，詩存四卷，又嘗修纂大清會典八十卷。（均清史列傳）

【程際盛】原名炎，字煥若，號東冶，清——一七九五頃江蘇長洲人。初學詩于同里沈德潛，繼專經學。一七八零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官，至監察御史。凡奉職

程

三十餘年，退食而歸。際盛著有稻香樓集、清河偶錄及駢字分箋二卷，續方言補正一卷，說文古語考二卷，周禮故書考一卷，儀禮古文今文考一卷，禮記古訓考一卷。（均清史列傳）

【程門弟子文學觀】文學觀至二程已偏到極點，所以程門弟子之文論，也不用再說；即使再說，這種陳陳相因的話頭，我們也可不必重事稱引。但在程門弟子中論文之語，也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即是（1）頗能說明文所以要重道的理由，（2）頗能說明道所能影響於文的地方。關於第一點，由道學方面言，由儒學方面言，都是一種進步。蓋他們以爲在道未明以前，則貴體會，貴求之於言意之表，所以不能限於文辭；在道已明以後，則貴力行，貴驗之於行動之間，所以又用不到文辭。這樣，完全以道爲中心，所以對於文的態度，於古人之作則不求諸外而體之於內，於自己之作，則不重在飾，而致力於質。無論在讀或作的方面，都有重道輕文的需要。楊時送吳子正序云：「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

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揀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攷。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其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祭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中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載，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

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揚龜山先生集二十五）（其與陳傳道序又云：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賢人邪？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鍊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

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耶，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論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可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闕，而輒忘意其室中之藏，則幸而中也，雖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聞，工言辭，欲誇多闕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楊龜山先生集二十五）

此外如答呂居仁書及語錄中所言大率此意。這是言道未明以前的工夫。道未明以前，宜知學聖人，更宜知所以學聖人。知所以學聖人矣，更須反之於約，更須求其一貫，更須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而有所

程

得。易言之，即重在窺聖人之間奧，纔稱爲善學。所以不重在分文析字，不重在操筆綴文了。尹焯是伊川門下躬行實踐之人，故不重在文而重在行。其進論語狀云：「學貴於力行，不空貴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瞻，則非臣所知也。」（和靖集四）其語錄中亦謂：「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瞻，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和靖集六）可知他的主張尚行而不尚言。重體會則不局於文辭，尚實行則無須於文辭，所以程門論文，不必詆爲玩物喪志，而重道輕文之意，實更爲顯露。但在另一方面，却又頗能說出道所及於文的影響，尹和靖集中所載語錄有下述一則：「先生嘗與時敬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亭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着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和靖集七）程門未嘗以文爲事，但此節竟有取於韓愈李翊一書者，良以此數語在昌黎以之學文，在

和靖以之學道。道之與文雖有形上形下之分，而其間本是息息相通，所以論文至精微處每近於道，而論道到透澈處亦可通於文。和靖集中再有一節云：「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詠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預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和靖集八）他雖則說「詞章云乎哉」，但所舉出的三端，正可以見他們論文的見解。第一項玩味，重在體會，第三項踐履，重在實行，這即是我上文所學他們所以重道輕文的緣故。第二項涵養，則作爲學道者之修養可，作爲學文者之修養亦可，所以韓愈論文之語可以通於學道，而此節學道之要也可通於論文。泥於文以載道之說，固足使文爲道的附庸，若能得活看，作爲文人之修養，夫又

奚不可者！此三項中，自以涵養一項最與論文有關，實則玩味一項亦極重要。蓋玩味固適於學道，也適於學文。所謂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者，固可指學道之有所悟入處，而學文固也未嘗不有悟入處也。故此三端中，只有踐履一項纔與論文無關。此意，即可以揚時之說證明之。龜山集中語錄云：「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褻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楊龜山先生集十一）此即所以說明學道者之涵養，然亦正有補於學文者之涵養。此與古文家之論氣不盡同。古文家重在氣勢之浩瀚，所以有待於激發；道學家重在氣息之深醇，所以須資於涵養。激發有待於外界，是由外以壯其內；涵養只體於身心，是充內以發乎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如此而已。楊氏又云：「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

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楊龜山先生集十）此又所以說明學道者之玩味，然亦正有補於學文者之玩味。這樣論文，何等透脫！而一般人定欲一筆抹煞，輕視道學家之論文，抑又何也！<sup>802</sup>明得程門弟子之論文，一方面重道輕文，而一方面却又能道論而通於文，纔可知後來朱子論文，有去偏執處，亦有頗通達處。蓋程與朱之論文主張，其所由轉變之故，此實為其中間之樞紐也。<sup>802</sup>

【程前川詩稿】清乾隆間程思樂撰。

【程念齋集】十卷。明程楷撰。古文具有間崇，而醞釀未深。詩詞亦多率意之作，不留心於陶鍊。

【程公許】<sup>807</sup>季與，一字希穎，宋——一二二四頃敘州宣化人。一一二一年第進士，調溫江尉。改通判隆州。大將和彥威以重賂結納他，他正色拒之。累官權刑部尚書。立朝剛正，人多畏服。公許的文章，多散失，僅存滄洲塵缶編十四卷。

【程公許文】其為文才氣磅礴，風起源湧，下筆不能自休，皆直抒胸臆，不以鍛鍊為工。<sup>807</sup>

穆

【程鉅夫】<sup>81</sup>初名文海，以字行。建昌人。少與吳澄同學，宋亡後從季父飛卿入元，遂留宿衛。改授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追封楚國公。諡文憲。著有雪樓集。鉅夫宏才博學，被遇四朝，忠亮皎直，為時名臣。文章亦春容大雅，有北宋館閣餘風。蘇天爵文類錄其文十餘篇。大抵皆詔語碑版，紀功銘德之作。明太祖嘗詔取其文入松閣，蓋數十年後，雖隔異代，猶重為著作典型云。<sup>81</sup>

【程敏政】<sup>83</sup>克勤，明——一四四五左右至一五零零左右休甯人。年約五十六歲。（明史本傳不著卒時年歲，此從傳中「十歲侍父官四川」一語考證而得。）十歲時，巡撫羅綺以神奇薦，詔讀書翰林院。學士李賢、彭時咸愛重之。一四六六年進士及第，歷左諭德。直講東宮，學問該博，為一時冠。孝宗嗣位，擢少詹兼侍講學士，直經筵。官終禮部右侍郎。敏政著有篋墩集九十三卷，宋遺民錄十五卷，又有新安文獻志、明文衡、詠詩集等。

【穆文熙】<sup>84</sup>敬止，明——一五七五頃東明人。一五六

二年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文熙著有逍遙園集二十卷，七雄策纂八卷。

【穆天子傳】穆天子傳，這是專記載周穆王周遊天下的一部遊記書。春秋左氏傳說：「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使有車轍馬跡焉。」可知穆王的周遊天下，在當時是很感傳，所以列子書中，也有同樣的記載。這書傳說也是得之於汲冢，荀勗校定爲六卷。他在序裏說：「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之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則確是從汲冢而來。牠的體例與前都不同。前五卷純粹是記載王駕清八駿周遊之事，後一卷則記載盛姬卒於途次以至返葬。其事是很理想，其文自然是很奇麗，因此牠在文學上的地位，也愈顯得有價值。雖然文字已多殘缺，也頗有生澀之處，但這都是當時收書者的不謹，只是一些小疵，仍舊無遜於牠的全部的價值的。穆天子傳裏有許多

書的產生，生一定也在戰國時候。而其史蹟，或者依列子周穆王篇伸而長之，與國史的專載起居注者，自然毫無關係。在穆天子傳裏，最膾炙人口者，就是穆王會見西王母，而且與西王母觴於瑤地之上，互相唱和。西王母在《山海經》裏是一位很可怕的怪物，但在這裏已近於人相的王母了。她很希望穆王常常能夠到她那邊去，穆王說三年之後，仍舊到她地方來。據竹書紀年裏說，穆王於十七年（公元前九三三）西征崑崙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也來朝，賓於昭宮。這種自然不足置信，不過使我們說得有一些興味罷了。穆王的周遊，駕的是八駿，隨的是七萃之士，這在傳裏也記載得很詳細，我們現在先舉這一段的文字：「丙寅，天子屬官郊器，乃命正公郊父，受勅憲，用仲口八駿之乘，以飭于枝棼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騶、綠耳，狗重工，徹止，蓬蝦，口黃，南口來白。天子之御，造父、三百，耿脩、芍及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獵釣，弋。』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

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既得，男女衣食，百姓瑤當，官人執事，故天有昔，民口氏嚮口，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也。乃再拜頓首。」（卷一）會見西王母是在第三卷裏，但第二卷敘述穆王到西王母之邦的途徑，我們也把牠節錄在這裏。「庚戌，天子西征，至於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送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口，乃送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於是乃去，會見西王母了，這是人們所最喜讀的一段文字。「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獻西王母，好獸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階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

穆

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刀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此外，還有幾段敘寫也很而趣，現在分錄如下：「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物丘。口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遺靈其靈鼓，乃化爲黃蛇。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乃樹之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于戎，以爲琴，則利口于黃澤。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廢口使宮樂謠曰：『黃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卷五）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深口，乃西飲于草中大奏廣樂，是曰樂人。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戊寅，天子東狃于澤中，逢寒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口澤曰寒氏。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輻。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口天子哀之，是曰哀次。天子乃殯盛姬于丘穀之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皇后之葬法……爲盛姬

諡曰哀淑人。天子丘人，是曰淑人之丘……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登，而降休于兩柏之下。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感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董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天子哀之，乃有流涕。』（卷六）前一篇不必說，後一篇，簡直像『宋明皇之於貴妃』，其文字，固不及長恨歌與長生殿，然而在本來非純粹文學書裏面得之，我們也覺得是可貴的。有天一閣刊本，漢魏叢書本，古今逸史本，明趙標刊本，龍威秘書本，明青蓮閣單行本，平津館刊本，道藏三卷本，說郛本，洪頤煊有校刊本，子書百種本。○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六卷。清杭縣丁謙撰。有民國四年刊本，在浙江圖書館叢書內。

【穆參軍集】宋穆修撰。凡三卷，又「附錄遺事」一卷。穆修曾受數學於陳搏，先天圖的竄入「儒家」，自穆修始。其文章，則莫考師承，而歐陽修謂其學古文，在尹洙之前。朱子名臣言行錄，亦稱尹洙學古文於穆。大概其人天資高邁，文則沿溯於韓柳而自得之，

卓然自成一家。嘗考宋代的古文，實柳開與修爲之倡，然開之學，及身而止，修則一傳爲尹洙，再傳爲歐陽修，而宋代的文章，於斯極盛，是其功實不小咧！按蘇舜欽哀穆先生文，有稱：「訪其遺文，惟得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昌墓誌，蔡州塔記四篇，不能成卷。祖無擇集中，有修集序一篇，稱其文，於嗣子照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次，爲三卷。」其「序」作於慶曆三年，所刻詩文之數，都與今所傳本合，蓋此「集」還是無擇所傳的舊本呢。又考龍學集，有「補錄遺事」一卷，不知何人所編，今「四庫本」亦附載之，以備考。至諸家鈔本，或稱河南穆先生文集，或稱穆參軍集，祖無擇「序」則又稱河南穆公集，參差不一。茲從文獻通考，以穆參軍集著錄，蓋南宋時通用此名，故存之。又按穆修集中，曾作巨盜詩以刺丁謂，論者以爲修與謂爲貧賤交，謂後貴，修乃不與之揖，謂衛之，頗爲所軋，遂作詩以刺，覺其頗累於道。然其詩排斥姦邪，尚不致乖於公義，未可深非。而葉適冰心集，譏呂祖



譚宋文鑑所收修的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二篇，爲腐敗粗澀，亦言之已甚！祇有第三卷首載亳州魏武帝帳廟記一篇，或稱曹操建休功，定中土云云，其獎慕助逆，可謂大乖名教，讀者不可不辨。考宋代爲古文的，柳開最早，然自歐陽修獨推穆伯長、蘇子美，而略不及開，學者頗以爲異。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揚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尹師魯與穆伯長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言實爲至當。按四庫依鈔本，朱修伯云有順治間刊本，朱刊穆參軍集，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四字，樹香堂刊本，宋心耘有校宋刊本。

仁

【穆修】伯長，宋——九七九至一零三二，郟州人。卒年五十四。幼嗜學，不事章句。性剛介，與衆多齟齬。一零一二年左右，賜進士出身。累官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時學者從事聲律，修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故一時士大夫言能文者，必曰穆參軍。歐

陽修尤稱之。修著有文集三卷（宋史本傳）。

【穆修文學觀】宋初論文的風氣偏主於道，而論到道又最易有「統」的觀念，所以即就文的方面而論，亦不能無所宗主。蓋當時之爲古文，非有極堅固的信心，亦不易獨排流俗，爲於舉世不爲之時。穆修答喬適書云：「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闕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舉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名，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無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逐溺染之不得從乎道也。」（河南集卷二）所以即像穆修這樣，比較地不很沾染道的色彩者，而在這一點亦不得不牽涉到道的問題。他再說：「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

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即就這一點不合時宜的精神，已非守道之君子不能爲了。穆修一生潦倒窮途，而宋初古文之振起實與有力，即由於這種精神的關係。論到道的方面，他受學於陳搏，似乎沒有柳開石介之純，然而論到宋初之古文運動，則穆修與柳開實是同樣的重要。不過柳與穆雖同是宋初古文運動之中心，而柳重在道，穆重在文，亦各有所偏。重在道則尊韓，重在文，則兼崇柳，所以柳開雖也曾以「紹先」爲字，兼崇柳宗元之文，然後來易名以後，實偏重於道，而所尊惟韓了。穆修則不然，他是韓柳並重的。邵伯溫辨惑稱其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者，得令募工鏤板印數百部，自驚於相國寺，即此故事，亦可知其推崇韓柳之處。其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疏

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和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河南集二）又云：「嗚呼！天厚子嗜矣！始而厭我以韓，既而厭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然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這儼然是韓柳的信徒了。據於這種論調，可以看出宋代的古文運動與唐代不同。四庫總目提要有言：「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曾王蘇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開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此說極是。宋人正因統一的觀念，故必宗先正。實則唐人之爲古文，亦何嘗不宗先正，不過因古文之體未定，所以覺得能開門戶，而宋人之爲古文，則已有典型在前，所以也難成鉅製而已。」

【穆園集】清王大作撰。

【移員】與直，唐一七五零至八一零頃懷州河內人。工文辭，尚節義。杜亞爲東都留守，辟爲從事檢校

員外郎。早卒。移員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志及舊唐書本傳）

【穆陵閣下打韓通】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穆堂初稿】五十卷。清臨川李紱撰。有無恕軒刊本。

【穆堂別稿】五十卷。清臨川李紱撰。有道光重刊本。

【綿津詩鈔】八卷。清商邱宋榮撰。武進邵長蘅撰。有康熙原刊本，在王宋二家詩鈔內。又一本，四卷。有原刊本。

【綿津山人詩集】二十九卷，附楓香詞一卷。清商邱宋榮撰。有康熙原刊本。又一本，三十二卷，附楓香

詞一卷，漫堂詩說一卷，筠廊偶筆二卷，怪石贊一卷，雪堂墨品一卷，緯蕭草堂詩三卷，授研齋詩一卷。有

原刊本，在綿津山人全集內。

【絹兒來】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總集】自魏文帝始行集錄，陳徐應劉之文；其後因「文集」日繁，散漫而無統紀，於是「總集」一門，便

興起了。「總集」之作：一則可以網羅放佚，使零章殘

什，都得有所歸依；一則可以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

而著華得以畢出。這當然是可爲文章的衡鑒，著作

的淵藪了。詩「三百篇」，古人既列爲經部，而王逸之

所哀集的，又僅楚辭一家，故其「體例」之所成，以擊

虞的文章流別爲「總集」之始。此書現雖亡佚，然尚

散見於藝文類聚中，蓋用分體編錄的。【總集】所

存之書，自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代真德秀的文

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爲兩途。然其書文質相扶，理無偏廢，各明一義，未害同歸。惟末學之人，循其聲氣，主持過當，致使方言俚語，俱入諸詞章，而麗製鴻篇，反橫遭啗點，是則併德秀的本旨而失去了。「總集」之傳於今世的，自然以昭明文選爲最古，而徐陵的玉臺新詠次之。這兩部書並可爲「總集」的型模，而亦後世一切「總集」之所取則。

的。因爲美文到了永明時代，可謂達於極點。所以齊梁之時，也是研究文學之時。最初的總集，最完備的，文學批評書，都出現於此時。昭明太子名蕭統，梁武帝長子。纂文選樓，引劉孝威庾肩吾等討論典籍。成文選三十卷。是古今來最早的一部總集。他選文的標準，可以代表他對於文學的概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圃，泛覽辭林，未嘗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又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於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詞，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玉振，所謂坐狙邱，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

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紀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文選序）觀此可知昭明太子是抱一個純文學的觀念，他在序中又說「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固有之，文亦宜然。」他所選的總集三十卷內三十一卷倒是賦與詩，可見得他所謂文是文學，不是散文。文選分類有三十六種，雖不必盡合於我們的脾胃，而對於文學研究之精，可以說是最早的一個人！昭明太子的兄弟蕭綱（簡文帝）也是主張純文學的一個人。他告訴他的兒子常陽公大心說：「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簡文帝雅好官體，敕徐陵編玉台新詠一書，這雖然也是一種總集，可是與文選大大不同。不但是有詩無文，并且是專選香艷詩，開後來這一派文字之風氣不少。徐陵自己說：選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風雅，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

間，若斯而已。(玉台新詠序) 1011. 1174

【釋】「釋」一卷。清應淵鮑鈺撰。有不測堂刊本，道光原刊本，在賜硯堂叢書內。

【釋史】「釋史」在小說中佔的勢力很大。所以有許多的人承認他是小說的正宗。釋史所包括的很廣，大約區分像下面幾類：(A)民間傳說，(B)野史，(C)異人傳，(D)名人逸事，(E)社會狀況，(F)自傳。請參看各條。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2693。——2694。

「釋言」所載於吳語的，還不是後世「釋」文的正宗。文體明辨，說是「釋」體始於蔡邕作釋誨，其說很有意思，我現在引其說於下文。體明辨說：「釋」解也。「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卻正釋誨，皇甫謐釋勸，束皙元居釋，相繼有作，然其辭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

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可備一體矣。」由上所述，我們可以下個斷語，便是「釋的創始，當自奚斯的釋言於齊，而蔡邕的釋誨，韓愈的釋言，卻是後世作『釋』的所祖。」

【釋文紀】四十五卷。明梅鼎祚編。是編裒輯歷代名僧之文，及諸家之文，為釋氏而作者，冠以經典。所譯西域梵書一卷，二卷以迄四十三卷，為東漢至陳隋之作。四十四卷、四十五卷，則無名氏時代者。然皆唐以前人所著也。有明刊本。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釋】「釋」的起源，當在春秋的時候。按之吳語：「

後，至明代通俗小說家始見續做；而用本國文續翻外國文，早始於後漢桓靈時代的譯印度釋典。釋典傳入中國，始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初僅以口受，未有譯本。桓靈時代的翻譯，大概由西域寓僧口述，本國僧筆錄。彼此均但通國語筆錄的人，又不一定懂教義，所以難免多有謬誤。這是第一期的情狀；其代表人物爲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到了晉代，譯師已能爲漢語筆述的人，亦深通佛理；然仍僅據口傳，未有原本，故多岐義。這是第二期的情形；其代表人物爲鳩摩羅什、覺賢、直諦……等。後經法顯、玄奘……等親往印度，深研彼土教義，熟習梵文，又求得原本典籍，載歸本國，重加譯述。這是第三期的情形；其代表人物爲玄奘、義淨……等。這三個時期：第一爲外國人主譯期；第二爲中外人共譯期；第三爲本國人主譯期。現在所謂翻譯，就是先拿一外國語的原本，詳其意義，然後譯成華語。誰知第一二期的釋典翻譯，並不如此。因爲在那個時候，西土亦無經本，亦但以口受；所以中國翻譯時，只能憑譯人的背誦。

到了第三期的翻譯，不但有原本可以覆勘，且使譯者有審擇的餘地。當時譯事的組織亦很嚴密，由國家建大規模的譯場，廣延人才，十分審慎的從事。一經之譯，須經譯主筆受、度語、證梵、潤文、證義、總勘各個階段，然后方告成功。起初只是譯些簡短的經文，到這時才有長篇巨部；起初譯的只是小乘，到這時才譯大乘經文；起初只翻經典，到這時律、論、傳記乃至外道哲學，亦都有翻譯。總計自後漢迄唐開元時，共有譯人一百七十六人，譯書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共七千零四十六卷。不可謂非極一時之盛了。翻譯經典的動機，在於傳佈佛教教旨和近代的翻譯介紹哲學而翻哲學書，介紹文學而翻文學書，完全不同。然開元文學書，這類書中，雖亦多教語，大概亦因彼土風俗、人情關係，和漢人小說好言神仙故事爲同樣原因。如龜茲人鳩摩羅什所譯維摩詰經，就是一部富於文學趣味的小說；法華經中亦儘多美而有味的寓言。彼土大音樂家、大文學家馬鳴所作的佛所行讚，實爲一首四萬六千餘言的長歌，譯本

雖不用韻，然吾們讀她的時候，總覺她和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佛所作大乘莊嚴論直是一部儒林外史式的小說，原料皆採自四阿含經，他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此外若馬鳴以後的華嚴經、樂涅槃、般若經……等體裁與內容都近小說。寶雲所譯佛本行經和佛所行讚稍不同，亦爲韻文譯本，有時用五言無韻詩體，有時用四言，有時又用七言，而五言居大部分；其中且亦有很濃豔的描寫。中國人翻譯典時，不問此書在彼國是否爲釋典，只要是印度的書，就用漢文翻譯，因此現存之大藏經及續藏經，成爲印度學術之寶藏，惟宗教書較多而已。除前述之長歌和小說外，印度文學尚有一種特別體裁：散文記敘之後，往往用韻文重說一遍。這種韻文的部分叫做「偈」。印度文學自古多賴口傳，這種體裁可助記憶力。但這種體裁輸入中國後，在中國文學上却發生了不小的意外影響。「寶雲」本是佛教中人編來宣揚教義，爲愚夫愚婦說法而作，所敘故事，亦頗多深厚的文學意味，其體裁即唱白夾用純

文學的作品「彈詞」亦即用此體裁，而且也有偉大的作品，這不能不說是受翻譯文學所賜。就翻譯的文字方面講，起初都是直譯，所以有許多不合中國文法的語句，令人不解；後來偏重意譯，亦難免有誤解之處，有失原文真意；最后的參用直譯、意譯二法的譯本，方是完美精良之本。所以所有的一切譯本中，儘有一書而有譯本九種之多的，可見當時譯者主見不同，而各依各人的譯法去從事，即他人已有意譯本，我不妨再用直譯法來重譯。這是他們對於譯事鄭重將事的成績，但這種種不同的文體却也給了中國文學無限的影響。後來他們又將教義編爲「俗文」、「變文」，以期普遍的宣傳到民間，對於後來白話文學的建設，却也有重大的幫助。中國文學素來缺乏想像力，佛教文學却最富於想像力，所以翻譯成漢文後，中國文學也受到重大的影響。中國僧人，也有不朽的作品，留傳給我們，像法顯的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都是類於純文學的絕好作品。據近人攷據佛國記所載，說法顯曾

到過美洲；如果屬實，那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功蹟，將完全推翻；而在美洲的歷史的第一頁上，不能不將這位冒險家——法顯——大書特書了。宋代僧人亦曾譯釋典，但數量不多，亦無特殊的成績，在文學上不發生什麼影響，故略去不述。(二)

26941  
【緝齋詩文集】清蔡新撰。

1  
【緝玉錄】五卷。明傅振商撰。是編即其所歷山川名勝，名哀輯其題咏，共爲一編，皆明人之作也。

7  
【緝雅堂詩話】二卷。清南海潘衍桐撰。有光緒杭州刊本。

26944  
【纓絡會】

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26947  
【纓雅堂駢文】八卷。清山陰王詒壽撰。有光緒六年刊本，在榆園叢刻內。

26948  
【纓錦詞】一卷。清元和朱纓撰。有道光刊本，在知

止堂全集內。

27100  
【血種情恨】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4  
【血帶詔】又名打吉平。北平流行俗曲。(快書)

【血帶詔】北平流行俗曲。(快書)鉛印本。

6  
【血影石】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27104  
【盤舟園稿】二卷。清吳縣王壘撰。有道光藝海堂

刊本。

7  
【盤門詩帶】不分卷。清山陰金埴撰。有稿本。

27107  
【盤西紀遊集】一卷。清錢塘汪沆撰。有乾隆刊本。

2227  
【盤山】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錦章書局石印

本。

4  
【盤山奇景】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2229  
【盤絲洞】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3220  
【盤州詩文集】八卷。清浦陽周璠撰。有嘉慶原刊

本。

3210  
【盤洲集】八十卷。宋洪适撰。是集爲毛晉汲古閣

影鈔宋槧本，猶爲完帙。适以詞科起家，工於儷語，所

作隸釋隸續，於史傳舛異考核特精。有溼洪氏刊本，

天祿目有汲古閣影宋鈔本，吳門黃氏有影宋鈔本，

張金吾有惠紅豆藏書。

3213  
【盤溪歸釣圖題詞】一卷。清吳興凌鳴喈撰。有原

刊本，在傳經堂叢書內。



【盤古<sup>4</sup>至唐虞傳】二卷，十四則。簡稱盤古誌傳。繁稱按鑑演義帝王御世盤古。唐虞傳。有明書林余季岳刊本。上圖下文，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藏日本內閣文庫。明無名氏撰題「景陵鐘怪景伯父編輯」，古吳馮夢龍猶龍父鑒定。有鐘怪序及歷代統系圖，歷代帝王歌。

【盤古氏<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盤古氏】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盤棒子<sup>45</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盤中詩<sup>50</sup>】此為後漢蘇伯玉妻所作之詩。作者生平史蹟不可考。伯玉被使在蜀，久而不歸，其妻居長安，思念之，因作詩，寫之盤中，屈曲成文。全詩共二十七韻，四十九詩。從中央以周四角，窈窕轉回環之義，故曰「盤中詩」。詩旨柔婉而無怨怒，冀以感悔伯玉，得以早歸的意思。

盤

圖 詩 中 盤



盤中詩是一首三七言的古詩。讀法要一層一層盤旋下去。從中心山樹高起，向上右轉至深字，即出下層左轉。這層讀至出字，又出下層右轉。五六七層俱做此，至周四角而止。沈歸愚古詩源曰：「此詩似歌謠似樂府，雜亂成文，而用意忠厚，千秋絕調。」可以

知其價值矣。摘錄如下：「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

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

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

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

還無期。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

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一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

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

馬肥麥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

央周四角。」鍾伯敬謂「房中歌非婦人語，白頭吟

盤中詩真婦人語。」（詩歸）以此詩柔婉堪憐，能

以打動伯玉之心，非若房中歌之堂皇典麗也。至若

詞氣之宕逸踈快，則非深於文者不能到。其寫的形式，

為後來蘇蕙迴文詩底先導。O.F.I. 1947

【盤蛇】<sup>53</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盤蛇山】<sup>2</sup>一本。疑即曲海目之盤陀山，蛇陀必有

一誤。無名氏撰。傳奇。

【盤驢】<sup>1</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盤陀山】<sup>13</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盤盒】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公案之

二

【龜川詩集】<sup>2711</sup>四卷。明董緒撰。其詩不求工於聲律，

以理趣為主。

【龜山集】<sup>2277</sup>四十二卷。宋楊時撰。是集凡書奏表劄

講義經解史論啓記序跋各一卷，語錄四卷，答問二

卷，辯二卷，書七卷，雜著一卷，哀辭祭文一卷，狀述一

卷，誌銘八卷，詩五卷。有宋刊本三十五卷，明弘治壬

戌李熙刊本十六卷，後常州東林書院刊本三十六

卷，宣興刊本三十五卷，萬曆辛卯林熙春刊本四十

二卷，清順治庚寅裔孫令聞重刊本，康熙丁亥楊氏

祠堂刊本。

【龜山起禍】廣州流行俗曲。醉經堂鉛印本。

【龜巢集】<sup>2279</sup>十七卷。元謝應芳撰。是集編次殊無條

理，疑係後人傳寫亂其舊第，其詩頗雅潔，文多應俗

之作。有明洪武十二年刊本，許氏有舊鈔校本二十

卷，又龜巢摘稿三卷，道光丙午謝蘭生刊本二十卷。

云据季滄筆鈔選本，又補遺一卷。

【龜溪集】十二卷。宋沈與求撰。是集為其孫說所刊。前有李彥穎、張叔椿二序。史稱與求歷御史三院，前後幾四百奏，今所存者僅十之三四。類多深中時弊，其制誥亦多得立言體。有明刊本，宋紹熙中其孫說刊本，又清康熙四年泉州刊本。

【龜臺琬琰】清新安張正茂撰。有康熙刊本，在檀几叢書內。

【郵程簪詠】一卷，附都門游草一卷。清丹徒徐元佐撰。有道光刊本。

【歸庵文稿】八卷。清鎮洋葉裕仁撰。有光緒刊本。

【歸元鏡】一名傳燈錄，原名為異方便淨土傳燈歸元鏡三祖寶錄。演蓮池大師事，文頗工雅，結構與曇花同。

【歸天】<sup>104</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歸硯齋詩文存】五卷。清嘉定朱瑋撰。有道光刊本。

【歸硯山房遺詩】清嘉慶間劉激撰。

【歸子墓】<sup>17</sup>季思明，一五六三至一六零六崑山人。歸有光之少子。卒年四十四。幼有文行。一充一年

舉人。再試禮部不第，屏居江村，與無錫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最善。所居陶菴，檣牆茅屋，詩歌以為樂。學者稱清遠先生。子墓著有陶園集四卷。（明史藝文志）

【歸子墓詩】他是一個樂天知命的隱士，人品襟抱像陶淵明，所以他的詩也是學陶而得其神髓。朱彝尊說他的詩「韋蘇州後鮮有其倫，讀之令人增箏瓢陋巷之樂」。

【歸仁】<sup>21</sup>唐末江南僧，住京洛靈泉。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歸崇敬】<sup>22</sup>正禮，唐一七一二至七九九蘇州吳人。卒年八十八（舊唐書作年八十。此從新唐書）。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遭父喪，孝聞鄉里。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復策高等，授左拾遺。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民疾，當以儉化天下。累遷工部尚書。年老，以兵部尚書致仕。卒諡宣。崇敬著有文集二

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刊本。〔歸舟雜咏〕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南昌龔氏刊本。

刊本。〔歸舟倡和詩〕一卷。清鄞縣范廷謀撰。有椽石堂刊本。

〔歸塞北〕<sup>301</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歸宮詹集〕<sup>306</sup>四卷。清常熟歸允肅撰。有嘉慶刊本。

〔歸潛志〕<sup>31</sup>十四卷。元劉祁撰。是書名曰歸潛，蓋祁

於壬辰北還，以此二字榜其室，因以題其所著。一卷

至六卷爲金末諸人小傳，七卷至十卷雜記軼事，十

一卷記哀宗亡國始末，十二卷記崔立作亂劫羣臣

立碑而附以辨亡論一篇，自是以下悉爲語錄詩文。

有元至大間孫和伯刊本，知不足齋本，聚珍板本，閩

覆本，學海類編本，淡生堂餘苑六卷本。

〔歸淑芬〕<sup>37</sup>素英，清嘉興女子。有雲和閣靜齋詩餘，

見周銘林下詞選。

〔歸有園稿〕<sup>402</sup>二十九卷。明徐學謨撰。其詩文多酬應之筆。

〔歸有光〕<sup>402</sup>熙甫，明一五零六至一五七一崑山人。卒年六十六。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舉鄉試。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講道，學生常數百人，稱爲震川先生。一五六五年始舉進士。授長興令，用古教化爲治。隆慶中始用高拱等薦，爲南京太僕寺丞。後卒於官。有光爲古文，原本經術，又好太史公書，爲明代一大家。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又有易經淵旨，諸子策函，文章指南等。〔歸有光文〕王世貞紹述李攀龍之說，以秦漢之文倡率天下，而唐順之則從唐宋門庭沿洄以溯秦漢。晚乃擯絕文字，無意與世貞拄撐。崑山歸有光字熙甫，稍後起而名位不顯，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授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出其言論，以與世貞相駁難，至誠之爲妄庸巨子。世貞大憾，迫於晚年，乃始心折，題有光遺集贊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如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雖以世貞之高名盛氣，而有光拔幟易幟，以屹自樹，立開遜清桐城之文，而妙出以紆徐，其文由歐陽修以幾

太史公雖無雄直之氣，驅邁之勢，而獨得史公之神韻；傳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清康熙間歸莊刻本四部叢刊影印歸莊刻本光緒間歸氏重刻本）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史公。而或者亦譏之曰：「彼其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蹶洿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特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碩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雋語，劇心惝目，乃以廁文人學士之筆；至有光出而專致力於家常瑣屑之描寫，其尤惻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誌銘，周弦齋壽序，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覩物懷人，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所無；而所以成其爲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闢之境者也！楊士奇與有光同一學歐陽修；然士奇寬行而傷於膚，辭繁情隱，有

光優游而歸之潔，言簡旨永。蓋一如香蕉之熟而過爛；而一則諫果之味回於甘；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如項脊軒後記，所以寄其悼亡之思，著墨不多，蕭然高寄，而有絃外之音。又如寒花葬志，皆所謂「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卻自風神疏淡」者也。然有光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亦有近俚而傷於繁者。特自何李崇虛軌之習，號爲力追周秦，王李重揚其波，天下從風靡而有光一切刮磨，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可不謂之特立獨行之士乎哉！

【歸有光八股文】歸有光亦以古文爲時文，古文出歐陽修，而舉業則取選於蘇氏父子，肆之爲恠闊，澤之以經史，融裁古人語，渾如己出，實大聲闢，駕順之而出其上，如孟子：「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題文曰：「大賢詳周室班爵之制，內外各有其等也。夫爵者，

先王所以列貴賤也；內外異等，而天下之勢成矣。且夫有天下者，不以自私，而選賢與能，以與天下共焉。茲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也。而制盡於成周矣！自其通於天下者言之，蓋無所不統，謂之天子。天子無爵也，而爵之所尊也。六合之內，無以加矣。於是乎天子端冕於內，六服承辟於外，錫之命而重藩翰之寄，胙之土而同帶礪之盟。公也，侯也，各一位也。名異而等不同也。子也，男也，同一位也。名異而等不異也。合之凡五等矣。要之先王非私天下而相與為賜也。顧寰宇之廣，億兆之衆，苟非聞見之所及，則智慮有所不周，而天下之情，必有壅而不通者矣！故為之衆建諸侯，而使之錯壤以居，以大弼成之義，而內外相統，遠近相維，則運臂使指之勢，以成而五服之長，外薄四海矣！然則有天子，必有諸侯；有諸侯，必有公侯伯子男者，勢也。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自其施於國中者言之，蓋自天子至於子男，皆謂之君；君詔爵者也，而爵之所先也。域中之大，無以加矣。於是乎各君其國，則各統其臣，論官材而俾之咸

熙庶績，亮天工而俾之弼予一人。卿也，大夫也，各一位也。官異而秩亦異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各一位也。士同而品不同也。合之凡六等矣。要之先生非侈名號而相與為榮也。顧委寄之重，幾務之叢，苟非耳目之所寄，則聰明有所不及，而天下之事，必有偏而不舉者矣！故為之廣置官屬，而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義，而上下相承，體統相係，則絲聯繩牽之勢，以成而九牧之長，阜成兆民矣！然則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卿大夫士者，亦勢也。此先王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是知合六等以治五等之國，合五等以一天下之勢，周室班爵之制，有如此者。一其為文高視闊步，置身題外以寫題中，絕去時文束縛之苦。凡直起直落，承題不複破題，起講不複承題，是古文佳境，惟有光能之。

【歸去詞】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歸去來辭】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歸來軒遺集】四卷。海州邱心坦撰。有排印本。

【歸樓齋詩鈔】清同治間曾紀澤撰。

【歸樸龕叢稿】十六卷。松風閣詩鈔二十六卷。清長洲彭蘊章撰。有同治刊本。

【歸樸堂詩鈔】六卷。清新建余鼎撰。有道光刊本。

【歸求草堂詩集】清乾隆間嚴長明撰。

【歸莊】一名祚明，字元恭，號恆軒，明一六一三至一六七三崑山人。歸有光之曾孫。卒年六十一。工文辭，亦善書畫。為明諸生。明亡，野服終身。往來山澤間。晚年寄食僧舍。性好奇，別號頗多，有歸藏、歸乎來、懸弓、園公、普明、頭陀、康黎鉅山人……等，不一而足。與邑人顧炎武善，時稱「歸奇顧怪」。莊著作頗多，有恆軒集、懸弓集、山游詩等，而以萬古愁曲為最著。此曲自盤古開天闢地敘起，直敘到清兵南下，金陵陷落，對於古之聖賢君相，無不訶詆，獨對於明代，始則備極恭維，繼則痛哭流涕。全曲凡二千餘字，論者每以此之離騷與天問相傳，清世祖頗賞此曲，命樂工每饑歌以佐食。

【歸藏遺書之駢文】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者，鄭康成

歸

謂為殷陰陽書，其說亦未為非。歸藏之書，雖不見於藝文，然桓譚有言「歸藏藏於太卜」。（北堂書鈔藝文部引桓譚新論唯連山作厲山，案厲連一聲之轉耳。）桓鄭二君為兩漢大儒，並云其書尚存，其言當可深信。今其書雖亡，然觀郭璞張華之所引（郭璞爾雅山海經注，張華博物志徵引頗多）必為君山所見之故書，決非劉炫所造之新藉。一隋書經籍志有歸藏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唐書藝文志卷同，宋中興書目載有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馬端臨以為歸藏一書與劉炫連山同類亦屬臆論。攷王達塗就正編載齊母啓筮諸篇，造辭用韻，語多奇古。又引路史注：「共工人面蛇身，朱髮，麗山氏之子，青羽人面馬身，鯨死三載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熊。」神話雜糅，引喻奇誕，頗似商人尚鬼之俗。文選注：「金木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舊言之擇，新言之念，君子戒車，小人戒徒，黃帝戰筮，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微，以求則得，桀筮伐有枚，占於營惑，曰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為狸，我為鼠，勿用作事，恐傷其

父。」云云，與左傳所載繇辭相類，不特易林靈棋源出乎此，即「彈日谷月」之言（本歸藏遺文）亦與龍戰載鬼之語，同其荒怪，三易取象，均託鬼神卜筮之事，因應如斯也。詞句古質，錄之以存三代遺文。

【歸蓮夢】十二回。有得月樓刊本。清無名氏撰。題「蘇菴主人新編」「白香居士校正」。日本寶歷甲戌船載目著錄，此書則亦雍乾間書。

【歸懋儀】佩珊，清虞山女子。詩名甚著，著有繡餘小草。佩珊為女史李一銘女楊蘋香婦，一堂授受，相得益彰。王韜瀛壖雜誌稱其詩：「清婉綿麗，斐然可誦。」與席佩蘭為閨中畏友，嘗題鏡國早朝圖，有「馬馱香夢入宮門」之句，見賞於隨園。晚年卜居滬上，所居有復軒一燈雙管草堂諸勝。王叔彝題其遺編云：「難得佳人能享壽，相隨名士不嫌貧。」深切佩珊身世也。佩珊夜泊一首，為隨園所稱。「又工尺牘，有寄映藜四叔父書，答曹夫人書，與華山弟書，答香卿夫人書，致胥燕亭大令書，復吳星槎別駕書，均未刊行。寸瓊尺璧，流落人間，其寶貴為何如耶。茲從

原稿節錄二通：致胥燕亭大令云：「……新詞三復，至「一點秋從心起」之句，不禁擊節。憶數年前讀大作題蕊宮花史冊三絕句，神韻風格，逼真唐賢；至今猶能誦誦，固已早識仙才矣。儀學殖本薄，重以米鹽兒女之累，益復荒蕪，乃蒙大雅以必傳二字囑之，固當勉事學問，期副原書於萬一耳。」復吳星槎別駕云：「……少小耽吟，中年多病。永晝拈毫，藉丹鉛而蠲忿；清宵聽漏，附花月以言愁。遇味莊師提挹風騷，殷勤宏獎，感思知己，耿耿難忘。前者偶學倚聲，過蒙先生青睞，塗鴉腕弱，說項情深，儀愧知音，先生真天下有心人也。」西冷閨詠稱其晚年往來江浙，為陶塾師，若黃皆今卜篆生也。曾館西溪蔣氏蒹葭里西溪，蘆花最深處也。佩珊母李心敬，字一銘，亦耽吟咏。松江李硯會嘗刻一銘佩珊二人詩，號二餘。晚眺一詩，見稱於隨園。嫁浙江布政常熟歸朝煦，卒未三十而卒，朝煦貴，已不及見矣。1046

【歸愚文鈔】清長洲沈德潛撰。有乾隆刊本。

【歸愚詩餘】一卷。清長洲沈德潛撰。有乾隆刊本。



在歸愚全集內。

【歸愚詩鈔】清沈德潛撰。

【歸愚詞】一卷。宋葛立方撰。立方不以興象爲重，故其詞多平實鋪敘，少清新婉轉之思，然大致尚不失宋人規格，有汲古閣刊本。

【歸田詩】清長洲沈德潛撰。有乾隆刊本。

【歸田詩話】三卷。明瞿佑撰。此書所見頗淺。

【歸田集】二卷，附八十九壽詩二卷。清長洲沈德潛撰。有乾隆刊本。

【歸田稿】清同治間孫珩撰。

【歸田稿】八卷。明謝遷撰。按遷文集全稿嘉靖中倭亂被毀，此稿乃其致仕以後，再召以前所作，自題曰歸田稿，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倦寄江湖魏闕之思。有清康熙中謝鍾和刊本。

【歸田賦】張衡作。平子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以作也。是賦首言久滯京師，愧無智略，佐君既不爲蔡子之苟富貴，又不若屈原之自捐懣，以明不得不超然遠引之故。凡逍遙之遊，吟詠之趣，猶求之於外，於

歸

是適反而潛心大業，求之於內，其詞曰：「於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諒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自言道既不行，退而刪述，處處陳其軌模，以俟王者取法，而歸本於周易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以媿古聖賢窮愁著述，大有不忘情於斯世之懷，讀之，覺其音短而情長。

【歸田錄】二卷。宋歐陽修撰。是編多記朝廷軼事及大夫談諧之言，因作以致仕居穎之後，故名曰歸田。有稗海本，歐集本，學津討原本。

【歸田錄贈言】一卷。清華亭顧天成撰。有乾隆刊本，附鏡容室題詞後。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元張養浩撰。原本殘闕，此本從永樂大典校補。集中陳時致諸疏，風采凜然，敘述時事諸詩，亦藹然仁人之言也。有明季刊本，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振綺堂有鈔本二十八卷，附錄一卷，韓小亭有曝書亭鈔本二十八卷，較周氏所

刻完善，昭文張氏有元刊足本二十八卷，俱題張文忠公集，東澗叢記有元刊本二十八卷。

【歸昌世】文休號假菴，明一五七四至？崑山人。歸有光之孫，諸生十歲能詩歌，有聲詞苑，與李流芳、王志堅稱三才子，又工書畫篆刻，崇禎間以待詔徵，不應。昌世著有假菴詩草。

【歸餘鈔】四卷，清和陽高塘撰。有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萊天書舍詩草】清乾隆間錢錯撰。

【黎庶昌】純齋，清一八三七至一八九七，貴州遵義人。辛年六十一，廩貢生。幼從鄭珍遊，同治間，上萬言書，發狂曾國藩大營，差遣數掇，至道員。兩使日本，影鈔流傳于彼土之唐、宋舊籍，成古逸叢書，皆中國久軼之志。歸以賄不至，仍出官四川，川東道道員。居數年，請疾去。庶昌工古文詞，著有拙尊園叢稿六卷，純齋四種，又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二十八卷。

【黎文肅公全集】清同治間黎培敬撰。

【黎耿然】介菴，清一六七一頃，晉江人。久困諸

生，乃棄而從軍，積功至右南總兵官，狀然著有時一吟詩四卷，大都率意吟成，殊不入格。

【黎貞】彥晦，自號梳坡，元至明一？至一四零七。后不久新會人，性坦蕩不羈，以詩酒自放，自號陶生。洪武初，一三六八年舉本邑訓導，不就。因事被誣，成遼陽十八年從遊者頗眾。放還，卒。貞著有梳坡詩稿七卷。

【黎川文緒】四卷，明王材編。黎灘鎮自宋以來人文頗盛，具見虞集所作新城學記。今惟李觀盱江一集尚孤行無恙，其餘多不顯於世。材搜輯遺佚，分爲文三卷，詩一卷。

【黎崱】景高，號東山，晚號靜樂，元一一二九，四頃安南國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之后，世居愛州，幼與黎瑋爲子，因從其姓。九歲試童科，陳大王留左右，仕至侍郎，僉歸化路宣撫司事，佐靜海軍節度使陳鍵。幕世祖伐安南，鍵等出降，其國邀擊之，鍵没于軍。崱入元，授奉議大夫，居中國垂五十年。崱著有安南志略二十卷，靜樂稿若干卷（元詩紀事）。

【黎洲野乘】<sup>32</sup>明舒纓撰。是書乃其游戲之作，蓋欲仿莊列之寓言。

【黎逢】<sup>37</sup>唐大曆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二首。

【黎遂球】<sup>38</sup>美周明。至一六四五番禺人。一六二七舉於鄉。唐王立授兵部職方主事，守贛州，城陷，巷戰死。其詩文有蓮鬢集二十六卷。粵東詩派自南園五子以迄區大相，皆講風格，未及靡曼，到了他，醉心六朝，初唐乃為醜豔之詞，歌行短曲，風致嫣然，他蓋以才情勝，不為格律所束縛的。

【黎士宏】<sup>40</sup>魏曾明。一六一八至一六九七福建長汀人。卒年八十。少師寧化李世熊，稱為入室弟子。以詩文名於時。徐世溥、錢謙益等推為海內名士。一六五四年舉順天鄉試，授江西廣信推官。二舉廉卓，遷至常州知府。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因平吳三桂敘功，晉布政司參政。乞養歸，家居二十八年。卒。士宏少時詩好李賀，文好王勃。其文章清新俊逸，詩多清真樸老之作。著有託素齋詩文集十卷，仁恕齋筆記三卷（均清史列傳）。

黎

【黎莊夫人詩】<sup>44</sup>衛風式微，劉向以為黎莊夫人及其傳母作。如女傳貞順傳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據此則式微詩是二人同作一篇。蓋聯句之所始也。

【黎民表】<sup>46</sup>維敬，自號瑤石山人。明一五四九頃從化人。一五三四年舉人。授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執政知其能文，用為制敕房中書，供事內閣。萬曆中官至河南布政使參議，致仕。民表好讀書，詩與梁有譽。歐大任齊名。工畫，尤善書法。著有瑤石山人稿十六卷，與清泉精舍小志。

【黎簡】<sup>882</sup>簡民，一字未裁，號二樵，清一七四八至

一七九九廣東順德人。卒年五十二。歲能詩，肆力於古，與同邑張錦芳、黃丹書、番禺呂堅友、名聲日盛。李文藻令潮陽，見其詩，稱之，勸令出仕。學使李調元得其擬昌黎石鼎聯句詩，大詫異，拔補弟子員。因又號石鼎。後十年，膺選拔，尋得氣虛疾，足不踰嶺。所居百花村，有亭臺之勝，簡徘徊其間，視花鳥若朋友，以筆墨爲耒耜，名流來粵者，皆折節下之。自慎不輕作應酬，袁枚至粵，招之，辭不赴。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嚴交友，惟與許宗彥、孫爾準爲莫逆。簡詩鍾鑿鍛鍊，自成一家，才思絕敏，無論長篇短什，援筆立就。著有五百四峯草堂詩文鈔二十五卷，藥煙閣詞鈔一卷，及芙蓉亭樂府二册。（均清史列傳）

【黎篋雪】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蠡測集】四卷，清臨安董煒撰，有光緒刊本。

【蠡測吟】一卷，清歙縣吳熊撰，有原刊本。

【夕香齋集】一卷，清錢塘汪援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多歲堂詩集】清成書撰。

【多擘撓兒】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多筆】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多情滿江紅】見風兒呀條。  
 【多情女自嘆】蘇州流行俗曲，振文齋木刻本。  
 【多情人】一名二十四個爲多情，上海流行俗曲。

石印本。  
 【徂徠集】二十卷，宋石介撰，介嘗躬耕徂徠山下，人以徂徠先生稱之，因以名集。介之學出於孫復，文章倔強勁直，一掃雕繪綺靡之習。有康熙丙申泰安知州石鍵得漁洋書庫本校刊，乾隆中刊本，陽湖孫氏有影宋本，校四庫本多附錄三篇及詩四首，振綺堂有鈔本，汪氏有宋本。

【佩文齋詠物詩選】四百八十六卷，清康熙敕編，是編全輯詠物之詩，上起漢魏，下迄元明，凡四百八十六類，計一萬四千六百九十首，可謂詞苑之大觀，有內府刊本。

【佩玉齋類稿】十卷，元楊嗣撰，嗣父剛中爲大德中名宿，嗣承其家學，又從虞集、楊維禎等游，故文章

格律意度波瀾皆謹嚴有法度。竹汀以元刊不分卷

之本為佳，振綺堂有精鈔本十三卷，許氏有鈔本一

冊不分卷，元至正末刊本，丁有鈔二十卷本。

【佩弦齋文存】<sup>102</sup>三卷，駢文存一卷，詩存一卷，外集

四卷，清義烏朱一新撰，有葆真堂刊本。

【佩秋閣詞】一卷，清吳縣吳苜撰，有光緒徐氏刊

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佩滋存草】<sup>3</sup>清女子汪嘵玉撰。

【佩韋齋文集】<sup>40</sup>十六卷，宋俞德鄰撰，其詩恬澹夷

猶，自然深遠，文亦簡潔有清氣，拜經樓吳氏有鈔本，

與輯聞四卷合裝，振綺堂有鈔本二十卷，許氏有精

鈔本二十卷。

【佩蘅詩鈔】<sup>44</sup>八卷，清吉林寶鑿撰，有感豐九年刊

本。

【佩蘅詞】<sup>07</sup>一卷，補遺一卷，清英山金泰撰，有光緒

武林重刊本。

【佩雅堂詩鈔】<sup>70</sup>三卷，清溧陽強溱撰，有光緒刊本。

【佩印記】<sup>71</sup>一本，明顧瑾撰，傳奇，瑾字懷琳，華亭人，

或云杭州人。

【危稹】<sup>27212</sup>本名科，字逢吉，宋一約一一五八至一二

三四間撫州臨川人，卒年七十四，一一八七年舉進

士，洪邁很賞識他的文章，調南康軍教授，轉運使，楊

萬里一見獎歎，同遊廬山，相互倡酬，累遷祕書郎，著

作佐郎，因言事忤宰相，出知潮州，又知漳州，俱有名

績，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稹

著有異齋集等（宋史本傳）

【危和】<sup>26</sup>祥仲，宋一一二零五頃撫州臨川人，危稹

之弟，一二零五年第進士，為上元主簿，立祠以祀，程

顥，真德秀為之記，知德興縣，有惠政，和著有塘塘文

集（宋史本傳）

【危太僕後庭花】<sup>4</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太僕當

作太僕，樸危素字，此本疑印素撰。

【危素】<sup>5</sup>樸，一字雲林，元一一二九五至一三三七

二，金谿人，卒年七十八，少通五經，游吳澄，范梈門，元

至正間，以薦授經筵檢討，與修宋遼金三史，篡后妃

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錫餅饋官寺，始得事實，乃筆之

於書，卒成全史。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明初，為翰林侍講學士，與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館學士，備顧問，論說經史。後王著等論他為亡國之臣，不應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素著有說學齋稿四卷，雲林集二卷，又有草廬年譜。太和正音譜有危太僕后庭花雜劇一本，王國維疑即素所撰。

【危昭德】子恭，宋——二六零頃。昭武人。一二五三年進士。歷官侍御史，擢工部侍郎。在經筵累以經義進講，頗多規正。昭德著有春山文集，一宋史本傳。已佚亡。今存巽齋四六一卷，在駢文四十九首。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明危素撰。此本文十三卷，詩一卷。

【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明倪元璐撰。其詩文不出歷下太倉舊格，而言皆有物，與塗飾字句者終殊。至其奏疏，則詳明剴切，多關軍國大計，尤為當世所推重。有明刊本，清乾隆壬辰重刊本，乾坤正氣集本，乾隆刊無續集本。

【倪文僊集】<sup>24</sup>三十二卷。明倪謙撰。是集為謙所自編，其詩文大抵沿三楊宗派，而無其末流之庸膚。有明刊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倪謙】<sup>8</sup>克謙，明——一四五三頃。錢塘人。一四三九年進士。景泰元年（一四五零年）奉使朝鮮，風采凜然。天順初，累遷學士，簡侍東宮。主考順天，黜權貴之子，遂誣搆以罪，謫戍開平。憲宗詔復舊職，累遷南禮部尚書致仕。卒。諡文僊。謙為文質彬彬，自成一家。著有倪文僊集三十二卷，朝鮮紀事一卷。

【倪元璐】<sup>102</sup>玉汝，號鴻寶，明——一五九三至一六四四上虞人。卒年五十二。一六二二年進士，授編修。崇禎初，魏忠賢遺黨楊維垣輩護持舊局，力扼東林。元璐抗疏擊之，累遷國子祭酒。時元璐雅負人望，帝意嚮之，為溫體仁所忌，落職。起兵部侍郎，以母老固辭。俄聞畿輔被兵，遂冒險北上，陳制敵機宜，超拜戶部尚書。卒。自成陷京師，自縊死。諡文正。清諡文貞。元璐善行草，工畫山水竹石。著有倪文貞集十七卷，續編三卷，奏疏十二卷，講編四卷，詩集四卷，與兒易內外

儀。

【倪石陵書】一卷。宋倪朴撰。按朴嘗擬上高宗萬

言書陳復仇之義。是編以是書為主。故不名集而名書。外附書札八篇。書唐史諸傳七篇。觀音院鐘刻辨一篇。有慎德堂活字五種本。明嘉靖毛鳳韶刊本。

【倪雲林詩集】六卷。元倪瓚撰。此本為明潘瓚校刻。

【倪璠】<sup>12</sup>魯玉清——一七一一項浙江錢塘人。一七

零五年舉人。官內閣中書。璠見閔博洽。好為駢體文。又長於史學。著有神州古史考一百五十卷。方輿通志文一卷。及補遼金元三史藝文志。又以吳兆宜廣開府箋注合衆手而成。頗傷漏略。因重為注釋。為庚子山集注十六卷。(以上均清史列傳)其哀江南賦一篇。引據時事。尤稱典核。

【倪瓚】<sup>14</sup>元鎮。號雲林。元——一三零一至一三七四無錫人。卒年七十四。(疑年錄云：都穆南濠詩話謂

「洪武甲寅。元鎮年六十八。」董文敏家藏元鎮絹本山水。後題「庚戌歲。余六十五。」雲林詩集亦有「乙

倪

未歲。子年適五十」之語。以此推至甲寅。則為六十

九歲。但詩集出於後人掇拾。畫本亦多贗作。俱本可

信。今以周南老撰墓志為定。〔按甲寅即洪武七年〕

有潔癖。工詩。善畫山水。初師董源。晚年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家富。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清

閔閣。多藏法書名畫。秘籍。四時卉木。縈繞其外。自號

雲林居士。至正初。一三四年。忽散費給親。故扁舟

往來震澤。三泖間。張士誠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

明太祖平吳。瓚已老。黃冠野服。混迹編氓。以終。瓚畫

居逸品。詩文不屑苦吟。而神思散朗。意格高尚。著有

清閔閣集十二卷。生平異名甚多。署名曰東海瓚。或

曰懶瓚。或雙姓名為奚元朗。為元映。為幻霞生。別號

有五。荆蠻民。淨名居士。朱陽館主。蕭閑仙卿。雲林子。

【倪瓚詩】其詩平淡清遠。和他人品相似。雲林生

當元末。東南大亂。散棄家財。買舟來往於松陵。笠澤

間。陸莊有蝸牛廬。為雲林所常棲止處。性喜清潔。所

居閣前。梧石。每日令人洗滌。苔苔滿庭。平滑可坐。每

遇落葉。必命童子用針綴竿頭刺出。不讓他點壞青

若他家堂匾「雲林」二字，「雲」字摹天台白雲寺額；「林」字摹廬山東林寺額，皆其王羲之得意之筆。至明初，雲林田產已經散盡，而官吏還逼他納稅，不得已逃入蘆洲中，焚香自適，因香氣為偵者所知，被捉入獄。每遇獄卒遞飯，必叫他高舉過眉，獄卒問他何故，雲林道：「恐你唾沫濺入飯中。」獄卒怒，把他瑣在便桶邊。後經他人勸解始免。雲林憤恨成疾，雲林老年遊歷江湖，多寄居道院、僧廟。明洪武七年還鄉，但已無家可歸，借居親戚鄒惟高家。此年中秋，鄒家開筵賞月，雲林因脾胃病，戒酒，淒然不樂。作中秋詩云：「經旬臥病掩柴扉，岩穴潛神似伏龜，身世浮雲渡流水，生涯衰豆爨枯萁，紅蠹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不自支，莫負樽前今夜月，長吟桂影一伸眉。」不久便死於鄒家。雲林有題畫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摩強自寬，賴有口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此詩集中不載，見於所畫真蹟中，為王漁洋所賞。1028

【倪仁吉】<sup>2121</sup>心惠，浦江，進士仁貞之女弟。早寡，嘗種

方竹於庭，以自況。工山水，與方維則、白描、周禧人物，李因、草蟲，皆為閩秀畫家冠冕。著有凝香閣稿、王漁洋五稱之心惠詩、清拔秀逸，絕去塵俗。蓋紀阿男之流亞也。1046

【倪儂】<sup>2124</sup>（一作稱）字文舉，宋——一五五頃吳興（一作歸）人。少有學行，受業於張九成。與芮國瑞、友善，國瑞稱之為「石友」。一一三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儂工詞，著有綺川詞一卷。（四印齋彙刻詞）<sup>218</sup>

【倪貞簡公集】清乾隆間倪元坦撰。<sup>218</sup>

【倪濟遠】<sup>201</sup>秋查，清——一八二一頃廣東南海人。一八一七年進士。歷官廣西恭城、荔浦、賀縣知縣，有所見聞，輒以詩紀之。性伉直，時與上官齟齬，十餘年不得調，俸滿入都，尚歸道卒。濟遠好讀書，詩才超軼，卓然自成一家。著有味辛堂詩存四卷、茶堪舍詞稿一卷。（均清史列傳）<sup>309</sup>

【倪宗正】<sup>309</sup>本端明——一五一四頃餘姚人。一五零五年進士。歷遷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嘗以言事廷杖，屢終於南雄府知府。嘉靖中，贈學士文謚忠。宗正撰



有倪小野集二十二卷，又有突兀稿，觀海集，太倉稿等。

【倪濤<sup>34</sup>】巨濟，宋一零八五左右至一一二三左右，永嘉人，徙廣德軍，卒年三十九，卅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又工詩，善畫草虫，年十五，試太學第一，一零九年登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爲太學正，著作佐郎，左司員外郎，朝議有事燕雲，濤獨言其非，王黼怒，貶監朝城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明年邊事起，朝廷思濤言，官其一子，濤著有玉溪集二十二卷，（文獻通考）及雲陽集（畫史彙傳）周易蛾術六藝之一錄。

【倪道元<sup>38</sup>】太初，元一三三四零頃，安仁人，明經，不第，工詩文，好遊覽山川，所至吟詠弗輟，後没于都下，朝廷禮重而葬之，題曰「江南吟士之墓」，道元著有太初集（元詩選）。

【倪士毅<sup>40</sup>】仲宏，元一三三零頃，歙縣人，一作休甯人，嘗學于陳櫟，隱居祁門山，潛心講學，學者稱道川先生，士毅著有作義要訣一卷，爲論經義作法。

倪

之書，又有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

【倪樸<sup>42</sup>】文卿，宋一一一四七頃，浦江人，居於石陵村，因以爲號，喜談兵說劍，恥爲無用之學，嘗應進士舉，紹興末（一一六二年）聞金人將南牧，擬上萬言書而不果，鄭伯熊、陳亮皆極稱之，後爲里人所搆，徙置筠州，久之赦還，以寒窶死，學者稱石陵先生，樸究悉用兵攻守險要，尤精地理，所著輿地會元、鑿轍錄，皆不傳，今存倪石陵書一卷，是他的雜文集，萬言書即載其中。

【倪城風雅<sup>43</sup>】二卷，清勞孺編，是編所錄皆陽信一縣之詩。

【倪國璉<sup>46</sup>】穗疇，一字子珍，清一七四五頃，浙江錢塘人，能彈琴，工畫山水，一七三零年進士，入翰林，官至給事中，國璉工詩，著有春及堂詩集四十三卷，凡竹立園集一卷，商隱山房小草一卷，橘山遊州二卷，文杏館集一卷，浮湍集一卷，楓花草一卷，松鱗書屋唱和詩一卷，庚子詩抄一卷，刻東遊州一卷，廬江遊州二卷，西江遊州三卷，南遊州二卷，湖南吟稿二

卷，燕雲集一卷，竹窗集三卷，滇行集八卷，春闈詩一卷，星沙泰使集二卷，潞河吟一卷，庚中南行集三卷，嘉陰書屋集三卷。

【倪岳】舜咨明——一四四至一五零一錢塘人。

卒年五十八。博綜經世之學。一四六四年進士。授編修。弘治中累官禮部尚書。改南京吏兵二部。還為吏部尚書。前後陳請百餘事。軍國弊政。剔抉無遺。又善斷大事。盈廷聚議。常決於片言。踰年卒。諡文毅。岳為文浩瀟流轉。不迫章琢句。著有清谿漫稿二十四卷。

【倪小】茁姑。清青浦女子。有斯堂吟。見青浦縣志。其詞王昶青浦詩傳收之。

【倪小野集】二十二卷。明倪宗正撰。此本康熙中其七世孫健宗所輯。

【倪燦】<sup>97</sup>閩公。號雁園。明——一六二七至一六八八江蘇上元人。卒年六十二。為諸生時。以淹雅著名。一六七七年舉人。十八年。召試「博學鴻儒」。列一等二名。授翰林院檢討。預修明史。所為藝文志序。與姜宸英刑法志序並稱傑作。卒于官。燦工於詩文。書法

亦秀絕一時。著有雁園等集。（清史列傳）

【鳧亭詩話】<sup>27217</sup>二卷。清會稽陶元藻撰。有道光刊本。

【鳧藻集】<sup>4</sup>五卷。明高啓撰。啓詩才籠罩一世。而古文則不甚著名。不失宋人軌範而已。有金氏刊本。正統九年刊本。許氏有舊鈔本。附叩舷集一卷。清雍正

戊申桐鄉金檀刊附詩箋後本。明刊本。

【勿齋集】<sup>27220</sup>二卷。宋楊至質撰。是集皆四六書啓。其文邊幅稍狹。而吐屬雅潔。猶有樊南甲乙集之遺。

【勿軒集】<sup>9</sup>八卷。宋熊禾撰。是集凡易學圖傳二卷。春秋通義一卷。四書標題一卷。詩文三卷。補遺一卷。為明天順中舊刊。猶為完帙。明天順癸未刊本。成化

二年刊本。正誼堂全書本。不全。許氏有明刊本。八千卷樓有明鈔附錄本。

【勿軒小草】<sup>9</sup>不分卷。清方壯猷撰。有鈔本。

【勿憚改齋續稿】<sup>9</sup>四卷。清太倉顧師軾撰。有光緒

繆氏刊本。在東倉書庫叢刻內。

【勿憚改齋吟草】<sup>6</sup>四卷。清太倉顧師軾撰。有光緒繆氏刊本。在東倉書庫叢刻內。

【仰山堂遺集】三卷。清香山黃紹統撰。有嘉慶刊本。在黃氏家集內。

【仰蕭樓文集】一卷。清張星鑑撰。有光緒六年刊本。

【仰節堂集】十四卷。明曹于汴撰。是集有高攀龍馮從吾序。其學問與二人相類。其詩文不及攀龍。於從吾可以肩隨。有清康熙癸卯門人呂崇烈刊本。乾隆間刊本。

【豹子頭】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豹子秀才不當差】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豹子和尚自還俗】一本。明周憲王有燉撰。雜劇。

【豹子今史自請俸】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豹子尚書謊秀才】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豹房秘史】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云。妖豔在

隋場豔史上。事多憑空結撰。

【豹皮詩集】清光緒間秦鍾嶽撰。

【豹隱堂集】清咸豐間趙蓮城撰。

【向子諲】伯恭，宋——一零八六至一一五三臨江

仰豹向

人。卒年六十八。元符初（一零九八年）以恩蔭補官。南渡初，歷徽猷閣直學士。戶部侍郎。罷。知平江府。他是在圍城中曾親率士兵與金人作戰，並且幾乎被亂兵所殺的人，所以後來金使將入境議和，他不肯拜金詔。遂以忤秦檜意而致仕。卜築于清江五柳坊，號所居曰薜林，自號薜林居士。既作七言絕句以紀其事，而復廣其聲為鷓鴣天。退閒凡十五年始卒。子諲所作詞，今有酒邊詞二卷（四庫總目）上卷曰江南新詞，皆南渡后作，多悲慨之詞；下卷曰江北舊詞，作于政宣間，多清麗之句。又有薜林家規。薜林集。【向子諲詞】晚年，忤觸秦檜，因遂致仕罷歸。卜築清江揚道故第，竹木池館，占一都之勝。又繞屋手置巖桂，顏其堂曰薜林，自號薜林居士。蓋嘗作詞以寄其慨焉。滿庭芳之序云：「巖桂風韻高古，平生心醉其間。昔轉漕淮南，嘗手植堂下。薜林此花為多，戲作是詞，當邀徐師川諸公同賦。」是後疊云：「酒闌聽我語，平生半是江北江南，經行處，無窮綠水青山，常被此花相惜，思共老，結屋中間，不因著薜林底事。」

遊戲到人寰。」又次調宋疊云：「中央孕正色，更留明月，偏照何妨？便高如蘭菊，也讓芬芳。翰與薜林居士，微吟罷，閒據胡床。須知道天教、物相伴，老家鄉！」又清平樂序云：「薜林之居，岩桂爲最。」詞曰：「幽花蕪外，心與薜林，綠髮相看今老矣。不作淺俗氣味，露葉凝生光，風梢泛泛飄香，稱意中秋開了，餘情猶及重陽。」（酒邊詞詠薜林之作甚多，難以遍舉。）彼其暮年生活，完全陶醉於此薜林之中了。

□子諱所著酒邊詞分爲二卷。前卷曰江南新詞，後卷曰江北舊詞。（詞人姓氏記爲四卷。）拿時間來說，江北舊詞應在前列，然而因爲江北之時，汴京繁庶，子諱生活其中，不過無聊地著些消遣歲月，鬚髯名士風流的艷詞而已。至如江南新詞，是他當着二帝被擄，兩京陷落，國破家亡，倉皇南渡，嘗受實際亂離痛苦生活以後的叫喊。他曾在被金兵圍困着的城裏指揮士卒死守孤城，撐持很久的時日；他曾在亂軍之中尋生覓活，幾至被殺。他的生活之在這時，不特繁複，而且受的激刺很深，再不能有像前朝那

樣無聊與消閑了。於是憤激之詞，奔騰而出。子諱知道詞之所貴者不在彼而在此，故特先南而後北，胡道堂曰：「觀其退江北所作於後，而進江南所作於前，以枯木之心，幻出葩華，酌元酒之尊，棄置醅味，非染而不色，安能及此！」（酒邊詞序）變綺艷而爲豪放，才真是他的成功呢？（江北舊詞非能代表子諱者，此處姑不涉及也。）高宗建炎五年，彼於番陽道中作阮郎歸云：「江南江北雪漫漫，遙思易水寒；同雲深處是三關，斷腸山又山！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難！頻聞遣使報平安，幾時鸞輅還！」其傷時憂國，可謂慨乎其言之矣！又如清平樂詠木犀贈韓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散入千岩秋色裏，不耐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薜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說者以爲子諱之詞，長調豪放其實乃大不然。洞仙歌如「碧天如水，一洗秋容淨，何處飛來大明鏡？誰道斫却桂，更應光輝，無遺照，寫出山河倒影！人猶苦餘熱，肺腑生塵，移我超然到三境。」（前疊）之類，雖是豪放，但究不如阮郎

歸等詞之磊落也。鷓鴣天詠上元末尾說：「而今白髮三千丈，愁對寒燈數點紅。」亦自壯健可嘉。豪放之詞，他人優於長調，子諱長於小令，此其特點，從可知已。胡致堂曰：「蘇林居士步趨蘇堂，而嘖其哉者也！」審味此言，可以知其風格之所自。高宗紹興壬申年春（一一五二年）蘇林瑞香盛開，子諱爲減字木蘭花以賦之云：「斜紅疊翠，何許花神來獻瑞？翠衣裳，割得天孫錦一機！真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著意遮圍，莫放春光造次歸。」其年三月十有六日辛亥，子諱長逝，此詞蓋乃絕筆也。豈亦「米顛」所謂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毛晉語意）者耶？

【向秀】<sup>20</sup>子期，魏至晉——約二二一至三零零間河內懷人。竹林七賢之一。清悟有遠識。少爲同郡山濤所知。又與嵇康、呂安善。康被殺，作思舊賦以寄哀。後爲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秀雅好老莊之學，註莊子妙行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近世通行的郭象註莊子，

向

相傳大半竊自向秀所註。（說見世說新語）可是這個公案，至今還沒有人加以判定。有文集二卷。（隋書經籍志注）

【向秀成公綏之駢文】自晉以來，時並習易，文人用字，率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是以華辭俳語，絕無深采之流，然亦未可一概論者，其時向子期感吹笛之好音，成公子安喻長獻之奇妙，著爲賦篇，並有拔俗之韻。讀秀思舊賦，其言曰：「將命適於遠京，今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舊跡兮，歷窮巷之空廬，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唯古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馬如。」秀之文爲懷嵇康呂安而作也。其以黍離麥秀興感，當陳留之後，經山陽之國，其猶宗周既滅，追溯殷亡，倒用亦有爲也。曰懷今則所感不獨在嵇呂矣。論者猶謂太康之頃，絕少造情之作，試觀是作，意緒綽逸，直可媲美建安。又讀子安嘯賦，其言曰：「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

佛鬱銜流，參諱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而其動於穹蒼，清颺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潤濁。一緩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洵足與嵇之琴，潘之笙，稱異曲而同工焉。文選別立音樂一門，而附是篇於瑟琴，潘笙之後，良有以也。晉初之文，龔玄尚存，潘陸以降，織詞漸縟，奇情畢呈，執此以例彼，舉凡晉人奏議論述，亦莫不日趨於偶，日趨於繁，略舉數人於此，亦可見當時駢體之概焉。<sup>12</sup>

【向師隸】伯常清——約一八零一至一八五一間。湖南溆浦人。卒年三十一。生平不詳。工古文辭。

【向大人征南京】河南流行俗曲。三樂堂木刻本。

【向日堂詩集】清陳寅撰。

【向鎬】豐之宋——一一九頃河內人。工詞，著有樂齋詞（一作善樂詞）一卷。（文獻通考）

【向鶴詞】他和黃庭堅一樣，也頗喜用當時的白話寫詞，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sup>13</sup>

【向敏中】常之（一作長之）後漢——九四八至一

零一九開封人。卒年七十二。（歷代名人年譜據宋史本傳作卒於天禧四年三月。此從三續疑年錄據琬珠集下）九八零年第進士。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吉州。後出知廣州。復召爲工部郎中，以廉直超擢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真宗朝，拜右僕射，門閤寂然，宴飲不備。帝聞之，歎曰：「敏中大耐官職！」以年老多疾，屢辭不許，竟卒於官。諡文簡。敏中著有文集十五卷。（宋史本傳）

【個雅雪園詩鈔】清鄒湘撰。

【御龍子集】七十七卷。明范守己撰。詩文刻意摹擬。斧鑿之痕不化。

【御雪豹】一本清朱佐朝撰。傳奇。

【御製文三集】十六卷。清高宗撰。有嘉慶殿本。

【御製文初集】三十卷。清高宗撰。清于敏中編。有武英殿刊本。

【御製文初集】十卷。清宣宗撰。曹振鏞編。有殿本。

【御製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清聖祖撰。有雍正十年殿本。

四集三十六卷。清聖祖撰。有雍正十年殿本。

【御製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清聖祖撰。有雍正十年殿本。

【御製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清聖祖撰。有雍正十年殿本。

【御製文初集】四十卷。二集五十卷。三集五十卷。四集三十六卷。清聖祖撰。有雍正十年殿本。

【御製文餘集】六卷。詩餘集十二卷。清仁宗撰。有殿本。

【御製文餘集】六卷。清高宗撰。有殿本。又一本。二卷。詩餘集六卷。有武英殿本。

【御製詩文集】十六卷。清穆宗撰。有同治殿本。

【御製詩文十全集】五十四卷。清高宗撰。有光緒福州修補本。在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內。

【御製詩文全集】三十四卷。清高宗撰。有武英殿聚珍本。

【御製詩二集】六十四卷。清仁宗撰。有殿本。

【御製詩集】十卷。二集十卷。清聖祖撰。有康熙吳門宋氏校刊本。

【御製詩初集】二十四卷。清宣宗撰。曹振鏞編。有殿本。

【御製詩初集】四十八卷。清仁宗撰。有殿本。

【御製詩初集二集三集】二百三十一卷。清高宗撰。清于敏中編。有武英殿本。

【御製詩四集五集】二百卷。清高宗撰。有武英殿

本。

【御製詩餘集】二十卷。清高宗撰。有武英殿本。

【御製避暑山莊圖詠】二卷。滿字避暑山莊圖詠二卷。清高宗撰。有武英殿朱墨本。又一本。二卷。清于敏中編。有武英殿本。

【御製盛京賦】一卷。清高宗撰。有武英殿朱墨本。

【御製全韻詩】五卷。清高宗撰。有彭氏重刊本。

【御製全史詩】六十四卷。清仁宗撰。有殿本。

【御袍恩】一本。清邱園撰。傳奇。

【御史臺趙堯辭金】一本。元高文秀撰。雜劇。

【御墨樓詩集】清劉正宗撰。

【御賜詩章】一卷。清高宗撰。有乾隆刊本。在朱文端公著述內。

【御覽詩】一卷。唐令狐楚編。是編乃憲宗時奉敕選定。所取皆近體詩。間有樂府古題。有汲古閣本。

【御覽集】一卷。清漢陽葉志詵撰。有原刊本。

【御覽集】四卷。清平湖沈初撰。有原刊本。

【修齋堂詩集】清道光間李承烈撰。

修

【修文記】<sup>004</sup>一本。明屠隆撰。傳奇。

【修詞鑑衡】<sup>07</sup>二卷。元王構編。是書上卷論詩，下卷論文，皆採宋人詩話及文集說部為之，然去取頗為精密。有指海本。

【修辭餘鈔】<sup>20</sup>一卷。清歙縣程瑤田撰。有嘉慶原刊本，在通藝錄內。

【修行豔】<sup>21</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修凝齋集】<sup>3718</sup>六卷。清山陽阮鍾瑗撰。有道光活字本。

【修潔堂初稿】<sup>3719</sup>一書楷撰。

【修吉堂遺稿】<sup>4</sup>二卷。清吳興徐元正撰。有原刊本，附蘋村類稿後。

【修本堂稿】<sup>5</sup>五卷。清番禺林伯桐撰。有道光三十四年刊本，在修本堂叢書內。

【修曠廬詩集】<sup>60</sup>清光緒閻白永撰。

【修睦】<sup>64</sup>唐光化中為洪州僧正，與貫休、處默等為詩友。金唐詩錄存詩二十首。

【修竹軒且然集】<sup>832</sup>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已名佚。有

鈔本。

【修餘堂集】<sup>887</sup>二卷。清晉安林兆蕙撰。有道光刊本。  
【角山詞】<sup>27227</sup>一卷。清天門張其英撰。有道光刊本，在楚四家詞內。

【傷梅香翰林風月】<sup>27227</sup>在元曲選庚集下。此劇情節全與西廂記同。不過張生在這里是白敏中，鶯鶯改為小蠻，紅娘是樊素而已。

【躬恥齋文鈔】<sup>27227</sup>二十卷。清會稽宗綬辰撰。有咸豐越峴山房刊本。

【躬恥齋詩文全集】<sup>04</sup>四十七卷。清會稽宗綬辰撰。有咸豐越峴山房刊本。

【躬恥齋詩選】<sup>3</sup>清宗綬辰撰。

【躬厚堂集】<sup>7</sup>十四卷。清平湖張金鏞撰。有同治刊本。

【戶齋文集】<sup>27227</sup>八卷。清張穆撰。有壽陽祁氏刻本。

【象山文集】<sup>27232</sup>六卷。宋陸九淵撰。舊本題九淵門人傅子雲編，首卷為年譜，次卷為講學語錄，後四卷為詩文，末附以論議行狀。



【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語集四卷。宋陸

九淵撰。是集前十七卷為書，十八卷為表奏，十九卷為記，二十卷為序贈，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為雜著，二十五卷為詩，二十六卷為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

卷為墓記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試之文。語錄四集，本於集外別行，此編亦並附。集末有明正德辛巳撫州刊本，嘉靖辛酉刊本，清康熙中陸氏重刊本，又明周希旦刊本六卷，年譜附錄一卷，天祿目元板

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清雍正中青田書院刊本，明刊語錄本。

【象載瑜】樂府郊廟歌郊祀歌篇名。漢書二十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象棋】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像生饜】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轂又杆】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佟九玲借當】又名金環記。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佟世南】梅岑。清滿洲人。有東白堂詞一卷。

像 蘇 佟 侯

【佟世思】儼若，一字葭沚，又字退庵，清——一六五

一至一六九二漢軍正藍旗（一作遼東）人。卒年四十二。康熙間以蔭生為臨賀知縣。調思恩。世思著

有與梅堂遺集十二卷，凡詩十卷，詞一卷，雜文一卷，末附耳書一卷，皆記所見聞荒怪之事，分人物、神、異四部。鮮話一卷，專記恩平之風土。

【侯方域】朝宗，明——一六一八至一六五四河南

商邱人。卒年三十七。性豪邁，多大略。明末，隨父恂居京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稱「四公子」。福王時，為阮大鍼所搆，走依高傑得免。一六五一年中式副榜。嘗游吳下，將刻集，集中有未完稿之文，皆一夕成

之，與魏禧、汪琬並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則才人之文。著有壯悔堂文集及四憶堂詩集（清史列傳）

【侯方域文】朝宗少年縱情聲色，慷慨尚意氣。時

懷甯人阮大鍼，本為魏忠賢義兒，忠賢敗後，大鍼匿居南京，暗中運動復出用事，為當時名士陳定生、吳

次尾等反對，昌言攻擊。大鍼知朝宗與兩人為友，便

文 —— 二 —— 八五九

託人聯絡朝宗，藉此交接兩人，而被朝宗所拒絕。其時大鍼<sup>2</sup>有優伶，能演大鍼所撰燕子箋，適諸名士因試事集於南京，朝宗置酒高會，徵阮家伶人演戲。大鍼甚喜，以爲有機可乘，便吩咐伶人去演戲，一面叫他僕人去探聽消息。方開演時，諸人都稱好，阮僕歸報大鍼，大鍼益喜。後來談到時事，便大罵大鍼不絕口，大鍼聞信大怒，而尤恨朝宗等三人。後來福王立於南京，大鍼用事，欲盡殺黨人以報舊怨，捕定生入獄，次尼亡命，朝宗連夜出走，渡江依鎮帥高傑，而免當大鍼想聯絡朝宗時。朝宗方戀一妓女李香君，香君知書，有俠氣，鄙夷大鍼而傾倒朝宗。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即搬演南都覆亡的故事，而以侯朝宗、李香君爲重要角色。朝宗「散文」豪邁不羈，極爲當時人所推重。王士禛云：「近日論古文，率推侯朝宗爲第一，遠近無異詞。」邵是蘅云：「朝宗爲韓、柳之文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然同時也有人說他過於草率。金左祖云：「朝宗已自成一，家惜得名差早，未暇鍊句耳。」杜濬云：「朝宗後出

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不老。」清初人多推重朝宗，而後來便以侯、魏、汪三人並稱。四庫書目提要云：「侯方域之文，才人之文，魏禧之文，策士之文，汪琬之文，儒者之文。」此言甚確當。1028

【侯瑾<sup>1</sup>】子瑜，漢——一九零年頃敦煌人。少孤貧，依族人居。性好學，爲人傭，作得資，暮還，燃薪而讀。常以禮自守，不欺暗室。州郡累召，公車以有道徵，並稱疾不到。後徙入山中，靜思著述。西河人敬其才，不敢呼名，皆稱爲侯君。瑾曾作矯世論，以譏刺當世。又以莫知於世，作應賓難，以自寄。又葉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于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

【侯<sup>25</sup>】<sup>25</sup>靖詞五種】五卷。清陽湖吳唐林撰。有光緒十一年刊本。

【侯<sup>2</sup>】<sup>2</sup>靖集】十卷。賞番圖百詠詩一卷。清臨川李友常撰。有靜香閣刊本。

【侯<sup>2</sup>】<sup>2</sup>靖錄】八卷。宋趙今時撰。是書採錄前輩遺事及詩話文評，皆斐然可觀。有裨海本，說郭本，知不足

齊本，明刊本。

【侯白】<sup>26</sup>君素隋——五八一項魏郡人。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悅不持威儀，好爲俳諧雜說，人愛狎之。文帝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感傷其薄命，而作有旌異記十五卷。（隋書本傳）

【侯寘】<sup>30801</sup>彥周，宋——一四七項東武人。昆說之一作謙之一之甥。紹興時，以直學士知建康。所交多當時名流。寘著有嬾窟詞一卷。（文獻通考）以婉約嫺雅勝。

【侯寘詞】他的詞多半是和韻，次韻，再用韻，送餞某人壽某人的應酬作品。只有幾首詞是由自己創作的，如菩薩蠻湖上即事：「樓前曲浪歸橈急，樓中細雨春風濕。終日倚危欄，故人湖上山。高情渾似舊，只枉袁陽瘦。薄晚去來休，裝成一段愁。」又風入松調西湖戲作：「少年心醉杜韋娘，曾格外疎狂。預約西湖上，共幽深、竹院松莊。愁夜黛眉顰翠，惜歸羅帕

分香。重來一夢繞湖塘，空煙水微茫。同心眼底無蘇小，記舊遊、凝佇淒涼。入扇柳風，殘酒點衣，花雨殘陽。——這都是風流閑雅的小詞，真是在「南宋諸家中，不能不推爲作者」。（紀昀語）

【侯寶盜甲記】<sup>30806</sup>參看過惡傳條。

【侯濤山房吟草】<sup>34</sup>十二卷。清鄞縣謝佑琦撰。有道光四川洪雅縣署刊本。

【侯克中】<sup>40</sup>正卿，號艮齋，元——一二七九項真定人。卒年九十餘。幼喪明，聞羣兒讀書，即能默記。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遊詣。既而悔之，以爲刊華務實，莫先于理，乃專研易，作大易通義。其餘事迹不詳。克中的著作詩有艮齋詩集十四卷，（四庫總目）一曲有燕子樓雜劇，一錄鬼簿，一今皆存。尚有散曲，則散見于陽春白雪、太平樂府等選本中。

【侯芝】<sup>44</sup>香葉，自稱香葉閣主人。清——一八零八項人。幼工翰墨，常患病。自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一起專改彈詞。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又改成四種。今所存者，有再生緣八十四，係改陳端生原作。

玉馴緣三十二卷。二百三十四回；再造天條續再生緣的創作，凡十六回；錦上添花係拚合錦箋緣、金冠記二種而成，凡四十八回，亦作二十四回。（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侯夫人】隋——至六一零左右時人。有美色，為煬帝宮女。以不得選入迷樓，作詩自經死。煬帝見詩，反覆傷感，又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李。」乃急召中使許廷輔至，責之曰：「向遣汝入后宮擇女入迷樓，何故獨棄此人？」乃今就獄，賜自盡厚葬夫人。一按侯夫人事見宋人迷樓記事之有無不可知。但其詩往往見諸各選集，故不能不編入之。夫人詩有自感三首，看梅二首，雜成遺意，自傷各一首。（見迷樓記）

【侯氏詩】唐邊將張揆妻。夫揆防戎十餘年不歸，侯為詩，續作龜形，詣闕上之。武宗覽詩，遂勅揆還鄉，并賜侯絹三百匹。詩哀宛動人，宜乎其能感武宗而還夫婿也。

【傑玉立】世玉，元——一三三一頃其先，回紇人居

傑犂河上，因以傑為氏。延祐進士。至正中，為泉州路達魯花赤，考求圖志，搜訪舊聞，成清源續志二十卷，後遷海南道肅政廉訪使。玉立工詩，著有世玉集，（元詩選）

【將進酒】樂府鼓吹曲鏡歌篇名。陳旌此燕飲之詩也……凡九句。樂府解題古詞曰：「將進酒，乘大白。」大略以飲酒放歌為言。

【假金牌】北平流行俗曲（椰子腔）

【殷文圭】字表儒，小字桂郎，唐——九零四頃池州青陽人。初居九華，刻苦於學，所用墨硯，底為之穿。唐末，詞場請托公行，僅文圭與遊恭獨步場屋。八九八年及第，為裴樞宣諭判官，記室參軍。朱全忠、錢鏐交辟均不就。田頌置田宅迎其母，以甥事之。待文圭以上客禮，故頗為盡力。頌敗，事揚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文圭作詩甚多，有登龍集、冥搜集、筆耕詞、冰縷錄、從軍稿等集。（新唐書志僅錄詩學一卷。此從唐才子傳）

【殷文學】殷朝六百多年底文學，也是以湯開其

基。他做得有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共祇有三句，每句祇有三字，又祇有一個字爲韻。從前沒有這個例，後世也沒有別底東西可以相比的。湯作得有湯誓，也是出征底文字。史記有湯誥一篇。京房易傳湯有嫁妹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看此文，早有重男輕女的風了。當時底文章家，皆是站在要路的，如殷底作者，前有伊尹仲虺，中有咎單伊陟，後有微子箕子。汝鳩，汝方，伊訓，肆命，徂后，太甲訓，咸有一德，是伊尹做的。仲虺做得有誥，明居，沃丁，是咎單做的。咸艾，太戊，原命，是伊陟做的。父師，少師，誥，是微子做的。洪範，是箕子做的。洪範是一部講求治道的書。麥秀歌，是箕子朝周，經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大爲悲傷，欲哭也不好，欲泣又嫌其近於婦人，乃做此詩以歌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伯夷叔齊，見得殷朝亡了，恥不食周粟，采薇於首陽山，竟餓且死。做得有采薇歌，其詞曰：「登彼

殷

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吾安適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這兩個歌底文詞，非常悲美可愛，含義最深，爲後世寓意詩底發端。又可說是殷朝一代文學底殿軍。

【殷雲霄】近夫，明——約一四七六至一五二一，間壽張人。卒年三十七。一五零五年進士官至南京工科給事中，政事多務清簡。武宗納有娠女子馬姬，雲霄偕同官疏諫，以峭直稱。雲霄有志詩文，才情富贍，爲「十才子」之一。撰有石川集四卷。

【殷頑志】此書未見。據小說小話引。記大嵐山朱三太子一念和尚之變，而於各處舉義旗者多不及名殊未稱。

【殷融】洪遠，晉——三零零陳郡人。桓彝見而歎美之。善清言，兄子浩每與之談，有時而屈。爲司徒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不以世事自縛。累遷吏部尚書，太常卿。卒。融著有文集十卷。（隋書，書經籍志）

【殷琰】敬珉，晉——四一五至四七三陳郡長平人。卒年五十九。和雅靜素，少爲文帝所知，遇與琅琊王

景文相埒。永光初，累官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晉安王子勳反，以琰爲建武將軍，豫州刺史。明帝知琰內逼，杜叔寶等無反意，宥罪，勳降。至於再三，子勳敗，琰乃降。官終少府給事中。琰著有文集八卷。《隋書志》作七卷。此從《兩書志》。

〔殷仲文〕<sup>25</sup>仲文，晉——至四零七陳郡人。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荐于會稽王道子，即引爲驃騎參軍。桓溫妻以女，累官至新安太守。再投桓玄，爲諮議參軍，禮遇隆重。玄叛變失敗，仲文復歸朝，由尚書遷爲東陽太守。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至此意愈不平。義熙中（四零七年）以與路球等謀反，爲劉裕所誅。仲文善著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說他：「若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意思是說他著文甚多而讀書太少。有文集七卷。《隋書》、《唐書》經籍志）。

〔殷仲堪〕<sup>4</sup>晉——至三九九陳郡人。殷融之孫。能清言，與韓康伯齊名。調補佐著作郎，謝玄請爲參軍。又爲長史，領晉陵太守。父病，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

淚，遂眇一目。父喪服終，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授都督荆、益、甯三州軍事，鎮江陵。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附之。安帝時，與桓玄戰，兵敗，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於柞溪。仲堪與從兄覲均以擅文學著名，各有著述。仲堪著有文集十二卷。《唐書經籍志》作十卷。此從《隋書志》。纂有雜論九十五卷。

〔殷仲春〕<sup>5</sup>方叔，明——一五九六頃秀水人。嘗慕王績爲人，故自號東臯子。隱居教授，又精于醫，得錢則入市買斷爛書讀之。卒，陳繼儒爲作墓誌。仲春著有《棲老堂集》一卷，原有詩千餘首，此本僅存什一。

〔殷仲春詩〕仲春隱居郭西，躬耕度日。暇時便吟詩自遣。陳仲醞（繼儒）贈詩云：「卻羨白頭殷處士，鶴鳴聲裏獨耕田。」方叔雖不以能詩著稱，然在當日詩人中品格高於「公安」、「竟陵」諸人。<sup>1023</sup>

〔殷覲〕<sup>26</sup>（一作顛）字伯通，晉——至約三九八陳郡人。殷融之孫。性通率有才氣，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南蠻校尉，蒞政清明，政績肅舉。

仲堪將與兵內伐，覲密謀，仲堪不從，遂以憂卒。追贈冠軍將軍。覲著有文集十一卷。（隋書經籍志注）

【殷嶧】<sup>367</sup>桐高，清——一六九二頃高郵人。卒年九十。少以駢體擅場，尤精詩學。田雯督學江南，最所激賞。因高才異等，貢入太學。期滿當授職，未肯遽出，足踏錯闌，報罷者屢。謁選得太原令，不善事上官，免歸家。居十餘年。卒。嶧著有竹粟山莊詩鈔。

【殷叔獻】<sup>27</sup>晉——三七三頃陳郡人，殷覲之弟。生平事迹不詳。（按晉書殷覲傳末云：「叔獻別有傳。」）但偏查晉書全書，無叔獻傳，或今本晉書有缺佚之故。一叔獻著有文集四卷。（唐書經籍志作三卷。此從隋書志）

27247—27247  
【殷淳】<sup>30</sup>粹遠，晉——四零三至四三四陳郡長平人。卒年三十二。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四二三年）為祕書郎，衡陽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黃門侍郎。以父老特聽還家。淳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捨棄。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四十卷，又有文集三卷。（隋志注作二卷。此從兩唐書志）又纂婦人

殷

集三十卷。（隋書、唐書志）

【殷浩】<sup>34</sup>深源，晉——？至三五六陳郡長平人。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每與浩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為風流談論者所宗。建元初，（三四三年）徵為建武將軍、石虎死，以浩為都督揚、豫、兗、青、五州軍事。浩以定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會姚襄反，浩遣將擊之，軍敗，廢為庶人，口無怨言，惟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大概他此時已患精神病，觀後來事可知）後桓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作答書，慮有謬誤，閉門者數十，竟以空函送達。大忤溫意，由是遂絕。卒後，追復本官。浩著有文集五卷。（唐書經籍志、隋書志作四卷）

【殷遙】<sup>37</sup>唐——七三五頃丹陽人。生天寶間，任為忠王府倉曹參軍。與王維結交，同慕禪寂。家貧，死不能葬，一女才十歲，僅知哀號，有憐之者，贈贈埋骨石樓山中，遙工詩，詞彩不羣，而多警句，杜甫嘗稱許之。有詩集傳於世。

文——二——八六五

【殷士儋】<sup>40100</sup>正夫，號棠川明——？至一五八二歷城人。一五四七年進士。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高拱專政，屢加排擠，避避以歸。築室於濼水之濱，以經史自娛。卒，諡文莊。學者稱棠川先生。士儋與李攀龍等遊。撰有金與山房稿十四卷。

【殷奎】<sup>40104</sup>孝章，號強齋，元——一三五四頃崑山人。從揚維禎受業。學行純正，為當時所重。洪武初，（一三六八年）以薦，授州縣職。因母老請近地，除咸陽教諭。念母致疾，卒門人私諡文懿先生。奎積學，勤於纂述。著有強齋集十卷，又有道學統繫圖、家祭儀、陝西圖經、關中名勝集、崑山志、咸陽志。

【殷堯藩】<sup>402</sup>唐——八二七頃蘇州嘉興人。（唐才子傳云：秀州人）性簡靜，美風姿，工詩文，好山水。嘗曰：「一日不見山水，便覺胸次塵土堆積，急須以酒澆之。」遊韋應物之門，分契莫逆。元和中，舉進士第，辟李翱長沙幕府。後為長樂令，有治績。與馬戴、沈亞之為詩友，酬答甚多。仕終侍御史。堯藩著有詩集一卷。（新唐書藝文志）

【殷墟甲骨文】<sup>41</sup>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一說二五年）在河南湯陰縣城附近小屯村所發掘的刻在獸骨、龜甲上的文字。此項甲骨，大的尺餘，小的數分，有數萬片之多少的一二字，多的至數百字。當時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字廉生）因其所發掘之地為殷故墟，而斷其所刻為殷時用於卜筮的刻辭。所發掘的甲骨，大半歸於羅振玉與劉鐵雲之手（各約四千枚以上）都出了拓本與考證。其他散失於日本及歐美底學者，學校、博物館等處也極夥。<sup>41</sup>

【殷芸】<sup>44</sup>灌蔬，宋——四七一至五二九陳郡長平人。卒年五十九。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時，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歡賞。齊永明中，為宜都王行參軍。梁天監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普通末，直東宮學士省。卒於官。芸作有小說三十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均作十卷。此從隋志注）



【殷都】無美，號斗墟，明——一五九六頃嘉定人。工散曲，官兵部侍郎，常持御史中丞節，出撫郟口。曲品云：「殷部郎觸目琳瑯。」

【殷曠之】晉——三八六頃陳郡人，殷仲堪之次子。有父風，仕至剡令。著有文集五卷。《隋書經籍志注》

【殷景仁】晉——三九零至四四零頃陳郡長平人。卒年五十一。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妻以女。初為劉

毅後軍參軍，復為劉裕太尉行參軍，歷黃門侍郎。文帝初，遷侍中，與王華等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凡朝政大小，必密函問之。累遷尚書僕射，劉湛與之有怨，欲劫殺之。帝遷景仁於護軍府密近，卒無恙。後奉詔誅劉湛，並代彭城王義康為揚州刺史。忽患精神病，或以為劉湛為祟，以是卒。諡曰文成。景仁著有文集九卷。《隋書經籍志注》

【殷岳】宗山，一字伯嚴，明——一六零三至一六七

零直隸鷄澤人。卒年六十八歲。明舉人。京師陷，入西山，與弟淵謀舉義。淵被逮，岳匿申涵光處得免。清順治初（一六四四年）除睢甯知縣，騎驢之任。申涵光

移書勸之，慨然罷歸，仍騎驢還，不持一錢。居鄉名小岩茅屋三楹，幽廓曲檻，與涵光唱和相樂。後南遊福州，客死。岳能詩，所作惟古體。有留耕草堂詩一卷。《清史列傳》

【殷開禮】唐——？至六二二左右京兆鄠人。有文

學。武德中為太子中舍人，修梁史，未就而卒。開禮著有文集十卷。《舊唐書志》作一卷。此從新唐書志。

【殷駢文】商湯之興，四征弗庭，所謂「東征西夷

怨，南征北狄怨。」詞意已成對待，其誓辭所謂「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斃汝。」其詞意亦對待也。至於仲虺之誥所謂「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意固對待，詞尤工整。論者謂其不免繁複，駢拇枝指，非古文對待之意。然則典謨所謂「允恭，克讓，知人，安民。」亦義之駢枝邪。盤庚三篇最為詰屈，犛牙，句法奇變，長短參差，亦間有對待整齊者，如謂「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又如「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皆對待之義者也。第不若古文尚書對待句多用四字六字耳。說命三

篇，上篇之「舟楫霖雨」，中篇之「甲冑不裳」，下篇之「鹽梅麴蘖」，凡有引喻，必用排疊句法。所謂古文者，不若今文盤庚之最古而可信者也。推其意以爲殷人尚質，所作文告不能不屏去駢飾，且各國亦不同殷之方言，欲使民喻茲意，止須直達其意所欲吐而已。不知書垂典誥，匪唯耀采，抑且和聲。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方各異言，言各異聲，欲求統合，舍文曷取？商雖尚質，波瀾莫二，羣言之祖，排偶尤繁，匪曰直朴無華，遂稱復古也。

【殷鑄金】素月，清臨安女子。有寒香館詩稿，見杭郡詩三輯。

【解】解的起源，到底創始於甚麼人，知甚麼時代，古書上一時無考證可尋，揚子雲的解嘲，是一篇「諷論」——論體中的一類——的文字，並不是後世所傳的「解」體文。我嘗按考字書：「解，判也；緩也；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爲解也。」劉彥和謂：「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所以能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到後來，私家的著述，或者因一字一義，世人有所

疑惑，於是便做了一編「解」來說明牠。例如韓退之的獲麟解，王半山的復讎解，都是「解」體的正工文字。其後又有以經出題而作「解」的，便名牠曰「經解」。這種體裁，是唐朝以後始有的。至於「解」的體例，是專以「講釋解剝」爲要件，和「說」的體例，沒有甚麼大的差別。

【解】徐增而庵詩話上說：「聖嘆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嘆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耳。然當世已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又說：「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即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換筵席，顛轉賓主。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此所謂「解」，乃從古樂府來，費錫璜漢詩總說上說：「樂府之

有解，何也。自是歌調中節奏。如竹之有節，合之則爲一竿，分之則爲數節，實是一竹。一律詩八句，每四句分爲一解，實在是一種極不合理的辦法，因爲每首律詩，斷乎不能成爲這樣的刻板文章。而徐增又引申其說，以爲前解（前四句）如一人請二十七人，後解（後四句）如二十七人合請一人，看去像是說得很巧，按其實際，直不知所云。

【解破集】一卷。明鄧雲霄撰。該集多仿王孟之音，而韻深厚，則未及古人。

【解熊】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解縉】大紳明——一三六九至一四一五吉水人。

卒年四十七。一三八八年進士。授庶吉士。嘗草疏萬言，指斥時政，帝稱其才，改御史。以其年少，令還家。進業。太祖卒，縉奔喪至京，有司劾非詔旨，謫河州衛吏。用薦召爲待詔。燕王即位，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等入直文淵閣，預機務。累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爲漢王高煦所讒，出爲廣西參議。既行，爲李至剛構，改交趾。高煦又陷以他事，被逮下獄死。縉嘗與

解

黃淮等救撰古今列女傳；又有文毅集十六卷。

【解縉詩】先是他上封事說：「陛下好觀韻府雜書，鈔輯穢蕪，略無文彩。若喜其便於檢閱，願集一二儒英，隨事類別，勒成一經。」其後成祖修永樂大典，他實爲總裁官。惜大典到現在十不存一了。他的詩稿，也多出於後人竄亂，今所存者，亦真偽相半。然他才氣放遠，當時有才子之目，雖詩無全稿，真偽相半，而其中佳句間存，亦復不減作者。如西行一首，逸情勝概，可以想見他的風流人豪。

【解的開的連環扣】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繪譜木刻本。

【解春文鈔】十二卷。清馮景撰。有刊本，在抱經堂叢書內。

【解春集】七卷。清錢塘馮景撰。有原刊本。

【解春集詩文鈔】十七卷。清錢塘馮景撰。長洲彭紹升選。有抱經堂刊本，原刊本在抱經堂叢書內。

【解頤新語】八卷。明皇甫汈撰。是編乃其說詩之語。

<sup>27257</sup>【伊望秋吟】一卷。清錢塘袁弘譽撰。附友士秋吟一卷。徐秉仁撰。有原刊本。

【伊秉綬】<sup>4</sup>組似號墨卿。清——一七五四至一八一五福建甯化人。伊朝棟之子。卒年六十二。幼稟庭訓。又從陰承芳。李光地。蔡世遠遊。一七八九進士。改刑部主事。擢員外郎。出知廣東惠州府。懲治豪滑海盜。建豐湖書院。民爭頌之。再為江蘇揚州知府。亦有善政。寓居於黃氏園。時與名流相倡和。人得其一詩一字。以為至寶。性孝。營秋水園供母游憩。未成而母卒。改為家塾。又捐義田二百石。以贍族人。秉綬工詩古文詞。又善分隸。與同時桂馥齊名。受知於朱珪。紀昀亦甚推重之。著有留春草堂詩七卷。及攻其集。坊表錄。修齊正論。（均清史列傳）

【伊濱集】<sup>3</sup>二十四卷。元王沂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沂歷躋館閣。多居文字之職。廟堂著作。多出其手。所作詩文。春容和雅。具有典型。

【伊蒿室詩文集】<sup>44</sup>八卷。附詩餘一卷。清盱眙王效成撰。有望三益齋刊本。

【伊蒿室詩餘】一卷。清盱眙王效成撰。有望三益齋刊本。在伊蒿室詩文集內。

【伊蒿室集】<sup>2</sup>清王效成撰。

【伊朝棟】<sup>47</sup>用侯。清——一七二九至一八零七福建甯化人。卒年七十九。一七六九年進士。歷遷刑部郎中。治事勤恪公正。後官至光祿寺卿。朝棟少受業於雷鏞。通程朱之學。為蔡世遠所稱。為詩尤有高韻逸氣。所著有賜硯齋詩鈔四卷。南窗叢記八卷。（均清史列傳）

【伊園詩文鈔】<sup>6</sup>七卷。清閩縣王景賢撰。有三山王氏刊本。

【伊園詩鈔】<sup>8</sup>清同治閩王景賢撰。

【伊人集】一卷。附寄吾廬稿一卷。清長沙姚放來撰。有道光巾箱本。

【詹應甲】<sup>27261</sup>湘亭。清——一七九五頃江蘇長洲人。舉人。應試白門時。曬女伶梁馨兒。馨兒本吳人。謀歸吳。事應甲。志未諧而卒。應甲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于虎邱再來亭之西隅。王夫人曹墨琴誌其墓。沈

起風爲譜千金笑傳奇，付之樂部。應甲亦工散曲，有中秋閣中望月雙調新水令一套，描繪盡致，感喟無窮，不獨爲數百年科場瑣況，留一鴻爪，亦代向日千萬讀書人一吐塊壘。嘉慶間，校訂明朱應辰淮海新聲。

【詹敦仁】君澤，唐固始人。初隱仙遊，後爲青溪令。全唐詩錄存詩六首。

【詹正】可大，一號天游，元郢人。官翰林學士。其寬震中序第一一詞係詠古鏡，蓋天游於至元間，監醮長春宮，見羽士大室古鏡，狀似秋葉，背有金刻宣和御寶四字，因賦此闕也。天游諸作，如三妹媚題云：古衙舟子謂曾載錢塘宮人。齊天樂題云：贈童甕天兵後歸杭。其故國之思，時流露於筆墨間，蓋亦由宋入元者矣。278

【詹詹集】一卷。清錢塘汪振甲撰。有光緒十三年汪氏長沙刊本，在叢睦汪氏遺書內。

【詹詹吟稿】四卷。清丹徒章性良撰。有康熙原刊本，影印本。

詹

【詹初】<sup>37</sup>以元，（一作子元）宋——一二三一項休寧人，始爲縣尉，以荐入太學爲學錄，上疏請辨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忤韓侂胄罷歸，遂入廬山不仕。初著

有流塘集二十一卷，燬于火。今僅存寒松閣集三卷。

【詹洋】<sup>39</sup>少華，明——一五三五頃玉山人。一五二一年進士，官至禮部給事中，乞養歸。洋嘗從章懋游，以講學自任，其詩文亦別爲一格，有少華集四卷。

【詹事講】明甫，別號養貞，明——一五九二頃江西安樂人。一五七七年進士，從羅洪先遊，傳姚江良知之學。官至北直隸提學御史。事講有養貞集三卷。

【詹時雨】<sup>6</sup>明——一三六八頃人。隨父宦遊，因家於閩。工曲，樂府極多，有補西廂變棋（鄧振鐸疑即今傳之圍棋鬧局）並「銀杏花凋殘鴨脚黃」諸南呂（續錄鬼簿）

【詹同】<sup>172</sup>同文，明婺源人。幼穎異，見知於虞集，集以其弟女妻之。元至正中，舉茂才異等，除彬州學正。遇

亂，家黃州，仕陳友諒爲翰林學士承旨。明太祖下武昌召爲國子博士，累官至吏部尚書，致仕歸。久之，起

承旨。卒諡文憲，所著有天衢舒嘯三卷。他學識淹貫，尤深易、春秋。爲文敏捷，一時莫並。詩尤清峭爽朗，自成一家。雖歷事三姓，大節全虧，然在這裏覺得未可以人廢言。

【詹照】<sup>713</sup>肖魯清——一八九二頃浙江衢州人。著有

花柳深情傳四卷三十二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詹養貞集】三卷。明詹事講撰。事講從羅洪先遊，

傳姚江良知之學。

【貂裘賺】<sup>27262</sup>一本。清高弈撰。傳奇。

【貂蟬】<sup>5</sup>北平流行俗曲（山歌）

【貂蟬】（南詞）馬如飛開篇木刻本。

【貂蟬拜月】<sup>2</sup>廣東流行俗曲（龍舟歌）五桂堂。

【你疼俺也罷】<sup>2729</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選鉛印本。

【你說你跌我心裏明白】<sup>98</sup>北平流行俗曲。裳霓續

譜木刻本。

【你要來時】<sup>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你看那淡雲籠月華】<sup>20</sup>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你的家顏】<sup>27</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你來了奴的病兒去】<sup>40</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你想我來】<sup>46</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冬讀】<sup>2730</sup>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冬碧樓樂府】<sup>1</sup>清姜安撰。郭頻伽云：淳甫與白樓米樓同以詞名浙中，爲蘭泉先生所賞，淳甫詞委折自道，不作囉囉耳語。

【冬巢詞】<sup>22</sup>清汪潮生撰。譚復堂師云：冬巢詞粹美無疵，深入宋賢之室。

【冬巢居士詞】<sup>7</sup>四卷。清儀徵汪潮生撰。有道光刊本。

【冬生草堂詩文錄】<sup>26</sup>十二卷，附詞四卷，金石錄一卷。清高郵夏寶晉撰。有感豐刊本。

【冬溪集】<sup>3,2</sup>二卷。明釋方澤撰。集中文章摘率不出方大語錄之格。詩稍近雅。而亦不工。

【冬心集】<sup>3,3</sup>四卷。清金農撰。書畫皆以奇逸自喜。詩亦如之。

【冬心先生雜著】<sup>2,4</sup>不分卷。清錢塘金農撰。有原刊本。

【冬心先生三體詩】<sup>1</sup>一卷。清錢塘金農撰。同治刊本。在小石山房叢書內。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布衣遺著內。

【冬心先生集】<sup>2,0</sup>四卷。清錢塘金農撰。有當歸草堂刊本。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布衣遺著內。

【冬心先生續集】<sup>2,4</sup>一卷。清錢塘金農撰。江都羅聘編。有紅格鈔本。又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布衣遺著內。

【冬心先生自度曲】<sup>2,0</sup>一卷。清錢塘金農撰。有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布衣遺著內。

【冬心草堂詞選】<sup>4</sup>二卷。清丹徒李恩綬撰。有排印本。

【冬花庵爐餘稿】<sup>1,4,4,1</sup>三卷。清錢塘奚岡撰。有嘉慶刊本。又一本。二卷。有同治十年重刊本。在西冷五布衣遺著內。

【冬藏萬物】<sup>4,4,2,5</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冬菘春初】<sup>4,4,6</sup>北平流行俗曲。

【冬梅花】<sup>4,8</sup>四川流行俗曲。張金山刊本。

【冬青記】<sup>5,0,2</sup>一本。明卜世臣撰。傳奇。世臣字大匡。一字大荒。秀水人。

【冬青樹】<sup>4</sup>一卷。清鉛山蔣士銓撰。有紅雪樓刊本。巾箱本。通行本。均在清容外集內。

【冬青館古宮詞】<sup>8</sup>三卷。清烏程張鑑撰。有吳縣潘祖蔭刊本。均在功順堂叢書內。又一本。題秋水文叢外集。三卷。桂榮註。有吳興張氏刊本。在適園叢書內。

【冬青館甲集】<sup>6</sup>六卷。乙集八卷。清張鑑撰。在吳興叢書內。

【冬末春回】<sup>5,0,9</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冬末春又至】<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冬日百詠】<sup>5,0,1</sup>一卷。清仁和徐琪撰。有光緒刊本。

冬

【冬景】<sup>800</sup>北平流行俗曲（念曲）

【冬景讚】<sup>0</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冬風閣詩集】<sup>772</sup>清道光間李九鵬撰。

【冬關詩鈔】<sup>777</sup>六卷。清釋通復撰。曹溶贈詩有共排

流俗論，重起杜陵人之句，蓋其宗尚如此。

【冬榮室詩鈔】<sup>9</sup>清同治間王煥崧撰。

【冬榮草堂詩集】<sup>4</sup>七卷。清錢塘汪隆耀撰。附長春

草堂遺詩選一卷，樹篔居遺詩選一卷，少仙長短句

一卷。施之動、王璉同撰。有道光恬古吟館刊本。

【冬榮草堂集】<sup>2</sup>三卷。清仁和亭堂撰。有道光刊本。

【鮑天祐】<sup>2731</sup>吉甫，元——二九六頃杭州人。初輩儒，

長計會簿書之役，非其本志。終日惟以修奇博古為

務，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詠歎。竟止崑山州吏。天祐

工作曲，太和正音譜評為「如老蛟泣珠」。所作劇凡

八種，為史魚尸諫、曹娥泣江（與汪勉之合作）、宋弘

不諧、班超投筆、哭秦少遊、比干剖腹、揚震畏金、為富

不仁（均錄鬼簿）其中史魚尸諫一劇最負盛名。今

【鮑廷博】<sup>12</sup>以文，號滌飲，清——一七二八至一八一

四安徽歙縣人。卒年八十七。諸生幼聰敏。事大父及

父以孝聞，父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為歡。既久，所

得多而精，遂為大藏書家。性復強記，每一過目，即能

記憶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四庫館開，進

家藏善本六百餘種。嘉慶十八年，特恩賜舉人。性寬

厚，篤友誼，朋友之貧而好學者，每以全部叢書贈。或

遇未見之書，必典衣購之。廷博勤學，耽吟，不求仕進。

嘗作夕陽詩，甚工，袁枚既元呼之為鮑夕陽。著有花

韻軒小稿二卷，及詠物詩一卷（均清史列傳）又校

刊知不足齋叢書三十種。

【鮑君徽】<sup>17</sup>文姬，唐——八零四頃。人善詩，與貝州五

宋齊名。早寡，無兄弟，奉母以生。貞元中，德宗召入宮

中試文章，與侍臣廣和賞賜很多。入宮不久，即以奉

養老母乞歸。君徽所作詩，今存四首（見全唐詩）

【鮑君徽詩】與五宋齊名者，有鮑君徽。君徽，字文

姬，鮑微君之女也。善詩。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留與



疏：「幼鮮昆季，長失椿庭。室無雞黍之餐，堂有垂白之母。」數語，可以規其身世矣。君徽詩才，從容雅靜，不爲炫耀，優於昭憲矣。奉和御製麟德殿燕百僚一詩，近廟堂氣，不如惜春花之清妙也。詞云：「枝上花，花下人，可惜顏色俱青春。昨日看花花灼灼，今日看花花欲落。不如盡此花下歡，莫待春風總吹卻。鶯歌蝶舞媚韶光，紅爐著茗松花香。妝成吟應恣遊樂，獨把花枝歸洞房。」觀其詩意，蓋亦「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杜秋娘金雀曲）之意也。

1011

【鮑行卿】<sup>21</sup>梁—五四零頃人。博學有才，好韻語。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璽銘，武帝發詔褒賞。行卿有集二十餘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南史文苑傳）

【鮑參軍集】宋鮑照撰。凡十卷。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而韋莊詩中，有「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

將「昭」字押入平聲，殊失其實。沈約的宋書，李延壽的南北史，凡作於武后稱制以前者，實皆作「照」，不作「昭」的。照曾爲臨川王子頊的參軍，沒於亂兵，遺文零落，至齊散騎侍郎虞炎，始編次以成集的。按隋書經籍志著錄，稱鮑參軍集十卷，而註曰：梁六卷，是則十卷之數，又後人所續增的了。今四庫所收之本，爲明朝正德年間朱應登所刊，說是得於都穆家，卷數與隋志相合，而冠以「虞炎序」，不知就是隋志舊本否？考其編次，既以「樂府」一門別爲一卷，而采桑梅花落，行路難，亦皆樂府，乃列入詩中，唐以前人皆解聲律，不應舛訛如此。又如行路難第七首，「躡躡」字下，註曰：「集作『樽樽』」，使衆爲原集，何得又稱「集作此」？云云？其爲後人所重輯，誠爲明驗了。然其中文章，都有首尾，詩賦亦往往有自序自註，與六朝他集從「類書」中採出者不同也。許是因襲相傳的舊本，而稍爲竄亂呢！鮑照的文章，「典贍雅逸」，常爲「古樂府」，甚道麗，殆可擬跡於顏謝之間，而名位不顯。「宋書傳」曰：「臨川王義慶招聚文學之士，

近遠畢至。太尉袁詒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美。元嘉的時候，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撰河清頌甚工，而鍾嶸詩品，則評之曰：「宋參軍鮑照，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至唐代詩家杜甫，又以照與庾信並稱，其言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俊逸」兩字，很足以狀鮑氏詩文之情景的。有明汪士賢刊本，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即四庫著錄之都穆本，陽湖孫氏有影寫宋本，係鮑集原文，揚州刊本，宋本十行，二十六字，小字不等，明程榮本，百三名家集本二卷，持靜室有願沅以朱本校汪刊本，羣書拾補內有校正鮑集若干條。

【鮑倚雲】<sup>24</sup>薇省清——一七六六頃安徽歙縣人。卒年七十一。優貢生。少工詩，吳瞻泰試以紅豆歌使和

之，援筆立就。高宗南巡召試，以病未赴。坐臥一小樓，吟詠自娛，足不出戶者六載。晚歲往來江淮間，所至輒題以詩。倚雲之詩，出入漢魏，唐宋諸家，清微雅健，一洗雕章琢句之陋。著有壽藤齋詩集三十五卷。（清史列傳）

【鮑泉】<sup>262</sup>潤岳，梁——至五五二東海人。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常侍，謂曰：「吾文之外，無出卿者。」累遷信州刺史。元帝以長子方諸爲郢州刺史，泉爲長史。侯景密遣將襲郢，城陷，執泉送景，所被殺。泉明於儀禮，有新儀三十卷。又作文集一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鮑皋】<sup>264</sup>步江，號海門，清——一七零八至一七六五江蘇丹徒人。卒年五十八。國子生。生而穎異，有奇童之目。年十七，隨父往皖江過采石，上太白樓，所至發爲詩歌，輒驚其長老。壯遊姑蘇，武林，益奇縱。客淮揚間。邗上諸大賈爭延致爲上客。尹會一轉運兩淮，以國士稱之。一七三六年舉「博學鴻詞」，以疾辭。晚年，益類放，多吟詩於茶寮酒肆，或謳吟道上。子之鍾

及三女皆能詩，一門風雅，為時所稱。皋善繪事，尤以詩賦名。其為詩出入騷、選，胎息六朝，而折衷於盛唐諸大家。音節蒼勁，有北地、信陽之風，而非致過之。沈德潛嘗稱皋及余京、張曾為「京口三詩人」。著有海門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華陽瘞鶴銘考一卷，京口文獻錄一卷，及筆耕錄一卷（均清史列傳）。

【鮑家四弦】唐女子，不知何許人。適鮑生為妾，鮑多蓄聲伎，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過於歷陽，鮑為置酒酒酣，密遣四弦歌以送酒，韋牽紫叱撥酬之。

【鮑之芬】浣雲，清丹徒女子。有藥續吟稿三秀齋詞，海天萍寺吟稿，見丹徒縣志。

【鮑之蘭】晚芬，清丹徒女子。有起雲閣吟稿。見北江詩話，丹徒縣志。

【鮑之蕙】萑香，清丹徒女子。有清娛閣吟稿，見丹徒縣志。

【鮑之鍾】論山，號雅堂，清一七七五頃江蘇丹徒人。鮑皋之子。少負儻才，文采秀逸，以初月賦為諸城劉墉所知，高宗南巡，獻詩賦，召試第一，授內閣中

鮑

書一七六九年成進士。歷充廣東鄉試副考官，涪陞戶部郎中。居官以風骨聞。為和坤所抑，浮沈郎署。晚年好汲引寒畯，流連詩酒以終之。鍾詩有家法。在京師時，與洪亮吉、吳錫麒、趙懷玉唱酬最密，法式善稱為「詩龕四友」。所著有論山詩稿（清史列傳）。

【鮑宏】潤身，隋——至五九零左右東海郡人。卒年九十六。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優禮之。嘗陳伐齊之策，及山東平，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上儀同。隋文帝受禪，進爵為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復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宏著有文集十卷，並勅修皇室譜一部分，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

【鮑溶】德源，唐——八一三頃人。工詩。初隱江南山中，後避地遊四方，登臨懷古，其詩益進。與李益少同袍澤，為爾汝交。韓愈、李正封、孟郊亦與之友善。八零九年舉進士第，仕不得志，客死三川。溶著有文集五卷。（新唐書藝文志）

【鮑溶詩集】六卷，外集一卷。唐鮑溶撰。溶集，舊謔為鮑防，曾鞏始考正之。正集凡詩二百首，外集三十首。此本外集與鞏本同，正集詩止一百四十五首，則較舊本頗多殘缺。張為作主客圖，以溶為博解宏拔主，則當時固絕重之也。有席氏刊本，汲古閣刊本。

【鮑太史詩集】清道光間鮑存曉撰。

【鮑存軾】<sup>1002</sup>青娥清於潛女子，有繡餘稿課兒稿，見

杭郡詩三輯。

【鮑由】<sup>50</sup>欽止，宋一約一零四九至一一一零間處

州龍泉人。卒年五十六。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

炙蘇軾，其文汪洋闊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

員外郎。累知明海二州，復奉祠卒。由著有文集五十

卷，又嘗注杜甫詩（均宋史本傳）

【鮑觀】<sup>6</sup>玉士，清錢塘女子。有見青詞詩稿，見杭郡

詩三輯，西冷閨詠。

【鮑照】（唐人避武后嫌名，改照為昭）字明遠，

宋一四二一左右至四六五左右東海人。卒年四十

餘。與謝靈運、顏延之並稱「謝、顏、鮑」。文辭瞻逸，嘗為

古樂府，文甚適麗。臨川王劉義慶在江陵時，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照與袁淑、陸展、何長瑜皆在其幕，並以文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後為中書舍人。孝武帝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又出為臨海王子瑱參軍，掌書記之任。子瑪敗，照為亂兵所殺。照著詩賦雜文十卷傳於世。他長於詩章，尤長樂府，為六朝第一流作品。唐大詩人杜甫以「俊逸」二字評之。

【鮑照詩】鮑照詩辭適麗，擬古樂尤見特長。嚴羽詩話說：「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故人謂照立於顏謝之間，其實他的辭采比謝靈運還要高過一籌；所不如者，靈運能在文章的對象方面別開蹊徑，而明遠僅注重于辭句之澹逸耳。初，臨川王義慶招聚當世文學之士，遠近咸至，以文冠當時的袁淑與鮑照、陸展、何長瑜等人的作品為最美，而明遠尤為義慶所賞識。及文帝即位，雅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因

常爲鄙言累句以示弗如。時人不知，反謂鮑照才盡于此，可歎！鍾嶸詩品曰：「宋參軍鮑照，其源出于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諛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儉俗者多以附照。」大抵從前的人們之所以認爲清雅的，我們現在便說牠是呆板的辭句；所謂儉俗的，便說牠是生動的語言。鮑詩之不爲時人甚見尊重的原因，就是他太愛用當時的新腔調，新辭句來作詩了；當時的人，更有誰知道這正是他在文學方面的創造和貢獻呢？曾毅在他所著中國文學史中，便把鮑照的「好」「醜」完全指摘出來了，他說道……：所作詩文，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响心魂；古樂府，尤奇調獨創。史稱其文甚適麗，信然。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之矯健，則遠過之。與謝朓並稱，尤符二妙，顧名不及焉。豈所謂才秀人微，取淹當代者耶？是，的，鮑

鮑

照的大病，就是太好雕琢了，正與顏延年謝康樂同病。嚴格些說，這個時期——永嘉——的詩，沒有一個不蹈這個弊病的，不過在他們之中，雕琢的工拙各有不同。天才大的人，到底是不甚礙眼的。所以鮑照究竟不及靈運之峭刻，靈運又不及延年的「鏤金錯彩」「彫績滿眼」之討厭！誰都承認鮑照的擬樂府是好的，我們現在就來賞讀他的擬樂府。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夙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爲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氏進，班去趙姬中。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代白頭吟——朱唇動，素手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爲君舞。窮秋九月何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春風澹蕩使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秦謳齊吹盧女絃，千金一笑買芳年。（代白紵曲）新近似頗有人說鮑照的擬古作

品沒有他自己的生命罷（如鄭振鐸的《文學大綱》）這未免近於妄說了。我們應當知道，雖然所謂擬古或擬某某的作品都帶着做效的性質，但也得看擬作者的才能怎樣，而後乃能斷定他作品的真實價值。原來這「擬」有兩個意義：其一是毫無變化底模倣，其次是也如古體詩那樣毫不拘束地去創作。因為自漢魏以來的詩人都向那禁衛森嚴的規律中走去討生活，所以這時的創作就不能有像古詩那樣的自由了；有天才的詩人想把他的情素儘量的無畏的吐瀉出來，勢不能不反對那形成規律的詩體，而採用很自由的古體了。鮑照的擬古，即是後一意義的東西，所以不特是具有他的生命與價值，而且也還能充分的顯示出他的天才。因此，所以我覺得鮑照的擬古作品是很可貴重的。真是「抗音吐懷，每成亮節」（《說詩晬語》）「饑鷹獨出，奇矯無前」（《教陶孫語》）**明遠**詩之所以美好者，原是在於他辭句的平易雅淡，暴露得深刻真實，從不豔裝濃抹，故為造作。顏謝之所以不能及者，就在這個地方。

了。如代白頭吟的「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得失逐衰興。」代白紵曲的「朱唇動，素手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學古的「北風十二月，雪下如亂巾，實是愁苦節，惆悵憶情親。」等句，簡直無分毫雕琢氣息！純用白描，而情事如見，意思深刻。這種藝術手腕，却是明遠的本事。在他底作品中，如擬行路難十八首，梅花落……之類，大都如此的，卻不能夠說他沒有生命力！故杜甫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豈是虛話！**鮑照**「屬對」的詩亦頗多，如登黃鶴樓，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和王義興七夕……等都是；然則劉宋詩人開律之先，不特康樂也。他的七絕，蘭膏消耗夜轉多，亂筵離坐更弦歌。傾情逐節甯不苦，特為感年惜容華（夜聽妓）像這一類的詩，他不獨以白描見長，並且還以立格見異了。如此在文學方面頗有作為的人，不知道沈休文為甚麼不在宋書裏為他立傳，而附於臨川王後，又復語焉不詳，使我們後來的人不能詳細地了解他的生活，這確是一件極大的恨。

事啊！「鮑照材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鑿山，開人世之所未有；當其得意時，直前揮霍，目無堅壁矣。駿馬輕貂，雕弓短劍，秋風落日，馳騁平岡，可以想見此君意氣所在也。」（詩鏡總論）1009

【鮑照駢文】鮑照文辭賡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僉謂照才已盡，其實不然也。齊梁以降，辭競新麗，臨丹成采，頗似有韻之駢文，如明遠之所作遊思賦，即其類也。而其所作蕪城賦，以驅遣蒼涼之氣，寫驚心動魄之詞，世尤豔稱之。其辭曰：「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鷄嚇雛，伏戲藏虎，乳血塗膚，崩榛塞路，呼聲古壘，白楊早落，塞艸前衰，稊稊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莽灌壑而無際，業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夷，已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其寫蕪城氣象，何等精警。論者謂鮑照之文，義尚光大，工於駢勢，然語乏清剛，哀而不壯，大抵由左思而上，模仿蘇張，此亦南文之一派也。竊謂自東晉至此，江左稱盛，山川佳麗，

平日一新，故近人韋氏謂自屈宋以至謝鮑，賦道既極，庾信之作，去古愈遠，若以上擬蕪城等作，其靡已甚，即此可見駢體麗而不靡者矣。鮑參軍集十卷，猶存於世，其妹令暉，亦有香茗集行世，今已不傳。若明遠之才，則固與顏謝鼎足而三矣。杜詩云：俊逸鮑參軍，吾於駢文亦然。」

【鮑防】子慎，唐——七二二左右至七九零左右，襄州襄陽人。卒年六十九。少孤貧好學，善辭章。七五三年舉進士第，代宗時累官至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人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又歷福建、江西觀察使。遇亂從駕幸奉天，除禮部侍郎，封東海公。又遷御史大夫。貞元元年（七八五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等，世美其知人。以忤知雜御史竇參，及參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忿憤不得志而卒，諡曰宣。防工詩，與中書舍人謝良輔為詩友，亦稱「鮑謝」。有集傳世。

【鮑氏三女史詩鈔】十二卷。清丹徒戴燮元撰。有光緒八年嘉禾堂刊本。

【鮑覺生先生未刻詩】一卷，清歙縣鮑桂星撰。有同治兩淮運署刊本，在《啜蔗軒全集》內。

【鮑令暉<sup>80</sup>】鮑照的妹妹，東海人。宋一四六四頃人。有才思，亞於兄照。照嘗答孝武帝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她著有《香茗賦集行世》（見《小名錄》）。詩品評她的詩：「蕙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她的百願詩今不傳，所傳不過其他詩數首而已。

【鮑令暉詩】鍾嶸《詩品》下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唯百願淫矣。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爾。』」試看這位比於左芬的女詩人到底如何？「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羅茵，若共相思夜，知同憂怨晨。芳華豈矜貌，霜露不憐人。君非青雲遊，飄迹事咸秦。妾持一生淚，經秋忽度春。」（代郭沙門妻郭小玉作）「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寄行人）前一首的「妾持一生淚」是從時間上去寫淚，更覺得他的生活悽涼；從前的人和以後的人寫淚都

不曾注意這個方法，這是他底創造。（說詳拙著《宋代無名氏的詞》一文）後一首只用「春風徒笑妾」一句來表示那微笑中的傷感，也就比那直說要沈痛得多了。1009

【鮑鈐<sup>88</sup>】冠亭，一字西岡，號辛圃，自號夢庵居士，晚號待翁，清一六九零至一七四八山西應州人。卒年五十九。由貢生歷官浙江長興知縣、李衛督浙，聞鈐癖賦詩，將劾之，乃爲皮筆硯者三日。既而忍無可忍，遂作詩如故。然百事修舉，部民交頌，衛徐察之，亦不怒。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署嘉興海防同知，愛才好士，長興諸生王豫緣事被逮，爲經理其家。歿後，又爲雕其集。鈐工詩文，在長興時，搆一舫，取唐張志和語，顏曰：「往來苕霅間。」與金農臨汎，命工寫爲雙溪詩話圖，時傳爲佳話。生平無日無詩，胥吏見其槎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詩宗王士禛，豐贍疏麗，著有《亞谷叢書》、《稗勺》及《道腴堂詩文集》（均清史列傳）。

27327  
【烏夜啼】樂府舞曲，西曲辭，歌篇名。舊唐書二十



九鳥夜啼者，吳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大懼。伎妾聞鳥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來，籠窗窗不閉。今所傳歌辭，似非義慶本旨。」教坊記：鳥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義康有罪放逐，行次潯陽，江州刺史義季留連飲宴，歷旬不去，帝聞而怒，皆囚之。會稽公主，姊也，嘗與帝宴洽，中席起，帝未達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車子歲暮，恐不爲陛下所容。」車子，義康小字也。帝指蔣山曰：「必無此不爾，使負初甯陵。」武帝葬於蔣山，故指先帝陵爲誓。因封餘酒寄義康，旦日曰：「昨與會稽姊飲樂憶弟，故附所飲酒往。」遂宥之。使未達潯陽，衡陽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鳥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二王得釋，故有此曲。

【烏龍院】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烏龍院】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烏龍院】北平流行俗曲。（單絃）鉛印本。

鳥

【烏石山房詩集】清同治間龔易圖撰。

【烏孫公主】前於昭君入胡者。（漢武帝時）有烏孫公主亦遠嫁異國，兩人可謂同病相憐也。古今樂錄曰：「初，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嫁烏孫王昆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明君亦然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古今樂錄明君歌舞解題）是又二人之相似者矣。漢書西域傳：「元封中（約西紀前一零九——一零五）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其辭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託異國，今烏孫王穹廡爲室，今氈爲牆，以肉爲食，今酪爲漿。居常土思，心內傷，願爲黃鵠，令歸故鄉。」烏孫公主有上宣帝書，或題曰：「王細君上宣帝書。」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1041

【烏絲詞】四卷。清宜興陳維崧撰。有鈔本，在十六

家詞內。

【烏私存】清女子佟佳氏撰。

【烏生】樂府相和歌相和曲篇名。樂府詩集二十八。曰烏生八九子。按宋志作烏生十五子。樂府解

題言烏母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為秦氏彈丸所

殺。百鹿在苑中。人得以爲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

得能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歎。前後也。按

古辭存宋書二十一。

【烏魯木齊詩】一卷。清獻縣紀的撰。有石印本。在

借月山房彙鈔內。

【烏古孫良楨】楨卿。號約齋。元——三三。愛頃臨

潢人。資器絕人。好讀書。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以

蔭補江陰州判官。為漳州路推官。上疏請加徒減杖。

遂定為令。勤胡居祐奸邪。罷之中外。震懾。又以國俗

父死則妻其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服。奏

請從禮制。至正中累官大司農。終不承。良楨嘗參酌

古今。重定律書。書成而罷官。又有詩文奏議凡若干

卷。一元史本傳。藏于家。

【烏斯道】<sup>42</sup>繼善。元——三六七。頃慈谿人。工古文。

兼精書法。與兄本良俱有學行。洪武初（一三六八

年）官石龍縣知縣。調永新令。有惠政。坐事謫戍定

遠。尋放還。斯道文尚體要。尤長於詩。寄興高遠。而滿

灑。出塵。作有春菴齋集十卷。與秋吟稿。

【烏猿壯士】<sup>44</sup>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烏鼠山人集】<sup>47</sup>二十九卷。明胡纘宗撰。其詩激昂

悲壯。頗近秦聲。無斌媚之態。是其所長。多粗厲之音。

是其所短。

【烏盆記】<sup>80107</sup>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圖

公案之七）

【烏盆記】<sup>80100</sup>南昌流行俗曲。點石齋書局石印本。

【烏名兒】<sup>27327</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倉）

【烏槍訴功】<sup>27327</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鴛水仙緣】<sup>27327</sup>小說考證續編卷一。引晉玉詩話：「

世傳朱竹垞風懷詩二百韻。為其姨妹而作。太倉楊

雲璣叔溫著有鴛水仙緣小說。敘述此事甚詳。其邑

人陸君彤士處藏有稿本。」又拾遺引石遺室詩話

云：「竹垞風懷詩二百韻，相傳爲其小姨作者。別有鴛水仙緣一小說，詳其事。開沈乙菴有一鈔本，又爲何人持去矣。」按：詩話今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文，見卷十一。按：竹垞名儒艷遇，與元微之會真記彷彿，堪供文人描寫。楊氏小說惜未見，不知其文體。

【鴛鴦雜】河南流行俗曲（鼓兒詞）南陽府文華堂木刻本。

【鴛鴦孩】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配】四卷十二回。有坊刊小本，日本內閣文庫藏。不題撰人。

【鴛鴦結】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幻】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繆】有題海來道人作的鴛鴦繆傳奇。在近日出世（董氏涉園重刊）這劇有崇禎八年的知人之序，當然是明末之作。海來道人姓路，字惠期，江蘇宜興人。事蹟無可考。這劇的「虜蟲」諸齣，寫滿洲軍的侵明，並痛罵明朝邊將的無能。因此有千例禁，至清乾隆間便成爲禁書（禁書總目）現在敍這書的

鴛

梗概於下：揚直方，係揚州的舉人，適友人奚友賢任西臺御史，將赴京，楊和友人焦如鹿、費元空等共至船饌行，偶見有一表的人物，單騎自北來——這是自北方歸來的武官，大家請這武官來船上，互通姓名，知道是龍虎將軍胡平，一向在北邊守備，防賊虜的侵入。因憤督府的橫暴，歎時局日非，遂棄官南歸。將軍談到邊境事，不勝寒心，憤慨之下，飄然揚鞭而去。山東某地有寶華寺，內有惡僧廣知，廣謀常害人，作惡寺傍有張姓一家，家中有母親和女兒張淑兒，并有由親戚家領來的養子小二，三人居住。小二無賴，常和寺僧串同作惡，姊淑兒屢次懲戒，都不聽。一日，楊直方和焦如鹿、費元空三人赴京，應試，經過此處，偶在寶華寺借宿。惡僧見是遠來的客人，頓起惡心，和小二等勸三人飲酒，一杯一杯的勸，直勸得焦費二人醉得像死人一般。只有楊生一人獨自醒着，細聽到惡僧磨刀之聲，楊生起疑，連推兩人，兩人醉得什麼也不知道。楊生只得獨自一個人偷偷地攀木越牆逃出去，見近鄰有門半開着，楊生閃身進去，請

求救命。原來這便是張淑兒之家。淑兒的母親問知楊生經過的情形，心裏細想，要是留楊生在家，於小二必有諸多不利。因此遂赴寺中告密。淑兒這時却愛楊生的俊秀，不忍楊生遭惡僧的毒手，竟縱楊生逃走，并拿出白銀若干和白玉的鴛鴦繡贈給楊生。說：「願他日再相見，當以終身許君。」楊生慌忙間收，起白銀和鴛鴦繡離開張家。張淑兒待楊走後，自己將身體縛在一根柱上，放聲號哭。果然惡僧和小二殺死焦費二人後，伴着小二的母親來張家，淑兒一面哭，一面告訴大眾說：「那個強徒將我縛在柱上，並搶了許多銀子逃走了。」大家望着淑兒，眼睛了，一回事情總算含混過去。楊生逃脫虎口，延途進京，幸遇友人奚友賢，故一點都不感困難。一方惡僧二人和張小二分贓不勻，殺死小二，惡僧恐怕小二的母親將小二被殺的事告官，因此到小二家欺騙小二的母親說：「現在賊虜侵來，趕快遷居南方避難。惡僧騙張家的母女二人出帶至南方的途中，強搶去淑兒等所帶的行李逃走。淑兒和母親弄得進退兩

難，母女商量，以淑兒出賣，偶然被將軍胡平買去，作為義女。適胡平接得聖旨，奉命率兵赴前敵效勞，匆匆赴任。時惡僧棄去張家母女後，又回到寶華寺，知縣探知其作惡多端，派皂隸來寺逮捕，皂隸貪欲，被惡僧設法灌醉，惡僧乘間逃遁，投入賊虜之營。胡將軍討伐賊虜，連戰連捷，班師凱旋。是時楊生已進士及第，授官職，胡將軍欲以義女淑兒妻生，使夫人探聽淑兒意思。淑兒說出曾和姓楊的有婚約，問其名，知道即是現在所代為議婚的楊直方。兩人遂行婚禮，回家團圓。惡僧投身賊營，被胡將軍部下所俘，處刑了事。此劇就部分來講，相當含着些愛國的思想。作者在卷首寫西江月一首說：「文官愛錢，武官愛命，空自百年養士虜騎縱橫，滿朝震怒，天下無一人義士！」又在終結處寫着這樣的下場詩：「陽羨一書癡，感憤吐新詞。消言能脫俗，激語或傷時！」這一類激昂憤慨的話，在當時或有相當的價值，所以到了「賦虜」當朝便成為祭書，慚愧我們現在並不是「忠君愛國」之士，因此讀起來，也不覺什

【鴛鴦繡】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被】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湖擢歌】不分卷。清海鹽陸以誠撰。有乾隆

四十年海鹽陸氏刊本。

【鴛鴦湖擢歌】一卷。附譚吉德和原韻一卷。清秀

水朱彝尊撰。有望雲仙館巾箱本。在耦李遺書內。

【鴛鴦榜】一本。清張異資撰。傳奇。

【鴛鴦夢】一本。明女士葉小紈撰。雜劇。小紈字蕙

網。吳江人工部郎中葉紹袁次女。適同縣沈永禎。列

朝詩集。葉仲韶少而韶令。有銜洗馬潘散騎之目。宛

君年十六來歸。生三女。長曰紈。次曰蕙。幼曰小

鸞。小鸞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未幾紈。紈以

哭妹來歸。亦死。葉氏宛君神傷心死。又三歲而卒。仲

韶於是集宛君之詩。曰鷓鴣。次。紈。紈之詩曰愁言。小鸞

之詩曰返生香。及哀挽傷悼之作。都為一集。而蕙網

鴛鴦夢傷姊妹而作者。亦附見焉。總名曰午夢堂十

集。盛行於世。

【鴛鴦枕上】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鴛鴦棒】一本。清范文若撰。傳奇。

【鴛鴦塚】一本。元鄒經撰。雜劇。

【鴛鴦扣】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鴛鴦扣】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鴛鴦鏡】一卷。清海鹽黃燮清撰。有咸豐拙宜園

刊本。在倚晴樓全集內。

【鴛鴦針】四卷。附一枕奇二卷。雙劍雪二卷。有廣

東坊刊本。插圖不精。寫刻八行。行二十字。大連滿鐵

圖書館藏此本。僅存一卷。別有一枕奇二卷。實即鴛

鴦針之一二兩卷。雙劍雪二卷。實即鴛鴦針之三四

兩卷。乃書賈所析。別立名目。以炫世求售者。二書亦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按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小

說字彙所附引書目有鴛鴦針。又有雙劍雪。是雜析

此書。亦乾隆以前事矣。明無名氏撰。題「華陽散人

編輯」。首自序。後署「獨醒道人漫識於蜩天齋」

卷演一故事。

【鴛鴦鏡】<sup>8411</sup>一本。清黃憲清撰。傳奇。

【鴛鴦簡】<sup>8322</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元白朴有鴛鴦簡牆頭馬上劇，或自此出。

鴛鴦簡牆頭馬上劇，或自此出。

【鴛鴦簡牆頭馬上】<sup>2</sup>一本。元曲選也是圖書目均作裴少俊牆頭馬上，元白朴撰。雜劇。有元曲選本，古名家雜劇本。

名家雜劇本。

【鴛鴦笑】<sup>8354</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燈】<sup>2</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鴛鴦燈傳】<sup>2</sup>陸存齋刊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足本卷十一上元類中約寵姬條引蕙畝拾英集近世有鴛鴦燈傳，事意可取第綴緝繁冗，出於閤閤讀之使人絕倒，今一切略去，撮其大概而載之。云天聖二年元夕，有貴家出遊，停車慈孝寺側，頃而有一美婦人降車登殿，袖懷袖間取紅絹帕裹一香囊持於香上，默祝久之，出門登車擲之於地。時有張生者，美大夫貴公子也，因遊偶得之，持歸玩，見紅帕上有細字書三章，其一曰：「囊香著郎衣，輕銷著郎手，此意不及銷，共郎永長久。」其二曰：「囊裏真香誰見竊，絲紋滴

血染成紅，殷勤遺下輕銷意，好付才郎懷袖中。」其三曰：「金珠富貴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至誠求雅合，良媒未必勝紅銷。」又章後細書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願與妾面，請來年上元夜於相藍後門相待，車後有鴛鴦燈者是也。」生嘆詠之久（二字疑誤倒）作詩繼之。其一曰：「香來著吾懷，先想纖纖手，米遇贈香人，經年何恨久。」其二曰：「濃麝應同瓊體膩，輕銷料比杏腮紅，雖然未近來春約也，勝裏王魂夢中。」其三曰：「自得佳人遺贈物，書牕終日獨死寥，未能得會真仙面，時賞囊香與絳綃。」

翌歲元宵生如所約認鴛鴦燈，果得之，因獲遇乾明寺，婦人乃貴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詳載其名也。（蔣瑞藻小說考證二鴛鴦燈條引此，但刪節太甚，僅存百餘字，故不取之錄原文如上）據陳氏所引謂「事意可取，第綴緝繁冗，出於閤閤讀之使人絕倒者」則此傳殆是淺俚之文，有如青瑣高議所錄諸篇，或竟為通俗小說，亦未可知。按南戲有張資鴛鴦燈永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樂大典戲文中收之，今大典本已佚，不能知其內容

文字。唯沈伯英南曲譜卷十四黃鐘引子中尚載阮仙燈一曲，詞爲「元夕風光，看車馬往來相亞。御街前笙歌韻雅。見這近鼓吹來，盡般般呈罷。欲賞花燈，想乾明皆將近也。」注云「乾明」寺名。則情節正與傳同。戲文已佚，據此傳可知其事。傳張生失名，可以戲題目補之。又萬歷間熊龍峯刊張生彩鸞燈傳小說入話，紀徽宗時汴京有張生以元宵觀燈見一車子上懸雙鸞燈，車中有女子甚佚麗，因與通慾。女子實一尼，乃攜之至平江劍第而居，云云。亦以鸞燈爲關目。但情節不同，此故事之影響，亦無可疑也。

【鴛鴦記】<sup>80</sup>一本明沈璟撰。傳奇。

【鴛鴦合】<sup>81</sup>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鷓鴣隨筆】<sup>82</sup>四卷清宣興吳觀撰。有道光刊本。

【怨歌行】<sup>83</sup>詞見樂府詩集卷四十二。以此篇爲班婕妤作。蓋始於文選，玉臺新詠因之，並爲小序曰：「昔漢成帝班婕妤好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以自

傷悼，並爲怨詩一首。」考漢書外戚傳祇言作賦，並載賦之全文，而無作怨詩之言。故自劉勰已款之謂「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款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篇）嚴羽滄浪詩話曰：「班婕妤怨歌行，樂府以爲顏延年作，頗似之。」近徐君中舒以團扇產生時代，定此歌爲時甚晚，謂嚴羽引樂府之言，當爲可信。（徐君五言詩發生時代的討論）今案論其作風，不似西漢醜樸之習，論其表德，不類班姬貞靜之態，故已不煩明辨也。<sup>84</sup>

【怨夫立妾】<sup>85</sup>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鉛印本。

【怨風月嬌雲認玉釵】<sup>86</sup>一本元喬吉撰。雜劇。

【忽聽得中堂人語喧】<sup>87</sup>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忽聽冤家】<sup>88</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魚玄機】<sup>89</sup>幼微，一字蕙蘭，唐一八四四左右至八一前不久長安人。年約二十餘歲，性聰慧，好讀書，

尤工韻調，情致繁縟。咸通中，及笄，為補闕李億妾，夫人妒，不能容，億遣隸咸宜觀為女道士。魚機怨之，遂有「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之名句。居與李郢同巷，詩筒因常往返。與溫庭筠亦有篇什相寄。嘗登崇真觀南樓，規新進士題名，賦詩有「自恨羅衣掩詩句，舉頭空羨榜中名」句，頗自傷為女子，不能吐揚。後因妬殺侍婢綠翹，為京兆尹溫璋判處斬罪。在朝文士救之，無效。玄機著有詩集一卷（唐才子傳）。

【魚計莊詞】一卷。清戴綺撰。朱竹垞云：坤簽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南北宋之長者。

【魚計軒詩話】一卷。清烏程計發撰。有吳興張氏刊本，在適園叢書內。

【魚水緣】<sup>1</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魚名爾】<sup>2</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魚藏劍】<sup>4</sup>二本。漢口流行俗曲。會文堂木刻本。

【魚兒戲】<sup>7 7 2 1</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鉛印本。

【魚兒佛】<sup>2 5</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盛明雜劇本。

【魚兒浮】<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

【魚兒跳】<sup>6</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鉛印本。

【魚服記】<sup>7 7 2 4</sup>此書未見。清人撰。見小說小話引，云記山川方物頗有可觀。組織處亦見苦心。作者自謂得諸程濟後人云。

【魚籃記】<sup>2 7 3 3 7</sup>一本。清李漁撰。傳奇。

【急拉喫得甲】<sup>2 7 3 3 7</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急慢酸】<sup>9</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身子瘦了】<sup>2 7 4 0</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續選鉛印本。

【身子瘦來為誰瘦】<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刻本。

【身邊有藝】<sup>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身體瘦損胭脂皺】<sup>7</sup>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續譜木刻本。

【免上當】<sup>2 7 4 1</sup>四川流行俗曲（早回心轉）萬山板木

續譜木刻本。

【免上當】四川流行俗曲（早回心轉）萬山板木



刻本。

【免災救難寶卷】三本。木刻本。

【免得上當】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芻蕘集】六卷。明周是修撰。是編凡詩三卷。賦及

雜文二卷。大抵風骨棱棱，溢於楮墨，格律詞采，亦無  
忝作者。有乾坤正氣集本。

【芻蕘錄】二十卷。明馮恩撰。文十五卷，詩五卷。

【鄒亮】克明明。一四三六頃長洲人。少輕俠，無  
行。後折節讀書，成名儒。正統間，以荐擢吏部司務，遷  
監察御史，有謙謹名。亮好藏書，工詩文。與蔣溥等相

唱和，為景泰十才子之一。著有鳴珂、漱芳諸集。

【鄒談】一噓。二十四回。有清光緒丙午上海啓文  
社發行本。署「烏程塾園氏」首光緒丙午自序。

【鄒玉卿】崑園。明一六二八頃長洲人。工於曲，  
著有傳奇雙玉壁及青虹嘯各一本。（曲錄）

【鄒元標】爾瞻。號南泉。明一五五五至一六二  
四吉水人。卒年七十。九歲通五經。弱冠從胡直遊，即

有志於學。一五七七年舉進士第。累官至刑部右侍

鄒 鄒

郎。後魏忠賢竊政，不合求去。卒。諡忠介。元標著有願  
學集八卷（四庫總目）行於世。明人所作岳武穆王  
精忠傳六卷六十八回，舊本題「鄒元標編訂」（中  
國通俗小說書目）當出偽托。

【鄒弢】翰飛。號滿湘館侍者，亦稱司香舊尉。清一  
一八八四頃江蘇金匱人。幼年作家，歷館姑蘇，幾及  
十年，與俞達為患，難交。居滬上亦甚久。嘗寫妓女蘇  
韻蘭事，為斷腸碑（一名海上塵天影）六十四（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又有三借廬叢稿及三借廬  
筆談十二卷，澆愁集八卷。

【鄒聚所文集】六卷，外集一卷。明鄒德涵撰。詩文  
多涉禪機，持論亦往往偏駁。

【鄒維璉】德輝。一字德耀。號匪石。明一六一六  
三五江西新昌人。一六零七年進士。授延平推官。耿  
介有大節。天啓中，為郎中。楊漣劾魏忠賢，被旨切責，

維璉抗疏諫論，謫戍貴州。崇禎初，召為南京太僕寺  
卿。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在事二年，剿海寇，有

功，為溫體仁所忌，復罷官。八年，起為兵部右侍郎，未

幾，

上而卒。維連著有遠觀樓集二十四卷。

【鄒德涵】汝海，號聚所，明——一五八五頃安福人，鄒守益之孫。一五七一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張居正，方禁講學，德涵守之。自若。出為河南按察使。僉事，被劾貶秩歸。德涵之學，以悟為宗，變其祖傳，有鄒聚所文集六卷，外集一卷，詩文多涉禪意。

【鄒佩蘭】清金匱女子。有幼餘小草，見粟香五筆。

【鄒叔子遺書】清鄒漢勛撰。

【鄒紹先】唐河南判官。全唐詩錄錄詩存二卷。

【鄒徵君存稿】一卷，學計一得二卷。清鄒伯奇撰。在鄒徵君遺書內。

【鄒守益】諱之明——一四九一至一五六二安福人。卒年七十二。傳王守仁之學。一五一一年中進士。第一授編修。踰年告歸，謁守仁，講學於東廓山。宸濠反，參守仁軍事。世宗即位，始赴官。因直諫，謫廣德州判官，改建淫祠為書院，與學者講授其中。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又因諫事落職。守益天資純粹，里居日事講學，四方從游者踵至。學者稱東廓先生。卒後，追

諡文莊。守益著有東廓集十二卷。

【鄒貞貞】號士齋，明——一四九七頃當塗人。年七十八歲以外，嫁為濮未軒妻。少聰慧，博雅能詩，當時稱為「女士」。寡貞，著有士齋集三卷，其增大學士費宏為之序。

【鄒祇謨】許士，號程村，清——一六六六頃江蘇武進人。性穎特，讀書過目不忘。自經籍、子史及天文、百家等等，悉能記憶無遺。性至孝，母教之極嚴，遂以讀書娛母。嘗見甯都三魏文，稱歎不已。一六五八年進士。其他事蹟不詳。祇謨善於言語，小詞單文，古文辭與陳維崧、董以富、黃永齊名。號「毗陵四子」。著有遠志齋集及麗農詞。一清史列傳。又嘗與王士禎合撰倚聲集，以繼卓珂月、徐野君詞綜之後。

【鄒必顯】號趣齋主人，清——一八零八頃江蘇揚州人。評話稱絕技。嘗以揚州土話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陀子書。今本名飛陀全傳，凡四卷三十二回。中國通俗小說書目。

【鄒湛】潤甫，晉——？至約二九九南陽新野人。少

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太康中，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元康末，至少府。湛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唐書經籍志錄湛文集四卷（隋書經籍志注作三卷）。

【鄒浩】<sup>3416</sup>志完，宋——零六零至一一一一常州晉陵人。卒年五十二。第元豐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為郡守，皆禮遇之。哲宗朝，為右正言。累上疏言事。章惇獨相用事，浩露章數其不忠，因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復為右正言。累遷兵部侍郎。兩謫嶺表。復直龍圖閣。卒。諡忠。學者稱道鄉先生。浩著有道鄉集四十卷。

【鄒浩詩】王士禎稱其古詩似白居易，律詩似劉夢得。但因受學程門，特嗜禪理，詩多用宗門語，亦其一病。

【鄒迪光】<sup>35</sup>彥吉，明——一五八九頃無錫人。卒年近七十一。一五七四年第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副使。年四十，即罷歸。築室惠山，多與文士觴詠。優遊林下者幾

三十年。迪光有集凡三百餘卷，今僅見鬱儀樓集五十四卷。石語齋集二十六卷。調象菴稿四十卷。凡一百二十卷。

【鄒逢時】<sup>37</sup>號海門，明——一五九六頃餘姚人。工於曲，著有寬蓮記傳奇一本（曲錄）。

【鄒式金】<sup>43</sup>仲楷，號木石清，一六五三頃人。明進士。入清仍為官。式金工作曲，著有醉新豐及風流塚雜劇（曲錄）。又編有雜劇新編，所收清初雜劇凡三十四種。

【鄒觀光】<sup>46</sup>孚如，明——一五九五頃雲夢人。一五八零年進士。為吏部郎。公平廉正，門無私謁。性孝友，父卒，廬墓三年。藏書數千卷於學舍，使士子就讀。建高行書院講學。學者多從之。與吉安鄒元標齊名，時稱「二鄒先生」。官至南京兵部郎中，擢太僕寺少卿。未上而卒。觀光著有孚如集。

【鄒長倩】<sup>71</sup>漢——前一四零頃人。他是公孫宏之故人。宏於元光五年（前一三零年）再被舉為賢良。長倩以其家貧無資，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

鄒

與之。又贈以生葛一束，素絲一絛，撲滿一枚，作書遺之。云：「葛束則謹心，縱則驕。絲積微至著，善雖小而爲大，撲滿土器，所以蓄錢，有入無出，則有傾覆之敗，可不戒乎！」後人謂之「三事喻」。長倩的著作，僅存上述的與公孫宏一書於古文苑中，題曰遺公孫賢良書。

【鄒氏一家稿】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藍格鈔本。

【鄒陽】漢——約前二零六至一二九間齊人。高后時，吳王濞招致四方遊士，陽與莊忌、枚乘等都仕吳，以文辯著名。後來吳王因太子被殺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乃上書勸阻。吳王不之從。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正貴盛，亦好賢待士，於是他和莊、枚離吳到梁，從梁王遊。陽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肯苟合，介于羊勝、公孫詭的中間。勝、詭等欲使王求爲漢嗣，王陽力爭以爲不可，故很嫉忌他而在王前進讒。王果大怒，下陽于獄，將殺之。于是他又在獄中上書，辭婉而辯，孝王立出之。獄卒爲上客，後來梁事失敗，勝、

詭被誅，孝王恐己亦不免，乃齎千金，問計于陽。陽語其事於素知齊人王先生，承其旨，往長安見王美人之兄王長君，懇長君乘間進說，果得不治。此後事跡無考，大約他是終老於梁了。他的著作共有七篇，（見漢書藝文志）但除上吳王書及獄中上書（見文選）外，餘不可考。就這二篇的遺文說，辭氣很磊落，不脫戰國遊士之風。

【鄒兌金】叔介，清——一六六一頃人。鄒式金之弟。工作曲，著有空堂話雜劇（曲錄）。

【鄒智】汝愚，號立齋，明——一四六六至一四九一合州人。卒年二十六年。十二能屬文，家貧，讀書焚木，筆續晷者三年。一四八六年鄉試第一，即有志摘姦，發伏。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遂上疏擊萬安、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貴。雖不報，而姦黨已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官。智詩文多發於至性，不加修飾。撰有立齋遺文五卷。

【邢江三百吟】清嘉慶間林蘇門撰。

【<sup>2743</sup>真敦周卿】真敦即漢族曹氏，元——二九四頃人。能作散曲，今存的雙調折桂令二支，甚佳。

【<sup>27440</sup>舟齋集】清楊遺白撰。

【<sup>5</sup>舟車集】二十卷。清寶應陶季撰。有念堂刊本。

【<sup>舟</sup>卓初集】二十卷。清陶季撰。其詩多才鋒蹕厲，風發泉湧，不為邊幅所窘，然有警句，亦有率句，有健句，亦有弱句。蓋跌宕有餘，而陶錄未至者也。

【<sup>27447</sup>般調豔】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sup>27449</sup>葬齋文編】四卷。宋趙孟堅撰。孟堅襟度清高，其文章隨意吐屬，獨無俗韻，其蹤跡大抵似米芾。

【<sup>4</sup>葬軒詩鈔】清嘉慶間張應昌撰。

【<sup>8</sup>葬軒全集】十八卷。清歸安張應昌撰。有咸豐刊本。

【<sup>2746</sup>船子和尚秋蓮夢】一本。元李壽卿撰。雜劇。

【<sup>6</sup>船子和尚四不犯】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sup>2</sup>船山詩草】二十卷。清遂甯張問陶撰。有嘉慶刊本。

【<sup>3</sup>船山詩草選】六卷。清遂甯張問陶撰。吳縣石韞

真舟般葬船疑款鵝

玉選。有石印本，在士禮居叢書內。

【<sup>7</sup>船山刪贖詩又鈔】二卷。清遂甯張問陶撰。有鈔本。

【<sup>27481</sup>綏庵詩集】八卷。清寶應喬出塵撰。有順治刊本。

【<sup>27482</sup>款乃曲】款乃曲，元結創製的。在他原詩之前有小序云：「大曆初，為道州刺史，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款乃曲，令舟子唱之，以取適於道路云。」演繁露以「其謂款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歌。」那末，款乃大概是舟子行船之餘聲。詞律謂「款乃，俗訛款乃，非，字書作款乃，亦非。款乃，棹船憂軋之聲。抑詩：款乃一聲山水綠。款字，與喚字同，是嘆恨發聲之詞。」其他于款乃解釋紛紜，不過，元詩「彷彿舟子口吻，雖近俗調，而清音獨遠！」

【<sup>275</sup>鵝浦集】六卷。清朱懷樸撰。其詩格近宋人，而時有風致。

【<sup>37</sup>鵝湖課士錄】不分卷。清廣豐徐謙撰。有清刊本。

【<sup>2</sup>鵝湖集】九卷。明龔殿撰。其詩沿元季餘波，未能

文——二——八九五

特出。其文則原本經術，結構謹嚴。按四庫從永樂大典錄出。

27600

【名文前選】六卷。清安溪李光地編。有道光刊本，在李文貞公全書內。

【名理齋紀勝】清嘉慶間謝綬撰。

【名雋初集】八卷。清嘉善善戴成弼撰。有光緒愛輝

書屋刊本。

【名山集】三十四卷。清海甯陳奮永撰。有鈔本。

【名山福壽編】一卷。清仁和徐瑛撰。有光緒刊本。

【名山藏】二十八卷。清丹陽葛筠撰。有道光活字

本。

【名家】正名之學，淺言之，本為人人所共知，深求

之，則正有難言者。蓋名實必求相符，名實不符，事未

有能善者，故正名者，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

學，然後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

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荀子惟能制名，不及

因名之術，要待墨子而後明之。何謂因明，謂以此因

明彼宗旨也。法家言綜覈名實，儒家言必也正名，其

與名家正名之旨，深相契合。然則名家之持論，實非詭辯之辭也。名家之著述，見於漢書藝文志者，有鄧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十四篇，惠子一篇，公孫龍子之所存者，有跡府白馬論指物論通變論，堅白論名實論六篇，雖好為怪說琦辭，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剖析之精微，諸子有不逮焉。

【名家詞集】十卷。清無錫侯文燦撰。有中箱本，在粟香室叢書內。

【名家詞鈔】清聶先編。所選自吳偉業龔鼎孳以下凡三十家。

【名家表選】八卷。明陳澧編。是編選以訓士子者。

【名媛詩歸】三十六卷。舊本題明鍾惺編。取古今宮闈篇什，哀輯成書，與所撰古唐詩歸並行。

【名媛彙詩】二十卷。明鄭文昂編。此書較名媛詩

歸等書不過增入雜文，其餘皆互相出入。

【名花皓月多半致】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裳

續譜木刻本。

【名花榜】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名世類苑】<sup>447</sup>四十六卷。明凌迪知撰。是編採洪武迄嘉靖十朝名臣事蹟彙集成編。

【名教罪人】不分卷。清世宗敕撰。有排印本。

【名賢珠玉集】一冊。元無名氏撰。

【名賢手札】不分卷。清湘陰郭慶藩撰。有光緒十年湘陰郭氏岵瞻堂摹刻真蹟本。

【名人軼事】<sup>850</sup>名人軼事和異人傳，是差不多的。他們所不同的地方：異人傳是敘一個人一生的事情；名人軼事是記一個人的零碎的事情。在經，子中所記的古人的零碎的事情，有近於小說的，我們也可以當他是名人軼事看。例如論語中的長沮桀溺一節，就是記孔子的軼事。今錄其文如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與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歟？』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同避）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授而不

報。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又如莊子讓王篇中間一節，就是記曾子的軼事。今錄其文如下：「曾子居衛，經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這樣的軼事，在經，子中可以尋得出許多。不過在諸子中，有多半是寓言和寓言罷了（寓言，重言的解釋，另見）。純然的名人軼事，可以拿世說新語爲代表。世說新語，是南北朝劉義慶做的。他所記的，全是漢魏以來名人的軼事。還有一種名人軼事，他是記一部份人的軼事。如唐人孟棻的本事詩，我們可以當他是詩人的軼事看。如明末余懷的板橋雜記，我們可以當他是當時所謂名士名妓的軼事看。也有獨立成一篇，夾雜在文集中的，例如方苞的左忠毅公軼事便是。也有專錄一個人的零碎事而成書的，如近人的東坡軼事便是。

這些例，我們可以不必多引，我們已知道軼事是甚麼了。軼事的價值，能補傳記所不及，恰等於野史的價值，能補正史所不及，因為要做成一篇有起有結，經過組織的傳記，往往不能把許多零零碎碎事情，夾雜在裏面，只有軼事，沒組織，沒系統，零零碎碎，可以隨意寫的，反而容易收納許多材料。

【名公翰藻】五十卷。明凌迪知編。錄有明一代書牘，意取博收，而冗雜特甚。

【名筆私鈔】六卷。明曾佩編。是編乃其按閣時搜羅各郡縣藝文，自宋迄明，凡關於風土者，胥見採錄。

【磐那室詩存】清光緒間張亨嘉撰。

【響山詞】四卷。清張四科撰。屬樊謝云：漁川詞刪削靡曼，歸於騷雅，其研詞錄意，以樂笑翁為法，讀響山一編，覺白雲未遠也。

【響泉詞】一卷。清徐允哲撰。周鷹垂云：西涯為春藻亦懺，響泉詞，尤極溫藻芊綿之致。

【響泉集】三十卷。清金匱顧光旭撰。有乾隆刊本。

【魯齋集】二十卷。宋王柏撰。其詩文皆刻意收斂。

務使比附於理，而強就繩尺，時露有心牽綴之迹。有明正統八年，其六世孫迪刊本十二卷，崇禎壬申刊魯齋遺集十二卷，振綺堂有鈔本十二卷，題王文憲公集，馮氏刊本，金華叢書本。

【魯齋遺書】八卷。附錄二卷。元許衡撰。此集為應良所重編。舊本名魯齋全書，因散佚不全，故更名遺書。衡平生議論宗旨，僅賴此編以存。其文章明白醇正，詩亦具有風格。有明正德刊本七卷，正德戊寅刊本十卷，中州名賢文表內刊六卷，萬曆刊本十一卷，附錄三卷，清乾隆五十五年懷慶刊本十四卷，許氏有鈔本六卷，附心法三卷，天祿後目有元刊本六卷，與明輯本大不相同，蓋元詩已有成書，而明人蒐輯時，未見元本也。嘉靖乙酉蕭鳴鳳刊本。

【魯應龍】宋——二四七頃嘉興人。淳祐中，嘗館于沈氏。集神怪之事，為開窗括異志一卷。

【魯文恪存集】十卷。明魯鐸撰。詩文皆不甚擅長。

【魯望集】十二卷。明袁尊尼撰。是集純為七子之體。



【魯一】同。蘭琴，一字通甫，清——一八零五至一八

六三江蘇山陽一作清河人。卒年五十九。一八三五  
年舉人。性疏奇，好言經世。洪楊之變，佐清河令吳  
棠守城有功。一同明切事理，工於爲文。著有通甫類  
稿四卷，續稿二卷，詩存四卷，詩存之餘二卷，邳州志  
二十卷，清河縣志二十四卷，右軍年譜二卷，及白奎  
山人年譜一卷。（均清史列傳）

【魯靈光殿賦】王延壽作。文考有雋才，少遊魯作  
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  
奇之，遂輟筆而止。年才二十餘，殿爲魯恭王所造，甚  
壯麗，延壽目覩西京未央建章，日就墜壞，唯此巋然  
獨存，特補作之。是賦先序事，謂有神明依憑支持，以  
保漢室，遂本斯意而賦焉。從漢室起，首敘作殿之緣，  
開局堂皇，次敘瞻望，語高峻，則嗟峨巖崑，語瑰奇，則  
瓌譎鴻紛，語光輝，則汨磔赫煇，語尊嚴，則峭嶭威神，  
次敘登造，言形飾，則滂滂泃泃，言采色，則燁燁煌煌，  
言幽深，則寥窳崢嶸，言鴻天，則曠炕燼閭，起前殿訖  
後殿，大概已盡於斯下文，迺就其中之所見詳寫之，

魯

先結構，其浮柱則岩巒而峽峽也，其飛梁則偃蹇而  
騰湊也，其榭榭則磔塊以岌岌，要紹而環句，其栢棠  
則攢羅以戢音，杈枒而斜據也，其餘特出者，天矯黝  
糾，特起者，崑蔚崎嶇，相接而旋散者，縱橫駱駝，各有  
所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次雕刻，飛禽走  
獸，皆於梁棟上見之，兼有畫形，讀「佗欺聰以鵬狀，不  
鷓鸞類而睽睽」二句，寫胡夷踞對狀，神色欲活，不  
知如何摹得出來，其仙女響像，鬼神髮鬚帶，敘數語，  
亦活動得妙，次圖畫，皆於壁上見之，分三層寫，送古  
鴻荒一層，歷代帝后一層，忠孝貞烈一層，文勢至葱  
龍郁秀，顧氏謂古人圖畫，使觀者可法可戒，其在斯  
乎。末段歷敘臺池樓榭，一路途徑門戶，正如指上螺  
紋，細細可辨，中間說到瑞應，以見神明扶持之意，與  
前序相照，意頗縝密，亂章雖皆形容語，而巋然獨存  
意，蒸然紙上，詞古雅可誦，作賦以諷諫爲正宗，是賦  
頌揚意多，諷諫意少，不無可議，然第以文論，看似筆  
墨複沓，而各極變態，述爲聯邊，不礙行文之妙，故彥  
和詮賦篇曰：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蓋深知其觸手

紛綸，必不同鑲嵌爲事者歟，宜孫月峯謂其勁雄蒼古，猶有西京遺意也。<sup>102</sup>

【魯元公主】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卽關漢卿之魯公主三歌赦。

【魯元公主三歌赦】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

【魯石草堂集】一卷。清秀水汪應鈴撰。有道光刊本。

【魯琪琳】烏程人。元末隱居不仕。人家向他問作詩法，他口占云：「三百五篇風雅頌，世人能讀少能觀。吟詠須得自情性，雕琢反愁失肺肝。春草池塘中造化，梅花香影外波瀾。熟參熟究功夫到，始信仙凡共一丹。」<sup>1023</sup>

【魯習之文鈔】一卷。清新城魯嗣光撰。有道光重刊本，在山木居士文集內。

【魯貞】起元，自號桐山老農，元——一三五零頃開化人。一三三四年左右舉人，隱居不仕。余闕薦之，不起。貞遠於理學，胸懷夷曠，作有桐山老農文集四卷，與春秋按斷中庸解易註。

【魯巖所學集】十五卷，附補遺。清張宗泰撰。有道光十三年刻本。<sup>2222</sup>

【魯山木先生文集】十二卷。清魯九皋撰。有道光十一年刻本。<sup>2277</sup>

【魯賓之文鈔】一卷。清新城魯績撰。有道光重刊本，在山木居士文集內。<sup>30</sup>

【魯逸仲】宋——一二二頃人。黃昇稱他的詞：「婉麗似万俟雅言。」花巷詞選中錄存三首。<sup>37</sup>

【魯九皋】原名仕驥，字絜非，號山木，清——一七三二至一七九四江西新城人。卒年六十三。一七七一年進士，家居養親十餘年，乃出選山西夏縣知縣，有惠政。以積勞卒于官。九皋受古文法於朱仕琇，復與桐城姚鼐善，其文冲夷和易，持論尤中正。所著有山木居士集（清史列傳）。

【魯大夫秋胡戲妻】一本元石君寶撰。君寶平陽人。太和正音譜曰：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在元曲選丁集上。敘秋胡在外十年，得官歸，其妻羅梅英正於園中採桑，秋胡百般調戲之。蓋相別經年，彼此已

不相識了。<sup>3036</sup>

【魯士驥】<sup>401</sup>九泉號幫非清——一七三三至一七九四江西新城人。一七七一進士，官山西夏縣知縣。有山木居士集。士驥本為朱梅崖弟子，後嘗渡江至淮甯，見姚鼐而有所問，遂以成家。

【魯孝王】<sup>404</sup>一本全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魯曾煜】啓人，號秋騰清——一七三六頃浙江會稽人。一七二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未授職，乞歸養。親嘗歷主杭州、汴州、廣州講席，后以教授生徒終於家。曾煜著有秋騰文鈔十二卷，三州詩鈔四卷。

【魯頌】魯頌的作者和時代，今古文互異。薛君韓詩章句對於閔宮的末章說：「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感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奚斯與僖公同時。若依此說，則魯頌當作於西歷前六五零年。左右毛詩的駟序却說：「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稼穡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克卒於襄公六年，則魯頌當作於前五七零年頃。（上距奚斯

魯

約八十年，下距孔丘之生約廿年。）韓詩之說是根據詩中「奚斯所作」一句的。毛詩既認為史克所作，故對於這句認為指廟，實在是錯的。段玉裁在奚斯所作解裏說的好：「此章自『徂來之松』至『新廟奕奕』七句，言魯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陳奚斯作此閔宮一篇，其辭甚長且大，萬民皆謂之順也。作詩之舉其名者，小雅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誅；式訛甫心，以畜萬邦。』卷伯曰：『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豳民曰：『吉甫作誦，移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併此篇爲五云：『奚斯所作』，即吉甫家父『作誦』之辭也；曰『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即『其詩孔碩』，以畜萬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屬，所作猶『作誦』，『作詩』之云，『作』爲韻，故不曰『作誦』，『作詩』耳。』以下他又歷舉漢人言詩者爲證，今從略。他的意思以爲閔宮一定是奚斯所作，而駟或爲史克的作品，故說：「史克作是銘」系之「牧於坰野」之下，則「是」者

是駢篇也。安見可爲四篇所共乎？這並不是膚淺的調和說，我們不要忽視。我們若細讀魯頌，便知可分爲二類。駢與有駢爲一類，泮水與閔宮又爲一類。後一類的作者自然是奚斯。前一類的出世顯然較晚，不妨認爲史克所作。泮水閔宮二篇與商頌中長發殷武二篇，不但時代相近，而且形式與內容也相差不遠。長發殷武是模仿二雅的，泮水閔宮亦然。這是因爲召陵攘楚，魯僖也在其內，與宋桓一樣，故產生的作品也相同。閔宮首述周民族漸漸興起的歷史，赫赫姜嫄……是生后稷……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翦商成功了，於是封姬旦於魯。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下文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即指僖公而言。（因爲莊公只有二子，一爲閔公，一即僖公，閔公在位僅二年，爲慶父所弑，僖公在位共三十三年，且有隨齊伐楚之事，故知一定僖公。）自此以下皆頌禱之辭，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一與商頌「奮伐荆楚」同意，均指召陵

之事而言。末敍作廟，未知何廟，若強指爲姜嫄廟，殊屬不必。（嚴祭說，「春秋不書，則知其非大工役，止爲僖公能修寢廟，史臣張大其事而爲頌禱之辭，猶斯干之意耳。」）至於泮水，乃敍僖公伐淮夷事，與費誓同。（舊說伯禽因「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完全是張冠李戴，近人已證費誓非西周文，所記乃魯僖公時事。）詩中盛誇魯侯的儀仗，其旂筏，筏，鸞聲，鸞，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又誇淮夷如何悅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武罔爾猶，淮夷卒獲。此因詩乃凱還後，於泮宮受俘而作。姚鼐說：「泮宮，宋戴侗培，明易川修，皆以爲泮水之宮，非學宮，其說誠然。按通典「魯郡泗水縣，泮水出焉。」泮爲水名，可證魯侯新作宮於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屬，故詩人作頌，因以芹藻爲興，謂既作泮宮而淮夷攸服，言其成宮之後，發祥而獲吉也，故飲酒於是，獻馘於是，獻囚於是，獻功於是。末章乃盼泮水。前有林，而林上有飛鷄集之，因託以比淮夷之獻琛焉。通篇意旨如此。」這是不錯的。其餘二篇——駢和有駢——的

體裁與國風相似，顯然在泮水閨宮之後。駒似乎是

一篇「馬頌」，有駮是一篇燕飲之詩而帶頌禱之

意的。通篇語句相似，每章只略換數字。例如有駮第

一章；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於胥樂兮。第二章僅易「

黃」為「牡」，易「明明」為「飲酒」，易「下」為「飛」，

「易」為「舞」，為「歸」。又如駒第一章，駒駒牡馬，在坰之

野。薄言駒者，有駒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

思馬斯臧。第二章僅易「驪」為「皇」，「驪」為「黃」，「驪」

為「駮」，「駮」為「駮」。易「彭彭」為「匪匪」，易「疆」為「

魯文恪存集十卷。【魯鐸詩】他以素行孤高稱，詩文皆不甚措意，蓋其平生志趣，不在於此。然其詩於樸質中時有風趣，譬如老樹著花，亦饒姿致。  
【魯智深出家】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魯智深遊戲山門外】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魯智深喜賞黃花峪】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各應格絕句】辛弘智賦詩。君為河邊草，逢春心剩生。妾如臺上鏡，得照始分明。（白居易）華陽觀中秋夜招友翫月。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如意見。華陽洞裏秋壇上，今夜清光此最多。兩首第二句應第一句，第四句應第三句，上下半首，各自呼應成章，謂之各應格。377  
【督元圖】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督辦馬路】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句儉堂集】四卷。清溧陽史炳撰。有純隱山房刊本。

各督句

【句溪雜著】<sup>3 2</sup>五卷。清句容陳立撰。有感豐刊本。又一本六卷。有廣雅書局刊本。在廣雅書局叢書內。

【句漏集】<sup>3 7</sup>四卷。明顧起綸撰。是集即在鬱林所作。

【句麓山房詩草】<sup>4</sup>八卷。清錢塘周向青撰。有道光刊本。

【句中正】<sup>5 0</sup>垣然。後唐——九二九至一零零二益州華陽人。卒年七十。精字學古文。工篆隸行草。喜藏書。家無餘財。孟蜀時。舉進士及第。歸宋。補曹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年）獻八體書。太宗

素聞其名。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又與徐鉉同核定說文。模印頒行。又命中正與吳鉉。楊文舉同撰雍熙廣韻。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元年（九九零年）改直昭文館。三遷屯田郎中。杜

門守道。以文翰為樂。

【句中對】<sup>3</sup>句中對者。每句中自相對之謂也。如漢

江臨汎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曲江對酒云。桃

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天對地。有對無。桃

花對楊花。黃鳥對白鳥。俱句中對也。<sup>8 7</sup>

【句曲外史集】<sup>5 5</sup>三卷。補遺三卷。集外詩一卷。元張

雨撰。雨工於翰墨。托跡黃冠。其詩文豪邁灑落。體格

道逸。有汲古閣刊本。不全。明嘉靖刊本。汪槐堂得張

南漪增鈔本。佳。題張貞居詩集。元人十集本。八千卷

樓丁氏刊本。

【句曲紀遊詩】<sup>2 7</sup>一卷。明朱凱撰。乃凱與東陽沈厓

之沈宜永兄弟同遊三茅山而作。

【句餘土音】<sup>8</sup>三卷。清鄧縣全祖望撰。有嘉慶刊本。

【句宣與誦】<sup>2 7 6 2 0</sup>一卷。清湘鄉蔣益澧撰。有同治刊本。

【句山詩鈔】<sup>2 7 6 2 0</sup>二卷。清華谿夏永成撰。有光緒十一年刊本。在永嘉十孝廉詩鈔內。

【翻天印】<sup>2 7 6 2 0</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翻西廂】<sup>1 0 6</sup>一本。清研雪子撰。傳奇。

【翻千金】<sup>2</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翻浣紗】<sup>3</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翻土揚塵】<sup>4 0 1</sup>北平流行俗曲。

【翻七國】<sup>4 0 7</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鄱陽五家集】<sup>2 7 6 2 7</sup>十五卷。清史簡編。是編所載鄱陽

人遺集。自宋末至明初凡五家。黎廷瑞芳洲集三卷，吳存樂惹遺稿二卷，徐瑞松巢漫稿三卷，葉蘭寓卷集二卷，劉炳春雨軒集四卷。其詩大都詩雅可誦，非誇飾風土，濫盈卷帙者比也。有刊本。

【鄱陽集】<sup>2</sup>十二卷。宋彭汝礪撰。原集久佚，後人撮拾殘剩，復為此編。故編次錯互，其詩頗諧婉可誦。

【鄱陽集】四卷。宋洪皓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按皓有松漠紀聞已著錄，此編爲其詩集，皆爲其奉使時塗次所經，及羈處冷山以及歸國後所作。有溼洪氏刊本，三瑞堂刊本。

【鵝山小隱詩集】<sup>27627</sup>五卷。清天門熊士鵬撰。有嘉慶刊本，又一本十五卷，有嘉慶二十年重刊本。

【鵝奔亭蘇娥自許嫁】<sup>27627</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鄆園詩文集】<sup>27627</sup>十一卷。清滄陽葉德輝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

【鄆園詩鈔】<sup>8</sup>十六卷。清南陽葉德輝撰。有民國十六年刊本。

【鄆園北遊文存】<sup>1</sup>一卷。清葉德輝撰。有民國十年

鉛印本。

【鄆園山居文錄】<sup>2</sup>二卷。觀古堂駢驪一卷。清葉德輝撰。有民國十八年刊本。

【鄆園書札】一卷。清南陽葉德輝撰。有光緒二十八年葉氏刊本，在觀古堂所著書內。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字】<sup>27712</sup>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有元曲選本。

【包融】<sup>15</sup>唐——七二七頃潤州延陵人。舊唐書賀知章傳作湖州人。此從新唐書藝文志注及唐才子傳一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齊名，當時號稱「吳中四友」。開元間，張九齡引爲懷州司戶，集賢院值學士。歷大理司直，與參軍殷遙、孟浩然交厚。二子何、佶亦善詩，父子齊名，號稱「三包」。融著有詩集一卷。

（新唐書志及唐才子傳）

【包丞相】<sup>17</sup>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包何】<sup>21</sup>幼嗣，唐——七五六頃潤州延陵人。包融之子。與弟佶俱以詩名，時稱「二包」。七四八年登進士。

曾師事孟浩然，授格法。與李嘉祐相友善。大歷中，仕

鵝 鄆 包

文——二——九〇五

至起居舍人何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包參軍集】六卷。明包大中撰。是集隨事立名，曰薄游集，曰武夷集，曰歸來集，曰台鵬集，各一卷，曰東征漫稿二卷。然薄游集題卷之一，則當有佚卷矣。

【包侍御集】六卷。明包節撰。所作纖麗爲多。

【包待制三勸蝴蝶夢】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在

元曲選丁集下。敍農人王老有子三人，皆習儒業。一日，王老出外買物，爲土豪葛彪打殺，王氏兄弟往身之，復打死葛彪，鄰衆控解三人去見知府包龍圖。三人都各承認是自己打死的，判逆不得法，其母不得已命第三子當罪，二子因得免。一日龍圖體倦假寐，夢見二隻蝴蝶撲於網中，一大蝶救之出，俄而一小蝶又墜，大蝶遂不能救，因悟此案必有冤屈，細察案情，果然龍圖便以盜馬賊趙頑驢代抵其罪，王氏兄弟均得免馬。

【包待制三勸蝴蝶夢】一本。元蕭德祥撰。雜劇。

【包待制雙勸丁】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一本。元鄭廷玉撰。雜劇。在

元曲選己集上。敍趙忠有妾名翠鸞，因不容於婦，遂偕其母潛逃。俄爲亂軍衝散，母女分離。翠鸞投宿客寓，店役戀其色，強欲姦之，鸞因諷死。役懼，投其屍於後園井中。適有弟子劉天義亦寄宿斯店，翠鸞顯魂伴之同寢，各填後庭花詞以爲記。不意其詞爲翠鸞之母所見，強誣天義藏匿其女，控於官。知府包待制察其詞中有「不見天邊雁，相侵井底蛙」之句，果其屍在井底，詳加拷問，盡得其實。

【包待制智勘生金閣】一本。武漢臣撰。雜劇。在元曲選癸集上。敍郭成的傳家寶生金閣，爲權豪高衙內奪去，並殺死郭成。後經包龍圖判明，高衙內棄市。

【包待制智勘灰闌記】在元曲選庚集上。敍張海棠嫁與富紳馬員外，馬妻劉氏頗悍潑，與海棠趙某有染，毒殺其夫而嫁禍海棠。官印判以極刑。後經知府包龍圖再審，其冤乃白。

【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一本。元關漢卿撰。雜劇。在元曲選戊集下。(也是園書目作元無名氏撰。)敍



許州貪吏魯齋郎，仗勢凌人，強奪平民李四及孔目張珪之妻，事為待制包龍圖所知，然惡其權勢甚大，恐朝廷姑恕之，便暗將魯齋郎之名換為「魚齋郎」，奏於上，控他酷害良民，強奪人妻，上遂命斬之，李張夫婦始獲團圓。

【包待制智賺灰闌記】一本。元李行道撰。雜劇。行道錄鬼簿作行甫，絳州人。有元曲選本。

【包待制判斷煙花鬼】一本。元張鳴善撰。雜劇。

【包佶】<sup>2426</sup>幼正，唐——七五八頃潤州延陵人。包何之弟。天才曠逸，工於詩，與劉長卿、賈叔向皆為莫逆之交。七四七年登進士，累遷秘書監。劉晏治財，奏為汴東兩稅使，及晏罷，以佶為諸道鹽鐵等使。未幾，遷刑部侍郎，太常少卿，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居官謹確，所在有聲。晚年染風痺之疾，辭官歸里。卒，封丹陽郡公。佶著有詩集一卷。（文獻通考）

【包大中】<sup>40</sup>庸之，別號三川，明——一五七零頃甯波人。官建陽縣縣丞，嘗預征倭之役，故稱包參軍。大中能詩，有薄遊集、武夷集、歸來集、台雁集各一卷，東征

漫稿二卷。

【包世臣】<sup>41</sup>慎伯，清——一七七五至一八五五安徽涇縣人。卒年八十一。少工詞章，纏好兵家言，善經濟之學。一八零八年舉人。權江西新喻縣知縣，因劾去官。世臣短小精悍，口如懸河，晚歲寓居江甯，自署曰小倦遊閣。世臣著有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六卷、附錄三卷、管情三義八卷、及齊民四術十二卷等。（均清史列傳）

【包世臣文稿】不分卷。清涇縣包世臣撰。有鈔本。

【包韞珍】<sup>46</sup>亭玉，清錢塘女子。有淨綠軒詩詞，見杭

那詩三輯。

【包公誇桑】<sup>80</sup>北平流行俗曲。（大鼓）寶文堂刻本。

【包公誇桑】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包公上任】<sup>2</sup>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

圖公案之六）

【包公遇害】<sup>3</sup>二本。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龍

圖公案之十九）

【包節】<sup>88</sup>元達，明——一五四五頃先世嘉興人，徙居

華亭。一五三二年進士。歷官御史，彈劾不避權勢。出巡按雲南，再按湖廣。顯陵守備。中官廖斌擅作威福，欲以法處之，語先洩，反為所陷。下詔獄，榜掠，謫戍莊浪衛。節念母不能終養，憂病而卒。節著有包待御集六卷，及陝西行都司志。

【包恢】宏父，宋——一一八二至一二六八建昌人。卒年八十七。恢少從諸父學，都驚他議論高明。一二零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歷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自稱活佛，民多被騙，恢繩之以法。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度宗時，進端明殿學士，封南城縣侯。未幾，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官所至，破豪猾，去奸利，盡力職務，政聲赫然。卒，諡文肅。恢著有敝帚稿略八卷。

【叱雲樓二集】四卷。清閩縣劉存仁撰。有咸豐刊本。

【叱雲樓集】八卷。清閩縣劉存仁撰。有咸豐刊本。

【叱雲樓全集】清劉存仁撰。

【叱上吟】清蘇崑撰。

【叱思臺文集】八卷。詩集一卷。清劉子壯撰。子壯制藝與熊伯龍齊名，雄厚排莽，凌轢一切，其詩古文亦以氣勝，然精華果銳已銷耗於八比之中。

【叱思堂詩文集】十卷。清黃岡劉子壯撰。有原刊本。

【色鬼急郎】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勾字卦】北平流行俗曲。智壽齋抄本。

【勾濤】景山，宋——一零八三至一一四一成都新繁人。卒年五十九。一一零三年登進士第，調嘉州法掾。累遷史館修撰，重修哲宗實錄，復修徽宗實錄。除給事中，求去，以微猷閣待制知池州，改知潭州。秦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辭，乃上書論時事之害政者。高宗嘆其忠。秩滿，提舉太平觀。後帝欲命知湖州，俄以疾卒。濤著有文集十卷，西掖制書十卷，及奏議十卷（均宋史本傳）。

【幻廬山】廣東流行俗曲。崇德書局鉛印本。

【幻醉廣寒】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幻緣奇遇小說】有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抄本，殘

在第二第七二回不知全書回數。不知撰人。此書未見刊本。唯日本天明間秋水園主人作小說字彙曾引此書。

【幻緣箱】一本。清邱園撰。傳奇。

【幻奇緣】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幻夢集】參看樂真秘條。

【幻華集】二卷。明釋斯學撰。斯學天分絕高，故吐

詞多自然秀拔。

【幻中緣】（子弟書）

【幻中遊】十八回。有坊刊本。卷一題「新刻小說

幻中遊醒世奇觀」。日本東京帝大文學部研究室

藏清無名氏撰。題「步月齋主人編次」。（封面題煙

霞主人編次）

【幻中真】有舊刊十二回本，書題「批評繡像奇

聞幻中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坊刻中型本。四卷

十回。日本內閣文庫藏。清無名氏撰。題「煙霞散人

編次」。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有天花樓主人序。

【幻影】八卷，三十回。一名型世奇觀。有明刊本，半

崎 鄉

葉九行，行二十字。鄭西諦藏。此書殘存一至七回。馬

隅卿藏。三十回足本。改題三刻紫驚奇。明無名氏撰。

題「夢覺道人編輯」。鄭西諦藏本。題明夢覺道人

西湖浪子同輯。一卷首自序。雖以三刻標榜，實與涉

書無關。此本傳本甚少。唯日本享保十二年（吾國

雍正五年）船載日曾著錄此書。

【幻情緣】參看魏小史條。

【幻情逸史】參看探河源條。

【崎嶇仿古吟】一卷。清衡山曠敏本撰。有乾隆四

十年原刊本。在崎嶇鑑撮全集內。

【崎嶇集】清曠敏本撰。

【崎嶇時藝】一卷。清衡山曠敏本撰。有乾隆四十

年原刊本。在崎嶇鑑撮內。

【崎嶇刪餘文萃】一卷。清衡山曠敏本撰。有乾隆

四十年原刊本。在崎嶇鑑撮全集內。

【崎嶇刪餘詩萃】一卷。清衡山曠敏本撰。有乾隆

四十年原刊本。在崎嶇鑑撮全集內。

【鄉裏親家我賄賂親家】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

文——二——九〇九

講水刻本。

【鄉城罵】<sup>43</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鄉老慶壽】<sup>44</sup>北平流行俗曲。寬裳續譜木刻本。

【鄉老人都】<sup>8</sup>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餐玉詞】<sup>2773</sup>一卷。清陽湖伍嗣興撰。有嘉慶刊本，在陽湖伍氏四種內。

陽湖伍氏四種內。

【餐秀集】<sup>2</sup>二卷。清黃千人撰。是集為覺羅普爾泰所刊。

所刊。

【餐花室詩稿】<sup>442</sup>十三卷，附詩餘一卷。清桐鄉嚴錫康撰。有成豐刊本。

康撰。有成豐刊本。

【餐花室詩餘】<sup>8</sup>一卷。清桐鄉嚴錫康撰。有成豐刊本，在餐花室詩稿內。

本，在餐花室詩稿內。

【餐花室尺牘叢殘】<sup>7</sup>二卷。清桐鄉嚴錫康撰。有成豐刊本。

豐刊本。

【餐花吟館詞鈔】<sup>6</sup>七卷。清上元嚴駭生撰。有嘉慶二十四年刊本。

二十四年刊本。

【餐菊軒稿】<sup>449</sup>一卷。清滇南伍淡如撰。有光緒重刊本。

本。

【餐櫻詞】<sup>46</sup>一卷。清臨桂況周儀撰。有民國刊本，在蕙風叢書內。

【餐楓館文集】<sup>47</sup>二卷。清陽湖張紉英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

【懈谷詞】<sup>2775</sup>一卷。清馬曰琯撰。陳授衣云：懈谷性好交游，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近結邗江吟社，以倚聲與賓朋酬倡，與昔時圭塘玉山相埒，其詞清新刻削，能自成一家。有乾隆原刊本，附沙河遺老小稿後。

【輿舫詩集】<sup>2778</sup>七卷。清柏鄉魏裔介撰。有原刊本。

【輿舫集】<sup>2778</sup>清魏裔介撰。

【久聞大名】<sup>278</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祭文】<sup>2791</sup>是一種用來祭奠親友的文辭。古時候的祭祀，祇不過告饗罷了。自從中世紀以後，便兼贊人的言行，以表示哀傷的意思，乃是「祝文」的一種變體。牠的行文方法，有用「散文」的，有用「韻語」的，有用「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儷語」的，而「韻語」當中，又有「散文」，「四言」

「六言」，「雜言」，「駢體」，「儷體」的不同。劉總說：「祭奠之楷，宜恭宜哀。」這句話，真對極了！倘若文辭很華麗，而失了牠的實際，或是情緒鬱滯，而不能夠宣達，那就不是工於此道了。後漢時候，車騎郎杜篤，他做了一篇祭延鍾文，「祭文」的創作，大概是起於此時。此外還有一種叫做「悲文」，據任昉文章緣起中說，是始於「蔡邕之悲溫舒文」。注：「悲文者，傷痛之文也。」大概這種文字，也是「祭文」的一種別體罷了。<sup>279</sup>

【祭三王】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祭皋陶】一本。清。宋琬撰。雜劇。琬字玉叔，號荔裳，萊陽人。官四川按察使。荔裳中年爲怨家告許逮繫請室，此本殆印其繫獄時作也。

【祭邕】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印本。

【祭姬】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祭姬】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祭塔】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 祭

【祭塔】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祭塔】北平流行俗曲（大鼓）中華印刷局鉛印本。

【祭塔】北平流行俗曲（影戲詞）

【祭塔】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調）燕影劇鉛印鈔本。

【祭塔】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祭輓彙錄】二十二卷。續四卷。清人所編，其名已佚，有清刊本。

【祭財神】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祭金危危唱和詩】不分卷。清施南樊增祥撰。有鈔。

【梁雲榭詞】一卷。清仁和鍾筠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梨花依舊向陽開】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梨花片片】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裳續譜木刻本。

【梨花細雨黃昏後】北平流行俗曲。(西調) 霓裳續譜木刻本。

【梨花含羞】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黎園樂】唐明皇是一個享樂主義者，他好文學，通音樂，在蓬萊宮之旁，置內教坊，樊進散樂唱優之伎，挑選坐部伎（分坐部與立部，前者坐於堂上，後者立於堂下以奏樂）弟子三百人於黎園，明皇親教之。又有外教坊同內教坊，並稱為左右教坊。當時名伶如李龜年、雷海青、賀懷智等，均精音樂，工歌舞。舞的種類有軟舞、健舞等，歌有霓裳羽衣曲，這是最有名的舞曲之一。在歌舞之外，又有戲劇，如大面、撥頭、踏謠娘、綠中郎及參軍戲等，流行一時。

【黎園館】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黎園館】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黎岳集】一卷，附集一卷，唐李頻撰。是編本名建州刺史集，以廟祀黎山，建州人尊稱曰黎岳，集亦因之改名。凡詩一百九十五首，頗為姚合之壻，然其詩別自為格，不類武功之派。附錄一卷，則為黎山廟敕。

書碑記類。有明永樂中河南師祐刊本，正統中廣州彭森刊本，席氏刊本，道光丁酉徐燾刊本，宋嘉熙元年金帝王堉刊本，元元貞及後至元間喬孫邦才刻本。

【梨花五種】梨花者，吳石渠別墅也。石渠宜興人，

貞毓相國族叔。永曆時，官至大學士，武岡陷，為孔有德所執，不食死。雖立朝無物望，要不失為殉節也。王船山仕永曆朝，與五虎交好，所著永曆實錄，痛誅貞毓，并石渠死節，亦矯誣之，謂強食牛肉下痢死，明人黨同伐異，其貳，賢如船山，且不能免，故略辨於此。（乾隆時石渠賜諡忠節。）石渠少時，填詞與阮圓海齊名，而人品則董猶矣。所著五種，雖療妬羹，最負盛名，而文心之細，獨讓情郵。董中以唐小說真真為蘆本，今俗劇斗牛宮，即從此演出。其詞追仿還魂，太覺形似。綠牡丹則科譚至佳，西園記則排場近熟，終不如情郵之工密也。（綠牡丹為烏程溫氏作，幾與大獄詳見復社紀事，及冬青館集。）其自序云：莫險於海而海可航，則海可郵也。莫峻於山而山可梯，則

山可郵也。又云：色以目郵，聲以耳郵，臭以鼻郵，言以口郵，足以走郵，人身皆郵也，而無一不本於情。有情則伊人萬里，可憑夢寐以符招。往哲千秋，亦借詩書而微致。是粉碎虛空，方有此慧解。陽羨萬紅友爲石渠之甥，其詞學即得諸舅氏，所作擁雙豔三種，世稱奇構，實皆石渠之餘緒耳。

【梨花館詞鈔】一卷。清義烏樓杏春撰。有排印本。【樂苑華館詩集】八卷，附蕉心詞一卷。清武進周騰虎撰。有民國十七年刊本，在毗陵周氏家集內。

【樂盒詩鈔】二卷。清合肥周家謙撰。有民國十七年刊本。

【樂舞】樂府舞曲雜舞名。宋書十九：晉初有柷舞，公苴舞。史臣按：柷樂舞，今之齊世甯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蹤躡。」王榮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間闕於樂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原中，天下爲晉世甯舞，矜手以接柷，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柷舞，而晉加以柷，反覆之也。按古辭亡

樂彙紀

宋書二十二有晉世甯。【彙書】六卷。清王鳳九撰。中多講易之文，其說皆宗程朱，詩則有韻語錄也。

【紀唐夫】唐——八三五頃人工詩。開成中（八三八年左右）官中書舍人。溫庭筠謫方城尉，唐夫贈詩有「風風詔下雖露命，鸚鵡高才却累身」句，時以爲知言。

【紀文達公遺集】文十六卷，詩十六卷。清獻縣紀昀撰，紀樹馨編。有嘉慶刊本。

【紀天祥】（一作君祥）元——二六零頃大都人。與李壽卿、鄭廷玉同時。生平事跡無考。工曲，太和正音譜評爲「如雪裏梅花」。所作劇六種，今存趙氏孤兒一種。其他五種——韓退之、松陰夢、錯勘賊、販茶船、驢皮記（均錄鬼簿）——全佚。

【紀天祥劇曲】大都人。其趙氏孤兒，於一七六二年爲法國耶穌會傳教士 Dufaille 譯爲法文。大文學家伏爾太 (Voltaire) 非常激賞。王國維先生亦謂其爲偉大悲劇。但原文除程嬰用藥囊盜兒出

宮描寫略為細膩外，餘無甚可取。

【紀馳松庵竹鎊始末】一卷。清無錫鄒炳泰撰。有乾隆刊本，在藝海珠塵內。

【紀述題詩】儒者學古入官，職在紀述。凡有典禮功績，每作為歌詠以陳其事，必須條載明備，事詳筆簡。例如杜牧之開慶州趙縱使君與黨項戰中箭身死一作是也。861

【紀遊詩草】二卷。清桐城張敏求撰。有道光刊本。

【紀城詩草】清安致遠撰。

【紀夢啞草】清富斌撰。

【紀草堂十六宜】清仁和王嘯撰。有康熙刊本，在枕几叢書內。

【紀坤】厚齋明一六三六頃獻縣人。諸生少，有經世志，久而不遇，乃逃於禪以終。坤自傷文章無用，如牡丹之華而不實，勝所居曰花王閣。詩學蘇軾，多傷感之音。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年）嘗自編其詩為六卷，沒後燬于兵燹。今存花王閣賸稿一卷，係其子鈺搜集殘剩而成。

【紀恩詩】清乾隆間蔡升允撰。

【紀映淮】王阮亭嘗作秦淮雜詩，多言舊院時事。內有「棲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之句。阿男兄映鍾，寓書責之云：「以青燈白髮之嫠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世其謂之何？」阮亭謝之。後入官禮部，乃力主覆旌其閭，笑曰：「聊以懺悔少年綺語之過。」按阿男名映淮，字冒綠，詩人映鍾妹，著有真冷堂詞。其阿男詩清真淡逸，尤具秀拔之致，蓋其身世使然也。眾香詞云：「崇禎壬戌（一六四二）芑州城破，夫被難，阿男與姑先匿深谷，得不死，攜六歲孤兒茹荼三十年。」清才苦節，旌閭奚慚。阿男兄映鍾有女曰松實，字多零，亦能詩，有懷孟堂稿。1049

【紀映鍾】伯紫，一字璧子，號慧叟，明一六四四頃江蘇上元人。明諸生。崇禎時，張溥、楊廷樞、張采、周鍾等組織復社，四方雲集響應。映鍾尤喜結納，與顧夢游同被推為領袖。夢游早歿，映鍾獨領袖。卒，英明亡後，棄諸生躬耕養母，自稱鍾山遺老。少與龔鼎孳友善，鼎孳既貴，招之往，寓京十年。映鍾工詩善書，尤



負詩名著。有真冷堂集補、石倉集及壁堂詩鈔。(清史列傳)泰州鄧漢儀稱其詩宗唐人，惟他讀史十年，故下筆嶄然，獨與人異。

【紀昀】曉嵐，一字春帆，自號石雲，清一七二四至一八零五直隸獻縣人。卒年八十二。一七四七年第一名舉人。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戍烏魯木齊。尋釋還，復授編修。官至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戴震與交最篤，主其家二十餘年。性坦率，好滑稽，有陳亞之稱。卒諡文達。昀貫澈儒籍，旁通百家，其學在辨漢宋儒術之是非。枏詩文流派之正偽，主持風會，為世所宗。嘗任四庫全書總纂，校訂整理，每書悉作提要，冠諸簡首，稱大手筆。又詔撰簡明目錄，評隲精審，一生精力，備注於此。自著有遺集及閨微草堂筆記七種。

【紀昀詩】曉嵐性喜談諧，嘗有牛姓者新婚。曉嵐贈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閣靜好對彈琴」。又嘗有兩門生來謁，其一額上有黑痣，其一左目已瞽。曉嵐集杜詩贈二人云：「片雲頭上黑」；「孤月浪

絕

中翻。」利用他人缺陷，為調笑材料，頗為無聊。惟中國文人惡習往往如此。今錄曉嵐事以概其餘。〇〇〇〇

【紀陋軒詩】清吳嘉撰。

【紀年詩集】清徐閻撰。

【紀少瑜】幼瑒，梁一五三五頃丹陽林陵人。本姓吳，養於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嘗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當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錢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之猛進，年十九，始遊太學。美容貌，工稿草，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紀半樵詩】一卷。清上海紀大復撰。有咸豐刊本，在春輝堂叢書內。

【紀慎齋先生全集】清嘉慶間紀大奎撰。

【絕句】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為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五言絕句，王維之自然，李白之高妙，韋應物之古淡，並入化機。而三家中，李白近樂

府，王維韋應物近古詩，又各擅勝境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祐宮調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李白有馬，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歷卷，王鳳洲推王昌齡，葡萄美酒爲歷卷，王阮亭則云必求歷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無有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他如李益之回樂峯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絕句始於六朝，元非近體，以絕句爲絕律詩者，後人之誤也。唐人所作，或從古製，或效齊梁，或成樂府，或與近體相入，體製不一，其與近體相入者，則有四種：曰前散後對，曰前對後散，曰四句皆對，曰四句皆散。此正體也，其他變體不一，另有論列。<sup>857</sup>

【絕句不莊律詩範圍內】絕句在詩中有其特殊

地位，和律詩古詩不同。但是古人爲什麼將絕句並入律詩呢？如文章明辨上所謂「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知矣。」關於這一點，要找證據當然還有，如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都把絕句放在律詩裏面，並一概標明爲律詩。不過這所謂「律詩」實即指有律格的詩，別於古體詩而言。有格律的詩，可分兩種：一種還叫做律詩，一種四句的便叫做絕句，律詩既做了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或排律這種律詩，以及絕句的公名，又做了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或排律的專名。於是一般人便以爲絕句是由律詩產生，而以此爲證據了。這祇怪古人分類及命名的不精當，這裏還有一個證明。如王安石的臨川先生文集中分律詩爲四種，即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絕句，七言絕句。這種分類，便純然以律詩爲公名了。李漢編昌黎集以及元白兩氏長慶集以絕句併入律詩，也只是認其都是有格律的詩而已。

【絕句特質】胡適在他論短篇小說一篇文章裏曾爲短篇小說下了一個界說。他說「短篇小說是

絕

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其實這一個界說，略加改動，便可成爲絕句的界說。什麼叫絕句？「絕句在詩歌中，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抒情，寫景，或是敘事，而其所寫，又是所要寫的對象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五絕只有二十字，七絕只有二十八字，字句都很少。昔人謂「五言如四十五個賢人，著一個屠沽不得。」（黃徹碧溪詩話卷五）引劉昭禹語「實則五絕七絕的二十字，或二十八字，才是二十賢人，或二十八賢人，才真著一個屠沽不得。因此每一首絕句中的每一個字，都要擔負他自己應負的責任。譬如「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復高風晚，山山黃葉飛。」這是王勃的一首思歸。楊柳青青杏發花，年光誤客轉思家；不知湖上菱歌女，幾個春舟在若邪？」這是王翰的一首春日思歸。每一首都好幾層意思，或深進一層說，或推開一層說，若是用散文來寫，必要增加許多字句，才能達到無剩辭，無剩義的地步。並且在增加的許多字

句中，又必須有許多虛字，才能轉折得過來，而在絕句中卻僅僅是二十字二十八字，這就是所謂最經濟的手段。又如駱賓王的易水詩：「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李白的越中懷古詩：「越王勾踐破吳歸，戰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祇今惟有鷓鴣飛。」都是用極經濟的手段，寫出作者千古傷今之意，無須多着筆墨，自能表現得恰到好处。寫絕句都應如此，而賸炙人口的「好絕句」也無不如此。■說到最經濟，胡適的解釋很精闢。他說：「譬如把大樹的樹身鋸斷，懂植物學的人看了樹身的「橫截面」，數了樹的「年輪」，便可知道這樹的年紀，一人的生活，一國的歷史，一個社會的變遷，都有一個「縱剖面」和無數的「橫截面」。縱面看去須從頭看到尾，纔可看見全部。橫面截開一段，若截在緊要的所在，便可把這個「橫截面」代表這一人，或這一國，或這一個社會。這種可以代表全部的部分，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部分。又譬如西洋照相術未發明之前，有一種「側

面剪影」用紙剪下人的側面，便可知是某人。這種可以代表全形的一面，便是我所謂「最精采」的方面，若不是「最精采」的所在，決不能用一段代表全體，決不能用一面代表全形。一件事固有其最精采的部分，而一派風景，或是一段情緒，也自有其最精采的部分。這最精采的部分也可以代表全部。如白與王孫別，頻看黃鳥飛，應緣春草綠，著處不成歸。（崔國輔）王孫遊，冰紋珍，簞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李益）寫情）這是寫情。春池深且廣，會待輕舟回，靡靡綠萍合，垂楊掃復開。（王維）萍池）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下江陵）這是寫景。掩涕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東方虬）王昭君）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王昌齡）從軍行）這是敘事。雖為大概的分類，已足證明抒情、寫景、敘事，都有他最精采的每分絕句，因為字句少，無多迴旋，自然的趨

勢，當然特別置重於此。而在各種詩體中，也只有絕句的寫作，是最經濟的手段。寫他，要寫的對象之，最精采的一段。胡適說：凡是小詩，「都只是抓住自然界或人生的一個小小的片段，最單一又是最精采的一小片段。」（胡著白話文學史三五二頁）我想，這話中「小詩」兩字，如斬截的改為「絕句」，則更精當。因為好的絕句，沒有不是如此的。寫到這裏，想起賈島的故事：「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作『敲』，引手作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十一）用敲用推，有何關係，便因為要使得他的詩寫得更深刻更精采的原故。寫絕句尤應如此。

【絕句起源】從來論絕句起源的，不外兩說：一說絕句導源於樂府，一說絕句導源於律詩。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文體明辨上說：「唐初穩順聲勢，定為絕句，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二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

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這便是說絕句是從律詩發生出來的。就是先有律詩，而後從律詩中分化出一種新體，便是絕句。由上面的說法中論，自然會承認五絕導源於五律，七絕導源於七律。這在唐人絕句中，確實是隨處都可找到例子。所以施蟄華《備說詩》上說：「五言絕句，截五言律之半也。如『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是也。有截後四句者，如『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是也。有截中四句者，如『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有截前後四句者，如『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是也。七絕亦然。」七絕中如「營州少年厭原野，狐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鍾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高適《營州歌》）可說是截七律前四句的。又如「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似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

絕

夜上受降城聞笛）可說是截七律後四句的。又如「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遠黑山。」（柳中庸《征人怨》）可說是截七律中間四句的。至於連首四句不對，如截七律首尾四句的，則更觸目皆是。「傷心欲問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台。」（竇鞏《南遊感興》）信手拈來，都可作例子。以上都是就字句的組合上說的，若照音律的組合上說，也正左右逢源。不論五言絕句或是七言絕句，其音律的組合，如所謂平仄聲，都像從律詩截取來的。我們若將律詩平仄的排列共有幾種，一齊寫下，凡截取四句後能得到一種新的平仄排列法的，在絕句中無不有這種格式。這種配合，既極自然，又極平常，自然會使人更相信「絕之為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的說法。在《說詩》上又說：「學詩須從五律起，進之可為五古，充之可為七律，截之可為五絕，充而截之，可為七絕。」這簡直認律詩是萬能絕句的放大，便可為律詩，律詩的截減便可為

絕句。這種說法，則所謂「絕之爲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不但是在字句和音律的組合上，並且連「詩意」也包括在內了。除了絕句起源於律詩一說外，便是絕句起源於樂府說最占勢力。趙翼說：「揚伯謙云：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七言絕句，初唐尚少，中唐漸甚。然梁簡文夜望單雁一首，已是七絕云云。今按：南史宋晉熙王昶奔魏，在道慷慨爲斷句詩曰：『白雲滿郭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著者按：此詩見南史卷十四）梁元帝降魏，在幽逼時製詩四絕，無一曰：『南風且絕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著者按：此詩見南史卷八）此爲第一首。第二首爲『人生逢百六，天道異貞恆。何言異蜚蟻，一旦損鷓鴣。』第三首爲『松風侵曉哀，霜霽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台。』第四首爲『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又同卷簡文帝本記末云：簡文帝『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絕句五篇，文

並悽愴云。』曰斷句，曰絕句，則宋梁時已稱絕句也。柳惲和梁武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揚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流。』陳文帝時陳寶應起兵，沙河門慧標作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薇宮。』（著者按：此詩見內史卷十九虞寄傳）隋煬帝宮中侯夫人詩：『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蕭子雲玉筍山詩：『千載雲霞一徑通，煖烟遲日鎖溶溶；馬蹄春盡桃花坼，獨步溪頭探碧茸。』虞世南袁室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愁生；緣慙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華行。』其時尚未有律詩，而音節和諧已若此，豈非五七絕之濫觴乎？（陔餘叢考卷二十三）胡應麟詩數上說：『五七言絕句，蓋五言短古，七言短歌之變也。五言短古，雜見漢魏詩中，不可勝數，唐人絕體實所從來。七言短歌，始於垓下，梁陳以降，作者益然。第四句之中，二韻互叶，轉換既迫，音調未舒。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於近體，而意味深此過之，節促於歌行，而

詠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田雯古歡堂集卷二論七言絕句說：「七言絕句，起自古樂府，盛唐遂踞其巔。」如趙翼所說，則五七言絕句實都出於南北朝樂府，如胡應麟田雯所說，則五七言絕句仍是出於樂府，不過淵源更遠，提前到漢魏去了。但無論如何，他們是不同意於絕句出於律詩的說法，而是造成另一種說法，就是絕句起源於樂府。以上兩種絕句起源說，我們認爲都不能令人滿足。如第一說，絕句起源於律詩，彷彿絕句之爲物，是律詩的兒子，不論字句的組合上，音律的組合上，連命意方面也都是從律詩剪裁而得，所謂具體而微。然而詩裁上卻說：「絕句之義，迄無定說。謂裁近體首尾或中二聯者，恐不足信。」這種懷疑，是應該發生的。誠然，在字句的組合上，音律的組合上，和律詩絕句似，然而在律詩發生前卻已有了絕句。四庫提要上說：「漢人已有了絕句，在律詩之前，非先有律詩裁爲絕句。」（卷一百九十六師友詩傳錄題要條下）王夫之薑齋詩話上說：「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

絕

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削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卷下）這些批評，不但推翻了「絕之爲言裁也，即律詩而裁之也」之說，並且將律詩與絕句的關係，剛剛給他翻了一個身。昔者律詩爲父，絕句爲子，今則絕句爲父，律詩爲子了。自然，以律詩屬於絕句之下，變爲絕句的後代，我們覺得意有未安。可是必認絕句爲律詩的後代，同樣的也使我們意有未安。並且從文學原理上說，每一種文學作品無論在形式上或是內容上，總應有其獨立性。假如說律詩裁之可爲絕句，也可說長篇小說裁之可爲短篇小說，這能講得通嗎？若再反轉來說，則亦可說絕句補長便爲律詩，短篇小說補長便爲長篇小說，這不但講不通，且可令人捧腹了。近人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十四章律詩的起來上說：「五言的律詩，是最先成立的。接着七言的律詩也成立爲當時最重要

的文體之一了，據着別一種的新詩體，即所謂『五絕』、『七絕』者也發生了，接着聯合了若干韻的律詩而成爲一篇的長詩，即所謂『排律』者的風氣也出現了。這顯然的承認絕句是從律詩裏產生出來的。又批評胡應麟的話說：「胡氏的話，對於絕句已盡讚頌之極致。但他又頗以截近體首尾或中二聯，以成絕句爲非。此則緣味於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故有異論耳。沈宋之前，固有類乎絕句之物，惟『絕句』之成爲一個新體之物，且有定格，則爲創始於沈宋時代。未可以偶然的『自古有之』的幾個篇章，便推翻了演進的定律。」這又顯然的承認「絕之爲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的說法。」但又說：「絕詩的起來，與律詩的產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漢魏古詩，六朝樂府中，五言的短詩爲最多，類皆像王台卿所作的陌上桑：『令月開和景，處處動春心。挂筐須葉滿，息捲重枝陰』般的以四句五言成篇。『律詩』、『約句準篇』每篇句類有定，不合寫作這一類短詩之用。於是律詩作者們同時便別創所謂『

絕』詩的一體。這維持了短詩的運命，且成爲我們詩體中常是最有精彩的一部份的傑作。『絕句』既是別創的新體，何以又說是從律詩裏產生出來的，並且承認絕句是截取律詩四句而成的，這似未能自圓其說。從鄭氏各話中看，我們也只能承認律詩與絕句不過是兄弟的關係，而非父子的關係。未足爲一絕句起源於律詩說。『來張目反對此說者，也正不必是「味於詩體的自然演進的定律」。』現在再談第二種絕句起源於鄴府說。玉台新詠卷十開卷便是古絕句四首，又有吳均雜絕句四首，梁簡文絕句賜麗人一首，劉孝威和定襄八絕初筓一首，江伯瑤和兒襄侯八絕楚越衫一首，這都是以絕句稱的。而在這一卷中所著錄的，都是五言四句這顯然的告訴我們，五言四句從晉一直到南北朝以來，已在文壇上佔有有力的地位。而子夜歌、讀曲歌、華山畿等都是三四句句很短的民謠，樂府詩集列爲吳聲歌曲（四十四卷）在晉書樂志上說：「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又說：「凡此



諸曲（指子夜歌等）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竹金石造歌以被之。」（卷二十三）觀此可見男女兩性相與愛慕之民學，已由徒歌而被之絃管，已由無名文人之創作，引起以文學爲職業的文人所注意。即以樂府詩集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這三卷書上說，便有子夜歌四十二首，是晉宋齊辭，無名氏作的，子夜四時歌七十五首，是晉宋齊辭，無名氏作的，讀曲歌八十九首，是無名氏作的，華山蠻二十五首，是無名氏作的。其他如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郎、碧玉歌、懊儂歌，都是無名氏所創作，但都有人從事擬作。從梁武帝王金珠一直到唐代詩人，至今還有許多好的擬作，能給我們看見所謂「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所謂「絃竹發歌響，假器揚清音，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大子夜歌）可見當時這些歌謠在文壇上的勢力。所以說「五言絕句，唐初變六朝子夜體也。」（五言絕發源於子夜歌）（李重華貞一齋詩說）都是有見地的。

絕

至於說五絕是五言短古之變（引前胡應麟說）或是說「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如玉台新詠卷十載古絕句，「葦碣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引第一首）以及古詩之「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貧人還自賊。」「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鮪鱗，相教慎出入。」（見樂府詩集七十四卷）這都與後來五絕相差不過，不過似沒有子夜歌等影響五絕之大。說到七絕，高棅唐詩品彙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爲絕句之祖。」梁簡文烏棲曲，芙蓉作船絲作絳，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見樂府詩集四十八）魏收的挾瑟歌，「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下成行。」（樂府詩集卷八十六）江總的怨詩行，「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思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樂府詩集卷四十一）詩藪上說「品彙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爲絕句

之祖，余考烏棲曲四篇，篇用二韻，正項王垓下格，唐人多不學者。江總怨詩，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也。惟挾瑟歌雖音律未諧，而體裁實協，唐絕句成所自來。然六朝殊少繼者。詩藪上的話，有對有不對。如說烏棲曲篇用二韻，非絕句體，這是對的。如說江總怨詩行卒章俱作對結，非絕句正體，這是不對的。絕句中本後兩句對的，這正可打破七絕截取七律前四句的說法。並且怨詩行有一特點，即第一句，第二句以及第四句押一韻，這正是後來七絕的用韻法。較之烏棲曲又接近絕句一些了。如說挾瑟歌是唐絕句成所自來，然六朝殊少繼者，這是不對的。唐絕句成所自出，這無可異議。六朝殊少繼者，這是不確。如湯惠休的歌思引：「秋寒依依風渡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蕭子顯的春別：「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色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玉台新詩卷九）梁簡文帝和蕭侍中子顯春別四首，有三首便是七言四句，第一首爲「別觀葡萄帶實垂，江南豈

寇生連枝；無情無意猶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第二首爲「可憐淮水去來潮，春堤楊柳拂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聞玉珮已相要。」第三首爲「桃紅李白若朝妝，羞持顛顛比新芳；不惜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又夜望單飛雁一首爲「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梁簡文帝集卷八）都是七言四句，不能說六朝殊少繼者。到了隋代無名氏的「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人飛；柳條折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這簡直如唐人七絕句了。又挾瑟歌在樂府詩集上屬雜歌謠辭，烏棲曲在樂府詩集上屬清商曲辭西曲歌。樂府詩集上說：「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不異。」怨詩行在樂府詩集上列之相和歌辭楚調曲。大約都是從歌謠演變而來，並且多是江南的歌謠。這麼與其說七絕從七言短歌變來（胡應麟說）或是說從歌行來（王夫之說）不如說從六朝歌謠中演變以來。如此則與五絕直是一源。不過六朝

是五言詩的時代，由四言變爲五言，至六朝才算很普遍，七言四句爲歷史的限制，自不能如五言四句之多。但其格局卻已樹立於此時了。只是五七言絕雖與六朝歌謠有鎮密的關係，何以「至唐諸子一變而律呂鏗鏘，句格穩順。語半近於近體，而意味深長過之，節促於歌行，而詩嘆悠永倍之，遂爲百代不易之體。」這在絕句起源於樂府說中，尚未給與我們圓滿的答案。王士禛唐人絕句選序上說：「樂府之名，其來尚矣。世謂始於漢武，非也。按史記高祖過沛歌三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爲房中之歌，西京雜記又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則樂府實始於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聲通知其意，而樂府始盛。其云武帝者，託始焉爾。東漢之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爲樂府，悲壯與嘔，頗有漢之遺風。降及江左，古意寢微，而清商繼作。於是楚調、吳聲、西曲、南弄，雜然興焉。逮於有唐，李、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倫，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齊梁，不

絕

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然考之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爲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何以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又何以唐絕句代替了古樂府的地位，這在絕句起源於樂府說中也未給與我們圓滿的答案。所以這種起源說，雖較起源於律詩說爲近理，仍有可以疵議之處。我們以爲論絕句的起源，應從多方面的探討，一元的解釋，終不免左支右絀。絕句的發生，可說受了四方面的影響。最初是導源於民歌，次則受了胡樂的影響，以及聲律的影響，末了更因了帝王的提倡，於是「律呂鏗鏘，句格穩順」的絕句，才於中國文學史上嶄然露頭角，成爲「百代不易之體」。顧炎武說：「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

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用一代之體，則必似一代之文，而後爲合格。又說：「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今且千數百年矣，而猶取古人之陳言，一而摹倣，以是爲詩乎？」（日知錄彙釋卷二十一）近人王國維也說：「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適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人間詞話）凡是一種文體，到了「通行已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或者「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以後，文人學士自然要以其聰明才力開闢新的園地。在開闢的時候，普通的情形，得注意兩點：一是前人所不經意之處，二是進行時抵抗力量最小之處。在南北朝時，因爲外族的侵入，相激相蕩，於是在文學上也煥然一新。南朝的文學是柔和婉轉，

北朝的文學是豪俠爽直。胡適在他的白話文學史上說：「南方民族的文學的特別色彩是戀愛，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新民族，多帶着尚武好勇的性質，故北方民間文學，自然也帶着這種氣概。」（第七章南北新民族的文學）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民族文學，相激相蕩了兩百年左右，自能使當時文壇產生出許多新興的文學作品。並且這時對於古典作品的摸擬，已不能在這千戈擾攘，變亂相尋的時代，給與人強烈的刺激。於是民歌在先不甚爲文人學士所注意者，至此遂不但欣賞之，並且羣起模倣之。胡適說：「我們看蕭梁一代（五零二——五五零）幾個帝王做作的樂府，便可以感覺文學史的新趨勢了……這樣仿民歌的風氣，至少有好幾種結果：第一是對於民歌的欣賞。試看梁樂府歌辭之多，便是絕好證據。又如徐陵在梁陳之間編玉台新詠，收入民間歌辭很多。我們拿玉台新詠來比較那早幾十年的文選，就可以看出當日文人對於民歌的新欣賞。文選不曾收孔雀東南飛，而玉台新詠竟

把這首長詩完全採入。這又可見民歌欣賞力的進步了。第二是詩體的民歌化的趨勢。宋、齊、梁、陳的詩人『小詩』如曹君之出矣一類，大概都是模倣民間的短歌的。梁以後，此體更盛行，遂開後五言絕句的體裁』（同前）這是很對的。並且模倣民歌時對於短歌特別的側重。這大約有兩方面的關係。一是關於時代的變革的。宋、齊、梁、陳以及北齊、北周，都是享國之時很短，便是北魏、享國較長，後來也分東魏、西魏，中間總是變亂頻仍。在這種激蕩不安的情狀下，積極的便是慷慨悲歌，消極的便是淺酌低吟。無論消極積極，善感的文人學士，像是都被時代的運動所簸弄，不甚安定。因而其所表現便如襪線一樣，無長篇鉅製，只是短章小品。二是關於音樂的變更的。這點在下面再討論，這裏且暫不說。就因為這些關係，短的民歌的模倣，便成風氣，而短的民歌的模倣，又是新開的文藝園地，既非前人所注意，又是進行中抵抗力最小，不如古典的作品桎梏已成，不易迴旋，戕賊人的自由過甚，自然可以種出豔麗的奇

絕

葩，而唐代的絕句便胚胎於此。南北朝詩人的專集中，都有許多五言四句的作品，中間以梁武帝和梁簡文帝爲最多。說到絕句的產生，另外一方面便是受音樂的影響。我們就不得不先略略探討我國古代音樂的演變。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上說：『有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卷上）在這裏我們可看出在漢武帝時胡樂便已在中國影響到君王和古樂並駕齊驅。到了魏晉以後，中國和西域各國交通漸繁，戎狄雜居內地的漸多。到南北朝時代，胡人更是逞威於中國，所謂中原，已是在胡人的鐵蹄下蹂躪得不堪。古樂遂漸淪佚，胡樂便逐漸代替了中國古樂的地位。到了隋煬帝時定清商、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安國、高麗、禮畢九部樂中，間除清商和禮畢外，都爲胡樂。到了唐朝，樂制還是沿用隋代舊文。沈括夢溪筆談上說：『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

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  
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卷五）而凌廷堪  
燕樂考原上說：「燕樂奏之管弦，爲諸樂之首。」  
（卷一）可見唐時的音樂，是以胡樂爲主，所謂古樂，  
已成無人過問的骨董了。□音樂既變，樂辭當然也  
跟着變起來。古樂府已不便入樂，必須有一種合乎  
新音樂的新樂府出來，這時絕句便應運而生。本來  
因爲民歌的影響，絕句已漸具雛形，至此乃更推進。  
昔人說：「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是樂府。」  
王士禛也說：「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  
之樂府也。」不過何以絕句（由南北朝民歌演變  
而來的絕句）能入新音樂，這裏當有個道理。全唐  
詩裏說：「唐人樂府，元用律絕等詩，雜和聲歌之。」  
其井和聲作實字，長短其句以就曲拍者爲填詞。開  
元天寶肇其端，元和太和行其流，大中咸通以後，迄  
於南唐二蜀，尤家工戶習。」（第十二函第十冊）胡  
存荅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說：「大抵唐人歌  
曲，本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

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前集卷二十一）在這  
裏我們可看出唐人絕句並不能很適應新的音樂，  
歌唱時必須雜入和聲，然而就因古樂府冗長的多，  
不加和聲，便過於齊整劃一，不能入樂，加了和聲，則  
拖泥帶水，更不能入樂，絕句短小，或二十字，成二十  
八字，加以和聲，使其長短錯雜，才比較的能適應這  
新的音樂。並且胡樂嘈雜淒緊，古樂府溫文典雅，難  
於配合其音，只有新興的短小精悍的絕句體容易  
配合得上。於是絕句至此，因爲客觀的需要，乃得完  
成其體制。□六朝的民歌，雖多類似後來的唐人絕  
句，然而唐人絕句畢竟是一種新的收穫。因爲牠已  
是成了「律呂鏗鏘，句格穩順」的一種新的文體。牠  
在聲律配合上，實在更受了六朝聲律的影響。六朝  
的詩文多趨向駢儷的一方面，演變至唐初，乃更加  
厲。詩叢上說：「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魏承  
漢後，雖浸尚華麗，而淳樸餘風，隱約尚在……士衡  
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  
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矣。」到了「

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河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製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南齊書卷五十二陸厥傳）而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裏說：「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道悉異。妙達此言，始可言文。」（卷六十七）這當然是受的外族語言和聲韻的影響。於是詩歌方面的格律，便日趨謹嚴。到了唐初，沈宋餘風，不但未息，卻更努力於研鍊精切，穩順聲勢。於是五七言八句的律詩便出現。同時五七言四句的絕句也就因受了聲律的影響，減少了民歌的原來的色調，着上齊整華麗的新的外衣，穩定了特有的體制。如果我們承認沈宋對於律詩有創始之功，也可承認沈宋對於絕句定鼎之力。沈宋的作品中，不但有聲勢穩順律詩，也有聲勢穩順的絕句，此實是對於古體詩的一種無形反抗，想在文藝界中開闢出新的園田。六朝開其端，

絕

隋朝承其緒，到了唐制暢其流。以種植來比，則六朝是播種期，隋是灌溉期，到唐便是繁榮期。結果使得到很好的收穫。律詩是一種收穫，絕句又是一種收穫。所以在前面說律詩與絕句不過是兄弟的關係，而不是父子的關係。因爲牠們同是受了六朝聲律的影響而誕生的，以前的時期，都是牠們的孕育時期，牠們很像是一對孿生兒。末了，絕句格律成功於唐，繁盛於唐，成了「百代不易之體」的，更因爲，在上的帝王的提倡。唐代諸帝王，多喜音樂。如唐語林上載：「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卷三）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而所好的音樂，又都是胡樂。如酉陽雜俎上載：「玄宗常伺察諸王，甯王常夏中揮汗鞞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卷十二）這也只是一傳極端的例子。他們不但喜音樂，又多解吟詠，喜文藝。如紀昀所說，唐以詩賦進士，始於唐高宗調露二年，便因他們喜歡詩賦。唐太宗開文學館禮延當代文士，玄宗寵愛李白，

略其禮節，使其醉中草清平調，憲宗讀白居易諷諫詩，召爲學士，穆宗善元稹歌詩，徵爲舍人。宮中至呼爲元才子，甚至如宣宗在殿柱自題爲「鄉貢進士李某」。（唐語林卷四）簡直認帝王還不如文人，學士來得尊榮，頗有悔生帝王家的意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自然天下英雄都入其彀中，甚至倡優走卒也都有詩的創作。唐詩產量之多，實在不能不歸功於在上的提倡。又因胡樂在中國已立下很牢的基礎，帝王所好，民間所傳，以及倡優所唱，無不是新興樂調，新樂調要有新歌辭來配合，因而比古樂府易於入樂的絕句，便在各體詩體中成爲最時髦的作品。自然結果變成「開元天寶以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爲絕句」的鼎盛景況。而一班作家也自然隨着這新的潮流大量的創作絕句。絕句能產生於唐，鼎盛於唐，這是一種偉大的推動力。以上所說四點，彷彿是向心力一樣一齊集中在促成絕句的產生這一點上，不能軒輊於其間。我們以爲如缺其一絕句

在唐是不會達到那樣光華燦爛的境地的。因此說絕句起源於律詩，或說絕句起源於樂府，都不免膠執都是偏而不全。

〔絕句唱法〕絕句是能歌唱，不過絕句的唱法究竟是什麼樣，現在實無從考證。如現在流行這的清平調歌譜，那當然不是本來面目。不過當時多多少少的絕句，一定不是用一個歌譜，這可大胆斷言的。在胡荅溪的漁隱叢話上，有一則說「蔡寬夫云，大抵唐人歌曲，不隨聲爲長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詩歌者，取其辭與和聲相疊成音耳。予家有古涼州伊州辭，與今遍影悉同，而皆絕句也。豈非常時人之辭爲一時所稱者，皆爲歌人竊取，播之曲調乎？」這教我們知道，這種絕句的歌唱，總不外就原詩句複誦一句，或剽竊一字，或在句間句末插入和聲或散聲，調以妙趣橫生的節調而歌唱着吧了。所謂和聲，是用音樂的餘聲引聲的聲，散聲，是曲譜以外的器樂的吹奏（鹽谷溫的說法）。總之，歌唱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辭與和聲相疊成音」。每一首詩，當



然不是相同的疊法。如王維的渭城曲，因為是錢別  
 的絕妙作品，就被人譜為歌曲，而流行着叫了陽關  
 三疊。鹽谷溫用北曲大石調的無名氏的陽關三疊，  
 雖不是唐人本來面目，却也可略知「三疊」的  
 浮影。鹽谷實亦從詞譜轉錄。兩辭如下：王維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以上本辭。無名氏陽關三疊：渭  
 城朝雨浥輕塵，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縷；更灑  
 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翠色，更灑遍客舍青青，弄柔凝  
 柳色新。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富貴功  
 名有定分；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舊遊如夢，只恐  
 怕西出陽關無故人。休為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  
 怕西出陽關無故人。以上樂辭（見北詞廣正譜）  
 其實，到了宋時，這種絕句歌法，已經弄不清楚，何況  
 元人，更何況我們。漁隱叢話有一則關於「陽關三  
 疊」的討論，似猜謎般的說着：東坡云：舊傳陽關三  
 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  
 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

絕

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  
 本陽關，其聲宛轉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  
 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  
 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  
 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  
 一句再疊，則此句為第五聲，今為第四聲，則一句不  
 疊審矣。這樣看來，所謂「三疊」便是第一句單誦，  
 餘則每句複誦，如此計算，正合三疊。但究否如此，又  
 不得而知。總之，終唐之世，唱詩成風，且影響到宋。  
 如碧鷄漫志且說：「近世有以陶淵明歸去來，李太  
 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  
 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那末，陽關三疊，或者是  
 先有本調，好事者行為三疊，自是章中的。朱謀之  
 說：「因為詩是可歌唱的，所以冷齋夜話載沈存中  
 和呂惠卿等論詩的話說：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  
 美富贍，然終不是詩。為什麼不是詩呢？即因不能歌  
 唱的原故。韓門諸子的詩，憔悴枯槁，更算不得詩。」  
 反過來說，在當時，只因詩是入樂的，所以白居易每

作一篇，則長安名妓競爭新奇，從事傳學，以增聲價。李益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之，被聲歌以供奉天子呢？

【絕句與古詩律詩之別】絕句是以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寫對象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在古詩和律詩中是不會如絕句這樣的注意的。這便是絕句的特質。絕句有此特質，因而其體制遂和古詩律詩都不同。在唐鑑的中國文體的分析一文裏，認古詩的構成素或單有「韻」或兼有「整」和「韻」，絕句則有「整」「叶」「韻」「諧」「度」五種構成素，律詩則有「整」「儷」「叶」「韻」「諧」「度」六種構成素。（國故新探四三頁）以絕句和古詩比，絕句至少要多三種構成素，即「叶」「諧」「度」所謂「叶」是說奇偶兩句中的字的平仄聲要以次相對，如奇句的字聲係平平仄仄，則偶句要仄仄平平，餘類推。其間還有通融辦法，如平平仄仄可作仄仄平平，或仄仄平平，這裏可以不用細講。這種平仄相對的奇偶兩句，可以叫「叶句」（中

國文體的分析中語）這在古詩中是不鮮明不嚴格的。無論在趙執信的聲調譜中，以及王士禛的古詩平仄論中說得如火如茶，但總覺削古人之足以就我履，按之實際，斷不如絕句有鮮明的嚴格的規律可循。並且在聲調譜及古詩平仄論中，都一再的說明古詩的句法是和近體詩不同。是已明明的告訴我們古詩是和絕句不同的了。說到「諧」也是如此。「諧」是說全編中一切字音平仄都有一定的（用中國文體的文析中語）絕句的「律呂鏗鏘，句格穩順」的原故，就因其構成素中有「諧」的原故。這種「諧」是一律的，其造成「諧」的方，也是一律的，例外不多。而在古詩中便不能如此了。強為之說，祇同畫蛇添足，凡庸者轉覺迷惘，才智者不須為之說法，亦能脗合。至於「度」「是說每句及全篇的字數是一定的」（用中國文體的分析中語）這是顯而易見，古詩無此構成素的。此外在鹽谷溫的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中也說到古詩和近體詩不同的各點：一句數不限定，二、避掉律格，三、押

韻法的多式，四，允許換韻；五，允許通韻。（孫儀工譯本九三頁）這種區分的方法，也極簡切。總之，以寫絕句的方法寫古詩，或以寫古詩的方法寫絕句，都不是正當的。絕句自爲絕句，古詩自爲古詩。絕句和古詩之不同，既如上述，至於絕句和律詩之不同，就在律詩多一「儷」的構成素。所謂「儷」，是奇偶兩句的意義要相平行。意義的平行又分兩種：一種是只要兩句全體的意義平行，二是兩句中的各字以次相平行——全句意義當然也平行。（用中國文體的分析中語）「儷」在律詩中是一種必要的原素，尤其是在領聯和頸聯。不對的是絕對的例外，對是一般的正軌。在嚴羽滄浪詩話中說什麼「十字對」，「十四字對」，「扇對」，「借對」，「就句對」等等，實在都是指律詩說的。絕句中自然也有全對的，或上兩句對下兩句對的，但是絕句中

的對句大多是使人讀之不覺其是對的，即如「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遠黑山。」是四句都對，然而斷不如律詩

絕

的對句，像兩扇門一樣的整齊。隨便舉一個例子，如李邕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七律的中間四句是「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流風入座飄歌扇，瀑水當階濺舞衣。」我們如將兩者相比，便知絕句中的對句是和律詩中的對句不同了。這是因爲律詩有八句，絕句只有四句。八句中的四句，不妨平鋪，好在上而還有起句，下而還有結句，而絕句則僅有四句，不能容許如此平鋪，如此從容不迫。這點王夫之在藍齋詩話上也說過。「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鏗何遜古詩之支裔。七言絕句亦有對偶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亦流動不羈，終不可作「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平實語。足知絕律四句之說，牙行賺容語，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卷下）並且律詩八句，多半分爲四個單位，每兩句算一單位，自然容易向儷的方面走。絕句則多四句分爲四個單位，每一句算一單位，自然容易向散的方面走。這種區別，是極重要的。每外范疇文對床夜話上說：「許渾

絕句亦佳，但句法與律詩相似，是其所短耳。」一卷三、徐增而庵說詩上說：「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范氏雖沒明言何爲絕句句法，何爲律詩句法，徐氏雖沒說出律詩與絕句的字法句法以及章法彼此不同之處，但是絕句和律詩的不同，卻都是承認的了。絕句字句既少，自不得不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寫其要寫的對象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於是其作法，其風格，自與古詩和律詩不同。所謂「含蓄」便成爲絕句另外的一種特質。什麼叫做含蓄，最好用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話來說明。二十四詩品中論含蓄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

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以及王士禛說：「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麟而已，安得全體？」是雕塑繪畫者耳。」一語見趙執信談龍錄。無非是談含蓄自然，在詩中含蓄都是重要的，而在絕句中則尤爲重要，以其字句特別少的原故。如李商隱的隋宮，紫泉宮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於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后主，豈宜重問後庭花。李益的隋宮燕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欲落旋成塵。自從一閉風光後，幾度飛來不見人。同是以隋宮做材料，七絕便不能如七律那樣的鋪敘，於是便藉燕子的來去，很含蓄的寫出興亡之感。又如梁獻的王昭君圖畫失天真，容華坐誤人。君思不可再，妾命在和親。淚點關山月，衣銷邊塞塵。一聞陽鳥至，思絕漢宮春。東方虬的王昭君掩涕辭銜丹鳳，悲向白龍單於浪驚喜，無復舊時容。同是以王昭君做材料，五絕便不能如五律那樣的鋪敘，於是便從

側面寫去。而寫王昭君之思漢室，則是一樣的。不但詠史如此，寫景抒情亦無不如此。不但絕句與律詩之間是如此，絕句與古詩之間亦復如此。王夫之說：「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扞性情，馭婆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為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鑪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祇成疲沓。以此求之，知率筆口點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蘆齋詩話卷下）此僅說七絕，實亦可通於五絕。既要「不損風神」，又要天然，既要「不感局促」，又要「免滯累或蕭索無餘」。一言以蔽之，能做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含蓄得適如其分，絕句之特質顯，絕句之能事也就盡了。

【絕句入樂論】唐人七絕之美妙，這是我們知道的，但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或者被我們忘記了，這就是唐人七絕可以歌唱的。唐人的絕句，猶之漢的樂府，唐人的絕句，既和漢之樂府一樣，有音樂的關係，

這教我們知道，文學和音樂分不開，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結晶體。從中國的文學系統上，也可證明。如王元美的藝苑卮言上是這樣說：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的南曲，所以絕句之能歌唱，并不是偶然的事。實上，是勢所必然。從歷史上看來，負有承上啓下的使命。如以唐人絕句之入樂，是文人的玩意兒，那就大錯特錯。要說明唐人絕句是可歌唱的，則前人說得很多。如嚴繩孫在詞律序上說：唐世所傳，若沉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及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歌者，多五七言絕句。胡應麟在詩藪上說：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辭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如汪師韓在詩學纂聞上且說：七言律詩，即樂府也。說得最有力的，最肯定的，當然是王漁洋在唐人萬首選絕句的序上有兩句話：唐三百年以絕句擅長，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近人如朱謙之在音樂的文

學小史上也說：唐代是新舊音樂交換接續的時代，一方面結束樂府體，一方面開闢詞曲體。唯唐人本身也自有一種能代表時代的「音樂文學」，就是絕句了。陳延傑也這樣主張的，他說唐人絕句，當時草不被之管弦，每吟成一篇，而諷誦殆遍。故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皆當代名士絕句也。唐人樂府之變，可窺見一般。有了音樂的關係，被之管弦，然後諷誦才廣，絕句才能如此擅長，這是無可否認的。西域的樂，傳到中國以後，經過長時間的揉雜，漸漸加上中國化，於是樂府體到了唐，不得不變。然而，在唐的時候，西北一帶，還可看出是傳輸音樂的重鎮。如伊州涼州甘州渭州等地，即以州名題為樂名。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又「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又「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唱涼州。」這些皆證明西北一帶邊陲之地，在唐時還是西樂東來的交易所，而這一帶就成了音樂的美化之地。所謂「仙樂風飄處處聞」的霓裳羽衣曲，就在這美化之

地而產生。

【絕綠嶺】上海流行俗曲。沈鶴記書局石印本。

【絕妙近詞】六卷。清蘇州孫麟趾編。有咸豐五年刊本。

【絕妙好詞箋】七卷。宋周密編。其箋則為清查為仁厲鶚同撰。所錄南宋歌詞，始於張孝祥，終於仇遠。

凡一百二十家。去取謹嚴，在樂府雅詞花菴詞選之上，為仁等箋註，亦頗詳賅。有乾隆中查氏刊本。道光

戊子杭州刊本。清初嘉善柯南垓刊無箋註本。清吟閣刊本。

【繩廬內外集】二十四卷。清武進劉綸撰。有用拙堂刊本。

【繩武堂古文辭】一卷。附柳離子梧坡經一卷。清武進吳煥撰。有光緒十年刊本。在大亭山館叢書內。

【初香草堂詩鈔】清道光間李學孝撰。

【初蘭佩】一卷。清浙西周文泉撰。有道光刊本，在補天石傳奇內。

<sup>27920</sup>【約齋詩集】清乾隆間王廷亨撰。

<sup>6</sup>【約園詩鈔】二卷。清郭雍撰。其詩惟五言律詩頗有局度，餘皆平平。

<sup>27920</sup>【網鑑段】見歷代帝王段。

<sup>27920</sup>【網常記】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sup>27920</sup>【網山集】八卷。宋林亦之撰。是集首有劉克莊序，推挹甚至。凡詩三卷，輓詩一卷，文六卷。而祭文、祝文、聘書、青詞、募疏之類，居其大半，殊不類克莊之所稱。其編次頗爲猥雜，疑原集散佚，後人掇拾糟粕爲之重編也。按四庫依曝書亭鈔本，振綺堂有鈔本八卷。題網川集，末有吳焯手跋，嘉靖安政堂本。

<sup>27922</sup>【繆襲】<sup>1</sup>照伯，漢——一八六至二四五東海人。卒年六十，有才學，多所敘述。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代。

官至尚書左祿勳。著有克官渡等詩，都爲稱述魏王功業之作。又著皇覽一卷，爲後世類書的濫觴。

【繆襲詩】所作有魏鼓吹曲十二首，以楚之平擬漢朱鷺，以戰滎陽擬漢思悲翁，以獲呂布擬漢艾如張，以克官渡擬漢上之回，以舊邦擬漢翁離，以定

武功擬漢戰城南，以屠柳城擬漢巫山高，以平南荆

擬漢上陵，以平關中擬漢將進酒，以應帝期擬漢有所思，以邕照擬漢芳樹，以太和擬漢上邪。這二十首

實在與韋昭的吳鼓吹曲同樣的不高明。我們只愛讀他的挽歌。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駒馬。造化雖神明，

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歌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挽歌起自國風的黃鳥，漢初的蒿里，蘆

露亦此類。蒿里及蘆露本是公用的挽歌，疑繆襲此篇也許奉命而作，爲時人所通用。然而生命短促的

悲哀，却已很委婉地表顯出來了。

<sup>13</sup>【繆烈公集】<sup>13</sup>六卷。清溧陽繆梓撰，有光緒小坏山館刊本。

<sup>15</sup>【繆孫】<sup>15</sup>霞珍，清江陰女子。有霞珍殘稿，見雲自在龕隨筆。

【繆沅詩選】一卷。清秦州繆沅撰，商丘宋榮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繆形】<sup>7</sup>歌起，號念齋，明——一六二七至一六九七

27917 — 27922

江蘇吳縣人。卒年七十一。一六六七年進士。殿試第一。授修撰。遷侍講。以丁憂歸。淡于仕途。立三畏書院。刊曹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台人譜。以教學者所造就甚多。彤工詩文。著有雙泉堂集。

【繆鑑】君寶。元一三一一頃。其先汴人。後徙江陰。居瓠岱橋。嗜書工詩。不求仕進。躬行孝弟。樂於施與。生平事迹無考。鑑著有效齋集（元詩選）

27927

【移】是一種諸司互相移告的文章。牠的起源。或有說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已露其骨。等到後來。劉歆有移書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這才是「移文」的創始了。文心雕龍對於「移文」的流別。體制。有一段明切的話。他說：「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顯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一『關』和『牒』兩種文體。都是屬

於「移文」一類的。牠的起源。是在唐朝的時候。關於「移文」一類的許多文體。那末吳訥文體明辨中。說得最明。文體明辨。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以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今制上達下者。曰「照會」。曰「符付」。曰「茶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茶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曰「咨」。曰「牒」。曰「關」。上下相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839

【移續語】六回。參看錯鴛鴦條。

【移芝室詩文集】十六卷。清武陵楊彝珍撰。有同治刊本。

【移芝室詩鈔】一卷。清武陵楊彝珍撰。有光緒湖



南刊本，在挹秀山房叢書內。

【移芝室全集】十八卷，時文一卷。清武陵楊彝珍撰。有同治刊本。

<sup>2792<sub>1</sub></sup>

【郝經】（亦作朱經）字仲誼，（亦作仲義）號觀夢道士，又號西清居士，元——一三六零頃仁和（一作隴）人。元進士。元末爲浙江省考試官，因僑居吳山之下，嘗爲錄鬼簿題詞及書樓集題跋，與賈仲名亦相交甚深。經的詩文有玩齋集，亦工曲，有玉嬌春及鴛鴦塚雜劇（北詞廣正譜）皆不傳。

【郝啓文】明——一三八三頃仁和人。郝經之子。任

中書宣使。啓文文學過人，亦善樂府隱語。

<sup>2793<sub>2</sub></sup>

【緣督集】二十卷。宋曾丰撰。原集四十卷，明嘉靖中詹事講臆爲刪汰，舊本遂佚。此本從永樂大典錄出，較刊本多至數倍，集中如六經論之類，義蘊闕深，詩文雖間有好奇之癖，要皆有物之言。有明嘉靖中刊十二卷，萬歷癸未刊本十二卷，入存目，振綺堂有明鈔本四冊三十卷，缺二十七以下四卷，較四庫本多十餘卷。

【緣督集】十二卷。宋曾丰撰。丰集已有永樂大典所載，葺綴成帙，是集僅詩三卷。文九卷，挂漏頗多。

【緣法未盡】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緣法未盡】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緣情文學】在魏晉六朝主張形式的藻飾者指不勝屈，我們可舉葛洪爲例；主張實質的緣情者也指不勝屈，我們則舉徐陵爲例。徐陵在那時編了一部千古傳誦的絕頂香豔的玉臺新詠，玉臺新詠的編輯，不惟可以代表徐陵的文學觀，亦且可以代表那時的文學界的文學觀，因爲偉大的總集的編輯，每每是時代的結晶。況說玉臺新詠所收大半是魏晉以至齊梁的作品，則香豔的緣情的文學觀，是那時的普遍的觀念了。徐陵在玉臺新詠的序裏，不先說詩的好壞，而先說了一大套的「麗人」的妖冶美妙，然後又說到「麗人」的「妙解文章，尤工詩賦」，又說這種「緣情」的「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

筆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卷」。又說他撰錄的這豔歌十卷，「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自然以徐陵或其他魏晉六朝的人看來是「無忝於雅頌，靡濫於風人」的；但若以兩漢或唐宋的載道派的文人看來，恐怕不勝淫蕩之歎，而試其違背雅頌風人之旨呢？不錯，玉臺新詠十卷全是「豔歌」，但並不全出於「麗人」之手，豈惟「不全」亦且「很少」大部還是「臭男子」所作。而我們大主選的徐陵却在序裏含混的全繫於「麗人」之下。至于誦讀，我想是人人有分，而徐陵卻說「至于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旣於書帷，長循環於織手……變彼諸姬，聊同棄日，懿與彤管，麗矣香奩」。這種心情，除了適用佛洛伊得 (Siegmond Freud) 一派的性愛說，沒有可以解釋的 (hd)。

【綠衣女】北平流行俗曲 (子弟書)

【綠雪館詩鈔】一卷，清華亭張鴻卓撰。有同治刊本。

【綠雪館詞】五卷，清華亭張鴻卓撰。有書三味樓刊本，又一本，一卷，有光緒刊本。又一本，一卷，附萬竹樓詞選一卷，吳縣朱和義撰。有同治刊本。

【綠雪館遺稿】一卷，清華亭張鴻卓撰。有光緒刊本。

【綠雪堂遺集】清王衍梅撰。

【綠天書舍存草】六卷，清嘉興錢楷撰。有嘉慶刊本。

【綠天耕舍燕鈔】四卷，其書雜取明人論詩之語，綴合成編，無所發明考證。

【綠雲仙館詩鈔】清道光溫啓封撰。

【綠雲山房詩草】二卷，卷末一卷，清山陰勞蓉君撰。有光緒刊本，在橘陰軒全集內。

【綠雲堂稿】二卷，停雲集二卷，心儀集五卷，清歷城謝焜撰。有嘉慶刊本。

【綠水紅蓮】廣東流行俗曲，芹香閣鉛印本。

【綠珠】吳聲歌曲中之懊儂曲，晉石崇妓綠珠作也。綠珠南海梁氏女，貌美善舞，石崇以珠三斛易之。

故名綠珠。大將軍孫秀橫甚，欲之，求於崇，不許。崇曰：

「我為爾得罪。」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投

金谷樓下死。秀怒，誅崇。〔卷四〕

【綠珠記】見寶文堂目著錄。明何大綸燕居筆記

十余公仁刊燕居筆記，八均有綠珠墜樓記。謂害石

崇者為王愷，文甚拙，或非此本。

【綠蕉館詩鈔】四卷。清海鹽陳景高撰。有同治刊

本。

【綠牡丹】<sup>245</sup>一本。無名氏撰。傳奇。

【綠牡丹】<sup>8</sup>一本。清吳炳撰。傳奇。

【綠牡丹全傳】八卷。六十四回。有光緒七年坊刊

本。清無名氏撰。似就鼓子詞改作。

【綠綺記】<sup>240</sup>一本。明楊柔勝撰。傳奇。柔勝字新吾，武

進人。

【綠伽南館詩稿】清道光間馮譽驥撰。

【綠色依依】<sup>27</sup>北平流行俗曲。〔小盆〕

【綠秋草堂詞】一卷。清無錫顧翰撰。有隨園刊本，

光緒十七年重刊本，光緒十八年排印本，均在隨園

三十種內。

【綠巖軒遺詞】<sup>302</sup>一卷。清武進錢湘撰。有光緒徐氏

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綠窗遲遲紅日上】<sup>306</sup>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裳

續譜本刻本。

【綠溪詩稿】<sup>3213</sup>清靳榮藩撰。

【綠溪詩鈔】<sup>8</sup>一卷。清秀水祝維誥撰。有道光淳雅

堂刊本。

【綠淨軒詩鈔】<sup>3215</sup>五卷。清錢塘徐德音撰。有康熙刊

本，在高陽四種內。

【綠漪草堂詩鈔】<sup>3412</sup>一卷。清湘潭羅汝懷撰。有光緒

湖南刊本。在挹秀山房叢書內。

【綠波樓詩集】<sup>3414</sup>十四卷。明張九一撰。其詩未能於

七子之外別開門徑。

【綠迦楠精舍詩草】<sup>36</sup>不分卷。清仁和錢廷煊撰。有

鈔本。

【綠滋館掌】<sup>38</sup>九卷。明吳士奇撰。其文雖不能步趨

歸唐，而文從字順，尚不蹈王李賡古之習，惟韻語牽

率頗甚。

【綠衫野屋集】四卷。清徐以泰撰。其詩骨格未就，

而時有雋句。

【綠猗軒詩鈔】清道光間舒燾撰。

【綠陰軒遺集】清同治間胡佩芳撰。

【綠芸軒詩集】清女子完顏金墀撰。

【綠葉芬芳】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綠蘿庵詩】二卷。清釋海岳撰。有原刊本。

【綠蘿山房文集】二十四卷。詩集三十三卷。清胡

浚撰。是編文皆駢體，浚自爲之註。

【綠蘿山莊詩集】三十三卷。清會稽胡浚撰。有嘉

慶重刊本。

【綠林紅粉】廣東流行俗曲。粵曲研究社鉛印本。

【綠樑花盒詞】清同治間黃文達撰。

【綠槐書屋詩稿】二卷。附錄五卷。清陽湖張綸英

撰。有道光原刊本。在宛鄰書屋叢書內。

【綠楊紅杏軒詩集】清蔣仁錫撰。

【綠柳兒垂金線】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

本。

【綠梅影樓詩存】一卷。附詞一卷。清無錫顧翎撰。

有光緒刊本。

【綠梅影樓詞存】一卷。清無錫顧翎撰。有光緒刊

本。附綠梅影樓詩詞存後。

【綠野詩草】清咸豐間于雲升撰。

【綠野齋文集】四卷。清灘縣劉鴻翔撰。有道光刊

本。

【綠野齋集】清道光間劉鴻翔撰。

【綠野仙踪】在野史曝言和鏡花緣出世時代的

中間，又產生了一部似靈怪而又似非靈怪的小說

綠野仙踪。他是一部寫求仙訪道渡世的理想的書，

但牠也寫及官場的勢利政治的腐惡情場的虛偽，

則又似部寫實的書。後來一切寫訪道濟世的故事

書的起來，大概都是受了牠的影響。綠野仙踪凡

一百回，通行本作八十回，李百川撰。百川（約一七

六六前后在世）生平無考，僅知他是江南人。書成

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較冷於冰爲蔗藹奪

奪

刊本。

去其解元，乃看破富貴功名，決心修道，道成，雲遊四方，降怪濟弱，收弟子溫如玉，連成璧，金不換，猿不邪等事，而於每個弟子的出身及修仙經過，也都寫得極神奇變幻之致。中間寫溫如玉嫖妓受欺，把妓院裏的情景表現得極真切，一切假情的妓女，愛鈔的老搗，勢利的幫閑，個個都寫得生動異常。其末段寫諸弟子各入幻境，則又似本於唐人的杜子春故事，惟經歷不同而已。有燕京大學藏舊抄本，大型，上下雙邊，左右皆單邊，無界板，心刻「綠野仙踪」四字，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五字，清道光二十年武昌聚英堂刊小本，上海書局石印本，抄本載作者自序，其他本僅存乾隆二十九年陶家鶴及乾隆三十六年侯定超二序。

【綠隱堂詩鈔】清光緒間夏槐撰。

【綠月塵詞】一卷。清甘泉江瑛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綠陰槐夏閣詞】四卷。清新安朱昂撰。有乾隆原

【綠筠書屋詩稿】清道光間張篋撰。

【綠筠書屋詩鈔】十八卷。清閩縣葉觀園撰。有乾隆原刊本。

【綠筠軒詩】四卷。清張元撰。詩法本王士禎之論，以神韻為宗。

【終須夢】四卷，十八回。此書未見。清無名氏撰。題「彌堅堂主人編次」「步月主人訂」。日本寶歷甲戌船載書目著錄。

【終軍】子雲，漢——一四零左右至一一三濟南人。卒年二十餘。一歷代名人年譜作卒於元鼎五年。此據三續疑年錄。一少好學，辯博能文。年十八，為博士弟子。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他初入關時，關吏與以軍縵，為復傳還之信。軍道：「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縵去，後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尚認識，他說道：「此使者乃棄縵生也。」累擢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遣軍往說其王入朝。軍請受長饗，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及往說，越王果舉國內屬。武帝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留軍為使者，用

漢法以改其俗。時起相呂嘉不願屬漢，發兵殺王，軍亦遇害。死時年祇二十餘。故世人謂之終童。

【終南山賦】班固作。肅宗雅好文章，孟堅愈得幸，每行巡狩，輒獻上頌，章帝行幸祠祀之事，史不絕書，唯終南薦享，不見於史，豈遺佚邪？其賦終南山一篇，雖無兩都之弘麗，而芟繁揭要，體制自崇，所言「歸巖嶙，困曖眊，霧」述為聯邊，已至三接，至於碧玉密房，翔風清水，亦猶甘泉玉樹之類也。彭祖安期，亦猶上林偃伶之倫也。末言「唯至德之為美，我皇應福以來，錄掃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以至德為諷，亦可稱賦中之雅，以介福為辭，亦不失賦中之頌，然則是篇亦不亞兩都矣。

ot

【終日恹恹身有恙】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

刻本。

【絳山集】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嘉慶刊本，在

天香全集內。

【緜山集】二十七卷。明王衡撰。其作頗染陳繼儒

之俗格。

【絳月軒詞錄】一卷，續錄一卷。清丹徒李恩綬撰。

有石印本。

【叔白詩鈔】清乾隆間李憲嵩撰。

【叔寶不伏老】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綴玉集】清道光間蔡兆華撰。

【綴學堂初稿】四卷。清陳漢章撰。有光緒間刊本。

【穉解詩集】清同治間毛澂撰。

【絳雪詩鈔】二卷，附錄一卷。清永康吳宗愛撰。有

咸豐古均閣刊本。又一本，題徐烈婦詩鈔二卷。有光

緒重刊本，附桃溪雪內。

【絳雪詞】一卷。清無錫薛瓊撰。有光緒徐氏刊本，

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絳雪山房詩鈔】清嘉慶間楊慶琛撰。

【絳守居園池記註】一卷。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

吳師道許謙註。是編乃宗師官絳州刺史，即守居構

園池，自師之記。文僻澀不可句讀。好奇者，遞為箋註，

然眾說糾紛，終無定論。有明刊大字本，明袖珍本，孫

之驟合越王樓詩序作注題樊紹述集入存目。

【絳跗山館詞錄】清張金鏞撰。黃韻甫云海門詞清微旨眇矜鍊之極歸於自然蓋於此事積畢生之力爲之所解悟深也。

【絳跗閣詩稿】十一卷。清諸錦撰。是編古今體詩分三十一集。

【紹德堂詩鈔】清嘉慶間施騰輝撰。

【紹運圖】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絳水絳】一本明徐士俊撰。雜劇。士俊原名翹字

三有號野君。仁和人。國朝杭郡詩輯。野君工雜劇。所撰多至六十餘種。佳者欲與王關馬鄴抗手。有盛明雜劇本。

【絳緯吟】一卷。清江陽曹萼真撰。有光緒十年刊本。在大亭山館叢書內。

【以耕堂詞鈔】一卷。清錢塘李大觀撰。有葉氏陰玉閣鈔本。

【以介編】一卷。清張宗芝等撰。有常熟丁氏刊本。在虞山叢刻內。

紹 絡 以 似 作

【似雪不露雪】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似水不漏水】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似山樓詩稿】不分卷。清太倉許孟嫻撰。有排印本。

【似娘兒】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此即宋人詞調中醜奴兒之異名。

【似松不漏松】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似圍集】清趙三麒撰。

【似馬不露馬】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似風不露風】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似風不漏風】北平流行俗曲（長岔）

【似風不漏風】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似月不露月】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似煤不露煤】北平流行俗曲（岔曲）鉛印本。

【似煤不漏煤】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作詩采詩刪詩】詩義最難明，其所以難明者，有作詩之義，有采詩之義，有刪詩之義，作詩之義若河心感於物，而吟詠其事也。采詩之義若何播之管絃。

以爲樂章也。刪詩之義，若何？尊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也。此外尚有賦詩之義，見仁見知，斷章以說也。作詩采詩刪詩各有義，學者不明三義之分，遂至聚訟紛紛，莫衷一是。譬如關雎一詩，毛詩以爲后妃之德，爲美詩；魯齊韓三家詩以爲刺康王爲刺詩；一詩而美刺相反，何取何棄，無所適從。有人主張參考漢人之說，以爲取棄之標準，以漢人去古最近，其說皆有師承，極爲可信，斷非憑空鑿論者可比，此言亦頗有理。茲略采漢人之說，記之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周道缺，詩本之衽席，關雎作儒林傳序周室衰而關雎作，淮南汜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又諛言訓詩失之僻，高誘註詩者衰世之風也，漢書杜欽傳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劉向列女傳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揚雄法言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王充論衡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袁宏後漢紀楊賜

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後漢書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應劭風俗通義昔周康王一且晏起，詩人以爲深刺。據以上諸說，則關雎之爲刺詩，似可無疑。關雎既爲刺詩，魯齊韓三家之說，信而有徵。毛詩之說，必不可從者也。如此以讀古書，不可謂其判斷無根據。然而試又參考漢人之說，其說則與此相反，或有一人之說，而前後不同，茲更略采漢人之說，記之于下。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戎，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倫之大道也。匡衡上疏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必不由此者也。荀爽對策夫婦人倫之始



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編，實首關雎，禮始冠昏，先正夫婦。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中略）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據以上諸說，則關雎爲人倫之始，天地之基，其爲美詩，當可以無疑。關雎既爲美詩，毛詩之說，信而有徵，魯齊韓三家之說，必不可從者也。然合二說而觀，同爲漢人之說，而彼此互異，甚且同爲一人之說，而前後乖違，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既以關雎周道缺而作，而外戚世家，又以爲人倫之大道，韓詩本以關雎爲刺詩，而外傳，又以關雎爲天地之基，讀詩者欲判斷關雎爲美爲刺，將何所從而取標準乎？

爲判斷關雎美刺之標準，進而求諸孔子之說。孔子論詩，以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得性情之正。據孔子之說爲標準，則關雎當然爲美詩，而毛詩之說爲是。本毛詩之說，以關雎爲后妃之德，於是解釋關雎之本文，又有疑義焉。（一）以君子爲文王，以淑女爲大姒，文王思得大姒以爲之配，其未得之也，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哀而不傷也。其既得之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而不淫也。按大戴禮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則是求大姒之時，文王之年，至多不過十四歲，以十四歲之男子，欲得淑女以爲配，事或有之，然何至求之有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事，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二）謂后妃求賢女以輔佐君子，即本詩序憂在進賢，鄭箋后妃寤寐求賢之說。按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文王既娶大姒，妃嬪已備，何至更有求賢女以爲輔佐之事，此亦說之不可通者也。（三）謂宮中之人，見大姒始至，而賦其事以美之。按此宮中之人，如以爲文王之宮人，不應后妃未娶，先有宮妾如以爲王季之宮人，亦不應知世子有寤寐反側以

作

文——二——九四七

求之隱，此亦說之不可通者也。關雎一詩，疑義紛起，終無有可直捷了當以解釋之，由于不知有作詩采詩刪詩之分也。詩者閎卷之歌謠，作者非一人，亦不能確定為何事而作。采詩之官，采而錄之，擇其可施其於教化者，播之管弦，以爲樂章。關雎一詩，非爲文王而作，亦非爲康王而作，或亦民俗歌謠之餘。采詩者錄之，定爲房中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毛以爲后妃之德者，用之邦國者也。三家詩以爲刺康王者，陳古刺今之義也。孔子刪詩，以關雎爲房中之樂，而夫婦實人倫之始，故定爲風始。由是言之，君子求淑女，未得而寤寐反側，已得而琴瑟鐘鼓者，此作詩人之義也。不必確指爲何人而作，用爲房中之樂者，此采詩人之義也。爲當時婚禮用樂之制度，定爲國風之始者，此刪詩人之義也，所以明夫婦爲人倫之本。如是以說，則疑義悉解，作詩采詩刪詩若不明詩義，即難了然矣。〔二〕

【作夢發財】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作夢創財】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作賦例言】一卷。清山陽汪廷珍撰。有道光活字本，在遜敏堂叢書內。

【作蠶絲】樂府清商曲西曲篇名。古今樂錄：作蠶絲，倚歌也。按古辭四曲均存。

【作風】作風是怎麼樣解釋呢？曾國藩在古文辭類纂序目上說：「凡文之體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

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

——這種抽象的名詞，很難解釋作風之爲物。換句話說，作風是修辭方面的印象，我國所謂文氣等等，都是與此爲近例。

作風的種類，是不能有肯定的分法。劉勰所謂文有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參閱文心雕龍體性篇）也不過是相對的觀察，不能視爲絕對。譬如說到平淡派的文字，陶詩深入白詩淺近，便大不相同。其餘的可以例推。什麼艷麗派，白描派，雄渾派，都是縱的觀察。假使我們從某時代上研究作風，某種文體上研究作風，那便

是橫的觀察了。■作風不是有地理上的區別？這是很可研究的。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於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則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學者研究上古文學，往往以爲詩經是代表北方的作風，楚騷是代表南方的作風。詩經質直，楚騷幽怨。這也是比較上的一種區別。可是文章是公物，北方的作風，如果是好的，南方作者也要仿效起來。反之，南方的作風，也是如此。所以鴻溝畫分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進而言之，一種文學，又受環境與體裁等等的支配。所以地理對於作風，不無相當的影響，但是不可刻舟求劍的去研究咧。

【作風方面所見之作者】作風是不能分類的，分類也不能「盡」的。所謂分類，也不過是比較的說法。劉勰解釋文有八體說：「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達與者，積采典文，經理玄密者也。精約者，撮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

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焯焯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犖異彩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文心雕龍體性篇）很可以供我們的參考。現在拿作風概括的分類起來，再研究幾個大作家的作風。■雄渾派——這是文學中最高的一派。造意遣詞，都不蹈襲常人，完全以蒼勁樸茂勝人。司馬遷的史記，杜甫的詩，韓愈的詩文，最可以代表這派。呂祖謙批評太史公文說：「其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乎此，而起意在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王世貞論杜詩說：「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新唐書韓愈傳說：「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闡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此外雄渾的作家雖多，不能出三人之範圍咧。■豪放派——蘇軾批評他的散文說：「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意，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這是豪放派的正面說法。然一味豪放，必定流於粗率。所以能夠豪放的人，必定能夠超

妙或飄逸。王世貞說：「太白古樂府，香冥恻怛，縱橫變幻，極才人之妙。」王國維批評辛棄疾的詞說：「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于青雲之概。」所以我們舉李白的詩，蘇軾的文，辛棄疾的詞，關漢卿的曲，白樸的歌劇，康海王九思的散曲，吳承恩的西遊記，代表這派作品的。

■神韻派——這個名詞，是王士禛所提倡的。他選唐賢三昧集，以「維爲歷卷，不過這個主張，也來得很早。嚴羽滄浪詩話所謂「空中之音，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司空圖詩品所謂「飲食中之鹽梅，味在鹽酸之外。」都是此意。古文中歐陽修是這派的開山祖。當時蘇洵的批評，很可以參考。「執事之文，紆徐委婉，往復百折，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歐陽修曾鞏歸有光的文，王維王士禛的詩，可以代表這派的作風。聞淡派——這派作風，陶潛以爲開山祖。在意境方面，以田園生活爲背景，在修辭方面，不用典而注重白描。不過白描起來，又不可趨於膚熟。所以鍾嶸批評陶詩說：「文體省

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悅懌。」後來學陶詩的人，在唐有王維孟郊，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在宋有梅堯臣邵雍劉子翬，在明有姚廣孝。此外有王羲之的文，朱敦儒的詞，馮致遠張可久的散曲，都可以說是閒淡的文學例。藻麗派——漢賦和六朝詩文，是這派文章的淵泉和匯集地。然而兩大宗的作品，也有很多很多的差異。漢則氣息厚重，而失之於堆砌；六朝詩文，比較的流利，而有音節的諧和。其中最傑出的，要推司馬相如的賦，謝靈運的詩，和庾信的文了。如所作的子虛上林賦，布局開張，造詞瑰麗。從前的人，視爲賦家之極軌。（用何焯語）鍾嶸批評謝靈運的詩說：「文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周書批評庾信也說：「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不過庾信的文，另有專長。（見後）不是完全靠藻麗。至於詞的方面，史達祖的詞「瓌奇警邁」（張鑑語）曲的方面，有香囊記玉玦記玉合記，「益工修辭，本質幾掩」（吳梅語）小說中藻麗較少，陳球的燕山外史全用儷語，與古典派的聊齋志異可

謂異曲同工了。平易派——平易派與藻麗派，立於相反地位，與閒淡派相似而不盡同。爲什麼呢？這派的作者，不是完全寫田園生活，修辭不像閒淡派的凝鍊生澀。詩中有唐代元白體，宋代四靈詩，明代公安體，清代性靈派，都是這種作風。宋人的語錄，元人的雜劇，明清的小說，都是這派作風的大成功，那是不勝枚舉了。近代白話文學運動，是這派的文章的登峯造極時期了。哀怨派——哀怨派與神韻相似，都是注重情感的表規。但是神韻派所表現的情感，是多方面的，不甚顯著的。哀怨派所表現的情感，是單調的，深刻的。這兩派不能強分軒輊。哀怨派的作者，所受刺激太深，所以作品似乎更能感人。這派作風，以屈原爲開山祖。他的離騷，是因爲憂愁幽思而作的。（太史公語）所以劉勰說：「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又說：「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此後則有庾信的賦，尤其哀是江南賦，最能描寫他的鄉關之思，淒涼之感，詞的方面，如李清照、朱淑真、王沂孫、賀雙卿，都是

作

極淒怨的。我們讀到「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李清照）「愁來天不管」（朱淑真）「病翼驚秋，枯形閱世」（王沂孫）「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幾片冷雲展」（賀雙卿）等句子，真可灑一掬同情之淚了！琵琶記的思鄉，長生殿的得信，桃花扇的寄扇，也都是哀感而頑艷咧。悲壯派——這是與哀怨派的作風，似同而實異的。同是悲哀，一則偏於消極，一則偏於積極。古代邊塞詩的作者，如高適、岑參，都是能以悲壯見長。漢代論邊事的章奏，如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宋人的章奏，論和戰的得失，如岳飛的名句「吐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可以代表這派的文章。峭刻派——最早的峭刻派文學，要推韓非子。文致警峭，精深古，入已有定評。（參閱顧實中國學史大綱第一零四頁）後來古文方面，有柳宗元的雋潔，王安石的峭拔，都是與此爲近。詩的方面，唐有韓愈、孟郊，宋有黃庭堅。庭堅創爲新奇拗崛的局格，甚至於在音節方面，已創爲一種兀傲奇崛之響。（用昭昧詹言說）這

派作風，在小說戲曲方面，很難有相當的發展。險怪派——比峭刻派更進一層的，便是險怪派。我們舉李賀盧仝的詩，龔自珍的散文爲例。世人稱李賀爲千古之鬼才，便說他的怪。但是他是奇詭而香艷，與盧仝不同。盧仝的詩，如月蝕詩，簡直如同散文一樣，怪而詼諧，又是一種風格了。晚清龔自珍的散文，包羅萬狀，不名一家，亦生澀，亦古峭，是近代散文界的大怪物了。香艷派——這派專門描寫閨房戀愛之事，作風是綺麗輕倩，在南北朝名爲宮體。梁書簡文帝傳「好爲輕豔之詞，當時號曰宮體。」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并綺艷，世號爲徐庾體。」晚唐溫庭筠李商隱，詩文綺艷，號稱溫李。商隱喜做無題詩，開後來無數法門。是香艷派的大宗師。唐末韓偓的詩，也很香艷，叫做香奩集。因此香艷詩又名香奩詩。在小說方面，金瓶梅紅樓夢代表此派（其實也是社會小說）戲曲方面，如西廂記情郵等等都是。詼刺派——詼諧派本來注重主文諷諫，後來便滑稽而帶諷刺了。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參閱文心雕龍

諧隱篇）近人林語堂所出論語，世號稱幽默，便屬於此派。最早約這派文字，要算淳于髡了。前漢書說武帝之世，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東方朔有答客難，非有先生傳等文。後來揚雄有解嘲，晉孔褒有錢神論，唐韓愈有毛穎傳，柳宗元有蝮螻傳，都是些遊戲文章。後來尤侗袁枚很有諧刺的詩文發生，這派作風，在小說中，爲最發達。儒林外史，是這派文章中洋洋巨觀了。以上所論，是舉一反三的辦法。作風是變化百出的，作家的作風，也不是一派所能形容盡致的。像平賀的詩，可入香艷派，也可入險怪派，便是一例。我們討論作風，與討論文體一樣，其間很多的地方，如犬牙相錯，如屋瓦毗連，不能一一深論了。

【作朋集】<sup>7722</sup>三卷。清餘杭嚴氏撰。有道光元年廣州督署刊本。

【作義要訣】一卷。元倪士毅撰。是書所論，皆當時科舉經義之體例，頗拘拘於程式，不足以括文章之變也。有四庫依大典輯出本。陸心源十萬卷樓刊本。<sup>23221</sup>  
【偷詩稿】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偷酒牡丹香】<sup>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偷標降黃龍】<sup>41</sup>一本。宋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偷桃】<sup>42</sup>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偷蔓菁】<sup>44</sup>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 燕影劇鉛印本。

【偷蘿葡】<sup>449</sup>山東流行俗曲。(影戲詞) 燕影劇鉛印本。

【偷期】<sup>47</sup>一本。李斗揚州畫舫錄引焦里堂曲考云：

偷期等六種總題陌花軒雜劇。黃方印撰。峯客座贅

語卷九云：黃上舍方儒著陌花軒詞小令，以軒名推

之，則方印當作方儒，方儒金陵人。

【偷甲記】<sup>60</sup>一本。清李漁撰。傳奇。

【偷影摹形】<sup>62</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偷閒集】<sup>7</sup>八卷。附詩餘一卷。清金谿楊天祿撰。有

道光刊本。

【偷閒集詩餘】<sup>0</sup>一卷。清金谿楊天祿撰。有道光刊

本，在偷閒集內。

【偷情】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白雪遺音續

選鉛印本。

【偷文敝街前賣菜】<sup>28227</sup>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

本。

【傷歌行】<sup>28227</sup>樂府相和歌側調曲篇名。古樂苑傷歌

行，側調曲也。傷日月代謝，年命道盡，絕離知友，傷而

作歌。按古辭存。前人誤入雜曲。陸侃如移入相和歌

玉台新詠以為是魏明帝作的，不知何據。文選則作

古辭。<sup>270</sup>

【傷往雜詠】<sup>30</sup>一卷。題清三惜道人撰。有光緒刊本。

【傷寒】<sup>33</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傷心最怕】<sup>33</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傷情女】<sup>2823</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伶玄】<sup>2823</sup>(一作玄) 字子干，漢——頃潞水人。由司

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為河東都尉時，

因辱班彪之從父躄，故漢書不為立傳。其妾樊通德

為樊嬀，弟子不周之女，能道趙飛燕姊弟故事，於是

撰飛燕外傳。文辭纖麗動人，不類漢人作，故魯迅以

做 做 做

文——二——九五四

爲恐是唐宋人所爲（中國小說史略）

【伶俐小姐姐】北平流行俗曲（大鼓書）

【做親五更調】一名文明做親五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做親景緻】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做喜事】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做霜園詩鈔】一卷。清定襄薄承硯撰。有民國五年排印本，在雪華館叢書內。

【做軒吟稿】一卷。元胡天游撰。天游在元季不失爲一作者。其詩大都悲壯激烈，頗病粗豪，艾科作小傳，稱其視伯生子昂不輸一籌，未免譽之太過。按四庫依知不足齋鈔本，有明刊本，弘治十二年七世孫榮昌令湘刻，嘉靖十四年八世孫大器改編重刻。

【微雲集】一卷。清無錫秦松齡撰。有嘉慶四年重刊本附蒼峴山人集後。

【微波亭詞】清錢枚撰。郭頰伽云：微波詞步武南唐神韻超絕。譚復堂云：微波亭詞一往情深，似謝朓柳惲詩篇。又云：微波亭詞芳蘭競體，秀絕人寰，有人

爲傷心纔學佛語，尤警絕。

【微波詞】一卷。清吳縣石韞玉撰。有原刊本，在獨學廬全集內。

【微波詞】一卷。清錢塘袁枚撰。有光緒刊本，在榆園叢刻內。

【微波集】一卷。清錢塘蔣坦撰。有道光刊本，在家詞內。

【微尚齋文集列集】三卷。清代州馮志沂撰。有同治刊本。

【微尚齋詩】清光緒間汪兆鏞撰。

【微尚齋詩集】一卷。清馮志沂撰。有咸豐刊本。

【微尚齋叢刻】清光緒間汪兆鏞撰。

【微調】發生於黃陂黃岡的一種樂曲。本名「漢調」。其在安徽受過幾許的變易，就成爲徽調。現在稱作二黃及西皮的元來不外徽調，以徽調演戲的團體就叫做「徽班」。乾隆五十五年（一七零九年）徽調底名優曾到北京演戲，供皇帝底娛樂，其團體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名「三慶班」後合「四喜班」、「和春班」、「春臺班



「稱爲四大徽班。咸豐時，一八六一——一八六一」宮中供奉的俳優悉是徽班，不用崑曲。徽調後經過若干的變化，就成爲今日的京調。現今所謂京調即二黃西皮。」

【徽班】起初徽班本自有腔調，既而兼有各腔調。在聽春新詠上所載徽部名伶所演戲目，其中或者還有崑腔，也或以其他的腔調來唱的。從這些戲目中，我們未敢斷定某戲是用某腔來唱的。其目如次：水關，斷橋，（雷峯塔）醉歸，獨占，（占花魁）絮閣，醉妃，（長生殿）拷紅，佳期，寄柬，（南西廂）捉姦，戲叔，（義俠記）思凡，（孽海記）藏舟，（漁家樂）樓會，（西樓記）盤秋，（紅梨記）團會，（明珠記）折柳，（紫釵記）琴挑，（玉簪記）寄子，（浣紗記）殺惜，（水滸記）扇墳，（蝴蝶夢）借扇，（西遊記）瑤臺，（南柯記）相約，（釵釧記）（以上是崑腔部分）打麵，別妻，胭脂，花鼓，戲鳳，（以上是梆子腔部分）背姪挑簾，裁衣，慶頂珠，香山贈錫，檀香墜，殺四門，（以上是秦腔部分）

## 徽

烤火，小寡婦，上墳，賣餛飩，（以上是二黃部分，但二黃未流行前，先有此戲）

十二紅關王廟，盪湖船，洛陽橋，（以上腔調不明）徽部兼習各腔的例證，在聽春新詠中徽部鄭三寶條就是他「工崑劇，偶作秦聲，非其所好。」又添慶條「絮閣寄柬諸劇，歌喉圓亮，——簡唱秦腔，亦委婉多風，靡靡動聽。」在同書中，還可見他部的脚色，併入徽班來的情形。如王桂林初隸金玉部，後移富華部，更改入三慶部。陸真韻初在金玉部，經富華部，入三和部，又羅霞林以前在金玉部，後亦入三和部。飛來鳳始在雙和部，後入三和部。金玉部是崑腔，雙和是西部，富華大約也是崑部之一。大家一齊入徽班，可知徽班是如何的興盛了。徽班入京後，蜀班大受影響，總算還有大順、景和、雙和三部。這三班優伶年長的只四人，四川一、北京一、陝西二年幼的，共十人。揚州四、北京四、直隸、山東、山西、陝西各一。這時衰落的崑部，也只有慶、寧、迎、福、金、玉、彩、華四部。優伶仍然蘇州人最多。自嘉慶到道光，徽班的勢力日增。

別種腔都無生氣。所以長安看花記有「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的話。夢華瑣簿上說「今樂部皖人最多，吳人亞之，維揚又亞之，蜀兒無知名者」。這是嘉慶後的記錄。現在再把徽班中的四班說一說。四班之中，在道光初，春臺三慶兩班最著。三和又不如四喜。夢華瑣簿上說起四班在茶園演戲時，「觀者每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此數已是當時最高的代價，當時只有嵩祝班可與四班賣同樣的價錢。又說：「戲莊之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慶樂園、三慶園，亦必以徽班爲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又「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小班、西班。」這四大徽班有何特色呢？金台殘淚記上說四喜的「曲子」餽羊尚存，不爲淫哇。三慶的「軸子」連日接排。和春的「把子」演三國水滸，最爲出色。春臺的「孩子」因春臺班是孩兒班的緣故，孩兒班當是科班所本。此時的花部戲雖如此之熱鬧，但文學的意味，是無可說的。當在嘉慶時，徽班中還有兼崑腔

文——二——九五六

的，道光以後，已置崑腔於不顧，只有四喜班中還有會演崑戲的。後來有集芳班專演崑腔，殘淚記中說：「梨園有三法司之目，謂法齡、法慶、法保，三法並在四喜部。法保就婚南還，法齡、法慶，從四喜部之諸老曲師，分爲集芳部，所譜皆崑曲，無西秦南弋諸陋習，顧聽者落落然。」但夢華瑣簿卻說：「吳中舊有集秀班，其中皆梨園之父老，切究南北曲。」——道光之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輩爲一部，曰集芳班。皆一時之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先期遍張帖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延頸翹首，爭先聽覩，爲快。登場之日，座客常以千計。——時名譽聲價，無過集芳班者。」又道光十七年，四喜部有一個小天喜，以崑腔登場，丁年玉筍志上說：「小天喜，字聽香，扈姓。四喜部後來之秀，近日崑腔之歌喉，推金麟第一。聽香出，遮掩其上。入春，凡四喜部登場，座上之客，往往與春臺相埒，視前一二年已倍之。」——足見崑腔在衰落後，也曾有過這稍爲復起的一次。然而比起這時的花部，仍未可相提並論。到了道光末年，徽班固

有的二黃調，忽然大感起來。天咫偶聞云：「道光之末，忽二黃盛行。——其聲比弋則高急，其詞皆市井之鄙俚，無復崑弋之雅。」姚華在曲海一勺上，有過這樣的感慨：「予生以前，不得而見，海內之廣，又莫之詳也。然近三十年，京師習尚，頗有所聞。楚調始衰，秦聲競作。每賓筵秦伎，客生消閒，急筦繁絃，耳聒而欲曠，若聲逆氣，情肆而彌張。衆口所同，於斯爲美，所謂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夫聲音之道，與政通者也。故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常推西腔之所以極盛，竊謂妖孽之先兆也。徵之近事，庚子大創，清政益窳，吏蹟於上，民媮於下。綱紀日墜，奸匿四起，聰明趨於詐偽，強武潰而暴裂。喜則思淫，怒則機殺，淫成而樂生，殺成而哀集，喜與樂相乘，怒與哀互進。四者不相調，而人情遂失。其中每每流露，顯於嗜好，椰子因緣時會，隨在觸發。音慮於先，而情應之；情發於後，而音洩之。倚伏相尋，機勢相投。人心所向，趨勢遂成。山陝各部，旗幟遂增，以激昂之音，行暴慢之氣，非惟村鄙實屬下流。既作淫

盜之媒，遂破和平之序。歌者鳴其不平，聞者喻而思亂。浸淫演溢，充於江漢，優倡所習，莫此爲先。恣其所習，不可遏抑。馴至法令不行，廉恥盡喪，此清室所以終覆，而民國至今不靖也。若夫村謠坊曲，樵歌漁唱，以及時劇雜弄，何地蔑有。推波助瀾，莫能悉數矣。綜而言之，其音益蕩，其傳益遠，此誠情天之星，幸而怨海之迷津也。流傳異域，爲他人笑，今猶未酒，夫復何言！若此之倫，今之鄭聲，放之不暇，何與於樂。執政悠悠，聽其猖狂。國家之患，猶未已也。皮黃品介雅俗，士夫喜之，往往習之，蓋絃索之遺製，燕樂之偏裨也。第以簡易過甚，流俗易誦，譬之文章，諧媚之作，祇便酬應，笑樂則有餘，陶寫則不足。且其起也晚，淵源授受，不出教坊。音節律度，囿於市井。未經通人，爲之斧藻，似有待於議論，即無與於性情。百戲一端，何關得失，然而濡染正音，規隨雅操，亦既有合於習俗，而復不得罪於風雅。雖羊欣羞濫，未忘揣摩，然中郎典型，已堪歎賞。苟宮詞主盟，以之數佐，猶足鼓吹休明，粉飾豐樂等諸鄙下，尚存舊國之風。即媿虛前，不廢當時

之體。蓋皮黃之於崑調，猶元曲之於宋詞。家法雖變，臭味猶親，予以曲餘之養，宜存京調之譜。或亦論世者之所必原，而審音者之所不斥也乎！姚先生對秦腔，是如此的擯斥，而對於二黃，還給她以相當的位置。二黃之所以崛起，還是因為咸豐年間，徽班突然出了傑出的人才，就是安徽人程長庚。長庚本是三慶班的老生，生性最聰明，時時對於戲曲加以修正，所以才能新聲疊出，而皮黃也才能有一日千里的進步。因此長庚得主持當日的伶界，與他同時如張二奎、余三勝，享得相當的聲譽。三人之中，余三勝擅長西皮，花腔最多，而程長庚是擅長二黃，不大使花腔的。張二奎卻以做工與二人相抗衡。繼此三人而出名的是汪桂芬、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學的程長庚，譚鑫培學的余三勝，只有孫菊仙沒有師承的。但這三人始終是皮黃戲的鼎足。此外文武老生楊月樓、武生俞菊生，正旦余紫雲、陳石頭，就是後來改名的陳德霖、時小福、老旦龔雲甫、淨黃三、丑劉趕三，一班名角，後來造成皮黃的極峯。這是在光緒朝的

事了。不過程張余三人是以去老生角著名的，非若前此專以旦角受人的捧贊。

【復古堂類稿】十八卷。明陳文濤撰。凡論六卷，經

解二卷，史議二卷，子略一卷，書序傳記誌林各一卷，詩二卷。

【做季文鈔】六卷。清定海黃以周撰。有刊本，在做

季雜著內。

【做季羣經說】四卷。史說略四卷，子敍一卷，文鈔

六卷。清黃以周撰。有光緒二十一年刊本，在做季雜著五種內。

【做居雜著】六卷。清定海黃式三撰。有光緒十四年刊本，在做居遺書內。

【做居集】二十二卷。清定海黃式三撰。有光緒刊本，在做居遺書內。又一本十四卷。有光緒刊本。

【復庵先生集】十一卷。清無錫許珏撰。有民國十五年排印本。又一本二十四卷。有排印本。

【復廬詩萃】清道光間陳丙撰。

【復齋日記】二卷。明許浩撰。此書皆紀敘明初以

來朝野事蹟。

【復社】<sup>34</sup>明末文社四起，張溥等十餘人始結應社，其後更集南北各省文社，會於吳郡，繼東林以講學，取「興復絕學」之義，名為復社，而溥與張采為之，主盟，聲勢日盛，忌者頗多，福王時，阮大鍼以報復私怨，盡逮復社名士，陳貞慧等（那時候張溥已經死了），為明末黨禍之一。

【復禮堂文集】十卷，清曹元弼撰，有民國六年刻本。

【復初齋】清王作肅撰。

【復初齋文集】三十五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光緒重刊本。

緒重刊本。

【復初齋詩集】六十二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乾隆三十八年刊本，又一本，七十卷，有石印本。

【復初齋王漁洋詩評】一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烟畫東堂小品內。

【復初齋集外文】四卷，清大興翁方綱撰，在嘉業堂叢書內。

【復初齋集外詩】二十四卷，清大興翁方綱撰，有

堂叢書內。

復

藍格鈔本。

【復初集】三十六卷，明方承訓撰，集首冠以原初漫談七條，大抵揚何李之餘波，而變本加厲，於唐以來詩文如李杜韓柳無不排擊，然核其所作，乃了不異人。

【復初堂文集】二卷，清壽陽秦東來撰，有同治七年刊本，在秦東來所著書內。

【復初堂詩集】清馬鳳翥撰。

【復古詩】清吳銘道撰。

【復古詩集】六卷，元楊維禎撰，是集為其門人章琬所編，以其體皆時俗所不為，故題曰復古，所載皆琴操宮詞治春遊仙香奩之類，古樂府亦雜列其間，有明初刊本，汲古閣刊本，明刊本。

【復落偶】一本，明無名氏撰，傳奇。

【復莊詩問】三十四卷，清鎮海姚燮撰，有大梅山館集本。

【復莊駢體文權】八卷，清鎮海姚燮撰，有大梅山館集本。

館集本。

文

館集本。

【復莊全集】四十二卷。附疏影樓詞五卷。清鎮海姚燮撰。有大梅山館集本。

【復見心齋詩草】六卷。清錢塘孫人鳳撰。有光緒刊本。

刊本。

【復園文集】六卷。清董閩京撰。是集皆所作雜文，不能出公安竟陵門戶。

【復園紅板橋詩】一卷。清吳修編。有嘉惠堂丁氏刊本。在武林掌故叢編內。

【復園題詠】一卷。附梅竹山莊詩一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影寫本。

【復盒寬句圖題詠】一卷。清杭州徐新六撰。有中華書局聚珍本。在天蘇閣叢刊內。

【復小齋賦話】二卷。清嘉善浦銑撰。有望雲仙館中箱本。在樵李遺書內。

【復堂文集】四卷。文續五卷。清譚獻撰。在復堂類稿內。

【復堂詩】十一卷。清仁和譚獻撰。有光緒十一年刊本。在半厂叢書初編內。

【復堂詩】四卷。清仁和譚獻撰。附詞一卷。復堂詩文一卷。吳懷珍撰。有咸豐刊本。

【復堂詩續】一卷。清仁和譚獻撰。有民國二十年排印本。在念劬廬叢刻內。

【復堂詞】一卷。清仁和譚獻撰。有咸豐刊本。附復堂文集後。又一本三卷。有光緒十一年刊本。在半厂叢書初編內。又一本一卷。有光緒刊本。附復堂詩集後。又一本二卷。有光緒刊本。在復堂類稿內。

【復堂詞話】一卷。清仁和譚獻撰。近人抗縣徐珂纂。有排印本。在心園叢刻內。

【復堂類集】十三卷。附詞二卷。清仁和譚獻撰。有光緒刊本。仲修詞取徑甚高，源委深遠，窺其胸中眼中，非獨不屑為陳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詞之變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詞做，瑣屑餽餽，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為寒乞。枚庵高朗，頗伽清疏，浙詞為之一變。其實吳郭二子不足當此語。變浙詞者，復堂也。其蝶戀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遠。最可愛者如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又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

...

日爭禁雨。又語在修眉成現目，無端紅淚雙雙落。又一握鬢雲梳復裹，半庭殘日忽忽過。又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又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草。此等詞直是溫韋，決非專學南宋者可假，而又非迦陵西堂輩輕率伎倆也。所錄篋中詞二集，搜羅富有，議論正大。其論浙詞之病，尤爲中肯，故可謂變浙詞者復堂也。<sup>2825</sup>

【儀衡軒文集】十二卷。清方東樹撰。有同治七年刻本。<sup>2825</sup>

【儀徵派】乾嘉後文章的派別，除桐城陽湖兩派以外，還有所謂儀徵魏晉兩派。儀徵派的創始人，實在要算是阮元、阮福父子兩人。在這統系之下，最有力的，要推近代劉師培。阮元的文學主張，是散文駢文不可偏廢的，尤其是駢文重於散文。他在文言說一文中道：「孔子於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

儀

之有文者也……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後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阮福更把文、詩等分爲三部分。他的意思，散文只適用於筆——大概記事的文稱做筆——他說，自宋明以來，文人都把筆錯認爲文，所以弄得文無比偶。趙師培在廣文言說文筆詞筆詩筆攷兩篇文中，也說明用詞採用對句是文章的正宗。所以自魏晉六朝以來，全講究用韻用對句寫文章；到唐宋以後，不知文筆的分別，往往以筆冒文。照這一派文人的說法，所以一切散體文，竟不能稱他爲文了。最近如王闓運也，和他們一鼻孔出氣，他在王志一文中說：「古今文體，分單複二派。蓋自六經以來，秦漢之後，形格日變，要莫能再創他體也……復者，文之正宗；單者，文之別調……」他們都拘泥着文章的形式，來辨別文章的性質，實在可以說幼稚而又淺薄的了！<sup>2825</sup>

【儀宋堂詩集】清道光間吳嘉淦撰。

【儀願堂集】十二卷。清歸安陸心源撰。有存齋刊

本。

【儀克中】墨農，清——一七九四至一八三五先世太平人，寄籍廣東番禺。卒年四十二。舉人。少有異稟，負奇氣，頃刻能作數千言。嘗以三日和方孚若南海百詠，見賞於阮元。阮元修廣東通志，獨以爲采訪。平居尚氣節，談經濟，又習擊刺，騎射有利濟志。祁墳撫粵，尤倚重之。廣州大水決堤，以勞疾作，卒。克中遺稿頗多，後燬於火，僅存劍光樓詩鈔四卷，詞鈔二卷。——均清史列傳。

【儀鄭堂文集】二卷。清曲阜孔廣森撰。有原刊本，在文選樓叢書內。

【儀鄭堂殘稿】二卷。清吳縣曹埜撰。有道光刊本。又一本二卷。有感豐刊本，在春輝堂叢書內。

【僧王勸民】河南流行俗曲木刻本。

【僧肇】晉——三八四至四一四京兆人。卒年三十。一家貧，以傭書爲業。遂因繕寫，得遍觀墳籍，尤好莊。老年二十，出家。羅什至姑臧，肇遠道往從。什入長安，肇亦隨入，及姚興命肇與僧叡等入道遙園，助詳定。

經論，肇作般若無知論。支遁見之，以爲未嘗有。又作涅槃無名論等，上之姚興。興備加讚述，即敕令繕寫。頌之子姪，肇著有文集一卷。（隋書經籍志）

【僧揮】俗姓張，字仲殊，安州人。第進士，棄家爲僧。居杭州吳山寶月寺。有詞七卷。黃昇最稱道其訴衷情一詞，謂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他的《小令佳者甚多》。

【僧尼共犯】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僧尼會】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僧尼會】福建流行俗曲。（紗窗外調）鉛印本。

【俗文】敦煌鈔本的最大珍寶，不是詩歌與散文，詩歌與散文除了歷史上的價值以外，其本身頗難當得起「文學」二字的稱謂，即間有結構弘偉，描寫有力之作品，而終是民間的粗製物，不通之語，謠別之字，連篇累牘，讀之使人腦昏頭脹。敦煌鈔本的最大珍寶，乃是兩種詩歌與散文聯綴成文的體製，所謂「變文」與「俗文」者，是他們本身既是偉大的作品，而其對於後來的影響，又絕爲偉大，我們對於他們決不應該忽視這兩種製，在那時是未之前聞。



的這兩種體，製顯然都是受外來的影響的，在印度文學——連佛教文學也在內——裏，像這一類的體製是很流行的。他們的戲曲如此，小說也有些如此；經典中也常是。在散文之中夾雜以古詩；或於詩歌之中夾雜以散文，從前我們的詩歌是決包括不了散文在內的，散文也決包括不了詩歌在內，偶有如列女傳、韓詩外傳之類的引詩以結束全文，或如墓誌、銘碑文之類以韻語結束全篇者，然其作用卻完全不同；彼是引古以證今，引詩以證事，或以銘語總括前文之意的，此則夾詩夾文，相映成趣，既非總結，又非舉證，而是以詩引文，以文引詩，相引相生的，雖在最初，我們可以看出其所以遞變演進的痕迹來，而在後來，則這種以文引詩的痕迹卻完全不見了。■

上虞羅氏刊印敦煌零拾中載「俗文」三種，而題其名曰佛曲三種，鄭振鐸初亦以為他們是「佛曲」，在所作佛曲鈔錄（中國文學研究）時，還將這三種及京師圖書館所藏的幾種列於佛曲（即寶卷）之首。今經仔細的考察之後，知道這種「俗文」雖可說

俗

是「佛曲」的啓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京師圖書館藏本的幾種演繹佛經的作品，編目者名爲之「俗文」如維摩詰經俗文，不知原文是否如此，然「俗文」二字甚好，比之「佛曲」之稱似爲更妥。）曰「變文」（「變文」爲敦煌寫本所常見的名稱，如目連救母變文等。）不應加以以後來的一種性質並不十分相同的名稱。■「變文」與「俗文」粗視似爲一物，實則十分相異。二者雖同以詩與散文合組而成，然而組配的性質卻完全不同。綜言之，此二者之大別有二：■第一，「俗文」是解釋經典的，先引原來經文，後再加以演繹換言之，即將艱深不爲「俗人」所懂得的經文，再加以通俗的演繹，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曉，所以可以稱之曰「俗文」。「變文」二字的意義沒有那末明瞭，但就其性質而言，我們亦可知其爲採取古來相傳的一則故事，拿時人聽聞的新式文體——詩與散文合組而成的文體——而重加以敷演，使之變爲通俗易解，故謂之曰「

文——二——九六三

變文。」**第二**，「變文」與「俗文」兩者在文字上便有了很大的差異。「俗文」是以「經文」提綱，先列原來經文，然後再將經文敷演爲散文與詩句的，所以散文體的經文便是綱領，其他的全部散文與詩句便是「箋釋」，便是「演文」換言之，即係覆述經文之意的。至於「變文」則其全部的散文與詩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無一段提綱的文字，又不是屢屢覆述前文的換言之，則他們是整片的記載，純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並不是僅僅加以敷演，而是隨意的用他們爲題材的。**總之**，「俗文」不能離了經典而獨立，他們是演經的，是釋經的，「變文」則與所敘述的故事的原來來源並不發生如何的關係；他們不過沿用相傳的故事以抒寫作者自己的情文而已。**「俗文」與「變文」**那一種發生得早呢？二者之同源於佛教文學，我們是很明白的。但「俗文」則切近於佛教經典，「變文」則離了佛教經典較遠；「俗文」必須以經典爲提綱，不能離開了經典，所以他們必須敘述經典中的文意。「變文」則不然，他們

亦可以演述佛教經典中的文意，如大目犍連救母變文，然而他們卻不爲佛教經典所拘束，他們可以在經典以外去找材料，如舜子至孝變文。因此之故，我們或可以說「俗文」是較早於「變文」的。然而那種詩與散文交組而成的新文體，在印度本是極通行的，反倒是演釋佛經的「俗文」，即那樣的以經文爲提綱的一種體製不大經見。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去推測「變文」的一體是原來有的，「俗文」則有意的採取了「變文」的新體製，用以解釋或敷演經典。將這個問題，下一個確切的定案，我們現在還不能夠，所以且止於此。**「俗文」與「變文」**雖至今變爲我們所發見，然有影響則極爲偉大；中國有許多民間流傳的偉大作品，曾經千百年代的口述，版印，曾經萬萬人的欣賞讚美，曾經鼓吹了，燃熾了，萬萬人的興趣，而給他們以種種教育——或者竟是唯一的教育——者，一考其來源，大都來自「俗文」與「變文」。**「俗文」非即「佛曲」**，上文已經講過，今所知的「俗文」有京師圖書館所藏的佛本行集

經俗文，八相成道經俗文（共有二部）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皆未有刊本）又維摩詰所說經俗文在倫敦及巴黎二處亦各藏有幾卷羅氏印行的燉煌零拾中亦有佛曲三種，其中文殊問疾一種，亦為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之一部分，其他一種則未知出於何經。也許將來燉煌遺書全部整理就緒後，或可更得到幾種「俗文」而今則所知者已止於此。今就所知者略加以撮述如下。佛本行集經俗文敘佛從兜率降到人間，為淨飯國王太子生時，從母右脅而出，備諸祥瑞。到了太子長大，應婚之時，出外遊歷，到於東門，見一人忙忙急走，問其故，答言因家中有一生母，欲生其子，痛苦非常。太子為之不樂，回宮而去。次日，又到於西門，見一老人，白髮面皺，形容憔悴。太子問之，具道老年之苦，太子又悶悶不樂而回。又次日，到於南門，見了病人之苦，又悶悶不樂。明日，到於北門，卻又見屍身脹爛，臥於荒郊。於是太子經見了生老病死之苦，決意棄國棄家，出家修行。原文殘缺太多，可以全段認得者，僅有數段而已。這一部「俗

文」的文字很流利明白，絕無不通重疊之處，其實「俗文」皆是如此——與其他燉煌的俗文學，如太子讚之類不同。八相成道俗文敘速釋迦如來於過去無量世時，不惜生命，常以己身及一切萬物給施衆生。某日，我佛觀見閻浮提衆生，業障深重，苦海難離，欲擬下界，拔超生死。遂托生於迦毗衛國，為太子生時，從母氏右脅而出。既生之後，九龍吐水，沐浴一身，舉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於地，東西徐步，起足蓮花。諸大臣卻以為太子本是妖精鬼魅，存立人間，必定破國滅家。當時文殊即化為一臣，趨班奏對，救全了太子。太子十九歲時，戀着五慾，虧得天帝釋勸化了他。某日，太子去巡遊四門，天帝釋遂各化一身於此四門，令太子悟出生死之道。在東門他化為一人，匆匆而走，說出生之苦；在南門，他化為一個老人，說出老之苦；在西門，他為一個病夫，說出病之苦；在北門，他為一個屍身，倒於地上，使太子悟出死之苦。於是太子遂決心到雪山去修道。京師圖書館又藏一本八相成道俗文，文句與此本大同

小異，頗可相證。惟僅至太子至東門見一人行色匆匆，說知家中新婦難產爲止，此下皆闕。釋迦托生下界，雪山修道，爲「俗文」中最流行之題材之一，像以上的三種，皆述此事。這個故事的流行，便於民間發生了另一種相類的故事——大凡修道歷劫的人，皆同是這個型式——例如觀世音菩薩的修行，便完全是脫胎於此。在後來，有一部香山寶卷，即敍妙莊王之女經歷盡千辛萬苦，方始成爲觀世音菩薩事。香山寶卷的作者爲宋時人，實今日流行的寶卷的最者。這個寶卷，不僅體裁脫胎於「俗文」，即題材亦脫胎於「俗文」，真是很有趣的一個巧合。在香山寶卷中，敍一個少女，如何的棄家修道，恰好與一個少年太子棄家修道的釋迦對照，而寫得似較八相成道俗文等更是淒楚，更爲有力，惟其阻礙愈多，魔焰愈高，故主人翁的人格便愈覺得偉大，愈覺得使人感動。香山寶卷之所以較八相成道俗文更足以感人，更爲流行者，其原因似在此。至今每逢開講香山寶卷時，尚有許多老媪少女，爲那個堅苦修

不畏艱險的妙莊王女流傷心同情之淚者；並每逢開講一次，落淚總還不止一次，二次（相傳香山寶卷爲宋普明禪師在崇甯二年八月受靈感而編撰者）。維摩詰經俗文在今所已知的幾篇「俗文」中是最偉大的一部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也許也是最偉大的著作之一。維摩詰經是佛經中最流行的一種，富有小說的趣味。而這個「俗文」也極爲美麗精工，絕不像平常的做「俗語文學」的文筆不大通順的人做的。我們猜想寫這部「俗文」的人至少是一位極有文學素養的人，他能將一百字的原文演成了三四千字，演得又生動，又美妙；假定全文具在的話，至少要有好幾百萬字呢！可惜今所存者皆爲零星殘文，未能得其全部。然即就所存的殘文而觀之，已足以使人震駭於這位無名作家的作品是如何的精美偉大了。這位作者的時代也沒有知道。但巴黎所存的這個「俗文」的一卷之末，有「廣政十年（一九四七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靜真禪院寫此第二十卷文書，恰遇抵黑書了。」卷首又黏

有一張問候帖子，未有「普賢院主比丘靖通」等字。此書的作者未必便是寫此帖子的靖通，也未必便是作於廣政十年，但至少是寫作於廣政十年之前。在那個時代，產生那末偉大的作品，產生那末精好的白話文學，真使我們再也不至於懷疑高宋時候之產生京本通俗小說了。今舉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本書第二卷的概略於下，以見本書的一斑：第二卷持世井中，敘的是持世井堅苦修行，魔王波旬欲破壞其道行，便幻爲帝釋之狀，從萬二千天女，鼓樂弦歌，來詣持世井修行之所。這些天女，一個個都是如花似玉之貌，或擎鮮花，或獻異香，或合玉指而禮拜，或出巧語而勸告，「或擊樂器，或即吟俄，或施窈窕，或即唱歌」，任伊鐵作心肝，見了也許粉碎。持世井不識魔王，錯認作帝釋，與他談了許久。魔王說：「將天女一萬二千奉上師兄，可酬說法，幸望慈悲鑒納。」持世井卻堅辭不受，說：「我是修行菩薩，我是出世高人，一身尚是有餘，何要許多天女？」第二卷至此即止。文殊問疾第一卷爲上虞羅氏所藏燉煌石

俗

室發見的鈔本之一種。今刊於燉煌零拾中。敘佛使文殊到維摩詰處問疾事。佛先在會上問五百聖賢，八千菩薩，誰能前去，皆曰不任，無人敢去，酌量才辨，須是文殊。於是佛告文殊曰：「吾爲維摩大士染疾，毗耶，汝今與吾爲使，親往毗耶，詰病本之因由，陳金僊之懇意。汝看吾之面，勿更推辭。」文殊乃合十指掌，立在筵中，說道：「去即不辭爲使去，幸憑聖力，賜恩憐。」原來維摩辯才無礙，詞江浩浩，「能談妙法，邪山碎，解謄聖經，障海隈。」故大衆俱怕去，今見文殊肯去，無不欣慰。於是文殊遂別佛而至維摩方丈處。原文至此而止，底下尚未完。這是演的維摩詰所說經的一節，當也便是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的第一卷。由其文氣語調，我們可以決定羅氏僅註文殊問疾第一卷而並不註明這一卷演的是維摩詰所說經，故殊使人生疑。實則細察原文，便可知與持世井第二卷實同出於一個人的手筆。維摩詰經俗文實是一部極偉大的著作，決可證其爲出於文人學士之手，或有文學素養的和尚之手。文中的「白」皆爲

文——二——九六七

當時流行的傀儡的句子，一個俗字也看不見，這確是許多「俗文學」中所沒有的，一個特點。又其中有「斷」「白」之分，又有「唱」「韻」之分，亦皆爲他種「俗文」中所未有者。我們不能得到維摩詰經俗文的全部，實是我們的一個大損失，但我們於這個大著已失的千年之後，又得以發見其一部分，又不可以說不是我們的太幸。又有俗文一種，未知何名，亦爲上虞羅氏所藏，燉煌「佛曲」之一，與文殊問疾同見燉煌零拾中。敍西天有國名歡喜國，有王名歡喜王。王之夫人有名有相夫人者，容儀窈窕，如春日之天桃，自入宮中，極稱王意。正當富貴歡悅之極處，於某日歌舞方酣之際，國王見夫人面上身邊氣色，知其只有七日之命，即當身亡。於是不禁淚下。夫人見王忽然下淚，再三詰問。王只得以實告。於是夫人乞歸辭別父母。父母聞知此事，亦大驚失色，力求救治。聞石室比丘尼有威德，欲往求之，以延身命。石室比丘尼卻勸夫人了教求生天，莫求浮世壽。於是夫人日歸，便乃日亡，生在天中，受諸快樂。原文至此，下

闕。按佛經中，演述有相夫人之事者甚多；吉迦夜曇曜合譯的雜寶藏經卷十優陀羨王緣載有相夫人生天事；又義淨譯的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四十五入王宮門學處第八十二之二載有仙道王及月光夫人事，亦與此同。可見這個故事流行甚廣。又有俗文一種，未知何名，亦見於燉煌零拾中。全文首尾不全，僅餘中段。敍舍利佛與六師門法事。波斯匿王令佛家立於東邊，六師立於西畔。六師先化出寶山一座，頂侵天漢，頂上隱士安居，更有諸仙遊觀，駕鶴乘龍，仙歌撩亂。四衆誰不驚嗟，見者咸皆稱嘆。舍利佛雖見此山，心裏都無畏難。須臾之頃，忽然化出金剛，其大無比，口猶江漢之廣闊，手執寶杵，杵上火焰衝天。用此杵打山，登時粉碎，莫知所在。原文至此即止，底下並皆殘缺。這個「俗文」雖僅餘一小段，然全文氣勢尚可約略看出，實爲弘偉之至，灼爛之極的一部大著作。在「俗文」的韻句裏，有兩個不同的句法，像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等，都是七言句到底的，例如「啓口中說夫人孕，生下太

子大奇哉！仙人忽見淚盈目，呼嗟傷嘆手顛顛。」（八相成道俗文）等是。這是第一體。像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則於七言句之中，往往雜以兩句的三字句，例如：「身命財中能悟解，使能久運出三災。須記取，領心懷。上天宮却情迴，五欲業山隨日滅。」（維摩詰所說經俗文，持世非第二卷）等是。這是第二體。這兩個體裁，在後來都還承襲的運用着。「俗文」的結構，就今所知者而言，共有三種體裁。第一體是。先引原來經文，然後再敷演此經文爲散文的故事。而於其中，更於緊要處敷演以韻語，以便歌唱。這是維摩詰所說經俗文等的一體；第二體是泛述本來經文，作爲敘述的主幹，然後便在緊要處敷演以韻語，而在將入韻語之前，必先之以「當爾之時，道何言語？道人道？」或「當爾之時，有何言語？」或僅說「當爾之時」或僅舉「云云」二字（此「云云」二字當即「當爾之時」的略語）這是八相成道俗文等的一體。第三體是開端或略述本文因由，入後即用詩與散文相間而寫，相映相生，並不用什麼「當

俗

爾之時」等語來引起「韻文」的。這一體是有相夫人生天俗文的體裁。這三種體裁，仔細觀之，本無多大區別。例如，第三體之不用「當爾之時，有何言語」等字以引起「韻文」，或由於作者的省略，或由於本來不必引到第二體之不引原來經文，或以爲可以不必引述，只要敘述大意便夠了。總之，不管是引述經文，或僅述經文大意，「俗文」的一體，畢竟是非依據於經不可的。「引經據典」四字，真可送給「俗文」的一體。所以「俗文」的特色便是依「經」（俗經）而作，專爲了要將艱深的經典化爲通俗的文字，以便宣傳「佛道」的。在「俗文」中，每一段之前，往往註明「白」「斷詩」「平側」「經」「側」「斷」「側吟」「經平」等字者，「白」字即指散文的一節，「斷詩」即指韻文的一節，「斷」當即斷詩的略語，「側」當爲「側吟」的略語，「側吟」及「經」「平側」「經平」皆指韻語的一節，其間究竟有何分別，今已不可考知。

【俗語集對】一卷。清南匯張文虎撰。有同治三年

刊本，在舒藝室全集內。

【俗話傾談】二卷十一則，又二集二卷，七則。清無名氏撰。題「博陵紀棠氏評輯」。疑作者崔姓。有同治九年廣東坊刊本。

【俗本聖朝鼎盛萬年清】八集，七十六回。有廣州坊刊本，僅四卷七回，書名萬年清奇才新傳；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間，上海英商五彩公司及上海書局先後石印一二集及三四集，四集以下未見；坊間石印本八卷，改題乾隆巡幸江南記；此後續作尤多，清無名氏撰。始創者為廣東人。上海書費續成之。書演乾隆事，小說史略偶誤作康熙。

【從良後悔】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從良帶五更】一名從良歎五更。北平流行俗曲。德真山屋木刻本。

【從良歎】北平流行俗曲（帶哭五更）鉛印本。

【從良歎五更】一名從良帶五更。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從軍五更】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從軍歌】北平流行俗曲（仿送郎君調）

【從軍行】上海流行俗曲（仿十送郎體）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從軍行】樂府相和歌平調曲篇名。樂府廣題：從軍行皆軍旅辛苦之辭。按古辭亡，魏樂奏左延年擬作。一王僧虔云：今不傳，樂府廣序從初學記錄出，共十四句，中闕四句。〇

【從南來了一羣雁】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從來不解】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從別後】北平流行俗曲（嶺兒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從今不把】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從今後】北平流行俗曲（滿江紅）白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儉重堂詩】清紀邁宜撰。



【儉重堂集】清紀邁宜撰。

2829  
【徐鹿卿】德夫號泉谷，宋——一七零至一二四

九隆興豐城人。卒年八十。博通經史，以文學著名鄉里。一二二三年廷試進士，調安南軍學教授，復申理義之學，入爲樞密院編修官，時方大琮、劉克莊、王邁皆因事被黜，他作詩贈之，併爲彈劾。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美之。累官吏部侍郎，提舉鴻禧觀致仕，及卒，諡清正。鹿卿著有泉谷文集及奏議、講議等。一宋史本傳。

0022  
【徐齊肅】將道，唐六二九至六七二湖州長城

人。徐孝德之子。卒年四十四。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高宗時，累官崇文館學士，西台舍人，在職多進讜言，尤善文誥。高宗愛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因坐洩漏機密，左貶蘇州司馬。俄又坐事配流欽州卒。

00231  
【徐庶歸家】廣州流行俗曲。五桂堂木刻本。

00231  
【徐應嫺】姍若，清吳江女子。有須曼華館小稿，見墨林今話。

徐

00237  
【徐庾】同懷，清太倉人。諸生。有曼華詞二卷。

【徐庾】文學到了陳綺麗之極，真個是在蓮蓉花徑裏踏着笛音，一盡力的織着浪漫之網。確實地說，陳後主的宮殿便是活的詩風，我們且向宮裏看看。宮中有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窗牖壁帶，懸榻欄杆，都是沉檀做的，金碧輝煌，珠翠圍繞，外有珠簾，內有寶帳，房中陳設着希珍古玩，窗外雜植着奇花異卉，又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每當微風吹來，香聞數重。陳後主自居臨春閣，貴妃張麗華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並有寵，迭游其上。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常和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不分上下尊卑，名爲狎客。後主每飲酒，令諸妃嬪及女學士和狎客們共賦詩，互相贈答，以最豔麗的拿來譜曲，選宮女千餘人來學曲。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約都是稱讚妃嬪的美色的。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似此，怎不會產生綺麗的文學呢？直到晚唐此風猶在，故杜牧

有泊秦淮之作，倘若我們再讀一讀朱自清聲聲燈影裏的秦淮河，就知道迄今金陵還聞得出六朝金粉的香澤呢！陳代文學者最著者有徐庾，世號「徐庾體」，自然是「浪漫的」了。庾信老死北周，似應列入北朝，但他也曾仕陳，又與徐陵齊名，就一同敘述，北朝使可不去管他了。但北魏鄴道元水經注文筆美麗，目的雖非純爲文學，却是值得附帶提起的。陳尚有陰鏗，杜甫稱李白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下便略述徐陵、庾信。徐陵（五零七—五八三）一字孝穆，東海剡人。他雖與庾信齊名，然實不及庾信。他對於文學的見解，從他所選的玉台新詠便可知，這是很鮮明的旗幟，書中錄香豔歌詞甚多。初唐的「四六」受他和庾信中影響不少。他的作品——尤其是賦——很少生，所以清許櫛的六朝文絮只選到他的玉臺新詠序一篇。庾信（五一三—五八一）壽命總算是長的，活了六十九歲。他歷任四朝十帝，真可以算做一個長樂老人了。初仕東魏梁和西魏，最後屈身事北周。這是他

一生最痛苦的時期；看慣了南邊佳麗風光的人兒，那禁得起北方的沙塵撲面，怎受得住這般的淒涼寂寞！這時，陳周通好，南北流寓的人，各許其還舊國，但北周武帝因愛庾信過深，只放王克，殷不害他們回南，偏偏不放他歸去。他雖受北周隆渥待遇，但終想念着花一般的南國，於是他動了鄉關之思，作了一篇哀江南賦。又因自傷屈體仕周，願隱居而不可得，更想起了家鄉之樂，作了一篇小園賦。但是可惜得很！他有這樣的環境，所作的這兩篇東西，亦不過爾爾。除了引證些古人古事以外，便無他說。把自己的感情完全隱沒了。比起與他同時邨遲的與陳伯之書，真有上下牀之別。我們看與陳伯之書中的江南，是如何的引人神往！如那「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庾信文中，豈能有此美句？何況邨遲替陳伯之設想，不像庾信還是自家親身的經歷呢？大約賦比散文難得做好，就在這裏可以得一個證明了。雖然，這終成了傷心的文人生涯之一。所以唐司空曙有金陵懷古：「華路江楓暗，宮庭

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孫元晏庾信」：「苦心詞賦向誰談，淪落咸陽志豈甘？可惜多才庾開府，一生惆悵憶江南。」餘若春賦，鏡賦，唐燈賦，對燭賦，偶有佳句，但更不及小園與哀江南了。「三〇〇」

【徐夜】<sup>00247</sup>東，更字齋庵，初名元善，字長公，明——六一一至一六八三山東新城人。卒年七十三年二十九，棄諸生，居東皋，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久乃出遊錢塘，過孤山，訪林逋故居，渡湖江湖，桐廬登巖光釣臺，展謝翱墓，徘徊賦詩而返。未幾，有司將舉應「博學鴻儒」科，以疾辭。遂杜門不復出。夜詩學幸陶嶢，刻處更似孟郊，士積目之為「桐松露鶴」。嘗索其稿不可得，乃就所藏為編綴百餘篇。「清史列傳」。

【徐度】<sup>00247</sup>敦立，宋——一四七頃穀熟人。南渡後，官至吏部侍郎。王明清嘗訪之於雪川，與考定創置右府，與撥路議政分合因革，度專心史事，撰有卻掃編三卷，四庫總目所紀皆國家典章，前賢逸事，於史學深有裨益。

徐

【徐廣】<sup>00251</sup>野民，晉——三五二至四二五東莞姑幕人。徐邈之弟。卒年七十四，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辟從事。孝武帝時，除秘書郎，典校秘書。後為散騎常侍，領著作。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哀感涕泗，謝晦謂道：「徐公將毋小過。」廣道：「君為宋朝佐臣，身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因更歎歎，遂乞歸。廣嘗撰車服儀注及晉紀凡四十六卷，答禮問百餘條。有文集十五卷。「隋書志」及兩唐書志。

【徐文秀】<sup>004</sup>尹州令記參看過惡傳條。

【徐文長】<sup>0071</sup>長集三十卷，明徐渭撰。其詩欲出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議僻，流為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絃，淒清幽渺，足以感蕩心靈，而撥以中聲，終為別調。其文則源出蘇軾，頗勝其詩。

【徐文長逸稿】二十四卷，明徐渭撰。此本為其鄉人張汝霖王思任所同選。

【徐文駒】<sup>0077</sup>子文，清——一七二三頃浙江鄞縣人。一

文——二——九七三

七零九年進士。文駒著有師經堂集十八卷。

【徐詩選】<sup>1004</sup>清徐夜撰。

【徐一初】<sup>1000</sup>宋人。未知其爵里，其摸魚兒一詞，甚有悲憤之概，為當時少見之作。〇〇

【徐一夔】<sup>8</sup>大章，元——一三六一頃天台人。元末，嘗

官建甯教授。洪武初，（一三六八年）徵修禮

書，與王禕善。禕又薦修元史，辭不往。後起為杭州教

授，又召修大明日曆書成，特授翰林官，以足疾辭歸。

一夔著有始豐集十四卷，藝圃菟奇十八卷，補闕二

卷。

【徐正字詩】<sup>10101</sup>二卷，唐徐寅撰。彙集唐志不著錄，

此本蓋為後人蒐集而成，僅存賦一卷，詩一卷，其

賦刻意鍛鍊，時有秀句。詩多體物之詠，不出五代之

格。有席氏刊本，康熙中徐氏刊本，麟後山房本，昭文

張氏有舊鈔本十卷，題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

礪文集，內全唐文所未載，其二十一一篇，振綺堂有鈔

本鈞礪文十卷，八千卷樓鈔十卷本。

【徐璽】<sup>10103</sup>號雷谿，清——一七三六頃進賢人。一七二

九年拔貢。璽著有就正草一卷。

【徐雪廬詩賦鈔】<sup>10117</sup>二卷，清武康徐熊飛撰。有嘉慶

刊本。

【徐元】<sup>1021</sup>叔回，明——一五九六頃錢塘人。善為曲，著

有八義記傳奇、一曲錄、鼓程嬰、公孫杵臼救趙武

事。

【徐元正】<sup>1</sup>子貞，清——一七零一頃浙江德清人。徐

倬之子，一七零九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工部尚書。元

正工詩文，著有清嘯樓草一卷，鷺坡存草一卷。清

史列傳。

【徐元杰】<sup>40</sup>仁伯，宋——？至一二四五信州上饒人。

幼穎悟，日讀數千言。其母能詩。從朱熹門人陳文蔚

為師，又師事真德秀。一二三二年進士及第。嘉熙二

年（一二三八年）召為秘書省正字，差知南劍

州，以理化誨，民多感悅。授侍左郎官兼崇正殿說書

入講，每舉鑿戒。遷將作監丞，丁父憂去。有詔起復，因

論事寢命，他每有諫疏，辭必忠懇。帝亦知他忠亮，每

從容政察，拜工部侍郎轉一官致仕，得暴疾卒。諡忠

愍。元杰著有樸藝集十二卷。

【徐元歎先生殘稿】清徐元歎撰。

【徐元暉】明——一五九六頃人。工曲，著有有情癡，

脫囊穎二雜劇。（曲錄）

【徐震】<sup>1024</sup>秋濤，號煙水散人，清——一七一——頃浙江

嘉興人。善著通俗小說，傳世甚多，今所見者，有樂田

演義（即後七國志）四卷二十四回（一本作十八回

）珍珠船六卷，合浦珠十六回，賽花鈴十六回，燈月

緣十二回，桃花影十二回及夢月樓十六回（均中

國通俗小說書目）其中僅珍珠船為短篇，卷各一

篇，餘皆為長篇小說。

【徐再思】<sup>104</sup>德可，元——一三二零頃嘉興人。生性好

貪甘飴，故號甜齋。工曲，與貫雲石（號酸齋）並稱「

酸甜樂府」。生平不可考。有子長善，頗能繼其家聲。

再思著有甜齋樂府，今僅存輯本，共收小令百餘首。

太和正音譜評為「如桂林秋月」

【徐再思散曲】鍾嗣成錄鬼簿說他「……好食

甘飴，故號甜齋，有樂府行於世。其子長善頗能繼其

家聲。」世人以他和貫酸齋並稱，謂之「酸甜樂府」。

「有集見散曲叢刊中。他雖然和酸齋並稱，但他們的

作風則異。酸齋作風以豪放清逸為主。近於馬致

遠一派，而甜齋曲則包含着淒婉、華美、豔麗諸優點。

其作風較接近張可久。試看他淒婉的，如「一聲梧

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

花棋未收。歎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

憂都第心頭。」（水仙子夜雨）華美的，如「紫燕

尋舊壘，翠鴛棲暖沙，一處處綠楊堪繫馬。他問前春

沽酒家，秋千下粉牆邊紅杏花。」（閨金經春）豔

麗的，如「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

浮雲心似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

遊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

時。」（蟾宮曲春情）任中敏最喜此詞。他說「首

尾各以數語同押一韻，全屬自然聲韻，何可多得。末

四句僅各四字而唱數轉折，能一盡其情致，真是神

來之筆。」（曲諧卷一）誠然，這實在是嬌媚可喜

的東西。至若「昨宵是你自說，許著咱這般時節。到

徐

西廂等的人靜也，又不成再推明夜。」（壽陽曲，春情之二）「梧桐畫欄明月斜，酒散笙歌，梅香走將來，耳畔低低說；後堂中老夫人沈醉也。」（清江引私歡）像這些句子雖然亦寫得矯冶動人，但終不免「淺露」之感，遠不若水仙子詞的刻骨鏗心，耐人迴味了。正音評甜齋詞如「桂林清月」可以見其詞情境之清。虞翼野詩云「遊絲飛絮寫相思，落盡燈花枕上時。夢向桂林秋月裏，回甘還取水仙詞。」（曲雅，論曲絕句）看此詩可對徐甜齋得一概括的觀念。

106

【徐石麒】（一作石麟）字又陵，（曲錄云：疑一名善，字長公）號坦庵，清一六四四頃湖北人。流寓揚州，精研名理，沉澁寡言。善畫花卉，工詩詞，兼製曲。其女廷香，亦曉音律，石麒每成一曲，必高聲吟哦，使廷香指摘聲律之差誤。順治二年，清兵陷揚州，石麒冒死入城，取出其所著書殘本。自后，遂隱居不應試。石麒著有坦庵詞曲六種，其中二種係詞集，四種係雜劇，雜劇的名稱爲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及拈花

笑。又有傳奇三種，爲珊瑚鞭，九奇緣及胭脂虎。（曲錄）亦石麒所作。相傳他的雜著及詩詞，多至二百餘卷，惜不甚見。

【徐石麒劇曲】今所流傳的坦庵詞曲六種，即徐石麟所撰——其中二種係詞集，四種係雜劇。雜劇的名稱是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據說在雜劇之外，尚有傳奇三種（曲錄卷五）未見流行，存亡不可知。這幾種曲都是完成在順治年間（據坦庵續著書目）四種雜劇中以買花錢比較有些稗史上的根據。（劇說卷五說本事出自詞評）是寫南宋俞國賓之事。茲記其梗概於下：于國賓有才學，科舉落第，心中鬱鬱無聊，清明節和友人章子雋泛遊西湖。適駙馬楊震亦伴姬妾來遊，于生觀其歌姬粉兒，忽生情意，粉兒亦略有意於于生。但兩人眼睛相互一瞥，即被隔斷。于生此時悶悶不樂，遂和友人入一酒家淺酌，心中若有所感，執筆題風入松一闕於壁上。忽傳高宗駕至，大家匆匆迴避。高宗偶望見于生，題在壁上之詞，滿口稱贊，誦之，至「明日重攜殘酒，

來尋陌上花鈿」之句，覺不免有寒酸氣，因改爲「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一面令人訪問題詞之人。適楊駙馬在後園張宴，招待才人墨客，于生亦因友人韋生之薦，參加盛會。飲酒間于生和歌姬粉兒時以流目相顧。駙馬發覺兩人的祕密，故意命粉兒捧綾綃請于生題詞于生不暇思，索揮筆而就。駙馬嘆于生才高，即以粉兒給于生，親爲執禮。忽高宗的敕使至，召于生進見，授以翰林院學士之職，且命再試前日及第的進士，並賜居秦檜的舊園。于生顯貴，友人韋生和酒家的主人等都來相賀。劇中諱謗科舉之弊，即作者的自鳴不平。本來所謂考試制度，是一種很滑稽的東西，純粹是束縛人家思想的辦法。況且古今來的試官，有幾個是公平的人？現在我們不講這些，更寫大轉輪的梗概如下：有貧生司馬貌苦學未能得志，一夕作怨天之詩燒呪天帝。帝夢寐間忽至天帝之前，天帝責其不敬，司馬生傲然不服。天帝因此命其判斷漢朝四百年的疑獄，司馬生昂然正座，審判項羽韓信彭越等的訴訟，絲毫

徐

不爽，天帝嘉其才，命孫權曹操周瑜等送其還家。司馬生醒來，原來是一場夢景。忽燕太子丹荆軻高漸離樊於期等奉天帝之命，佐司馬貌（這時貌已改名爲司馬懿）并吞三國，成統一天下之業。荆軻等義士即羊祜杜預王濬等的前身。這是一部荒唐遊戲的作品，但劇中居然能脫離歷來的傳統思想，而偏袒司馬氏，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拈花笑一劇是寫妻妾嫉妬相罵相爭之事，沒有什麼意思。浮西施是寫越范蠡功成身退之後，想妖婦西施留在國中，終是禍根，遂帶西施浮江，至江中細數西施的舊罪，投之江中的事。這是翻歷來關於「范蠡載西施泛五湖」這段故事的殺風景劇。既乏味，又無聊。二

【徐石麒散曲】他的散曲有黍香集三卷，今約存小令五十首左右，套數八首，在明末清初的曲壇上，劇曲方面是湯顯祖沈璟的爭霸，散曲方面是梁辰魚沈璟的割據。石麒雖然是這潮流時代的人物，但他的作風卻不爲梁沈所範圍，而自淑清新雋美的風趣，這是很可注意的。例如簾外暗絲縈落霞，

鶯聲裏九十韶華。柳色纔眠，杏花初嫁，聽不得玉鞭嘶馬。(治遊曲的夜行船)這種秀麗的句子即置之施子野花影集中，也是上乘的文字。又如饒一寸眉間皺，近看來好事多。拂藤床頭枕着鶯聲臥，捲湘簾懷抱着青山坐，靛芒鞋手曳着東風過。任天公顛倒事非多，眼惺惺一抹都瞧破。(寄生草)清新雋美的，是元人遺音，在此講求音律鍛鍊字句的晚明曲壇，像石麒一樣的清新文字，使人精神為之一振。他的詞曲，有坦庵詞曲六種(二種是詞，四種是雜劇)。

【徐霖】<sup>109</sup>子仁，號九峯道人，明——一五零六頃吳縣人。徙居金陵。卒年七十七。少棄舉業，好狹邪遊。所填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娼家皆崇奉之。文壁題畫寄霖，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過寫薛濤箋。」武宗南巡時，伶人臧賢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嘗月夜幸其家，出蔬筍為供，酒酣，垂釣相樂。霖美鬚髯，武宗手翦為拂子，因自號髯翁。扈從還京，屢命以官辭而不拜。中更事變，拂衣而歸，其名益震。又幾二十年，竟以壽終。霖與陳鐸齊名，均為當時

南京曲壇祭酒。所著有續禱(今本作薛近兗作)三元梅花留鞋枕中種瓜及兩團圓等數種。(金陵瑣事)散曲極少見，今僅見存于南宮詞紀中的二首。詩文有麗藻堂文集及快園詩文集，又有續書史會要等。

【徐璣】<sup>121</sup>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宋——一一六二至一二一四原晉江人，遷居永嘉，為「永嘉四靈」之一。卒年五十三。(宋元詩笈作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此從三續疑年錄據葉水心集)善五律，以清苦為工。歷官建安主簿，龍遊丞，武當長泰令。璣著有山泉集。已佚。又有二薇亭集一卷。

【徐烈婦集】<sup>123</sup>二卷。附同心柝子圖讀法一卷。桃谿雪傳奇二卷。清永康吳宗愛撰。有光緒雪鶴山房重刊本。

【徐廷壽】<sup>124</sup>唐江甯人。開元間處士。全唐詩錄存詩三首。

【徐琬】<sup>13</sup>子方，號容齋，一號養齋，又自號汶叟，元——至一三零一東平人。嚴實領東平行臺，迎元好問



校諸生文，預選者四人，琬居其次。後因翰林承旨王磐薦，爲陝西行省郎中，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琬人物魁岸，襟度寬洪，有文學重望。東南人士，翕然宗之。卒諡文獻。他所作通州狼山僧舍白蓮長詩，盛如梓，稱其最爲工緻。所作蘭瓶詩，中有一「竅鬼工開混池，八喬神蘭望扶桑」句，極爲王暉所賞。散曲有怨別一套，今尚存。

【徐琬曲】盛如梓庶齋嘗稱其通州狼山僧舍白蓮長篇，最爲工緻。嘗作蘭瓶詩，有云：「一竅鬼工開混池，八喬神蘭望扶桑。」王暉秋澗極賞之。

【徐孟曾】號愛夢明，一三六八頃蘭陵人。世業醫，平居好吟詠，樂府尤工。爲人氣宇高峻，時人以爲矜傲，呼爲蘧齋。

【徐珊】號三溪明，一五四四頃餘姚人。官辰州府同知，嘉靖間，珊以廟工採木于盤順中里之卯洞，凡居二年，珊著有卯洞集四卷，詩宗高叔嗣，而深微不及。

【徐瑤】<sup>1717</sup>天壁，清荆溪人。有離墨詞二卷。

徐

【徐璩】<sup>18</sup>六驥，號樗亭，清一七七九至一八四一安徽桐城人。卒年六十三。一八一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後以迎養乞改官浙江，授臨海知縣。性強直，不能隨俗，引疾歸。著有樗亭詩文集，詩廣話（清史列傳）黃山紀勝，曠景錄，河防類要等。

【徐俯】<sup>2012</sup>師川，宋一至一一四零洪州分甯人。七歲能詩，爲舅黃庭堅所器，以父陰累官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鄭謙識俯於江西，重其詩，荐于高宗。胡直孺，汪藻迭薦之，遂爲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一三二二年賜進士出身。歷擢端明殿學士，兼參知政事。後知信州，奉祠歸。俯著有詩集六卷。（宋史本傳）

【徐舫】<sup>2012</sup>方舟，號滄江散人，元一一二九九至一三六六桐廬人。卒年六十八。幼輕俠，專爲歌詩。行省參政蘇天爵將荐之，舫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煙出沒間。劉基被徵，邀與同行。舫荷蓑笠，以見酌酒賦詩而別。舫著有滄江散人集，瑤林集（元詩選）

【徐瑗】<sup>2044</sup>本名瑗，字長玉，晉一三九四至四七五瑯

文——二——九七九

那開陽人。卒年八十二。初為晉瑯琊王大司馬府中典軍，累官游擊將軍，兼尚書左丞。巧於將迎，能得人主微旨，寵待隆密。明帝在藩時，爰禮敬甚簡，及即位，遂徙爰交州。後聽還，除中散大夫，卒。著爰有文集十卷。《隋書志》作六卷。此從《隋志》注及《兩唐書志》。

【徐仁鑄】<sup>211</sup>研甫，號縵情，清——一八六三至一九零零。直隸宛平人。卒年三十八。一八八九年進士。屢掌文衡，極主慎重。官至湖南學政。仁鑄工詩，著有涵齋遺稿。

【徐倬】<sup>2124</sup>方虎，號蘋村，明——一六二四至一七一三。浙江德清人。卒年九十。十歲就童子試，冠一軍。十七遊會稽，受知於倪元璐，因從之學。一六七三年進士及第。政翰林庶吉士，以選入史館，授編修。歸養十年。入京轉司業，充順天鄉試正考官，所取多佳士。尋陞侍讀，告老歸。聖祖南巡，呈所著全唐詩錄一百卷，得旨嘉獎，擢禮部侍郎銜，併御製序文，賜帑金刊板。五十年，以旌好學，年八十九時，特賜御書「壽祺雅正」四大字扁額。踰年而卒。倬兼工詩古文辭，少與

如皋冒襄父子友善，晨夕相唱和，為名士所推。他詩意圓潤，為文豐富，碑版之作，爛照四方，求請者踵相接。著有修吉堂文稿八卷，應制集二卷，寓園小草一卷，燕臺小草一卷，梧下雜鈔二卷，蘋蓼開集二卷，甲乙友鈔一卷，黃髮集二卷，詞集二卷，老餘殘瀋二卷，後合刊之，統名蘋邨類稿。《清史列傳》。

【徐熊飛】<sup>213</sup>子宣，一字渭揚，號雪廬，清——一七六二至一八三三。浙江武康人。卒年七十四。少孤，奉母至孝。一八零四年中舉人，嘗客平湖，貧無以自存，阮元聘為詁經精舍講席。中歲與楊芳燦、王豫、石鈞、吳楚等流連詩酒，名盛一時。晚養痾家居，以著述自娛。特賞翰林院典籍銜。熊飛勵志於學，工詩及駢體文。著有白鵝山房詩初集三卷，詩選四卷，桂笙吟一卷，風鷗集一卷，前溪風土詞一卷，六花詞一卷，駢體文鈔二卷，續鈔一卷，前溪碑碣二卷，武康伽藍記二卷，上柏志四卷。《均清史列傳》。

【徐經孫】<sup>210</sup>仲立，初名子柔，宋——一一九二至一二七三。豐城人。卒年八十二。一二二六年第進士，授瀏

陽主簿。累遷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數陳經義，隨事啓迪。景定三年（一二六二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奏年來忠讜之氣，鬱不得行，上帝降鑒，假雷以鳴。時人謂切中病。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公曰：議起，經孫極論不便，忤賈似道，罷歸。家在洪撫之間，有山方正，因號矩山。閒居十餘年卒。諡文憲。經孫作有矩山存稿五卷。

【徐僑】<sup>222</sup>崇甫，宋——二零零頃婺州義烏人。一一八七年進士，調上饒主簿。登朱熹之門，熹稱他明白剛直，命以殺名其齋。累官寶謨閣待制，卒。諡文清。僑著有文集十卷，燬于火。今存殺齋別錄一卷。

【徐樂】<sup>226</sup>漢——約前一五六至八七間燕郡無終人。元朔元年（公元前一二八年）與主父偃、嚴安等上書武帝，召見，對他們道：「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即拜為郎中。他與主父偃、嚴安、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等常侍帝左右，是武帝的重要的文學侍臣之一。

【徐允哲】<sup>2321</sup>西厓，清上海人。有響泉詞一卷。

徐

【徐獻忠】<sup>2323</sup>伯臣，號長谷，明——一四六九至一五四五吳（一作華亭）人。卒年七十七。一五二五年舉人，授奉化令，有政績。尋棄官，寓居吳興，與何良修、董宜陽、張之象俱以文章氣節名。時稱「四賢」。及卒，門人私諡貞憲先生。獻忠之詩，沖澹無累句。其所作詩賦，文有長谷集十五卷。又有吳興掌故集、六朝聲偶、金石文、樂府原及水品。

【徐勉】<sup>2421</sup>偕仁，宋——四六六至五三五東海郟人。卒年七十。少孤貧，早勵清節。六歲屬祈禱文，見稱者宿。既長，篤志好學。起家園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為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歷吏部尚書，嘗與容夜坐，有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累官至中書令。其戒子書，為世傳誦。梁世言相者，勉及范雲而已。卒，諡簡肅。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為流別起居注六百卷。（南史作六百六十卷。此從梁書。）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南史作三卷。此從梁書。）齊

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南史作五十卷，隋書志作五十一卷，兩唐書志作四十一卷。此從梁書。）又為婦人章表集十卷。

【徐德音】<sup>2423</sup>，淑明，清浙江錢塘女子，許佩璜之母也。佩璜字渭符，以詩名，多由母教。淑則幼嗜學，長益博雅。林亞清倡蕉園詩社，時淑則未與，閱十餘年，相遇京師。亞清曰：「得子之詩，政復後來居上。」著有綠淨軒詩鈔。

【徐仲雅】<sup>25206</sup>，東野，唐——八九三至？其先秦中人，徙居長沙。湖南馬殷開天策府，以僚佐廖光圖等為十八學士，仲雅時年十八，與其列。楚人以為榮，廢王希聲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周行逢強署為判官，負氣滑稽，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曰：「不於五月五日翦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放之邵州。仲雅著有文集百餘卷。（五代詩話）

【徐仲雅詩】他的詩不很清雋，然如耕夫謠一首，卻頗有些深意，不類一般詠農工之濫作。100x

【徐仲】<sup>25206</sup>，幹臣，宋——一一一頃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太常典樂，出知常州。仲善詞，有青山樂府一卷，（花菴詞選）以二郎神一曲聞名天下。

【徐積】<sup>259</sup>，仲阜，宋——一零二八至一一零三，山陽人。卒年七十六。三歲父沒，因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勿踐，事母至孝，母亡，廬墓三年，哭不絕音。初從胡瑗學。一零六七年進士，以耳聾不能仕。元祐初，（一零八六年）一近臣交薦他的孝廉文學，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政宣德郎，監中岳廟。卒。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士。積著有節孝集三十卷，及節孝語錄。

【徐積詩】其詩怪放奇譎，不主故常，甚不似其為人。<sup>259</sup>

【徐伯樸貧富興衰記】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徐伯陽】隱忍，梁——五一六至五八一，東海人。卒年六十六。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善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大同中，

出為侯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浮海南至廣州，依于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至吳郡。陳天嘉二年（五六年）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為謝表，文帝覽而奇之。太建初，為諸名士詩賦集序，盛傳於世。太建十一年（五七九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乃命伯陽為辟雍頌，甚見嘉賞。除新安王府諮議參軍。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

【徐得之】<sup>2624</sup>思叔，宋——一六九頃臨江——文獻通考作清江——人。徐夢莘之弟。一一八四年進士。歷官有聲。部使者以廉吏荐，遷通直郎。致仕。得之著有靜安作具十四卷，別集十卷，西園鼓吹二卷。（均文獻通考）

【徐象梅】<sup>272</sup>仲和，明——一五九六頃錢塘人。嘗撫拾史傳及稗官事語，仿世說新語分類紀敘，作瑯嬛史。十六卷。又有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

【徐賈】<sup>278</sup>昭夢，唐人。全唐詩錄存詩四卷。詳見徐寅條。

徐

【徐以升】<sup>281</sup>階五，號恕齋，清——一七三八頃德清人。一七二三年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以升工詩，有南陔堂詩集十二卷，卷各一集，為學步集、雪泥集、湘灘集、秋帆集、夢華集。忽至州黃樓州、嶠州、南還州、跨遊州、煙江、疊嶂集，閒閒集。

【徐以泰】<sup>5</sup>陶尊，清——一七六六頃德清人。國子監生。一七五七年官陽曲縣知縣。以泰工詩，著有綠杉野屋集四卷，皆其早年之作。

【徐復祚】<sup>282</sup>陽，初號琴竹，又號三家村老，明——一五九六頃常熟人。工作曲，極為臧懋循所愛。雜劇有一文錢一本，傳奇有紅梨記、宵光劍、梧桐雨，及祝髮記各一本（均曲錄）。又有三家村老委談一書，論曲甚精。

【徐復祚】<sup>5</sup>所作傳奇紅梨記（六十種曲本，董氏印本）、宵光劍（見舊曲本）、梧桐雨（未見）雜劇一文錢（盛明雜劇一集本，四大齣本）共計四種。徐氏所作的戲曲，其中以紅梨記最著名，現在較其梗概如下：宋時，趙汝州，山東淄川人，年二十二舉解

文——二——九八三

元，入京會試。趙有友人錢濟之爲雍丘令，朝覲在京。和趙同居。有官妓謝素秋，豔名高一時。趙赴其家訪之。值素秋以燈節入宮中，不得見。素秋後知趙汝州來訪，因素問汝州的才學，極願和他一會。約趙在燈事終了後相見，並贈趙詩一首示意。趙亦答以詩。（第二「詩要」）有大傅王黼招內官梁師成，在自邸賞燈飲宴，召謝素秋侑酒。太傅愛素秋之色，欲納爲己妾。素秋不從，太傅拘禁素秋於宅中。每日令老女花婆監視之，不使歸家。（第二「豪宴」今改「賞燈」第四「囚禁」）趙汝州按素秋所約期，誘友錢濟之同訪素秋家，聞知素秋拘禁之事，失望而歸。（第六「赴約」「訪素」）這時突然金之丞相幹離不率兵迫汴京，宋主棄位東奔。王黼以內庫的財帛贈諸金之丞相，以求一身免難。並應金丞相的要求，贈以家妓一百二十名，由謝素秋爲班頭。事爲花婆知悉，告知素秋。素秋悲泣，哀求花婆救助。兩人偷逃出相府，用計欺騙守城門的兵卒，得逃出城外，復避去金兵的眼目，奔至他處。其後趙汝州爲探聽素秋的消息，來

王黼之邸，適王家送許多妓女赴金軍營中，趙聽說素秋在第一車，拚命趕上去，已經來不及。徒有吁嗟歸來。（第十一「探訪」「趕車」）一方素秋和花婆共到花婆的鄉里避難。花婆的鄉里即是雍丘。路上素秋以趙所贈的詩給花婆看，並細敘自己的胸中事。（第十二「訴懷」「草地」）這時雍丘令錢濟之已經歸任，趙避兵難，來雍丘訪錢。（第十四「思憶」「路途」）錢偶查避難者的名簿，見有素秋這個人，因派人迎入衙中，留居西衙。錢見素秋居止閑雅，絕不似風塵中人，細想給趙爲妻，亦不會有什麼錯處。只是她的性情如何，還不能明白，因令自己的夫人試探之。試探的結果，見素秋果有堅決的從良之志。遂另闢西花園爲素秋和花婆兩人居住。待趙生來後再議親事。錢命素秋於第一次和趙生相逢時，切勿說出自己的真姓名，只說係園主之女。（第十五「試心」「盤秋」）未幾趙生至，錢以西花園的另一房供趙生讀書。（第十六「寄托」）素秋居花園半月，未得見趙生一面，一晚私自帶花婆至書房窺探，適趙生大醉

歸來，口裏呼「素秋素秋」之名不止。這使素秋喜出望外（第十七「潛窺」「窺醉」）偶在明月之夜，素秋故意坐於花園的一亭中，待趙生過，高吟詩句。生按着詩聲的所在走去，看見是一個漂亮的姑娘，詢問是誰？答是園主王太守之女。生喜約其來書房共談。兩人剛將動身來書房，忽內屋傳出叫「小姐」的聲音。那姑娘低聲約趙明夕再會，匆匆別去。生呆然良久（第十九「初會」「亭會」）第二天晚上趙生坐等着那位小姐光臨。不料錢濟之又牽人來約趙賞月，趙稱病不赴約。韓瞬素秋手持紅梨花一枝，娉婷入趙室，贈生說：「這花種不同，妾生平最愛之，請爲我題一詩。」趙生詠，素秋和詠，兩人各有無限的情意。素秋將花插入瓶中而去（第二十一「詠梨」）未幾，宋帝即位金陵，開考場，錢再三勸趙赴試。趙心念素秋，不願往。錢將這事謀之花婆，花婆想出一策，假裝賣花之女到趙生的書房旁邊採花。趙自外歸，兩人偶然交談，花婆入趙之書房，趙誇示机上的紅梨花。花婆故意作驚人的聲音說：「這是鬼花，這是鬼

花！」趙問故。花婆說：「這園的園主王太守有一小姐，性愛花，日日在園亭中賞花自樂。某日，見一秀才來，小姐心動，遂起相思病。死後即葬於亭旁。其墳上生一樹，就是這紅梨花樹。後小姐的靈魂常於花月之夜出現，要是逢着秀才書生，便要弄得他死。」花婆說至此更沉着臉說：「你曉得連我的兒子也是這樣死了的。」趙生聽了這段話，細想自己這兩天所遭遇的，正是這個人，直不寒而慄，遂立刻辭別錢濟之，離開雍丘赴金陵（第二十三「計賺」）「花婆」趙應科舉後，狀元及第，授開封府僉判。適素秋的舊僕人來訪，趙使爲自己的僕人，帶赴任所。路過雍丘，訪錢濟之，錢借酒於趙以前住過的室中，請趙宴飲，桌上放着紅梨花。趙見花色變，不敢正視。錢後召素秋和趙對面，趙以爲是王太守亡女的幽魂，益懼。幸由花婆出來，解釋前事，說明故爲騙趙之計。趙並召素秋舊僕來檢證，疑始解，喜出所望（第二十九「宦遊」「三錯」）由錢設宴爲兩人團圓。據集成曲譜，註明韻數的，係現今歌場流行之齣。此外綴白

襄及集成曲譜中有「醉隸」一齣是二十原本第一「咏梨」的冒頭，係錢濟之召趙生飲酒的一場滑稽劇。這記根據元張壽卿的雜劇紅梨花（元曲選本）增飾闕目而成。和這記同時還有武林人作的紅梨記，惜未見。其次說宵光劍，舊抄本中寫王莽清撰。然柳南陔筆及曲考中都說係徐復祚作。王莽清想像無名之士，其事跡絲毫不詳。茲姑將宵光劍附於徐復祚的作品中，並記其梗概於下：漢衛青之父，原姓鄭，當給事於平陽侯府之時，和衛夫人私通，生青及青姊子夫，仍冒衛姓。後鄭又聚妻生子，名鄭跖，鄭跖性凶惡，父死後橫占衛青所分得的家財。青貧苦不能自給，和姊給事於平陽公主之府。適武帝建造甘泉宮，青依平陽公主之命，督率家丁五千人任其役。當和夫人頭魏明共赴督工的途中，遇一相者，相者望着衛青說：「君有封侯之相，但百日內有兩次災難，過後即平地昇天。衛青不信而去。」（第六「相面」）初，衛青之異母弟鄭跖厭青貧賤，不願和青稱爲兄弟，令青白寫一信證明青不理。跖追來殺青，青未

殺着，却誤殺人頭夫魏明。跖所用殺人的劍，係父親給衛青的好劍，夜間能發光芒，名「宵光劍」。上鐫着衛青之名，被跖一向橫領着。正因劍上有衛青之名的緣故，跖於殺人後，欲歸罪於青，故意擲劍於屍旁。衛青因此被官捕去，青供出這劍現在係弟所有。官轉捕跖，跖以巧言免於罪。衛青被投獄，定十日後處刑。青有結義之友鐵勒奴、公孫敖兩人，得此消息，共謀救助。時青姊子夫已選入宮中，名衛夫人，受君厚寵。鐵勒奴至平陽府，扮作家僕，掃除至近殿，私託侍女傾城，將青之難報知衛夫人。（第四十「掃殿」）傾城慨然應允，私自充作平陽公主之使，入宮中，乘機謁衛夫人。適武帝命衛夫人隨駕遊昆明池，時帝愁沒有子嗣，衛夫人以自己已懷孕七個月，對乞帝行幸甘泉祠祈禱生男，並夫救天下。帝從之。衛青因得出獄。鄭跖聽到這消息，設法賄賂駙馬堂邑侯，謀再加害衛青。堂邑侯命家丁待衛青出獄時，騙入自己的府中，將使人殺青於後園。鐵勒奴已知道這件事，直入堂邑侯府，偽說宮中有密旨要堂邑侯面會，及



堂邑侯出，鐵勒奴執臂脅迫之，於是救出衛青。恐堂邑侯以後和自己爲難，遂飄然一身赴邊境從軍。第十七緞白裘分爲「開莊」「救青」二齣。後匈奴侵入，公孫賀李廣二人防守失利。武帝因公孫敖之薦，任衛青爲車騎將軍，率大兵前去戰匈奴。青奏鐵勒奴爲副將，和匈奴大小七十餘戰，連戰皆捷，終使匈奴降服。班師凱旋，帝慰兩將之勞，召羣臣賜宴。駙馬堂邑侯和鐵勒奴爭坐位，致宴混亂。一第二十七

徐

「功臣宴」一帝賜衛青邸宅，並和平陽府侍女傾城結婚。本劇登場人物太多，關目稍有雜亂之處，其弊和汪廷訥的種玉記相同。但脈絡貫通，牽強之處少。關一文錢係六折雜劇，寫守財奴的癡態，曲盡能事，是滑稽劇中的傑構。述其梗概於下：有盧至其人，係天竺舍衛城的第一個富豪，性吝嗇，人呼爲「臭盧員外」。其家族每人一日僅給以二合米，多一點也捨不得。有一次賣園中之李，其子乞食之，僅給一只，因而便減去其子一日二合米的分量。適值阿蘭會人多出遊，盧想於途中苟能逢着一熟人，便可

以向他措一餐飯的油，因亦出遊。忽在路上拾得一文錢，喜出所望，欲藏在袖中，深恐失去。襪中頭巾中，也恐失去，因緊握在手裏，路過乞兒在一處聚餐，盧竊窺之。一乞兒出酒令說：「城中頂有錢的是誰？」大家都舉盧員外。又問：「不如我們乞兒的是誰？」裏面有舉原憲的，有舉陳仲子的，有一個人還是舉盧員外。衆問其故，他說：盧員外雖富，可是飲食反不如我們。」大家一闌而散。盧至玩了半日，肚裏餓極，想在乞兒食下的殘餘裏弄些充饑，尋來尋去，連骨頭都沒得一根。乃大告奮勇，欲用去拾得的那一文錢。適有賣胡麻的來，盧以一文錢換得些胡麻，打算一粒一粒地慢慢兒吃。忽然聽得鳥叫，深恐鳥來吃他的胡麻，連忙躲到樹蔭裏，鳥不能飛下，犬不能扒上的地方，方敢慢慢地細嚼。帝釋知之，化身勸進之僧，來向盧員外化銀三千兩，再三諭盧以理，終不悟。帝釋飲盧以酒一杯，十日間醉不得醒。帝釋自己幻作盧至之姿，至盧家對家人說：「我在山中聽高僧的說法，覺得以前一切的行爲都是錯的。遂盡把盧家

賈財散給貧人。」十日後盧至醒後歸來，帝釋告訴家人說：「這是以前的慳鬼，現在又回來了。」命家人以棒打之，不許盧至進門。盧至將這事訴諸釋迦，釋迦命弟子十人，盡化成盧至之姿，連盧至自己也不能辨別誰真誰假。至此盧至不禁大叫起來，他說：「他既是盧至，那我是什麼人？」遂翻然省悟，「立地成佛。」<sup>3041</sup>

【徐永宣】<sup>3042</sup>學人，別號茶坪，清——約一六六六至一七一六間武進（一作吳縣）人。年不滿四十歲，少隨父至任，學時文于陳鍊，學詩于胡香吳，負絕人姿。早年詩名藉甚，又與顧嗣立等遊。一七零零年進士。時策名已及，猶曰：「吾姑歸里，鍵戶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晚。」後以謁選逾期，援例改授部曹。閏歲而卒。永宣為江左十五子之一，著有雲溪艸堂詩鈔。

【徐永宣詩選】一卷。清武進徐永宣撰，商丘宋荦選。有康熙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徐宇昭】<sup>30401</sup>清——一六六二頃人。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春，寓止燕都，遇長春寺僧，乃明宦者，因從

聞話，得故宮遺事四十條，作擬故宮詞四十首，凡一卷。

【徐安貞】<sup>30404</sup>初名楚璧，唐——七二七頃信安龍丘人。一舊唐書文苑傳云：天寶初卒，不確。一尤善五言詩。應制舉，一歲三登甲科。開元時，為中書舍人，集賢學士。玄宗屬文，多命視草。累遷中書侍郎。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謂安貞多所參助。天寶后避罪，衡山岳寺。李邕識之，因載北歸，行至長沙，謂其守曰：「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覩太陽，不然，委填岩穴矣！」

【徐宏祖】<sup>3043</sup>振之，號霞客，更號霞逸，明——一五八六至一六四一江陰人。卒年五十六（續疑年錄作生于萬曆十三年，卒於崇禎十三年，年歲同。此從歷代名人年譜及補疑年錄據年譜）童時就師，矢口成誦，摘筆成章。家貧，力耕奉母，性好佳山水，又好奇書，博覽古今史地祕籍。年三十，母遺之出遊，每歲三季出遊，冬秋觀省以為常。東南佳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雁宕、南海、落伽諸地，有再三至，有數至，無一

至者。行時，從一奴，或一僧；攜一杖，一縷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飢數日，能遇食即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菁，攀度縵級，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岩為牀席，以溪澗為飲沐。平居未嘗專習古文辭，行遊約數百里，就破屋枯樹，然松拾穗，走筆為記，如出夙構。母亡，更作崑崙海外之遊，窮星宿海而還。宏祖所為游記，高可隱几，沒后手稿散逸，其友季夢良求得之，而中多闕失。今本凡十二卷（四庫總目）為揚名時所重編。

【徐良傳】<sup>307</sup>子弼，明——一五五一項東鄉人。一五三八年進士。歷官吏科給事中，因言事斥為民。良傳工於詩。著有愛吾廬集八卷。

【徐寅】<sup>308</sup>（全唐詩作寅。此從唐才子傳）字昭夢，唐——一八七三頃泉州莆田人。工詩，屢舉不第。嘗遊大梁，以賄謁梁王朱溫，誤觸其諱，欲適不得，乃作過大梁賦以獻。溫大悅，酬一字絹一匹，厚禮館待。八九二年始登第（全唐詩作乾富進士。此從唐才子傳）時兩鬢皆白。授祕書省正字。後依閩王審知，禮待簡略，遂

徐

拂衣去。歸隱延壽溪。朱溫代唐，不肯仕，為溫迫死。寅著有探龍集五卷，意謂登科射策如探睡龍之珠。（唐才子傳）歸隱后，又有釣磯集八卷。

【徐宗亮】<sup>309</sup>號叔岑，清——一八六一頃安徽桐城人。廢生。工古文，著有善思齋文鈔。（續古文辭類纂）

【徐禎卿】<sup>311</sup>昌穀，明——一四七九至一五一一吳縣人。卒年三十三。天資穎特，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為諸生時，已工詩歌。與同里唐寅善。寅言於沈周，楊循吉，由是知名。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齊名，號「吳中四才子」。一五零五年中進士。又與李夢陽、何

景明游，名亦相亞。孝宗遣中使訪問禎卿，陸深名深，遂得館職。禎卿以貌寢不與，授大理左寺副，坐失囚，貶國子博士。禎卿詩鎔鍊精警，為吳中詩人之冠。有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及剪勝野聞。

【徐禎卿詩】禎卿少時，已工詩歌，多學六朝，旁參白居易劉禹錫，及見夢陽，初猶倔強，賦詩曰：「我雖甘為李左車，身未交鋒心未服。願余多見不知量，此項未肯下頗牧。」既而夢陽詒以書曰：「僕竊謂足下

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險，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嚴簡侈淨乎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出，始連聯門押，累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鄒使繁巧，險靡之習，誠貴於情質宛洽，而莊嚴簡侈淨乎，意義無大，高下漢魏諸子，不先爲之耶！「禎卿折服，遂變面目。是時李何並陳，未決雌雄。禎卿雄不及李，秀不及何，而風骨超然，遂成鼎足。咀六朝之精音，采初唐之妙則，其詩不專學太白，而髣髴近之。七言勝於五言，絕句尤勝諸體。古宮詞送蕭若愚等作，雖龍標太白復生，何多讓焉。禎卿未遇夢陽之時，先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善，號吳中四才子。允明與寅並以任誕爲世指目。寅詩類唐淺率，老益潦倒，而允明詩則取材頗富，造語亦妍，下擬晚唐，上薄六代，與禎卿別稿鸚鵡編花間集風格差似，有竹枝楊柳之韻。徵明詩則雅飭之中，時饒逸韻，自云：「吾少年學詩，從陸放翁入，故格調卑

弱，不若諸君皆唐音也！」此所謂如魚飲水，冷煖自知，皎然不誣其本志者矣。邊貢與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並稱四傑，其詩才力雄健，不及夢陽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禎卿，而平淡和粹，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善於用短，而爽猶於諸人之間，以不戰爲勝者也。〇

【徐州二遺民集五種】十卷。清金壇馮煦撰。有光緒十九年刊本。

【徐州失散】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徐溥】時用明——四二八至一四九九宜興人。卒年七十二。一四五四年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性凝重，有度，居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愛護人才，屢遇大獄及逮繫言官，委曲調劑，安靜守成。卒，諡文靖。溥撰有謙齋文錄四卷。

【徐演黃河】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徐漢偉】鳴泉，清無錫人。杜紫綸謂其詞筆秀絕。

【徐浩】季海，唐——七零三至七八二越州人。卒年八十。擢明經，有文辭，以文學爲張說所器重。遷右拾

遺。後在張守珪幕府，又出為河陽令。肅宗時，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其手。遭解贍，速寵絕一時。代宗時，為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德宗初，授彭王傅，進會稽郡公。父嶠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屏四十二幅，八體皆備。草隸尤精。卒，諡定。

【徐洪】<sup>3418</sup>彥伯，唐——至七一四兗州瑕丘人。七歲能文，以文章擅名於河北。對策高第。薛元超表薦之，為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高善判，司事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為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彥伯乃著樞機論，以誠當世。後為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修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又為太子賓客，兼昭文館學士。洪晚年屬文，好為強澀之體，頗為後進所效。著有前集十卷，後集十卷。（新舊唐書志）

【徐清渠遺文】一卷。清烏程徐爾駿撰。有咸豐刊本，在職思齋文稿內。

【徐渭】<sup>36</sup>文長，一字文清，又字天池，自號青藤山人，

徐

明——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山陰人。卒年七十三。他知兵，好奇計。胡宗憲督師浙江，招致幕府，和鄞人沈明臣等同管書記。宗憲擒徐海，誘王直，他都參與其謀。宗憲下獄，他懼禍發狂，幾次自殺，都不死。又以擊殺後妾繫獄，當死，賴張元汴的援救得免。於是他遊金陵，北走宣遠，縱觀諸邊隘塞，入京師，住在張元汴的家裏。元汴導以禮法，他很高興，說：「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便一怒而去。回到家裏，挾一犬同居，閉戶不見一人。後元汴死，他白衣往弔，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十年中間，只有這一次出了家門。貧甚，賣書畫自給。家裏有書數千卷，斥賣殆盡，憐篋破敝，至藉藜以寢。他天才超軼，詩文迥出倫輩，尤善書畫。少受業於同里季本，傳姚江縱恣之派。不幸而學問未充，聲名太早，一為權貴所知，遂侈然不復檢束。到了時移事易，侘傺窮愁，自知決不見用於時，益憤激無聊。其人品頗近於清朝金聖嘆一流，到現在徐文長、金聖嘆的大名，幾乎三尺童子都知道的。其詩往往鬼語幽墳，近乎李賀一流，文亦

為金聖嘆等之濫觴。然而他指斥當時復古派末流的摹擬剽竊，頗中其失。如說人有學為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欲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出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似某人，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為人言矣。晚年，或持斧自擊頭面，或以錐自刺兩耳，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為明代文學界一異人。流傳故事甚多，然不盡可信。袁宏道作徐文長傳，敘文長生活頗詳。有徐文長集三十卷，逸稿二十四卷，又有略史、天池秘集、筆元要旨及雜劇四聲猿等。1038.14

【徐渭雜劇】在明代的雜劇中，有一怪傑，他在後來的雜劇上最重要。他是誰呢？就是山陰徐渭。他所作雜劇，名四聲猿。有全集附刻本，李告辰本，暖紅室本。胡宗憲督師浙江時，招致他入幕府，完書記。時胡氏有勢，一時將宦，莫敢仰視。渭以書生與相抗衡，戴敝烏巾，衣白布潑衣，非時闖門而入，長揖就座。奮袖

縱談。幕中有事，急召之不至，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還報，徐秀才方泥飲大醉，叫喚不可致。宗憲聞之，頗稱善。文長知兵，好奇計。宗憲餌王徐諸虜，用間鉤致，皆用文長說。及宗憲被殺，文長懼被禍，佯狂而去。後因殺繼室，坐罪論死，賴張元汴力救，才得免。卒年七十二。袁宏道瓶花齋集說到他：「文長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河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疇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路秋墳，善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間以其餘旁及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王驥德評他的雜劇道：「至吾師徐天池先生所為四聲猿而高華爽俊，穠麗奇偉，無所不有，稱詞人之極則，追躡元人。」又「徐天池先生四聲猿，故是天地間一種奇絕文字。木蘭之北，與黃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

生居與余僅隔一垣。作時，每了一劇，輒呼過齋頭，朗歌一過，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絕以復，則舉大白以酬，實爲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劇，係先生早年之筆。木蘭，禰衡得之新創。而女狀元則命余更寬一事，以足四聲之數。余舉揚用修所稱黃崇嘏春桃記爲對。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狀元並余舊所譜陳子高傳稱爲男皇后，並刻以傳，亦一的對，特余不敢與先生匹耳。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於西廂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獨不喜玉玦目爲板漢。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蓋真曲中縛不住者，則蘇長公其流哉。又「山陰徐天池先生瑰瑋濃鬱，超邁絕塵。木蘭崇嘏二劇，剝腸嘔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皆見曲律）而沈德符顧曲雜言有不滿之意，他說：「徐文長渭四聲猿盛行，然以詞家三尺律之，猶河漢也。」這未免太苛刻了。「狂鼓吏漁陽三弄」在四聲猿中是一折的短劇。是說禰衡不久要上天作天官了。判官察幽，請他把當日擊鼓罵曹的事實地演出來。其中油葫蘆，天下樂兩支曲文，最爲沈痛。玉

徐

禪師翠鄉一夢，是二折的雜劇。第一折，是妓女紅蓮去破玉通禪師的法體。第二折，玉通投胎去到柳宣教家做女兒，名喚柳翠也。陷爲娼妓，以報前仇。幸虧師兄月明和尚把她喚醒。在湖墻雜記上：「今俗傳月明和尚度柳翠」就是這個故事了。二折末尾，收江南一支，袁中郎評爲「石破天驚，語語叫絕」的。真是絕世奇文。雌木蘭替父從軍，也是二折的劇。本於古詩木蘭辭。劇中較詩的本事，略有增加。如擒賊，如姓花名弧，如嫁王郎，都是以作者之意給她添上的。其收尾：「我做女兒則十七歲，做男兒倒十二年，經過了萬千瞧，那一個解雌雄辨，方信道辨雌雄的不靠眼。」此又爲後來吳偉業的「畢竟婦人家難決雌雄，則願那決雌雄的放出個男兒勇」之所本了。女狀元辭風得鳳，是五折的劇。按十國春秋，黃崇嘏好男裝，以失火繫獄。邛州刺史周庠，愛其豐采，欲妻以女。堂嘏乃獻詩云：「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驚召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父母，與老嫗同居。庠命攝司戶參軍，已而罷歸，不知所終。文

長此劇却把她變成狀元，後來嫁給周丞相的兒子。在四聲猿中此劇最少生氣，根本就是戲罷了。四聲猿之外，文長還有一本歌代嘯，較四聲猿本色得多。前有凡例七則，有云：「此曲以描寫諧謔爲主，一切鄙談猥事，俱可入調，故無取乎雅言。」四句「正名」是：「沒處洩憤的，是冬瓜走去，拏瓠子出氣。有心嫁禍的，是丈母牙疼，炙女婿脚跟。眼迷曲直的，是張禿帽子，教李禿去戴。胸橫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點燈。借這每一句俗語，拍合一個故事。又以此四故事，用張李二和尚爲中心，一氣將牠聯貫起來，結構極趣。雖然間有斧鑿之痕，大體是很自然的。書前有袁石公的序，歌代嘯不知誰作，大率描景十七，擒詞十三，而呼照曲折，字無虛設。又一一本地風光，似欲直問王關之鼎，說者謂出自文長，卷頭又題著「山陰徐文長撰」。想來出於文長，是無可疑議的。

【徐淑】漢——一四——頃隴西人，秦嘉之妻，在世年代約與秦嘉同，常患疾病，歸秦嘉后，夫婦愛好異常。嘉離家爲郡掾，淑因病不能同往，兩地相思，時時互

贈詩，書以通情意。秦嘉死時，淑年尚青，便毀形不嫁。不久以哀慟過甚，亦卒。淑有集傳世。（補續漢書藝文志）今所見者，僅答夫秦嘉詩一首及答書二通，餘已亡佚。

【徐淑詩】鍾嶸詩品曰：「漢爲五言者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敝別之作，無減於紈扇矣。」徐淑秦嘉之妻，嘉適郡，淑病不能從，嘉以詩贈別之。後復作書遺之，兼以明鏡寶釵芳香素琴贈焉。故自來談夫婦之情，篤者每稱秦嘉之與徐淑也。秦嘉贈徐淑詩見古詩源。徐淑之答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逡遞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漢詩每以兮字爲語助詞，如此篇將兮字除去，則又純乎四言詩也。淑此詩情理備至，詞氣溫雅，在漢詩中似稍薄，然閨房之作，固有取乎高古也。劉知幾曰：「東漢一代賢婦人，



如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概不足，此言形相乖者也。蔚宗後漢書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形管所載，將安準的？此論近村婦，媛罵，殊不足取。要之徐淑之傳，不在其毀形不嫁，而在其用情之貞。所以當時美談，後世樂道者，在此而不在彼。若必是徐淑而抑蔡琰，豈通論哉！其答秦嘉書兩篇，文辭婉變多姿，已開六朝瓌麗柔虛之習。○A

【徐淑】<sup>37118</sup>唐一八三頃睦州人。與施肩吾同里。日

共詠吟。嘗于杭州開元寺題牡丹詩，為白居易所賞。元稹亦為獎掖。詩名遂振于元和間。至長安，不善干謁，僅遊韓愈之門，竟不成名。將歸，以詩辭韓愈，有「欲別朱門淚先盡，白頭遊子白身歸」之句。遂歸里，優悠詩酒以終。唐詩紀事引郡閣雅談云：「官至侍郎，與此全不同。此依唐才子傳。」疑所作詩，全唐詩錄存一卷。

徐

【徐凝詩】他詠廬山瀑布「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被蘇軾謂為「惡詩」。在唐時詩名

也不大。他有寄白司馬答白公及和白詩數首。和秋遊洛陽云「洛陽自古多才子，唯愛春風爛熳遊。今到白家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將歸江外留辭侍郎「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人道布衣。」和侍郎逸宿不至「料得白家詩思苦，一篇詩了一彈琴。」因為他對元白這樣傾倒，所以詩風極其相似，可以說是中唐一個白話詩人。○B

【徐邈】<sup>37301</sup>仙民，晉——三四四至三九七東莞姑幕人。

卒年五十四。家居京口。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下帷讀書，不遊城邑。及孝武帝招攬儒學之士，謝安舉邈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常改削帝手詔詩章，皆使可觀。帝復使邈授太子經，邈達於從政，晚遭父憂，先避疾患，因毀沒卒州里傷之。邈所注殺梁傳見重於時。又著有文集九卷。唐書志作八卷。此從隋書志。

【徐逢吉】<sup>37305</sup>紫山，自號青菘老漁，清錢塘人。諸生有

柳洲清響搖鞭集，微笑集各一卷。

【徐裕馨<sup>382</sup>】蘭蕙清錢塘女子。有蘭蕙詩草，見杭郡詩續輯，西冷閣詠，其詩為隨園所稱。

【徐遊<sup>383</sup>】後周至宋——九六零頃海州人。家世崇貴，頗尚文學。仕南唐，入直清暉殿，以屬文見昵。李煜建澄心堂機，事密劃，多出其間，謂之澄心堂承旨。遊等主其事，封文安郡公。性多巧思，欵器久不傳。遊獨以意創製，動合古法。宋太宗時得之，試於玉堂，嘆賞不已。

4001  
【徐九皋<sup>4001</sup>】唐河陰尉。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4003  
【徐大椿<sup>4003</sup>】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洵溪，清——一六九

三至一七七——江蘇吳江人。卒年七十九。性通敏，喜彙辨。自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以及天文、地理、音律、技擊等，無不通曉，尤精于醫。初以諸生貢太學，後棄去。往來吳淞、震澤，專以醫活人。大椿著書頗多，有蘭臺執方、醫學源流論、傷寒類方……等，都為醫學之藉。他的歌曲有洵溪道情三十餘首。（中國詩史）頗多罵世之語。

【徐大椿道情<sup>3</sup>】他的歌曲有洵溪道情三十餘首。對於道情，他可說是個專家，他自「廣道情之體，一切詩文，悉以道情代之。」在他這些作品中，應以時文歎為最警切透闢。牠罵那些作時文的人道：「看了半部講章，見了三十擬題，狀元塞在荷包裏，等到那歲考日，鄉試期，房行墨卷，汪汪念到三更際，也不曉得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也不曉得漢祖唐宗是那樣皇帝，讀得來口角離奇，眼目迷蕪，腳底下不曉得高低，大門外辦不出東西，就是做得官時，把甚麼施經濟，得趣的是衙役長隨，只有百姓門精遭晦氣。」「看了半部講章，記了三十擬題，狀元塞在荷包裏，」這是何等深刻的指摘！至其卓異流俗的見解，也值得我們向他致敬。餘如「一片清光，隔斷了紅塵千丈，瀟灑襟懷，清新詩句，流出真如相」（贈方大將）「山河同泡影，身世等浮萍，方曉得蕩蕩乾坤，原來是一片無情境！」（哭亡三子燦）這些曲，或淩厲或沉痛，也都不同凡響。他曾論作道情的甘苦道：「然構此頗不易，必情景音詞處處動人，方有道氣。」壽

沉井南序。泗溪道情中如邱園樂，題席士俊小照，題唐悔生寒林行嘯圖等，都是稱得起情景音詞處處動人的評語。

【徐士俊<sup>401</sup>】原名翹，字三有，號野君，明——一六三六頃仁和人，生平無考。工雜劇，所撰多至六十餘種。佳者欲與玉關、馬、鄭抗手。存今洛水絲及春波影各一本於盛明雜劇中四庫總目有尺牘新語二十四卷，係士俊與汪淇所共撰。

【徐士俊雜劇】杭郡詩輯云：「野君工雜劇，所撰多至六十餘種，佳者欲與王關馬鄭抗手。今僅存絡冰絲、春波影二種。春波影敘馮少青事，其混江龍云：「情香色豔，悲喜總堪憐。也有那一生迷錦繡，也有那半世萎花鈿。得意價桃李春風紅燭夜，失意價梧桐秋雨碧雲天。抵多少新粧堪愛，舊恨難捐，金釵十二，粉黛三千。傾城傾國，為雨為煙，魂消蘭麝，腸斷詩篇。春遊夜夜，衰草年年，消愁有句，買賦無錢。香分何處夢到誰邊？最堪憐，芙蓉帳底一宵眠，也難禁牡丹亭畔三生怨。這的是傷心綠鬢，薄命紅顏。」

徐

世之詞，出以蘊藉。

【徐鼎<sup>402</sup>】彝舟，號亦才，清——一八一零至一八六二江蘇六合人。卒年五十三。性至孝，負經濟才。一八四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投檢討。歷官福建延平知府。卒于官。彝博學通經史，撰述頗富，有未友齋文集八卷，未友齋外集一卷及未友齋詩鈔，淮南子校勘記，楚辭校註，小腆紀年，補毛詩，爾雅注疏，明史藝文志補遺，老子校勘記……等（均清史列傳）。

【徐有貞<sup>402</sup>】初名程，字元玉，明——一四零七至一四七二吳縣人。卒年六十六。一四三三年登進士第。正統中，官侍講。因言南遷事見惡，朝列，遷改今名。以復辟功，官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嘗誣殺于謙，王文中外側目。後為石亨所搆，徙金齒為民。亨敗，得放歸。有貞究心經濟，於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博覽。撰有昌功集五卷。

【徐志莘<sup>403</sup>】任一，字商農，清——一七一——一頃德清人。以父蔭官順天府通判。志莘工詩，取法蘇、陸，有根味。齋詩集二十卷（四庫總目）內分趨庭集二卷。

壯圖集三卷，小艸集三卷，乘擔集七卷，起乾集二卷，老傳集二卷。

【徐嘉炎】<sup>104</sup>勝力，號華隱，明——一六三一至一七零

三浙江秀水人。卒年七十三。強記絕人，讀後不忘，與夏存古，錢不識，警敏，頗頗，有「三種童」之目。又與從父善稱「為大，小阮」。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因戶部侍郎于可託薦，以國子生應試。「博學鴻儒」列一等。授翰林院檢討，著作與人迥異。滇黔平，羣臣獻頌，嘉炎猶仿饒歌鼓吹曲，作詩二十四章，又元夕作紅門花火記，皆得旨嘉獎。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三朝國史及會典，一統志副總裁，因病告歸。嘉炎著有抱經齋集二十卷（清史列傳）。

【徐貴】<sup>103</sup>幼文，號北郭生，元——至一三七九。其先為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工詩，為十才子之一。張士誠開闢，辟為屬官。後與張羽俱避居湖州之蜀山。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年）被薦至京，嘗奉使晉、冀，及還，囊中惟紀行詩數首。太祖重之，授給事中。歷官河南

左布政使，會征洮，岷兵過其境，坐犒勞不時，下獄死。貴著有北郭集六卷。

【徐貴詩】他工於為詩，尤善畫山水。其詩在四傑中氣格最弱，然才嫻雅，絕無俗韻。四庫提要說他的詩「法律謹嚴，字句熨貼，長篇短叶，並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為一格」。

【徐媛】<sup>102</sup>小淑，明——一五九六。頃蘇州人。好吟詠，與陸卿子倡和，吳中士大夫望風景從，交口稱譽。流傳海內，稱吳門二大家。嫁副使范允臨，築室同居天平山下，極唱隨之樂。媛著有絡緯吟十二卷（明史藝文志）。

【徐媛詩】小淑能文善書，與寒山陸卿子為詩友，論詩獨不喜子美，而雅慕長吉。謂「子美雖大家，然多俚語，易入學究，長吉怪怪奇奇，俱出自創，不致以鬼才開宋人門戶」。所著有絡緯吟十二卷行世。小淑詩亦以古體為多，如詠芳草，題贈燈，林陵甲故宮，燈宵曲，山中孺子妾歌，弔蜀孫夫人諸篇，多學昌黎，昌谷。然詞勝而意或不逮，好奇而才力未稱，故方維

儀以為猥雜也。然觀其近體諸作，境致自高，信足以頡頏卿子，睥睨一時矣。虎邱懷古，舟泊虎邱，兩詩低徊感動，神韻悠揚。然若明妃詞及重弔孫夫人諸篇，則又亦悽亦慘，令人黯然傷懷也。三首淒涼悲感，言有餘思。至古詩中楊玉環二首，豔綺驕冶，蓋極風趣之至矣。前所云小淑與卿子唱和，今觀其集中，有贈趙夫人，寄懷趙四夫人，酬趙夫人前韻，再寄趙夫人諸篇。趙夫人，即陸卿子，蓋卿子，趙鳳夫室也。小淑亦工詞，絡緯集中有詞云：「露浥芙蓉茜翠色，枯棠解傍疎柳西風幾點。」又云：「曲曲湖梁，一片秋光織。」皆其名句也。小淑文傳於今者甚富，如續春思賦，臨蘭皋賦，性明師頌序，送孟年伯母還楚詩序，林母徐儒人傳，遙夜詞，作春思賦引，祭庶母文，祭屠母叔文，悼家孫文，先人誄諸篇，皆為傑構也。〔一六〕

〔徐基〕<sup>41</sup>宗頊，清一七零一頃江蘇華亭人。由貢生官訓導。基著有十峯集五卷，（四庫總目）集中文賦詩詞，皆集蘇軾，前后赤壁賦中四百餘字而成，錯綜畫變，極有巧思。

徐

〔徐花潭集〕<sup>4421</sup>二卷。明嘉靖中朝鮮生員徐敬德撰。是集雜文雜詩共二卷。

〔徐茂功〕<sup>4425</sup>智降秦叔寶。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

〔徐葆光〕<sup>4426</sup>亮直，清一？至一七二三江蘇長洲人。諸生，負盛名。聖祖南巡，伏謁獻詩，既舉京兆，一七一

二年試禮部不第，特賜一體殿試，遂以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尋充冊封琉球副使，賜一品服。乞

歸數年，以御史記名起用，僉卒。葆光工詩古文辭，著

有二友齋文集十卷，詩集二十卷，海船集三卷，及中

山傳信錄六卷。（均清史列傳）

〔徐蕙貞〕<sup>4433</sup>蘭湘，清石門女子。有度鍼樓遺稿，見徐

自華蘭湘妙傳。〔一七〕

〔徐孝德〕<sup>4444</sup>唐一六三八頃湖州長城人。他是太宗

賢妃徐惠的父親，以女故，官至果州刺史。孝德著有

文集十卷。（兩唐書志）

〔徐孝穆集〕<sup>26</sup>陳徐陵撰。凡六卷。清朝吳兆宜箋註。

陵，東海郡人。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與其父攜，並在東

宮，頗蒙禮遇。後歷使魏朝，會齊受魏禪，被留甚久，有

致僕射楊遵彥等書，詞采哀麗。及還，未幾，梁亡，遂仕於陳。陳書曰：「陵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受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爲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今僅存八十餘首，詩四十餘首而已。」陵的一生事業，大略如是。按隋書經籍志，載有餘陵集本三十卷，已久散佚而不傳。今四庫所收本，乃後人從藝文類聚，及文苑英華諸書內採掇而成。其『集』舊無註釋，自吳兆宜既箋庾信集，因并陵集而箋註之，未及卒業，其同里徐文炳續爲補輯，以成此編。其中可與史事相印證的，如資治通鑑，梁武帝太清二年，遣建康令謝挺，散騎常侍徐監等，聘於東魏。胡三省註謂：「建康

今秣千石，散騎常侍秩二千石，謝挺不當在徐陵之上，蓋陵將命而使挺特輔行耳。」今按『集』中，其與揚僕射書有曰：「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云云。是謝挺實爲正使，蓋假散騎常侍以行。由此看來，通鑑但書其本官，並未錯誤。胡氏未考陵書，未免曲爲之說。參諸此集，可正其僞。而兆宜所箋，略不言及，蓋主於「摭拾字句」不甚「考訂史傳」之故。然其箋釋詞藻，亦頗足備稽考，故至今與所箋庾信集並傳。有揚州吳氏刊本，徐庾二集俱有翻刻本，百三名家本一卷，無注。』

〔徐孝嗣〕始昌，宋一四五三至四九九，東海郟人。依南齊書本傳：「祖湛之，父聿之，並爲太子邵所殺。孝嗣在孕，得免。」推算一卒年四十七。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帝，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騎馬都尉，除著作郎，累拜太尉。入齊爲吳興太守，有能名。官至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朝野

稱之。永元初，受遺詔輔政。東昏侯失德，潛謀廢立，議不能決。召入華林省，賜酖卒。孝嗣著有文集十二卷。（隋書志作十卷，隋志注作七卷。此從兩唐書志）

【徐世溥】<sup>447</sup>巨源，明一六三七項江西新建人。年十六，補諸生。艾南英聞其名，約為兄弟。錢謙益、姚希孟、萬時華等皆以杓斗推之。南贛巡撫潘曾絃得王執儉所修宋史，特屬他重加更定。明亡後，山居晦跡，絕意仕進。陳名夏秉政，作書違司理持禮致聘，堅拒不受。是夜有盜入室索幣，被火炙死。世溥才雄氣盛，屢試不第，以著述自娛。有榆墩集十一卷，榆溪詩鈔二卷，逸詩二卷，韻叢一卷，夏小正解一卷，及易繫若干卷。（均清史列傳）

【徐世沐】<sup>34</sup>肅翰，（一作肅瀚，又作爾瀚）號青麓，又曰青牧，明一六三五至一七一七江蘇江陰人。卒年八十三。（清史列傳作年八十八歲，卒年同。此從五續疑年錄）詩生，少孤力學，篤信朱子。關中李顥南遊，世沐與談久之。顥曰：「子學篤而行未廣。」世

沐曰：「先生行高而學不醜。」其不苟同類此。晚歲入都，仇兆鼈見而驚歎，言於眾。李光地遂與訂交。陸隴其嘉其篤學，摘文中精要語置行篋中，為之跋。疾既革，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世沐著有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易書詩三禮春秋惜陰錄共八十四卷，周易存疑錄十二卷，周易惜陰詩集三卷，及性理吟二卷。（均清史列傳）

【徐世隆】<sup>7</sup>威卿，金一一二零六至一二八五陳州西華人。卒年八十一。二二七年進士，入元，官至山東等道按察使。至元二十二年，安圖再相，欲得老成人共政，乃奏請召世隆，使坐而策國事。世隆老病，辭不能行，附奏便宜九事，賜田十頃。是年秋，病增劇，卒。文天祥被執，陷獄，世隆作詩哭之，有「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之句，有瀛州集百卷，文集若干卷。（元史本傳）

【徐樹銘】<sup>4490</sup>壽蘅，清——至一九零零湖南長沙人。一八四七年進士，嘗督杭州學政，以荐俞樾降二級調用。補官后，又以彈李鴻章詞連樞官，失實罷歸。以

左宗棠荐起為編修。光緒二十五年，擢工部尚書。明年，奉禍起，適疾作，遂死。樹銘狀貌嚴肅，音吐宏亮，論事慷慨，惜不達外情。奉禍起，以為洋人必滅，工詩，著有澹園詩集。

【徐林鴻】大文，一字寶名，清——一六六二頃浙江海甯人。一六七九年「試博學鴻儒」罷歸。工詞翰，有名于時。與吳農祥、王嗣槐、吳任臣、毛奇齡、陳維崧同客大學士馮溥家，稱為「佳山堂六子」。篤於友誼，王世顯、王猷定、容死杭州，王昊、周容、容死京都，皆為經理其喪。林鴻博學多通，工於詩文，著有兩閒草堂詩文集四十卷。（清史列傳）

【徐觀棟】孫哇，清——一七六六頃元和人。習刑法家言，屢遊大幕，以謹慎自恃，取信于名公鉅卿，故所至爭為倒屣。在粵東時，曾誦六如亭傳奇，播之歌場一時，傳為韻事。

【徐都講詩】一卷。清始寧徐昭華撰。有嘉慶刊本，在毛西河全集內。

【徐乾學】原一號健庵，明——一六三一至一六九

四江蘇崑山人。卒年六十四，一六七零年第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累官至刑部侍郎，嘗命總裁一統志、會典、明史，並纂輯鑑古輯覽、古文鑑淵等書。乾學藏書極富，著作有澹園集三十八卷，及讀禮通考等。

【徐幹】偉長，漢——一七一至二一八北海人。建安七子之一。卒年四十八。（歷代名人年譜作卒於建安二十四年，年四十九。此據疑年錄）性聰慧，執筆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後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他的著作，有中論二十餘篇，及玄猿、漏卮、圓扇、橘賦等文賦數十篇。曾丕謂其「辭義典雅，足傳於後」。他的五言詩室思、情感深摯，尤為古詩中上乘。

【徐幹詩】徐幹在建安時代，人稱許他，除曹丕所認為辭義典雅，足傳於後的那部成一家之業的中論以外，他的辭賦，想來也是極其稱著的。所以曹丕特地列舉他的名篇，如玄猿、圓扇……等，以與王粲相匹，而被稱許為和古代辭賦大家張衡、蔡邕等有



同樣才力的。至於他的詩歌，就沒提起了。他的詩歌底地位，雖被鍾嶸列在下品，然并不是完全不足稱的。我們對於鍾氏所用做批評的對象，不是徐氏的全部作品，實也疑惑他那「思君如流水」的詩句，豈不是見許於鍾嶸（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而影響於後來的文藝界嗎？樂府詩集卷六十九云：漢 幹有室思詩五章，其第三章曰：「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自君之出矣，蓋起於此。至於答劉公幹詩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句，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又委實如鍾嶸所說。然在這裏却也可以看出他的作風之趨向，如他那命題為情詩的一首高殿鬱崇崇，廣廈淒冷冷，微風起闌闌，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為誰馨。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惟聞燕雀聲。憂

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同樣富有質實樸素的風度，謝靈運說他「仕世多素辭」，大概係指這一類的作品了。照他的室思詩，却又情懷旖旎，意致纏綿，幾有一唱三歎之概了。錄其五章於下：沈陰結愁憂，愁憂為誰興？念與君生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澆食，慊慊常餓空。端坐而無爲，鬢髮君容光。（其一）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以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其二）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飄不可寄，徒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其三）慘慘時節盡，蘭葉復凋零。喟然長太息，君其慰我情。輾轉不能寐，長夜何絲絲。躡屣起出后，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涕泣如涌泉。（其四）思見君中櫛，以弭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觀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悵悵。何言一不會，復會無因緣。故如此目魚，今隔如參辰。（其五）即此以觀，他的詩歌實也有些值得注

意的，在「素辭」的批評，只有一部份的根據和理由，用來概括全部的作品，恐也有些過不去呢？

【徐敬德】明——一五四四頃朝鮮人。貧居講學。年

五十六，其國提學金安國以遺逸薦，授奉參，力辭不就。居于花潭，因以自號。敬德著有花潭集二卷。

【徐松】星伯，清——一七八一至一八四八順天大興人。卒年六十八。好學，博極羣書。一八零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博綜文獻，頗為時流所推。嘉慶十六年，督學湖南，因事戍伊犁，嘗親歷天山南北兩路，記其山川道里等等，成新疆志略十卷。將軍松筠呈奏其勞，特旨赦還。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特用內閣中書，轉禮部主事，歷授陝西榆林府知府，旋卒。松精於史事，尤長地理，好鐘鼎碑碣文字。著有新疆賦二卷，唐登科記考三十卷，唐兩京城坊考五卷，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及新辦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均清史列傳）

【徐中行】子與，（一作名子與，字中行）號龍灣，明——一五一七至一五七八長興人。卒年六十二。讀

書天目山下，故自稱天目山人。一五五零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累至江西左布政使。性好客，卒於官。人多哀之。中行入李攀龍、王世貞等詩社，稱後七子。所著有天目山堂集二十卷，青蘿館詩六卷。

【徐中行詩】他是復古派中的忠實同志，陳子龍明詩選說他「雖追摹古哲，而心慕手追，常在濟南」。他的詩和李攀龍相近。

【徐搗】士秀，一字士績，宋——四七二至五四九東海鄉人。卒年七十八。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春坊畫學之號為「宮體」。累官太子左衛率，侯景攻陷臺城，簡文居永福省，侍衛莫有存者，搗獨侍立不動。景由是憚搗，簡文被閑，搗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諡貞。

【搗詩】其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搗，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搗為侍讀……搗文體既別，春坊畫學之一

容貌，以搗為侍讀……搗文體既別，春坊畫學之一

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搗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梁史本傳）徐搗天性放逸，有不肯受任何拘束的真精神，權貴至尊的勢力安能搖動？因此，所以他的「宮體」大有成就。可惜現在存留的詩太少了，且看賦得簾塵一首，亦可窺見一般。朝逐珠胎卷，夜傍玉鈎垂；恆教羅袖拂，不分秋風吹。1009

【徐忠<sup>503</sup>】唐——六二七至六五零湖州長城人。徐孝德之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卒年二十四。生五日即能言語，四歲通論語及詩，八歲已善屬文。父孝德曾命擬離騷為小山篇，乃擬作云：「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思，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為太宗所聞，乃納為才人。貞觀末，上書極諫征伐，土木之煩，太宗頗善其言。太宗卒，因悲成疾，不肯服藥，又作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志。明年亦卒，贈賢妃。惠妃的著作，有諫太宗息兵罷役疏（見兩唐書及通鑑）及詩若干首。（全唐詩及名媛歸詩）今尚存。

【徐振芳<sup>51</sup>】太拙，清——一六五五頃山東樂安人。工

徐

詩，所作奇氣空湧，時出入于李賀、盧仝之間。著有雪鴻草、三素草、楚萍草三種。

【徐咸清<sup>503</sup>】仲山，清——？至一六八九左右浙江上虞人。少奇慧，一歲能識字，五歲通一經。年方束髮，已有文名於時。一六七九年舉博學鴻儒，罷歸在都時，大學士李蔚工小學，與論字，辨詰是非，深為折服。妻商周祚女，嗜學能詩，因就稽山閣廣庭構築欄，設長筵，發所藏書，暇輒與之博考羣籍，抽讀賦詩。女昭華嘗執經於毛奇齡，亦有詩才。咸清洞精字學，又博極墳典，著有資治文字一百卷。（清史列傳）毛奇齡稱其「訂證之確，引據之博，為古今巨觀」。

【徐星伯<sup>501</sup>先生小集】一卷。清徐松撰。在烟畫東堂小品內。

【徐星伯小集】一卷。清大典與徐松撰。有江陰繆氏刊本，在烟畫東堂小品內。

【徐昌祚<sup>506</sup>】伯昌，明——一六零二頃常熟人。嘗為刑部官，昌祚因輯太常寺志，得徵各州縣志，因採其所記，成燕山叢錄二十二卷。（四庫總目）多涉語怪。

文——二——一〇〇五

未附以長安里語，可為研究方言學之資料。

【徐昌圖】宋——九六五頃蒲田（一作蒲陽）人。與兄昌嗣並有才名。初仕闕，陳洪進歸宋，命昌圖奉表入汴。太祖命為國子博士，遷殿中丞。昌圖好作詞，今僅見於尊前集者三首。

【徐崑】唐魯郡錄事。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徐崑】後山清——一七一五至？平山（一作平

陽）人。相傳崑為蒲松齡後身，故以松齡之卒年為其生年。工文，著有柳崖外編，亦能作曲，著有雨花台傳奇（中國近代戲曲史）有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年）的自序。

【徐昂發】大臨清——一七零一項江蘇崑山人。一

七零零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福建鄉試副考官，遷提督江西學政。昂發以文酒自豪，常傾四座。未第時，作宮詞百首，徧播旗亭酒社間。亦工駢體文，尤長於考證。著有畏壘山人詩集四卷，及畏壘筆記四卷（均清史列傳）。

【徐昂發詩選】一卷。清長洲徐昂發撰，商丘宋榮

選。有乾隆原刊本，在江左十五子詩選內。

【徐嘯】仲由，明——一三七七頃淳安人。明洪武初，微秀才，至藩省辭歸。曾自謂：「吾詩文未足品藻，唯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殺狗記三十六齣，相傳是他所作，係取材於蕭德祥的殺狗勸夫而加以擴大。文辭樸質，為元明間四大傳奇——荆、劉、拜、殺——之一。詩文有巢松集。

【徐嘯鳳】鳴岐，號竹逸，清——一六七三頃宜興人。

一六五八年進士，官永昌府推官，歸田后，自號荆南墨農，嗜風工詩詞，著有滇遊詩集，願息齋詩文集，陰綠軒詞初集，續集，秋泛詩餘，兩遊詩餘，總名為荆南墨農集。

【徐顯卿】公望，號檢菴，明——一五八二頃長洲人。

一五六八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顯卿著有天遠樓集二十七卷，王穉登為之序。

【徐晚芝】清宜興女子，有秋芸閣詩詞，見宜興縣志。

【徐睦堂先生文集】六十卷，詩集。清東海徐湘潭

撰有道光刊本。

【徐映玉】<sup>6402</sup>

冰若清崑山女子。能詩，與方芷齋唱和甚多。冰若性愛梅花，聞輒行其下，每風雨至，則顧而泣，若有甚傷於心者，華亭沈大成見其梅花詩，爲更數字，若冰喜曰：「真吾師也。」遂問業稱弟子。著有南樓吟稿。冰若生平多愁善怨，俯仰太息，鬱鬱不自得，卒年僅三十六。正始集記其臨終說偈云：「來從梅花來，去向蓮花去；來去本無心，無相亦無住。」梅生蓮滅，何其一塵不染耶。冰若卒，嘉興陳如璋爲詩哭之。陳亦大成弟子，有西溪集。〇〇〇

【徐時敏】<sup>6404</sup>

（曲錄作時勉）字學文，明一五一四頃人。嘗遊都門，遇沙彌投徐勉之傳，據之作五福記傳奇（曲海總目提要）又嘗改孫郎埋狗傳，故曲海提要即以殺狗記爲時敏所作。

【徐映玉】<sup>6405</sup>

若冰，自號南樓，清一七二八至一七六二浙江錢塘人。卒年三十五。歸長洲孔青崖夫婦，居杭州甚久。后遷吳，徙香溪上，以疴疾卒。映玉工

詩，所作蒼渾雄勁，亦爲詞。所著南樓集，惠徵君爲作序。

【徐明】<sup>6702</sup>長君，漢一前二五頃東海人。當漢元帝成帝時（前四八——前七年）歷任五郡太守，有能名。後終於河南太守任。明著有歌三篇（漢書藝文志）今亡。

【徐明經】<sup>2</sup>詩文鈔四卷。清永康徐宏桓撰。有胡氏退補齋刊本。

【徐明善】<sup>8</sup>志友，號芳谷，元一一二九四頃德興（一作都陽）人。與弟嘉善以理學名，時稱「二徐」。至元中，官隆興教授。又爲江西儒學提舉，嘗奉使安南。歷主江浙湖廣三省考試，拔黃潛於棄卷中，識鑑爲當世所稱。明善著有芳谷集二卷，其文平正篤實。

【徐昭華】<sup>6706</sup>伊壁疏蘭癡，清一一七零一頃上虞人。嫁路加采。工楷隸，善丹青。父咸清，與毛奇齡友善。奇齡暮年家居，昭華從之學詩，稱女弟子。昭華著有徐都講詩一卷（四庫總目）附刻于毛奇齡西河集

文——二——一〇〇七

之后。

【徐鄂】<sup>672</sup>午閣，清嘉定人。有誦菽齋曲。傳奇一種，曰梨花雪，離劇一種，白頭新。本黃鈞宰金盞浪墨。白首完婚。事劇共六折，第一折守義，絳都春云：「春明夢後，勝十斛緇塵，歸逐東流。葉落庭空，滿階涼月，添潺憊，鶴氈兀自把梅花守，盼不到南枝春透。蕭聲隔斷，玉人何處參辰卯首。」楊彥深謂：「其文成翻水，思若湧泉，熱極而流，方能有斯境界。」然評者有謂其不脫時文氣者。實則刻意學藏園，體氣未能逮耳。

【徐照】<sup>673</sup>道暉，一字靈暉，自號山民，宋——？至一一二。一永嘉人為「永嘉四靈」之首，善為詩，以清苦為工。傲苦芳，與趙師秀、翁卷、徐玘稱「永嘉四靈」。照著有芳蘭軒集三卷，今併作一卷。

【徐阿珍算命】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兩宜社石印本。

【徐阿真看燈】蘇州流行俗曲（灘曲）上海中務

社木刻本。

【徐階】<sup>7126</sup>子升，號存齋，明——一五零三至一五八三。松江華亭人。卒年八十一。一五二三年進士。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時嚴嵩為首相，深忌之。階智足相馭，嵩不能圖。外事嵩甚謹，內深結於帝。卒逐嵩，盡反其行事，屏絕苞苴，收召人望，優假言官，裨政多所匡救。後為高拱所扼，致仕歸。卒，諡文貞。階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卷，少湖文集七卷，與所編岳廟集。

【徐氏】<sup>72</sup>（陳無己以為姓費，不確）宋——？至九六五。后不久青城人。幼能文，尤工詩。以才貌事蜀主孟昶，號花蕊夫人。蓋以花喻其色，以蕊喻其性。宋平蜀，隨軍入宋，太祖留之宮中。嘗問蜀亡之因，徐氏口占一絕以答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孟昶死，徐氏於宮中設容，早夕焚香以祭。偶為太祖所見，詭稱係張仙像，求之可以得子。太祖亦不究。後輪織室，悲憂抑鬱，不忘故君，以罪賜死。或云，為太宗射死。徐氏善

爲宮詞，今傳百首，已雜入他人著作。原有集一卷（文獻通考）

【徐氏海隅集】四十卷。明徐學謨撰。學謨文集凡四十三卷，此本僅四十卷。

【徐陵】<sup>7421</sup>孝穆，梁—五零七至五八三東海郟人，徐摛之子。卒年七十七。幼時釋寶誌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八歲能屬文，十二歲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辨。梁武帝初爲東宮學士，簡文帝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述所製莊子義，後以散騎常侍使魏。及北齊受魏禪，復使於齊，爲所拘留。及江陵陷，北齊送蕭淵明爲梁嗣，始遣隨。回後入陳，爲五兵部尚書，領大著作，加侍中。尋以事免。復起爲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中書監。以年老致仕。宣帝詔爲造大齋，令其就第。後主時爲太子少傅，尋卒。諡曰章。陳代文檄軍書及禪受詔，皆陵所製，而九錫文尤美。陵爲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後逢喪亂，多致散失，存者三十卷（隋書志，兩唐書志及陳書本傳均同）。又詩選玉臺詠新十卷，豔詩

麗詠，保存不少，與文集並行於世。

【徐陵庾信駢文】昭明文選以後，集駢體文之大成者，有二人焉。曰徐孝穆，庾子山，其健者乎。其駢體緝裁巧密，頗變舊法。沈卽由俳入律，此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論者謂其有辭無情，義亡體失，不知二人所作，多出新意，其佳者且緯以經史，故麗而有則。孝穆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曰：「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勳華，鳴謙同於旦爽，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璫珠衡，光彰元后，神祇所命，匪惟太室之祥，圖牒攸歸，何至堯門之瑞。」則字字調聲協矣。庾子山賀平鄴都表曰：「臣聞泰山梁父以來，卽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以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函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凡數目字亦皆工對，是王勃以前已有算博士也。孝穆上梁元帝表有聯語曰：「青兗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與王僧辨書中，亦用此聯。駢文多剽襲陳言，雖一人爲之，或不免錄舊也。徐庾以前之駢

徐

體，有時猶問以散文，徐庾興而散文幾不見於集中矣。故駢文之極則，徐庾其集大成者乎。世之右韓柳而左徐庾，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而惜乎二子徒以文見長也。方梁簡文晚年，令孝穆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厥後孝穆入陳，為尚書令僕射，故今人以孝穆為陳人。子山為梁元帝守朱雀舫，望敵先奔，歷任諸朝，如更傳舍，小園枯樹，哀江南諸作，曾何益焉。嗚呼，江東危弱之秋，至陳後主，益淫放無度，目侈紅紫，心隨鄭衛，江總之徒，號為狎客，玉樹後庭之樂，春花月夜之曲，遂傳為亡國之音，而南朝之局，於是終矣。

【徐陵詩】「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高祖之世，國家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遂多散失。徐陵以滾漫脫略的才華滾入了武人政治的漩窩中，再不能如他在梁時那樣的自得了。每天所作的只是國家行政

所用的公文，天子喜的頌贊，于是他在文學方面的發展就漸漸的衰頹下來。幸而他終究是個有才氣的人，所以雖然常作那非是「發抒情性」之文，也不肯甘于汨沒他的靈性，必要自立門戶，改更宮體，創立「徐庾體」。所以他在陳代的詩壇上有了相當的價值。曾毅說：「世以徐庾並稱，然徐實不及庾。」這句話是推翻千餘年來舊說的話。你看庾信渡江到北周去倡導他那新詩體的功績是如何的偉大，而徐陵到陳便已不能提倡他們的「徐庾體」，而徒供人主之服役了。不過他有時也還吟詠情性，繼續「宮體」不輟，在梁陳間的詩壇上終是一個承上啓下的人，所以他和庾信獲到「雙璧」的稱號。徐陵的詩比之庾信實要減色，例如詠織婦，折楊柳之類，在諸詩中總算好的了，然而那敵得住庾信的氣勢蓬勃，胸情淵邃呢？即在格調方面，徐陵也不如庾信的放蕩佻達，流暢自如。但呈一種纖秀豔麗，纏綿俊逸的現象而已。然而當此舉世少才之時，有了徐陵這個「宮體」健將，總算是詩壇上一件幸事了。故「



北庚南徐」的綽號，也可以說是時會關係所促成的。100

【徐駙馬樂昌分鏡記】一本。元沈和撰。雜劇。

【徐陽溪集】六卷。明徐燦撰。其文皆質俚，詩亦類

擊壤集派。

【徐堅】<sup>771</sup>元因，唐—六五九至七二九湖州長城人。

徐齊肅之子。卒年七十一。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

見，授紙爲賦，異之。舉秀才及第，爲萬年主簿。預修三

教珠英。神龍初，爲給事中。後出爲絳州刺史，又入爲

秘書監。復爲集賢院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封東海郡

公。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

入書府。堅著有文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徐月英詩】<sup>77220</sup>江淮間妓。能詩。有集行世。惟今存者

僅二首。其敘懷詩哀怨悲憤，是被壓迫女子的呼聲。

「爲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處用人倫。」兩句，讀之

令人爲舊禮教下的女子酸心。

【徐用錫】<sup>77220</sup>壇長，號畫堂清。一六五七至一七三

六后江蘇宿遷人。卒年八十餘。一七零九年進士官

至翰林院侍讀。引年歸。用錫工書，治學以李光地爲宗，服膺最篤。著有圭美堂集二十六卷。

【徐學謨】<sup>774</sup>初名學詩，字叔明，明—一五二二至一

五九三嘉定人。卒年七十二。一五五零年進士官至

禮部尚書。學謨著有春明稿十四卷，海隅集四十卷，

歸有園集二十九卷，及春秋億等。

【徐學詩】<sup>774</sup>以言別號龍川，明—？至一五六七上

虞人。一五四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俺答簿

京師既退，詔詢制敵之策。學詩憤然道：「大奸秉國

亂之本也！」因極劾嚴嵩奸狀，下獄削籍。隆慶初，起

南京通政參議，未赴卒。贈大理寺少卿。學詩雖不以

詩名，而音節頗清亮，又曾與李蔡龍相贈答，故流派

與之相近。著有石龍菴詩草四卷。

【徐母訓子】<sup>775</sup>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徐母訓子】<sup>775</sup>北平流行俗曲。（快書）鉛印本。

【徐問】<sup>775</sup>用中，明—一五一五頃武進人。一五零二

年擢進士第。累官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歸。歷官廉正，

不避權貴，入官四十年，家無長物。卒，諡莊裕。學者稱

養齋先生問學宗朱熹，詩文平正通達。著有山堂萃稿十六卷，與讀書劄記。

【徐賢妃】名惠，唐太宗之妃，湖州長城人。（今浙江吳興縣）徐孝德之女。生五月能言，四歲即通論語及詩，八歲就自知屬文。其父嘗試使擬離騷，即作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思。將千齡今此遇，荃何爲兮獨往？」太宗聞其才，召爲才人。好讀書，手不釋卷，而辭致瞻蔚，又無淹思。且關心國政，貞觀末年，因於屢次調兵討定四夷之後，又興工治宮室，以致百姓勞怨，惠曾上疏極諫。有女弟，即高宗之婕妤，亦以有文藻見稱。其詩多五言，素樸可讀。

【徐貫】元一明——四七零頃淳安人。一四五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諡康懿。貫詩文平實，多應酬之作，有餘力稿十二卷。

【徐人雅】<sup>800</sup>藹仙，清海鹽女子。有紡餘吟稿，見兩浙輟軒續錄。

【徐鈺】<sup>801</sup>鼎臣，五代梁——六一六至九九一揚州廣陵人。卒年七十六。十歲能屬文，不妄交遊。與韓熙載

齊名江東，謂之「韓徐」。又與弟錯齊名，號稱「二徐」。鉉稱「大徐」，錯稱「小」。仕吳爲校書郎。仕南唐，官至吏部尚書。隨李煜歸宋，爲太子率更令。累官散騎常侍。淳化初（九九零年）坐累謫靜難行軍司馬。卒於官。鉉精小學及篆隸，嘗受詔校說文，續編文苑英華。著有騎省集三十卷，質疑論若干卷。又有稽神錄六卷。（宋史本傳云多出於其客蒯亮）

【徐鉉詩】鉉的詩甚多，然亦甚平易坦白，無深摯的詩情，更不必說有什麼新警的篇什了。但如「綠野徘徊月，晴天斷續雲。鸞飛猶個個，花落已紛紛。」（春分日）及臨石步港，峭岸墮縈帶，微風起細漣。綠陰三月後，倒影亂峯前。吹浪游鱗小，黏苔碎石圓。會將腰下組，換取釣魚船。」也還不壞。惟惜此類的篇什不多耳。<sup>1001</sup>

【徐尊生】<sup>803</sup>大年，元——一三五四頃淳安人。明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召修元史。史成受賜歸。復召修日歷。後以宋濂荐，授翰林應奉文字，紳制悉稱旨。尋以老疾辭還。尊生著有制誥二卷，懷歸稿十卷，還鄉

稿十卷。(均明史藝文志)

【徐錯】<sup>81</sup>楚金，五代梁——九二零至九七四揚州廣陵人。徐鉉之弟。卒年五十五。(疑年錄云：馬令書——南唐書，下同——云：開寶八年卒，今從陸游書。時南唐奉宋正朔，四歲而孤。母方教鉉，未暇及錯，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為祕書正字。累官內史舍人。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歎曰：「二陸不能及也！」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錯亦精小學，著有說文繫傳，說文韻譜等書。

【徐鉉】<sup>84</sup>電發，號拙存，又號虹亭，晚稱楓江漁父。明——一六三六至一七零八江蘇吳江人。卒年七十三。國學生。少工詩詞古文，善畫山水，入慎文社後，聲譽日盛。一六七九年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會當外轉，遽乞歸。後以原官起用，辭不就。鉉天才駿發，下筆數千言。其詩始尚華秀，及與四方豪俊相切劘，格調為一變。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及本事詩十二卷，輯有詞苑叢談十二卷。(均清史列傳)又嘗刻菊莊樂府，崑山葉方藹稱其「錦麗幽深，耐人

尋味。」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

【徐鍊】<sup>85</sup>冶公，號耶溪野人，明——一六一九頃會稽人。學詞於史槃。與李漁友善，而行輩較前。生平游慕四方，以筆耕餬口。鍊嘗以藥名填成詞曲，名香艸吟。又有栽花於，合稱曲波園傳奇。(雕庵筆記)

【徐錦】<sup>86</sup>珠村，清嘉興女子。有紅餘小草，見石瀨山房詩話。農陳筆談為朱辰應室。

【徐鈞】<sup>87</sup>秉國，宋——一二七四頃蘭谿人。與金履祥善。履祥嘗延致以教授諸子。鈞取通鑑所載君相事實人為一詩，總一千五百首。今本史詠集二卷，僅存三分之一於唐而止。

【徐鏞慶】<sup>89</sup>原名嵩，字朗齋，清——一八零零頃江蘇金匱人。少遊秦隴，伊涼，與楊芳燦兄弟，顧敏恆齊名。一七八六年舉人。以知縣投效川，楚軍營，歷權黃梅、崇陽縣事。時雖民羣聚楚境，軍務倥傯，鏞慶傳檄草奏，發粟賑撫，為大帥所倚重。巡撫畢沅，亟稱之。官至湖北蘄州知州。鏞慶文筆高華，為詩雄健不拘，有少陵遺風。所著有玉山閣集。清史列傳。阮元為刊

徐

徐

行之。

【徐排】<sup>91011</sup>敬業梁一？至五二五東海邦人。徐勉之第二子。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掌書記。出入宮坊者歷年，以足疾，出為溪東王友。遷晉安內史。早卒。父勉悲甚，為之作答客喻妻劉令嫻作文諫之，辭甚悽惻。玉台新詠中有排與令嫻的贈答詩數首，可以窺見這一對文學夫妻在閨房中的情好。

【徐恆和】<sup>91017</sup>久和，清海鹽女子。有借樹樓草，見黃洲館詩話。

【徐燧】<sup>9783</sup>惟和，明一約一五八零至一六三七閩縣人。卒年三十九。一六一八年舉人。負才淹塞，肆力詩歌。燧與弟燧並有才名，然燧以博學稱，亦復工文。燧則以詞采著。作有幔亭詩集十五卷。

【徐燦】<sup>9789</sup>文華，后更字本充，號陽溪，明一五五零頃奉新人。一五三七年舉人。嘗館於嚴嵩家。一日嵩與朝官燕，方獻酬，容皆跪受爵。燦遂慨然辭歸。燦平生喜講良知之學，故文皆質樸，詩亦類擊壤集派。著

有陽溪集六卷。

【徐燦】（一作祭）字湘蘋，一字明深，清一六五三頃江蘇吳縣人。嫁大學士陳之遴為繼室。善屬文，尤精書畫。詩餘得北宋風格，絕無纖佻之習。常與柴靜儀、林以寧、朱柔則、錢雲儀等唱和，稱「蕉園五子」。燦著有拙政園集。

【徐燦詞】陳其年評論湘蘋詞，謂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周勒山曰：「湘蘋詩餘，真得北宋風格，絕去纖佻之習，其冠冕處，即李易安亦當避席，不獨為本朝第一也。」（女子絕妙好詞）湘蘋海甯陳之遴繼室也。之遴由明代詞臣躡居政地，時政興革，多出其手。順治丙申獲罪戍遼陽，湘蘋偕行。康熙丙午之遼歿於戍所。後五年，湘蘋始疏請骨歸，布衣練裳，長齋繡佛，更號紫管氏，卜居小相溪之上。蓋已蕭然物外矣。湘蘋有別墅名拙政園，林木絕勝。中有寶珠山茶最奇，為江南僅見。陳之遴買得此園，在政府十年不歸，旋遭遷謫，從未一日居也。湘蘋詞中如一斛珠有懷故園，永遇樂病中諸闕，皆追憶此園作。

也。湘蘋又工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世爭寶貴（庸閒齋筆記）。正始集又記其隨戍瀋陽，日發願繪大士相一藏，蓋其工筆白描。當時婦女無出其右也。湘蘋又有族姪女餘文琳，為湘蘋子子長婦。嗣子長隨父陳之遠，謫戍瀋陽，卒於戍所。文琳費志母家，或勸他適，答曰：「富貴而許，患難而背，我不為也。」越四載，徐湘蘋得詩而歸。文琳曰：「我有家矣。」遂孝養以終。其詩見正始續集。又湘蘋從女陳皖，永字倫光，亦工詩，著有素賞樓詩稿。抗郡詩輯載其詠菊七律十六章，謂壓倒一時名流也。1041

【徐敞】唐建中進士，全唐詩錄存詩五首。

【徐榮】鐵孫，原名鑑（作一鐵生），清——一七九二

至一八五五先世湖北監利人，家遼東。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卒年六十四。少從張維屏遊。阮元開學海堂於廣州，試十臺詩，榮為冠，人稱十臺。一八三六年進士，歷官浙江臨安縣知縣，玉環廳同知，紹興府知府，陞福建汀漳龍道，未赴任，統兵征洪楊，歿於

鮮 鮮

陣。榮好學博覽，工詩，五古尤精刻。著有懷古田舍詩鈔三十三卷（清史列傳）及日新要錄，大戴禮補注。【鮮話】一卷，清遼陽佟世思撰，有康熙刊本，在梅堂遺稿內。

【鮮于向】仲通，（新唐書本傳作李仲通字向。此從新唐書藝文志及三續疑年錄據魯公文集）唐

一七五零頃聞州新政人，與弟叔明，皆涉學明經，輕財務施。舉進士。天寶末，為京兆尹，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使，以忤楊國忠被貶。向著有文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

【鮮于必仁】去矜，元——一三二三頃漁陽人，鮮于樞之子，與海鹽楊國材，少中弟兄（楊粹之子）友善，盡以作曲方法授之。楊氏家樂有海鹽腔之名，皆必仁所教。必仁雖以曲名家，然生平不作雜劇，以散曲著稱。太和正音譜評為「如金壁騰輝」。

【鮮于必仁散曲】正音譜評其詞如「金壁騰輝」，如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漢青鈞叟誰稱農夫，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

平。折腰時心已愧，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寒兒令)這到是很豪放的作品。伯機的曲，以「清逸」勝，去衿的曲卻以「豪放」見長；因為敘述的便利，所以將他們父子兩人合在一起了。——雖然是將伯機放在豪放派稍爲勉強一些。

【鮮于樞】伯機，號困學民，又號直寄老人，元一二五七至一三零二漁陽人。卒年四十六。至元間，官江浙行省都事，公卿入詞翰，屢薦入館閣，不果用。遷太常寺典簿。晚年頗不耐事，閉門謝客，營一室曰困學齋，以研讀終其身。樞意象雄豪，善詞賦，工行書及畫，善鑑定法書名畫及古器物。文望與趙孟頫相伯仲，有困學齋集，困學齋雜錄，亦工曲，所作散曲以八聲甘州、江天暮雪一套最爲著名。

【鮮于樞散曲】虞集的道園學古錄，曾題鮮于伯機小像。歛風沙、裹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作。我們從這四句可以知伯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了。他善書，有題王大令保母帖四首，係論書之作。蘇天爵云：「鮮于公早

歲學書，媿未能若古人。偶適野見二人，輓車行淖泥中，遂悟書法。」(題鮮于伯機詩帖)他又工詩，詩藪摘其五言律佳句，有「鳥飛青嶂裏，人語翠微中」他的散曲不多，陽春白雪載有八聲甘州一套，極清朗疏逸之至。江天暮雪，最可愛青帘搖曳，長杠生涯，閒散，占斷水國漁邦。煙浮草屋，梅敲砌，水繞柴扉，山對窗。時復竹籬旁，犬吠汪汪。(八聲甘州)又向滿目夕陽影裏，見遠浦歸舟，帆力風降，山城欲閉，時聽戍鼓聲聲。葦雅噪晚，千萬點寒雁書空，三四行。畫向小屏間，夜夜停缸。(八聲甘州)又問攜村酒，欲空缸，是非一任講。恁情拍手掉漁歌，高低不論腔。(八聲甘州)元和令)浪灣灣，水淙淙，小舟斜攬壞橋樁。綸竿策笠，落梅風裏釣寒江。(八聲甘州)尾)像這些句子，不但有清逸的風致，且都是美麗的圖畫。我們讀伯機的曲，真如看倪雲林的山水小景，雖是疏疏的幾筆，卻教人都末可愛。

【鮮潔亭詩餘】一卷。清嘉善蔣紉蘭撰。有光緒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2855  
【牧】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001  
【牧童歸去橫牛背】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0021  
【牧庵文集】牧庵文集元姚燧撰，凡三十六卷。燧

字端甫，號牧庵，平州柳城人。生三歲而孤，其父樞謂燧蒙闇，教督之過急，燧不能堪，揚奐爲言，燧令器，長自有成，何急爲！年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爲文，視流輩所作，唯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之。二十四，始讀退之文，試習之，有作者氣。至元時，爲秦王府文學，再遷翰林學士，改大司農丞，尋拜太子少傅，辭不受，改翰林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按文淵閣書目，有牧菴集二十冊，而諸家著錄，都未之及。劉昌輯中州文表，所選燧詩，較元文類僅多數首，而文則無出文類之外的。又黃宗羲序天一閣書目云：「嘗聞胡震亨家有牧菴集，後求之不得。」大概其集已久佚了。祇有永樂大典中所收頗夥，較以劉時中「年譜」所載「文目」雖少十之二三，而較之文類所選，則多十之六七。詩詞又多出諸家選本之外。今四庫中將牠排比編次，分爲三十卷，以存其梗概。姚燧雖曾

受學於許衡之門，而文章則過衡遠甚。張養浩作牧庵集序，稱其「才驅氣駕，縱橫開合，紀律惟意，如古

勁將軍，率市人戰，鼓行六合，無敵不北。」而柳貫作

燧諡，議亦稱其「《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臨，抉

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雄偉光潔，

家傳人誦，莫得而掩。」觀上二家之言，雖不免有同

時推獎之詞，而其文品，則亦可概見了。故當時有欲

闡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爲媿，其見重於時

人又如此。有聚珍板本，中州名賢文表刊八卷，閩刊

本。1171+

0022  
【牧齋初學集】一百十卷，目錄二卷。清常熟錢謙

益撰。有涵芬樓影印堂楨刊本，在四部叢刊內。

【牧齋有學集】五十卷。清錢謙益撰。在四部叢刊

內。

2  
【牧牛村舍外集】四卷。清仁和宋大樽撰。有嘉慶

刊本。

31  
【牧潛集】七卷。元釋圓至撰。圓至通禪理，又刻意

爲古文，筆力嶄然，多有可觀，詩亦楚楚有致。有汲

古閣刊本，韓有元刊本，武林往哲遺著本。

【牧篋餘聲】一卷。清南匯張文虎撰。有同治三年刊本，在舒藝室全集內。

【牧莊詞】三卷。清甯鄉程頌芬撰。有排印本，在三程詞鈔內。

【牧萊脞語】十二卷，二稿八卷。宋陳仁子撰。仁子作文選拾遺，襲真德秀文章正宗之說，進退古今作者，若有特識，今觀所作，則殊為猥濫。

【牧羊記】明無名氏作傳奇，係寫蘇武牧羊的故事，這故事在中國幾乎婦孺皆知，茲不贅。牧羊記裏最寫得悲壯的是蘇武和李陵相逢，同上望鄉台「望鄉」一齣，及不肯投降匈奴，始終牧羊一齣。這劇在綴白裏醉怡情中，共收八齣，至今還流傳着。【牧羊關】三本。北平流行俗曲。（說唱鼓詞——西唐之四十三至四十五）

【牧羊關影詞】四本。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馥齋詩草】清光緒間沈澹清撰。

【馥菴齋千首詩】清李天撰。

【峽老編年詩鈔】十三卷。清錢塘金張撰。有原刊本。

【嶽山甜雪】十二卷。清甯鄉黃本驥撰。有道光刊本，在三長物齋叢書內。

【齡文】友竹，姓庫里雅氏，清滿州女子，幼隨父宦

湖南，從彭雪琴侍郎問字學詩，著有絮香吟館小草。送雪琴師予告還鄉二律云：謝爵歸田放棹行，望雲遙拜送先生。一船書卷歸衡嶽，萬里江淮洗甲兵。春雨碧螺思茗麥，秋煮紫蟹憶樽傾。慚予立雪程門久，又把離歌唱渭城。問字無由道阻長，燕山楚水兩茫茫。廿年事業功千載，兩袖清風月一囊。喜有新詩題畫本，難教舊夢到衡陽。峯頭歲歲南迴雁，遙望平安寄數行。氣魄雄厚，落落大方，如此頌剛直，方為得體。豈尋常女兒家翦紅刻綠者所可比耶。碩塔哈有和白曉月題壁韻云：領略春光今共誰，杜鵑聲裏最堪悲。香閨夢繞沙場月，會見征人亦淚垂。此詩蒼涼淒楚，讀陳陶隴西行，可以彷彿其概矣。

【收心猿意馬】一本。元無名氏撰。雜劇。疑即賈仲



名之度金童玉女。

【收沙悟淨】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收留】蕪湖流行俗曲。湖陰曲初集鉛印本。

【絃那曲】絃那曲。詞爲五言絕句。胡震亨的唐音

癸籤謂絃那曲不知所出。考唐天寶中崔成甫翻得

體歌，有「得體絃那也，絃囊得體那」之句。豈其所本

歟。按唐人於舟中唱得體歌，有號頭卽和聲。絃那者，

或曲之和聲也。(詞譜卷一)又杜文瀾引舊唐書韋

堅傳云：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丁絃反)體(都

董反)絃那也。絃囊得體那，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

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絃那之名始此。可

知絃那是當時流行的小唱。劉禹錫的絃那曲云：楊

柳鬱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回顧，聽唱絃那聲。(

其一)踏曲興無窮，調同辭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

主人翁。(其二)楊太真的阿那曲：羅袖動香香不已，

紅蕖裊裊秋煙裏。輕雲嶺下乍搖風，瘦柳池塘初拂

水。詞律謂「阿那曲，疑卽絃那曲之轉音」。

【綈袍贈】一本。清周坦繪撰傳奇。

絃 綈 繪

【稔齋詩草】一卷。清天津姚承瑩撰。有排印本。

【繪水集】三卷。清震澤王之佐撰。有道光刊本。

【繪芳錄】八卷。八十回。有清光緒二十年石印本。

申報館排印本。清無名氏撰。題「西冷野樵著」。首光

緒戊寅(四年)始富竹秋氏自序。

【繪聲琴雅詞】清孔昭虔撰。黃韻甫云：方伯詞幽

秀婉約，座障一空。每誦一過，如在綠陰芳草間也。

【繪軒詩鈔】清徐振四撰。

【繪圖平金川全傳】四卷。三十二回。有清光緒己

亥富文書局石印本。別題年大將軍平西傳。光緒庚

子煥文書局刊本。清張小山撰。首光緒己亥(二十

五年)惜餘館主序(刊本己亥作庚子)書甚陋。小

說小話所指年大將軍平西記。卽此書。

【繪圖陰陽門異說奇傳】四卷。十六回。一名桃花

女門法奇書。有清光緒甲午(二十年)上海書局石

印本。鄭西諦藏。不著撰人。首光緒甲午夢花主人序。

演桃花女門法破周公事。

【繪影詞】一卷。鏤冰詞一卷。清孫鎡撰。盧文子云：

思九詞，其精麗圓妥處，不減梅溪片玉。

2898

【縱橫家】縱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

抗秦爲從，以秦制六國爲橫。其術主於揣摩游說，

漢志謂出於行人之官，然觀縱橫家之所爲，不獨在

外交專對之事也。蓋欲馳騁口辯，以獵功名富貴耳。

故儒家之熱中趨利者，未有不兼縱橫。章太炎曰：

「儒家不兼縱橫，則不能取富貴。鄒生漢初謁者，稱

爲大儒，而善縱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鄒生之說

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論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

劉敬請都關中是也。自是厥後，縱橫之術，不用於國

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韓愈以儒

者得名，亦數數騰言當道，求爲拔手。乃知儒與縱橫

相爲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

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滿州而

稱理學者，無不習裨闔，知避就矣。孔子言遠者察言

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

則聞者與縱橫稍遠，而達者與縱橫最近。」（諸子

學略說）蓋縱橫者，術家之變形也。裨闔揣摩之術，

始於鬼谷子。而蘇張受其學，以致卿相之尊。信口

放論，玩萬乘之主於股掌之間，毫無忌憚。其術誠工，

其行實鄙。宋慈谿黃震曰：「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

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

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

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所優者，詞辯也，亦必昭舊典

而後能卻強國之侵暴。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長，風

俗益變，士生其間，始習爲揣摩之術。朝秦暮楚，倏寒

倏暑，舉四海生靈之命，盡簸弄於游士三寸之舌。諸

侯明知爲其所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

殺，何也？忤於此，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

必杜其餘，我將無與共國也。嘻！其無忌憚也固宜！」

其言戰國策士之卑劣，與今世之官僚政客，及自號

爲名人志士者之挑撥離間，陰謀搗亂，無以異也。而

其吐語之警快，利害之分明，文字之奇偉，今之所謂

政論家者，甚非蘇張之敵也。蘇張之言談，大致存於

戰國策一書，蓋不啻爲縱橫家之總集也。明錢塘田

藝衡曰：「六經之後，便有左傳國策之文，推及本源，

瑰微奇詭，闕行無外，要眇入微。後世談士，極其縱橫變化，卒不能其範圍，得不謂之妙絕籌策者乎？略其理而審其辭，斯固足多也已。胡應麟曰：「國策之文，祖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籟國策之氣，雄國語，古氏之末，弩乎國策，馬氏之先，鞭乎。」觀蘇秦之說，楚威王及張儀之說，楚懷王，指陳利害於一同國之君，擘畫形勢，各有至理，如博筭之置路布子，如大將之登壇指揮，語語危聳動聽，母怪二君之舉國以從也。已

【縱橫家文】縱橫家就是戰國時蘇秦、張儀一流人，他們是靠著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各國，播弄是非，引起戰爭，以博自己的功名富貴。這種人品格的卑鄙，固然不消說，就是他合縱連橫的技術也和文學無關，不過承前啓後，他在文學史上又佔著一個相當的地位，不得不將他寫幾行。所謂承前是怎樣講呢？因為在春秋時有所謂「行人」，他的職務是等於現代的外交官。他們每到一國，在宴會的時候，照例要賦詩。他們的用意，一方面是聯絡賓主的感情，一方面是藉詩歌而窺見國政。（因為詩歌是人民

心理的表現，就是國家強弱盛衰的代表，所以聞詩能知國政。）因為在出使時要賦詩，所以在平日要學詩。孔子說：「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可見他們學詩是爲著專對用的，又可見外交官怎樣和詩歌發生了極密的關係。當時候的行人出使專對的成績，大都見於左傳，讀者可以參考，這裏不多說了。春秋時候雖然列國並立，彼此互相窺伺，但還要一點面子，不像戰國那樣彰明較著的侵略揶揄。到了戰國，大局紛亂，國際交涉無非是硬奪軟騙，而春秋時所謂行人，就因爲時代的需要，乃一變而爲縱橫家了。（漢書藝文志，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縱橫家的技術見於戰國策，我們只要把戰國策略讀幾篇，就可以知道。由行人變化到縱橫家，可算和詩沒有關係了，但是他的來源，乃是行人。所以說是承前。所謂啓後是怎樣呢？在當時候縱橫家的努力非常的大，能鼓支配那時候一切人的心理。儒家的孟子說話和行文，受得縱橫家的影響很深很深。孟子自稱

「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可見在當時要想發表一點言論，倘不學着縱橫家的技術，就休想人家聽你的話。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所說的雖然是仁義，而卻用縱橫的方法說出來。道家的莊子，他的文雖然不全是學縱橫，但可說和縱橫多少有一些關係。這是當時候學者所覺得縱橫家的影響。縱橫家的成績有一部戰國策，曾經受他們的影響的書有孟子和莊子，後來的文學界除了西漢到唐，唐崇尚辭賦，駢儷而外，其他所謂古文（古文的名稱始於韓愈）一大半是從這三部書變化出來的。頂顯著的如宋代的蘇洵，清代的魏禧，全是策士之文。其他所謂馳騁，所謂抑揚，所謂擒，所謂縱，種種筆法，無非是縱橫家的技術。照嚴格的說，這樣的作不能算是文學，但是一直被人家誤認了，而且認他為正統的文學，而很少人知道他們是受得縱橫家的影響。縱橫家承前啓後，在文學史上有這樣的大關係，上自春秋，下至清末，佔了一個極長久的時期，而且造成一個很大的錯誤。縱橫家原

不是文學家，但是他在文學史上卻有這樣一個重要的位置，叫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不得不特別注意他。1035

【縱橫家文變為辭賦疏表】戰國時七雄並立，互相併吞，互相聯合，一般策士從中播弄是非，乘機以博得功名富貴。縱橫文很用得著。漢初離開戰國沒有多遠，策士的風氣依然存在，況七國並立，還是一個封建的形勢，策士的縱橫文，還是適用。試看蒯通說韓信，鄒陽上梁王書，完全是蘇張的面目，就是賈山的至言，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論政治書，還是周秦諸子的文章。文景以後七國削平，天下太平無事，用不著策士的縱橫；於縱橫就一變而為辭賦與疏表。變為辭賦的，以鄒陽枚乘，嚴忌諸人開端，至武帝時有司馬相如，嚴助，朱買臣，東方朔，枚臯，終軍等人，稱為極盛。他們的辭賦，是由縱橫家的離間挑撥變而為對於君主一人的贊美。這是因為時代的關係，自然而然的變化。再有一派變為疏表的，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孫宏的賢良策，主父偃的諫伐匈奴

奴書，由縱橫家的凌厲馳騁的雄辯一變而為溫厚儒雅的风度。這也是因為時代的關係，自然而然的變化。<sup>1098</sup>

【縱橫家之末流】縱橫家底說辭，本來是一種論辨誘導的文字，所以說動當時七國底君相的。但那時候因為七國並列，互爭雄長，一班君相，還都肯招賢納士，虛心下氣，採納那些說辭；所以縱橫家雖然也講究心理底揣摩，有時候用那些具體的譬喻法，去感動他們，而慷慨激昂，直陳利害的話，還是很多。秦始皇滅六國以後，厲行專制，君主底架子，擺得十足，一言不合，就要殺人。那些縱橫家，一則因為並列的國家已亡，沒有用武之地；二則因為被殺怕了，所以只好不說，或另換一種隱諷的方法來說，甚至只說些獻媚的話。於是有頌始皇威德的周青臣之流，又有以滑稽隱諷始皇二世的優游之流。漢代繼承秦代底專制，縱橫家自然也因襲了秦代隱諷或獻媚的遺習，而形式上又採取了騷賦的體裁；於是縱橫家變而為辭賦家，辭賦也含有隱諷和獻媚的

倦  
俏

兩種，而慷慨激昂，直陳利害的作品很少。不過賦底本義，本是數陳而離騷，又原屬抒情的作品，所以流風所被，用辭賦來敘事抒情的，也間或還有罷了。<sup>110</sup>

【縱妻】<sup>5</sup>北平流行俗曲（牌子曲）

【縱鈞居文集】<sup>8</sup>八卷。清應是撰。是編皆所著雜文。

【倦繡閣詩草】<sup>2,3,1</sup>清女子馬繡吟撰。

【倦成親】<sup>5</sup>一本金無名氏撰。雜劇院本。

【倦圓尺牘】<sup>6</sup>二卷。清秀水曹溶撰。有原刊本。

【俏紅妝】<sup>2,3,2</sup>一名武大郎上墳。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俏佳人】<sup>2,4</sup>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百雪遺音續選鉛印本。

【俏佳人離情】<sup>0</sup>北平流行俗曲。石印本。

【俏佳人獨坐在涼亭上】<sup>4</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譜木刻本。

【俏冤家】<sup>3,0</sup>北平流行俗曲（劈破玉）

【俏冤家進門你請坐】<sup>3</sup>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

木刻本。

【俏冤家進門來】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俏郎君占斷風光好】一本。元李直夫撰。雜劇。

【俏皮大姐方十八】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皮大姐二十二】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皮姑娘十九】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皮兒剛十六】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皮小夥】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東風】北平流行俗曲（西調）霓裳續譜木刻本。

【俏東風】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

【俏東風】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

【俏人回】北平流行俗曲（滿江紅）白雪遺音續

選鉛印本。

選鉛印本。

【俏人兒】北平流行俗曲（滿江紅）白雪遺音續

選鉛印本。

【伴襟居吟草】清女子何佩玉撰。

【伴柳亭續稿】清道光間田毓古撰。

【愁眉相聚】北平流行俗曲（起字呀呀哟）白雪

遺音續選鉛印本。

【紗窗外】北平流行俗曲（怯調兒）

【紗窗外】又名王大娘探病。上海流行俗曲。木刻

本。

【紗窗外】北平流行俗曲。木刻本。

【紗窗外思情】上海流行俗曲。石印本。

【紗燈記】四川流行俗曲。木刻本。

【稍書的賓鴻你是聽着】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

講木刻本。

【秋瘦閣詞】一卷。清武進唐韞貞撰。有光緒徐氏

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秋夜凌波夢】一本。元庾天錫撰。雜劇。

【秋夜芭蕉雨】一本。元李文蔚撰。雜劇。

【秋雪山房遺稿】二卷。清仁和徐廷錫撰。有道光

原刊本。

【秋雨聲那芭蕉葉兒鳴】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

譜木刻本。

【秋天到了】<sup>104</sup>北平流行俗曲。(小盒)

【秋水亭詩草】<sup>12</sup>清王祖昌撰。

【秋水亭詩鈔】<sup>8</sup>一卷。清陽湖伍宇澄撰。有嘉慶刊本，在陽湖伍氏四種內。

【秋水庵詩集】<sup>0021</sup>清袁養撰。

【秋水齋詩集】<sup>0022</sup>十五卷。清張映斗撰。是編凡十四集。

【秋水文集】<sup>004</sup>二卷，補遺一卷。清無錫嚴繩孫撰。有民國十一年排印本，在錫山先哲遺書內。

【秋水詩鈔】<sup>04</sup>二卷。清瀟溪黃堂撰。有嘉慶刊本。

【秋水詞】<sup>07</sup>一卷。清嚴繩孫撰。張漁川云：國初詞家，小長蘆而外，斷推秋水小詞精妙。一時作者未易幾也。樊榭論詞絕句曰：閒情何礙寫雲藍，淡處翻濃我未諳，獨有藕漁工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況蕙風云：秋水詞風格，在梁汾容若之間。

【秋水集】<sup>2</sup>十六卷。清馮如京撰。是集凡詩八卷，文四卷，宮詞一卷，粵樣日記一卷，北征紀略二卷。其詩

頗清利，尤工於五言。文亦平正，惟駢體不為擅長。有乾隆武林重刊本。

【秋水集】十卷。清無錫嚴繩孫撰。有原刊本。

【秋水集】清光緒間吳虞撰。

【秋水池堂詩集】清乾隆間袁崇撰。

【秋水軒詩】<sup>5</sup>一卷。清武進莊盤珠撰。有同治刊本，在如不及齋彙鈔內。

【秋水軒詞】<sup>07</sup>清莊盤珠撰。黃韻甫云：秋水軒詞靈心妙舌，動若天籟，深得三百篇古樂府神理。有光緒

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道光刊本，在三家詞內。

【秋水軒偶和詞】<sup>2</sup>一卷。清嘉善曹爾堪撰。有康熙十年遠連堂刊本。

【秋水軒尺牘】<sup>7</sup>四卷。清山陰許思湄撰。有道光刊本。

【秋水長天】<sup>71</sup>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秋水閣文鈔】<sup>77</sup>一卷。清陳維岳撰。此其傳寫殘本，僅存賦十篇，雜文十五篇。

秋

「秋水堂遺詩」一卷。清濟甯朱慶萼撰。有山陰安  
 越堂平氏刊本。

【秋瑾】璿卿。更字競雄。號鑑湖女俠。清——一八七  
 五至一九零七。山陰人。嫁湘潭王廷鈞。讀書通大義。  
 工詩文詞。又好劍俠。習騎馬。善飲酒。慕朱家郭解之  
 為人。明穎個儻。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儔。光緒三十  
 年東渡。晤孫中山。入同盟會。以排滿革命爲職志。三  
 十三年歸紹興。主明道女校。與徐錫麟圖大舉。及徐  
 在皖炸案發。伊在越響應。被捕。殺之於古軒亭口。猶  
 書「秋雨秋風愁殺人」七字爲絕命詞。葬西湖曰：  
 「嗚呼鑑湖女俠秋瑾之墓」。

【秋瑾詩詞】清季浙中婦女能詩者雖多。然大抵  
 清俊柔婉。情致纏綿。惟山陰秋瑾女俠詩。跌宕縱橫。  
 有不可一世之概。絕無半點脂粉氣。女俠一枝生花  
 筆。實可橫掃千人也。遺集有秋瑾詩詞一卷。蘇元瑛  
 章炳麟爲之序。當其留學日本時。往來東瀛。恆以短  
 劍自隨。故集中多詠劍之作。其古劍歌一首。悲壯悲  
 瀟。直想見其拔劍高歌氣概。真豪傑也。詞云。若耶之

水赤董鏃。鍊出霜鋒凍冰雪。歐冶爐中造化工。應與  
 世間凡劍別。夜夜靈光射斗牛。英風豪氣動諸侯。也  
 曾渴飲樓蘭血。幾度功銘上將樓。何期一旦入君手。  
 左手把劍右把酒。酒酣耳熱起舞時。天矯如見龍蛇  
 走。肯因乞米向胡奴。誰識英雄困道途。名刺懷中半  
 磨滅。長劍居處食無魚。熱腸古道宜多毀。英雄末路  
 徒爾爾。走遍天涯知者稀。手持長劍爲知己。歸來寂  
 寞閉重軒。燈下摩挲認血痕。君不見孟嘗門下三千  
 客。彈缺由來解報恩。集中又有紅毛刀歌一首。更爲  
 雄壯。如云。「抽刀出鞘天爲搖。日月星辰芒驟斲。研  
 地一聲海水立。露鋒三寸險風號。陸割犀象水截蛟。  
 魍魎驚避魍魎逃。遭斯刃者凡幾輩。髑髏成臺血湧  
 濤。」此歌如和以銅琵琶。則一聲高唱。必能愁天  
 地而驚鬼神也。女俠詞亦多作壯語。集中如滿江紅  
 感懷諸閩。「骯髒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娥  
 眉隊裏。時聞傑出。」正如其詩句「滴來塵世恥爲  
 男」。頗能自占身分也。又唐多令秋雨云。「腸斷雨  
 聲秋。煙緘滄水流。獨上妝樓憶到今。宵人已



秋

去，誰伴我，數更籌。寒重冷衾，朔風狂亂，幙鉤挑燈重起，倚熏篝。窗內漏聲，窗外雨，頻點滴。助人愁。浪淘沙，秋夜云：「窗外落梧聲，無限淒清。蛩鳴啾啾，夜黃昏，秋夜感，人眠不得，細數鬢更。斜月上簾紋，竹影縱橫，一分愁作十分痕。幾陣吹來風乍冷，寒尤羅衾。」女俠奔走革命，後為清廷所繫，代碧入地。一時士女多作詩哀之，具見秋瑾女俠冤錄。茲擇錄數詩：石湖菱女詩云：生成使骨逼人寒，如此風波不忍看。遙望斷頭臺上拜，香花斗酒翼羅蘭。風風雨雨復朝朝，碧血青燐恨未消。兒女英雄同一哭，不堪嗚咽浙江湖。又女士某詩云：莫把無情說有情，杜鵑啼血一聲聲。從今嗚咽錢塘水，也向秋風激不平。楚歌四面家何在，隻手回天事本難。寄語兒曹休學問，庸愚無識轉平安。鑑湖女俠之歿，桐城吳芝瑛亦撰聯誌其墓門云：「一身不自保，千載有英名。」集文選句，立言亦殊得體。吳女士為吳攀甫汝綸之猶女，以書法名海內，生平勇於為義，不避艱險，閩閩中之有俠氣者。杭州西湖小萬柳堂，係女士與其夫廉南湖偕隱讀書之

所，中懸女士肖像，有自寫近體詩云：「天地蒼茫百感身，為君收骨淚沾襟。秋風秋雨山陰道，太息難為死後人。」蓋營葬秋瑾女俠時所作。女俠有女王燦芝，磊落能文章，綽有母風。幼時曾寄養吳女士家，女士撫若己出。今女士垂垂老矣，兩家往來逾骨肉，真可風也。1411

【秋舫詩存】一卷。清婺源齊康撰。有道光刊本。

【秋舫詩鈔】一卷。清日照蔡振中撰。有乾隆刊本。

【秋紅假賣瘋】廣州流行俗曲。以文堂鉛印本。

【秋紅大室遺詩】一卷。清山陰金禮羸撰。有道光刊本。附仲瞿詩錄後。吳門文靜玉編。有咸豐刊本。在春輝堂叢書內。

【秋崖集】四十卷。宋方岳撰。其集有二本，詳略互見。此本刪除重複，合為一編。其文以駢體為工，可與劉克莊相為伯仲。有明嘉靖乙酉刊本八十三卷，文四十三卷。宋寶祐五年刊本。續谷亭書錄云：宋時開化建陽臨安俱有刻本，又竹溪書院本，耐軒本，後並散失，活字本。

【秋巖詩存】一卷。清錢塘黃楷撰。有嘉慶刊本。<sup>2224</sup>

【秋名爾】北平流行俗曲。(小岔)<sup>276</sup>

【秋色靈空】北平流行俗曲。(小岔)<sup>277</sup>

【秋色淒淒】北平流行俗曲。(小岔)<sup>278</sup>

【秋色橫空】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

選鉛印本。

【秋室百衲琴】一卷。清仁和余集撰。有原刊本。<sup>301</sup>

【秋室集】十卷。清楊鳳苞撰。有光緒九年，湖州陸

氏刻本。

【秋窗隨筆】一卷。清西安馬位撰。有道光世楷堂

刊本。在昭代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sup>30602</sup>

【秋容傳】北平流行俗曲。(子弟書)<sup>30608</sup>

【秋江詩集】六卷。清黃任撰。其詩源出溫李，往往

刻露清新，別深懷抱，而低徊宛轉，亦或闖入小詞，大

致古體不如今體，大篇又不如小詩。

【秋江風月鳳皇船】一本。元白朴撰。雜劇。朴字仁

甫，後改字太素，號蘭谷，真定人。善字文舉，號寓齋，

金樞密院判。金史有傳。錄鬼簿云：朴贈嘉議大夫，掌

禮儀院太卿。維紫金史白華傳：華隕州人。錄鬼簿云：

仁甫真定人。殆以其父子卜築滄陽時言之耳。太和

正音譜曰：白仁甫之詞，如鷓鴣九霄。又曰：風骨磊瑰，

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

萬里之志，宜冠于首。元王博文天籟集序曰：元白爲

中州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以詩文相往來，

太素即寓齋仲子，於遺山爲通家姪，甫七歲，遭壬辰

之難，寓齋以事遠適，明年春京城變，遺山遂挈以北

渡，自是不茹葷血，人問其故，曰：俟見吾親，則如初。嘗

罹疫，遺山晝夜抱持，凡六日，竟於臂上得汗而愈。蓋

視親子好，不啻過之。讀書穎悟異常，日親炙遺山，

聲效談笑，悉能默記。數年寓齋北歸，以詩謝遺山云：

顧我真成喪家狗，賴君曾護落巢兒。居無何，父子

卜築於滄陽，律賦爲專門之學，而太素有能聲。號後

進之翹楚者，遺山每過之，必問爲學次第，嘗贈之詩

曰：元白通家舊，諸郎獨汝賢。未幾生長見，開學問博

覽，自幼經喪亂，蒼皇失母，便有滿目山川之歎。遠

亡國，恆鬱鬱不樂，以故放浪形骸，期於適意。中統初

開府史公將以所業薦之於朝，再三遜謝，棲遲衡門，視榮利蔑如也。明孫大雅天籟集序：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謬。顧其先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錄以干其身，於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詩詞篇翰，在在有之。王鷗運天籟集跋：康熙中六安楊氏希洛，以曝書亭訂本授梓，卷首有仁甫小像，末附摭遺為所製曲。

【秋心集】一卷。清靖安舒夢蘭撰。有嘉慶刊本，在天香全集內。

【秋澗閣吟草】清光緒間朱誥泰撰。

【秋澗集】百卷。元王惲撰。惲文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具有矩矱。詩筆篤力堅渾，亦能詞響其師。其所著承華事略、中堂事紀、烏臺補筆、玉堂嘉話、四種皆編集中，亦有資考證。按四庫依曹倦圃藏刊本，明嘉興重刊本，季目有元刊本，後歸古鹽張氏，中州名賢文表刊六卷，弘治河南刊本，明刊本，丁氏有宋賓王影元鈔本。

【秋澗集】百卷。元王惲撰。惲文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具有矩矱。詩筆篤力堅渾，亦能詞響其師。其所著承華事略、中堂事紀、烏臺補筆、玉堂嘉話、四種皆編集中，亦有資考證。按四庫依曹倦圃藏刊本，明嘉興重刊本，季目有元刊本，後歸古鹽張氏，中州名賢文表刊六卷，弘治河南刊本，明刊本，丁氏有宋賓王影元鈔本。

秋

【秋澗集詞】四卷。元王惲撰。按惲秋澗集百卷，皆以論事見長。蓋惲之文章，源出元好問，故其波瀾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其所作中堂事紀、烏臺補筆、玉堂嘉話，皆足備一朝掌故。文章經濟，照耀一時，不徒以詞章著焉。其詞精密弘博，自出機杼，春從天上來，一支尤多故國之感。自製腔如平湖樂，直是小令，而後庭花、破陣子，即為北詞仙呂。後庭花之濫觴，詞云：綠樹遠連洲，青山壓樹頭。落日高城望，烟霏翠滿樓。木蘭舟，彼汾一曲，春風佳可遊。較呂止庵小令無異，元人詞中，往往有與曲相混處，不可不察，非獨天淨沙、翠裙腰而已也。（趙子昂亦有此調，較多一觀字）

878

【秋左堂詩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清孫致彌撰。詩以跌宕流逸為長，而率易亦所不免。

400

【秋士先生遺集】六卷。清長洲彭績撰。有二林居刊本。

401

【秋來纔知愁時候】北平流行俗曲。（西調）寬黨續譜木刻本。

409

【秋止先生遺稿】不分卷。清姚承憲撰。有鈔本。

【秋夢齋詞】清葉衍蘭撰。譚復堂云：綺密隱秀，南宋正宗。

宋正宗。

【秋花雜詠】一卷。清江都范荃撰。有白茆草堂刊本。

本，在北湖三家詞鈔內。

【秋蘭詩鈔】一卷。清長白恩錫撰。有同治刊本。

治袁江節署刊本，在承恩堂詩集內。光緒七年刊本。

【秋蘭姐送飯】福建流行俗曲。鉛印本。

【秋蘭館燼餘賸稿】四卷。清宜興儲潤書撰。附小

秋蘭館詩草一卷。儲廷英撰。有道光刊本。

【秋蓬詞】二卷。清湘潭張九鉞撰。有道光重刊本。

在陶園全集內。

【秋蓬子詞前後稿】二卷。清儀徵王僧保撰。有道

光刊本。

【秋芙蓉吟稿】一卷。清仁和趙昱撰。有藍格鈔本。

【秋葉軒詩】四卷。清張琳撰。諸體大抵圓熟流利，

篇篇如一。蓋其瓣香惟在劍南一集耳。

【秋藥庵詩集】八卷。清仁和馬履泰撰。有乾隆刊

本。又一本，四卷。有乾隆刊本。

【秋林琴雅】四卷。清錢塘厲鵠撰。有康熙無盡齋

齋刊本。光緒鈔塘汪氏酒邊人倚紅樓刊本。

【秋聲詩】清高岑眺撰。

【秋聲集】六卷。宋衛宗武撰。原本久佚，此從永樂

大典錄出。其詩根柢雖不甚深，然氣韻冲澹，有蕭散

自如之致。

【秋聲集】四卷。元黃鎮成撰。據顧嗣立元詩選稱

原本十卷，載有鄭潛序。此本僅四卷。又惟自序一篇，

其詩氣味稍薄，然近體出以雅潔，古體出以清省，格

韻楚楚，頗得錢郎遺意。有明洪武刊本十卷，嘉靖間

刊本，丁氏有鈔八卷本。

【秋聲】北平流行俗曲。鉛印本。

【秋聲賦】北平流行俗曲。（趕板）

【秋聲閣尺牘】二卷。附奚大武古照堂詩稿一卷。

清錢塘奚學孔撰。有原刊本。

【秋聲館遺集】八卷。清湘潭歐陽勳撰。有咸豐刊

本。

【秋聲館吟稿】一卷。清仁和符之恆撰。有乾隆四年原刊本。

【秋胡行】樂府相和歌清調曲篇名。劉向魯秋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採桑而悅之下車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今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曰「採桑力作紡績織絰。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已矣。不願人之金。」秋胡遂去。歸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嚮採桑者也。婦汗其行去而東。走自投於河而死。（見列女傳）樂府解題後人哀而賦之。為秋胡行。按古辭亡。

【秋桐山館詩集】清光緒間裕光撰。

【秋軒詩鈔】清女子范淑憶撰。

【秋蟬吟館詩鈔】七卷。清上元金和撰。有光緒金

氏刊本。

【秋耕】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秋蟬鳴窗】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

音續選鉛印本。

秋

【秋蟬吟草】清朱穎撰。

【秋星閣詩話】一卷。清營山李沂撰。有康熙刊本。

道光世楷堂刊本均在昭代叢書內排印本。在清詩話內。

話內。

【秋園小詩】清同治間張桐撰。

【秋景】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遺音選鉛

印本。

【秋景】北平流行俗曲（岔曲）

【秋景讚】北平流行俗曲（石派書）

【秋景天涼】北平流行俗曲（蓮花落）

【秋影庵遺詩】一卷。清侯官王景撰。有排印本。

【秋影山莊詩稿】不分卷。清人所撰。其名已佚。有

鈔本。

【秋影樓詩集】九卷。清常熟汪鐸撰。有光緒鐵琴

銅劍樓重刊本。

【秋嘯堂詩稿】二卷。清錢塘孫麟撰。有光緒刊本。

【秋啞】一卷。清江都范荃撰。有白節草堂刊本。在

北湖三家詞鈔內。

【秋雁兒聲高】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秋風刮】北平流行俗曲。霓裳續譜木刻本。

【秋風動黍禾】北平流行俗曲（小岔）

【秋月一輪】北平流行俗曲（馬頭調）白雪道

音選鉛印本

【秋月蕊珠宮】一本。元庾天錫撰。雜劇。

【秋閨詩稿】清女子吳苕佩撰。

【秋勝文鈔】十二卷，三州詩鈔四卷。清魯曾煜撰。

中多考證之作，其文氣頗剽急，蓋才性使然。有乾隆

刊本。

【秋勝書屋詩文鈔】十卷。清海甯王斯年撰。有嘉

慶刊本。

【秋食詩草】清乾隆間黃易撰。

【秋谷雜編】三卷。清金維甯撰。是編皆載同時瑣

事。

【秋鐙錄】一卷。清沈元欽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

在昭代叢書內。

【秋錦山房詞】二卷。清李良年撰。秋錦論詞，必盡

掃蹊徑。嘗謂南宋詞人，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

乃工，斯言最確。然秋錦自作諸詞，不能踐此言也。夢

窗固蜜，惟有靈氣往來，玉田固疏，而其沉着處，雖白

石亦且不及。浙詞專學玉田之疏，於是打油腔格，搗

筆即來。如「別有一般天氣」，「禁得天涯羈旅」等語，

一時詞稿中，幾幾觸目皆是。又好運用書卷，秋錦僅

雪之紅梅，用比紅兒詩，必注明羅虬，解連環，送孫以

愷使朝鮮，用雌圖別敘，又須注明孝經緯，不知詞之

佳處，不必以書卷見長，搬運類書，最無益於詞境也。

符曾所作純疵互見，如好事近云：五十五船舊事聽

白頭人語。高陽臺云：一苗東風斜陽淡，壓荒煙。踏莎

行云：游人休弔六朝春，百年中有傷心處。勝國之感，

妙於淡處描寫，味雋意長，似非竹垞所能到者。有清

刊本，望雲仙館巾箱本，在構亭遺書內，玉玲瓏閣刊

本，在浙西六家詞內，278

【秋錦山房集】二十二卷。清李良年撰。詩清峭灑

落，頗得江山之助。惟自少至老，風調不變，其蹊徑之

狹，殆才分所偏歟。文則長於議論，而短於敘述，不逮

2998<sub>0</sub>——2998<sub>0</sub>

其詩有康熙三十五年原刊本。

【秋錦山房外集】<sup>23</sup>三卷。清嘉興李良年撰，李旦華編。有原刊本。

【秋竹齋詩存】<sup>582</sup>清嘉慶間梁運昌撰。

【秋茹詞】<sup>884</sup>一卷。清陽湖呂采芝撰。有光緒徐氏刊本，在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內。

【秋茹集】<sup>2</sup>八卷。清吳兆騫撰。兆騫詩天分特高，風骨道上，又荷戈邊塞窮愁之語，易工，故當時以才人目之。有雍正衍厚堂刊本，知止草堂刊本，巾箱本，在粵雅堂叢書內。

【秋籟軒集】<sup>880</sup>三卷。清錢塘金世綬撰。有嘉慶刊本。

【秋籟吟】<sup>6</sup>五卷。清武進趙懷玉撰。有嘉慶刊本，在亦有生齋詩文集內。

【秋懷唱和詩】<sup>900</sup>一卷。清洪洞董文煥撰。有同治刊本。

【秋堂集】<sup>901</sup>一卷。清江都陳衍吉撰。有道光刊本。

【秋堂集】三卷。宋柴望撰。其詩格稍近晚唐，未為高邁。而黍離麥秀，頗為悽切。許氏有鈔本一冊，不分

卷。

【秋燈叢話】<sup>904</sup>一卷。清長洲戴延年撰。有道光世楷堂刊本。在昭代叢書內。